

甘肃省志

· 军事志 ·

概 述

甘肃省位于祖国大西北腹地，东连陕西，南接四川、青海，西邻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共和国接壤。全省现设 14 个地级行政单位，86 个县级行政单位，幅员辽阔，东西长 1655 公里，南北最宽处 530 公里，最窄处 25 公里，总面积 45.4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七位。地形狭长，纵深深远，具有东蔽关中，西通新疆，南应巴蜀，北控朔漠的重要战略地位，是我国战略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均驻省会兰州市。

甘肃地势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境内多高原和山地，大部分海拔在 1000 米~3000 米之间，盆地、川滩、平原、草地坐落其间；西部地区有广大的平原绿洲，并有宽阔的沙漠、戈壁分布。复杂的地势对军事活动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陇东和陇西地区：系黄土高原偏西部分，以陇山为界，以东为陇东高原，

概 述

以西为陇西高原，南接陇南山地，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岭。区内沟壑纵横，平面起伏较大，黄土梁峁、山丘密布，并有较大的盆地和川地。黄河沿线峡谷较多，自南向北，有寺沟峡、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桑园峡、小峡、大峡、乌金峡、黑山峡等，均有良好的水库建坝地址，水利发电潜力很大。交通比较便利，有铁路、公路干线通过。人口密度较大，工农业生产较发达，是本省兵员和军用物资的主要供应地区。

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西止甘新交界，地形东西狭长、平坦，分布着3个农业灌溉区，即石羊河水系的武威、永昌绿洲灌溉区，黑河水系的张掖、酒泉绿洲灌溉区，疏勒河水系的玉门、安西、敦煌绿洲灌溉区。河西走廊是全省的主要商品粮基地，亦称“河西粮仓”；又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起着屏障关陇、连接新藏的作用，历来是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历史经验表明，河西存，西域即存，河西不保，西域必然丢失。河西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部甘青两省交界地，东起乌鞘岭，西至当金山口，长达1000余公里，主峰海拔5564米，许多山巅终年积雪，发育着现代冰川，是河西走廊天然的“高山水库”。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南面屏障，山区内分布着许多沟谷，是战时的战略机动通道。北山山地包括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海拔2000米~3400米，干燥缺水。两山地区的高海拔和高寒特点，是军事行动的不利因素。

陇南山地：位于本省南部，属秦岭西延部分，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迭山、岷山是本区最高山脉。区内山峦重叠，岭峻、坡陡、谷深，险关、隘口密布，易守难攻，是阻滞军事行动的天然屏障。虽有几条国道、省道分布，但总体格局仍是交通不便。高山狭谷对机械化部队行动和给养运输影响较大。

甘南高原：位于本省西南隅，属青藏高原东延部分，高山较多，山间有广阔的草原，并有部分洼地、沼泽。区内地势高峻，气候严寒，对行军、作战有较大影响。

甘肃境内共有大小河流450多条，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3大流域、9个水系。黄河支流主要有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河、庄浪河、苑川河、祖厉河、泾河等；长江流域主要有嘉陵江及嘉陵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等；内陆河流主要有石羊河、黑河、北大河、疏勒河、党河等。全省年

径总流量 603 亿立方米。黄河干流纵贯本省中部地区,水能资源丰富,但年内流量变化大,夏秋水多,冬春水少。长江流域在省境东南部,水源充足,年内流量比较稳定,冬季不封冻。内陆河流都在河西,大部分发源于祁连山,最后流入内陆湖泊或消失于沙漠戈壁中,其特点是流程短,流速急,下游浅,水量少,河床多变。江河是行军作战的天然障碍,利用江河、克服障碍,是古今军事行动的重大问题,也是未来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中必须重视的课题。

气候对军事行动影响很大。甘肃属大陆性气候,自然降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各地差异大。特别是西部地区,因远离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少,气候干燥,干旱缺水。解决饮水和机动车辆用水,始终是军事工作的重大难点和难题。

甘肃省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经过 40 余年的经济建设,全省已建成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工业为支柱,包括黑色冶金、建筑材料、煤炭、轻纺、医药、食品、电子、交通运输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形成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玉门等一批工业城市和一大批工业城镇,造就了一支产业工人队伍和技术人才队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一批水利工程建成,使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300 余万亩。农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日益普及。省内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国防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肃战略资源丰富,其中镍资源居全国之首,在军事工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铂、钨、钼、钽、铌、钍、铀、钍等稀有金属,储量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国防和科研上具有重要意义。铜、铝、铅、锌、白银、黄金储量和产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宝贵的矿藏,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持续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甘肃是西北交通的枢纽地区,已建成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干武等多条铁路干线和 109、211、212、213、215、309、310、312、313、316 等多条公路干线,全省公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多条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铁路、公路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各地的交通。特别是贯穿东西的陇海、兰新铁路和 312 号公路,是国家的重要交通干线,是连接内地和新疆的交通大动脉,具有承东接西、聚散转运的功能,加强了我省同东西各地的联系,进而向西延

伸至中亚、西亚和欧洲。民用航空以兰州为中心，与北京、上海、成都等 16 个大中城市通航，省内可直达嘉峪关、敦煌、庆阳。邮电通信事业发展迅速，省内已形成光缆、微波、卫星等现代化通信网，多种通信手段互为补充、相互协调。交通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为军队的机动运转、通讯联络、信息传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甘肃人口众多，军事潜力大。全省现有人口 2237 万余，其中男性 1159 万余，如以 10% 计算，后备兵员在 100 万人以上。目前，民兵组织普及全省，组建预备役师 2 个，一旦发生战争，广大青年即可奔赴保卫祖国的战场。

甘肃特殊的军事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便利的交通，使其在未来反侵略、反分裂的战争中，更具重要战略地位。

二

甘肃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军事活动，发端久远。据古文献记载，商朝时期，周人先祖即活动于今陇东的庆阳、宁县一带；商朝中期，周人部族同戎人部族曾在这一带多次发生战争，周人受戎人攻掠，被迫东迁岐下。商朝末期，周人部族已很强大，其首领姬昌（后称周文王）曾率兵西入陇东，先后消灭密须、阮、共、洮、彭、卢等国。这些小国，其位置大都在今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西南部。周人控制泾水上游后，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不久，居于渭水流域的羌人部族也归顺了周人。姬昌之子姬发（后称周武王）兴兵灭殷商时，羌兵即随从东征。姬发建立周朝后，命贵族“隤伯”及“濞伯”统军镇守陇东，对这一带进行统治。

西周时，秦部族在陇西地区兴起。《史记·秦本记》记载：秦人先祖非子，居西犬丘，好畜牧，“邑之秦”，筑“秦亭”以居。此后，秦人和戎人曾在陇山以西多次发生战争。西周末，西戎攻秦人，秦人遭受巨大损失，大骆一族被灭。周宣王即位后，封非子后裔秦仲为大夫，命其攻伐西戎，是秦国立国之始。公元前 822 年，秦仲战死，宣王又派兵七千，命秦仲子庄公统率，再伐西戎，破之。庄公受封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保西陲”。公元前 777 年，秦襄公东迁汧地。不久西戎攻占周都镐京，杀周幽王，秦襄公率陇西兵救援周室，并护送周平王东迁雒邑，是为东周之始。襄公救周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岐山以西之地，秦国日益强大。秦武公十年（公元前

668年),秦国兴兵西进,攻灭“邽冀之戎”,在其地置邽、冀2县。战国时,秦国不断兴兵征伐西戎,开拓疆土,先后剪灭绵诸、獯、狄、襄、罕犴、义渠等戎国,把势力扩张至洮水一带和崆峒山以西、以北地区。秦国在陇东置北地郡,在陇西置陇西郡,“筑长城以拒胡”。秦国在北地、陇西2郡设置郡尉,掌管一郡兵事;其下分置许多县、道尉,掌管本县(道)兵事。郡县尉的设置,是中国历史上在地方政权机关设置军事机构的开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王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命大将蒙恬率军驱逐匈奴过黄河,占领了陇西、北地2郡西部地区,陇东、陇西、陇南广大地区尽数为秦王朝所有,其势力范围西达于黄河一线。为了保卫新开辟的地区,秦始皇又命蒙恬沿黄河一线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今岷县),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

汉承秦制,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制国家,并使中国古代社会出现强盛时期,与之相适应的军事体制也得到新的发展。汉朝的兵种分为羽林军(朝廷警卫部队)、外军(朝廷直辖的野战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边防戍守部队;普遍实行征兵制,为军队提供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兵员,开创了中国古代军事体制的先河。西汉武功很盛,开拓了不少新的疆土,特别是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开拓,对战胜匈奴,巩固汉朝边防,具有重大意义。东汉时期,虽然羌人数次起兵反汉,但大统一的格局并未被打破。综观两汉历史,军队在维护国家大统一的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汉400年大统一的历史,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疆域,汉民族和汉文化得以形成。

三国时期,今甘肃省地分属魏国、蜀国,兵制较两汉时期有所发展,境内广设州、郡、县三级政权,建官置守;州刺史、郡太守,统领州兵、郡兵,镇守地方。三国时期虽短,但征战频繁,省境辖地是魏、蜀两国角逐的主要战场之一,发生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如曹操夺取陇右、河西,诸葛亮“兵出祁山”攻魏,蜀将姜维“九伐中原”,魏将邓艾夺取陇南等等。西晋时,晋王朝在陇右与河西鲜卑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西晋末期,朝政腐败,“八王之乱”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南下,迫使晋室南迁。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接着出现的是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北方出现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接着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从公元四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六世纪末隋文帝杨坚

统一全国为止，前后持续了近300年时间。在此期间，今甘肃地区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西秦、仇池、武都、阴平、宕昌等国；立国于南方的宋、齐、梁和北方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也都把势力伸张到陇南、陇东、陇右、河西等地。这些割据政权的出现、争夺和更替，反映了当时社会极端混乱的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广大人民遭受极大苦难，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引起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以及各种经济、文化的大交流，为国家、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国家实现大统一，特别是唐代前期，是我国古代封建制国家高度发展和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期。这种大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是与当时军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初创于西魏、发展于隋唐的府兵制，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兵制，寓兵于农，寓兵于民，平时生产，定期训练，轮流上番（服役），不仅节省了大量军费，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保证了充足可靠、训练有素的兵员，从而加强了军力，巩固了边防。唐初，朝廷大力发展河西，使之很快繁荣起来，成为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李世民派行军总管侯君集出敦煌，收复西域。贞观十六年，唐朝大军再出河西，击败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大力经略西域。后又设立西域四镇（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置官驻军加强统治。唐军入西域作战，所需粮草，皆从河西运送；军队进退，官员休养生息，也以河西为基地。唐朝前期，由于军力强盛，因而朝廷统治有力，全国统一，社会安定，贸易发达，是河陇地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地区发生“安史之乱”，河陇驻军东调平乱，吐蕃势力乘机东犯，至唐肃宗末，即侵占河西和陇右大部分地区。陇右既陷吐蕃，使关中和京师长安失去屏障，吐蕃兵遂于广德元年（763年）10月东入大震关，长驱直入，进逼长安，唐朝守军战败，唐代宗慌忙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贞元后，唐王朝在陇东先后置邠宁、泾原节度使，筑马岭、方渠、木波、合道、安国、百里、长武、西屯、崇信、永信等城，置军设防，从而遏止了吐蕃兵的侵略势头，关中、长安始安。

宋代以文臣知军，路、州地方长官多兼马步军都总管，并置提辖、都监专理军事和社会治安。宋代的兵种有禁兵（朝廷直辖军）、厢兵（镇戍部队）、

州兵（地方部队）、乡兵（民兵）、蕃兵（收编的少数民族部队）。北宋王朝为防止西夏军内侵，在陇东、陇右分设泾源、环庆、秦凤、熙河4路，与陕北之鄜延路合称为“陕西五路”，并在庆州、渭州、秦州、熙河分别驻有管理各路军事的经略使；县以下设堡、寨、城、关，均筑城堡于“扼险控御”之处，置兵保民。三陇四路常年屯兵20余万，最多时近30万。北宋王朝为了同西夏争夺三陇、陕北地区，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至靖康二年（1127年），双方进行了100余年的战争。这期间，尽管宋军中也涌现出一批治军有方、用兵有道的杰出将才，也打了一些胜仗，但由于宋王朝对边将的军权限制过死，推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总体上败多胜少，直至国力、军力损耗巨大，被金灭亡。完颜氏建立的金王朝攻占中原后，即转锋西北，消灭了宋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势力，从此，秦陇地区的军民，展开了长期的抗金斗争。

西夏是公元11世纪初兴起于西北的地方割据政权，立国时间长达190余年，最盛时，其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辖领20余州，今甘肃省河西地区尽为其所有，并与宋王朝长期争夺陇东、陇西，打了一些漂亮仗。公元1205年，蒙古军开始进军河西、银州，经过多次战役、战斗，于1226年攻灭西夏，接着占领三陇地区，进而向中原进军，至1279年灭亡南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忽必烈改蒙古汗国为元朝。元朝在甘州（今张掖）设置甘肃行省，这是甘肃设“省”的开始；又置甘肃行枢密院。自此以后，甘州遂成为元王朝统治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元王朝统治中国90年，若从成吉思汗进军西北时算起，统治河西、三陇地区则长达150余年。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加强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创设了都司、卫、所制度，将军队编入卫所之中，实行屯垦与守御相结合的制度。在今甘肃境内设立26卫、9个千户所，分别由陕西都司（驻节西安）和陕西行都司（驻节甘州）统辖。这种“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寓兵于农、屯守结合”的军事制度，对巩固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明代的主要边患是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为了防御鞑靼、瓦剌入犯，明王朝很重视边防建设。明朝建立不久，征虏大将军冯胜西征，就在肃州以西之嘉峪山下，修筑了“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与万里之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东西遥望。此后，明朝动用大批人力、物力、财力，先后18次在北部地区修筑长城，以嘉峪关为西端起点，全长6000余公里，其中甘肃境内有1800余公里。明王

朝为了保卫北部边疆地区，曾设置“九边重镇”，相等于九个省级军区，其中甘肃、宁夏、延绥三镇被称为“西三边”，并设陕西军务总督，驻节固原，督理西三边防守事务。甘肃镇是“西三边”最西一镇，总兵官挂平羌将军印，驻守甘州，专守河西边防。其下所设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军官，分驻河西各地，统领守兵，守备长城沿线各要点。但由于明朝奉行“来则御之，去勿穷追”的御敌于长城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因而始终未能解除鞑靼、瓦剌对边疆地区的威胁，边患一直伴随明王朝灭亡。

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是时，甘肃的陇东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和陕北一起，成为农民起义的策源地。庆州人郝临庵、刘道江、何崇渭，原州人红军友等，在崇祯二年（1629年）就领导安化、原州、合水、宁州等地农民起义，攻州破县，杀死反动官吏，开官仓赈济灾民，继而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者日众，达数万人之多。郝临庵等农民起义首领，在同官军作战中先后牺牲，所率农民军大部分投归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队伍。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首领，率农民起义军转战中原大地，并数次入陇转战。崇祯三年（1630年）他率部众入陇，先后在临洮、渭源、河州一带杀官放粮，抗击官军追剿；崇祯七年，他又入陇，率农民军攻平凉，围通渭；崇祯九年，又由川陕入陇，攻阶州、巩昌、成、徽、两当等地，后率众东入商洛山。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部将贺锦、田见秀等率部西来，先后攻破平凉、兰州、甘州、肃州等地，杀死明王朝韩王朱亶嶠，击毙甘肃巡抚林日瑞、甘州镇总兵官马爌等。农民起义军在甘肃活动10余年，最后被官军击败。

公元1644年，清王朝乘大顺政权立足未稳之机，南入山海关，攻占北京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建立了全国性政权。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制国家，在其统治的260多年中，实现了全国的空前统一；但由于满洲贵族推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因而不断激起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顺治五年（1648年），甘州驻军中的回族军官米喇印、丁国栋发动反清起义，一度攻占凉州、兰州、狄道等城，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有力打击。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农民起义军进入甘肃，共有五六股、两三万人，活动遍及陇南、陇中，时间长达4年多，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治初期，平

凉、金积堡、秦安、河州、西宁、肃州等地先后爆发回民起义，配合陕西回民军反抗清王朝统治。这次回民起义，遍及全省各地，时间长达 11 年，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因战乱时间长，地域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

三

公元 1911 年（清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结束了长达 2000 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甘肃虽然地处西北边陲，但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仍然通过一些先进分子传播到了甘肃，并爆发了甘州、凉州、肃州、宁州、阶州、灵台、文县、渭源、秦州等一系列起义。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起义，有的围攻县城，有的捣毁税局，有的攻打官军，有的捕杀贪官污吏，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其中以秦州起义规模最大，坚持斗争时间最长。民国元年（1912 年）3 月 11 日，黄钺领导秦州革命志士 2000 余人起义，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通电南京、上海、武汉及川、陕各省，同甘肃省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牵制了攻陕甘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陕西革命军的反清斗争。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极大地提高了甘肃广大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大众获得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从而为尔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甘肃的辛亥起义，最终在省内外封建势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民国元年 3 月 15 日，北京袁世凯政府任命前清甘肃护理布政使赵维熙为甘肃都督，甘肃军政大权依旧为封建官僚所把持，辛亥革命成果为之丧失。此后，相继担任甘肃都督、督军的有张炳华、张广建、陆洪涛等人，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支持下，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竭力维护前清封建统治的陈规旧制，重用旧吏，把持政权中枢、要津，宣扬封建思想，排挤、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在甘肃各地，则形成了陇东、秦州、河州、凉州、甘州、肃州、西宁、宁夏八镇镇守使分疆割据的局面。这些镇守使都是清朝的封建官僚，民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委派县官，任意摊派粮款，搜刮民财，把全省广大人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封建势力统治下，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民主革命派与

封建顽固派之间、统治者相互之间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不断爆发武力对抗。

民国3年（1914年）4月下旬，河南白朗起义军万余人进入甘肃。起义军高举反袁旗帜，所到之处，“打富济贫”，赢得了各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纷纷起而响应。同年夏秋，甘肃督军张广建推行“新税制”，加紧剥削农民，陇东16县的农民纷纷奋起抗税，迫使统治者废除“新税”。民国6年，甘肃革命志士响应孙中山“打倒假共和国，建立真共和”的号召，在狄道发动护法起义，同盘踞甘肃的封建军阀进行斗争。民国8年和9年，甘肃人民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开展“倒张”运动，终于迫使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于民国9年12月倒台离甘。

民国13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军阀贿选总统曹锟统治的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部改称“国民军”。民国14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管辖范围包括甘肃、察哈尔、绥远等省，故又称冯部为“西北军”。不久，冯又兼任甘肃军务督办。10月，冯派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入甘，并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开始了国民军统治甘肃的历史。国民军入甘后，刘郁芬借统一全省军政号令，限制地方军阀势力，因而同各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形成混战局面，先后发生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等联合反抗国民军；凉州镇守使马廷勳发动兵变，屠杀人民；特别是民国17年（1928年）的马仲英兵变，是国民军统治甘肃时期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军事事件。马仲英拥众2万余人，同国民军作战，历时1年有余，国民军以6师之众，与之殊死战斗，消耗了不少兵力，致使冯玉祥在同蒋介石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马仲英同国民军的战争，祸及10余县，数万回、汉人民惨遭杀戮，给甘肃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民国18年夏季爆发了冯玉祥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驻甘国民军东调参战，蒋介石抓住时机，插足甘肃，收罗和扶持地方势力，反对国民军，积极创造条件，控制甘肃。民国20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属冯玉祥部），以武力扣押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使甘肃政局再次出现混乱局面。这时，蒋介石命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派兵入甘平乱，杨派其参谋长孙蔚如率陕军主力第十七师进军甘肃，击败国民军残余势力，控制了甘肃全省局势。但陕军并非蒋介石嫡系，蒋遂于次年派其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入甘，逼陕军退出甘肃。同时，蒋又用“封官”等方式，收买

甘肃地方势力。这样，蒋介石集团便直接控制了甘肃。自此，甘肃省成为蒋介石集团控制甘、宁、青、新诸省的重要基地；省会兰州市从抗战时期起，先后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西北行营、西北行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驻地，成为蒋介石集团统治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

四

在现代革命史上，甘肃是人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甘肃特支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而解体，甘肃党的工作暂由陕西省委领导。自30年代初起，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蛟、梁干丞、李艮、焦唯炽、孙作宾等来甘肃，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了10多次革命兵变，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而只有西华池兵变取得成功，其余均遭敌军追剿、镇压而失败。这些兵变播下了革命火种，锻炼出一大批革命骨干，推动了甘肃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1929年底，著名共产党员刘志丹来到陇东东北部的南梁地区，开展群众武装斗争。1930年10月，刘志丹组织了一些革命青年，夺取驻合水县太白镇民团的一批枪支弹药和马匹，组建了陕甘边界地区的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党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和陕北保运队来到庆北林镇庙，同南梁游击队会合，史称“林镇会师”。这两支游击队会合后，陕甘边界的革命力量大大加强。1932年1月，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柴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移驻正宁县三嘉源，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西北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公开打出红旗，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

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1932年3月，在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党委领导下，在正宁县寺村塬召开了寺村塬、湫头、五顷塬、南邑堡、徐家庄等72个村庄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界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赤卫军总指挥部。但为时不久，即遭到敌军的“围剿”，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向东转移，该革命政权因失去依托而解体。

1932年1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

二团，这是西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的开端。红二团成立后，在陕甘边界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建设。4月，在照金召开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此后，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陕西耀县、旬邑和甘肃正宁3县交界地相继建立了5个乡级革命委员会和20多个农会，根据地面积达到2500多平方公里。当年4月，国民党调集军队和民团，对根据地进行“围剿”，红二团南下作战失利，陕甘边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10月，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失守，周冬至主席牺牲，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被迫向陇东北部转移。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总结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11月8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后由刘志丹接任），高岗任政委（后由杨森接任），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从此，陕甘边界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包家寨会议之后，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分路打击反动武装，拔除敌军和民团据点，消灭土匪，惩治恶霸；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乡村政权，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运动。至1934年初，红色区域扩大到方圆100余公里的范围，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农民协会和赤卫军组织，个别地方建立了共产党的农村支部。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堡小河沟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实行土地革命，使南梁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方。这时，陕甘两省的地方军阀，纠集8个团、1万余兵力，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有力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南征北战，给予进攻的敌军以有力回击，至5月，“围剿”的各路敌军便先后退去，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5月22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地区的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红四十二师改由杨森任师长，高岗任政委。此后，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英勇奋战，把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

宁条梁、南至正宁、旬邑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包括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在内的部分农村，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和庆北、合水、赤安、甘洛、安塞等县革命委员会，使南梁根据地成为较为稳固的红色战略区域。

1934年11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地区的荔园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亦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同时选举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子清任总指挥）。此后，南梁根据地武装斗争迅猛发展，红四十二师在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支援下，不断出击，拔除了敌人在庆北地区的全部据点，成立了赤安、庆北、合水等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群众组织。在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了14支游击队，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正宁、宁县及陕西旬邑、耀县、宜君、淳化等县。

这时，蒋介石集团积极策动陕甘宁3省驻军，对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再次进行大规模“围剿”，参加的兵力有胡宗南、马鸿宾、高桂滋、井岳秀、杨虎城等部的5个师、26个团、4万余兵力。为了打破敌军的“围剿”，1935年2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发动广大军民进行反围剿作战。经过7个月的艰苦斗争，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共歼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00余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地跨陕、甘两省、20余县、人口逾百万的陕甘苏区。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发展到2500人，陕北红二十七军发展到2000余人，地方游击队达到7000余人。

1935年8月，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增调东北军4个军、13个师，配合陕甘宁地方军阀的军队，从东、西、南3个方向进攻苏区红军。敌人的这次“围剿”，动用的兵力之多，规模之大，大大超过了以往对陕甘红军的任何一次“围剿”。正值此时，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甘，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统一指挥边区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经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歼灭东北军6000余人，毙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各种

枪 5000 余支、各种炮 28 门，取得重大胜利。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随即，在陕甘边界发起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歼灭东北军一〇九师全部及一〇六师 1 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缴获各种枪 3500 余支。这次战役结束后，“围剿”的各路敌军即慌忙退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从此，陕甘红军汇入了主力红军洪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五

甘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都经过的一个省份，又是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甘肃的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在这里同敌军英勇作战，守住了边区的西大门，为保卫边区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军队在甘肃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1935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攻克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并对红军部队进行整编，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决定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跨越渭河和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于 10 月 19 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1936 年 8 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红四方面军发起岷（县）洮（州）西（固）战役，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 4 座县城及洮河、渭水间广大乡村，扫荡反动势力，歼敌近万人，缴获各种枪炮 4000 余支（挺、门）。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徽两康战役，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 4 座县城及附近乡村，歼敌 15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800 余支。从 9 月下旬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已进占静宁、靖远、会宁等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和红军一部抵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10 月 10 日，在会宁县城召开庆祝会师的大会。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抵达将台堡，受到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热

烈欢迎。10月2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靖远县打拉池，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及一方面军部队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在靖会地区的会师遂告完成。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长征，占领了10余座县城及30余县的部分乡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甘肃人民中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促进了甘肃人民的觉醒，为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军队继续追击红军，11月21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密切配合，在环县发起山城堡战役，全歼胡宗南部二三二旅、二三四旅两个团，遏止了敌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作战，同年11月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打通苏联、开辟甘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西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顽强拼搏，浴血苦战，历时7个月，大小70余战，毙伤俘敌2.5万余人，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主观指挥上的失误，这支英雄之师最后弹尽粮绝，遭到失败，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斗争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这次西征中，西路军全军指战员，以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同凶恶的敌人、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无比英勇、悲壮的一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甘肃地处大西北腹地，是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之一，苏联援华物资都经过这里运往各抗日前线；省会兰州，是我国空军的训练基地之一，又处于中苏交通的咽喉地段。因此，甘肃特别是兰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华北、华中大片国土的沦丧，兰州成为日本侵略军进行空袭破坏的重要目标。在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派遣大批远程轰炸机，对兰州实施了长期的战略轰炸，同时对省内的天水、平凉、武威、靖远、泾川、临洮、永昌、陇西等地，也经常进行轰炸、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初至1943年10月初，日本空军飞机对甘肃领空的入侵，包括空战、轰炸、侦察飞行、空中警戒、战术策应，多达1487架次，其中入侵兰州的竟达1100余架次。在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中，中苏两国空军和地面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共击落敌机27架、击伤2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保卫了

东西交通的畅通，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在甘肃发展抗日民主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八路军在兰州设立办事处，彭加伦任办事处主任（后由伍修权接任），谢觉哉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代表。办事处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谢觉哉、彭加伦、伍修权等同国民党甘肃省上层人士保持接触，经常交换抗日救亡大计，取得谅解，先后建立了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剧团、外省留兰青年抗战团、生活书店等抗日团体；出版了《西北青年》、《热血》等进步刊物；支持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介绍300多人赴延安学习，参加八路军抗日；通过各种途径，营救西路军失散指战员近2000人返回革命队伍；协助孙作宾等建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恢复了兰州、榆中、武威、靖远等地的地下组织。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革命力量。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合作抗战的大局，公开宣称“联共就是灭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又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接着颁布限制“异党”活动法案，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加紧军事进攻。国民党甘肃省府遵从蒋介石旨意，把“防共”、“反共”列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在陇东地区不断挑起摩擦事件，在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制造镇原、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等70余次摩擦事件。驻守陇东的八路军部队，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陇东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于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春，胡宗南部、马步芳部等23万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革命圣地延安，陇东解放区几乎全部被敌军占领。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由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统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反击敌军，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经2年英勇奋战，歼灭大批敌军，扭转了西北战局，扩大了解放区。陇东解放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49年6、7月间，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攻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7月，一野胜利结束扶眉战役，歼敌4.3万余人，胡宗南主力被消灭，残余势力退守秦岭以南地区，

西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随后，一野又制定“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以十八兵团2个军牵制胡敌，集中10个军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两个军事集团。7月底，一野各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甘肃进军，发起陇东南战役，至8月15日，歼敌1.1万余人，解放县城23座，并切断马步芳集团（“青马”）同马鸿逵集团（“宁马”）的联系，为最后歼灭西北敌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8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州战役，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守敌。8月21日，攻兰各部队向固守兰州市区以南各山头之敌发起攻击，25日拂晓发起总攻击。在一野广大指战员的猛烈攻击下，敌军难以支撑，于当日晚全线溃退。26日凌晨，解放军占领城区各要点和黄河铁桥，11时攻占黄河以北之白塔山，战役胜利结束。是役，第一野战军歼灭马步芳部队及地方武装2.7万余人，溃散1.5万余人，“青马”军事集团主力被歼。兰州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河西、新疆的大门，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作最后抵抗的意志，加速了西北全境解放的进程。

9月初，人民解放军乘胜西进，发起河西战役，迫降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甘肃省府，起义、投诚4万余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解放县城16座。12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军陇南，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等，在武都通电起义。12月15日，解放军攻占文县碧口镇，至此，甘肃全境均告解放。甘肃广大人民历经长期的艰苦斗争，获得了解放，从此跨入了新的历史。

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人民赋予人民解放军的重任是反侵略、反分裂、反颠覆，即坚决反对外国势力的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反对分裂祖国的各种阴谋，实现祖国领土的统一、完整；保卫人民政权，粉碎一切颠覆阴谋和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军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上述伟大而光荣的任务。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90年，甘肃驻军的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59年，是甘肃武装力量由革命战争向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逐步转变和打基础的阶段。在此期间，驻甘人民解放军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胜利完成了剿匪、平叛作战任务，安定了社会秩序，为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建军方针，完成了精简整编、缩减部队员额、建立健全兵役民兵工作机构及正规化训练等任务；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普遍民兵制和义务兵役制，建立了国防后备力量动员体制。

第二个阶段，1960年至1966年10月，是驻甘部队和广大民兵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各级党委不断排除“左倾”思想干扰，领导部队、民兵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较好成绩。广大指战员和民兵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加强，较好地发挥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官兵团结。在部队中认真开展形势战备教育，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圆满完成了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福建前线炮战、参与打击美蒋高空飞机侦察等任务。按照中央军委制定的训练方针，加强部队军事训练，开展以创造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和“比、学、赶、帮、超”竞赛活动，使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五大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党政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大办民兵师”的号召，积极组建民兵师，大力推进民兵工作“三落实”工作，并在民兵中进行了对空射击、抢险、抢修、救护、消防、防化、通信、运输、治安等方面的训练，组建了防空、参战、抢救等分队，增强了民兵队伍的战斗能力。后勤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基本实现了军事运输机械化，省内重要国防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此同时，驻甘部队、院校响应中央军委号召，组织力量进行农副业生产，解决了部队部分粮、油、肉的供给，对战胜当时的生活困难起了重要作用，保障了部队执勤、训练等任务的完成。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驻甘部队和民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期间，由于受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干扰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部队和民兵建设受到严重损失。广大指战员和民兵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排除各种干扰，各项工作在困境中曲折前进。在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夺权”、工作陷于瘫痪的情况下，省军区、军分区、县市人民武装部组成“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担负起组织领导工农业生

产的重任；在社会局势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军队和民兵在制止派性武斗、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响应毛泽东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加强战备训练，部队普遍进行野营拉练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先后组织了25次战役、战术实兵演习；普遍举办教导队轮训干部，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重点城市的人防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民兵工作“三落实”不断深入，普遍组建武装基干团（营），配发常规武器，战备训练取得了较好成绩。

第四阶段，1976年10月至1990年，省军区及驻甘部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指示，在改革开放中开创军队工作新局面，向现代化、正规化全面迈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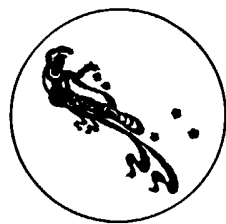
现代化、正规化军事训练取得重大成果。1977年12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后，驻甘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普遍加强了技术、战术基础和三打三防训练，各种轻武器实弹射击的及格率和优等率，均有大幅度提高。在现代化、正规化训练的基础上，注重了训练改革，1984年，首先改革单兵基础训练，打破了战术、技术和共同科目的界限，以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突出重点，增大战术训练与应用训练的比重，使技术与战术、基础与应用、进攻与防御、一专与多能、体力与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1985年开始分队训练改革，本着逐级训练，逐级完成，逐级提高的原则，区分必训和选训的课题，合并共同课目的内容，保留独具特点的内容，协调各兵种专业训练的时间和内容，突出分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这种训练方法，全面提高了基本战斗单位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着重抓了团以上干部和司令部训练，加强了现代化战争理论的学习和军事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并运用学术研究成果进行首长、机关指挥演习和实兵指挥演习；注重抓好各兵种同步、合成训练和实兵检验性综合演习；加强外军研究，开阔眼界，扩张思路，增强现代化训练、作战意识，着重研究现代条件下外军大量装备夜视照明器材对我军夜战行动的影响，探索训练新路子和新方法。随着部队传真、微机现代化仪器的大量装备和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立，相应开展了指挥机关现代化指挥训练。通过改革训练，大大增强了部队在现代条件下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野战生存能力。

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并取得新的成绩。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民兵组织进行了调整，缩小组建范围，简化组织层次。开展了对退伍军官和士兵的预备役登记统计工作，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把预备役军人编入民兵组织，并组建了2个预备役师。根据总参谋部的有关规定，减少民兵训练人数，突出训练重点，改进训练方法，提高了训练质量。

政治工作在拨乱反正、发扬优良传统基础上的改革与创新。为了建设一支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遵照军委指示，结合军队体制改革，在干部工作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80年代开始，按照“四化”要求，几次选拔和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使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有了较大下降，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改革了基层干部的选拔办法，实行经过院校培养干部的制度。认真贯彻执行《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文职干部条例》和《预备役军官条例》，使干部的选拔、培训、考核、升降、交流、待遇、退休和转业、复员等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完善了干部工作制度。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加强，不断端正干部、战士的服役态度。教育方式上更加讲求实际，采用了讲演会、讨论会、知识抢答、图片展览、电视录相等形象、生动的形式，增强了思想教育的趣味性、知识性，引人入胜。经过几年工作，部队中形成了自觉抵制社会不良思潮、安心服役、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的良好风尚，工作积极负责、服从命令、遵守纪律，成为普遍现象。

后勤保障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进展迅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要求，驻甘部队大抓后勤建设。调整后勤供应体制，健全战略、战役、战术三级供应保障体系。在工作指导上，增强了科学性、计划性和主动性，逐步实行指挥、管理自动化。并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方法和手段，掌管各项业务，不断提高后勤保障管理水平。大量装备现代化机械、仪器，以电子、机械操作代替人工操作，使各类保障工作机械化、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程度。加强各类技术训练，特别是汽车、医疗、营建等方面的技术训练，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各类事故大大减少，达到了开得动、拉得出的要求，使部队的机动性能大大提高。



甘肃省志

· 军 事 志 ·

第一篇 军事地理

甘肃省位居祖国西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省境中部和东南部楔入祖国腹地，西北部延伸至边陲，与蒙古国接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甘肃作为汉、唐古都长安的西部屏障和连接中西的交通枢纽，起着“东蔽关中，西通西域，南应巴蜀，北控沙漠”的重要作用，不仅为历代中央王朝所看重，同时也为历代兵家所争夺；在现代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斗争中，战略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第一章 甘肃军事地理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及范围

甘肃省地理坐标：最西端的边界坐标为东经 $92^{\circ}13'$ ，界在敦煌市玉门关以西 144 公里处，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连界；最东端的边界坐标为 $108^{\circ}42'$ ，界在合水县太白乡东北 4 公里处，同陕西省连界；最南端的边界坐标为北纬 $32^{\circ}35'$ ，界在文县范坝乡南 15 公里处，同四川省连界；最北端的边界坐标为 $42^{\circ}47'$ ，界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公婆泉以北中蒙国界 184 号界标。横跨经度 $17^{\circ}29'$ ，纵跨纬度 $9^{\circ}22'$ 。东西时差 1 小时零 8 分。东西长 1520 公里，斜长 1655 公里，南北宽 530 公里，最窄处仅 25 公里。总面积 39 万多平方公里，位居全国第七位，其中山地、高原占 70% 以上，沙漠、戈壁约占 15%。

省界范围：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其边界西起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公婆泉镇北约 100 公里处，经金塔、高台、临泽、张掖、山丹、永昌、民勤、武威、古浪等市、县，东至景泰县北营盘水西止，长约 1300 公里；东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为邻，其边界西起营盘水西，经景泰、靖远、平川、会宁、静宁、庄浪、华亭、平凉、镇原等县、区，东止环县耿湾乡北 24 公里处，长约 1350 公里；东与陕西省为邻，其边界北起环县耿湾乡，经华池、合水、宁县、正宁、涇川、灵台、崇信、华亭、张家川、清水、北道、两当、徽县、成县、康县等县、区，南止武都县裕河乡南 9 公里之山间，长约 1380 公里；南与四川省为邻，其边界东自武都县裕河乡南起，经文县、舟曲、迭部、卓尼、碌曲，西止玛曲县阿万仓乡南俄代山，长约 880 公里；西南与青海省为邻，其边界南自玛曲县阿万仓乡南境起，经碌曲、夏河、临夏、积石山、永靖、红古、永登、天祝、肃南、山丹、民乐、肃北等县、区，西止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南坝西 33 公里山间，长约 3870 公里；西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邻，其边界南自阿克塞县安南坝西起，经敦煌、安西县，北止肃北县马鬃山区明水乡北 80 公里处，长约 790 公里。西北同蒙古国接壤，其边界西自肃北县明

水乡北哈尔欣巴润乌蒙敖包山中蒙边界 177 号界标起，东止肃北县马鬃山区红石山北之那然色布斯台温多尔敖包山东中蒙边界 184 号界标，长 65.017 公里。以上内外边界线全长 9600 余公里。

本省与内蒙古、宁夏及青海的部分界线尚未正式划定，依历史传统线和实际管辖线而定，因此，实辖区省界与国家出版的地图所标省界略有出入。

第二节 军事地理沿革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和地形条件特殊，甘肃自古就是征战用武之地。据史料记载：陇东是周王朝祖先的发祥地，周先王不窋、公刘，即在今庆阳、宁县等地经营农业而起家；商末，周文王姬昌率兵伐须密等国，占领泾河流域；周初，陇东地区即是西周王朝的基本属地；后来周王朝又数次兴兵征伐西戎。天水地区是秦国祖先的发祥地，秦先王非子等，即在今清水、天水、礼县等地为周王朝牧马，有功而受封；春秋中期，秦国兴兵灭邽、冀之戎，首置邽、冀 2 县；自此之后，秦国不断用兵陇东、陇西，剪灭许多戎国，于战国末期在陇西地区置陇西郡，在陇东地区置北地郡，并“筑长城以拒胡”。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秦王朝，把西部边界推进到黄河一线，修筑边塞，称万里长城，“起临洮，至辽东”，护卫疆土。西汉时，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西征，夺取河西走廊，“列四郡，置两关”，修筑汉塞，移民实边，屯垦开发；又西征氏羌，攻占了陇右西南部地区。至此，今甘肃省地已全部纳入了汉王朝的版图。秦汉时，一级地方政权称“郡”，设置“郡尉”（后改称“都尉”），领兵保卫疆土。三国时，蜀、魏在陇上争夺数十年，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大多数战斗发生在甘肃境内。

甘肃地处偏远，自古为多民族杂居地区，境内多高山深谷，重峦叠障，交通阻隔。在中央王朝强盛时，境内各民族都归顺朝廷；衰败时，纷纷背离割据。因此，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其中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为甚，在陇南山区先后出现过仇池、邓至、宕昌等 5 国，在陇右出现过前秦、后秦、西秦等国，在河西出现过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国。除外，前赵、后赵、吐谷浑、大夏等割据政权，也把势力伸入到河陇地区。这

些割据势力你争我夺，相互兼并，征伐不已，给社会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

隋唐时期，多次在河陇地区大举用兵。隋炀帝曾率大军西渡黄河，征服吐谷浑，后出大都拔谷，驻驾张掖，扬威河西，西域 27 国都来归顺。唐初，曾数次出兵河陇，剪灭薛举、李轨割据政权，征伐吐谷浑和突厥；后来，为屏蔽京都，控扼交通，曾派重兵驻守河陇地区。睿宗、玄宗时，又置河西节度使和陇右节度使，配置重兵防御吐蕃。据史料记载，河西节度使统兵 7.3 万人，有战马 1.88 万匹，其下分设 10 军、14 守捉、5 戍、5 城、5 镇；陇右节度使统兵 7.5 万人，有战马 1.06 万匹，其下分设 18 军、3 守捉、1 戍、3 城、1 镇。这两个节度使，是当时全国统兵最多者，下辖单位绝大部分在今甘肃境内。安史之乱后，河陇驻军东调平乱，防务空虚，陇山以西逐渐被吐蕃占领。五代时，陇右基本上仍为吐蕃统治；张掖建立了回鹘汗国，武威建立了唃廝囉政权，敦煌建立了金山国。宋代，在三陇地区设置秦凤、泾原、环庆、熙河 4 路，陇东北部是宋、夏交兵的主要战场；而河西则是西夏最重要的统治区，曾置甘肃军司（驻甘州）、西平军司（驻瓜州）、和南军司（驻今永登红城子），分驻重兵镇守。元朝时，设立甘肃行省和甘肃行枢密院，治所设在甘州（今张掖市）；甘肃行省是甘肃设省之始，甘肃行枢密院是元朝设在西部的军事指挥中心。

明代，甘肃为边陲地区，实行都司、卫、所军事制度，省境设有 30 卫、8 守御千户所，并在河西置陕西行都指挥使（驻节甘州），领导河西军政。卫所开展大规模屯田，实行“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寓兵于农，屯守结合”、“富国强兵”的军事制度，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明王朝的统治。不久，北方的鞑靼、瓦剌首领不断兴兵攻掠边境，为了抵御其侵扰，明王朝在北方设置了“九边重镇”，其西部的固原镇、甘肃镇（驻甘州），即分别负责保卫陇东和河西地区；同时修筑边墙（即明长城），“因险制塞”、“以墙制骑”，“北拒蒙古，南捍诸蕃”，保卫边疆。

清朝初期，仍实行卫所制度；雍正时开始撤销河西、岷洮等地卫所，建立府、州、县。康熙八年（1669 年）建立甘肃省，地跨今甘、宁、青、新，实行省、府（直隶州）、县（厅）三级制；境内共置 8 府、6 直隶州、1 直隶厅，领 49 个县、7 州、6 厅。其军事工作，黄河以东由固原提督负责，河西地区由甘州提督负责；其下又设镇、协、营等，分级负责各地城、堡、营、汛的

防守任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并兼甘肃巡抚，兰州由此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甘肃省辖境缩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共和体制。民国初期，甘肃省的疆域和政权机构设置，与清代相同，省会仍设在兰州。民国2年（1913年）裁撤府、州、厅建制，一律改置为县；增设道，相当于地区一级，实行省、道、县三级政权体制。全省设7道，领76个县。民国16年废道，实行省、县二级制。次年，青海、宁夏分省，甘肃省辖境再度缩小。民国25年后，国民政府将甘肃全省划分为9个行政督察区，共辖69个县、2个设置局（卓尼、肃北）。这种政权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甘肃省的军事建制，初期设甘肃都督（后改为督军），接着设置甘肃绥靖公署；后期，省和各行政区均设立保安司令部，县级机构则设保安队和自卫队。兰州是国民党政府统治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抗战时期，设立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又相继设立西北行营、西北行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第三节 现行军事行政区划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省、地、县三级政权体制。甘肃省现设14个地级行政单位、86个县级行政单位。地级行政单位中，有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5个市，庆阳、平凉、陇南、定西、武威、张掖、酒泉7个地区，临夏、甘南2个民族自治州。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设立地方军事机构建制的规定，在省级行政单位设置军区，地级行政单位设置军分区，县级行政单位设置人民武装部，分级负责地方军事工作。甘肃省三级地方军事机构建制序列见下表。

甘肃省军事行政区划表

(1990年12月)

单 位 名 称	所 辖 单 位
甘肃省军区 (驻兰州市)	14个军分区
兰州军分区 (驻兰州市)	城关区(滨河路)、七里河区(西津路)、西固区(西固城)、安宁区(安宁西路)、红古区(窑街)、皋兰县(城关镇)、永登县(县城)、榆中县(县城)
天水军分区 (驻天水市)	秦城区(天水城)、北道区(北道埠)、秦安县(兴国镇)、甘谷县(县城)、武山县(县城)、清水县(永清镇)、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川镇)
白银军分区 (驻白银市)	白银区(市区)、平川区(宝积镇)、靖远县(县城)、景泰县(条山镇)、会宁县(会师镇)
金昌军分区 (驻金昌市)	金川区(北京路)、永昌县(县城)
嘉峪关军分区 (驻嘉峪关市)	
庆阳军分区 (驻西峰市)	西峰市(西峰镇)、庆阳市(庆城镇)、华池县(柔远镇)、合水县(西华池镇)、镇远县(县城)、环县(环城镇)、正宁县(山河镇)、宁县(新宁镇)
平凉军分区 (驻平凉市)	平凉市(平凉城)、灵台县(中台镇)、崇信县(锦屏镇)、泾川县(县城)、华亭县(东华镇)、庄浪县(水洛城)、静宁县(县城)
陇南军分区 (驻武都城)	武都县(县城)、康县(嘴台镇)、成县(县城)、两当县(县城)、徽县(县城)、西和县(汉源镇)、礼县(县城)、文县(县城)、宕昌县(宕昌镇)
定西军分区 (驻定西城)	定西县(县城)、通渭县(平襄镇)、陇西县(巩昌镇)、渭源县(清源镇)、临洮县(洮阳镇)、漳县(县城)、岷县(县城)

续 表

单 位 名 称	所 辖 县 区
武威军分区 (驻武威市)	武威市(武威城)、民勤县(县城)、古浪县(古浪镇)、天祝 藏族自治县(华藏寺)
张掖军分区 (驻张掖市)	张掖市(张掖城)、山丹县(县城)、民乐县(县城)、临泽县 (沙河镇)、高台县(县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
酒泉军分区 (驻酒泉市)	酒泉市(酒泉城)、玉门市(老君庙)、金塔县(金塔镇)、安 西县(渊泉镇)、敦煌市(敦煌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 城湾)、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博罗转井)
临夏军分区 (驻临夏市)	临夏市(临夏城)、临夏县(韩集镇)、康乐县(附城镇)、和 政县(县城)、广河县(县城)、永靖县(刘家峡镇)、东乡族 自治县(锁南镇)、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吹麻 滩镇)
甘南军分区 (驻合作市)	临潭县(旧城)、夏河县(拉卜楞镇)、卓尼县(柳林镇)、舟 曲县(县城)、碌曲县(玛艾)、迭部县、玛曲县、合作市

第二章 自然地理

甘肃地形狭长，地貌构成极其复杂，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000 米以上。

第一节 甘肃地形类区及特点

根据地貌特征，全省地形大致分为 6 个类区。

(一) **陇东黄土高原** 位于陇山(六盘山)以东泾河流域，包括庆阳地区及平凉地区六盘山以东各市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下降，平均海拔 1800~1200 米，地表黄土堆积厚度达 100 米以上。地形以塬为主，塬、梁、峁与坪、川、沟等多级阶梯状地貌相间并存。较大的黄土塬有董志、屯子、平泉、早胜等 26 个，其中董志塬最为典型，塬面比较完整平坦，介于蒲河与马莲河之间，南北长 80 公里，东西宽 40 公里，面积 2200 多平方公里。泾河上游，支流较多，地面切割剧烈，多为破碎的峁状丘陵地形；泾河中游(平凉以东，庆阳以南)，地面分割减少，沟谷下切加深，一般深度为 120~180 米，最深处达 200 米，形成较多的梁峁台地。台地普遍有三级，一级高出河床 25 米，二级高出 70~80 米，三级高出 180~200 米，这三级台地尤以平凉附近比较典型。高空鸟瞰地面，沟谷纵横，河网密布，呈树枝状由东南向西北伸入塬地。沟谷一般宽度不大，但坡度陡峭，车辆离开道路则不易通过。

(二) **陇西黄土高原** 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地区、临夏回族自治区、天水地区及平凉地区六盘山以西的静宁、庄浪 2 县。地理范围为陇山以西，北界宁夏；南联陇南山地，以渭河、漳河、太子山一线为界；西以祁连山东缘为线，包括永靖、永登、景泰西部地区。本区域是我国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分，境内多黄土丘陵，大部分山梁、丘陵及峁、岭、塬、坪、川、谷、盆地，均被黄土层覆盖，厚度几米至数十米不等，局部地区的黄土覆盖厚度超过 200 米。较大山岭也被黄土堆积层分割包围，植被较少；部分山岭顶部阴坡有次生林分布。华家岭以南、渭水以北的地势向东南倾斜，海拔高度由 2500 米逐

渐下降 1200 米，大部分山丘高度在 300~270 米之间；华家岭以北、祖厉河流域的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由 2500 米缓慢下降至 1600 米。各河谷普遍有三级阶地，一级阶地通称川地，二级阶地通称坪或塬，三级阶地通称梁。较大的谷地有临洮、漳县、陇西、天水、甘谷、秦安等。境内水源缺、降雨少，是著名的干旱区。祖厉河流域的定西、会宁及靖远南部，是苦水区。

黄河以西的永登、皋兰、白银、景泰及黄河西岸的靖远县，处在黄土高原与祁连山地的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西的黄河谷地倾斜。地形多为半山区的黄土梁、峁、沟谷，并有许多平川地，如秦王川、景泰川、旱平川、武家川等；还有不少塬地、坪地和台地。黄河干流经过地区有 11 个大小不等的河谷盆地，即：积石峡~大河家盆地；寺沟峡~莲花城盆地；刘家峡~大川盆地；盐锅峡~达川盆地；八盘岭~兰州盆地；桑园峡~什川盆地；大峡~水川盆地；乌金峡~靖远盆地；红山峡~老龙湾盆地；米家峡~五佛寺盆地；黑山峡~南长滩盆地。上述盆地中，以兰州和靖远两盆地最大，面积在 200 平方公里以上，黄土覆盖厚，是良好的粮食、水果和蔬菜生产区。

（三）陇南山地 位于本省南部，包括陇南地区全部及天水、甘南地区一小部分，地理范围为渭河以南，临潭、迭部一线以东的区域。境内山脉为秦岭西延部分，地势西高东低，起伏较大，大小山头相连不断，海拔从东部的 1500 米上升到西部的 3500 米左右，相对高度为 500 米~1500 米，西南部有许多高山峡谷。境内的徽成盆地，是本区内最大平川及小丘陵地区，包括徽县、成县大部分，两当和陕西凤县各一部分。盆地内为断续川原和红土丘陵地貌，丘陵多数在海拔 1000~1300 米，河川海拔 860~1000 米，气候温和，河流众多，雨水充足，耕地广布，矿产丰富，人口稠密，村镇集中，地形隐蔽。

陇南山地区域基本上属长江流域，主要是嘉陵江水系的白龙江、西汉水流域，是我国一条著名的南北分界线。由于山多，河流沟岔多，交通常被阻隔；经 40 多年建设，修筑了许多公路、桥梁，交通不便的情况已有所改变。

（四）甘南高原 位于本省西南部，陇南山地以西，太子山、白石山以南，是青藏高原东缘的一隅。大部分海拔高度超过 3000 米，地势西高东低，从东部的 3500 米左右向西逐渐上升至 4000 米。西南部的西倾山、阿尼玛卿山海拔 4400 米以上。此区域虽整体海拔高，但只有小部分地区切割较深，大部分

地区切割较轻，山丘坡度平缓，高差在 300 米以内，分布有很多较宽广的草滩，如甘加滩、桑科滩、完尕滩、加尕滩、科才滩、日阿滩、恰龙滩、尕海滩、赛涌滩、波海滩、扎西滩、克生托洛哈滩、卓格玛滩、德务滩、文保滩、勘木日多滩等，水草丰茂，杂灌稠密，沼泽广布。这些草滩分布在低岗岭谷之间，腐殖层厚，土地肥沃，是典型的草甸高原牧场。长江支流白龙江及黄河支流洮河、大夏河均发源于本区域的西倾山麓，这一带有多处洼地和大面积沼泽地。

（五）河西走廊 位于本省黄河以西，因南有祁连山，北有龙首、合黎等山，居两山之间，地势平坦而狭长，形似走廊，故名。东起乌鞘岭，西至甘、新交界地，呈东南——西北走向，长 1000 公里，南北最宽处 100 公里，最窄处仅十余公里，总面积约 11.1 万平方公里。地势自东向西，由南而北倾斜，平均海拔在 1000 米~1500 米之间，也有海拔不足 1000 米的盆地。祁连山脚下，有许多扇形沉积层和洪积、沉积倾斜平地。走廊之内有广大的绿洲沃野。永昌、山丹之间的大黄山，嘉峪关和玉门市之间的黑山、宽滩山，把走廊分为三个自然段：东段为武威、永昌绿洲平原区；中段为张掖、酒泉绿洲平原区；西段为玉门镇、安西、敦煌绿洲平原区。东部以石羊河流域为主，中部以黑河流域为主，西部以疏勒河流域为主。境内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冬季寒冷，夏季炎热。走廊东部和西部的地形有着明显的差异，张掖以东尚有黄土分布，愈往东愈厚；张掖以西，沙漠、戈壁面积逐渐增大；疏勒河下游多沼泽地，但一般不影响通行。整个走廊地势平坦，地面完整，道路交通条件较好，丰富的高山冰雪资源和地下水资源，为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物产丰富，品类齐全，是本省的主要商品粮基地。在历史上，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贯穿全境；在现代，仍为沟通东西交通的干道，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六）戈壁、沙漠 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北部和西部，海拔一般在 1000~1200 米之间。在北部，主要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南延部分，将民勤、金塔 2 县包围；古浪、武威、永昌、临泽、高台北部边缘，皆濒临沙漠、戈壁。在西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肃北境内，皆有大面积沙漠、戈壁。戈壁滩地势平坦，由于风蚀严重，地表布满砾石。沙漠区内散布有固定、半固定和流动沙丘，高度多在 60 米以内；其中敦煌境内的沙丘最为高大，最

高可达 100 米。戈壁、沙漠中异常干旱，又缺水源，植被稀少，只有少量旱生植物生长。气候温差大，夏季，白天最高气温可达 40℃，凌晨即下降到 10℃左右；冬季，白天可高达 20℃，夜晚即下降到 -20℃左右。

第二节 主要山脉

甘肃以多山著称，山地几乎遍布全省。主要山脉有以下几条。

(一) 祁连山 甘肃最大山脉，分布在甘肃、青海之间，因位于河西走廊之南，又称南山。西北、东南走向。西起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之当金山口，东至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之马雅雪山，长约 900 公里，宽约 250~300 公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缓慢降低。山系内包括土尔根达坂，海拔 5439 米；党河南山，海拔 5327 米；大雪山，海拔 5483 米；陶勒南山，海拔 5148 米；最高峰在甘、青省界的疏勒南山上，名团结峰，海拔 5808 米；祁连主峰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连乡、祁青山之间，海拔 5564 米；冷龙岭主峰，海拔 5254 米；马雅雪山海拔 4446 米。

山间分布许多峡谷和小盆地，水草丰茂，是良好的牧场。西部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中部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部属天祝藏族自治县。祁连山麓的许多山涧峡谷，是重要的交通孔道，主要有当金山口、党河峡谷、疏勒河峡谷、梨园河谷、扁都口峡谷、西营河谷、南营河谷、黄羊河谷、古浪峡等。山中分布许多雪山，共有冰川 3066 条，是河西走廊的“天然水库”。

(二) 阿尔金山 是甘肃最西部的山脉，由新疆、青海省交界处向东延展，至本省境内的当金山口。呈东西走向，长约 100 公里，主要分布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境内，一般山脊海拔 4000 米左右，最高峰 5798 米，山顶有金字塔形状的雪峰，北距阿克塞县城不足 30 公里。山谷多为干沟荒漠，无河流，植被主要是红柳、毛柳、骆驼刺、沙蒿等旱生植物。山南的苏干湖盆地，地表平坦，海拔 2800~3000 米，湖区周围分布有草甸沼泽地，是哈萨克人民的重要牧场。

(三) 马鬃山 位于河西走廊西北部肃北边防地区，呈东西走向，长约 200 公里，平均海拔不超过 2000 米，相对高差很少超过 500 米。主峰在肃北县公

婆泉东南 35 公里处, 海拔 2583 米, 山体破碎, 岭谷分散, 山顶多为风化的残碎石块覆盖。气候异常干旱, 缺少水源, 山间河道长年干枯, 植被稀少, 只生长少量红柳、白刺、骆驼刺、沙蒿等旱生植物。对交通形不成阻碍。

(四) 走廊北山 包括合黎山、龙首山, 因位于河西走廊之北, 故名。西起高台县西北部黑河岸边, 东至金昌市西, 呈西北、东南走向, 全长 300 公里, 宽在 100 公里以内。山体主要由变质岩构成, 南坡较陡, 北坡平缓, 平均海拔 2000 米, 一般比高在 100~500 米之间。主峰在张掖市东北, 名东大山, 海拔 3616 米, 山顶阴凹处残留有云杉林。山区干旱缺水, 植被很少。山地北部有荒漠草原。

(五) 马啣山—兴隆山 为兰州市东南部主要山脉, 西起永靖县北, 向东延伸, 依次称关山、何家乡、马家山、马啣山、兴隆山等, 向东伸至定西县境, 长约 120 公里, 宽 10~30 公里。大部分段落海拔在 2500 米左右。最高点: 永靖八塆山 2851 米, 七里河区康家梁 2783 米, 阿干镇深沟梁 3251 米, 榆中兴隆山 3021 米, 马啣山主峰 3570 米, 临洮马啣山梁顶 3616 米。以兴隆山为中心, 保存有大面积天然森林。七道子梁、阿干河谷、小寨子沟口、站滩山口等, 为交通孔道。

(六) 积石山—太子山 是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的界山, 西部为积石山, 东部为太子山。积石山即小积石山, 西起黄河岸边之积石关, 向东南延伸, 止于土门关, 长约 70 公里; 太子山起于土门关, 向东南延伸, 至于康乐县境, 长约 110 公里。大部分段落海拔在 3000 米以下, 高点如下: 黑大山 3358 米, 五台山 4123 米, 雷积山 4218 米, 达里加山 4636 米, 巴塆山 4086 米, 公太子山 4162 米, 母太子山 4332 米, 猪嘴山 4304 米, 白石山 3908 米。积石山林木很少, 山间为草场; 太子山降水较多, 空气较湿润, 遍布次生林, 并有丰富的药材资源。

(七) 阿尼玛卿山 又称大积石山, 位于玛曲县黄河弯曲部, 呈西北—东南走向, 主峰在青海。玛曲县境内的山体为主脉东延部分, 长 140 公里, 宽 60 公里。境内山体平均海拔 4400 米以上, 最高峰乔木格日峰, 海拔 4806 米, 积雪终年不化。其余部分起伏较缓, 傍河地带多为丘陵和草地; 东南部海拔降至 4000 米以下, 水草丰茂, 是藏族人民的良好牧场。

(八) 西倾山 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与玛曲两县之间, 西延部分进入

青海省境。主峰东南距玛曲县城约 15 公里，海拔 4454 米。向东延伸部分称郭尔莽梁，位于甘川边界，最高处海拔 4190 米，附近为白龙江的发源地，山下的郎木寺与四川省若尔盖县为邻。大部分山原高差不大，河谷与山下为草滩。

(九) 岷山 起自甘肃迭部县南部，主脉沿迭部、舟曲两县南部边界伸入到四川盆地西北部，余脉北入迭部、舟曲、文县境内。分布在本省境内和省界边缘的峰岭，高耸入云，平均海拔在 4000 米左右。阳坡为草坡和灌木丛，阴坡为森林。主要峰岭有：马莫山（在迭部县南）海拔 4232 米；戈藏佳则峰（迭部南缘）海拔 4574 米；青山梁（舟曲西南省界）海拔 4500 米；木头岭（在文县西北）海拔 4032 米；摩天岭（在文县东南部边界）海拔 2227 米。

(十) 陇山 北段又称六盘山，位于陕、甘、宁 3 省区交界地段。北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向东南延伸，经甘肃华亭、庄浪 2 县间，继沿甘陕边界向南延伸，在张家川县南进入陕西省境。本省境内宽度为 20 公里。山体海拔一般在 2000 米以下，最高峰 2857 米。山体结构多系砂页岩，外层多被黄土覆盖。东坡较缓，分布有次生林；西坡较陡，部分段落有天然林和灌木丛。

(十一) 子午岭 在陇东东部。起自华池县中部老爷岭北，向东南延伸，经合水县中部，在午亭子进入甘陕边界，继续向南延伸，经宁县、正宁县东部边界，在正宁县东南进入陕西省境。省内长约 140 公里，宽 8 至 15 公里。大部分段落海拔在 1600 米以下。最高点：华池老爷岭 1672 米，合水青龙山 1633 米，子午岭主峰（在合水东）1650 米，正宁雕翎关 1756 米。山体大部分为次生林、灌木覆盖，有良好的隐蔽条件。

第三节 水 文

全省有大小河流 450 多条，其中，年流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有 78 条，分为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和内陆河流。

一、黄河流域诸河流

在本省境内流域面积为 14.45 万平方公里，分为黄河干流，洮河、湟水、

渭河、泾河、北洛河等 5 个一级支流，36 条年流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二级支流。

(一) **黄河干流** 在甘肃境内分两段，第一段称玛曲段，第二段称积黑段，总长 931 公里，流域面积为 56695 平方公里。

第一段自青海省的久治县进入本省玛曲县木西合乡境内，向东南流至采尔玛乡东，受西倾山阻挡，在玛曲县境内形成一个“ $\cap$ ”形大湾，在欧拉乡西北流入青海，全长 433 公里，纳入的二级以上支流有白河、黑河、西科河等，集水面积 26160 平方公里。河面最宽处 350 米，最窄处 80 米，年平均下泻流量 145.8 亿立方米。

第二段由青海省循化县横穿积石峡，在积石山县大河家乡西进入本省境内，经积石山、临夏、永靖，在西固区达川乡南进入兰州市，在河口乡转向东流，经市区，出桑园峡，转向北流，再经榆中、皋兰，过大峡、红山峡、乌金峡，从靖远县北部的黑山峡出境，全长 480 公里，集水面积 30535 平方公里，河南宽 60~350 米，水深 2~15 米，流速每秒 1.3~8 米，年平均下泻流量 311 亿立方米。

(二) **大夏河** 发源于青海省同仁县东南部，在夏河县桑科乡西北入境，向东北流，进入临夏县境，穿越临夏市区，继沿临夏县与东乡县边界向北流，汇入刘家峡水库，全长 203 公里，集水面积 7154 平方公里。夏河县境内长约 100 公里，汇入了桑曲河、甘加河、咯河 3 条河流。临夏境内长约 100 公里，汇入了老鸦关河、槐树关河、大滩河、牛津河、红水河等。下游丰水期流量每秒 960 立方米，平水期流量每秒 30.2 立方米，年平均下泻流量 11.6 亿立方米。峡谷河段水流湍急，不易徒涉。结冰期在 12 月底至翌年 3 月底，最冷月冰厚 20 厘米以上，冰桥较多，步骑均可通行。

(三) **洮河** 黄河上游较大支流，发源于西倾山北麓的碌曲县境，向东流，经碌曲县、拉仁关、临潭、卓尼，在岷县城北转向北流，经九甸峡进入渭源、康乐两县交界地，旋入临洮，继沿临洮与广河、东乡边界向西北流，在永靖县注入刘家峡水库。全长 487 公里，集水面积 25527 平方公里，平均流量每秒 160 立方米，年平均下泻流量 53 亿立方米，水力蕴藏量 138.45 千瓦/小时。卓尼县纳浪乡以上河段，枯水期水势平稳，可选点徒涉；纳浪至峡城（属渭源县）段，河道在群山峡谷之中，两岸悬崖峭壁较多，河面窄，水流急，涉

渡困难；临洮以下河床逐渐宽展，峡谷与川地相间，川地人口稠密，渡口、桥梁较多，两岸交通便利。冬季冰凌期（12月3日～3月7日），冰厚1.5～2.1米；特别冷的年份，河面全被冰层覆盖，行人可从冰上往来。

洮河汇入支流较多，年径流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有8条，详见附表。

洮河主要支流水文简表

序号	河名	发源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 注
1	周科河	碌曲南尕海滩	碌曲县	82.5	1224	3.06	可饮用
2	科才河	夏河西南完根扫地	夏河、碌曲	66.5	1394	2.55	可饮用
3	括合河	碌曲南郭尔莽梁	碌曲县	75.2	1253	3.39	可饮用
4	博拉河	夏河西加威也卡	夏河县	84.8	1696	3.69	可饮用
5	车巴沟	卓尼西南割瓦隆	卓尼县	67	1076	3.1	可饮用
6	大峪沟	迭部北迭山北麓	卓尼县	63.3	732	3.85	可饮用
7	冶木河	夏河东太子山南	夏河、卓尼 临潭、康乐	79.3	1333	3.31	可饮用
8	广通河	和政南太子山	和政、广河	88.5	1753	3.56	可饮用

（四）**湟水** 黄河上游的较大支流，发源于青海省大通山南麓，向黄河年输水量为73.4亿立方米。湟水在青海民和县以东进入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向东南流，至西固区达川乡汇入黄河八盘峡水库。全长376公里，本省境内长58公里，集水面积3827平方公里。

大通河是湟水的主要支流，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县境内的夺龙滩，经门源县流入我省天祝县境内的天堂寺，向东南流，在铁城沟西进入永登县，旋经兰州市红古区，在海石湾西汇入湟水。在本省境内流经长度约100公里，平均流量每秒97.8立方米，洪水期最大流量每秒604立方米，春季流量每秒仅11.5立方米。天堂寺以下部分河水现已调入秦王川灌区。

（五）**庄浪河** 上游称金强河，发源于天祝县境内之冷龙岭与马雅雪山之间的山谷中，流经打柴沟、华藏寺、武胜驿、永登县城、苦水等地，至西固

区河口乡注入黄河。全长 185 公里，集水面积 4008 平方公里。丰水期流量每秒 56.3 立方米，枯水期最小流量每秒仅 2.03 立方米，平水期流量每秒 6.6 立方米，年流量 1.98 亿立方米。除洪水期外，均可徒涉。

(六) 苑川河 发源于榆中县南部之马啣山北麓，流经高崖、甘草店、夏官营、金崖，在桑园峡以东注入黄河。全长 93 公里，集水面积 1862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0.403 亿立方米。汛期常有洪水，下游往往有泥水汇集成灾的情况出现，影响交通。

(七) 祖厉河 发源于华家岭北坡的会宁县境内，向北流，在靖远县城西注入黄河。全长 224 公里，集水面积 10653 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 1.48 亿立方米。关川河是此河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华家岭西坡的定西县境内，向北流至会宁县郭城驿乡汇入祖厉河，其流量与流长，均与祖厉河上游相当。其它支流有祖河、厉河、西巩河、土木岷河等。祖河水质苦涩，厉河水质较好，土木岷河系苦水。以上河水流量平时很少，汛期下泻量每秒可达 1900 立方米，两岸冲刷黄土严重，最大含沙量为 1110 公斤/立方米，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之一。水中含有过量的镁、钠、钙等元素，矿化度高达 3 克/升以上，水质苦咸，不宜饮用。

(八) 洛河 大部在陕西省境内，干流在华阴县北流入渭河。仅其支流葫芦河上游位于本省东北部的子午岭山区。

葫芦河发源于华池县老爷岭东，向东南流，在合水县太白镇瓦川进入陕西省富县，至黄陵县交口村注入洛河。本省境内长 89.3 公里，流域面积 2279 平方公里，年平均下泻流量 0.585 亿立方米。

(九) 泾河 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六盘山东麓的宁夏泾源县境内，向东流，在蒿店以东入甘肃省境，经平凉、泾川、宁县，在正宁县西南进入陕西省长武县，至高陵县注入渭河。全长 455.1 公里，在本省流长 176.5 公里，流域面积 14126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17.8 亿立方米。河面宽 50~210 米，水深 0.2~1.4 米，流速每秒 0.18~2.8 米，除洪水期外，大多数河段可以徒涉。泾河平时水浅清澈，暴雨时山洪灌注，河水上涨，对两岸交通有一定影响。本省境内的主要支流有颀河、汭河、洪河、蒲河、马莲河、黑河、达溪河等，以马莲河流量最大。

泾河主要支流水文简表

序号	河名	发 源 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 注
1	颀 河	固原西南六盘山东麓	固原、平凉	50.5	421	0.3452	能饮用
2	纳 河	华亭西部陇山东麓	华亭、崇信、泾川	116.9	1671	2.03	能饮用
3	洪 河	固原南六盘山东麓	固原、彭阳、镇原、泾川	187.2	1336	0.595	能饮用
4	蒲 河	环县西北芦家湾乡	环县、彭阳、镇原、西峰、泾川、宁县	204	7478	2.428	能饮用
5	马莲河	盐池东南麻黄山	盐池、环县、庆阳、合水、宁县	374.8	19086	4.75	源头水质苦涩
5	黑 河	华亭东南罐子梁	华亭、崇信、灵台、长武	168	4255	1.02	能饮用
7	达溪河	陕西陇县东北	陇县、灵台、长武	96		1.8	水质缺碘 能饮用

(十) 渭河 黄河最大支流，发源于渭源县西南之鸟鼠山，向东流，经陇西、武山、甘谷、天水等县、市，在天水市北道区东岔乡东进入陕西，流至老潼关汇入黄河。全长 818 公里，本省境内长 360 公里，流域面积 25600 平方公里，年平均下泻流量 24.9 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 59.2 立方米，流速每秒 0.35~3.9 米。河面宽 17~210 米。枯水期，天水三阳川以上河道水势平稳，可选点徒涉；以下河道水流湍急，不能徒涉。洪水期不论上游或下游均不能徒涉，两岸交通主要靠桥梁和渡口。

渭河主要支流水文简表

河名	发源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 注
秦祁河	临洮东、渭源北	临洮、渭源、陇西	67.5	858	0.183	水咸不能饮用。
咸 河	陇西北	陇西	69	1159	0.233	水咸不能饮用。
傍沙河 漳河	岷县岷峨山、漳县木寨岭	岷县、漳县、武山	102.6	3597	5.33	可饮用。
散渡河	通渭华家岭	通渭、甘谷	98	2400	0.186	支流常家河水苦。
葫芦河	西吉月亮山	西吉、静宁、庄浪、秦安	300.6	10730	5.03	可饮用。
藉 河	甘谷南龙台山	甘谷、天水	81.2	1267	1.3	可饮用。
牛头河	张家川东陇山西麓	张家川、清水、天水	85.9	1864	1.9	可饮用。
通关河	张家川陇山西麓	张家川、清水、宝鸡	72.2	848	1.73	可饮用。

二、长江流域诸江河

在本省境内流域面积为 51772 平方公里，主要是嘉陵江上游及汉江上游各支流，流域范围包括陇南地区大部 and 甘南东南一隅，年下泻流量大于 1 亿立方米的河流有 27 条。

(一) 嘉陵江干流 嘉陵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陕西省凤县秦岭西麓，向南流，经甘肃两当、徽县和陕西略阳、宁强，南入四川盆地，在重庆市注入长江。干流上游在本省流经 86.2 公里，最大径流深 2.21 米，最小流量每秒 4.7 立方米，深 0.6 米，江面最宽处 168 米，难以徒涉。在本省境内汇红崖河、两当河、永宁河、青泥河、西汉水、燕子河、白龙江、白水江、北岷江、北峪河、清水江等河流，流域面积 51560 平方公里，年平均总

泻流量约 130 亿立方米。

(二) **永宁河** 为嘉陵江上游重要支流，发源于天水市北道区东南西秦岭南麓，向南流，经徽县、两当，注入嘉陵江。上游称花庙河、白家河。长 144 公里，流域面积 2161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5.1 亿立方米。太白乡以下不能徒涉。

(三) **西汉水** 发源于天水市秦城区西南之齐寿山，向西南流，经西和、礼县、成县、康县，沿途汇入西和河、固城河、湫山河、洮水河、清水江、太石河、秦家河、平洛河等，在陕西略阳县西北汇入嘉陵江。总长 212 公里，境内长 205 公里，流域面积 4569 平方公里，总流量 16.7 亿立方米。河面宽 17~150 米，径流水深 0.6~3.8 米，流速每秒 0.2~3.8 米，成县以下河段不能徒涉。

(四) **燕子河** 发源于康县西部，上游称碾坝河、岸门口河、铜钱河，向东南流，在康县南境之托河乡进入陕西安康县燕子砭，汇入嘉陵江。长 119 公里，境内长 107 公里，流域面积 1276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5.5 亿立方米。铜钱乡以上，枯水期可以徒涉。

(五) **白龙江** 发源于甘、川交界之碌曲县郎木寺附近之沼泽水草地，向东南流，经四川省若尔盖县、甘肃省迭部、舟曲、宕昌、武都、文县，进入四川省青川县，在昭化汇入嘉陵江。总长 552 公里，甘肃境内长 475 公里，流域面积 20922 平方公里，总流量 85.8 亿立方米。河道在高山峡谷之中，两岸山崖陡峭，水流湍急。迭部以上可徒涉。白龙江在甘肃境内汇入的支流主要有哇坝沟、达拉河、安子沟、腊子河、多儿沟、北岷江、拱坝河、北峪河、龙坝河、羊汤河、五库河、洛唐河等，流域面积大，汇集水量多。各支流都有水急、谷深、岸陡、夏秋多洪泛的特点。

(六) **北岷江** 又称小岷江，是白龙江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宕昌县北部之直拉梁以西地区，向南流，在两河口以西汇入白龙江。此水流贯宕昌县全境，长 100 公里，汇入当地许多小河流，流域面积 2239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6 亿立方米。流经地处在断裂地带，岩石破碎，常发生泥石流和滑坡。除洪水季节外，其余时间均可徒涉。

(七) **白水江** 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弓岗岭，东南流，经南坪县入本省文县境内，在文县玉垒乡关头坝汇入白龙江。总长 378 公里，境内长 107 公里，

第一篇 军事地理

流域面积 8317 平方公里，总流量 34.4 亿立方米。所经地段多高山峡谷，水深流急，徒涉困难。在文县境内汇入了中路、马连、白马峪、丹堡、范坝等河。

长江流域在甘次要支流简表

河名	发 源 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 注
红崖河	天水市北道区东南山岭	北道区、两当、凤县	61.0	829	1.69	注入嘉陵江。
两当河	两当县北	两当县	62.1	347	0.75	源头水质缺碘，注入嘉陵江。
洛 河	徽县北部老爷岭	徽县、略阳、成县	102.0	1112	1.82	注入嘉陵江。
青泥河	西和东之山谷间	西和、徽县、成县、略阳	138.9	1779	3.71	又称长丰河、注入嘉陵江。
北峪河	武都县北山鹿家沟	武都县	44.0	432	0.32	注入白龙江。
八庙河	两当县东南太阳山	两当、勉县	110.0	71	0.52	注入汉水。

三、内陆河流

主要内陆河流均发源于祁连山区，分布于河西走廊，有 15 条流量超过 1 亿立方米的河流。

(一) 古浪河 发源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毛毛山，上源有龙沟河、黄羊川、古丰沟等支流。向北流，出古浪峡，分流灌溉古浪北部绿洲；发洪水时，径流可入武威东部之洪水河。长 137 公里，流域面积 3361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0.77 亿立方米。上游已建曹家湖、十八里堡水库。对行军形不成障碍。

(二) 黄羊河 发源于天祝县冷龙岭东麓黄花滩，上源有黄花滩河、哈溪河。向北流，在哈溪乡北进入武威市，分流灌溉黄羊镇一带农田。全长 105 公

里，流域面积 828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1.46 亿立方米。上游已建黄羊河水库。

(三) 杂木河 发源于天祝冷龙岭北麓，向北流，在大红沟乡西北进入武威市，分流灌溉武威城东农田。全长 75 公里，流域面积 88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2.6 亿立方米。

(四) 金塔河 发源于武威市南部冷龙岭北麓，上源有冰沟、细水河、大水河、宽沟河等支流，向北流，出南营峡，灌溉武威城南农田；潜流在武威城北涌出，成为该市北部的水源之一。洪水时，径流从城东流入石羊河。全长 102 公里。上游修有南营水库。

(五) 西营河 发源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冷龙岭北麓，有宁昌河和水关河两源。向东北流，出西营峡入武威市境，灌溉武威西部农田。发洪水时，径流可入石羊河。全长 124 公里，流域面积 1455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3.8 亿立方米。在西营峡外建有西营水库。

(六) 石羊河 在历史上，曾是武威、民勤间的重要河流。古时，武威绿洲内诸河流向北延伸，形成众多明河、暗流、泉水，在武威北境汇集成石羊河，向北流，进入民勤县境，成为民勤绿洲的主要水源，余水流入民勤北境之青土湖、白碱湖（古称休屠泽、猪野泽）。如今，上游各河已修建许多水库，很少有余水流入民勤县境，石羊河早已断流，河床大部分被风沙埋没。

(七) 东大河 发源于肃南县冷龙岭北麓，上源有直河、斜河，向东北流，出灰背沟口子，进入永昌县境，分流灌溉永昌东部农田。全长 133 公里，流域面积 1614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3.1 亿立方米。上游建有皇城水库。

(八) 西大河 发源于肃南县冷龙岭北麓，有平羌口、鸾鸟口二源，向东北流，在黑林掌南进入永昌县境，分流灌溉永昌西部及北部农田，余水进入北部沙漠中。全长 124 公里，流域面积 811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1.55 亿立方米。上游建有西河水库，下游建有金川峡水库。

(九) 洪水河 发源于民乐县南祁连山北麓，向北流，为民乐县东部地区主要水源。长 37 公里，流域面积 578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1.24 亿立方米。

(十) 山丹河 发源于山丹县南冷龙岭北坡，源流称白石崖河、马营河。向北流，经山丹县东部绿洲，转向西北流，在东乐乡西进入张掖市，在乌江

乡汇入黑河。长约 200 公里，流域面积 2079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约 1 亿立方米。此河为山丹县主要水源，上游有李桥水库、寺沟水库，下游有祁家店水库，已很少有水流入黑河。

(十一) 黑河 河西走廊中部最大河流，是张掖、临泽、高台、金塔等绿洲的主要水源。西源发源于肃南县西部之讨勒山麓，沿走廊南山南麓向东南流；东源发源于青海省祁连县境内之冷龙岭南麓，向西流。二源在黄藏寺汇合，折向北流，入肃南县境，出鹰落峡进入张掖市，在靖安乡转向西北流，经临泽、高台 2 县，出正义峡转向东北流，经金塔县、额济纳旗，注入居延海。沿途汇入山丹河、梨园河等。干流全长 956 公里，流域面积 7680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36.7 亿立方米。洪水期最大流量每秒 700 立方米。中上游不可徒涉。除洪水期，鼎新以下河道断流。下游通过沙漠、戈壁地段，是当地可贵的水源。

(十二) 梨园河 发源于肃南县祁连山北麓，源头称西岔河、白泉河，二源在白泉门会合后向北流，经肃南县所在地红湾寺，继经白银乡，进入临泽县境，出梨园口，灌溉临泽县南半部农田，余水注入黑河。全长 143 公里，流域面积 224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2.1 亿立方米。上游有鸚鹄嘴水库。

(十三) 马营河 发源于肃南县祁连山北麓，向北流，进入酒泉市，为该市东部清水一带的主要水源。全长 20 公里，流域面积 619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1.16 亿立方米。

(十四) 北大河 又称陶勒河，发源于青海省北部之陶勒山北麓，向西北流，入肃南县境，改向北流，经镜铁山矿区，在冰沟北出山口，经嘉峪关市、酒泉市，进入金塔县。全长 250 公里，流域面积 6883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6.5 亿立方米。此河原在金塔县东北汇入黑河，自修鸳鸯池及解放村水库后，已无余水下流。

(十五) 疏勒河 发源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之疏勒山北麓，向西北流，在疏勒山西端转向北流，穿过大雪山峡谷，在二龙山东进入玉门市境，入昌马河，经玉门镇，在柳河乡西进入安西县境。该河水一部分在昌马北渗入地下，在三道沟至桥湾一带涌出地面，形成许多泉水河道。桥湾以西转向西流，经安西县城，进入西湖绿洲。疏勒河原曾潜流至敦煌境内之哈拉湖和榆树泉盆地，余水潜流出省界，流向罗布泊。省境长约 540 公里，其中祁连山区长

约 240 公里，走廊平原长约 300 公里，流域面积 1340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9.94 亿立方米，是玉门、安西的主要水源，建有昌马、双塔水库，已无余水西流。

(十六) 党河 发源于肃北县党河南山东端牙马台，有南北 2 源，南源名巴音泽尔肯郭勒（河），北源名奎腾郭勒（河），在乌兰瑶墩合流，向西北流，经党城湾、五个庙，出党河山口，入敦煌市境，在党河水库以下改向北流，分流灌溉敦煌绿洲农田，全长 390 公里，流域面积 1680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3.28 亿立方米。此河为敦煌市的主要水源，余水注入疏勒河，自修筑党河水库后，已无余水下泄。

(十七) 哈勒腾河 发源于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党河南山东端的野牛脊山。有南北两源，南源名阿力亚马特郭勒（河），北源名野马河，两源在野牛脊山西北会合，向西北流，在黑利沟潜入地下，经百里戈壁滩，在团结、民主 2 乡境内渗出地面，形成广大沼泽地，余水汇入大小苏干湖。河长约 320 公里，流域面积 21100 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 4.17 亿立方米。

(十八) 地下水 祁连山雪水渗入冲积层与堆积层后，向北潜流，至戈壁沙漠地带，由于海拔变低，水层埋藏由深而浅，有的溢出地面，形成泉水；有的虽潜流地下，但含水层极浅，离地表只有几米或十几米，可以打井取水。地下水是本省沙漠、戈壁地区的重要水源，对于保障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河西次要河流水文简表

序号	河名	发源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注
1	大靖河	天祝毛毛山北麓	天祝、古浪	45	80	0.129	
2	大都麻河	肃南祁连山北麓	肃南、民乐	21	229	0.871	建有瓦房城水库
3	丰咯河	肃南祁连山北麓	肃南、酒泉	100	563	0.998	

续 表

序号	河名	发源地	流经地区	河流长度 (公里)	流域面积 (平方公里)	年均流量 (亿立方米)	备 注
4	洪水坝河	酒泉南祁连山	肃南、酒泉	70	1581	2.87	
5	白杨河	肃南西祁连山北麓	肃北、玉门	90	825	0.438	
6	石油河	肃北东祁连山中	肃北、玉门	130	3440	0.3618	下游称赤金河,建有赤金峡水库
7	榆林河	肃北县祁连山北麓	肃北、安西	118	5494	0.65	下游潜流长40公里

四、水库

水库对军事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本省已建成大小水库 288 座,蓄水总量 21 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8 座,中型水库 25 座。这些水库控制着近 300 条大小河流,调节径流,蓄余补缺,兼有发电、灌溉、防洪、养鱼之利,其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一) **刘家峡水库** 库区位于永靖、东乡、临夏 3 县间的黄河干流上,东北距兰州 45 公里。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防凌、灌溉、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混凝土重力坝,长 840 米,高 147 米,顶宽 16 米。库区蓄水长度 55 公里,蓄水面积 131 平方公里,最大蓄水量 57 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 122.5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 50 亿千瓦时。

(二) **盐锅峡水库** 位于永靖县境内的黄河上,东北距兰州约 40 公里。蓄水面积 16.1 平方公里,蓄水容量为 2.8 亿立方米。钢筋混凝土大坝,钢闸门,坝长 181 米,高 55 米。以发电为主,电站装机容量 35.2 万千瓦。

(三) **八盘峡水库**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黄河上,东距兰州市区 36 公里。拦河大坝高 33 米,蓄水量 0.49 亿立方米,以发电为主,电站装机容量 18 万千瓦。

(四) **大峡水库** 位于兰州市东北黄河大峡峡谷,地属榆中县青城乡,西临皋兰县。蓄水面积 7.8 平方公里,蓄水量为 0.9 亿立方米。混凝土重力坝,长 256 米,高 72 米,顶宽 22 米。以发电为主,兼有灌溉之利。电站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年平均发电 14.6 亿千瓦时。

(五) **碧口水库** 位于文县碧口镇西 2 公里处的白龙江上,拦河大坝高 54 米,蓄水量 5.4 亿立方米,主要用于发电。电站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

(六) **巴家嘴水库** 位于镇原县境内的蒲河上。黄土心墙大坝,长 539 米,高 74 米,顶宽 6 米,库容 4.956 亿立方米,蓄水面积 12.9 平方公里,主要用于灌溉。

(七) **双塔堡水库** 位于安西县东疏勒河上。砂砾心墙大坝,长 1040 米,高 26.8 米,顶宽 5 米。库容 2 亿立方米,蓄水面积 84 平方公里,主要用于灌溉。

(八) **鸳鸯池水库** 位于酒泉市的北大河下游,北临金塔县。粘土心墙大坝,长 240 米,高 37.8 米,顶宽 5 米。库容 1.048 亿立方米,蓄水面积 6 平方公里,主要用于灌溉。

中 型 水 库 简 表

(库容 1 千万立方米以上——1 亿立方米以下)

序号	水库名称	受益县(市)	总库容(万立方米)	坝高(米)	坝长(米)	灌溉面积(万亩)	备 注
1	党 河	敦煌市	4640	56.8	主坝 255 副坝 232	35.0	1979 年 7 月 27 日副坝溃决,敦煌城被淹,水深达 1.4 米。
2	赤金峡	玉门市	2090	28.5	219.7	6.5	
3	大草滩	嘉峪关市	6400	41.3	480	1.0	以工业用水为主,兼顾灌溉。
4	解放村	金塔县	3905	16.0	主坝 1130 副坝 1920	3.0	灌溉农田
5	鹦鹉嘴	临泽县	2500	46.2	主坝 108 副坝 290	19.1	灌溉农田

续 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受益县(市)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坝高 (米)	坝长 (米)	灌溉面积 (万亩)	备 注
6	双树寺	民乐县	2530	58.5	556.75	17.8	灌溉农田
7	瓦房城	民乐县	2160	48.5	556	11.0	灌溉农田
8	翟寨子	民乐县	1460	24.5	主坝 1162 副坝 330	13.0	灌溉农田
9	祁家店	山丹县	2100	22.5	315	3.9	灌溉农田
10	李 桥	山丹县	1540	25.4	1480	140	灌溉农田
11	西 营	武威市	2400	40.7	主坝 230 副坝 320	38.5	灌溉农田
12	南 营	武威市	2000	46.0	主坝 300 副坝 325	13.9	灌溉农田
13	黄羊河	武威市	5644	52.0	126	21.3	灌溉农田
14	西大河	金昌市	6800	37.0	294	31.4	灌溉农田
15	金川峡	金昌市	6500	29.5	260	12.9	以工业用水为主, 兼顾灌溉。
16	皇城滩	金昌市	8000	45.0	501	27.0	灌溉农田
17	红崖山	民勤县	9800	15.1	主坝 7000 副坝 1360	80.0	灌溉农田
18	大靖峡	古浪县	1015	33.6	146	5.0	灌溉农田
19	高 崖	榆中县	1034	27.0	170	1.1	灌溉农田
20	锦 屏	通渭县	1050	37.0	105	1.8	灌溉农田
21	东 峡	静宁县	8600	41.3	240	3.3	灌溉农田
22	崆 峒	平凉市	2970	63.8	400	17.0	灌溉农田

续 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受益县(市)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坝高 (米)	坝长 (米)	灌溉面积 (万亩)	备 注
23	王家湾	西峰市	1270	37.0	389.5	1.3	部分库容已被泥沙淤塞。
24	晚家峡	西和县	1030	32.5	105	1.1	灌溉农田
25	红 河	礼 县	2138	30.0	主坝 361.4 副坝 102.6	2.0	灌溉农田

第三章 人 文

第一节 人 口

据甘肃省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7月，全省共有2237.11万人，平均人口密度为54人/平方公里。从总体上讲，河东各地市人口数量大于河西各地市，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密度小于内地。各地、州、市、县人口分布详见下表：

(一) 全省人口总计表

区 分	人口总数	男 性	女 性
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1990.7)	22371141	11592811	10778330
甘肃统计年鉴数 (1990.12)	22546600	11638200	10863400
各地、市、州、县、区人口总计数 (1990年年末)	22280900	11537300	10743600

(二) 各地、州、市、县、区人口分布表

单位：万人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兰州市	251.70	130.44	121.26	武山县	36.55	18.67	17.88
城关区	62.52	32.15	30.37	张家川县	25.65	13.08	12.57
七里河区	36.59	19.33	17.26	酒泉地区	80.46	41.56	38.90
西固区	27.39	14.22	13.17	玉门市	17.72	9.36	8.36
安宁区	12.50	6.64	5.86	酒泉市	29.70	15.20	14.50

续 表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红古区	11.68	6.33	5.35	敦煌市	11.48	5.88	5.60
永登县	45.71	23.42	22.29	金塔县	12.53	6.42	6.11
皋兰县	15.06	7.65	7.41	肃北县	1.04	0.54	0.50
榆中县	40.25	20.70	19.55	阿克塞县	0.75	0.40	0.35
嘉峪关市	10.19	5.80	4.39	安西县	7.24	3.76	3.48
金昌市	37.88	19.82	18.06	张掖地区	114.94	59.66	55.28
金川区	15.20	8.03	7.17	张掖市	42.99	22.44	20.55
永昌县	22.68	11.79	10.89	肃南县	3.56	1.82	1.74
白银市	144.56	74.74	69.82	民乐县	21.82	11.42	10.40
白银区	21.68	11.50	10.18	临泽县	13.21	6.78	6.43
平川区	14.57	8.03	6.54	高台县	14.85	7.60	7.25
靖远县	39.94	20.44	19.50	山丹县	18.51	9.60	8.91
会宁县	49.29	25.19	24.10	武威地区	167.59	85.84	81.75
景泰县	19.08	9.58	9.50	武威市	87.56	44.68	42.88
天水市	294.28	150.04	142.24	民勤县	26.31	13.27	13.04
秦城区	53.45	27.67	25.78	古浪县	32.78	16.81	15.97
北道区	50.14	25.87	24.27	天祝县	20.94	11.08	9.86
清水县	26.67	13.76	12.91	定西地区	256.50	132.90	123.60
秦安县	50.17	25.59	24.58	定西县	41.00	21.40	19.60
甘谷县	49.65	25.40	24.25	通渭县	39.50	20.40	19.10
陇西县	42.80	22.10	20.70	庆阳县	27.42	14.16	13.26
渭源县	30.40	16.00	14.40	环 县	28.58	14.91	13.67
临洮县	47.00	24.20	22.80	华池县	11.03	5.71	5.32

第一篇 军事地理

续 表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单 位	总人口	男 性	女 性
漳 县	16.30	8.40	7.90	合水县	14.30	7.33	6.97
岷 县	39.50	20.40	19.10	正宁县	20.17	10.46	9.71
陇南地区	240.60	125.20	115.40	宁 县	45.04	23.30	21.74
武都县	47.20	24.60	22.60	镇原县	44.15	22.84	21.31
宕昌县	26.70	13.90	12.80	临夏州	163.23	84.41	78.82
成 县	22.50	11.80	10.70	临夏市	17.02	8.62	8.40
康 县	19.40	10.20	9.20	临夏县	32.90	16.96	15.94
文 县	22.20	11.50	10.70	康乐县	19.98	10.18	9.80
西和县	32.80	16.90	15.90	永靖县	18.72	9.79	8.93
礼 县	45.40	23.60	21.80	广河县	16.04	8.06	7.98
两当县	4.70	2.50	2.20	和政县	16.51	8.47	8.04
徽 县	19.70	10.20	9.50	东乡县	22.54	11.88	10.66
平凉地区	192.45	100.93	91.52	积石山县	19.52	9.96	9.56
平凉市	38.96	20.04	18.92	甘南州	58.24	29.80	28.44
泾川市	29.57	15.42	14.15	临潭县	13.21	6.83	6.38
灵台县	21.03	11.17	9.86	卓尼县	8.82	4.52	4.30
崇信县	8.35	4.42	3.93	舟曲县	11.78	6.02	5.76
华亭县	16.21	8.44	7.77	迭部县	5.00	2.62	2.38
庄浪县	36.68	19.98	16.70	玛曲县	3.00	1.52	1.48
静宁县	41.65	21.46	20.19	碌曲县	2.68	1.33	1.35
庆阳地区	217.47	112.59	104.88	夏河县	13.75	6.96	6.79
西峰市	26.78	13.88	12.90				

甘肃人一般身材较高，体格健壮，朴实敦厚，能吃苦耐劳，特别是一些

少数民族，粗犷剽悍，勇敢、豪爽，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但少数偏远农村，如陇南某些山区，由于经济困难，以及落后的生活方式的影响，身体素质较差。城市中，由于体育运动和医疗卫生条件较好，人口身体素质高于农村。资料表明，全省人口平均寿命已达 65.75 岁，比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平均寿命（32 岁）增加了一倍多，其中男性平均寿命为 65.05 岁，女性为 66.49 岁。

1990 年，甘肃人口中，每万人大学文化程度的有 15.4 人，中学文化程度的有 481 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 1098 人。就全国范围来比较，仍处于落后水平，文盲、半文盲人数达 685.17 万人，占 12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的 48.05%，在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居倒数第 3 位，是西北地区文盲率最高的省份。

第二节 民 族

甘肃省现有 44 个民族。根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省总人口中，汉族为 2051.5 万人，占 91.7%；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85.6 万人，占 8.3%。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回族，其次是藏族，居第三位的是东乡族，千人以上的民族还有土族、满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撒拉族、哈萨克族，其余各民族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各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通用汉语；其他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基本上都通汉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甘肃省先后建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1953 年 10 月 1 日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1956 年 11 月 19 日成立）、天祝藏族自治县（1950 年 5 月 6 日成立）、肃北蒙古族自治县（1950 年 7 月 29 日成立）、东乡族自治县（1950 年 9 月 25 日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1952 年 7 月 6 日成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1954 年 2 月 20 日成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1954 年 4 月 27 日成立）、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1981 年 9 月 30 日成立）。其余大部分县市中，均有少数民族分布，少数民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乡 30 个。

主要少数民族概况如下：

（一）回族 现有 1094354 人，集中居住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兰州、天水、白银等市,平凉、定西、陇南、甘南等地区,也有较多分布。信仰伊斯兰教,喜爱清洁。禁忌养猪,禁食猪肉及骡、马、驴、狗、凶禽猛兽肉,不吃自死的牛、羊及家禽肉。所食牛、羊、鸡、鸭等,要经伊斯兰教工作者屠宰。忌讳在饮用水渠、水池、水泉旁洗澡、洗衣服、倒脏水。回族人善于经商,家居城镇者,大多经营个体饮食业。

(二)藏族 现有 366718 人,集中居住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兰州市及张掖、陇南、定西地区也有分布。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信仰藏传佛教。男子喜欢穿白色大襟内衫,外穿大领长袍,头带皮帽或藏式礼帽,腰间扎绸、布腰带,脚穿长筒靴,并佩短刀。已婚妇女将头发梳理成数十根细辫,腰间系以银制及玛瑙饰物,并与发辫连接起来。农区藏族妇女多穿旗袍,外套马甲,束腰带。牧区妇女内穿单衣,外穿藏袍。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藏族妇女的服饰更加绚丽多彩,有的也着新式时装。藏族以牛羊肉、糌粑为主食,以酥油、乳酪、茶水为家常饮料,喜饮青稞酒。不吃鱼类,忌食奇蹄类畜肉和有爪子的动物肉。丧葬有火葬、天葬、水葬和土葬,以天葬为多。在天葬场地禁止惊扰和捕猎秃鹰。

(三)东乡族 311457 人,集中居住在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自治县,临夏县、广河县、和政县也有较多分布,建立有民族乡,兰州市有近 2000 人。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俗基本上与回族相同,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男子多戴平顶软帽,有的腰挂小刀、荷包、眼镜盒。妇女一般戴盖头。

(四)土族 我省现有 21239 人,主要分布在天祝、积石山、东乡和卓尼等县。土族是古代吐谷浑人的后裔,有本民族语言,但没有文字,妇孺老幼皆通汉语。以青稞、小麦、薯类为主食,喜喝奶茶,吃酥油炒面。青壮年男子喜欢戴织锦镶边的毡帽,身穿斜襟长袍或绣花高领短褂;妇女一般穿斜襟长衣,外着坎肩,腰系彩带,脚穿绣花鞋。

(五)裕固族 现有 11809 人,主要居住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乡。是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历史上曾称“甘州回鹘”、“黄头回纥”、“撒里畏吾尔”等,1953 年定名为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民族语言有两种,一种为突厥语族的“尧乎尔”语,一种为蒙古语;通用汉语、汉文。饮食以牛羊肉和酥油、糌粑、乳制品为主,一般忌吃驴、马、鸡等“圆蹄、尖嘴”动物的肉。男子多穿大襟长袍,系红、蓝腰带,戴锦缎镶边的白毡帽或礼帽,脚

穿高筒皮靴；女子也穿大襟长袍，外套坎肩，着长靴，系腰带，衣领和袖口绣有花边，戴喇叭形红缨帽。

（六）保安族 现有 11069 人，主要居住在积石山县。信仰伊斯兰教。原居青海省同仁县，清代同治年间迁入本省河州（今临夏）大河家，定居地称“保安三庄”，1952 年定名为保安族。用蒙古语，通用汉语。以农业为主，打制腰刀是保安族人的传统手工业。饮食习惯与回族、东乡族大致相同。男子喜欢穿白褂，套青夹夹。女子上身多穿大襟袄，外套坎肩，脚穿绣花鞋，衣裤加花边。

（七）蒙古族 现有 8354 人，主要居住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张掖、肃南、天祝等市县也有分布，兰州有 1400 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以畜牧业为主。有本民族语言，通汉语。饮食以茶、肉、奶为主，副食粮菜。男子喜欢戴羊羔皮帽，女子戴加边圆锥形高尖帽。蒙古族的禁忌比其它少数民族少，忌食自死动物肉和狗肉、驴肉、白马肉。

（八）撒拉族 本省现有 6739 人，聚居在积石山县。以农业为主，信仰伊斯兰教。语言为突厥语族的“乌斯坦”语，兼通汉语。风俗习惯与回族大致相同。妇女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常在红外衣上套黑色坎肩，头戴盖头。姑娘戴的盖头不露脸面，已婚妇女戴盖头颜色随年龄增长分为绿、黑、白三种。

（九）哈萨克族 现有 3148 人，主要分布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信仰伊斯兰教。有本民族文字、语言，但也使用汉语。不吃猪、狗、马、骡肉，不吃未经伊斯兰教工作者宰杀或自死的畜禽肉。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毡房。热情好客，有客人来访，被认为是荣幸的事。哈萨克族牧民喜爱骑马，喜欢穿靴子，扎腰带，佩小刀。男子所穿裤子和上衣比较宽大，冬天戴四棱硬顶帽，帽沿有耳扇。妇女爱着彩色绸裙，戴艳丽的头巾。

第三节 宗 教

甘肃省现有 5 种宗教：即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回、东乡、保安、撒拉、哈萨克等族中几乎为全民族所信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藏、蒙古、裕固、土族中几乎为全民族所信仰；汉传佛教和道教，信仰者为汉族中的少部分人；基督教、天主教是鸦片战争之后传入的，信仰者主要是汉族。伊斯兰教、

基督教、天主教组织比较严密,宗教活动经常;佛教、道教组织松散,信教群众只在宗教节日参加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宗教团体的热烈拥护,信教群众有所增加。

(一) 伊斯兰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7世纪初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在我国又称为“回教”。唐高宗时传入我国,并于同期传入河陇地区。全省现有教民125万人。分4个教派:一是“格底目”,意为老教,属逊尼派,是临夏地区的主要教派,信奉的群众很多;二是“伊赫瓦尼”,称新兴教,或直称“新教”,在临夏地区分布很广,兰州也有该派清真寺;三是“赛来非耶”,因做礼拜时要抬三次手,故又称为“三抬教”,1985年有清真寺30余处,分布于临夏回族自治州7县1市,信徒近万人;四是“西道堂”,临潭县的一个教派,和政县也有分布,因倡导学习《四书》、《五经》,重视汉族文化,因而被称为“汉学派”。

本省境内有不同教派的大小“门宦”20多个,主要的有4个:一是“虎非耶”,意为“低声默念”,因此被称为“低念派”,实行教主集权承袭制,教主歿后信徒给其修拱北。影响较大的小门宦有穆夫提、华寺、白庄、崖头、撒拉、高赵家等。穆夫提门宦教众主要分布于康乐、东乡、临夏、兰州等地,至1974年,教主已传14代。华寺门宦教众以临夏和青海循化为最多,散居甘、宁、青、新4省,系“虎非耶”门宦中最大支系之一。白庄门宦因始传人住在东乡白庄而得名。崖头门宦以传教人居住于临夏西乡崖头坪而得名。撒拉门宦素称撒拉教,是从崖头门宦分出的一个新门宦,创立于60年代。高赵家门宦始传人为保安族,信徒主要在高赵家、甘河滩、大河滩、大墩、保安三庄等地。“虎非耶”还有一些支系,如临洮门宦、毕家场门宦、胡门门宦等。二是“尕德忍耶”:意为“大能”,属苏非派。本省最大的支系有临夏大拱北、东乡唐汪峡口拱北和兰州的香源堂,1983年有信徒8万人。三是“哲赫忍耶”:意为“高声赞诵”,俗称“高念派”,属苏非派,信徒主要分布在本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临夏州各县有清真寺19座,信教者千余户;甘南临潭县有60多户,300多人。该门宦规定男子不留腮须;女子不戴盖头,不蒙面纱。四是“库不忍耶”:属苏非派,教徒主要分布在东乡和康乐两县,约5000户,2万余人。

(二) 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5世纪初由印度人释迦牟尼

尼所创立，东汉时传入我国，现有汉传、藏传两个分支。汉传佛教以显宗为主，流传在汉族地区，分为净土宗、天台宗、律宗、禅宗、法相宗等支派，本省影响最大的是净土宗，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都与净土宗有关。现有寺院 170 座，僧尼、居士（俗家信徒）3.8 万人。藏传佛教显宗、密宗并重，以密宗为主，俗称喇嘛教，在藏族地区流传，分为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格鲁派（黄派）、萨迦派（花教）等教派，其中黄教占统计地位。我省最大的黄教寺院是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其次是卓尼县的禅定寺，合作市的黑错寺，夏河县的堆隆寺、阿木去乎寺、博拉寺，碌曲县的郎木寺、西仓寺，天祝县的天堂寺、华藏寺、妙音寺，肃南县的马蹄寺等，也都是著名的黄教寺院。全省各地现有藏传佛教寺院 108 座，有喇嘛 5000 余人，其中甘南 89 座，喇嘛 4700 余人，占绝大多数。汉传佛教寺院的寺主是住持，或称“方丈”，由学问和道德高深的僧人担任，采取师徒、弟子传承制度；而藏传佛教寺院的寺主是活佛，采取转世传承制度。汉传佛教僧人和居士不吃荤腥，而藏传佛教则不禁肉食。

（三）道教 我国古老的宗教。东汉顺帝时由张道陵创立，奉老子（春秋时的大学者李耳）为教祖。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主要宗派有正一派和全真派。道教是多神教，除信奉天神、地神、山神、城隍、财神、门神、灶君诸神外，还把历史上的圣贤忠烈，如孔子、关羽、岳飞等也奉为神灵。本省平凉市崆峒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兰州的金天观、东华观、白云观，榆中的兴隆山，天水的玉泉观，武山的老君山等，都曾是著名的道德圣地。全省现有大小庙观 27 座，朝山进香者达数万人。

（四）基督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立于公元一世纪初期，流行于罗马帝国，后在欧洲各地传播。以《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为“圣经”。基督教于鸦片战争后传入我国，本世纪初又从陕西传入我省各地。基督教除传教外，还办了一些学校、医院，以扩大影响。全省现有教堂 18 处，教徒 3 万多人。

（五）天主教 亦称“罗马公教”，基督教的一派。早期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分成东西两派，东派称东正教，西派称公教，公教又称天主教。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宗派。天主教传入甘肃后，先在武威、张掖一带传教，后来逐步发展，设立了兰州教区、天水教区、平凉教区。全省现有教堂 22 处，神职人员（包括修士、修女）74 人，教徒 3 万多人。

第四章 气 候

第一节 甘肃气候的主要特征

甘肃位居祖国内陆，地形复杂，大部分地区年降水少，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是：

（一）降雨少，蒸发大，气候干燥 全省年降水量平均约 30~860 毫米，其中河西地区年降水量 200 毫米以下，敦煌年降水量仅 29.4 毫米，河西无降水连续天数为 100 天，1969~1970 年长达 8 个月；中部黄土地区无降水连续天数一般为 2 个月，最长达 4 个月，又缺水源，干旱尤为突出。由于云雨少，大部分地区阳光辐射强度大，空气干燥，蒸发量大，一般年蒸发量比降水量大几倍至几十倍，其中民勤、金塔、安西、敦煌、肃北马鬃山等地，年蒸发量比降水量大 100 倍以上。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水是当务之急。

（二）风大，西北风多，间有扬沙天气 河西地区刮风多为 8 级以上，其中西部开阔地带风速最大，如安西、乌鞘岭等地，瞬间最大风速每秒达 30 米以上，为 11 级，而且绝大部分为西北风。风速最大的地方大风日数也多，河西全年大风日为 20~80 天，中蒙边境之马鬃山口岸，全年平均大风日 84 天，安西年平均大风日 70 天，有时一场大风可持续到 7 天，不少风口地带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之说。河东地区有些地方风力也很大，如华家岭平均年大风日为 82 天，最大风力可达 8 级以上。大风多出现在冬、春两季。河西地区由于邻近沙漠，常伴有沙尘暴，俗称“黑风”。此风袭来时，黄沙滚滚，遮天蔽日，往往造成铁路、公路和架空通信线路中断，房屋倒塌等危害。

（三）地形复杂，温差大 首先是各地区间温差大。甘肃地形狭长，地域辽阔，东西跨 17.5 个经度，实际直线长度为 1600 余公里；南北跨 9 个纬度，实际直线长度为 1150 公里。气温由东向西、自南向北递减。陇南的文县、武都、康县已是绿树成荫，而甘南草原和祁连山区仍是白雪皑皑。文县年平均气温高达 15℃，而马鬃山区年平均气温只有 3.9℃。二是同一地区垂直温差

大。如祁连山东段的乌鞘岭(海拔3045米),年平均气温为 0°C ,但同纬度的景泰县城(海拔1619米),年平均气温却在 8°C 以上;又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的祁连山区与北部的马鬃山区,温差在 10°C 左右。古浪县素有“隔山两重天”之说。有些地区,河谷川道同山上比较,其垂直温差约为 21°C 。三是昼夜温差大,一般情况下,河东地区平均日温差在 $10^{\circ}\text{C}\sim 12^{\circ}\text{C}$ 之间,河西地区为 $12^{\circ}\text{C}\sim 16^{\circ}\text{C}$,植被条件较好的陇南山地平均日温差为 $8^{\circ}\text{C}\sim 10^{\circ}\text{C}$ 。春秋两季,河西及中部黄土高原由于受北方寒潮侵袭,昼夜温度变化相当剧烈,群众中有“清晨寒霜降,晌午晒死兔”、“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谚语。河西地区的沙漠戈壁地带,白昼阳光辐射强,沙石吸热快,地面晒得灼热,沙面温度最高时达 70°C ,夜间沙石冷却降温,凌晨时分气温却在 10°C 以下,温差达 60°C 。因此,夏季在这些地区行动不仅要防暑,而且要防寒。

(四) 冬季低温严寒,持续时间较长;夏季高温持续时间较短 本省大部分地区冬季夜长,气温低,封冻早。严寒期平均气温在 $-12^{\circ}\text{C}\sim -30^{\circ}\text{C}$ 之间。祁连山地、马鬃山区及甘南高原,从10月中旬至翌年3月初,均为严寒期,长达130天,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极端最低温度:河西北部及祁连山地在一 $30^{\circ}\text{C}\sim -38^{\circ}\text{C}$ 之间;河西走廊在一 $26^{\circ}\text{C}\sim -30^{\circ}\text{C}$ 之间;甘南高原在一 $25^{\circ}\text{C}\sim -29^{\circ}\text{C}$ 之间。严寒常冻伤、冻死人员、马匹,使战斗力受到严重损失。据史料记载:公元609年5月,隋炀帝率军过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时,遇大风雪,许多士卒冻死在山谷中,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翻越祁连山,进军河西走廊,在扁都口行军中忽遇大风雪,冻死、冻伤200余人。解放初期,部队在河西、甘南剿匪平叛作战中,也常有冻伤、冻死战士的事件发生。严寒还给飞机、汽车、坦克、火枪、枪械及其它装备器材的保养带来许多问题和困难。河西严寒期集中在11月下旬至翌年2月下旬,持续时间为80~100天;中部及陇南北部严寒期为60~80天,一般出现在12月上旬至翌年2月上旬;陇东南部严寒期为20~40天,一般出现在1月份前后。河西西部、北部及陇南南部,6~8月份气温最高;其余各地高温时间较短, 30°C 以上的持续高温一般出现在7月20日~8月10日。

(五) 灾害性天气多,气象灾害严重 一是干旱,这是本省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每年在不同地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特别是陇中地区,包括西起乌鞘岭、东到六盘山、南至渭河的广大地区最为严重,有时会造成农田大

面积减产或绝收。二是冰雹，是本省仅次于干旱的自然灾害，陇南、甘南、河西、陇东都有，危害严重的有岷县、宕昌、临夏、临潭、漳县、永登、天祝、会宁、张家川、平凉、镇原等 11 县市。每年 5~7 月出现最多，来势猛、强度大，常在局部地区打毁庄稼、树木。三是霜冻，春秋两季都会发生，特别是半山区，农作物常受其害。四是风灾，多发生在春季，冬季和夏季也会出现，以河西地区农作物受害最为严重，常刮走禾苗，刮倒作物，摧毁农田，甚至连田地表土也被刮走。由于大风多，在 3 千米以上的高空，因气流运动的方向和速度的变化，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五是干热风，河西一带，每年 5~7 月常会发生，多为偏东风，给农作物的开花、灌浆带来危害，致使籽粒干秕，造成大面积减产。六是山洪，大雨、暴雨常引发山洪爆发，冲毁道路、桥梁，有的地方形成泥石流，或堆积路面中断交通，或堵塞河道洪水漫流，影响军事行动。本省有 3 个暴雨带，即陇南暴雨带、陇东暴雨带、中部暴雨带。这几条暴雨带，每年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第二节 甘肃的主要气候区

根据省气象局提供资料，全省可分为 8 个气候区：

(一) 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湿润区 包括武都、文县东南部及康县南部河谷地带，是我省惟一的亚热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高于摄氏 14℃，年降水量 450~700 毫米，无霜期大于 280 天，气候温湿，干燥度小于 1。

(二) 陇南暖温带湿润区 即渭河、西汉水分水岭（北秦岭）以南地区，包括陇南地区中部、北部，天水地区南部，甘南舟曲县东南部。本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8℃~12℃，年降水量 550~850 毫米，无霜期为 220~240 天，干燥度小于 1。

(三) 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 指渭河、西汉水分水岭以北，积石峡、马啣山、华家岭、驿马关、荔园堡一线以南地区，包括平凉地区全部，庆阳、定西、临夏 3 地（州）南部，天水地区北部。年平均气温 6℃~10℃，年降水量 500~650 毫米，无霜期为 180~220 天，干燥度在 1~1.5 之间。

(四) 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区 指陇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以北，乌鞘岭、毛毛山、老虎山、一条山、哈思山一线以南地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全部，

庆阳、定西、临夏3地区(州)北部,即陇中黄土高原北部,通称“中部干旱区”。年平均气温 $6^{\circ}\text{C}\sim 9^{\circ}\text{C}$,年降水量200~500毫米,无霜期为160~180天,干燥度在1.5~4之间。本区降水由南向北迅速减少,降水变率较大。干旱是本区气候的主要特点。

(五)河西北部温带干旱区 包括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区以北,除疏勒河下游盆地以外的河西走廊,河西北山山地与民勤绿洲荒漠区,即武威、张掖、酒泉3地区北部及金昌、嘉峪关2市大部。年平均气温 $5^{\circ}\text{C}\sim 8^{\circ}\text{C}$,年降水量50~200毫米,无霜期为140~160天,干燥度在4~15之间。

(六)河西西部暖温带干旱区 指河西走廊西部疏勒河下游盆地,包括安西、敦煌两县中部。年平均气温 $8^{\circ}\text{C}\sim 10^{\circ}\text{C}$,年降水量不到50毫米,无霜期为160~170天,干燥度15以上。本区的热量和光照条件优越。

(七)河西走廊南部高寒半干旱区 指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地、阿尔金山地带与苏干湖盆地,即武威、张掖、酒泉3地区南部所有高山区和山间盆地。年平均气温小于 4°C ,年降水量100~500毫米,无霜期小于140天,干燥度在1~4之间。本区气候垂直变化显著,东段气候湿润,降水较多;西段雪峰高大,冰川水资源丰富。

(八)甘南高寒湿润区 指省境西南部的太子山、积石山、莲花山一线以南,岷山大峪沟、迭山腊子沟以西地区,即除舟曲县东南部以外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全部。海拔在3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 $1^{\circ}\text{C}\sim 6^{\circ}\text{C}$,年降水量550~800毫米,无霜期小于140天,干燥度小于1。本区常年无夏季,无霜期短,春秋相连,冬季长;东部山区垂直气候变化明显,温差较大。

甘肃省部分市、县、城镇气候数据表

气候区	代表性地名	气温					降水量 (毫米)	8级以上大风	
		1月 ($^{\circ}\text{C}$)	7月 ($^{\circ}\text{C}$)	最高 ($^{\circ}\text{C}$)	最低 ($^{\circ}\text{C}$)	全年平均 ($^{\circ}\text{C}$)		天数	最大风
第一气候区	文 县	3.5	24.9	37.5	-5.7	15.0	444		
	武都县	2.7	24.7	40.0	-7.2	14.5	519		
	康 县	-0.8	21.8	34.5	-14.5	11.0	803		

续 表

气候区	代表性地名	气温					降水量 (毫米)	8级以上大风	
		1月 (℃)	7月 (℃)	最高 (℃)	最低 (℃)	全年平均 (℃)		天数	最大风
第二气候区	徽 县	-0.8	23.6	38.3	-15.2	12.1	782		
	礼 县	-3.0	21.4	35.6	-16.3	9.9	488		
	宕昌县	-2.9	19.2	34.4	-16.9	8.8	662		
第三气候区	秦城区	-3.0	22.5	38.2	-19.2	10.5	555		
	清水县	-4.80	20.9	33.0	-17.3	8.8	584		
	武山县			36.1	-17.6	9.0	500		
	临夏市	-7.5	18.1	37.8	-27.8	6.8	500		
	康乐县	-8.2	17.0	32.4	-27.0	7.0	548		
	永靖县	-8.6	16.0	35.2	-16.9	8.4	303		
	临洮县	-7.5	18.5	34.6	-29.6	7.0	570		
	陇西县	-6.4	19.6	35.9	-22.9	7.6	445		
	平凉市	-5.1	21.0	37.3	-22.5	8.5	526		
	静宁县	-7.1	19.6	33.9	-17.2	7.1	524		
	灵台县	-4.8	21.1	32.5	-15.2	8.6	650		
	西峰市	-5.5	20.9	39.6	-22.6	8.3	552		
	正宁县			36.0	-23.4	8.3	630		
	合水县	-6.3	21.2	35.1	-23.3	9.1	643		
第四气候区	兰州市	-7.3	22.0	39.1	-23.1	9.3	325	10	8
	榆中县	-8.0	19.0	34.5	-25.7	8.7	423		
	永登县	-9.3	18.5	34.4	-28.1	5.7	294	12	8
	定西县	-8.1	14.8	34.3	-27.1	6.3	420	21	8
	通渭县	-7.6	18.9	33.7	-26.9	6.6	466	21	8

续 表

气候区	代表性地名	气温					降水量 (毫米)	8级以上大风	
		1月 (℃)	7月 (℃)	最高 (℃)	最低 (℃)	全年平均 (℃)		天数	最大风
第四气候区	白银市	-8.0	21.7	37.0	-26.0	7.9	202	50	9
	靖远县			37.4	-23.8	8.8	240	28	10
	庆阳县	0.6	22.8	37.0	-21.5	7.8	537	16	8
	环 县	-6.3	20.3	34.3	-22.8	7.6	543	22	8
第五气候区	武威市	-15.4	29	40.0	-29.5	6.8	159	22	9
	民勤县	-10.1	23.2	39.5	-27.3	7.7	109	47	11
	金昌市	-10.3	21.0	39.5	-27.3	6.3	106	26	10
	张掖市	-10.6	21.5	38.1	-28.7	6.8	120	25	8
	山丹县	-11.9	20.4	36.7	-33.3	5.7	185	25	8
	酒泉市	-10.3	21.4	38.4	-31.6	6.9	84	42	10
	金塔县	-10.7	24.0	37.9	-30.4	7.0	55	55	11
	玉门市			29.0	-33.3	4.2	56	40	10
	嘉峪关	-9.7	21.6	35.2	-30.0	7.0	80	40	10
	公婆泉	-11.9	19.0	32.5	-33.7	3.9	49	84	9
第六气候区	敦煌市	-9.1	24.9	44.1	-27.6	9.3	29	30	9
	安西县	-10.2	24.5	45.1	-29.3	8.7	45	70	11
第七气候区	天祝县	-12.3	11.2	29.2	-30.0	-0.3	355	63	11
	肃南县	-10.7	16.2	28.6	-31.7	3.7	253	20	8
	肃北县	-36.7	32.1	32.0	-32.0	2.5	157	20	9
	阿克塞	-10.8	16.7	32.4	-31.8	3.5	120	33	8

第一篇 军事地理

续 表

气候区	代表性地名	气温					降水量 (毫米)	8级以上大风	
		1月 (℃)	7月 (℃)	最高 (℃)	最低 (℃)	全年平均 (℃)		天数	最大风
第八气候区	合作市	-10.7	12.4	27.7	-28.5	1.9	578	22	8
	夏河县	-9.0	12.8	26.6	-25.8	2.6	516	22	8
	玛曲县	-8.7	11.3	22.5	-27.3	1.1	615	77	10
附 注	本表资料主要取自《甘肃省军事气候志》；不足部分，分别采自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写之《甘肃省情》第二部（1989年出版），省统计局编写之《甘肃地县概况》（1988年出版），《甘肃省地图集》（1975年出版）各市县简介。								

第五章 交通邮电

交通和邮电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纽带。交通、邮电能够有效地加强各地区人民之间的往来和联系，使之相互学习知识，交流生产经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道路是古代中央政府统治各地区的重要手段，故唐代的一级政区称为“道”，宋代的一级政区和元代的二级政区称为“路”。交通道路对于军事更具有重要性，是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所以，自古用兵，首先便是派出先锋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辟交通，以利于进军和运送给养，保障军事任务的完成；在现代，由于作战技术手段的高度发展，军事交通运输更显得重要。近代以来，由于电讯的飞速发展，对军事工作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第一节 公 路

甘肃地形复杂，东部沟壑纵横，山高谷深，西部戈壁沙漠，干旱缺水，给筑路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但是，勤劳勇敢的甘肃人民，克服了险恶的自然条件给筑路工作带来的巨大困难，坚韧不拔，筑路不止，经长期努力，已在甘肃大地上编织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一、省境国道

甘肃境内有 312、109、211、212、213、215、227、309、310、313、316 等 11 条国道通过，总长 5511 公里。这 11 条国道，包括了甘肃省境内的主要干道。

（一）“312”国道 由上海通往新疆伊宁，省境路段包括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和甘新公路（兰州至乌鲁木齐），是省内东西交通大动脉。

西兰公路始建于 1927 年，是在原“左公大道”的基础上整修的；1938 年铺设碎石路面，为“丙级公路”，基本上能够晴雨通车。1949 年国民党军队败

退时，炸毁了一些桥梁和路基。新中国成立后，于当年冬天由各地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抢修，很快恢复通车，对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和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51年开始，国家多次投资，进行改建工程：一是普遍加宽路面，大部分路段由原来的6米陆续加宽至11米；二是降坡、取平，铲削高坡百余座；三是改道取直，先后改弯道10余段，总长百余公里；四是铺设黑色路面，1970年开始铺设，1976年全线竣工。经40年改建，西兰公路面貌大改观，达到了国家三级公路标准。1979年开始，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至1990年，已完成部分工程。

甘新公路于1927年开始修建，由各县县政府组织民工在“左公大道”的基础上进行整修，勉强通行汽车。1936年开始续建，主要是修建桥梁和涵洞，加宽路面，改造弯道，用砂石铺设路面。1949年冬，为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公路沿线地方政府动员农民进行全面整修。此后，进行了长期维修。从1971年开始，全面改造：一是铺设黑色路面，至70年代末基本告竣；二是修筑桥涵，新修大中小桥梁174座，总长4560米，筑涵洞1637道，永久性的占99%。1984年以后，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已有二级标准线路304公里。

“312”国道在甘肃境内共长1538公里，以兰州为中心，向东经定西、静宁、隆德、平凉、泾川等县、市，止于凤翔路口，出省后通西安等地；向西经永登、天祝、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酒泉、嘉峪关、安西等县市，止于星星峡，出省后通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

（二）“109”国道 由北京通往西藏拉萨，省境路段包括甘宁公路（兰州至银川）和甘青公路（兰州至西宁）。

甘宁公路又称兰宁公路、包兰公路，1928年由甘肃省府征调民工，在原大车道的基础整修，但未能通车；1938年进行修补，勉强通行汽车。从1942年开始，进行了几次改善工程。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改造、提高，新建桥梁43座，总长1500余米，筑涵洞480道，总长7400余米。1965年开始铺设油面，至1979年全线竣工。1986年开始，按二级公路标准进行建设。经几年努力，已建成二级路面161公里。

甘青公路于1927年开始修建，1938年基本完成路基工程。因技术标准低，抗灾能力差，雨季经常中断。1940年开始进行改善工程，1945年基本上达到丙级公路标准，能够晴雨通车。1953年后多次进行改建，主要是修建桥

梁和防护工程。1970年开始铺设黑色路面，1973年完成，达到三级公路标准。1982年后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至1990年，甘肃境内路段全部达到了二级公路标准。

109国道在甘肃境内共长383公里。以兰州为中心，向北经皋兰、白银、靖远等县市，止于靖远县刘柯寨东，出省可通银川、包头、张家口、北京等地；向西南经河口、达川、红古等地，止于甘青交界之享堂峡，出省可通青海、西藏。

（三）“211”国道 由银川通往西安，省境路段主要是甜风公路，在环县甜水堡入境，经山城堡、洪德城、环县、木钵、曲子、马岭、庆阳、板桥、合水（西华池）、宁县，在正宁县罗川乡罗儿沟出境，出省后通陕西彬县、乾县、咸阳、西安等地。甘境线路全长307公里。

甜风公路包括长庆公路、庆环公路、环北公路诸段。部分路段在民国时期即开始修建，大部分路段是五六十年代修建的。1966年后，进行了改造和提高。70年代铺设黑色路面。甘肃段现有二级路面39公里，三级路面134公里，四级路面55公里，等外线路面只有66公里。

（四）“212”国道 由兰州通往重庆，省境路段原称甘川公路，起自兰州市，经七道梁、临洮、会川、岷县、宕昌、武都、文县、碧口等地，出省后通往重庆。甘境线路全长695公里。

民国时期修筑了兰州至岷县段路基，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炸毁、烧毁已建桥梁86座、涵洞227道，加上洪水冲刷，泥石流淹埋，全路几乎报废。新中国成立后，沿途各县人民政府动员民工进行抢修恢复，至1953年，修通至武都，1956年修通至文县，1958年修通至碧口；1959年又修通了碧口至四川白水的路段。1962年，甘川公路甘肃境内全线通车。60年代以后，进行大面积改建和提高工程；80年代以来铺设黑色路面586公里。经过改建、提高，甘肃境内线路已达到三级公路标准。

（五）“213”国道 由兰州通往云南景洪，省境路段原称兰郎公路，起自兰州市西固区西柳沟，经永靖、东乡、临夏、合作、碌曲桥头等地，止于郎木寺，出省后通四川、云南。甘境线路全长412公里。

临夏、甘南境内的路段，于1953年开工建设，至1954年10月，完成了临夏至四川白河的路基修筑任务。1956年改线37公里，由完杂滩直通合作，

1964年修建碌曲洮河大桥。1965年改建了几段劣质路面。此公路北段原经过七道梁、康家崖、广河县、蒿子沟，至临夏市；80年代初，改由兰州市西固区西柳沟起程，经永靖县、东乡县，至临夏市。改国道后，进行了改善与提高工程。经30多年经营，已逐步形成桥梁、涵洞永久化，路面黑色化，全线达到了三级公路标准。

(六)“215”国道 由安西县柳园镇通往青海省格尔木市，省境路段原称红当公路，起自柳园镇，经敦煌市、长草沟西、当金山口、阿克塞花海子，止于青山口，出境后通往青海大柴旦、格尔木及西藏等地。甘境线路全长366公里。该公路1957年测设，1958年修建，1960年、1976年两次改建。1977年至1990年再次改造、提高，已有二级公路130公里，三级公路124公里。1980年开始，采取“栽草方格”、筑“沙障墙”、铺卵石平台等办法固沙、拦沙，有效地控制了沙害，通车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七)“227”国道 即张西公路（原称张宁公路），由张掖通往西宁。省境路段起自张掖市，经石岗墩滩、民乐县、扁都口，止于东沟口南，出省后通往青海俄博、大通、西宁等地。甘境线路全长126公里。该路解放前沿大车道整修而成，1950年进行了整修，1970年再次整修。1973年至1988年对部分路段进行改建，治理翻浆，加宽改直，技术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八)“309”国道 由山东荣城直通兰州，省境路段原称兰宜公路（兰州至陕西宜川），起自兰州市达川乡，与甘青公路（“109”国道）相接，经永靖县东北部之焦家川（属盐锅峡镇）、陈井乡、关山乡，兰州市七道梁，榆中县定远乡、金崖、贡马井，会宁县甘沟驿、祁家南山，西吉、固原，镇原县小园子、三岔，庆阳县儒林铺，合水县板桥、老城、太白等地，出省后通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甘境线路全长776公里。该公路于1972年开始兴建，1981年底建成通车，改善了华北与西北地区的交通，促进了陕甘宁三省（区）的经济发展，对甘肃老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九)“310”国道 由连云港通天水。省境路段包括天马公路（天水市至张川县马鹿镇）南段和东利公路（东泉至利桥）。此道在水市北道区东岔乡牛背村东入境，经东岔乡、散岔村、党川乡、麦积山乡（贾家河）、马跑泉镇、二十里铺、七里墩等地，止于天水市秦城区西南之天水郡，与316国道连接。

省境线路全长 152 公里，铺设有部分黑色路面。

(十) “313” 国道 由安西通往新疆若羌。省境路段起自安西县北大桥，经敦煌市、沙枣园、阿克塞、多坝沟、拉配泉等地，在芨芨台西出境；出境后通若羌县，与“315”国道相接。甘肃境内路段原称安敦公路、南疆公路，全长 408 公里。

(十一) “316” 国道 由福州通往兰州，省境路段起自兰州市小西湖，经七道梁、临洮、会川镇、渭源、陇西、武山、甘谷、天水、娘娘坝、徽县、两当，止于杨家店南，出省后通往汉中、华中、东南沿海等地。甘境线路全长 603 公里，由原兰临公路、会陇公路、华双公路组成，现为三级公路。

二、省道

甘肃省现定省道 32 条，总长 5500 余公里，分布于全省各个地区，大部分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

(一) 甘“101”公路 即兰夏公路，起自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向南而行，经花寨子、阿干镇、银山、兴隆山、榆中县，止于夏官营镇，全长 76 公里。

(二) 甘“102”公路 即兰柳公路，自兰州市东岗立交桥至柳沟河，全长 8.5 公里。与“312”国道连结，是兰州东郊的短程迂回道路。

(三) 甘“201”公路 即兰营公路，起自兰州市西固区柳泉乡西柳沟，向北而行，经永登县树屏乡（哈家嘴）、西槽乡、中川机场、秦王川乡、景泰县，在营盘水东北进入宁夏境，全长 184 公里。

(四) 甘“202”公路 即吴凤公路。北自陕北吴旗县来，经白豹城，在打扮梁北进入甘肃境，沿柔远河谷向南延伸，经华池县城（原柔远堡）、悦乐镇，在庆阳城南转向西行，经白马铺、驿马关、西峰市、肖金镇、长庆桥、泾川县、灵台县等地，在灵台县南境之渗水坡进入陕西省境。甘境线路全长 301 公里，是横贯陇东的重要交通线。

(五) 甘“203”公路 即惠宝公路，起于宁夏惠安堡，在环县西部之李上山进入甘肃境，经毛井乡、庙儿掌、平凉市、华亭县、安口窑、神峪乡等地，在华亭县东南之大桥村出境。甘肃境内线路全长 201 公里，原称宝平公路。

(六) 甘“204”公路 即固华公路，起自宁夏固原，在华亭县西北之双

疙瘩梁进入甘肃，经山寨、马峡等乡，止于华亭县城，甘境线路全长 27 公里。

(七) 甘“205”公路 即江望公路，起自徽县江洛镇，经泥阳镇、成县、小川镇、康县、平洛镇，止于望子关，全长 98 公里。

(八) 甘“206”公路 即大姚公路，起自武都县桔柑乡大岸庙村，与“212”国道相接，经琵琶、洛塘、枫相等乡镇，止于文县东部之姚渡，与“212”国道相连，全长 115 公里。此道是武都东部“212”国道的迂回道路。

(九) 甘“207”公路 即靖天公路，起自靖远县城，与“109”国道相连，沿祖厉河川南下，经郭城驿、甘沟驿、会宁县、沙家湾、通渭县、碧玉关、秦安县，止于天水市秦城区，全长 326 公里。80 年代铺设黑色路面，目前已达到三级公路标准。

(十) 甘“208”公路 即洛马公路，起自武山县洛门镇，与“316”国道相接，向南而行，经四门乡、崖城乡、礼县城、白关乡、白河乡、草坪乡、武都县、马营乡，止于马街乡，与武略公路相连，全长 250 公里。

(十一) 甘“209”公路 即景殄公路，起自定西县城关乡景家店，与“312”国道相接，向南而行，经团结乡、陇西县福星乡、高塬乡，入渭河川，上“316”国道向东，经陇西城西，转向西南，继经菜子乡、漳县三岔乡，止于殄虎桥，与“212”国道相连，全长 124 公里。

(十二) 甘“210”公路 即巴代公路，原称岷代公路，起自岷县寺沟乡巴仁口，与“212”国道相接，沿迭河河谷向西南延伸，经腊子口、腊子乡，止于迭部县洛大乡代古寺，与两郎公路相连，全长 73 公里。

(十三) 甘“211”公路 北起民勤县城，向西南行，经红崖山水库、重兴乡、武威九墩乡、武威城、西营乡，进入肃南县境，止于铧尖乡仙米寺，全长 155 公里。

(十四) 甘“212”公路 即永雅公路，起自永昌县城，向北而行，经河西堡、宁远堡、金昌市东，止于内蒙古雅布赖盐池，全长 166 公里。70 年代铺设黑色路面，已达到三级公路标准。

(十五) 甘“213”公路 即张祁公路，起自张掖市，向西行，经甘峻乡、临泽县梨园堡南台子、肃南县，翻越祁连山雪水大坂，进入青海省，止于祁连县，甘境线路全长 158 公里。

(十六) 甘“214”公路 即酒额公路。南起酒泉火车站，向北而行，经

三墩乡、金塔县、臭水墩、天仓乡岔路口，在疙瘩井北进入内蒙古境内，继经建国营（赛汉桃来），止于额济纳旗（达兰库布）。甘境线路全长 200 公里。

（十七）甘“215”公路 即嘉煌公路，起自嘉峪关市，同“312”国道连结，经玉门东，向南进入祁连山，经青头山、土大坂、镜铁山矿区、肃南县祁青乡等地，越五个山后进入青海省境，向东行，经祁连、海晏，至于湟源，与“109”国道相接。甘境线路全长 208 公里。

（十八）甘“216”公路 即桥红公路，自安西县桥湾起，与“312”国道相连，向北而行，过黑山头，进入肃北马鬃山地区，经音凹峡、将军台、公婆泉、跃进山，止于红石山，全长 239 公里。

（十九）甘“217”公路 自敦煌市区东起，至莫高窟（千佛洞），全长 15 公里，是一条旅游专用公路。

（二十）甘“301”公路 起自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经窑街、永登县河桥镇、连城镇等地，在岗子沟出境，入青海后直通门源县，与“227”国道相接。在甘肃境内长 66 公里。

（二十一）甘“302”公路 即沙党公路，起自敦煌市西南之沙枣园，与“215”国道相接，向东南行，经五个庙，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湾，全长 67 公里。

（二十二）甘“303”公路 即雕郿公路，起自正宁县雕岭关，经正宁县、宁县、肖金镇、镇原县，在平凉市四十里铺以东之郿岘与“312”国道会合，全长 260 公里。

（二十三）甘“304”公路 即泾甘公路，自泾川县城起，与“312”国道连结，向西而行，经崇信县、华亭县、庄浪县、秦安县，止于甘谷县城，全长 316 公里。

（二十四）甘“305”公路 即陇北公路，起自陕西陇县，越陇山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向西北行，经马鹿乡、恭门乡、张川县，止于天水市北道区。甘境线路全长 153 公里。

（二十五）甘“306”公路 即徐合公路，起自天水市秦城区皂郊乡徐家店，与“316”国道相连，向西行，经天水乡（小天水）、盐官镇、祁山堡、礼县城、马坞、阎井、岷县，临潭新城、旧城，复经卓尼完冒，止于甘南首府合作镇，与“231”国道相接。全长 422 公里。

(二十六) 甘“307”公路 即武略公路，起自武都城，与“212”国道连结，沿北峪河谷向东北行，经安化镇、甘泉乡、康县城，在王坝东出省境，止于陕西略阳横现河火车站。省境线路全长 121 公里。

(二十七) 甘“308”公路 即海古公路。起自宁夏海源县，在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辘辘坝进入甘肃省境，经共和乡、平川区、水泉乡，靖远县石门乡、五佛寺、景泰县，古浪县裴家营、大靖镇、土门镇，止于洒水乡双塔村，与“312”国道相接。甘境线路全长 320 公里。

(二十八) 甘“309”公路 即甘大公路。起自榆中县甘草店，与“312”国道相接，向南行，经高崖乡、临洮县、峡口乡、秦家堡、广河县、和政县蒿支沟、临夏市、积石山县，止于大河家乡。全长 243 公里。

(二十九) 甘“310”公路 即双平公路。起自临夏县韩集镇双城村，与“213”国道连结，向西行，经临夏县韩集镇、麻尼寺沟乡，越小积石山，进入青海省循化县境，经循化、化隆等县，止于平安县，同“109”国道相接。甘境线路全长 38 公里。

(三十) 甘“311”公路 即定新公路。起自定西县城，与“312”国道连结，向西南行，经内官营镇、胡麻岭、临洮县、康乐县，止于临潭县新城。全长 257 公里。

(三十一) 甘“312”公路 即完夏公路。起自夏河县完尕滩南，同“213”国道相连，向西行，止于夏河县（拉卜楞），全长 35 公里。现为三级公路，全年通车。

(三十二) 甘“313”公路 即两阿公路。起自宕昌县两河口，与“212”国道连结，沿白龙江河谷西北行，经舟曲、洛大、麻牙（旺藏寺）、迭部县（电尕寺）、若尔盖县北部，复经碌曲县大水、玛曲县，止于阿万仓乡（驻堪木日多滩），全长 369 公里。

三、县乡公路

甘肃省县乡公路，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据《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记载：全省现有县级公路 340 条，长 13578 公里；乡村公路 555 条，长 8766 公里；合计 895 条，总长 22344 公里。其中三级公路 3591 公里，四级公路 9212 公里，等外公路 9541 公里。晴雨通车里程在 2 万公里左右。

第二节 铁 路

在甘肃省境内修建铁路，始于1939年，首建宝天铁路。至1949年，仅勉强通车50.4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铁路建设进入了新时期，到1990年底，建成了宝兰、兰新、包兰、兰青、干武等干线及一批支线、专用线，营业运行线路长2315.3公里，相当于1949年铁路营业里程的46倍。

一、入省干线

(一) 陇海铁路甘肃段 起自甘陕边界的建河车站(地属于天水市北道区吴砦乡)，止于兰州西站(地属兰州市七里河区)，全长406公里，共设车站50余个，其中一级站1个(兰州西站)，二级站2个(兰州站、天水站)，三级站1个(陇西站)，其余均为四级站和五级站。

1、宝鸡至天水段，始建于1939年，至1945年底建成，全长155公里，甘肃境内50.4公里。这是甘肃境内最早的铁路。宝天段区间的隧道、桥梁很多，甘肃境内百米以上的隧道有15座，50米以上的桥梁有10座。

2、天水至兰州段，起自天水车站(在北道埠)，向西延伸，经甘谷、武山、陇西、定西、甘草店、夏官营，止于兰州西站，全长356公里。天兰段铁路于1946年5月开工修建，但只搞了一些辅助设施。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成立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负责修建天兰路，于1950年春开始施工，1952年底建成通车，陇海铁路全线开通。

天兰段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她把内地与甘宁青三省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题词祝贺。毛泽东题词是：“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刘少奇题词是“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发展中国交通事业”。

3、宝兰路段电气化工程。宝天段电气化工程由西安铁路局组织施工，1978年5月开工，1980年9月完工，同年12月通车；天兰段电气化工程由兰州铁路局组织施工，1978年11月开工，1984年4月完工，同年5月1日通车。

(二) 兰新铁路甘肃段 1952年10月，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开工兴建；

1953年元月改由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组织施工。1953年2月从兰州西站开始铺轨，1962年12月铺至乌鲁木齐，兰新铁路全线贯通。此铁路东起兰州西站，西至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全长1904公里，其中甘肃段至于甘新交界的红柳河西（地属敦煌市），全长1152公里。共有车站112个，其中二级站1个（武南），三级站8个（打柴沟、武威、河西堡、张掖、清水、嘉峪关、疏勒河、柳园）。此段铁路是甘肃境内铁路干线中最长的一条，是省内交通大动脉，亦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意义非常重大。

（三）包兰铁路甘肃段 包兰铁路于1954年11月开工建设，1956年5月从兰州开始铺轨，1958年7月底铺至银川，与包头南来路轨相接，全线贯通，8月1日正式通车。此线起自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与京包铁路相接，向西南行，经宁夏进入甘肃，止于兰州焦家湾车站，同陇海铁路接轨，全长990公里。甘肃境内长207公里，共设车站24个，其中狄家台为三级站，其余为四级站和五级站。此铁路是沟通我国西北同华北、东北联系的主要干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四）兰青铁路甘肃段 兰青铁路于1958年5月开工建设。当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视察甘肃、青海，指示：“把兰青铁路早日修通。”年底，甘肃段路基本完成；1959年开始铺轨，9月23日铺至西宁，10月1日通车。此线南起兰州河口南站，西至青海省会西宁市，全长188公里；甘肃段止于甘青交界之大通河桥，长68公里。共设车站7个，其中海石湾车站为三级站，其余为四级、五级站。此铁路是祖国内地连接青海乃至西藏的重要交通线，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意义。

（五）干武铁路 1958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1961年3月完成铺轨，4月1日通车。起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之干塘，与包兰铁路相接，经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南部之乌兰敖包，在景泰县西北角之大嘴子进入甘肃省境，经古浪县北部，至武威南站，同兰新铁路接轨，全长172公里，其中，甘肃境内长110公里。共设10个车站，均为四级、五级站。此铁路为包兰、兰新两条主干线的联络线，通车后，大大减轻了路经兰州的货运量，武威以西、干塘以北的货运，较经兰州运距缩短365公里，而且避开了乌鞘岭高坡慢行路段，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在军事迂回上也有重大意义。

（六）宝成铁路甘肃段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宝鸡，南至四川成都，全长669

公里。该铁路是祖国内地和西北通往西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是全国铁路网的重要干线。1952年7月和1954年1月分别从成都和宝鸡两端开工，1957年底全线建成，1958年元月全线通车。1975年6月建成电气化，是我国实现电气化最早的铁路。此铁路自陕西凤县西南进入甘肃两当县，沿嘉陵江河谷向西南延伸，经西坡、李家河、站儿巷、聂家湾等地，进入徽县境，继经嘉陵乡、于关乡、穆坪等地，进入陕西略阳县。甘肃境内全长55公里，共设7个车站，由西安铁路局管辖。

(七) 兰州枢纽区 位于兰州市区，东起兰州车站，西至河口南站，东西长46.3公里，连同西固工业区环行线路13.2公里，枢纽区内通车里程为59.5公里。区内共有大小车站9个，其中兰州西站为兰州铁路局辖区内最大货运编组站，兰州车站为甘宁青新4省区最大客运站，颖川堡站为西固工业区货运集中吞吐站，河口南站为兰青铁路接轨站，焦家湾站为包兰铁路接轨站。核心部分为兰州西站、货场、车辆编组站，东西长7公里，南北宽3公里，陇海、兰新、包兰、兰青4条铁路干线汇集于此，现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结和发散地，在全国铁路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兰州枢纽区在西北军事运输中也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担负着西北部队和军用物资的集结与分发任务。

兰州枢纽区电气化工程建设，于1979年12月开工，主要工程于1984年4月基本完成。主要包括电气化牵引；兰西编组站的改造与扩建；兰西机务段由蒸汽机车段改造为电力、蒸汽、内燃三种机车的大型混合段；新建兰州通信枢纽、供电段、牵引变电所；改右侧行车为左侧行车等。

兰西编组站的改造与扩建，是电气化建设的关键工程。改建中，将编组场原有的24股道增加到32股；新建出发场线18股，直通场线12股，尾部牵出线增至3股；新铺、改移线路76公里；新铺交叉过渡线21组；新建、改建立立交桥5座。改建后，编组站总长5公里，铺设各种线路60余股，线路总长约200余公里。电气化建设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改建后，编组站编解能力大大提高，日编解量4300余辆；按设计能力，日编解量可发展到7000~8000辆。编组站的电气化改造，为进一步提高西北铁路运输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省内支线

甘肃境内现有铁路支线 8 条，总长 738 公里；其中军用支线 2 条。这些支线是省内铁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清建支线** 也称清水支线。在酒泉市东南部的清水镇与兰新铁路接轨，向东北行，途经高台、金塔，止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建国营（蒙语称赛汗桃来），全长 332 公里，其中甘肃境内 205 公里。此支线为军事专用线，主要担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运输任务。全线共设 22 个车站。

(二) **四〇四支线** 自兰新线低窝铺车站出岔，至四〇四机械厂，正线长 16 公里，岔线长 31 公里，共 47 公里，设 7 个车站，是一条军事专用线路，主要担负四〇四厂运输任务。

(三) **玉门支线** 自兰新铁路玉门东站西闸口起，向西行，至玉门市区北，全长 31.5 公里，设 5 个车站，是一条工业专用线路，主要运输玉门油矿油品。

(四) **嘉镜支线** 由嘉峪关北站起，止于镜铁山南站（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乡境内），全长 78 公里。为酒泉钢铁公司矿石运输专用支线。1958 年 8 月开始修筑，1966 年 10 月铺轨完成，1969 年 10 月正式交付使用。

(五) **窑街支线** 自兰青铁路海石湾车站（地属兰州市红古区）分轨，沿大通河河谷向北延伸，止于三九二工厂所在地淌沟（地属永登县连城镇），全长 40.8 公里。原为窑街矿务局运煤专用线，于 1960 年 6 月建成使用，长 16.7 公里；1966 年为配合三九二工厂建设，延长至淌沟，现为一级工业企业专用线。

(六) **刘家峡支线** 自兰青铁路八盘峡车站（地属兰州市西固区）起，至于永靖县刘家峡镇坝头工业站，全长 51 公里，为二级工业专用线路。

(七) **红会支线** 原称白宝支线，起自白银市狄家台车站北，与包兰铁路接轨，止于靖远矿务局红会煤矿（地属白银市平川共和乡），全长 114 公里。共设 20 个车站，其中白银车站和长征车站为三级站，其余为四级站和五级站。

(八) **王家山支线** 起自红会支队长征车站西闸口，止于王家山矿区，全长 45 公里，为靖远矿务局王家山煤矿运煤专用线路。设车站 4 个。

第三节 桥 梁

一、黄河桥梁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横贯甘肃，是阻碍东西交通的天堑。为了沟通东西交通，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上大量造桥，至1990年，甘肃境内的黄河段已建各式桥梁24座，其中兰州市境内有15座。

（一）兰州黄河铁桥 今称“中山桥”，在兰州市区白塔山下黄河上。清光绪33年（1907年）开始兴建，宣统元年（1909年）建成。长250米，宽8米，桥面盖加厚钢板，上铺木板；桥两边有护栏，高1.3米；4墩5孔。

该桥由德国商人承包修建，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工均为中国人。造价和工价白银16.5万两，运料价白银15.57万两，合计32.07万两，由中方支付；建桥材料全部由德商提供。保固期80年。此桥建成后，便利了西北交通，在桥头立《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石碑，记其事。时人曾将其与郑州黄河铁桥、济南黄河铁桥并称为“黄河三大铁桥”。民国31年（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桥。

（二）七里河黄河公路大桥 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北，是兰州市城区通往安宁区的重要桥梁之一，也是省城连结中川机场和河西各地的重要桥梁。1956年至1958年修建，为钢筋混凝土双悬臂桥梁，重力式混凝土墩台。设7孔，中间5孔孔跨40米，两个边孔孔跨30米，长276.1米；桥面宽18.4米。载重：汽车13吨，履带车60吨。此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兰州市区修建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公路桥梁，也是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跨度公路桥梁，至今已40年，仍坚固如初。

（三）西固黄河公路大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北，桥北为安宁区沙井驿。此桥是兰州市区西部连结黄河两岸、迂回甘新公路、中川机场的重要通道。1971年至1974年修建。13孔，中间3孔孔跨32.3米，为钢桁梁结构；两边各5孔，孔跨20米，为钢筋混凝土简支梁。两端桥台和中间12个桥墩，均为重力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长340.2米；桥面宽10米。载重：汽车18吨，履带车80吨。

(四) **兰州东部黄河公路大桥** 位于兰州市中山铁桥以东 1.6 公里处, 桥南为儿童公园和闹市区, 桥北为大沙坪和盐场堡, 是连结市区东部黄河两岸的重要通道, “109” 国道从此通过。1977 年至 1979 年修建, 为预应力薄臂箱型钢筋混凝土连续梁桥, 设 5 孔, 中间 3 孔孔跨 70 米, 两个边孔孔跨 47 米。长 304 米, 桥面总宽 21 米, 净空高度 4.5 米。下部设 4 墩 2 台, 为钢筋混凝土实体墩台。此桥设计先进, 建筑标准较高, 样式新颖, 是兰州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有 4 个车道, 日通过各类汽车 2 万辆。载重: 汽车 20 吨, 履带车 100 吨。

(五) **新城东铁路公路两用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新城乡, 是甘肃机械厂的专用桥梁。建于 1959 年, 为下承式钢架钢板梁桥, 重力式混凝土墩台, 设 5 孔, 其中 2 孔孔跨 67.2 米, 3 孔孔跨 32.8 米, 长 232.6 米; 桥面宽 7 米, 既可通汽车, 又可通火车。载重: 汽车 18 吨, 履带车 60 吨。

(六) **新城黄河公路大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新城乡, 为 “312” 国道 (兰新公路) 横跨黄河的大桥。建于 1958 年至 1959 年, 为装配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拱桥, 重力式钢筋混凝土墩台。6 孔, 其中 5 孔孔跨 33 米, 1 孔孔跨 62.4 米, 长 246.3 米。桥面宽 10 米。载重: 汽车 13 吨, 履带车 60 吨。

(七) **柴家台黄河吊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柴家台村, 桥南为岸门村。1970 年修建, 为单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 136 米, 两边边跨 20 米, 全长 210 米。桥面宽 3.5 米, 可通行小型汽车和拖拉机。

(八) **河口南黄河铁路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河口乡, 是兰新铁路的重要桥梁。1954 年至 1955 年修建。此桥是建国后国家在我省修建的第一座黄河铁路桥梁, 由我国科技工作者首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大型铁路桥梁。为上承式钢板梁组合桥, 钢筋混凝土圆端型墩台。设 9 孔, 其中 7 孔孔跨 32 米, 2 孔孔跨 24 米, 长 278.4 米。

(九) **八盘峡黄河吊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 是八盘峡水电站的专用桥梁, 1983 年修建。为加劲梁钢桁架单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 174 米, 引桥 53 米, 全长 271.5 米。桥面宽 6 米。载重: 汽车 15 吨。

(十) **达川黄河铁路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东, 是兰青铁路的重要桥梁。1974 年至 1975 年修建。为下承式栓焊钢连续桁梁和预应力钢筋单混凝土梁组合桥, 钢筋混凝土圆端型墩台。设 27 孔, 其中 2 孔孔跨 64 米, 15 孔

孔跨 31.7 米, 10 孔孔跨 23.8 米, 全长 877.5 米。

(十一) **青白石黄河吊桥** 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乡杨家湾村, 东距包兰铁路黄河大桥 250 米, 是兰州市东部地区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单链柔式钢索桥, 主跨长 180 米, 引桥长 113.5 米, 全长 293.5 米; 南北两岸引道共长 643 米。索塔高 17.5 米。桥面净宽 6.7 米, 为单车道。1985 年至 1987 年修建。载重: 汽车 15 吨。

(十二) **东岗黄河铁路桥** 位于兰州市东岗镇东, 是包兰铁路的重要桥梁, 1954 年至 1956 年修建。为大跨度钢筋混凝土拱桥, 设 5 孔, 其中 3 孔孔跨 53 米。2 孔孔跨 10 米, 主桥长 166.7 米, 全长 221.1 米, 高 43 米。此桥是黄河最大跨度的铁路拱桥。

(十三) **桑园峡黄河吊桥** 位于榆中县来紫堡乡桑园峡。1980 年修建, 为单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长 128 米, 加引桥全长 224 米, 载重: 汽车 10 吨。

(十四) **什川黄河吊桥** 位于皋兰县什川乡西。1969 年至 1971 年修建, 单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长 165 米, 引桥 2 孔, 孔跨 20 米, 全长 270 米; 两边引道长 258 米。桥面宽 7 米。索塔高 15 米。载重: 汽车 8 吨。

(十五) **青城黄河吊桥** 位于榆中县青城乡。1986 年至 1987 年修建, 为双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 180 米, 引桥分为 4 孔, 孔跨 16 米, 全长 323.9 米, 两边引道共长 220.5 米。索塔为龙门架, 高 18 米。下部是 20 个钢筋混凝土桩。载重: 汽车 20 吨。

(十六) **平滩堡黄河吊桥** 位于靖远县平堡乡, 是当地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通道, 有县乡公路直通白银市和靖远县城。1969 年至 1970 年修建, 1982 年和 1987 年两次维修。为单链柔式钢索吊桥, 主跨长 133 米; 南岸引桥 3 孔, 孔跨 17 米; 引道长 34 米, 全长 218 米。索塔高 15.6 米。桥面净宽 5.6 米, 单行道。此桥是我省修建的第一座大型吊桥。载重: 汽车 15 吨, 履带车 60 吨。

(十七) **靖远黄河铁路公路两用桥** 位于该县城西, “109” 国道和红会铁路支线由此通过。共 7 孔, 其中 1 孔孔跨 32 米, 3 孔孔跨 64 米, 3 孔孔跨 31.7 米, 全长 350.3 米。设两个岸墩和 6 个桥墩, 均系钢筋混凝土结构, 高 9 米。1972 年 4 月铁路桥通车, 1973 年元月公路桥通车。公路载重: 汽车 15 吨, 履带车 60 吨。

(十八) **焦家川黄河公路桥** 位于永靖县盐锅峡镇焦家川村, 是 “309” 国

道（宜兰公路）的重要桥梁。1973年至1975年修建，为预应力钢筋混凝土“T”型简支梁桥，重力式钢筋混凝土墩台。设8孔，孔跨33米，全长269.4米；桥面净宽9.5米。载重：汽车15吨，履带车80吨。

（十九）盐锅峡黄河铁路桥 位于永靖县盐锅峡镇西南侧，是刘家峡铁路支线的重要桥梁。1958年修建，为板梁桥，钢筋混凝土墩台，长255.2米。

（二十）下川黄河铁路桥 位于永靖县刘家峡乡下川村，是刘家峡铁路支线的重要桥梁。1964年至1965年修建，为钢板桥梁，钢筋混凝土墩台，长253.3米。

（二十一）小川黄河公路桥 位于永靖县刘家峡镇南，是“213”国道的重要桥梁。1958年至1959年修建，为上承式钢筋混凝土空腹双肋拱桥，重力式混凝土墩台。单孔，长85.6米；桥面净宽8.5米。载重：汽车18吨，履带车80吨。

（二十二）大河家黄河公路桥 位于积石山县大河家乡北，是省道“309”公路通往青海的重要桥梁。为后张预应力钢筋混凝土“T”型桥梁，重力式箱型混凝土墩台。设3孔，中间1孔孔跨90米，两边2孔孔跨35.6米，全长161.2米；净宽9米。1986年至1988年修建。载重：汽车20吨，履带车100吨。

（二十三）玛曲黄河公路桥 位于该县城南5公里处，是甘“313”公路的重要桥梁，建于1976年至1979年间，为钢筋混凝土悬链线箱型肋拱桥，重力式钢筋混凝土墩台。设3孔，孔跨70米，全长280米；桥面宽7.5米，总高度31.9米。载重：汽车15吨，履带车80吨。

（二十四）齐哈马吊桥 位于玛曲县齐哈马乡西北，是黄河进入我省后在最上游修建的一座桥梁。为双链柔式钢索吊桥，主跨190米，长195.6米，桥面宽4.5米，索塔高19米。1985年修建。载重：汽车15吨。

二、其它河流大中型公路桥梁

甘肃省内泾河、渭河、洮河、白龙江、黑河等河流上的大中型桥梁，绝大部分坐落在国道、省道所经河段上，是本省公路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择其重要者列表于下：

其它河流大中型公路桥梁简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汭河桥	泾 川 西	312 国道	147.70	汽车 15, 履带 80	1971
泾河柳湖桥	平 凉 西 北	312 国道	214.4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7
泾河八里桥	平 凉 西	312 国道	119.00		1938
狗娃河桥	静 宁 西	312 国道	76.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0
关兴沟桥	定西堡子坪	312 国道	214.00		
关川河桥	定 西 岷 口	312 国道	93.60.		1983
柳沟河桥	兰 州 东	312 国道	65.32	汽车 15, 拖挂 80	1977
金强河桥	天 祝 西 北	312 国道	149.8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0
杨家坝桥	武 威 市	312 国道	177.7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东黑河桥	张 掖 西 北	312 国道	100.76		1965
西黑河桥	张 掖 西 北	312 国道	100.00		
大沙河桥	临 泽 东	312 国道	134.00		
马营河桥	酒 泉 东 南	312 国道	163.5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1
茅庵河桥	酒 泉 东	312 国道	121.50	汽车 16, 履带 60	1972
北大河桥	酒 泉 西 北	312 国道	207.20	汽车 13, 拖挂 60	1955
红柳河桥	甘 新 交 界	312 国道	132.90		
唐家台沙沟桥	靖 远 东 北	109 国道	164.00		1990
石板沟桥	靖 远 西 北	109 国道	101.62		1988
庄浪沟桥	兰 州 西	109 国道	105.08	汽车 20, 履带 60	1979
大通河桥	海 石 湾	109 国道	65.71	汽车 15, 拖挂 60	1972
二十里沟口桥	环 县 北	211 国道	108.70	汽车 20, 履带 75	1978
十五里沟桥	环 县 北	211 国道	116.50	汽车 20, 履带 100	1972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西河桥	庆 阳 西	211 国道	105.5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2
东河桥	庆 阳 东 南	211 国道	147.61	汽车 20, 拖挂 100	1990
马莲河桥	宁 县 北	211 国道	110.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56
黑河桥	泾 川 南	211 国道	142.73	汽车 15, 拖挂 80	1980
岷江桥	宕昌临江铺	211 国道	70.58	汽车 13, 拖挂 60	1965
角弓河桥	武 都 西 北	211 国道	113.10	汽车 13, 履带 60	1965
白龙江桥	文县羊二坝	211 国道	128.00	汽车 13, 履带 60	1965
白龙江桥	文县关头坝	211 国道	213.11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白龙江桥	文 县 碧 口	211 国道	154.00	汽车 13, 履带 60	1970
洮河桥	碌 曲 西	213 国道	50.50	汽车 13, 履带 60	1965
党河桥	敦 煌 西	215 国道	100.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81
湟水河桥	西 固 西	309 国道	208.72	汽车 13, 拖挂 60	1979
宛川河桥	榆中金崖乡	309 国道	189.50	汽车 13, 履带 60	1976
甘沟桥	会 宁 北	309 国道	55.2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7
三岔河桥	镇 原 北	309 国道	62.45	汽车 13, 拖挂 60	1977
方山桥	镇 原 北	309 国道	78.45	汽车 13, 拖挂 60	1979
马莲河桥	合水板桥乡	309 国道	170.50	汽车 20, 履带 80	1977
藉河桥	秦城五里铺	310 国道	180.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50
渭河桥	渭源三合口	316 国道	107.00	汽车 15, 履带 80	1974
渭河桥	陇西二十里铺	316 国道	389.4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0
渭河桥	陇 西 东 铺	316 国道	218.58	汽车 13, 拖挂 60	1968
渭河广济桥	武 山 北	316 国道	244.04		1991
渭河桥	武 山 北	316 国道	115.02	汽车 13, 拖挂 60	1966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藉河桥	秦城天水郡	316 国道	164.00	汽车 13, 履带 60	1951
麻沿河桥	徽 县 西 北	316 国道	53.36	汽车 10, 履带 30	1950
洛河桥	徽县江洛镇	316 国道	107.80	汽车 13, 履带 30	1967
永宁河桥	徽县永宁镇	316 国道	155.44	汽车 10, 拖挂 30	1945
西河桥	庆 阳 南	202 国道	105.5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2
泾河长庆桥	泾 川 东	202 省道	257.44	汽车 13, 拖挂 50	1960
达溪河桥	灵 台 南	202 省道	124.56	汽车 13, 拖挂 50	1965
石堡河桥	平凉姬家庄	203 省道	145.20		1974
小庄桥	华 亭 东	203 省道	105.6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7
李家庄桥	华 亭 东	203 省道	145.2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4
神裕河桥	华 亭 东 南	203 省道	125.61	汽车 18, 拖挂 80	1962
山寨河桥	华 亭 北	204 省道	104.5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4
北河桥	华 亭 北	204 省道	110.88	汽车 15, 拖挂 80	1982
东河桥	成 县 东	205 省道	195.54	汽车 13, 拖挂 60	1959
抛沙河桥	成 县 西	205 省道	125.52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5
犀牛江桥	成 县 毛 坝	205 省道	12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8
寺嘴子桥	秦 安 北	207 省道	80.6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1
葫芦河桥	秦安叶堡	207 省道	108.00		1945
杨家河桥	秦 安 北	207 省道	100.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9
葫芦河桥	秦 安 南	207 省道	142.6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渭河桥	北道南河川	207 省道	236.26	汽车 13, 拖挂 60	1970
渭河桥	武山洛门镇	208 省道	264.0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7
江口桥	礼 县 南	208 省道	107.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6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茨坝桥	礼 县	208 省道	187.50	汽车 20, 履带 100	1987
洪水河桥	武 威 北	211 省道	91.04	汽车 15, 拖挂 80	1973
黑河南大桥	张 掖 西	213 省道	377.53	汽车 15, 拖挂 80	1977
梨园河桥	临 泽 南	213 省道	53.12	汽车 15, 拖挂 80	1972
临水河桥	酒 泉 东 北	214 省道	103.6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6
茹河桥	镇 原 南	303 省道	115.95	汽车 15, 拖挂 80	1968
眉岷泾河桥	平 凉 东	303 省道	310.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9
南河桥	华 亭 南	304 省道	143.95	汽车 13, 拖挂 60	1977
葫芦河桥	秦 安 西	304 省道	254.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3
散渡河桥	甘 谷 北	304 省道	86.62	汽车 15, 拖挂 80	1981
渭河桥	甘 谷 北	304 省道	211.27	汽车 13, 拖挂 60	1975
渭河桥	北 道 市 区	305 省道	378.47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5
燕子河桥	礼 县 北	306 省道	175.5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9
洮河桥	岷 县 北	306 省道	205.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4
洮河野狐桥	岷 县 西	306 省道	98.4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0
洮河桥	卓 尼 东 南	306 省道	175.00		1971
大水头桥	平 川 区	308 省道	135.96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4
洮河桥	临 洮 康 家 崖	309 省道	123.47	汽车 13, 拖挂 60	1965
广通河桥	和 政 东 北	309 省道	103.50	汽车 13, 履带 60	1965
牛津河桥	临 夏 东	309 省道	105.00	汽车 13, 履带 60	1968
大夏河桥	临 夏 市 东	309 省道	165.04	汽车 20, 履带 80	1990
洮河桥	临 洮 西	311 省道	188.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5
三岔河桥	临 洮 西	311 省道	147.8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5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沙川白龙江桥	舟 曲 西	313 省道	88.6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0
愁班白龙江桥	舟 曲 西	313 省道	96.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4
庄浪河桥	永 登 西	永窑公路	140.72	汽车 13, 拖挂 60	1972
庄浪河桥	永 登 南	龙七公路	101.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9
环江桥	庆阳柳树沟	柳儒公路	160.0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75
环江桥	庆 阳 西 北	县乡公路	160.00		1975
马莲河桥	庆 阳 东	县乡公路	84.50	汽车 10, 拖挂 50	1965
龙隐寺桥	平 凉 西	崆峒公路	101.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85
崆峒桥	平 凉 西	崆峒公路	110.82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6
八里铺泾河桥	平凉市东	县乡公路	245.6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7
王母宫泾河桥	泾 川 北	泾镇公路	265.50	汽车 10, 履带 50	1969
汭河桥	崇 信 北	白崇公路	146.64	汽车 13, 拖挂 80	1974
梁原桥	灵 台 西	县乡公路	145.8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2
雷家河桥	灵 台 东	县乡公路	138.0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4
策底河桥	华 亭 北	县乡公路	101.18	汽车 15, 拖挂 80	1979
北河桥	华 亭 北	县乡公路	110.88	汽车 15, 拖挂 80	1982
北河桥	庄 浪 北	隆庄公路	127.2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2
葫芦河桥	静宁威戎乡	静秦公路	101.00	汽车 10, 履带 50	1969
仁大河桥	静 宁 南	县乡公路	100.9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5
李店河桥	静 宁 南	县乡公路	127.64	汽车 15, 拖挂 80	1986
藉河桥	秦城区关子乡	县乡公路	89.78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渭河桥	北道渭南镇	县乡公路	219.5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9
渭河吊桥	北道新阳镇	县乡公路	113.00	可通汽车	1965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渭河桥	北道三阳川	县乡公路	219.50	汽车 15, 拖挂 80	
牛头河桥	北 道 东	北社公路	238.8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5
渭河吊桥	北道东岔乡	县乡公路	146.86	可通汽车	1984
牛头河桥	清 水 北	张清公路	169.8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3
牛头河桥	清水红堡乡	县乡公路	104.6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5
渭河桥	甘谷盘安镇	县乡公路	264.0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7
渭河桥	武山洛门镇	县乡公路	264.0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7
渭河桥	武山鸳鸯镇	县乡公路	124.0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9
沙河桥	武山鸳鸯镇	武漳公路	252.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2
盐关河桥	礼 县 东	祁西公路	226.8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8
雷坝桥	礼 县 南	县乡公路	228.2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3
峡口桥	西 和 北	祁西公路	114.5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9
南河桥	成 县 南	县乡公路	100.06	汽车 13, 拖挂 60	1975
东河桥	成县水泉乡	县乡公路	103.0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0
伏镇桥	徽 县 西	支伏公路	122.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75
嘉陵江桥	徽县站儿巷	两广公路	82.6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75
嘉陵江吊桥	徽县谈家庄	县乡公路	152.48	可通汽车	1983
嘉陵江吊桥	徽县虞关乡	县乡公路	123.03	可通汽车	1983
嘉陵江吊桥	两 当 中 滩	县乡公路	126.03	可通汽车	1984
白龙江桥	武都沙湾乡	沙杨公路	107.4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7
王公桥桥	定西宋家沟	定会公路	70.50	汽车 10, 拖挂 80	1983
关川河桥	会宁头寨子	郭 公路	76.00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平川黑河桥	临 泽 北	临平公路	243.00	汽车 10, 拖挂 50	1976

续 表

桥 名	地 点	所在道路	长度(米)	载重(吨)	修建年代
板桥黑河桥	临 泽 北	县乡公路	228.60	汽车 10, 拖挂 50	1978
六坝黑河桥	高 台 北	张罗公路	230.00	汽车 10, 拖挂 50	1975
罗城黑河桥	高 台 西 北	张罗公路	206.00	汽车 10, 拖挂 50	1976
鼎新黑河桥	金 塔 东 北	双菱公路	336.1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5
三塘坝桥	金 塔 西 北	金梧公路	111.4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5
北大河桥	酒 泉 北	酒怀公路	206.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9
中梁河桥	酒 泉 东	酒黄公路	120.00	汽车 13, 拖挂 60	1987
广通河桥	广河石那奴	三蒿公路	117.8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5
广通河桥	广 河 北	县乡公路	103.50	汽车 13, 拖挂 60	1965
银河桥	积石山县东	县乡公路	106.10	汽车 15, 拖挂 80	1982
洮河桥	东 乡 县 东	锁达公路	115.70	汽车 15, 拖挂 80	1978
临水河桥	永 靖 西	刘百公路	145.0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6
湟水河桥	永 靖 北	马陈公路	144.54	汽车 20, 拖挂 100	1988
洮河洮砚桥	卓 尼 东 北	东新公路	96.47	汽车 13, 拖挂 60	1972
两河口白龙江桥	舟 曲 东 南	县乡公路	54.50	汽车 13, 拖挂 60	1983

第四节 航 空

甘肃民用航空运输始于1931年,在兰州、酒泉两地设立航空站,主要承担中外合资航空公司开辟的重庆至兰州、酒泉、乌鲁木齐的民用航空运输任务,1949年甘肃解放前夕已停航。当年10月,苏联政府派遣民用航空空运团,以酒泉为基地,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新疆空运军队和物资。1952年7月,西北军区在兰州、酒泉成立航空站。1955年民航兰州管理局成立,之后在省内开通了兰州—嘉峪关—敦煌、兰州—庆阳两条航线(兰州—庆阳航线于90年

代初停航)。1958年,兰州航空站由过路站改为基地站。到1976年,已先后开通15条航线,每周由兰州飞往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郑州、乌鲁木齐等16个大中城市;北京、上海、成都的过境航班,也飞经兰州。

第五节 邮电通信

甘肃邮电通信始于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由西安经平凉、固原、兰州至肃州(酒泉)的电报线路架通,沿途各地电报局陆续开设,这是甘肃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为实施行政管理和统一调度,在兰州市箭道巷成立“兰州电报总局”,管理全省电政,并经营电报业务。甘肃最早的电话营业始于清末,主要用于军事、政治;民用电话于民国7年开业。甘肃的邮政原由陕西管理,民国3年,根据北京政府交通部的指令,甘肃成为独立邮区,设立“甘肃邮务管理局”,直属交通部领导。民国20年11月改为“甘肃邮政管理局”,管辖范围为甘宁青三省。在旧中国,甘肃邮电发展极为缓慢,经历了步班邮路、蓄力班邮路、黄河皮筏运邮等阶段,1949年大部分路段仍是自行车摩托车运邮;电报电话线路因工程费用大、经费困难,设施简陋,通讯质量很低。

新中国成立后,邮电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52年4月,邮电合一,甘肃邮电管理局成立。1955年,电报通信有了电传机,基本形成省一地一县电报通信网;70年代后,电报通信技术发展迅速。1974年,兰州首次装备中文电报译码机,代替了人工译电;1976年兰州装置传真机,至1985年,全省县以上城市基本实现电传化;90年代后,县以上电报通信进入了全国自动转报网。

进入80年代后,邮政和电信事业快速发展。兰州市邮政通信枢纽建成,全省邮政水平大大提高。1984年9月,兰州开办长途自动电话。1987年12月,引进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F—150数字程控长途电话自动交换机投产,兰州市部分用户实现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自动直拨。此后,全省各地、市、州局先后安装程控长途电话交换机,县局也进行了自动化改制,全省县以上城市实现了长途交话自动化。不久,全省即实现邮电“三化”:全省地州市电话交换程控化,省、地电信传输数字化,县市电话交换自动化。随着西兰乌光缆、京呼银兰光缆的开通,甘肃已形成光缆、微波、卫星各种通信手段并存,互为补充,相互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通信网。

第六章 军事重镇和要地

第一节 兰州市

中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城市，甘肃省省会，驻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等军事指挥机关。位于甘肃省中部，现辖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5区和榆中、皋兰、永登3县。总面积13806平方公里，人口261.61万，其中市区面积1632平方公里，人口157万。

兰州位于黄河南岸，地势险要。地方史志说：“皋兰峙其南，黄河经其北”，“依山带河，扼东西交通咽喉”，具有“控制强敌，捍御秦雍，联络河西，襟带万里”的重要战略地位。金代词人邓千江曾有“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之句，自古就是“保障西陲”的军事重镇，历代都是驻军设防的要地。

兰州地区设防，始于秦汉。秦始皇斥逐匈奴后，所筑“万里长城”即经过兰州，并在今西固区地段筑金城障，以为金城尉驻所，指挥秦军防守塞垣；西汉时，又在其地置金城县，其故址在今西固城北。《汉书·地理志》金城县条注：“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臣（薛）瓚曰：‘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金城汤池。’师古曰：‘瓚说是也。’”西汉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后将军赵充国征西羌，都从金城地域泅渡黄河进军。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置金城郡，郡名之所以称“金城”者，当谓初置郡时，郡治即设于金城，而后才移治于允吾县城。所以，兰州又称金城。

前凉时，徙金城郡于今城关区地段，并筑城为治。隋开皇元年（581年）立兰州，置总管府。隋末，薛举据金城，称西秦霸王，实行武装割据。唐武德二年（619年）讨平薛举，复置兰州；武德八年置兰州都督府；玄宗时，陇右节度使所辖榆林军，即驻防此城。五代后期至北宋初为西夏统治。元丰四年（1081年），宋将李宪进占兰州，置熙河兰会路，加筑新城，以为治所。金、元、明、清仍立兰州。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移驻兰州，兰州成为

甘肃省省会。雍正三年（1738年）加置兰州府。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清王朝统治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民国30年（1941年）设兰州市。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兰州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抗战胜利后，在兰州先后置西北行营、西北行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仍是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

兰州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以炼油、化工、机械、冶金等工业为主，兼有毛纺、制革、制药、塑料、电力、煤炭、建材等工业。兰州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有陇海、兰新、包兰、兰青铁路在此交会，312、109、309三条国道穿境而过，212、213两条国道从此起始，数条省道也以此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市区内黄河上已建成各种桥梁十余座，铁路、公路网络已经形成，交通四通八达。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值已达169.5亿元，人均产值6800余元，地方财政收入9亿元。全市拥有各种汽车2.55万辆，其中货车1.5万辆；有医院119家，其中大型医院近10家，共有床位1万多张，医护人员2万余人。工农业各类产品丰富，供应充足，综合军事潜力雄厚。

第二节 天水市

甘肃省第二大城市，位于甘肃省东部，渭河上游南岸。现辖秦城、北道二区，市政府驻秦城，并驻军分区。现有人口103.59万，其中城镇人口23万。秦城为历代州、郡、县治所，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旧志说：天水位居“关陇交通要道，依山带水，山川险峻，东扼陇坻，西应河湟”，被古人视为“关西屏障、陇右锁钥”，“关陇有事，天水势所必争”。

秦城历史悠久，春秋时即在境内设立邽县。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国“伐邽冀戎，初县之”。《史记》中华书局版本引应劭语注：上邽县“即邽戎邑也”。《元和郡县图志》秦州条云：“（秦）武公伐邽戎，灭而县之”；上邽条又云：“本邽戎地，秦伐邽戎而置县焉”。邽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二县之一，西汉改为上邽县，其城也是陇右地区最早修筑的城堡之一，遗址在今马跑泉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末，王莽变乱，隗嚣乘机割据陇右，在今秦城筑城为都。汉光武平定隗嚣，移上邽县来治。曹魏黄初元年（220年）置秦州，加筑此城以为治所。

西晋时，又移汉阳郡来治，不久改为天水郡，秦城称天水自此始。十六国时战乱频繁，但秦州、天水郡、上邽县建置不断。北魏时，为避道武帝拓拔珪讳，改上邽县为上封县，旋废县为镇。隋开皇初废天水郡，留秦州，仍改上邽县。隋末，薛举割据陇右，曾一度以秦州为都。唐代仍为秦州、上邽县治；天宝初置雄武军于秦州；咸通四年（863年）改置天雄军，五代因之。北宋初置秦州，为秦凤路首府，并移成纪县来治；开禧中置雄武军。金置凤翔路于秦州，元光二年（1223年）升为节镇，军曰“镇远”。元废军裁县，只立秦州，明因之。清雍正七年（1729年）定秦州为直隶州。民国2年（1913年）废州，改置天水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秦城成为“五城相连，前后呼应”，东西长8公里。五城为大城、东城、中城、西城、伏羲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市政建设的大发展，城墙被逐步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水市迎来了经济建设的新时代。经40年发展，天水已成为甘肃现代工业基地之一，轻纺、机械、电子、电器、食品、冶金、建材、化工、造纸等工业，都已达到相当规模。1990年，秦城、北道二区社会生产总值为23.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1.7亿元；生产粮食27万吨，油料1万吨；地方财政收入8588万元。陇海铁路、316国道穿境而过，310国道、207省道、305省道以此为终点站，306省道为起始站，县乡公路遍布全市，各种汽车已达6000辆，交通比较便利。卫生医疗机构280多个，其中较大医院4家，拥有病床2000张。工农业产品丰富，供应充足，综合经济实力较强。

第三节 武威市

河西走廊东部军事要地，武威地区首府，并驻军分区。东南距省会兰州市274公里。现有人口8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0.57万人。

武威古称凉州，又称姑臧，古时有“四凉古都，河西都会”之称；又有“设一线通西域，控五郡之咽喉”之说。南峙祁连，北控朔漠，东蔽兰会，西应肃甘，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发生过十多次较大的战役、战斗。境域地势平坦，有河西最大沃野，人口众多，兵员充足，物资丰富，自古为“用武之会要，雄边之保障”。自民国以来，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有“银武

威”、“塞北江南”之美称。境内文物古迹较多，1986年国务院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据史书记载，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河西，取盖臧城，后置姑臧县，盖臧城即在今武威市区西北2公里处。《后汉书·窦融传》李贤引《西河旧事》语注：“凉州城，昔匈奴故盖臧城，后人音讹名姑臧也。”西汉置武威郡，以盖臧城为治；东汉初，在今城区筑新城，移武威郡、姑臧县来治。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置凉州，又以此城为州治，姑臧城始称凉州城，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西晋因之。东晋十六国时，相继成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都城；州、郡、县治仍旧。北魏置凉州镇，常驻大将军、都督镇守，是其统治河西的军事支柱。北周改置凉州总管府。隋开皇初废郡，仍为凉州。隋末为李轨所据，建立大凉国，为国都。唐武德二年（619年）灭李轨，置凉州总管府，总管军政；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初为中都督，后改大都督，督凉、甘、肃、沙、瓜、伊、西7州军政。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次年又置河西道，均以此为治。广德二年（764年）陷吐蕃。此后，凉州先后为吐蕃、唃廝囉、六谷等部所据。公元1006年，西夏占领凉州，置西凉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西凉州，隶永昌路。明置凉州卫，清初因之；雍正二年（1724年）撤卫，置凉州府及武威县。入民国，废府，县仍旧，民国16年（1927年）置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此。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俱兴，武威面貌已非昔日可比。兰新铁路、干武铁路在此会合，312国道、211省道交叉通过，并与多条县乡公路相连，交通便利，军事地位更显重要。据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值为12.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3亿元；生产粮食39万吨、油料1.6万吨，地方财政收入6100万元。主要工业有轻纺、食品、电力、制糖、化工、农机、化肥、五金、制革、酿酒等。拥有各类汽车近千辆。有中型医院4所，城乡医院、卫生院66所，床位近千张。全市经济繁荣，物资供应充足，人民生活安定，综合经济实力较强。

第四节 张掖市

张掖地区首府，并驻军分区。现有人口42.99万，其中城镇人口7.9万

余人。

张掖古称甘州，因西南之甘峻山为名。“张掖”之名始于西汉，源出于汉武帝“张中国之掖，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思想。《汉书》应劭注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张掖城位踞河西走廊中部，扼东西交通咽喉，自古为用兵之地。祁连山耸立于南，龙首山屏障于北，黑河流贯于中，境域为河西最大沃野之一，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历史上就是出兵、出粮的地方。唐代诗人陈子昂游历河西时曾说：“河西之命，系于甘州”，“观甘州之山川，诚河西咽喉之地。”

据史家考证，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置张掖郡，为河西四郡之一，初治张掖县城（故址在今武威市东南），后移治于觿得县城（故址在今张掖市西北17.5公里处，古城遗址今存），辖领河西走廊中部10县。十六国时，一度为北凉都城。西魏改张掖郡为西凉州，恭帝元年（554年）改称甘州。隋代，因原城受流沙侵袭，遂建新城于今张掖城区。

据史书及地方志记载：隋炀帝时，裴矩任西域大使，在张掖主管西域互市，督修新城，移张掖郡、张掖县来治。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张掖，在此设宴招待西域27国使者。唐武德二年（619年）改张掖郡为甘州；景云元年（710年）驻河西节度副使。“安史之乱”后没于吐蕃。五代、北宋时为甘州回纥所据，可汗设牙帐于此城。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为西夏夺占，设宣化府并置镇夷郡，驻甘肃军司。宝庆元年（1225年），甘州城为蒙古军夺占；元初设甘州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置甘肃行省，以此城为行省首府，并一度置甘肃行枢密院，甘州城成为元王朝统治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明代仍为军事重镇，设甘州五卫，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甘肃巡抚、甘肃镇总兵，均以此城为治所。清初仍沿明制；顺治七年（1650年）开始裁撤卫所，雍正三年（1725年）裁撤甘肃行都司；设甘州府，领张掖、山丹2县；升甘肃镇总兵为甘州提督，驻提督署及参将署、守备署、游击署、都司署，以终清世。民国时只置张掖县。

隋代修筑的张掖城规模较大，后经唐、西夏、元诸代补筑、展筑，规模更加扩大，“周长九里三”；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都督宋晟主持扩建，“周长十二里五”，呈正方形，“城垣高三丈二尺，基厚三丈七尺”。明万历二年（1574年）用巨砖加包，使城垣更加雄伟、坚固。四座城门之上各建三层

飞檐挑角城楼，上悬大匾，东题“弱水东流”，南题“祁连南耸”，西题“流沙西被”，北题“长城北环”，极为壮观。城垣四角各修一角楼，四面城墙上共修 24 个哨楼，垛口、望孔、射孔、灯台分布于城墙顶部。主城之外，东、南两面加筑廓城，廓外环绕护城河。

城中央修筑有高大雄伟的钟鼓楼，名“镇远楼”，为战时指挥中心，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重修。此楼为三层飞檐重楼，雄壮巍峨，“甲于三陇”，登楼四望，全城尽收眼底。二楼四面悬有大匾，东题“金城春雨”，南题“祁连积雪”，西题“玉关晓月”，北题“居延古牧”。以镇远楼为中心，向四面展开的四条大街，笔直宽敞，直达四个城门；小街小营，布列有序，遍及全城。城内设有官仓、草场、神机库、军器局、火药坊、演武场等。古城威武雄壮，城高池深，设防严密，军事设施完备。自清末以来，城垣逐渐颓圯，入民国后愈加残破；解放初期更将城垣拆毁。

张掖城位居张掖沃野东部，交通便利，水利充足，物产丰富，素有“金张掖”之称，有诗咏曰：“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1986 年，国务院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新中国成立后，张掖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工业从无到有，化肥、机械、水泥、轻纺、酿酒、地毯、建材等，已初具规模；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品种改良都有很大发展。1990 年，全市社会总产值达到 10.6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 1.6 亿元；生产粮食 26.6 万吨，油料 0.81 万吨；地方财政收入 4670 万元。城市建设发展较快，面貌改变较大。交通比较发达，兰新铁路、312 国道从境内穿过；227 国道、213 省道以本市为起始站，并与多条县乡公路相接。拥有大型汽车 700 多辆，其中货车 600 余辆。全市现有中型医院 2 所，小型医院、医疗所 459 个。综合经济实力较强。

第五节 酒泉市

酒泉地区首府，驻军分区，地近边防，是河西走廊西部军事要地，西距嘉峪关 21 公里，北距长城 15 公里。现有人口 29.70 万，其中城镇人口 6.66 万。

酒泉古称肃州。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骠骑将军霍

去病西征匈奴，夺取河西走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设立酒泉郡，即在今城区修筑城堡，建立治所。关于酒泉的得名，有许多传说，主要的一说是：霍去病西征建立奇功，驻兵酒泉时，汉武帝特遣使送来御酒，犒劳将军。霍将军以为功在全军，他不能独享御酒，但因酒少人多，便把御酒倒入泉中，与全军将士共饮，“酒泉”之名，便由此而来。

酒泉郡是西汉在河西最早设立的郡级政权，下辖9县，郡治与禄福县同治一城；东汉和三国魏沿袭。西晋时改禄福为福禄；前凉、北凉因之。西凉为国都。北魏初改置酒泉军，孝昌中复设酒泉郡并福禄县。北周时撤郡，福禄县改属张掖郡。隋仁寿二年（602年）置肃州，取“肃靖宁边”之意；大业初省州，地入张掖郡。唐武德二年（619年）复置肃州，八年置都督府，贞观元年罢。大历元年（766年）没吐蕃，大中初为张议潮收复，仍立肃州。此后，肃州先后由归义军、回纥、西夏先后统治。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攻占酒泉；元朝置肃州路。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立肃州卫，移民实边，后因“西夷”攻掠，闭嘉峪关而治，酒泉城处于明朝西线前哨。清初因之，雍正三年（1725年）撤卫，置肃州，并设肃州镇总兵官镇守。民国2年（1913年）改肃州为酒泉县。

西汉修筑的酒泉城，到东汉时被地震毁坏。之后，东汉、西晋均进行过补筑和展筑。此后，酒泉城历经战乱，至明初已残破不堪。洪武二十八年，肃州卫指挥使裴成除修补旧城外，又展筑东城，城区扩大一倍，东门楼成为城中心的鼓楼。成化二年（1466年）增筑东关，新旧城与东关合计“周长十里七，墙高二丈五，基厚一丈”。万历二年（1574年）用青砖包砌大城，从而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同治初，肃州回民起义，占据肃州城，抗拒清军，历时9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被左宗棠指挥的清军攻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补修。城内有兵备道署、参将衙门、游击厅、卫指挥使司、兵营、军器局、演武场、草场、大仓、军储仓、筹边仓、军需库等，军事设施比较齐全。

城中心之鼓楼，明时建筑，光绪三十一年重建，三层飞檐，雄伟挺拔，是城防指挥中心；四面悬有巨大匾额，东题“东迎华岳”、南题“南望祁连”、西题“西达伊吾”、北题“北通沙漠”。以鼓楼为中心向四面张开的四条大街，直达四门；数十条小街小巷遍布全城。

酒泉城是河西西部军事重镇，旧志说它“前有雄关，后有甘凉，南控祁连，北锁大漠”，是“河西保障之襟喉，经略西域之重镇”。汉将班超安定西域，唐王朝经营边疆，清代左宗棠平定新疆，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震将军率大军进疆，都以此为前进基地。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值为8.58亿元，生产粮食22.9万吨、油料0.46万吨，地方财政收入3732万元。主要工业门类有针织、造纸、建材、机械、电子、食品等。兰新铁路、312国道从中通过，地方公路也较发达，有大型客货运输汽车500余辆。综合经济实力较强，是甘肃边防的重要基地和后方。

第六节 平凉市

平凉地区首府，并驻军分区。位于六盘山以东，泾水上游河谷地带。现有人口39万，其中城镇人口5万。

平凉自古为陇东军事要地，地扼关陇大道，山川险要，古时有“关陇屏障，甘陕襟喉”之说。旧志云：“关中安危，常系于此城”；“泾渭有警，此城为必争之地”；“实为秦陇之保障，三陇之中坚也”。

“平凉”之名始于十六国前秦。永兴二年（358年），前秦王苻坚欲伐前凉，遂置平凉郡，取“平定凉国”之意，“平凉”之名始见于史册。但起初平凉郡设在固原，在今市区设平凉县，则始于唐朝中期。据旧志记载，唐贞元七年（791年）在此筑城，“城成，置平凉县”。元和四年（809年）以行渭州置于平凉城，废平凉县；中和四年（884年）正式置渭州于此城；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复置平凉县。宋代为渭州治，并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驻所。政和七年（1117年）置平凉军。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置平凉府，元、明、清因之。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存平凉县。

唐贞元间，平凉地区成为抗御吐蕃的前线战略要地，泾原节度使刘昌督军修筑平凉城。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王沿，展筑西城。明洪武六年（1373年），总兵官费聚重修，“周长九里三，高四丈，池深四丈”。清康熙八年（1669年）再度重修，四门外均筑瓮城护卫，城门之上建两层飞檐城楼；城上筑炮台，并用砖砌雉堞。几经扩充，至清末，形成了“五

城相连”的规模：府城居西，北为暖泉城，东为夹河城，再东为东关城，再东为“紫金城”，东西长5公里，南北宽3公里，素有“十里长街”之说。民国时，除府城外，诸城皆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市政建设的大发展，府城也逐渐拆除。

40年来，平凉市的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1990年，生产总值为3.4亿多元，地方财政收入700多万元。现有市辖工业企业25家，年产值2000多万元；乡镇工业企业818家，年产值4000多万元；粮食总产量13万吨。宝中铁路和312国道、203省道过境而过，305省道以本市为终点站，并与多条县乡公路相连，拥有客车、货车近千辆，交通比较便利。有中型医院3所，病床900张。从总体看，人力、物力资源比较雄厚。

第七节 临夏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首府，并驻军分区。位于甘肃省西南部，青藏高原东缘，地近甘青交界地带。现有人口17万，其中城镇人口8.5万。

临夏古称河州，历史上曾为郡、路、府、都司、卫、县治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方史志曾有“北拒黄河，南盘雪岭，东绕洮水，西峙积石”，“中国之咽喉，西陲之藩篱”之说。境内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多民族杂居，市场极盛，经济繁荣，各民族往来交流频繁，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地。

据史书记载，临夏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为枹罕羌牧地，秦始皇时灭枹罕羌侯，在其地置枹罕县，属陇西郡，成为秦王朝经略羌地的前哨阵地。《元和郡县志》枹罕条云：原为“罕羌侯邑”，“秦灭为县，后遂因之”。枹罕县即因枹罕羌而名。西汉沿秦制，仍属陇西郡，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改属金城郡，东汉、三国魏因之。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凉州刺史张轨置晋兴郡，枹罕县改属之。十六国时，前凉首置河州，统辖6郡，州治枹罕城；前凉又置枹罕护军，也以此城为治所。后一度为西秦国都。北魏时为枹罕镇，太和十六年（492年）复置河州，西魏、北周置枹罕县，并立枹罕郡领之。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郡，改立河州，以州统县。唐初仍立河州，并置镇西军，管兵1.1万人。宝应元年（762年）陷入吐蕃，州、县均废。北宋熙宁六年，

宋将王韶收复熙河地区，复置河州、枹罕县；九年（1076年）省县。后被金占，仍置河州、枹罕县。元初设河州路，旋又增设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直属元王朝中央宣政院，为经略河湟、河源、河曲、都甘等地的重要基地。

明洪武三年（1370年）置河州卫，统管河州地区军政；后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领河州、都甘、乌斯藏3卫，为西南部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洪武九年（1376年）行都司裁撤，存河州卫；成化九年（1473年）置河州，与河州卫并存，军民分治。清初沿明制，雍正四年（1726年）撤卫存州。民国2年（1913年）改河州为导河县，民国18年（1929年）更名为临夏县，因濒临大夏河而名，临夏之名始此。

古代在临夏设置的郡、州、县治所，虽数次迁移，但始终在今临夏市大夏河沿岸，元代始在今城区筑城为治。明初加筑，弘治十三年（1500年）重修，“周长九里三分，南北长二里半，东西长二里有奇，墙高五丈，厚三丈，池深二丈，阔三丈”；“四门相对，四座重檐城门楼遥相呼应”，楼上均悬大型匾额，题写楼名，东曰“平秩”，西曰“定羌”，南曰“安远”，北曰“镇边”，“镇边楼”飞檐五间，最为壮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增筑南郭，也建城楼，匾额为“河湟雄镇”。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再度加修，驻河州州署、河州镇总兵署、守备署、城守营署等。光绪三年（1877年）补修，城上建睥睨2249个，更房140间，东西门建有桥亭。经数度加修，城垣坚固，设防严密。民国17年（1928年）马仲英兵变，三围河州，长达数月，国民军依靠坚固的城防奋力抵抗，变兵终未破城。

新中国成立后，临夏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人民团结互助、友爱相处。1990年，社会总产值已超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400余万元。商业繁茂，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货物集散地，年营业额达1亿多元；主要工业有光学仪器、机械、化工、食品、皮革、建材等部类，年产值为3500余万元；农业也有较大发展，年产粮食1.89万吨，已有相当经济实力。

第八节 敦 煌 市

敦煌市古称沙州，位于甘肃西部边陲，地近甘、青、新3省交界地，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敦煌条应劭注曰：“敦，大也；煌，盛也。”《元和郡县志》也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古为西陲重镇，自汉以来，“据两关而守藩篱，雄大漠而扼诸蕃”。敦煌又是古代西部门户，出玉门关可通西域北道，出阳关可通西域南道，古代进出西域的军队、使者、客商，都要在这里落脚休整，补充给养。敦煌又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素有“通西域之前哨，窥西域之耳目”的评说。

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敦煌郡，即筑城设治，下辖敦煌、效谷、龙勒、冥安、渊泉、广至6县；东汉与魏、晋沿袭。前凉置沙州，仍以此城为治，辖敦煌、晋昌、高昌3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后为李暠所建西凉国都。北魏废州郡，改置敦煌镇，孝昌中罢镇，置瓜州。北周复为敦煌郡。隋初置瓜州。唐武德五年（622年）移瓜州于晋昌，在敦煌城置沙州，领敦煌、寿昌2县。建中二年（781年）陷于吐蕃。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起义，建立归义军，以此城为治所，在与中原王朝隔绝的情况下，孤军奋战，驱逐吐蕃势力，收复河西。此后，归义军一直坚持到北宋，到公元1036年，才被西夏军灭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沙州路，5年后设沙州总管府。明永乐三年（1405年）置沙州卫，正统间废卫。

敦煌古城原为汉代修筑，位于党河西岸，西凉、唐代和归义军曾数次加修，历经多次战火洗礼。清初，党河水北冲，圯其城垣；雍正间始在党河东岸今城区修筑新城，“周长三里三分，高一丈九尺，基厚二丈三尺，顶宽一丈”。顶部外护墙为砖筑，“高五尺，内女墙高二尺六”。开东、南、西门，东名“迎恩门”，南名“清远门”，西名“宁塞门”，门外各筑瓮城护卫。主城4角各筑墩台，其上建角楼；四面城墙上设炮台12处，成为甘肃西部的重要军事城堡。此城修筑后，曾立沙州卫，隶安西镇。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撤卫置敦煌县，并驻安西协副将镇守，后改设沙州营参将，统兵防守。同治十年（1871年），陕甘回民军出关，围攻敦煌城，由于城垣坚固，清兵防守严密，回民军围攻长达半年，终未破城；同治十二年（1873年），回民军再围敦煌城，历数月仍未破城。民国时为敦煌县。敦煌的莫高窟世界有名，境内文物古迹较多，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垣全部被撤除。现有人口11.48

万，其中城镇人口为2万。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已有机械、建材、食品、化工、采矿、皮毛等部类企业，年总产值8000多万元；农业年产粮食7.47万吨；旅游和运输业发展较快，拥有客车、货车400辆。1900年社会总产值3.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700多万元。各项经济指数人均占有量居全省中上水平。

第九节 武 都 城

位于甘肃省南部白龙江北岸，地处陇南山区腹地，自古为陇南军事要地，现驻陇南地委、行署、军分区，有人口47.2万，其中城镇人口12.5万。武都古称阶州，地势险要，“千山列嶂，沟壑纵横，抵龙为峙，白龙为堑”。临巴蜀而带成康，控氐羌而御秦雍，旧志称：“四塞险固，足以自守。”甘川通道与白龙江贯穿东西，此城扼其要害，故古时有“巴蜀之襟喉，秦陇之屏蔽”之说。

武都郡县设置始于西汉，其治所在今西和、成县境内，在今地筑城设治，始于北魏。据史地方史志记载：武都地区原为氐羌等民族的聚居地，北魏王朝扫平少数民族的反抗后，于太平真君九年（448年）置武都镇，始在抵龙岗（今称旧城山）筑城为治，寻改为武都郡，辖石门、白水、东平、孔堤等县。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改武都郡为武州，北周复改为武都郡。隋开皇元年废武都郡，再置武州；大业三年（607年）改武州为武都郡，并移将利县来治。唐武德元年（618年）复改为武州。广德二年（764年）没入吐蕃，咸通中恢复。景福元年（892年）改武州为阶州。元至元七年（1270年）移阶州治于柳树城；明洪武元年又移州治于旧城山。洪武四年（1371年）废阶州，改置阶县，移治于山下今城。洪武十年（1377年）复为阶州。清雍正七年（1729年）升阶州为直隶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阶州为武都县。

明初所建武都城为砖包城，但规模狭小，“周长二里，高二丈四尺，池深八尺”；隆庆间建土城于砖城西，“周长八里，高二丈，池深五尺”。光绪五年（1879年）地震城裂，次年重修，“高三丈，宽八尺”，筑敌台2座，修睥睨1169个；光绪九年（1883年）重修。今除东墙被毁外，大部分墙垣仍在。

新中国成立后，仍置武都县和陇南行署。40年来，经济文化建设有了相

当发展,1990年全县社会总产值3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900万元,乡镇企业产值5700万元,农业总产值9700万元,生产粮食9万吨,地方财政收入938万元。

第十节 庆 阳 城

庆阳古称庆州,位据陇东高原交通要冲,地当环江与柔远河会流处。旧志说:其地“襟带两川,拱揖群峰”,“山环水抱,原阜列峙”,“北控胡虏,南扼关辅”,自古为陇东军事要地,高垒深堑,设防严密。范仲淹经略环庆时,曾有“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之词,展现了该城在北宋时争战频繁、悲壮苍凉的情景。

庆阳历史悠久。《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先祖不窋,曾任夏朝农官,“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因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奔戎狄后,即在今庆阳城北侧筑城,以为处所。战国时为义渠戎国郁郅城。《甘肃省志·大事记》卷云:“秦惠文王更元六年(前319年),秦伐义渠之戎,取郁郅,”后置郁郅县,属北地郡,西汉因之。东汉安帝时为东羌攻占,县废。东汉末至北魏,为戎狄所据,不立郡县;北魏及北周以为镇防,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庆州并合水县,大业间改为宏化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置庆州,并置顺化县;六年又置庆州总管府。天宝后,成为唐王朝抗击吐蕃的前线指挥所。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置庆州团练,乾德初为庆州,并置安化县。庆历元年(1041年)置环庆路,成为北宋王朝抗御西夏的前线指挥所。政和七年(1117年)置庆阳军,宣和七年(1125年)改为庆阳府。金初置安国军,旋改安定军,皇统二年置庆阳路总管府。元立庆阳府,裁县。明置庆阳府并安化县,清因之。民国2年(1913年)撤府,改为庆阳县。

庆阳城历代为州、郡、府、县治所,曾驻总管、节度使、副将等军事大员镇守。北魏时在古郁郅城南侧修筑城池,北宋时加筑,明成化、嘉靖间二度展筑,“周长七里许”,“东垣高十三丈,西垣高十一丈,南北垣高九丈,引东西二河水为池”。筑城门4座,东曰“安远”,西曰“平定”,南曰“嘉会”,北曰“德胜”,门上各建城楼,并以月城护卫。城上有敌楼8座,更房巡铺24座,垛口2530个。清代数度补修,今存残垣。

抗战时期，庆阳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曾驻中共陇东地委、陇东行政公署、陇东军分区，并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大门的指挥中心；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国共两党两军的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40 年建设，工农业生产已有较大发展，已建立石油、机械、毛纺、皮革、食品、建材等工业。1990 年全县共有人口 27.42 万，其中城镇人口 5 万余；社会总产值 1.9 亿元，生产粮食 7.7 万吨，地方财政收入 1300 余万元。

第十一节 临 洮 城

临洮古称狄道，又称熙州，位于洮河中游东岸，战国秦长城起首于北境，位踞古丝绸之路南道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志云：狄道“襟带关河，据长城之险，古为形胜之地”。四界环山，城居平原中间，地沃人繁，农作富庶，自古为争战用武之地。狄道古城是陇山之右最早建筑的城池之一，战国、秦、汉时均为陇西郡治所，是古代中原文化与氏羌文化汇合、交融的中心。从秦国置陇西郡及狄道至今，临洮城已有 2370 余年的历史，长期为郡、州、府、县、军治所。

临洮古为狄戎所居之地，狄王曾在此筑有城邑，秦国灭狄戎后，置狄道，加筑城池。《后汉书·百官志》云：“县有蛮夷曰道。”颜师古注云：其地有狄种，因名为狄道。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80 年）置陇西郡，狄道城为陇西郡治；两汉、魏因之。西晋元康五年（295 年）置狄道郡。十六国时，前凉改置武始郡，历前秦、后秦、西秦未变。北魏时为狄道县治，隋至唐初因之。武则天和唐玄宗时，吐谷浑、吐蕃屡犯陇右，争战不断，狄道城成为唐军保卫陇右的重要基地。玄宗开元二年（714 年），薛讷任陇右防御使，在狄道一带大破吐蕃军。天宝三年（744 年）复置狄道郡，乾元元年（758 年）改置临州，并置都督府统军镇守。宝应元年（762 年）吐蕃陷狄道，州、县均废。此后，吐蕃据狄道城长达 300 年。北宋熙宁五年（1072 年），宋朝秦凤西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率宋军西进，攻占狄道，置熙州和狄道县，不久又置熙河路。王韶以此城为基地，经略河、洮，攻占陇右西部广大地区。皇统二年（1142 年）金王朝攻占狄道城，改熙州为临洮府，元、明及清初因之。乾隆三年（1738 年），迁府治于兰州，改称兰州府，在此城置狄道州并临洮营，设都司、

千总、把总统兵镇守。民国2年(1913年)改狄道州为县,18年(1929年)改称临洮县。

狄道古城历史上曾进行过十多次修筑,其“新城”始筑于北宋。明洪武三年(1370年),临洮卫指挥使孙德增筑,“周长九里三,高四丈一尺,厚一丈八尺,池深三丈五尺”。城上建戍楼9座,角楼4座,敌楼16座,更房28所。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补筑。同治二年(1863年)被回民军攻占,部分城垣及城楼、更房被毁,后修葺,建炮台63座,修睥睨2008个。

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置中共临洮地委、临洮行政公署、临洮军分区。现有人口47万,其中城镇人口2.6万。经40年建设,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已建水泥、地毯等小工业,农业之水利建设、科技应用、品种改良等方面,也取得可喜成绩。1990年生产粮食13.4万吨,油0.7万吨,工业生产总产值7280万元,地方财政收入1000万元。

第七章 边 防

第一节 边防概况

甘肃省现有边防线 65.017 公里,邻国为蒙古共和国(原称蒙古人民共和国)。甘肃边防地区为马鬃山区,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北部,属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邻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南连安西、玉门,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北界蒙古国。

蒙古共和国原为中国的一部分,称外蒙古,1921 年 7 月宣布独立。1946 年 1 月,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声明“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但因未正式划定国界,双方对“现在的边界”各有不同解释,致多次发生边境纠纷。为了保持和发展中蒙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维护边界地区的稳定,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过多次谈判,于 1962 年签订《中蒙条约》,1963 年勘定边界,1964 年又签订《中蒙边界协议书》,正式划定了两国边界,并建立边界标志。

中蒙边界线甘肃段,曾因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变更,有过几次调整。1962 年划定国界线时,甘肃段边界线西起塔拉音默尔特新温多尔敖包,东至哈尔陶勒盖,即从 176 号界标至 194 号界标,全长 187 公里。1969 年 7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变更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规定》,将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管辖,甘肃段边界线向东延至呼和毛日特乌拉,即延至 236 号界标,全长 598.2 公里。197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恢复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的通知》,决定将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仍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调整后,甘肃省军区即奉命将 184 号界标以东的边防任务移交内蒙古军区;1984 年,又奉命将 177 号界标至 176 号界标之间的边防任务移交新疆军区。移交后,甘肃边防仅留马鬃山一段,西起 177 号界标哈尔欣巴润乌蒙敖包,东至 184 号界标那然色布斯台温多尔敖包山(即那然色布斯台音温

多尔乌拉), 全长 65.017 公里。

第二节 边防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 甘肃边防分别由内蒙古和新疆代管。1962 年 5 月, 根据国务院指示, 甘肃省组建了公婆泉边防工作总站及红石山、甜水井、伊哈托里 3 个边防工作分站, 接管了甘肃边防任务。边防站由甘肃省公安总队领导。1963 年 12 月,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边界防务改归军队负责。次年 1 月, 边防站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由甘肃省军区领导, 并对边防站进行了调整。撤销公婆泉边防总站, 定红石山边防站为一级站, 编制为团级; 甜水井和伊哈托里边防站为二级站, 编制为营级, 受红石山站领导。1969 年 9 月, 边防站改编为团营建制。1974 年 5 月, 部队整编为边防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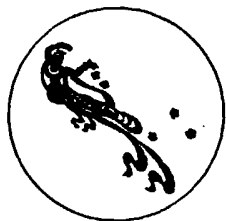
为了做好边防工作, 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安宁, 地方系统在公安部门成立了边防工作机构, 省公安厅设边防保卫处, 酒泉地区公安处设边防保卫科, 肃北县公安局设边防股, 并在马鬃山区组建了音凹峡、明水两个边防检查站。1979 年 2 月, 肃北县在马鬃山区建立人民边防武装警察大队; 1980 年增设马鬃山边防派出所, 将明水检查站改为明水边防派出所。

1982 年, 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和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决定, 将马鬃山地区划为“边境管理区”, 并对边防部队和边防警察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主要担负红石山、东风泉、马鞍山一线以北直到中蒙边界线的边防保卫及各项勤务工作; 边防警察主要负责此线以南地区的安全保卫及社会治安工作; 边境地区的民兵, 要积极配合边防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公安机关完成各项任务。

1983 年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 经国务院批准, 在马鬃山地区建立了对蒙古共和国进行贸易的口岸。经和蒙古共和国协商, 口岸选定在国界线 182 号界标处, 中国方面称“马鬃山口岸”, 蒙古方面称“那然色布斯台口岸”。两国商定: 此口岸为季节性口岸, 每年 3、6、8、11 月的 1 至 15 日为口岸开放时间; 在开放时间, 中蒙两国人员、边贸货物、交通运输工具, 可以自由出入国境。以后随着两国贸易的发展, 边界开放时间再逐步增加。

第一篇 军事地理

在新的形势下，甘肃边防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在坚决保卫边防的同时，为进一步发展同蒙古共和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关系，为繁荣边界经济贸易，做出新的贡献。



甘肃省志

· 军 事 志 ·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军事设施即军事建筑物，一般根据地形、地物特点进行构筑，目的是为部队实施战斗创造有利条件，使之有效地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减少损失，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甘肃自古为边陲地区，又是经略西域的前进基地，历史上战争频繁，因此境内军事设施很多，种类齐全。

第一章 长 城

屹立于我国北部地区的“万里长城”，气势磅礴，雄伟壮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

在以刀、枪、戈、矛、弓箭等冷兵器作战的古代，长城作为一道防线，为防御者提供了良好的作战阵地。特别是对于古代那些剽悍勇猛、行动快捷的骑兵，长城能够有效地阻滞其行动，这对于保障边疆地区人民的生命及生产、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长城在军事防御上的作用，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小规模来犯之敌，戍边将士可利用长城进行抗击，阻止其内侵；第二，对大规模进攻之敌，可迟滞其行动，使其不能长驱直入，以使纵深主力部队实施集中和展开，并使居民能够进入城池堡垒躲避，减少损失；第三，发动战术性追击和战略性反攻时，可作为出发阵地和后方基地，既能保证军事企图的秘密性和实施进攻的突然性，又能为出击部队就近给予后勤支援。

历代修筑的长城，西部起点大都在甘肃境内。甘肃境内的长城有十多条，穿越 34 个县、市，蜿蜒起伏，交错重叠，长度达 4 千余公里，遗迹留存十分丰富，故世人称甘肃为“长城博物馆”。

第一节 先秦长城

甘肃境内的先秦长城建筑于秦昭王时，因此又称“秦昭王长城”或战国秦长城，是我国西部最早修筑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水经注》卷二记载：“陇西郡，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 279 年）置。”据考证：秦国陇西郡，治所设在狄道，即今临洮县，辖有今甘肃天水、临夏、定西地区及武都、平凉地区的一部分。根据以上记载，甘肃战国秦长城当筑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后。

那时，秦国同西北的匈奴（又称“胡”）、西戎经常发生战争。秦国为了保卫陇西郡、北地郡（治所在义渠，辖今庆阳地区及平凉、固原地区的一部分）、上郡（治所在肤施，辖今陕北）的安全，遂在西北地区修筑了这条长城。

先秦长城在甘肃境内的起点和走向，因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地方志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未尽其详。1981年至1990年期间，地方和军队在兰专家学者，实地调查了陇上先秦长城的走向。调查结果表明，先秦长城西段，经过临洮、渭源、陇西、静宁、西吉、固原、彭阳、镇原、环县、华池等10县，全长约650公里。

一、先秦长城的形制

甘肃境内的先秦长城，大多因地势之便，顺着山梁或沟坡，用黄土夯筑而成。在地形平坦的地段，平地起垒，墙基较宽，约6米左右，一般在墙外取土夯筑，在外侧形成壕沟或陡坡。山梁和山坡地段，墙基较窄，只有4米左右，一般也在外侧取土夯筑，形成外侧陡立，内侧平缓的形制。有些山间、沟壑地段，充分利用地形，大多以断壁作墙身；崖壁低矮、平缓的地段，则采取铲削或筑削结合的办法，使之形成陡壁。

在长城内侧，沿途修筑有大量障城和烽墩。秦国时，在长城沿线大约25公里即筑障城1座，为障塞尉驻所，指挥戍卒守御长城，防敌入犯。烽燧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设施，一般修筑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大约5公里左右即筑1座，地形复杂的地段，一二公里也筑1座。每座烽燧置燧长1人，戍卒若干人，专事候望、巡逻和施放烟火报警。烽墩之下筑有营坞，为戍卒住所。

在先秦长城沿途，散落有大小筒瓦和大小板瓦残片，瓦背多绳纹，内侧有瓦棱纹、方格纹、圆点纹，具有明显的秦瓦特征。有些筒瓦四角有小孔，经考证，为修造长城落水装置所用，即在长城筑成后，在城墙顶端平置板瓦，以承受雨水；在城墙顶部两侧，则以绳索系吊筒瓦，形成流槽，排除雨水，以减少雨水对长城墙体的冲刷，四角的小孔，即为连结筒瓦所用。

二、陇西塞

陇西塞是先秦长城最西的一段，长270余公里，起于临洮县北部新添乡三十里墩古洮河东岸的杀王坡洮水边。杀王坡地势险要，西临洮水，东依山

丘，背山面河，扼南北交通要口，南距陇西郡治狄道城（在今临洮县城北郊）15公里，是一个军事要点。“杀王坡”的名称，也反映了它的军事性质。秦国时，洮水以西、以北是戎人的游牧之地。这里是秦国的前哨据点，选定为长城起点，是扼形势之要。

临洮段 长城由杀王坡爬上东山，沿山梁南行，经傅家北坪到东峪沟北山，再沿山梁向东延伸，经“长城巷”、郑家坪、“长城岭”，到达尧甸乡的“长城坡”，进入渭源县。

长城在临洮县境长47公里，遗迹比较明显，有些地名便冠以“长城”。三十里墩东山头上，长城遗迹历历在目，破碎的秦瓦散落城址两边。傅家北坪的“长城巷”，塞垣残墙一人多高，纵断面上板筑印迹清晰可见。陆家坪东有2500米遗址，像一条长岭，两旁散落很多秦瓦。位于郑家坪东南的“长城岭”，是临洮境内保存最好的一段长城，长1700米，底部宽5米，高2.5米，顶部可以行人。从苟家嘴至窑儿沟，有5公里乡村公路，便是利用长城遗址修筑的，两旁破碎的秦瓦俯拾皆是。尧甸北面的长城坡上，有几段城址，也保存完好。

渭源段 长城进入渭源县后，经庆坪乡，翻越关山，经白壑岘、秦王寺、城北之七圣山梁，至“城壕里”、壕坑，越过西岔沟，沿“长城梁”东北行，经上下盐滩，进入陇西县境。

长城在渭源县境约34公里，凡经过之山梁与山坡，均留存遗迹。秦王寺及马家山等地，城墙残高达四五米。七圣山陈家湾以东，遗迹基本连贯，如蛇如带，蜿蜒起伏于山间。沿线有几座烽燧遗址已风化为圆形土丘，周围散落秦瓦残片。苏家山有百余米墙垣，宽约3米，基部夯层中掺有白灰，横跨两山间，被称为“旱桥”，是当年“堙填”而成，今用作道路。苏家山至田家山一段，长6000余米，至堡子洼又长2000余米，遗迹沿山脊而行，势若游龙。

陇西段 长城进入陇西县北部后，在德兴乡南向东逶迤而行，过福星乡北之“长城梁”，转为东南方向，由乌龙沟北山而下，穿过云田乡，过碱河，经碌碡坡、唐家店梁，至姚家湾下坡过沟，到四落坪川口进入通渭界。

陇西境内长城约55公里，沟坡地带，因长期风雨削蚀，山水冲刷，大多消失；山梁地带遗迹较多。德兴乡境的山梁上有6公里残墙，雷神庙附近有

烽燧遗址。福星乡“长城梁”上有残墙 2000 余长，其中上川至白家湾一段，留存较完整，长 560 米，墙体笔直，残高 2 至 4 米，顶部为人行道。长城沿线，破碎秦瓦随处可见。

通渭段 长城由通渭县四落坪南“城壕梁”上山向东，至许家堡子转向北行，由榜罗镇的下店子过沟，经岔口、文树川、三铺乡之“城墙湾”、“长城湾”、锦屏乡之贾家岔、北城乡之鲜家“城壕”、寺子乡之吊嘴，过金牛河，由潘家峡折而向东，翻越“烽墩梁”，进入静宁县境。

长城在通渭县境长 77 公里，有大量遗迹。“城壕梁”一段长 2500 米，底部宽 5 米，高 2 米，板筑痕迹清晰可辨。在榜罗镇山梁上极目远眺，数十里之内，长城遗迹均看得清楚。“城壕梁”、许家堡子、岔口长梁及牛孟头梁，有 4 个烽墩遗址，各距 5 公里左右，均在长城内侧 100~200 米的制高点上。城壕梁西端的一个圆形烽燧，周长 30 米，垂直高度 9.5 米。岔口长梁的烽燧，平地崛起，破碎的秦瓦散乱地上。

静宁段 长城进入静宁县田堡乡之陆家湾，折而向东，经四河乡之上寨子，红寺乡之吊岔，高界乡之高家湾，原安乡之党家河，在李堡村出境，进入西吉县王民乡。

长城在静宁县经过 42 个村寨，长约 60 公里，遗址大多倾圮为“土圪塆”。陆家湾“烽墩梁”上的长城残基，高 1 米以下，剖面夯层明显。吊岔村以西有近 20 公里残基，当地群众叫“黑土圪塆”，宽 5 米左右，夯层明显，沿线散落大量秦代板瓦、筒瓦残片。

三、北地塞西段

西吉、固原、彭阳 3 县地，位于陇山东西，战国时属北地郡，明清以来属甘肃省，1958 年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是陇上先秦长城所经之地，总长 143 公里。

西吉段 长城进入西吉县后，由西南走向东北，经王民乡之高山等村落，穿过烂泥河，抵达将台乡之堡子梁，沿陡峭的山梁而下，进入葫芦河谷地。越河后，取东北走向，在将台南折而向东，经上下堡子、马莲川乡政府、陈家堡子、马莲川水库，进入固原县境。长城在西吉县境内长约 30 公里。

固原段 长城进入固原县境后，仍沿河川山梁东走，至张易乡之黄堡村，

折向东北上山，顺山梁东行，经红庄乡之毛套子，越红岘子山、滴滴沟，进入清水河谷之开阔地带，取东北走向，横穿谷地，至明家庄东北。长城由此地分为内外两道：一道称内城，经海家堡子向东，过清水河至固原城北之沙窝；一道称外城，由海家堡子北面向东北行，经“长城梁”，过王家堡，至郑家磨穿过清水河，折向东南，至东山与内城合而为一。固原古称高平，是陇东西部重镇，此段长城绕固原西北形成一个大弧圈，成为高平古城外围之重要屏障。长城过清水河后转向东南，爬上黄岭山，过文家山坡，经乔家沟等村落，进入彭阳县境。长城在固原县境内长 73 公里。

彭阳段 长城进入彭阳县境后，沿小河川山梁东南行，经“墩墩梁”、侯家岭，又经一个“墩墩梁”，至周家梁，即折向正东，过西岭盖、“长城原”，复取东南方向，经“长城岭”、白岔壕、“长城村”，再折向东北，经杨小庄、三岔口，过柳家园，抵镇原县武沟乡之刘家堡。长城在彭阳县境内长约 40 公里。

四、北地塞东段

甘肃省庆阳地区战国时属秦国北地郡。先秦长城在庆阳地区经过镇原、环县、华池 3 县。庆阳地区是关中的北面屏障，历代定都关中的王朝，都在这里驻重兵设防，苦心经略。先秦长城在庆阳地区长度为 242 公里，沿线发现烽燧遗址 85 座。所经之地皆属典型的黄土沟壑区，大沟横断，小沟交错，沟中有沟，置身其间，如入黄土迷宫。秦国在此修筑长城时，因地制宜，多沿沟壑间山梁和丘陵而筑，因高置险，因险置塞，因沟开堑，因堑起垒。

镇原段 长城由宁夏彭阳县东境进入镇原县武沟乡孟庄村刘家堡后，穿越塬面，至白草塬畔，东下“长城梁”，沿彭阳、镇原两县交界地东北行。进入马渠乡三合村后，经“城墙湾”村西，过“城墙岭”，进入两县交叉地区。先入彭阳县张塬村北行，再入镇原县马渠乡甘川塬，自此离开交叉地区。长城沿马渠乡西北边境继续北行，经“前山壕”、安家川河、三岔乡之吊梁，改向东行，经老爷岭，折向东北行，沿黄坪湾村之“深渠壕”、高岷岘，转向北行，翻越大岷子沟，再过“周庄壕”、“城墙湾”，进入环县境。

长城在镇原县境长 39 公里，有烽燧遗址 17 座。刘家堡一带城墙基本被风雨刷平，仅见零星墙迹。白草塬长城沿线有烽燧 3 座、障城 1 座，散落大

量秦瓦残片。塬东有城墙遗存3公里，今高尚在3.5米至5米之间。在彭阳、镇原两县交界地段长约8公里，因人烟稀少，遗迹保存较好。在马渠乡三合村6公里长的地段上，遗迹残高1~2米。三岔乡高庄村山梁，有残墙78米。老爷山前有1座高大的烽燧，山北台地上有残墙10余米。黄坪湾村东南地段，烽燧稠密，在不足5公里的地段上，有烽燧8座，保存基本完好。周庄一带城墙遗迹保存普遍较好，外侧高5米，内侧高2.2米。其它地段仅见烽墩遗址。

环县段 长城进入环县后继续北行，经演武乡旧庄、政府所在地、朱河堡子山，进入合道乡赵台村，北上箭竿梁，入何坪乡境，继经杨堡子山梁、晴天梁，入虎洞乡境。长城由此北下西川河谷，经“边墙梁”，抵半个城，折向东北，进入西川乡境。长城继续东北行，经“烽火梁”、玉皇山，北下环江河谷，抵城子岗，东跨环江，在环县城北之沈家沟门改向东北行，经北关村、油岷岷、樊川乡之李家塬、康家塬，折而向北，再经“长城塬”、刘阳湾、东入华池县境。

长城在环县境内长140公里，有烽燧30余座，遗迹断续可辨。在演武乡旧庄村，有遗迹两段，长20多米，残高2.5米；唐家川河台地上有残墙10余米。中庄一带的台地上有3段残墙，长百米左右。中庄附近有障城城墙近百米，附近散落很多秦瓦残片。中庄北梁有残墙50米，高2.5米。在河坪乡晴天梁一带，有10公里城墙，保存较完整，中无间断，残高3.5米至4米。在虎洞乡半个城，残留的长城已成土楞，上面长满蒿草。在西川乡和环江河谷一带，长城破坏比较严重，有明显遗迹的地方不多，唯烽燧遗迹存在，沿山梁布列。樊川乡之“长城塬”一段，长约6公里，遗迹保存完好，状若小山脊，逶迤可见。

华池段 长城由环县进入华池县西北之桥川乡艾蒿村曹咀子岷岷，此处有两座特大烽燧，分立于岷岷东西两侧，可见这里是当年边防军防守的一个要点。长城由此折而向北，经胡台庄，北上王掌梁、吊墩岭，复东行，入桥川河谷，经“王边台”，跨桥川河，上拐沟梁，沿红大梁东行，经营盘山，东下“墩儿台”，再东上李庄大梁，由此北行，进入陕甘两省交界地。长城继续东行，入陕西省吴旗县境，经黑岭沟，越过寺沟小溪上塬，爬上白涧梁，入华池县箱子湾，再入吴旗县之刘梁，又入华池县之南湾。长城沿陕甘两省的

分界线山脊继续东行，经华池县元城乡营盘梁、林沟梁、营盘岷岷，出甘肃境，入陕西省吴旗县之梨树湾，离开了甘肃省。

长城在华池县境长 63 公里，有烽燧 38 座，保存普遍较好，有些地段高度仍在 4.5 米至 5.2 米之间；个别地段残高较低，上面布满蒿草。王掌岭到吊墩岭段，城墙虽有许多段落被平为农田，但多数地段仍有高出地面 1 米许的土梁。红大梁至大营盘岷岷一段，长达 40 公里，城墙基本未断线，残高仍有 2~3 米，烽燧也较稠密，两燧之间的距离为 300~500 米左右，最长者不超过 1000 米。

先秦长城沿线的障城 沿线障城大多已不可考，只有陇东的障城，庆阳地区博物馆进行了详细调查考证，共有 11 座。《史记正义》云：“障，山中小城也。”《汉书·张汤传》颜师古注：“障谓塞上险要之处，别筑为城，因置吏士而为障蔽，以扞寇也。”《后汉书·百官志》云：“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掌禁备羌夷犯塞”。“汉承秦制”，从中可以看出秦障设置的一般概况。

白草圪障 位于镇原县武沟乡白草圪村长城内侧 80 米处，呈长方形，南北长 31 米，东西宽 21 米。城中心有一墩台，底径 11.3 米，残高 4.5 米，夯层 8 厘米。障城内外散落大量粗纹绳瓦（秦瓦）残片。

中庄障 位于环县演武乡中庄村，周长 154 米，障外有壕沟，残深 2~2.6 米，残宽 4~4.8 米。障内有一座椭圆形烽燧，残高 7.5 米，底边长 48 米。

半个城障 位于环县演武乡半个城村西，城呈“匚”形，故名“半个城”。散落有秦瓦残片。此城西南山梁上有 1 座大墩台。城外有瓮城，据考证为宋代补筑，说明宋时这里仍为军事据点。

城子岗障 位于环县城西侧 1 公里的台地上，隔环江与环县城相望。城垣只残留 60 多米，残高 1~3 米。

王边台障 位于华池县桥川乡北 5 公里之桥川河西岸的台地上，城垣依地势而筑，形似马蹄，残高 3~7 米，面积有 3600 平方米。此障当为障塞尉驻地。

营盘梁障 位于华池县元城乡吕沟嘴村的山脊上，因受地形限制，筑为半圆形，并与长城连为一体，保存较完整，面积 4200 平方米，残高 4.5~5.2 米。此城规模较大，城内遍布秦瓦残片，当为障塞尉驻地。

林沟梁障 位于华池县元城乡碾子畔村北山梁上，在长城内侧 30 米处，

北与陕西省吴旗县曾岔村为界。呈正方形，城垣保存较好，残高4~5米。城内面积为990平方米，中心筑有一座高大的烽墩，呈四方体，高11米。

第二节 秦 长 城

秦长城历史上也被称为秦始皇长城、“秦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正统一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封建集权专制的大帝国——秦王朝。此后，他命大将蒙恬，统兵北上，驱逐匈奴过黄河，占领了陇右西部和河南地（今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把秦王朝的西北边界推进到黄河一线。为了防御匈奴人再度南下，秦王朝加强了新占领地区防御设施的建设，建筑了一条历史上有名的“万里长城”，西起今甘肃省岷县（秦临洮县），东达辽东，绵延万余里。

一、史籍的记录和近现代学者的考证

由于秦长城西段留有遗迹不多，对它的去向今人议论纷纷，有的竟否定它的存在。

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有多处记载。《秦始皇本纪》云：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蒙恬列传》云：“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匈奴列传》云：“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同谪）戍以充之……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六国年表》云：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取戎为四十四县，筑长城河上，蒙恬将三十万”。以上史料充分说明，《史记》对秦长城的记载是明确的，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时，距蒙恬筑长城只有百年时间，定有第一手材料和城址作依据，决不是妄说。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其《匈奴传》照录《史记》关于秦长城的记述，又在《武帝本纪》中记述：元朔二年（前127年），“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在《晁错传》中也记有“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的语句。南北朝时期宋人范晔所著《后汉书》卷5注

云：“蒙恬为秦筑长城，西自临洮，东至海。”唐人所写《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语云：“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括地志》所言之“岷州”，即今之岷县，地处洮水东岸，故名“临洮”。《旧唐书·地理志》岷州条云：“今州西二十里长城，蒙恬所筑。”《元和郡县志·陇右道》岷州条云：“溢乐县，本秦汉之临洮县也，属陇西郡，……秦长城首起县西二十里。”《通典·州郡典》岷州条下注：“岷州，春秋及七国时并属秦，蒙恬筑长城之所起也，长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东，即秦之临洮境在此矣。”宋代史地著作《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岷州条、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岷州卫条，均沿《通典》之说，肯定岷州境内有秦长城之遗址。这些都是古代具有权威性的史地著述，必有依据，不至于都是抄袭前人所言。

近现代许多学者对秦长城西段作过研究。清代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曾和幕僚对兰州的古城墙进行了考证，认为兰州城北城墙就是秦长城遗迹，遂在此墙上书“万里长城遗迹”6个大字。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抗战初期曾来甘肃考察，他在《浪口村笔记》等著述中说：“达岷县后，叩城址，无能举者。检康熙岷州州志，古迹类中虽亦记及，而未能实指其地，疑已毁坏净尽矣。”“八月初还皋兰（即今兰州），宿小西湖，地滨黄河，有旧墙一堵，可十余丈，说者传即秦长城遗迹。”

二、甘肃秦长城的形制

“万里长城”是与秦始皇的名字分不开的，甘肃民间至今仍有“秦始皇修长城，苦军累民”之说。秦律之苛刻，始皇之严厉，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蒙恬所筑长城不至于是糊弄朝廷的虚假妄说，因此，秦长城之存在是确实无疑的。细研历史文献及实地考察，可以看出秦长城西段结构，不同于先秦长城。其形制是：

（一）因河为塞，凭借黄河天险为屏障 黄河是一条大河，古时流量比现在大，多数段落水流湍急，水势汹涌，崖壁陡峭，是一条天然防线。蒙恬充分利用黄河天险，“因河为塞”，“因地形用制险塞”，或“边山险”，或“塹溪谷”，对自然地形进行整治，形成塞防，以防匈奴入犯。

（二）在扼险之处修筑障城 如前所述，《史记》有：“因河为塞，筑四十

四县城临河”的记述。这“四十四县城”并非“县城”，而是“悬城”。在秦汉时代，“悬”字是与“县”字通用的。《辞海》释“悬”：本作“县”，无所依傍也；悬隔：相隔很远，《史记·高祖本纪》云：“县隔千里，持戟百万”。“四十四县城临河”，即滨临黄河修筑了44座“悬城”。因为秦始皇派蒙恬北逐匈奴之后，把秦王朝的边界线从先秦长城向前推进到黄河一线。秦占新区初期，尚未徙秦民“实边”，所筑障城又远隔于秦之腹地，故称为“悬城”。“悬城者即与内地悬隔之城也”。悬城即障城，障城是一种军事堡垒，《史记索隐》云：“障，堡城”，一般驻“障塞尉”。秦时，长城沿线设置有“障塞尉”，指挥边防部队防备外敌入侵。

（三）在黄河浅滩地段修筑塞墙 黄河流经的平川地段，水流平缓，河面较宽，冬天可以履冰而过，夏秋可以泅渡。在这些地段，一般筑有塞墙，以防堵匈奴入犯，如永靖地段、兰州地段、什川地段、靖远地段等，即是。但这些地段都是开发较早的地区，农业活动繁盛，塞垣已破坏殆尽。据道光《皋兰续志》和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清代末期，兰州城区及其东西两翼的古长城，“或断或续”，仍然存在，“居民多倚为墙垣”，但只过了百年左右，长城遗址已基本不复存在。

（四）布列烽燧，以通消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筑亭障以逐戎人”的记述，素有“十里一大墩（燧），五里一小墩（燧）”之说。烽燧的主要作用是报警，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烟，黑夜举火，逐燧内传。

三、关于秦长城起首段走向

由于秦长城大部分段落是利用山河之险设防，在黄河浅滩开阔地段所筑墙垣，因农耕活动和城镇建设而毁没，留存遗迹不多，因而对它的走向众说纷纭。有人把先秦长城和秦长城混为一谈，在肯定先秦长城西起于临洮县北的同时，否定岷县秦长城的存在。有人认为兰州秦长城是从渭源县向西北延伸而来的。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意见认为，秦长城自古临洮西起始后，沿洮河东北行，至狄道城北，再沿洮河北岸西北行，至洮河入黄河口处，与秦长城黄河段衔接。但这种意见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主要是把枹罕地区和古临洮洮河弯曲部摒弃于长城之外，似与事实不合。枹罕地区即今临夏回族自治州，据《史记》记载，战国秦孝公时，枹罕羌首领已降服于秦国，秦国

在其地置枹罕县。《元和郡县志》云：“枹罕县，……故罕罕（音羌）侯邑，秦灭为县，后遂因之。”据考证，秦枹罕县故城，即今临夏县韩集乡双城村古城，是秦国和秦王朝经略羌地的前哨据点，不可能被摒弃于长城之外。秦临洮县西部属地包括今岷县洮河以西及临潭卓尼2县东部地区，特别是岷县西部之洮河弯曲部，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开发较早，境内有不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有大量彩陶等文物，有些还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秦时，这里的经济、文化远比岷县其他地区发达，秦朝不可能把古临洮最富庶的地区摒弃于长城之外。

近年来，甘肃省和岷县的一些学者对秦长城起首段进行了调查和考证，并找到部分秦塞遗迹，在省内数家刊物上发表了《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岷县秦长城考察》、《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等文章，认为“秦长城起首于岷县的事实，不能否定”；“秦长城起点，在岷县城西十里乡之大沟寨”；“崆峒山今名五台山，在十里乡西洮河拐弯处，”是秦长城的起首地。文章说：岷县城西南原有一堵古城墙，向西延伸，与十里乡大沟寨五台山下长城遗址连接，即《太平寰宇记》中提到的溢乐城南之秦长城，惜于民国20年被军阀鲁大昌平毁。十里乡大沟寨地势险要，山河连接。五台山下有铁门关，又名铁关门，至今仍保留古名。“铁门关处原有秦长城遗迹标记，在临解放时被人毁坏。”关门前有一古城遗址，今名“跌马城”，似为秦人障城。铁门关洮河对岸之岷山乡崖王村一带，也有秦人设置的塞防遗迹。“洮河本身就是一条天然屏障，临河设塞，五里一墩，十里一堡，至今皆屈指可数。”清水沟口、阳谷寨等地，皆有秦汉时期的“防羌工程设施”。岷县与临潭交界处的关上村，出土有秦汉时期的遗物；村头神庙之侧，前几年发现有秦代城墙基址。这里在秦代可能是长城线上的一个关口，出关即为羌地，“关上村”即是该古关名称的延续。岷县西北部之维新乡红莲寺左侧，也发现一段秦塞城墙遗迹；“秦塞从维新乡元山村铁城出（岷）县境，过边墙河、石门等地，一直到康乐县安陇河口”。临潭县“形势险要，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古战场”，“参照临潭县的军事地理史料，可以认为：秦始皇长城首起于今岷县城西后，可能西入今临潭县境……”《甘南州志》也说：“秦长城疑在临潭县境内”。“秦始皇长城西段，不可能沿洮河东岸延伸，它的实际走向是：自古临洮起始后，逆洮河西上，再经临潭、卓尼而北，然后沿太子山、积石山北麓西北行，至积石关，北

拒黄河。”“这条防线不可能是连贯的，主要是利用山河之险，先是因洮河为塞，复因太子山、积石山为塞，复因黄河为塞，有险可依，在各个山口要隘修筑塞防，断断续续。明代河州二十四关，很可能就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设置的。”循化旧志也说：明代河州二十四关，“虽非古要，皆秦汉遗址”。

据此，可以认为，秦长城西段自岷县城西起始后，沿洮河南岸西行，至十里乡大沟寨五台山（即崆峒山），此处有“铁门关”，显系秦代所设关卡，以控戎境。秦长城由此北越洮河至岷山乡境，沿洮河北岸西行，临河设立烽燧、障塞，经清水乡、西寨乡，至岷县与临潭县交界地关上村（古永宁堡）。“关上”为古地名，古时必在此地设“关”，以控西羌，以通羌地，并有古城遗址为证。秦塞由此折而北上，大约沿岷县与临潭边界北行，至岷县维新乡，复沿洮河东岸北行，在秋池湾一带西渡洮河，入康乐县景古乡。景古乡境内有安陇关，又作“俺陇关”，是明代河州二十四关的终点。秦塞由此沿太子山、积石山北麓西北行，至于积石关（在今积石山县西南境），全长约 250 余公里。

四、甘肃黄河段

秦长城甘肃黄河段，起自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关，沿黄河南岸向北延伸，经积石山县大河家乡、临夏县莲花乡、东乡县红崖子，至洮河入黄河口处，复沿黄河东南岸向东北延伸，经永靖县刘家峡、兰州市、皋兰县什川乡、榆中县乌金峡、靖远县，入宁夏境，总长约 450 公里。其中积石山、临夏、永靖 3 县约 100 公里，兰州市约 70 公里，皋兰县约 30 公里，榆中县约 50 公里，靖远县约 200 公里，或以黄河为塞，或筑塞垣，或修障城，或立烽燧，断断续续，蜿蜒于黄河东南岸。

永靖县境内的几处秦塞遗址 在洮河口北，有秦障遗址，唐人曾在这处遗址上“夹河立堡”，设置关隘，防御吐蕃。永靖县城所在地小川一带，有几座秦汉时期的烽燧。该县刘家峡乡上下古城内，发现有秦时遗物，证明秦时已是较大居民点，可能是在秦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河拐弯处的上川，有古城遗迹，焉或为秦障遗址。盐锅峡有 12 公里秦长城遗址，起自该峡南口，沿黄河南岸向北延伸，经上铨、上车、小寺沟，至于八盘峡口，断断续续，保留较好的仍高三四米，底宽四五米。盐锅峡以北的黄河塬面上，有一座烽墩，今名“黑台”，周围有秦汉时期的瓦片，证明此烽台是秦时始设的。

兰州地区的秦塞 历史文献和地方志多有记载。《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兰州条记载：“兰州之城，古西羌地。……及秦，既并天下，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清道光《皋兰续志》卷3云：“莲花池（今小西湖）距城四里，……古长城或断或续。”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卷14云：“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筑，明万历元年补修，厚二丈，高倍之，土色坚韧，西自新城起，沿河而东，至靖远县大浪沟止，约计二百余里。”近代学者中有人指出：兰州城北墙，即以秦长城为基础建筑。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州郡典》兰州五泉县条云：“榆中县故城在今县东。……又有苑川城及故长城。”汉至唐代未在兰州东修筑长城，通典所说“故长城”，当为秦长城无疑。

靖远县境内的秦塞 复沿黄河右岸而北。在红山峡、黑山峡一带，因岸壁陡峭，仍“因河为塞”，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的“城河上为塞”的记述相符合。在平滩、中滩、糜滩、东湾等浅滩地段所筑塞垣，汉初“缮治”后曾继续使用，有些到明代时仍加修缮利用；有些“斩山堙谷”设险段落，明代则整修为“边坡”，置险阻敌。这些塞防设施，大部分不存在，特别是浅滩农耕地区，已平毁殆尽；只在西北部之北滩古城、大岸庙等地，发现了一些塞垣和烽燧遗址。

秦始皇修筑长城，动用了百万劳力，历时数年，不少人累死、病死在长城工地上；但是，长城修成后，不但大大改善了秦王朝的西部防务，也给后世人民带来莫大好处，有了长城的防护，边疆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在修筑这条防线中，蒙恬率领30万大军，暴师于野外，历时数年，官兵们备尝艰苦，为秦王朝巩固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节 汉 长 城

汉长城也称“汉塞”。西汉初期的主要边患是匈奴。秦末，中原陷于战乱，匈奴乘机南下，尽占秦将蒙恬所取河南地，逼近战国秦长城，进而侵扰不息，对汉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为抵御匈奴侵扰，汉朝修缮了秦时旧塞，以阻止匈奴骑兵继续南下。到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主动出击匈奴，夺取了河西走廊及河南（今内蒙伊克昭盟）、河套地区，迫使匈奴退居大漠以北。此后，

汉朝在新开拓的地区设立郡县，徙民开发。为了防御匈奴再度南下入犯，保卫边疆，维护中西交通，于是修筑了一系列边塞设施。

甘肃汉长城主要分布在河西，总长度在 3000 公里以上，但史书记载却十分简略。从 1979 年起，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和长城学专家，对汉长城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历时 10 年，获取了大量材料，基本上弄清了汉塞的结构特点、布局走向、守御制度。1991 年后，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数次派出专人，对河西汉明长城进行实地调查，占有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材料，为编写本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一、河西汉长城的形制

河西汉长城的结构，有其显著的特点。《汉书·匈奴传》云：“起塞以来百年有余，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代所筑的塞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板筑土垣，垒石砌墙；或倚高山狭谷等自然险阻，斩削整治，形成陡崖；或挖掘壕沟，堆土起堅；或修筑栅栏、篱笆，外设鹿柴、虎落；河沟、溪流处，则筑水闸，形成跌水。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为“塞”。

（一）塞墙 大多筑在地势平坦，位置重要的地段。一般用黄土夯筑，基厚 3~6 米，高 5~9 米。酒泉以西多戈壁、沙漠，塞墙皆以芦苇、红柳、沙砾等作为主要材料，构筑时，先将芦苇或红柳捆扎成束，围成框架，以沙砾充填，浇洒盐水，使沙砾与芦苇、红柳粘合在一起；其上再铺一层芦苇或红柳，再填沙砾，再浇洒盐水；如此分层叠压而上，最高者达 3.75 米，顶宽约 1.5 米。芦苇、红柳、沙砾因盐水粘合而凝结成牢固的墙体，虽经 2000 余年沧桑，至今仍屹立在戈壁沙漠中，蔚为壮观，名为“沙漠长城”，为世界建筑史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观。

（二）堑壕 如河西塞，大部分地段为堑壕。具体形制有 3 种：一是中间挖掘壕沟，将掘出的沙土堆在两侧，形成两道梯形土堑，当中形成深壕。根据目前留存的遗迹观察，壕沟一般上宽约 8~10 米，深 2~3 米（现存深度 1 米左右），土堑外高 2~3 米（现存高度 1 米左右）。二是在一侧挖掘壕沟，一侧堆筑土堑，多筑在坡地，壕沟在低坡一侧，土堑在高坡一侧。三是两侧掘沟，中间堆筑土堑，因而土堑较高，多筑在平川地区，土堑一般高 3~5 米。

(现存高度 2 米左右), 壕深沟 6 米 (现存深度 2 米左右), 宽约 7 米。

(三) **天田** 在沙漠地区, 由于流沙容易下滑, 掘壕困难, 故改以石块或土基构成两道矮墙, 中间铺以细沙。此种结构, 见于玉门关及居延地区, 主要作用是检查偷越者的足迹。

(四) **利用自然地势, 形成屏障** 具体形制有 3 种: 一是利用山崖、沟壁, 因险制塞; 山势、沟壁平缓、低矮的地段, 或削或堙, 形成陡壁, 以作屏障。如张掖以北之龙首山主峰——东大山, 汉塞即充分利用其险要地势, 阻挡敌人。二是利用沼泽湖泊, 阻敌骑兵, 如敦煌以北之哈拉湖等沼泽地带, 民勤以北之古猪野泽地带, 敌骑难以横涉, 塞墙止于湖边。三是利用面积广大之沙漠, 阻止敌人, 如武威、民勤以北之腾格里沙漠, 金塔、高台以北之巴丹吉林沙漠, 皆为大面积沙漠, 敌渡困难, 仅筑烽燧线传递情报。

(五) **烽燧** 烽燧又称“亭燧”, 汉简中或称“亭”, 或称“燧”, 或称“亭障”, 今称“烽燧”或“墩台”。烽燧布局有 3 种: 一是沿塞垣、堑壕内侧修筑烽燧线, 平原地区一般 5 公里左右筑 1 座, 地形复杂的地段, 不足 1 公里也筑 1 座, 以使施放的烟火能够相互望见。二是有些地段不筑塞垣、堑壕, 只修烽燧线, 烽燧线即是塞防线。如敦煌塞、南部塞、金城塞等, 大部分为烽燧线。三是在塞外修筑烽燧线, 作为长城的前哨阵地, 侦察传递情报。如民勤以北的烽燧线, 直达内蒙古阿右旗塔木素苏木以北, 有 45 座, 绵延 300 余公里; 永昌北部的烽燧线, 直达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日乃苏木, 有 25 座, 长度也在 300 公里以上; 敦煌以北烽燧线出塞近百公里, 以西烽燧线一直延伸到新疆楼兰以西。烽燧是长城守御部队的基层单位, 设有燧长、属吏及戍卒, 小燧不少于 4 人, 个别大燧多至 15 人, 分别担任候望 (侦察)、燃放烟火 (报警)、防守及烽燧维修任务。烽燧属候官 (或候长) 管辖。

(六) **障城和坞壁** 障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设施,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云: “汉制, 每要塞处别筑为城, 置人镇守, 谓之候城, 此即障也。”《汉书·李陵传》颜师古又注: “障者, 塞上险要之处, 往往修筑, 别置候望之人, 所以自障而伺敌也。”可见, 障是修筑在长城沿线的小城, 是军事防御的重要据点。障城又是守御长城的指挥所, 一般为部都尉、候官的驻所。部都尉的障城, 一般修筑在长城内侧 1~3 公里的地方, 候官的障城则修筑在长城线上。坞壁又称“坞堡”、“坞候”, 是戍卒的营房, 周围筑有围墙。在考古资料中,

坞多附属于烽燧，与烽燧组成一座完整的营院或堡垒。

汉代长城由部都尉负责分段防守，部都尉下辖2~5个候官，候官下辖若干烽燧，有的候官也辖1~3个候长，分管各燧。部都尉是防守长城的一级指挥官，归郡都尉管辖。甘肃汉长城沿线的部都尉，从《汉书·地理志》和汉简中只能查出12个名称，其中酒泉郡有东部、北部、西部3都尉，敦煌郡有宜禾、中部、玉门、阳关4都尉，张掖郡有泽索、肩水、居延3都尉，武威郡有北部、熊水2都尉。部都尉下设丞、司马、千人及其他属官，一般负责防守长约150~200公里的长城，领有七八十座烽燧。河西汉长城沿线所设部都尉，当不止此数，惜史书失载。候官名称，史书不载录，《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出土后，考古学家考得一批候官名称，其中敦煌郡有广汉、美稷、昆仑、鱼泽、宜禾、万岁、吞胡、步广、破胡、平望、玉门、大煎都等12个，张掖郡有肩水、橐他、广地、仓石、居延、甲渠、卅井、殄北等8个。候官一般防守长约30至60公里塞垣，领有30座左右的烽燧。每座烽燧若以10人计算，仅敦煌郡，守卫长城的士卒即在1200人左右；该郡4个都尉的属官及候官属吏和后勤、服务人员，亦不下1200人，共计2400人左右。以此推算，汉代河西长城沿线防守兵力当在万人以上。

二、令居塞

令居塞又作“河西塞”，是西汉王朝在河西最早修筑的长城，因起于令居县而名。令居是西汉王朝在黄河以西最早设置的一个县，故城遗址在今永登县城附近。《史记·大宛列传》云：“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汉书·西域传》云：“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汉书·张骞传》也有与《史记》相同的记载，并附有薛瓌的注语：“汉筑塞西至酒泉也。”《后汉书·西羌传》又云：“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据吴初骧先生考证，令居塞筑于汉武帝元鼎二年至六年（前115年至前111年）。酒泉郡是汉朝在河西最早设置的一个郡，故云“初置酒泉郡”，大约设置于元鼎二年。为了保卫酒泉郡及河西交通，保卫河西屯田军民的安全，西汉王朝遂筑此塞。令居塞东与秦塞相接，起首于今兰州市河口镇黄河北岸之咸水河口，经永登、天祝、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等县市，西至于

酒泉市东北之北大河东岸，全长 750 公里。

兰州和永登段 令居塞自黄河北岸咸水河口起始后，沿咸水河西岸台地北上，经永登县东山、龙泉寺 2 乡，折向西北；继沿庄浪河北上，经大同、城关、中堡、武胜驿等乡镇，于富强堡附近越庄浪河，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境。汉塞在兰州市区境内长约 6 公里，在永登县境内长约 93 公里。

此段汉长城位于明长城以东，两长城相距最远处为 6 公里，最近处为 10 余米。明长城保存较为完整，残高 2~5 米；汉长城破损严重，许多地段缺失，但颓基断续可见。有些山梁、丘陵地段，因开挖壕沟，当地群众称为“边壕”，宽 6~8 米，深 3~5 米，虽经历 2000 余年的风雨侵蚀，仍宽 2 米左右。在山势、沟壑陡削的地方，利用其险要地势，加以修整，以作屏障，咸水河一带就是如此。汉塞沿线烽燧遗存很多，大约 5 公里左右即有 1 座。在咸水河口附近有障城 1 座，与长城连为一体，23 米见方，残高 2.3 米，当为候官营坞；其它地段障城已不存在。汉塞沿线发现大量汉墓，当为汉代戍守官兵及屯田军民的墓地，出土汉代文物甚多，为汉长城提供了佐证。

天祝段 汉塞进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后，与庄浪河相伴北上，到华藏寺北折向西北，经岔口驿、打柴沟、羊圈沟、深沟，在金强驿附近穿过庄浪河北上，越乌鞘岭垭口，过安远镇马家庄，进入古浪县境，长约 55 公里。

天祝境内汉塞的遗迹比较明显，华藏寺至铁腰村约 20 余公里的地段内，城墙断续可见，有几段残高 3~4 米。乌鞘岭西侧一段，长约 15 公里，保存基本完整，站在金强驿公路上向北瞭望，长城历历在目，汉长城在东，明长城在西，两长城之间的距离一般在 1 公里之内，有的地段只有几十米，汉长城倾圮严重，残高 2~3 米，有些段落已成土埂；明长城墙体比较完整，高度一般在 3 米以上。除城墙外，打柴沟乡羊圈沟村和暗门附近，有几段堑壕，当地群众称作“壕子”、“壕沟”，宽 4 米左右；土垄残高 2 米左右，称为“壕埂”。乌鞘岭是天祝县境内的制高点，海拔 3562 米，就是在这样高的山岭上，长城、烽燧巍然屹立，西山烽燧和南山烽燧均筑在高山顶部，距汉长城约 1 公里，残高尚有 5~5.7 米，登峰顶瞭望，几十里之内的景物尽收眼底，是古代戍卒候望敌情的良好所在。

古浪段 汉塞由天祝县安远镇进入古浪县龙沟乡磨河湾，在古浪峡中穿行，出古浪峡口再沿古浪河东岸山梁北行，经俞家暗门、胡家边、土门镇北，

折向西北，沿大土沟前进，经四墩子、五墩子、六墩子进入武威。

汉塞在古浪境内约 75 公里，仍在明长城东侧，但遗迹更为残破，特别是进入平原地区后，由于农耕平毁，大段缺失，仅部分地段有鱼脊状土埂，个别地段有高 1 米左右的残墙。土门以北及大土沟一段有堑壕，残宽 3 米左右，残深 1~1.5 米；壕沟内侧筑墙，基宽 5 米许，残高 0.5~2 米，当地群众称为“壕墙”。沿线布列烽墩，残存一些汉墓。

武威、民勤段 汉塞沿大土沟（干河川）进入武威市长城乡，沿洪水河西岸继续西北行，经七墩子、八墩子、九墩子、苏家台子等，在暗门村与从南面来的明长城重合，复经长城、五墩子等村，在半个墩越过洪水河，沿河东岸继续西北行，经十墩庙、九墩乡，转向西行，与明长城分野，经路墩、塌墩等地，越过石羊河（汉时称谷水），进入民勤县界。汉塞沿武威、民勤边界民勤一侧逆北沙河南岸继续西行，进入永昌县境。

令居塞在武威境内长约 60 公里，在民勤境内长约 7 公里。在武威长城乡、暗门村以南，仅见断续壕墙，有的地段利用冲沟崖壁作塞；暗门村以北，被明长城利用，部分地段残墙被风沙侵蚀成锯齿状；一小部分被洪水河冲蹋，有的地段被农民取土挖毁。保存最好的是半个墩以北的洪水河东岸城墙，蜿蜒于腾格里沙漠边缘，部分城墙被黄沙掩埋。民勤境内遗迹今已不存。武威境内发现障城 5 座。

熊水障 《汉书·地理志》武威郡条云：“都尉治熊水障。”民国《甘肃军政志》列西汉凉州都尉 18 个，其中有“熊水都尉”，并注“熊水都尉驻熊水障”。武威市北部之双城镇附近今残存大小两座古城遗址，较大的一座残垣南北长度为 600 米许，城东有汉墓群，当为汉代熊水障城。熊水都尉负责武威郡中部地区汉塞的防守任务。

八墩障 在武威市九墩乡八墩以北 20 米处，与长城连为一体，周长 700 余米，墙高 5 米，基宽 4 米，中间筑有高台，台上又筑烽燧，高 7 米，系一候官驻地。障城附近又有营坞 1 座，东西长 35 米，南北宽 27 米，高 14 米，无门，用绳索上下，经考证，系关押俘虏的场所。

营儿障 位于武威市九墩乡十墩庙长城内侧。东西长 120 米，南北宽 90 米许，残高 9 米。城外有护城壕，壕外又有一道土垣，残高 5 米左右。东距长城 300 米许。根据夯层和出土文物判定为汉城，也是一座候官驻所。

第二篇 军事设施

高沟障 位于武威市长城乡高沟村长城内侧1公里许,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东西长220米许,南北宽约210米。内城建在外城西北部,北、西墙垣与外城合为一壁,东西长160米,南北宽130米。东北角有高大烽燧,残高15米。此城规模较大,是武威东部边境的最大城堡,当为汉代部都尉驻所,明清时改筑为营堡,仍驻官军守御。

月城 位于长城乡月城墩西侧,与烽燧连为一体,长宽各25米,残高5米许,应为候官或烽燧戍卒营坞。

永昌段 汉塞由民勤县蔡旗堡以西进入永昌县境,向西北行,经朱王堡东北之徐家墩、喇叭泉,折向西南行,至李家大庄转向西行,在河西堡附近越过金川河,转向西南行,沿金川河岸行至金川水库,再折向西行,经后大寺、毛卜喇村北,继经水泉子北之“阎家壕”、“马家壕”,西行10公里,即入山丹县界。

汉塞在永昌县境长约120公里,东段为明长城利用,因地处荒漠,城墙自然剥蚀严重,大部分地段已成高1米许的土埂;北大滩一段稍好,残高2~3米。青山堡至河西堡一段,地处绿洲村落带,人为破坏严重,仅见个别残垣。金川峡一带,多为断崖峭壁,汉塞利用其险要地形,削筑结合,形成屏障。金川峡水库一带,又见塞墙,高度为7~10米。后大寺以西,汉、明长城分道,汉长城在南,明长城在北,并排而行,两长城相距20~80米。水泉子以东多为塹壕;水泉子西北有一段残墙,高1米左右。永昌境内的汉燧很多,一般是“十里一墩”,布列于荒漠、草滩之中,残高大多为7~13米,气势雄伟,一望无际,蔚为壮观。

毛卜喇障 在永昌县水泉乡毛卜喇村北1.5公里处,呈长方形,长220米,宽90余米,基厚3米以上,残高4~5米,内外散落有汉代和西夏时的瓦片和瓷器片,证明此城原为汉代障城,当是候官驻所,西夏时又修补使用。

山丹段 汉塞进入山丹县境后,仍向西北方向延伸,经绣花庙、柳沟山南麓,过峡口,经花草滩、壕北滩、山丹城北、宋家墩等地,到九号地转向西行,再经十号地、大墩庙,到东乐乡西屯村,折向北行,上东大山(龙首山),至烟洞口入张掖市界。

汉塞在山丹境内全长107公里,与明长城交叉而进。汉塞基本上为塹壕,明长城则为墙体,两长城距离最远不过1公里,最近处只有二三十米。我们

在绣花庙测量了一段堑壕，壕沟残宽6米左右，残深1~2米；壕沟内侧起堊，堊宽3~4米，残高尚在2米左右，想当初，壕沟加土堊高度在10米左右，坡度陡削，足可以阻挡敌骑超越。山丹城北一带，汉塞堑壕受到严重破坏，大多数段落被淤填，壕堊多呈鱼脊状土埂；有些地段已平为农田。除堑壕外，绣花庙至峡口段残存5公里墙垣，残高1米左右。西屯村北至烟筒口，只有烽燧相望，而无墙壕相连。山丹境内的烽燧很多，布局与永昌境内的相同。主要障城有2座。

泽索障 《汉书·地理志》云：“日勒，都尉治泽索谷。”民国《甘肃军政志》云：“泽索都尉，治日勒县泽索谷。”经实地踏勘，泽索障城在今山丹县绣花庙（原名定羌庙）北。此地又名古城洼，南距甘新公路（312国道）1公里多，西距山丹县城约60公里，汉时为日勒县辖地。障城紧依汉长城，北靠柳沟山，古丝绸之路从南侧通过。此障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50米，东西宽110米，开南门。除4角筑有4个高大的墩台外，东西墙中间及南墙城门两侧，也筑有大墩台，气势雄伟；城墙基厚6米以上，残高3~5米，有些段落已蚀为锯齿状。在其东南侧有一座营坞，距主城20余米，长50余米，宽40余米，墙体较薄，现已颓圮为土埂，但轮廓清楚。经考证，是戍守部队的牧畜场圈。泽索谷地势险要，控扼河西走廊蜂腰地带，是东西交通的咽喉地段，故西汉王朝在此置部都尉，负责防守张掖郡东部地区边塞。

西屯障 在山丹县东乐乡西屯村，甘新公路、兰新公铁路紧靠城北通过。汉明长城墙壕在此中止，而以烽燧线向北通向龙首山，11座烽墩呈一线排列。障城略呈方形，东西长160米，南北宽150米，基厚6.5米，顶宽1米有奇，开南门。西北角有一座大烽墩，南北14米，东西12米，高16米，顶部面积为10×8米，有房舍遗迹，当为戍卒值班所在。经考证，此障城为汉时所筑，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当为部都尉驻所；明代又加补修，仍驻军戍守。

张掖、临泽段 汉塞进入张掖市境内后，沿龙首山（东大山）南坡西北行，经东山寺口子、人祖口（又作人宗口）、加岭墩等地，至北大山南，进入临泽县；继续西北行，越炭山沟、三叉河，经板桥乡北部之岳王楼、壕洼，进入平原绿洲地带，继经平川乡高家墩北、贾家墩，进入高台县界。

汉塞在张掖市境内长40公里，在临泽县境内长54公里。张掖、临泽境内的汉塞，主要是利用东大山、北大山险峻地势，间以烽燧、关隘形成屏障。

在临泽板桥以西，或掘堑壕，或筑墙垣，在黑河北岸向西延伸。因这一带是绿洲地区，农业活动频繁，土地宝贵，绝大部分堑壕、墙垣已在五六十年代平为农田，地面形迹难以寻觅，只留“壕洼”、“墩”等名称，而当地群众对以前的城墙和壕沟，仍知其所在。

高台、酒泉段 汉塞进入高台县境后，沿合黎山南麓、黑河以北之绿洲边缘继续西北行，经五坝堡北、六坝北、七坝、八坝、九坝，转向北行，经十坝东、胭脂堡东、桥儿湾东、红山东，至罗城乡所属之正义峡（原名镇夷峡）东嘴，转向西行，穿越黑河，西经深沟、盐池、双井子以北之荒滩，至界牌墩，进入酒泉市境，继续西北行，经碱泉子墩、芦鼓堆墩、临水乡暗门村，在北大河（又名讨赖河，汉时称呼蚕水）东岸止。

汉塞在高台县境内长115公里，酒泉市境内长13公里。高台境内东部筑有城墙，中部掘有堑壕，但这一带系绿洲地区，且靠近沙漠，土壤含沙量较高，质地疏松，加之农事活动频繁，城墙、堑壕多已夷为平地。黑河以西至北大河，部分段落为明长城所利用，大部分为堑壕，当地群众称为“山壕”，遗迹留存明显。沿途有80余座烽燧，部分烽燧为明代利用。

这条漫长的防御线，由东南向西北穿越武威、张掖、酒泉3郡，是河西汉长城的主体工程，由各郡都尉及所辖之部都尉分段防守。

三、酒泉塞

酒泉塞约筑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六年（前109~前105年）。《汉书·张骞传》云：“天子（指汉武帝）遣从骑侯（赵）破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这里说的姑师、楼兰，是汉代西域的城国，在今新疆东部地区；玉门指玉门关，非玉门县。《张骞传》引韦昭语注云：“玉门关在龙勒界，”即在今敦煌市区西北约60公里处。赵破奴破楼兰后，为维护河西入西域的交通，汉武帝决定修筑由酒泉至玉门关的长城。这道防御线，东起今金塔县东北的鼎新镇，西止敦煌市西130公里之榆树泉盆地，全长约660公里。李并成先生作了实地勘察和研究，记述颇详。现分述如下：

酒泉郡东部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会水县下记载：“（酒泉郡）东部都尉治东部障。”据考证，会水县故城即今金塔县金塔乡境内之西古城，东部障故城在北大河与黑河交汇处西5公里之北大河北岸，考古编号为“A49”，

呈正方形，每边长 78 米，残高 4~5 米，南垣开门，四角置角墩。该都尉所管的汉塞，东起今金塔县鼎新镇“营盘”村东北（北大河入黑河处），与居延塞相连，沿北大河故道北岸西行，经红沙墩、西窑墩、烧墩北，至大庄子乡臭水墩附近，长约 50 公里。红沙墩以东 12 公里遗迹荡然无存；红沙墩以西有塞墙遗存，残高 0.8~2.2 米。沿线有烽燧 15 座，一字排列。

酒泉郡北部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会水县下记载：“（酒泉郡）北部都尉治偃泉障。”据考证，偃泉障城在今金塔县西坝乡西移村以北 6 公里之戈壁滩上，东西长 31 米，南北宽 25 米，残高 4.7 米，夯土夹红柳、石块筑成，开南门。该都尉所管汉塞，东起臭水墩，经石梯子墩、鄂博庙、柴墩子、郑薛墩等地，西至玉门市花海乡疙瘩井北，长约 80 公里，大部分遗迹不存，仅在柴墩子以北有一段残垣，生地湾北有一段堑壕。沿线有烽燧 10 余座。

酒泉郡西部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乾齐县下记载：“（酒泉郡）西部都尉治西部障。”据考证：汉乾齐县城在今玉门市玉门镇附近；西部障故址，在今玉门市黄闸湾乡十二墩西，城呈矩形，面积为 17.7×14 米，残高 5.5 米，开南门。该都尉所管汉塞，东起玉门市东北部干海子，沿北石河南岸西行，经头墩、二墩、三墩、四墩，至五墩，越过北石河，沿该河北岸继续西行，经六墩、七墩、十一墩、十二墩，又经三站、四站、六站，进入安西县界，西至安西县三道沟镇东北之疏勒河转弯处，与敦煌郡宜禾都尉广汉塞接界，全长 105 公里。

干海子至头墩一段长约 20 公里，毁坏严重，墙垣基本无存；头至四墩一段长约 20 公里，墙垣遗存较好，连续不断，残高 1.5~2.3 米，皆以夯土夹压红柳、砂石筑成；四墩以西塞垣形迹不连贯；五墩以西至安西界约 50 公里，有大段残垣相连。有烽燧 30 余座，沿塞墙排列，大部分位于塞墙南侧，少数几座位于塞墙以北，烽与烽相隔 1.5~5 公里不等。

敦煌郡宜禾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广至县下记载：“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近代学者王国维据《流沙坠简》考证，认为宜禾都尉本名鱼泽尉，驻鱼泽障，后移驻宜禾障，旋改名；再后移驻昆仑障，但仍用宜禾都尉之称谓。宜禾都尉所管塞墙长 150 余公里，有烽燧 38 座，均在今安西县境内。

此段汉塞起自今安西县东疏勒河转弯处的蘑菇滩，与酒泉郡西部都尉管段相接，沿疏勒河北岸西行。桥湾城以东有 18 公里残墙，几乎全系砂石垒砌，

间有夹压柴草者，残高0.8~1.6米。桥湾城以西，在修建铁路、公路时移作路基3.5公里。双塔以东为雅丹地貌区，风蚀破坏严重，现存遗址约8公里，已风蚀为残宽4米，残高0.8米左右的砂石圪塔。双塔水库以北，有7公里断续残墙，用沙石垒成，残高1.5米左右。水库以西有4公里墙垣，保存较好，顶部加压的罗布麻至今尚存。塞垣在双塔农场地段越过疏勒河，沿河南岸向西延伸，因穿越农场垦区，人为破坏严重，大段缺失，较完整的仅有北干沟口以东15公里。安西县城至四工一段，大多坍塌成土丘状，有些段落因穿越绿洲垦区，破坏严重；北干沟口和县城西南有墙垣遗迹，以砂石构筑，残高1.2~1.6米；其余地段仅存沙埂。四工至西沙窝一段，均在疏勒河以南的戈壁滩上，绵延不断，多以砂砾、黄土夹红柳、芦苇、胡杨等筑成，残高一般为0.8~3米。

《流沙坠简》第145简有“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一段文字，有关学者研究，此即宜禾都尉所辖的5个候官名称。

昆仑障 在南岔乡六工村西，今名六工破城子，即宜禾都尉治所。

广汉障 即今桥湾火车站以南之“九墩古城”，南北长50米许，东西宽约40米，位于长城内侧。

敦煌郡中部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敦煌县下记载：“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据《敦煌酥油土汉简》：敦煌郡中部都尉下属万岁、吞胡、步广、破胡、平望5个候官。部都尉与步广候官同治，驻步广障。该都尉所管汉塞，东与宜禾都尉防段接界，西与玉门都尉防段毗连，有烽37座。

万岁候官与万岁障 管辖汉塞东自安西县西沙窝起，西至西湖乡南沙窝，均在今安西县西部戈壁、沙漠中，长约30公里，发现烽燧8座，其中7座在长城线上。塞垣基本连贯，保存较好，以砂砾、黄土夹红柳、胡杨、芦苇、罗布麻筑成，残高1~2.5米。西端一段，结构复杂，底层压胡杨，二层夹红柳，三层夹芦苇，四层夹罗布麻，层间压砂砾，用盐水等粘合，十分结实，至今仍有2.5~3.5米高，屹立在荒滩上。南沙窝8号烽燧附近有一个障城，用黄土夹砂砾筑成，南北宽70米，东西长99米，残高1~1.5米，障之西南连接长城，依其规模考查，当为万岁障，为万岁候官驻所。据《敦煌汉简》记载，万岁候官属下有东部和西部2候长。

吞胡候官及吞胡障 管辖安西、敦煌2县交界处之汉塞，东起安西县西

湖乡南沙窝，西经东碱墩，穿越红当公路，进入敦煌县境，止于大碱滩，长约 25 公里。安西境内塞垣保存基本完好，形制与万岁候官管段基本相同；敦煌境内的风蚀较为严重，大部分成为砂石塬。位于东碱墩东北 2.2 公里的“T28”号（D67）烽燧，在长城内侧，其下有一小障，曾出土汉简 70 余枚及封泥匣、木印章、铜镞、铜带扣及丝织物残片，当为吞胡障，为吞胡候官驻所。汉简记载，吞胡候官辖有东部和西部候长。

步广候官及步广障 所辖汉塞东起大碱滩，经黄墩子农场北、头道沟，折向西北，止于小月牙湖，长约 35 公里。有烽燧 10 余座，绝大部分沿长城一线排列，间距多为 3 公里左右。这一段烽燧最为密集，大约是南距敦煌郡府不远，为重点防守段落。大碱滩附近墙体风蚀严重，多已残缺不全；黄墩子农场段，损毁殆尽；垒墩子以西保存较好，墙体基本连贯，残高 1.5~2.5 米。位于党河入疏勒河处东南 13 公里的西碱墩（考古编号为“T24”）下，有小障 1 座，障墙用土基砌筑，层间夹压红柳，呈正方形，边长 32.6 米，残高 1.5 米，当为步广障，为步广候官和中部都尉驻所。

破胡候官及破胡障 管辖哈拉湖南岸汉塞，东起小月牙湖，西经烟筒梁、人头疙瘩、马房梁子，止于香炉墩，长约 25 公里。此段塞垣原不连贯，仅在哈拉湖东南与烟筒梁之间有长约 5 公里的残垣，残高 0.5~2.5 米；其余段落，因靠近湖岸，受盐碱侵蚀、毁损殆尽。有烽燧 12 座，“Y23a”烽燧下之小障，当为破胡障，是破胡候官驻所。

平望候官及平望障 所辖汉塞东起哈拉湖西岸，西经二里半戈壁北缘、酥油土、卡子墩、条湖南，西止大方盘城北，长约 25 公里。今仅存两段塞垣：一段在酥油土附近，长约 7 公里，另一段位于大方盘城北，长约 4 公里。波罗湖和条湖南岸未发现长城遗迹，当以湖泊为天然屏障。有烽燧 9 座。卡子墩编号为“T21”，其下有营坞，当为平望障，为平望候官驻所。

敦煌郡玉门都尉防段 《汉书·地理志》龙勒县下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的记载。经考证，汉龙勒县城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之寿昌古城；玉门都尉治所在小方盘城。小方盘城汉代称玉门城，位于今敦煌市西北约 80 公里处，城呈正方形，南北长 26.4 米，东西宽 24.5 米，基厚 4~5 米，残高 9.7 米，顶部内外有女墙，用黄胶泥土夯筑，十分坚固，四墙至今仍完整，是这一带长城线上建筑最好的城堡。玉门都尉下辖玉门、大煎都两个候官，防段

东起大方盘城东北，西止吐火洛泉西南的广昌燧，东西长约 75 公里，有烽燧 39 座。

玉门候官 所辖汉塞东起仓亭燧，与平望候官朱爵燧接界；过小方盘城北，折向西南，经贼娃子泉，穿越盐沼碱滩地段，由“T14”烽燧处向西，经当谷燧、广汉燧、千秋燧、马圈湾、羊圈湾、后坑，再折向西南，至显明燧（T8，D16），与大煎都候官管段相接，长约 40 公里。塞墙多以砂砾夹芦苇浇盐水粘合而成，颇为坚固，一般厚 3~4 米，残高 3 米多。在当谷燧附近，当年戍卒们备用的积薪，仍整齐地堆放着。据出土汉简记载，玉门候官辖境有烽燧 23 座，现存 22 座。玉门候官下辖显明、诛虏、临泽、玉门、虎猛、大福、西塞、将候等候长和却适、远望、推贤等候史。玉门候官驻马圈湾障城。

大煎都候官 是酒泉塞最西的一个候官，位于敦煌市西部之榆树泉盆地，所辖汉塞东与玉门候官连接，起自显明燧西，向西南行，经“T7”烽燧、富昌燧等，至于马迷兔西北，长约 25 公里。塞垣用粘土、砂砾夹芦苇筑成，基厚 3 米许，顶宽 1 米多，残高 3 米有奇，基本连贯，十分坚固。马迷兔是汉长城塞垣的终点，但马迷兔以西还有两组烽燧，分别向西北、西南方向展开。向西南的一组有 5 座，其中有广武、步昌、凌胡等燧；向西北的一组有 4 座，沿疏勒河北岸分布。《马圈湾汉简》记载，大煎都候官辖大煎都、万世、广武、高望、通望、步昌等候长和广昌、序地候史，以及厌胡、步昌、富昌吏士，管烽燧 14 座。这样，大煎都候官就管辖了整个榆树泉地区的塞垣和烽燧，总长度达 100 公里以上。据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大煎都候官驻凌胡燧。

四、敦 煌 塞

分布在敦煌西南方向，以阳关为中心，主要由阳关都尉负责防守。阳关都尉治所设在阳关城。据考证，阳关故城在敦煌市南湖乡西的古董滩上，东北距敦煌市区 60 公里，西汉时属龙勒县地界。古城垣今已不存，但沙塆间留有房基残迹。其防区塞垣、烽燧线有以下几条：

阳关至盐泽烽燧线 据《史记》记载，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汉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获大胜，从此西域道路畅通，于是，汉王朝修筑敦煌以西至盐泽的烽燧。《史记·大宛列传》说：“西至盐水（即四布泊）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也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

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有亭。”这里说的“盐水”、“盐泽”，即今新疆东部之罗布泊；“亭”即烽燧，故史书所载，往往亭燧并称。“往往有亭”，即沿途修筑的烽燧相望不断，今存遗址十余座。驻守这些烽燧的官兵，除担负警戒任务外，还要屯田，生产粮食，供给过往使者所需。

阳关至玉门障汉塞 长约 70 公里，北端有 3 公里多塞墙，其余为“天田”，今存部分遗迹，南端有烽燧 5 座。这段汉塞把阳关和玉门关连接起来。北部当为玉门都尉管辖，南部归阳关都尉管辖。阳关城北的墩墩山烽燧，用芦苇、红柳夹砂筑成，残高 5.3 米，今称“阳关烽燧”，已作为古阳关的标志物。

阳关至敦煌郡城汉塞 长约 60 公里，由阳关东南沙窝起，向东北行，到南湖店以西进入党河河谷，再沿党河北岸继续东北行，经李家墩、南台堡、杜家墩，到达敦煌郡城（在今敦煌市区西南党河西岸），由烽燧和堠壕组成。我们在南湖店以西的公路南侧，发现 4 公里长的堠壕，壕沟已被黄沙填平，但 4 米宽的壕塄，仍历历在目，残高约 1 米左右。这段汉塞，把阳关和敦煌郡府连接起来，保护了由郡府通往阳关的交通。

除外，汉代还修筑了阳关西南经崔木土、洞子湾、多坝沟（在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北境），到达梧桐沟、青石沟（均在阿克塞西境）的烽燧线；从党河水库西侧山头烽燧起，沿党河河谷东南行，经石板墩、二墩、累墩子、五个庙、党城湾（均在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直到别盖（在肃北县城东南约 30 公里处）的烽燧线。这些烽燧线，是敦煌郡的前哨阵地，完善了敦煌西南部地区的防御体系。

阳关一带烽燧，大多在沙漠、戈壁、高山地区，干旱缺水，在这样的地区修筑和守卫烽燧，其艰苦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先驱者们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

五、居延塞

居延塞始筑于西汉太初三年（前 102 年），大约完成于天汉元年（前 100 年）。太初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失败。次年，汉武帝遣李广利再伐大宛。与此同时，匈奴右贤王率众入侵酒泉、张掖 2 郡，掠数千人而去。汉将

任文得悉，率军追击，解救所掳人口而回。武帝为策应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并防御匈奴再次南下，入侵河西，遂决定修筑居延塞，设防屯田。《史记·大宛列传》说：太初三年，汉朝“益发戍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史记·匈奴列传》说：武帝“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居延县下有颜师古的如下注文：“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对此汉塞，薛英群在《居延汉简通论》一书中，有较详尽的考证和记载。

居延，原为匈奴地名，汉因其名置县，属张掖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根据《居延汉简》考证，居延塞南起高台县西北之正义峡（原名镇夷峡），沿黑河（汉时称羌谷水，下游称弱水）东岸北行，在金塔县鼎新镇北黑河与北大河汇合处，分为东线和西线，2线夹黑河两岸东北行，进入额济纳旗。居延塞全长约500公里，把整个毛目绿洲和居延绿洲都包括在塞内。此塞由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管辖。

肩水都尉防段 南起正义峡，与令居塞衔接，北至布肯托尼烽燧（在额济纳旗依肯查干南），长约220公里。下辖肩水、橐他、广地等候官。都尉府设在金塔县天仓乡以北约20公里之黑河东岸，障城今名大湾城，考古编号为“A35”（“T48B”），长350米，宽250米，高8.5米，基厚6米，东墙正中开门。西南角和西墙北端各有一座望楼。城外四周有两道平行的护墙，护墙内又有一道7米宽的壕沟。今仅存东墙和部分南墙。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掘得汉简1500余枚，1972年甘肃考古队又掘得汉简100余枚。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肩水候官及肩水障 所辖汉塞为居延塞南段，起于正义峡口外，沿黑河东岸北行，经大墩门、坂梁、清河湾，折向东北行，经芨芨乡、沙枣墩、天字号、地字号、宇字号、宙字号、鼎新镇（旧称毛目）东、张字号、双城乡东、红墩子、大湾、小湾、地湾等地，至于金关（考古编号A32），长约110公里。鼎新镇以南留存3段墙垣，每段不足5公里；双城子以东也留存一段残墙；东明村以北至金关，塞墙比较连贯。鼎新镇西北黑河与北大河交汇处又筑一道塞墙，西与酒泉塞相接，其主线沿黑河西岸向北行，与东岸之塞墙夹河延伸，经国光、常丰、天仓、中分、二杰、沙门子等地，至于金关，与黑河东岸塞垣会合，长约45公里。今存城障4处，烽燧39座。烽燧分为四

组：河东一组 19 座、障城 1 座；河西一组 10 座；两塞墙间有烽燧 4 座、障城 3 座；鼎新镇以南 6 座。

肩水候官驻肩水障，该障今名地湾城，考古编号为“A33”，位于金塔县天仓乡以北 24 公里的黑河东岸。城呈正方形，边长 100 米。城内有内城，也呈正方形，边长 21 米，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此掘得汉简 2000 余枚，1972 年甘肃省考古队又掘得汉简数十枚。

橐他候官及橐他障 在肩水候官以北，所辖汉塞均为烽燧，南起肩水金关，北至三白滩戈壁（在额济纳旗南部），长约 50 公里，共有 18 座烽燧和 1 座障城。橐他障为橐他候官驻所，考古编号为“F159”，呈正方形，面积为 25 米×26 米，位于金塔县北境，南距肩水候官 25 公里。

广地候官及广地障 所辖汉塞均为烽燧，南接橐他候官，北至布肯托尼烽燧（考古编号为“A22”），共有烽燧 17 座，沿黑河（下游今称额济纳河）东岸一线排列，长约 60 公里，烽间距离一般为 1.5 公里。广地障今称“小方城”，考古编号为“A24”，为广地候官驻所。城呈正方形，面积为 19 米×20 米。障外又有坞墙，长 86 米，宽 53 米。今存东、西、南垣。1930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此障发现汉代边防《永元器物簿》。

居延都尉防区 在居延垦区，即今额济纳河以东，古居延泽以西，索果淖尔以南地区。《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条居延县下有“都尉治”的记载。据考证，汉居延县城在今额济纳旗市区东南 34 公里、黑城遗址东南 14 公里处；该都尉府不设于汉居延县城，而是设于县城以北 17.5 公里处的一座汉城，考古编号为“K710”，略呈方形，南北墙各长 110 米，东墙长 131 米，西墙长 133 米，基厚 4 米，残高 0.5~1.2 米，南开门；四角筑有角墩。城内外散落大量汉代砖瓦残块和陶片，并发现五铢钱。居延都尉下辖居延、甲渠、卅井、殄北 4 个候官。

居延候官及遮虏障 居延候官防区位于居延垦区中部。额济纳河水从布肯托尼附近的布都布鲁克流向东北，入古居延泽，汉军即以此为中心，开展大规模屯田活动，居延县城、遮虏障和居延都尉府，都设在这一范围内。该候官所辖汉塞，全为烽燧线组成，可分为 3 条线路：伊肯河东岸南部，有障城 1 处、烽燧 5 座，成一弧形排列；伊肯河东岸北部，有障城 1 座、烽燧 6 座，成一直线排列；居延城东南一带，有障城 1 座、烽燧近 10 座。居延候官驻

“遮虏障”，此城为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筑，蒙语称“班登勒格”，考古编号“K688”，位于居延都尉府（“K710”）西北4公里处。城呈正方形，边长130米，基厚4米许，残高1.5~2米。城内散落有汉代陶片和汉砖残块，城东南有汉墓群。

甲渠候官及甲渠障 所辖边塞是居延绿洲的西部屏障，南起布都布鲁西南“T21”号烽燧，北至登达河与阿波因河交汇处的“T3”号烽燧，长约40公里，介于纳林河东岸与伊肯河西岸之间的砾石地上，共有烽燧25座、障城1座。烽燧分布密集、整齐，烽间距离一般为1300米左右。烽燧间有20余公里的塞墙遗迹，基宽2~3米，残高不足1米，为砾石夹芦苇、树枝筑成。甲渠候官驻甲渠障，是一座构筑坚固的小城堡，今名“破城子”，考古编号为“T8”，位于额济纳旗市区以南24公里处。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此掘得汉简5000余枚；70年代，甘肃考古队又在此得汉简3222枚，在附近烽燧、营坞得汉简4000余枚及一批汉代实物。

卅井候官及卅井障 所辖汉塞分布在居延地区南部，西南起伊肯河东岸的布肯托尼烽燧，向东北行，到故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P9”号烽燧，长约60公里。有烽燧32座，烽间距离一般为2公里左右，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自布其间有肯托尼向东，至牟斯山西南，长约20公里，略呈西南、东北走向，其间有20公里塞墙，墙体保存较好；东段自牟斯山至博罗松治，长约40公里，成一弧形线，其间只有部分塞墙残迹留存。博罗松治烽燧，考古编号为“P9”，是居延地区最东面的一座烽燧，位于一座孤立的小岗上，用土坯、芦苇筑成。烽燧西南有一方形小障，面积为30米×30米，用土坯筑成，当为卅井障城，为卅井候官驻所，曾出土“卅井官”、“卅井候官”封检为证。所属“T130”号烽燧，在其所遗灰层中，曾出土汉简156枚，其中有“次东燧”和“次东部”名称。

殄北候官及殄北障 所辖边塞分布在居延地区北部，在索果淖尔以南，由“A10”、“A11”、“A12”、“A13”、“T28”、“T29”等10余座烽燧组成，并有部分塞墙遗迹，在居延绿洲北部形成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弧形屏障。在“A10”号烽燧以南2公里处有一障城，考古编号为“F30”，蒙语名“杜家乌苏”，呈正方形，南北长40米，东西宽36米，残高0.8~4.2米，当为殄北候官驻所殄北障。

六、休 屠 塞

休屠塞在今民勤县境内，始筑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大约完成于2年后。《史记·大宛列传》云：太初三年，汉朝“益发戍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是时，河西地区只设酒泉、张掖2郡，张掖郡治尚在今武威市东南部，故西汉王朝调动大批戍卒进驻休屠地区，筑塞、屯田，防御匈奴南下，保卫河西东部地区；后又设立北部都尉，负责休屠塞的管理与防御。《汉书·地理志》武威郡休屠县下有“北部都尉治休屠城”的记载。据考证，休屠城故址，即今武威市东北部九墩乡之三岔古城。休屠塞南接令居塞，北达休屠泽，几乎把整个休屠绿洲全部包括在塞内。由于此塞处在沙漠包围之中，土质疏松，随着历史的变迁，塞垣遗迹几乎全部风没于沙漠中。

历史文献记录及调查资料表明，休屠塞分为东西2线，两线全长约230公里。据此推断，武威郡北部都尉属下，可能设置有东部候官和西部候官，负责休屠塞东线和西线的防守任务。

东线（东部候官）：汉塞由今武威市九墩乡东北之洪水河进入民勤县境，沿石羊河东河西岸东北行，经重兴乡黑山堡、羊路乡羊路墩、方家墩，穿越沙漠边缘，至古休屠泽南岸。此线未发现塞墙遗迹，只有一些烽燧自南向北排列，其中有野鸽子墩、黄茨井墩、沙嘴墩、仲家墩等。未发现障城遗址，可能已被农田平毁。

西线（西部候官）：汉塞由民勤、永昌交界地沙井子西北起，向东北延伸，经牛毛墩、重兴堡西、黑山头、王家墩，转向北行，经宋和西、薛百乡“长城村”、大坝乡城西村、勤锋农场、茆茆井墩、古连城西、三角城，至古休屠泽南岸。这段塞墙大部分毁损，唯大坝乡城西村有6公里残墙，残高2~3.5米，基厚4~4.5米。在大坝乡文一村古城以西1.5公里处，有两条塞垣交汇于此，一条为明长城，一条为汉代塞墙，汉塞墙垣与西塔墩汉代烽燧连为一体，与连城汉塞遥相呼应；连城、三角城以西的沙窝中，也有长10余公里残墙。除外，还有多处零星塞垣残迹。西线保留汉代烽燧十多座，其中有羊毛墩、柳湖墩、红茨墩、连城墩、半截墩等。

在民勤县北部之红沙梁乡西北9公里处，有一座汉代古城遗址，今名

“三角城”，东西长 200 米许，南北宽 120 米，墙垣风蚀、破损严重，残高 2~4 米，用粘土、砂石筑成。城内外散落有大量汉代砖瓦残片和陶片，并曾发现汉代五铢钱。该城是这一带的汉代障城遗址，可能是西部候官驻所。

休屠绿洲北部，主要以古休屠泽和猪野泽为天然屏障，未修筑塞墙。汉时，休屠泽、猪野泽面积很大，加上附近的沼泽地带，包括了今东平湖、青土湖、白碱湖、车头湖及中渠、西渠、东镇等乡镇的大部分地区，东西长约 80 公里，南北宽约 30 公里，敌人是很难涉渡的。

在今民勤县境内，除沿东西塞垣所筑的烽燧外，在塞垣以外也分布着许多烽燧，是休屠塞的前哨阵地，是该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媼围塞

媼围塞不见于史书记载，但汉代媼围至姑臧间有大道相通，必有塞垣屏护。据考证，汉媼围县城即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村古城。吴弼骧先生在其所著《河西的汉代长城》一文中说：“（汉）宣帝地节三年（前 67 年）筑媼围塞。”汉武帝时修筑的令居塞，其东段是从媼围南面的祁连山中通过，祁连山以北地区尚未包括在塞内。到汉宣帝时，随着武威郡的设置，在这一地区内又设立了媼围、扑剌、揶次 3 县，均受武威郡领辖；由西汉王朝都城长安通往西域的大道（即丝绸之路北线），从鹑阴口（在今靖远县境）过黄河后，即从这里通过。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保护交通，保卫新设置的郡县，西汉王朝修筑了这道防御线。

媼围塞起于景泰县五佛寺乡黄河边，东与秦塞相接，沿五佛寺盆地北缘西行，至媼围古城（在吊沟）以北 8 公里处，转向西北行，经青崖子墩、白墩子、砖台了、白崖子，折向西行，经西豁豁、姚家井，进入古浪县境；继续西行，经古嘴子、李家窝铺北、方家墩子、羊胡子滩、古城庄，转向西北行，经古山墩、黄花滩，抵大土沟南，与从土门镇西南来的令居塞接连，全长 145 公里，其中景泰县境内约 80 公里，古浪县境内 65 公里。

汉媼围塞与明长城平行，在明长城以北，两塞间距离大多在 3~12 公里之间。这段汉塞十分残破，许多地段损失殆尽，不可辨认，有些段落已被流沙埋没；但大部分地段仍有塞垣遗迹，残高 0.5~1 米，当地群众称为“鱼脊梁”。古浪县境内有些残垣，每三层黄土夹一层芨芨或白刺，以隔碱潮。有些

地段散落有汉代砖瓦残片和陶片，附近有汉墓群，个别地方发现有五铢钱，这是汉长城的有力佐证。

此外，汉代还修筑有氐池塞、南部塞、金城塞，主要是烽燧线，不一一记述。

第四节 明 长 城

明朝的主要边患在北方，初期是残元势力，中后期是鞑靼、瓦剌，修筑长城的目的，主要是防御鞑靼、瓦剌内侵。在历代修筑的长城中，明长城最长，工艺最好，施工最为精细。明朝立国后，为了防御残元势力和鞑靼、瓦剌的侵袭，在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曾18次动用大批军民和大批资金，加筑长城，不断完善北方的防御设施，到隆庆、万历时才基本完成。明长城的东端起于辽东之鸭绿江畔，西端止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全长6000余公里，其中甘肃境内有1800余公里。

一、甘肃明长城的形制及其守御概况

明长城又称“边墙”，简称“边”。甘肃境内的边墙，主要是板筑土墙，并有部分石墙和壕沟。《明史》和《清史稿》地理志都有记载，地方志记载比较详细，遗迹留存也比较丰富。甘肃边墙大体分为西北旧边、西北内边、兰州小边、兰州大边、河西大边、嘉峪关边墙、河西新边、洮州边墙等8个部分。其中西北旧边与兰州大边，从靖远北部至兰州河口地域，沿黄河东南岸组成一条防线，长约350公里。兰州小边、河西大边、嘉峪关边墙组成一条防线，从兰州盐场堡起，贯穿河西走廊，至嘉峪关以南之讨赖河岸，长达1000余公里。这两条防线，是甘肃明长城的主体工程，也是明王朝在西北的主要防御设施。明代甘肃边墙，对保护边疆地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清代中朝，还发挥着防护作用。

明代边墙，由各镇边防部队分段防守。明王朝把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分作9个防区，每个防区设置1镇，各统兵数万人至十数万人，守御长城、边防。这9个防区统称为“九边重镇”，其西部为固原、宁夏、甘肃3镇，又称“西三边”，统由“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简称“陕西总督”）督察节制。镇设总兵

官、协守副总兵各1员，是各镇的正副长官；下设分守副将和分守参将若干员，带兵驻守重要地区；其下又设若干游击将军、守备、都司、千总、把总等指挥官，带兵驻防各地城堡，保卫地方安宁，驻边墙沿线者，则担负守御边墙的任务；其下又辖领烽墩，多者数十座，少者十数座，每座烽墩驻兵2~5人不等，执行候望（侦察）、守御、施放烟火（报警）等任务。

甘肃镇 设于甘州（今张掖），负责守御河西大边。全镇官兵最多时有91571人。正副总兵官以下设分守副总兵1员，驻节凉州（今武威）；分守参将4员，分驻庄浪（今永登）、肃州（今酒泉）、西宁（今属青海）、镇番（今民勤）；游击将军4员，分驻庄浪、松山（今属天祝）、碾伯（今青海乐都）、抚标（驻甘州城）；守备、都司、千总、把总若干员，分驻各地城堡。

固原镇 设于固原（今属宁夏），守御的边墙有西北旧边、西北内边、兰州小边、兰州大边、河西新边，东端与宁夏镇、延绥镇所管边墙相接，西端与河西大边相接，长约500公里。全镇官兵最多时有126919人，其防区主要在今甘肃。总兵官以下设分守副总兵1员，驻节临洮；分守参将5员，分驻兰州、河州（今临夏）、靖虏卫（今靖远县）、武都、西安；游击将军4员，分驻固原东路、固原西路、总督左营、总督右营；守备、都司、千总、把总若干员，分驻各地城堡。

宁夏镇 总兵官驻宁夏城（今银川市），管辖的长城东起盐池（今宁夏盐池县），西至兰州，长约1千公里。全镇官兵最多时有71693人，主要防区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

二、西北旧边

西北旧边又称“西北大边”，是明王朝在西北最早修筑的防御工程，在靖虏卫（今靖远县）境内，沿黄河东岸北行，在裴家川进入宁夏境。宣统《甘肃全省通志·兵防志》云：西长城“起自靖远荒沟界，迤北接贺兰山、北长城，至大河，迤河而南，逾河而东，有东长城至定边界，凡一千一百七十里。”《清史稿·地理志》兰州府条云：“边墙自西来，逾黄河，南至索桥，合旧边墙，东北入中卫。”这条防线，是明代前期在秦汉故塞的基础上修筑的。

靖远县境内的旧边墙，分属陡城堡、迭烈逊堡、裴家堡、沙古堆堡、永安堡、哈斯吉堡、大庙堡、荒沟堡的驻军管理。据《甘肃全省新通志》记载：

陡城堡在靖远县北 50 里，管边墙 10 里。迭烈逊堡在靖远县北 70 里，明万历年间建，管边墙 70 里。永安堡在靖远县东北 120 里，管隘口 12 处、边墙 50 里，斩坡为边 100 余里。裴家堡管边墙 40 里，在黄河沿岸。沙古堆堡在靖远县北 130 里，明嘉靖四年（1525 年）建，因山斩削而成，管隘口 2 处、边墙 30 里。哈斯吉堡在靖远县北 150 里，隆庆六年（1572 年）建，堡城周长 1 里，三面陡峻，东连永安，北达芦塘，控制要冲，管隘口 3 处，无边墙，斩坡为边 30 里。大庙堡在靖远县北 150 里，管隘口 7 处、边墙 10 里，斩坡为边 60 里。芦沟堡在靖远县北 180 里，至边墙 50 里，管隘口 7 处，边墙 18 里。以上共计边墙 114 公里，斩山为边 100 余公里。双龙乡黄河岸边残留数段长城墙垣，最高 7 米，厚 10 米。另有平滩堡，靖远县南 90 里，明正統年间建，黄河自此入境，堡城周长 1.3 里，临河踞胜，四面天险，东西沿河 50 里，俱无边墙，皆斩山为边。这些堡城，大部分遗址尚存，唯长城遗迹破坏严重，大段缺失，遗留残迹多成土埂。

三、西北内边

因处于西北大边的内侧，故称“内边”，又称“重险”、“小边”。起自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地饶阳堡，然后沿环县与盐池县的边界西行，经环县甜水堡北，进入宁夏境，再经下马关北、徐冰水、同心城北、兴仁堡北，进入靖远县，止于县东北之花儿岔。《陕西三边总制总叙·固原事宜》记载：“弘治间，总制秦纘筑内边一条，自饶阳界起，西至徐冰水三百余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卫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屹然为关中重险。”《北虏事迹》又云：“自环县萌城西响石沟至靖虏卫花儿岔，修筑边塞，长六百三十里”。古籍中尽管有“九百里”、“六百三十里”之说，但经实测，实际长度为 240 余公里。

这是一段墙垣、堑壕结合的防线，有些地段“随山就崖”，或“铲削设险”；有些地段则挑挖壕沟，或在堑壕内侧筑墙，沟墙相连，“形成绝险”。弘治十五年（1502 年）由三边总制秦纘主持修筑，嘉靖九年（1530 年）三边总督王琼又主持重修。这条防线“深险壮固”，东头与陕北定边边墙相接，西头同靖远黄河东岸之“西北旧边”相连，形成第二道防线，从而断绝了“故虏西入临巩之路”。

四、兰州小边

兰州小边又称“兰州旧边”，在今兰州市区黄河以北。据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兵防志》记载：“旧边城在黄河北岸，东自盐场堡起，西至沙岗墩止，计五千六百二十丈”。

兰州小边墙自盐场堡起始后，向西延伸，至庙滩子西，以山为屏障，到十里店东山麓，再度起墙，经安宁堡、沙井驿北，止于沙岗墩，与永登边墙相连。除去白塔山及以西一段山峦未筑墙垣外，边墙实际长度为 18.7 公里。由于市政建和郊区果蔬生产的发展，遗迹几无留存。此段边墙，由驻防盐场堡和安宁堡的明军防守。此二堡是明代兰州黄河以北的两个前哨据点，控扼东西两翼要路，对保卫兰州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五、兰州大边

明代兰州黄河南岸的边墙称为“兰州大边”，也称“河南大边”。民国《甘肃军政志》记载：“皋兰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筑，明万历元年（1573 年）补修，厚二丈，高倍之，土色坚韧，西自新城起，沿河而东，至靖远县大浪沟界止，约计二百余里。”

明天顺五年（1461 年），鞑靼在西北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占领大小松山地区（在今永登、天祝间），甘肃边患频繁。鞑靼首领经常派骑兵进犯兰州属地，甚至扬言要“立黄河饮马”，“闯夺”镇远浮桥，使兰州城经常处在“边警”声中。为了保卫兰州，明王朝把驻兰明军的防御重心移往河南，补修秦长城，以保全城池。

据调查，兰州大边墙西起兰州市西固区新城乡新城堡西，沿黄河南岸东行，经坡底下、西固城、陈官营、土门墩，到达小西湖东。这段长城，新中国成立初期尚留存二三十公里，至 80 年代，已留存不多。新城乡梁家湾村西铁路南侧，今存残墙 20 余米，残高 3~5 米；西固西路北侧有残墙 20 余米，残高 1.5~2 米；深沟桥北有残墙 80 余米，残高不足 1 米。沿长城一线尚遗存青石嘴、东河湾、扎马台、深沟桥等烽墩。

边墙过城区后，又经东岗镇、桑园子，进入榆中县境，沿河折向东北，于河坪北进入皋兰县境，经什川堡（今什川乡），于冰沿沟西北入榆中县境，继

续向东北延伸，经一条城（今青城），在乌金峡北端进入靖远县之平滩堡。长度为130公里。此段黄河，桑园子以西为浅滩地区，水流平缓，自古就有多处渡口，筑有相连之墙垣，以防“虏”渡；桑园子以东，因黄河流急，“虏”不能渡，故边墙不连贯。乾隆《皋兰县志》云：“黄河至桑园子，两岸青山壁立，（高）十余仞，（河）阔二三十丈，名桑园峡；稍东，益逼仄（窄），为崎嶇口峡；又东，为沈峪峡，其水半作盘涡，入者不可复出。故自桑园以下，河为两山所束者二百余里；将出山口，数作瀑布势，始泻为巨川。”由此看来，这段黄河水势汹涌，极险绝，因有河险可恃，有此段落并未筑墙，因此，这段长城是断断续续的，实际长度不足100公里。

兰州大边西段，由驻守新城堡和西固城的明军防守。新城堡在西固区西部黄河南岸，东距西固城13公里。《皋兰县志》云：其地环山滨河，地势险要，在明代，“为河冻时贼寇往来之要冲，筑城屯兵，进可以遏贼来，退可以截贼去，自筑城屯兵后，兰州西部始安”。西固城原名西古城，又名西关堡，在兰州城关以西23公里处，明弘治年间补筑，移明军驻戍，守御边墙。

六、河西大边

河西大边是明长城在甘肃境内最长的一段，从永乐时开始修筑，东起兰州市安宁区，经永登、天祝、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等县市，至于酒泉西部边界，全长930公里。

兰州段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兵防志》云：“东自安宁堡咸水沟界起，西至平番白土坡界止，边墙共长一千七百三十丈，堑壕长四千四百一十丈。”经考证，此段边墙自安宁区沙井驿西北之沙岗墩起，与兰州小边墙相接，沿仁寿山以西之台地向西南方向延伸，在安宁区西北进入永登县境，长约20公里。今遗迹大部分已不存在，仅在皋兰县中心乡福儿沟残留600余米，残高2米左右。此段边墙由驻沙井堡的明军防守，清初即废。

永登段 《甘肃全省新通志》云：平番边墙苦水段“自白土坡崛起，西至新屯界止，长四十六里”；红城子段“自新屯界起，西北至大沙沟止，长五十里”；武胜堡段“自汉属郎起，西北至大马营沟止，长四十五里”。今考，永登境内边墙沿庄浪河东侧台地向北延伸，几乎与汉长城平行，纵穿永登县全境，经过的主要地段有苦水乡、红城镇、龙泉乡、大同乡、柳树乡、永登城

北、中堡乡、清水河、武胜驿、藏民台等，在河东村进入天祝县境，长约 90 公里。农田作业地段多已破坏，仅个别地段留存零星夯土城垣；山间、丘陵地段保存较为完整，残高大多在 2~5 米之间。

永登境内的边墙，由驻苦水堡、红城堡、武胜堡的明军分段守御。苦水堡在永登县南境，距县城 53 公里，今称苦水街，属苦水乡，堡城已毁，明时驻把总 1 员，领兵 50 名，守御边墙 23 公里，清初仍旧，乾隆时裁；红城堡在县南，距县城 35 公里，今名红城镇，明时驻守备 1 员，清代改驻把总，领兵 256 名，守御边墙 26 公里；武胜堡在县北，距县城 20 公里，今名武胜镇，明时驻把总 1 员，领兵 50 名，守御边墙 23 公里，清初仍旧，后裁。

天祝段 明边墙由界碑村进入天祝藏族自治县后，沿庄浪河西侧向西北方向延伸，经华藏寺、岔口驿、火烧城、打柴沟镇、深沟村，在金强驿（原名镇羌驿）以西穿越庄浪河，改向北行，顺公路东侧山坡，同汉长城相伴北上，越过乌鞘岭垭口，再过安远镇，入古浪界。边墙遗迹留存很多，《天祝藏族自治县概况》说：“华藏寺至金强驿一段，五十年代后期尚存着整段的高大墙垣，至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没有严格的保护措施，几乎残破殆尽；唯乌鞘岭一段，至今犹存断垣残壁。”我们调查时，在打柴沟西南之羊圈沟村南的山坡上，见到二三百米墙垣，从山上蜿蜒而下，残高 3~4 米，在山间草地映衬下，显得十分雄壮；金强驿以北，有大段边墙遗存，在公路东侧向北延伸，高度一般也在 3 米左右。

据《甘肃全省新通志》，天祝境内的边墙，由岔口堡、镇羌堡、安远堡驻军防守。岔口堡在天祝县南境，管边墙 25 公里。镇羌堡在县境中部，今名金强驿，管边墙 20 公里；安远堡在县境北部，管边墙 20 公里（含今古浪南部）、烽墩 8 座。

古浪段 边墙由安远驿进入古浪县龙沟乡，仍与汉长城相伴，顺山沟向西北行，至称沟台转弯，沿古浪峡（古浪河在峡中）东侧向北延伸，经龙沟、营盘滩、金家地、苏家墩，出古浪峡口，再沿古浪河东岸北行，经俞家暗门、杜家庄，在石家库陀进入平原地带，又经暗门滩、石家墩、肖家营等地，在黄家庄折向西北，与汉长城分道扬镳，经胡家边西、园墩子，进入武威市境内，长约 70 公里。

古浪峡内的明边墙，多在汉长城西侧，有些段落是在汉长城的基础上修

筑的，但遗迹保存较少，只个别地段留有残墙。进入平原地区后，由于农耕平毁，大段缺失。黄家庄至武威界，有 15 公里相连的边墙，保存完好，其中圆墩子一带的城墙高度在 4 米以上，基厚 3 米有奇，顶宽 1 米以上，部分段落还有女墙，2 公里左右即筑墩台一座，城墙与墩台相连，至今仍不失当年雄伟气势。

武威段 旧志无记载，但遗存较多。边墙由古浪县园墩子进入武威市黄羊农场后，继续向西北延伸，经何家沟、王家窝铺，在九站东北折向北行，经十一站、十三站、十五站，至长城乡新城村，改向西北行，至长城乡政府所在地，沿洪水河西岸北行，经暗门、长城、五墩等村，越过洪水河，沿河东岸继续北行，经十墩庙、九墩乡野麻滩、黄茂洼等地，进入民勤县境，长约 63 公里。

黄羊农场至九站一段，城垣夯筑坚固，黄土粘性好，至今保存完整，高度仍在 4 米以上；九站至长城乡一段，南半部保存较好，北半部因土质疏松，多已圯坍，有些地段已成土埂。明边墙在长城乡与汉长城会合，暗门村以北的明边墙，即是在汉长城基础上修筑的，大部分段落高度在 2 米上下。五墩村以北有土墙残迹约 5 公里；十墩庙一带有鱼脊状残墙。随边墙而筑的墩台甚多，长城乡以南，一溜墩台耸立在边墙线上。十墩庙以北之沙漠中，也有数座墩台座落其间。

民勤段 民勤旧称“镇番”，地处河西走廊北侧突出部，明代边事频繁，境内修筑边墙较多，有东边墙、西边墙、北边墙、南边墙 4 部分，把整个民勤绿洲包围在内。道光《镇番县志》说：镇番边墙分“镇番大边”和“渣筏中边”。镇番大边即西边墙；渣筏中边即东边墙。“除东西两边之外，又有南北两边。”据《甘肃全省新通志》及《镇番县志》记载：东边墙“自蔡旗堡俞家明沙墩起，至河南暗门墩止，五十里。自河南暗门墩起，至中沙墩，四十四里，通长共九十里”。西边墙“自蔡旗堡许家沟起，抵青松杨洪庄，计七十里。自杨洪庄至中沙墩，计四十里，通长共一百一十里”。“北边一道，计四十里；南边一道，系武（威）永（昌）孔道，东自河南暗门起，西至杨洪庄，横亘约十余里”。

据考证：东边墙由蔡旗堡东南之洪水河口起，南与武威边墙相接，沿腾格里沙漠边缘向东北延伸，至县城东北 8 公里之方家墩北止，实际长度约 80

公里。西边墙自重新乡西部之永昌县边界起，并与永昌边墙相接，经沙井子、牛毛墩，向东北延伸，至方家墩北，与东边墙相合环接，实际长度为 80 余公里。北边墙南与大边相连，向北延伸至红沙梁乡，因旧志所记地点不明，又无遗址可证，其具体走向不能确定。南边墙自蔡旗堡东南起，与武威边墙和民勤东边墙相连，向西北方向延伸，经蔡旗堡南、麻家湾等地，在郑家堡以北进入永昌县朱王堡北境，在北大滩与民勤西边墙和永昌边墙相接，实际长度为 13 公里。

民勤境内明代边墙约在 200 公里以上，清代乾隆以后废弃不用，加之地势潮湿，盐碱上泛，绝大部分已经倾圮，不见遗迹，唯西边墙尚存残垣。文二村有 2.5 公里长的墙体保存较好，最高处尚有 4 米。薛百乡长城村一带，留有土埂状断续残迹。红崖山水库以西至永昌县交界处，保留有连续的残墙，高度在 2 米以下。泉水沟村留存一座坍塌的墩台，当地称白家双台，此墩以北 1.5 公里处，另有一座残墩，称为白家下台，下台北又有一座保存较好的墩台，叫罗家台。这 3 座墩台均在长城内侧。

民勤县境内防守长城最重要的据点是蔡旗堡，该堡位于县境南部，地近武威界，处于南北长城的结合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堡附近有一座墩台，保存较好，当地称“蔡旗墩”。

永昌段 《甘肃全省新通志》云：“永昌县边墙崖榨共一万二千余丈，计六十余里。”明代大边墙从民勤县进入永昌县朱王堡北境后，向西南延伸，行 7 公里，与从东南方向来之“镇番南边墙”会合，继续向西南延伸，在李家大庄西转向西行，穿越戈壁滩，经头墩、青山堡、河东堡等地，在河西堡以西过金川河，转向西南行，沿金川河谷延伸，经金川峡水库，由地家湾转向西北，经后大寺、毛卜喇、河口子、水泉子北、阎家墩，沿甘新公路北侧继续西北行，到绣花庙以东进入山丹县界，长约 120 公里。东段与汉长城合为一体，后大寺以西汉明长城分道。

民勤县沙井子村至永昌县李家大庄一段，边墙保存较好，残高 2~4 米；李家大庄至青山堡东，因地处戈壁，自然剥蚀严重，大部分地段只留 1 米高的土埂；青山堡至河西堡一段，因处在绿洲村落带，人为破坏严重，个别段落仅见残垣，金川峡一带，利用山险设防，并未筑墙。金川峡水库一段，又见残墙，高度为 3~5 米；后大寺至毛卜喇，墙垣基本连贯，有些地段高 4 米

左右。毛卜喇以西保存较完整，墙高约5米，宽2米，有些段落墙顶外侧之护墙、垛口尚在。边墙沿线有30余座烽墩，大部分保留较好，只有少数倾圮为土丘。

山丹段 据《甘镇志·兵防志》记载，山丹边墙于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元年（1573年）、万历二年修成，共长“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五丈，计一百一十一里三十步”，共耗白银4678.7两。分大墙、中墙。“大墙底阔一丈一尺，顶阔六尺，高一丈三尺，裙墙高三尺五寸；中墙底阔八尺，顶阔四尺，高一丈二尺，裙墙高三尺”。今调查：边墙由绣花庙进入山丹县境后，继续沿甘新公路北侧向西北延伸，经峡口、花草滩，在揣庄以西越过甘新公路，沿公路南侧西北行，经三十里铺北、十里铺北、山丹城北，至九号村转向西行，又经十号村、二十里铺、大桥寨、东乐北，抵西屯村，长约90公里。

绣花庙至峡口一段，有连贯的残墙。峡口至三十里铺一段，城垣保存较好，有些段落高5米以上，蜿蜒于荒滩上，甘新公路穿城而过，边墙与烽燧仍显示出当年的雄姿，成为荒滩上独特的景观。三十里堡至山丹城东一段，风化比较严重，但基本连贯；靠近县城的地段，墙体多已损毁；县城至邹家庄一段，边墙已损坏无存。邹家庄以西始见断续残墙，有些段落保存较好，残高有3~4米；小寨至东乐一段，墙体保存较好，高5米，宽3米许，墙顶外侧尚存女墙和垛口。东乐至西屯，墙垣毁坏严重，数里不见墙基。西屯村以西无边墙，但由西屯城向北，有一溜烽墩直抵东大山南麓。该县边墙沿线共有烽燧64座，其中一部分是加筑汉燧继续沿用的；西屯村以北至东大山烟墩口的11座烽墩，全部是加筑的汉燧，即在汉燧外包筑一层黄土，并加修墩顶平台。

山丹境内边墙由驻山丹城和峡口堡的军队守御。据《甘镇志·兵防志》及道光《山丹县志》记载：山丹县明代为山丹卫，设指挥使及游击将军各1人，领兵1551名，编配战马1139匹，守边墙50公里、烽墩36座。峡口堡又称峡口关，在山丹城东南45公里处，明时设游击将军，领兵702名，编配战马120匹，守边墙40公里、烽燧28座。

张掖段 民国《甘肃军政志》云：“张掖县边墙在县东北，亘山谷西南间作，其始不记，明多修葺，亦曰长城。”《清史稿·地理志》云：张掖“边墙傍山丹河北岸，东入山丹”。今考：明代在张掖境内并未修筑边墙，主要是利

第二篇 军事设施

用东大山山险设防，“以险为障”，又在一些山口设置木栅、石榨，“以防虏入”。

临泽段 《清史稿·地理志》云：抚彝厅“边墙傍黑河北岸，东入张掖”。《重修肃州新志》亦载，“平川营，北边一道，东自平夷堡王子墩起，接连甘州城守营交界，通长一百二十里”。又载，王子墩属平川营东路墩台，“离堡七十里”。今考：清代抚彝厅，即今临泽县；平川营驻平川堡，在今临泽县平川乡，明时筑堡城，设千总领兵，管边墙 60 公里。

临泽境内之北大山地区未筑边墙，仍以山险为屏障；边墙自板桥堡东北开始修筑，沿黑河北台地向西北延伸，经高家湾、东柳树堡、平川堡北、三坝墩、四坝堡北，在贾家墩以西进入高台县境，全长约 40 公里。境内边墙大都经过平川农田区域，几乎全被农耕平毁。据沿线老农回忆，板桥至平川一带，解放初期还有边墙存在，到现在已全部挖平。平川至贾家墩一段，也无连贯的墙体，只有零星残墙。

高台段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下记载：高台营北边一道，东自六坝夹山墩起，西至十坝马圈墩止，长六十里；镇夷营边墙一道，东自胭脂堡张家湾起，接连高台营界，西至本营山嘴墩止，长二十八里，山壕一道，东自庙儿山起，西至亦流山盐池堡交界止，长五十里；盐池堡山壕一道，东自亦流山交界起，西至胶泥滩双井堡交界止，长六十六里；双井堡山壕一道，东自胶泥滩起，西至照壁山下古城交界止，长八十五里。高台营边墙隆庆六年（1572 年）修，镇夷营东边墙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修，黑河以西边壕，万历元年及万历二年修。“新筑边墙底阔一丈二尺，顶阔六尺，高一丈四尺，裙墙三尺”；“边榨底阔二丈，顶阔六尺，高一丈七尺”；“随墙外壕面宽一丈二尺，底阔七尺，深一丈。”

明边墙进入高台县境内后，一直循黑河北岸向西北方向延伸，经五坝堡北、六坝堡北、七坝堡北、九坝堡北、十坝庄、胭脂堡东、桥儿湾、侯庄等地，在天城以北跨越黑河，转向西行，经盐池北、双井子北，沿高台、金塔两县边界延伸至杨家井，出高台县境，长约 110 公里。高台县境内边墙大部分是在汉塞基础上修筑的，因地近沙漠，土质疏松，加之农耕频繁，绝大部分已经毁没，只有少数地段留有残垣。五四村以北之小山间，有 1 公里残墙，高于地面 2 米左右，内侧有 1 座墩台，高 10 余米，用土坯砌成。七坝村东残

存土墙一段。八坝村西留有边墙遗迹一小段，残高2米左右。八坝至九坝，大部分被黄沙风没，但残存墩台均耸立于沙漠之中。九坝至十坝有条水渠，是利用长城遗址修建的。罗城下堡子与肖家庄之间，留有百余米残墙。天城东坡下，现存部分残墙，向北爬上东山头，山顶残存墩台一座。黑河以西至酒泉界，未筑边墙，只挑堞壕，当地群众称为“山壕”，宽6米，深5米许，两侧堆有土墝；边壕里侧每隔数里，即有1座墩台。镇夷峡黑河口以西3公里处，有一条向西南方向伸出的支墙，长约8公里，一直延伸到深沟路口，遗址至今仍在。

高台县境内边墙由高台城、镇夷堡、盐池堡、双井堡的驻军分段防守。高台城明代设千户所，驻指挥使和游击将军各1人，领兵1465名，管边墙30公里，烽墩65座；镇夷堡在该县西北部，距县城60公里，地扼镇夷峡口，明设镇夷千户所，驻游击将军，领兵1223名（嘉靖中减为957名），管边墙39公里、土壕25公里、烽墩50座；盐池堡，在县西北部之盐池乡，距县城60公里，明代筑堡，驻守兵180名，管边壕33公里、烽墩13座；双井堡在县西北部，距县城83公里，明时筑堡，驻守兵223名，管边壕42.5公里、烽墩11座。

酒泉段 《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北长城，即在肃州城北三十里之长城也，中有暗门，军戍出入，东西长七十里”。正德时“参将彭清修筑，嘉靖中杨博重修”。“两山口堡所管边墙一段，东自下古城界起，西至新城堡界止，共长三十里”。“下古城迤东，自靖虏墩起，苦水界牌止，边壕长五千八百二十丈”。又云：北长城“高一丈三尺，厚五六尺”。边壕“口阔三丈，深至见水为止，底阔一丈，两岸筑土堰各一道，底阔四尺，顶阔一尺五寸，高五尺”。

今调查：酒泉境内明长城，古称“肃州北长城”，由边墙、边壕组成，边壕自高台县盐池乡杨家井西北进入酒泉，继续向西北延伸，行约8公里，折向西南方向，过鸳鸯池，经夹边沟、张家庄、段家庄，穿越边湾滩，入嘉峪关市东境之中沟，与嘉市东长城相接。酒泉市境内有边壕16公里，边墙33公里。土基墩至鸳鸯池一段为边壕；从北大河西岸开始筑墙。夹边沟至古城村北，边墙已倾圮成土墝；古城村至段家庄，多已毁坏，仅存几段遗迹；段家庄以西，有连贯的墙体，高度在1.5米至3米之间。

酒泉境内边壕、边墙，由下古城堡和两山口堡明军防守。下古城堡位于

酒泉市三墩乡东北，距城 25 公里。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下古城先年有堡，无人居住，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展筑堡城，奏设兵马，管边壕 15 公里、边墙 18 公里、烽墩 31 座。两山口堡在酒泉市北部怀茂乡东北，坐落于边墙以南 1.5 公里处。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两山口堡设在平川，土城周长二百二十丈，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筑堡，设兵马防守”，管边墙 15 公里、烽墩 21 座。

七、嘉峪关长城

嘉峪关长城也称嘉峪关边墙，是河西大边的西端。嘉峪关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 年），但直到嘉靖中期，还只是孤城一座，防御设施比较薄弱。从嘉靖十八年（1539 年）开始，修筑嘉峪关一带的长城，到万历元年（1573 年）修筑完成，分为西长城、东长城、断壁长城和长城外壕 4 部分，全长 57 公里。

西长城 即嘉峪关南北两翼的长城，为南北走向，以关城为界，分为西北两段。《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 年），大学士翟奎行边，与兵备道李涵建筑，南自讨赖河，北尽石关儿，共长三十里。”经实测，这段长城实际长度为 14.8 公里。

南段又称“明墙”，由嘉峪关城西南角墩起，向南延伸，穿行于戈壁滩，至于讨赖河北岸的峭壁之上，长 6.6 公里。夯层之间用木桩和芨芨草作筋，以 10 厘米的距离横行排列，筑在墙体中。这段长城保存基本完好，只有个别段落坍塌，残高 3.5~4 米，底厚 4 米。当你坐车过嘉峪关城南时，这段长城便呈面在眼前，蜿蜒于戈壁，十分壮观。有墩台 3 座，间距不足 2.5 公里，高约 10 米，均呈四方体。

北段又称“暗壁”，从关城东北角的“闸门墩”起，向西北方向伸展，穿过戈壁滩，到石关峡东侧，进入黄草营村，继续向西北延伸，至黑山山腰，长 8.2 公里，其中断缺 1610 米，其余保存基本完好，最高 4.02 米，最低 0.5 米，底厚 2.6 米，上宽 2 米。有墩台 4 座。

西长城的明墙、暗壁，犹如两只臂膀，不但使嘉峪关城的防御更加严密，而且为关城增添了雄姿。

东长城 自嘉峪关西北的暗壁长城新腰墩起，到新城堡以东酒泉界，与肃州北长城相连。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野麻湾以西一段，明嘉靖十八

年(1539年)开始修筑,次年完成。野麻湾至新城堡一段,万历元年(1507年)修筑。全长26.4公里,其中墙体完整者16.4公里,基厚4米,顶宽1.2米,高5米,上有垛墙;其余10公里墙体残破,残高2.5米。有墩台16座,今存13座,残高一般在9米左右,全为覆斗式四方墩,底边长10米左右,墩间距离1.7公里。新城村公路边的一座较大,叫做“狼心窝墩”,高9米,面积13.7平方米,内开一孔窑洞,宽0.80米,深1.3米。

断壁长城 在嘉峪关西北黑山脚下。《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年),肃州兵备道李涵为加强嘉峪关的防御设施,在暗堡以外修筑断壁长城,次年完成。此长城从石关峡南侧的半山腰与暗壁长城相接,在险要处陡跌而下,呈东西走向。因处于山崖绝壁间,故称断壁长城,长750米。此段长城虽短,但对加强嘉峪关前沿防御阵地极为重要。石关峡两边山崖陡削,中间形成一个险要的峡谷,向西直通大草滩,向东直通嘉峪关,谷内有水源,历来为交通要道和兵争之地。断壁长城修成后,就把这条交通孔道完全控制起来。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甘肃巡抚杨博又决定在峡口修筑石峡堡,亦称石峡关,设“石关儿营”,与断壁长城连接起来,驻兵把守山口要路。《重修肃州新志》载:石关儿营控扼“石峡天险……以备西北山口御寇”。这样,使嘉峪关的防御设施更加完善。石峡堡今已毁坏,只存两段残垣。

长城外壕 又称护城沟。嘉靖十八年(1539年),肃州兵备道李涵,在修筑断壁长城的同时,又在西长城外侧挖了一道外壕。外壕从讨赖河北岸起,向北延伸至黑山附近,与西长城平行,长约15公里。南段挖在戈壁滩上,距长城30~60米;北段挖在嘉峪山和黑山上,距长城有数百米远。因黑山为石山,外壕开凿在坚硬的岩石上,上宽9.8米,下宽3.5米。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壕沟内填了很多沙土,原深4米,今仅深1米左右。在戈壁滩和山上,至今均可看到明显的遗迹。

嘉峪关长城由驻嘉峪关、野麻湾、新城堡的驻军分段守御。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明时,嘉峪关驻都司1员,管边墙二截,边壕一道,烽墩39座;野麻湾堡西南距嘉峪关30公里,明代设把总1员,领兵150名,管边墙25公里;新城堡位于嘉峪关市东北新城乡境,距关城35公里,“地极冲要”,“经内要路”,明代设把总1员,领步骑兵400各,管边墙15公里,烽燧31座。

八、河西新边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鞑靼首领俺答汗遣其子宾兔南下,攻占大小松山。自此,兰州黄河以北,包括今皋兰、景泰、古浪、永登、天祝的部分地区,皆成为鞑靼的牧场,河西走廊几被孤悬。鞑靼兵不时入掠河西、兰州,给边疆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松山鞑靼被兰州兵备副使张栋、临洮镇总兵陈霞及甘肃、宁夏等镇明军击败,退出松山地区。明王朝遂于次年开始修筑河西新边,以阻止鞑靼再度入驻松山;并加筑土门、大靖、红水、永登、芦塘、镇虏、三眼井等城堡,添置兵马,加强了河西东部地区的防卫力量。

宣统《甘肃新通志·塞防志》云:万历二十六年平定松山,议筑新边。经踏勘:“双墩子以东至红水河四十里,有水,可以筑墙;红水河以东三十里,俱在石山上,无土,不堪挑运,以石砌墙;自碱滩墩至索桥三十里,川险相间,或筑墙,或挑壕,各相便宜。大靖、土门,也自筑墙”。《五边考》云:新边筑成后,兰州、庄浪(今永登)“千四百里之冲边始安”。

景泰段 河西新边墙由今景泰县东部索桥村黄河崖头起,沿大沙河以北台地向西北延伸,经芦阳镇东关村、响水北坪、芦阳镇北、城北墩、西一泵北,继经八道泉村、暗门滩村、红水乡保进墩、红水墩,穿越夹山,至红墩子,转向西行,过高家墩,经昌林山北麓,在张家梁进入古浪县境,长约70公里。

索桥一带边墙,采用片石夹黄土筑成,一层片石夹一层黄土,基厚1.5~2米许,高2~2.5米;芦阳镇至红水段,因地势平缓,边墙改用夯土板筑,基厚2.5米许,个别地段残高2.5~3米。其余地段为土塄。八道泉至高家墩一段,保存较为完整,残高3~3.5米,基宽2~3米。红墩子至昌林山北麓约7公里,全部用山石垒砌,当地人称为“石头边墙”。随长城而建的烽墩共有20余座,残高4~6米,围径16~20米。有的烽墩上面留有防御作战时使用的石块。

古浪段 新边墙由古浪县裴家营乡张家梁村向西行,经大岭、古山、老城、关爷庙、裴家营北、大靖镇北、青山寺、西靖乡黄家墩子、老君庙,转向南山爬行,经岷子乡、王家河,到土门镇的王家大墩,转向北行,经青石

湾暗门，沿干武铁路北侧到永丰滩林场，由此跨越干武铁路，沿铁路北侧西行，经泗水乡的园墩子滩，在二墩子出古浪县境，长约 80 公里。

张家梁至裴家营一段，损毁严重，但其遗迹基本连贯。裴家营以西至武威境内，是河西明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段，残高 5~6 米，基宽 2.5~3 米，部分地段城垣上有女墙留存。墙体与烽墩整齐排列，昂首挺立，气势雄壮。随边墙而建的烽墩共有 50 余座，大部分保存较完整，残高 4~6 米。青山寺山顶上有座烽墩，现高 6 米许，站立其上，四面景物尽收眼底。县境西北部边界有一烽墩，形状呈圆形，当地人称“圆墩子”，是这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墩台，现高 8 米许，围径 50 余米。

武威段 新边墙进入武威境内后，转向西南行，至黄羊农场，与河西大边相接，全长 5 公里。华尖子一段，保存完好。

河西新边墙由驻守芦塘堡、三眼井堡、大靖堡、土门堡的明军分段守御。芦塘堡亦称芦阳城，今名芦阳镇，在景泰县城以东，明代设参将，“屯兵千余，（管）隘口二十一处、边墙五十里”。三眼井堡在暗门滩西 4 公里处，明设都司 1 员，领兵 142 名，守御边墙 40 公里。大靖堡原称大靖城，又称扒里扒沙，是凉州以东的重要军事据点，明代设守备、千总各 1 员；领兵 1669 名，守御边墙 26 公里、烽墩 15 座。土门堡位于古浪县北部，距县城 25 公里，今名土门镇，明代设守备 1 员，领兵 350 名，守御边墙 26 公里、烽墩 19 座。

九、洮州边墙

据光绪《洮州厅志》记载：“洮州土司咎天锡，……始祖南秀节，系洮州卫底古族西番头目，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率领部落投曹国公，十二年督修洮州边壕、城池。”按《明史·李文忠传》：李文忠封曹国公，“（洪武）十一年，洮州十八番族叛，与西平侯沐英合兵讨平之，筑城东笼山南川，置洮州卫”。据此看来，洮州卫边墙的主体工程，是由李文忠和沐英决策，咎南秀节督修建造的。此边墙由墙垣、壕沟和烽墩组成，《洮州厅志》有“逢山掘壕，逢川筑墙，逢崖设险”的记载，凡河谷地带，筑有墙体；凡陡坡、山岭处，便斩山设险；有的地段掘壕，并将土方堆叠内侧，形成障碍；凡制高点，皆筑有烽墩；在山口开设通道，称为“暗门”；在一些扼险要点处，则修筑城堡，作为据点和防守指挥所。

宣统《甘肃新通志·兵防志》云：洮州卫边墙“自旧洮堡南峪口崖起，至答家暗门三十里，甘卜他至官洛暗门十五里，官洛至恶藏暗门十五里，恶藏至土桥暗门六十里，土桥至边古壕七十余里，边古壕至上八角山顶石墩河州交界三十里”，共 250 华里。今考：明代洮州卫治所设在今临潭县新城；旧洮堡即今临潭县城。该边墙大部分在今卓尼县境内，少部分在临潭县境内。峪口今名玉古，在卓尼县西部之洮河北岸，属阿子滩乡，东北距临潭县城 20 公里，洮河边有石崖，为明边墙起首处；答家今名达加，甘卜他今名甘布塔，均属阿子滩乡；官洛今仍旧名，恶藏今名俄藏，均属申藏乡；土桥今仍旧名，属恰盖乡；边古壕今名扁古村，属卓尼北部康多乡。边墙在扁古村东北进入临潭县北部之八角乡，终止于八角山顶石嘴墩，实际长度为 70 公里。

此条边墙，呈西南、东北走向。加达以南，今无遗亦可寻；达加南隘口、卓洛巴、尼萨尔、上下诺布诺、甘布塔、官洛、斜茂、俄藏、土桥南等地，有墙垣遗迹 11 处，长约 20 公里，残高 5~7 米；边壕遗迹 13 公里，壕沟残宽 3~4 米，残深 1 米左右；自土桥南起，只有壕沟遗迹，一些暗门处留有石墙遗迹或石堆。沿线有墩台 9 座，边堡 3 座。

洮州边墙设有截右哈、王古墩、达加、甘布塔、官洛、乌藏、斜藏、俄藏、土桥、边古壕、上八角等十多个暗门，以作通道，明清时有地方部队和土司门兵防守，其中斜藏暗门最大，门宽 8 米，墙高 6 米许，两侧边墙长约千米，延伸至两面的山头，俨然如一座关门。乾隆《甘肃通志·关梁》云：沙州边墙“峪古墩隘口……西南通四川、叠州、青海；……官洛小隘口、乌藏小隘口、甘卜他小隘口，俱通西海。又，边古壕隘口无墙，有木闸，通西海路；上八角口无边墙，有木闸，……通黄河渡口，最紧要”。

第二章 关 塞

关塞，又称关、关口或关防，是古代的重要防御设施，一般修筑在长城要点或交通孔道的险要之处，即所谓“依山筑城”、“控河为险”，使之成为军事要塞，驻兵防守，以遏敌军入侵。东汉经学家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说：“关，要塞也。”关于要塞，辞书上解释说：“构筑有坚固工事，进行长期坚守的要地。”“夺取关城”或“过关”是古代作战的一项重要目标；而“把守边关”、“固守关城”，则是防守一方的重要任务。甘肃古代为边陲地区，军事斗争频繁，各种关塞多达170余座。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些关塞失去了军事防卫作用，有些则演变为缉盗缉私的关卡。清代以来，随着国家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民族矛盾的缓和，甘肃关塞日渐废弃，只留下一些历史陈迹供人们游览和研究。

第一节 兰州七关

金城关 位于兰州市白塔山西南麓的黄河之畔，东距今中山铁桥1公里。此处北依高山，南临大河，古时仅能通过一辆马车，极为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是古代控扼通往河西和西域道路的咽喉要塞，故置关固守。因地属古金城县。故名“金城关”。它通过金城津（后为镇远桥）与兰州城相连接，形成一完整的军事防卫体系。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题金城临河驿楼》一诗中写道：

古戍依重险，高楼接五凉。
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

清代甘肃著名学者张澍在《金城关》诗中也写道：

倚岩百丈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由此可见当时金城关的雄险之势和重要。

据史料记载，金城关始设于汉代。清初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輿纪要》兰

州条记载：“金城关，城北二里，当黄河西北要隘处，本汉置。”《重修兰县志》记载：“金城关汉置，隋有关官，唐因之，宋绍圣四年重筑，明屡加修葺。”明人张栋《重修金城关纪》记述了金城关的险要形势：“洪波西来，层峦北峙，居然天堑，独金城关，路才一线，西达四郡。……瓮台构基，直接河流，门上为注孔防火，山城为炮眼防敌，上为楼三楹，拟下石矢可百步，人不能近。”防卫如此严密，足见其在当时军事地位的重要。到民国时，逐渐失去军事意义，关城全部倒塌，仅存的一些遗迹，也于1942年修建甘新公路时全部拆除。

凤林关 宣统《甘肃新通志·关梁》卷云：“凤林关，在（皋兰）县北二里许黄河北，久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重修。”此关又名东金城关，位于兰州市白塔山东侧沟口，西距黄河铁桥500米，北依白塔山，南滨黄河，道路极狭，地势险要，与玉垒关前后呼应，是控扼兰州通往北方道路的要口。关址今已不存。

玉垒关 《甘肃新通志·关梁》卷云：“玉垒关，在皋兰县北，即庙滩子城楼，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黄云修。”此关因用石块垒砌而成，故名玉垒关，是控扼兰州通往靖远、宁夏、内蒙的交通要口，为镇锁兰州黄河北岸的三关之一。清朝中期设立，光绪三十二年重修。民国初废弃，50年代将关址遗存拆除。

巩哥关 又作恭噶关。民国《重修皋兰县志》记载：“东关堡，在县东十八里，宋元丰四年置巩哥关。”巩哥关故址在今兰州市东岗镇，扼守十里山口，为兰州东部门户，筑于宋神宗元丰四年，驻兵防守，明代景泰年间重筑，入民国后改置东岗镇。至今遗迹不存。

阿干关 《明史·地理志》兰州条下记载：“南有阿干关。”可知明代在阿干镇也曾设关。阿干镇是兰州南面的军事要点，明代曾在此置关驻军设防。

京玉关 北宋元符三年（1100）置。《宋史·地理志》兰州条下记载：“京玉关，元符三年赐名。……东至西关堡四十里……”关于京玉关的具体位置，史志中无明确记载，根据《宋史·地理志》所记里程推算，当在今西固区河口镇黄河东岸，地在古代渡口处，为赴河西、青海之要津。

青石关 《甘肃新通志》记载：“青石关，在（皋兰）县西八十里青石峡南岸，咸丰十年（1860年）置。”青石关又称八盘关，在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北口。因这一带山体裸露青灰色岩石而得名。关址设在黄河南岸石崖山嘴处，

宽仅 20 余米，是古代控扼通向河湟地区交通的要隘。据《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晋太元元年（376 年），前秦王出兵伐前凉，秦将梁熙等自青石津渡河攻河会城，宋代历史学家胡三省注：“津当在青岩山下。”可见，古代青石山下是黄河渡口，渡河后可达河西及青海，为兵家必争之地。青石关南依石山，北临黄河，土筑而成。50 年代修筑兰青铁路及八盘峡水电站公路，将关址拆除，并在此地凿筑铁路隧道一孔，名“青石关隧道”。

第二节 酒泉地区六关

玉门关 简称玉关，因古时西域的和田美玉经此输入中原，故名“玉门关”。《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下记载：“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

玉门关的设置的具体年代，史书无明确记载，但《汉书·张骞传》有“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的记载，据长城专家吴初骧考证，《张骞传》所说“玉门”，即指玉门关。由酒泉到玉门关的汉长城（亭障），筑于元封四年（公元前 107 年），玉门关在此时已经设立。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汉王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驱逐匈奴势力，从此，汉朝便在河西走廊“列四郡、置两关”，开发经营这一地区。此“两关”之一者，即玉门关。玉门关建立后，汉朝设兵把守，置都尉统领，此关遂成为护卫河西走廊的西部军事重镇。此后，汉朝开拓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来往的中外使节和商人，大都从这里“出关”、“入关”，于是，玉门关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卡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

汉玉门关因地处荒漠，经长期风蚀，关城遗址已荡然无存，因而，汉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就成为一个“历史悬案”。近年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在敦煌市区以西 95 公里处的马圈湾（汉代属龙勒县地）汉代烽燧遗址，发现大量汉简，其中有记载吏卒出入玉门关的记录。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资料，结合当地长城走向和烽燧设置情况研究，认为汉玉门关应设在马圈湾烽燧遗址附近。后来，由于通向西域的北道开通，玉门关东移。据敦煌学家李正宇先生考证，东移后的玉门关址，在今安西县桥子乡西北 7.5 公里之唐晋昌城东北侧，遗址今存。

玉门关是古代名关，地扼中西交界要冲，行旅繁忙，出关入关的各色人

氏众多。该关地处荒漠，气候寒凉，风沙很大，历代不少文人墨客曾咏诗作对，描绘玉门关苍凉雄浑的气势。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云：

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另一位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诗云：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明代诗人甄敏的《出塞曲》云：

边烽昨夜照松山，汉将分兵出玉关；

转战昆仑河水逆，胡风吹血浣尘颜。

无名氏作《玉门关联》云：

无边晴雪天山出；不断风云地极来。

这些诗章，既展现了玉门关一带壮阔奇特的风光，也表现了古代戍边将士为国效力的豪迈情怀。

阳关 因在玉门关以南，故名“阳关”。《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龙勒县有阳关；《旧唐书·地理志》沙州条记载：寿昌县，“汉龙勒县地，……阳关在县西六里”。今考：阳关在敦煌西南的南湖乡，北距玉门关约70公里，东北距敦煌市区约60公里，是西汉在河西走廊西部设立的“两关”之一，并置阳关都尉率兵把守。阳关与长城烽燧相连，是汉代护卫河西走廊的重要军事据点。阳关也是历史名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甘肃新通志》说：“阳关为敦煌之险要。”阳关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咽喉，西出阳关，可抵西域的且末、和田、于田、疏勒等地，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门户。唐代诗人王维曾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著名诗句。

阳关遗址今已不存，一些学者根据史籍考证，认为古阳关设在敦煌市南湖乡墩墩山西南的“古董滩”上。墩墩山高地上有一座汉代烽燧，今人称为“阳关遗址”，其实，它只是阳关都尉属下的一座烽燧。墩墩山峰燧西南4至5公里的沙滩上，有古时的墙基与街巷痕迹，曾多次发现汉唐时期的兵器、货币、装饰品、生产工具等文物，人们把这里称之为“古董滩”。《敦煌遗书·沙州地志》说：“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今见毁坏，基址见存。”敦煌学家向达先生在《两关杂考》中说：今敦煌“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滩，

流沙壅塞，而版筑遗迹以及陶片遍地皆是。……古董滩遗迹迤邐而北，以迄于南湖北面龙首山，俗名红山口，……两山中合，一水北流，往来于两关者在所必经，阳关适在口内，可以控制西北两路”。据此可知，阳关故址即在红山口内，地控交通要冲，是古代一个军事要点。

金关 因设于肩水地区，又称肩水金关。金关是著名边关，设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前 102 年）前后。此关不见于两汉书记载，但《居延汉简》有记录。经考古工作者考察，关址位于今金塔县天仓乡东北 25 公里的黑河东岸，距县城 107 公里。在汉代，由居延海沿黑河进入河西腹地必经此地。置关后，这里便成为北通居延、南拱肩水都尉府（今金塔县东北之大湾古城）、肩水候官治所（今金塔县东北之地湾古城）的重要军事据点。取名“金关”，有“固若金汤”之意。此关起着关卡、斥堠、驿站等多种作用；驻军还从事一定规模的农垦活动。

金关经 2000 多年的风沙侵蚀，仅存少量遗迹。1930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和 1974 年甘肃考古工作队两次发掘，关城遗址显露：关门为长方形，上有土楼残迹，门道宽 5 米，门外有栈桥等建筑残迹。关门外置大量虎落尖桩。关门内西南侧，建有坞场（兵营）和烽燧。营坞北墙长 36.5 米，南墙长 35.5 米，东面残墙长 24 米，内有房屋、马厩遗迹。西南角是烽燧和方堡，南北毗邻。烽燧长宽为 7.7×7.8 米，方堡长宽为 13×12.5 米。方堡门道窄小，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两侧分布住室、灶屋、仓库等。方堡和烽燧外侧周围布满虎落。

在此关址的两次发掘中，共得汉简 1.1 万余枚，其中有西汉永始三年（前 14 年）的诏书简册；出土文物 1300 多件，内有钢质刀剑、箭镞、转射，农垦、戍务用铁具，竹木器械及生活器具。这些简册和文物，反映了该关汉代的重要地位。

悬索关 汉代河西长城四关之一。此关两汉书不录，但《居延汉简》有记述。关址尚未找到，长城专家吴初骧认为在今额济纳旗南境的布肯托尼烽燧（考古编号 A22）附近。

黑林关 民国《甘肃军政志》敦煌县下记载：“黑林关在县西六十里，两山如门，青海蒙古出入由此，即黑林边柵是也。”今调查，此关在敦煌市西南 35 公里之党河出山口处，关址已被党河水库淹没。

永安关 《甘肃军政志》敦煌县下记载：“永安关在县南十五里，为北行孔道。”今调查，此关在敦煌市东南7公里处，路通千佛洞（莫高窟），地属杨家桥乡，关址今已不存。

第三节 嘉峪关市二关

嘉峪关 位于嘉峪关市西4.5公里处，建于明代。因筑于嘉峪山下，故名。此关地势险要，南面是嘉峪山，北面是黑山，两山对峙，中有平地，最宽处15公里，最窄处仅8公里，势如酒泉盆地之瓶口。关内倚山傍水，地形平坦，东距肃州城（今酒泉市）26公里，便于调动兵力和补充作战物资；对外居高临下，利于观察敌情，把关扼守，被称为“酒泉门户”、“河西咽喉”、“长城主宰”、“天下雄关”。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虏大将军冯胜下河西，驱逐元王朝残余势力，进军酒泉以西，看到嘉峪山下地势险要，是西方敌人入侵的必经之地，故筑城置关，驻兵镇守，防敌侵扰。弘治八年（1495年）修建西门关楼；正德元年（1506年）又修内城东西二楼及城内官厅、营房、仓房等，使关城设施更趋完善。嘉靖十八年（1539年），尚书翟奎视察西北边防，认为嘉峪关是“河西第一隘口”，遂命肃州兵备李涵主持，加固关城，增修南北两翼长城，使之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关防更加严密。隆庆二年（1568年），陕西三边总督王崇古认为，嘉峪关三面临戎，宜设守备，加强防御，明王朝便在此关设置游击将军，配制各种火炮武器，附近之墩台、堡寨驻军，皆归其节制，嘉峪关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成为明王朝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

嘉峪关由内城、瓮城、罗城、外城、城壕、壕墙等部分组成，是甘肃古代设施最完备的军事要塞，在全国也是很著名的。

内城周长640米，东墙长154米，西墙和160米，南北墙各为160米，略呈梯形。城墙高9米，底基厚6.6米，上宽2米。顶部外侧为青砖砌成的垛墙，高1.7米，厚35厘米。内侧为砖护墙，高80厘米，厚34厘米。在垛墙与护墙中间，有砖铺走道。垛口宽42厘米，高75厘米。每个垛上均设有望孔和射击孔。西面城墙的垛上，还有灯槽设置，以供防守戍卒夜间放置灯火。内城有东西2门，东门名“光化门”，西门名“柔远门”。两门均为砖砌的拱

圈门洞，其上为正方形平台，各建一座城楼，两楼遥相对峙。楼高 17 米，为 3 层 3 檐，飞阁凌空，巍峨宏伟，登其上，望之四达，颇为壮观。两门之内北侧，各有青砖铺面的马道，直达城楼。南北墙居中处筑有敌台，其上各建 1 座敌楼，面积为 38 平方米。四角各有墩台，其上各建 1 座 2 层角楼，亦称戍楼，为戍卒哨位。角楼向内一面开小门，其余三面开小窗，便于观察瞭望。内城中设有军事指挥机关（守备司、游击将军府）、营房和军火、粮秣、草料仓库。

内城东西两门外，各筑一座方形瓮城，以回护内城，城门均为南向。城墙与内城同高。东瓮城三面长 78.6 米，西瓮城三面长 78 米。

在西瓮城外，筑有一道凸形城墙，南北两端与外城城墙相连。这一部分城圈叫“罗城”。罗城城墙为砖包，全长 287 米，基部用石条衬砌，厚 7.5 米，上宽 5.3 米，高 9 米。城顶有砖砌垛口 133 个，每个垛中间有正方形瞭望孔。除外，一定距离内还有射击孔，将火炮、火枪固定其上，构成火力网。罗城中间是关的正门，门额镶“嘉峪关”3 个大字。门洞为砖砌拱圈，深 25 米，高 6 米，宽 4 米，用巨型石条铺地，装有两扇铁皮黑漆门扇，极为庄严、雄伟。正门顶部的平台上，建有关城正门门楼，也为 3 层 3 檐，飞阁凌空，上悬“天上第一雄关”的巨匾，气势雄伟。楼体与内城东西二楼相对应，形成一条端正的轴线。罗城南北两端各有箭楼 1 座，楼脊装蟠龙瓦昂首飞翘，古朴典雅。关门外有“天下雄关”的石碑一尊，为清代嘉庆 14 年肃州镇总兵李廷臣所立。

内城外侧东、南、北 3 面，有一堵围墙，称为外城，其西端与罗城南北两端相接，并与长城相连，全长 1263 米，高 3.8 米，上有垛口和瞭望孔。东墙有闸门 1 座。东部围墙内有广场、街道、驿站、店铺、饭馆、车马店和庙宇等。

关城另有墩台 6 座，其中外城内的 3 座保存完好。外城南墙有 2 座，一名南墩，一名旗墩。东闸门与北长城联结处有 1 座，名东闸门墩。这些墩台是该关拱卫设施的组成部分。

关城外有城壕一道，叫护城河，壕外还有土墙保护，但这些设施，今已荡平，只留遗迹。

关门西约 100 米处，有梅花六角坑遗迹，俗称绊马坑，以生铁铸成蒺藜，放置坑内，当敌人夜间偷袭时，可陷于坑内杀伤。距离西城墙 10 余米处，建

有一座“月牙城”，南北长 157.8 米，东西宽 35 米，对关城起掩护作用。关东面的三墩山上，设有第二线哨所。关西 3 公里的五墩山上，设有前沿哨所。这些设施，组成了嘉峪关完整的防御体系。

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部起点，也是国内著名关城，它设计精细，布局严谨，体系完整，在军事筑城学和建筑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雄踞于甘肃西部的戈壁滩上，充分表现了当时中原王朝的宏大气派。清代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路过此关时，写下了《出嘉峪关》诗，诗中写道：

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

在他看来，古代中原著名的函谷关，比起雄伟的嘉峪关，只是一丸泥而已。

嘉峪关的设防，一直延续到清朝初期。乾隆时，由于清王朝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得到巩固，嘉峪关遂失去军事防御作用，但仍设游击将军管理，过往行人验证后，始开门放行。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朝廷批准“展开西闭”，从此，关内外行人出入较以前方便了。

民国时，嘉峪关部分建筑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数次拨出专款维修。现在，损坏的长城已修补完善，拆毁的城楼重新建起，使关城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石关 位于嘉峪关西 7.5 公里处，是嘉峪关的前哨阵地，乾隆《重修肃州新志》云：“石关儿口，在嘉峪关西北，去城（指肃州城）七十五里”。这里有一条长约 10 公里的峡谷，名“石关峡”，南为嘉峪山，北为黑山，两山对峙，峡谷最宽处不过 200 米，最窄处只有 30 余米，可通人马车辆。两面石壁耸立，陡不可攀，形势险要，号称“石峡天险”。峡内有水泉，是这一带唯一的水源补给地，古代行旅路过此地，都要到这里打尖歇脚，补充饮水。

石关峡是古代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隘，汉代曾设“玉石障”，唐末至五代又将玉门关东移此峡，置军戍守。五代高居海误称为“天门关”，他在《使于田记》中说：“甘州（今张掖市）以西……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因草书“天”与“玉”字形相近所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此建石关，设石关儿营，驻兵设防，把守隘口要路。关堡今存两道

石砌残垣。

第四节 张掖地区十二关

兔儿关 《明史·地理志》镇夷守御千户所条云“北有兔儿关”。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高台县“关隘”条载：“兔儿关在县西北一百五十里。”今调查，该关位于高台县西北之镇夷峡（今名正义峡）口外，东南距高台县城70余公里。镇夷峡十分狭窄，石山壁立，乱石嶙峋，黑河奔流其间，单人行走也很困难。在山峡以东之石山中，有一条通道蜿蜒于山石间，向北而去。通道极狭窄处，仅能通过一辆马车，并有人工开凿的痕迹。出口处与镇夷峡北口相距不远，兔儿关就设在这里，以控扼通道。

镇夷峡位居由居延海地区进入河西走廊中部的捷径要冲，自古就是军事要地，因此历代都在峡口筑城屯兵防守，今峡口内之天城，明代称镇夷堡，即是古代屯兵的城堡。据《新修高台县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杨博巡视河西防务，自高台抵镇夷峡，看到此处地势险要，常有“胡虏”出没，是防卫高台、甘州的重要阵地，便命当地军民修筑兔儿关及附近一带边墙70余里。自此，该关便成为镇夷堡的前哨阵地。由于该关地处沙漠边缘，土质松散，关址今已分化不存。

石灰关 在高台县红崖子乡南山口，北距红崖子城4公里，距县城65公里。此山口是高台县南部的重要山口，明清时设关，立石榨，驻塘兵守御。

朱龙关 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青乡境内，今有朱龙关河及珠龙关村，朱龙关当设于此处。

南山关 位于临泽县南梨园口内，设于明代，北距县城25公里。民国《创修临泽县志》云：梨园营“所管南山关栅口，距梨园城五里，连山石崖一里，凿明沟四十丈，洞四十五丈”。此关地扼梨园河口，是临泽县南部要隘。

张掖塞 《甘肃新通志·兵防志》甘州府条记载：“古张掖塞，在抚彝厅（今临泽县蓼泉镇）北三十里羊台口，去龙荒道也。”今调查，张掖塞为西汉所置，羊台口今名杨台口，在临泽县东北之龙首山麓，距县城（今沙河镇）约26公里，今存塞城遗迹。

山南关 《明史·地理志》甘州卫条去：“东北有人祖山，山口有关，曰

山南关，嘉靖二十七年置。”人祖山口今称人宗口，是明代“北虏”入犯甘州的必经之地。旧志记载：关址所在地“地势险峻，北高南低”，行至此处，“两山忽断，大道中通，状如紫荆、居庸”，实为一军事要冲。

据《甘镇志》和民国《新修张掖县志》记载，此关前后修筑过两次。第一次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前后，由甘州镇将陈公浩主持，利用自然地形，作跌水一道，宽1丈4尺，高2丈2尺，形成断崖，以阻敌兵。嘉靖十五年（1536年），“虏骑”3万突然入侵，行至跌水处，不能通过，遂退走。第二次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由甘肃巡抚杨博督建，在原跌水处修筑关城一座。关城呈正方形，“每边长20丈，高1丈7尺”。关城北、东、西3面挖深壕，城内修营房，关门建“悬楼”。自建关后，即派兵戍守，成为防护甘州的北部重要军事据点。至清末，此处尚有戍兵徼巡。今为张掖市平山湖乡属地，关址遗迹今存。

西水关 《甘肃府志》云：“西水关，洪水（今民乐县）南走青海西宁间道，有兵徼巡。”《河西志》云：西水关在民乐县南四十里，“为甘青往来孔道，元代筑关设防，明清因之。山险地狭，骑不能双行，车不能双轨，大有一夫守关，万人难越的形势”。今调查：此关在今民乐县南部洪水河出山口处，为明代甘肃巡抚唐泽所建，“以备番羌”；清因之，属洪水营管辖。

红寺山关 道光《山丹县志》记载：“红寺山关，城北三十里，旧曰红寺山口，明嘉靖中修石关一道，驻歇塘哨”。今调查，此关位于山丹县红寺湖山口，南距山丹县城15公里，现存石墙遗址两道。此关地处龙首山中，有两条道路通往山丹县，关址设在两道会合处，设关后成为山丹县北部的重要据点。清末关废。

居延塞——三门关——铁门关 《甘肃新通志·关梁》卷甘州府条记载：“古居延塞，在山丹县西北二十五里龙首山口内，晋三门关，走龙荒大道，亦通凉州、宁夏。”乾隆《甘州府志》古迹卷云：“三门关，（山丹）城西北三十里，龙首山谷内，俗名大口子，明铁门关，即古居延塞也……有兵徼巡。”同志戎兵卷又引《秦边纪略》语云：“山丹大口子，城东北一百三十里。连山忽断，大道中通，车辙马迹，直走朔漠。”以上各志记铁门关所在里程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此关地处龙首山内；其二，地处交通要冲，或“走龙荒大道，亦通凉州、宁夏”，或“大道中通，直走朔漠”。经调查，此关

在今山丹县北龙首山内双窝铺至大湖地区，南距山丹县城 30 公里。此处有道路西北通居延海地区，东北通阿位善地区，东通民勤、武威，并有水源，是个战术要点。此居延塞非居延海地区之“居延”也。

石人石马关 道光《山丹县志》记载：此关在山丹“城北一百五十里”。山丹城北 150 里地，已深入内蒙古阿右旗境内，具体关址不详。

红羊关 《甘肃新通志》山丹县条记载：“（县）东北六十五里有红羊关”。今考，此关在龙首山南麓红羊山口，与内蒙古阿右旗接界。

峡口关 在山丹县东南 43 公里处。《山丹县志》云：此关“群山环抱，中通一线，所谓一夫当关，万夫不能越者也”。《河西志》也云：“久为军事重地，明清时均置兵防守”。长城专家高凤山在《长城关隘》一书中认为：“峡口关是一处险关要塞”，为“河西交通咽喉。”峡口关所在地势险要，大黄山屹立于南，龙首山雄峙于北，两山之间仅有 0.5 公里宽的峡口，峡谷中乱石遍地，高低曲折，车马难行，道傍石壁上镌刻着“锁控金川”4 个大字。此地自古为军事要冲，汉明长城均从这里通过，明代在此筑堡设关，保卫长城，控扼交通。堡城呈长方形，开南北 2 门，且有瓮城护卫，四周有护城壕。明代驻有重兵，最多时达 2028 名，后减为 702 名，配备战马 120 匹；清代设峡口营，顺康时驻兵 195 名，乾隆时定额为 156 名。

第五节 金昌、武威地区八关

水磨关 《明史·地理志》永昌卫条云：“西有水磨川，上有水磨关。”《河西志》云：此关“系往来大道之要冲，明代建关城”。今调查：该关在永昌县城西 11 公里处，位于水磨川中部，地扼甘新大道，明代置关，以作防守。清称水磨川堡，堡墙“高 2 丈，周长 180 丈”，有堡门 1 座。今为焦家庄乡政府所在地。

黑山关 又称黑山堡。《明史·地理志》镇番卫条云：“西南有黑山关”。今调查：该关位于民勤县西南之重兴乡境内，北距县城 30 公里，西南距重兴堡 4 公里。黑山关为明天顺三年（1459 年）设置，关堡“周长 160 丈，高 3 丈 4 尺”，有堡门一座，北向，地形险要，是民勤县南部的军事要点。《甘肃边防志》说，“黑山堡因山为险，因险为关”；“黑山不守，则镇番重危；惟黑

山东西皆备，则镇番无忧”。《民勤县志》说：“黑山关四面沙漠，为夷人出没之处，势极险要。”明时驻守备1员，领骑兵20名，步兵127名戍守；清时设把总1员，领守兵30名。入民国，关不复设，而堡犹存。今在黑山头建有红崖子水库。

赤林关、铁门关 张澍《凉州府志备要》引《读史方舆纪要》语云，“明正统中，王骥讨叛人，使赵安由凉州逾白鸦孤山口，北抵赤林、铁门诸关为犄角，盖其地皆近塞外”；“白鸦孤山口在武威县北”。白鸦孤山地址不详，二关关址也无考。

杂木口关 《明史·地理志》凉州卫条云：“东有杂木口关。”《读史方舆纪要》云：“杂木口关在武威县东三十里。”杂木河发源于祁连山，其山口是祁连山区进入武威的主要交通孔道之一，明洪武七年（1374年）十月在山口置关，立石榨，驻兵防守。其关址在今武威市南古城乡境内。

古浪关 又称虎狼关。《明史·地理志》古浪守御千户所条记载：“南有古浪关。”今考：明代古浪守御千户所驻地，即今古浪县城，古浪关关址在城南0.5公里处。此关既是古浪城的南大门，又扼守着古浪峡北口，是古凉州的东南部门户。

古浪峡是河西走廊东部的一条长峡，南起乌鞘岭北麓，北至古浪城北，长38公里。峡极狭，最窄处“车不双轨，骑不并列”，最宽处也不过1公里左右，两侧高山壁立，地势险要，中间有一条蜿蜒曲折的交通孔道，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路段。古浪关控扼峡谷要冲，素有“金关银锁”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诗云，“驿路通三辅，峡门控五凉”，“一夫当抵万夫功”。《五凉志》也云：“此地足资弹压，诚万世不可废也。”新中国成立后，兰新铁路、甘新公路从峡中通过，古浪峡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

石峡关 张澍《凉州府志备考》引《乾隆府厅州县志》语云：“石峡关在古浪县东十里境外，东通贺兰，北达北套，西抵镇番，皆为险要。”《河西志》云：往时“于此处设兵候望，强人来往可以预知，甘宁边境可保无虞，诚为险要关口”。今调查：此关今名“石峡子”，在古浪县大靖镇以北沙漠边缘，南距边墙6公里、大靖城9公里，西南距古浪县城53公里，与《凉州府志备考》记载基本相符。今存石砌关墙遗迹。

土门关 《清史稿·地理志》武威县下记载：“边墙起镇番境蔡旗堡，南

至土门关入古浪。”土门关即土门堡，在今古浪县土门镇。古时“丝绸之路”北道从靖远地界渡过黄河后，直通凉州（今武威市），土门关即坐落在这条大道的中段，扼守交通要道，素有凉州东方门户之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筑土门堡，“周长220丈”，开东、南2门，并建钟楼1座，角楼4座，驻守备1员，领兵350名，配备战马49匹，防边镇慑；清代置土门堡营，驻守备1员，领兵30名防边。

第六节 临夏地区诸关

一、河州古关

河关——临津关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地处黄河南岸，东南距临夏市区约60公里。据史志记载，此地汉代就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因置河关，派兵驻守。《水经注》卷一云：“《地理志》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置河关县，盖取河之关塞也。”说明神爵二年置河关县时，河关已经存在，河关县即因河关而名。兰大教授冯绳武先生考证，汉河关县故城，即今积石山县大河家西南的长宁古城，又名康吊古城，东北距大河家1.5公里，西南距积石峡口3公里。

前凉张轨在此置临津县，经营积石山地区。隋代改置临津关，为西部前哨阵地。《隋书·地理志》枹罕郡条云：枹罕县“有关官”，此关即指临津关。《资治通鉴·隋纪》云：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亲率隋军“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平定吐谷浑。北宋时为临津渡，也称“上渡”。入金后关、渡皆废。

凤林关——城桥关——安乡关 在今临夏县莲花乡黄河边与积石山县为界，南距临夏市20余公里，地当银川河入刘家峡水库处。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云：“由永靖（即莲花城）走炳灵寺石窟，……黄河边巨石上刻有‘凤林关’三字”；“在古代，河上是有桥的，《河州志》所谓乡关桥就在这里”。可见，凤林关旧址即在莲花城西南附近，距城约2公里。今莲花城和凤林关址均被刘家峡水库淹没，刻字巨石也没入水中。此处黄河拐急弯，形似鸡脖子，故又称鸡项关。

据史志记载，这里自古就是一处重要渡口，西秦时（385年至431年）曾置凤林关，驻兵把守。关因附近有凤林山、凤林川而得名。唐代仍置凤林关，《新唐书·地理志》河州条记载：凤林县“北有凤林关”。“安史之乱”后没入吐蕃，改为城桥关，管理渡口事宜。北宋绍圣中（1096年后），宋军收复河州地区，在黄河上架设浮桥，名安乡浮桥，经略吐蕃地区。元符二年（1099年），在原关旧址置安乡关，“夹河立堡，以护浮梁”，称为黄河“下渡”。《宋史·地理志》河州条记载：“安乡关，旧城桥关，元符三年赐名。”《循化志》云：安乡关“宋时所立，即今河州城北之莲花渡口”。明嘉靖间废关。

可蓝关 唐置。《新唐书·地理志》河州条记载：枹罕县“有可蓝关”。关址无考。

河滩关 民国《导河县志》云：“潮音寺，在河滩关。”张思温《积石录》云：“马应龙宅在河州南八坊之河滩关。”可见该关在今临夏市区之八坊地段。关址早已不存。

通会关 北宋设。《宋史·地理志》河州条记载：“通会关，熙宁七年（1074年）置”；“宁河寨，……南至通会关三十里”。今考：北宋设置的宁河寨，故址在今和政县城东郊；通会关在和政县南之吊滩乡新集村。此地有两条山路直通甘南，地扼达浪河川要隘。北宋时，这里是吐蕃首领鬼章的势力范围，宋军收复河州地区后，在此设关驻军，以控扼交通，拱卫河州东南部地区。关址今存。

三岔关——虎狼关 今名虎关。《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三岔关，在州西三十里。”“狄道”即今临洮县，明清时期，今康乐县为狄道属地，三岔关即设于今康乐县虎关乡政府所在地，西南距康乐县城7公里，东距临洮县城15公里。此关处于马家河、苏家川河、流川河三河会合处，北有聂家关，西有高家堡，北山形似虎爪，南山形似狼尾，故又名“虎狼关”，简称“虎关”。此处两山坡度均在80度左右，地势险要，大道从中通过，自古就是临洮西部的交通要塞，明清时曾驻军设防。

涅家关 《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涅家关，在州西三十里，西南通河州”。今调查，此关今名聂家关，在康乐县虎关乡北流川河口，与三岔关成犄角之势。

二、明代河州二十四关

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24关，为明代沿积石山、太子山北麓一线，即当时的所谓“蕃汉交界”设置的一系列军事据点。这些关塞，是河州南部的“屏障”。24关由西向东排列于后：

积石关 河州二十四关第一关。《明史·地理志》河州条云：“西南有小积石山，上有关。大河自塞外大积石山东北流，经此。”今调查，此关位于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西6公里处的积石山峡口，在黄河南岸，与青海省循化县毗邻，地处交通要冲。积石峡长约25公里，山高谷深，两山对峙，壁立千仞，黄河奔流其间，怒涛翻滚，巨浪排空，水雾弥天，声震如雷；道路蜿蜒于山脚河岸，极为狭窄，崎岖难行。关门紧扼峡口，前人曾说它是“神工鬼斧关”。明代甘肃巡抚杨一清在《积石关》一诗中说：

积石之关何嶙峋，青壁万丈不可扪；

两岸尽是凿通处，千秋尚带刊余痕。

积石关易守难攻，有“积石锁钥”之称，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地。嘉靖《河州志》说：积石关“西临蕃界，险如金城，实系要地”。明洪武时设关，在峡口筑有依山傍河、扼控峡谷的城堡和关门，设把总1名，领兵50名驻守。清道光时守军减为11名，民国时裁撤。

崔家峡关 康熙《河州志》记载：“崔家峡关，州西百里。”今调查，位于今积石山县西北的崔家峡中，地属刘集乡，北距大河家15公里，大河家河通过关口北流，汇入黄河。明代置关，驻军守卫；清代改为塘兵（民兵）戍守，民国初裁撤。关口筑有石榨一道，今已不存。

樊家峡关 又称贾喇嘛山口。康熙《河州志》云：“樊家峡关，州西百里。”今调查，在今积石山县刘集乡南的樊家峡中，北距刘集乡12公里，刘集河从关口流过。明代设关，曾筑石榨一道，遗迹尚存。

大峡关 又称西山小路山口，位于积石山县吹麻滩镇南的大峡峡口，北距积石山县12公里。峡中两山如削，峡口仅宽百米，乱石林立，很是险峻。明代设关，现存石榨遗迹。

五台关 又称火烧岭山口。《河州志》云：“五台关，州西九十里。”今调查，在积石山县吹麻滩镇西南的五台峡中，北距积石山县15公里。明代设关，

驻军防守，一年一换；清末以塘丁代替，民国初废。关口原有石柵一道，暗门一处，遗迹今存。有小道直通五台山主峰。

红崖关 又称红崖山口。本红岩关，因当地有红岩族而名，后讹为红崖关。《河州志》云：“红崖关，州西九十里。”今调查，位于积石山县居集乡西的甘藏沟中，东距居集乡政府所在地9公里。明洪武年间设关，驻军防守，一年一换，清道光时戍兵减为5名，同治间因兵燹废。关口原有石柵一道，暗门一座，今已不存。

乧藏关 因当地有乧藏族而名。《河州志》载：“乧藏关，州西七十里。”今调查，位于今积石山县乧藏乡关门村西1公里处，东距乧藏乡政府6公里。明洪武年间置关。这里两山夹峙，中通小道。在沟口狭窄处有边墙、暗门；关口附近有烽堠遗址。明代驻兵戍守，清同治时废。

老鸦关 因当地有老鸦族而名。《河州志》载：“老鸦关，州西九十里。”据临夏军分区调查，位于临夏县西南之麻尼寺沟关滩村附近，东距麻尼寺乡政府6公里。沟口宽约300米，老鸦关河流经关址南侧。明洪武年间设关，筑有关墙和关门、关楼，人称“大关”；附近之南岔沟中，筑有石柵一道，遗迹尚存，称为“小关”。大关内有正方形屯兵堡城，堡墙单边长60米；关东不远处有老鸦堡，也是古代的戍守处；附近之大坪山、烟筒山、梁家山，均有明代烽堠墩台；唐尕村有塘丁（民兵）营房遗址。老鸦关地势险峻，是控扼通往青海、甘南通路的要点。清修《循化志》记载：“关内河州，关外循化，往来皆由积石、考鸦二关通过。”明时驻兵50名防守，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减为40名，清末改为团丁把守，民初废。

莫尼关 《河州志》载：“莫尼关，州西七十里。”今调查：位于临夏县西南之莫尼沟山口，东北距莫尼沟乡政府约10公里。此处山口如锁，崖似刀削，十分险要。明朝初期置关，设石柵一道，驻军戍守。关外有小路通尕盖岭，越岭后通夏河县清水乡。清初改为塘兵把守。

土门关 又叫打罗坑，土门子。《河州志》载：“土门子，州西九十里。”今调查：位于临夏县马集乡西南，东北距临夏市32公里。此地为一天然峡谷，是临夏地区通往甘南藏区的重要交通孔道，大夏河由此进入临夏，地势险要，古有“土门带险”之说。明洪武年间设关，驻兵50名，清时仍设官领兵戍守。此关原有一个土围子，与两边边墙相连。今存边墙400余米，残高10米，基

厚 7.7 米。附近之科托山、杨家沟等地，有烽墩遗址。

石嘴关 俗称石门槛。《河州志》云：“石嘴关，州西九十里。”今调查，在临夏县土门关以东之大夏河畔，关北为临夏县刁祁乡地。关前原竖“汉蕃交界”石碑，今已失。此关处在太子山石崖下的通道上，地势险要，石崖陡峭，难于攀登；河水湍急，难于徒涉。明时设关，利用自然地形筑有石栅和暗门，驻兵戍守。今关北大夏河上建有“龙王桥”，西通土门关。

朵只把关 又称朵只巴山口。《河州志》载：“朵只巴关，州西七十里。”今调查，位于临夏县刁祁乡南朵只把山沟中。山沟长约 25 公里，南通太子山巅，关址设在距沟口 3 公里的险要地段，造石榨一处，名“里石门”；在距沟口 7 公里处又造石榨一处，名“外石门”。

船板岭关 《河州志》载：“船板岭关，州南六十里。”今调查：位于临夏县刁祁乡南船板岭下，在大西滩农场附近，距刁祁乡政府 6 公里。明时设关，今无遗迹可寻。

槐树关 《河州志》记载：“槐树关，州南七十里。”今调查，位于临夏县南的太子山中，北距铁寨乡大草滩村 1 公里。此处两山对峙，雄险奇绝，槐树关河从中流过，水势湍急；仰望公太子山和母太子山，近在眼前，巍峨嵯峨。明洪武年间设关，依山傍水筑有关墙，并设暗门一处。今有百余米关墙遗存。明时，曾派兵 50 名防守，清末废。槐树关沟是临夏通往甘南的重要通道，据史料记载，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入陇南后，曾通过槐树关进军河州；清光绪时，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被回民军打败后，曾出槐树关退往岷州；民国 17 年（1928 年）马仲英也曾率变兵出此关，攻杀临潭、卓尼等地。

西儿关 清康熙《河州志》说：“西儿关，州西九十里。”今调查：此关在和政县罗家集乡大滩村南约 15 华里处，北距临夏市区 23 公里，今无关墙遗存。

牙塘关 《河州志》载：“牙塘关，州东南七十里。”今调查：位于和政县买家集乡柳梅滩村南 2 公里处，东北距买家集乡政府 12 公里。牙塘河从关傍流过。明时设关，筑石栅一道，派兵戍守。遗址今已不存。

新营关 原称乔家岔关，清末改称今名。《河州志》载：“乔家岔关，州南八十里。”今调查，位于和政县新营乡上寺湾村南 3 公里新营河畔，东北距县城 20 公里。新营河谷长约 5 公里，关口设在河谷最窄处，宽 105 米，曾建

石栅一道，遗迹尚存。经此关可通夏河美武、合作等地，是和政县南部门户。50年代初期，匪首马虎山曾在此窜扰，凭险抗拒人民解放军，1953年4月在此受重创。

思巴思关 又作思巴斯关。《河州志》载：“思巴思关，州南八十里。”今调查，位于和政县新庄乡草滩村之思巴思山口，北距新庄乡政府所在地思巴斯大庄6公里。明时设关，驻兵戍守，清同治时废。

杀马关 又作沙马关。《河州志》云：“杀马关，州南八十里。”今调查，位于和政县吊滩乡峡口村附近，北距县城24公里。达浪河谷山势陡峻，崖壁如削，峡口很窄，形成自然“石门”，达浪河水势湍急，汹涌而过，有通道通往甘南卓尼。杀马关是河州的重要关塞，明时设关，驻兵50名防守，民国初废。

陡石关 《河州志》云：“陡石关，州南八十里。”今调查，位于和政县南的小峡口，北距县城27公里，地属吊滩乡。关口附近有松鸣岩寺，关外有小道直通甘南藏区。明时设关，筑有边榨，驻兵防守，关门遗址尚存。这一带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兵家所重视。史志记载，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率军穿越陡石关，进入洮州，因道路狭窄，宋军将士皆下马步行。

此地风景极佳，山如刀削，奇峰突兀，十分险要；森林遍布，峰峦叠翠，松涛宏鸣。清人祁奎元曾作诗咏唱：

陡石关前白石隈，一峰秀拔出尘埃；

故怀独步到仙关，千叠松风万壑来。

大马家滩关 《河州志》记载：“大马家滩关，州南七十里。”今调查，位于康乐县八松乡南药水峡口，关址在葱滩村南2公里处，西邻陡石关，东连小马家滩关，药水河从傍通过。明时设关，筑有石栅一道，今不存。

小马家滩关 《河州志》云：“小马家滩关，州南四十里。”今调查，在康乐县八松乡菜子沟脑，东北距康乐县城28公里。明时设关，已无遗迹可寻。

麻山关 《河州志》载：“麻山关，州南九十里。”今调查，位于康乐县八松乡扎子河村南2公里处，东北距康乐县城约31公里。此关与大小马家滩关、陡石关连成一线，有通往甘南卓尼的小道。明时设关，现存关隘遗址。关外有林区和草坡，野生动物极多。

安陇关 亦称俺陇关。《河州志》载：“俺陇关，州南二百里。”临夏军分

区调查，“位于康乐县景古乡境内”。景古乡南有安陇村，关址即在村傍，遗迹尚存。安陇关是明代河州 24 关最东头的一座关隘。

第七节 甘南十六关

洮州关 宣统《甘肃新通志》云：“洮州关，在（洮州）厅西南三十里，最为要害。”今考，此关为明设，清因之，在今卓尼县西部洮河北岸，属阿子滩乡玉古村。此地为明代洮州边墙起首处，南临洮河，北依高山，关址即设在洮河边的山崖下，为当地重要出入通道，明清时均驻兵把守。

新桥关 《洮州厅志》云：“新桥关，在城西南四十里。”今考：在今卓尼县城西 8 公里之大族乡麻地卡附近的洮河北岸，明时在洮河上建新桥，置关守桥。

旧桥关 《洮州厅志》云：“旧桥关，在城东南四十里。”今考：在临潭县总寨乡洮河北岸，明时洮河上有桥，设关守桥。

松岭关 《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东有黑松岭，上有松岭关。”今调查，黑松岭雄踞临潭县东部，山势险峻，古松漫山，有道路从山间通过，是洮州通往内地的门户，明时在道路极狭窄处设关，驻官军戍守，清代沿袭，民国时废。

三岔关 《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东有三岔关。”今调查：三岔关故址在今临潭县三岔乡政府所在地，西北距新城 20 公里。此地处在半沟、直沟、岳家沟三沟交岔处，故名“三岔”，为临潭县东部交通要冲，明时设关，清代改为民堡。

高楼关 《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东有高楼关。”今调查，位于临潭县三岔乡，今名高楼子，西北距三岔乡政府 4 公里。明代设关，清代改为民堡。高楼关和三岔关、松岭关，是明代设于洮州东部的 3 个小关，都坐落在通往岷州的交通线上，驻有官军戍守。

石岭关 《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北有石岭山，上有石岭关。”今调查，石岭山今名大石山，在临潭县新城乡北 6 公里处，山势陡峭，岩石裸露，草木不生。明代设关，清代因袭。关在山垭口（鞍部）南侧，立有石榨。

黑石关 又名黑石嘴关。《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东有黑石关。”今调查，因设于黑石嘴而名，在今临潭龙元乡大沟门村，西距新城 15 公里。明代设关，清代因之，民国时废。

大桥关 在临潭县东北部，因附近有大河桥而名，今为石门乡政府所在地，西南距新城 12 公里。

羊沙关 又作羊撒关、羊沙堡，今为临潭县羊沙乡政府所在地。《明史·地理志》洮州卫条记载：“北有羊撒关。”据《临潭县志》记载，该关为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 年）所置，驻官军镇守；清代设羊沙塘哨把守。地处羊沙沟峡谷区，羊沙河从关南通过，河谷只有二三百米宽，堡门外河谷通道处设有关卡。这里是临潭县通往县境东北部乃至临洮县的必经之地，关堡居高临下，控扼交通要冲，实为一方之军事要点。史料记载：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河州与明军交战，遭受挫折，重渡羊撒关，奔商洛山区休整。关堡呈正方形，开南门，堡墙边长 105 米，高 9 米，底宽 5 米，顶宽 3.4 米。

大岭关——冶力关 《甘肃新通志》洮州厅条记载：“（厅）北九十里有大岭关”，“明时设防”。坐落在冶木河谷，今为临潭县冶力关乡政府所在地。冶木峡长约 10 公里，风景优美，两侧崖壁陡立如削，山峰层峦叠障，怪峰冲天而起，“剑拔弩张”。该关所在地是临潭通往八角、临夏、临洮等地的交通要冲。明代设关，驻官军镇守。

八角关 《甘肃新通志》洮州厅条记载：“（厅）北一百四十里有八角关”，“明时设防”。今调查：在临潭县东北边境，北与康乐县为界，今为八角乡属地，控扼甘南、临夏边界通道。石砌关址今存。

平定关 也作坪定关。《明史·地理志》西固城守御千户所条记载：“西北有平定关。”《甘肃新通志》阶州条云：“平定关，在州西北，宋时于福津县西界置，以备羌人。”今调查：西固城即今舟曲县城；平定关，宋置，明代因袭，关城在今坪定乡政府所在地西北侧，东南距县城 8 公里。关城今名平关堡，遗址今存，长方形，面积 9991 平方米。

武都关 民国《甘肃军政志》西固县条记载：“武都关，在县西二十里。”今仍名武都关，为县峰迭乡辖地，东距县城 9 公里。此关地处白龙江北岸，扼舟曲西部交通要冲。

久远关 《甘肃军政志》西固县条记载：“久远关，去城三十里，内汉外

番。”今考，在舟曲县西北九原村，“九原”乃久远之转音，东南距县城 23 公里，明清时设关。

牛圈关 《甘肃军政志》西固条记载：“牛圈关，在县东九十里，明正德间筑。”《甘肃新通志》阶州条云：“牛圈阁，为险道。”此关当在舟曲县东部之插岗乡境内，具体地址不详。

第八节 陇南诸关

一、文县十关

麻关 光绪《文县志》云：“麻关桥，又名宛中桥，在县西门外，枢纽两城风脉。”今调查：文县旧有两城，东为县城，又名文城；西为营城，又名武城。麻关在两城之间。此处为两城之间的凹地，关家沟河从此流过。河上有桥，此关当管理桥务。

阴平关 旧志无记载。文县城西 2 公里处公路边的山崖上，书有“阴平关”3 个大字，此即阴平关故址。文县古称阴平，阴平古道是历史上的著名通道，西起城西之东峪口，沿白水江左岸东下，直达四川、汉中，阴平关即坐落在这条古道的西段，与东段之阳平关相对应。阴平关扼交通要冲，为文县城西门户。关址今已不存。

玉垒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云：“玉垒在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路通四川剑州，（为）秦陇咽喉，唐宋以来所置守戍处也。”光绪《文县志》云：“严岫夹江，川泽气蒸，望如云海，即日晴月霁，云气亦浮。杜少陵‘玉垒浮云变古今’，或谓指此。”今调查，此关在文县以东之玉垒乡，地处白龙江和白水江交汇处，距县城 60 公里，地扼阴平古道中段。旧志载：玉垒关关旁有桥，名玉垒桥，与关相连，过桥后可直下碧口、汉中、四川等地，实为交通要冲。文县学者韩定山在《阴平国考》一书中说，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所据之阴平桥头，即在今之玉垒关。据此可知，玉垒桥即是三国时有名的阴平桥，姜维曾据此桥抗击魏军。

白水江自金口坝至玉垒关，长约 20 公里，两岸均为高山严岫，山体壁立，江水湍急，势极陡峻，路通四川，玉垒关扼其要害。明代诗人张其光曾写

《玉垒关》诗一首，描述此关的险峻之势：

天开一壑锁咽喉，控制西南二百州。

御寇有方泥不清，重门无警柝常收。……

由于该地地理位置重要，因此唐宋以来，多设兵戍守。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也经此进军碧口，南下入川。70年代，此处修建了碧口水库，玉垒关、阴平桥遗迹均没入水库中。

青塘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记载：“青塘关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即青云岭也，今设关，为入蜀孔道”。《文县志》云：“青塘岭今称摩天岭，关在其上，蜀号天险，入剑阁舍此无他路。”此关西北距文县城约60公里，属店坝乡地。青塘关地势险要，摩天岭海拔2227米，山间小路自刘家坪顺山沟直通山顶。路虽狭窄，但系入蜀捷径，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据史书记载，三国时，魏将邓艾入蜀，即从青塘岭南下，因路极陡峻，魏军将士身裹毛毡，滚落山下，进军成都，灭亡蜀汉。《三国演义》有诗云：

阴平峻岭与天齐，玄鹤徘徊尚怯飞。

邓艾裹毡从此下，谁知诸葛有先机？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一部，也从青塘岭入川，出敌不意，出现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面前，配合主力将其击灭。

五里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记载：“五里关，在县北五里，两面巉崖，中阔数步。”此关在县北关家沟内，地属城关镇。通路狭窄，地势险要，是文县城的北方门户。唐宋时，曾置关戍守；元末，明将傅友德破五里关，遂入文州，元将汪兴祖战死于此地。

火烧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记载：“火烧关，在县北二十里。两山壁立，中通一径。相传，元宗王阔端自成都入文，破城北去，以火攻此关，故名。”此关位于文县北龚家店子，与五里关同处一山峡中，地属城关镇关家沟村。有山峡通往尖山子、临江一带，是文县北部要冲；关址处在山峡极窄处，“马难并辔”，素称“天堑”。明代萧籍有诗描述该关之雄险：

谁辟丹崖一径通，双峰对峙戟凌空。

密云护雨山蹊险，峭石横门锁钥雄。

临江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云：“临江关在县西北百里，本临江寨，其下即临江渡，后设关，为洮蜀孔道。”今调查，在文县北部之临江乡，今名

“旧关”，西南距县城 54 公里。地处白龙江边，其下为临江渡，后修临江桥，是文县通往武都和省内其它地区的主要交通孔道。

柴门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记载：“柴门关在县城西南一百里，负山临河，峭壁镌‘秦蜀咽喉’四字。”今调查，在文县西部石鸡坝乡，位于白水江南岸，东距县城约 45 公里。通道狭窄，势极险要，出关不远，即到四川省南坪县界，今有公路通过此关。

野猪关 《甘肃新通志》文县条记载：“野猪关，在县西一百里。”今调查，在石鸡坝乡，地处白水江与中路河汇合处，扼交通孔道。清设，关址已毁。

老鼠关 《文县志》云：“老鼠关，县西北阶州通路。”地址不明，今无考。

二、武都、宕昌、康县九关

石关 《甘肃新通志》阶州条记载：“石关，在州西二十里。”今考，此关设于武都城西之石门乡石门街，关址今已不存。

望城关 在武都城北之石坪乡，地当北峪河东岸。《甘肃新通志·輿地志》阶州条云：“仙人峡在州北二十里，山势险峻，易据难攻，其北即望城关。”

青崖关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青崖关，在州南九十里。”在今武都县外纳乡境内。

牛蹄关 《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牛蹄关“在州北一百里”。今无考。

花石关 《甘肃新通志》西固州同条云：“花石关，在两河口，距城五十里，即花石峡也。双崖对峙，宕河中流。”今调查：花石关又作滑石关，今属宕昌县，位于该县东南之花石峡中，关址已不存在。花石峡自宕昌县临江堡以下至两河口，长约 40 公里，峡中山势极险，两傍高山耸立，石壁突兀，有些段落为“一线天”，有些段落崖壁傍突悬空，有些段落的山体处于活动状态，常发生大面积崩滑，势极险恶。中有宕河（今称北岷江）湍流，道路蜿蜒于其间，花石关就修筑在此峡最狭窄处，南距官亭乡 3 公里，北距邓邓桥也为 3 公里，成为控扼这条峡谷的咽喉。

花石峡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通道，三国末期，魏将邓艾及其子邓忠，督魏军南下灭蜀，行军至此，受险山恶水阻隔，便开山修路、架桥，其便桥

今称“邓邓桥”；修栈道时在石壁上的凿孔，也留存至今。附近石壁上还有清代石刻“天沉永溥”4字，笔力清秀遒劲。新中国成立后，在这条峡谷中修筑了甘川公路，成为省城兰州连接陇南、四川的纽带。

望子关 原名望贼关，简称“望关”，在康县望关乡，东南距县城34公里。《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望贼关，在州北一百七十里，道出秦州要路，为州境险隘，有官兵防守。”其地两山对峙，谷狭流急，地势险要，长坝河、甘泉河汇合于此，为武都通往天水、成县、略阳等地的要卡。明清时“依山傍水，筑关戍守”。今为望关乡政府所在地，关址已不存在。

黑马关 位于康县以西之杨家河坝村，为城关镇属地，距县城13公里。此关何时设置，旧志无记载，当地群众有“白马关有官，黑马关无官”之说。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茂密，是城关通往长坝的必经关隘。今武略公路从此盘山而过，弯大坡陡，为当地交通要冲。

白马关 《清史·地理志》阶州条记载：“州判驻白马关。”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关梁》卷云：“白马关，在州东二百四十里。”今调查，在康县东北之云台镇，距县城20公里。白马关城为光绪三年（1877年）所筑，墙高6.7米，厚5米，周长937米，上筑敌台4座，有垛口422个。关城依山而筑，用石块砌成，现存遗迹数百米，部分仍高5米。有东西2门，东门为关门，砖石所筑。关城建成后，设把总1员，率兵162名驻守，成为阶州（今武都）东部的重要军事据点。白马关地区原为白马氏所居，宋时称白马戍，明时设关卡，清雍正时驻阶州州判，乾隆时改为阶州分州，光绪时重筑关城。民国时为康县政府治所，今为云台镇政府所在地。今存部分遗址，关门保留完整。

七防关 《甘肃新通志》阶州条云：“七防关，在州东北二百八十五里，即古散关。”今考，在清代，今康县地属阶州，七防关即在今康县云台镇东3公里之大山岔，又名西散关。这里是古代通往汉中、四川的要道，也是历史上的军事要隘，宋代在此设关。据旧志载：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金将兀术率兵10万南下，宋将吴玠以万人在仙人关阻击；其弟吴玠率精兵一部，由七防关假道侧击，与金兵大战7昼夜，挫其锋，与吴玠会合。此后金兵继续窥蜀，吴玠率兵驻此阻击；不久由七防关出祁山，击金兵。明洪武十年（1377年），在此置巡检司，清代裁撤。因年代久远，关址已不存在。

三、成、徽、两当十关

黄渚关 《阶州直隶州续志·关梁》卷成县条记载：“黄渚关，在县北一百里万山中。明设巡检司，雍正二年（1724年）缺裁。”今调查：此关在成县北部，今为黄渚镇政府所在地，南距县城约40公里。黄渚关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自古为成县北部交通要冲，明代曾驻兵把守。

墨峪关 《甘肃新通志》成县条记载：“墨峪关，在县北墨峪山，宋绍兴间郡守程俊置。”此关在黄渚镇南境东河（原称墨峪河）川内，因墨峪山、墨峪河而名。

木皮关 《甘肃新通志》徽县条记载：“木皮关，在县西南三十里大河堡下店子之南，唐置关，明设白水驿丞。”今调查，在徽县西南之木皮岭上，地属栗川乡黄龙洞村，距县城15公里，与成县接界。木皮岭地当陇蜀通道要冲。“峰峦崔嵬，石崖壁立”，小径蜿蜒其间，唐代大诗人杜甫由秦州（今天水）赴同谷（今成县）时，就走这条路，并作有《木皮岭》诗，述说攀登此山之艰险。据《徽县新志》记载，此关设于唐末，唐将王铎曾率兵在此驻守，以阻遮黄巢农民起义军入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徽县地下组织曾在这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敌人。1949年11月的龙王洞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小河关 《甘肃新通志》徽县条云：“小河关，在县西南，昔时秦蜀咽喉，今为小河镇，其下有泥阳水，流入嘉陵江”。今调查，位于徽县西南之小河村，地属大河店乡，距县城约15公里，关当入蜀孔道。明代设关，清代裁。

仙人关 《清史稿·地理志》秦州条记载：“（徽县）东南有杀金坪，仙人关在其上。”《甘肃新通志》徽县条云：“仙人关，在县西南六十里，与汉中府凤县接界，宋将吴玠、吴玠败金人处。”今调查，仙人关又称吴王城，位于徽县虞关乡西5公里处，距县城约30公里，地当陈仓古道进入陇南的叉口。因东岩石峰酷似仙人，其“须眉”有“自然飘动之感”，故名“仙人关”。此关居秦蜀通道要冲，两边绝壁，河谷狭窄，中通小道，怪石耸立，巉岩倒悬，山势极为险要，易守难攻。

仙人关是古战场，据史料记载：宋绍兴三年（1133年），宋将吴玠率军固守此处，命将士筑仙人关，成为一方重镇。不久，吴玠又在关东3里处修筑营垒、城寨等防御工事，取名“胜金坪”（又称“杀金坪”）。次年，金将兀术

率兵 10 万，向仙人关大举进攻，吴玠、吴玠兄弟率兵数万人坚守此关，激战 10 日，歼敌万余人，金兵被迫北撤。仙人关之战后，金兵“不复图蜀”，使四川和汉中广大地区得以保全。至今，仙人关还有石垒残迹和断碑遗存。清代胡钊有诗云：

石势倚云屯，将军锁蜀门。
兄弟同角犄，夷夏划乾坤。
雨洗双崖血，风招百战魂。
更来千仞上，立马望中原。

虞关 《甘肃新通志》徽县条云：“虞关，在县西南五十里铁山西南麓，即古鱼关，唐置驿，宋改虞关，明设巡检司，为陇蜀往来要路。”今调查，虞关位于徽县东南之虞关乡虞关村，在嘉陵江西岸，北连铁山栈道，是川陕通道上的要隘。南宋时，从巴蜀溯嘉陵江北运的抗金军用物资，均至此卸货，是宋军的重要补给站。

山石关 《甘肃新通志》徽县条记载：“山石关，在城东一百二十里，通沔县、略阳黑河路，东北通两当后川子路。”今考，位于虞关乡嘉陵江以东之山关村，西北距徽县城约 45 公里。遗址今存，不知何代所设。

高桥下关 《甘肃新通志》徽县条记载：“高桥下关，在县北一百一十里，接州境，旧有巡检司，今裁。”今调查：位于徽县北境之高桥乡，南距县城 53 公里。

蓝家关 《甘肃新通志》两当县条记载：“蓝家关，在县东四十里，接凤县境。”今无考。

马岭关 位于两当县杨家店乡关营峡。此峡长 4 公里，两侧有土山，梢林密布，峡中有道，崎岖不平，只容单车通行，为两当通往双石铺的主要道路。峡西端有一石桥，长 20 米，背靠石山，面临悬崖，地势极险，马岭关即设于石桥西边，西距两当县城约 15 公里。明代设关，遗迹今存。明人马应龙有《马岭关有感书两当公馆》诗，记其过马岭关道路之艰险。

四、西和、礼县十二关

石峡关 又称石家关，在西和县石峡乡政府所在地，北距西和县城约 35 公里。此关位于石峡河川之石峡口，居南北交通孔道咽喉处，古时曾驻军防

守。

潭渡关 《直隶秦州新志·武备》卷礼县下记载：“潭渡关，东南百八十里。”今调查，在西和县南部之石峡乡坦途村。“坦途”乃潭渡之转音。

黑谷关 《明史·地理志》西和县条记载：“南有黑谷山，上有关。”今无考。

白家关 简称白关，位于礼县城西南45公里处，今为白关乡政府所在地。

牛铜关 今称牛尾关，清设，在礼县沙金乡牛尾村，东北距县城约52公里。《甘肃新通志》和《礼县县志》作“牛铜关”，《直隶秦州新志》作“牛春关”，因语讹之故。

洮平关 《直隶秦州新志·武备》卷礼县条云：“洮平关，西二百里。”今调查，在礼县西部之上坪乡上洮坪村，清设，东距县城约40公里。

火烧关 清设，今仍旧名，在礼县上坪乡罗家沟之南山上，东距县城约44公里。

野马关 又作野麻关。《甘肃新通志》礼县条记载：“野马关，在县南一百二十里。”《礼县县志》云：“明太祖洪武间，番人寇边，命杨靖为宣慰使，往雷家坝野麻关统兵镇守。”今调查，在礼县雷坝乡关上村，北距县城约60公里，地处清水河与西汉水汇合处，地理位置重要。

大木树关 《甘肃新通志》礼县条记载：“大木树关，在县北，与宁远（今武山）、伏羌（今甘谷）接界。”今调查，今名木树关，清设，在礼县北境与武山县交界处，属崖城乡地，南距县城约33公里，从县城通往武山的公路由此经过。

尖岔关 《直隶秦州新志·武备》卷礼县条记载：“尖岔关，北八十里。”在礼县北部之固城乡境内。

银尾关 《直隶秦州新志·武备》卷礼县条记载：“银尾关，北九十里。”今无考。

夹箭岭关 《直隶秦州新志·武备》卷礼县条记载：“夹箭岭关，南百二十里。”今无考。

第九节 天水地区诸关

一、天水八关

秦州关 《甘肃新通志》秦州条记载：“秦州关，在州西北七十里关子岭下。”今考：在天水市秦城区关子乡，东距天水市区 33 公里。秦州关位置重要，居藉河上游河谷要冲，是古秦州西部的交通要隘。何时设置，史无记载，遗迹早已无存。清代纪元有《秦关》诗一首，诗云：

人随明月到秦关，树影参差泉石间。

遥望卦台云起处，数声雁过五峰山。

石榴关 《甘肃新通志》秦州条记载：“石榴关，在州南九十里。”民国《天水县志》卷二云：石榴关，在“白音峡南，今称石关子者也”。今调查：在天水市秦城区李子乡南之白音峡村，是天水南部要隘，路通徽县，明清时在此设防，遗址今存。

高桥关 又作高桥上关。《甘肃新通志》秦州条记载：“高桥上关，在州南一百二十里。四山环拱，军兴，守险处也。”《天水县志》卷二云：“高桥关，在县治东南六十里，明设巡检司于此，……其地山麓有营砦，高十余丈。”今调查：在天水市秦城区李子乡南境，北距天水市区约 65 公里，路通徽县高桥下关。

现子关 今名燕子关。《直隶秦州新志》记载：“现子关，州东南一百一十里，俗讹为燕子关。”今调查，位于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境，是天水东部山区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地势极险要，民国《天水县志》说：“两山对峙，仅容一骑”通行，清代在此设防。

石岭关 《直隶秦州新志》与《天水县志》均说：“石岭关，在东南九十里。”今无考。

野牛关 《直隶秦州新志》记载：“野牛关，东南一百六十里。”《天水县志》云：“野牛关，在……秦岭，即东岔、仙坪两河发源处，林木深邃。”今调查，位于天水市北道区东部深山中，其西为利桥乡仙坪村，其东为东岔乡火烧沟。

黑谷关 《直隶秦州新志》记载：“黑谷关，（州）南七十余里。”《天水县志》云：“宋绍兴间，郡守程俊置。”今无考。

石关 《直隶秦州新志》和《天水县志》均记载：“石关，（州）东九十里，有石关寺”。今调查，在天水市北道区元龙乡之关峡村。

二、张家川、清水、秦安、甘谷、武山七关

大震关 又称陇关、陇山关，因位于陇山之上而得名。《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清水县……东五十里有大震关。”《甘肃全省新通志·关梁》卷清水县条云：“大震关，在县东七十里陇山下，即陇关也。凭高据险，襟带华戎，自古为关中之襟要。”今调查，此关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鹿乡东陇山之上，西南距清水县城约 50 公里，西北距张家川城区约 38 公里。陇关历史悠久，始设于汉代。汉唐时期，由都城长安通往陇右的道路，即由陇关通过。此地地势险要，为关中西部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志记载：汉武帝西巡至此，适逢雷震，改名为大震关。唐广德元年（763 年），吐蕃兵 20 万入寇关中，即首先攻击大震关，唐军溃败，京师长安震骇。大历三年（768 年），唐将李晟率精兵出大震关，突入陇右，破吐蕃兵。吐蕃侵占陇右后，唐将薛逵遂于大中六年（852 年）将关东移陇州（今陕西陇县）境内，故址在今固关镇。

盘龙关 《秦州新志》云：大震关“又名盘龙关”。今考，此说非是。大震关已如上项所述，在清水县东陇山之上；而盘龙关在陇山西麓，即今清水县盘龙铺村。

卧马关 《甘肃新通志》秦安县条记载：“卧马关，（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古为关，今废。”今调查，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北之马关乡境内，西南距秦安县城约 60 公里，东南距张家川城区约 28 公里。《甘肃乡镇词典》张家川县马关乡条云：“因境内万马关简称得名，原属秦安县。”万马关即卧马关，因语音相近而讹变。

陇城关 《甘肃新通志》秦安县条记载：“陇城关，在县东北一百里，亦曰陇城镇。”今调查，陇城关在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距县城约 40 公里。陇城关是古代关陇通道上的重要关隘，控扼东西交通，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关城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川道上，两山夹峙，中流五营河水，陇山古道依山临河而过。陇城关设关年代久远，遗迹今已不存。

马颊关 《直隶秦州新志》秦安县条记载：“马颊关（在县）北三十里，古为关，遗址存。”今无考。

槐树关 《甘肃新通志》伏羌县（今甘谷县）条记载：“槐树关，在县东三十里槐树岭，与秦州接界。”今无考。

文盈关 《甘肃新通志》宁远县条记载：县境有文盈关。关址无考。

第十节 中部地区诸关

一、临洮、渭源、漳县、岷县十关

故关 明万历《临洮府志》记载：“固关城在郡府北三十里佛儿崖”。今考：故关又作固关，在今临洮县北佛宿寺附近，属新添镇地界。此关年代久远，《临洮县志》云，三国时蜀汉大将姜维败魏将王经于故关。

打壁峪关 《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打壁峪关，在州北三十五里……置戍防守，保障近郊。”今调查，狄道州即今临洮县，此关在县北新添镇大碧河（又称大柳树沟）山口，南距县城 16 公里。

结河关 《明史·地理志》临洮府条记载：狄道县“北有结河关”。今调查，此关在临洮县北辛店镇康家崖村，因位于结河川而名，地当交通要口。

摩云关 《甘肃新通志》兰县条记载：“摩云岭关，在县南六十里摩云岭上，最高而险，接狄道沙泥界。”今调查，此关在七道梁上。七道梁又名摩云岭、关山，今属临洮县，北距兰州市区 25 公里，南距临洮县城 68 公里，是兰州通往临洮、临夏、甘南、岷县等地的咽喉要道。因山势高峻，终年云雾缭绕，有伸手摸云之说，故名摩云岭。此处被高山阻隔，古时仅有羊肠小道蜿蜒于山间，盘旋七弯，方能到达山顶，故名“七道子梁”。此道自古就是军事要隘，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战事。明初，依山险设关戍守，后改为“巡检司”。抗战时期，甘川公路从这里通过，交通情况始有改观。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整修公路，但因山势陡峭，弯道很多，屡有事故发生，交通常被堵塞，成为甘川公路的卡脖子地段；70 年代，兰宜公路从这里通过，1987 年又凿通了七道梁公路隧道，交通状况进一步改善。今仍为军事交通上的咽喉地段。

野人关 《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野人关，在州东北七十里山上

……为达安定（今定西）通衢。”今查，此关在今临洮县云谷乡东北之火驹山口子。

下村关 《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下村关，在州南一百里。”今无考。

十八盘关 乾隆《狄道州志》记载：“十八盘关，在州南一百二十里。”《甘肃新通志》狄道州条记载：“十八盘山，在州东南四十里，其路崎岖，有石级一十八盘，东峪河经其南，路通安定县（今定西县）。”今调查，十八盘关在临洮县窑店乡东十八盘山下，地当东峪谷口，控扼东西大道。

分水岭关 《甘肃新通志》渭源县条云：“分水岭关，在县西十五里分水岭上，……为入府孔道，州境之襟要也。”今调查，分水岭今名关山，地属渭源县清源镇，关在岭上，位居通往临洮的交通要冲。

石关 又称石门关、秀石关、鲈鱼关。《甘肃新通志》岷州条云：“石关，在州东一百三十五里。石关城东维秦陇，西控番地，天然锁钥，即俗名鲈鱼关也。”康熙《岷州卫志》云：“石关儿寨，在城（东）一百三十里。明置戍军九名，今营兵防守。”《岷州志》云：“秀石关，去城一百三十五里，设墩台一座，瞭望兵二名；又设塘一处，防守兵二名。”今调查，此关在今漳县殪虎桥乡瓦房村北，东距漳县城 22 公里。关塞依石门而建，位居陇西通往岷县的交通路口，为古代军事要点，被称为“陇南锁钥”。石关旁漳河中有深潭，产鲈鱼，故称鲈鱼关。石关地区风景优美，附近有独秀石、三峰插天等景观。

马务关 《甘肃新通志》宁远县（今武山县）条记载：“马务关，在县西箭竿山下，亦曰马务镇。马务镇今名马坞乡，属岷县所辖，马务关即在此乡，西距岷县城约 90 公里，北距武山县城约 40 公里，地当秦州通往岷州的道路要口。

二、陇西、定西、通渭九关

首阳关 《甘肃新通志》陇西县条记载：“首阳关，在县西南四十里首阳山，与渭源县接界，今名首阳镇。”首阳关因首阳山而得名，在陇西县首阳乡政府所在地，东距县城 25 公里，地当西咸河入渭河的三角地带，为陇西县西部交通要冲。唐置首阳县，宋置熟羊寨，明置首阳关，故城今名旧堡子。附近首阳山上有伯夷、叔齐墓，为当地名胜。

第二篇 军事设施

赤山关 《甘肃新通志》陇西县条记载：“赤山关，在县东十里”。今调查，在该县文峰镇赤山子，位于徐家门村南，地当东咸河入渭河处，地扼要津，关址不存。

药铺关 《甘肃新通志》陇西县条记载：“药铺关，在县南二十里”。今调查，陇西县南有药铺山，与漳县连界，此关在药铺山北麓，清代设。

后川关 《甘肃新通志》陇西县条记载：“后川关，在县北二十里”。今无考。

巉口关 《甘肃新通志》安定县条记载：“巉口关，在县北四十里，路通甘肃，宋置关于此，明置巡检司，今为堡。河水东环，称钩涧水泠泠西下，汇将台河湍流。”今调查：清安定县即今定西县，巉口关在该县巉口乡政府所在地，东南距县城 18 公里，地扼关川河、称钩河汇合处，为交通要冲。

乌龙关 《甘肃新通志》安定县条记载：“乌龙关，在县南东西两河间，亦宋置，南接陇西县，今亦曰乌龙隘口。”今调查：位于定西县西寨乡关门口村南，北距县城 14 公里。

碧玉关 又名闭门关。《甘肃新通志》秦安县条记载：“碧玉镇，即闭门关，在县西北百里，与通渭接界。”《直隶秦州新志》云：“碧玉关，俗名闭门关。”今调查，在通渭县东南 14 公里处，今为碧玉乡政府所在地。闭门关设置很早，汉唐时为陇中古道要隘，从陇山西来之道路，经闭门关、华家岭，通往金城（兰州），故在此设关防守。

华川关 《甘肃新通志》通渭县条记载：“华川关，在县西八十里，四周平坦，水清草茂，明置安定苑于此。”今调查，在通渭县马营乡华川村，东南距县城 40 公里。唐以来，历朝多在此设立牧马苑监，牧养官马。

石远门关 《甘肃新通志》通渭县条记载：“石远门关，在县北四十里。”今调查，此关今名石关，在通渭县北城乡石关村，南距县城约 20 公里。

三、靖远、会宁四关

铁锁关 又名索桥关、索桥堡，在今靖远县石门乡黄河岸边，东南距县城约 70 公里，是防守黄河索桥的重要关口。《甘肃新通志》靖远县条记载：“索桥堡，在哈思吉堡西十五里，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建于（黄）河东，名铁锁关，其河西之堡，则四十二年（1614 年）建。”《靖远县志》说：明神

宗万历年间，在此复建索桥，以渡黄河、通东西，始建铁索关。关堡、索桥遗址今存。

乌兰关 乌兰关遗址不存。《资治通鉴》梁纪卷13注：“乌兰津在平凉西北，唐分平凉之会宁镇置会州，又置乌兰县属焉，县西南有乌兰关”；同上书唐纪卷51注：“会州乌兰县有乌兰关，乌兰桥当在关外黄河上”。《明史·地理志》靖虜卫条记载：“南有乌兰山，上有乌兰关。”可见，乌兰关因乌兰山而名。今靖远县城西之黄河岸边有乌兰山，城区附近现设乌兰乡。这一段黄河为浅滩地区，河宽流缓，古时为重要渡口。据此可知，古乌兰关即设在今靖远县城西离黄河渡口不远处。

会宁关——会安关 又名通会关、颠耳关。《宋史·地理志》会州条记载：“会宁关，旧名颠耳关，元符元年（1098年）建筑，赐名通会关，未几改今名，属秦凤路。”《明史·地理志》靖虜卫条记载：“西南有会宁关。”《甘肃新通志》靖远县条云：金大定八年（1168年）改为会安关。今调查，此关在今会宁县西南部头寨子乡马家堡村。关城今称“旧城”，在马家堡（新城）西南3.5公里，地处关川河谷狭窄处，关川河即因此关而名。《甘肃乡镇词典》云：头寨子乡“为古代关寨名，后周、隋、唐时，曾在此设会宁关，头寨子为会宁关以北第一个寨子，故而得名。”

寒陵关——青家关 《甘肃新通志》会宁县条记载：“青家关，在县东九十里，明置巡检司，今裁。”新修《会宁县志》云：青江驿“古称寒陵关，曾有‘甘凉孔道，巩郡首驿’之称。”此关在会宁县东约40公里处，明代为关，清代为驿，今为青江驿乡政府所在地，地当会宁县东部交通要冲。古关城依北山而筑，呈正方形，边长400米，城墙基本倾圮，只留残迹。

第十一节 平凉地区六关

通稍关 《甘肃新通志》平凉县条记载：“通稍关，在县东五里，明时（由）平凉卫军戍守。”今考，此关清代废，关址早已不存，其地今已并入平凉市区。

马铺岭关 清顺治《华亭县志》关隘条云：“马铺岭关，地界平凉，旧设巡检司一员，今革。”其地今属平凉市麻川乡，关址在关梁村北，遗迹今存。

泾州塞 在泾州城北，遗迹不存。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犯边，汉在安定筑塞设防，后世称泾州塞。唐代诗人张籍曾作《泾州塞》诗，诗云：

行到泾州塞，惟闻羌戍鼙；

道边双古堠，犹记向安西。

圪塔关——太平关 在泾川县太平乡政府所在地，西北距县城7公里。《甘肃新通志》泾州条记载：“圪塔关，在州东十里，一名金家凹。”《甘肃乡镇词典》云：“太平乡又名圪塔关、太平关，地势险要，为泾川南大门。”古有“二水分流安定驿，一城高枕太平关”之说。自唐以来，历朝都派兵驻守，明代曾设巡检司。

七千关 在泾川县西南部边界，今属黑河乡七千关村，东北距县城25公里。

三乡关 《甘肃新通志》崇信县条记载：“三乡关，在县西南，系华陇孔道。”今调查：此关所在地今属华亭县；三乡关因三乡山而名，有上三乡关和下三乡关，简称上关和下关。上关今为上关乡政府所在地，下关在神峪乡下关村，与陕西陇县相邻。这一带地势险要，沟壑纵横，两关均位于陕甘交通要道上。

第十二节 庆阳地区七关

驿马关 《甘肃新通志》安化县条云：“驿马关，在县西南九十里。”今调查，位于庆阳县西南部驿马乡，距庆阳县城45公里。关城筑在一个狭窄的塬上，东西两面为深谷，以断崖为墙；南北两面筑实墙，各长90多米，高约5米，是扼守原州（今镇原县）至庆州（今庆阳县）通道的重要关口。关东北之上关，也为军事要点。驿马关设关在元朝；明初，元将张良臣据守此关，反抗明军，明将徐达力战，攻下此关，庆阳城旋下。明弘治中置巡检司，清裁。民国时，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西部前哨阵地，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调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曾派一个旅攻击驿马关，与驻守陇东的人民解放军警备第三旅发生激战。

木林关 《甘肃新通志》安化县条记载：“木林关，在子午岭上，接合水界。一作木陵关。”民国《甘肃军政志》又在合水县下记载：“木林关，在县

东五十里子午岭上。”

萧关 又称北萧关、环县萧关，位于环县西北之洪德乡萧关村，距县城15公里。萧关为西北著名古关，古时为兵家用武之地，因历代军事、政治形势变化，关址屡有变迁。汉代关址扼回中道要冲，在今宁夏固原县境，北宋初迁筑于同心县南；环县萧关是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为防御西夏而筑，地处环州（今环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的要道上，扼守环江大川，是环县的北方门户。宋时，萧关以北人烟稀少，水源缺乏，萧关又是宋军北击西夏的前沿补给站。

清平关 《甘肃新通志》环县条云：“清平关，在县西北六十五里，地名‘之’字坪。宋元符三年筑，明嘉靖中移庆阳中路游击驻此，扼安边、花马池要路，正德以前实为冲衢，自大边筑后，此路之警无间矣。”今调查：此关位于环县洪德乡北部之赵家圪村，地扼环江大川要隘，东南距县城36公里。关城遗址今存，东西长310米，南北宽280米，残高1.5至4米。

安定关 《甘肃新通志》宁州条记载：“安定关，在州西北三里。”今调查：此关故址在今宁县城西北之南义塬坡下，距县城不足2公路，今称“北脖子”。据《宁县志》记载，此关于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置，因与定安县城（今之庙坪）相连，故以县为关名。置关后驻兵戍守，成为控扼通往庆州、庆北地区道路的要冲。

据宁县有关部门考查，此关关城因年代久远，现只留一小部分残迹。从遗迹看，关墙因山势而筑，悬谷临壑，下削上筑。泥阳古道贴关而过，今之宁合公路也穿越关门。旧志有：“雄关连环，重楼高耸，形势险固，纵有飞将健卒，也奈何不得”之记载。近年来，在关外之长坡陡壁间，发现有层复一层的累累白骨，显示出古时这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争战。

沮源关 又名兴隆关，在宁县东部子午岭上，东与陕西黄陵县为界，地属九岘乡芦邑庄村，处在秦驰道上。

雕岭关 又作雕翎关，因语音相近而讹。新修《正宁县志·文化志》第六章记载：“雕翎关，在县城东南八十里子午岭之巅。相传，明初置巡检司一员，万历中裁。”今调查，雕岭关地属正宁县五顷塬乡，距县城36公里。此段子午岭为南北走向，秦驰道沿山梁修筑。这一带山势起伏不大，古时为通道要口，现今从正宁县通往陕西铜川的公里也从此通过。关城坐落在交通十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字路口的一个岬岬南侧，残留关墙 50 余米，残高 4 米，基厚 4 米左右。关墙内外散落有很多秦汉时期的瓦片及宋代以后的陶、瓷残片，说明此关秦时已置，宋时仍沿用，明关是在古关基础上设置的。

第三章 烽 墩

烽墩，又称烽燧、烽堠、亭障、烽火台、烟墩、墩台，既是古代驻防军队的观察哨所，又是军情警报的传送站。甘肃的烽墩遗迹很多，除长城沿线的以外，各山口要隘与内地广大乡村，均有布设。烽墩与长城、关隘、障城、堡寨一起，构成边疆地区完整的防御体系，在古代边疆军事斗争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烽墩的设置与烽火传送

据史书记载，烽燧传递情报，始于西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史记·周本纪》）春秋时，举烽火以通消息，成为各诸侯国传递情报的主要手段。战国时，秦昭王在陇西、陇东修筑长城，在长城沿线修筑了许多烽台，有些烽台遗址留存至今。秦始皇时，大将蒙恬修筑万里长城，其西端起于临洮（今甘肃岷县），因河为塞，因地制险，修了很多烽燧，千里黄河一线，烽燧相望，蔚为壮观。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匈奴，河西走廊为汉所有，筑长城、列亭障至玉门关外，防御匈奴南下。唐代，河陇地区烽火制度不废。宋代，陇山东西是宋王朝与西夏、吐蕃、金朝角逐的重要地区，修筑了很多烽台，及时传报警号。明代的甘肃、特别是河西，瓦剌、鞑靼屡屡入犯掳掠，明王朝遂在黄河两岸及千里河西，修长城，筑烽台，加强防御设施建设，所修烽墩，一直使用到清代。有关资料统计，甘肃境内历代烽墩总数在 2000 座以上。

根据我们对一些烽燧遗址的考察，平川地带的烽燧一般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沙漠地带的多用黄泥夹沙砾修筑，也有中间夹压红柳枝条和芦苇修筑的；山区的则用黄土夹片石修筑，也有专用石块垒砌的。烽墩多数为正方形，或称为“方锥体”、“覆斗式”。少数因受地形限制，筑为长方形或椭圆形、半圆形。唐代大将李靖在其所著《李卫公问对》中说：“烽墩高可五丈，下阔二

丈，上阔一丈，上建圆屋，以木板覆之。”甘肃现存的墩台，墩基一边长度多数为10米左右，少数为15米左右，也有八九米的；原高15~18米不等。顶部有4~6米见方的空间，四周用土坯砌成护墙，高度在1米以上，外抹黄泥，建有施放烟火的设施和值班戍卒遮风避雨防寒的小房。大型烽燧下面筑有营坞，坞内有戍卒房舍及其它生活设施，并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饮水。平时，戍卒以软梯（悬索）上下烽台，登顶后将软梯拉上顶部，以防敌人偷袭；如敌人强行攀登，则用长柄矛、铁锥捅刺，或用节棍打击。

甘肃烽墩的设置，一是沿长城一线修筑，一直连接到内地。二是在长城以外的要路沿线修筑，作为长城的前哨阵地。三是在各重要山口、要隘修筑，与营、所、卫、都司、郡府等军政机关连接起来。四是在腹里广大乡村堡寨间修筑，与指挥机关连接起来。烽墩一般修筑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便于观察和联络。其布点距离，有“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之说，但实地考察，在地形复杂的地段，也有二三里筑一墩的，以能看到前墩与后墩的烟火为宜。

在烽墩驻戍的士卒人数，依各地区、各时期军事政治形势而定。根据《敦煌汉简》记载考证，西汉时，河西长城沿线每座烽燧有戍卒10人左右，其中1人任燧长。唐代规定，每墩配备士卒6人，1人为“烽卒”，负责领导，兼管文书；其余5人为“烽子”，轮流值勤，担任施放烟火、候望敌情等任务。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清时，嘉峪关外各墩及金塔寺营（今金塔县）所属各墩，每墩有守望兵5名，腹里（长城内）各墩，每墩配守望兵2名；顺治年间编纂的《凉镇志》记载，当时凉州卫所属烽墩，“境内”者各配备守望兵2名，“境外”（长城外及祁连山中）者配备3名。至于大墩，则视所辖区段任务大小而定，多则三四十人，少则一二十人。

烽燧的主要作用是瞭望敌情和报警。报警，白天放烟，黑夜举火，放烟、举火的数量，依来犯敌军多少而定，各朝各代有不同的规定，各地区也有不同的规定。《墨子·号令》篇说：“望见寇，举一垂；入境，举二垂；狎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夜以火，亦如此。”

居延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烽火品约》和《塞上烽火品约》，记述了汉代河西地区烽火制度的规定：

- (1) 望见匈奴一人以上入塞，举一烽，燔一积薪；夜入塞，举一炬，燔一积薪。

(2) 望见匈奴百人以上入塞，举二烽，燔一积薪；夜入塞，举二炬，燔一积薪。

(3) 望见匈奴千人以上入塞，举三烽，燔二积薪；夜入塞，举三炬，燔二积薪。

(4) 匈奴千人攻亭障（烽燧）、坞壁（营房）、田舍（坞堡），举三烽，燔三积薪；夜攻，举三炬，燔三积薪。

(5) 夜闻匈奴人声及马声，亭燧各举一烽，勿绝，至（天）明。

(6) 匈奴人至塞外，亭燧各举烽，勿燔薪。

(7) 匈奴人入塞，守亭障戍卒不能下燧燔积薪者，旁亭得举烽、燔薪。

这里说的“烽”，指烟；“炬”，指火光。《史记·正义》对“烽燧”注云：“昼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

唐代《李卫公问对》规定：白天来寇十骑以下，点一炷烟；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点二炷烟；五百骑以上，点三炷烟。黑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敌寇，烧柴笼。

高台县长城烽墩出土的明代《兵守火炮号令》云：“发现敌十名以下，白天燃柴一堆，放炮一声，黑夜举火一把，放炮一声；发现敌十至百名，白天燃柴二堆，放炮二声，黑夜举火二把，放炮二声；发现敌百骑以上，白天燃柴三堆，放炮三声，黑夜举火三把，放炮三声；发现敌千骑以上，举火、放炮相连不断。”由此可见明代河西烽火制度的基本规定。

放烟，主要使用薪柴。燃火，多用火把或火斗。火把用“积薪”捆扎，“束柴草于木杆之端”；火斗又叫兜零，即柴笼，将柴草填塞斗内，挂在吊杆的尽头备用。敌军一旦来犯，最先发现敌情的烽墩，立即施放烟火，邻墩望见，也放起烟火，这样一墩接一墩，一直传到指挥机关；指挥机关得到情报，立即作战斗准备，调兵遣将，支援一线守军，居民也立刻进入堡寨躲避。如遇大队敌军进攻，烽火要一直传到朝廷。《史记·匈奴列传》就有“胡骑入犯，烽火达于甘泉、长安”的记载。故古代诗文中多用“烽火”、“烽烟”代指战争。

用烽火传送情报的速度是很快的，晋代文学家庾阐在《扬都赋》中说：“寇至，则举燧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在古代，这是传送情报最先进的办法。

但它传送的情报内容又很有限，因此，在用烟火报警的同时，还要把敌人犯境的详情，写成文书，由驿站驰报上级。

烽墩是古代边境防卫斗争的产物，烽墩的修筑，烽火警号的设置，就成为边防斗争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重要烽墩辑录

拱星墩 在兰州市城东3里处。原名空心墩，民国5年（1916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忌其“空心”2字，燧改名为“拱星墩”，并题以“拱星来朝”4字。该墩始筑于明万历年间，“置甲卒”数十人于墩中，负责瞭望、戍守，成为拱卫兰州城的东部军事据点。民国时期，其下修建较大营房，常驻军队一团。

四墩坪烽墩 共有4墩，在兰州城西南之伏龙坪上，是兰州城西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清朝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修筑，名头墩、二墩、三墩、四墩，由近而远，一字排列。4墩均呈正方形，中空，内有营房，每墩可住兵百余人。同治年间，4墩一度藏兵636名，在清军保卫兰州城的几次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诗人林棠曾作《秋日登四墩坪》诗，描述4墩的沧桑变化。诗云：

山头废垒高连云，古砖断裂青苔深。

当年用武重设险，严城犄角藏千军。

50年代后，在市政建设中撤除。

深沟儿墩 位于兰州市十里店。民国36年（1947年），在西北师范院校校园内出土一方明万历年间的《墩军碑》。出碑处地势高突，显系墩台遗址。碑高62.7厘米，宽41.3厘米，上刻118字，题名《深沟儿墩》，碑文记载驻墩士卒姓名及家属姓氏，守墩装备、器物名称及数量。全文如下：

“墩军五名，口：丁杲妻王氏，丁海妻刘氏，李良妻陶氏，刘通妻董氏，马名妻石氏。火器：钩头炮一个，线枪一杆，火药火线全。器械：军每名弓一张，刀一把，箭二十支。黄旗一面，梆、铃各一副，软梯一架，柴堆五座，烟皂（灶）五座，橛石二十堆。家具：锅五口，缸五只，碗十个。筋十双，鸡、犬、狼粪全。”

山子墩 由3墩组成，位于皋兰县西岔乡政府驻地西3公里处，地处秦

王川东部，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为防御瓦剌贵族入侵而筑。3墩呈“山”字形排列，故名。是明代兰州北部烽火的重要中转站，旧时有“秦川第一邑，山字墩当头墩”之说。

营儿烽燧 考古编号为“Y18”，位于永登县柳树乡营儿村南。原为汉燧，明代又在燧外包筑一层黄土，今高7米，巍然屹立在黄土高坡上。

(T1、D10) 烽燧 在敦煌市榆树泉盆地马迷兔西北。1907年斯坦因编号（“T”）从此开始，并掘得汉简1枚。斯氏在甘肃西部各烽燧共掘得汉简897枚，并为100多座烽燧编了号。

富昌燧 (T4b, D12) 在马迷兔东北，汉长城从北侧通过。曾出土汉简10枚，其中有“美水燧长”、“大煎都丞”、“服胡燧”等文字。燧下有营坞。

凌胡燧 (T6B, D3) 今名天桥墩，位于敦煌市榆树泉盆地东南部，东距玉门关约45公里。烽燧呈方锥体，底边长6.4米，残高4.9米。其下有障城，内有房舍遗迹。烽燧西南与障墙相连。斯坦因在此掘得汉简252枚，简文中有“宜禾部烽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及“敦煌玉门都尉”、“都尉丞”、“大煎都候”、“大煎都候丞”、“步广候长”、“通望候长”、“玉门候长”、“广昌候史”、“步广士吏”、“戾胡守士吏”、“凌胡燧”、“广昌燧”、“凌胡燧坞”等记录。

戾胡燧 (T6C, D2) 在天桥墩西南，用土坯砌筑。顶部留有一条用罗布麻编织的绳索（软梯），供戍卒攀烽用。烽燧东侧有小障，内有房舍遗迹。曾出土汉简7枚，有“大煎都戾胡燧”文字。

广昌燧 (T6d, D1) 在榆树泉盆地窑湾西南，是大煎都候官所辖最西南的一座烽燧。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从此开始。

临要燧 (T11, D20) 今名后坑墩，位于敦煌市后坑以东的砂梁上，东距玉门关2公里。早期为夯土板筑，后期又在外边加了一层土坯；中间夹有芦苇、胡杨枝条。燧下有障，将烽隧围在中间，内有戍卒房舍。障外遗存8堆积薪，均为芦苇。1907年斯坦因在此得汉简14枚，1979年出土汉简17枚，简文中有“都尉”、“尉丞”、“候史”、“玉门诛虏候”、“当谷燧长”、“步昌候长”、“却适吏”、“大煎都”等文字。

候官燧 (D21) 今名马圈湾烽墩，在敦煌市区西北95公里的戈壁滩上，西距临要燧3公里，东距小方盘城（玉门都尉治所）11公里，北距汉长城3

米。斯坦因漏编。烽燧已颓圯，残高 1.8 米，呈长方形，用土坯夹压芦苇筑成。东侧有小障，并与烽燧相连，小障北墙长 6.2 米，南墙长 8.7 米，东墙长 11.1 米，残高 0.84 米，开西门。障内有房舍及其它生活设施遗迹，房舍四壁均涂草泥，表面刷白粉。1979 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和敦煌文化馆考古人员，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得汉代简牍 1217 枚，毛笔、石砚、白麻纸等汉代文物 337 件。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简牍判定，此燧为玉门候官驻所，汉玉门关当在此燧西南侧道路上，关门当与长城相连。所出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记录西部汉长城烽燧名称的有“玉门千秋燧”、“玉门威严燧”、“候官燧”、“勇敢燧”、“临要燧”、“临泉燧”、“临泽燧”、“诛虏燧”、“遮虏燧”、“禽（擒）虏燧”、“凌胡燧”、“吞胡燧”、“阹胡燧”、“止奸燧”、“当欲（谷）燧”、“当屯燧”、“大礼燧”、“推贤燧”、“显明燧”、“富贵燧”、“定新燧”、“广汉燧”、“察适燧”、“仓亭燧”、“步昌燧”、“虏去亭”、“解择亭”、“从定第二”、“薛定第四”、“田广第二十五”等；还有“玉门燧长”、“仓龙燧长”、“大煎都候长”、“大箭都万世候长”、“广武侯长”、“将利候长”、“西塞候长”、“大福候长”、“远望候史”、“序地候史”、“玉门却适候史”、“临寇史”、“富昌队长”、“止寇亭长”、“邮适亭长”、“厌胡卒”、“破胡卒”、“见胡卒”、“当（挡）奸卒”、“莫当卒”、“广昌卒”、“广明卒”、“步广卒”、“平望卒”等，也反映出一批烽燧名称。记录守御部队各级官职的，除上述“燧长”、“候长”、“候史”、“亭长”、“队长”、“史”外，还有“敦煌玉门都尉”、“敦煌阳关都尉”、“都尉丞”、“长史”、“司马”、“玉门候官”、“大箭都候官”、“宜禾候官”、“稠秣候官”、“玉门关候”、“候丞”、“候史”、“障吏”、“燧吏”、“亭吏”、“士吏”、“千人”、“守候史”、“守候长”、“掾”等。除此，简文中还有“大简都候障”、“大煎都丞治步昌燧”的记载。

玉门燧（T14，D25） 在小方盘城北侧。小方盘城位于敦煌市西北约 80 公里处，原称玉门障，为玉门都尉治所。斯坦因在此掘得汉简 86 枚，其中有“玉门都尉府”、“玉门官亭”、“玉门关候”、“玉门候”、“玉门候造史”、“玉门大煎都”、“大福守候长”、“步广亭长”、“平望候”、“候丞”、“士吏”等文字。

宜秋燧（T15A，D27） 在小方盘城东北 3 公里长城线上。曾出土汉简 117 枚，其中有“玉门都尉”、“玉门障尉”、“玉门候官”、“玉门候史”、“玉门官燧”、“玉门关”、“宜禾部”、“平望朱爵燧”、“宜秋燧”、“勇敢燧长”、“×新

燧长”、“西部候长”、“北部候长”、“虎猛候长”、“司马”、“司马丞”、“关候”等文字。

仓亭燧 (T18, D32) 唐代称河仓烽, 位于敦煌市西北约 65 公里之大方盘城东南侧戈壁滩上, 是玉门候官最东的一座烽燧。用砂石夹压红柳枝条筑成, 外包土坯。虽经 2000 多年的风雨侵蚀, 高度仍在 9 米以上, 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方盘城为汉代昌安仓, 斯坦因考定为“河仓城”, 仓亭燧是护卫该仓城的重要军事设施。曾出土汉简 15 枚。

酥油土墩 (D38) 位于敦煌市西北 57 公里之酥油土北的台地上。已颓圮成圆形土丘, 残高 1.1 米, 残基直径 5.8 米, 用土坯夹压芦苇筑成。1981 年出土汉简 76 枚, 其中有西汉昭帝始元七年 (前 80 年) 简, 还有“敦煌中部都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候官燧”、“广汉燧”、“朱爵燧”、“博望燧”、“青堆燧”、“燧长”、“障吏”、“尉丞”等文字。

阳关烽燧 今名墩墩山烽燧, 唐代称石门烽, 在敦煌市南湖乡古董滩北侧的墩墩山上, 东北距敦煌市区 70 公里。用砂石夹红柳筑成, 因年久风化, 原貌已失, 残高 4.7 米, 南北长 8.8 米, 东西宽 7.5 米。阳关是汉唐时期西部著名关隘, 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域的门户。此烽燧是汉代阳关城的烽火台, 现已作为古阳关的标志物,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山烽 今名沙枣墩, 位于敦煌市党河水库西 2 公里的山梁上, 地当红当公里 146 公里南侧。呈覆斗形, 黄土夯筑。底边长 13 米, 残高 6 米许。此烽位置显要, 四周一望无垠, 是古代戍卒候望的良好处所。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云: “右州四境, ……西至白山烽, 去州卅里”。

山阙烽 今名沙山墩, 在敦煌市西南党河口南侧, 残高 5 米。为唐代烽墩, 《沙州都督府图经》有记载。

神威烽 今名碱墩, 位于敦煌城北 17 公里处。本汉代烽燧, 后世继续使用。

利汉燧 (T34) 在安西县南沙窝。此燧是这一带最大烽燧, 呈方锥体, 底基边长 8 米, 残高 3.5 米, 用土坯砌筑。其下有障, 障墙东西长 99 米, 南北宽 70 米, 残高 1 米左右, 西北角与长城相连。

扬威燧 (T36) 在安西县南沙窝东缘。

临界燧 (T37a) 西接扬威燧。

白墩子 位于安西县西北 43 公里处。原为汉代烽燧，后世修补利用。墩底长 8.4 米，宽 8.2 米。燧下有障城，长 20.5 米，宽 16.4 米，残高 2.6 米。用土坯夹压芦苇筑成。烽燧修筑在一块高地上，登上烽顶，四周满目空旷，一览无余。此障是一座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补给站。这一带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滩，水源奇缺，但此处却有几眼泉水。又因它处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线上，古时过往的军队、商贾、行旅，都要在这里饮水、歇息。相传，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曾在此小憩；唐将薛仁贵西征，曾和突厥大战于此；清代钦差大臣左宗棠进军新疆，也在这里补充饮水。民国 26 年（1937 年），红西路军曾在这里同“马家军”浴血奋战，不少红军指战员血染沙场。

石板墩 在安西县城正北 30 公里处，原为汉代烽燧，后世修补利用。长 8.4 米，宽 8 米，残高 9.5 米，用 85 层板石垒砌而成，现仍保存完整。

青石沟烽燧 位于阿克塞县多坝沟乡青石沟西山顶，南距阿尔金山约 10 公里，是敦煌西南烽燧线在阿尔金山的重要烽燧。呈覆斗形，底部边长 15 米，残高 9.6 米，用石块压芦苇筑成。数十里处即可显见，颇为壮观。敦煌遗书《沙州地志》中有“紫金山北口烽”的记载，此即唐代北口峰。

党城北墩 位于肃北县城北 4 处，墩体略呈正方形，基部边长 8 米，残高 10 米，原为黄土板筑，后世曾在残破处用片石和土坯修补。其下有障墙遗迹，长 100 米，宽 60 米，墙内有戍卒住房痕迹。此墩筑在一高地上，视野开阔，登上顶部，可看清周围数十里内人马行影。此烽燧是敦煌东南烽燧线在祁连山中的重要烽墩，原筑于汉代，后世继续使用过。

南口烽燧 今称康沟口墩，位于肃北县东南康沟沟口，呈覆斗形，底边长 20 米，宽 18 米，残高 7.5 米，用石块夹压砂土筑成。康沟是党城湾（今肃北县城所在地）通往东部地区的交通孔道，上游称野马河，可通石包城和玉门昌马地区。此墩依山而筑，扼守沟口，是古代的重要军事设施。唐《通典》卷 174 云：“敦煌郡东至晋昌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为）吐谷浑界。”此墩即南口烽，《通典》所云“故烽”，表明原为汉燧。

花海子北墩（T44b） 在玉门市花海乡东北的长城线上，呈方锥体，底边长 8.2 米，残高 6.4 米。东北侧有障墙废墟。斯坦因曾在此得汉简 18 枚，简文中有“桢中燧长”、“止寇司马”等文字。

花海子墩 (T44c) 嘉峪关市文管所考定为“禽(擒)寇燧”。位于玉门市花海子乡东酒钢农场。呈方锥体，底基边长 2.6 米，宽 2.4 米。用土坯砌墙，顶部有小屋，顶棚上铺有芦苇，上盖泥土。旁有小障，已成废墟。1915 年斯坦因在此得汉简 1 枚；1977 年又出土汉代简牍 9 枚、其它文物多件，其中有汉武帝诏书木牍，可补重要史事。

讨赖河墩 位于嘉峪关长城尽头，被称为“天下长城第一墩”，坐落在关南讨赖河边的悬崖上，北距关城 9.5 公里。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由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康熙《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讨赖河墩，(酒泉)城西七十里，近讨赖河尽头之处。”它是明长城的起始墩台，传递关南以至祁连山一带的烽火情报，是嘉峪关以南的重要军事设施。墩台残高 7.1 米，底部呈正方形，长宽各 14.5 米。墩体为黄土夹沙夯筑，中间夹压柳枝、芦苇和骆驼刺。虽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然十分雄壮。

闸门墩 也称嘉峪关墩，在嘉峪关东闸门北的高坡上，与长城相连。底基长 10.1 米，宽 8.3 米，高 9 米；顶部长 5.5 米，宽 5.3 米。为黄石夹沙夯筑。

五墩山墩 是嘉峪关外的重要烽墩，东距关城 10 公里，立于黑山湖水库东南侧的山头上，是直接通关的烽燧。地势高耸，视野广阔，看关城和关外景物都很清晰。由东、西两墩和 5 座小燧组成。东墩用石片、沙土、土坯混筑而成，近似圆锥体，周长 42 米，残高 9.5 米；西墩距东墩 14 米，亦为石片、沙土垒筑，呈圆锥体，底周长 36 米，残高 8 米；5 小燧北距东墩 29 米，南北一字排列，燧距 5 米，残高 1.9 米，下层用片石砌筑，高 1 米，上层用土坯砌筑，高 90 厘米。

临水站墩 在酒泉市临水乡政府所在地北侧。《重修肃州新志》云：“先年，此墩挨门出人轮流瞭望，家无(男)人者，妇人上墩瞭望。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年，甘州镇副总兵冯大伦巡视临水，仰见墩上妇人立望，询而怜之，遂拨兵守望，而本堡(临水堡)永不出人。”

野猎沟墩 即中河清墩，在酒泉市城东南 55 公里。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中清河先年有堡城，“城上有墩，亦是城内居民挨门守望，冬则男子瞭守，夏则妇人应数”。

西角墩 又称西长城角墩，在酒泉市西北长城线上，距城区约 15 公里。

《重修肃州新志》云：“肃州地方独此一路墩台紧要。”自筑墩后，此路“绝无警矣”。

鸳鸯池墩 位于酒泉市东北鸳鸯池水库东岸高阜上，距城区 37 公里，是明清时传递天仓、毛目（均在今金塔县东北部）烽火的重要烽墩。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由肃州参将刘勋督筑。呈四方体，底边长 13 米，保存尚完整，高度仍有 11 米。傍有坞院，面积达 700 平方米，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咸池烽（T46m, jA11） 今名垒墩子，唐代筑，在金塔县鼎新镇西北，地当北大河和黑河交汇处。既是酒泉北部塞墙的起点，又是肩水塞黑河西岸塞墙的起点。

金关燧（T169, A32, jA30） 位于金塔县天仓乡东北 25 公里的黑河东岸，在肩水金关西北侧。面积为 7.7 米×7.8 米。其下有障，面积为 36.5 米×35.5 米。内心夯土，四边外壁用土坯砌筑。夯土中夹有木棒作筋。此燧及障城、金关，1930 年出土汉简 850 余枚，1973 年又出土汉简 11577 枚，还有刀剑、箭簇、转射等文物 1311 件。经专家考定，金关燧为肩水候官最北的一座烽燧。

天仓墩（A29） 在金塔县天仓乡东北，残高 3 米，南侧有房舍遗迹。曾出汉简 30 余枚。

天仓东墩（A28） 在金塔县天仓乡黑河东岸的台地上，已坍塌为土丘，残高 2 米许。南侧有房舍遗迹，曾出土汉代简牍 4 件，其中有《急救篇》木牍。

永宁墩 在金塔县天仓乡。《重修肃州新志》云：此地有泉，昔时，天仓墩戍军于此取水，常被“外虏”所害，自筑此墩后，戍军始得安宁。

平山湖烽燧 位于张掖市平山湖乡政府东 2 公里的山头上，西南距城区约 60 公里。呈方锥体，底基边长 17.5 米，高 11 米。顶部 8 米见方，有房舍遗迹，南面留有值班戍卒上下所用“悬索绳槽”。用黄土夯筑，外表用卵石和土坯包砌。四周有壕沟遗迹。此烽燧保存完整，燧体高大、雄伟，视野广阔，为这一带接传烽火信息的重要烽燧。

人宗口东烽燧 在张掖市北境人宗山口东侧山头上，南距城区约 20 公里。呈方锥体，用黄土夯筑，底部边长 7 米，高 8 米，保存较完整。人宗口是古代甘州北部的重要通道，此墩扼山口要冲，北山各烽墩的烽火信息，均

由此接转，传往甘州。清代乾隆《甘州府志》记载，此墩为明代甘肃巡抚杨博所建。

小口子烽燧 位于张掖市靖安堡小口子东侧山头。基部用黄土夹卵石筑成，上部用土坯砌筑。保存较完整，高9米，底边长8米。南面有8个小燧，均已倒塌。

大野口墩 位于张掖市南大野口西侧山头上，地属花寨乡。呈方锥体，修筑在2米高的方形台基上。用黄土夯筑，底边长6.7米，高10米，顶部5米见方。保存完整，极雄伟，视野开阔。

架子墩 又称木架墩，《秦边经略》云：“古木架墩也。”位于张掖市碱滩乡架子墩村南1公里处，西距城区25公里。其东不远，即为张掖、山丹分界处。烽墩修筑在荒滩上，黄土夯筑，墩体较大，呈方锥体，高10米，底边长14米，顶边长8米。顶部有小房遗迹，并留有绳槽。四周有壕沟，上宽6米，底宽2米，沟壁用卵石垒砌。在墩南100米处有5个小燧。附近有汉墓群，曾出土汉代陶器和五铢钱。附近还有名为“营盘地”、“五里营”等古代兵营遗址。

荒墩子 位于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北山顶上，汉代烽燧，残高2.8米，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兔儿墩 位于高台县正义峡口外黑河东岸台地上，呈方锥体，底基边长7.7米，用黄土板筑，外面加砌土坯，残高4米。是向走廊内接转居延一带烽火的重要烽墩。

金山子烽墩 位于山丹县丰城堡以北2公里处，在汉长城线上，西北距山丹县城约37公里。呈方锥体，底边长6米许，高9米，颇壮伟。

八卦营大墩 汉代烽燧，在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村，西北距永固城5公里。残高7米，周围有壕沟。附近有大批汉墓，出土汉代铜弩机、箭簇、长矛及其他文物很多，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黑土疙瘩烽墩 位于民乐县南丰乡周家村西南。有两个烽燧，相连很近。一为“黑土疙瘩”，一为“白土疙瘩”，均已倾圮为土丘状。四周有壕沟；东侧有5个小燧，南北一字排列，也已塌为土堆。

南城子旧墩 位于肃南县水泉沟乡南城子老君山上。明代修筑，呈方锥体，用红沙土板筑，墩下有壕沟环绕。

头墩 位于永昌县河西堡镇长城线上，东临水源乡。今高13米，屹立在戈壁滩上，颇显雄伟。

乱墩子 位于永昌县水源乡西南的戈壁滩上，西距县城约45公里。今存残体。附近有汉墓群，出土多种汉代文物，地面散落大量汉代瓦片。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墩 在武威市长城乡五墩村洪水河西岸的长城线上。原为汉代烽燧，明代修补利用。用黄土夯筑，呈四方体，底基边长10米，残高9米，巍然屹立在旷野中。

芨芨井墩 汉代烽燧，位于民勤县大滩乡西北10公里处，东南距县城30公里。周围分布有大批汉墓，地面散布汉代陶片，出土有汉代箭镞、五铢钱、盔甲残片及唐代“开元通宝”等文物。与汉长城遗迹相连。

柳湖墩 位于民勤县城西南20公里的沙漠中，地属薛百乡。为汉代烽燧，遗址尚存。此处以沙井为中心，曾发现很多石器、陶器、铜器及相当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的铜刀、铜镞等文物，被命名为沙井文化（即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擦擦墩 又做落落墩、罗罗墩，位于古浪县土门镇北之二墩村汉长城线上，南距土门镇12公里。呈覆斗形，底边长13米，残高9米许。附近有大量汉墓，曾出土五铢钱、铜弩机、铁剑等文物。

圆墩子 位于古浪县泗水乡北部的长城线上，南距乡政府约10公里。明代修筑，墩体呈圆形，现高10米，底部直径19.8米，保存较完整。视野极广，登上墩顶，可瞭望到15公里内的景物。墩下有障城遗址，东西长220米，南北宽55米，已残破，但仍能看出房舍、马厰等建筑的概貌。

阿岗湾墩 位于天祝县松山乡阿岗湾村的砂石台地上，西距华藏寺约14公里。风蚀雨剥严重，墩体大部颓落，已呈不规则半圆形，残高5米，直径8米。松山地处天祝、永登交界地段，地形复杂，这座烽墩便担负着这一带的烽火传送任务。

营盘台墩 位于景泰县芦阳镇，保存较好，残高9米，墩底边长13.6米，宽13米，顶部面积7×8米；有斜梯与顶部相通，梯斜长14米，宽1米。

北城滩古长城烽墩 位于靖远县北部之双龙乡北城滩古城东面山上，南距县城约75公里。墩体呈四方形，底边长15.5米，顶部5米见方。边壁用

石块垒砌，中间填土夯实。此墩系明代建筑，明长城由北侧通过。

清凉山墩 位于会宁县郭城驿乡祖厉河、关川河交汇处之清凉山顶，明代建，呈正方形，黄土夯筑，残高4.8米。墩台西南面有房屋残迹。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墩梁烽燧 战国秦燧，在陇西县云田乡大墩梁上，战国秦长城由此经过。此山即因秦燧而名。

城壕梁烽燧 在通渭县榜罗乡四落坪村城壕梁西。原为方墩，今已倾圮为圆土墩，周长30米，残高9.5米。战国秦长城从西侧通过。周围散落有很多秦代陶器和屋瓦残片。

三十里墩 在临洮县城北15公里处，为战国秦长城西端起点。该墩西临洮河，北滨打碧河（今名大柳树沟），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烽燧今已不存，空留其名。周围散落秦瓦碎片甚多，可知当时除烽墩外，还有营坞和关卡建筑，是秦国在西部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姜维墩 在临洮县城东岳麓山上。据《三国志·蜀志》记载：蜀汉延熙十八年（255年），蜀国大将姜维曾率兵围攻狄道，受魏军抵抗，久不能下，遂筑此墩，与魏军对峙。墩呈方锥体，长10米，宽7米，残高10米。附近曾出土汉代砖瓦、铁戟、铁盔等物残片。

朱家墩 位于临夏县桥寺乡朱家村附近山顶，保存完整。呈长方形，墩、堡结合为一体。堡墙长62米，宽42米，残高4米，戍卒住所。墩台筑于堡中间，高约8米，呈圆锥状，顶部有6米见方的平台，供戍卒观察瞭望，施放烟火。此墩为明天顺二年（1458年）建筑，视野广阔，四周无阻，是这一带的重要军事据点。

墩坡山烽燧 位于积石山县吹麻滩西南，曾出土半两铜钱200多枚，合金箭镞600多枚，铁链1条，“獮道左尉”铜印1枚。箭镞颇锋利，与陕西秦陵出土箭镞相类属。《汉书》云：“县有蛮夷曰道。”獮道与狄道都是秦国灭獮、狄之戎后设置的县级政权。秦汉之制，县（道）置尉，大县（道）置左、右尉，专司县之军务。据此证明，此墩为秦汉时烽燧无疑。

小茨烽燧 位于永靖县盐锅峡镇小茨村南的塬面上，残高14米，呈四方体，底边长10米。烽燧下有长方形营坞，坞墙南北长50米，东西宽18米。烽燧和营坞均用黄土夯筑，地面上散落有汉代屋瓦残片，当为汉代障塞尉驻

所。

七里墩 位于天水市秦城区七里墩村，西距城区3公里。墩下有障城，障墙长300米，宽150米。墩东侧有小河，小河以东为七里墩堡子。墩、堡虽为明代建筑，但遗址内外散落有大量石器及秦代以前陶器残片，证明夏商时期这里即是一个较大的居民点，秦汉时期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

安化墩 位于武都县安化镇小学内，残高7米，底宽6米。是陇南地区残存不多的烽燧之一。

虎山墩 在平凉市北侧之虎山上，下瞰平凉城尽收眼底，是古时平凉城接转烽火的重要烽墩。

白草圪烽燧 位于镇原县武沟乡西甘宁边界处，是战国秦长城由宁夏彭阳县进入庆阳地区的第一个大烽燧，筑于白草塬畔，在长城内侧。由于长期自然风化，残高只有4.5米，底径11米。烽燧傍筑有小障，南北长31米，东西宽21米。障内原有戍卒住房和生活设施，附近有大量战国粗绳纹瓦细绳纹瓦、陶盆、陶釜（锅）残片。按战国兵制，长城由戍边军队分段防守，大墩指挥小墩，并负责小墩戍卒生活供应，白草圪烽障当是戍守这一段长城的一个下级指挥所。

中庄1号烽燧 在环县演武乡刘坪村，战国秦长城从傍通过。呈椭圆形，残高7.5米，底周长48米。烽燧下有小障，周长154米，障外有壕沟，残深2~2.6米，残宽4~4.8米。

曹嘴岷岷烽燧 位于华池县西北角桥川乡艾蒿掌村。该村曹嘴岷岷是这一带地区的主要通道，地势极为险要，战国秦长城从岷岷北通过，是秦军当年防守的一个要点，有两座烽燧分立于岷岷东西两侧。西烽燧为圆形，残高8米，底周长41米；东烽燧也呈圆形，残高7米，底周长39米。

林沟梁3号烽燧 位于华池县元城乡碾子畔村北甘陕交界，地处分水岭山脊，在长城内侧的一个圆形山岭上，秦直道与秦长城在此会合。该烽燧呈四方体，底边长12米，残高11米，顶部面积2.3平方米。烽燧下有小障，内外遗有很多秦瓦和陶器残片。此烽燧是戍守长城和秦直道的重要据点。

营盘岷岷3号烽燧 在华池县元城乡庙渠村，临近陕北吴旗县，是战国秦长城在华池县境内最东头的一座烽燧。长城由此燧以东不远处进入吴旗县梨树湾。烽燧呈椭圆形，残高3.1米，底周长11米。

午亭子烽燧 位于合水县东南部甘陕两省与合水、宁县、陕西富县3县交界处，属合水县固城乡地。这里有3个山峁相连，烽燧修筑在中间一个山峁的顶部，因年久风化，今已呈冢状，残高5米。烽燧两侧有营坞残墙，长约150米，呈弧形。东西两处山峁，被称为“东寨”、“西寨”，峁顶也有小墩台。秦直道从山峁间通过，向北而去；另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古道也从这里通过，西去合水、庆阳，东通陕西郿县（今富县），与秦直道成“十”字交叉。此处秦直道附近上坡有4排残窑，下坡有8排残窑，遍地散落着秦代绳纹瓦及汉代砖瓦残片，也有宋代瓦片和明清时期的遗物，曾出土“午云寨”小石碑和“合水子午镇”风铃。午亭子地势险要，地扼交通要冲，秦代为戍守直道的重要据点，汉代以后又发展为军事镇寨，一直延续到清代。

艾蒿店烽燧 在正宁县东北边界的子午岭上，为西坡乡属地。修筑在艾蒿店以北2公里的大山峁上，呈圆形，残高6米，底周长60米。视野宽阔，南北垭口尽收眼底。艾蒿店是秦直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秦直道在这里拐了一个大湾，西侧有一嵕峁，为东西通道，地势险要，古时曾驻兵防守。烽燧下有房舍遗址，为古代戍卒营房。

第四章 城 池

城池是最早出现的军事设施。《吴越春秋》云：“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城郭的出现，是与军事斗争紧密联系的。春秋战国以来，“筑城郭以自守”，成为重要的军事自卫手段。甘肃最早出现的城堡在陇东。据史志记载，周人先祖不窋所筑不窋城，在今庆阳县城附近，时当夏末；不窋后裔公刘所筑“公刘邑”，在今宁县城西北侧，时当商朝早期；商代的“方国”密须国，其都城在今灵台县百里镇。秦人最初的城邑在秦谷（在清水县东），后来又在“西垂”（今礼县、西和北部）修筑城池，时当西周中后期。省内各地还有少数民族早期所筑的一些城：义渠戎在陇东曾筑20余城，其中都城（义渠城）在今宁县西北焦村乡，郁郅城在今庆阳县城北侧；在陇右，西戎也曾筑城，邽戎邑在今天水市马跑泉，冀戎邑在今甘谷县城，襄戎邑在今通渭县城，枹罕侯邑在今临夏县双城村。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也有城，昭武城在今临泽县板桥乡，祁连城在今民乐县永固乡。甘肃的古城池是大多数汉代及其以后修筑的，《水经注》云：汉高帝六年（前210年），“令天下县邑城。”张晏注云：“令各自筑其城也。”自此之后，修筑城池遂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第一节 城池的形制及其军事意义

考察甘肃现存古城遗址，可以看出古城池的一般形制。城一般有两重，内为城，外为郭；城郭之外，又挖掘护城河，注水为池，以增强防御能力，与城并称为“城池”。正如《礼记·礼运》篇所云：“城郭河池以为固。”甘肃的城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衙城，一种是军城。凡是县级以上官府（衙门）驻地都修筑城池，且规模较大，是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指挥的中心，一般修筑在人口比较集中、经济比较繁荣、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并驻官军防卫；军城较小，一般修筑在战术要点，驻军戍守，控扼险要。《汉书·晁错传》云：

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要塞外别筑为城，以为防守之所。

甘肃的城池，最初只在四周修筑坚实的土墙；随着战争的发展和兵器的进步，城池的修筑也不断进步，一般是：城墙顶部修有走道，外加护墙，内修女墙，以保障巡逻、战斗时的安全；外护墙上修有睥睨（又称垛口），以供瞭望、射击；四角修筑角墩，城墙中部修筑腰墩（又称马面），其作用是保护城墙，防敌攀登。角墩、腰墩上建有更房、哨所，供守城军民遮风避雨，也利于战斗。城内一般设有粮仓、水井、营房、马厩、草场、武库、演武场等设施。有些重要的城池，城墙外面用砖石包砌，使之更加坚固。

城门的建筑是修建城池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城池的安全，一般用砖石拱筑，洞深10米以上，用方木制做门扇，外用铁皮包裹。唐代以后，多在主城外城门外加筑瓮城。瓮城也称月城、罗城，多为半圆形或月牙形。瓮城城门一般开在侧面，与主城腰墩形成犄角之势，如敌人攻击城门，主城腰墩上的守兵即用弓弩、枪炮全力攻击，保护城门。城门上建有城楼，是守城指挥部所在；重要城池建有“层楼”，飞檐重叠，威武雄壮。城外通常挖掘有壕沟，深广根据地形而定，一般深2米以上，宽10米以上，有水则成河池，无水则成濠沟，是城郭外部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设防坚固的城池被称为“金城汤池”，坚固的防御设施形容为“固若金汤”。

古代作战，常常是围绕着争夺重要城池而进行的，城池便成为作战的重要阵地。在以刀、枪、戈、矛、弓箭等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坚城高墙对据点固守的军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的史书上记载坚守城池、以待援军，或趁敌疲惫时突然从城中出击，一举打败围城之敌的战例是很多的。

甘肃境内历史上修筑的各类城池有1000余座，今存遗址500余座。本章着重记述一些军城及重要衙城。

第二节 中部地区诸城

河会城 前凉所筑军城，宋时青唐吐蕃改为阿密阿特城，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政府西南侧古城子村，南距黄河500米。因地处湟水与黄河交会处，故名。旧志云：河会城“在大河与湟河会合处”。史载：东晋太元元年

(376年),前秦将领梁熙等伐前凉,自清石津西渡黄河,攻河会城,陷之。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后重修,设兵守御,明清时成为民堡。今南垣已毁,其余三垣尚存,东西长约180米,南北宽80米许,残高6米。

兰州满城 位于兰州市华林坪。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撒拉人苏四十三率众围攻兰州,在兰州西关及华林坪等地同清军发生激烈战斗。战后,陕甘总督李侍尧督筑此城,以加强兰州城外围的防御设施。城垣周长1271米,基厚5.3米,顶宽4米,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上建城楼;设角墩4座。城内建营房1200间,衙署141间,共耗银16.11万两。城成后移驻庄浪满营。现保存完整,为驻军营盘。

定火城 又名铁古城,俗称旧城子。《重修皋兰县志》卷18云:“定火城,在县北七十里”。今调查:在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如凤山下,遗迹今存,南北长405米,东西宽50米,设南北2门。此城始筑于明代初期,名铁城,后因平定火落赤部取名“定火城”。明弘治时,皋兰北部地区成为鞑靼入犯兰州的必经之地,三边总制杨一清遂命兰州军民重筑定火城。弘治十八年(1505年)城成,常设伏抗击入犯鞑靼,兰州边警遂缓。

西秦勇士城 在榆中县夏官营北王家崖村。此城南靠白虎山,北临苑川河,扼交通要冲。城垣今存,呈方形,边长一里多,基厚5米左右,高10米余,垛口虽残,轮廓可辨。城外环壕,宽10米左右,残深5米左右。此城原为汉代牧师苑西城,西秦王乞伏国仁补筑,改名“勇士城”,以为都城。《水经注》卷二云:苑川水出勇士县子城南山,“又北径牧师苑,故汉牧苑之地也。昔羌豪迷吾等万余人,到襄武、首阳、平襄、勇士抄此苑马,焚烧亭驿,即此处也”。西秦是陇西鲜卑乞伏部建立的割据政权,为十六国之一,永弘四年(431年)被夏王赫连定消灭,立国46年。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该古城遗址掘出成堆的人骨,倒塌的城门下面发现有烧焦的木料,城垛处留有很多垒石和砖块,反映出当年勇士城战斗之烈和焚烧屠杀之惨。

震武军城 今名连城古城,位于永登县连城镇连城村水磨沟口大通河西岸。史载: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春,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宋军步骑兵15万人出湟州,击败夏军,占领湟水流域,因此地形险要,能控扼夏境,乃筑此城以制夏人。筑城时,在城内发现大量“龙骨”化石,因名“古骨龙城”。《宋史·地理志》云:“震武军,政和六年筑古骨龙城,赐名震武城,未

几改为震武军。”附近大通河上有桥，本名震武浮桥，后改“通济桥”。城址依山傍水，由山城、川城两部分组成，山城高出川城百米。东西长 680 米，南北宽 320 米。南垣残存 50 余米，残高 2 米；北垣残存 20 余米，残高 1~2.5 米。

永登满城 位于永登县城南 3 公里庄浪河东岸。清乾隆三年（1738 年）筑，驻庄浪满营官兵 800 余人，设城守尉统领。城呈长方形，南北长 752 米，东西宽 527 米，底厚 10 米，顶宽 6 米，高 11 米。四面有马面，四角有角墩。开四门，其上原建城楼。城内有营房、马厰等，城外辟有教场，建有演武厅。城垣保存完整，今为驻军营盘。

靖远城 古称会州城、靖虏卫城，位于省境北部，现为靖远县政府所在地。此城“据黄河之险要，扼交通之咽喉；前窥外藩，襟带甘凉，朔漠有事，首当其冲，故沿河列障置戍而守之”。据旧志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 年）置会州，始筑此城。《元和志》会州条云：宇文泰为西魏相，西巡，会师于此，因命置州，以“会”为名。北周保定二年（562 年）废州，改为会宁坊。隋开皇初改坊为镇，开皇十六年（596 年）置会宁县，治会州故城。唐武德二年（619 年）改为西会州；贞观六年（632 年）改为会州，领会宁、乌兰 2 县，重筑城池；天宝元年（742 年）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为会州。广德元年（763 年）陷入吐蕃，州县并废。北宋元符二年（1099 年）置会州并粟川县，以古会州城为治；崇宁三年（1104 年）改为敷文县。金大定十二年（1172 年）改敷文为保川县；贞祐五年（1217 年），会州城被西夏军攻占。明正统二年（1437 年）置靖虏卫，清初仍旧，雍正八年（1730 年）废卫，改置靖远县，以至于今。

金以前城池规模无考。明正统二年修复古城，以作卫治；万历六年（1578 年）重修，“周六里三分，高三丈，基阔四丈一尺，顶阔二丈二尺，池深三丈。南郭周长二里半”。有城门 3 座，其上各建城楼；北门“镇远楼”最为壮观。清同治年间被回民军攻占，设施被焚毁，后修复。今存个别残垣和镇远楼。

会宁城 位于陇西黄土高原，据祖河、厉河会流处，今为会宁县政府驻地。“会宁”之名始于北周，但在今会宁县城关筑城设官，则始于明初。洪武六年（1373 年），巩昌卫千户傅履在此修筑城池，驻军镇守。洪武十年，降会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宁州为会宁县，移县治于此城，清朝、民国因之。民国25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此会师，胜利结束长征，“会宁”由此著名于革命史册。

明初所筑城池已不可考，成化四年（1468年）扩建旧城，高10米，基厚7米，南北长0.75公里，东西宽0.5公里，周长2.5公里，建南北2门；挖壕池，深、宽各7米。嘉靖间增筑外郭。万历三年（1575年）砌砖垛1117个，外城包裹4关，建4座敌楼。清代经过多次修补。民国9年（1920年）地震，部分城垣毁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池失去防御作用，于五六十年代拆除，今仅存残垣300余米，惟将西门楼改为“会师楼”，整修一新，成为革命历史纪念物。

郭城 又称新会州、会川城。新修《会宁县志》记载：此城位于会宁县郭城驿乡新堡子村西，地处祖厉河东岸，东南距乡政府所在地3公里。《宋史·夏国传》云：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夏国“兰会路正钤辖革瓦娘以部落降，作会川城以居”。金贞祐五年（1217年），会州城被西夏军攻占，金王朝遂迁会州治所于会川城，称“新会州”；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军攻新会州，金将郭斌（外号郭虾蟆）率军坚守长达三年之久，城破后郭斌举家自焚。蒙古军为泄攻城艰苦之恨，遂屠焚此城，迁会州于西宁城。后人为纪念郭斌之忠烈，称此城为“郭虾蟆城”。古城遗址有内外两重，内城南北长480米，东西宽400米余，今存东、南、北城垣，西垣被祖厉河水冲毁；外城已毁，只留残迹。开南北门，并置瓮城护卫。有外壕3道。

西宁城 俗称西连城，位于会宁县翟家所乡张城堡村东台地上。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筑甘泉堡，为北宋抗击西夏的重要据点。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在此置西宁县，贞祐四年（1216年）升为西宁州。元初移会州来治，废西宁州；至正十二年（1352）发生强烈地震，遂改为会宁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降会宁州为会宁县，始移治于今会宁县城。故城遗址今存，有内、中、外三重，三城相连为一。外城东西长740米，南北宽500米；中城东西宽300米，南北长420米；内城东西宽250米，南北长360米。设有东西2门。外城东、西、南三面各筑马面5座，墙高17米，基厚17米，顶宽1米。该城北倚土山，南临祖河，形势险要。

定西城 位于定西县中部，现为定西行政公署、军分区及定西县政府驻

地。此城扼陇海铁路、西兰公路要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志有“据兰会之肩，通河陇之道”；“前控秦陇，后蔽兰州”之说。近现代战例说明：兰州安危常系于定西；定西一旦失守，则兰州大门洞开。因此，定西有“兰州锁钥”、“兰州东大门”之称。

定西城始筑于唐代。陇右是唐代牧养军马最重要的地区，设有陇右牧监，领导军马生产，其下设“南、北、东、西四使分统之”，其中西使城即修筑在今定西城关，广德元年（763年）没入吐蕃。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九月，宋将李宪统军西进，“选将领兵，重修西使城”，朝廷“赐名定西城”，成为北宋抗御西夏的重要据点。金皇统二年（1142年）置定西县；贞祐四年（1216年）升为定西州，辖定西、安西、通西3县。元初沿金制，至元三年（1266年）撤县，地入定西州；至正十二年（1352年）改定西州为安定州。明初仍为安定州，洪武十年（1377年）降为安定县；清代仍旧，民国3年（1914年）改名为定西县。

定西唐城规模已不可考，宋城“周长三里三”。明正统年间增筑关城，“周长九里三，高三丈，基阔五丈，顶宽二丈五尺，池深二丈五尺”。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再次修葺；同治六年（1867年）被回民军攻占，部分设施被毁，光绪时修复。民国时有几次维修，规模仍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市政建设的迅速发展，古老的城垣大部分被拆除。

平西城 位于定西县鲁家沟乡南川村关川河西岸，南距县城42.5公里，是北宋时在定西地区修筑的4座城堡之一，地当青石峡口，扼通往古会州的交通要冲。史载：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宋廷派内侍李宪率军击退西夏军，次年在努札川（原名鲁扎川，后称努札川。方音：鲁与努同音，今名关川河谷）筑平西寨；绍圣四年（1097年）朝廷“赐名”平西城，驻军戍守。古城遗址今存，呈正方形，每边长310米，残垣高8~15米，基厚20米，上宽2米。设南北2门，均有瓮城护卫。县文化馆曾在城内收集到北宋铜钱、铜鼎、铜钟等文物。

安西城 今名三十里铺古城，位于定西县岷口乡三十里铺村关川河西岸，东南距定西城14公里。史载：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筑汝遮城，朝廷“赐名”安西城，驻军戍守。金皇统二年（1142年），在此城置安西县。元初仍旧，至元三年（1266年）撤县，地入定西州。该古城保存较完整，呈长方形，东

西长 472 米，南北宽 295 米，残垣高 9~15 米，基厚 20 米，上宽 3.1 米，设南北二门，外有瓮城护卫。城垣四角筑有方形墩台；四墙均有马面，东西各 5 个，南北各 4 个。

陇西城 位于陇中渭河南岸，地处黄土高原与陇南丘陵交接地带，现为陇西县政府驻地。此城古为陇右重镇，“南依天险石门，北绕战国长城”，古有“四塞之国”、“巩昌雄镇”之说，位据东西交通要冲，历史上兵争激烈。陇西城始筑于唐代。史志记载：唐贞观十四年（640 年），即在今城区筑城，移渭州及陇西县来治；广德元年（763 年）陷吐蕃。北宋景祐二年（1035 年），古渭州地区的吐蕃部族归宋，宋王朝遂在此城设古渭寨，以为经略陇右西部地区的前进据点。熙宁五年（1072 年），又在古渭寨置通远军；元祐五年（1090 年）置陇西县，加筑城垣；崇宁三年（1104 年）升通远军为巩州，陇西县属之。绍兴十二年（1142 年）入金，置通远军节度。元初置巩昌路便宜总帅府，一度辖 27 州，后减为 15 州，成为元王朝统治陇右及川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明洪武二年（1369 年）设巩昌府，领 3 州 14 县，陇西县如旧；洪武八年又置巩昌卫。清初仍旧，顺治十八年（1661 年）废卫；康熙三年（1664 年）移陕西右布政使司于巩昌，辖陇东、陇右 4 府、9 州、28 县；康熙七年布政使司移兰州，巩昌府领 10 州、县。民国 2 年（1913 年）废巩昌府，存陇西县。

唐宋陇西城的规模已不可考。元中统二年（1261 年），巩昌府都总帅汪世显拓筑为巩昌府城。明洪武二年（1369 年）重修，“周长九里零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池深三丈七尺”；筑城门四座，其上皆建城楼，并加修角楼 4、戍楼 4。正德初增筑东、西、北郭；隆庆二年（1568 年）增筑北城（又称北关城），规模大于老城，并与老城连为一体。清同治二年（1863 年），在大城之上建设炮台、“卡房”；同治五年“陷回军”，设施尽毁；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重修。50 年代后逐步撤除。

位于陇西城中央的威远楼，是古代城防指挥部，为全城最高点，可鸟瞰全城。此楼始建于北宋，历元、明、清诸代，多次重修，五楹三重飞檐，甚雄伟，楼上曾悬“巩昌雄镇”、“声闻四达”的巨匾。新中国建立后经过 4 次维修，面貌更新，成为陇上“四大钟楼”之一。

通西城 位于陇西县通安驿乡古城村。史载：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

宋将李宪率军北进，占领古渭寨以北地区，并于元丰六年（1083年）筑通西寨。金皇统二年（1142年）升为通西县，元至元三年（1266年）裁县，地入定西州。故城呈正方形，每边长300多米，残高9米，上宽2.5米，城墙上筑有小型炮台21座。开南北门，并有瓮城护卫。东依山，西临河，形势险要。

吕布城 据旧志记载，此城位于临洮县城西二里洮水东岸，相传为三国时吕布所筑。其地今属建宁乡雍家庄村，西临洮河。50年代城基尚存，今已无迹可寻。吕布为汉末董卓部将，董卓是临洮人，吕布曾在狄道驻军。

廖化城 又名廖化堡，位于临洮县南10公里之玉井镇店子街东山头。相传为三国时蜀将廖化与魏军作战时所筑。此城地势险要，北、西、南均为悬崖，居高临下，南望岚观坪，尽在眼底，北望狄道川，一览无余。

侯和城 位于临洮县南之玉井镇岚观坪上。旧志记载：为三国时魏国所筑，是魏军抗拒蜀将姜维、廖化的重要据点。此城位置十分险要，清宣统《狄道州续书》云：岚观坪，“自玉井峰落脉，高七丈，形如箕舌，直逼洮水，坪南为抹邦川，系达巴蜀通道，蜀汉姜维九伐中原，皆取道于此，魏筑侯和城戍之，城址至今犹存”。古城内曾出土汉代铁戟、石鼓及半两钱、五铢钱等。

武街城 位于临洮县窑店乡东四十里铺村。《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分陇西郡置狄道郡，立武街县属焉”。前凉废县，置武街屯护军。《资治通鉴·晋纪》十九注：“前凉张骏置五屯护军，武街其一也”。北魏废。唐置武街驿。开元二年（714年），唐将薛讷击吐蕃于武街，大破之，即此。新修《临洮县志》云：武街古城“在县东四十里铺东峪沟北岸”。今存残垣。

洪济城 位于临洮县北之红旗乡红嘴村石板湾。唐代，此处洮河上有洪济桥，在附近筑洪济城以护桥。遗址今存。

宁武军城 位于临洮县北太石镇牛头沟村西山梁上，遗址今存。《元和志》记载：“宁武军在洪济桥东南八十里百谷城，天宝十三载（754年）哥舒翰置。”新修《临洮县志》云：宁武军城即此城。

辛店城 位于临洮县辛店镇南侧。新修《临洮县志》记载：此城“西临洮水，东近平川，形势险要；城为方形，周长二里许”。始筑于北宋，史载：熙宁年间，宋将王韶经略熙河地区，招附蕃部30余万口，尽筑堡寨自保，抗拒西夏军入掠，此城之筑，当在是时，为宋军在狄道北部之重要据点。今存

残垣与城壕。

镇洮军城 位于临洮县大石镇沙塄村。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宋将王韶率军占领熙河地区,在此置镇洮军,筑城以守。旧志有“镇洮军驻于狄道”之说;清咸丰年间,在此城内发现铜印一方,正面刻“镇洮军印”4个篆字,背面刻“金制司铸”字样,考之者认为,此印证明,此城即宋代镇洮军城。民国修《洮沙县志》云:“沙塄村西数十步,有小而坚的古城,墙垣尚存数段,东借小山,西北环洮水,形势之险,冠于全县。”

岷县城 又称岷州城、古临洮城,位于岷县中部、洮水之东、岷山之阴。岷州自古为屯兵、用武之地。旧志云:“陇右为西秦之屏翰,岷州又为陇右之藩篱”;岷州“据长城之首,临洮水之险”;“外控番戎,内连蜀门”,“百二疆场,捍御中原,实有赖焉”;此城为“西陲之要地,秦汉之前哨也。”

战国秦置临洮县,因滨临洮水而名;西汉沿袭,并为陇西郡南部都尉治所,东汉、魏、晋因之。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置临洮郡,以此为治。西魏大统十年(544年)置岷州、同和郡,改县曰溢乐,此城为州、郡、县三级治所。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郡,为岷州、溢乐县。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岷州总管府,贞观十二年(638年)罢府,存岷州,领溢乐、祐州、和政3县。上元二年(761年)陷吐蕃。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归宋,仍置岷州,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金占。元代复置岷州。明初废州,洪武四年(1371年)置岷州军民指挥使司,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置岷州卫。清初袭明制,雍正八年(1730年)撤卫置岷州。民国2年(1913年)废州、置岷县。

岷县城始筑于战国时之秦国,秦代、两汉、魏、晋时重修。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岷州卫指挥使马烨重筑,“周长九里三分,高二丈二尺,池深一丈六尺”,开门4座,门上各建层楼;又建箭楼7座,角楼5座,更房25座。隆庆二年(1568年)“拓北隅”;弘治十一年(1498年)筑瓮城,掘壕池,增设吊桥。清代数次补修,防御设施数次更新。民国25年(1936年)红军长城过此地,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依靠坚固的城防固守,红四方面军攻城月余未克。今存残垣。

索西城 亦称临洮东城,后世称梅川城,位于岷县梅川乡政府所在地。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建初二年(77年),“烧当羌寇陇西”,汉将马

防计破之，遂筑索西城，徙陇西郡南部都尉戍之。《岷州续志》云：“索西，即今梅川也”。明代修补，置守御千户所驻防，清代为递运所。城垣大部已毁，从残垣看，城呈方形，每边长约 250 米，四角有角墩，残高 8 米以下，基厚 2.5 左右。

安定监城 今名马营城，位于通渭县马营乡政府所在地。据《马营监志》记载，明代此地称大骅川，设苑马寺，牧养官马；永乐七年（1409 年）改称安定监，清康熙十四年（1675 年）又改称马营监。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陇右大地震，通渭县城震毁，遂移县治于此城。乾隆十三年（1748 年）通渭城修复，还治。马营城始筑于明代，由一城（今大城）二郭（今东关、西关）组成。大城东西长 370 米，南北宽 307 米，高 15 米，厚 7 米。两郭城东西均长 275 米，南北均宽 104 米，高 10 米，厚 4 米，各辟东西门，与大城相连。城垣至今保存完整。

第三节 东部地区诸城

马岭城 在庆阳县西北马岭镇。西汉置马岭县，始筑城，并为北地郡治。东汉时徙北地郡治于富平，马岭县城遂废。隋大业元年（605 年）复置马岭县，唐因之。贞元十三年（797 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在陇东拒吐蕃，重筑马岭城，开地 300 里。五代时废。北宋庆历间，范仲淹经略环庆，重筑此城以为镇，“周长三百七十五步”。金因之，元废。明成化年间修复置镇，至于民国。

西峰城 位于陇东董志塬中部，今为庆阳行政公署、军分区、西峰市政府驻地。交通四达，商贸繁盛，古为要害之地。所在塬面宽阔平坦，土地肥沃，物产康庶，素有陇东粮仓之称，今已发展成为陇东北部的中心城市。西峰城最初为清同治十二年（1873 年）修筑，“周长三里许”；民国 5 年（1916 年）又筑新城，包老城于内，“周长七里二百五十九步”。今存部分残迹。

柔远城 即今华池县城。北宋时为边地，与西夏军斗争激烈。范仲淹经略环庆时，命军民筑 29 城寨，柔远城为其一，“外攘夏人，内安百姓”，从而改善了宋军在边防斗争中的不利地位。旧志云：此城当三川会合之处，为庆北之要塞。城踞高原，中筑高台，上建危楼七楹，悬有“摘星”匾额，极雄壮。登楼远望，风光瞩目；每有入犯之敌，尽收眼底，即施放警烽，四周军

第二篇 军事设施

民能及时备御。北宋时，内住“十二族，有强人三千三百八十一，壮马一千，分为九十队。”明成化七年（1471年）巡抚马文升复筑，“周长二里许”，改名为定边寨，驻军戍守。清改柔远里，安化知县孙良贵作《柔远城》诗。诗云：

唐时明月宋时笳，一片颓圯三五家；

野老不知征战苦，翻怜城郭变桑麻。

城垣遗迹今存。1951年迁华池县人民政府驻此。

业乐城 又名悦乐堡，今名上堡子，位于华池县悦乐镇悦乐村。宋代筑，安置内附蕃部部落，取“安居乐业”之意，居“十七族，有强人一千一百七十一，壮马六十四，分为四十六队”。民国6年（1917年）重筑，“周长二里二十步”。遗址今存。1941年，华池县民主政府驻此，1951年迁至柔远城。

大顺城 在华池县紫坊畔乡脚扎川山城村，靠近陕北吴旗县。北宋庆历初，夏人不断内犯，此地当后桥川口，为夏人内犯要路，范仲淹密使其子范纯仁与蕃将赵明据其地筑城，以扼夏人。“旬日城成，夏人从此不敢冒犯，环庆寇盗渐少”，遂赐名“大顺城”。后安置内附蕃部，“居二十三族，有强人三千四百九十一，壮马三百一十四，分为一百四十一队”。城址今存。

二将城 原称“第二将城”，位于华池县山庄乡二将川南岸。北宋韩琦、范仲淹经略环庆时筑，为第二将驻军处。后来，当地人民为纪念韩、范二位将军，改称“二将城”。城垣沿山梁构筑，近似长方形，“周长七里，高一丈五尺”。今存遗址，部分残垣尚高5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怀安城 后讹为“槐安城”，位于华池县怀安乡怀安村。唐置怀安县，始筑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元十一年（723年）括逃户连党项蕃落置”，故以“怀安”为名。五代时废。北宋时扩筑，“周长六里”；明设怀安巡检司，建城楼，置仓廩，储粮料，以扼“北虏”，并应援定边、花马池等处。清为槐安镇。城垣遗迹今存。

曲子城 位于环县曲子镇双城村。西汉置方渠县，属北地郡，始筑城，东汉废。隋大业元年（605年）复置方渠县，属宏化郡，唐初属庆州。唐代中期，此城是抗拒吐蕃入犯陇东的重要据点，在此用兵频繁。贞元十三年（797年），邠宁节度使杨朝晟督军加筑方渠、木波、合道3城，以扼吐蕃入犯要路，逾月城成。元和十四年（819年）吐蕃入犯，唐军营于方渠，阻击其进犯。五代初废县为镇，北宋为寨。明永乐初，征西将军何福重筑，驻军。1936年置曲

子县于此，1950年并曲子县入环县。古城遗址今存。

神泉障——清远军城 今名甜水堡，位于环县北边甜水乡东滩上。西汉筑神泉障，为北地郡北部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北地郡条记：“北部都尉治神泉障”。因这一带三四百里内水质苦咸，难以饮用，唯此地有一甜水泉，被喻为“神泉”，故筑障城驻军，控制水源，以遏戎狄。到宋代，汉古城已残破，另筑军城，以为抗击西夏的前沿据点，淳化五年（994年）城就，赐名“清远军”。因此城位居灵州道要口，是灵武地区宋军补给线的要点，因而宋夏两军争夺激烈。咸平四年（1001年）夏军攻占此城，灵州遂失。明清时期筑甜水堡，设防以控水源。

白马城 位于环县芦家湾乡宋家坟村，地在环县西部偏僻地带。北宋时，西夏军常从此入犯陇东。据城中残碑《固原东路创修白马城记》记载：此城重建于明嘉靖元年（1522年），城成后委“兵备副使桑君博”驻守，“募士千余人”，“设操守、守堡官二员”。自此，“切断虏道”。城呈方形，长宽各250米，部分城垣已毁。

西华池城 位于合水县西华池镇，今为合水县政府驻地。地扼秦灵大道要冲，东通子午岭，西带马莲河，山屏水蔽，位置重要。元和志记载：隋义宁元年（617年），析合水县置乐蟠县，始筑城，五代因之。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降为镇，属合水县。《延绥志》：乐蟠城，宋金以来废为金柜镇。《甘肃乡镇词典》云：西华池，“古金柜镇”。民国36年（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旅占领西华池城，旋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猛烈攻击，歼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战斗后解放军撤走，国民党部队卷土重来，以“通匪罪”屠杀城内平民400余人，焚烧店铺、民房600多间。

宁县城 又称宁州城，为陇东重镇，地在“三水会流、四山环绕”之处，依山面水，险阻可峙，自古为“关辅之保障，庆平之屏藩”，是历代州、郡、县治所。

宁县城历史悠久，据史志资料记载，商朝早期，公刘即在该城西北侧筑城以居，名“公刘城”。公刘是周人先祖，《史记·周本记》云：夏侯氏政衰，不畝失稷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徙北豳，“复修其业，务耕农，行地宜。”《甘肃新通志》云：“公刘邑在宁州城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谓之北豳。”此城是陇东境内修筑最早的城邑之一。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年)置赵兴郡及定安县,在今城东山麓筑城设治。太和十四年(490年)置邠州,太和二十年(496年)改称豳州,赵兴郡、定安县仍旧。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改置宁州,取“抚宁戎狄”之意,隋唐因之。贞观元年(627年)置宁州都督府,四年废。大中三年(849年)置邠宁节度使,以宁州城为治所。五代及宋仍为宁州,宣和元年(1119年)升为兴宁军节度,属环庆路。金皇统二年(1142年)罢军,存宁州,属庆原路。大定七年(1167年)改县曰安定。元复为宁州,明清因之。民国二年(1913年)改宁州为宁县。

今城为五代后梁龙德二年(922年)重筑,“东倚山,北临沟,西南阻河为池,周长三里四十步,高四丈”,呈方形。明成化初增修,拓关城,“共长六里许”。清顺治三年(1646年)又于东山筑墙。经明清增筑,形成内城、外郭两部分,郭城又分上下两段,上段沿城北河谷上东山,再南折而下,至九龙川,长1.5公里;下段沿九龙川西岸延伸,北折至城北河岸,长1公里余。城垣今存。

义渠城 今名西沟古城,位于宁县焦村乡西沟村。原为义渠戎国都城,战国时,秦灭义渠,置北地郡,以此城为郡治。《史记·秦本纪》云: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444年),“伐义渠,虏其王”;秦惠文君十一年(前327年),“县义渠”;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置北地郡。汉置义渠道,属北地郡,东汉废。古城垣大部被毁,今仅存南城壕、西城门、西北角墩、西南耳城等,城内外有丰富的周秦汉文化遗物。

山河城 位于陇东南部,今为正宁县政府驻地,始筑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城墙“高三丈,东西长六十丈零五尺,南北宽四十七丈零七尺,池深一丈”,开东、西二门。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修;民国13年(1924年)再修,民国18年加高,在城上建哨所4座;次年掘外壕,东关改称东雄关,西关改称西平关。此城是陇东东部地区的一个军事要点,清末及民国时期,曾在此城发生多次攻防战,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军围攻陕甘宁边区的前哨据点。民国29年(1940年)再次维修,东、西城垣各建炮楼一座,并增筑垛墙,城东挖战壕一道,“长二百二十步,深七尺”。新中国成立后,城垣逐步拆除,遗迹留存不多。

镇远城 又称原州城。镇远县地处陇东西部,西与宁夏接界,银灵有事,此地当其要冲。境内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县城位于县境中部、茹河北岸,群

山环峙，地形险固，山蔽水屏，易守难攻，自古有“萧关锁钥”、“陇原屏障”之说。

宋代置原州，设治所于今城城西之临泾故城。元至元七年（1270年）改原州为镇原州，筑今城以为治所。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州为县，始称镇原县，清代、民国因之，沿袭于今。镇原县城始建于元代，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重修；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修，“周长一里二百七十步，高二丈五尺，池深7尺”。

安国城 位于平凉县安国乡土桥村泾河南岸。唐贞元七年（791年），泾原节度使刘昌筑胡空堡，作为抗击吐蕃的前哨阵地，后改名安国镇，取“安邦定国”之意。北宋时为镇，复筑城垣，略呈方形，南北长420米，东西长430米。今东垣残存，其余只留墙基。

泾州城 也称安定城，位于临川县城北泾河北岸，地属城关镇水泉寺村。此城为古代陇东军事重镇，南临泾河，北依黄塬，攀山走险，攻守咸宜。古时有“连络中外，翼带东西”、“关陇锁钥”、“三秦屏藩”、“关中襟要”之说，长期为陇东政治、军事中心。

史载：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安定县，即筑此城设治，属安定郡；东汉永初五年（111年），羌人内犯，破安定城，县废，东晋时复置。北魏神䴥三年（430年），安定郡由高平移治于安定县；北周时又移泾州来治，州、郡、县同治此城。隋初废郡，留泾州、安定县，唐沿袭。广德元年（763年）陷吐蕃，州、县均废。大历三年（768年）归唐，复置泾州并泾原节度使，成为唐王朝抗击吐蕃的前线指挥部驻地。唐末改称彰义军节度使，五代因之。北宋时为泾州、泾原路、保定县治所；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增置彰化军节度。庆历二年（1042年），宋王朝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设府于泾州，泾州城又成为西北地区抗御西夏的指挥中心。金大定七年（1166年），改保定县为泾川县。元为泾州、泾川县，属庆原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省泾川县，地入泾州，属平凉府，移治于泾河南岸之今泾川县城。

泾州城始筑于西汉，大修于北周和唐代，宋、金、元各代均有修葺。城呈正方形，东西为3500余米，南北为3600余米。南墙因水患已毁，其余三面城墙尚存。

长武城 位于泾川县泾明乡长武城村泾河南岸。始建于隋开皇年间，大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历十二年(777年)唐将李怀光重修,为左神策军八镇之一,成为抗击吐蕃东犯的重要基地。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墙长1200余米,北墙长1000余米,南墙长950米。残垣今存,基厚12米,残高3.5米。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折墟城 又称薛举城,位于泾川县城关镇蒋家村北,西魏时泾州刺史乙弗贵筑。隋末薛举割据陇右,在此城驻军,成为抵抗唐军西进的重要据点;薛举死,其子薛仁杲继统其兵,抗击唐军。武德元年(618年),唐王李世民围薛军于此城,薛仁杲兵败投降。城墙严重破损,今已看不出原城全貌;残存东北角瓮城和两段残垣,瓮城面积为64平方米。

当原城 位于泾川县党原乡城刘、西联二村间。北魏孝昌元年(525年),农民起义军领袖万俟丑奴攻泾州时筑,魏将崔延伯率军12万人“讨之”,在此城内外发生激战,魏军死伤2万余人,崔延伯也死之。后为堡寨,明代仍利用,遗址今存。

百里城 位于灵台县百里乡政府所在地。唐中期置百里镇,筑城以居,成为防御吐蕃的重要据点。《灵台县志》云:百里城,唐将李元谅筑,即今百里镇。史载:唐广德元年(763年),原州(今固原)没于吐蕃,泾原节度使马璘置行原州于百里城;贞元十九年(803年)行原州徙平凉。大历八年(773年),吐蕃入犯陇东,唐军西部副元帅郭子仪使部将军浑瑊在百里、朝那间阻击;大历十年,马璘破吐蕃于此城。现存遗址残垣,基厚8米,高6米。

西屯城 位于灵台县西屯乡政府所在地。《甘肃乡镇词典》记载:唐代名将郭子仪兼邠宁节度使,遣部将白元光西拒吐蕃,在此地筑城屯兵,故名“西屯”。明清时期为西屯镇。

崇信城 地处关山东麓,泾河之南。始筑于唐代,今为崇信县政府驻地。唐贞元四年(788年),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置崇信军,在此筑城屯军,以拒吐蕃。北宋建隆四年(963年)置崇信县,增筑为县城,金元明清因之。唐城“周长二百九十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五尺”。明末展筑,南面倚山为壁。清顺治六年(1649年)建敌台,浚池濠,设炮台7座,置城守营戍守。城内有官仓,平常年景储粮1600余石。50年代后城垣逐渐拆除,今只存残垣数段。

永信城 位于华亭县东南之神峪乡神峪村。唐贞元十三年(797年),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督军修筑。此地原名平戎川,筑城以备吐蕃内犯。

水洛城 位于南北水洛河交汇处。史书记载：东晋义熙七年（441年），西秦王乞伏乾归攻后秦南平太守王景于水洛城，说明十六国时即有此城。北魏为水洛亭，属陇城县，隋因之。唐为陇右牧监地，宝应二年（763年）陷吐蕃。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水洛城主（吐蕃部族首领）铎斯那归宋，宋派刘扈驻防水洛，加筑城垣，以扼西夏。金置水洛县，以此城为治，属德顺州。元、明、清、民国为水洛镇。1951年移庄浪县治于此。

通边城 位于庄浪县东北部之通边乡。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置通边寨，属德顺军，金升为通边县，元初县废，地入德顺州。明、清为通边镇，属静宁州。

南使城——静边城 位于静宁县城川乡吕家河村东，今存残垣。隋唐时期，陇右是朝廷牧养官马的主要地区，曾设陇右牧马监，统一掌管牧马事宜，下设东、西、南、北四使，领导各监场牧马工作。贞观年间筑南使城，宝应元年（762年）入吐蕃，官马被劫，南使遂废。后为吐蕃部族牧地，语讹为“南市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秦州知州曹玮复筑南使城，防御西夏军内犯。天禧二年（1018年）筑城毕功，宋廷赐名“静边寨”，取“安静宁边”之意，属德顺军。大定年间，升为静边县，寻复为寨。

威戎城 又称威戎堡，位于静宁县威戎镇所在地。北宋初筑堡，绍圣四年（1097年）加筑为城，属德顺军，以“威慑西戎”之意取名。金升为威戎县，元初废县，地入德顺州，明清为堡。古城垣大部已毁，只残留50多米。

第四节 南部地区诸城

南天水古城 又称“小天水”，在天水市秦城区天水乡天水镇，北距天水市区35公里。唐初析上邽县置天水县，始筑城，旋废；北宋复置。南宋绍兴初，金兵占领秦州地区，天水县分为南北二县，南天水属宋，北天水属金，此城即为南天水县治。嘉定元年（1208年）升为天水军，元初废。明为天水里，清为天水镇。

十二连城 又名十二连环堡，位于天水市秦城区汪川乡与礼县宽川乡交界处，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主持修建，以扼金兵南进。共有12座城堡，依山而建，前呼后应，连环成套，连绵15公里，结为一体。第一城俗名“皇城”，

第二篇 军事设施

雄踞山顶，气势磅礴。第二城内有土台一座，长 30 米，宽 15 米，俗传为点将台。山脚下有宋军所掘 554 条战壕，称为“地网”，“深丈余，阔八尺”，纵横交错，形成网状，有“地网阻隔”之说。地网因年久淤塞，现有迹可寻者不足十之二三。

吴寨城 又称三岔城，位于天水市北道区吴寨乡吴寨村渭河南岸。据民国《天水县志》记载：此城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所筑，故称“吴砦”。此城位置重要，南据秦岭，北控渭水，扼秦陇通道咽喉，吴玠在此屯兵抗金，力图恢复三陇。清乾隆二年（1737 年）置三岔厅，向南展筑城垣。城呈不规则梯形，“东、西、南三面各长一百又四丈，东高二丈四尺，西高二丈二尺，南高一丈八尺；北长五十丈，高二丈；开东西之门，上建城楼”。城内设官仓一处，年储粮 190 余石，并屯驻官兵。民国 16 年（1927 年）撤厅。今存东城门及西南角城墙。

利桥城 位于天水市北道区利桥乡利桥村东侧。位置偏僻，为天水东南部防守要点。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修筑，嘉庆十四年（1809 年）置利桥营守备，驻官军 360 名，由都司统领；清末减至 141 名，由把总统领。民国初罢军，变为民堡。

清水古城 位于清水县城北 1 公里之秦水（今牛头河）北岸古塬上。史志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 年），分上邽县置清水县，即筑此城设治。此古城位居陇坂西麓，控扼陇关，居陇山道要冲，被称为“秦陇咽喉”，“关中屏障”，为古时设防之重镇。清水之名，取自陇山之上的清泉流水。《三秦记》云：陇山“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有县，因此水而名”。东汉初裁清水县，地入陇县。三国魏复置，晋因之。北魏太安四年（458 年）置清水郡，领清水、伯阳 2 县，西魏、北周因之。隋开皇初废郡，清水县仍旧，唐代因之。宝应元年（762 年）陷吐蕃，县废，“城圯庐毁”。大中二年（848 年）归唐，仍置清水县，“弃老城”，在牛头河南另筑新城为治，以至于今。

秦亭城 位于清水县东 23 公里之秦亭乡秦亭村。古城遗址年久已毁，但遗址今存，留有秦亭碑，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史记·秦本纪》云：秦人先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封土为附庸，邑之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语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后汉书·郡国志》清水县条也

云：“秦之先封起于此。”《水经注》卷十七云：“（秦水）出东北大陇山秦谷，二源双导，历三泉合成一水，而历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秦亭得名于秦谷，以地为名也；秦谷又称秦川、秦水，后称清水河，今称牛头河，是清水县境内最大的河流。秦水从陇山发源后，从秦谷中西流，经清水县故城南，转向西南流，注入渭河。牛头河谷之秦亭乡，即非子原封之地，秦亭城即在其地。

陇县城 西汉所置陇县，城址即在今张家川县城关。《辞海》云：“陇县，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公元323年，陈安保陇城，刘曜攻拔之，即故县城。”东汉为凉州治所，灵帝时，移凉州治所于冀城，曹魏黄初中改称陇城县，西晋废县。宋太平兴国年间，在此置镇戎寨，管小寨5座。清代为张家川镇。

街亭城 即街泉古城。西汉置街泉县，即筑城设治；东汉降县为亭，名街泉亭，简称街亭。街亭是古城场，三国时，蜀相诸葛亮率蜀军出祁山伐魏，命参军马谡前出街亭设防，抵御魏军西来。马谡用兵无方，被魏将张郃打败，街亭失守，招致诸葛亮伐魏战争失败，街亭因此而著名。《太平寰宇记》云：“街泉亭俗名汉街城，即马谡败绩处。”

街亭古城的具体位置，历来无定论，至今仍为史志界所争论。《后汉书·郡国志》说：“略阳县有街泉亭，即街泉故县。”因此，有人认为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即是汉代街亭古城所在。1992年，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薛方显处长会同天水市、张家川县史志办的同仁，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汉街泉县古城，即是张家川县恭门乡上城子村古城遗址。此城地处陇山西侧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南靠凤凰山（即当年马谡所守之南山），山间尚存古道遗迹，附近残存烽火台。古城依山而建，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50米，城内散布有大量汉代绳纹瓦、陶器残片；城北500余米外有汉墓群，为汉城无疑。

略阳城 西汉置略阳道，东汉改略阳县，魏晋因之。略阳城地处略阳川而名，为古代军事重镇，地扼陇关道要害，东峙陇山，西通兰会，南屏天水，北应平凉，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战役、战斗。东汉建武八年（32年），右辅将军朱宠率军2000人，从番须口入陇右，伐木开道，至略阳，夜袭（隗）嚣守将金梁等，皆杀之。隗嚣闻略阳失陷，“悉众以攻汉军，激水灌城”；“光武帝亲救之，嚣走西城”。

略阳故城在何处？经调查，在秦安县陇城镇西北之五营乡蔡家河村，故城址今名“大城”，东距陇城县故城4.5公里。因此地为农耕繁盛地，城垣早已平毁，城址内外汉代砖瓦残片比比皆是，1965年出土三国时弩机一件，上刻“蜀”字。故城西南阶地上存有大量汉墓。

腊家城 又作腊甲城，位于秦安县古城乡腰崖村南，宋代筑。此城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抗金名将吴玠败金兵于此城；十二月，其弟吴玠又在此城打败金兵。此后，金兵进犯陇右，宋将杨从义又败金兵于此城。后归金，秦凤路经略使张中彦加筑。明清为堡。城虽残破，但墙垣可辨，南北长1000米许，东西宽500余米，开东西门。

莲花城 又名莲花堡，位于秦安县北33公里莲花乡莲花村清水河南岸。宋代筑，为抗金要塞。城堡依山旁水，山似莲花，因以为名。明清时为堡，曾设防，清末驻汛兵36名。城垣今存，乡人民政府驻其内。

演武城 位于武山县郭槐乡焦家山村东山梁上。这里山势险峻，古城居高临下，南北长155米，南宽95米，北宽55米，残高2—3米。据考证，此城为隗嚣割据陇右时的演武城，城内有一大演武场，连接城外2.5公里的跑马道。城南有汉代村落遗址。

葭芦城 位于武都县东南之外纳乡白龙江边。三国时，蜀国在此置葭芦戍，筑城驻兵。后蜀将姜维与魏将邓艾曾在此相持。十六国时为仇池氏王杨文德所据，并一度成为武都国的国都。西魏置葭芦县及武阳郡，以此城为治。北周时郡县并废。

米仓城 又名米尖城，位于武都县安化镇米仓山巅，相传为南宋抗金名将吴玠所建。城垣依山就势而筑，方圆十余里。城上建有警楼、垛口，因城内有军仓，后人遂称米仓城，此山也称米仓山。城垣今存多处，皆在山势平缓处或壑口险要处。

甘泉戍城 位于武都县甘泉乡甘泉河北岸。这里是武都东北部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兵争之地，北魏时筑城置戍，后代皆置驿站。《水经注》卷二十云：“（甘泉戍）山侧有甘泉，涌波飞涛，下注平乐水。（平乐水）又迳甘泉戍南。”

文县城 古称阴平城、文州城，位于文县中部、白水江北岸，地当陇蜀孔道。文县是甘肃最南部的县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富饶；境内山

高水深，林木繁茂，山峦叠嶂，处处是险，古诗中有“阴平峻岭与天齐，玄鹤徘徊尚怯飞”之句。白龙江、白水江贯穿东西，甘川通道穿境而过，沿途多断崖绝壁，此城踞其险段，左山右江，“据深险而塞边夷，通巴蜀而守边陲”，军事地位十分重要，被称为“陇蜀咽喉”，“甘肃南大门”。

文县境内设置郡县始于西汉。据地方志记载：汉高帝置阴平道，始筑城为治，属广汉郡，后又置广汉郡北部都尉于此城。东汉永初二年（108年），改北部都尉为广汉属国都尉，领三城：阴平道、刚氏道、甸氏道。三国时，初属魏，后属蜀，改置为阴平郡。西晋初仍为阴平郡，泰始中加置阴平县。永嘉六年（312年）为氐王杨茂搜所据，一度置阴平国。北魏平定杨氏，改置曲水县。北周明帝二年（558年）置文州，隋初废文州，曲水县改属武都郡；唐初复置文州。文州故城在今城西侧，大历十四年（779年），“西戎犯边，文州刺史拔城而走”；建中三年（782年），“以旧城在平地，窄小难守，遂移文州城于故城东四里之高阜上，即今城也”。五代因之。后唐应顺元年（934年），唐雄武节度使张延郎围攻文州，前蜀先登指挥使范延晖将兵抵抗，依托城垣，击退唐军。北宋仍为文州；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攻文州，知州刘锐率军民死守，昼夜搏战，坚守月余，城破被屠，军民死亡无数，刘锐及其3子、家人皆殉难，州废。元至元九年（1272年）复置文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文州为文县；二十三年（1390年）裁县，二十八年（1395年）置守御千户所；成化九年（1473年）复置文县，千户所并存，军民分治。清初因之，顺治十六年（1659年）裁千户所。是后，文县之治迄今未变。

文县城分东西二城，中间相隔1公里。西城称所城，也称营城、武城，呈椭圆形；东城称县城，也称文城，呈凸形。西城始建于唐代，宋时增筑，南宋末被蒙古军焚毁；元代改建于故城东侧，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建，驻守御千户所，“周长三里三分”，建“安定”、“镇羌”、“文兴”、“武胜”四门，上建城楼。东城始建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周长四里，高三丈，池深一丈”，开城门2座，东名“望京”，西名“通川”；万历初开南门，名“文明”；万历六年（1578年）增筑北关，“长一里三分”，开北门，名“保御”。清代多次修葺，城楼雉堞等设施俱全。今大部分墙垣已被拆除，只保留西城一段。

姜维城 位于文县城关镇贾昌村白水江南岸，距县城2.5公里，三国时

蜀汉大将姜维所筑。是时，魏大将邓艾率魏军经此南下灭蜀，姜维筑此城与魏军对峙，使魏军一时不能渡白水前进。

邓艾城 位于文县城关镇贾昌村白水江北岸，距县城3公里。三国魏景元四年（263年），魏将邓艾伐蜀，在阴平遇蜀将姜维阻击，遂筑此城屯兵。遗址今已不存。

郭淮城 又名郭公城，位于文县玉垒乡冉家坪村。三国时，魏将郭淮攻蜀将廖化于阴平桥头，筑此城屯兵。《水经注》卷二十云：“白水合羌水（今名白龙江），又东，经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于阴平也，筑之，故因名焉。”

兰皋城 位于康县东北大南峪乡政府所在地。魏晋时置兰皋镇，即筑城，北魏置戍。唐广德初，武州城被吐蕃攻占；大历二年（767年）置行武州于此城。后州治又移于福津城。此地古为陇南入川之要道，三国时诸葛亮伐魏，南宋时吴玠、吴玠率宋军破金，都经此进入陇右地区。

西和城 位于西和县西北部，地处陇南丘陵地带、西汉水以东。唐置汉源县，即筑此城为治，以地近西汉水源头得名。宝应元年（762年）没入吐蕃，县废。贞元七年（791年）收复，在汉源故城改置上禄县，五代时废。南宋初，这里成为宋朝抗击金兵的前线，宋将吴玠于唐城西南“高峻处”另筑城，设忠义军千人，由都统制统领，防御金兵南下，今谓之上城。元代设汉阳军民元帅府。明洪武四年（1371年）筑新城于山下，以为西和州治，新城南垣与旧城相连，“周长五里三分，高二丈，池深二丈”，辟东、西、北3门，南“倚旧城之险”。洪武十八年（1385年）降州为西和县。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补修。同治十三年（1874年）山崩，“压城二百四十余丈，后斩山修复，周长二里许，高二丈七尺，基宽二丈二尺，顶宽一丈五尺”。今已成残垣。

洛峪城 又称武都古城，位于西和县南部洛峪乡政府附近。西汉初置武都道，始筑城；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武都郡，以此城为治，并改道为县。东汉移郡治于下辨城，此城为武都县治。三国初属魏，黄初中置武都郡西部都尉于此城；后归蜀。西晋初仍为武都县治，东晋建武元年（317年）为杨氏所据。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置仇池镇，旋改为仇池郡，治此城；后又置南秦州。《魏书·地形志》云：“正始初置南秦州，治洛谷城”。《通鉴》注：“洛谷，即洛峪。”南秦州辖南天水、汉阳、武都、武阶、修城、仇池等6郡，隋废。

石城 又称石堡、石营，位于西和县石堡乡石堡村。旧志记载：此地有石山，“四壁陡绝，上有城堡，名石堡”，东汉筑，三国时为蜀将姜维屯兵处。蜀汉延熙中，姜维率军出石营，围狄道；延熙十九年（256年），姜维又出石营，围南安。《寰宇记》云：“长道县南十八里有石城，高百丈，中有石井，深一丈，四时湛然，饮之不竭。”今存遗址。

仇池要塞 位于西和县大桥乡东南的仇池山上。仇池山平地突起，相对高度近800米，四面陡削，地势极险，顶部平坦，面积近千亩，自然成城，又称百顷城。其上有池，曰仇池。《水经注》云：“仇池绝壁，峭峙孤险，登高望之，形若覆壶。其高二十余丈，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山上有田百顷，又有水泉。”史载：东汉末，陇南白马氏首领杨腾，据此地称王；东晋时，其后裔杨茂搜等，利用险绝，削壁为城，平缓处筑墙，形成要塞，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仇池国。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氐王杨定还仇池，附前秦，在此地置仇池郡，领仇池、西县、上禄、历城4县。义熙三年（407年），杨氏降后秦，仍置仇池郡，领仇池、历城、上禄、西县、宕昌5县。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杨氏灭，城废。

龙门戍城 位于西和县石峡乡石峡村，为西和县东南部重要军城。地方史志记载：北魏时，魏将李崇讨氐帅杨灵珍，氐兵于龙门北伐木塞道，以拒魏军，即此。宋代称湫池堡，在此屯兵设防，以御金兵。唐代大诗人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年）曾经此峡南下同谷，作《龙门镇》诗，诗中有“石门云雷隘，古镇峰峦集。……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句。诗中所说“石门”，即指龙门。此处两山耸立，犹如天然石门，山峡既狭而又雄险，故称“龙门”。今存遗迹。

礼县城 位于礼县中部偏北、西汉水与燕子河交汇处。元代置礼店万户府，始在此筑城。明初置礼店千户所，仍以此城为治；成化九年（1473年）置礼县，县、所并存，在所城迤西拓建县城，东垣与所城相连，并在所城、县城间开门相通。“城高三丈五尺，阔二丈，周长三里有奇，池深一丈六尺。”四角俱有敌楼。同治二年（1863年）增建炮台。今存残垣。

杨满城 位于宕昌县宕昌镇西南杨满山顶，为宋金时期的军城。《岷州志》图考记载：宕昌寨西南山有杨满城；《岷州续志》云：“其城在（宕昌寨）西南山顶，颓垣坏址犹存。”《岷州志》又记载：此城“筑于北宋，后为

第二篇 军事设施

金人所据，及元将按竺尔兵至，围城，城在山巅，本缺水，守者穴山为道，下至溪间取水入山。元军攻之，累岁不能克。后闻山下洞穴中有驴鸣声，知其运水，于是绝其水道，城乃下”。后为“马土司所居”。城垣今存，有前、中、后三城，相连一起。前城面积为 120×70 米，有内外两道墙垣，外垣基厚3米，顶宽1.5米；内垣距外垣5米，厚度同外垣，开东西门，西门与中城相连。中城筑有护墙，长百余米，宽60米。中城西又与后城连接，后城形制、规模与前城同。此城依山就势而筑，两侧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城内散有大量雷石。

雕窝城 今名八角城，在夏河县甘加乡八角城村，位居央曲河与央拉河汇合处的台地上，南距夏河县城37公里。

此城构造奇特，城墙为“卐”形，有八个角，故称“八角城”。周长2193米，保存完整，最高处仍有10米，基厚6.6米，顶宽4米，城外有护城河与护城壕，现深3.5米，宽4.5米。城内面积20万平方米。因角多，每面均在弓箭射程之内，无射击死角。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这种奇特的造形，在我国现存古城堡遗址中，是独一无二的。城内出土有汉、唐时代的钱币及多种砖瓦残片，城周有古代耕作的梯田遗存。据考古专家们考证：此城为唐雕窝城、宋一公城，也为吐蕃的重要军城。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列浑城 位于夏河县桑科水电站西北山上，东北距县城10公里。史载：公元422年，西秦部将乞伏辰任“西南校尉”，领兵筑列浑城于汴罗，“以镇吐蕃”。城墙依山势而筑，呈不规则葫芦形，长1000米许，最宽处约200米。先用片石垒筑基础，然后用黄土板筑，并有夹棍。城内有房屋建筑遗迹；城外有数座墩台，排列有序，形成较完备的防御体系。附近山下有附城一座，长200米，宽100米，也是驻兵营坞。

洮州卫城 又称临潭新城，今为临潭县新城乡政府所在地。明洪武十年（1377年）筑，城成后移洮州卫于此城。城垣依山而筑，东西长1760米，南北宽1189米，高9.9米，基厚8米。共设垛口2050个，马面多座。四面皆设城门，其上各建城楼。东西西南门外又筑瓮城护卫。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裁洮州卫，置洮州厅，仍以此城为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咸丰三年（1853年）两次重修。同治年间被回民军攻占，城上设施被毁。民国2年（1913年）在此置临潭县，1953年移县治于临潭旧城。

鞑子城 元代军城，位于临潭县新城乡端阳河村北两山之间，东距新城

3.5 公里，地扼洮州北交通要道。城为红土、沙土混筑，略呈长方形，边长 50 米左右。遗址今存。

卓尼城 今为卓尼县政府所在地。始筑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 年），为卓尼历代杨土司所居。北墙 573 米，南墙 386 米，东墙 132 米，西墙 128 米，高 10 米许，上有女墙，开西、南二门。今仅存部分残墙。

石堡城 今名羊巴城，唐代军城。位于卓尼县卡车乡羊巴村，位踞洮河南岸的录巴山上。三面悬崖，一面临水，地势险绝。城垣利用石崖补筑而成；临水一面筑有土垣。城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 3000 米有奇；现东垣残存 264 米，西垣残存 50 余米。城内散布唐代砖瓦碎片，出土有画像砖、铁制人头、石碑残块、彩陶骆驼和战刀、箭镞等物。本世纪 20 年代，曾出土《石堡城战楼颂碑》，落款为“天宝八载秋七月二十一日记”，被称为“八棱石碑”，已被美国传教士盗走，现存纽约博物馆。后又出土《唐大将军李公之碑》。附近山上有大量坞墙、烽墩、壕沟等遗迹，布局严谨。根据石碑碑文及其它出土文物考证，此城是唐代在陇右边境设置的重要军城。

西固城 即今舟曲县城，位于白龙江北岸。据地方志记载，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年）即筑此城；绍兴二十七年补筑，改名西固堡。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置西固城军民千户所。明洪武四年（1371 年）改称西固守御千户所，隶属岷州卫；洪武十四年千户姚福展筑，以旧城为西关，“周长三里三分，高三丈，地深八尺”。清初因之，雍正七年（1729 年）裁所，置阶州州同；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重修。民国 2 年（1913 年）设西固县，以此城为治。1954 年改名为舟曲县。城垣现已平毁，只留个别残垣。

合川守捉城 唐代军城，位于迭部县益哇乡布岗山上，东距县城约 10 公里。史载，唐天宝元年（742 年）置合川守捉，属陇右节度使，领兵千人，抗击吐蕃。此城位居山巅，西南、东南为白龙江环绕，东北是益哇沟，三面险绝，只有西北面有下山之路，地势十分险要，易守难攻。今存残垣，南北长 62 米，东西宽 56 米，残高 5 米左右。东北角有烽墩残迹。

恒香城 位于迭部县达拉乡加阿卡村西达拉河西岸台地上。北周时置恒香县，始筑城。唐贞观二年（628 年）加置恒香戍，以此城为驻所。宝应元年（762 年）地入吐蕃，城废。

查中城 三国蜀汉所筑军城，在迭部县东部之洛大乡洛大村西。史载：三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国景耀年间，蜀将姜维屯兵沓中。地方志记载：沓中城在洮州厅西南羌中，三国时，姜维种麦于其地。白龙江在此绕了一个湾，该城即坐落在湾内，西、北、东三面临江，江岸峭壁陡立，江水流急，不可攀登；南依高山，只有一路可通，地势极为险要。古城以江岸为垣，只在南面半山腰修筑了一道土墙，今存40余米，残高5米左右。《迭部县志》云：此城“为三国时姜维屯兵之沓中城”。此城地处交通十字路口，扼白龙江沿岸通道，西通碌曲、玛曲之地，东通武都、岷县等地，其北沿腊子沟出腊子口通往甘肃内地，其南沿达拉沟过俄界（今高吉）进入四川西北部。这一带气候宜人，土地广阔，宜耕宜牧，故姜维在此屯田。

天成军城 唐代军城。位于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关滩村。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置天成军，属陇右节度使。《新唐书·地理志》云：“天成军在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临夏州志》记载：索恭川即今麻尼寺沟，天成军城即在该沟沟口台地上；明代又在故城置老鸦关，清代称老鸦堡。东、南、西三面残垣尚存。此城位居交通要冲，毗邻羌地，为历代驻兵戍守之处。

平夷守捉城 唐代军城，位于临夏县韩集乡双城村。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置平夷守捉，属陇右节度使。《旧唐书·地理志》云：“平夷守捉在河州西南四十里，管兵三千。”据冯绳武先生考证：今双城村扫帚沟以北的古城，当地群众称之为“新城”，即是平夷守捉城。今临夏水文站就设在此城旧址，该站后面尚有一段城垣留存。

积石州城 史载，唐置积石军，曾一度在此筑城设防，后入吐蕃，城废。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置积石州，元因之，明初废。《临夏州志》云“其城址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大墩村”，地当积石峡口。据冯绳武教授考察，该古城分内外二城，即积石州城。城垣尚完整，城内房屋遗址中有泥浆浇灌的地面，城西南有金代墓葬。当地群众至今仍称为“积石州”。

踏白城 宋代吐蕃首领木征所筑。史载：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吐蕃另一首领鬼章攻扰河州，诱河州知州景思立等至踏白城，中埋伏败死。不久王韶率宋军来援，迂回至踏白城，败吐蕃兵，木征被迫来降。河州旧志云：其城在“银川驿”。今考：故城在今积石山县银川乡政府所在地。遗址今存，呈方形，长宽各150米，残高尚有12米。

定连城 《甘肃通志稿·舆地志》西秦陇西郡条下记有“定连县”，注云：

“西秦置县”。北魏始光三年（426年），夏王赫连昌进兵河湟，攻西秦，西秦王乞伏炽盘自枹罕退保定连城；始光六年，吐谷浑王慕容瓌攻定连城，西秦王乞伏暮末率军抵抗，即此城。东乡县志记载：今东乡县锁南坝镇旧时留有古城一座，后平毁修建机关；该镇今有“定连村”，即定连城遗址。

赤岸戍城 在东乡族自治县北境黄河岸边，北魏筑。《河州志》云：赤岸戍“在州北四十里”。《水经注》云：“河水又东，与漓水（今大夏河）合。……大河又东，径赤岸北，即河夹岸也。……河水又东，洮水注之。”此赤岸者，今称红崖子，位于大夏河入黄河口东，洮河入黄河口西，地在考勒乡北，古城遗址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中。

曲柳戍城 在东乡族自治县柳树乡，前景置。史载：东晋永和三年（347年），石赵军进军黄河南，至曲柳戍，即此。《河州志》云“曲柳戍在州东北”；《东乡县志》云：“曲柳戍，在今柳树乡”。

宁定城 今名广河县城，位于广通河谷中段。原为西汉大夏县地，十六国时为西秦所据，中唐时入吐蕃，筑阿诺木藏城，为吐蕃东道元帅府驻地。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率军入洮西，攻占此城，次年改筑为定羌城，属河州。金为定羌寨，元置定羌县，仍属河州路。明废县，置定羌巡检司。清初为定羌驿，后驻河州州判。民国8年（1919年）设宁定县，1957年改称广河县。

此城建在广通河与瓦房河交汇处，周长2里，开南、北、西3门。地扼东南交通要冲，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战事。1949年11月，当地土匪勾结马步芳残余势力，纠集5000余人围攻宁定城；驻该城党政干部及驻军一个连，依托城垣固守待援，两天后，解放军救援部队赶来，击溃土匪，宁定城围解。现城墙大部已被拆除，西南部半山坡上尚有遗存。

和政城 原称宁和城，后讹为宁河城。唐代末期，吐蕃人在此筑城以居，汉人称“番子城”，因笔误讹为“香子城”。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率军入洮西，攻占此城，旋改为宁和城；次年置宁和寨。崇宁四年（1105年）升为宁河县，属河州，金、元因之。明初废县，地入河州，在原城置和政驿。清为宁河堡。民国18年（1929年）置和政县。

据《临夏州志》记载：宁河旧城在今城北侧，今存残垣，东、南、北三面沿山靠崖，就势筑城，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城垣东、西260米，南北宽

140 米；西门外又筑外城，长 50 米。明初，在宁河城南侧增筑新城，即今城关。民国 17 年（1928 年），马仲英率变兵攻宁河城，警官马凯祥组织民团防守达半年之久，攻城变兵一度达 2000 余人，但因城池坚固，民团奋力据守，终未破城。新中国成立后，城垣逐渐废弃，今仅存残垣。

金剑城 又名金纽城、金柳城。阚骃《十三州志》云：“大夏县西有故金剑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据《寰宇记》载，前凉时曾置金剑县，城在金剑山下。《方輿纪要》云：金剑城在河州东八十里。《临夏州志》云：金剑城址“在今和政县蒿茭沟口”，地属三合乡石虎家村。今遗迹可辨，规模已不可考。

讲朱城 在和政县南部新营乡境，藏语名“嘉木卓城”，今名新营古城。五代时吐蕃人筑，在太子山北麓，地势险要。北宋元符二年（1099 年），宋将王韶经略河州，吐蕃首领边厮波结以讲朱等 6 城降宋。但北宋不能保守，寻弃之。崇宁二年（1103 年）又为宋军占领。入元后城废。

康乐城 民国 21 年（1932 年）置洮西设治局，翌年改为康乐设治局，民国 29 年（1940 年）改置康乐县。民国 35 年（1946 年）在今县址动工筑城，民国 37 年，东墙竣工，北墙筑 400 米，即停工，西墙、南墙未动工。今存遗迹。

第五节 河西地区诸城

休屠城 原为匈奴休屠王王城，西汉在此置休屠县，属武威郡，东汉仍旧，三国魏废。《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辖休屠县；本注：“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史记·大宛列传》云：休屠县，太初三年（前 102 年）置。《元和志》卷 40 云：“休屠城在姑臧县北六十里，汉休屠县也。”新修《武威市志》说，武威市北四坝乡三岔村古城，“为西汉初匈奴休屠王所筑休屠城”。此城南距武威市区 32 公里，今虽残破，但仍能看出其规模，南北长 400 米许，东西宽 200 米有奇，城内现为小学校和村办公处。

龙彝城 汉代军城。《太平寰宇记》云：在姑臧县西，“即汉戊己校尉所理之地，在内以统御四方”。王宝元考证，故址在今武威市怀安乡政府所在地驿城墩。故城已毁，留有大墩 1 座，小墩 5 座，被称为彝城墩，也称夷城墩；

唐代在此置怀安驿，后讹变为驿城墩。

塔儿湾城 位于武威市古城乡上河村塔儿湾，为西夏所筑军城，以御吐蕃。城墙南北长 500 米有奇，东西宽 200 米许。六七十年代，当地群众在城内多次发现西夏瓷器、铜器、铁器及写有西夏文字的文物残件。

永昌路城 后称永昌堡，位于武威市永昌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九年（1272 年）十一月，诸王只必贴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至元十五年（1278 年），在永昌府城置永昌路，为河西东部军政领导机关，降西凉府为州，隶之。明初改为永昌堡，清代、民国因之。1958 年城垣尚存，“周长七里许”，南门上有“大元故路”四个砖雕大字。东、西、北 3 面均筑有墩台，上有角楼、更房遗迹，为当年瞭望、守卫、巡逻、值更之所在。1958 年被挖毁，今仅存残垣一段。

武威新城 又称凉州满城，位于武威城东北 2 公里处，地属金羊乡。清乾隆二年（1737 年）筑，呈方形，每边长近 1 公里，外用砖包，高 10 米。开东、西、南、北 4 门，门上各建城楼 1 座，城上建角楼 4 座、箭楼 8 座。城内有将军府、副都统署、营房、马厰、演武厅、教场、武庙、家属住房等设施。城成后，驻凉州满营。入民国，满营解散。民国 16 年（1927 年）大地震，部分建筑倒塌，民国 20 年为马步青骑五军驻所，后又为国民党中央军营房。新中国成立后仍长期驻军。城垣保存基本完整，但包砖已被群众拆走。

清塞城 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打柴沟镇安门村。史料记载：晋太元初，前秦将梁熙、苟苌等伐前凉，前凉将领马达退屯清塞。既而，苟苌等败前凉军，遂入清塞。古城遗址今存，东西长 130 米，南北宽 100 米，残高 2 米左右。开南门。

松山城 位于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乡松山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甘肃巡抚田乐督筑，为兰州西北重要防御建筑。略呈正方形，分内外二城，外城东西长 350 余米，南北宽 320 余米，高 10 米。四角有角墩，城外有护城河、护城壕。明代中期，鞑靼攻占松山，东掠兰州，西扰甘凉，孤悬河西，三边总督李汶督军攻克松山，驱逐鞑靼，筑此城驻官军守御，兰州及河西东部得以安宁。清顺治二年（1645 年）设松山营，由守备领兵戍守。城垣保存完好。现住农民。

古浪城 位于古浪峡口，今为古浪县政府驻地。此城地势险要，古有

“通三辅、扼五凉”之说。古浪峡长约40公里，两山对峙，东西交通大道穿峡而过，此城踞峡口西端，扼交通咽喉，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唐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于此筑“和戎城”，置兵把守，保境安民。广德二年（764年）陷吐蕃。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平河西，洪武十年在此置千户所守御，增筑原城，“周长一百三十七丈五尺，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并在城外挖护城池壕。万历三年（1575年）增筑东城，“周长二百三十二丈五尺，高二丈，厚一丈”。清雍正二年（1724年）撤千户所，改置古浪县。1927年大地震，部分墙垣被毁。1936年，红西路军第九军攻占此城，同“马家军”浴血奋战，是该城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

镇番城 今为民勤县城。元代始筑，名小河滩城，“周长三里五分”。明代置镇番卫，成化元年（1465年）卫指挥使马昭展筑，“周长六里二百二十三步，高三丈一尺，厚二丈有奇”；嘉靖间增筑西关；万历三年（1575年）建城楼3座、角楼4座、更房19座，修月城3座，池深“一丈五尺，阔三丈”。清初仍为镇番卫城，雍正三年（1725年）撤卫，改置镇番县，又置镇番营守备，由游击、千总领兵。民国18年（1929年）改称民勤县。

白亭军城 《元和郡县志》云：“白亭军在姑臧县北三百里，马城河东岸。旧置白亭守捉，天宝十年（751年），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改置为军，因临白亭海为名。设兵一千七百名。”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云：白亭海“在今镇番县北”。明《行都司志》云：“（白亭）古城在（镇番）卫北一百十里，相近有连城、三角城，与上二城鼎足相峙。”今考：白亭军城在民勤县东北部之西渠镇“端字号”柴湾，即古白亭海南岸，今存古城遗址。

永昌城 据《凉镇志》、《永昌县志》记载，此城“初建于宋、元之间”，明初设永昌卫驻此，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卫指挥使张杰重筑，“周长七里二百三十步，高三丈六尺，顶宽二丈九尺，基阔三丈”，设城门4座，东门名“宣化门”，南门名“武胜门”，西门名“镇西门”，北门名“安定门”，门上均建城楼；城上建腰楼4座、角楼4座、雉堞2000有奇；门外筑瓮城护卫。清雍正三年（1725年）撤卫，改置永昌县，以此城为治，并置永昌协驻防，由凉州副将统领。民国初裁军。民国25年（1936年）冬，红军西路军西征进入该城，依托城垣同“马家军”激战。今已为现代建筑所代替，唯万历十五年（1587年）所建钟楼，仍屹立于城中央，经维修、重建，更加雄伟壮观。

焉支城 今名高古城，位于永昌县红山窑乡高古城村。略呈正方形，东西长 328 米，南北宽 321 米，已很残破。城外有护城河，宽 4 米。此城为西晋末所置焉支县城。清修《五凉县·永昌县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五年（311 年）（凉州刺史）张轨依焉支山置焉支县。”《秦边纪略》云：“（高古城），焉支城也。”北魏改名燕支县。隋代废县，地入番和县。明代改称高古城堡，设守备一员，领官军防守；清代置高古城营，由守备统领，管烽墩 25 座，并于雍正年间重修城池。民国初裁军。

交城守捉城 有南北二城，今名南古城和北古城，位于永昌县焦家庄乡西，南古城在杏树庄村，北古城在河滩村，二城相望。南古城东西长 380 余米，南北宽 320 米；北古城东西长 346 米，南北宽 250 米。现存零星墙基，规模可见。《元和郡县志》云：“交城守捉在凉州西二百里。”《读史方輿纪要》云：“交城，在武威县西二百里，亦曰交城守捉，……唐开元中置，属河西节度使。”今当地群众仍呼为“交城”。

永固城 古称月氏城、单于城、祁连城，位于民乐县永固乡，是河西地区最早的古城之一，相传为战国时月氏人所筑，秦汉间为匈奴人夺占，成为浑邪王的王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霍去病征河西，攻破此城，执浑邪王太子及相国、都尉等。战后，汉朝在此屯兵驻守。东晋时置祁连县，前凉又置祁连郡，北凉因之；北魏时，郡县俱废。唐为祁连镇城，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

永固城南的扁都口，古称大斗拔谷，是祁连山的一条重要通道，被称为河西走廊南大门，此城距谷口 20 多公里，自古就是扼守此山口的军事要地。这一带有广阔的牧场，被称为“大草滩”，牧草繁茂，是古代牧养军马的重要场所，历代王朝牧马长官均驻此城，领导这一带的军牧工作。唐代曾置大斗军驻防，明代为甘州左卫防地，清代驻永固协，有协兵 900 余名，设副将统领。永固故城的规模已不可考，清代重筑后的新城，南北长 1600 米，东西宽 1320 米，分南北两部分，规模比民乐县城大得多。南北 2 城相连，皆成长方形，形似算盘，俗称“算盘城”。开 3 门，南门名“永康门”，东门名“永安门”，西门名“永乐门”。南城城墙大部分完好，北城城墙大部分毁坏。城东南有一高土台，称“紫英台”，台上有汉代建筑物残迹，其下散布很多汉代砖瓦残片，相传为汉代的点将台。附近有汉墓多座，曾出土汉代铜镞、弩机、五

铢钱等物。城四周分布4座小城，均为汉唐时期的马营。

山丹城 今为山丹县政府所在地。此城扼河西走廊中部要冲，位居丝绸之路咽喉地段，旧志云，“龙首卧于北，焉支横于东”，“南扼番戎，北控沙漠”。境内有著名的大马营草滩，水草丰茂，自古为军马繁育的大牧场，现仍是全国最大的军马场。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设山丹州，直隶甘肃行省；明为山丹卫，属甘肃行都司；清雍正二年（1724年）撤卫置山丹县；民国因之。山丹城初为西夏所建，元至元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重修，万历中又增筑南城关厢。几经展筑，至清代，城垣“周长七里余，墙高二丈八尺，基厚三丈五尺”。城门上各修城楼，城垣四面共有箭楼7座，哨房28座。城外“环绕河池，宽二丈五尺，深九尺”。50年代城池毁没。

霍城 原名黑城，在山丹县南之霍城乡。当地方言，霍与黑同音。南临大马营草原，控祁连山之要津；东拒大黄山，扼交通之咽喉。周围地势平缓，水草丰茂，是大马营牧场的重要屏障，与永固城、山丹城遥相呼应，是张掖古郡东南部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相传，此城原为匈奴浑邪王的重要城堡，被称为“西城”，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打败匈奴，攻占此城，留军屯驻。魏晋隋唐时，是牧养军马的重要据点；明为山丹卫屯戍的重要堡城，清驻黑城营（后改为汛）屯守。城东有校场，筑有土台，是历代驻军操练、校阅的场所。城垣已残破，基址依稀可辨。

蓼泉城 又名抚彝城、老临泽，在临泽县蓼泉乡，始筑于十六国时。旧志云：“张掖郡西一百二十里有蓼泉城，即北凉王沮渠蒙逊与西凉王李歆交战处。”唐代设蓼泉守捉，在此城驻军。天宝后陷吐蕃，守捉亡。明为抚彝堡，属甘州卫。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设抚彝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筑，“周长一里四分”。1913年升为抚彝县，1929年改名为临泽县，皆以此城为治。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供给部及红五军一部，曾据此城，与国民党“马家军”苦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52年迁临泽县治于沙河镇。

昭武城 位于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昭武城是河西地区最古老的城堡之一，相传为月氏人的王城。汉初，匈奴人犯河西，月氏人抵抗失败，辗转西迁中亚。后来，月氏人在中亚建立的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九国，通称“昭武九姓”，其故居即在以昭武城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月氏人退走后，昭武城为匈奴人所据。西汉武帝时归汉，在此置昭武县，属张掖郡，东汉及曹

魏因之；西晋时，为避文皇帝司马昭讳，改称临泽县，因境内多沼泽而取名；前、后、北凉因之。北魏时废县，地入永平县（今张掖市）。故城早已不存；民国30年（1941年）在遗址出土汉砖，上有“昭武”等文字。

高台城 今为高台县政府驻地。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定河西，始置高台站，即筑此城，因城西有高台为名。景泰七年（1456年）置高台守御千户所，增筑城池。清初因之，雍正3年（1725年）裁千户所，置高台县，在明城基础上展筑为县城，“南北长一里三分，东西宽一里二分，周长五里六分，墙高三丈六尺”。四角筑圆形墩台，上建角楼。开东西二门，上建城楼，城门外有月城护卫。城外有壕沟，“宽一丈，深七尺”，泉水环绕，冬夏不竭；东城门外设有吊桥。1937年初，董振堂率红五军千余人，据此城抗击国民党“马家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最为悲壮的一页。

建康军城 今名许三湾古城，位于高台县西南30多公里的戈壁滩上，东距骆驼城5公里。南北长84米，东西宽66米，开南门，筑有方形瓮城。城垣保存完整，高8米左右，基厚6米。四角有角墩，上有建筑物遗迹，城内曾出土汉“五铢”、莽“大泉”、唐“开元通宝”等钱币和大批铜箭头，还出土古印数方，其中有“部曲督印”和“赵猛”印。城西南有汉唐时期的古墓群，墓冢密集，排列整齐，总数在千座以上。据此推断，此城原为汉代军城，唐时为建康军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甘州西北一百九十里祁连山下有建康军，证圣元年（695年）置。”即此。

祁连戍城 今称羊蹄沟古城，位于高台县红崖子乡东大队。《元和郡县志》记载：“祁连戍，在（福禄）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此城地处祁连山下，扼沿山隘口，为当时军防要地。分内城和外城，呈“回”字形。内城南北长76米，东西宽68米，中开北门；外城南北长206米，东西宽160米，也开北门。墙垣基本倒塌。

镇夷城 今称天城，位于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位踞镇夷峡口，扼河西走廊北部要道。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行都指挥使马溥于黑河口筑哨马营，三十年展筑城垣，设镇夷守御千户所，后为黑河大水冲毁；天顺八年（1464），易地筑新城，移驻镇夷所扼守峡口，此即天城。清雍正三年裁镇夷所，地入高台县，此城改称镇夷堡，驻镇夷营，由游击将军领兵戍守。新中

国成立后改称正义堡。

金塔城 原名金塔寺堡，因城南5里有一古塔——“金塔”而得名，今为金塔县政府驻地。据地方志记载：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甘肃巡抚杨博派副使王义巡边，命肃州总兵督修金塔寺城，添设烟墩。“土城周长一百九十丈”，“安插威虏卫民七百余帐”。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扩建，“周长四百三十丈，墙高二丈五尺。”城墙顶端修巡道，设垛口780个；宣统三年（1911年）增修城门及城楼。城楼悬挂大匾，东曰“建康重镇”，南曰“祁连续懋”，北曰“华夷锁钥”。

金塔筑城后，一直作为肃州的北方屏障，设兵防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置金塔营守备，兼管民事；清初由肃州镇副将镇守，有协兵988名；顺治二年（1645年）改设金塔营驻防。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肃州州同由王子庄移驻本城。民国2年（1913年）始置金塔县。

鼎新城 又称毛目城，位于金塔县鼎新镇所在地。该城地处黑河东岸，扼黑河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志说：毛目“东枕合黎，西临黑河，近屏河西，远控大漠”。此地自古就是居延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天然通道，为兵家争夺之地。据史料记载，毛目城始筑于元至正15年（1355年），周长1公里，设守御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毛目县丞，并驻绿营兵防守。同治八年（1869年）展筑，周长为1.5公里；光绪十三年（1887年）增筑南瓮城。民国2年（1913年）立毛目县，以此城为治。民国18年（1929年），取毛目城、天仓城、双树墩三足鼎立之势，更名为鼎新县。1956年3月撤县，其地并入金塔县。

威远城 在金塔县东北146公里处。唐代修筑，置威远守捉。《新唐书》云：“肃州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明初，在此设守御千户所，不久裁撤。

平朔城 位于金塔县双城乡双城村，今名双城子。《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此城“在镇夷峡口外220里”。土城呈正方形，边长250米，残高2米。有东西二城，均开南门，门外有教场。始筑于元代，为守御军城；明初也设守御所，属威虏卫，旋废。

威虏城 又名威虏堡，在金塔县北古城乡移庆村，距县城19公里。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设威虏卫，筑城设防，归肃州镇总兵统辖。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头目牙木兰率众内附，有帐700余顶，散牧于金塔寺堡以北

地区，设牙帐于威虏城。清雍正四年（1726年），吐鲁番部族头目伯克拖马忒木儿，率部众内附，清王朝又安置在此城居住。清末，吐鲁番部族移往新疆，城垣遂残破，人称“威虏破城”。民国以来，已无人居住。城垣断续存在，城内已开垦为农田。

玉门县城 原称靖逆卫城，即今玉门市玉门镇所在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王朝派靖逆大将军富宁安统兵经略关外，置靖逆卫，为“关西五卫”之一，在今玉门镇始筑城设治，名靖逆卫城。城垣“周长二里一分，高三丈，基厚二丈，顶宽七尺”，上修垛口418个。城成后，驻兵防卫；同时招民垦田，设立靖逆同知，管理民政。雍正三年（1725年），改设靖逆同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合靖逆、赤金二卫置玉门县，以靖逆城为治。1958年，玉门县并入玉门市，此城降为镇。

玉门古城 位于玉门市西北30公里处，现为赤金乡政府所在地。《肃州志》记载：“玉门旧县，在肃州西二百里。”张寅《西征纪略》云：“赤金峡南数里有城，雉堞隐然。”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古玉门县“在赤金地方”。

西汉曾置玉门县，为酒泉郡属九县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即有玉门县的建制；该志引阚骃《十三州志》语注：“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因以名县”。东汉和曹魏时期，仍在原城设置玉门县。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分玉门县置会稽、骅马二县，以玉门城为会稽县治，属晋昌郡。北魏置玉门郡，隋代仍改玉门县。唐初废县，开元中置玉门军，天宝末复置玉门县。安史之乱后陷于吐蕃。元代为肃王牧地，明永乐初，肃王后裔归降，明王朝在此置赤金蒙古卫，以处其众。正德八年（1513年），吐鲁番攻赤金，蒙古部落内徙，卫亡。清朝建立之后，大力恢复关外，遂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置赤金卫，驻军戍守、屯田，并安插民户开发农业，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合赤金、靖逆二卫为玉门县。赤金有新旧二城。旧城为汉城，先后为玉门、会稽郡、县、军治所；新城为清代所筑，为赤金卫城，卫撤后降为民堡。今旧城仅留残垣，而新城基本完好。

赤金城地理位置重要，坐落在交通咽喉要冲、群山环抱之中，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古时曾有“当塞垣之襟带，值东西之通衢”，“控北虏之险，扼南番之阻”，“咽喉垣塞，表里维藩”的评语。同时，这一带水草丰足，绿茵

广阔，北有赤金湖，南有五华山，是一个亦耕亦牧的好地方，故古时常为兵家所争夺。

河仓城 今名大方盘城，位于敦煌县西北 65 公里的戈壁滩上，西距小方盘城约 20 公里。始建于西汉，自汉至唐，此城都是河西走廊西部储备军粮的重要城堡。《敦煌录》云：河仓城，“古时军储在彼”。汉时，出入玉门关的军队和官吏，都从这里领取给养。城呈长方形，东西长 132 米，南北宽 17 米。城内分割为 3 个粮仓，墙垣上部有通风小窗。北墙较为完整，南墙已经倾圮。主城区西、北面有两重护墙，四角筑有墩台，上有哨楼遗迹。

党城 古名紫亭镇，也作子亭镇，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东侧，地属党城湾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云：“敦煌南山中有党城。自敦煌南行，入南山约二百里即至此地，位于党河上游之北岸。”《晋书·李暠传》记载：西凉国筑城于敦煌以南，名“子亭”，“以威南虏”。入唐，仍置子亭镇，驻兵防卫；建中二年（781 年），沙州（今敦煌）没入吐蕃，此城遂废；大中二年（848 年），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起义，推翻吐蕃政权，复置子亭镇，为归义军所属八镇之一。北宋时归义军为西夏所灭，此城再废。

党城在历史上曾是敦煌南面屏障，当代敦煌学家向达所著《西征小记》中说：“唐宋之际，子亭不仅为驻兵之所，且系瓜沙南藩一雄镇，非贵戚不能膺斯重寄也。”足见此城军事价值的重要。土城呈长方形，东墙长 231 米，西墙长 218 米，南北墙长 140 多米，开南门。城垣已毁，但残迹仍存。四角有哨楼遗迹；北墙正中有一瞭望台，残高仍有 8 米；城内有营房墙址。60 年代，曾在城内收集到古代铁制矛头、箭簇及玛瑙、翡翠等物。

石包城 本作石堡城，唐代曾称寒江关，后又称雍归镇，位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石包城乡。城堡修筑在高约 50 米的山岗上，视野开阔，地势险要。呈长方形，东西长 144.4 米，南北宽 77 米，开南门。城墙由石块砌筑而成，四角筑方形墩台，上有哨楼建筑遗迹。城内有营房遗址十余处，城外有护城壕。此城为古代瓜沙以南的重要军城，唐代曾置新乡镇，归义军又置雍归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云：“子亭、雍归，当南山之冲要，为瓜沙之屏藩，故曹氏于此置重兵，以资防守。”《安西新志》云：“石包城，地居险隘，前代垒石为城，高踞绝壁，制奇扼要。”敦煌学家向达先生说：石包城即古雍归镇遗址，曾是归义军东南部的军事重镇。北宋时，西夏灭归义军，此城遂

废。

安西老城 “安西”之名始于清代，原称“都尔博勒津”，在今安西县市区北15公里处。安西城筑于清雍正五年至六年（1727年～1728年），呈正方形，边长980米，是河西地区最方正的城池。城墙“高二丈二尺，基厚二丈六尺，顶宽一丈六尺，垛墙高五尺许，女墙高三尺六”。城上共建敌楼24座，每面6座。城中央建鼓楼，开东、西、南、北四门，门上均建城楼，门外各筑一座瓮城，其上也建城楼。城外环绕护城壕，“深5尺，宽7尺”。城内有总兵府、兵备道署、守备、游击、千总、把总衙门、仓廩、神机库、演武亭等军事设施。设兵最多时达5000余名。

安西城是甘肃西部的重要城镇，“地当西陲之孔道，居关外之要枢”。清代筑城后，先后设安西镇总兵（1725～1747年）、安西提督（1747年～1759年）、安西协（1776年～1911年）、安西厅（1727年～1759年）、安西府（1759年～1773年）、安西直隶州（1773年～1912年）；入民国，始置安西县；1970年将安西县人民政府迁往今市区。今原城仅存部分墙垣，建筑物均已拆毁，城内已开为耕地，昔日雄壮气势不再。

安西镇城 位于安西县布隆吉乡政府东1公里处。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由川陕总督年羹尧督修，驻安西卫和安西厅。后安西卫裁撤，安西厅西移，此城遂废。据地方志记载，此城规模颇大，东西长1090米，南北宽910米。残垣今存。

瓜州城 明称苦峪城，此地出产一种根块药用植物“锁阳”，故又名锁阳城。位于安西县桥子乡南坝村南7公里的戈壁滩上，西北距安西县城76.5公里。史书记载：“古瓜州地生美瓜”，瓜州瓜“甘胜糖蜜”，瓜州之名由此而来。

据史料记载，瓜州古城最早称晋昌城，西晋时曾在此置晋昌郡；唐初置瓜州，并设晋昌总管府。此城是酒泉通往敦煌古道上的一座重要城池，南依雪山，北连紫塞，与常乐城、石包城逶迤相接，成犄角之势，古时曾多次发生战斗。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攻陷瓜州城，俘刺史田元献等，毁城而去。此战后，唐王朝派张守珪为瓜州刺史，调集重兵加强守备，补修城池，收集散亡军民，恢复旧业，积极备战。次年，吐蕃再犯瓜州，张守珪率军民英勇抵抗，击败吐蕃兵。唐王朝嘉其勇，在瓜州设都督府，任其为都督。唐大历十年（776年），吐蕃再陷瓜州，大中五年（851年）为张议潮收复。西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夏时，是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曾驻西平军司，领瓜、沙2州。《元史·地理志》云：“夏亡，州废。至元十四年（1277年）复立瓜州，二十八年（1291年）徙民于肃州，但名存而已。”《明史·西域传》云：宣德十年（1435年），“沙州卫指挥佥事坤济勒，为哈密力所侵，东走塞下，甘州行都指挥使司乃调兵筑苦峪城，坤济勒率部众以居”；天顺六年（1462年），哈密力衰微，被“北虏”袭破其城，“王母遂率亲属部落东移，入居苦峪城”。

瓜州城分两部分，均呈长方形。西城，东西长700米，南北宽200米，残垣高4~5米，开东北2门，与东城相通；东城，南北长470米，东西宽430米，残高8~9米，开西北2门，北门筑瓮城，四角筑角墩，上有角楼遗迹。西城外不远处有2座小堡，相传为关押俘虏的处所。根据出土文物推断，西城为瓜州城，东城为苦峪城。城垣保存较好，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墨离军城 据史书记载：唐武德初置墨离军，驻兵5000人。《通典》卷129云：“墨离军，晋昌郡西北十里”。据此考证，今安西县锁阳城西北5公里之堡子城遗址，即唐墨离军城。

第五章 堡 寨

堡寨俗称“土围子”，是古代的一种重要防御设施。堡寨规模一般比城小，设施也比较简单。甘肃古时多以乡村为单位修筑堡寨，并在敌人攻击时，组织乡兵、民团守御。堡寨最大的特点是普及于广大乡村中，是一种“民防”工程，在敌人（土匪）袭来时，供广大人民群众就近躲避。有些地方的寨写作“砦”，《辞海》云：“砦，‘寨’的异体字，”今统一作“寨”。有军堡（寨）、民堡（寨）之分。除此，甘肃还有许多“营”、“屯”，也都是筑有围墙的军营和屯寨。考察甘肃的堡寨，一般四周筑以土墙，高二三十米，顶端设有走道，内外有护墙，便于作战和巡逻；四角有角墩，以作候望和值岗之用。堡门构筑比较坚固。堡内一般都有水井和简单的生活设施。有些堡寨的主墙以外，还筑一道较矮的外墙，称“羊马城”或“外圈子”，以圈养群众的牛、羊、驴、马，躲避敌人掠夺。

甘肃广大农村修筑堡寨，始于汉代。西汉时，从中原移民河西、陇西、陇东等地，称之为“实边”。当时，匈奴贵族屡屡入犯边疆地区，掠夺人畜，斗争形势很紧张，很残酷。这些迁徙来“实边”的人民，要一面开荒耕田，一面守御边防，首先要修筑坞堡，以作安身立命的处所。至今，在河西等地还遗留有汉代坞堡遗址。由于堡寨能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保障，因而，每次战乱前后，都会出现修筑堡寨的热潮，规模最大的要数明代。明初在甘肃各地设立卫所，实行屯田制度，以屯养军。卫所下设屯堡、屯寨。这些屯堡、屯寨，都是各卫、所屯田的士卒修筑的。他们被分配到各堡寨屯田，平时种地，战时以堡寨为据点作战自卫。同时，又从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移民数十万来甘肃各地，开垦荒地，屯田生产，充实边防。这些移民也都修筑堡寨，以为居所，且耕且守。明代堡寨，大者可容百家以上，小者可容数十家。这种寓耕战于一体的制度，对于巩固边防，开发西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代，甘肃全省共有堡寨4000余座，一部分一直沿用到民国后期。新中国成立后，因失去防御作用，绝大部分被逐步拆除，只有个别堡寨保留

下来；许多已拆除的堡寨，其名称仍作为乡镇村庄的名称留存至今。本志只收录部分重要者。

第一节 中部地区堡寨

营盘岭营垒 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皋兰山乡。兰州城南之皋兰山，是兰州的制高点，在历史上，一直是兰州的南部屏障，为驻军设防之地。明代曾在此山主峰南侧山梁上修筑头营、二营、三营3个营盘；清代沿置，仍驻军戍守，故称营盘岭。营垒今已不存，所在3个营盘名称今已作为村名，称头营子、二营子、三营子。

盐场堡 在兰州市城关区盐场堡路，为明清时期兰州以北重要防御设施之一。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甘肃巡抚杨一清奏云，“盐场堡离河桥五里，……系贼人出没紧要去处”，拟增驻官军，在此按伏，以逸待劳，庶可遏止贼人深入”。不久，明王朝批准杨奏，加筑堡城，置官军守御。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再筑，三十五年移景古城守营驻防，加强了兰州北部防务。清顺治七年（1650年）又置官军戍守，由把总统领。民国初裁军。堡墙早已不存，只留其名。

安宁堡 位于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村仁寿山下，是明清时代兰州黄河以北的重要防御设施。明代，今甘肃、宁夏一带常受鞑靼入掠，对兰州威胁很大，甘肃巡抚杨一清决定修筑此堡，驻军戍守，保卫兰州。据《大明安宁堡神庙记》碑文记载，此堡始筑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由兰州卫指挥使杨义主持修建，“城高二丈，池深一丈二尺，周围六百四十步”，东南开门。堡成后驻“马步官军八百五十员，群牧所旗军百五十二名”，共计1012人，负责东起店子沟，西至大通河口的备御任务。今堡墙大部分已毁，护城河早已填平，只留数小段墙垣遗迹。

清水营 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花寨子乡清水营村。此地多山，地势险要，明代在此置兵屯垦，遂筑营垒以为驻所。

陈官营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陈坪乡陈官营村，为明代屯垦戍边部队所筑营垒，因领兵“百户”姓陈，遂名“陈官营”，后改为民堡。50年代营建工业区，堡墙被拆除。

新城堡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新城乡城子村。宋代曾在此地筑益机滩堡，“以扼夏人”，元废。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兰州卫指挥使周瑄督军修筑新堡。堡城呈正方形，边长300米。东西开门，上建城楼。墙上筑有女墙，堡外开挖堑壕。此堡三面环山，北濒黄河，地扼交通要道，筑成后对保护当地居民、拱卫兰州起了重要作用。据明人赵英所著《新城记》云：因芨芨滩黄河冬季结冰，北边游骑常过河掳掠，兰州守备征数千人重筑堡城，两月半落成。从此，“北虏”不复南来。清同治二年（1863年）甘肃发生战乱，当地群众补修，供周围群众入堡避难，保护了大批农民。今存残墙两段，长50米，残高2~3米，已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窑街堡 位于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镇大通河东岸。明清时期红古川共有八堡，也称“八堡川”，窑街堡为其一。此地产煤，明初即开采。明代中期，鞑靼不时从青海入掠，为防身保命，当地群众在此筑堡以居，至于清代、民国。50年代因市政建设大规模进行，原堡城被拆除。

海石堡 位于兰州市红古区上海石村傍二级台地上。清代筑，为红古“八堡”之一。呈正方形，边长250米，基厚7米，高12米。上有女墙，高2米。开东、西、南门。

保定堡 今称“堡子”，位于皋兰县水阜乡水阜村北侧。《重修皋兰县志》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兰州兵备副使邢云路建，周长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阔二丈五尺。”明代曾驻马军100名、步军100名守御，设操守1员率领。清初依然，乾隆后军裁，易为民堡。堡墙现存一小部分。

长川堡 位于皋兰县水阜乡长川村。《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同治3年（1864年）筑。”遗址今存，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50米，残高8米，底宽5米，顶宽2米，南北各开1门，设炮台4座。清代有官军驻守，为兰州黄河以北的重要军堡。

铧尖堡 位于皋兰县西岔乡铧尖村。当地《杨氏族谱》云：“同治壬戌，（杨）品三闻陕匪猖獗，锐意筑堡（自保），……越二年，堡成。”此堡为民堡，遗址今存，东西长85米，南北宽73米，残高5米，厚3米，开南门。堡门由砖石砌筑，拱形圈顶，门墩上原有门楼，早已不存。四角有墩台。同治年间战乱时，保存了当地许多农民。

什川堡 位于皋兰县什川乡政府西南侧，原属榆中县。据《榆中县志》记

第二篇 军事设施

载：该县古时有堡 72 座，什川堡为其一。《读史方輿纪要》卷 9 云：“什字川堡，县（指榆中县）北八十五里，宋置”。堡城故址今存，堡内有“十”字形街道，开南门。堡墙高约 20 米，顶宽 4 米，四墙中间设墩台，墩顶有建筑遗迹。

夏官营 在榆中县夏官营镇政府所在地。十六国时，夏王赫连定攻西秦，筑此营垒以驻军，名“夏国营”，后称“夏官营”。清同治年间重修，以为民堡。堡墙早已不存。

来紫堡 原名质孤堡，又作智固堡、买子堡，位于榆中县来紫堡乡政府所在地。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宋将李宪向兰州进军，击败西夏军，沿途修筑了许多堡寨，质孤堡为其一。因此堡与夏人接界，战斗极频繁，堡民常有被杀伤者。入金后，仍是夏金争夺的地方，战斗仍多。明代重筑，名买子堡。民国时，按堡民意愿，改名为来紫堡，取“紫气来村”之意。堡墙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100 余米。今存东、北垣各一段，残高 4 米。

太平堡 位于榆中县夏官营镇太平堡村宛川河西岸。清同治年间由当地农民修筑，在兵燹中，避居堡内的人民得到保全，未入堡村民全部遇难，因名为太平堡，沿用至今。

黄坪堡 又称“旧营”，位于榆中县新营乡黄坪堡村。相传，为汉将赵充国屯军处，宋、元、明、清为堡寨。堡内今设小学校。墙垣保存较完整，略呈方形，每边长 120 米，残高 6~7 米，基厚 4 米许，顶宽 1.9 米。堡外有外壕，部分段落至今仍深 3 米。

善治堡 今名丰乐山城，宋代军堡，位于永登县连城镇丰乐村大通河西岸。《宋史·地理志》云：善治堡，政和六年筑。《宋史·夏国传》载：北宋政和五年（1115 年），宋将刘法将步骑 15 万人出湟州，攻击西夏，宋军筑“古骨龙城，后赐名震武军城”，并筑善治等堡以作策应。此堡与震武军城（在大通河东岸）隔河相望，宋时有“通济桥”相连，是震武军城外围的重要防御设施。城呈阶梯形，南垣残长 200 米，顺山而上，基厚 6~7 米，残高 5~10 米；北面为天然陡壁；东西二垣大段无存。

平城堡 位于永登县西北部坪城乡政府所在地。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筑，驻官军守御；清代补筑，由把总领兵。分内城、外城。外城南北长 778 米，东西宽 536 米，四面开门，墙体较薄，底厚 1.2 米，顶宽 0.4 米，残

高4米，西北墙保存较好。内城南北长70米，东西宽60米，墙体较厚，底宽6米，残高1~3米。外城又称“马号”。

富强堡 原称“伏羌堡”，位于永登县武胜镇富强堡村。清雍正年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等，以永登为基地，平定青海蒙古额鲁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保卫永登后方，遂筑伏羌堡，并改庄浪为“平番”，驻官军镇抚。1953年改名为富强堡。

李家堡 位于定西县李家堡乡李家堡村，为清代所筑民堡。清代定西县共有堡寨62处，李家堡为其一处。

亚尔峡寨 又作鴉兒谷寨，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以南之渭河峡谷。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秦州知州曹玮筑，以扼要路。此地为狭路，地势极险，古时秦州至巩兰等地的道路由此通过，素有“驪道之险，当数此峡”之说。

高塬堡 位于陇西县高塬乡政府所在地。清代，陇西县共有民堡121座，高塬堡为其中一座。

长城堡 位于临洮县新添镇三十里墩，为战国秦长城起首处。《大清统一志》云：“长城在狄道北，秦筑长城所起处，唐置长城堡。”唐开元二年（714年），吐蕃犯狄道，唐将薛讷任陇右防卫使，与吐蕃战于长城堡，破其众。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唐纪》注云：“长城堡，秦筑长城，起临洮，因以名堡。”堡城今已不存。

上营 位于临洮县东北32公里之上营乡上营村，地扼马啣山要口，为明清时狄道“五大兵营”之一。附近还有下营、好水营、大营、小营、白杨营、新营等，皆古代驻军处。

庆坪堡 位于渭源县庆坪乡政府所在地附近，北宋熙宁五年（1072）修筑。原名策缴丕勒堡，因吐蕃部落而名。保留较完整。

乞神堡 位于渭源县北之七圣山上，北宋熙宁五年筑。现已倾圮为废墟。

渭源堡 又名王韶堡，位于渭源县城北侧。地势险要，北临土崖，西扼古道，南瞰渭源县城，为古代当地一处军事要点。堡垣东西长100米，南北宽50米，残高8米，今存东、西、南三墙。史载：北宋熙宁五年，宋将王韶率军进至渭源，筑渭源、乞神、庆坪3堡，以成犄角，成为经略熙河地区的前进据点。

大沟寨 位于岷县城西十里乡大沟寨村。此地南依土山，北临洮河，中

第二篇 军事设施

通古道，地势险要，相传为秦始皇长城起首处。明代置寨，设汉兵 20 名、番兵 34 名戍守，清代由营兵驻防。明清时岷县境内置堡寨 60 余座，大沟寨是其中一座。

永宁寨 又作永宁堡，位于岷县西寨乡关上村。此地西接临潭县界，有秦时关门和长城遗迹。明时置寨，设汉兵 28 名、番兵 10 名戍守，清代由营兵驻防。有墩台一座，供候望。

栗林寨 位于岷县寺沟乡立林村，地邻“番界”。明时置寨，设汉兵 14 名、番兵 46 名戍守，清代由营兵驻防。有墩台一座，置瞭望哨。

盐川寨 又作盐井城，位于漳县城西之盐井镇所在地。此地产盐，秦汉以来历代都在此采盐，筑有堡城。《九域志》云：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置盐川寨，加筑寨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年）入于金，置盐川镇。元至元中增筑城池。后改盐井镇，以至于今。

七麻堡 位于通渭县什川乡漆麻村。北宋时筑，安置内附的吐蕃部族。

石峰堡 位于通渭县陇川乡石峰村。明代筑，清代设“汛”，驻军戍守，清末尚留戍兵 12 名。遗址今存。

通安寨 位于会宁县大沟乡通安村东。北宋崇宁五年（1106 年）筑，属会州，金因之。清代会宁县共有民堡 40 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今存遗迹。

头寨子 位于会宁县头寨子乡政府所在地。北宋元丰四年（1081 年），宋军攻占兰会地区，遂筑此寨，为宋朝在会宁关外修筑的第一个寨子，故名头寨子，成为宋军抗御西夏的前哨据点。明代，又在头寨子西南筑马家堡，驻军守御；清代沿袭，清末尚驻汛兵 8 名。堡城遗址今存，南北长 630 米，东西宽 483 米。

打拉池堡 位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政府所在地西侧。此堡“北临虏寇冲突之地”，是古代当地的军事防御要点。北宋初筑堡，大观元年（1107 年）赐名“怀戎堡”，由宋将姚雄领兵驻防，“以御夏人”。元代改名为达喇赤堡，后讹为今名。明成化十年（1474 年）“增其旧址”。清同治时补筑，供附近农民躲避战乱。光绪初曾驻海城县丞。1936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在此会师。有新旧二堡，旧堡在新堡外，已毁。新堡呈长方形，南北长 478 米，东西宽 305 米，基厚 11.4 米，顶宽 3.4 米，残高 8.2 米。开东西 2 门，并有瓮城护卫。西瓮城长 30 米，

宽 27 米，门向南；东瓮城与西瓮相同，门向北。四面城墙外筑马面，四角筑有角墩。旧堡为宋代所建，新堡为明清所筑。

大庙堡 在靖远县兴隆乡大庙村黄河岸边，明万历三年（1575 年）筑，“周长一百七十六丈”，是靖远北部地区重要堡寨之一。一面临河，地势险要，当“北寇冲突要隘”。明代驻官军戍守，清代变为民堡。

永安堡 位于靖远县双龙乡永安堡村。明隆庆五年（1571 年）筑，“周长三里”，是靖虏卫北部地区重要堡寨之一，为明代“边防极冲要地”，驻军戍守。清顺治二年（1645 年）设永安营，由守备统领，清末尚驻守兵 21 名。

平滩堡 在靖远县北湾乡平堡村黄河东岸。明正统年间筑，“周长一里三分”。此堡扼黄河乌金峡北口要冲，“临河踞胜，四面天险”，是靖虏卫南部门户。此段黄河流急，地势险要，明清时期沿河无边墙，此堡所管地段“踞河设险，斩土石作陡坡，阻虏入犯”。

哨马营 位于靖远县北湾乡平堡村。明代修筑营盘，设兵守御，成化间有守兵 90 名。今存墙垣遗址。

红水堡 位于景泰县红水乡红水村。明万历二十年（1592 年）兰州兵备副使荆州俊主持修建，“周长三百六十丈，高三丈二尺，阔二丈，壕深一丈五尺”。堡内有双泉，足供民用。设守备 1 员，领官军守御。天顺五年（1461 年），鞑靼首领孛来率部进占松山滩，自此，鞑靼不时掳掠兰州、庄浪、凉州（今武威）等地，造成严重边患；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明军将鞑靼逐出松山。此后，明王朝陕甘总制命兰州等地修筑堡寨，加强边防，明军遂在兰州以北修筑红水等 8 堡，驻兵防卫。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此堡守军增至 1500 人，改设游击将军统领，管墩台 31 座。清顺治二年（1645 年）设红水营，驻官军 137 名，由守备统领。乾隆四年（1739 年）在此设红水县。同治四年（1865 年），回民军攻占该堡，士民被杀 2140 人。光绪时，戍守官军裁减至 40 人。民国二年（1913 年）废军，民国 22 年（1933 年）撤县。堡城今存残垣。

永泰堡 又名“老虎城”，位于景泰县寺滩乡永泰村老虎山北麓，东距一条山镇 25 公里。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由兰州兵备副使邢云路督建。堡成后成为兰州北部的重要防御据点，移兰州参将驻防，统领马步守兵 1500 人。自此，这一带军民“有堡可依，首尾相应，犄角相成”，并及时“接传烽火”，

使兰州以北得以安宁，“永享康泰”。清顺治二年（1645年）设永泰营驻防，游击统领，有兵700名；以后逐步裁减，至光绪时，只留守兵15名。堡墙周长1700米余，高12米。堡门南开，外有瓮城，四周有护城河。堡北20米处筑有大墩1座，墩东北又有小墩5座，呈一字形排列。

镇虏堡 位于景泰县正路乡政府所在地。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兰州兵备副使邢云路主持修建。“周长一百六十丈，高三丈五尺”。堡成后设操守1员，马兵150名，步兵100名守御。清代转为民堡，同治四年（1865年）被回民军攻破，死居民千余人。自此，堡城残破。遗址今无存。

第二节 河西地区堡寨

张义堡 位于武威市张义乡政府所在地，北距市区60公里。原为西夏所筑军堡，明清时曾加修。“周长二百丈，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五尺”，四角有角墩，开东西门，东有瓮城，西有吊桥，是武威东南部的重要堡寨。明代置官军守御，清顺治四年（1647年）置张义堡营，设马步守兵97名，有都司领兵，雍正九年改为守备领兵。民国初裁军，变为民堡。今存残垣数段。明清时期，武威境内有堡57座，寨23座，营6座，共86座，遍及四乡，此堡为其中一座。

南把截堡 位于武威市南营乡政府所在地。明代筑堡，“周长一百六十八丈八尺，高三丈六尺，厚二丈”。明时驻兵守御，清初置南把截营把守。

西把截堡 位于武威市西营乡政府所在地，是武威西部的重要堡寨，距市区30公里。清顺治四年置西把截营，设兵99名，由把总领兵；顺治十二年改由守备领兵。

岔口堡 位于天祝县华藏寺镇岔口驿村，居交通要冲。明代筑堡，置驿站；清顺治二年置岔口营，设守备领兵戍守。入民国，军裁。堡墙今存，南北长90米，东西宽80米，高6米。

满州营 位于天祝县钱宝乡。清初筑，驻满营镇守。乾隆后裁军。遗址今存。

大营盘 位于天祝县抓喜秀龙乡马营沟。始筑于唐代，明时加修，为唐代、明代牧养军马的营盘。城呈正方形，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49米，残

高3~4米。城西南有烽墩一座。

黑松堡 位于古浪县黑松驿乡政府驻地。明清时期，古浪县有堡寨10余座，黑松堡为其中一座军堡。明代驻兵191名，由把总统领；清代驻兵70名，仍设把总统领；清末只留守兵11名，民国初裁撤。今存遗址。

裴家营 位于古浪县裴家营乡政府所在地。是古浪县东北部的重要营堡。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筑堡，设守备1员，领兵100名戍守。清代置裴家营，康熙六年（1667年）设把总领兵。清末改营为汛，留兵14名。

永丰堡 位于古浪县胡边乡北境。明万历二十七年筑堡，设守备1员，领兵50名守御；清初裁军，变为民堡。

蔡旗堡 位于民勤县蔡旗乡蔡旗村，是该县古时“五大营堡”的首堡。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筑，“周长五百零四丈，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八尺，内有营房，粮仓。”明代设守备，领兵防守，计有骑兵146名，步兵297名。清初守兵减为100名，道光时又减为82名，设千总领兵，受凉州卫指挥。明清时期，民勤县境内有堡寨20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红沙堡 位于民勤县新河乡泉水村，西南距县城10公里，是该县“五大营堡”之一。明嘉靖七年（1528年）始筑，万历九年（1581年）展筑。“城高二丈，周长112丈”。城内有教场、官厅、营房、粮仓，驻兵160名。清顺治年间裁守兵，改由乡勇防守。遗址今存。

瑞安堡 位于民勤县三雷乡三陶村，原为地主庄院，是该县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堡寨。建于民国27年（1938年），南北长90米，东西宽57米，占地5100平方米，分“七亭八院”。堡墙上有门楼、射击孔、瞭望孔、碉堡，并与暗道、暗室、夹层相连，防御设施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寨 位于永昌县东寨乡政府所在地。明清时，永昌县及金川区共有堡寨50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此寨建于明代，开南门。《凉镇志》云：“周围一百八十丈，高二丈，墙高八尺。”1936年11月，红西路军在此寨同“马家军”激战；红军前进剧团在附近另一土围子被敌军包围，依堡墙英勇抵抗；敌军攻破堡城后，一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1985年大部分墙垣平毁，修建了乡政府和民房。

新城堡 位于永昌县新城子镇所在地。建于明洪武时。《秦边纪略》云：“新城堡，……大草滩、焉支山切近于堡，堡之南有壑落口，特为要害。”清

代驻新城堡营，有马步守兵 160 名，管烽墩 13 座。民国初降为民堡。

宁远堡 位于金川区宁远堡乡政府所在地。有内外二堡，内垣为明代所筑，外垣为清代所筑。“周长二百一十丈，高二丈五尺，厚一丈。”《秦边纪略》云：此堡“突出于边外，左右皆山，前后筑堡，有险可凭，有兵可守，……堡有守备，南至永昌八十里。”明时设守备领兵守御，清时置宁远堡营，设兵 135 名，管烽墩 29 座，装备威远炮 1 门、鸟枪 34 支、三眼枪 30 支、长枪 25 支、大刀长矛数十把。

甘浚堡 位于张掖市甘浚乡政府所在地。明清时期，张掖共有官堡 28 座，民堡、民寨 60 余座，甘浚堡为其一，因在甘浚山下而得名。始筑于明代，明清皆驻军戍守。

太平堡 位于张掖市碱滩乡太平堡村，取意于人民追求太平安乐的愿望。明代筑，为屯堡，并驻兵戍守；清初沿袭，设把总领兵，康熙时裁军，易为民堡。

拒敌堡 位于张掖市大满乡四十店子，明代筑。地近沙漠边缘地区，常受番夷掳掠、土匪抢劫，居民筑堡自保。

大满堡 位于张掖市大满乡政府所在地，明代筑。因地近祁连山板大、大野诸口，居民苦其番夷劫掠，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筑堡自保。“墙高三丈五尺，基厚一丈七尺，顶宽七尺”，并筑有女墙、角墩、腰墩、外圈等设施。开东门。今已毁。

侯坞 位于民乐县六坝乡四坝村北。《新修张掖县志》记载，为“（北京）沮渠蒙逊初起屯兵处”。坞垣残址今存，呈正方形。

顺化堡 位于民乐县顺化乡顺化村，筑于明代。明清时期，今民乐县境内有堡寨 70 余座，此堡为一。四周为戈壁荒滩，南临祁连山海潮坝沟口，多有“虏”出，村民于明代筑堡自保。

八卦营 位于民乐县永固乡八卦营村西北，为汉代牧养军马的营垒。由外城、内城组成。外城南北长 400 米，东西宽 380 米；内城筑在外城中，南北长 287 米，东西宽 283 米；内城中部筑有“紫英台”，上有建筑遗迹。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散落大量汉代砖瓦及陶器残片。附近有汉代及魏晋时期的墓葬，曾出土钱币及刀、矛、箭镞等兵器；有些墓葬中还发现魏晋壁画。

左卫寨 位于民乐县南古乡左卫寨村，为明代甘州左卫屯田围寨。清代

屯兵转为民户，此寨也易为民寨。寨垣今已不存，寨名仍存。

大马营 又称马营堡，位于山丹县城南 50 余公里、祁连山下大草原中，东临大黄山。此地自汉代起，就是牧养军马的重要处所。此堡为明代所筑，并置兵戍守；清代设兵 154 名，由守备统领驻防。

静安堡 位于山丹县东乐乡静安村。明清时期，山丹县共有堡寨 40 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沙河堡 在临泽县城关镇，位踞中西交通要冲。明天顺八年（1464 年），甘肃镇总兵官蒋琬督令筑堡，以扼“北虏”；清同治间补筑，供当地民众“躲避战乱”。1952 年成为临泽县政府驻地。

威狄堡 位于临泽县新华乡政府所在地。明清时期，临泽境内共有军堡、民堡、民寨 40 余座，威狄堡为其中一座。明代筑堡，清同治四年（1865 年）补筑，供当地农民躲避战乱。

梨园堡 位于临泽县南境祁连山梨园口内，北距县城 26 公里。梨园口是临泽县南部的重要隘口，明代即筑堡设防，清代置梨园营，由都司、把总领兵戍守。

倪家营子 位于临泽县倪家营乡倪家营村。南濒祁连山，地扼梨园口要隘。相传明代有一位倪姓将军统兵在此屯田、戍守，筑堡以居，后又增筑上营子、下营子等堡寨。清代，屯兵改为民户，营堡改为民堡。1937 年二三月间，红西路军在此据守营堡，同“马家军”浴血鏖战，极悲壮惨烈。

红崖堡 位于高台县红崖乡政府所在地。此堡位踞祁连山麓，地扼摆浪河口。明初筑堡，嘉靖二十六年（1547 年）驻兵设防，加强了高台西南部地区的防卫力量。清顺治二年（1645 年）置红崖营，由守备领兵戍守。堡城“周长三百九十丈，高二丈二尺”，大部分今存。

黑泉堡 又名黑泉驿，位于高台县黑泉乡政府所在地。元代始筑，明清补筑，“周长一百八十丈”，开东门，门外设关厢。元代以来，一直是河西走廊东西大道上的重要驿站，设兵守御。50 年代堡城尚完整，今只存部分残垣。

定安堡 位于高台县宣化乡西北定安村。明清时期，高台共有堡寨 50 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明代筑堡，“土城周长一百二十丈”，开北门。50 年代墙垣尚存，今已毁。

盐池堡 位于高台县盐池乡政府所在地。明洪武间筑堡，置驿站，后又

置兵戍守；清代仍旧，设把总领兵。“土城周长一百八十丈”，开东门。今存残垣。

胭脂堡 位于高台县黑泉乡胭脂堡村，是黑河东岸的重要堡寨。明代筑，置兵戍守，管边墙 12.5 公里，扼北边要路。清代转为民堡。“土城周长二百四十丈”，今存残垣。

卯来泉堡 位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祁文乡堡子滩，是肃州和嘉峪关南部的防务要点。堡墙周长 470 米，残高 10.9 米，基厚 5.8 米，开南门；门外有瓮圈，周长 43.2 米。顶部有走道，外有护墙。堡外四周有壕沟，宽 6 米，深 3 米。明代修筑，万历年间曾设守备 1 员，领兵 125 名，把守卯来山口；清代改设把总，领兵 59 名戍守。

永宁堡 又称总寨，在酒泉市东南之总寨乡。明初筑。旧志记载，明嘉靖中，“西夷入犯”，附近各堡俱被攻破，唯永宁、河清 2 堡以堡墙坚厚而得保。

清水堡 位于酒泉市清水镇，西北距市区 60 公里。明代筑，堡城“周长一百七十丈”。旧志云：此地“扼夷人出入要路，故筑堡戍守。”清代转为民堡。明清时期肃州有堡寨 40 余座，此堡为其一。

金佛寺堡 位于酒泉市金佛寺乡。明天顺年间筑，嘉靖二十八年（1549 年）重修，“土城周长二百四十丈。”旧志云：此堡“地近南山极冲要地”，明时设官兵防守，“以御南番”。清初设守备统兵，后改把总领兵，民国初撤军，改为民堡。今仅存东南角墩。

新城堡 位于嘉峪关市新城乡新城村东侧，距嘉峪关 35 公里，北距明长城二里许，居冲要之地。明初筑，嘉靖十八年（1539 年）重修，设官军防守。堡墙周长 716 米，高 10 米，顶部有巡墙。西墙外有墩台 1 座，略高于堡墙。现残存堡墙 85 米，残高 4~5 米。

野麻湾堡 位于嘉峪关市新城乡野麻湾村，东南距新城堡 10 公里，西南距嘉峪关 25 公里，北近明长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修筑，是古代肃州西北部的兵防要塞，明清时期一直驻官军防守。堡墙周长 476 米，呈不等边的长方形，高 10 米，顶部有垛墙、女墙、角楼、敌楼。开东门，门外有瓮城。堡内有营房、仓库等建筑遗址。堡东 12 米处有炮台 1 座，堡南有校场一处，占地 105 亩。西北墙保存较完整，东南墙残破。

黄草营 又称黄草营盘，在嘉峪关西北的黄草营村，是明清时期戍守官兵的营盘，分上、中、下3个营院。

王子庄堡 位于金塔县中东镇政府所在地。北凉时，为王子沮渠牧犍所筑，故称“王子庄”。明代，吐鲁番头目可落纵内附，率部众移牧于肃州北，甘肃镇命其驻王子庄。清初，曾一度置肃州州同驻此，后转为民堡。

塔尔湾堡 位于玉门市下西号乡塔尔湾村。清代，玉门市境内有堡寨近20座，此堡为其中一座。据地方史料记载，此堡为雍正十二年（1734年）筑，“周长一里七分，南北长八十三丈，东西宽七十丈；高三丈，垛墙高五尺，底厚一丈八尺，顶宽七尺。”开南北2门，上建城楼，门外各有瓮城1座。4角各筑角墩，其上建有哨楼。此堡是玉门北部的重要堡城，曾长期驻兵设防；民初转为民堡。

惠回堡 又名新民堡，位于玉门市赤金镇新民村。清雍正五年（1727年）筑，“周长二百丈，高一丈七尺”，设兵100名，由千总领兵驻防。民初裁军，降为民堡。解放后堡废，今只存残垣。

柳沟卫堡 位于安西县河东乡柳沟村东北侧，西距县城117公里，东有十道柳沟，西有布隆吉河，是安西县东部的重要堡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置柳沟军民守御千户所，建筑堡城驻军，并招徕民户屯垦；雍正五年升为柳沟卫，后移卫治于布隆吉尔城，此堡降为民堡。今存残垣。清代，安西境内共有堡寨十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回民头堡 据地方史料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新疆吐鲁番部族2380余户、9200余口，“慕化”来安西落户，甘肃巡抚决定在安西城西筑堡5座，名回民头堡、二堡、三堡、四堡、五堡，予以安插，并在堡外通渠开田耕种。回民头堡位于安西县南岔乡六工村，东距县城13公里。“周长三里七分，墙高二丈二尺”，堡内盖居民房屋。其余4堡规模较小，但堡内设施基本相同。现存残垣。

黄墩堡 位于敦煌市黄墩农场境内，南距市区31公里。雍正五年筑，“周长二里四分，高一丈八尺，基厚二丈，顶宽七尺，外垛墙高五尺，内女墙高二尺半”，开东西2门，上建门楼；外有瓮城护卫。此堡筑造坚固，气势雄伟，堡内设施完备，是敦煌北部的重要军事据点，长期驻兵守御。堡城筑就后，筑堡长官安西道汪隆赋《黄墩堡》诗记其事：

郊原四望尽平铺，壁垒新增耸雄楼。

浩淼河源来党水，嶙峋山色见沙州。

营开甲帐风清昼，戍靖风烟月照秋。

五堡边疆推险隘，伊吾北去是咽喉。

河州堡 位于敦煌市孟家桥乡河州堡村。敦煌居民在五代、西夏、元、明诸代，屡经战乱，散亡几尽。清雍正三年（1725年），从甘肃各地移民于宜耕之地，垦荒开发。这些移民来敦煌后，多以同乡集聚一起，筑堡而居，并以原籍取堡名，如泾州堡、灵台堡、兰州堡、秦州堡、张掖堡、肃州堡、洮州堡、山丹堡、高台堡、狄道堡、武威堡、隆德堡、清水堡、秦安堡、渭源堡、西宁堡、陇西堡等，共有40余座，以作安身立命之所。至今，多数堡城已经毁没，保存较完整者，唯河州堡而已。

第三节 东部地区堡寨

赤城堡 位于庆阳县赤城乡赤城村。明嘉靖年间由参政陈其学督筑，为民堡。明清时期，庆阳境内（包括今西峰市、华池县）共有堡寨91座，赤城堡为其中一座。

荔园堡 位于华池县南梁乡荔园堡村。北宋治平年间庆州知州蔡挺主持修筑，为庆北地区重要防御设施。后驻当地蕃民，共“十三族，有强人二千二百二十一，壮马三百九十四，分为八十二队”。清代补筑。1931年后，这里成为刘志丹发动革命的重要地区。1934年，在此堡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86年在荔园堡旧址建立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纪念馆仿古城风格建造。

南梁堡 位于华池县南梁乡东北部偏僻地区，地处子午岭中段的梢山地带，清同治年间为防御土匪抢掠而修筑。1930年，共产党人刘志丹来此发动群众闹革命，南梁堡成为最先建立的据点。1934年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通称“南梁政府”。自此，这里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绥远寨 又名骆驼城，位于华池县城壕乡北石嘴子，为北宋庆州知州范仲淹在庆北所筑29城寨之一。《宋史·地理志》记载：“地本骆驼巷，元符二年（1099年）进筑，赐名（绥远寨）。”“城周二里，高二丈。”遗迹今存。

凤川寨 位于华地县大凤川旧城子村。《庆阳府志》云：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命部将李丕谅、宋良移凤川寨于山上，筑城以控子午岭。寨城利用山险，四面削崖，平缓处筑墙，围水泉入寨，内修营房、仓房、草场等。上置敌楼数座。城成，住蕃民“二十三族，有强人八百七十五，壮马一百四十三，分为二十队”。遗址今存。

乌仓寨 今名乌仓城子，位于环县三十里铺南环江西岸，“211”国道从中通过。环县旧志载：“乌仓寨在县北三十里，北宋初建，围长一里三十步”。范仲淹经略环庆时置，属通远县，屯兵以控乌仓川。咸平中重筑，金因之。明初设兵防卫。今城垣已圯，只留残迹。

肃远寨 今名玄城，位于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环江与玄城沟合流处，南距乌仓城子6公里。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筑，“赐名肃远”；庆历年间范仲淹重筑，金废。

山城堡 原名仙城，位于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村。明代筑，设百户一员，驿丞一员，清裁。1936年11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山城堡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近两个旅，粉碎了敌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靖安寨 今名殷家城，位于镇原县殷家城乡政府所在地。北宋庆历四年，陕西经略副使范仲淹令环州知州种世衡修筑葫芦泉城，“北断贼路”。次年城成，“赐名靖安寨”。

绥宁寨 位于镇原县三岔镇所在地。《九域志》云：“庆历四年置绥宁寨。”时范仲淹令庆州知州蒋偕筑细腰城，“北断贼路”。城成，“赐名绥宁寨”。

西壕寨 位于镇原县孟坝乡西壕村。宋代筑，东、南、北三面筑墙，西面利用深达20米的自然壕沟而成。明代置镇。城垣尚存，残高2~4米。

开边寨 今名万城子，位于镇原县开边乡政府所在地茹河北岸。新修《镇原县志》云：“开边寨即今开边乡”。宋代筑，属原州。熙宁二年（1069年）并入新门寨，明清时为镇。城呈长方形，北半部城垣尚存，南半部已毁。

屯字堡 位于镇原县东南25公里之屯字镇政府所在地。明代筑堡，置军戍守；清代、民国为民堡。堡城方圆200余米，东、西、北三面筑墙，南面削深崖为陡壁。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六纵司令部及所属教导旅，被国民党“马家军”围困在堡内，双方进行了激烈战斗，伤亡数百人。

后第六纵队在兄弟部队接应下突围，向东转移。

太昌堡 位于宁县太昌乡政府所在地。北宋时为永昌镇，即筑堡寨。金代为太昌镇，始有太昌之名。明万历二年（1574年）补筑。堡城中心建有楼阁，开南北门，上建城门楼。

早胜堡 位于宁县早胜镇政府所在地。明万历三年修筑老城，清代修筑东新城、南新城、北新城。老城三面深沟，南有坚墙。同治年间宁县城堡多被回民军攻破，此堡独存。辛亥革命时，哥老会首领彭四海据此堡起义。民国15年（1926年），甘军黄得贵以此堡为据点，反抗国民军，后失败。

良平堡 位于宁县良平乡良平村。清乾隆年间修筑。因内有“良曹里”和“平修里”，故称良平。民国时，此城是国民党军队包围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1946年8月，解放军新四旅第十六团在此堡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激烈战斗，夺取了堡城。1948年5月西府陇东战役时，人民解放军警三旅第七团据守此城，英勇阻击“马家军”进犯根据地。

望宁堡 位于宁县瓦斜乡望宁村，抗战时期为八路军三八五旅部队所据，国民党军队搞“摩擦”，曾派兵三打望宁堡，八路军部队依靠堡墙掩护，将其击退。

连云堡 位于泾川县城关镇泾州古城西。旧志载：唐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兵入犯陇东，连营数十里，陷连云堡，泾州城失去屏障，西门外皆成吐蕃兵活动地域，“樵米路绝，泾州城内苦于乏食”。堡城今已不存。

荔家堡 今名荔堡，位于泾川县荔堡乡政府所在地。明嘉靖间筑堡，清代仍之。1948年西府陇东战役时，国共两军曾在此发生激战。

策底堡 古名柴坻堡，位于华亭县策底乡政府所在地。明代筑堡，清代、民国因之。堡城今已不存。

什字堡 位于灵台县什字镇。明清时期，灵台县共有民堡36座，什字堡为其中一座。

章川堡 在静宁县古城乡。《宋史·地理志》威戎堡下记载：“东至章川堡三十里。”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由静边寨主刘扈筑，遗址今存，呈梯形，东西长600米余，南北宽330米，城内散布有大量宋代陶瓷片。

同家堡 今称屯江堡，简称“屯堡”，宋代筑，位于静宁县甘沟乡屯堡村甘沟河边。《宋史·地理志》威戎堡下记载：“西至同家堡二十五里。”明、清

时为民堡。

达舍堡 位于庄浪县柳梁乡李堡村南，为北宋时所筑边堡之一。堡城依山而筑，呈梯形，东墙长 30 米，其余三面各长 200 米。今存残垣，高 2 米左右。

石门堡 位于庄浪县朱店镇与万泉乡交界之石门口山巅。据地方史志记载，此堡为北宋元祐二年（1087 年）所筑，属水洛城管辖。此地“山如石门，其路斩截”，筑堡后宋军扼险设防，夏人不敢来犯。堡城呈椭圆形，残垣今存。

第四节 南部地区堡寨

三阳寨 位于天水市北道区石佛乡三阳村。北宋开宝元年（968 年）筑，以御吐蕃。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秦州羌寇三阳寨，巡检使周承璠等合兵击走之”。大中祥符间，秦州守将曹玮增筑，安置归附的吐蕃部族，内居 34 族，有兵马 2467。明清为民堡。

皂郊堡 又名曹操堡，位于天水市秦城区皂郊乡堡子山村，地扼交通要道。《宋史·吴玠传》记载：南宋淳熙四年（1177 年），宋将吴玠督修筑皂郊堡，制做戎器，储存军粮，准备抵抗金军南进。后被金军攻占。开禧三年（1207 年），宋将李好义率宋军 3 万人攻秦州，先以万人围皂郊堡，与金将珠赫呼高琪激战，金军失败，堡城为宋军占领。嘉定九年（1216 年），金将完颜益都反攻皂郊堡，不克。嘉定十一年（1218 年），金将完颜阿林再攻皂郊堡，南宋利州统制王逸率宋军数万人迎战，战斗极惨烈，金军死伤惨重，宋军死伤也重，堡城仍为宋军固守。

铁炉堡 位于天水市秦城区西南 28 公里之铁炉乡铁炉坡村。明代修筑。明代秦州共筑 47 堡，铁炉堡为其一。

沙沟堡 位于天水市秦城区吕二沟乡暖和湾村东山。天水县清代共有堡寨 540 余座，沙沟堡为其一，属民堡。

花牛堡 又作花牛寨，位于天水市北道区二十里铺乡花牛寨村。原有二堡，均为清代同治年间修筑。

白沙堡 位于清水县白沙乡政府所在地。晋时置白沙镇，并筑城。东晋义熙六年（410 年）夏王赫连勃勃攻白沙镇，即此也。明清为民堡。

第二篇 军事设施

八郎寨 位于清水县东北 35 公里之新城乡政府驻地。北宋开宝年间置，称八狼寨。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羌人寇八狼寨，秦州巡检使刘崇让击败之，斩其帅王泥猪等”。后改为旧城镇，沿用至 50 年代初；1958 年，反其意改为新城公社。

白起堡 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乡小河村，东北距恭门寨 1.5 公里。相传为秦国大将白起镇守陇山西麓时所建。堡墙大部分已毁，仅存 300 米许，残高 5 米。该堡背山临水，地势险要，被称为“陇坻之咽喉，关西之首障”。清修《秦州新志》云：“秦白起镇西羌，即此地，有白起祠及碑。”乾隆《清水县志》记载：“白起，秦昭王时任左庶长，封武安君，命筑弓门寨，镇羌有功。”堡内曾出土战国时期的兵器，证明为战国堡城。

弓门寨 位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乡下城子村，西距街泉古城 1 公里。与白起堡、街泉城呈倒“品”字形。据乾隆《清水县志》记载，此寨为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修筑，是清水县北部的重要堡寨，下管 5 个小寨，领 17 个小部族，有兵马 1704 人。明清为弓门镇，民国初改弓为“恭”。残垣尚存，周长约 2000 米，墙垣基厚 8 米，顶宽 3 米，残高 3~10 米。四墙各开一门。

郭嘉堡 位于秦安县郭嘉乡郭嘉村。原称郭家堡，后改家为“嘉”。清代秦安县共有堡寨 82 座，郭嘉堡为其一座。

永兴寨 位于甘谷县西北之大石乡永兴村。北宋开宝八年（975 年）筑。陈守忠考证：此地原为吐蕃大石族所居，该族内附后置大石寨，宋廷“赐名”永兴寨，由大石族民兵自保。明清时为大石镇。

安远寨 位于甘谷县安远乡政府所在地。北宋天禧二年（1018 年）筑。附近有三都谷，是通往陇西地区的重要通道，安远寨即扼此通道。明清时为安远镇。古寨遗址今存。

永宁寨 位于甘谷县磐安镇四十里铺。陈守忠考证：原名尚书寨，北宋初筑。这一带原是吐蕃默星等部族的居地，吐蕃部族附宋后，在此地修筑堡寨自保，宋廷“赐名”永宁寨。明清时为四十里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地震，寨城被毁。

达隆堡 位于甘谷县礼辛乡政府所在地。北宋初为吐蕃达隆族所居，庆历五年（1045 年）达隆族归宋，筑此堡自保。明清时为礼辛镇。

落门寨 即今武山县洛门镇。洛门历史悠久，筑城至迟在西汉，《汉书·

地理志》冀县条下即记有“落门聚”。《水经注》卷十七云：“昔冯异攻落门，未拔而薨；建武十年（公元 34 年）来歙又攻之，擒隗嚣子纯。”北宋初为吐蕃部族所居，该族归宋后置落门寨，筑城自保。明清时为落门镇，新中国成立后改落为“洛”。

威远寨 陈守忠考证，在今武山县南之滩歌乡。此地原称臬篋寨，为吐蕃臬波族居住。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臬波族归宋，宋廷改臬篋寨为威远寨。明清为镇。

来远寨 陈守忠考证，位于武山县西南之袁河乡。北宋天禧元年（1017 年），秦州知州曹玮督军修筑。

祁山堡 位于礼县祁山堡乡祁山堡村，西距礼县城 25 公里。地势险要，处在陇右交通要道上。三国时，蜀相诸葛亮统兵伐魏，曾把大营扎在祁山一带。《水经注》云：祁山“山上有城，极为严固，……城南三里有武侯故垒”。祁山系平地突起的孤山，高 60 余米，广里许，四壁如削，易守难攻。堡城建于山顶，今残垣清晰可见。内建武侯祠，有诸葛亮塑像及历代名人写的匾额、楹联、碑刻，古柏参天。祁山北麓有“九寨古垒”，据传，为当年蜀军驻兵的 9 个营寨，宛如一字长蛇阵，今存遗迹。

汉阳堡 位于礼县石桥乡汉阳村，民堡。清代礼县有民堡民寨 37 座，此堡为其一。

六汉堡 位于西和县东南六巷乡政府附近，宋代筑。宋代在西和州置堡四，六汉堡为其一。

江洛堡 位于徽县江洛镇政府所在地。清代徽县共有堡寨 33 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太阳堡 位于两当县太阳乡政府所在地。清代，两当县共有民堡 24 座，太阳堡为其中一座。

小川寨 位于成县小川镇。明时筑堡，清因之。

大堡子 位于康县大堡镇所在地，始筑于宋代，清代重筑。清代康县境内共筑堡 178 座，设寨 64 处，大堡子是其中一座。

阴平寨 位于文县马营乡阴平寨村。寨城筑在半山，为戍守处。明清时，文县境内有军寨 10 余座，民堡 20 余座，阴平寨为其中一座。

哈南寨 位于文县石鸡坝乡哈南村，与四川接界。土城筑在平川。明时

筑，清代、民国因之，为戍守处。

塞卜寨 今名跌不寨，位于文县铁炉乡南境，地接四川，土城筑在半山。清代置。

宕昌寨 又名宕昌堡，位于宕昌县城关地界。宕昌地区自唐广德元年（783年）没入吐蕃后，州县建制废止。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攻占洮岷地区后筑宕昌堡，属岷州，置茶马司。及金兵入据，又置蕃市于此。元代为宕昌驿，明清为宕昌寨，设番汉军17名戍守。民国时为宕昌镇，1950年设宕昌区，1954年在此置宕昌县。

临江寨 位于宕昌县东南临江铺乡政府所在地。北宋筑，原属秦州，熙宁六年（1073年）改属岷州。明清为堡。

新城寨 今称新城子，位于宕昌县新城子乡新城子村。明代置，设番汉兵19名戍守。清代改由营兵驻防，管烽墩一座，设瞭望哨。明清时期，宕昌境内共有堡寨20余座，新城寨是其中一座。

哈答铺寨 位于宕昌县哈达铺镇政府所在地。明代筑寨，管墩台2座，置兵20名戍守；清代仍设塘汛，置营兵防守。

刁祁寨 位于临夏县南太子山下，明代筑堡，清因之，今为刁祁乡驻地。地方志记载：临夏地区明代有堡寨69座，清代有56座，刁祁寨为其中一座。

莲花堡 位于临夏县莲花乡黄河岸边。据地方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河州知州杨增新调集兵卒与民工修筑，以扼要路，耗白银4400余两。堡城“周长四百四十丈，高三丈二尺，顶宽一丈七尺，基厚三丈二尺”；修垛口663个，造炮台6座；筑东、西、南、北四门。民国18年（1929年）设永靖县于此堡，1962年永靖县治迁于小川，莲花堡没入刘家峡水库中。

郭儿寨 位于积石山县郭干乡郭干村，明代筑，遗址今存，东西长60米许，南北宽42米，基厚7.5米，开西门。东南隅筑烽墩一座，残高3.5米。积石山县境内有明清堡寨31座，此寨为其中一座。

红崖寨 位于积石山县居集乡红崖村，清代筑，为当地西番红崖族所居，下辖上红崖、下红崖、纳莫等寨。

冯家堡 在今永靖县川城乡冯家山村。《河州志》记载：此堡“在黄河北七十里”，明代河州守备都指挥使康永筑，系险阻之地，派官军300名守御。明清时期，永靖县境内有堡寨31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锁南堡子 位于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民国 25 年（1936 年）由当地民团修筑，保存完整，现为锁南镇民族小学驻地。清时，东乡地区有堡寨 10 余座，此堡为其中一座。

贾百户寨 位于和政县陈家集乡贾百户村，明代筑寨，为河州卫中千户所屯寨，住贾姓百户所统屯丁，清代转为民寨。和政县明代有堡寨 7 座，清代有 8 座，此寨为其中一座。

丰台堡 位于康乐县苏集乡丰台堡村。清同治年间回族阿訇马应林筑，遗址无存。康乐县境内明清时期有堡寨 10 余座，丰台堡为其中一座。

定秦堡 位于临潭县东南部总寨乡。在古洮州东南，原为唐初洮州守将所筑，后为吐蕃所据。唐大历三年（768 年），凤翔帅李晟出大震关，驰奔洮州，破定秦堡，摧毁吐蕃后勤基地，即此堡。明代为官军所据，是明军在洮河沿岸的重要据点。

李岗堡 位于临潭县羊永乡李岗村北山坡上。遗址今存，呈正方形，边长 108 米，高 7 米。相传，元末有名叫李岗的元军小校投明，并在云南立了战功，官封“昭信校尉”，被派遣到洮州驻防，遂筑此堡扎军，因名“李岗堡”。明清时期，临潭境内有堡寨 50 余座，李岗堡为其中一座。

羊永堡 原名杨荣堡，在临潭县羊永乡羊永村。相传为明初洮州守将杨荣所筑。呈正方形，边长 80 米，今高 9.3 米，基厚 4.5 米，顶宽 3 米，开南门。洮州方言，讹荣为“永”。

刘顺堡 又名红堡子，位于临潭县流顺乡红堡子村。堡墙用红土夹砂石筑成。此堡是古洮州东部的重要军堡，南距洮河 7.5 公里，处在古岷州通往洮州的古道上。呈正方形，长宽各 84 米，高 10 米，基厚 7.7 米。开南门。北墙正中有一墩台。据地方史料记载：明初，朝廷派刘贵来此屯军驻守，其子刘顺，取当地红土、砂石筑成此堡，因称“刘顺堡”。今堡内住有刘贵子孙，存有家谱，其家堂屋悬挂有刘顺等人的画像。

水磨川堡 位于临潭县流顺乡水磨川村，东距新城 7 公里。明代筑，略呈正方形，东西长 92 米，南北宽 88 米。东南墙已毁，西北墙尚存，残高 8.5 米，基厚 4 米。堡内现存《大明赠武德将军冯公神道碑》。

纳浪堡 位于卓尼县纳浪乡纳浪村，清同治年间由当地藏族群众筑，以防匪患。清代，卓尼境内有民堡 30 余座，纳浪堡为其中一座。部分堡城至今

第二篇 军事设施

保留完整。

知子寨 位于迭部县益哇乡知子村，清代由当地藏族群众为防匪患筑，至今保留完整，高3米以上。在清朝、民国时，上下迭部群众修筑防匪堡寨20余座，今保留较完整的有七八座。

仇家寨 位于舟曲县大川乡白龙江南岸台地上，相传为宋代所筑。舟曲县清代、民国时有堡寨20余座，仇家寨为其中一座。此寨略呈梯形，现存残墙。东北墙126米，东南墙70米，西南墙64米，西北墙58米。清末，为仇姓部族居住，民国时全寨迁居宕昌，遂留空堡。

第六章 现代军事工程

民国以来,以火药为发动力的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大量进口、生产,并装备部队,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形式,古代的大多数军事设施已不适应新的作战需要,代之而出现的是碉堡、掩体、掩蔽部、战壕、坑道、地下指挥所等军事工程。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野战工事

一、碉堡

碉堡又称炮楼,是供步兵观察、射击用的工事。甘肃发现的碉堡多数为土木结构,少数为砖木结构,一般分为两层,上层供值班士兵观察、射击用,下层供士兵住宿。墙体厚实,突出地面5米以上。

民国24年至25年(1935~1936年)期间,为了阻击红军北上及防阻红军在甘肃开展武装斗争,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及甘肃省府,指令全省各地驻军及县政府,在一些战术要点修筑碉堡。当时全省修筑了多少碉堡,已无资料可查;现只有天水、陇西、古浪、酒泉、兰州、卓尼等市县资料,可窥其概貌。

天水境内碉堡近200座 据民国28年(1939)成书的《天水县志》卷二记载:天水县(包括今秦城、北道2区)共修碉堡3路。第一路由县城(今秦城)至关子镇,修筑有天靖山、师家崖、剪子梁、白鸽嘴、大墩梁、前坡岭、喇嘛墩、狼山顶、游龙山、关家山、卧龙地、七塬地等70多座,其中可容纳50人的有西堡子、七塬地两座,排碉41座,班碉27座。第二路由县城至高桥,修筑有秀金山、洞子沟梁、张良堡、曹操堡、虎皮沟前梁、古墓梁、赵匡胤梁、骑兽山、上堡子、干柴坡、落马崖、白音山、乏牛坡、三元河坝、硬软梁、银嘴子等89座,其中排碉8座,班碉81座。第三路由县城至利桥,

第二篇 军事设施

修筑有南山、七里墩、红旗山、皇城、党家川、利桥、芋寨等 40 余座，其中营碉 1 座，其余为排碉和班碉。

以上碉堡，由驻天水之胡宗南第一军仿照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筑碉方法设计，全系 2 层楼碉，用圆木架盖。第一、二路由天水县政府征调民工修筑，第一军第一师派人指导和督修；第三路由第一师工兵营和天水县保卫团常备队修筑。

陇西县境内碉堡 194 座 据新修《陇西县志》记载，民国 24 年、25 年，陇西县政府遵省令征集民夫修碉堡，新一军派员监督。碉堡分布：城区内外 60 座，其中大城班碉 7 座，北城班碉 12 座，西关班碉 1 座，东关班碉 2 座，北门外排碉 1 座、班碉 3 座，北山排碉 3 座、班碉 7 座，南山连碉 1 座、班碉 6 座，乔家坪排碉 1 座，张家坪连碉 1 座、排碉 3 座、班碉 12 座；东乡 25 座，其中排碉 2 座，班碉 23 座；南乡 7 座，其中排碉 1 座，班碉 6 座；西乡 39 座，其中排碉 3 座，班碉 36 座；北乡 63 座，其中排碉 34 座，班碉 29 座。

古浪县境内碉墩 11 座 民国 25 年夏秋，古浪县政府遵照省政府命令，并由马步青骑五师派员监督，动员农民在县城左右山岗及东西大道要隘处修筑碉墩 11 座。此类碉墩仿照古代烽墩建造，先用黄土夯筑成高 6~8 米的墩台，再在墩顶修造小屋，在小屋四周设置射击孔、瞭望孔。此小屋即可住宿，又可观察、射击。当年冬，红西路军第九军在古浪县城同“马家军”激战，因这些碉堡面积过小，只能供 3~5 人战斗，未形成强有力的火力点。

酒泉境内碉堡数 10 座 民国 37 年至 38 年（1948~1949 年）夏，国民党军河西警备总部组织所属各部队并征调各地农民，在河西各要点修筑了一批碉堡。据调查，在酒泉发现遗存的碉堡有 12 座，其中北大河以北 5 座，河东堡 2 座，临水乡 3 座，总寨乡 1 座，西峰乡 1 座。碉堡高 4~6 米，墙厚 1~3 米，均为黄土夯筑，其上均有小屋残迹。木料早已被群众拆走，只存土墙。80 年代尚留存残迹。

兰州市也有碉堡 民国 38 年（1949 年）年夏，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为抗拒人民解放军解放兰州，曾在兰州修筑了一批碉堡。据 1958 年调查，当时全市只残存 1 座，为砖木结构，木料已被群众拆走，60 年代墙体倒塌。

卓尼县碉堡 10 余座 其中柳林镇、木耳乡等地有石媳妇、营盘山、西泥沟、赛上湾、藏巴哇等碉堡，皆为民国时期卓尼土司门兵所筑，遗址今存。

二、掩 体

掩体是最常见的一种野战工事，有单人掩体、机枪掩体、火炮掩体之分，供步兵战斗人员射击和隐蔽用。甘肃境内的战斗掩体分布如下：

兰州市境内分布最多。地方文史资料记载：抗战时期曾在兰州修筑了一批“国防工事”，这些工事其实就是一些砖混结构的掩体，大约有二三十个，分布在皋兰山、三营子、架杆山（在焦家湾飞机场南）等处。抗战胜利后，木质部分已被群众拆走，顶盖大部分塌陷。民国 38 年夏，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迫令军民修筑皋兰山盘山公路，运送军用物资；又在各山头及市区内外，修筑了大批战斗掩体。据中共甘肃工委 1949 年 7 月的调查，当时在华林坪、皋兰山、架杆山、马家山等处，修筑重机枪工事 20 余座，轻机枪工事 80 余座，并有堑壕相连，囤积大批军用物资；市区内各城门上下及外围之焦家湾飞机场、东岗、拱星墩、东教场、五泉山、铁桥桥头、白塔山、庙滩子、盐场堡、龚家湾等地，修筑战斗掩体二三百座。以上工事大部为砖混结构，少数为土木结构，地下部分深 1 米以上，突出地面部分约 90 厘米，上盖圆木或水泥板。直径大小不一，小者 1.5 米，大者 2 米以上。各山头工事，在兰州战役时成为“马家军”抗击解放军的重要依托。

酒泉地区也有分布。1949 年秋，国民党军败退河西走廊，在河西各地修筑了不少野战工事。据 1958 年酒泉军分区调查，该地区尚存掩体 80 余座，其中酒泉城四周 10 余座，嘉峪关 6 座，玉门县城（今玉门镇）及建设乡、新民乡 23 座，玉门油矿（今玉门市区）及白杨河 25 座，安西县城及金塔县城四周各 6 座。以上掩体，多呈圆型或半圆型，多数用黄土筑墙，上盖圆木，少数为钢筋混凝土结构。1986 年，酒泉城西尚存 10 座，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面积 10~16 平方米。

三、半地下指挥所

供团级以上指挥机关指挥战斗用。民国 38 年（1949 年）年春夏，国民党军队曾在甘肃一些地方修建半地下室指挥所，指挥作战。据 1958 年调查，当时甘肃全省尚残存半地下室指挥所 9 座，计酒泉县城 1 座，嘉峪关 1 座，玉门油矿东 1 座，玉门县（今玉门镇一带）周围 5 座，安西县城 1 座。60 年代

后已全部坍塌。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建筑的地下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式作战飞机和重型炸弹不断出现；40年代中期出现原子弹，此后不久又出现了氢弹和导弹。空军作战飞机大量投入战争，化学、生物武器广泛使用，特别是导弹核武器的出现，大大增加了战争的破坏力和杀伤力，为防护工程带来巨大影响。在六、七十年代，为了战胜美苏等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战争威胁，防御其对我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我省广大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和做好“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袭击）的号召，建筑了一批地下防御工程。

一、国防工程

有坑道、地下指挥所、地下室、山洞、人造山等。（从略）

二、城市人防工程

见《军事志·人防》卷。

第七章 飞机场

甘肃境内的飞机场，大部份修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 26 年（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特别是为适应苏联援华飞机中转的需要，国民政府指令甘肃省政府，动员农民劳动力，在甘肃各地陆续修建了一批飞机场，以备飞机起降。其中，兰州拱星墩机场、中川机场、西固城机场、榆中东古城机场、临洮机场、张掖大满堡机场质量较好，起降飞机较多，在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它机场跑道质量较差，基本上没有起降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境内修建了一批质量较好、标准较高的军用和军民共用机场，保障了国防建设、保卫祖国领空、抗灾救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一节 民国时期修建的飞机场

民国时期修建的飞机场，抗战胜利后，多数已废弃。

兰州拱星墩机场 又称焦家湾机场，位于兰州市城区东郊，民国 21 年（1932 年）夏建成。海拔 1526 米，面积 196 万平方米；跑道为沥青路面，长 1800 米，宽 100 米。是民国时甘肃的主要机场，军民两用，跑道质量较好，设备较齐全，设有航空站及导航、观测等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军民共用，由兰州军区空军管理。因位于市区近郊，飞机起降噪音太大，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环境保护，故于 70 年代末期废弃，场地转为市政建设用地。

兰州西固机场 位于兰州市西固区，抗战初期修建。面积 1980 米×800 米，沙土跑道。1953 年 12 月总参谋部批示保留备用，但位于城区近郊，机场附近已在 50 年代建成工业区，故从 1955 年起，停止使用；1965 年正式废弃，场地转为经济建设用地。

榆中东古城机场 位于榆中县清水驿乡东古城村西北 1.5 公里处，民国 26 年（1937 年）修建。面积长 1200 米，宽 900 米，跑道为沙土路面，没有

其它建筑物。50年代初,机场土地大部分被当地农民开垦耕种,只留1000米长的跑道,1958年4月总参批准废弃。

平凉机场 位于平凉市东南3.5公里处,海拔1316米,抗战时期修建。面积1000米×800米,跑道为土质,长793米,宽35米。50年代后,部队修建营房、种菜占去部分地面。现为空军备用机场。

西峰机场 位于西峰市北门外刘家岭,海拔1420米,抗战时期修建。面积1000余亩;跑道为土质,长640米,宽80米。因该机场修建时全部占用当地农民土地,抗战胜利后即被群众重新耕种。

静宁机场 位于静宁县城西2.6公里处,海拔1650米,抗战时期修建。面积2400米×800米;跑道为土质,长2400米、宽60米。建有平房3间,供导航人员居住、使用。因机场原系征用当地农民土地,民国时一部分已被农民耕种;剩余土地50年代初期由该县劳改队、社会福利院、中学、技校占用。1958年总参批示保留,以作西安、兰州间的备降场地,但一直未收回土地。

靖远机场 位于靖远县城东北4公里处,海拔1398米,抗战初期修建。面积600米×525米;跑道为碎石路面,长600米,宽25米。无其它建筑物。1958年总参批示保留,作为备用机场,但场地被当地农民和县劳改队占用耕种,并从场地中间修了两条水渠。

岷县机场 位于岷县城西265公里处,海拔2300米,建于民国26年(1937年)。面积1100米×800米;跑道为碎石路面,长1025米,宽50米。无其它设施。1958年总参批示留用,作为备降机场。70年代后,一部分土地被县机关修了住房,一部分被农民用作菜地。

成县机场 位于成县城东2公里处,海拔930米,抗战时期修建,面积1350米×530米;跑道为土质,长900米,宽45米。无其它设施。1958年总参批示暂予保留,后大部分土地被军分区、成县武装部、县政府、地质队办了农场,部分土地由群众耕种。1985年正式废弃,土地全部拨归地方,作为修建陇南地区机关用地。

临洮机场 位于临洮县城西近郊,海拔1820米,抗战初期修建。面积1087米×460米;跑道为土质,长800米,宽80米。无其它设施。1958年总参批示暂时保留。现场地已为当地政府和群众占用。

叶家坪机场 位于临洮县北20公里处,海拔1780米,抗战时期修建,面

积 1200 米×628 米；跑道为土质，长 1200 米，宽 80 米。无其它设施。1958 年总参批示暂时保留。60 年代场地全部被当地农民开垦。

夏河机场 位于夏河县城西南 13 公里处，海拔 3000 米。抗战时修建，跑道为沙土质。

临夏机场 位于临夏城东北 1 公里处，海拔 1676 米，抗战时修建。面积 800 米×600 米；跑道为土质，长 600 米，宽 50 米。无其它设施。1958 年总参指示保留，用作运输机降落场。现已被当地政府、学校占用。

景泰傅家庄机场 位于景泰县西北 14 公里处，海拔 1680 米。抗战时修建，跑道为土质，无其它设施。

山丹机场 位于山丹县城西北 2 公里处，海拔 1760 米。抗战时修建，面积 200 米×1200 米；跑道为沙土质，长 1200 米，宽 100 米。无其它设施。1958 年总参批示保留，作备用机场。60 年代以来，逐步为当地农民开垦耕种，仅留长 700 米、宽 10 米的一段跑道。

张掖大满堡机场 位于张掖市城南 12 公里处，海拔 1555 米；抗战初期修建。面积 2800 米×1400 米；跑道为土质，长 1096 米，宽 100 米。建有平房三四十间，设有航空站，并有导航、气象设施。50 年代初由酒泉航空站派人管理，场地与房屋保存良好。1958 年总参批示保留，作备用机场。70 年代以来，场地一部分被驻军耕种，跑道仍保留，农用飞机尚能起降。

张掖太平堡机场 在张掖市碱滩乡太平堡村境内，抗战时修建。此机场利用荒草滩修建，跑道为沙土质。50 年代初废弃。

高台机场 位于高台县城南 3 公里处，抗战时期修建。跑道为沙土质，50 年代初即被当地农民耕种。

玉门机场 位于玉门市玉门镇东北 3 公里处，海拔 1500 米，抗战时修建。面积 1080 米×330 米；跑道为沙土质，长 700 米，宽 50 米。无其它设施。1958 年总参批示留作备用机场。后场地被洪水冲坏，已不能使用。

安西机场 位于安西县城南 2 公里处，海拔 1200 米，抗战时修建。面积 1500 米×700 米；跑道为沙土质，长 1400 米，宽 80 米。原有营房 60 余间。1958 年总参批示留作备用机场。本机场利用戈壁滩整修而成，跑道质量很差，场地现虽保留，但长期未加维修，已不能使用。

敦煌机场 位于敦煌市西南 7 公里处，海拔 1120 米，抗战时修建。面积

第二篇 军事设施

2000 米×800 米；跑道为沙土质，长 700 米，宽 50 米。无其它设施。1958 年总参批示留作备用机场。

酒泉机场 位于酒泉市区以南 4 公里处，海拔 1470 米。抗战初期利用戈壁滩整修而成，驻航空站。1949 年秋由人民解放军派部队守护，设施保存较完整。1976 年进行了整修，现为空军备用机场。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和修建的飞机场

中川机场 位于皋兰县西岔乡中川村以东、山字墩以西地域，南距兰州市区 70 公里。海拔为 1948 米。抗战时，国民党军在此修建中川机场，属军用，面积为 960 米×780 米。1949 年秋由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接管。1958 年总参谋部核定，保留为军用机场。60 年代末期，军队和地方商定扩建此机场，平时民用，战时军用，由国家投资，于 1970 年完成第一期扩建工程。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3400 米，宽 45 米；其它设施一应俱全。现为一级机场，是甘肃省最重要的民航机场。

榆中机场 位于榆中县城东北 15 公里处，海拔 1772 米。1969 年由空军修建，2400 米×800 米；跑道为沥青路面，长 2400 米，宽 40 米。现为三级军用机场。

武威机场 位于武威市区西北 7.5 公里处。海拔 1551 米。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在此修建机场，跑道为沙土质，长 1000 米，宽 100 米。1958 年开始，由国家拨款，张掖军分区和张掖专署组织民工在原机场基础上扩建，于 1960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12500 米，宽 55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张掖机场 位于张掖市区东南 24 公里处。海拔 1588 米。1959 年开始修建，1961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12200 米，宽 55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酒泉下河清机场 位于酒泉市下河清乡境内，西北距酒泉市区 38 公里。海拔 1483 米。1968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2500 米，宽 45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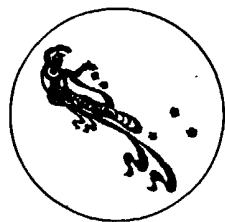
嘉峪关机场 位于嘉峪关东北 10 公里处，海拔 1556 米。抗战时由酒泉

县政府组织民工修建，面积 1500 米×1500 米；跑道为沙土质，长 1500 米，宽 10 米。建有平房 34 间。1958 年总参谋部批示，保留为备用机场；1965 年改为民航机场，移交地方政府管理。此后，政府投资整修，跑道改为沥青路面，长 2200 米，宽 100 米，标准为三级。战时可军用。

天水机场 位于天水市秦城区东二十里铺，海拔 1085 米。抗战初期由国民党政府组织修建，跑道为碎石路面，长 1100 米，宽 50 米。1949 年秋由军队接管，1958 年总参谋部批示列为备用机场。1978 年在旧机场基础上由军队扩建，1981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2800 米，宽 45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临洮机场 位于临洮县城南 8 公里处，海拔 1911 米。1964 年开始修建，1966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3000 米，宽 50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打拉池机场 位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乡，西北距平川区政府所在地 22 公里。海拔 1700 米。1970 年开始修建，1971 年建成。跑道为水泥路面，长 3000 米，宽 45 米。现为二级军用机场。



甘肃省志

· 军事志 ·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甘肃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用武征战之地。据不完全统计，见之于史志记载的大小战争多达 500 余次，本篇择要予以记载。甘肃省历史上的战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性质：既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也有分裂割据的战争；既有反抗侵掠、压迫的战争，也有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有些战争则具有双重性质。不论何种类型的战争，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都已成为历史。造成发生这些战争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今天已不存在，但其深刻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意义。

第一章 周秦时期西部的军事活动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特别是周人（周朝的建立者）和秦人（秦国的建立者），都是从甘肃东部起家的。周人和秦人与戎人毗邻，乃至杂处，因此，甘肃最早的战争，便是周人、秦人同戎人之间进行的。

第一节 周人及周王朝在西部地区的军事活动

周人原来活动于“邠”，故地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其先祖后稷（弃）任夏朝农官。《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部族到不窋做首领时，正值夏末，桀为王，实行暴政，夏朝因而衰落，去稷不务，不窋遂失其官，率部众“奔戎狄之间”。据考证，这“戎狄之间”即在今西峰市、庆阳县一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语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庆州弘化县，即今甘肃之庆阳县。《史记·周本纪》又云：“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南迁北豳。《元和郡县志》记载：“宁州，……古西戎地，……公刘邑焉。”《宁县志》云：“公刘邑遗址，即今之庙坪。”据调查，庙坪在今宁县城西北侧，其南垣“依宁州城”。《甘肃通志》也云：“公刘邑，在宁州治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谓之北豳。”以上引文说明，周之先民原在庆阳一带拓荒务农，后南徙宁县一带，筑城以居，时当商朝早期。

一、戎人驱周人离豳

周人的首领曾长期担任夏朝农官，因此周人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和知识，周人到北豳后，“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与周人接壤的戎人，却是游牧民族，文化也比周人落后。大约到了公元前1300年前后，周人中族由古公亶父任首领，与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

戎人欲取周人的粮食和财物，乃举兵攻击周人，周人抵抗不胜，古公亶父与戎人谈判，给了戎人许多粮食和财物，戎人方才退兵。但是过了几年，戎人发生饥荒，复举兵攻周人。戎人这次进攻，不但要夺取周人的粮食和财物，而且要夺取“其地与民”。周人“民皆怨，欲战”，不胜；古公亶父遂率族人扶老携幼，离开豳地，举族南迁，“止于岐下”（在今陕西岐山县）。

二、周人攻西戎

周人南迁到岐地后，建立了以“周原”为中心的奴隶制政权。因得利于渭河河谷优越的地理条件，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的好局面；“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军力也有很大增强。因此，周人部族从季历任首领时起，一方面臣服于东方的商朝，一方面积极向四方扩张。

周人的西方是“西落鬼戎”，即西戎。戎人居陇坻（今陇山）以西，是游牧民族，部落虽多，但互不统属。季历兴兵伐“鬼戎”，“周师逾陇”，很快打败戎人，不但俘虏其部落酋长20余人，而且掳掠了很多牧畜。周人西略，获得很大胜利，又发兵东略泾水、渭水下游，“归之者”有40余国。这时，周人虽然还是商王朝属下的一个方国，但已成为商王朝的强大对手，商王文丁为遏止其势力的发展，用计杀了季历。

三、周人灭密须等国

季历被杀后，其子姬昌做了周人的首领。姬昌“好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士多归之。商王纣惧，设计将其囚禁在羑里。周人向纣王贡献美女、名马，姬昌得以西归。姬昌回到周原后，欲成“王业”，乃访贤于渭水之阳，得姜子牙（又名吕望、姜尚）以为军师。此后，姬昌连续征服了邻近的许多小国，被尊为“西伯”，死后又尊为“文王”。

周人占据关中后，又向泾水上游发展。那时，泾水上游有许多独立的小国：密须国，其地在今灵台县西南部，国都在今百里镇；阮国，在今灵台县北部和泾川县南部；共国，在今泾川县北部；芮国，在今华亭、崇信县汭河流域；彭国，在今镇原县彭阳乡至西峰市彭原乡一带；卢国，在今平凉市北之大小路河一带。殷纣王十六年（公元前1059年），姬昌借口密须国“不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恭”，便兴兵讨伐。周人西征时，姬昌为他的军队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妄杀无辜的百姓，不准拆百姓的房屋作烧柴，不准抢掠百姓的粮食和牲畜，不准堵塞水井等等。由于周军纪律良好，所到之处，百姓不但不逃跑，还为他们提供粮食吃，给水喝，并指点路津。周军至，密人“自缚其君以降之”。密须既下，阮、共等国也不是周军的对手，很快就被打败灭国。周军继续西进，又征服了芮、彭、卢等国，活动于陇右的羌人也归顺了周。周人势力大增，建立了稳固的后方。

姬昌平定泾水流域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继位，史称“武王”。约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周武王亲率周军及彭、卢、羌等8国之兵东征，攻灭了殷商，建立了奴隶制的周王朝，都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史称西周。

四、周王朝与西戎的长期战争

周王朝建立以后，居于陇山以西的西戎，并没有完全被征服，且与周王朝进行了长期抗争。据史料记载，周王朝与西戎大的斗争，主要有以下几次：

周穆王十二年（前964年），穆王亲率周军西征犬戎，犬戎战败，戎王献白狼4只，白鹿4头，周迁归顺的一部分戎人于大原（在今西峰、宁县间）。次年，穆王再伐西戎，戎兵战败，戎王归顺了周王朝。

周孝王时，周王朝再伐西戎，迫使西戎向周王敬献良马。

周厉王时，西戎叛周，并攻灭周王朝的附庸嬴秦大骆。

周宣王元年（前827年），周王命大骆孙秦仲率兵征讨西戎，秦仲不胜，被戎人所杀。宣王六年（前822年），周王召秦仲子不其，给兵7000，使之再伐西戎。不其获得胜利，戎人西退，周封不其为“西垂大夫”，秦人尊其为庄公。宣王中期，又命尹吉甫率师伐玁狁（音险允），在大原获胜后，又追至陇坻西。

周幽王四年（前778年），周王朝又伐西戎，不胜。

但是，史书主要记述了周王朝攻伐西戎的战事，而很少记述西戎攻伐周王朝的战事。据分析，西戎攻击周王朝的次数，远远多于前者。因此，到西周末期，今陇东、关中地区，大多为戎人占领，就连周王朝的国都镐京周围，也有许多戎人居住。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终于爆发了犬戎与周王朝的

大战，戎兵围攻周都镐京，幽王战败东逃，戎兵追至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之下，“杀之”。西周的统治，终被西戎所摧毁。

第二节 秦国在陇西、北地的军事活动

秦人的先祖“非子”，居于西犬丘（其城邑在今礼县东北），善养马。周孝王闻其名，命他为朝廷养马。非子依靠陇山以西的良好牧场，为周王朝养了很多良马，受到周孝王的重视，被封为“附庸”，筑城邑于秦亭（故址在今清水县东南），号曰“嬴秦”。此后，秦人便迅速发展起来。西周末，非子的后裔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岐山以西之地”，秦人于是有“国”，取得了“诸侯”资格。

一、秦霸西戎

西戎为游牧民族，部落众多，但互不统属。秦人与戎人杂处，“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泾水有义渠之戎”，因此，秦国在西部的兵事，主要是与戎人进行的。

秦灭邽、冀之戎 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国兴兵灭邽戎和冀戎。邽戎居今天水市，冀戎居今甘谷县。这一带原是秦人活动的地盘，秦襄公东迁以后，逐渐为戎人占领，变成戎人的牧地。邽戎与冀戎势力比较小，秦兵一攻即破。秦灭邽、冀戎后，“初县之”，即在其地置邽县（故城在今天水市东马跑泉镇）和冀县（故城在今甘谷县城南侧），设官以统其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两个县。

秦灭十二戎国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年），秦灭戎国十二。其先，戎王遣由余出使秦国，穆公见由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就动员他留在秦国做事，并给了他“宫室、积聚和美女”，于是由余遂留秦国。是年，秦国用由余谋，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扩大了秦国的领地。

秦灭绵诸戎 绵诸戎居于邽戎东北，大约在今天水市北道区及其以东地区。秦厉共公二十年（前457年），厉共公亲率秦师西进，与绵诸戎战，绵诸战败，臣服于秦，秦师东归。过了62年，即秦惠公五年（前395年），秦国再攻绵诸戎，灭之。

秦灭獮戎、狄戎 秦孝公十三年（前 349 年），秦攻獮戎、狄戎。獮戎居渭首，即今陇西、武山、渭源县地；狄戎居洮水以东，即今临洮县地。秦军兵临渭首，灭獮戎，斩獮王；接着西进，至洮水，灭狄戎，使秦国的西境达于洮水之阳。秦灭獮、狄之戎后，在其地置獮道、狄道（道相当于县）。

秦国威服洮水以西之戎 战国初期，诸侯争霸，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变法图强，比较彻底地废除奴隶制度，发展了封建性质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诸侯国。秦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扩张地盘。洮水以西的罕干等戎，慑于秦军声威，大多臣服于秦国。孝公二十年（前 342 年），秦国太子驷率戎狄 92 国代表东去洛阳朝周天子，其中就有罕干侯。罕干侯也称枹罕羌侯，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戎国，这时已筑有枹罕城。罕干臣服秦国，使秦国的势力范围西达黄河之滨。

秦国与西戎诸部经过 300 余年的斗争，特别是武公、穆公、孝公等，沿渭河向西开拓，终于独霸西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 279 年），秦国在西戎地置陇西郡，郡治设于狄道（今临洮），下辖狄道、邽县、冀县、西县（在今礼县东北）、临洮（今岷县）、下辨（在今成县西）、枹罕（在今临夏县东南双城村）、獮道（在今武山县南）8 县（道）。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比西戎先进得多，秦国统一陇西地区，加速了西部各民族（部族）的融合，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秦灭义渠

义渠为戎国，比西戎进步，部落众多，势力比较强大，建立有统一的奴隶制政权。其中心区域在今陇东地区，居地北及今宁夏，东延今陕北无定河边。当时，义渠戎即“筑廓以自守”，“与秦争雄”。秦国与义渠戎国时有战争，根据史料记述，大致历程如下：

秦穆公三十七年（前 623 年），秦国用由余计，大败西戎，义渠戎王听到消息后很恐惧，遂向秦称臣。

秦厉共公三十三年（前 444 年），“秦伐义渠”，“掳其王”后退军。

秦躁公十三年（前 430 年），义渠攻秦，兵至渭水，被秦军击退。

秦惠文王三年（前 335 年），义渠攻秦，兵至洛水，秦军抵御，被戎军打败。

秦惠文王七年（前 331 年），义渠内乱，秦军乘机攻击，“败其军，破其国”；4 年后，秦以所占义渠地置义渠县（故城在今宁县西北焦村乡西沟村）。

惠文王更元五年（前 320 年），秦军再伐义渠，占领郁郅城（在今庆阳县城北侧）。

更元八年（前 317 年），惠文王遣秦军主力东出函谷关，与关东韩、赵、魏诸国作战，义渠戎乘机出兵攻秦，打败秦国西部军队。3 年后，秦军大举攻伐义渠，连败其军，占领 25 城，广拓西北领地，给义渠戎以重大打击。

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秦军再次攻伐义渠。

秦昭王元年（前 306 年），义渠王朝秦，两国息兵，保持了 30 余年的和平。但秦国灭亡义渠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剪灭其国。

秦昭王三十五年（前 272 年），秦国宣太后在甘泉宫诱杀义渠王，秦国随即兴兵，大举攻伐，消灭了义渠。

秦国经过 350 多年的斗争，终于消灭义渠，在其地置北地郡，郡治设在义渠城，下辖义渠、郁郅、阴密（今灵台县百里镇）、共县（在今泾川县北）、乌氏（在今平凉市）、泾阳（在今平凉市安国乡）、泥阳（在今宁县）、朝那（在今宁夏彭阳县古城乡）、富平等县。

三、秦拒匈奴

秦国在攻灭西戎、义渠后，进一步向西北扩张，驱逐游牧于这一带的匈奴（胡）人，占领了今陕北及宁夏南部地区。这一带原来都是胡人（匈奴人）和戎人的地方，被秦国占领后，戎人成了秦国的臣民，胡人被驱赶到西北更加荒凉的地方。胡人失去故土，时刻想回来游牧，不时与秦国发生战争。于是，秦昭王发动全国军民，历时数年，在西北部修筑长城“以拒胡”。这条长城通称为“秦昭王长城”或“战国秦长城”。战国秦长城在甘肃经过 8 县，全长 650 公里以上，反映了秦国后期的西部边界，长城以外，便是胡人和戎人。这条长城筑成后，有效地保护了秦国的西部地区，有利于移民实边，经营开发。此后，秦国境内的戎人大多同化于秦人中，其余转化为羌人，戎人名称从此不再见于史籍。

第三节 秦王朝在西部的军事活动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削平关东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秦王朝。此后，秦始皇又把注意力转向西北，于次年出巡陇西、北地 2 郡，并登临鸡头山（今平凉崆峒山），考察巩固西北边疆的方略。

秦王朝建立时，在西北地区游牧的主要是戎人和匈奴人，戎人已臣服于秦，而匈奴人则与秦王朝处于敌对状态。当时，匈奴人尚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匈奴贵族经常派军队侵入长城以内，掠夺人畜，使边境不得安宁。因此，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 215 年），派大将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秦军主力由上郡北进，入河套北部，攻击匈奴主力；西部秦军则由陇西、北地郡出击。秦军在西部遇到的主要是散布在各地的匈奴部落，未遭大的抵抗，秦军即掳获众多人畜；匈奴余部向西北方逃走，渡黄河而去。秦军占领黄河以东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省临洮以北，通渭、静宁以西、黄河以东的地方。这样，秦王朝就把西部边界推进到了黄河岸边。

西北是秦王朝的大后方，为了经略新开辟的地区，秦始皇决定，修驰道、筑长城，防止匈奴卷土重来。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 年），大将蒙恬奉命统 30 万大军和众多“庶民”，开始修筑长城和驰道。蒙恬这次修筑的长城，在东段，是把战国时秦、赵、燕 3 国修筑的旧长城加以修补，使之连结起来；在西部，则是“城河上为塞”，即充分利用黄河天险，在黄河河岸陡峭的地方，即“因河为塞”；在河岸平缓，冬季能履冰而过、夏秋能泅渡的地方，修筑城堡和烽燧、墙垣，重点防守。这条长城，经过数年修筑，西起临洮（今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北），蜿蜒万余里，世称“万里长城”。

这条防线修成后，大大改善了西北防务。秦王朝遂在新占领区置县设官，谪发罪人，移民实边，屯垦开发。在修筑这条长城中，蒙恬率领的 30 万大军，暴师于野外，历时数年，官兵们艰苦备尝，为秦王朝巩固边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章 两汉时期三陇、河西战事

两汉时期，今甘肃省和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属凉州刺史部，分设陇西、天水（东汉改称汉阳）、安定、北地、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10郡，西汉时共辖124县（道），东汉时共辖92县（道）。在此期间，这一带地区发生的重大战事是很多的。

第一节 汉军进占陇南、陇西、陇东

公元前206年，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命其率军移驻汉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占有咸阳以西之地，包括今甘肃省东部地区。次年，汉王刘邦率军暗度陈仓道，进军关中，攻击章邯。与此同时，刘邦派部将曹参，进军陇南，攻占下辨（在今成县西），间道进兵关中；派樊噲西进，在白水以北击败秦军，占领西县（在今礼县东北）等地；派骑都尉靳歙，率汉军西取陇西郡。汉军进入陇西后，击败了章邯弟章平，占领了陇西郡治狄道（今临洮县），遂定陇西诸县。6月，将军郾商率汉军进入北地郡（今陇东地区），在乌氏（在今平凉市）、泥阳（在今宁县）等地再次击败章邯的军队，俘章邯弟章平。至此，三陇地区全归汉王刘邦所有。此后，汉朝即调兵驻戍陇西，修缮秦塞，防御匈奴、西戎东渐。

第二节 乌孙、月氏、匈奴在河西的角逐

甘肃省的河西地区，因南部为祁连山，北部为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中间形成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平川地区，被称为“河西走廊”。河西地区东临黄河，西接新疆，东西长1000余公里，南北宽50公里至100余公里，总面积40.8万平方公里。河西原为羌人牧地，从战国至汉初的600余年间，乌孙人、月氏人、匈奴人先后入居这里，生息繁衍，并进行过许多次争战角

逐。

月氏征服乌孙 自战国以来，河西地区即是月氏人和乌孙人的居地。月氏人和乌孙人都是我国古代西部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都已进入奴隶社会。根据现有史料推断，乌孙人主要居于酒泉以西至敦煌；月氏人主要居于酒泉以东，占有河西大部分地区，势力已东达黄河西岸。月氏人的中心，在今张掖地区，根据《隋书·西域传》记载，月氏人的王城名昭武城，其故城遗址在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今黑河流域及山丹县的大马营，民乐县的永固滩，都是月氏人的重要牧场。后来月氏人西迁，在中亚建立了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等9个国家，通称为“昭武九姓”。秦汉之际，月氏人和乌孙人为争夺牧场，展开了激烈的争战。当时，月氏已比较强大，而乌孙则是一个“小国”，常受月氏人攻掠，成为月氏的附庸。月氏人不断蚕食其牧地，最后把乌孙人排挤到了敦煌一带的边远地区。

到了难兜靡做乌孙昆莫（国王）时，为了夺回牧地，便联合匈奴人，多次起兵攻击月氏人。但“月氏盛”，有“控弦十余万”（《汉书·西域传》），即有能骑善射的骑兵10余万人，称霸河西。经过较量，乌孙被月氏打败。《汉书·张骞传》记载，“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可见，难兜靡被月氏人攻杀后，乌孙人便归服了匈奴，后来又西迁至西域。自此，整个河西走廊便被月氏人独占了。

匈奴驱逐月氏出河西 河西走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草丰茂。月氏人独霸河西后，依靠河西优越的地理条件，畜牧业获得迅速发展，便进一步强大起来，“故强轻匈奴”（《汉书·西域传》），匈奴单于头曼不得不把太子冒顿，送到月氏做人质。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民族，人口众多，部落繁盛。匈奴人又称“胡人”，匈奴单于曾致书汉朝皇帝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冒顿从月氏逃回，做了匈奴的单于（国王）。此后，冒顿单于进行了许多改革，使匈奴迅速强大起来，对邻近部落和汉朝连续用兵，进行掠夺。首先“破灭东胡”，“掳其民人及畜产”，然后回师，遣右贤王“西击月氏”。

匈奴攻击月氏，开始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即冒顿立为单于后的第6年。由于冒顿曾做过月氏人的人质，知晓月氏底细，也熟悉河西地形，因而，

匈奴兵首先从漠北出发，沿“龙城古道”直抵居延海地区。居延海地区是戈壁沙漠中的一块很大的绿洲，水草丰茂，是月氏人的重要牧场。匈奴兵首先攻击游牧在这里的月氏人，掠夺其人畜；然后以此为基地，组织兵力，循弱水（又称额济纳河，上游称黑河）这条“绿色通道”，南进至肩水、毛目绿洲。生活在这里的月氏人，一部分蜂涌退入河西走廊腹地，来不及逃走的，即被匈奴兵俘虏，沦为奴隶。

接着，匈奴兵分两路，东路沿弱水入镇夷峡，直攻月氏人的中心区域；西路沿呼蚕水（今酒泉北大河）进入河西西部地区。匈奴兵很快摧垮了月氏人的主力，月氏人大批被杀、被掳，牲畜也被匈奴人夺占。但是，月氏人也是一个强悍的民族，继续进行抵抗，并开始向山区转移。匈奴兵继续追击，月氏人遂举族西迁，沿昆仑山北麓之若羌、且末、于田一线，向西域败退。西迁的月氏人后来在葱岭以西立国，被称为“大月氏”，未及逃走的月氏人，一部分被匈奴俘虏，成为匈奴人的终身奴隶；一部分入南山（即祁连山）“以避之”。入南山的这部分月氏人与羌人杂居，被称为“小月氏”。

这样，匈奴人经过近30年的征战，终于赶走月氏人，占领了河西全境，由右贤王统领，其下觿得王居黑河一带，浑邪王居祁连、焉支间，休屠王在谷水（今武威、民勤间之石羊河）流域，折兰王、卢胡王在乌磬（今乌鞘岭）以东、以北地区，分领部众游牧。匈奴既得河西，利用这里的优良牧场，很快得到发展，“控弦之士”达到30余万，进而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据河南地，陈兵长城内外，成为西汉王朝的劲敌。

第三节 匈奴攻掠汉朝西北边境

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西汉初，已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具有很强的掠夺性。他们把战争中掠夺来的牲畜，分配给参战者，把掳来的人民也分配给大小首领做奴隶。匈奴贵族向四周连续用兵，破东胡，逐月氏，败楼烦，尽占秦将蒙恬所取河南地，掠夺了大批人民和牲畜，给周围的各弱小民族造成巨大灾难。接着，又把掠夺的目标转向南方大国汉朝。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曾以40万大军攻汉，把汉高祖刘邦围困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汉王朝无奈，许以和亲，匈奴单于方才退兵。此后，匈奴单于不断派兵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骚扰侵掠汉朝北部边境，其中对今甘肃东部地区大的入侵，有文字记载的就有4次。

汉高后六年（前182年），匈奴兵入掠陇右，深入到狄道（今临洮）、阿阳（在今静宁县南）等地，掠去很多人畜；次年“再寇狄道”等地，掠走汉民2000余人。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入寇陇西”，文帝从太常令晁错之言，募民到陇西、北地、上郡等边郡塞下，且耕且守，以御匈奴。

但是，汉朝的这种措施，根本防堵不了匈奴骑兵的入侵。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亲率骑兵14万人，入侵汉朝西北边地，入朝那萧关，打败汉军，杀汉朝北地郡都尉孙印。匈奴军进至彭阳（今镇原县东彭阳乡）后，派出一支骑兵突袭汉廷回中宫，其前锋至于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西汉朝廷大震。文帝急派张敖、董赤、栾布等将，率汉军迎击，匈奴军才停止继续前进。匈奴军入塞月余，在陇右、北地横行无忌，大肆掳掠；汉军反击开始后，他们便驱赶着掳掠的大批人民和牲畜，退回塞外。在匈奴大举入侵时，陇右各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抗击匈奴军。成纪人李广，以善骑射闻名，这时他毅然从军，与匈奴军誓死决斗，成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战后，文帝命卢卿、周灶、魏速3将，率军分驻陇西、北地、上郡，以备匈奴；后又命大将张武率军屯驻北地郡，周亚夫率军屯驻细柳营，苏意率军屯驻句注，以防匈奴再次进犯。

此后，匈奴骑兵又屡屡入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单于派骑兵3万余人入侵上郡，另派骑兵3万余人入侵云中，对边地人民杀掠甚惨。匈奴单于还以“南下牧马”为名，把势力扩张到秦长城以南。匈奴不断侵犯汉朝西部和北部边境，掠夺边疆地区的人口和牲畜，今甘肃东部地区的陇西、北地2郡，首当其冲，成为匈奴骑兵经常驰骋践踏之地。汉匈之间的战争进行了数十年，边地人民深受匈奴掳掠之苦。

汉武帝即位后，决心加强军力，反击匈奴，改变北部边境被动挨打的局面。他任用卫青、霍去病、李广、韩安国、李息、公孙贺、李广利等为将，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反击匈奴，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战斗。主要战役有3次，即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

第四节 霍去病进取河西走廊

西汉初，河西地区为匈奴夺占，由匈奴贵族浑邪、休屠等王统辖，被称为“匈奴右地”。由于这里水草丰茂，匈奴人的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河西地区很快成为匈奴的重要牧场和最富庶的地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 121 年），汉王朝发起打击匈奴的河西战役。这次战役有 3 次军事行动，指挥官是年轻的将领霍去病。当时，霍去病虽然只有 19 岁，但已数次统率汉军打败匈奴，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授予“骠骑将军”称号。

第一次出击作战 元狩二年三月，汉武帝派霍去病率骑兵万人，从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县）出发，进抵黄河岸边，屯兵皋兰山下，侦察敌情，作偷渡黄河的准备。不久，他即挥兵暗渡黄河，与匈奴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斩杀了折兰王、卢胡王；接着，沿乌逆水（今永登庄浪河）北上，长驱追击，“逾乌盩（今乌鞘岭），讨速濮（匈奴部落名），涉狐奴（今武威石羊河），历五王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作战骁勇，进军神速，渡河后转战 6 日，即前进“千有余里”，越过了焉支山（今山丹以东之大黄山），连败匈奴兵，收休屠王（居今武威地区）祭天金人，俘获浑邪王（居今山丹、民乐间）的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斩杀匈奴“精悍者” 8960 余人。

第二次出击作战 元狩二年夏天，汉武帝再遣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这次行动，汉军从北地郡（治所在今庆阳县西北之马岭）出发，渡过黄河后长途奔袭，深入河西 1000 余公里，突然出现在祁连山下，予匈奴以重大打击。浑邪王的骑兵起而应战，结果失败，被汉军斩杀 3.2 万余人，被俘 2500 余人，汉军擒获了单桓、酋涂、稽且、呼子耆等王，王母、单于阏氏及王子 59 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 63 人，都成了汉军的俘虏。此战，汉军把匈奴在河西的军事主力，基本上摧垮了。

汉军接应匈奴降众 河西匈奴遭到汉军沉重打击，单于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等作战不力，“欲召诛之”。浑邪、休屠 2 王便密谋降汉，并派人与汉军联络。为了接应降汉的匈奴人，霍去病又于元狩二年秋天，率军前往河西。这时，休屠王突然反悔，浑邪王恐误大事，遂率兵杀了休屠王，并收编了他的

军队。汉军到达姑臧（今武威）后，浑邪王的部下也有一部分人不愿降汉，便趁机骚动起来，煽动哗变。当时，匈奴兵尚有4万余人，而霍去病率领的汉军只有1万余人，形势十分紧张。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少数精兵驰入匈奴兵营，协同浑邪王斩杀了意欲哗变出逃者，才稳住了局势。匈奴“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接着，霍去病又协同浑邪王，率领降众东渡黄河。

浑邪王到长安后，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把他和其他重要官员数人封为“侯爵”。汉朝把归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天水、北地等郡及河南地。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第五节 西汉中后期西北边防的军事活动

西汉王朝进行的三大战役，给匈奴以重大打击；但是，匈奴的势力仍很强大，其国土，东达辽东，西迄中亚，今新疆境内30余国，皆臣服于匈奴；汉朝北部边境仍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匈奴不时派出骑兵，奔袭塞内。为此，西汉王朝继续用兵，前后对匈奴进行了十数次征讨，在漠南、漠北进行了激烈战斗。在今甘肃境内，则采取以下方略，巩固边防。

加强河西边防建设 汉朝夺取河西后，匈奴响犁单于不断派游骑袭击驻守河西的汉军，企图夺回河西走廊，最大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太初三年（前102年）秋。是时，响犁单于派骑兵数万人，分两路进击河西，其西路由右贤王率领，攻击张掖、酒泉2郡地，攻杀汉军戍卒，掳走吏民数千人，被掠牲畜、财物无数，破坏了汉军所修部分障塞（长城）。汉朝急派将军任文率军追击，夺回了部分人、畜，迫使匈奴军退走。

此战后，汉朝加强了对河西的经略：一是“列四郡，置两关”，加强政权建设，先后设立了4郡35县。其中，武威郡、张掖郡各辖10县，酒泉郡辖9县，敦煌郡辖6县，所立郡县全部修筑城池，使吏民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二是移民实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河西各郡县共有61270户、280211人，绝大多数是从内地迁来的汉民。三是广开屯田，开渠引水，且耕且守。《汉书·匈奴传》说：“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在今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也说：在河西“初置张掖、

酒泉郡”，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其中太初三年的一次，即发“甲卒十八万于酒泉、张掖北”屯田。四是修筑边塞，加强边防。第一步修筑“令居以西”，至于酒泉；第二步又修酒泉以西，至于敦煌，“列亭障至玉门（关）”；又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海修筑“遮虏障”。有了这条防线，就有效地保护了屯田的军民和河西古道（丝绸之路）的畅通。

抵御匈奴进犯 武帝后元二年（前 87 年），匈奴内部出现动荡，部分贵族力主发动侵汉战争。汉朝得到情报后，即命北方各郡加强戒备，以防不测。匈奴得知汉朝有备，无隙可乘，乃停止进犯。到元凤元年（前 80 年），匈奴单于利用昭帝新立的时机，派右贤王、犁汙王率精骑 4000 人，入犯张掖郡，攻掠屋兰（在今张掖东）、日勒（在今山丹东南）、番禾（在今永昌西）3 县。这次匈奴进犯，目的在于侦察汉军戒备状况，试探虚实，准备以大军继进，夺取焉支、祁连间的牧场。匈奴军入境后，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即发兵还击，射杀犁汙王，匈奴兵死伤惨重，只有数百人逃回。匈奴知汉军守备力量很强，乃停止进犯。

汉置张掖、安定、五原等属国，安置匈奴降众 在汉匈战争中，西汉王朝对归降的匈奴部众，置属国予以安置，设“属国都尉以统之”。武帝时，先后置天水、安定、张掖属国，安置归降的河西匈奴。宣帝时，由于匈奴连年与汉朝争战，人员、牲畜损失很大，加之发生饥馑，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在神爵四年（前 58 年）发生内乱，形成了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借单于共立的局面。5 单于相互混战，互争雄长，给匈奴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人口死亡很多。五凤三年（前 55 年），匈奴名王、沮渠、当户以下 7.5 万余人，南下降汉。甘露二年（前 52 年），呼韩邪单于率部众数万人降汉。次年，郅支单于也修书降汉，并送子入长安为质。汉朝遂在北部边地置五原、上郡、西河等属国，安置匈奴降众游牧。汉元帝即位后，又在长安以盛大的典礼迎接呼韩邪单于“来朝”，并将宫人王昭君嫁给他。自此，汉匈转入和平相处的时期。

第六节 西汉时期的对羌战争

羌族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原居于青藏高原，西汉初期大批东迁，游牧于陇西郡缘边地区和湟水流域。景帝时，朝廷允许其迁于枹罕（在今临夏县东南）、狄道（今临洮）、安故（在今临洮县南）、临洮（今岷县）、羌道（在今宕昌、舟曲间）、氐道（在今礼县西）一带。羌人原来以牧为主，“居无常所，依随水草”，部落众多，各自独立，“不立君长”，尚未建立统一的部落政权。东迁陇右后，因受汉人影响，一部分羌人进入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并趋于定居；有的羌人由官方分配土地，按一定比例给官方纳粮，称为“屯羌”；有的被编入戍守部队，称为“守塞羌”。但仍有大批羌人居于远山地带，仍从事游牧业，称为“生羌”。随着人口和牲畜的发展，为争夺土地和牧场，汉羌之间不时发生冲突。

汉平西羌之战 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贵族在羌地策动羌人反汉，于是西羌诸部首领合兵10万，围攻令居、安故、枹罕等县城，攻杀农民和地方官员，夺占田地，为草场，边地郡县秩序大乱，人心惶惶。次年，武帝决定用兵，镇压羌人。汉王朝首先征发陇西、天水、安定3郡骑兵，由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解枹罕等城之围；进而发河内、河南2郡步兵，并陇西郡兵共10万人，进击西羌。西羌虽有数十万人，但多系乌合之众，汉军一击即溃，大多逃往西海（今青海湖）一带。“羌乱”平定后，汉王朝在今陇南置武都郡（治所在今西和县南），下辖9县（道），加强对南部诸羌的统治；在令居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西部诸羌。

到昭帝时，羌人又“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朝廷不许，羌人便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止，汉羌矛盾日益激化。为此，朝廷决定，于始元六年（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3郡各割取2县，置金城郡，设治所于允吾（在今青海民和古鄯镇），以加强对羌人的统治，从而限制了羌人的活动范围。

汉平先零羌之战 元康三年（前63年），居于今湟水流域的先零羌，与诸羌豪酋解仇结盟，共同起兵反汉，其目的是争夺陇右地区以作牧地。随后，羌酋狼何又遣使赴匈奴，挑动匈奴攻掠敦煌、酒泉，遮断西域交通，以作配

合。汉王朝侦知羌人动向，乃于次年派骑兵 5000 人，进驻浩门（在今永登县河桥镇），但不久即被羌人打得大败。神爵元年（前 61 年），朝廷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义渠安国的任务本是安抚诸羌，但他到羌地后，首先诱杀了先零羌及诸羌豪酋 30 余人，又纵兵攻杀羌人，斩首千余级，由此激起诸羌的激烈反抗。诸羌共推归义羌侯杨玉为首领，统率诸部羌兵反汉，攻边城，杀吏民，边地更加混乱。朝廷任义渠安国为骑都尉，率兵 3000 人镇压，结果战败，退守浩门；后又受羌兵攻击，再退令居。羌人大举出动，到处掳掠，西部诸郡频频告急。

这时，后将军赵充国年已 76 岁，对西部边患非常担忧，便不顾年老体弱，向皇帝上书，自请为将，出征平羌。宣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起天水、陇西、金城、安定、北地诸郡骑兵和内地三河、沛郡、淮阳诸郡步兵，共数万人，由他和他的儿子赵卬统率，前往金城平乱；同时派乐平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以作配合；又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酒泉、张掖、武威 3 郡兵马，翻越祁连山，至于鲜水（今青海湖），包抄羌人后路。

赵充国率汉军西上，从金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城北）附近渡过黄河，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进兵，凡行军作战，都要先派出骑兵侦察，发现无羌兵大敌，再行军进发。至羌中后，又命将士们修筑营垒，养精蓄锐，羌人挑战，亦坚壁不出。羌人传语说：“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羌人慑于赵老将军的声威，乃渡湟水后撤。赵充国指挥部队乘机攻击，羌兵大乱，丢弃辎重、牲畜，向西遁逃，赵充国趁势发起攻击，羌人溺水而死者不计其数，被俘者有 500 多人，缴获牛羊 10 余万头，车 4000 余辆。

此战后，赵充国采取区别对待，打击首恶，争取胁从，安抚部众的政策，集中力量打击叛乱的主力先零羌。由于他采取了正确的平叛方针，因而很快击溃了先零羌的军队，降服部众 4000 余人。接着又争取了罕、犂诸部，归降者有万余人。

汉平乡姐羌之战 乡姐羌是羌族中的一个较大种落，原居河湟间，景帝时内迁，散居于陇西郡各县。永光二年（前 42 年），陇西各县遭灾，发生饥馑，汉羌人民的生活都遇到了严重困难。这时，乡姐羌乘机起兵反汉，劫掠人民，陇西各县一片混乱，人民流散各地。右将军冯奉世请命平羌，朝廷遂任命他为典属国，并以韩昌、任立为部将，率兵 1.2 万人西来平乱。七月，汉

军到达陇西，冯奉世自为中军，屯驻首阳城（在今陇西县首阳乡）；以任立为右军，屯驻白石城（在今夏河县麻当乡）；以韩昌为左军，屯驻临洮城（今岷县）。汉军到羌地后，即受到乡姐羌的顽强抵抗；韩昌遣部救援被围汉民，在广阳谷受羌人重兵围攻，汉军不胜，两校尉阵亡；其他各路汉军也不能取胜。

冯奉世上奏天子，言明平羌战事艰难，朝廷又发内郡兵马6万余人，拜弋阳侯任千秋为奋为将军，下领5校尉，率军前来支援。十月，任千秋率援军进至陇西，十一月，与冯奉世军并进，合力击羌，斩首数千级，乡姐羌大溃，逃往塞外。永光三年春，乡姐羌平，汉朝罢兵班师。

第七节 隗嚣割据陇右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皇帝，改国号为“新”，致使各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酿成了全国性的大混乱局面，群雄趁机起兵，争夺天下。隗嚣割据陇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

王莽地皇四年（23年）二月，绿林农民起义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七月，上邽（在今天水市马跑泉）、成纪（今静宁县南治平古城）等地的豪强大族，聚众起兵，攻占了天水郡治平襄城（今通渭县城），杀死王莽委派的镇戎大尹（王莽改郡太守为大尹）李育，拥戴隗嚣为“上将军”，开始了建立陇右割据政权的斗争。隗嚣是天水郡成纪县人，史书说他“好经书”，“素豪侠”，“谦恭爱士”，很得人心。他既为上将军，便聘请平陵人方望为军师，打出“允承天道，兴辅刘宗”的旗号，以其叔父隗崔、隗义，上邽人杨广，冀县（今甘谷县）人周宗等为将军，编练军队，传檄四方，讨伐王莽。不久即聚兵10万，向东进军，击杀王莽的雍州牧陈庆；旋领兵北上，攻占安定郡（治所高平，今固原县），俘获大尹王向。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隗嚣乘机挥兵攻占陇西、武都两郡；接着又遣将率兵西进，占领了金城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也起而响应，归顺了隗嚣。至此，隗嚣以上邽为中心，建立起势力强大的割据政权。

更始二年（24年），刘玄迁都长安，隗嚣与其叔父隗崔、隗义等人来到长安，归顺了刘玄。刘玄为了安抚他们，封隗嚣为右将军，与隗崔、隗义等留居长安。刘秀称帝后，即派大司徒邓禹率军西进，打败刘玄军。这时，隗嚣

建议刘玄归政于刘秀，刘玄怒而不应。未几，刘玄即派兵包围了隗嚣的住宅，至夜，与其部将王遵、周宗等数十人，轻骑突围，逃归上邽，复聚其众，自称“西州上将军”，与更始帝刘玄抗衡。

这年十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在长安的耆旧、名士纷纷西奔，投靠隗嚣，班彪、马援等著名人物也来投归。由是，“隗嚣麾下将士云集”，势力大增，“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刘秀派遣大将邓禹西击赤眉军。邓禹率军进至云阳、枸邑一带后，部将冯愔纠众反叛，置邓军于被动地位，处境十分不利。隗嚣亲自率兵阻击冯愔，在高平将其打败，缴获大批辎重。邓禹对隗嚣的配合十分感激，便申报光武帝刘秀，任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不久，赤眉军被迫退出长安，向安定、北地2郡败退，隗嚣又派部将杨广率兵迎击，在陇坻（即陇山，在今张家川县东）败赤眉军；接着，又在乌氏（在今平凉市）一带阻击，迫使赤眉军折而东去，结果被刘秀军歼灭在河南境内。隗嚣既有功于刘秀，又与邓禹关系密切，在僚属的劝说下，于建武三年十一月亲赴洛阳，朝见刘秀，刘秀以隆重的礼遇接待了他。同年十二月，割据四川的公孙述派兵袭扰关中，隗嚣又出兵协助东汉征西大将军冯异，大破公孙述军，解除了关中地区的威胁。由此，刘秀对隗嚣更加器重。

但是，隗嚣随着自己军事力量的发展，他再也不愿继续臣服刘秀，图谋以陇上险要地势为依托，南与公孙述相策应，继续割据为王。因而，尽管刘秀许以重爵要职，他也百般推托，拒绝入朝。著名人士班彪、马援等人，已看清刘秀能定天下的总趋势，便向隗嚣多次进言，劝他归顺东汉，但他执意不从。不久，班、马等人便相继离去，投归了窦融、刘秀。

建武五年（29年）六月，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闻光武帝“威德”，遂举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5郡归服了刘秀，在此形势下，隗嚣也产生了投归东汉的想法，但大将王元进言说：现在是争夺天下“万世一时”的绝好时机，怎能轻易放弃呢！并夸口说：我愿“以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将军王捷也说：我们不能降汉，要“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到那时，即使“图王不成，也足以称霸一方”。隗嚣听信了王元、王捷等人的话，积极扩军备战，与东汉朝廷的对立更加尖锐激烈。隗嚣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加之陇右地区靠近关中，东控陇坻，西扼大河，南

接巴蜀，北窥大漠，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刘秀还是尽量争取隗嚣归顺，先后派马援、来歙上陇，劝说隗嚣入朝从政，均被隗嚣婉言谢绝。是年底，关东、关内地区已经平定，河西也已归顺，东汉政权得到巩固，全国只剩下陇右隗嚣和巴蜀公孙述两大割据势力，刘秀遂决定挥戈西指，统一陇蜀。

陇坻之战 建武六年四月，刘秀命耿弇、盖延等7将，率兵八九万人，集结陇下（今陕西陇县），准备向陇右进军；隗嚣急命大将王元率兵进据陇坻，伐木塞道，筑垒坚守，抗拒汉军。汉军大举进攻，结果被隗嚣军打败；接着，王元等率军追击，但被汉将马武精骑阻止。陇坻之战，汉军失利，刘秀怕隗嚣军乘胜进军长安，即令耿弇守漆县（今陕西彬县），祭遵守汧县（今陕西陇县），抗拒隗嚣军继续东进；又调吴汉军到长安，保卫京城。

十一月，隗嚣令王元、行巡各率兵2万余人下陇，但汉军已有准备，均被击退。不久，安定、北地等郡的豪强叛嚣降汉，陇东地区遂被汉军占领。这时，隗嚣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便一面上疏刘秀，掩饰自己的反汉行动；一面遣使巴蜀，称臣于公孙述。

安定之战 建武七年三月，公孙述册封隗嚣为宁朔王，镇守陇地，并派兵前来援助。隗嚣既得公孙述之助，即沿泾河东进，企图夺占关中。八月，他亲率步骑兵数万人，进至安定郡阴槃县（在今平凉市东），即被汉将冯异所拒，两军遂展开对垒作战。

这时，凉州牧窦融奉刘秀之命，率领河西5郡兵马进入金城郡地域，击溃了与隗嚣结盟的羌兵，扬威于黄河岸边，与东线汉军形成呼应之势。隗嚣怕遭夹击，遂停止进攻，命王遵守安定，自己引军退还上邽自守。未几，隗嚣军在安定被汉军打败，嚣将王遵被刘秀招降。从此，隗嚣割据政权开始走下坡路。

略阳之战 建武八年春，汉将来歙探知隗军虚实，率2000余人逾陇，伐木开道，从番须口（在今华亭县东南）秘密插入陇山以西，乘夜进袭陇右北方要地略阳（在今秦安县东北），与隗军激战，杀守将金梁，遂即夺取略阳。隗嚣丢失了重镇要冲，一面命王元防守陇县（在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防止汉军增援；一面派行巡占领番须口，封闭了来歙的退路；亲率主力数万人，全力围攻略阳；又派王孟守鸡头道（在今平凉市境），令牛邯军集结瓦亭，以资策应。

这时，蜀王公孙述也派部将李育、田弇，率兵万余人援助隗嚣，隗军声势再振。隗嚣攻略阳不下，便命部队劈山筑堤，堵河淹城。汉将来歙与士卒据城死守，箭用完了，拆屋砍树作兵器，与隗军进行殊死战斗。隗嚣军围攻累月，终未得手。闰四月，刘秀料隗军已经疲惫，遂亲率大军出征。汉军进至漆县后，诸将劝刘秀不要亲自进入陇山险地。

这时，马援用米堆成类似现在的沙盘，把陇右山川地形、隗军态势和汉军进军的道路，形象地表现出来，指给刘秀看，刘秀边看边听，高兴地说：“敌人全在我眼中了”，于是，不顾属下的再三劝阻，毅然指挥汉军西进，攻占了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城），对隗军翼侧造成巨大威胁。这时，凉州牧窦融受刘秀之命，率河西5郡兵马4万余人，辎重车5000余辆，东渡黄河，配合汉军会攻隗军。诸路汉军会合后，声势浩大，即分数路进攻，迫使隗嚣的瓦亭守将牛邯投降。汉军占领瓦亭，陇右北部门户洞开，略阳之围遂解。

西城之战 略阳解围，隗军被迫后撤，隗嚣的防御体系遂被汉军打破，陇坻防线便失去了作用。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隗嚣的一批将领相继率部降汉，失去16县，势力大为削弱。接着，汉军由北向南，直捣上邽，隗嚣与部将杨广退守西城（即西县，在今礼县东北），凭借险要地势负隅顽抗。

这时，刘秀再次遣使致书，要隗嚣归汉，又被隗嚣拒绝，刘秀便命吴汉、岑彭等部围攻西城，耿弇，盖延围攻上邽。不久，隗将杨广战死，王捷战败自刎。隗嚣死守西城，汉军久攻不下，岑彭令士兵堵河淹城，隗嚣率军苦战，历时数月。十一月，王元、周宗等带领公孙述救兵5000余人赶到西城支援，居高临下，里应外合，攻击汉军。汉军遭到夹击，伤亡惨重，加之粮草已尽，只好撤军东退。

洛门之战 汉军东退后，隗嚣乘机挥军出击，相继收复陇西、安定2郡之地。但是，由于连年战乱，陇右地区经济遭到破坏，粮食匮乏，百姓衣食不保，士卒疲惫，逃亡很多，难以恢复战前态势。建武九年正月，隗嚣忧愤而死，王元、周宗等人拥立隗嚣少子隗纯为王，屯兵冀县、清水、略阳、高平等地，继续坚持割据；公孙述亦派大将赵匡、田弇等率兵援助，驻守上邽、武都等地。

是年八月，刘秀再次遣军西进，来歙率兵六七万人，沿渭水河谷西上，进攻隗纯；耿弇率兵2万余人，从北线入陇，进攻高平第一城。各路隗军拼命

抵抗，汉军进展缓慢。经过近一年的战斗，来歙一路才逼近上邽；而耿种一路，围高平第一城逾年，在隗将高峻的严密防守下，仍未破城。

建武十年（34年）夏，汉将冯异在上邽大破巴蜀援军，斩主将赵匡，迫使隗纯退守洛门（今武山县洛门镇），留王元坚守冀城（即冀县）。十一月，汉军全力攻拔洛门。这时隗将王元认为“冀城已孤，势不能久”，便率军突围，入蜀投奔了公孙述。隗纯在汉军强大攻势下，发生动摇，遂与周宗、行巡、苟宇、赵恢诸将降汉。高平守将高峻，拼命抵抗，杀死劝降的汉军使者，但得悉隗纯投降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亦开城投降汉军。至此，割据陇右12年的隗嚣政权，宣告覆灭。

第八节 窦融保据河西

窦融出身于官僚世家，因他的先祖世代在河西做官，知晓河西诸郡的地理民情。在西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胜负未定的形势下，他想到“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又有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是一个割据自保的理想地方。于是，便求更始帝大司马赵萌，辞让钜鹿太守之职，要求出仕河西。不久，他便在赵萌的支持下，出任了张掖属国都尉。

武装保境 张掖属国是管理张掖郡内少数民族的机构，都尉是属国之兵的司令官，并兼治民。窦融是一位有远大眼光的将领，他统率的万人精骑又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他到任后，便连结五郡豪杰，广交四方志士，与酒泉郡太守梁统、金城郡太守库钧、张掖郡都尉史苞、酒泉郡都尉竺曾、敦煌郡都尉辛彤等人，结为知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势力雄厚的军事政治集团，自称“西州上将军”，武装保境安民。

不久，他清除了反对势力，赶走了与自己主张不一致的武威郡太守马期和张掖郡太守任仲，委梁统为武威郡太守（驻姑臧城，今武威市），史苞为张掖郡太守（驻觿得城，在今张掖市西北），竺曾为酒泉郡太守（驻福禄城，今酒泉市），辛彤为敦煌郡太守（驻敦煌城，在今敦煌市西南），库钧为金城郡太守（驻允吾城，在今民和县古鄯镇），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随后，他被5郡太守推举为“河西大将军”，在张掖设大将军府，成为河西地区的最高军政

长官。他大量任用当地人士管理户籍，征集军粮；自己主持军事训练，加强战备；并设置从事若干人，巡查 5 郡战备工作。

由于他礼贤下士，四方名士相继前来投奔，并受到重用，拜班彪为师长，刘钧为长史（相当于秘书长），诸事皆与之商议。此后，他精心经略河西，抚绥五郡，外挫敌寇，内修政治，不几年，就使河西的农业得到较大发展。在中原大乱、战火连年的情况下，河西地区则出现上下相安、社会稳定的局面，安定、北地、陇右和上郡等地的流民，来此避乱者达十数万人。

当时，对河西威胁最大的仍然是匈奴和西羌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不断纵兵入寇，攻掠郡县，掠夺人口、财物、牲畜。为了抵御匈奴和西羌的寇掠，窦融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首先是“修兵马，习战射”。他一方面命令张掖属国的 1 万骑兵整军备战，习武练身，提高战斗力，成为抗击敌人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又命令各郡县编练地方武装，肩负起地方防卫任务。

其次，整修塞防，特别是整修了汉武帝时修筑的长城，又在南山（祁连山）各隘口，修筑了许多塞防和障、坞、亭、燧等军事设施，驻兵防守，严防敌人入犯。在沿边地带和黑河一线，整修了很多烽火台，十里一小墩，三十里一大墩，形成了以张掖为中心，以长城烽燧为骨干的通信报警网络，把居延、酒泉、敦煌、武威、金城与张掖紧紧联系起来。

第三，加强居延地区的防务。居延地区是河西的前哨，西汉时，强弩都尉路博德曾在此处修筑“遮虏障”，以后又修筑了“居延塞”。鉴于以往匈奴兵多从居延地区入犯，然后沿弱水（今黑河）进入河西走廊，窦融便整修了遮虏障和居延塞，使之亭燧相连，一塞有事，相互驰援，组成了一个有机的防御整体。

第四，“明烽火之警”。明确规定了各要塞与各郡之间的联络信号和示警方法，派戍卒在各烽火台昼夜值班，观察瞭望，一旦发现敌情，即点燃柴禾或畜粪，发出警报。白天放烟，名为“燔燧”；黑夜明火，号曰“举烽”，一墩接一墩，把消息很快传到后方。后方军民看到烽烟，立即行动起来，准备反抗入侵的敌人；各郡县也及时调兵遣将，相互救援，同心协力，保卫地方。烽燧的具体燔数，在已出土的《居延汉简·塞上烽火品约》中，有明确记载。

第五，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实行“宽和”政策。当时，河西境内有不少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匈奴、月氏、羌人部落，游牧于沿边山区，窦融对他们进行妥善安抚，“通货羌虏”，公平贸易，并组织他们参加保境安民的活动，在他指挥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都有不少月氏人和羌人的军队参加。

窦融的上述措施，顺应了河西人民的要求，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建武六年（30年）4月，匈奴军犯塞，他统率军队奋勇抵抗，“人吏格斗”，战斗十分激烈，给了敌人以狠狠打击。此后，“月氏自南降，塞胡由北附”，河西5郡得以相安。

广开屯田 河西土地辽阔，水源充足，宜耕土地很多。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解决军民粮食供应，窦融与同僚、属官商议决定，各郡县都设立田官，招抚内地流民，开渠引水，开垦土地，广种粮食。对于新来的农民，由官府发给耕牛、农具、种子，规定数年内不交纳田税。同时，又在敦煌、酒泉、番禾、令居、居延等地，组织戍卒屯田。对原有乡里农户，也鼓励他们修理沟渠，发展灌溉，开辟闲地，增加收入。他的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河西5郡出现了“仓库有蓄，民庶殷富”的繁荣景象。

收复金城 更始初，隗嚣割据陇右，派兵攻占金城郡，并派人与河西诸郡联络。窦融为了自保，曾举河西5郡归顺隗嚣。后来，隗嚣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争雄，窦融明察时事，理识大体，心向统一，便于建武五年夏，归顺刘秀；刘秀十分高兴，特致“玺书”赞扬，并赐黄金200斤，任命他为凉州牧。

还在更始时，羌人豪酋封何就曾入侵金城郡，后来又和隗嚣结盟，与东汉朝廷抗衡。建武七年，窦融奉刘秀之命，率河西诸郡兵马，东入金城地域，出击封何，大破羌兵，收复了金城失地，斩杀羌兵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谷数万斛。这时，汉军正与隗嚣军酣战于安定，窦融打败羌兵之后，又陈兵于黄河西岸，厉兵秣马，扬言渡河东进，“征讨叛臣”。隗嚣怕河西军渡河，遭受夹击，便从安定撤军，回上邦自保。

会攻隗嚣 建武八年四月，刘秀亲征隗嚣，鏖战于高平第一城下，窦融与河西5郡太守奉命率大军从今靖远地区东渡黄河，进入陇右，取捷径直趋高平，配合汉军主力会攻隗嚣。窦融的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包括从征的羌人和小月氏的兵马，共有4万余人骑，輜重车5000余辆。窦融与汉军汇合后，从几条路线同时发起进攻，终于打败隗嚣，为东汉王朝统一全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武帝刘秀为表彰窦融的战功，封他为安丰侯，封其从弟窦友为显亲侯。梁统、史苞、竺曾、辛彤、库钧也分别封为成义、助义、抚义、辅义等列侯。后来，窦融入朝，官至大司空，成为东汉王朝赫赫有名的权臣，被历代史学家称之为“通时达变”的典范。

光武帝统一陇右、河西后，仍沿袭西汉建制，分设北地、安定、陇西、汉阳、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10 郡，共辖 92 县（道），统由凉州刺史部统辖。

第九节 东汉时期的汉羌战争

羌族发展到东汉，已有数百个部落，100 多万人口，而且大部分迁入陇右、陇东乃至陕北、关中，“西北诸郡，皆为羌居”。羌人分布范围很广，“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原天水郡改）、金城及塞外者，谓之西羌”。羌人大量内徙定居后，一部分转入农业生产，一部分半农半牧，一部分仍从事游牧生活。入居内地的羌人与汉人杂处，有些遭受官府和汉族地主的剥削压迫，遂“积以仇怨”，不断掀起反抗浪潮。可以说，在整个东汉时期，羌族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一、东汉初期的汉羌之战

东汉初，由于王莽“乱朝”的结果，西部边防废弛，致使羌人大量入居内地。《后汉书·马援传》说：是时，诸羌乘机“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郡县无力恢复旧地。光武帝建武十年（34 年），东汉王朝刚刚平定陇右隗嚣割据势力，游牧于河湟地区的先零羌，就起兵反汉，先后攻掠金城、陇西 2 郡的许多属地。为了巩固西部地区的统治，朝廷派大将来歙，领盖延、刘尚等将领，率汉军数万人进讨，在金城地区大破羌兵，俘杀千余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次年四月，先零羌又攻掠临洮（今岷县）；十月，陇西太守马援率步骑兵 3000 余人前往攻打，羌人据隘抵抗，汉军经过数战，杀数百人，掠获牛羊万余头，羌人降者 8000 余人。汉王朝将归降的羌人，强徙于汉阳、陇西、扶风等地，分给牛羊以自立。

这时，另一股羌人进犯浩门（在今永登县河桥镇）一带，抄掠村寨很多，

马援与扬威将军马成往击，羌酋闻汉军来剿，率部众、牛羊西逃。汉军追击，羌人大溃，被汉军俘杀 4000 余人。战后，马援督令这一带的军民修缮城坞，开渠通水，恢复屯田，招抚塞内塞外氐羌，开地种田，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由于马援“抚羌”有方，成效显著，东汉王朝决定撤销金城郡，将其地并入陇西郡，皆归马援节制。

建武十二年，参狼羌攻武都，武都郡丞孔奋据城死守，并驰报马援救援。马援闻讯，即率兵南下，与孔奋共同作战，击破参狼羌，迫降万余人。次年七月，武都塞外之白马羌酋，率部众归顺汉朝。但是，到了秋天，参狼羌又和塞外诸羌联合，起兵反汉，杀武都郡长史，掳掠塞内诸寨。马援率陇西军 4000 余人往击，将叛羌围困在荒山上，断其水源，也不与战；叛羌饥渴难耐，羌酋率精壮者外逃，羌众万余人投降。

光武帝中元元年（56 年），参狼羌攻武都，杀掠吏民，太守率郡兵抵御，力战不胜，城垣危在旦夕。这时陇西太守刘盱，派从事辛都等人，率兵 5000 余人赴武都郡支援，武都郡兵也乘机出城配合，与羌人展开大战。汉军经过战斗，斩杀其豪酋，俘杀部众千余人，余羌悉降。中元二年，烧当羌反汉，羌酋滇吾与弟滇岸，率羌兵 5000 余骑攻掠沿边各县，边郡群众骚动不安。陇西郡太守刘盱遣兵击之，一路在枹罕地区与羌兵大战，未能取胜；另一路与羌兵战于允街（在今兰州市红古区南），反为羌兵所败，汉兵被杀 3500 余人。在胜利鼓舞下，附近诸羌部落均起而反汉，声势很大，各县堡寨被攻掠者无数。东汉王朝急派谒者张鸿西来督战，又从陇西、汉阳等郡调集兵马 3000 余人，与羌兵大战于允吾、唐谷等地，又被羌兵打败，汉军几乎全军覆没，张鸿及陇西郡长史田颯，皆被羌兵打死。朝廷对“羌患”甚为忧虑，于当年十一月遣中郎将王丰、监军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急率汉军 4 万余人西来，大举征讨烧当羌。汉军到达陇西郡后，受到羌兵的顽强抵抗。

二、明帝、章帝时期的汉羌之战

明帝永平元年（58 年）七月，汉将窦固、马武率汉军在浩门与叛羌激战，羌兵一度打败汉军，杀 4000 余人，但最后汉军全力攻击，反败为胜，杀死羌兵 4000 余人，余羌逃出塞外。马武率军追击，在东郡、西郡大破之，斩杀甚众，滇吾率部分精壮者远遁，余众非降即散。这次“羌乱”平定后，汉朝徙

降羌 7000 余人于关中，募士卒戍陇西、金城 2 郡，每人赐钱 3 万。朝廷决定复置护羌校尉，任命窦融侄窦林为校尉，设治所于狄道（今临洮县），以统内服各羌。

此后，羌人豪酋仍不时举兵入边掳掠，而各郡不能协同，“难以攻伐”，边民苦不堪言。章帝建初二年（77 年）六月，烧当羌酋迷吾，联合勒姐、吾良 2 羌部众起兵反汉，金城郡太守郝崇率兵征讨，结果兵败，汉军阵亡 2000 余人。迷吾得胜后，又与封养羌酋布桥联合，起兵 5 万余人，攻掠陇西、汉阳 2 郡各县。金城郡兵征讨，反被羌兵打败，死 2000 余人。八月，章帝派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汉军 3 万余人，征讨烧当、封养等羌，在临洮（今岷县）一带斩杀 4000 余人，降其一部，解临洮城围，迷吾败逃。封何羌酋布桥率羌兵 2 万余人据望曲谷（在今岷县西南），不时出掠，汉将马防兵分 3 路进击，破之，俘杀千余人，得牛羊 10 余万头，余羌退走；马防引军继续追击，再战于索西（在今岷县梅川乡），又破之，布桥率部众万余人投降。建初三年秋，马防奉诏还京，留耿恭继续征讨未服羌人，降羌众万余人，得牛羊 4 万余头，于是勒姐、烧河等 13 种羌数万人皆降。

章帝元和三年（86 年），烧当羌酋迷吾与弟号吾，联合诸羌，反攻陇西各县，占亭候，杀官吏，掠人民。陇西郡将李章率兵追讨，生俘号吾；陇西太守张纡向其晓之以理，然后释归。号吾归部后，向羌众讲了张太守的政策，集结之群羌，当即解散，各归故地；迷吾也率部退至归义城，以待时机。东汉王朝未能利用有利时机招抚羌众，而是举兵继续征讨。章和元年（87 年），护羌校尉傅育，领汉阳、金城 2 郡兵 5000 人“伐羌”，又请发陇西郡兵“据河南地”（指今兰州至临夏一带地区），发张掖、酒泉 2 郡兵“遮其西”。这时，迷吾也集结了大批羌兵，准备迎击汉军。但是，傅育贪功心切，不待各郡兵会至，即率所部独进。迷吾见汉军来，便引兵退走，傅育率 3000 骑兵追击，结果在三兜谷中了迷吾的埋伏，傅育以下 880 余人战死。会诸郡兵至，羌兵已远遁。

傅育死后，朝廷任陇西太守张纡为护羌校尉，继续对羌人进行征讨。同年七月，迷吾联合诸羌豪酋合兵 7000 余人，攻击金城郡各边寨。张纡遣部将马防率汉兵千余骑，配合金城兵攻击羌兵。迷吾失败投降，张纡以毒酒将迷吾及其大小首领 800 余人毒死，并割迷吾头祭傅育，于是羌人反抗愈烈。不

久，迷吾子迷唐与诸羌种落联合，率 5000 人大肆攻掠陇西、金城 2 郡属县，陇西郡太守寇盱率兵抵御，与羌兵战于白石（在今夏河县麻当乡）。迷唐力战不胜，率部撤退至大小榆谷。

此后，迷唐与诸羌连年攻掠金城、陇西等郡，官军多次与之交战，均不能取胜，边地长期不得安宁。朝廷调聂尚、史充先后任护羌校尉，专事征讨羌兵，保卫边地；但聂尚等人均不能战胜羌兵，接连获罪撤职。

三、和帝时期的汉羌之战

汉和帝时，汉羌在陇右的斗争，仍继续不断。永元四年（92 年），烧当羌酋迷唐，率羌骑数千，攻掠金城郡沿边各寨，郡兵迎击，迷唐退走。次年，朝廷诏谕迷唐“还居大小榆谷”，不能继续犯边，并派使者田汜护送。迷唐开始听从朝廷旨意，但中途又反，杀使者田汜，率兵攻扰金城郡属地。和帝以贯友为护羌校尉，加强对羌兵的抵御。贯友到任后，一方面收买羌人上层分子，以削弱迷唐势力；另一方面又派重兵进攻。经过几次战斗，汉军占领大小榆谷，俘斩羌人 800 余众。迷唐失败后，率族人远去。

永元九年闰八月，迷唐又率 8000 余人攻掠陇西郡边塞，杀数百人，并乘胜深入；塞内诸羌悉与响应，合步骑 3 万余人，击败陇西郡兵，攻破大夏县城（在今广河县西北），杀县长。和帝遣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率汉军 3 万余人进击。刘尚、赵世抵陇西郡后，分兵屯驻临洮、枹罕等要点；然后征调陇西、金城、略阳、武威诸郡兵，企图四面合围羌兵。迷唐得悉，尽弃老弱，只率精壮者奔逃临洮（今岷县）以南。刘尚率兵追击，“大破之”，斩杀数千人，得牛羊万余头。迷唐继续败逃，汉军因在追击中死伤很多，不能复进，乃还塞内。

次年春，朝廷以刘尚、赵世对羌作战不能穷追，追究罪名而下狱；不久，因无将领兵作战，朝廷又免其死罪，令他们戴罪立功，继续到枹罕前线作战，并以谒者（宦官）王信监督刘尚，以谒者耿潭监督赵世。耿潭约羌酋谈判，晓之以理，诸羌多内服。迷唐实感孤立，也向汉军投降，汉军遂罢兵，送迷唐至京。其余羌人不满 2000，饥窘不能自立，乃入居金城，由官府供给衣食。不久，和帝令迷唐还羌地，率其种人回牧大小榆谷。

永元十二年（100 年）秋，迷唐复反，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会

合诸郡兵及属国兵，合计3万余人，出塞与迷唐战，“大破之”，杀400余人。在汉军残酷追剿下，烧当羌众降者6000余口。汉王朝将降羌分徙于汉阳、安定、陇西诸郡农耕。迷唐势微，不久病死；其子降汉，部众仅存数十户。至此，反汉坚决的烧当羌即被瓦解。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数百人，因无法忍受当地官员的剥削压迫，又起而反抗，但很快就被郡兵镇压下去，弱口被没入官家为奴。

四、安帝初期的汉羌之战

东汉时期，朝廷和地方官府经常征召羌人当兵，而当兵必受严格约束，羌人对此非常不满。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夏，因西域诸国起兵反汉，攻击汉朝派驻西域的官员和屯戍的官兵，西域都护任尚不能自保，朝廷遂决定罢西域都护，令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3郡羌兵千余骑，前往西域，接应都护及汉兵还内地。羌兵惧怕远行，行至酒泉，多已逃散；各郡遣兵拦截，捣毁其在沿途的临时“庐落”，于是，“群羌骇奔，互相煽动，相聚反抗”，郡县官府“畏懦不能却”。陇西、北地、汉阳3郡羌人“一时俱发”，群起攻击官府、堡寨，到处燃起战火。在这次反抗斗争中，先零羌和钟羌起了主力军作用。

面对羌人蜂起、城寨多受围攻的局面，东汉王朝急命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汉军5万余人西来，屯驻冀城（汉阳郡治，今甘谷县）、狄道（陇西郡治，今临洮县）等要地，伺机击羌。羌人闻汉军西来，便切断“陇道”，自制各种武器，准备打击汉军。永初二年正月，钟羌数千人，乘汉军“未大至”之机，猛攻冀城，汉军被杀1000余人。同年十月，邓骘命司马钧和任尚，率诸郡兵同数万羌兵战于平襄（今通渭县），汉军被羌人打败，死者8000余人。此后，汉军继续与羌人作战，由于羌兵作战骁勇，能充分发挥骑兵优势，“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使汉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奋战经年，损失了不少兵员。十一月，邓骘奉调回朝，留任尚屯兵陇右，坚守几个孤立的据点。

但是，原西域副校尉梁懂在河西讨羌，却打了一些胜仗。梁懂原驻军敦煌，羌人反汉后，他奉命统率敦煌、酒泉、张掖等郡兵，与流窜在河西的羌人作战，首先在日勒县（在今山丹东南）大败羌兵；接着又在昭武（在今临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泽县鸭暖乡)击败羌兵,杀千余人。梁懂率军东下,兵至姑臧(今武威),诸羌酋豪 300 余人,皆向梁懂请降,降众达数万人。梁懂多加劝慰,命其遵守法度,河西诸羌皆服。

不久,武都塞外的参狼羌,也入塞归降,汉朝在阴平(今文县)置广汉属国安置,设都尉统领。

五、羌势日盛,战火遍及三陇地区

东汉安帝即位以后,统治集团日益腐朽,宦官、外戚交替掌权,政治腐败黑暗;各级官府和农村豪右(地主),对羌人的剥削、压迫也越甚,终于导致羌人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永初二年底,先零羌首领滇零被羌人拥为“天子”,在北地建立割据政权,于是羌势更盛。滇零任天子后,集结各部羌兵数万人,东入关中,攻击三辅,然后东渡黄河,攻掠河东、河内之地;同时,派出别部,南攻汉、蜀。永初三年,当煎羌和勒姐羌大举进攻金城、陇西 2 郡诸县,钟羌攻占临洮县(今岷县),生俘陇西郡南部都尉。其他地方的羌人,也蜂起攻掠,“覆灭守将,屠杀城邑”,形势极为严重。

面对羌人的大举进攻,东汉王朝虽调军队前来攻打,但屡战屡败,郡县不保。羌人乘势大举内迁,汉朝官民或困守城堡,或结伙东流。由于边郡城池残破,郡县官员纷纷向朝廷呈送奏章,请求内徙避难。永初五年三月,朝廷批准陇西郡治由狄道(今临洮)迁往襄武(在今陇西县东南),安定郡治由临泾(在今镇原县西)内迁美阳(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北),北地郡治由马岭(在今庆阳县西北)内迁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护羌校尉由狄道迁往张掖,许多县治也被迫东迁关中侨居。百姓随官内流,沿途死亡很多,有的在羌人追击下丢弃老弱,很多妇女被羌人掳去作仆妾,“民丧其大半”。

永初六年,滇零死,其子零昌继立为“天子”。但零昌年幼,便以同部首领莫狼为谋主。次年,汉王朝命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在陇右全力攻击羌人,战斗十分激烈。是年秋,汉军在安定破先零羌别部牢羌,俘千人,得牲畜 2 万余头。元初元年(114 年)九月,在汉军追击下,零昌率部众撤至枹罕,侯霸、马贤率汉军追来,大败之,零昌逃出塞外。

十月,零昌又出羌地,攻掠狄道,凉州刺史皮阳奉命往击,结果被羌人打败,汉军死 800 余人,皮阳因此被撤职。接着,羌人又打败了代理护羌校

尉庞参率领的军队。东汉王朝调集凉州、益州、三辅等地 20 万大军围剿羌人，虽经多次激烈战斗，仍无法扑灭羌人的反抗烈火。

根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王朝对羌作战连年不断，“兵连师老，不暂宁息”，“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为之虚耗”，不论羌人、汉人，还是官府，损失都是巨大的。

六、虞诩智胜羌兵

汉安帝元初元年（114 年）秋，活动在今甘肃西南部地区的号多羌、当煎羌、勒姐羌豪酋联合，率领部众进攻武都郡治下辨城（在今成县西），围困军事要点赤亭城（在今成县西北）等地，并对附近各堡垒进行围攻掳掠。当时，朝廷中摄政的邓太后，闻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县令虞诩有将帅之才，便任命他为武都太守，令其率领 3000 兵马，前来抵御羌兵，保境安民。

次年十月，虞诩率领兵马向武都进发，当部队进到峭谷（在今陕西宝鸡西南）时，即遇到羌兵阻拦，不得前进。虞诩为了摆脱羌兵的纠缠，传令三军安营扎寨，与敌对峙，但命令部队只能固守，不准出战。随后他亲自率领部分精壮人马，到羌兵营前大声喊话说：“朝廷命我为先锋，大队人马就要到来，待大军赶到之后，再和你们决战。”羌兵听了他的话，信以为真，便放弃了对汉军的堵截，分散到附近各地掳掠财物、牲畜去了。虞诩乘隙率部前进，翻山越岭，一昼夜行军百余里。四处掳掠的羌兵得知汉军西进，急忙追赶堵截，但已望尘莫及了。

在行军途中，虞诩得知羌兵从后面追赶的消息，便命令部队在宿营地多挖做饭的灶坑；次日宿营时又命令部队成倍地增挖灶坑。有的部下不理解他的意图，便问道：兵法规定，每日行程为 30 里，以保持体力，防敌袭击；而您却命令部队加快行军，日近 200 里，是何缘由？昔日孙臆增兵减灶，大胜庞涓，而您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天增灶，这又是为什么？虞诩解释道：“兵行诡诈，自古皆然”，现在羌兵众多，我军势孤力薄，慢行就会被羌兵追上纠缠，使我陷于被动；速进，则羌兵无法弄清我军虚实。他们查点我军灶坑，必然认为汉军后续部队已经赶来，就不敢冒然来追，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前进了。昔日孙臆增兵减灶，示敌以弱；而今我兵少增灶，示敌以强。这是按照不同情况，活用兵法，是迷惑敌人的一种战术！部下听了，都很佩服他的才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智和计谋，消除了对孤军深入的忧虑。果然羌兵发现汉军灶坑逐日增加，以为汉军大部队来了，结果上当受骗，不敢继续追赶。

虞诩甩掉羌兵，昼夜兼程，进抵赤亭。这时围攻赤亭的羌兵有1万多人，而虞诩的兵马则只有3000人。在两军相持的数十个昼夜里，虞诩又运用计谋，对付敌人。他命令部队，不用强弩劲弓，只用小弩弱弓射击敌人；羌兵以为汉军装备不良，弱弓射不到他们，便集结城下，蜂拥而上，猛烈攻城。虞诩看到时机已到，便命令部队用强弩劲弓，一齐发射，结果杀伤了大批敌兵；羌兵受到伤亡，慌忙撤退，他又命令部队乘机出城反击，又杀伤了许多羌兵。

第二天，虞诩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动起来，由东门出，从北门进；然后又叫部队改换服装，由南门出，从西门进；如此反复多次，以显示汉军兵力雄厚。羌兵以为城中守军很多，无法取胜，便准备退兵。虞诩估算了羌兵将要撤走的时间和路线，就派遣一支精兵，乘夜出城，埋伏在险要路段，准备截击敌人。羌兵果然撤退，走了数里之后，便放松戒备；行至汉军设埋伏的地方，汉军突然杀出，羌兵一时大乱。这时，出城追击的汉军也冲杀过来，两面夹攻，羌兵被杀被俘很多，余众四散逃走。虞诩遂率汉军乘胜进驻下辨城。

此后不久，武都叛羌即被虞诩完全平定。羌乱平定后，他便招徕流亡人口，进行安置，动员军民开挖渠道，以灌农田，很快恢复了生产。接着他又组织军民，修筑堡垒180余座，防备羌兵再次入侵。

七、安帝中后期的汉羌之战

元初二年（115年）春，新任护羌校尉庞参，大力招降安抚羌人，许多羌人归服，不再反叛掳掠。庞参由张掖还治令居，河西道通。但是，朝廷不讲政策，不继续收服羌人，反而派遣司马钧为征西将军，都督冯翊、扶风、安定、北地等郡太守，合兵8000余人，与庞参所率胡兵7000余人，分道进击羌人。司马钧率先西进，攻打丁奚城；扶风太守仲光不听司马钧节制，散兵深入，中羌人埋伏，死3000余人，仲光也被羌人打死。司马钧、庞参以作战不力而被朝廷治罪。

东汉王朝军事上不能制服羌人，便改变策略，一方面，大力训练骑兵，准备突袭羌人；另一方面又收买羌人叛徒，暗杀其首领。骑兵参战后，大大提高了汉军的机动性，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汉军的方面转化。

元初三年六月，中郎将任尚遣骑兵突袭零昌的王城丁奚城，打败羌兵，斩首 400 余级，获牛羊数千头；汉将邓遵率南匈奴万余骑兵，在北地郡泥水以西与零昌展开大战，生俘其妻子，斩 700 余人。元初四年九月，任尚招募效种羌酋号封为刺客，刺杀了零昌，封号封为“羌王”。零昌被杀，使羌人反汉势力受到重大打击。

同年十二月，任尚和骑都尉马贤，率汉军并进北地郡，在泥水以西攻击先零羌酋莫狼。马贤率汉军至安定（在今泾川县北），即受羌兵袭击，险些丧命，汉兵伤亡一部；任尚及时赶来救援，方才转危为安；然后共同西进，追击莫狼。汉军与羌兵战于黄河岸边，汉军得胜，杀羌兵 5000 余人，得牲畜 10 万余头，莫狼只率少数人逃走。次年，度辽将军邓遵，招募全无羌首领雕何等，刺杀了莫狼，汉封雕何为“羌侯”。羌人首领接连被刺，使部众产生失败情绪，此后不久，活动于陇东地区的 1.1 万余羌人，便都投降了汉朝。

元初六年（119 年）春，勒姐羌和陇西羌通谋，企图联合起来，再次反汉。骑都尉马贤得悉，即刻率军攻击，在安故（在今临洮县南）杀陇西羌首领号良以下数百人，余众非降即散。战后，马贤被朝廷任命为护羌校尉。永宁元年（120 年）三月，沈氏羌 5000 余人攻张掖。六月，马贤率汉军往击，破之，杀 1800 余人，俘千余人，获马牛羊万余头，余众皆降。此时，活动于黄河以东的当煎羌酋饥吾，以为马贤远在张掖，乃起兵乘虚攻掠金城郡属县。马贤闻讯，急率军东还，斩杀羌兵数千，余羌逃出塞外。烧当羌、烧何羌酋闻马贤东还，又率 3000 余骑兵奔袭张掖郡，杀长史，郡兵不能自保，纷纷退守堡寨。

建光元年（121 年）春，马贤诱杀当煎羌酋卢忽，又率汉军 3000 余人攻其部众，纵兵杀害被俘羌人 2000 余人，掠羌人牛羊 10 万余头；当煎羌另一首领忍良脱逃塞外。七月，忍良联合烧当羌酋麻奴，率步骑兵 3000 余人攻金城诸县。八月，马贤率军在牧师苑（在今榆中县境）打败羌兵，杀 400 余人。随后，麻奴等又在令居击败武威、张掖郡兵，接着西进，攻打武威郡城；马贤率汉兵追至，在鸾鸟（在今武威南）击败羌兵，降者千余人，麻奴南逃湟中。延光元年（122 年）二月，马贤追麻奴至湟中，再与之战，麻奴又败，羌众大多向官府投降，麻奴只领少数随从，孤苦饥困。至十一月，麻奴又收集到 3000 余户，带至冀城，向汉阳太守耿种投诚。

由于“羌乱”逐一平定，陇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大有改善，延光三年（124年）秋，陇西郡治迁回狄道。

八、顺帝前期的汉羌之战

汉顺帝时，羌人虽然未停止反抗，但斗争规模都比较小。永建元年（126年），陇西郡钟羌反汉，朝廷命护羌校尉马贤率汉兵7000人前往镇压，在临洮击败钟羌，杀千余人，余众悉降。此后，陇西地区平静了近10年时间。阳嘉二年（133年），羌人又蠢蠢欲动，朝廷决定，在临洮（今岷县）复置陇西郡南部都尉。次年七月，钟羌首领良封，即起兵反汉，攻掠陇西、汉阳等郡县、里，顺帝命马贤镇抚诸羌。因马贤作战不力，朝廷遂以马续继任护羌校尉。十月，马续率兵攻羌，击败良封，杀羌兵数百人。但为时不久，良封又集众掳掠。阳嘉四年，朝廷以马贤为特使，督发陇西等郡兵及羌胡兵数万人，大举攻击钟羌，杀其首领良封以下1800余人，获马牛羊5万余头，良封亲属并部众降汉。马贤又攻击钟羌另一首领且昌，且昌不能坚持，遂率部众10余万人降汉。

与此同时，武都郡屯羌联合塞外羌，也起兵反汉，攻破官屯，驱掠人畜，郡兵不能抵御，护羌校尉也无能力兼顾。永和二年（137年），广汉属国（治所在阴平，今文县）都尉击破白马羌，杀600余人；护羌校尉又击斩其首领饥指累祖等300余人，于是陇南诸羌平定。永和三年，烧当羌首领那离等人，率羌兵3000余骑，猛攻金城郡城。这时，马贤被朝廷重新任命为护羌校尉，率领汉军往击，那离败走。次年，那离继续攻掠边寨，马贤率军追击，在浩门斩杀那离，俘杀部众1200余人，金城郡“羌患”暂平。

九 羌人反汉大起义

在镇压了羌人的前期反抗之后，东汉王朝为羌族聚居地区拨出专款，进行安置，鼓励农耕，恢复生产；同时，任用为政清廉的官员任护羌校尉，大力“宣抚”。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段时间内招抚了很多羌族部落，陇右诸郡出现了平静局面。但是，东汉王朝的西北边疆治安并未从根本上改善，还有很大一部分内徙羌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地，到永和五年，又爆发了羌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羌人的这次起义，参加的主要是“塞内羌”，起义的主

要原因是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压迫。

永和五年（140年）五月，且冻羌、傅难羌联合塞外羌，首先举兵起事，反抗官府的苛政，接着塞内羌纷纷响应，战火很快燃遍西北诸郡。羌兵攻城池，杀吏民，烧陇关，攻三辅，西北纷乱，京师为之震动。九月，朝廷以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羽林军及五校劲卒入陇，会合河陇诸郡郡兵共10万人，分屯各要点，伺机攻羌；又令诸郡官民筑堡坞300余所，储粮屯兵，备御“羌患”。

十一月，北地、安定等郡的东羌兵和金城、陇西等郡的西羌兵，在陇西会合后，分3路进军。东路以巩唐羌为主，攻击陇西郡各县；北路以枹罕羌为主，攻击北地郡；西路由塞外羌八九千骑兵组成，攻打武威郡。这3路羌兵同时出动，使整个凉州地区都受到攻掠。

永和六年初，朝廷命马贤出击，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羌兵冲杀非常勇猛，结果汉军败北，死伤无数，马贤及其二子皆战死。羌人得胜后，士气更加高昂。闰正月，巩唐羌3000余骑东入关中，攻掠三辅，焚烧了汉王朝的陵园。三月，武威太守赵冲，在河西打败羌兵，斩杀400余人，逼降2000余人，得羌人牲畜8000余头。五月，枹罕羌千余骑又攻北地郡，占去许多城堡，赵冲奉命驰援，与北地郡兵合力攻击，虽经数战，仍不能取胜。九月，诸羌合兵八九千骑，全力攻打武威郡城，汉军力战，羌兵退走。

此后，由于羌兵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协同作战，遂使汉军逐步占了上风。首先是枹罕羌首领经不住东汉王朝的利诱，率5000余户在参耆（在今镇原、环县间）以北降汉；接着是烧何羌3000余落，在参耆被汉军歼灭；其他各部羌众万余户，也在北地郡陆续被汉军迫降，羌人起义受到很大打击。

顺帝汉安元年（142年），朝廷任赵冲为护羌校尉，他采取“剿抚并施”的方针，对羌人继续收买瓦解，当年就招降枹罕羌5000余户。次年，他又与汉阳太守张贡，进剿活动于安定郡的烧何羌，结果歼灭1500余人，得牛羊18万头，烧何羌受到致命打击。十月，赵冲又在阿阳（在今静宁县南）击破诸羌，杀4000余人。建康元年（144年），赵冲在鹑阴（在今靖远县北）攻击羌兵，在渡黄河时遭羌人突袭，被羌人打死。赵冲虽死，但汉兵仍奋力作战，予羌兵以重大杀伤，羌人反汉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与此同时，驻守令居护羌校尉营的羌族官兵，突然起事，斩杀汉兵800余人，得汉军屯兵牛羊20余万头。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但是，这时羌人反汉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这股羌兵很快就被汉军消灭。冲帝永熹元年（145年），朝廷任汉阳太守张贡为护羌校尉，继续扫荡羌人反汉残余势力；汉将梁并招降离南羌、狐奴羌等种落5万余户。至此，羌人反汉斗争失败，陇右复平。

这次羌人反汉斗争，前后持续5年之久。由于连年战乱，百姓死亡很多，“白骨相望于野”，农民房屋庐舍多被羌人焚毁，堡坞破残，陇右人口大减，仅剩10万余户、48万余人。

十、羌人再次起义反汉

汉桓帝初，汉朝西部地区又爆发了羌人大规模的反汉起义。羌人的这次反汉斗争，前后持续10年之久，一直到灵帝建宁元年（168年）才告结束。

延熹二年（159年），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8种羌人联合起兵，攻打陇西、金城等郡，声势浩大，堡寨被攻破者不计其数，凉州路断，三辅告急，汉廷震撼。主张坚决进行军事镇压的将领段颍（武威人），被朝廷任为护羌校尉，调给1.2万骑兵，让其全力镇压叛羌。段颍受命后，即率兵西来，追剿羌兵，追至罗亭“大破之”，歼灭2000余人，俘获万余人。

延熹三年闰正月，烧何羌酋联合诸羌攻东张掖（在今武威市东南），段颍率军追至，激战半日，羌兵退走。此后，段颍率汉军继续追击，战斗40余日，杀烧何羌主帅，余众皆降。十一月，勒姐羌和零吾羌围攻允街城，段颍率军救援，羌兵退走。杂种羌屯聚白石山，伺机攻掠，段颍往击，羌人散逃。延熹四年十月，先零羌、沈氏羌又起，攻掠各地，段颍率兵追击，羌人退走。

段颍虽然作战骁勇，对羌人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但陇右各地羌人普遍起事，到处“作乱”，官军一来，即逃入深山，官军一退，又出山杀掠。汉军伤亡很大，段颍也险些丧命，人民苦不堪言。这时，朝廷主张“安抚”的一些大臣占了上风，力主对羌人采取“安抚”政策，桓帝遂免去段颍的职务，另派胡闳为护羌校尉；但胡闳无能，羌人反抗规模更加扩大，东汉朝廷遂改派主张“剿抚兼施”的朝那（今灵台县朝那镇）人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都督关西诸郡兵马，统管羌务。

皇甫规到任后，首先击败零吾羌，接着招降了先零等羌部众10余万人。与此同时，他将“杀戮降羌”、“不遵法度”的安定郡太守孙儁、汉阳郡太守

赵熹、属国都尉李翕、凉州刺史郭閼等要员，呈报朝廷批准“斩首”，又惩办了劣迹很多、欺压羌人的官员 100 余人。他采取的这些举措，对于收服羌人十分有利，形势立刻改观，大批羌人来归。《后汉书·皇甫规传》说：许多羌人“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羌患因此大大减轻。

但是，有些羌酋多年来专事征战，把掳掠当成解决生计的主要手段，不听皇甫规劝诫从事生产。延熹五年（162 年）三月，沈氏羌攻张掖、酒泉 2 郡，皇甫规率兵往击，群羌退逃。七月，乌吾羌攻汉阳、陇西、金城等郡，郡兵起而反击，“大破之”。十一月，滇那羌又攻武威、张掖、酒泉等郡，几乎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这时，朝廷中主张军事镇压的一派又议论纷纷，加之皇甫规“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宦官多进谗言，桓帝遂于延熹六年将皇甫规调职，重新任命段颍为护羌校尉。

段颍一上任，就改变了以“安抚为主”的政策，更加坚决地进行军事镇压，很快摧垮了金城、陇西等郡的叛羌。延熹七年（164 年），段颍率汉军万余人，追击煎当羌和勒姐羌，俘杀 4000 余人；次年正月，又追击勒姐羌，杀 400 余人，降 2000 余人；六月，再击当煎羌，“大破之”，俘杀数千人。延熹九年，沈氏羌攻武威、张掖，次年，当煎羌又攻武威，段颍率汉军入河西追剿，在鸾鸟（在今武威南）大破之，杀其首领以下 3000 余人，西羌悉平。

段颍执行镇压政策 5 年，羌人死者有数万之众。《后汉书·段颍传》说：5 年之中，段颍“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等四十三万七千五百余头”。羌人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段颍被封为破羌将军。

十一、段颍对东羌的镇压

段颍镇压了西羌以后，东羌又掀起反抗浪潮，东掠三辅，击败了东汉的军队。这时，朝廷对羌人的政策又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皇甫规、张奂为代表，继续主张采取“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另一种以段颍为代表，坚决主张用武力镇压。朝廷再度支持段颍，命他镇压东羌。于是，段颍又用了两年时间镇压了东羌。

灵帝建宁元年（168 年），段颍率汉军万余人，转攻东羌，从彭阳（今镇原县东彭阳乡）直指高平（今固原县），与先零羌大战。段颍面对强羌，布设战阵，以三行长矛手正面排列，其间配备强弩手；两翼用骑兵掩护。他激励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士兵说：“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应努力共成功名。”全军将士响应，齐心协力，奋勇击之，结果大胜羌兵，杀 8000 余人，获牛羊 28 万头。

次年夏，段颍又寻机作战。他先遣部将田晏带兵 5000 余人，进驻羌人屯聚地瓦亭山（在今六盘山南）扎营，诱羌兵进攻。羌人四面来攻，段颍率主力进击，汉军人人殊死作战，大胜羌兵。后来，羌人复聚射虎谷（在今天水西），段颍又率军进击，并派兵扼守谷口，切断羌人退路。经过一场恶战，大败羌兵，杀其首领以下 1.9 万余人，获各类牲畜不可胜数；谒者冯禅乘胜招抚，归降 4000 多户，分别安置于安定、汉阳、陇西 3 郡。至此，东羌的反抗斗争被镇压下去，长达百余年的汉羌战争，终于以羌人的失败而结束。

第十节 汉末凉州战争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群雄纷起，天下大乱，凉州地区也陷入混乱状态，兵争不断，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

一、韩遂起兵反汉

韩遂本为金城世家子弟，知书识理，胸有大志，生当乱世，广结豪酋，名著西州。汉灵帝中平元年（184 年）十一月，在黄巾起义影响下，凉州地区的羌人起兵反汉，打败汉军，杀死东汉护羌校尉冷征，共推湟中义从胡首领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占领了枹罕、安夷等地。这时，被称为“乱世英雄”的韩遂，连结边章，亦趁机起兵反汉，杀金城郡（治允吾城）太守陈懿，占领了金城、榆中等县。

中平二年（185 年）八月，韩遂、边章与北宫伯玉、李文侯联合，拥兵 10 万人，以边章、韩遂为帅，东进三辅；东汉朝廷震动，急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率领中郎将董卓（临洮人）、荡寇将军周慎等部，共约 10 万人西来抵挡，双方在美阳大战。汉军初战不利，受到重创；但到十一月，张温调集重兵击败边章、韩遂，接着又逐一击破羌兵各部，韩遂、李文侯等遂率羌汉各军退守陇右。张温遣将追击，以周慎率 3 万余人，进围榆中韩遂部；派董卓率领凉州兵 3 万余人，攻击羌兵。董卓军追至望垣（在今天水市北），被羌兵

包围，加之粮食乏绝，遂突出重围，沿渭水向东遁走。

董军撤走后，周慎军失去策应，形成孤军之势，粮道也被边章军断绝，遂丢弃輜重，也向东撤走。汉军退走后，反汉军发生内讧，各首领争权夺利，互相火并。不久，边章病死，北宫伯玉、李文侯等被韩遂先后攻杀，反汉军落入韩遂一人之手，成为拥兵10万的军事首领。接着，韩遂统率反汉军进攻陇西郡治狄道，太守李相如开城投降。韩遂军攻占陇西郡城后，声势大振，成为凉州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势力。

二、马腾联韩遂割据凉州

中平四年（187年）二月，凉州刺史（统辖河陇地区10郡）耿鄙调集汉阳、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6郡军队前来攻打韩遂。这时，凉州司马马腾，已与韩遂暗中勾结，图谋联军反汉。当6郡兵马进抵狄道时，马腾便策动部队哗变，杀掉耿鄙，与韩遂合兵一处。

马腾与韩遂合兵后，又联合汉阳人王国，围攻冀城（即冀县，汉阳郡治，今甘谷县），史称“韩遂、马腾反汉汉阳之战”。汉阳郡太守傅燮（北地郡泥阳人）坚决抵抗，但城中兵少粮缺，结果战死，韩、马联军遂占领汉阳郡各县。从此，凉州地区形成了韩遂、马腾的军事割据局面。

不久，韩遂、马腾推王国为主，率军围攻陈仓，但被汉将皇甫嵩（安定郡朝那人）、董卓等击退；接着，皇甫嵩又率军追击，连败王国，死伤万余人。韩遂、马腾以为王国“不祥”，遂将其处死。不久，韩、马2人又争权夺利，发生冲突，乃分兵为二，韩遂据金城及河西等地，马腾据陇右、陇东等地。

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死；九月，董卓拥立刘协为献帝，自任太尉（汉军总司令），专权朝政，关东各地诸侯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为对付关东的讨董联军，董卓力促韩遂、马腾“尊奉汉室”，委韩遂为镇西将军，驻防金城；委马腾为征西将军，遣其驻防郿县（今属陕西省）。自此，韩、马再度联合，归董卓指挥。初平三年四月，董卓被杀，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率兵作乱，关中国内军阀混战再起，人民或被杀戮、或饥饿而死者十之八九。兴平元年（194年）三月，谏议大夫种劭调马腾、韩遂率兵到达长安，攻打李傕、郭汜，结果反被乱军打败，仍退回陇右。不久，李、郭先后兵败被杀，马腾、韩遂又趁机进据关中。

三、曹操夺取陇右

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挟“天子之命”,派使者招抚韩遂、马腾,韩、马2人遣子入京为质,归附曹操,凉州地区暂时得到安宁。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进一步安抚马腾,又以献帝名义征马腾入侍,任为卫尉(京城羽林军将领),马氏家属也被迁居魏郡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以其子马超为偏将军,代统其众。建安十四年,曹操削平关东群雄,便回过头来解决凉州问题。这时,马超和韩遂已看清曹操的用心,便密谋联合拒曹。

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声言西击汉中张鲁,马超、韩遂疑为袭己,便联合关中豪吏李堪、成宜、杨秋等地方武装共10万余人,屯于潼关,抗拒曹兵。七月,曹操派曹仁、徐晃等将率部西进,用谋士贾诩(武威人)计谋,一面在渭河南岸安营扎寨,静观时变;一面用离间计,使马超与韩遂相互猜忌。马、韩屡次挑战,曹军坚守不出,待时机成熟,曹军先以轻兵应战,继以“虎骑”夹击。而韩、马临阵互不救援,招致失败,马超部将梁兴、李堪、成宜被杀。马超、韩遂率残部逃回陇西,杨秋退守安定。十月,曹军攻占安定,杨秋投降。不久,汉阳、北地、安定等郡相继归曹。

建安十七年五月,曹操杀马腾,夷其3族,马超兴复仇军攻曹,但在蓝田被曹操征西将军夏侯渊击败,兵退安定,联络羌、胡等少数民族军队复占陇上诸郡。建安十八年一月,马超率军攻冀城,曹操的汉阳郡太守韦康,固守7月而援兵不至,遂开城投降;马超怨恨韦康顽抗,将其杀死。马超占领冀城后,自称征西将军,并领凉州牧(中平五年改刺史为“牧”)。

这时,陇右氏王杨千万率兵数万,屯驻兴国(在今秦安县北),声援马超,马超声势再振。但为时不久,马超的参军杨阜在曹操策动下反叛,联合天水、安定等郡故吏姜叙、赵昂、尹奉等起兵攻马,连占冀城、卤城(今礼县盐关镇)等地,而韩遂兵驻显亲(在今秦安县西北),则不救援。马超退往历城后,又被杨阜击败,逃到汉中投靠了张鲁。

建安十九年(214年)春,马超势力逐渐恢复,又得张鲁之助,便率军出祁山(在今礼县东),击败姜叙;曹将夏侯渊率军救援姜叙,击败了马超。曹军继攻显亲,韩遂不战而退。接着,曹军又以轻骑袭击长离(在今通渭县东南),韩遂回军救援,被曹军击败,士卒大部溃散,残部退守金城一带。曹军

继续进军，夏侯渊在兴国击败氐王杨千万的军队。马超以陇右难以立足，乃入蜀投归刘备。十一月，曹操命夏侯渊自兴国出兵，进至枹罕，消灭了“河首平汉王”宋建，继而渡黄河、入湟中，击败诸羌。在曹军的威慑下，韩遂军发生内讧，部将曲演、蒋石杀死韩遂，以金城郡地降曹。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亲率大军，由陇右入仇池（在今西和县南），间道攻汉中张鲁。仇池白马氐王出兵塞道抗拒，但很快就被曹军击败。四月，氐王窦茂又率众万余人，在河池（在今徽县西北）据险抗拒，结果也被曹军消灭，窦茂被杀。至此，曹操便夺取了凉州东部全境。

四、曹军平定河西

曹操平定陇右后，将战略重点东移，与孙权角逐，河西诸郡处于半独立状态。建安二十四年，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和西平（今西宁市）曲演，各据本郡，自称将军，相互攻战，河西诸郡处于混乱之中。武威颜俊派遣使者，以其母、子为质，向曹操请援；而曹操则采取“两存而斗，坐收其敝”的政策，未及时表态。不久，和鸾攻破武威，杀了颜俊；武威王秘又反攻张掖，破城后杀了和鸾。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其子曹丕继为魏王。五月，曹丕任邹岐为凉州刺史。这时，西平曲演与张掖张进、酒泉黄华等联合，各执太守，抗拒邹岐任职。邹岐命新任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与将军郝昭，率军西进，平定河西。苏则、郝昭得到武威太守毋丘兴的支持，很快占领了河西走廊东部，并进军张掖、酒泉；而曲演则率兵3000余人，援助张进、黄华，抵抗苏则。苏则利用计谋，首先诱杀了曲演，击溃其部；然后攻取张掖郡治觿得城（在今张掖市西北），杀死张进，收编了郡兵；不久，黄华投降，酒泉遂下。至此，曹魏势力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

次年十月，凉州卢水胡治元多等起兵反魏，曹丕委张既为凉州刺史，率军西击胡兵。张既进抵鹑阴口（今靖远县西黄河渡口）时，治元多已设防拒守。张既以少部兵力牵制治元多，造成在鹑阴口强渡黄河的假象，而自率主力3万余人，迂回金城（在今兰州西）北渡黄河，向西潜行，突然出现在武威城下，遮断了卢水胡的后路。治元多无奈，被迫退守显美（在今武威市西）。张既占领武威城后，不待后续部队到达，即率先头部队进攻胡兵，并利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用夜暗埋设伏兵。治元多见曹军人少，率胡兵出城迎战，正中埋伏，被杀者5万余人，损失牛羊100余万头。

河西平定后，曹魏在武威设置凉州，统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今居延海地区）、西平、金城7郡，黄河以东之陇西、天水、安定、广魏、南安等郡，则划入雍州（后为秦州）管辖。

第三章 三国、西晋时期河陇地区战事

公元220年后，中华大地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互相争夺，战争不断。到了三世纪六七十年代，司马氏军事集团形成，先后灭亡蜀、魏、吴三国，统一全国，建立了西晋王朝。这种统一局面仅维持了半个世纪，西晋王朝又被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灭亡。在三国、西晋统治的近百年时间内，今甘肃省地，是统治者们角逐的重要战场之一，发生过许多重要战役和战斗。

第一节 诸葛亮北伐曹魏

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曹操夺取了陇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刘备在其军师诸葛亮支持下，率军在汉中击破曹军，占据了汉中、武都等地，取得了争夺陇右、北出秦川的前进基地，接着制定了绕出渭水上游，先取曹魏统治力量较弱的陇右，然后取高屋建瓴之势，夺取关中，继而东向，逐鹿中原，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为了实施这一方针，蜀相诸葛亮亲率蜀军，与曹魏在关（中）陇（右）地区进行了6次作战行动，被称为“六出祁山”。所谓“六出”，实际上是5次进攻战，1次防御战。这6次战事，有3次在今甘肃境内进行，1次先在陕西后在甘肃，1次先在甘肃后在陕西，1次发生在陕西境内。

一、第一次攻魏

蜀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屯军汉中，准备北伐。经过一年的临战准备，于建兴六年正月出师攻魏。他先派赵云、邓芝两将，率部进驻箕谷（在秦岭山中），摆出要北出斜谷、直取郿城（在今陕西眉县东）的架势，吸引魏军主力；而他自己则率蜀军主力6万余人西向，进军陇南。当地羌、氏等少数民族，深受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影响，倾心拥护蜀军，因而蜀军得以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利前进，迅速攻占了祁山（在今礼县东）。

接着，蜀军分路进攻，连续夺取了魏国的西城（即西县，在今礼县东北）、洛门（今武山县洛门镇）等地，魏雍州刺史郭淮急派天水郡太守马遵、参军姜维等西行阻击。“马遵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马遵退走后，姜维孤军难撑，也向东退军，当他退到上邽城下时，马遵竟不开城门接纳。姜维不顾疲劳，率军向西，奔走冀城。郭淮正在冀城主持军务，亦闭城不纳，姜维无奈，只好率军投归了诸葛亮。“亮美其胆智”，被任为将军。

诸葛亮占领陇右部分地区后，以汉相名义发布文告，宣布政纲，并指陈曹魏无道；加之蜀军队伍严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广大百姓拥护，天水、安定、南安诸郡，便纷纷脱离魏国，归向蜀汉，于是关中震动。

接着，蜀军一部西上，兵临襄武城（在今陇西县东南）下。陇西郡太守游楚坚守不降，等待援兵。魏明帝曹叡急忙赶到长安部署西部军事，派遣大将张郃率步骑兵5万余人西上，救援陇右。这时，诸葛亮坐镇西城，一面派遣参军马谡率军渡过渭水，抢先占领战略要地街亭，同时派蜀将高翔率军屯列柳城（在今清水县境内），以为策应；一面命令蜀军围困冀城，并准备打援，又命令赵云与邓芝伺机北进，准备会师关中。六月，张郃率魏军向街亭挺进，于是，蜀魏两军在街亭发生了一场激战，史称蜀汉“街亭之战”。

街亭，即西汉时期的街泉县古城，故址即今甘肃省张家川县东北之恭门乡上城子，东汉时降为亭，位于古代关陇通道的交叉路口，控扼东西交通，为古代兵争之地。古城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川道上，两山夹峙，中流河水，道路依山临河，穿城而过，形势十分险要。由于街亭的军事地位重要，蜀军东进略取关中，势在必争，占据了街亭，不但能够阻断魏军进入陇右的道路，而且又能为蜀军东进关中创造有利条件。

马谡熟读兵书，平日好论军计，为诸葛亮所器重。但他率军来到街亭后，不听诸葛亮“保留水源，不得在山上布阵”的指示，坚持“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教条，舍水上山，把部队屯驻在街亭附近的一座孤山上。裨将王平苦苦相劝，马谡总是不听。

张郃率魏军至，观其阵势，首先攻占街亭，切断了蜀军的水道。马谡指挥蜀军进行数次拼杀，均被魏军击回，最后被围困在荒山上。营中无水，军

心大乱；张郃乘机发起攻击，大败蜀军，马谡被迫退军。王平领千人断后，张郃不敢冒然追击，王平得以收拢诸营溃兵南撤。未几，张郃率魏军直趋上邽，进逼冀、西2城，结果，诸葛亮进军关中的战略计划落空，已占地区也不能保守，遂收拢马谡、王平、高翔及围攻冀城诸军，撤回汉中。不久，据守箕谷的赵云、邓芝军亦被魏军击败，遂烧栈道，退回汉中。魏将张郃、郭淮乘胜收复天水、南安诸郡失地，并进占了武都郡治下辨城。至此，诸葛亮第一次攻魏，便以失败而告终。

诸葛亮回师汉中后，“挥泪”斩了“失街亭”的马谡，并以自己“授任无方”为由，上书蜀国后主刘禅，请求贬官三级，以右将军行丞相事；部将王平因在街亭之役中力谏马谡，蜀军失利后又能沉着自持，收拢诸营散兵，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诸葛亮便将他提升为参军。

二、第二次攻魏

建兴六年（228年）十月，诸葛亮利用魏军主力被孙权吸引至东线作战，关中、陇右兵力虚弱的有利时机，率蜀军进行北伐。十二月，蜀军北出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攻陈仓，魏国守将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指挥蜀军强攻，用云梯、冲车轮番冲杀，并掘地道，昼夜攻击，连战20余日，士卒伤亡甚多，仍不能拔城。

这时，魏遣张郃、费耀等将，率援军将次到达，加之蜀军粮食将尽，诸葛亮遂撤围退走。魏将王双率轻骑追击，被诸葛亮的伏兵斩杀。撤退途中，诸葛亮遣奉义将军姜维西进，收复武都；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来救，诸葛亮派裨将张苞埋伏于下辨城北20里之斜坡，大败魏军，郭淮弃马，才得只身逃脱。但因粮草不济，诸葛亮只好命张苞退军。

三、第三次攻魏

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再次北伐。他先遣将军陈式率军进至下辨，郭淮闻讯，即率魏军前来抵挡，双方在建威展开激战，结果蜀军击败了郭淮。建威之战，蜀军获得胜利，并乘势占领武都、阴平2郡，使汉中得到拱卫。

这次北伐，和前两次进军一样，漫长的补给线使蜀军吃尽了苦头。陇南及秦岭一带，为高山峡谷地区，山大沟深，河流纵横，给军粮运送造成极大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困难。诸葛亮指挥全军克服困难，艰苦奋战，虽取得一些胜利，但蜀军经常缺粮，极大地限制了行动。蜀汉后主刘禅为表彰诸葛亮的功绩，颁诏恢复了他的丞相职位。

四、抵御魏军进攻

建兴八年七月，魏军分3路南进击蜀：主帅曹真出斜谷道，张郃出子午道，司马懿由西城出发，进攻汉中；另遣雍州刺史郭淮自祁山南下，进攻白马戍（在今康县境内）。

为了迎击魏军，诸葛亮一面屯军成固，做正面作战的准备；一面急命魏延、吴壹，率部攻击魏军的右翼。魏、吴率轻骑自河池（在今徽县西北）出祁山，郭淮恐蜀军断其后路，急忙退守上邽。曹真、张郃进军途中，正遇连绵大雨，道路中断，洪水泛滥，严重阻滞了魏军的行动，延至九月，仍未到达指定地点，魏明帝只好命曹真回师。为了逐出进入陇右的蜀军，魏明帝又委张郃为征西将军，率军西进。张郃进至上邽后，即派部将费耀和郭淮一起，切断了魏延、吴壹的退路。魏、吴受魏军威胁，被迫率军进入洮河以西地区。张郃又命费耀、郭淮驻守狄道，防备蜀、羌合兵东进。

魏延、吴壹到达洮河以西后，辗转数月，大力抚慰羌众。十一月率军东进，在首阳（今陇西县首阳镇）以南的阳谿击败郭淮军。但在南下途中，魏将费耀又率军堵塞道路，伏军谷底，张郃也率魏军追来。蜀军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危险。恰在这时，诸葛亮派来接应的军队赶到，蜀军合兵一处，迂回绕道，撤回了汉中。首阳之战后，郭淮率军进入洮西，在枹罕击杀了与蜀军结盟的羌首唐羌，陇西大部分地区又为曹魏所占。

五、第四次攻魏

建兴九年（231年）初，诸葛亮亲率蜀军再出祁山伐魏。为了使这次北伐战役取得胜利，他在出师前作了充分准备，亲自主持设计、制造了“木牛”（一种独轮车）、“流马”（人力四轮车），大大提高了军需物资的运输能力；他把当时使用的远射武器“弩”加以改进，使其一次能连续发射10支强箭；他还研究改进了用兵和作战的方法，运用“八阵图”于这次作战中。

二月，诸葛亮率领数万蜀军进围祁山。这时，魏军主帅曹真刚刚病歿，魏

明帝一面急命陇西、天水等郡的守将坚守城池，不要轻举妄动；一面急命驻防南阳（在今河南省西南部）的大将司马懿，火速西来，对付诸葛亮。但魏雍州刺史郭淮和上邽守将费耀等，违背魏明帝旨意，企图在司马懿到来之前解救祁山，击退蜀军。诸葛亮见郭淮、费耀等悬师出动，便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除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祁山外，自率主力3万余人，绕道攻上邽。郭、费率魏军进至祁山附近，与蜀军接战即败，退守卤城（今礼县盐关镇）。不几天，从祁山突围的守将魏平，也率残部4000余人来到卤城，与郭、费合兵一处，据垒固守。蜀军占领了祁山，并获得魏军丢弃的一批辎重。没过多久，诸葛亮即攻下上邽。这时已到麦收季节，蜀军抓紧时机收割麦子，补充了军粮。

司马懿赶到陇右后，见上邽、祁山都已失守，便屯军于上邽东山下，与蜀军对峙。数日后，司马懿调集魏军来攻上邽，诸葛亮便摆开阵势应战。司马懿见势不妙，即后退数里，避而不战。为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魏军，诸葛亮决定从上邽退军。司马懿挥军追击，诸葛亮即在山中设下埋伏，摆开八卦阵势，准备歼灭魏军；司马懿用兵也很谨慎，见有疑阵，便停止追击，不进诸葛亮设下的圈套。

诸葛亮退到祁山后，安扎了数个营寨，与魏军对垒相持，以待战机。司马懿深知蜀军远离后方，军粮供应困难，虽在上邽一带收割了一些小麦，但不可能满足大批军队长期固守所需军粮。他断定蜀军在陇右不会持久，因而尽管诸葛亮屡遣蜀军挑战，司马懿总是坚守不战。诸葛亮遣将骂阵，讥讽侮辱；司马懿忍辱，仍不出战。魏平等将忍耐不住，便对司马懿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司马懿在内外压力下，便下令与蜀军决战。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等将，带领蜀军轮番出击，斩杀魏军3000余人，缴获铠甲5000余领，弩3100余张。司马懿吃了败仗，又收军固守。

临近秋季，淫雨霏霏，蜀军都督李严运粮不继，害怕获罪，就遣参军马忠、督军成藩，假传蜀后主“圣旨”，令诸葛亮“回师”。诸葛亮得“旨”，便准备南撤。这时，司马懿得知诸葛亮要退兵，即派猛将张郃追击，并提醒他“不要追得太远”。诸葛亮得知张郃追来，便在木门（在今天水南）设下埋伏，待张郃进入伏击圈后，蜀军万箭齐放，使魏军遭到惨重损失，张郃也中箭身亡。

诸葛亮退兵返回成都后，才知李严是假传圣旨，便上奏后主刘禅，惩治

了李严等人。

六、第五次攻魏

祁山之战后，诸葛亮加紧整训军队，并实行屯田，发展生产，积草屯粮，制作兵器，并在褒斜道斜谷口秘密建立后勤基地，屯储军粮。3年之后，即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亲率12万蜀军，第五次攻魏。

这次北伐，蜀军由汉中出发，沿褒斜道出秦岭，到达渭河南岸。诸葛亮将蜀军屯驻在五丈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南），并控制斜谷口。魏军大将司马懿集结30万人马于武功、郿城一带，依托渭北塬头，抵御蜀军。两军相持100余日，诸葛亮不幸病卒于军中。诸葛亮病逝后，蜀军便徐徐后撤，回师汉中。

第二节 三国后期蜀、魏争夺陇右战况

三国前期，蜀、魏两国在今甘肃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多次争战，曹魏除取得河西地区外，还夺取了渭水（今渭河）流域及洮水（今洮河）以北广大地区，置陇西（郡治襄武，在今陇西县东南）、南安（郡治獾道，在今武山县南）、天水（郡治冀县，今甘谷县）、广魏（郡治临渭，在今天水市北道区社棠镇）4郡，在陇东置安定郡（郡治临泾，在今镇原县西），合计5郡，归秦州（魏初析雍州置）管辖；蜀汉只取得陇南部分地区，设置武都（郡治下辨，在今成县西）、阴平（郡治阴平，今文县）2郡，属益州管辖。从军事态势上看，魏国处于优势，蜀国处于相对劣势。

鉴于陇右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三国后期，蜀、魏两国继续在这里展开了争夺。在新的一轮争夺中，蜀国以姜维为主将；魏国先后出台的将领有郭淮、陈泰、邓艾等人。

姜维是天水郡冀县人，熟悉陇右地区的地理民情，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归蜀，被任为奉义将军。由于他“忠勤奉事，思虑精密，熟知兵法，敏于军事”，深得诸葛亮器重；诸葛亮死后，又得后主刘禅信任，被任为右监军，后来升任辅汉将军、镇西将军，领凉州刺史，全权督理陇右军事。

蜀汉延熙九年（246年），姜维与费祎并录尚书事，得以参决朝政。他继承诸葛亮的北伐事业，与魏国继续进行争夺陇右的斗争。他认为陇右的战略

地位很重要，因此他统率蜀军长期征战，不惜一切代价，图谋夺取陇右，与魏军争战长达16年。

第一阶段：蜀将姜维率军争夺陇右

姜维前后共出兵9次，被称为“九伐中原”，其中1次在今陕西境内、1次先在甘肃后在青海、其余7次均在今甘肃境内进行。

第一次出兵 延熙十年（247年），安定郡和武威郡的羌、胡等少数民族叛魏投蜀，蜀将姜维率军进至陇西、南安、金城等地接应，与魏国秦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使夏侯霸，在洮河以西交战，羌族首领白文虎、治无戴等，率部与姜维会合，共同抗击魏军，但魏军势强，蜀军无法久待，乃迁羌、胡诸部落入蜀；未及迁从者，均被郭淮击散。

第二次出兵 延熙十二年，姜维兴兵北伐，招诱羌、胡等少数民族以为内应。是年秋，姜维率军进入陇右，一面命部将句安等在曲山（在今岷县东）修筑城垒，驻守待机；一面派人联络羌、胡少数民族，集结兵力，以作策应。然后合力进攻附近各郡县。魏将郭淮、陈泰闻讯，即派部将徐质、邓艾率军前来攻打曲城，首先切断了蜀军的粮道和水源。蜀军无奈，只得分粮聚雪，困守待援。姜维急率蜀军前来救援，进至牛头山（在今岷县南），便受到陈泰部的阻击。这时，郭淮也率魏军主力赶来，威胁蜀军退路。句安所部处境更加困难，只得投降魏军。姜维见状，只得率蜀军退走。之后，郭淮派部将邓艾，率军屯驻白水（今白龙江）北岸，以防蜀军反攻；姜维也派部将廖化，驻军白水南岸，与邓艾对峙。不久，姜维率军绕道至洮西地区活动。

第三次出兵 延熙十三年（250年）。姜维联合羌人由陇右进攻西平，击败魏军，俘魏中郎将郭循。这次出兵，姜维虽率军艰苦转战，但郭淮针锋相对，积极迎战，使蜀军未能久占陇右，被迫退军。

第四次出兵 延熙十六年正月，魏降将郭循刺杀了蜀国尚书费祎，姜维趁机揽取蜀国军权。四月，姜维统兵数万出武都，围攻南安郡城，魏国新任秦州刺史陈泰率军急来解救。姜维久攻南安不下，魏援军将至，再加军粮不济，遂撤围退走。

第五次出兵 延熙十七年，魏国发生内讧，姜维抓住有利时机，于当年六月再次出兵，进围陇西郡城襄武，击败魏将徐质；魏狄道长李简举城投降。

十月，蜀军又攻占河关（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临洮（今岷县）等城；魏将陈泰急调重兵反击，姜维遂拔河关、狄道、临洮3县居民南迁，安插于蜀地绵竹、繁县一带落户。

第六次出兵 延熙十八年春，魏国发生镇东将军毋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叛乱事件。姜维不听蜀国征西大将军张翼关于蜀国“国小民穷，不宜黷武”的劝告，积极备战，伺机北伐。当年八月，姜维率领数万蜀军出击陇右，围攻狄道。

魏征西将军陈泰命秦州刺史王经固守狄道待援，待他率援军到达后，再夹击蜀军。但王经不听陈泰命令，魏援军尚未到达，即率所部出击蜀军，结果被蜀军击败，战死1万余人。姜维力争攻占狄道，然后长期固守，积谷养兵，招集羌人，造成夺占陇右、威胁关中的有利局面。但陈泰急率魏军西进，救援狄道。姜维得报，派兵据险设伏，阻击魏军。魏军正面攻击受阻，便采取迂回战术，绕过高城岭（在今临洮东南），突然出现在狄道东南山上，燃烽击鼓与城内联络。守军见援军到达，士气大振。陈泰扬言要切断蜀军退路，姜维中计，急忙率军撤围，退至钟题（在今成县西北）休整。

第七次出兵 延熙十九年春，姜维受命为蜀国大将军。七月，他在钟题休整后，再次出击魏军。

还在姜维出动前，魏国安西将军邓艾便在陇右积极备战，准备迎击蜀军再次来攻。姜维率领蜀军到冀城后，邓艾已在武城山（在今武山县西）设防固守。姜维向南安进击，与邓艾军在渭水北岸遭遇。蜀军利用夜暗渡过渭水，转锋向东，准备进攻上邽（今天水）。邓艾当机立断，也率魏军急速东向，并先于蜀军占领要点，以重兵设下埋伏。当蜀军行至段谷（在上邽附近）时，邓艾令伏兵出击，与蜀军展开恶战，蜀军力战不胜，士卒“星散流离，死伤甚众”，姜维遂退走蜀中。蜀人由是甚怨姜维，姜维引咎谢过，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第八次出兵 延熙二十年五月，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关陇地区的魏军东调平叛，关中、陇右防务出现空虚。姜维乘机率蜀军北出骆谷，待机攻魏。魏将邓艾、司马懿闻讯，急率兵合力抗拒，两军相持3个多月。次年春，魏军平定叛乱，诸葛诞败死，即回师关陇。姜维见魏军主力西来，难以取胜，便主动退兵，返回了汉中。

姜维连年出兵陇右，以攻为守，虽在地理形势上打破了魏国对蜀国的包围，支撑了蜀国的危局，但由于连年征战，劳师动众，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致使兵疲民困，人民怨声载道。蜀国当朝光禄大夫譙周讥讽姜维说：“累年攻战，功绩不立”；宦官黄皓、右大将军阎宇等，也在暗中策划，企图夺取姜维的军权。在一些朝臣的鼓噪下，后主刘禅便决定放弃“实兵堵围，以御外敌”的方针，撤去了汉中外围的戍守据点。刘禅的这种“自弃险要，自拆藩篱”的作法，不但使蜀国和蜀军失去了有利的形势，自陷于被动地位，而且也使蜀军主将姜维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给魏国造成了可趁之隙。

第九次出兵 后主（刘禅）景耀五年（262年），姜维最后一次出兵攻魏。这年十月，姜维率蜀军攻取洮阳（今临潭县），图谋联合羌人进取陇西郡，结果被魏将邓艾在侯和（在今临潭县境）击败，遂退往沓中屯田，以待势变。

姜维总计9次北伐，两次大胜，1次小胜；1次大败，1次小败；4次相持不克。

第二阶段：魏将邓艾夺取陇南

魏元帝景元四年（蜀汉炎兴元年，263年）五月，蜀国主将姜维偏师沓中（在今迭部县东境），企图再次举兵北进攻魏。这时，独揽魏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看到了蜀国君主懦弱，将相不和，国力衰颓及汉中防务空虚的情势，便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姜维于沓中，使其不能东顾，而另遣大军夺取汉中的战略计划。他认为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蜀国“其亡可知也”。于是，他令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自狄道向沓中进军，牵制姜维；令秦州刺史诸葛绪率兵3万，南出祁山，进占下辨，然后进军阴平桥头（在今文县以东之玉垒乡），以切断姜维所部的退路；派镇西将军钟会，率魏军主力12万人，从陕西子午谷、斜谷各道南下，直取汉中。

蜀帝刘禅闻魏军南下，急遣左车骑将军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率兵抵抗，并派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救援姜维。但蜀军势单，难以抵挡魏军攻势，魏军很快就攻占汉中，直逼阳安关（今川陕边境之阳平关）。

接着，魏军向陇南进军。邓艾派陇西郡太守牵弘，带领5000人马出洮阳（今临潭县）南进，通过腊子口直逼沓中；遣天水郡太守王欣，带领1万人马出沓中以东，截击蜀军；命金城郡太守杨欣，带领5000人马自洮阳以西进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包抄沓中右翼；自率魏军主力沿北岷水（今宕昌岷江）南进，以为后盾。各路魏军齐头并进，对姜维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姜维急引兵东去，天水太守王欣部在湫川口（北岷水入白龙江处，即今宕昌县南之两河口）堵住姜维部队，并与之大战。姜维极力摆脱魏军纠缠，沿孔函谷（即今白龙江河谷）向阴平桥头撤退。

这时，魏国秦州刺史诸葛绪率领的3万军队，已占领阴平桥头，切断了姜维的退路；姜维遂率军转锋北趋，计划夺取下辨，补充给养，并攻击魏军后路，然后再由北道增援阳安关。诸葛绪见姜维北去，急率魏军回援，姜维闻诸葛绪放弃了阴平桥头，当机立断，急速回兵，闯过阴平桥头东去。诸葛绪北返30里后，得知姜维又回军桥头，急忙调转头来堵截，但已迟了一日。这时，蜀将廖化已督军来到白龙江畔，姜维遂命他领兵把守阴平桥，防御诸葛绪及邓艾军继续南下；自率蜀军赶赴阳安关堵击魏将钟会去了。不久，廖化放弃阴平桥头，南退剑阁。自此，蜀军便放弃了陇南全部地区，邓艾乘虚占领阴平桥，控制了战略要点。

陇南为高山峡谷地带，山大沟深，交通阻隔。邓艾督军艰苦跋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逶迤前进。至今，在宕昌县境内的花石峡中，尚留有邓艾及其子邓忠督军修架的便桥遗址，山民称之为“邓邓桥”；魏军架设栈道时在崖壁上开凿的石孔，也历历在目。邓艾及其部将王欣、牵弘、杨欣，共率魏军2万余人，从阴平古道进军，由于道路十分艰险，粮草接济不上，加之当地山民及羌氏等少数民族群众均避入深山，魏军供给无法取之于民，“行无人之地七百里”，数次陷入绝境。尽管这样，邓艾还是率军缓慢前进，登上了摩天岭（今名青塘岭，在今文县以南之甘川边界）。这里山势极高，悬崖陡壁，道路断绝，邓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终于越过摩天岭，进入川北广武（今平武）县境。

当年十一月，邓艾率魏军攻下江油，直逼成都，蜀主刘禅派诸葛瞻（诸葛亮之子）率军迎击，在涪城（在今四川绵竹市东）与之大战。邓艾大破蜀军，斩杀诸葛瞻。刘禅见大势已去，遂率群臣向邓艾投降。这时，姜维尚在川北剑阁一带抗拒钟会大军，刘禅在邓艾威逼下，修书致姜维，命令他投降了魏军。至此，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宣告灭亡。

第三节 西晋与秃发鲜卑的军事对抗

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两汉时期游牧于东北，三国后期，魏蜀两国争夺陇右，魏将邓艾为了对付蜀军的攻击，将鲜卑族数万人徙置在秦、凉2州间，以借鲜卑之力遏制羌人，并阻隔蜀军北进之路。这样，鲜卑部落便大量入居陇右，其中，秃发部居今靖远一带，至晋初，已发展到数十个部落、20余万人口，成为当时甘肃境内最大的鲜卑部族。

由于鲜卑人当时尚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加之游牧经济很不稳定，衣食发生困难时，鲜卑贵族便鼓动部落，到汉族地区劫掠。因此，西晋王朝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军事对抗。西晋与秃发鲜卑的军事对抗，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抗，主要在河东北部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司马炎任命胡烈为秦州（治冀县，今甘谷）刺史，设法阻止鲜卑人大量入境，并对已入境内的鲜卑人加强控制。然而，鲜卑人有自己的部落组织，不愿接受西晋统治。泰始六年六月，胡烈向麦田（在今靖远县北）进军，驱逐鲜卑部众，秃发部酋帅树机能率数万部众迎战。晋军兵少，寡不敌众，在万斛堆（在今靖远县境）被秃发部打得大败，胡烈战死。树机能乘胜东进，攻占了陇东重镇高平。胡烈战死后，晋武帝调尚书杜预继任秦州刺史，又派石鉴为安西将军，令他们率军上陇，退敌安边。石鉴西进后，仓促出兵攻高平，被树机能再次击败。泰始七年四月，北地（今庆阳地区）羌、胡亦起兵反晋，四处寇掠，凉州刺史牵弘奉命率军征讨。树机能联合诸胡迎战，把晋军围困在青山（今环县西北之大罗山）一带，牵弘战死沙场。晋武帝又派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以苏愉为凉州刺史，率兵继续攻打鲜卑。八月，苏愉率晋军与秃发鲜卑展开大战，又被树机能设伏击败，苏愉也战死。

西晋军几经战败，损兵折将，再也不能主动进攻鲜卑，只能困守几座孤城；而树机能的骑兵，却驰骋于凉州、金城、高平、北地之间的广阔区域内，四处掳掠，无所阻挡。秦、凉2州人民深受其害，村落被毁，人口死散，致使大片土地荒废。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由于秦、凉2州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也使鲜卑人陷入连年饥馑，到泰始十一年春，鲜卑部落发生饥荒，树机能率秃发部落攻掠金城郡地，掠取牲畜、粮食。但是，司马骏早有防备，他指挥金城守军与树机能部众激烈厮杀，击败秃发部众，斩其豪酋乞文泥以下3000多人。未几，树机能为维持秃发部落的生计，遂率部投降西晋，并令20多个部落的首领各送一子为人质，换取西晋王朝的给养。西晋朝廷接纳了秃发部，调拨给养，使其度过了饥荒。

第二阶段对抗，主要在河西东部

西晋军几经征战，逼秃发鲜卑西渡黄河，自此，秃发鲜卑也称河西鲜卑。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河西鲜卑首领树机能再次叛晋，率部众寇掠凉州（今武威市），史称“凉州之乱”。西晋朝廷迫不得已，只好将已集结在关中准备伐吴的军队抽调出来，派文鸯为平虏将军，都督雍、秦、凉诸州军事，率部西征。咸宁三年三月，文鸯击败树机能，解凉州之围。树机能再次请降，归顺者20余万口。咸宁四年六月，树机能又鼓动河西鲜卑另一豪酋若罗拔能起兵反晋，打败晋军，击杀凉州刺史杨欣，于次年正月攻占凉州城，于是河西鲜卑“尽有凉州之地”。

凉州被鲜卑攻陷后，切断了丝绸之路，西晋朝廷极为震惊，晋武帝司马炎问臣下道：“谁能为我讨平鲜卑，打通凉州？”临朝肃立的文武官员竟无人敢出来受命。这时，兖州的一个“六品武吏”马隆，听到朝廷无人受命出征，非常生气，便不顾官微职卑，自告奋勇，请缨西征，被晋武帝破格任命为讨虏护军、武威太守。他受命后，募得勇士3500人，组成了一支精锐的队伍，携带军械粮饷，向凉州进军。

马隆率部经过长途行军，在鹑阴口渡过了黄河，行至媯围（在今景泰县东）以西，树机能就率部众万余人前来阻击。鲜卑人占据山头，居高临下，用箭簇、石块攻击晋军。马隆见山路狭窄，为避免伤亡，遂令士卒们制作扁箱车（车身较小，能行狭路），并在车上安装木板，形似小木屋，“以蔽矢石”。他制造的这种军车，既能抵挡敌军的劲箭飞石，又能就近攻击敌人。马隆且战且走，终于击败鲜卑兵，通过了险区。进至凉州城附近时，又被树机能数万部众团团围住。这里地势平坦，马隆指挥所部摆出八卦连环阵，渐次叠进，在运动中杀伤了大批敌人。接着，马隆又以鹿角车阵展开全面进攻，结果树

机能战败被杀，晋军收复了凉州城。

马隆引军西征后，西晋朝廷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这支军队的消息，许多人以为是“全军覆没”了；及至平定凉州的消息传到京城洛阳，晋武帝大喜，于是对马隆军大加犒赏，提升他为宣威将军。

第三阶段对抗，主要在祁连山区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秃发鲜卑余部被晋军追赶到凉州以南的祁连山区和大通河流域。不久，秃发部在柯成泥率领下再次起兵，南攻西平（今青海西宁），北攻浩门（在今永登县河桥镇），击杀西晋督将以下官兵300余名，掳掠附近居民。西晋朝廷调马隆为西平郡太守，率部前去弹压，柯成泥遂退入祁连山区。在此后的10年间，马隆厉兵秣马，整军备战，同时采取政治措施，安抚秃发部众，使武威、西平等郡相对得以安宁。太熙元年（290年），马隆东调秦陇，秃发鲜卑10万部众又在酋帅若罗拔能率领下反晋，北出祁连，四处掳掠，攻占凉州，控制了凉州以东地区。直到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对秃发鲜卑重新用兵，才又收复了凉州。

第四节 张轨保据河西

张轨，安定郡乌氏县（今平凉）人，晋武帝司马炎时期曾参预平息凉州树机能之乱，因有战功，被西晋朝廷录用为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府司马（相当于参谋长）。太熙元年后，中原地区发生“八王之乱”，河西鲜卑部帅若罗拔能，乘晋王朝无暇西顾之机，起兵反晋，攻掠凉州各地。在此形势下，张轨受到友人的鼓励与帮助，向朝廷上书，请求到河西任职。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驻武威），到凉州厉行职责，经营、保据河西。

河西走廊自西汉设置4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来，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士族地主势力已很雄厚，以索、宋、阴、汜、辛、张、贾、曲、游、令狐等为代表的数十个大姓，把持着地方政权，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一个个地主庄园，组建了大批地方武装。这些汉族地主豪强，一般都效忠于西晋朝廷。张轨到凉州后，笼络河西士族大姓，安排他们担任州、郡、县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官吏，并以宋配、阴充、汜谗、阴澹为“股肱谋主”，很快稳定了河西政局。当时，河西各地百姓，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寇掠和战乱，自发地形成了群众性的联防组织，由分散的农舍而修筑堡寨集中以居。地方豪族大姓，也修筑堡寨，抽拔门兵，建立防卫组织。张轨到凉州后，顺势利导，一面支持群众性的军事防卫组织，一面扩充府兵衙役，加强郡、县兵力，增修城防堡垒。他的这些措施，符合当时各阶层群众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有效地加强了他的军事地位，建立起以他为首的军事统治势力。

张轨到凉州后，曾对河西鲜卑大力进行收服工作，但鲜卑贵族时服时叛，每年冬春，差不多都要进行寇掠，凉州东部地区人民深受其害。永兴二年（305年），张轨派司马宋配，率领凉州兵全面出击，斩杀鲜卑首领若罗拔能，在武威以南俘获其部众10余万口，将他们安置在东部山区（今古浪、天祝境内），并将其中强悍骄健者，组建为军，建立起一支骁勇的“胡骑”。从此，河西鲜卑各部落群众生活有了出路，与河西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张轨在凉州的声望因此大震，朝廷加封他为安西将军。

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晋昌郡（郡治在今安西县锁阳城）太守张越与酒泉郡太守张镇兄弟发动叛乱，企图赶走张轨。张轨立即出兵讨伐，很快平定了叛乱。这样，就使河西地区在中原战乱不止的形势下，保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张轨还采取有力措施，兴办官学，提倡儒术，减轻百姓负担，励精图治，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使河西地区成为繁荣、富足的地区。那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死于战火的百姓很多，大批吏民逃到河西避难，张轨设襄武、乌氏、新乡、晋兴、大城、广昌、新鄯、临鄯、永固、昌蒲等侨县，安置了很多中原等地的流民。

西晋末年，北方的匈奴、羯、鲜卑等少数民族贵族，乘机起兵反晋，大举向中原进攻；有些地方豪强势力，也乘机起兵称雄。在此纷乱的局势下，张轨却全力支持西晋朝廷，竭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局面。永兴二年六月，天水郡太守封尚反叛晋朝，被秦州刺史张辅捕杀，接着，陇西郡太守韩稚也据郡叛晋，攻破州城，杀死张辅。张轨闻讯，立即派汜谗率军2万东渡黄河，讨伐韩稚，经激战，迫使韩稚投降，叛乱平息。不久，山东王弥起兵反晋，进攻洛阳，张轨派北宫纯、张纂等率凉州兵东下，保卫京师。凉州兵在洛阳大败叛军，王弥率兵败退河北，投靠了匈奴。

这时，匈奴左部首领刘渊以反晋为号召，建立“汉国”，自称“皇帝”，凉州兵又北进，配合晋军主力打败了刘渊子刘聪率领的匈奴兵。永嘉三年十月，刘渊派刘聪、王弥及其部将刘曜、刘景等，率精骑5万进攻洛阳，北宫纯又率凉州兵再到河南保卫京师，并出奇兵夜袭，匈奴兵大溃，刘聪被迫退军，使垂危的西晋王朝度过了一次险关。永嘉五年，刘聪做了汉国皇帝，令刘曜、王弥等再次围攻洛阳，张轨又命张斐、北宫纯率领精骑5000人东下，保卫西晋朝廷，但凉州兵尚未到达洛阳，刘聪已经破城，俘晋怀帝北去。“永嘉之乱”后，晋王朝皇族司马邺在长安即皇帝位，史称“愍帝”，改元“建兴”，张轨立即上表称臣拥戴，并遣都护宋配和儿子张寔，率军前去护卫。

第四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河陇地区战争

西晋末期，朝政腐败，社会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八王之乱”引起流民起义，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南下，迫使晋室南迁。此后，在北方出现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在南方，晋宗室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接着出现的是“南北朝”，南方代替东晋的是宋、齐、梁、陈4个朝代；北方出现的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从4世纪初一直延续到6世纪末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为止，前后持续近300年时间。在此期间，今甘肃省的河西、陇右地区，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西秦、北凉、南凉、西凉等6个割据政权；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赫连夏、北魏及西魏、北周，也都把势力延伸到了陇东、陇右、河西地区；此外，在陇南还有氐人建立的仇池等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出现和更替、争夺，反映了当时社会极端混乱的局面。

第一节 前赵在陇右的战争

公元304年，匈奴族首领刘渊建立“汉国”，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北）。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刘渊子刘曜率军占领关中，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此后，刘曜多次向西用兵，夺取了陇右地区。

前赵灭亡西晋后，西晋皇族南阳王司马保，在上邽（今天水市）称“晋王”，以秦州（辖今甘肃黄河以东地区）都尉陈安为秦州刺史，以凉州（辖今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地区）刺史张寔为征西大将军，企图借秦凉2州军力，复兴晋室。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十二月，司马保命令凉军将领韩璞、秦州刺史陈安率军东进，夺取长安。秦、凉2州军东进后，迅即攻取了汧城、陈仓。司马保称王后，陇右各地的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起兵响应；陇东地区的豪强路松多，也起兵抗拒前赵，并进占新平、扶风2郡，归附了司马保。

由是，司马保声势一时大震。次年四月，前赵王刘曜率兵西向，进击司马保，攻拔陈仓、新平，陈安、路松多败退陇城（今秦安县陇城镇），韩璞退守南安郡（在今陇西县东）。五月，刘曜围攻陇城，陈安等率军与之激战，但被赵军击败。不久，司马保被叛将张椿、杨欣所杀，部众万余人投奔凉州，秦、凉2州当权人物复兴晋室的企图，为之落空。

大兴三年（320年）六月，前赵将领解虎、尹车叛变，与巴人联合反抗前赵，前赵王刘曜遣将诛杀巴人酋长句徐、庠彭（庠音 shè 舍）等50余人，暴尸10日后复投于水，于是，陇右巴人尽反，推句渠知为主，称“大秦”，建元“平赵”。接着，陇东、陇右及关中地区的氐、羌、巴、羯等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抗，响应者达30余万人，严重威胁着前赵政权的生存。巴、氐等民族人民起兵后，刘曜以其子刘远为车骑大将军，率军击之，在关中迫降10余万众，接着移军安定（在今泾川县北），攻杀巴人5000余家，余众皆降。刘远转而进军陇城、天水、南安等地，氐族首领虚除权渠出兵抵抗，但数战俱败。后来，权渠子伊余率劲兵5万，进攻刘远军垒，但刘远坚壁不战，待到伊余骄怠后，刘远始乘大风昏暗之际，率军出击，一举生擒伊余，尽俘其众。伊余被俘后，刘曜施以“恩德”，安抚其部众，并委其任征西将军，封西戎公，迁其部落20余万口于长安附近，以便控制。至此，氐、羌、巴、羯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均被前赵平息。

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前赵王刘曜分兵袭掠陇右地区，强徙百姓万余户于关中，激起了秦州地区人民的强烈反抗。这时，原西晋秦州刺史陈安，乘机再起，他动员上邽、陇城等地人民，联结陇右汉、氐、羌10余万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刘曜的斗争。次年六月，陈安率领部众围攻前赵将领刘贡于南安，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危急时刻，匈奴休屠王石武，自桑城率众前来援救刘贡，两军内外夹攻，打败了陈安，陈安带领8000余众退守陇城。七月，刘曜一面亲自率兵围攻陇城，一面遣将围攻上邽、平襄2城。陈安在赵军围攻下，连吃败仗，遂留部将杨白支坚守陇城，自率精骑一部突围。刘曜派部将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击，中途与陈安激战，斩陈安于涧曲。陈安死后，陇城、上邽守兵皆降于刘曜，秦州辖地尽为前赵所占。之后，刘曜又强徙秦州大姓2000余户于长安附近，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第二节 后赵在陇右的战争

东晋大兴二年(319年),羯族首领石勒在黄河以北称“赵王”,建都于邺城(在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后赵”。不久,后赵进军西北,在今甘肃陇右地区进行了许多战斗。

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十二月,后赵王石勒在洛阳之战中擒杀前赵王刘曜。次年正月,后赵军队进驻长安,前赵政权灭亡。八月,原刘曜部将刘胤率军数万,自上邽向长安进军,企图恢复前赵政权。当刘胤军到达仲桥(在今泾川县境)时,后赵将领石生率军前来阻击,两军发生激战,后赵军不支,转入守势。九月,石勒子石虎率2万骑前来增援石生,与前赵军在义渠(在今宁县西北焦村乡)大战,刘胤军失败,残部退回上邽。石虎紧紧追杀,攻破上邽城,斩杀刘熙、刘胤及王公卿校以下3000余人,彻底消灭了前赵的残余势力;原依附于前赵的陇右氐王蒲洪(苻洪)、羌族首领姚弋仲等,皆降于石虎。石虎遂强徙氐、羌15万落于河南、河北,秦陇地区悉归后赵王石勒统治。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正月,后赵王石虎因太子石宣之变,谪罚东宫卫队万余人来陇右戍守。受罚将士非常怨愤,督将梁犊遂率众在雍城(今陕西凤翔)反叛,西进入陇,攻占陇城(在今秦安县东北)、略阳(在今天水市北道区社棠镇)、上邽等地,尔后南进,占据下辨(在今成县西)。后赵安西将军刘宁奉命率军西向,镇压叛军,但在安定一带被梁犊击败。不久,梁犊自称东晋征东大将军,后赵在秦雍地区的军队皆起而响应。此后,梁犊率军越过陇坻(今陇山),长趋东进,至长安时,部众已增至10万余人。梁犊攻长安不克,旋出潼关,击败石虎大将李农、张贺等人率领的十几万军队。石虎无奈,急调羌族首领姚弋仲和氐族首领苻洪等追击,梁犊战死,士卒溃散。

第三节 前凉在河西、陇右的战争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苦心经营凉州的张轨病死。随后,晋愍帝司马邺册封张轨子张寔为凉州刺史、西平公,领护羌校尉、西中郎将,都督凉州

诸军事。张寔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后，正值前赵军队接连进攻西晋，晋愍帝在长安处于朝不保夕的时刻，张寔便动员河西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西晋王朝对前赵军队作战。建兴四年（316年），刘曜率领的前赵军队攻破长安，灭掉了西晋，凉州兵5000余人作为保卫晋王朝战死在长安。次年正月，张寔派韩璞率凉州军再次东下，支援朝廷，但中途遭诸羌断路，未能逾陇。此时，西晋朝廷部分残余人员逃至天水，刘曜派兵紧追其后，正好与韩璞率领的凉州军相遇，两军遂即展开大战，结果凉州军获胜，斩杀刘曜追兵数千人。晋王朝宗室司马睿建立东晋后，张寔即称“凉王”，在凉州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前凉”，并向东晋称臣，奉行晋愍帝“建兴”年号。前凉政权建立后，与前赵、后赵、前秦等割据政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战。

与前赵争夺陇右之战 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张寔死，弟张茂继位为前凉王。张茂主政前凉后，一面经营凉州，一面向东进军，与前赵政权争夺陇右。太宁元年（323年），当前赵军队与晋秦州刺史陈安作战时，张茂即命将军韩璞率领凉州军队，前来增援陈安，与前赵军队对峙于冀城（秦州治所，今甘谷县）、桑壁（在今陇西县境）。同年八月，陈安败死，前赵王刘曜即命部将刘咸，进攻韩璞于冀城；命部将呼延晏，围攻韩璞部将阴鉴于桑壁。刘曜亲率主力28万过陇西，进至金城左右的黄河一线，列营百余里，与前凉军队隔黄河对峙。这时，张茂即派部将陈珍率军救援韩璞，又发动氐、羌之兵，击沿河赵军，并遣使向刘曜求和。刘曜封张茂为“凉王”，双方息兵停战。

太宁二年（324年），前凉王张茂死，张寔子张骏继位。不久，东晋遣使至凉州，授张骏为大将军，“假凉王”，都督雍、秦、凉诸州军事。咸和二年（327年）五月，张骏派遣武威郡太守窦涛、金城郡太守辛岩和将军宋辑等，率军数万人东进，与派驻秦州的守将韩璞会合，攻击刘曜军，夺取已被前赵占领的陇右诸郡。刘曜派部将刘胤率军抗击，在狄道、枹罕等地发生战斗，双方形成对峙。是年秋，前凉派军增援枹罕驻军，被刘胤军阻于洮水（今洮河）岸边，相峙70余日。十月，刘胤率3000轻骑在沃干岭（在今兰州市南境）袭击前凉军运粮队，夺得大批军粮辎重。接着，刘胤又率军攻击韩璞，璞军溃败。枹罕守将辛晏、张阆困守无援，被迫投降前赵。刘胤乘胜追击，渡过黄河，占领令居（在今永登县）。前凉军队损失2万余人，不但未夺取陇右，反而丧失金城以南大片地区。

攻占河湟和西域 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前赵被后赵灭亡,后赵势力进入陇右。这时,后赵在陇右的军事统治尚未巩固,前凉乘机夺取了金城、枹罕等郡,把势力扩张到今甘、青、川交界地区,置武卫、石门、侯和(在今临潭县境)、湟川(在今舟曲县)、甘松(在今迭部县东南)5屯,派护军驻守;增设河州,统管金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城北)、广武(在今永登县)、晋兴(在今青海民和县)、西平(在今青海西宁市)、湟河(在今青海海东)、兴晋(在今临夏州西境)、大夏(在今广河县西)、武始(在今临洮县北)等8郡。

接着,前凉以敦煌为基地,向西用兵,攻占西域(今新疆)东部地区,置高昌郡(治所在今吐鲁番)。咸康元年(335年),前凉王张骏又命大将杨宣率军出高昌,讨伐龟兹、鄯善等地,降服了天山以南各地的许多小国。咸康二年,张骏设置西域长史,驻节海头(在今新疆罗布泊西),管理西域事务;增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护军等军事建制,镇守西部疆域;置沙州(治所在今敦煌市西南),统管敦煌、晋昌(郡治即今安西县锁阳城)、高昌3郡。永和元年(345年),前凉又迫降焉耆(在今新疆焉耆县西南)。至此,前凉政权统治的地域,共有4州21郡,即凉州9郡、秦州4郡、河州8郡、沙州3郡,疆域所及,“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达葱岭,北暨居延”,占有了今甘肃、青海、新疆3个省区的大部分地方,其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与后赵争夺陇右之战 东晋建元元年(343年)十二月,后赵王石虎纵兵入掠凉州,孤军深入河西,与前凉军战于姑臧(今武威),结果被前凉军打垮,大败而退。永和二年(346年),张骏死,其子张重华继位为前凉王,石虎企图乘前凉政权更替之机,灭掉凉州张氏政权。他先派大将王擢袭占武街(在今临洮县东),打败前凉军,强徙当地居民7000余户于安定郡(郡治在今泾川县北);接着又派大将麻秋、孙伏都进攻金城,迫降了前凉金城太守张冲。前凉王震恐不安,急派大将裴恒率军在广武设防固守。

后赵军不断进攻,蚕食土地、虏掠人民,而裴恒不力战。正在危难之时,司马张耽向前凉王张重华建议,起用主簿谢艾领兵御敌。于是,前凉王委谢艾为中坚将军,率军5000人出广武,抵御后赵军。在首次作战中,谢艾就设计消灭赵军5000余人,获得大胜,迫使赵军撤退。

次年四月,石虎委麻秋为凉州刺史,令他进攻枹罕。是时,枹罕由前凉宁戎校尉张璩(qú渠)固守,麻秋率众8万余人“围塹数重”,又以云梯、地

道多路攻击。前凉兵奋勇抵抗，后赵兵久攻不下，死伤惨重。石虎又派刘浑等率步骑兵 2 万余人增援，经奋力争夺，一度有千余人登上城头，但张璠督兵力战，终于杀退后赵军，并烧毁其攻城器械。麻秋无奈，只得退兵大夏，以图良策。石虎得知麻秋退兵，急派部将石宁率兵 2 万余人前来支援，再次围攻枹罕。为了抗击后赵军，前凉再派谢艾率军 3 万余人，支援枹罕。麻秋得知，急派 3000 骑兵截击。谢艾得报，便派部将张瑁从小路断敌后路。后赵军后路既断，军心恐慌，谢艾军乘势进击，大破后赵军，斩首 1.3 万余级，击杀赵将杜勋、汲鱼等人，麻秋单骑逃回大夏。

5 月，麻秋与石宁率军近 10 万人，转攻金城以北地区，渡过黄河后，一度占领了广武和洪池岭（今乌鞘岭）。前凉一面急遣将军杨康率军东进，堵御赵军；一面急令谢艾率军回师，合击敌人。谢艾军行至沙阜，与后赵军接战，连续发起攻击，迫使石宁退守金城。七月，石虎又以孙伏都、刘浑为将，率步骑 2 万余人西来，协助麻秋作战，筑长最城屯兵。八月，前凉军大举反攻，在黄河两岸与后赵军激战，迫使麻秋渡河退兵，黄河以西之地复为前凉夺占。

与前秦争夺天水之战 东晋永和七年（351 年），后赵被冉魏灭亡。次年，前凉乘后赵灭亡之机，把势力迅速扩展到黄河以南、以东地区，派后赵降将王擢为秦州刺史，令其镇守陇右，王擢遂移秦州治所于天水。这时，前秦王苻健命丞相苻雄，率军进驻陇东郡（郡治在今平凉市西），并以此为基地，向陇右进军。这年十一月，苻雄夺占天水，王擢退守陇西。张重华闻天水丢失，急遣部将张弘、宋修等人率步骑 1 万人出援，经过激战，又夺回天水，苻雄退屯陇东。

永和九年二月，张重华以张弘、宋修、王擢等为将，率步骑 1.5 万余人东下伐秦。前秦丞相苻雄、将军苻菁率军拒之，大败前凉军于龙黎，斩杀 1.2 万余人，俘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逃回河西。前秦以苻愿为秦州刺史，镇守天水。五月，张重华复令王擢率军 2 万人，渡河东进，攻打前秦军，苻愿战败，退回长安，秦州复为前凉控制。

前凉政权内部的军事倾轧 永和九年五月，前凉夺回陇右后，张重华即遣使者上疏东晋，请求协同攻伐前秦，东晋朝廷遂授他为凉州牧。十一月，张重华病逝，其子张耀灵嗣位，年仅 10 岁。十二月，张重华兄张祚以政变手段夺取了前凉王位。从此，前凉割据政权开始内部倾轧，互相残杀，逐步走向

衰落。

张祚为王后，即于次年背弃了前凉与东晋协同进攻前秦的盟约，当东晋大将桓温率军攻击前秦关中时，他不但拒不出兵策应，反而在秦州刺史王擢主动配合东晋军事行动后，产生忌恨情绪，竟派人去刺杀王擢。结果事泄未果，又派部将牛霸率兵攻打王擢，迫使王擢投降了前秦。

不久，张祚又怀疑族人张瓘（驻军枹罕的将领）拥兵“谋反”，即派张掖太守索孚去替代，随后又派易揣、张玲两人率领1.3万人去袭击枹罕。这些做法很快被张瓘识破，索孚一到枹罕，便被张瓘捉杀；张玲等刚渡过黄河，也被张瓘打败，部众全部投归了张瓘。

永和十一年七月，张瓘起兵讨伐张祚，并传檄各郡，揭露张祚的罪恶。这时，张重华旧臣宋混、宋澄兄弟也聚兵万人，进攻姑臧城（今武威市）。这样，张祚就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闰九月，张琚率众在姑臧城中哗变，张祚被部下所杀。张瓘至姑臧，拥张重华少子张玄靓为前凉王。这时的前凉政权，经张祚折腾，已一蹶不振，地方势力乘机反叛，陇西守将李俨独立，尽占陇右，奉东晋年号，酒泉太守马基起兵呼应；西平郡卫琳亦据郡自立。张瓘征调数万人，镇压了卫琳、马基的反抗。

永和十二年二月，张瓘废张玄靓，自称凉州牧，向前秦称臣，引起以宋混为首的前凉老臣们的不满。升平元年（357年）八月，张瓘调集数万军队准备屠灭宋氏，宋混等人也集结军队抵抗。两军交战初期，张瓘士兵就纷纷倒戈，张瓘失败自杀，朝政大权遂为宋混独揽。两年后，宋混死，右司马张邕起兵，尽灭宋氏，代宋氏当权。不久，张玄靓叔父张天锡发动政变，诛灭张邕及其党羽，控制了前凉政权。至此，连年内乱的前凉政权，已无力与正在兴起的前秦争衡了。

前凉、前秦河西之战 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开始了兼并前凉的战争。五月，前秦王苻坚派武卫将军苟萇、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13万人向凉州进军；以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辨、梁州刺史王统等，率秦、河、梁3州兵为后继；同时派使者到凉州，劝前凉王张天锡归降。七月，张天锡杀使者，命龙骧将军马建率军2万东进，抵抗前秦军队。

八月，前秦将领梁熙等部，自青石津（在今兰州市西固河口镇南）渡河，

攻河会城（在今兰州市西固区达川乡），前凉守将梁济力战不敌，被迫投降。苟苌率部由金城津（在今兰州市）渡河，与梁熙等部会合，攻占缠缩城（在今永登县境）。凉将马建进至杨非（在今永登县北），见前秦军已占领缠缩城，便引军退守清塞（在今天祝县境内）。这时，张天锡又命前凉征东将军常琚，率兵3万进至洪池岭设防。

不久，前秦军攻入清塞，马建兵败投降。常琚与苟苌战于洪池岭，前凉军败北，常琚自杀。前凉军接连失败，张天锡急命司马赵充哲率军抵御。前秦军攻势凶猛，在赤岸（在今武威市东南）又败凉军，俘斩3.8万人，赵充哲阵亡。这时，前凉王张天锡亲自出马，率5万人迎战，但也被前秦军打败，奔还姑臧城。前秦军攻至城下，张天锡无奈，举城投降。

前凉自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正式立国，至太元元年（376年）灭亡，延续60年，是“五凉”、“三秦”中立国时间最久的一个割据政权。

第四节 前秦在陇右、河西的战争

前秦的奠基者苻洪，原是略阳郡临渭县（在今天水市北道区社棠镇）氏族首领，他骁勇善战，并有谋略，在军阀混战中扩充了军事势力，拥众10万，曾被前赵王刘曜任为宁西将军、“氐王”。东晋咸和四年（329年），苻洪在义渠、上邽之战中战败，投降了后赵，后赵王石虎强徙其部众2万余户到关东枋头（在今河南浚县西南），被任为流民都督，因在镇压梁犊叛军中立有“战功”，被石虎封为雍州刺史，都督雍、秦2州诸军事。这就为他以后建立割据政权打下了基础。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政权崩溃。次年正月，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聚集10余万人西归关陇。苻洪死后，其子苻健在长安建立“大秦”政权，史称“前秦”。升平元年（357年），苻健侄苻坚在汉、氐大臣支持下，继立为前秦王。东晋太和五年（370年），苻坚出动10万大军，灭掉了割据关东的前燕政权，占领中原，3年后，又占领东晋的梁、益2州，接着出兵西北，在陇右、河西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

与前凉争夺陇右之战 后赵灭亡后，陇右被前凉占领，前凉任王擢为秦州刺史，镇守陇右。东晋永和九年二月，前秦丞相苻雄率军西进，与前凉争

夺陇右，败凉军，斩杀 1.2 万人，俘前凉将领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败退凉州。五月，前凉王张重华令王擢率军 2 万，反攻上邽（今天水市），又打败前秦派驻的秦州刺史苻愿，恢复了对陇右地区的统治。

永和十一年，前凉发生内乱，陇西守将李俨宣布独立，这就给前秦吞并陇右提供了机会。前秦施张军事、政治并行的方针，迫使李俨投降，陇右之地随之归于前秦。太和元年（366 年），陇右羌族首领剑岐，以略阳 4000 余户投归李俨，反对前秦。李俨势力大增，再次宣告独立，与前秦断绝政治关系。次年二月，前秦王苻坚派王猛、姚萇等率兵 1.7 万人，攻打剑岐，剑岐部众大多投降。三月，王猛进围略阳，剑岐逃走，王猛派兵追剿，生擒剑岐于白马（今康县东北），陇右再度并入前秦。苻坚以羌族首领姚萇为陇东太守，以姜衡为陇西太守，统治陇东、陇右地区。

与此同时，前凉王也遣军东向，讨伐李俨，争夺陇右。四月，前凉将领杨傖、常璩率军过黄河，首先攻占大夏、武始 2 郡，接着在葵谷击败李俨，迫使李俨退守枹罕。不久，凉军又至，李俨遂向前秦谢罪求救。于是，前秦将领王猛、杨安等，率军来援，在枹罕东与前凉军大战，败前凉军，俘斩 1 万多人。未几，前秦致书前凉，相约各自退兵停战，凉军遂退回凉州。凉军撤退后，王猛攻破枹罕，生擒李俨，占领了枹罕。至此，前秦军尽占黄河以东地区。

攻灭前仇池国 仇池国是氏族杨氏部落在仇池山（在今西和县南境）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小政权，一向归顺于中原王朝。东晋咸安元年（371 年）三月，前秦王苻坚派部将苻雄、杨安、姚萇等，率步骑 7 万余人，进攻前仇池国。仇池氏王杨纂急向东晋王朝求援，东晋遂命梁州（州治在今陕西汉中）刺史杨亮派兵出援。杨亮遣部将郭宝、卜靖率领轻骑兵西入陇南，与杨纂聚集的氐兵 5 万余人会合，迎击前秦军队。四月，两军激战于鹫峡（在今西和县北），晋将郭宝战死，杨纂遂收拢残部南退。前秦军南进追击，杨纂走投无路，投降了前秦。前秦委任杨纂叔杨统为南秦州（治仇池）刺史，统治其地。前秦灭亡前仇池国不久，就把杨纂杀害了。

攻灭前凉之战 东晋太元元年（376 年）夏，前秦王苻坚派部将苟萇、毛盛、梁熙、姚萇等率大军西上，战略目标是攻灭前凉。梁熙、苟萇率军西渡黄河后，与前凉军接连激战，击败了前凉军，并迫使凉将梁济、马建投降。八月，

秦兵紧逼凉州城下，前凉王张天锡尽率凉军出战，也被前秦军打败，张天锡无奈，遂投降前秦。前秦灭前凉后，任梁熙为凉州刺史，以前燕降将慕容德为张掖郡太守，羌豪姚静为敦煌郡太守，氐族首领彭济为武威郡太守，统治前凉所属各郡县。这样，前秦即占有了今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地方，统一了北中国，使前秦成为十六国中疆域最大的割据政权。

同后秦的长期战争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王苻坚统百万大军伐东晋，结果在淝水被东晋军队打败。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下的各民族贵族，相继叛离苻坚，次年苻坚即被部将姚萇杀害。苻坚死后，其子苻丕继位为前秦王，传檄各地，讨伐姚萇、慕容泓、慕容冲等叛将，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前秦卫将军杨定（氐族），陇右氐族部帅窦冲等，各拥众数万人，起而响应。但各军互不统一，处于各自为战状态。同年冬，姚萇遣兵西上，击破陇上诸部，使前秦统治者复兴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

太元十年七月，枹罕诸氐推举苻坚族孙苻登为秦、河2州大将军，率兵东进，讨伐姚萇。苻登攻占南安后，当地各族群众投归者3万余户。苻丕闻讯，封苻登为南安王。这时，姚萇已在长安建立了后秦政权，实力大增。八月，苻登率军5万，东击后秦大将姚硕德，姚接战不支，急向东撤退。十月，后秦王姚萇亲率大军上陇，增援姚硕德，与苻登战于胡奴阜（在今天水市以西），但也遭到失败，战死2万余人，姚萇中箭负伤，退返长安，命姚硕德死守上邽。同年十一月，苻丕在襄陵（今山西襄汾县北）与西燕慕容永交战中兵败被杀，苻登遂在南安继位为前秦王。接着，苻登举兵向上邽进攻，每战均布方圆大阵，所向无敌，大败后秦军。

次年正月，姚硕德败退下陇，强徙秦州3万余户百姓落于安定。春三月，苻登任命窦冲为车骑大将军、南秦州牧，杨定为大将军、益州牧，杨壁为司空、梁州牧，陇西鲜卑乞伏国仁为大将军、大单于、苑川（在今榆中县北）王，集结重兵，向姚萇进攻。九月，苻登率军5万进占瓦亭，各族10万余户归附，苻登旋即引军攻占胡空堡（在今平凉西），与姚萇发生多次战斗，互有胜负；窦冲率部攻占汧、雍2城后，又引军北进，攻占了东朝那（在今灵台县境）。

太元十三年（388年），苻登进围姚萇右将军吴忠于平凉，经过几个月的围困，至七月，攻破该城，旋与窦冲等会合，拥兵10万。十月，苻登率军包围安定郡，前秦军四面大哭，以动摇姚萇军心，但姚萇令营中以哭声应之，使

苻登难以破城，遂率军退走。次年三月，苻登留辎重于大界，自率轻骑万余，攻占安定郡弥姐营及繁川堡，打败了被后秦迁治于安定的天水太守张业部。姚萇与苻登连战屡败，锐气大减。

七月，苻登以10万之众进据平凉苟头原，准备围攻安定城，姚萇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率骑兵3万，乘夜奔袭前秦后勤基地，攻占大界，杀守军700余人，擒获数十名将领，连苻登的皇后毛氏也被姚萇俘去。苻登经此战败，损失大批辎重，军队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遂放弃陇东，撤离安定，进入关中，继续与后秦军周旋。

太元十八年（393年）七月，窦冲叛苻登；在陇右称“秦王”，苻登遂由关中回师讨伐。窦冲求救于姚萇，姚萇即派其子姚兴率兵救援，在平凉打败苻登军。同年底，姚萇死，苻登得知消息，再次率军进入陕西，大举进攻后秦，结果被后秦军击败。苻登退回平凉后，拒守马鬣山，以图良策。七月，后秦王姚兴率军进围苻登，激战于山南，结果苻登战败被杀。次年，前秦残余势力被后秦消灭。

苻氏自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建立前秦政权，至太元十九年（394年）灭亡，立国45年。

第五节 后秦在陇右、河西的战争

后秦是姚萇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姚萇为南安郡赤亭县（故址在今陇西县东）羌人，世为羌豪，其父姚弋仲，曾是前赵、后赵大将，后归东晋，被任为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封为高陵郡公。苻坚时，姚萇率部众归降前秦，被任为龙骧将军，曾随苻坚东征西战，为前秦建立了不少“战功”。

与前秦争夺陇东、陇右地区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姚萇背叛前秦，率部众7万余人，相继攻占北地（今庆阳地区）、新平（在今灵台县东）、安定（在今泾川县北）等郡，自称“万年秦王”，不久，擒杀前秦王苻坚，接着又击败前秦在陇右的势力，收降鲜卑族首领没奕干，声势大震。太元十年四月，鲜卑族首领慕容泓率部众由长安还师东向，姚萇乘虚夺取长安，正式建立“大秦”割据政权，史称“后秦”。

后秦占据陇东、关中后，前秦主要势力退入陇西，后秦王姚萇即派他的

弟弟姚硕德向陇上进军。不久，安远将军姚祥进占陇城（在今秦安县东北），安西将军姚训进占赤亭，姚硕德则与前秦秦州刺史王统相持于秦州。接着，略阳郡太守王皮及天水郡的匈奴屠各部和许多羌族部落，皆降于后秦。王统无奈，也以秦州献降，姚苻遂委姚硕德为秦州刺史，统治陇右地区。

太元十二年，苻登继位为前秦王后，军力一度复振，与后秦争夺陇右地区。后秦大将姚硕德率兵攻击苻登军，但被对方打败；后秦王姚苻率大军增援，也被苻登击伤，陇右遂被前秦重占。次年（388年），苻登兴兵东下，在陇东与后秦军多次交战，姚苻派兵抵御，又被苻登打败，瓦亭、胡空堡、平凉、东朝郡等地，相继被苻登占领。

太元十四年（389年）七月，后秦诸将劝姚苻与苻登进行决战，姚苻拒绝说：“与穷寇正面交锋，实为兵家之忌，我将以计取之。”他采用避实击虚的战术，在苻登集中主力围攻安定之时，亲率骑兵3万，乘夜奔袭苻登设在大界的后勤基地，结果夺取了苻登的大批辎重。苻登丢失后勤基地后，军队粮食供应发生严重困难，遂放弃陇东，东入关中。之后，姚苻乘机派兵西进，重占陇右，以部将姚常守陇城，邢奴守冀城，姚详守略阳。

同年九月，仇池氏王杨定率部进入陇右，攻击后秦军队，连克陇、冀2城，斩姚常与邢奴，姚详遂弃略阳，逃奔阴密（今灵台县百里镇），后秦又丢失了陇右。太元十八年（393年）姚苻死，其子姚兴继位为后秦王。次年，姚兴在马髦山（在今平凉西北）打败前秦军，擒杀苻登，终于占领了陇右地区。

同西秦、后凉、南凉的战争 东晋太元十年，活动于金城、勇士（在今定西县巉口镇附近）一带的陇西鲜卑兴起，其首领乞伏国仁建立西秦政权，接着东下与后秦发生军事冲突，占领了陇右西部地区。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后秦王姚兴派大将姚硕德进攻东秦州（治南安，在今陇西县东），迫使西秦退兵，渭河上游地区遂为后秦所占。隆安四年（400年），姚硕德再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归力战不胜，部属伤亡、逃散严重，金城、枹罕也为后秦占领。不久，乞伏乾归投降了后秦。

隆安五年五月，姚兴派姚硕德率兵攻伐后凉。七月，后秦大军6万余人，自金城渡河，直指凉州，打败了后凉兵，俘斩万余人，逼后凉王吕隆向后秦称臣投降。元兴二年（403年），后秦又迫降了南凉。义熙四年（408年）春，河西鲜卑首领秃发傉檀背叛后秦，称南凉王，姚兴得知，即派部将姚弼等率

兵3万余人征讨，西渡黄河后，在漠口（在今古浪县境）、武威与之激战，但被南凉军打退，士卒被斩杀7000余人。七月，姚兴又派部将姚显，率军2万人增援姚弼，在武威城下与南凉军大战，但也未能取胜，只得退兵东返。

与赫连夏争夺陇东之战 东晋义熙三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在北地建立夏国，筑统万城（故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为都。此后不久，勃勃便向南发展，在陇东与后秦发生战争。次年，后秦王姚兴在进攻南凉秃发傉檀的同时，派部将齐难率2万骑兵进攻夏国。勃勃探悉后秦兵至，便从陇东北退。齐难纵兵野掠，勃勃潜师袭击，俘斩齐难7000余人。接着，率兵追至木波城（今木钵，在环县东南），俘齐难以下1.3万余人，陇东华夷各族万余户附夏。

义熙五年四月，夏王赫连勃勃率骑兵2万，向后秦进攻，驱掠涇原地区诸胡7000余户而去，随后又进屯依力川（在平凉附近）。九月，后秦王姚兴率军来攻，进至贰城（在今平凉东南），侦察、备战，并遣部将姚详督运粮草。赫连勃勃先发制人，乘姚兴不备，率军而至，与之大战，结果姚兴军败，部将姚榆生被擒，左将军姚文崇等殊死奋战，才打退夏军。姚兴吃了败仗，被迫退军，勃勃乘势攻占后秦的敕奇堡、黄石固、我罗城（皆在今陇东）等地。

义熙六年三月，勃勃再遣部将胡金篡进攻平凉，姚兴急率军援救，击杀胡金篡，打败夏兵。未几勃勃率军报复，遣部将赫连罗提攻拔定阳，坑杀后秦军将士4000余人；旋又攻入陇东、陇右，破白崖堡，直趋清水，强徙居民1.6万户移向大城（即夏都统万城）。

义熙十三年（417年），东晋大将刘裕攻占长安，后秦国灭，有国34年。

第六节 后凉战争

后凉的建立者吕光，是秦州临渭（在今天水市北道区社棠镇）氐人，其父吕婆楼，为前秦大将，位居要津。吕光年轻时，即随前秦王苻坚东征西战，他武艺超群，作战勇敢，为前秦建立了不少“战功”，先后被苻坚任为鹰扬将军和骠骑将军。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王苻坚任吕光为西域都护，持节征讨诸军事，统领步兵7万、骑兵5000，出征西域，降服了30余国。

夺取河西诸郡 太元十年（385年），吕光从西域率军东还。这时，苻坚已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吕光便在还军途中，收降了高昌（郡治在今新疆吐鲁

番东南)、敦煌、晋昌3郡,又在酒泉附近,打败了阻击他东进的前秦5万军队,俘前秦凉州刺史梁熙子梁胤。梁熙军既败,吕光便率军乘胜东进,杀酒泉郡太守宋浩、西郡(治所在今山丹县东南)太守索泮等,直逼凉州(今武威市)城下,武威郡太守彭济逮捕梁熙,向吕光投降。吕光入城后,杀梁熙,自领凉州刺史。后闻前秦王苻坚已被姚萇所杀,便自称大都督、大将军,以其子吕履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以杜进为武威太守,彭晃为张掖太守,王穆为酒泉太守,段业为西郡太守,康宁为西平太守,各领其地。

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吕光在凉州称帝,建都武威,定国号为“大凉”,史称“后凉”。此后不久,西海(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广武(在今永登县)、乐都(今青海乐都)、浇河(今青海贵德)、兴晋(在今临夏回族自治州西部)等郡,也相继归服,前凉属地尽为后凉所有。

剪灭前凉复辟势力 太元十一年初,前凉王张天锡之子张大豫,趁机潜回河西,进行复国活动,魏安(在今古浪县北)人焦松等,聚兵数千,迎张大豫为主。不久,张大豫联合河西鲜卑秃发思复鞬2万余人,攻占昌松(在今古浪县境),吕光派杜进率兵前去攻打,被张大豫击败。张大豫取得初步胜利后,一面进军武威,一面派人联络前凉旧部。未几,祁连(今民乐县南永固镇)都尉严纯、建康(治今高台县骆驼城)太守李暕等,起兵响应,并向武威进军,合攻后凉。吕光主动出击,结果打垮了张大豫的人马,击溃了秃发思复鞬的部众。次年七月,吕光遣部将彭晃、徐灵攻击张大豫,张大豫不支,逃到广武,被人捉拿,送吕光处死。这样,吕光就剪除了一个劲敌。

平定叛乱 吕光是一介武夫,只知依靠武力打天下,而不注重文治,建立后凉政权不久,政局即出现动荡。首先是西平太守康宁据郡背叛,自称匈奴王;接着,张掖太守彭晃、酒泉太守王穆亦叛,联合康宁反抗吕光。

各地反抗势力虽然一时俱起,但他们各自为战,互不统一,吕光亲率步骑3万,首先进击张掖,破城后杀死彭晃。接着,又率步骑2万人进攻酒泉,得手后继续向敦煌进军,在凉兴(在今安西县境内)与王穆大战,王穆失败,被部下杀死,部众四散。吕光平定西部反叛势力后,又挥军南进,平定了西平。各地的反抗斗争,终于被吕光一一镇压,稳住了后凉政权。

同西秦的战争 这时,黄河以东地区已兴起西秦,势力日益强大,引起吕光的极大不安。太元十七年(392年)八月,吕光遣其弟吕宝率军东渡黄河,

攻击西秦，结果在金城被西秦王乞伏乾归打败，士卒被逼入黄河淹死万余人。与此同时，吕光派其子吕纂，率军进攻已经降服西秦的枹罕羌彭奚念部，也遭到失败。后凉军接连失败，吕光并不善罢甘休，他亲自率军向彭奚念部进攻，迫使彭奚念率部南逃甘松（在今迭部县东南），枹罕地区（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便为吕光所占。

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正月，吕光再次举兵进攻西秦。他先遣吕纂率步骑兵3万人攻金城，西秦王乞伏乾归率众往救不及，金城被后凉军攻占。接着，吕光遣部将梁恭率甲卒万余人，出阳武下峡（在今靖远县西），取得鲜卑族没奕干等部的支持，攻占了西秦东北部地区；命其弟吕延自枹罕出兵，攻占了临洮（今岷县）等地。但为时不久，乞伏乾归就利用吕延勇而无谋的弱点，诱他追击，中途中其埋伏，招致全军覆没，使吕光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被迫退回武威。

吕光回军后，迁怒于尚书沮渠罗仇和三河郡太守沮渠曲粥，并把他们杀害。罗仇侄蒙逊因此在张掖起兵，反抗吕光暴政，酒泉、敦煌等郡起而响应，河西走廊西部从此摆脱了吕光的统治。与此同时，原属后凉的广武郡公秃发乌孤也背叛吕光，乐都、湟河、浇河3郡归服乌孤，河南地区从此脱离了吕光的统治。河西西部和河南地区脱离后凉，极大地削弱了吕光的实力。

同南凉、北凉的战争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末，后凉王吕光死，庶长子吕纂弑太子吕绍，继位为后凉王。吕纂即位不久，即于次年二月率军向南凉进攻。可是在他出师后不几天，他的司马吕弘就在武威城内发动政变，欲夺取王位，吕纂只得退军，解决内讧。回军途中，又遭南凉军反击，伤亡2000余人。四月，吕纂回到武威，消灭了吕弘反叛势力。六月，吕纂又兴师攻伐北凉，但未获战果。这时，南凉军乘虚袭击武威，掳城南8000户居民而去。隆安五年，番禾（在今永昌县西）太守吕超，联合吕光侄吕隆，率兵攻入武威城内，杀死吕纂，由吕隆当了后凉王。

灭后凉之战 吕氏家族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把后凉政权搞得混乱不堪，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剧。隆安五年五月，后秦王姚兴派步骑兵6万余人，攻伐后凉，乞伏乾归率骑兵7000人协助。七月，后秦大将姚硕德自金城渡河西进，直指武威。秦军压境，吕隆急命亲族将领吕超、吕邈等率军迎战，但被秦军打得大败，俘斩万余人，吕邈也被活捉。接着，后秦军把武威

城围困起来，城内粮绝，吕隆只得开城投降。

吕隆降秦后，后秦王姚兴命他继续维持凉州政局，但南凉王秃发傉檀和北凉王沮渠蒙逊连续发动进攻，占去大片领土，“姑臧而外，唯余昌松、番禾而已”。因受战乱摧残，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武威城内发生大饥荒，斗米值5000钱，百姓饿死无数。吕隆无奈，只得求告于后秦王姚兴，请他派兵接管凉州。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姚兴任司马王尚为凉州刺史，派将军齐难率军来武威协助，他们到武威后，强徙凉州居民万余户及吕氏宗族、僚属到长安一带，直接接受后秦的控制。短命的后凉政权，只维持了18年就被灭亡了。

第七节 南凉战争

南凉割据政权的建立者秃发乌孤，是西晋时“秃发鲜卑”（后称“河西鲜卑”）首领树机能的三世孙，年轻时即承袭秃发部落首领，活动于祁连山东端。乌孤“雄勇有大志”，任首领后，“务农桑，修邻好”，兼容流民，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并使秃发部进入半农半牧社会。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秃发乌孤归服后凉，被吕光封为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任命为冠军大将军。此后，他先后征服了吐谷浑乙佛、折掘、吐秣、唾契汗等12个部落，控制了大通河及湟水下游地区。隆安元年春，后凉王吕光攻西秦失败，秃发乌孤乘机脱离后凉，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立了“南凉”割据政权。

攻占“山南”五郡 秃发乌孤独立后，吕光即派部将窦苟率军前来攻打，乌孤与之大战，打败了后凉军，于是，乌孤又控制了洪池岭（今乌鞘岭）以南地区。接着，又攻取了后凉的广武、金城2郡，并在广武（在今永登县）立都。隆安元年七月，吕光部将郭磨、杨轨等发动兵变，攻击吕光，失败后率万余人东来，向乌孤请降，乌孤遂派其子傉檀率兵接应。杨轨等部在途中被羌人首领梁饥击散，由是，乌孤与梁饥交恶。九月，梁饥率羌人围攻西平，乌孤派兵解救，击走梁饥，占领了西平。

隆安元年（397年）十月，乌孤又率兵与梁饥大战于龙支堡，结果梁饥战败，羌众溃散，龙支堡一带也为乌孤所占。龙支堡之战后，秃发乌孤的声威大震，后凉乐都太守田瑶、湟河太守张稠、浇河太守王稚，自忖不敌，先后

归降了乌孤。不久，后凉王吕光派建武将军李鸾征讨南凉，但李鸾未战即投降了乌孤。至此，后凉山南5郡之地，尽为乌孤所有，“河南羌胡数万落”也都归附了他，南凉实力大增，乌孤乘势改称“武威王”。

隆安三年初，乌孤迁都乐都，封其子傉檀为车骑大将军，镇守西平；封其弟利鹿孤为凉州牧，积极经营武威。八月，乌孤死，其弟秃发利鹿孤、其子秃发傉檀相继为王。元兴二年（403年），后秦灭后凉，南凉王秃发傉檀为使自已免遭后秦攻击，便暂时去掉国号，遣使入长安，向后秦称臣，并向后秦王姚兴献马3000匹、羊3万只，姚兴遂任傉檀为凉州刺史。义熙二年（406年）十一月，傉檀自乐都迁都武威。

抗击夏国侵掠 东晋义熙三年，夏王赫连勃勃向南凉王秃发傉檀求婚，欲图结盟，共同对抗后秦。但傉檀不许，勃勃遂率2万骑兵进击南凉。傉檀率军抗击，在湟水以北击败夏军。夏军败退时，驱掠枝阳（在今永登东苦水乡）一带居民2.7万余人、牲畜数十万头而去。傉檀率众紧追，在阳武下峡与夏兵大战。这时，勃勃将其车辆物资尽弃于道中，置兵于死地，夏兵由是拚力死战，人自为战，反击南凉军。傉檀恃众轻敌，结果被勃勃打败，反被夏军追击40余公里，伤亡万余人，傉檀遂率残兵退回广武。

同后秦争夺武威之战 虽然秃发傉檀向后秦称臣，但志在以屈求伸，再图复国。义熙四年春，秃发傉檀公开背叛后秦，复称南凉王。后秦王姚兴命部将姚弋、剑成、乞伏乾归等率步骑3万余人前来攻打，同时命部将齐难率2万骑兵进攻夏王赫连勃勃。秦将姚弋在金城渡过黄河，进至漠口（在今古浪县境），攻斩南凉昌松郡太守苏霸，直逼武威城下。还在后秦兵进攻前，傉檀即命郡县官组织群众疏散牛羊，防止秦兵抢掠；又令部将俱延、敬归等率领骑兵出击。南凉兵英勇奋战，将后秦兵打退，斩杀7000余人。7月，姚兴派部将姚显率骑兵2万西进，增援姚弋。后秦兵分数路进军，在武威城下与南凉兵接战。就在这时，后秦将领齐难在平凉东北被夏兵打败的消息传来，姚显担心被勃勃截断退路，便引军东退。

同北凉争夺河西走廊中部 北凉是南凉的近邻，南凉立国后，即与北凉展开了争夺河西走廊中部地区的战争。还在义熙元年（405年），南凉王秃发乌孤在取得后秦王姚兴谅解后，就兴兵大举进攻北凉，兵至赤泉（在今民乐县境内），掠北凉大批牛羊马匹而还。义熙三年九月，傉檀率领5万兵马进攻

北凉，沮渠蒙逊率北凉军迎战，两军战于均石。结果傉檀被蒙逊打败。接着，蒙逊挥军反击，攻占西郡（在今山丹县东南），傉檀率残兵退回了武威。

义熙五年，傉檀再度出兵袭击北凉，掳掠临松（在今民乐县西南古乡）千余户而还。北凉王沮渠蒙逊也率军袭击南凉，掳掠显美（在今武威市西）数千户而去。傉檀派兵追击，但被蒙逊打败。次年，傉檀又率兵进攻北凉，战于穷泉（在今山丹县东南），又被北凉打败，5万大军损失殆尽。北凉军乘胜进围武威城，附近胡汉人民万余户皆降于北凉。傉檀无力抵抗，只得以子为质，与北凉讲和，蒙逊遂徙民众8000户而去。

傉檀连吃败仗，难以在武威立足，遂率众迁都乐都。义熙七年二月，北凉军攻占武威城，俘南凉守将焦朗。傉檀领兵救援未及，便驱赶番禾（在今永昌县西）等地民众5000户退还乐都。蒙逊乘胜追击，进围乐都；傉檀据城死守，蒙逊难以取胜，遂引兵退回武威。

灭南凉之战 义熙七年八月，西秦王乞伏乾归派河南王乞伏炽磐等渡河西进，攻伐南凉，傉檀遣太子虎台迎战于湟水，经过激战，西秦军难以获取胜利，遂掳掠牛马10余万头而去。

义熙十年五月，吐谷浑唾契汗、乙弗等部背叛南凉，傉檀命虎台留守乐都，自率7000骑兵去西海（今青海湖）西征讨。傉檀远去后，乐都防守兵力趋于薄弱，乞伏炽磐率步骑兵2万，乘机袭破乐都，俘虎台，迁南凉官员、百姓万余户于枹罕。六月，傉檀攻破乙弗，折掘等部，获马、牛、羊40余万。这时，乐都失守的消息传至，部众畏惧，纷纷散走，傉檀知大势已去，遂东返西平，向西秦投降。至此，割据19年的南凉政权灭亡。一年后，傉檀被西秦王处死。

第八节 西秦战争

三国后期，鲜卑族的一支由大漠南北逐渐南移至今甘肃黄河以东地区，同汉人杂居，这支南迁的鲜卑人，历史上曾被称为“陇西鲜卑”。西晋末年，陇西鲜卑已发展成为拥众二三十万人的大部族，其中乞伏部最为强大，曾建立部落政权，西晋灭亡后，归属前凉；咸安二年（372年）又归属前秦，前秦王苻坚曾委任其首领乞伏司繁为南单于、镇西将军，镇守勇士川（今榆中县苑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川)。东晋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势力很快瓦解。太元十年,陇西鲜卑首领乞伏国仁率领10万部众,脱离前秦,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在苑川筑勇士城为都,建立了西秦割据政权。

兼并邻近各部 西秦立国后,立刻遇到周围一些割据势力的进攻。太元十一年正月,南安(在今陇西县东)人秘宜,率羌胡5万人攻击乞伏国仁,国仁率众5000逆拒,接着大举反攻,击破秘宜,降其部众3万余户。不久,率领3万骑兵攻打后秦,在征战中扩充自己的势力,兼并了流动于高平、平凉、渴浑川(在今天水北)等地的鲜卑族密贵、裕苟、提伦、没奕干、金熙等部。

太元十三年,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为西秦王。乾归做了西秦王后,迁都金城,并借苻登与后秦在平凉一带交战的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先后降服了南羌阿敦、侯年(活动在今岷县一带)及卢水胡尉地拔、喝呼奴(活动在今靖远北部一带)等10余部。接着,枹罕羌(活动于今临夏地区)也投归了西秦。不久,乾归又把势力扩展至黄河上游的吐谷浑地区。

消灭前秦残余势力 太元十九年,前秦王苻登攻后秦,被后秦王姚兴打败,退至平凉,又被后秦军包围于马髦山(在今固原东南)。苻登无奈,遣子苻崇为质,向西秦求救,西秦王乞伏乾归遂派1万骑兵前去救援,但也被后秦军击败。苻登战死后,其子苻崇率残部退至金城,投靠了乾归。不久,苻崇又奔湟中,再度复国,自立为前秦王,企图东山再起。乾归为了控制陇右、山南地区,于当年十月将苻崇势力歼灭,陇西之地尽为西秦所有。

西秦军灭前秦后,乾归便于次年初置武始、大夏、安固、甘松、白马、南安、陇西、金城等郡,设官统治。

同后凉争夺陇右之战 西秦势力日益强大,引起后凉王吕光的极大不安。太元十七年八月,吕光遣其弟吕宝率军攻金城,乾归率军抵抗,把后凉军队逼入黄河,淹死者万余人。同时,吕光子吕纂率军进攻已归附西秦的枹罕羌彭奚念,亦遭到失败。不久,吕光亲自率军向彭奚念进攻,迫使彭奚念逃奔甘松,枹罕地区复为后凉军占领。太元二十年六月,吕光率众10万人进攻西秦,乞伏乾归无奈,把都城从金城东迁勇士城,又以缓兵之计向后秦称臣,吕光怕与后秦结怨太深,遂停战退兵。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正月,吕光举兵10万,再攻西秦。他先遣其子吕纂率步骑兵3万人,攻占了金城;接着又遣部将梁恭,率甲卒万余人出阳武下峡,与没奕干等部联合,攻占了西秦东北

部地区；命其弟吕延自枹罕出兵，攻占武始、河关（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乡）、临洮等地。吕延攻占临洮后，乾归派人诈降，并欺骗吕延说：“乾归已经溃败，余众尽奔成纪矣！”吕延信以为真，立刻挥兵追击。结果中了乾归的埋伏，所率后凉军全部被西秦歼灭，吕延也死于乱军之中。吕光遭此重大损失，被迫引军退回武威。

同后秦的战争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十一月，后秦大将姚硕德进攻西秦之东秦州，迫降东秦州刺史权干成，占领西秦渭河上游地区。隆安四年（400年）五月，姚硕德率兵5000人，从南安峡（在今陇西渭河河谷）再次进攻西秦，乞伏乾归率6万大军迎击，并命部将慕容兀切断后秦军的供给线，准备聚歼姚硕德军。后秦王姚兴得知，急派大军增援，结果乾归战败，部众战死数千人，部将罗敦所率3.6万人皆降于后秦。后秦军乘胜进攻，攻占枹罕，乾归仅率数百骑逃奔允吾（在今青海民和县古鄯镇）。为了取得喘息机会，乾归传令部将慕容兀等投降后秦，随后他自己也出降了后秦。后秦王姚兴委乾归为镇远将军，还镇苑川，复统旧部，使他得以重整旗鼓，恢复势力。

东晋义熙四年（408年），乞伏乾归随后秦将领姚弋攻南凉，退兵途中，命其太子炽磐筑城于崆峒山下（名太子寺，即今广河县城）而据之。当年底，乾归命炽磐以后秦河州刺史名义，率部攻占枹罕。这时，后秦遭夏王赫连勃勃不断袭扰，自顾不暇，乾归便于七月乘机复国，称“西秦王”。次年，乾归攻克后秦金城郡；其后又迫降鲜卑越质、屈机等10余部，收服其部众2.5万户，徙于苑川。紧接着，又攻占后秦陇西、南安、略阳诸郡，徙民2.5万于苑川及枹罕，西秦国土又具相当规模。

灭南凉之战 东晋义熙七年八月，乾归派炽磐等率部渡河西进，攻伐南凉，与南凉王太子虎台战于岭南，击败南凉兵，掠牛羊马匹10余万头而还。次年二月，炽磐又率军攻占南凉三河郡白土城（在今永靖县境），深入至赤水，迫降吐谷浑阿若干所部，将势力扩展到了青海湖以东以南地区。

是年，乞伏乾归死，其子乞伏炽磐继位。义熙十年，南凉王秃发傉檀率部攻伐吐谷浑唾契汗、乙弗等部，由其太子虎台留守乐都。这时，西秦王炽磐率步骑兵2万人，乘虚袭破乐都，俘虎台，迁南凉文武官员、部众万余户于枹罕。不久，傉檀东返，向西秦投降，南凉灭亡。

义熙十二年，当东晋太尉刘裕出兵攻灭后秦时，炽磐乘势攻占上邽，西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秦疆域向东扩张至陇山地区。北魏泰常五年(420年)九月,西秦又向南扩张,攻占湟川口(今宕昌县南之两河口),破南羌彭利和部,徙其部众3000户于枹罕。至此,西秦势力达到极盛时期。

同北凉争夺河西地区 西秦攻灭南凉后,其西北疆界即与北凉接壤。此后,西秦与北凉展开了争夺河西走廊的战争,两次发生五涧(在今武威市东南)之战,斩杀北凉军2000余人,生俘北凉将领沮渠成都。北魏始光元年(424年)七月,西秦王太子乞伏暮末率步骑兵3万人出貂渠谷,攻占临松郡(治所在今民乐县西南古城),掠走百姓2万余口。次年四月,炽磐又遣部将叱卢犍奔袭临松,擒北凉守将沮渠白蹄,再次掠走百姓5000余户,迁于枹罕。这些战斗,虽给北凉造成相当损失,但也招致西秦损兵折将,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尽磨难。

始光三年八月,暮末率领步骑兵3万人北出祁连山,进攻北凉西郡(在今山丹县东南)和番禾郡(在今永昌县西),北凉王沮渠蒙逊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向夏王赫连昌紧急求援。赫连昌遂令部将呼卢古率骑兵2万,进攻西秦都城勇士(在今榆中县境),另遣部将韦伐率骑兵2万,进攻西秦南安郡(在今陇西县东),炽磐闻讯,速令部队回防河东。九月,夏将韦伐攻占南安。十月,呼卢古击败西秦丞相昙达。十一月,呼卢古、韦伐合兵攻枹罕,未克,转而攻击湟河(在今青海化隆南)、西平(今西宁),俘西秦安西将军库洛干,坑杀西秦士卒5000余人,掠民2万余户而去。

是役,动摇了西秦的统治,境内鲜卑族别部2万余落乘机反叛,投奔吐谷浑王慕容璦,诸羌亦起事反抗。由是,西秦很快走向衰落。

与吐谷浑的战争 游牧于河湟地区的吐谷浑,是鲜卑族的一支,西晋末迁至今甘肃、青海间,十六国时期曾建立有部落政权。

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十月,西秦王乞伏乾归曾派部将乞伏益州等,率骑兵2万,与吐谷浑王视黑战于度周山(在今临潭县西),击败吐谷浑兵,迫使视黑遣子为质,与西秦议和。两年后,乾归又派其子炽磐率军征伐,在洮水以西大破吐谷浑,俘万余口而还。视黑子树洛干统余众数千家,逃奔莫贺川(在今临夏东南)。不久,树洛干又收集散众,继为吐谷浑王,恢复了吐谷浑国。

义熙十一年(415年)十一月,西秦王乞伏炽磐遣部将昙达等率骑兵万人,

攻破南羌弥姐部；派部将王孟带兵深入吐谷浑境内，屯驻赤水镇守。两年后，再派部将木突干率兵攻破吐谷浑，杀其王树洛干，破其弟阿柴于尧杆川，俘5000余口而还。元熙元年（419年）四月，西秦将领孔子率骑兵5000余人，于弱水南击破吐谷浑觅地部，降其众6000人，西秦任觅地为弱水护军使。

北魏神䴥二年（429年）五月，吐谷浑王慕容璜联合北凉王沮渠蒙逊攻击西秦，遭受失败。次年六月，慕容璜再遣兵1.8万人，进攻西秦定连城（在今东乡县），西秦王乞伏暮末令部将段晖率军抗击，将其击走。但南安太守翟承伯、西安（在今临夏境）太守莫者幼眷，却背叛西秦，投降了吐谷浑。这时，西秦国势已衰，乞伏暮末孤守定连、枹罕两城，难以作持久抵抗，遂遣使求援于北魏。北魏划陇东、平凉2地予暮末部众游牧。当年十月，暮末率领西秦余众5万余人东移上邽，吐谷浑占领了西秦的全部国土。

同赫连夏之战 神䴥三年，北魏大破夏兵，攻占了安定（在今泾川县北）、平凉等地，夏王赫连定退入陇右，准备据守上邽。这时，西秦王乞伏暮末已东入上邽，遂与赫连定发生激烈争夺战。次年正月，赫连定击败西秦兵，迫使暮末率众退至南安。因西秦兵在东迁途中将南安城焚毁，城中一片瓦砾，无有存粮，暮末入城后，即发生饥荒，又受夏军围困，西秦兵饿死一半以上，暮末无奈，遂向赫连定投降。

六月，暮末及王室500余人，被赫连定屠杀于上邽。至此，延续了36年的西秦割据政权灭亡。

第九节 北凉战争

北凉割据政权的实际建立者沮渠蒙逊，是临松（在今民乐县西）卢水胡首领，史书说他“博涉群史”，“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是一位很有才干、善用计谋的人。据学者考证，“沮渠”乃匈奴高级官职名称，任此官者因官为姓，可知“沮渠”氏乃匈奴后裔。游牧于河西的部分匈奴人，后与当地汉、月氏等族人民逐渐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卢水胡。沮渠氏世为部落首领，至十六国时，成为临松一带很有势力的地方豪族，沮渠罗仇、沮渠曲粥等为后凉重臣，沮渠蒙逊曾被后秦任为征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反抗后凉之战 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初,后凉尚书沮渠罗仇随后凉王吕光攻打西秦,结果被西秦王乞伏乾归击败。三月,吕光退回武威,借故杀害了沮渠罗仇。四月,罗仇侄蒙逊聚集卢水胡数万人起兵,反抗吕光,攻占临松城,杀护军及郡守。接着陈兵金山(在今金昌市境),准备抗击后凉军队进攻。

五月,吕光派其子吕纂引兵来攻,与蒙逊战于勿谷,蒙逊战败,投奔建康郡(今高台县骆驼城)太守段业。与此同时,蒙逊从兄男成,聚众数千人,占据了乐涇县(在今酒泉市东南),后凉酒泉太守垒澄率兵攻打,反被男成部众击杀,男成乘势攻占酒泉。于是,蒙逊与男成力劝段业脱离后凉,“另谋帝业”。在蒙逊等人的推动下,段业当了河西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建元“神玺”,建立了“北凉”割据政权。次年四月,蒙逊率兵攻打后凉所属的西郡,生擒西郡太守吕纯(吕光侄)。六月,蒙逊与段业率兵围攻张掖郡,守将吕弘弃城东走,张掖城为蒙逊所部占领,北凉遂将都城由建康迁驻张掖。不久,晋昌(今安西县锁阳城)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相继归顺北凉,北凉便占有了河西走廊西部6郡,成为后凉政权的主要对手。后凉王吕光几次派军讨伐,均被蒙逊打败。

北凉立国不久,北凉王段业和沮渠氏家族之间即发生争权斗争。次年,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王。蒙逊夺权后,就开始积极备战,准备统一河西。

同南凉争夺河西东部地区 东晋元兴二年(403年),后秦灭后凉,不久,河西东部地区转归南凉王秃发傉檀统治。傉檀建都武威后,不断派兵西侵北凉,北凉也数次兴兵攻击南凉,争夺河西走廊东部地区。义熙元年(405年),傉檀大举进攻北凉,在赤泉(在今民乐县境内)掠去北凉大批牛羊马匹。义熙三年九月,傉檀又率领5万兵马进攻北凉,北凉王沮渠蒙逊率军迎战,在均石(在今张掖东)打败南凉军,并乘胜反击,一举攻占西郡,迫使傉檀退回武威。

两年之后,南凉再度出兵袭击北凉,掳走临松居民千余户。蒙逊率军追击,掳掠显美(在今武威市西)数千户而还。南凉王傉檀派兵追击,但被蒙逊打败。义熙六年,傉檀又率领5万兵马进攻北凉,两军战于穷泉(在今山丹县东南),结果,傉檀又被北凉军打败,南凉军损失几尽。蒙逊乘胜进军,围攻武威城,迫使南凉把都城南迁乐都。次年二月,蒙逊攻占武威,俘南凉

守将焦朗。至此，河西东部地区也为北凉所有。不久，蒙逊迁都于武威。

同西凉的长期战争 隆安四年（400年），敦煌太守李暠独立，建立西凉国，酒泉以西诸郡遂脱离北凉。此后，蒙逊多次兴兵，攻击西凉，互有胜负。义熙十三年（417年）四月，蒙逊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西凉军出动。这时，西凉王李暠已死，其子李歆继位为王。李歆不知是计，果然率兵前来接应，蒙逊伏兵3万于蓼泉（今临泽县蓼泉镇），企图歼灭之。但李歆在进军中侦知蒙逊企图，遂引兵速退，蒙逊追击，在解支涧（在今高台县境内）大破西凉军，斩杀7000余人。

元熙二年（420年），蒙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李歆。他扬言兴兵东进，攻击西秦，但引兵东向后，又转而向西，把军队隐蔽在川岩。蒙逊为了实现其诱兵之计，又令部下在张掖城中张贴布告，宣称北凉军已经攻占浩门（今永登县河桥镇），即将进攻湟谷（今青海东部之湟水河谷）。

李歆中计，遂倾其全部兵力3万余人，向张掖进发，攻击北凉。当西凉军进入都渎涧（在今张掖市西北）时，蒙逊埋伏的军队全部出击，与西凉军展开大战，西凉兵大败，士卒伤亡很多。李歆率西凉军艰苦奋战，始得突围，退至蓼泉喘息。蒙逊率兵追至蓼泉，两军再次展开激战，结果，李歆战死，西凉军几乎全部覆没，北凉军乘胜攻占酒泉。李歆死后，李暠第六子李恂在敦煌继位为西凉王。

次年正月，蒙逊率兵2万人围攻敦煌，城破后李恂自杀，西凉灭亡，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复归北凉所有。至此，整个河西走廊为北凉统一。

同西秦争夺山南5郡 东晋义熙十一年，西秦攻灭南凉，北凉即与西秦接壤。北魏泰常六年（421年），北凉攻灭西凉，解除了后顾之忧，即调转方向，开始与西秦争战。西秦为了阻止北凉势力向东南发展，也不断向北凉反攻。于是，北凉与西秦之间连年发生战争。

是年八月，沮渠蒙逊派部将沮渠鄯善、沮渠苟生等，率领7000兵马向西秦进攻，西秦王乞伏炽磐命征北将军太奕干等，率步骑兵5000人中途截击，在五涧（今武威东南诸河谷）击败北凉军，俘蒙逊部将沮渠苟生，北凉军伤亡2000余人。次年七月，蒙逊又令前将军沮渠成都，率兵1万向山南（今祁连山以南）进军，企图夺取祁连山以南之西平、乐都、浇河、湟河、三河5郡。炽磐遣征北将军出连虔等，率骑兵6000余人截击，北凉军战败，退屯五涧。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十月，西秦将领出连虔进至五涧，与北凉军再战，北凉军再度失败，指挥官沮渠成都也被西秦军擒获。

北魏始光元年（424年）七月，西秦王太子乞伏暮末，率步骑兵3万出貂渠谷攻北凉，陷临松郡，掠走百姓2万余口。次年四月，炽磐又遣部将叱卢健等奔袭临松，生擒北凉守将沮渠白蹄，再次掠走百姓5000余户，迁于枹罕。

北魏神䴥元年（428年），乞伏炽磐死，其子乞伏暮末继位为西秦王。这时，北凉军乘西秦王更替之机，对西秦连续发动进攻，西秦之乐都、西平等地相继被北凉军占领。次年五月，蒙逊率军继续南进，渡过黄河后，自率一部进攻枹罕；遣太子沮渠兴国进攻定连（在今东乡县）。西秦王暮末以相国元基防守枹罕，自领兵马一部守定连，顽强抵抗，遏止了北凉军的进攻。当北凉兵疲惫时，西秦军发起反攻，一举击退北凉军，并擒获沮渠兴国。蒙逊前来支援，也被暮末打退。北凉这次出击，损兵折将，受到了一次较为严重的损失。

同北魏之战 北魏始光三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始了统一北中国的战争，攻灭北燕等割据政权后，开始向西北进军，兵锋直指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

太延五年（439年）八月，拓跋焘率军进至凉州。这时，北凉王沮渠蒙逊已死，其子牧犍继位为王。牧犍一面向北邻柔然求救，一面命令大将军董来率领万余兵力，迎战北魏军于城南。但在北魏军强大攻势下，北凉军一战即败，望风奔溃，北魏军迅速包围了凉州城。九月，在北魏军队的攻击下，北凉军弃械投降，沮渠牧犍遂率文武僚属500余人投降，延续了43年的北凉割据政权灭亡。接着，拓跋焘遣将西进，连克张掖、酒泉等城。拓跋焘平定河西后，徙沮渠牧犍宗族、百官及部族3万余户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严加控制。

此后，沮渠蒙逊次子沮渠无讳（酒泉太守）与弟沮渠安周，退守敦煌，与北魏相抗。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军攻破敦煌，北凉军退入西域，坚持4年后，为柔然所灭。

第十节 西凉战争

西凉的建立者李暠，陇西郡狄道（今临洮县）人。史志记载，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精通孙吴兵法，幼爱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他家世代做官，为“西州大姓”，在河西有很高的名望。后凉末年，他被任为效谷（在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县令，“政绩颇显”；入北凉，任敦煌郡太守，被封为镇西将军。

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北凉王段业和张掖郡太守沮渠蒙逊的矛盾激化，北凉政权出现不稳。这时，晋昌郡（治今安西县锁阳城）太守唐瑶等，传檄张掖以西6郡，推举李暠为河西大都督、大将军、凉公，拥兵独立，在敦煌建立起以汉族士族和地主阶级为支柱的西凉地方割据政权。接着，李暠遣使向东晋称臣，并把西凉都城由敦煌迁至酒泉。是时，大批中原士民为避战乱，纷纷流来西凉，李暠遂在瓜沙间置会稽、广夏2郡安置；又置武威、武兴、张掖3郡，安置河陇地区难民。自此，西凉王李暠“息兵按甲，务农养士”，屯田积谷，积极备战，准备抵抗北凉的进攻，进而统一河西。

西凉立国后，主要对手是北凉。义熙二年（406年）九月，北凉王沮渠蒙逊派兵袭击酒泉，西凉王李暠率兵坚决抵抗，蒙逊不能拔城，便驱赶酒泉以东百姓3000余户而去；李暠率兵追击，夺回了被掠夺的人口。蒙逊复引兵来攻，两军战于酒泉城外。这次交战，李暠被蒙逊打败，退守城垣；蒙逊连续猛攻，仍不能破城，遂率兵东还。义熙六年（410年），蒙逊东攻南凉，西凉王李暠准备乘机进攻张掖。他以其长子李歆为统帅，集结了步、骑兵3万余人。但西凉军准备时间过长，暴露了行动企图，蒙逊急速回军，转而向西，进至酒泉城下挑战，李歆率兵迎战，但战斗失利，部将朱元虎被蒙逊俘虏。西凉无取胜希望，李暠即以银3000斤，黄金2000两，赎回了朱元虎，双方结盟议和。第二年七月，蒙逊背约，再犯西凉，李暠闭城坚守，不与交战，蒙逊围城时间过长，军粮用尽，只得撤退。李暠命李歆率骑兵7000袭击，结果蒙逊军大败，部将沮渠百年被西凉军俘获。

义熙十三年，李暠死，太子李歆继为西凉王。四月，蒙逊遣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以诱李歆，并在蓼泉（今临泽县老城）埋伏精兵3万，准备袭

击西凉军。李歆率兵东来接应，在进军途中侦知蒙逊企图，遂引兵速退。蒙逊追击，与李歆大战于解支涧（在今高台境），大破西凉兵，并乘胜追击百余里，俘斩 7000 余人。次年，蒙逊再次袭击酒泉，李歆据城固守，城外庄稼尽被北凉军抢收。

元熙二年（420 年），李歆倾其全部兵力 3 万余人，企图攻占张掖城，与北凉军战于都渎涧（在今张掖西北），结果西凉兵失败，死力奋战，始得退至蓼泉。这时，李歆部将劝其退守酒泉，固守城池，以待时机，然而李歆却不甘心失败，他令已经疲惫之师，与北凉军决一死战。蒙逊追至蓼泉后，两军再次展开激战，结果，李歆战死，西凉军几乎全部覆没，北凉军乘胜攻占了酒泉。

李歆死后，其弟李恂在敦煌即西凉王位，改元“永建”。蒙逊派其子沮渠政德率兵攻打，李恂闭城固守，不与交战。次年正月，蒙逊亲率 2 万兵马围攻敦煌，在城外筑堤，以党河水灌城，结果城溃，西凉军战败，李恂自杀，西凉灭亡。

西凉立国后，虽实行了许多比较进步的政策，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地区偏狭、荒凉，物产不丰，经济实力薄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只维持了 22 年就遭覆灭。

第十一节 陇南诸国战事

在南北对立时期，甘肃陇南地区曾出现过仇池、武都、武兴、阴平、宕昌等地方割据政权，通称陇南五国。这 5 个地方割据政权，虽不列于十六国之内，但因其处于南北大国争夺的交汇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故为中原、陇右各政权所重视。他们与南朝、北朝及周围其它政权之间，曾发生过许多次争战。

前仇池国战事 今甘肃省西和县境内的仇池山，自古就是氏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不可多得的军事要塞，自汉以来，氏族杨氏部落首领就据此为垒，争雄一方。西晋末，中原发生“八王之乱”，秦州地方政权趋于瘫痪，以杨茂搜为首的氏族一支，便以仇池山为基地，于西晋元康六年（296 年）建立起地方割据政权，史称“前仇池国”，占有武都、阴平

(在今文县) 2 郡的部分地方。仇池立国后, 陇右、关中等地因战乱而流散的人民, 纷纷到这里避难, 使仇池国势力得到很大发展。

东晋建武元年 (317 年), 杨茂搜死, 其子杨难敌袭氏王位。永昌元年 (322 年) 二月, 前赵王刘曜为争夺陇南, 委杨难敌为大将军, 都督益、宁、凉、梁、巴、陇诸州军事, 益、宁、南秦 3 州牧。杨难敌受命后不久, 即反叛前赵, 刘曜遂率军攻伐仇池国。杨难敌逆战不胜, 率众南逃。但就在这时, 刘曜军中突然发生瘟疫, 将士死亡很多, 刘曜亦染瘟疫, 被迫撤军, 东返长安。杨难敌返回仇池山, 重整旗鼓, 立堡修寨, 继续割据。

次年, 刘曜再次率军西进陇右, 杨难敌闻讯, 率众奔赴汉中, 投归成汉。刘曜以田崧为镇南大将军, 率军镇守仇池山。不久, 刘曜率前赵军主力东撤, 杨难敌返回武都, 据险自守, 并反叛成汉。成汉王李雄闻讯, 即派兵征讨, 在交战中, 杨难敌的氏兵断其后路, 斩杀李雄兵 2000 余人, 杀其部将李稚、李珍。东晋太宁三年 (325 年) 三月, 杨难敌乘前赵与后赵在中原逐鹿之机, 率众攻击田崧, 收复仇池山, 复以此为都, 抗拒前赵。两年后, 刘曜又派骑兵 3 万人袭击仇池, 但攻之不克, 遂掳掠 3000 余户而还。咸和九年 (334 年), 杨难敌死, 其子孙及族人杨毅、杨初、杨国、杨俊、杨世等先后为王, 先称藩于东晋, 后又依附于前秦, 太和五年 (370 年), 杨纂继为仇池王, 又附于东晋。

咸安元年 (371 年) 春, 前秦王苻坚派兵 7 万, 由部将苻雄、杨安、姚萇率领, 进攻前仇池国, 仇池王杨纂急向东晋求援, 东晋乃命梁州刺史杨亮, 派兵出援。杨亮遣部将郭宝、卜靖率领轻骑兵西入陇南, 与杨纂集聚的氏兵汇合, 迎击前秦军队。四月, 两军战于鹫峡, 氏兵战败, 死者十有三四, 东晋援将郭宝也力战身死, 杨纂遂领残部南退。

杨纂叔父杨统, 时任武都太守, 早有争夺仇池王权之心, 这时便以武都之众投降前秦。前秦军继续南进, 追击杨纂, 杨纂受内外夹攻, 走投无路, 只得投降前秦, 被苻雄押送长安。前仇池国至此灭亡, 共存在了 76 年。前秦攻占陇南后, 苻坚委杨统为南秦州刺史, 统治原仇池国属地。

后仇池国战事 淝水之战后, 杨茂搜裔孙杨定由长安奔还陇右, 自称“仇池公”, 收集氏人离散部众, 于东晋太元十一年 (386 年) 建立了后仇池国政权, 以历城 (在今西和县境) 为都。杨定立国后, 即投靠东晋, 东晋朝廷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以西县（在今礼县东北境）、上禄（在今西和东南）2县地归其管辖。

太元十四年，杨定率众攻后秦，国土向北有了扩张，东晋遂任命他为秦州刺史。太元十九年，杨定攻西秦，初战得胜后，中后秦诱兵之计，兵败被杀，损兵1.7万余人。杨定无子，由其叔父杨盛继位，自称“武都王”，徙都仇池山。

此后，杨盛率氏兵多次与后秦交兵，互有胜负。义熙八年（412年），杨盛打败后秦王姚兴，攻占沔水以东地区，并一度攻占汉中，国土向东有了较大发展。北魏泰常五年（420年），南朝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王朝，封杨盛为车骑大将军，不久又加封为武都王。

北魏始光二年（425年），杨盛死，其子杨玄继位为王。4年后又由其弟杨难当继位为仇池王。杨难当是一位有作为的人物，他主政后，积极征战，其领土一度扩大到“东至汉中，南越广元，北逾天水，西至洮水”，使后仇池国达到最盛时期。延和二年（433年），杨难当率军袭击刘宋属地，首先攻破白马戍（今康县云台镇），接着占领武兴、汉中。仅隔一年，刘宋王朝即遣将萧承之，将杨难当逐回陇南，杨难当遣使向刘宋王朝求和，刘宋从与北魏争夺陇南的战略出发，就谅解了他。杨难当向东南发展受阻后，继而向北进攻。太延元年（435年），杨难当自称大秦王，建年号为“建义”。此后，由于他采取两面出击的政策，招致了北魏、刘宋两家都出兵进讨的不利局面。

太延四年十二月，氏王杨难当领兵数万，攻北魏上封（上邽改称，今天水市），北魏遣师还击，难当退保仇池。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十一月，杨难当又向刘宋蜀地进攻，攻占葭萌（在今四川昭化县南）后，又围攻涪城（今四川绵阳），十余日不克而退。十二月，刘宋以刘真道为将，率军进攻杨难当。次年五月，刘宋军到达陇南，先后攻占下辨（在今成县西）、白水（四川广元西北）等地。杨难当派部将苻弘祖守兰皋（今康县大南峪），也被宋将裴方明击斩。杨难当子杨和率兵退至赤亭，被刘宋军追兵击败；其另一子杨虎急从阴平引兵撤退，途中也受刘宋军攻击，败死。刘宋军数路并进，攻占仇池山，杨难当逃奔上封，投降了北魏，陇南遂为刘宋占领。北魏迎杨难当至首都平城，被封为南秦王。

当年七月，北魏向仇池出兵，名为替杨难当报仇，实为夺占陇南，置刘宋于不利地位。魏以古弼为陇右都督，率军出祁山（在今礼县东）；遣将军皮

豹子与司马楚之取道散关，会攻刘宋军。太平真君四年正月，皮豹子进击乐乡，宋将王奐之与之激战，败死；北魏军进至下辨，宋将强玄明迎战，又败死。二月，宋将胡崇之与北魏军战于浊水（又称泥水，在今徽县、成县间），兵败被擒，余部退还汉中；宋将姜道祖再战又败，遂投降北魏。至此北魏又占领了陇南地区，后仇池国遂亡。后仇池国自公元386年立国，至443年灭亡，历时58年。杨难当逃北魏后，虽被封为“南秦王”，但形同囚犯，23年后死于北魏。

武都国战事 后仇池国灭亡后，陇南氏族杨氏旧部投靠刘宋王朝，以葭芦（在今武都县东南之外纳）为根据地，修筑城堡，拥立杨难当侄子杨文德（杨玄子）为王，建立了武都国。武都国的疆域，“东据略阳，西界南坪，南辖平武，北邻宕昌”，比仇池国大大缩小。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四月，杨文德在刘宋王朝的支持下，反攻北魏，夺取了仇池山以南地区；接着，聚众围攻仇池山，魏将古弼率军迎战，打败杨文德，氏兵溃散。此战，杨文德势力损伤很大，退回葭芦后，又向刘宋王朝求援。刘宋王朝封杨文德为武都王、北秦州刺史，并派将领姜道盛率军来援。这年十一月，魏将皮豹子率军进击武都国，宋将姜道盛与杨文德合兵2万余人，在浊水迎战。经过一场激战，姜道盛败死，杨文德力战不支，率残兵退守葭芦。

不久，北魏朝廷在陇南恢复郡县制度，加强对当地人民的控制，引起氏人的反抗。太平真君九年正月，杨文德乘机招诱氏、羌人民起事，反抗北魏，武都等5郡皆起而响应。于是，北魏仇池镇将皮豹子又率军进剿，击溃氏羌部众，攻占葭芦，收掠杨文德妻妾、僚属及军资，杨逃奔汉中。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伐北魏，任杨文德为辅国将军。次年，杨文德向北魏军进攻，夺取了武兴至白水一带地区，恢复了武都国的统治。再2年，杨文德又在宋将萧道成支援下，西攻北魏占领的武都，但不克而退。不久，再攻武都，又不克，只收复了葭芦。

这时，武都国内部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杨文德族人杨高起兵反叛，杨文德与之战斗，杨高战败被杀。不久，杨文德又被其部将所杀。其后，杨文德族人杨僧嗣自称武都王，据保葭芦城。天安元年（466年），杨僧嗣死，族弟杨文度自立为武都王。太和元年（477年）十月，杨文度遣其弟杨文弘率兵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袭击北魏，夺取了仇池山。十一月，北魏即派征西将军皮欢喜等，率军4万余人来攻杨氏。北魏军攻占仇池山后，又展开大规模围剿，攻占葭芦城，杀杨文度，灭亡了武都国。武都国历时34年，是“陇南五国”中存在时间最短的割据政权。

武兴国战事 北魏延兴二年（472年），武都王杨文度遣其弟杨文弘为白水郡太守，屯驻武兴（今陕西略阳）。武都国被北魏灭亡后，刘宋王朝即封杨文弘为“武兴王”，杨文弘便建立起武兴国割据政权，继续对抗北魏。武兴国强盛时其疆域“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南界阴平，北临天水”，陇南地区几乎为其全占。

武兴国企图在南（宋、齐、梁）北（魏）大国的对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因而在它立国后不久，在同刘宋王朝继续保持藩属关系的同时，又遣使向北魏通好。南北大国为争夺陇南这块要地，也都极力笼络杨氏，为此，南朝刘宋封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北魏也封杨文弘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北魏太和六年（482年），杨文弘死，南北大国争立杨难当孙杨后起为王，4年后杨后起死，南北大国又争立杨文弘子杨集始为王。太和十六年（492年），杨集始倒向北魏，进攻南齐属地白马地区，南齐军大举反击，打败杨集，氏兵被杀者数千人，所属18营部众一时俱散。杨集始无奈，被迫投降南齐。紧接着，北魏军又攻氏兵，杨集始兵败，再降北魏，并把都城西迁至葭芦。

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大举伐齐，魏孝文帝命令镇守仇池的大将军拓跋英，引军向南齐汉中地区进攻。拓跋英进抵武都后，杨集始积极出兵，配合魏军行动。南齐梁州刺史萧懿得到情报，即遣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兵2万，渡西汉水，在白马、角弩谷等险要路口，设立5道栅栏，分兵拒守。拓跋英发现齐军兵力分散，便集中兵力攻击齐军，一举突破齐军防线，接着攻入纵深，生擒齐将梁季群，俘斩3700余人。魏军乘胜进攻，长驱直入，进逼汉中。

这时，萧懿急派人游说武兴诸氏出兵，攻击北魏军。氏人出兵后，切断了北魏军的后勤供应线，拓跋英遂率军撤退。当北魏军退至武兴以东时，正值天下大雨，时间非常紧迫，拓跋英率领魏军冲破氏兵拦击，令士兵用竹筒装米，“执炬火于马上炊之”，边行军边吃饭，争取了时间，安全退入陇右。南

齐军追不能及，返回汉中。

景明四年（503年），杨集始死，子杨绍先继位为武兴王，因他与南朝萧梁修好，北魏即派傅竖眼统兵讨伐，俘杨绍先，押至魏都洛阳。不久，北魏发生内乱，杨绍先乘机逃回陇南，重建武兴国，被萧梁王朝任为南秦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此后，杨智慧、杨辟邪先后为王。在此期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武兴国基本上依附于南朝。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杨辟邪起兵反抗西魏，西魏命南秦州刺史赵昶派兵镇压，终于消灭了武兴国。

武兴国从公元472年立国，至553年亡国，历时82年。

阴平国战事 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北魏进攻武都国时，武都王杨文度族人杨广香，曾积极配合北魏军作战，攻破武都国，北魏即任杨广香为“阴平公”，“葭芦镇主”，于是杨广香便以葭芦城为都，建立起与武兴国并立的阴平国，占有今武都、文县和四川平武的部分地区，“东与武兴为界，南与邓至相邻，西与宕昌接壤，北达西汉水南岸”，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割据政权。

阴平国是在北魏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但和陇南其它割据政权一样，也同时与南朝保持着关系，南齐曾封杨广香子杨灵为沙州刺史、“阴平王”。在南北朝的战争中，阴平国时而助北，时而助南，随具体形势变化不定，因此，自身也就不时受到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在其建国的第二年，即受到南宋进攻；太和五年，又受北魏攻击，杨广香率一部分部众逃往武兴，另一部分逃往汉中。杨孟孙为王时，与南朝萧梁结盟，经常侵扰北魏边境，北魏南秦州刺史裴宣曾遣使斥责，孟孙畏惧，与北魏和解，并遣其子入魏为质。公元552年，阴平王杨法深从西魏伐梁，回军途中，与族人杨崇集、杨陈挫相互攻击，西魏成州刺史赵昶遣使调解，分其部落，分置州郡以处之。580年，阴平王杨永安反北周，被北周大将军达奚长儒讨平，阴平国灭亡。

阴平国从公元477年立国，至580年亡国，历时103年，是杨氏数国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但因其国小势弱，历史影响不大。随着阴平国的灭亡，陇南杨氏势力也从此消失，历史文献上再未发现其踪迹。此后，氐人大部分同化于汉人，少部分转化为藏族。

宕昌国战事 宕昌立国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大约在西晋末期永嘉年间。《北史·宕昌传》说：“有梁勤者，代为酋帅，乃自称王，至其孙弥忽，始遣使于后魏。”北魏始光元年（424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正式确认梁弥忽为宕

昌国王。

宕昌是羌族梁氏部落发展起来的地方割据政权，都城设在今宕昌县官亭乡附近，国土北至席水，东到西和，南抵武都石门，西接甘南草原，所谓“席水（即今天水耒河）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大约包括今宕昌、岷县及武都、礼县、舟曲的部分地方，统领约2万户、10万人口。当宕昌得到中原大国承认时，正值仇池强盛，因此宕昌国在向北魏称藩的同时，也从属于仇池，仇池灭亡后，宕昌国势力曾伸展到西汉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和仇池相比，宕昌国的国力是比较弱小的。在史书中，没有发现宕昌国主动向其它割据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记载，只有一些较小的军事活动。北魏太和元年（477年），武都王杨文度反叛北魏，率兵攻打武都，宕昌王梁弥机遣其兄率众支援北魏，配合魏军击走氐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宕昌王梁虎子死，子梁弥治继位，虎子弟羊子欲夺王位，到吐谷浑搬兵。吐谷浑王派兵支持羊子夺取王位，魏孝文帝命武都镇将宇文生救援弥治，击走吐谷浑和羊子。太和五年吐谷浑伐宕昌，魏孝文帝出面干涉，迫令吐谷浑将所掠宕昌人口、牲畜全部退还宕昌。

太和九年，宕昌王梁弥机死，子梁弥博继位，又为吐谷浑所逼，逃奔仇池，北魏仇池镇将穆亮率骑兵3万，击走吐谷浑，改立梁弥承为宕昌王。由于宕昌国是在中原大国对峙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它不但对北朝大国频频进贡，也对南朝大国称臣进贡。北魏分裂后，宕昌王逐渐与北朝离心。566年，宕昌王梁弥定联合吐谷浑反叛北周，北周大将田弘率兵讨伐，“获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寨，遂灭宕昌”，在其地置宕州，设官统治。

宕昌自西晋末立国，至公元566年灭国，共存在了260多年。

第十二节 北魏统一河陇地区的战争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建立的封建王朝。北魏建立后不久，即进军西北，开始了统一河陇地区的战争。

灭夏国之战 北魏始光三年（426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进入西北，攻击夏国，次年六月，破夏都统万城，将夏兵追逼到陇右地区，夏王赫连昌

逃奔至上邽，据城死守。北魏神䴥元年（428年）二月，魏将尉眷率军至上邽，向赫连昌发起攻击，赫连昌又奔回陇东。

未几，魏将奚斤由长安进至安定郡（治泾州，在今泾川县北），准备围攻夏军。这时，北魏军中战马突然爆发疫病，死亡很多，加之粮草供应不济，士卒陷于饥饿，奚斤遂令军队筑垒自守，遣兵到民间抢粮。赫连昌得知北魏军战斗力大减的情报，遂向北魏军出击，魏将丘堆兵败后撤。赫连昌乘胜追至安定，把魏军围困起来。魏将奚斤、尉眷合谋，挑选精锐骑士，组成了一支快速反击部队，待赫连昌来挑战时，出城反击。在战斗中，魏军骑兵利用大风天气，在上风扬尘，顿时天昏地暗，魏军乘势攻击，将夏兵打败，赫连昌仓惶坠马，被魏将安颉擒获。

赫连昌被擒后，夏国平原王赫连定收集部众数万人，奔平凉郡，继位为夏王。夏军由安定撤退后，魏将奚斤率领3万骑兵追击，至马髦岭，误入赫连定预设的战场。夏军分兵夹攻，魏将奚斤、娥清等陷入重围，被夏军擒获，士卒伤亡七八千人，丘堆等遂收集溃兵，退出了陇东。

夏王赫连定在马髦山重挫北魏军后，谋取长安。北魏神䴥三年（430年）九月，赫连定遣其弟赫连渭以代，进攻驻扎郿城（今陕西富县）的北魏军。这时，魏太武帝拓跋焘率10万大军西来救援，在郿城击败赫连渭以代，斩杀夏军万余人，迫使赫连定亲自出马迎战，与魏军相持于郿城以东。夏军主力东向后，其后方基地平凉仅留赫连社干、度洛等率领的少数兵力防守，拓跋焘遂率军西向，图谋乘虚攻取平凉。但魏军刚进至平凉，赫连定就率步骑2万余人急速回救。拓跋焘以部分兵力围困平凉城，令部将古弼率领主力，在安定截击夏军。赫连定至安定，与北魏军发生激战，古弼佯装撤退，夏军追击，北魏军反戈一击，夏军溃败，死伤数千人。北魏军乘胜追击，将夏军包围在鹑觚塬（在今灵台县境）。北魏军断其水源和粮道，夏军人饥马渴，陷于困境。赫连定引军突围，遭北魏军歼灭性打击，死伤万余人，余部溃散，赫连定负伤，单骑逃走。北魏军乘胜攻占安定、平凉，夏国贵族及残兵大多被魏军俘虏。

神䴥四年（431年）正月，向西溃逃的赫连定率残部攻占上邽，接着将西秦王乞伏暮末部众逼至南安，将其攻灭。不久，在北魏军队的追逼下，赫连定驱迫大批百姓继续西逃，企图渡过黄河，到河西顽抗。当年六月，当他正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在组织群众渡河时，突然遭到吐谷浑军队的袭击，夏兵大乱，部众四散溃逃，赫连定被吐谷浑生擒，“献”给了北魏。至此，北魏军占领了陇东全部和陇西大部土地，彻底消灭了夏国的势力。

灭北凉之战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帝拓跋焘统兵攻河西，伐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抵抗失败投降，北凉亡。牧犍弟无讳和安周退守敦煌，与北魏相抗。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军进击敦煌，北凉残部退向西域，河西全平。

征服吐谷浑之战 后秦、西秦、南凉相继灭亡之后，据今青海境内的吐谷浑，乘机向东扩张，占领了陇西、枹罕及金城等地。太平真君五年，吐谷浑统治集团发生内讧，阿柴子叱力延率其部降北魏，被北魏封为归义王。不久，北魏协助叱力延进攻吐谷浑王慕利延，慕利延战败，部众被斩杀5000余人，余众逃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等率众1.3万余落降于北魏。次年四月，北魏军继续追击慕利延。慕利延率其部落西渡流沙，进至于田（在今新疆南部），杀其王而据其地。北魏秦州刺史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余户还上封，留部将乙乌头守枹罕。此后，留住今甘肃、青海的吐谷浑，遂听命于北魏。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吐谷浑王慕利延复还故土。六年之后，慕利延死，树洛干之子拾寅继位为王，同时向北朝拓跋魏和南朝刘宋政权称臣纳贡，但实际上是亲宋而疏魏。此后，拾寅不断招合旧部，积极向东发展，把势力扩张至洮水以东，与北魏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和平元年（460年），北魏从金城、枹罕出兵，分道进击拾寅，拾寅退保南山，北魏军继续追赶，截获其牛羊20余万头。这时，北魏军中突然流行疫病，遂驱赶牲畜而归。北魏皇兴五年（471年）四月，北魏军再次进击吐谷浑，两军战于曼头山，拾寅败走，魏军控制了河湟地区。之后，拾寅曾为收复故土多次与北魏争战，但均遭失败，始才称臣于北魏。

太和五年（481年），拾寅死，其孙伏连筹即位为王，北魏孝文帝封其为吐谷浑王、西海郡开国公。太和十五年初，魏孝文帝召伏连筹入朝，伏连筹托病不从，北魏王朝遂命枹罕镇将孙百年发兵击吐谷浑，拔其2戍，俘3000人。为争取吐谷浑归顺，北魏王朝于次年五月归还2戍及俘虏，复以伏连筹为吐谷浑王，召其世子贺虜头入朝为质。此后，吐谷浑势力逐渐得到恢复，到伏连筹次子夸吕继位时，势力再度强大，建都于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岸），

称吐谷浑可汗，其疆域“东西二千里”，“塞外之中，号为强富”。

第十三节 北魏末年秦陇地区的武装起义

北魏后期，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越来越烈，终于把北魏王朝推向灭亡的道路。秦陇地区爆发的人民武装起义，便是这些反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州起义 北魏末年，统治阶级对于各族人民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奴役十分残酷，广大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越来越重，官府政令十分苛刻，所求不得，则随意杀戮，官吏恣意搜刮，公开大肆勒索，甚至有车裂杀人的酷刑，引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正始三年（506年）正月，秦州（今天水市）屠各人（属匈奴族）王法智，聚众2千余人起义，推秦州主簿吕苟儿（羌族）为首领，反抗北魏暴政。起义人民攻州破县，迅速发展到了10余万人。六月，北魏朝廷派元丽率军前来镇压，王法智战败牺牲。七月，吕苟儿率众进攻秦州，北魏军乘机偷袭义军后方基地，俘义军家属多人，吕苟儿遂弃军投降，起义遭到失败。

秦州二次起义 正光五年（524年）六月，秦州人民不堪忍受官府的残暴统治，再次举行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首领。起义人民打开衙门，杀掉刺史李彦，开仓放粮，赈济贫民。接着，南秦州（治洛峪，在今西和县南）人民也在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率领下起义，杀死刺史崔游，投奔莫折大提的起义队伍。起义人民几经转战，摧毁了北魏在陇西、陇南的地方政权，然后北上，攻占陇东重镇高平（今宁夏固原）。

起义军北上后不久，莫折大提不幸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为起义军主帅。念生派其弟天生率众向关中进军，占领汧城（今陕西陇县）。这时北魏朝廷一面下令各地方官吏死守城池，一面调兵遣将，前来镇压。北魏朝廷命大都督元志率关中兵向汧城的莫折天生进攻，命西道行台元修义率机动部队向陇东的莫折念生进攻，另以将军魏子健从陇南出兵，进攻秦州。八月，起义军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迫使北魏军退守岐州。接着，起义军长驱东下，攻占岐州城，俘杀大都督元志和岐州刺史裴芬之，北魏朝野为之震动。十月，莫折念生率领起义军另一部，向西推进，渡过黄河，攻占了凉州（今武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起义军分兵东西两线作战，远隔千里，难以相互支援，且又忽视建立根据地，这就造成了战略上的被动。次年正月，北魏朝廷委崔延伯为大都督，萧宝寅为西道行台，调集重兵，经过一番准备，向东进之莫折天生的起义部队发动进攻。莫折天生在岐州以东战败，起义军损失10余万人，遂退入陇右地区，堵塞道路，阻击魏军。这时，起义军内部出现了吕伯度兄弟叛变投敌的事件，北魏军利用叛变分子瓦解义军。吕伯度兄弟给义军造成了许多重大损失。十月，北魏军西进，在吕伯度和吐谷浑武装配合下，攻占了凉州，莫折念生遂退回陇右。这时，北魏朝廷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以减免南秦州6郡赋税为诱饵，招降了张长命、韩祖香等部，再次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在敌军围攻下，起义军损失严重，莫折念生遂率起义军余部撤到小陇山（今天水市东南部）地区隐蔽，待机再起。

孝昌三年（527年）春，万俟丑奴在陇东起义，莫折念生再度起兵呼应，并攻占泾州（在今泾川县北），打败萧宝寅，俘虏北魏兵1万多人，接着又乘胜攻占岐州等地。就在这时，莫折天生在战场上不幸中箭牺牲，进攻雍州（治长安，在今西安市西北）的起义军全部溃退。九月，起义军中又出现叛变事件，秦州首领杜粲、南秦州首领辛琛向北魏军投降，并杀害莫折念生及其家属。此后，秦州剩余的起义军便投奔陇东的万俟丑奴。

陇东起义 万俟丑奴乃鲜卑族人，原是高平起义军领袖胡琛的部将。正光六年（525年）四月，北魏军在安定围剿胡琛起义军，丑奴率部奋起反击，打败数倍于己的北魏军，杀大都督崔延伯，俘斩万余人。不久，胡琛死，丑奴成为陇东起义军领袖，继续率领起义军与北魏军周旋。

两年后，万俟丑奴反攻高平，杀死秦州起义军叛部首领吕伯度兄弟，收编其部众。这时，北魏朝廷因萧宝寅屡战屡败，遂撤去其西道行台职务，另授郿道元以戎机，继续镇压起义军。随后，萧宝寅在泾州发动兵变，投奔了起义队伍。正光八年夏天，丑奴率领陇东起义军攻占豳州（今宁县）和中都郡（今陕西黄陵县），接着又与秦州起义军协同作战，攻下了潼关。潼关被占后，北魏朝廷惊恐万状，竭尽全力向起义军反扑，丑奴遂率部撤回陇东。不久，秦州起义军领袖莫折念生被叛徒暗杀，部众投奔丑奴，陇东起义军再度强盛起来。

永安元年（528年）夏，丑奴自称“天子”，建元“神虎”，成立了陇东起

义政权。建明元年（530年）春，丑奴命起义军进围岐州。这时，形势发生了对起义军不利的变化，控制北魏朝政的大将尔朱荣，命其子尔朱天光与部将贺拔岳等，率重兵转向秦陇地区，镇压起义军。四月，丑奴部将尉迟菩萨在武功战败，丑奴遂放弃岐州之围，退守安定。这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丑奴遣部队散营，帮助群众耕种，尔朱天光率兵至安定，突然发起攻击，丑奴仓促应战，因兵力不能及时收拢，遂放弃了安定城，退至平凉后收拢了一部分部队，与北魏军再战，结果兵溃，丑奴被贺拔岳追击擒获。接着，尔朱天光率兵急袭高平，俘虏了萧宝寅。不久，万俟丑奴及萧宝寅即被北魏军押送洛阳处死。

平凉战斗失利后，起义军余部还有两支。一支由万俟道洛率领西撤，与王庆云领导的氐族起义人民会合，保据水洛城（今庄浪县城）。不久，尔朱天光攻破水洛城，“悉坑其众，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为奴婢”。另一支撤至陕北，也被尔朱天光击灭。

秦陇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起义过程中，汉、鲜卑、羌、氐、匈奴、敕勒等民族人民相互配合，团结战斗，极大地推进了各族间的融合。北魏朝廷虽花费巨大气力镇压了起义，但由此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随之分崩离析，继而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一步步走向灭亡。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河陇地区的战争

隋唐时期，中国虽然经历了 300 余年的统一与繁荣，但在西北部，也同时兴起了突厥、吐谷浑、吐蕃等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与唐王朝进行了长期战争，河陇地区首当其冲，烽烟不断。唐王朝灭亡后，河陇地区又陷入了“五代十国”割据势力相互争夺的战火之中。

第一节 隋王朝同突厥的战争

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至隋代已很强大，最盛时，沙钵略可汗有“控弦之士”40 万。突厥贵族经常派骑兵入侵邻近地区，掠取人口，以作奴隶，河陇地区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

还在公元六世纪七十年代，北周王朝为了与突厥保持友好睦邻关系，安定北部边境，即将“千金公主”嫁与突厥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为妻。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后，千金公主为报杨坚灭国之仇，鼓动沙钵略可汗尽起突厥 5 部 40 万大军，向隋朝整个北部边境大举侵犯，其西翼一部，践踏河陇地区 20 余郡。玷厥（达头）可汗所率骑兵长驱疾进，一路连破武威、西平（今西宁）2 郡，败隋柱国冯昱之兵；一路进攻金城郡，击破兰州总管李长义之兵。之后，突厥军转锋向东，进至鸡头山（今平凉西崆峒山），与隋军对峙。六月，玷厥可汗西路兵马再攻金城、武威，在可洛咳（在凉州东）打败凉州总管贺娄子干率领的隋军。

当年十二月，沙钵略可汗又率 10 万余骑，进攻西北边郡，兵锋直达周槃（在今庆阳县境），隋王朝调并州镇将虞庆则屯兵弘化（今庆阳县），与突厥兵对峙。未几，隋王朝又遣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兵来援，其前锋 2000 余人在弘化附近与突厥遭遇。长儒兵寡，数次被突厥兵冲散，情势危急，而虞庆则却按兵不救。长儒率领的这部分隋军英勇顽强，散而复聚，四面奋战，且战且退，转斗 2 日，历十余战，刀枪尽折，士卒以拳石击敌，手臂露骨，至为惨

烈，战死者十之八九，杀敌万计。战后，朝廷升达溪长儒为上柱国，士卒奋勇者皆受到“赏赐”。

突厥这次入掠中，在武威、金城、陇西、天水、平凉、弘化等郡大肆掳掠，“六畜皆尽”。后隋军反击，突厥兵驱赶着大批牲畜，驮载着粮食和财物，浩浩荡荡，返回了塞北。

突厥军队的入侵，给边疆地区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给隋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开皇三年（583年）春，隋文帝杨坚以其弟杨爽为元帅，督杨弘、阴寿、李充、李元节4将，率10万大军分8路攻击突厥。四月，隋军主力出马邑（今山西朔州），与沙钵略部战于白道等地，大破突厥军，突厥兵马死者甚众，沙钵略丢弃所穿金甲，潜入草丛中，才得脱逃。与此同时，秦州总管窦荣定为行军元帅，统步骑兵3万人，从左翼包抄突厥。五月，窦荣定分兵出武威，与突厥阿波可汗所部战于高越原（在今内蒙古阿右旗境内）。其地无水，士卒干渴难忍，刺马血解渴活命，死者十之二三。尽管如此，窦荣定仍督军前进，追上了突厥兵，“数挫其锋”。阿波可汗不敢复战，遂向窦荣定请盟罢战，归服隋朝。朝廷许之，阿波部“遂居塞上”。

八月，文帝再遣尚书左仆射高颎出弘化郡（今庆阳），内史监虞庆则出平凉郡，以击突厥。此时，隋军主力正在涿郡和定襄郡方向作战，高、虞两部出塞，意在牵制突厥右翼。翌年二月，突厥军败，苏尼部万余口降隋，沙钵略可汗“请和”罢兵。隋王朝许之，进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可汗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是为都蓝可汗，大义公主又煽动都蓝连年寇边。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都蓝率兵犯边，文帝乃乘机发兵，大举征讨，大败突厥军，“杀伤不可胜计，余众北遁”，隋军收复了长城以南地区。

同年十月，文帝再遣大军出击，其中越国公杨素、行军总管韩僧寿、大将军姚辩所率3路隋军，均从今甘肃东北部地区出发，北逾黄河，攻击突厥。都蓝部众闻讯，内部即乱，十二月，都蓝为部下所杀，隋军乘势招抚，降者达数万人。文帝将“安义公主”嫁与突利可汗为妻，并将其改封为启民可汗，以统降众。此后，启民可汗所部不再犯边，边境地区保持了十多年安定环境。

开皇二十年四月，达头可汗会集大兵，又进犯隋朝边境。文帝命晋王杨广、越国公杨素、汉王杨谅、太平公史万岁、秦州行军总管长孙晟等，率领

隋军分路进击，其中，杨广、杨素、长孙晟数路，均以今甘肃为基地，兵出灵武（今属宁夏）、居延（在今内蒙额济纳旗），直捣达头腹地。长孙晟一路隋军，在饮泉中投放毒剂，突厥人畜饮之，多有死者，达头大惊，说：“天亡我也！”遂远遁漠北数百里；隋军乘机追击，斩首千余人，生俘百余人，得六畜数千头。此战后，边境再度安定了十多年。

第二节 隋王朝同吐谷浑的战争

吐谷浑出自辽东鲜卑族慕容部，西晋末徙于西北。吐谷浑西来后，开始活动于兰州至临洮一带，据当代学者考证，今兰州市之阿干镇，是吐谷浑早期的活动中心，“阿干”之名，即出自鲜卑语。随后，因与邻近部族发生争战，又南迁至枹罕。阚骃《十三州志》云：“枹罕古为罕羌居地……昔慕容吐谷浑自燕历阴山西驰，而创居此。”吐谷浑南移后，以枹罕为基地，向羌区大力推进，逐渐占领了今甘南、川西北和青海广大地区，控制了游牧于这一带的众多的羌人部落，建立起奴隶制王国，都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活动长达300年之久。由于他们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加之游牧经济很不稳定，部落中出现饥荒时，经常出兵入寇隋王朝边境地区，掠夺边地人民的牲畜和财物，成为隋朝西北地区的边患之一。

隋初，吐谷浑贵族经常派兵袭掠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金城、枹罕、临洮（今临潭）、西平、洮河等郡，给边地人民造成很大灾难。开皇元年（581年）八月，吐谷浑可汗夸吕兴兵攻掠武威，隋文帝杨坚派行军元帅元谐等，率步骑兵数万人反击。隋军渡过黄河后，分数路追击，打败吐谷浑兵，俘斩数万人，可汗夸吕率亲兵远遁。接着，隋军又迫降其王侯30人。战后，隋文帝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河湟地区。

不久，夸吕又控制了吐谷浑部众。开皇三年（583年）四月，夸吕派兵攻掠河源、临洮等郡，隋将皮子信出战，败死；总管梁远率军再战，吐谷浑败走，转而攻掠洮河、西平。六月，梁远破吐谷浑兵于尔汗山。次年四月，隋王朝大将军贺娄子干发武威、张掖、敦煌、西平、洮河5郡之兵，追击吐谷浑，俘斩万余人而还。这时，隋王朝因立国不久，内忧外患很多，文帝杨坚从全局战略考虑，集中兵力北防突厥，南灭陈朝，对吐谷浑暂取守势，他令

贺娄子干组织河陇诸郡百姓修筑城堡，营田积谷，联防自卫。开皇十一年，夸吕死，其子世伏继为吐谷浑可汗，向隋王朝上表归顺，不再扰边。文帝为了安抚吐谷浑，于开皇十六年将光化公主嫁给世伏。次年吐谷浑陷于内乱，世伏被杀，其弟伏允即位为可汗。此后，吐谷浑又不断犯边掳掠，边地战乱连年不断。

隋炀帝大业元年，吐谷浑寇掠张掖郡，炀帝命长孙炽率精骑 5000 击之，吐谷浑驱赶所掠牛羊，驮载财物，越祁连山退走；隋军追至青海湖而还。不久，游牧于西北地区的铁勒人归降隋朝，为了控制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大业四年（608 年），隋军配合铁勒再击吐谷浑，伏允大败，“遁逃于山谷间”。

大业五年四月，炀帝亲率大军西巡河陇，从临津关（在今积石山县大河家）西渡黄河，至西平，然后北上。五月，隋军进至浩门川（今大通河谷），吐谷浑可汗伏允退据覆袁川（今祁连山南麓之八宝河川）。炀帝命内史元寿、兵部尚书段文振、太仆卿杨义臣、将军张寿等，率隋军四面围攻，伏允不支，仅率数十骑突围逃走。炀帝命左屯卫大将军张定和追击，反被吐谷浑兵击杀，亚将柳武将力战，击破吐谷浑军，斩杀数百人。此战后，吐谷浑部众 10 余万口降隋，隋迁伏允太子慕容顺入长安为质。

隋军获胜后，于六月间经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入河西，炀帝至张掖，隋军屯驻于大马营（今山丹军马场）。在吏部侍郎、西域大使裴炬安排下，隋炀帝杨广在张掖大会西域 27 国使者，“西域数千里之地”附隋。七月，炀帝东还，隋王朝在西域东部及吐谷浑地区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 4 郡，派刘权等领军屯田驻守。

第三节 薛举割据势力的形成与覆灭

隋末，炀帝杨广暴虐无道，朝政腐败，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地形成了数十支各自独立的武装力量。其中，在今甘肃的陇右地区，形成了实力雄厚的薛举武装割据势力。

薛举在隋末任金城（今兰州市）校尉（驻军司令），史书说他“骁勇善战，尤精骑射”，“善交豪杰，雄于西边”。他出身于金城大族，“家资巨万”，是金城一带有名的豪强地主。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 年）四月，他利用举行新兵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授甲”仪式的机会，以武力胁迫金城县令郝瑗等起事，夺取了金城郡、县军政大权，树起了反隋旗帜。接着他又开仓赈饥，获得了百姓的拥护，大批饥民蜂涌加入他的队伍，势力迅速壮大起来。

当时，枹罕郡（治今临夏市）驻有隋军1万人，薛举迅即率领所部南向，攻击枹罕驻军，以2000精锐士卒一举全歼隋军，占领了枹罕郡。枹罕既下，临洮地区（今甘南东部）的羌族首领钟利俗，便率2万余众归属了薛举。随后，他又把势力扩展到陇西郡（治襄武，在今陇西县东南）、会宁郡（治凉川，今靖远县）、浇河郡、西平郡等地，不到半年时间，陇右黄河两岸诸郡，尽为薛举所有。

是年秋，薛举正式立国，称“西秦霸王”，以金城为都，拥兵13万人。称帝后不久，即任其子薛仁杲为东道行军元帅，领兵东征，很快攻占了天水郡（治上邽，今天水市）。接着，薛举迁都上邽，又遣薛仁杲领兵向关中、陇东推进，扩大占领区，形成了关西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当年十一月，李渊率唐军占领长安；与此同时，薛仁杲也率军越过陇山，攻占了扶风郡（治雍县，今陕西凤翔），并继续向东进军，企图夺占长安。李渊急派其子李世民率军迎击，结果大败薛军，“斩首万余级，追至陇坻（即陇山）而还”。李世民抗击薛军告捷，从而稳住了唐军在关中的阵脚。

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王朝，史称“唐高祖”。为了统一全国，李渊派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率军西进，翦灭薛举割据势力，巩固关陇地区。

七月，薛举从谋臣郝瑗议，率十几万大军东下，进攻唐军，谋取长安。薛军进至折墌城（在今泾川县东北）后，李世民率领的8个总管（即8路司令），共约5万余兵力也已赶来，与薛对峙。唐军利用高墌城（在今陇东陕甘边境）的有利地形，坚壁防守，以待战机。正在两军相持的紧要关头，李世民忽然染上了疟疾，不能坐帐，便委托部将刘文静、殷开山指挥作战，自回长安治病。李世民临走时叮嘱部将说：“薛军粮食缺乏，难以持久，你们不要急于求战，等我病愈后再来破敌”，但刘、殷2人不听劝诫，李世民走后，即轻率出兵攻薛；薛举抓住战机，从唐军阵后袭杀过来，结果把刘、殷2人打了个措手不及，8个总管都败下阵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慕容罗喉、李安远、刘弘基等被薛军俘虏，唐军被迫返回长安休整。

薛举占领高塘城后，声势愈加浩大，又趁势攻占了定安（今宁县）等城，并准备进取长安。可就在这时，薛举突然“暴病而死”，薛仁杲遂退兵返回大营，料理父葬，继承父亲的王位去了。

武德元年（618年）八月，李世民病愈，重整旗鼓，向西进军，再次进占高塘城，以待战机。不久，薛仁杲就派他的大将宗罗喉前来挑战，但李世民坚壁不出，计划在薛军“久困兵疲，粮远不济”时，再发起攻击。薛仁杲虽力大骁勇，号称“万人敌”，但眼光短浅，更无乃父谋略，他见李世民坚守不出，便急不可耐，每日派人到阵前叫骂挑战；李世民则稳坐军帐，置之不理。薛仁杲转而向秦州总管窦轨的营垒发起攻击，获得小胜；旋又兵下安定（在今泾川县北），围困了唐朝骠骑将军刘感的部队。唐军在安定的粮草用尽，士卒饥饿难耐，刘感便杀掉坐骑，给士卒食用。正在危难之时，李世民遣王叔良带兵前来增援。未几，薛仁杲派人来诈降，假献折塘城；王叔良信以为真，即遣刘感率兵收服，结果中了薛的埋伏，兵败被俘。

唐薛两军相持两个多月后，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唐军依靠关中平原，军粮不断运来；而薛军背靠荒山，粮食不济，军心开始浮动，部将梁胡郎和内史令翟长孙等，先后投降了唐军。李世民见薛军气衰，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攻击。他先命行军总管梁实带领一部兵力，进到浅水原（在今泾川县东之陕甘边境）扎下营寨，引诱薛军出战。薛仁杲果然中计，即派部将宗罗喉率军攻打，宗罗喉依仗兵多之势，连日猛攻唐军。这时，李世民又令大将庞玉领兵从正面增援梁实，自己则亲率精兵绕到侧后，与薛军展开大血战。薛军陷入唐军的夹击之中，阵势大乱，被唐军斩杀数千人，宗罗喉带领溃兵败将夺路西逃了。

李世民不给薛军喘息之机，当即率领2千余骑兵乘胜追击，令步兵随后跟进。这时，跟随李世民的一些将领担心轻骑深入敌境，恐有不测，便扣马相劝，请求李世民等待大军赶到后再行追击。但李世民不听劝阻，并大声说道：“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说罢，便乘马带头向前奔去，一直追到折塘城下。薛仁杲见唐军紧紧追逼在他的溃兵之后，不敢开城收纳溃兵，任其四散逃去。傍晚，唐军大部队赶到，李世民即指挥大军把折塘城包围起来。薛军守城的士卒看到唐军势不可当，半夜里纷纷下城投降。唐军兵临城下，薛仁杲如坐针毡，彻夜不眠，思忖再三，认识到难以坚守孤城，对抗唐军，也于

次日开城投降。于是，唐王朝在西面的最大威胁便随之解除，黄河以东尽归于唐。

李世民平定陇右后，在这一带设置了秦州（今天水）、渭州（今陇西）、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叠州（今迭部）、宕州、成州、武州（今武都）等8州，置8个总管府统军镇抚。

第四节 李轨割据势力的形成与覆灭

隋末，武威驻军鹰扬府司马（相当于参谋长）李轨，乘群雄起兵反抗隋王朝的时机，也组织武装力量起事，进行地方割据。

李轨，武威郡姑臧县（今武威市）人，史书说他“有机辩，颇窥书籍，家富于财，赈穷济乏，人亦称之”。薛举在金城起事反隋后，他和同郡的地方豪强曹珍、梁硕、李贇、关瑾等密谋，约集亲信，起兵反隋，“据河右以观天下之变”；并委派安修仁出面，联络附近的少数民族，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占领了武威郡城，很快建立起一支割据武装。随后，他即率军西进，次第攻占张掖、酒泉、敦煌等郡，消灭了隋朝在河西的势力；又在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击退吐谷浑的扰掠，巩固了后方。不久，他即自称“河西大凉王”，分封官职，设置了政权机构。接着，李轨又派兵东进，与薛举抗衡，争夺河西东部地区。李轨部将李贇，在昌松（在今古浪县境）大败薛军，斩杀2千余人，其余士卒尽为李军俘获。此后，李轨又乘胜进击，攻占西平、广武等地，从而囊括了整个河西地区，并与薛军对峙于黄河一线。

在唐军与薛举父子争战期间，唐高祖李渊曾派人前来凉州，招抚李轨，并称李轨为“从弟”；李轨欣然就抚，并派他的弟弟李懋到长安作质。不久，唐王朝又派使者张俟德（鸿胪少卿）来凉州，委任李轨为河西总管（总司令），加封为“凉王”；李轨非常高兴，一面遣使入朝，一面派兵攻击薛军后方，配合唐军作战，先后攻占了浇河、枹罕、金城、会宁4郡，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李轨在谋臣曹珍等人的劝说下，自称为“大凉皇帝”，建元“安乐”，实行割据。武德二年（619年）二月，李渊再派周俟德前来，劝说李轨取消帝号。这时，李轨思想发生动摇，说“一姓不能竟

立”，欲去帝号归唐，但曹珍极力反对。李轨从曹珍议，决定不“自免帝号”，李渊大怒，下决心翦除李轨割据政权。是年5月，在京城长安做官的胡人安兴贵，受李渊派遣，来到凉州，劝说李轨归唐。安对李轨说：“凉州僻远，经济凋蔽，地不过千里，无险可守，唐军一旦西来，凉王是守不住的，还是归顺唐朝的好。”但李轨不听。于是，安兴贵便找其弟安修仁（任李轨尚书）密谋，组织反叛力量；又连结凉州附近的少数民族部众，起兵攻打李轨。结果里应外合，活捉了李轨，解送至长安处死。从此，河西地区也归唐王朝所有。

李轨既平，唐高祖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兼凉州总管。不久，李世民派兵平息了河西地区发生的几起小规模叛乱，设置了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沙州（今敦煌）、瓜州（在今安西东南）、鄯州（今青海乐都）、会州（今靖远）、兰州（今市）、河州（今临夏）、廓州（今青海化隆）等10个州，置官、驻军镇守。

第五节 唐王朝同突厥的战争

唐代初期，内乱未定，突厥乘机又对北部边地进行掳掠，其中对河陇地区的掳掠连年不断，边疆地区烽火频传。对于突厥的侵犯，唐初采取守势；继而在弘化、平凉、金城、武威等战略要点上，分置重兵，当突厥入掠时，即分头出击，保卫边境；待国内安定，军力强大后，便有计划地进行征讨，深入其境，歼灭其有生力量；同时，注重政治收服，或“和亲”以笼络，或封官以羁縻，或馈赠以收买，或开“互市”通有无，以求边疆安定。

唐高祖时对突厥的抗击 武德二年（619年），突厥莫贺咄设率兵寇凉州，凉州总管杨恭仁率部抵抗，作战失败，突厥兵掳男女数千人而去。武德四年，突厥攻掠原州地区（今固原、平凉一带），唐高祖派行军总管尉迟恭（敬德）等，率军抵抗，将其击走。次年突厥再次入掠，其中一路攻秦州，前锋破大震关（在今张家川县东之陕甘边界），唐高祖派秦王李世民统军抵御，将其追至三观山、崇岗（均在今庆阳县北）地域，歼灭千余骑，余众北退。

武德六年，突厥大举入掠北部边地，其中庆、会、原、渭等州人民受害尤深。唐军迎战，突厥掳掠大批牲畜而去。次年七至八月，突厥再度入寇，其西翼由颉利、突利2可汗率领，前锋抵达庆、原、泾、宁、陇、绥等州；吐

谷浑、党项亦受突厥驱使，寇掠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等州。唐派秦王李世民率军西来抵御，但陇东、陇右大旱，粮食绝收，唐军供应不济，遂退关中，突厥大掠牲畜而去。九月，突厥复寇河西各州，唐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此次浩劫后，河陇地区人民陷于巨大灾难之中，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武德八年，突厥兵分4路入寇，其中一路寇掠凉、鄯等州，唐军抵御不及，突厥驱赶六畜北返。武德九年二月，突厥兵主力西移，颉利可汗率领20万大军，大举入寇灵、原、泾、会、兰、渭、秦诸州，杀掠甚众，祸患惨烈。因唐王朝出现内讧，只有大将军李靖率领的一部唐军，与突厥兵作战。六月，突厥兵越泾、宁等州，进逼关中，唐将尉迟恭与之大战，暂时遏止了突厥兵的锋芒。

唐太宗征讨突厥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励精图治，决心征伐突厥，保卫边疆。他一面选贤任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争取民心；一面“训将卒，造兵甲”，富国强兵，因而国势日强，并在北部边疆设置12军备战，其中燕郡王李艺军屯驻华亭及弹箠口（在六盘山南麓）。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突厥颉利可汗寇河西各州，凉州都督李大亮、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等，率兵迎击，擒俘千余人。对于突厥贵族的背盟侵略，唐太宗极为愤怒，当月下旬，即调动兵力反击突厥。唐军共计10万余人，兵分5路出击，由名将李世勣节度。唐军大败颉利，斩杀万余人，俘部众10余万口，获杂畜数十万头，各部酋长率部众降唐，颉利单骑奔逃苏尼失部。三月，唐军继续进军，迫使苏尼失将颉利押送唐军，所部皆降。唐太宗封颉利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以“降众处长城内外，置州县以统之”。

不久，游牧于西域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自恃强大，横行西域，拘留唐使，进而攻掠唐朝伊（今哈密）、瓜、沙等州，与唐军多次发生战斗。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任郭孝恪为安西都护，率轻骑攻击，大败西突厥军，乙毗咄陆西逃。不久，乙毗咄陆又邀处月、处密2部之兵，攻击唐军，被唐将郭孝恪击退。

唐王朝同后突厥的战争 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将其降众十余万人，安置在长城内外游牧，“以阿史德氏为其长”，经过近40年的休养生息，至高宗李治时，突厥“士马又盛”，阿史德氏乃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复其国”，

史称后突厥。调露元年（679年）十月，突厥酋长阿史德温伏、阿史德奉职先后反唐，不时入犯唐朝北部边境，唐王朝派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将军花大智等，率军进击，但被突厥骑兵打败，士卒阵亡万余人，余部退入塞内。

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正月，突厥贵族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伏联兵，南下寇掠灵、盐、原、庆等州。三月，唐遣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率兵出塞，追击突厥，历大小战十余次，重创突厥军，获温伏妻子及家私财宝。秋七月，伏念执温伏送裴营，部众降唐。次年，贵族阿史那骨咄禄利用突厥群众的反唐情绪，重新建立后突厥政权，自称颉跌利施可汗。此后，便连年犯边，唐军与其连年激战，保护边民。

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二月，突厥勾结吐蕃，攻掠凉州，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率唐军迎击，在冷泉大破突厥倭子可汗部众。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突厥默啜可汗率兵数万人，入掠凉州，都督许钦明率唐军战于凉州城下，失败被俘。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默啜又率部攻掠鸣沙（在今宁夏中卫县境内）、原州、会州，掠陇右官马万余匹，灵武军大总管沙比忠义率唐军与之激战，不胜，士卒阵亡6千余人。

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唐王朝派牛师奖发甘、凉、肃等州兵，出塞北击，突厥突骑施酋长婆葛以精骑两万，分4路反攻唐军，唐军几乎全部覆没。唐王朝无奈，封婆葛为突厥十四姓可汗。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八月，单于都护府副都护张知运，与突厥战于青刚岭（在今环县），战败被俘；将军郭知运率兵追击，大破突厥于黑山呼延谷，斩杀3000余，夺回张知运，突厥兵分两路退去。此后，唐突双方时战时和。开元八年冬，突厥毗伽可汗所部攻掠甘、凉等州，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率唐军抵御，被突厥军打败，突厥遂掠河西诸州牛羊马匹而去。裨将卢公利率军截击，在删丹（今山丹）北追上突厥军，但因天气奇寒，士卒手臂冻裂，难以张弓射箭、挥刀攻战，又被突厥军打败。次年，毗伽又兴兵7万，侵犯唐朝北部边境，攻陷六胡州，唐玄宗李隆基命朔方大使王晙、天兵节度使张说和已降唐的突厥骨笃禄可汗，率兵30万进击。这次征讨，因唐军深入过远，未获全胜，但歼灭其精锐5万余人，对突厥震撼很大。此后，突厥长期陷于内乱，贵族争夺汗位，互相残杀，势力大衰。天宝四年（745年），唐联回纥，

将突厥攻灭，部众尽被回纥并吞，其地也为回纥占领。

第六节 唐王朝同吐谷浑的战争

唐初，天下未定，唐王朝为安抚吐谷浑，于武德二年（619年）将伏允子慕容顺送回吐谷浑。但伏允却扣留了唐朝使者，并燃起战火。当时，驻守在河陇地区的唐军兵力比较薄弱，吐谷浑便连年寇掠边疆诸州，人民遭受劫难。

唐高祖时对吐谷浑的防御作战 武德五年（622年）六月，吐谷浑出兵寇掠洮（今临潭）、叠（今迭部）等州，被岷州总管李长卿击败；八月，又寇岷州（今岷县），益州行台窦轨出击之，渭州（今陇西）刺史且洛生、武州（今武都）刺史贺亮率军增援，吐谷浑退兵途中，大掠洮州，然后离去。

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吐谷浑又掠洮、岷2州，唐军奋力抵御，防不胜防；朝廷命岐州刺史柴绍率军救援，在岷州被吐谷浑军包围。吐谷浑军占领山头，居高临下射箭，唐军虽英勇奋战，仍难以抵挡。柴绍遂设计破敌，他一面令乐师弹奏琵琶，又命2女子跳起舞蹈，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使之松懈下来；一面派精骑迂回到敌军侧后，发起突然攻击，结果吐谷浑军溃败而去。不久，吐谷浑再掠河州（今临夏），被刺史卢士良击退。武德八年（625年）十月，吐谷浑又袭扰迭州，守军力战不胜，扶州刺史蒋善和奉命率军救援，吐谷浑兵始退。十一月，吐谷浑又掠岷州而去。

唐太宗征讨吐谷浑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吐谷浑仍连年寇掠岷州、兰州、河州等地，肆意“剽掠边郡，略无宁息”，给唐王朝经略西域，开通丝绸之路，造成严重威胁，于是，太宗调整战略部署，对吐谷浑展开大规模作战行动。

贞观八年（634年）四月，吐谷浑可汗伏允一再拒绝唐王朝要其恪守本土，不得犯边的要求，又发兵寇掠廓、鄯、兰诸州。六月，太宗调派大军，反击吐谷浑。这次唐军出击，兵分2路：一路由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任西海道行军总管，从兰州出发，沿黄河北岸进击；一路由左骁卫将军樊兴任赤水道行军总管，从河州出发，沿黄河南岸进击。十月初，吐谷浑抵抗失败，伏允率精壮者驱其牧马西逃，部众为唐军收降。同年十一月中旬，吐谷浑转兵北进，寇掠凉州，太宗又下诏大举征讨，唐军这次进军，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

管，节度下列各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率唐军出积石州（在今积石山县西）；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唐军出河州；刑部尚书李道宗为鄯善道行军总管，率唐军出凉州；利州刺史高甄生率唐军出敦煌，兵至盐泽（今新疆东部之罗布泊）；凉州都督李大亮率唐军出祁连山，合击伏允。

贞观九年（635年）闰四月，各路唐军向吐谷浑腹地推进，吐谷浑据险死战。唐军连续发起攻击，将其击败。吐谷浑大顺王慕容顺斩杀天柱王，举国降唐。五月，唐将李靖令回纥酋长、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轻骑千余，入沙漠追击，将军薛万钧所部随后跟进。沙漠中无水，唐军以马血解渴，终于袭破伏允牙帐（指挥部），斩杀千余人，虏杂畜20余万头，俘伏允妻子，伏允仅率千余骑脱逃。又经十余日追击，伏允途穷路尽，被部下杀死，部众尽散。唐军消灭了吐谷浑贵族的军事势力后，收服了广大部众，基本解除了河陇地区的边患，为经营西域、复兴西北，创造了条件。

唐军征服吐谷浑后，太宗下诏立伏允嫡子慕容顺为吐谷浑可汗，封为西平郡王，“统其众，复其国”。为防备其部众不服，太宗又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驻守西平镇抚，以援新可汗。慕容顺死后，唐王朝封其子诺曷钵为新可汗（史称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河湟王。贞观十三年（639年）底，太宗又以弘化公主嫁与诺曷钵，自此，吐谷浑完全听命于唐王朝。唐高宗李治初，吐蕃攻掠吐谷浑，“破其国，虏其民”，诺曷钵败走凉州；留在青海的吐谷浑部众受吐蕃奴役，其部众大部分逐渐融合于吐蕃；一部分流入今甘肃、宁夏一带，后逐渐融合于汉、党项等族；少数部众隐匿于祁连山中。

第七节 唐、蕃在河陇地区的长期战争

吐蕃是我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原来活动于西藏高原，唐代前期，势力扩张到青海地区，进而争夺河湟及河西、陇西、陇东、西域（今新疆）等地，与唐王朝进行了长期战争。唐王朝为了安定西部边境，一方面实行“和亲”政策，先后将文成、金城2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国王）为妻，并与吐蕃“八次会盟”，争取与吐蕃保持睦邻友好关系。

由于吐蕃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其奴隶主军事集团具有很强的掠夺

性，常趁唐王朝之危，发动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掠夺唐朝边疆地区人民的财物、牲畜、甚至人口。由于吐蕃社会实行军事部落组织形式，所掠人财，上下有份，因而将士以战为乐，作战中上下一力，人人奋勇。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唐蕃第一次武装冲突起，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蕃第8次会盟时止的180多年中，其间虽有几段和平时期，但多数时间唐蕃处于战争状态，侵掠和反侵掠的战争进行了数百次。“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王朝急剧衰落，吐蕃趁机进占陇右、河西，实行奴隶统治长达90余年。

一、唐蕃在河湟等地的战争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军大举进袭鄯、廓、河、洮、叠、芳（迭部东南）诸州，掠去牲畜数万头；次年又侵犯扶州。几经争战，吐蕃占有了甘南广大地区，统治了游牧于这一带的吐谷浑、羌、党项、白兰等部族，并迁来一批吐蕃部落落户。

高宗李治为了抗击吐蕃侵犯，派周王李显为洮河道行军元帅，指挥工部尚书刘审礼等12个总管，防守洮河一线；派大都督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指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等，防守兰州及河西等地，阻止吐蕃势力继续扩张。

仪凤三年（678年），唐王朝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全力以赴，抗击吐蕃。七月，李敬玄在河湟地区击败吐蕃军。九月，李敬玄率唐军18万，再次进击吐蕃军。但武卫大将军刘审礼率领的前锋部队，被吐蕃军击败，全军覆没，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率“死士”500人，突袭吐蕃军营，吐蕃军溃乱，死伤甚众。永隆元年（680年）七月，吐蕃军入寇河湟，唐将黑齿常之率精骑3000人，夜袭吐蕃营地，杀、俘2000余人。次年五月，黑齿常之再破吐蕃军。此后，唐军在河湟地区置烽戍70余所，屯田5000余顷，以耕养战，建起了一道较为巩固的防线，遏止了吐蕃军在北线的扩张。永淳元年（682年）七月，吐蕃大将论钦陵率军从南线攻扰松、扶等州（在今甘川两省交界地区），唐王朝命将军李孝逸、娄师德率领秦、渭等州兵抵御。娄师德与吐蕃军战于白水洞（今白龙江上游），8战8胜，重创吐蕃军。同年十月，吐蕃军再攻河湟，受黑齿常之坚决抵抗，再遭失败。吐蕃军畏唐将黑齿常之、娄师德之勇，数年不敢入寇，唐王朝与吐蕃在河湟

地区形成长期对峙局面。

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死，皇后武则天当政，唐蕃关系再度紧张。永昌元年（689年），武后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阎温古为副总管，率军西进，但被吐蕃军打败，加上冻饿之苦，士卒死亡甚众，韦引军东还。天授三年（692年），武后又命右鹰扬卫大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率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西州都督唐休璟出击吐蕃。十月，唐军获胜，收复西域4镇，再置安西都护府，统辖其地。长寿三年（694年），吐蕃将领勃论赞刃联合西突厥侵唐，唐将王孝杰与吐蕃军战于大岭（在今临潭县西）一带，破之。翌年三月，吐蕃大将论钦陵再次率兵攻袭洮州，肃边行军大总管王孝杰率军迎战，两军在素罗汗山（在今临潭县境）激烈厮杀，唐军遭到惨重失败，王孝杰被朝廷贬官。圣历元年（698年），武后任娄师德为陇右诸军大使，率军抵抗吐蕃。此后，唐军采取重点守备的方针，使吐蕃骑兵不能发挥优势，再度遏止了吐蕃势力向陇右推进。

圣历二年四月，吐蕃统治集团发生内讧，论钦陵兵溃自杀，其侄弓仁率千余人及吐谷浑7000帐降唐，唐王朝任弓仁父论赞婆为右卫武大将军，率其众驻牧于洪源谷（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一带。翌年七月，吐蕃王派曲莽布支率兵追袭论赞婆，并包围昌松县城（在今古浪县境内），唐命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率军迎击，两军战于洪源谷，唐军6战6胜，吐蕃军死伤2500余人，曲莽布支遂退兵而去。

二、唐王朝加强西部边防

为了防备吐蕃军进一步犯边，武后于长安元年（701年），任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经营河西。郭元振到任后，整军备战，挥军3万，在凉州东南之峡口修筑和戎城（今古浪县城），扼守要冲；接着，又在凉州以西修筑城障烽燧数十座，置军、镇、守捉，扩境1500里；在甘州一带广开屯田，积粮数百万石，可供数十年军粮。经郭元振苦心经营，唐王朝西北万里边防线上，驻有精兵防守，烽燧相望，使吐蕃无隙可乘，贯穿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唐蕃举行首次会盟议和，战争平息。不久，唐以金城公主嫁与吐蕃王立赤德祖丹。但是，唐王朝仍然对吐蕃保持警惕，防

备其毁盟犯边，乃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下辖9军2守捉，统兵7.3万人镇守。次年又从陇右道分置河西道，设治所于凉州，领凉、甘、肃、瓜、沙、伊、西7州，加强对河西地区的经营。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唐王朝在鄯州置陇右节度使，下辖10军3守捉，督理鄯、廓、河、洮、叠、宕、武、成、岷、渭、秦、兰等12州军事，以郭知运为节度使，统兵7.5万人。至此，唐王朝在河西、陇右屯驻的军队达14.8万人，成为当时统兵较多的两镇，边防实力大大增强。

三、唐蕃洮河会战

开元二年春，吐蕃请和，六月，唐蕃双方各派大臣进行第2次会盟，再次订立盟约。但只过了1个月，吐蕃统治者即撕毁盟约，派大将坌达延（原为吐谷浑）率10万大军攻袭唐朝临洮军，进而攻袭兰、渭等州，掠去官马10余万匹，监马使杨矩恐惧，自杀身死。

唐玄宗李隆基被激怒，即命左羽林将军薛讷（薛仁贵之子）为陇右防御使，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防御使，与太仆寺少卿王晙一起，率唐军反击吐蕃。开元二年十月，唐军10万人、马4万匹进入陇右。初冬，薛讷兵至武街驿（在今临洮县东），大破吐蕃，斩杀1.7万余人；王晙军至大来谷（距武街驿10公里），选勇士700人，身着吐蕃服，黑夜潜入吐蕃军营袭击，又在其后5里的山头上设置了许多鼓角。战斗开始后，山头鼓角齐鸣，声如雷震，吐蕃军以为唐军大至，惊恐万状，自相践踏，死伤万余人，大溃而退。接着，薛讷、王晙指挥唐军追击，在长城堡（在今临洮县北15公里）再次与吐蕃军激战，俘斩吐蕃兵数万人，夺回所掠官马7.7万匹，牛羊4万余头，杖械、资财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洮河会战”。

吐蕃战败后，双方议和停战，确定以日月山（在今青海湟源县西南）为界，各守其土，不得互犯。河陇地区从此又维持了十来年的和平局面。

四、唐蕃河西、陇右之战

开元十四年（726年），吐蕃向唐朝边境扩张，双方又开始了战争。这年十一月，吐蕃大将悉诺逻，率军突然进袭大斗拔谷（今扁都口），继而进犯甘州，大肆焚掠。河西节度大使王君奭（chuò 绰）率唐军追击，在青海湖西侧

大破吐蕃后军，截获其掠夺的人口、资财一部及牛羊马匹万余。

开元十五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率军复入河西，攻陷瓜州城（今安西县锁阳城），俘刺史田元献等；接着进围常乐城（在今安西西南）和玉门军，常乐县令贾师顺顽强固守旬余，吐蕃力尽不能克，毁瓜州城而去。此战后，唐王朝派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并调陇右节度使属兵 5.6 万人，河西节度使属兵 4 万人，朔方、关中两节度使属兵 2 万余人，加强守备。张守珪到任后，修筑城池，收集散亡军民，恢复旧业，积极准备反击吐蕃。开元十六年（728 年）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再寇瓜州，被张守珪击退。唐朝廷嘉奖张守珪之英勇，于瓜州设都督府，委其任都督。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乘势率军反击，大破吐蕃军于渴波谷，擒获甚众。

开元十六年八月，吐蕃军又攻甘州，萧嵩遣右金吾将军杜宾客率强弩兵 4000 人，在祁连城（今民乐县南永固城）追上吐蕃军，自晨至暮，激战竟日，斩首 5000 余级，俘获大将 1 人，吐蕃余部溃逃。次年三月，吐蕃军再入河西西部地区，瓜州都督张守珪和沙州刺史贾师顺率军合击，吐蕃军败退南归。

为了配合河西作战，唐王朝还派信安王李祎，率军在东线攻击吐蕃，一举攻占羊巴城（在今临潭县西南），使吐蕃势力受到很大打击。此后，唐军在洮州西南分兵据守要点，吐蕃军不得前进。吐蕃攻掠无望，再次遣使向唐朝求和。开元二十一年，唐蕃举行第 3 次会盟，议定仍以赤岭（今青海日月山）为界，订立和约，双方停战修好。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吐蕃进击安西（西域）都护府管辖之勃律地区，唐王朝要吐蕃退兵，但为其拒绝。由是，唐王朝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出兵，袭击吐蕃，唐军斩杀吐蕃戍将乞力徐所部 2000 余人。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三月，吐蕃军大举入寇河西，被崔希逸击败。不久，吐蕃军 3 万人反攻，唐将王忠嗣迎战，吐蕃军被斩杀无数。次年，崔希逸死，萧灵任河西节度使，秋八月，吐蕃再犯河西，被萧打败。

开元二十九年六月，吐蕃兴兵 40 万众，向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于十二月间攻陷唐军前哨据点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盖嘉运力不能敌，朝廷遂免其职，以皇甫惟明代之。此后，唐军数次攻破吐蕃军，斩杀万余人。天宝四年（745 年）九月，皇甫惟明率军再攻吐蕃，欲夺回石堡城，但被吐蕃军击败，副将诸葛珣阵亡。天宝五年春，玄宗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率军在

河湟一带与吐蕃大战，连战皆捷；接着又在墨离、积石等地击败吐蕃军及依附于吐蕃之吐谷浑，俘其部众甚多。

天宝六年十一月，玄宗任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加强边防兵力，准备进一步攻击吐蕃。天宝八年四月，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诸军 6.3 万人，与吐蕃军激战于石堡城。此城三面险绝，只有一条小路可以攀登其上，吐蕃军仅以数百人防守，待唐军攀至山腰，即将雷木、石头滚下，杀伤唐军。唐军激战数日，虽夺回石堡城，斩杀全部守军，但自身伤亡达 2 万余人，付出了惨重代价。

天宝十二年五月，哥舒翰又率领数万唐军攻击吐蕃，连拔洪济、大漠门等城，尽收河源九曲之地，迫使吐蕃军退回原地，转入防御；唐朝在此置漠门、神策、天成、积石、宁边、威胜、金天、武宁、安塞、振武、耀武诸军及黄沙戍、绥和守捉、平夷守捉，派兵驻守。哥舒翰率唐军打退吐蕃，使河西、陇右、河湟地区的人民得到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五、吐蕃进占河湟、陇右

天宝十四年（755 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哥舒翰率领的精兵强将奉命东调潼关，参加平定安禄山叛乱，陇右、河西守备兵力一时空虚，吐蕃乘机东进，于肃宗至德元年（756 年），接连攻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威胜、金天、天成等军和石堡、百谷、雕窠诸城。

次年，唐王朝派宰相郭子仪与吐蕃举行第 4 次会盟，经过谈判，唐朝承认已被吐蕃占领的地区为其领土，并议定双方各守实际控制区域，互不侵犯；唐王朝每年给吐蕃赞普贡献绢绢 5000 匹。唐蕃会盟后，吐蕃暂时息兵停战，但为时不久，又动干戈，接连攻陷河源、莫门等军，占领鄯、廓、洮、岷等州，河湟大部地区沦于吐蕃。肃宗宝应元年（762 年），吐蕃军突破洮河防线，攻陷狄道（今临洮），接着又抢占渭、秦、成等州。次年又攻占兰、河 2 州，陇右地区全部沦于吐蕃。同年十月，吐蕃军东入大震关（在今张家川县东陕甘边界），长驱进逼京都长安，唐将吕月将战败被俘。代宗李豫慌忙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朝廷官吏及六军散逃，吐蕃入据长安，大掠 13 日。唐王朝无奈，起用已被罢职多年的著名将领郭子仪，集兵反攻，驱吐蕃军出长安，吐蕃军劫掠大批财物、妇女，退屯陇坻以西。

广德二年(764年)初,铁勒首领仆固怀恩叛唐,七月,引吐蕃、回纥10余万众,由陇东进掠关中,欲夺长安。唐王朝急派郭子仪率军拒之,相持数月。十月,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精卒5000人,攻击吐蕃、回纥后方,迫使其退出关中。次年九月,仆固怀恩再次勾引吐蕃、回纥、党项,合兵30万,经泾州、邠州再次入掠关中,长安危急,一日数惊。郭子仪急从河东还师,驱逐吐蕃兵出关中。接着,郭子仪单骑入回纥营,说服回纥首领与唐联兵,共击吐蕃,在泾州西原(在今灵台县境)大破吐蕃兵,斩杀万余人,俘获万余人,截获所掠关中妇女、财物、牲畜不可胜数,300里内载运妇女和财物的车辆络绎不绝。此战后,唐王朝与吐蕃举行第5次会盟,双方再次息兵休战。

六、吐蕃进占河西

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十一月,吐蕃兵进扰河西,围攻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突围,退守甘州。不久,杨志烈部署唐军坚守甘州一线,自己亲往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搬取援兵。次年十月,杨搬兵未果,在途中被沙陀人杀害。大历元年(766年),唐王朝任杨休明为河西节度使,将镇所移至沙州。同年,吐蕃派兵大举西进,相继占领甘州、肃州。10年之后(776年),吐蕃军又向西推进,攻占瓜州。沙州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他们与内地隔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由都兵马使阎朝统一指挥,克尽守土之责,顽强坚守了11年。建中二年(781年),沙州终被吐蕃军攻占。至此,河西尽被吐蕃占领。

这时,唐王朝已经腐败,宦官、藩镇作乱不止,已无力收复失地,河陇地区人民长期沦为吐蕃奴隶。

七、吐蕃进扰陇东地区

吐蕃侵占陇右、河西后,并未就此罢手,又进扰陇东,唐蕃两军遂在陇东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期争战。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吐蕃军入掠邠、宁等州,邠宁节度使马璘率唐军抵御,破其众2万余人,擒获其大将尚悉摩,余众败退。大历三年,吐蕃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唐王朝邠宁节度使白光率骑兵与其激战,歼其兵马2万;唐将李晟率千余精骑出大震关,深入陇右,袭击吐蕃后勤基地定秦堡(在今临洮县境),焚其积聚,俘获守将慕容种

谷（吐谷浑降将）而还，吐蕃遂撤灵州之围，退入陇右。

大历八年十月，吐蕃出兵攻袭泾、邠2州，唐将浑瑊在宜禄、马璘在盐仓（在今泾川县城西）设防抗拒，但都被吐蕃军击败。这时，唐军元帅郭子仪令浑瑊、李国臣等率军迂回到吐蕃兵侧后，进行袭击，吐蕃兵回救，浑瑊又在隘口设伏，大破其部，吐蕃军溃败西退。唐军推进至华亭（今县），置义宁军防守，在六盘山、陇山一线各隘口，也派驻重兵防守，建立起一条防御吐蕃的战线。大历十年九月，吐蕃兵再出陇东，袭击临泾（今镇原）等地，大掠人口、牲畜，焚毁庐舍，践踏稼禾。唐王朝急命凤翔节度使兼陇右节度使李抱玉率军截击，吐蕃兵战败，丢弃所掠人口、财物，退回陇山以西。大历十二年，吐蕃兵由六盘山北麓绕出陇东，袭破唐朝方渠城（在今环县曲子镇）。次年又由青石岭绕出陇东，进逼泾州，被唐军击退。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死，德宗继位，谋求与吐蕃和解，特派专使出访吐蕃，并放还俘获的500名吐蕃官兵，缓和了唐蕃关系。

建中四年（783年），唐以陇右节度使张镒为首，吐蕃以大相尚结赞为首，在清水（今清水县）举行第6次会盟，确定唐蕃边界北从灵州以南起，中经弹筝峡口、清水、凤州、同谷，南至剑南道西南之大渡水一线，吐蕃居西，唐朝居东，各守边界，互不侵犯。这次会盟后，陇山以西大片土地正式划为吐蕃领土。

清水会盟后不久，吐蕃大相尚结赞便派兵进犯唐境，焚烧城廓，掳走居民。德宗贞元二年（786年）八月，尚结赞又领兵大举入侵泾、邠、宁等州，掠夺人畜，强割稼禾，陇东各州县人民大受其害。十月，唐将李晟以步骑兵5000人袭击吐蕃，破敌后乘胜追击，尚结赞自宁、庆退兵，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夜袭其营，吐蕃军败北，丢弃所掠人物、牲畜而去。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尚结赞提出唐蕃在平凉举行会盟，唐王朝响应。闰五月二十四日，唐派浑瑊为会盟使，崔汉衡为副使，前往平凉会盟。但尚结赞无意谈判，暗设伏兵，企图劫持唐使。当唐使到达会盟地后，吐蕃伏兵四起，鼓声雷动，浑瑊夺马而逃，崔汉衡（兵部尚书）及唐军护卫官兵千余人被俘。平凉劫盟后，吐蕃军大掠泾州、华亭等地，残杀老弱，驱迫丁壮万余名西去，由各贵族分做奴隶。贞元五年（789年），吐蕃又以3万骑兵入掠邠、泾、庆、宁、鄯5州，掳走人畜数以万计。

此后，吐蕃连年入掠陇东地区，掠夺人畜财物，践踏稼禾，破坏收获。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3次遣使求和。十月，唐蕃举行第8次会盟，双方派出专使，先后在长安、逻些（今拉萨）盟誓立约，息兵停战，自此之后，唐蕃之间持续了100多年的武力争斗，才基本结束。

第八节 张议潮起义及河陇地区吐蕃势力的覆灭

吐蕃贵族自从占据河陇地区以后，将唐王朝实行的州、县、乡、里组织废除，改行镇将、部落组织，对生活在这里的百万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大批人民遭到屠杀，更多的群众沦为奴隶。据新旧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吐蕃奴隶主在他们的脸上或手臂上刺上字，强迫他们改着吐蕃服装，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稍有反抗，就要被鞭打，或投入地牢，或就地砍头。吐蕃贵族的残酷统治，严重地破坏了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把“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的富庶地区，搞得荒凉不毛，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致使人口大量死亡、流散，许多地方空无人烟。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不断引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尤其是汉族大姓势力比较强大的沙州（今敦煌），反抗怒火更为激烈。在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下，吐蕃王国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势力，终于在唐宣宗大中年间被消灭。

一、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起义

在河陇各族人民反抗吐蕃奴隶主贵族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张议潮领导的沙州人民起义，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次起义，把奴役河西各族人民长达80余年的吐蕃势力驱逐出境，使河西复归于唐朝。

张议潮先世为邓州南阳人，曾在甘州做官，后徙居沙州敦煌县。幼年时对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十分愤慨，立志赶走吐蕃势力，光复河西。因而，他努力学习兵书，习文练武，孜孜不倦。《张淮深碑》文说他“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吴之精见，韬铃之骨髓”，“誓心归国，决意无疑。”成年以后，他更是积极从事反对吐蕃的活动，阴结敦煌“英豪大姓”，募兵集众，准备力

量。“盘桓卧龙，候时而起”。

唐宣宗大中初，吐蕃贵族内部矛盾激化，在陇右地区展开自相残杀，河西地区也陷于混乱。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乘机发动沙州各族群众举兵起义，驱逐吐蕃势力。张议潮起义后，沙州人民纷纷响应，涌跃参加义军，与吐蕃兵展开激烈的“白刃交锋”。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吐蕃守将无法支撑，率亲信逃走，吐蕃统治势力迅速崩溃，起义人民很快占领沙州、瓜州2城，当地民众“解胡服，袭冠带”，“欢呼雀跃”，热烈庆贺。

接着，张议潮一面扩充训练义军，以沙、瓜2州为根据地，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一面遣使向朝廷报捷，归顺唐王朝。当时，通往京都长安的道路，还被吐蕃重重阻隔，为了保证捷书能够送达长安，他派了10路使者，携带同样的文表，从不同的路线进发。他派遣的信使中，由和尚组成的1路最先到达长安，由北路绕天德军（今包头市）的1路，辗转两年多时间，才抵达长安。唐王朝得到张议潮起义的捷报，君臣们非常高兴，在朝廷“百臂欢呼，抃舞称贺”，即刻封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抗击吐蕃。

二、义军光复河西、河湟等地

得到朝廷封赏，张议潮和义军都很振奋，遂东攻肃（酒泉）、甘（张掖），驱逐吐蕃势力出河西。由于张议潮领导的起义是消灭吐蕃奴隶主的正义行动，广大人民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吐蕃势力迅速土崩瓦解，“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大中四年（850年），张议潮指挥义军继续进军，收复了伊州（今哈密）；次年，又攻占西（今吐鲁番）、鄯（今乐都）、廓（在今循化西）、兰（今兰州）、河（今临夏）、岷（今岷县）等州，吐蕃军望风披靡，分崩离析，纷纷投降或溃逃。这样，张议潮领导的义军便在很短时间内就攻占了11个州，河陇广大地区回归唐王朝。这年十月，张议潮派他的哥哥张议潭等29人入朝，奉献河陇11州地图，唐王朝遂在沙州设“归义军”，授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河陇11州观察使，总理11州军政事务。

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张议潮亲率蕃汉精兵7000人，收复凉州（今武威），经过激烈战斗，消灭了坚守该城的镇将及吐蕃兵，拔除了吐蕃在河陇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打通了通向京都长安的道路。咸通七年（866年）二月，张议朝与高昌回鹘将领仆固俊通好，北庭、轮台、清河镇（均在今新疆境

内)也归顺归义军。至此,“东自渭州(今陇西),西至轮台数千里地”,尽为张议潮收复,丝绸之路重新开通,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恢复。

在张议潮领导之下,河陇地区人民迅速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但这时唐王朝已经衰落,危机四伏,朝廷无暇顾及这里的事务,河陇地区“惟名存有司而已”,境内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乘机劫掠人畜财物,吐蕃贵族势力也企图卷土重来。在此形势下,张议潮积极派任官员,调解各部族冲突,打击穷寇草匪,恢复社会秩序。曾经依附于吐蕃的吐谷浑贵族逃据伊州以西之地,经常寇掠伊、西2州,张议潮亲率甲兵,平息了这些叛乱势力,安定了地方。

张议潮归唐后,一面“缮甲兵,耕且战”,秣马厉兵,保境安民;一面训令各级官员,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积极清除吐蕃奴隶主遗留下的落后习惯和统治方式,开办学校,对人民“训以华风”,使之“一同内地”。他的这些措施,对恢复和发展西部边疆的经济文化,产生重要作用。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奉旨入朝,被唐懿宗李漼诏拜为右神武将军、兵部尚书,官居二品。张议潮入朝后,唐王朝任命其侄张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镇守河西。

三、陇右吐蕃势力的覆灭

唐开成、会昌年间(836至846年),吐蕃内部反佛派与尊佛派之间的矛盾激化,陇右地区的吐蕃统治者亦分裂成两派,陷入自相残杀的战乱之中。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驻秦州洛门(在今武山县洛门镇)讨击使论恐热,以3万骑兵西进,击败驻守渭州的吐蕃大相尚思罗,占据渭州城,收集散居于陇右各地的吐蕃部众,得10万兵马,然后向洮河进军。尚思罗西逃后,鼓动了苏毗、吐谷浑、羊同等部族及洮岷一带的吐蕃部众8万人,在洮河地域组织防御。论恐热强渡洮河,击杀尚思罗,苏毗等部皆被降服,由此,论恐热势力大增,占据了洮河流域,自称吐蕃宰相。不久,他聚集20万兵马,西征青海。他携带大批辎重、牛羊,浩浩荡荡西进,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以5万兵马埋伏于河州之南,准备伏击论恐热。尚婢婢以少数人马挑战、引诱,论恐热怒不可遏,即率大队人马追击。尚婢婢把论恐热诱至伏击地域后,伏兵齐出,一举击溃其部。论恐热退至大夏川,整顿部队,与尚婢婢再战。从此,双方在河州、鄯州之间,争战达五六年之久。

吐蕃贵族之间的争斗，加深了吐蕃统治势力内部的危机。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二月，吐蕃驻秦、原等州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清、木峡、六盘7关的守备官兵，归降唐朝，唐派泾原节度使康季荣接管，使论恐热的势力范围大为缩小。大中四年，论恐热于鸡项关（在今炳灵寺东南峡口）架设浮桥，渡过黄河，进击尚婢婢。尚婢婢战败，留部将拓跋怀光（吐谷浑人）守鄯州，自率部众3000余人逐水草于甘州以西。论恐热追杀尚婢婢至河西，沿途大肆抢掠，杀戮极残，使数千里之间，“赤地殆尽”。论恐热嗜杀无辜，引起部众离散，他返回鄯州时，部众只剩下了数百人。这时，他图谋投归唐朝，请求出任河渭节度使，想借唐朝之力，征服反叛他的吐蕃人，但被唐王朝拒绝。论恐热返回洛门川后，难以维持，即率领仅有的300余人奔往廓州。论恐热西逃后，留在陇右的吐蕃部落大多归顺了唐朝，有些远遁于叠、宕之西。

由于吐蕃贵族的残酷统治和连年战争，生活在陇右的汉人，大多死亡、流散，余生者徙于平凉、洛门、蔚茹（今宁夏清水河）3川，河渭间寂无人烟。大中十一年（857年），唐王朝将归降的吐蕃部落酋长尚延心，任命为河渭游奕使，归张议潮节制，统其众游牧于河渭地区。咸通七年（866年），张议潮令吐蕃降将拓跋怀光率兵入廓州，擒杀了论恐热，“传首长安”，陇右、河湟地区的最后一股吐蕃贵族军事势力被消灭。

第九节 五代时期河陇地区的战争

中国历史经历了270余年的隋唐统一时期，至公元九世纪末，便陷入了五代十国大分裂、大动乱的局面。这期间，今甘肃省的陇东、陇右地区，相继为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有；陇南先后为岐、后唐、后晋、后周、前蜀、后蜀占领；陇西、甘南、河湟等地，成为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的游牧地。河西分为3个独立的小政权：东部是以凉州为中心的蕃汉混合政权；中部以甘州为中心，为甘州回鹘所控制；西部以敦煌为中心，是归义军政权。这3个小政权，都奉五代王朝为正朔。五代十国的分疆割据者，实际是唐王朝藩镇势力的延续和发展。他们都是凭借武力进行割据和维持其统治的，相互之间争斗不息，战乱不止。公元十世纪中叶，这种分裂混乱的局

面，终于被宋太祖赵匡胤所结束。

岐梁陇东之战 唐末，唐王朝封凤翔、陇右节度使李茂贞为“岐王”，领有秦、渭、原、泾、宁、庆、衍（在今正宁县南）、汶（今成县）、阶、文等州及与此相毗连的陕西西部地区，共15州之地。后梁灭唐后，李茂贞便以凤翔为都，实行武装割据。

开平三年（909年），后梁太祖朱温，遣镇国军节度使康怀英攻岐，连占宁、庆、衍3州。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十一月，岐王李茂贞欲夺回宁州，乃命部将刘知俊，率邠、岐、秦、泾诸州兵数万人攻之；后梁朝廷遣兵救援，打退了岐军，并进而攻岐之泾州。刘知俊遣兵猛攻梁军后方，将其打败，守住了泾州，岐王遂任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守泾州。龙德二年（922年）春二月，岐王再度遣兵取宁州，后梁王朱友贞任牛知业为宁州镇将，牛遂率梁军西来，与岐军大战，又夺回了宁州城。

岐蜀陇南之战 乾化元年（911年），岐王李茂贞势衰，前蜀王王建乘机派兵攻岐，破阶州，兵至长城关（在今岷县西）。次年八月，蜀王又遣制置使王宗俦攻岐，兵至秦州，天雄节度使（驻秦州）李继崇降蜀。十一月，蜀兵再次攻岐，蜀将王宗汾攻文州，拔之；蜀将王宗翰引兵至青泥岭（在今成县南），与岐兵大战，岐兵败北。

乾化三年，蜀以兴州刺史王宗铎为帅，率兵攻阶州，连克州城及固镇（在今徽县西）、破沙（在今成县西）等11寨，不久，成州也下。此时，岐将刘知俊正在邠州与梁军作战，其家小居秦州，被蜀军虏往成都，刘知俊怕祸及妻小，遂夜率亲军，斩关夺路，奔回秦州降蜀。至此，陇南诸州皆归于前蜀。

唐蜀陇南之战 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岐王降于后唐，陇右遂为后唐军占领。次年，前蜀王王衍由川入陇，游弋于秦州，天雄节度使王承休大献殷勤，强征民女演练歌舞，命山民搜集奇花异木献之，人民怨声载道。这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抓住有利时机，发6万大军西来，攻击秦陇，前蜀武兴军节度使王承捷，以凤、兴、文、扶4州降于后唐。前蜀王大惊，倍道南逃四川。未几，阶州刺史王承岳也降于后唐；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遁走，成州也为后唐所有。天雄节度使王承休闻后唐大军将至，非常恐慌，遂留副将安重霸守秦州，倾其府库金帛携走，并领亲兵及妇女儿童万余口南下归蜀，沿途以金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银丝帛向蕃人首领买路，但蕃人仍杀掠不止，加之冻饿、相践，死者十之八九，至蜀时仅存百余人。十一月，前蜀秦州留守安重霸降后唐，陇南诸州均归于后唐。

应顺元年（934年），后唐与后蜀又爆发争夺陇南的战争。当年四月，后唐阶州刺史赵澄投降后蜀，接着蜀军攻占成州。六月，文州都指挥使成延龟举州降蜀，不久，秦州、阶州也降于蜀。十月，后唐遣雄武节度使张延朗收复文州，但被蜀军先登指挥使范延辉击退，陇南诸州复归于蜀。

周蜀陇南之战 后晋、后汉时期，陇南时战时和，主权几经易手，至后周时为后蜀所有。由于蜀人在秦凤地区实行苛政，赋税奇重，人民怨愤，要求归顺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周世宗柴荣派凤翔节度使王景西取秦州。是时，后蜀王孟昶任韩继勋为雄武军节度使，又以赵季扎为秦州监军使，督军守秦州。王景率军至秦州后，连拔黄牛等8寨，赵季扎率先遁逃。九月，王景军又大败蜀军于上邽，斩首万余级，韩继勋弃秦州南奔成都，秦州判官赵玘举城投降。接着，成、阶2州也归降后周。十一月，王景率军攻占凤州，生俘后蜀威武军节度使王环，秦凤诸州皆归于后周。周世宗任王景为南面招讨使，尽释秦凤诸州“罪人”，免科税徭。

庆州党项人的反抗斗争 庆州北部地区自唐朝天宝之后，即为党项人的游牧之地，驻有破牛氏3个部落，野利氏5个部落，把利氏、杀牛氏、野鸡氏各1个部落，其强者与吐蕃贵族联姻，常配合吐蕃扰掠两陇边地。后周初，郭彦庆任庆州刺史，此人性贪，好财物，常派人扰掠野鸡部，反诬其犯边，野鸡部苦于郭彦庆敲诈，聚兵于寡妇山（在今庆阳县北），准备抵抗官军。

广顺二年（952年），后周王朝命宁州刺史张建武“敕书安抚”，如不归顺，再“进军问罪”，但张建武“立功”心切，借故进军，斩杀其酋长，击杀部众百余人。不久，杀牛部反，张建武又率军征讨，进至包山，杀牛部据险抵抗，把官军逼至一悬崖间，坠崖而死数百人。朝廷命静难节度使折从阮（驻邠州）讨之，镇压了杀牛部的反抗。朝廷撤了郭彦庆的职务，调解州刺史郭元昭为庆州刺史，安抚边境党项人。

甘州回鹘同西汉敦煌国的斗争 甘州回鹘原属漠北回纥汗国的一支。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纥汗国内部分裂，其中一支向南迁徙，沿弱水（今黑河）至甘州，与早先散居在这里的回纥人相结合，建立了部落政权，依

附于吐蕃。张议潮起义后，甘州回鹘属归义军统辖。回鹘人利用甘州地区良好的草场，很快得到发展，势力日益强大。唐末，驻守甘州的归义军奉命东下，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回鹘人乘机入据甘州城，逐渐左右了甘州的局势。

咸通末，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死，归义军内部陷入长期的争权斗争，直到唐末光化三年（900年），张议潮孙张承奉就任归义军节度使，争权斗争暂告平息。天祐二年（905年），张承奉自称“金山国白衣天子”，敦煌文书称为“西汉金山国”或“西汉敦煌国”。这时，甘州回鹘势力已很强大，拒绝归义军编统辖。金山国实际上只控制瓜、沙2州。此后，甘州回鹘企图吞并瓜、沙，从天祐三年到后梁乾化元年（906年至911年），与金山国进行了多次战争，但都被金山国击退。乾化元年，甘州回鹘可汗派其弟狄银，率骑兵攻击金山国，回鹘兵一直攻到沙州，张承奉力屈投降，尊回鹘可汗为“父”，金山国沦为甘州回鹘的附属国。

乾化四年（914年），张承奉死，因他无子继承，州人遂推戴其外甥、归义军长史（参谋长）曹议金为“帅”，主持沙、瓜2州军政事务。此后，归义军虽与回鹘时战时和，其中也进行过几次较大的战斗，但曹议金接受张承奉立国失败的教训，取消国号，加强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积极与回鹘修好，娶仁美可汗之女为妻，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回鹘可汗，改善了同甘州回鹘的关系。同光二年（924年），后唐庄宗正式任命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兼沙州刺史。此后，在中原王朝支持下，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势力逐渐有了加强，一直延续到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才被西夏军攻灭。

第六章 宋、夏、金在河陇地区的军事活动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北宋建国后，陇东、陇右随之归宋；河西地区之沙州归义军曹氏政权、甘州回鹘政权、凉州蕃汉政权，也相继奉表朝宋。此后，北宋王朝经过20年的战争，先后平定了后蜀、南唐、吴越、南汉、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为时不久，西夏军兴起于西北，同宋王朝进行了百年战争，建立西夏政权，占领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广大地区，领有20余州，部分统一了西北地区。

第一节 宋、夏早期战争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二月，北宋彰德军节度使李继捧（党项族首领）弟李继迁叛宋，率部分党项部众西来环州（今环县），进入今甘肃境内，党项人同北宋王朝在西北开始了武装争斗。

会州之战 雍熙二年三月，李继迁率众攻破会州（今靖远县）城。不久，受会州党项别部熟仓部的抗击，李无法立足，遂率部众退出会州。五月，北宋秦州（今天水）知州田仁郎，率宋军进讨李继迁，李率部众远走，田无功而还，被朝廷撤去职务；其副将王洸，率宋军追至银州北，破悉利诸寨，接着追踪进入浊轮川，斩杀党项部众5000余人，李继迁只率少数精壮脱逃。

此后，李继迁投靠北辽（契丹），经常出没于宋朝西北边境，攻掠边寨，招诱边境党项部众，扩充势力，继续与宋军对抗。淳化二年（991年）十月，李又率众攻打会州，被活动在当地的党项别部乜遇部击走。战后，宋王朝封乜遇为会州刺史。

环庆之战 淳化四年（993年）四月，李继迁招合北萧关（在今环县以北）外党项人42部1万余人，入攻环、庆、原诸州，均被宋军击走。次年正月，李又率众向环州侵扰，受州将张延攻击，李遂焚毁诸寨群众房舍，大掠

人畜资财而去。

至道二年（996年）春，宋王朝派侍卫李继隆为环、庆等州宋军都部署，范廷召为副都部署，指挥西北5路宋军进剿李继迁。四月，李率众撤离夏州西走，宋军扑空。此后，李继迁又率众入环州，劫走宋军运往灵州的粮草；继而进围灵州（今属宁夏）。宋将范廷召及部将王超，率军增援灵州，在途中与李继迁部遭遇，经大小数十次战斗，虽获小胜，但受阻不能前进，只好撤还。

夏占清远军之战 北宋初期，宋王朝为了抗拒夏军入侵，支援灵州，在环州北境设置清远军，军城在今环县甜水堡附近，屯驻重兵。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乘北宋与辽国交战之际，举兵5万西进，攻破宋朝西北边地许多州县，并占领军事重镇灵州的外围地区，然后又率军向南，攻占清远军城。清远军城地扼交通咽喉，是宋军支援灵州的必经之地，清远军被夏军攻占后，宋朝边防交通被割断，灵州成为一座孤城。次年正月，环州宋军守将张凝，率军反击，深入敌阵，焚烧夏人军帐200多顶，击杀5000余人，俘900余人，但未能夺回清远军城。北宋派遣的援灵军无法从清远地区通过，只得绕道镇戎军（今固原）前往灵州救援。可是，宋朝援军还没有到达，李继迁就攻破了灵州，知州裴济战死，驻守灵州的宋军尽被夏军消灭。夏军占领灵州和清远军后，就在陇东以北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对立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夏军进一步侵犯环庆地区 夏军侵占清远军后，又把战线推进到环、庆2州，不断袭掠村寨，力图扩大其统治区。据《宋史》记载，咸平六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寇洪德寨（今环县北洪德堡）；次年八月又寇环庆，秋田遭破坏；景德二年（1005年），夏军两次入犯环州；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月，夏人骑兵1500人攻掠庆州；天喜年间，夏军不断入犯环、庆、原诸州，攻掠原州柳泉镇、环州鹁鸽寨尤惨。由于宋王朝统治集团战略指导思想错误，致使宋军在边防斗争中节节失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宋朝边防不保，边地人民遭受重大灾难，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蔽，村寨残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第二节 西夏夺取河西走廊

北宋初，虽然河西走廊的凉州蕃汉政权、甘州回鹘、沙州“归义军”都奉北宋为正朔，但因北宋王朝北部边疆多事，无力兼顾河西，因此，河西3政权实际上是各自为政，各自保据。西夏强大后，为了扩大占领区，造成与北宋王朝争衡的有利局面，便首先把兵锋指向河西，进行了许多次争夺战。

夏攻西凉府诸战 凉州为河西走廊东部重镇，北宋初，凉州六谷族和汉人联合政权依宋，宋王朝在此设立西凉府，统辖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封六谷族首领折逋游龙钵为安远大将军。由于这一带人口较多，物产也较丰富，被夏人视为富庶地区，早在至道二年（996年）和咸平二年，即两次攻打凉州城，欲夺取这块战略要地，但均被当地军民击退。

咸平六年十一月，夏人首领李继迁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率军攻打凉州城。战前，李继迁扬言东攻环、庆2州，暗中却率兵西进，发起突然攻击，一举袭破凉州城，宋朝派来的知府丁惟清英勇战死，府库被夏兵抢掠一空。夏军攻占凉州后，六谷族首领潘罗支向李继迁诈降，为时不久，潘罗支率领部族数万人突袭夏军，结果夏军大败，李继迁中箭负伤，率夏军退走。

次年正月，李继迁死于箭伤，其子李德明继领其部，即派兵攻打凉州。潘罗支请求宋朝派兵支援，但这时宋军正和辽国打仗，无暇西顾，只给潘罗支封了个征西将军、朔方节度使的虚名，要他坚守凉州。六月，夏军倾其全力围攻凉州城，战斗十分激烈，但夏军仍未破城。这时，李德明收买了潘罗支内部的一些党项人，结果潘罗支被党项人刺杀，夏军里应外合，再次占领凉州城。

六谷各部退入南山后，拥立潘罗支弟厮铎督为首领，继续抗击夏军。十月，宋王朝封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使、灵州西面巡检、六谷族大首领。十一月，宋王朝与辽国议和，宋辽达成“澶渊之盟”，李德明怕宋军转锋进攻，便向宋王朝请降，西夏兵遂撤出西凉府。宋王朝为了争取西夏，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赵氏，赠以银帛。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九月，夏王赵德明派部将苏守信突袭西凉府，经过苦战，赶走厮铎督，攻占凉州城，控制了凉州一带的富庶地区。此后，厮

铎督集结六谷诸族部众反击苏守信，苏以 7000 余兵力固守凉州城，厮铎督久攻不下。大中祥符九年苏守信死，其子铎莽自领西凉府事，西夏守军不服，内部出现不稳，甘州回鹘乘机遣兵袭击，破夏军营帐百余顶，斩杀 300 余人，余部溃逃，凉州城遂被回鹘军占领。

次年 8 月，赵德明遣铎莽率夏军向西凉府反扑，受回鹘与六谷部的联合打击，损失惨重。至此，西夏数次用兵，历时 14 年，未能征服凉州。

夏攻甘州回鹘诸战 北宋初，回鹘人已在甘州建立比较强大的部族政权，与瓜沙归义军曹氏政权一起，朝奉于北宋，岁岁遣使进贡。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七月，夏王赵德明派兵袭击甘州回鹘向宋王朝进贡的马队，劫掠了贡物；回鹘夜落纥可汗立即派兵追击，截回了部分贡品；未几，赵德明又出兵攻击甘州回鹘，遭到失败。此后，西夏与甘州回鹘又进行了多次争战。

大中祥符元年初，夏兵进至甘、凉之间，回鹘夜落纥可汗即率兵前来迎战，经过激烈交锋，夏兵败退而去。三月，赵德明遣大将万子率兵偷袭甘州城，又被回鹘击败。八月，赵德明联合契丹（辽国）又来进攻甘州城，但回鹘可汗遣使与契丹讲和，全力迎战赵德明，又把夏兵打败。北宋王朝得知甘州回鹘连战取胜的消息，甚为“欢欣”，对其大小首领给予优赐，加封夜落纥可汗为“特进”（正二品官）、“忠顺保德王”。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夏王赵德明派谋臣张浦，率精骑 2 万再攻甘州，被夜落纥可汗击退。次年春，赵德明又遣军西进，袭击甘州，结果败在甘州城下。

夏取甘凉之战 甘州回鹘全力对付西夏入侵之时，北辽也兴兵南下，企图夺取河西，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甘州回鹘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这时，夜落纥可汗已经逝世，由其子夜落隔通顺继位为可汗，宋王朝封其为“怀宁顺化王”。

大中祥符三年，北辽西北路招讨使萧托云，率兵由居延海沿弱水南进，攻击回鹘，回鹘战败，辽军占领肃州。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北辽大将萧惠又率军南来，进攻甘州，回鹘军民奋起反击。在这次作战中，回鹘军民前仆后继，打得非常英勇，迫使辽兵退出河西。但回鹘人元气大伤，许多部落被打垮、打散，这就给西夏夺取甘州造成了有利形势。

天圣六年五月，夏王赵德明经过长期准备，派其子元昊率大军进入河西，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以突然袭击的战术，攻陷甘州城，夜落隔通顺可汗自杀，回鹘军被打垮，甘州回鹘政权灭亡，部众数万人退往肃州以西，继续坚持斗争。这部分回鹘人，后来与一部分蒙古人溶合，逐渐演化为今日之裕固族。

元昊攻占甘州后，又于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率军攻击凉州城，经过多次战斗，攻占该城，在凉州的六谷部和回鹘部众，在厮铎督率领下，节节抵御，退至湟水流域，投奔了青唐（今青海）吐蕃首领唃廝囉。至此，西夏军便控制了甘、凉地区。

夏取肃沙之战 西夏夺取甘、凉后，随即把兵锋指向河西走廊西部，谋取肃州、沙州。景祐三年（1036年）秋天，夏军从甘、凉地区西进，迅速包围了肃州城。回鹘力战不胜，继续败走，肃州城被夏军占领。这时，据守瓜州、沙州地区的归义军曹氏政权，自忖不能抵抗，急向宋王朝求取救兵，但因路途遥远，中间又被西夏军阻隔，北宋军鞭长不及，难以增援。夏军继续西进，未遇大的抵抗，相继攻占玉门关和瓜州城，很快兵临沙州城下。沙州守军坚决抵抗，但因势孤力单，不是夏军的对手，城池不日即被夏军攻破，曹氏政权灭亡。至此，整个河西走廊均为夏军占领，成为西夏立国的基本地区之一。

第三节 宋、夏在环庆、泾原地区的战争

今甘肃省之陇东地区及毗连之陕西、宁夏部分地区，北宋时分治为环庆路和泾原路，环庆路辖环州、庆州（包括今庆阳、西峰、华池、合水）、宁州（包括今宁县、正宁）、邠州（今陕西彬县、旬邑）、乾州（今陕西乾县、礼泉）等5州，首府为庆州城（今庆阳县城）；泾原路辖原州（今镇原）、泾州（今泾川、灵台）、渭州（今平凉、华亭）、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德顺军（今静宁、隆德）、怀德军（在今固原北），首府为渭州城（今平凉市）。这一地区，因处于宋朝西北边疆，与西夏为邻，便成为西夏争夺的主要地区；特别是环、庆2州，地处前沿，夏军入侵，首当其冲，战斗一直频繁激烈。

一、龙马岭、狮子堡、白豹城之战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西夏出兵攻掠宋朝环、庆2州，庆州

巡检嵬通率军追击，破夏军后桥堡（在今华池县北）等据点。十月，夏王元昊亲率万余人攻入陇东，宋军700余骑迎战，被元昊围歼于龙马岭（在今庆阳西）。庆州都监齐宗矩率兵救援，进至节义峰（在今西峰市北），遭夏兵伏击，齐宗矩被俘，宋军败北。不久，元昊为集中兵力向河西、河湟发展，缓和了与宋朝的关系，释放了宋军被俘官兵，并“贡马于宋”，主动求和，陇东战事暂时平息。

康定元年（1040年）春，夏王元昊向泾原路发起进攻。六月，夏军击败宋朝镇戎军指挥使刘继宗所部5000兵马。这时，泾原路兵马都总管刘谦，率宋军攻入夏境，调动敌军，袭破夏人许多聚落；宋将王珪率3000骑兵，在狮子堡（在今平凉北）与夏军激战，夏军掩至，被围数重，王珪列阵拼杀，斩夏军战将两员，夏兵大惊，遂退走。九月，夏军攻陷三川寨，再围狮子堡、定川寨，击杀宋将杨保吉及士卒5000余人，攻陷干沟、干河、赵福3堡。随后，各路夏军受到宋军顽强抗击，不能前进，遂在泾原路各要点与宋军对峙。

是年八九月间，环庆路兵马都总管任福，为配合泾原路宋军作战，率部攻入夏境，破白豹城，环州以北地区的41个党项、吐蕃部落附宋。元昊闻讯，亲率夏军救援。任福与环庆路巡检使范恪，在“崖险处设伏”，袭击夏军，夏军中伏，死伤400余人，被俘70余人，遂退兵而去。元昊从环庆路败退后，进攻泾原路的夏军也退回灵银地区。

二、好水川之战

白豹城战斗，宋军在环庆路取得少许进展，士气开始振奋，泾原路经略使韩琦便向朝廷上书，建议集中兵力，分路进攻西夏，其他许多将领也主张分路进讨西夏。宋仁宗赵祯批准出击西夏，但又诏示范仲淹防守的鄜延路暂不出兵。由于宋军不能集中兵力，对西夏形不成优势，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夏王元昊探知宋军动态，便集中其主力10万余人，在西夏南境积极备战，迎击宋军。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宋军环庆、泾原2路兵马尚未集中，元昊即命夏军进至怀远镇（今宁夏西吉县之偏城镇），准备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给宋军以打击。

宋将韩琦发现夏军压境，急忙赶到镇戎城，一面命令镇戎军迎击夏军；一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面调集环庆路兵马都总管任福、泾原路兵马都监桑怱、泾州都监王珪、渭州都监赵津、参军耿傅及部将武英、朱观等，各率所部前来参战。这些宋军将领应急前来，韩琦立即任命任福为前敌总管，命其统领各路兵马 1.8 万人，向怀远镇方向增援。任福受命后，即令桑怱、武英、朱观等部，向怀远镇方向增援，自率轻骑数千，进抵捺龙川（在今宁夏隆德县境内），会同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等，与夏军激战，杀夏军数百人。

这时，元昊已命夏军在好水川（在今静宁县东北甘宁边境）一带埋下伏兵，并派出游弋部队引诱宋军，准备歼灭宋军主力。夏军游骑见宋军大队人马赶来，便丢弃兵器、辎重，佯装败逃，引诱宋军继续前进。宋军主将任福毫无警惕和察觉，便违背韩琦军令，擅改作战计划，立即分兵两路，向好水川追击。日暮，他与桑怱会合，屯好水川东，武英、朱观等部屯龙落川，相距只有 5 里，约定翌日在好水川口会合，共击夏军。翌日三更造饭，天亮拔营，以桑怱为先锋，任福率主力随后跟进，沿好水川西行；武英、朱观由龙落川出发，也向好水川口运动。

这时，夏军主力已在好水川隐蔽埋伏多时，以逸待劳，只等宋军就范。任福一路刚进好水川，就见前方有几个银泥盒子，便命士卒打开，看是什么东西。士卒打开泥盒，里面飞出了许多鸽子，这便是夏军进攻的信号。任福方知上当，急令部队占领左侧山头，但山头上的夏军伏兵已起；又令部队占领右侧山头，忽见夏军伏兵也竖起旌旗。任福急忙列阵迎战，但已陷入夏军的围攻之中。武英、朱观等率另一路宋军前来支援，遭到夏军阻击，被滞留在姚家川。宋将王珪从隆德寨率屯兵 4500 人来援，也被夏兵阻隔。任福、桑怱、刘肃及任福的儿子任怀亮等将领率军战斗，东冲西突，至中午，相继战死。王珪率部冲入敌阵，企图营救任福所部突围，但战马中矢倒毙，便徒步冲杀，最后也被飞矢射中而死。任福、王珪战死后，所部士卒尽被夏军分割歼灭。

战斗正烈时，渭州兵马都监赵津率领的 3000 名骑兵由瓦亭寨（在今固原南）前来救援，同武英、朱观等部会合，与夏军展开了激战。夏军也集中兵力分割围歼。激战至下午 4 时许，武英、赵津及参军耿傅，部将李简，都监李禹亭、刘钧等，均相继阵亡，士卒大溃。入夜，宋军泾原路部署王仲宝率部前来接应，朱观得以率部突围，与王仲宝部一起退守民垣。此战，宋军阵亡将校 15 人、军员 271 人、士卒 6700 余人，损失战马 1300 匹。夏军获大胜，

元昊引军返回夏境。

好水川之役，夏军统帅元昊亲临前线，指挥得当，战法灵活，因而大胜；宋军不能集中兵力，将领有勇无谋，指挥呆板，因而大败。特别是作为总指挥的韩琦，不亲临前线，及时处置战场变化情况；作为前线总指挥的任福，不能正确分析战场形势，盲目分兵冒进，致使宋军陷入了被分割围歼的境地。

三、定川寨之战

庆历二年闰九月，夏王元昊集结 10 万余兵力，进攻宋朝泾原路。夏军兵分两路，企图绕过宋军前沿据点，攻掠渭州（治今平凉）腹地。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知州王沿，即命该路兵马副都总管葛怀敏，率部进据瓦亭寨，设伏待机。但葛怀敏求战心切，擅自率军由瓦亭寨北进，进至镇戎城北，即与夏军接战。这时，元昊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把宋军诱至定川寨，包围起来，企图聚而歼之。葛怀敏经过苦战，始才率军突围，但退军途中又遇元昊伏兵的截杀。经过一场激战，葛怀敏及都监赵珣，部将李知和、王保、王文，环庆路都监刘贺，镇戎军镇将曹英、都监李岳等 16 员将校阵亡，士卒死伤 9400 余人，战马损失 600 匹。葛怀敏子葛宗晟与部将郭京等，率余部突围，返回了定川寨。

夏军歼灭宋军主力后，元昊又率军攻击宋朝沿边城堡，原州（治今镇原县）知州景泰率兵 5000 人从间道迎敌，但力战不胜。元昊派出骑兵，绕道长驱，直抵渭州腹地，焚荡庐舍，大肆屠掠。这时，环庆路经略使范仲淹急派 5 万宋军前来支援，夏军闻风而返。范仲淹令部将李丕谅率 6000 骑兵直趋镇戎城，会合镇戎军截击夏军，断其归路；又派部将曲珍率军出击西夏腹地，深入 300 余里，打击其后方；命部将范全率主力跟踪追击，命沿边诸蕃部组织蕃兵开展游击战，打击夏军。在各路宋军的攻击下，夏军被迫撤出宋境。

夏王元昊虽然接连打败宋军，但夏军也受到严重伤亡，并未夺得宋朝土地，遂于庆历三年（1043 年）遣使向宋朝求和。次年，宋夏达成停战协议，西夏向宋称臣，宋夏之战暂停。

第四节 范仲淹经略环庆路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他的《岳阳楼记》是人们千古传诵的名篇，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他在宋仁宗庆历初期主持环庆路军事，并兼任庆州知州，为抵御西夏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军大举进攻西北边疆，北宋王朝损兵折将，鄜延、环庆、泾原等路的不少要塞、据点失陷，大批人口、牲畜、财物被夏军掠走。这时，范仲淹被调来西北，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次年又调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他在庆州任职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是很大的。他到庆州任职不久，即向朝廷上疏，陈述经略环庆路及至整个西北的计划。他在疏中说：

国家长久之策，莫若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预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堠，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紮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兵，浅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种落，或更筑垒拓地，广招强人，别立经制，以助正军。属户有助贼者，即会兵密行破荡。诸族见此事势，自然无去就之义，渐可驱使。即不能为乱，则可以严查盐粟帛之禁，勿使与贼交通。朝廷节俭省费，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边用，以金帛赐逐路帅臣，使行间覘贼，则动静先知，遇盛暑，则那次边就食粮草。如此，则二三年间，贼力渐屈，平定有期矣！

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他又向朝廷上报“攻守二议”，再次提出加强西北防务的意见。其《议攻》曰：

臣窃见延安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为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自来虽曾攻取，无招降之恩，据守之谋，汉兵才回，边患如旧。臣谓西贼更有大举，朝廷必令牵制，则可攻之地，其在于此。可用步兵三万，骑兵五千，军行入界，先布信令，大为城寨，以据其

地；城寨坚完，当留土兵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巡检范全、赵明以安抚之，严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可分彼贼势，振此兵威，通得延、庆两路军马，易于应援。又，环州之西，镇戎之东，复有葫芦泉一带蕃部，与明珠、灭藏相接，阻环州、镇戎经过道路。明珠、灭藏之居，北接贼疆，多怀观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绥州四十里，在银、夏川口。今延州兵马东渡黄河，北入岚、石，却西渡黄河，倒来麟、府策应。盖以故绥州一带，贼界阻断。经过道路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稍为便稳。

朝廷批准了他的治边措施，实施之后，西北5路边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筑城设防 当时，西夏军烈焰正盛，夏王元昊欲进军关中，与宋争王，不时督军大举进犯环庆等地。为了有效地抵御夏军的侵掠，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刻动员军民修筑城寨，作为军民的立足点，驻兵布防，阻止夏军入掠。他了解到夏军经常由后桥川（在今华池县北）出兵，经马铺寨（在今华池县东北）进袭庆州，便立即派其子范纯祐和蕃将赵明，率兵进占马铺寨，组织军民修筑了一座城池，取名大顺城（在今华池县紫防坪乡）。未几，夏军3万人前来进攻，宋军便依托城防，击败了夏军。不久，范仲淹又动员军民修复金汤城和白豹城，驻兵防守，和大顺城互为策应，从而控制了要冲，切断了夏军入境的通路。

据《庆阳府志》记载，范仲淹知庆州时，组织军民修筑和修复的城寨很多，主要的有槐安、五交、柔远、永和、凤川、甜水、平远、木波、平戎、乌仑等29座，小型堡寨百十座，散布于乡村，供广大人民防身，平时只驻少数兵力防守，遇到大股敌军入侵，即掩护群众转移至附近的大城寨，从而大大减少了群众的损失。还在广大农村修筑烽火台百余座，及时传报敌情。这样，就有效地增强了环庆地区的防御能力。在与西夏接壤的边境地区，堡垒相连，烽火相望，西与镇戎，东与保安连成一片，初步改变了宋军在这一带的被动局面，有力地遏止了夏军的侵掠势头。

大力安抚少数民族 当时，环、庆、宁3州，是汉、羌等民族的杂居地

区。在庆州，即有野鸡族、三门族、胡家门族、骨咩族、兀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数百个；环州之西，有明珠族、灭臧族、康奴族等百余个；还有部分吐蕃人散居其间。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繁多，互不相统，宋人在习惯上统称为蕃部。这些蕃部虽然受汉文化影响，有些已开始经营农业生产，但受西夏影响也很深，特别是在西夏攻宋时，不少蕃部酋长派人给夏军作向导。范仲淹来环庆地区后，采用慰问、犒赏、以朝廷名义封赐等形式，进行安抚；并招见各族酋长，好言抚慰，劝其守法耕牧，服从朝廷；对于一些有积怨的部族，则与之订立盟约，和解矛盾，禁止报怨仇杀。这样做的结果，使与西夏有过某种联系的 600 多个部落酋长，响应范仲淹感召，通统归顺了宋朝，有效地削弱了西夏的势力，有些部落还出兵协助宋军抵抗西夏军入侵。

改革军制，提高战斗力 范仲淹来西北后，大力改革宋军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当时规定，守边部队总管领兵 1 万人，钤辖领兵 5000 人，都监领兵 3000 人，但打仗时上级却临时指派将领，置原来的领兵官不用。这样做的结果，新来的指挥官对部队情况不熟，官兵互不相识，给指挥作战带来许多问题。按当时战法，每战首先由裨将领兵出战，但裨将兵少，往往每战即败。还有一条军令，即主将阵亡，要追究部下责任，往往把无辜的下级杀掉，其结果是当主将阵亡后，其下属官兵即大批溃散，有的逃亡隐匿，有的投降敌军。这些弊端，给宋军带来很大损失。于是，范仲淹报请朝廷批准，改革了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他点阅州兵，分置守将，每将领兵 3000 人，固定岗位；下编若干队，每队又分若干小队，逐级任命指挥官。指挥官平时领导士兵训练，战时即指挥本部作战。这样官兵相知，打起仗来指挥自如，进退有序。主官阵亡或负伤后，由代理人接替指挥，保证部队不乱不散。范仲淹革除兵制弊端，“诸州皆取此法”，使宋军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范仲淹在庆州还制定了军队爱护百姓和严禁屠杀俘虏的政策。他规定“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壮者赏，害老幼妇女者斩；拒者并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他对边兵改革整顿后，军威大振，夏人叹道：“小范老子胸中藏有数万甲兵”，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了。

庆历二年十一月，北宋朝廷复设陕西四路（即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秦凤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提升范仲淹为主帅，与著名将领韩琦开府于渭州，自荐滕宗谅知庆州。在他们努力下，环庆地区的防务进一步

得到加强，有力地遏止了夏军的入侵，使这里的人民得到了数年的和平生活。

第五节 宋、夏、蕃在秦凤西路的战争

北宋时，宋王朝在西北边疆设立秦凤路。路是宋代一级地方政区，其军政长官为经略使，秦凤路经略使及军事总管驻秦州（今天水市），其辖区在今甘肃境内的有秦州、巩州（今陇西）、阶州（今武都）、成州（今成县）；在今陕西境内的有凤翔府、凤州（包括甘肃两当）、陇州。秦凤路以西地区，自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即陷入吐蕃，生息在这里的汉族人口大量死亡、外流，吐蕃部落入据游牧。到北宋时，这一带的吐蕃部族已很繁多，“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各部落之间建立有松散的联盟。自唃廝囉掌握青唐吐蕃政权后，陇右各部落便尊他为领袖。唃廝囉死后，这种松散的联盟便告瓦解。此后，有些部落自行其是，时服时叛，不时攻扰宋地。

由于这里战略地位重要，吐蕃部族势力比较强大，因而，从宋仁宗时起，西夏势力便极力向这一带插入，宋、夏、蕃之间由此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争战。

宋蕃三都谷之战 北宋初，活动于陇西地区的吐蕃部族，基本上和宋王朝保持了和睦相处的关系，宋王朝也“念其种类繁息，安土重迁”，“不予攘却”。但到宋真宗赵恒时，由于青唐吐蕃首领李立遵入犯秦州，这种和平相安的局面便遭到了破坏。

关于李立遵，宋史说他“贪而虐，好行杀戮”。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李立遵率蕃众10万人入寇秦州。驻守秦州的宋军仅有步骑兵6000人，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守将曹玮从容镇定，率宋军迎敌于三都谷（在今甘谷县境）。曹玮见“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决定“以气凌之”。他将主力置于正面，由副将指挥攻击；自率百余骑兵迂回到敌阵后面，占领险要，进行侧击。宋军完成部署后，以6000人“鼓噪夹击”，结果吐蕃之众大败，溃逃而去。此后，曹玮在秦州境内修筑了静戎、三阳、伏羌、永宁、大洛门、小洛门、威远、清水等十几个城寨，屯兵防守，拱卫秦州。这些据点，在后来抗击西夏军队入侵的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夏蕃河湟之战 西夏夺占甘、凉2州后，甘州回鹘和凉州六谷族的一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部落，向南退却，投奔河湟地区的吐蕃首领唃廝囉。

唃廝囉本名欺南陵温，是吐蕃王室后裔，他掌握河湟地区的吐蕃政权以后，极力主张“联宋抗夏”。由于他拥有一支六七万人的蕃兵，成为与西夏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宋王朝遂与之积极联合，遏止西夏扩张。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王朝封唃廝囉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不久又任命为保顺军节度使。

同年冬，夏王赵德明去世，其子元昊继位为夏王。不久，元昊便去掉赵姓，公开反宋。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元昊集兵2.5万人于河西，以苏奴儿为大将，由甘州出发，越过祁连山，进攻河湟地区，不料被唃廝囉的吐蕃兵打败，苏奴儿被俘。元昊闻报，重新点集人马，由他亲自指挥，再攻河湟。夏军到达青海后，即猛攻牦牛城，由于唃廝囉防守严密，西夏几万大军围城月余，也未攻下。后来，元昊用计谋诈开城门，夏军入城后，大肆杀戮，吐蕃军民死伤惨重。此后不久，夏军又连续攻占了带星岭、宗二、宗哥诸城，唃廝囉退守青唐城（在今西宁市）。

夏军攻入青唐地区后，受到吐蕃人的坚决抵抗。吐蕃兵侦知元昊进军时，曾在宗哥河（今湟水）浅水区段徒涉过河，并插有标志，唃廝囉遂派兵把这些标志移至深水区，接着，以10万部众向夏军展开反击。元昊率夏军退至宗哥河边，循标志涉水渡河，结果部队被淹死大半，率残部退回了河西。

唃廝囉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入侵，一时威名大震，熙（今临洮）、河（今临夏）、洮（今临潭）、岷（今岷县）、叠（今迭部）、宕（今宕昌）等州的吐蕃部族，都听命于他，于是唃廝囉便建立起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抗御西夏入侵。

宋蕃伏羌之战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九月，游牧于陇西地区的吐蕃部族，连结西夏，围攻伏羌寨（今甘谷县），被秦凤路部署刘涣击破，斩杀2000余人。随后，宋军在古渭州（今陇西）筑城防守，称古渭寨，并任当地吐蕃首领讷芝临占为巡检，共同维护边地安全。

西夏夺取兰、河诸州 早在景祐三年（1036年）十月，夏王元昊即派兵攻破活动在兰州一带的吐蕃诸部落，然后沿阿干河南进，占领了马衔山，接着继续南进，控制唐蕃古道，切断了河湟地区至秦州的交通，并在瓦川会筑寨镇守。由于北宋王朝和唃廝囉坚持“联合抗夏”的方针，致使西夏在这一

地区的扩张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到嘉祐三年(1058年),青唐吐蕃联盟中出现了擦罗部落叛变降夏的事件,西夏军便利用该部落酋长阿作作向导,再次发兵进攻青唐。夏军的这次进攻仍被唃廝囉部击退。唃廝囉率部乘胜追击,收复了兰州及其附近地区。

嘉祐七年(1062年),夏王谅祚率大军进攻兰州以东地区,首先降服了驻守兰州及西使城(今定西县城)的吐蕃首领禹藏花麻,并许以宗室女,封为驸马,在古渭州附近筑垒驻守,与北宋之古渭寨守军对峙。次年正月,宋王朝关闭古渭寨茶马市场,宋夏关系日趋紧张。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夏军数次出兵,攻扰秦凤路西部地区,杀吏民,掠财物,给边地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同年十二月,夏军又攻掠熙河地区。这时唃廝囉已死,其孙木征(宋史称玛尔戩)主政,力不能支,便以河州降西夏,西夏势力便扩张到河州、西使城和兰州一带。

第六节 王韶经略秦凤西路

西夏攻占兰州及西使城后,迫使游牧于这一带的许多吐蕃部族依附于它,从而使西夏铁骑肆虐于秦州以西地区,置古渭寨等宋军据点于孤立的境地。

熙宁元年(1068年),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孙子杨文广,被任命为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坚决抵抗夏军入掠,率宋军在箜箰(在今通渭县南)一带击败前来袭扰的夏军,受到朝廷赞许,宋神宗改箜箰城为甘谷城。同年七月,夏军复来攻掠,再次被宋军击败。但宋军在秦凤路的被动局面未能改变。

为了改变宋朝在秦凤地区的不利局面,北宋秦凤路经略使府司机文字(相当于秘书长)王韶,向宋神宗上《平戎策》,建议采取攻势行动,以遏止西夏的扩张行动,再招抚吐蕃各部,收复熙河及其以西地区。他在《平戎策》中说:

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材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欣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氏敢不归？唃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今玛尔戩诸族，数款塞而愿为中国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国爵命以威其部内耳。而边臣以栋戩故，莫能为国家通恩意以抚之，弃近援而结远交，贪虚降而忘实附，使栋戩得市利而邀功于我，非制胜之利也。玛尔戩诸族皆唃氏子孙，各自屯结，其文法所及，远者不过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正可以并合而兼抚之。臣愚以为宜遣人往河州与玛尔戩计议，令入居武胜军或渭源城，与汉界相近，辅以汉法。因选官一员有文武材略者，令与玛尔戩同居，渐以恩信招抚沿边诸羌，有不从者，令玛尔戩挟汉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欺巴温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柔服其心，使习用汉法，渐同汉俗，在我实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不得与诸羌结连。此制贼之上策也。

王韶的主张得到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但保守派以“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补所失”为借口，从中阻挠。次年三月，西夏军又入秦州，攻陷刘沟堡，杀守将范愿等，古渭寨宋军岌岌可危。熙宁三年冬，王安石采取果断措施，撤换了怯战的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等人，任命支持变法革新的韩缜为秦州知州（即州长），提升王韶为秦凤西路沿边安抚使兼营田市易司事。从此，韩缜、王韶等人在王安石支持下，积极经略秦凤西路，拉开了熙河之役的战幕，宋军在秦凤路的被动局面，开始扭转。

熙宁四年八月，王韶进驻古渭寨，与宋军守将高遵裕商议，决定大力招抚吐蕃部族，使他们逐渐摆脱西夏的控制。于是，沿边蕃部纷纷内附，洮水以东最大的吐蕃部落酋长俞龙珂，也以其 12 万人口投归宋军。宋神宗十分高兴，给俞龙珂赐名为包顺；王安石对王韶也大加赏识。熙宁五年五月，宋王朝升古渭寨为通远军，任王韶兼知军（司令），划秦州所属宁远、通渭、熟羊、来远、永宁、威远 6 寨属之。此后，王韶再筑渭源上下两城及渭源堡，屯兵积粮，准备向熙河进军。

抹邦山之战 熙宁五年八月，王韶率宋军西进，至洮水以东，筑乞神堡（在今渭源县北）以为立足点。此时，依附于西夏的蕃部首领穆尔、结舒克巴等集兵于抹邦山（在今临洮县南）阻挡，并派兵袭击宋军营垒。王韶率宋军进击，逾竹牛岭，将其前锋击溃。这时，宋军将领提出，就地设阵布防，与

吐蕃兵决战。而王韶认为，敌军若在抹邦山守险不前，即无法致胜。于是王韶率宋军直趋抹邦山，迫近蕃营设阵待机。蕃兵居高临下，宋军不能进前；王韶设计，令宋军稍向后退，诱蕃兵脱离阵地，乘机歼灭。穆尔见宋军后退，即率众来攻，王韶抓住时机，披甲戴胄，指挥宋军迎头进击，穆尔、结舒克巴等部大败，洮西诸蕃部大震。

不久，穆尔、结舒克巴又集兵与宋军对抗，洮西蕃部首领木征（玛尔戩）亦率众东渡洮河增援。王韶令所部筑庆坪堡（在今渭源县西北）固守。

武胜、巩令之战 抹邦山之战后，宋军稍事休整，王韶即命部将景思立、王存2人，分别率军进攻巩令城（在今临洮县西南）、南甲寨（在今临洮县南），牵制木征；王韶率领宋军主力，以苗授为先锋，由庆坪堡出东峪谷，直趋武胜城（今临洮县城）。王韶军进至武胜城十余里处，即与西夏军和部分蕃兵相遇，遂即展开大战，接战不久，即打败蕃兵。宋军进至武胜城下，蕃部将领瞎约抵抗不胜，乘夜弃城退走，部众2万余人向宋军投降。不久，南路宋军亦击败木征，攻占巩令城。木征败走后，穆尔等部亦向宋军投降。

熙宁五年八月，王韶建镇洮军于武胜城，随后又以镇洮军为熙州治所。十月，宋王朝设熙河路，提升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熙州知州，命其经营熙河洮岷等地。

河州之战 宋神宗熙宁六年二月，王韶向洮西进军。这时，西夏相国梁乙埋点集夏蕃兵进攻秦州属地，骚扰宋军后方；并约集活动在马衔山、龛龙山一带的吐蕃部落为援，袭扰宋军，企图迫使宋军放弃熙州。夏蕃联军入兰熙地区后，受秦州都巡检使刘维吉的坚决抵抗，并将其击败，解除了王韶军后方的威胁。四月，王韶指挥宋军在熙州城西的洮河上架设浮桥，修筑康乐寨、当川堡（均在今康乐县北），屯聚輜重。随即，宋军向西进击，攻拔阿诺木藏城（今广河县城）和番子城（今和政县城），旋改阿诺木藏城为定羌城，改番子城为宁河城，以景思立、苗授2将分别屯守。王韶率宋军主力继续西进，击败吐蕃首领木征，攻取了河州城（今临夏市）。王韶任景思立为河州知事，又筑安乡关（在今临夏县莲花乡），防守黄河渡口，预防夏蕃联军复来。

洮岷之战 熙宁六年八月，王韶率宋军南进，穿过露骨山（即今临夏南境之白石山），进入洮州地区，一战击破吐蕃首领巴征觉部，攻占洮州城。旋顺洮水而下，进取岷州，岷州蕃部首领木令征，以城献降。王韶又派兵南下，

接连攻取宕州、叠州，当地蕃部首领相继归降。

踏白城之战 王韶率宋军主力南进后，吐蕃首领木征又招拢旧部，重整势力，不断袭扰河州地区诸要点。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木征（玛尔戩）遣部将青宜结鬼章袭扰河州，宋将景思立轻敌冒进，被蕃兵诱至踏白城（在今积石山县银川乡），中伏兵败死。继而，蕃兵包围河州城，并将定羌、宁河2城攻拔。三月，木征率众往攻岷州，企图招诱已降宋的旧部，不料被包顺（俞龙珂）等部击退。四月，王韶率宋军沿洮水北攻，连破反叛的吐蕃部族数部，隔断了木征与西夏的联系；尔后又选派精兵2万，先后攻占定羌、宁河2城。这时，木征得知宋援军将至河州，遂撤围退走。河州解围后，王韶令宋军沿西山迂回到踏白城，攻击蕃部，斩蕃兵70余人，木征被迫率各部落酋长80余人降宋。

王韶在熙河地区的胜利作战，收复了自安史之乱后失陷300余年的熙、河、洮、岷、宕、叠6州。这次作战，被史家称之为“熙河之役”。作战中，宋军招抚了大批吐蕃部落，总数有数千帐，人口多达30余万口，招纳蕃官、酋豪932人，录用472人，组建蕃兵3万。同时，王韶招抚安置沿边蕃汉人民开荒屯田，开发农田水利，设互市贸易，办学校教育，推行中原文化，对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节 范仲淹以后宋、夏在陇东的战争

庆历和议之后，宋夏之间保持了20年不稳定的和平，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又开始袭扰宋朝的西北边境。这时元昊已去世，其子谅祚继位为夏王，频频派兵入侵陇东等地，杀掠边民，破坏边境贸易，宋夏双方又进入了战争状态。

一、庆北之战

治平三年四月，夏军攻掠环庆路，该路经略使蔡挺指挥宋军将其击走。随后，夏军连续袭扰泾原、秦凤等路属地，宋英宗遂下诏，令陕西诸路都总管加强训练兵卒、义勇，随时准备应打击入侵的夏军。

九月，夏王谅祚亲率夏军数万步骑，向庆北地区攻袭而来。宋军早有防范，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立即遣将，率军迎击。夏军围攻大顺城（在今华池县东北）3日不克，谅祚遂头戴毡帽，身披银甲，亲自督战，加紧攻城。宋军指派强弩手伏于城壕，待夏军攻来时，万箭齐发，射杀夏军。蔡挺又令蕃官赵明，率蕃兵从后面杀来，与官军一起合击夏军。夏军遭受前后夹攻，顿时阵脚大乱，纷纷败退，谅祚也中箭负重伤。

未几，夏军又转攻柔远城（今华池县城）。柔远城垣不坚固，蔡挺一面命副都总管张玉率重兵固守；一面命就近蕃部熟户首领率蕃兵骚扰夏军。夏军攻打柔远城不下，遂在附近扎营围困。守将张玉率3000宋军，乘夜袭击夏营，夏兵惊乱，连夜退入夏境。此后，夏军虽多次进攻宋地，但宋军屯兵于长城岭下，戒备甚严，无隙可乘，遂全部退走。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西夏又发重兵，号称10万，入犯宋境，在庆州荔园堡（今属华池县）北构筑闹讹堡，以此为前哨阵地，准备攻城掠地。宋环庆路巡检李宗谅，率蕃部千余人，与夏军战，但众寡不敌。庆州知州李复圭遣裨将李信等4人，率蕃、汉兵3000人往援，也力战不胜，李宗谅所部败没，宋军退守荔园堡。夏军紧随其后来攻，李复圭遣部将林广，率宋军深入夏境，调动敌人，连破十二盘、多娘、大原、诈娘4寨；又遣别将率军收复金汤、白豹、西和市等地，杀夏军数千人。夏军无从得手，遂退走。

八月，夏军又以10万兵力，连同随行的輜重运输之众，共计30万人，攻入环庆路北部属地，分兵攻扰大顺城、柔远寨、荔园堡、槐安镇（今怀安）、业乐镇（今悦乐）等地，前锋游骑进至庆州城下，宋将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等4人战死，宋军数千人覆没。但夏军遭到宋军的顽强抗击，也受到严重伤亡。

在这次抗击夏军入侵的战斗中，宋军广大将士表现英勇顽强。荔园堡守将姚兕设疑兵于山头，又在险要处设伏，攻击夏军，仅姚兕1人，就射杀夏兵数百人，指裂血流，仍不停息。夏军进攻大顺城时，城中仅有钤辖梁从吉率领的800兵士防守，虽寡不敌众，但进行了英勇战斗。夏军攻破水寨后，形势更加危急，这时，环庆路部将高敏奉总管杨遂之命，急率军赶来救援，接着又追赶夏军，途中不幸战死。

宋将林广，驍悍顽强，屡败夏军，夏军决计消灭他，遂在中道乌鸡川设埋伏等待。林广智勇兼备，率军绕道疾行，夜过洛河，甩掉了夏军主力；然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后挑选数百名强弩手，列岸待敌。夏兵进至，不敢渡河追击。夏军闻林广入守柔远城，遂派重兵包围；又派间谍潜入城内，在夜间放火，企图乘乱攻击。林广组织宋军严密防守，接连挫败夏军的阴谋。不久，夏军抬着大量云梯，涌向城寨，企图强行登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战斗正烈时，林广率领部分将士，由偏门出城，偷袭夏军营地，把夏军的很多战马骑进城来。入夜，他又组织敢死队，潜缒城外，攻袭夏营，使夏军遭受不小的损失。

这时，青唐吐蕃首领董毡，率部进至会州（今靖远）一带，配合宋军攻击西夏。夏王见形势不利，遂令夏军撤回。这次庆北之战，以宋军的胜利而告终。

二、宋军大举攻夏

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内乱，夏王秉常被梁氏后党囚禁，宋神宗以为此时正是攻伐西夏的大好时机，便命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领兵出环州；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领兵出镇戎；鄜延路总管种谔，领兵出延安，经略使王中正，领河东兵出麟州（今陕北神木）；熙河路经略使李宪，领兵出熙州。五路宋军共约40万人，会攻西夏。朝廷的作战计划是：泾原、环庆两路宋军攻取灵州；鄜延、河东两路宋军，攻取银州和夏州；李宪一路宋军，夺取兰州；然后会攻夏都兴庆府，一举荡平西夏。

八月，各路宋军先后出动，向西夏攻来，作战进展顺利。至十月，环庆路宋军收复了清远军，并向韦州进军；泾原路宋军循清水河川（在今固原县北）北进，打败了西夏前沿部队。这时，西夏国相梁乙埋领兵数万，据守在磨脐隘口，以防宋军直捣灵州。不久，宋夏两军即在此展开大战，刘昌祚身先士卒，率宋军猛攻，冲破夏军3万人的阻拦，夺占了隘口；夏军败退，领兵官没咿卧沙、梁格崑等战死，梁乙埋的侄子也被宋军俘虏。与此同时，宋军在东西两翼的作战，也取得重大进展：种谔一军出绥德，连克米脂、银州、石州、夏州等城；李宪一路兵马，夺取兰州后，已北进至会州。后因粮草不济，深入夏境的路宋军被迫退回。

三、环州之战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四月，西夏又兴军大举进攻熙河兰会路，毁

通远军（今陇西城）。次年三月，夏军又攻环州，守军进行了英勇抵抗。这时，宋庆州知州章粦（jie 节），派部将折克适率领宋军 8000 名骑兵，潜屯夏军后方之洪德寨（今环县洪德乡），并在距城百里的水塘内放毒。夏军围攻环州 7 日未克，解围撤退，至洪德城附近，即遭折克适军袭击，夏将被斩 2 人，士卒死伤无数，损失甲马数以千计。余部败退中又饮塘水中毒，人马死伤几尽。

第八节 王韶以后宋、蕃、夏在熙河兰会地区的战争

王韶在熙河地区用兵时，军费开支增大，“岁增费四百多万缗”，因而受到朝廷一些大臣的指责，宋神宗遂于熙宁八年（1075 年）调王韶入朝，被任命为副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实际用意却是把他调离熙河地区。王韶离开熙河后，在西夏挑动下，这一带地区降服的吐蕃部族又纷纷叛宋，宋、蕃、夏展开了新一轮争战。

一、宋平吐蕃部族叛乱

熙宁八年（1075 年），熙河地区降服的吐蕃部族相继叛离宋朝，投附于青唐吐蕃首领董毡（宋史称栋戡）。熙宁九年二三月间，董毡指使宗哥部落首领鬼章反宋，进扰五牟谷（在今和政县南），随之胁迫已内附的各部族攻扰洮、岷等州，接着又指使塞外生羌首领冷鸡朴，攻扰河州，宋军只得困守在几座孤立的城堡内。

这时，朝廷内的保守派抬头，“议弃熙河”。宋神宗在王安石等人的支持下，急派内侍李宪（宦官）西来，作为朝廷特使，节制秦凤、泾原、熙河等路宋军，平定吐蕃叛乱部族。李宪受命后，即“遣臣分行诸路募勇士，赴熙河”，他自己也很快来到前线，和熙河路将士一起，指挥宋军在熙、河、洮、岷等地开展平叛斗争。十月，李宪命岷州守将种谔出洮州，击败鬼章，平定了洮州一带的叛乱。随后，李宪又率宋军进到河州，击败叛乱首领木征，俘斩万余人，杀冷鸡朴。董毡惧，遂遣使请降。

不久，王安石下台，新任宰相司马光指责王韶“开边生事”，免职贬谪；封董毡为“武威郡王兼西平节度使”，其他部族首领木征、阿里骨、鬼章等，

也都得到了封赏。由此，宋王朝和吐蕃部族之间的矛盾，暂时得以缓和。

二、宋取兰会之战

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宋王朝决定大举攻伐西夏，命李宪率熙河、秦凤2路兵马，进取兰州、会州等地。是年六月，宋神宗下达进军诏书。诏书说：“熙河地形据贼上游，水陆皆可进讨”，要李宪“广募向导，多设奇计”；“鼓励将士，合力奋击”；“与诸道之师，共力攻讨”。

八月，李宪率宋军主力自熙州（今临洮）出发，越过马衔山，进入夏军控制的兰州以东地区；副帅苗授率宋军一部，出古渭寨（今陇西），向夏军占领的西使城（今定西）进攻。八月二十三日，李宪攻取西使新城（今榆中县三角城），俘夏军一部；接着打垮夏军救援部队2万余骑，缴获战马500匹。与此同时，苗授率领的宋军也攻破西使城（旋改名为定西城），招降吐蕃部族5万户。八月二十六日，李宪、苗授两路宋军在西市新城会合。

随后，宋军在汝遮谷（今榆中县西北之苑川河谷）“遇夏人数万”，宋军在前涧后山之地布阵，“夏军逆战，自午至酉，苦战不胜，遂退保大涧”。大涧深阔，李宪虑有伏兵，不予追袭。是夜，宋军与夏军对垒交射；中夜之后，夏军遁走。于是，当地吐蕃巴令渴等3个部族，皆降于宋军。夏军退保龛谷寨（今榆中县东南之小康营），闻宋军追来，又弃寨奔溃。宋军占领龛谷寨后，获夏军大批窖藏粮食及弓箭等军需物资。

之后，李宪命令新归顺的巴令渴部落攻打撒逋宗城（在今兰州市东南），城破，夏军再逃。九月二日，李宪率宋军进占兰州。与此同时，青唐吐蕃首领董毡也派养子阿里骨，率领3万人马，配合宋军攻打夏军，在西罗谷击杀夏军300余人，把夏军赶过了黄河。

李宪进占兰州后，与夏军隔黄河设营。未几，李宪便令宋军在金城津架设浮桥，追击夏军，夏军继续北退，宋军遂在黄河北岸修筑金城关，以资护卫。冬十月，李宪命前将军李浩留守兰州，自率宋军主力东进，“兵至汝遮谷，复与夏人遇”，李宪指挥宋军击溃数万夏军的阻拦，进抵弩札川（今定西县西北之关川河谷）。夏军依山峡组织抵抗，再次挡住了宋军的去路。宋将苗授等率部登山逆战，败夏军于高山石峡间，夏军继续退走。于是，宋军沿弩札川北进，直逼会州，迫降党项大族首领裕藏沁萨及其部众，旋即驻营于打罗城

(今白银市平川区打拉池)。

这时，宋朝环庆、泾原等路宋军，正在东线与夏军鏖战。为配合东线宋军作战，李宪于十一月率军东进，越过岷嶮山（在今靖远县东），击败夏军，攻占南牟城，兵锋直指清水河川（在今固原县北）。未几，传来东线宋军退兵的消息，李宪遂率宋军主力西移，半路上击败夏军的阻拦，在水泉山（在今白银市平川区）隘口置关防守，旋在黄河东岸设立会州治所（在今靖远县城），加筑城池，屯驻宋军。次年正月，宋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宋神宗任李宪为此路安抚制置使，李宪遂返回兰州，设立帅府，修筑东关、皋兰二堡，屯兵防守，并在龛谷寨、定西城等地分兵屯驻，巩固新占领的地区。

三、夏攻兰州之战

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夏军千余骑兵忽至兰州，攻占了西关堡（今西固城），继以十万之众围攻兰州城。

这时，李宪已经离职，由熙河兰会路副使李浩兼知兰州，西夏兵临城下，李浩闭城固守。部将王文郁陈词说：“今兰州势孤，贼众我寡”，“守则无必固之势，战则有可乘之机”，“今披城而出，以一当千，势有万死，在所不惜！”他再三请求出战，终于说服了李浩。于是，他便于夜间率领敢死勇士700人，缒城而下，偷袭夏营。勇士们各持短刀，突入夏营，英勇冲杀，夏军无可抵挡，以为宋军大队杀来，相互惊溃，争相奔逃。过黄河时，因人员过于集中，冰面破裂，淹死者甚众，器械辎重尽被宋军缴获。

四月，夏军集结在巴义谿，再次准备进攻兰州。宋军侦知夏军屯驻地后，李浩即乘隙潜师出动，发起突然袭击，夏军无备，争先溃退。另一支夏军自吃罗瓦拱赴援，与宋军相遇，经过激烈交战，夏军战败而退。五月，夏军再攻兰州，至水东口，与宋军交战，宋将王世隆和数十名弓箭手战死。夏军攻破西关堡，杀守将韦定，尽俘宋军运粮队。继而围攻兰州大城，宋军以弓箭手猛烈射击，相持9日，夏军在城下死者堆积，遂撤围退走。

次年正月，夏军“倾国而来”，号称80万众，意在必取兰州。但兰州城坚，宋军早有防备，兵器、粮草充裕；夏军攻击猛烈，“云梯革洞，百路齐发，矢如雨雹”，持续围攻了10个昼夜，但在宋军抗击下，未能破城，粮尽而退。

此战后，宋神宗认为兰州是西夏必争之地，诏示熙河兰会路加强戒备，以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防夏军再次入犯，并把北宋最新制做的先进兵器——火炮，装备于兰州宋军，以保卫宋朝西部边疆。由于宋军戒备严密，夏军无隙可乘，兰州防卫得以巩固。

四、夏蕃联合会攻河洮

元祐元年（1086年），青唐吐蕃首领董毡死，其养子阿里骨主政，宋王朝任阿里骨为河西军节度使。次年，阿里骨在西夏支持下反宋，熙河各地吐蕃部族响应者甚众，双方约定“熙、河、岷三州归西蕃；兰州、定西城归夏国”。阿里骨指使酋长鬼章率先攻宋，鬼章首先袭破了洮州城。

这时，西夏也派梁乙逋率夏军趋河州与之配合，同围南川寨，焚掠甚重。随后，夏蕃军又攻定西城，设伏诱战，消灭宋军守备部队，杀都监吴猛等。此战后，梁乙逋率数千骑攻甘谷城（在今通渭县南），围陇诺堡。宋将姚雄率部交战，击败夏军。八月，宋将种宜击破叛蕃，收复洮州，擒获鬼章，熙、河、洮、岷等地的叛乱遂告平息。

五、宋攻浩门之战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正月，朝廷命检校司空童贯督师攻夏。童贯以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步骑5万出湟州，以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兵5万出会州，自率主力10万出兰州，为两路声援。不久，刘法在古骨龙山（在今永登县连城镇）击败夏军，歼灭3000余人。刘法至浩门水（今大通河），不再前进，筑古骨龙城，置震武军屯守。次年正月，刘法、刘仲武合兵10万，攻夏仁多泉城，城降。十一月，夏军报复，进攻泾原路靖夏城。夏军以数千骑绕城奔驰，扬起漫天尘土，以为疑兵，乘机破城。

第九节 南宋时期秦陇地区军民的抗金斗争

公元1127年四月金灭北宋，接着又集中兵力南下，追击南宋，受到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遂转锋西北，消灭南宋在西北地区的势力。从此，秦陇地区的军民，展开了长期的抗金斗争。金王朝依靠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多次击败南宋军和抗金人民武装，终于占领了西北5路广大地区，把宋朝在西北的

势力驱赶到陇南、陕南一隅。

一、金军进占陇东、陇右之战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金王朝遣将完颜娄室向陕西进军，连陷长安、凤翔，继而分兵西进，迫降了南宋秦凤路经略使李复生，占领秦州。二月，金军进攻泾原路，宋将曲端遣德顺军副将吴玠，率宋军据守清溪岭，击败了金军。随后，曲端出兵南进，收复秦州。三月，金军转攻熙河地区，宋朝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张深，率领军民坚守城池，并派兵马都监刘惟辅，率3000骑兵袭扰金军，夜入新店（今临洮辛甸），偷袭金军营帐，斩其将哈番等人，金军惊退东去，暂取守势。

建炎四年三月，金将娄室率兵攻入陇东，宋将曲端、吴玠等率部与金军对战，互有胜负。不久，宋军退守泾州，金军亦退军东去。随后，南宋王朝派枢密使张浚（相当于国防部长），率兵2000人，来到秦州，组织西北5路军民迎战金军。

九月，金王朝派右副元帅完颜宗辅，指挥完颜宗弼（即兀术，亦作乌珠）、完颜娄室2将，率领南北两路金兵进攻陕西，欲平西北5路。张浚遂以吴玠领鄜延路，赵哲领环庆路，刘锜领泾原路，孙渥领秦凤路，刘锡领熙河路，组织力量，抵抗金军。这时，西北5路宋军主力，已入中原地区作战；秦陇地区广大人民纷纷起来，参军参战，保卫家园，5路统领很快组织起队伍，合兵40万，有战马7万匹，准备与金军大战。

十月，宋金两军在富平（属陕西）地区展开大战，史称富平战役。在大战中，宋军遭受惨败，遂使西北5路军民士气大挫，致使此后宋军遭受一系列失败。十一月，金军攻占泾州，宋将刘锜退屯瓦亭，其部将张中彦、赵彬，以渭（今平凉）、原（今镇原）2州降金。接着，泾原路统制官张中孚（张中彦弟），亦向金军投降。宋军无力抵抗，败退秦州，旋又退走陇南。十二月，金军攻占秦州、巩州（今陇西），然后继续西进，到熙州后，方遇到南宋熙河路副总管刘惟辅的坚决抵抗。刘惟辅指挥熙河路守军击败金军，斩杀5000余人。后与金军主力再战，宋军失败，刘惟辅被俘遇害。

次年初，完颜宗辅以兀术为右翼都统，阿卢辅为左翼都统，率金军西进，先后攻占洮、河、兰、积石、西宁等州。二月，金军攻克德顺军陇干城，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将刘锜率部退走，金军控制了泾原路。五月，金军会同南宋叛将赵彬，围攻庆州，被宋将杨可升击败。这时，庆州已成孤城，旋于十一月被金军攻占。至此，西北5路尽被金军占领。

金军占领西北5路后，在今甘肃境内设立庆原路（治所在庆阳府，辖庆阳府及泾、原、宁、邠等州）、凤翔路（治所在秦州，辖平凉府、凤翔府及秦、镇戎、德顺、陇等州）和临洮路（治所在狄道，辖临洮府及兰、巩、河、洮、新会、积石等州），以宋朝叛将赵彬守庆阳，慕容洧守环州，张中孚守平凉，张中彦守秦州，进行统治。

二、秦州之战

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春夏之交，宋将吴玠在和尚原击败金军后，金王朝任命完颜杲（又名撒离合）为陕西经略使，屯驻凤翔，与吴玠率领的宋军对峙。南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为稳定秦陇地区的防御阵势，调刘子羽军屯驻兴元，命吴玠军驻守河池，吴玠军驻守和尚原，关师古驻守熙河路。十一月，吴玠派部将王彦，与关师古率兵北进，在白石镇击溃金骑数千，擒获金朝凤翔路经略使郭振，乘胜收复了秦州。十二月，再遣阶州安抚使孙注，收复洮州。次年春，宋军统制官杨政，派兵夜袭金军大营，焚烧大批营帐，然后发起攻击，经3日激战，予金军主力以严重打击，迫使完颜杲收兵防守。

绍兴二年十一月，金将完颜杲亲率大军，再次攻占秦州。不久，又令部将李彦琪窥取南宋天水军（在今天水市南之天水镇），牵制吴玠；派伪齐将领白常向熙河路进攻，拖住关师古；他则率领金军主力绕过秦岭天险，攻金州、兴元。宋金两军遂在秦陇地区再次展开激烈的争战。不久，陕南告急，吴玠率领数千兵马驰援，在金州、兴元间的重要关口——饶风关与金军大战。饶风关之战，金军虽伤亡过半，但终于抢占了军事重镇汉中，使宋军不得不收缩阵地，转入纵深防御，吴玠因此撤回河池，吴玠也放弃和尚原，退至仙人关，修筑关塞，准备抗击金军新的进攻。

三、仙人关之战

仙人关位于徽州（今徽县）东南的嘉陵江边，地扼交通要冲，有川陕古道通过，向东北出大散关，可通关中；向南入剑门关，直通蜀地，是遏止金

军南侵的战略要地。吴玠、吴玠南退后，在仙人关修筑堡垒，起名“杀金坪”；接着又在杀金坪后修筑第二隘，“以遏敌冲”，做好了仙人关战守准备。绍兴四年二月初，金将完颜宗弼（兀术）养好箭伤，来到西线，与完颜杲合军10万，向仙人关进军。金军主力自铁山（即中子山，在今徽县南30里）凿崖开道，循岭东下；并派出偏师，从左右两翼迂回展开。为抵抗金军势头，吴玠、吴玠合兵3万余人，依险关拼死固守。

二月二十七日，金军主力向宋军阵地发起猛攻，吴玠命将士用火炮、神臂弓、石块，将其击退。紧接着，金军又发起第二次攻击，吴玠指挥宋军勇猛阻击，山谷间矢石纷飞，杀声冲天，硝烟迷漫，战斗十分激烈。金军士卒用云梯强登壁垒，宋军即用撞杆把云梯撞坏、捣翻，用长矛捅刺敌人，金兵一层层滚落下去。金军指挥官用刀剑逼士卒不停顿地冲击，士卒们前仆后继，践尸而过，冲向宋军阵地。吴玠、吴玠督励将士英勇抗击，不得后退，“死则此地，敢退者斩！”许多宋军将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同金兵格斗，大大激发了士卒们的勇气。完颜宗弼见硬攻不能得手，便分兵为二，自率主力列阵于东，派部将韩常列阵于西，从两翼夹攻仙人关。

更加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宋军针锋相对，分兵迎敌。激战既久，宋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守第二隘。宗弼见宋军后撤，指挥金兵猛冲，“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夺占仙人关第一隘后，又冲向第二隘。这时，金军侧翼暴露，吴玠即命吴玠抓住战机，指挥宋军轮番射击，金军“死者层积”，遂停止攻击。第二天，宗弼又令金军猛攻第二隘西北楼，吴玠命部将姚仲登楼指挥战斗。激战多时，金兵用火烧楼，天黑前终于攻上了第二隘。但金兵尚未站稳脚根，吴玠即命部将田晟、杨政率精兵反击，宋军将士手持刀斧、长矛，从侧翼冲入敌群，左砍右杀，把金兵逐下第二隘。

入夜，吴玠一面派部将王喜、王武，率精兵偷袭金营；一面指挥宋军在四面山头燃起火炬，击鼓震威。金军受两面夹攻，不知虚实，兵营大乱。这时，宋军主力从“垒中大出”，冲入金营，英勇冲杀，金兵死伤很多，金将韩常也被射伤左眼。金军招架不住，宗弼遂率部连夜退走。吴玠派统制官王俊，率部到河池伏击，扼敌归路；再派统制官张彦率部从右翼袭击金军。金军战败，辎重也被宋军截获。

仙人关之战后，南宋朝廷提升吴玠为川陕宣抚副使。四月，吴玠乘仙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关之战胜利的余威，派吴玠、杨政从天水军出奇兵，一举攻占秦州，俘获金将呼宣。3年后，吴玠病卒，葬于徽州，其部由吴玠继续，继续在秦陇间抗击金军。

四、泾州之战

绍兴九年(1139年)，金熙宗完颜亶提出，以河南、陕西归还南宋为条件，要南宋向金称臣。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苟且偷安，主和忘战，屈辱地接受了金王朝的条件，环庆、泾原、巩兰等地，遂为宋军收复。但为时不久，完颜宗弼掌握了金王朝大权，反对把河南、陕西交给南宋，宋金战事又起。

次年四月，宗弼任金军统帅，下令复取河南、陕西之地，命大将完颜杲(撒离合)率金军复入陕西。五月，金军攻占凤翔、秦州，这样，活动在环庆、泾原、陕北等地的宋军，便被金军分割在敌后。当时，宋军郭浩部在鄜延，田晟部在泾州，杨政部在巩州。为了解救敌后宋军，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急来河池，同秦凤路经略使吴玠和熙河路经略使孙渥等，商议进军方略。吴玠主张派宋军北进，遏止金兵进攻，以策应敌后抗金义军。胡世将受到激励，毅然采纳吴玠的主张，即命吴玠率宋军2万人，从河池出发，向关中进军，并以杨政部为后援。

五月末，吴玠引军出大散关，攻占了已被金军占领的和尚原、石壁寨，派部将姚仲驻守；主力继续北进，与金军夹渭河而阵。接着，吴玠向金军致书挑战，完颜杲遣部将古延郎君率3000骑兵，与宋军交战，结果被吴玠部将李师彦击败。六月上旬，宋军攻占扶风，完颜杲率军至百通坊，列阵20余里，阻止了宋军的前进。

闰六月，完颜杲尽集凤翔数万金军，攻打泾州，南宋泾原路经略使田晟率军抵御。田晟据山为阵，乘金军壁垒未成之机，出兵掩杀，连战皆捷。后金军绕道至田晟军背后，田晟军一部惊溃，主力奋力拼杀，歼敌一部。这时，吴玠派杨政率宋军一部攻凤翔，牵制金军，完颜杲遂引军退保凤翔，泾州之战遂息。

五、腊家城之战

秦州乃陇上重镇，金军占领秦州后，即命降将张中彦驻守。张以州城无

险可守，遂徙州治于渭水以北，并依山势修筑了腊家城（在今秦安县东古城乡）及附近垒寨，屯军驻守。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吴玠在河池加紧训练军队，并制定《叠阵法》：规定“每战以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敌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弓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更替以鼓为之节，骑出两翼蔽于前，阵成而骑兵退，谓之叠阵”。阵势的排列是：前排持长枪坐姿不动；第二排持劲弓，第三排持强弩，两排跪姿交错，引弓待发；第四排神臂弓手为立姿。当敌骑迫近至百步距离，神臂弓手先射；至七十步左右，强弩劲弓齐发；再近则由长枪突刺，短兵相接。为了防止敌骑冲突，在阵前及两翼设置拒马木，以铁钩相连。战斗中前阵伤亡较大时，以战鼓为令后退至第三阵地，由第二阵地接替前阵。布阵时，骑兵在前掩护，布阵完毕，骑兵退回阵后待机。这种战法，是抗击金军铁骑和重甲步兵冲击的有效手段，在宋军抗击金军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九月，吴玠率领经过整训的2.8万宋军北进，一举攻占秦州城。这时，金将呼珊与希布禄合兵5万，驻扎在腊家城及附近的刘家圈、剡家湾地区，凭险固守。呼珊自以为金军得地利优势，前有山丘，背靠腊家城，又仗兵多，认为宋军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入夜，吴玠令部将姚仲和王彦率“八字军”秘密进占刘家圈前山丘，自率主力逼近金军营地，依山列阵，随后燃起万把火炬，制造声势，恫吓金军，但金军不为所动。

天亮后，呼珊组织金军全力向宋军阵地冲来，吴玠令宋军以叠阵法迎击，金兵一批一批倒在飞矢之下。经过数十次战斗，金兵死伤惨重，锐气渐渐衰竭。这时，吴玠先遣部将张士廉等，率兵取间道断敌退路，再令部将王彦、马广等，分别率领步、骑兵由阵后和两翼出击。经过激烈战斗，打败了金军，斩杀数千人，降俘1万余人。只是由于张士廉没有及时穿插到位，致使呼珊率残部退入了腊家城。

紧接着，吴玠挥宋军追至腊家城下，把金军包围起来。可是，就在宋军将要攻击腊家城时，传来了宰相秦桧的命令，勒令吴玠退兵。当年十一月，宋、金再次议和成盟，南宋王朝按照完颜宗弼的要求，放弃了河南、陕西两地，划大散关以南属宋，大散关以北属金，并割秦州之半归金。在此形势下，吴玠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和宋军将士，怀着满腹怨恨，离开了秦州战场，撤回河池。

此后，吴玠先后被提升为四川宣抚副使、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一次，宋高宗赵构召见他，问他制胜之道，他脱口而答：“弱者出战，强者继之。”赵构击掌赞道：“此孙臆三驱之法，一败而二胜也。”吴玠在与金军作战、对垒中，总结了不少经验，《宋史·吴玠传》对他的兵法及战术思想有这样的记载：“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汉所长，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则劲弓强弩；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以阵心、左右翼，以马军为左右肋，拒马布两肋之间；至帖拔增损之不同，则系乎临机。”

六、吴玠收复秦陇诸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八月，金主完颜亮背盟毁约，金军再度南下攻宋。九月，金军西路元帅完颜合喜，率5000骑兵出大散关，攻击秦陇间诸要隘，进窥川汉。宋朝四川宣抚使吴玠，急调各部宋军分道并进，在仙人关一带布防设阵，阻击金军；黄牛铺宋军守将李师彦英勇奋战，将金军击退，两军形成相持局面。这时，吴玠年岁已老，体弱多病，为了抗击金军，毅然来到河池，亲自组织指挥战事。他令部将刘海率军北进，打垮金军，收复了秦州；命部将曹瑛率军西进，收复了洮州；接着，又派兵夜袭渭河桥头，转军继进，收复了陇州。

十月，金主完颜亮在南下攻宋时死于兵变，其弟完颜雍继位，是为金世宗，宋金战场的形势随之发生了变化。吴玠抓住有利时机，派部将姚仲率军北进，欲攻占德顺州，但战斗40多日，不能克城。于是，他改派部将李师彦作指挥，又派儿子吴玠率部参战。吴玠北进后，首先在瓦亭击退金军援兵，擒获金将耶律九斤等人。不久，吴玠也率精骑一部赶至德顺城下。他察明敌军虚实后，即组织战斗，首先派出几百名骑兵进攻敌营。金将见宋军势弱，即派大批骑兵奔冲过来。这时，吴玠令骑兵后退，主力叠阵展开，给金军以重大杀伤。

金军受挫后，退回营中，坚壁不出。金军慑于吴玠军威，怕遭覆没，8日后拔营撤走，德顺城遂为宋军占领。接着，吴玠又挥军收复镇戎州，令其子

吴挺和部将向起等，与金军战于治平寨（在今静宁县南）。金军战败转退，吴挺等率宋军追击，再败金军。另一路宋军也在抗金忠义民兵配合下，攻克水洛（今庄浪县）、伏羌（今甘谷县）2城。此后，吴玠又遣部将严忠等人，率部继进，收复了原、环2州。

次年（1162年）正月，吴玠还军河池，令兴州前军统领惠逢等西进，攻取河州。惠逢率部由间道出洮州，至通会关（在今和政县南），伏兵间家峡，打败金军1500人，俘获金将关使成浚等，随从汉军1000余人投降。宋军继续进攻，遂即攻占河州，收复积石州（在今积石山县西境）。未几，金军复来，先陷宁河寨（今和政县），尽屠其民；接着合兵万余人围攻河州城，驻守河州的宋军顽强固守，用炮轰击敌军，金军遂退。这时，吴玠派遣的另一路宋军已攻占熙州城，金军惧怕后路被宋军切断，遂退出河州北走。二月，金王朝驻守兰州的汉军千户长王宏，闻宋军已克熙州，遂杀刺史温敦乌也，率兵投宋，不久又攻克会州。金军连吃败仗，纷纷退向巩州城。至此，陇上诸州，大部为宋军攻占。

闰二月，吴玠遣部将姚仲，率宋军进至巩州城下，将金军包围。巩州城坚，宋军激战3昼夜，未能攻克，遂转为长期围困。这时，巩州城外百姓给宋军送来很多米面，亲切慰问，宋军将士受到极大鼓舞。到了三月间，金王朝以和谈作烟幕，稳定了内部，完成了兵力的调整部署，即由防御转为进攻，西线金军包围了原州城。吴玠闻原州告急，命姚仲率军前去救援，姚仲撤走巩州城围后，当地百姓怨恨宋军不能收复州城，遂杀姚军殿后负重者，焚烧了送来的军粮。

四月，金军以7万之众，昼夜围攻原州城，原州宋军守将段义彦、抗金忠义民兵统领巩铨等，率军民登城坚守。金军增置火炮14门，又制作鹅车洞子拥至城下，矢石乱发，原州军民死伤甚众。姚仲率援军赶来后，依北岭高地，列阵与金军对战，双方阵形变换开合数十次，不分胜负。后来，宋军辎重队遭到金兵冲击，双方展开白刃格斗。这时，金军放弃攻城，集中兵力攻击姚仲援军，战斗非常激烈，姚仲部下损失了30余员将校，遂败下阵来，撤向德顺州。

六月，金军攻占原州城，屠杀了城中的百姓。这时，吴玠已升任为川陕宣抚招讨使兼河东路宣抚招讨使，他便率军赶至德顺州，布置军事，构筑防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线，遏止了金军攻势。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南宋朝廷与金王朝议和，令吴玠退军。宋军将士思想不通，不愿把用鲜血换来的地方再让给金军，有的将士痛哭失声。吴玠知道后对大家说：“有诏，玠何敢违？”于是他命令宋军放弃德顺州，向南撤退。宋军南撤时，金军拦腰截击，使宋军亡失了3.3万人，部将数十人失踪，陇上诸州相继为金军复占。二月，金兵围困河州城，城中百姓和民兵闭城守御，男子登城，女子供饷，拒不投降；坚守月余，终因势孤而被金兵攻破，城内父老妇孺数万人被屠杀，壮者被强迫隶军。四月，金兵攻环州，城内军民死守，城破后头领强霓等数百人英勇就义。秦陇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抗金的成果，就这样被投降派断送了。

同年十月，金王朝为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再次兴军南下攻宋，兵临长江，南宋王朝被迫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宋金和议之后，南宋王朝在陇南只占成州、阶州、西和州（今西和县）、文州、凤州（包括两当、徽县、凤县）等5州，另有秦州南部一隅，置天水军，均归利州西路管辖；陇上其余诸州，皆归于金王朝统治。

七、南宋后期在秦陇地区的“北伐”

隆兴和议之后，宋军在西部战线的主将吴玠，因年纪高迈，身染重病，于乾道三年（1167年）逝世。吴玠死后，其子吴玠继领西线宋军，防守陇南及川汉。由于南宋王朝一直由主和派掌权，置沦陷诸地于不顾，致使中原及西北5路父老长期处于金军铁蹄统治之下。直到开禧元年（1205年），宋宁宗赵扩和宰相韩侂（tuō 托）胄等人，一改苟且偷安的习性，乘金王朝连年饥荒，内部未稳之机，决心兴师北伐。这时，秦陇南部地区由吴玠孙吴玠主军，南宋王朝遂令吴玠陈兵西北，待机攻金。四月，宋军先遣部队进入秦、巩2州，北至定远镇（今榆中县定远乡）。宋军进入陇西后，即遭到金军的有力抗击，宋军无法立足，旋即撤回。

次年五月，南宋王朝命各路宋军大举北伐，以郭倪为山东、京洛诸路招讨使，赵淳、皇甫斌为京西北路正副招讨使，吴玠为秦凤路招讨使，指挥宋军主力北攻。宋军的这次进攻，再次受到金军的有力反击，郭、赵两路先后败退；吴玠率领5万宋军进入秦州后，亦被金军打败。十月，金军大举反攻，

分兵9道南下。其西线，左监军完颜充统领关中兵1万出陈仓，右都监富察贞统领岐、陇兵1万出成纪，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率蕃汉步骑兵1万出洮州，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率陇右步骑兵5000出盐川（今漳县盐井镇），陇州防御使完颜麟率兵5000出来远寨（在今武山西南）；其东线4路向江淮地区进攻。

是年十一月，富察贞一路金军，攻破南宋属地西和州，接着又攻破成州。宋将吴曦焚河池城（在今徽县西北），退守青野原，旋遣部将姚淮源与金军联络，以阶、成、西和等州向金军秘密献降。金王朝求之不得，遂命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送去金印和委任状，封吴曦为蜀王。南宋兴元都统制毋思，率重兵防守大散关，金军久攻不破。这时吴曦突然撤走侧翼的守兵，致使金军绕出大散关，毋思部遂成孤军，奋战不支，乃败退。宋将李好义坚守七防关，郭澄坚守仙人关，金军不得进，吴曦强令他们“奉降表”停战。

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正月，金王朝命临洮府同知术虎高琪为册封使，前来吴曦营，正式册封吴曦为蜀王。二月，吴曦部将杨巨源、李好义、安丙、张林、朱邦宁等，谋诛吴曦，遂联络吴部中军军士李贵等74人，杀掉吴曦，推举安丙为宣抚使，杨巨源为统制，负责宋军西线军事。三月，李好义率宋军入陇右，与当地忠义民兵夹击金军，收复了西和州，金军败走。接着，宋将张林、李简收复成州，刘昌国收复阶州，张翼收复凤州，孙忠锐收复大散关，秦陇地区的宋军士气再度振奋。

五月，李好义率宋军攻秦州，围皂角堡（在今天水市南），与金将术虎高琪战，败绩，退回西和州；不久，李好义即被吴曦旧将刘昌国毒死。杨巨源率宋军一部与金军战于凤山之长桥，被金军打败，不久，也被内奸杀害。宋军在中原方面的作战，也未取得进展，南宋王朝的最后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南宋北伐失败后，金王朝强迫南宋朝廷交出“北伐祸首”，换取和平。是年十一月，宋宁宗赵扩的妻子杨皇后，密派史弥远等人刺杀了宰相韩侂胄，以此向金人求和。次年三月，宋金议和成，继续维持南北分割的局面。

第七章 蒙古军、元军在河陇地区的战争

第一节 蒙古军攻灭西夏

蒙古军兴起之时，今甘肃河西走廊及陇东北部地区，为西夏军占领，地当蒙古军南下要冲。蒙古军要称雄中国，首先必须消灭西夏。

一、蒙古军降服西夏之战

公元1205年秋，蒙古军大帅成吉思汗（铁木真）率军南下，进入西夏境内，攻破沙、瓜2州。接着围攻黑城（在今额济纳旗南），40余日未下。蒙古军侦知西夏调集援军前来解围，便一面围攻黑城，一面分兵东进迎击，但未遇西夏军阻拦，即进围定州（即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经过60多天的强攻，终于攻克黑、定两城。这时成吉思汗认识到攻城战斗是非常艰巨的，遂停止深入夏境，大掠瓜沙及黄河西岸（今宁夏银川一带）人畜，北撤蒙古腹地。这是蒙古军对西夏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

1207年，蒙古军对西夏发动第二次进攻，经过40余日的战斗，予西夏军以重大打击。两年后，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第三次进攻西夏，首先包围了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蒙古军围城两月后，决黄河水灌城，夏王赵安全无奈，只得投降，并贡献了大批财宝、牛羊，蒙古军遂撤军而去。

二、蒙古军、西夏军、南宋军、金军在三陇地区混战

蒙古军迫降西夏后，于1210年征调西夏大批兵力，进攻金王朝，使金军遭受重大损失，夏金两国维持了80余年的和平局面，遂告结束。1213年，成吉思汗命蒙古军大举攻金，西夏军再次配合行动，进攻金朝庆阳府，杀同知。接着攻打新会州（在今会宁县北境），被金军守将徒单丑儿击退。夏军转取泾州，再陷平凉，又入巩州，击败了金军。

1214年1月，南宋四川制置使安丙，乘金王朝与西夏交战之机，派部将

何九龄率天水军攻取秦州，结果被金军击败。七月，蒙古军攻陇右，游骑进入陇南境内，占领成州，旋即退走。十一月，兰州人程陈僧聚众叛金，在龛谷寨（今榆中县小康营）击败金军。金王朝调兰州西关堡（今兰州市西固城）守军镇压，程陈僧向西夏求援，西夏派兵 3000 人救援，打败了金军。1215 年正月，西夏军攻入环州，旋被金军击退。不久，西夏军入安乡关（在今临夏县莲花乡），攻河州、积石州（在今积石山县境），又被金军都统姜伯通击败。之后，西夏军以数万之众围攻临洮府，但半月不克。四月，金军出城夜袭西夏军营帐，西夏军大乱，金军乘势反击，打败西夏军，西夏军遂北撤而去。

八月，金王朝调集凤翔、长安等处金军支援陇右，分遣渭南州军屯驻平凉，以为策应，命环庆、泾原、平凉、德顺、镇戎、巩州、临洮、兰会等处金军，死守各地要害，又遣将军完颜狗儿（即王狗儿）率军进讨兰州程陈僧。金军西进后，西夏以数万之兵攻破金军西关堡据点，包围五将城（在今兰州市西北）。十月，西夏军数万人再攻临洮，金王朝命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引军来救，至渭源堡（在今渭源县北）与西夏军战，金军战败，胡失被俘。十一月，围攻临洮的西夏军被金军击败于城下。

1216 年十一月，西夏以 4 万余骑兵突袭定西城。金军提控赤盏合喜与节度使杨斡烈（即杨沃衍）率兵鏖战，打败西夏军，斩杀 2000 余人，缴获战马 800 余匹，器械无数。次年春，西夏军 3 万余人攻宁州，金将庆山奴率精兵 3.5 万人邀击，西夏军战败，自宁州北退。至此，蒙古军和西夏军在陇东、陇右用兵六七年，在金军有力反击下，未能在这一带地区站住脚。

此后，西夏遣使约请南宋联合攻金。1218 年正月，南宋军按约如期发起攻金战斗，一直攻到秦州，但西夏军未能践约会攻，致使南宋军遭受金军反击，受到严重损失。二月，金军发起反攻，打败南宋军，破皂郊堡、天水军（均在今天水市南），杀军民万余人。三月，南宋忠义民兵再攻秦州城，南宋军急进支援，至赤谷口（在今天水市南），再次被金军打败，忠义民兵也被金军击破溃散。金军乘势攻破南的湫池堡（在今西和县东），接着占领西和州，然后向成州追击。金军占领成州后，阶州守将侯颐闻风而逃，金军尽获南宋军在陇南屯积的军资、器械。

1218 年七月，西夏出兵攻金朝龛谷寨，被金军守将夹谷瑞击退。次年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月，西夏又以2万骑兵突袭金朝通秦寨。西夏军这次突袭虽然攻占该寨，但受金王朝援军攻击，逆战不胜，旋弃寨退走。不久，西夏军再攻环州，在木波（今环县木钵乡）遭金军伏击，夏兵惊溃北走；金朝环州刺史筠寿率军截击，又斩杀数百人，俘夏将1人。

1220年春，蒙古军大将木华黎率留守部队南下，攻占金王朝之泾、原等州；西夏军也积极配合，再次发动了向金军的进攻。秋八月，西夏军数万人攻占金朝之新会州，然后分兵两路，一路3万余人攻龛谷寨，但受到金将夹谷瑞迎击，未能得手，旋经兰州西进，沿途摧毁了金军设在湟水流域的许多据点，接着又移军东向，转攻临洮府。另一路西夏军3万余人，自会州南进，由高峰岭入攻定西城，但受金军顽强抵抗，久攻未破，遂立栅与金军相持。未几，金将乌古论长寿侦知西夏军由临洮东来，拟会攻定西，遂派5000精兵，在定西以西之险要地段设伏。这次西夏军虽遭金军伏击，却冲破了金兵的阻拦，进至定西城下，攻城的东西夏军声势大振，攻城战斗益烈。乌古论长寿临危不惧，乘城拒战，金军士卒拼死战斗，城上矢如雨下，西夏兵死伤数千，遂停止攻城。金军乘机组织反击，西夏军败退，定西之围遂解。

九月，夏王赵遵顼遣枢密使宁子宁、大将嵬名公辅，率西夏大军来攻巩州，金将赤盏合喜率部出城迎战，一日战斗十余次；西夏军失利，遂退至南冈。这时，南宋四川宣抚使安丙，命程信、张威、王士信等将分道进兵，攻占金军来远寨（在今武山县西南）和盐川寨（今漳县盐井镇）两个重要据点，又在宁远寨（今武山县）击败金军，与西夏军会合于巩州城下。宋夏两军约定，西夏军引诱金军出城野战，南宋军乘机破城，但金将赤盏合喜守城不出，宋夏两军遂转为合攻。十月，天气渐冷，宋夏两军围攻巩州半月不克，死伤甚众，西夏军遂拔营退师；宋将程信亦率军转移，途中攻占伏羌寨（今甘谷县）。

此后，西夏军仍不断与金军交战。1221年十月，西夏军再攻龛谷寨，复以万余人攻定西城，均被金将郭虾蟆（郭斌）打败，伤亡700余人。次年春，西夏出兵攻陷金大通城，未几，金军反攻，复取大通，西夏军3000余人被杀。同年十二月，西夏军又与金军战于质孤堡（在今榆中县境），败绩。再次年，金将郭虾蟆率军夺回新会州城，兰、会等地复为金朝所有。

夏、金、宋在陇东、陇右连年混战，消耗了大批有生力量，为蒙古军各

个击破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西夏，因为连年用兵，致使国内田园荒芜，生灵涂炭，国势衰颓，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之中。

三、蒙古军攻占河西走廊

1224年，成吉思汗扫平了中亚各国，在西征归来的路上，遣兵攻击西夏。五月，蒙古军包围沙州城，西夏守将籍辣思义率领全城军民坚决抵抗，蒙古军围攻1个多月不能克城，遂挖地道，企图潜入城内。当蒙古军“乘夜穴城以入”时，即被西夏军发现，籍辣思义令守城士兵“纳火穴中”，封闭洞口，迫使蒙古军退出地道。相持几个月后，蒙古军主力返回漠北。不久，蒙古军再攻西夏都城兴庆府，夏王赵德旺恐惧，遂向蒙古军再次投降，并接受了蒙古军提出的“送子为质”的条件。

1226年春，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主力南下，首先攻破黑城。三月，成吉思汗派部将忽都铁穆儿，率领一支骑兵进军西夏西部边境，在迫降了游牧于沙州西南边界的撒里维兀儿之后，又进抵沙州，招沙州守军投降。沙州守将设计假降，并摆设酒宴，当忽都铁穆儿前来受降时，忽然伏兵四起将其包围；忽都铁穆儿拼死力战，逃出重围，即率领大队人马攻城。未几城破，沙州城军民尽遭屠杀，城外居民被掠，“牛羊驼马殊尽”。

五月，成吉思汗围攻肃州城，城中军民坚决抵抗，蒙古军攻城数日不下。蒙古军千户昔里铃部，原是西夏部将，已在沙州归降蒙古军，其兄举立沙，为驻酒泉西夏军的军官。这时，昔里铃部便派人潜入城内，劝其兄投降。举立沙从命，偷偷打开城门，放蒙古军进入。蒙古军入城之后，便大肆屠杀军民，仅昔里铃部宗亲家族106户免死。

蒙古军占领肃州后，旋向甘州进军。甘州是西夏在河西的政治中心，又是西夏军右厢军事重镇。在此之前，西夏甘州守将野蒲·昂吉儿，已率所部归降蒙古军。西夏甘州长官曲也·祛律，是蒙古军将领察汗之父，《元史·太祖本纪》说：察汗幼年时就被成吉思汗收为义子，曾随成吉思汗征战，屡立战功，是时已是成吉思汗帐下的千户。于是，成吉思汗便命察汗招降甘州守军。察汗进至甘州城下，给他父亲写了劝降信，用箭射向城头，随后又派使者潜入城中劝降。曲也·祛律为了保全家人性命，准备献城投降。就在这时，西夏甘州副将阿绰，组织了36名官兵率先行动，杀死劝降使者和曲也·祛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及其全家，率领西夏军拼死抵抗，坚守城池。蒙古军招降未果，遂增兵急攻，不几天，甘州城即被攻破，阿綽及守城的西夏官兵，全部被杀，甘州遂被蒙古军占领。

当年七月，蒙古军进抵西凉府（今武威），成吉思汗即下令攻城。这次攻城战斗非常激烈，守军也相当顽强，最后，西夏守将干扎斡力屈，才率守军及城中父老百姓投降。但蒙古军仍大肆烧杀报复，《西夏记》说：其民免死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凉州从此一蹶不振。

四、蒙古军灭西夏之战

1226年八月，蒙古军主力从凉州出发，向西夏都城兴庆府进军。蒙军经沙陀（今民勤），越过腾格里大沙漠，攻占了西夏的应理等州、县，旋即向灵州城进攻。十一月，夏王赵睨调集10万军队赴援，但西夏军尚未到达灵州，即被蒙古军击溃。至十二月，蒙古军攻占灵州，随即包围了西夏都城兴庆府。

鉴于蒙古军在攻占河西时受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强攻灵州城时受到严重伤亡，成吉思汗认识到攻城战斗决非易事，因而决定留兵一部，对兴庆府进行长期围困，自率主力南下，攻占陇右地区。1227年二月，成吉思汗率10万铁骑，东渡黄河，进入陇右，攻击金军，旋破临洮府城，金王朝临洮府总管陀满胡土门战死。三月，蒙古军攻取洮、河、积石、西宁等州，接着东进，欲攻巩、秦。这时，成吉思汗突然生病，又在行军中落马受伤，蒙古军遂移至六盘山下，扎营休息。七月，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行营（在六盘山下）。这时，兴庆府粮绝，西夏末帝赵睨开城投降。蒙古军恐赵睨得知成吉思汗逝世的消息后再生变故，即将赵睨及其皇族、权贵人物统统杀死，西夏灭亡。

第二节 蒙古军攻占陇东、陇南

1229年，蒙古汗国推选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承汗位，旋即展开灭金战争，三陇地区首当其冲。

攻陇东之战 1229年十月，蒙古军南下，进入庆阳府北境，金王朝遣使乞和，遭窝阔台拒绝。十二月，蒙古军攻庆阳府，金王朝派副枢密使移刺蒲

阿等率军救援。次年正月，蒙古军一面围攻庆阳，一面分兵南进阻援，在太昌塬（在今宁县西）与金军先锋完颜陈和尚部相遇，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后，蒙古军派 8000 余骑兵列阵以待，完颜陈和尚指挥由回鹘、乃蛮、党项等少数民族组成的忠孝军 400 余骑，冲入蒙古军阵内，奋力拼杀，结果以少胜多，打垮了蒙古军。接着，金军后续部队全线发起攻击，蒙古军溃退，庆阳城围解。

1230 年十月，窝阔台汗派其弟拖雷，率领大军进入陕西，攻击金军，至 1231 年四月，攻占关中地区，金军退守潼关。关中被蒙古军占领后，陇东即被分割，与金王朝失去联系，蒙古军遂以关中为依托，北取平凉、庆阳，金朝平凉府、庆阳府及泾、原、宁、邠等州，皆迎降蒙古军。

攻陇南之战 1227 年十二月，蒙古军曾攻南宋西和州，知州陈寅率千余人日夜守城，顽强抵抗，打退了蒙古军的数十次进攻。次年正月，南宋援军不至，而蒙古军却增至 10 万余人，伐木筑垒，猛攻城池，终于登上城墙，攻破城防，陈寅殉职，守城军民千余人全部阵亡、被杀。但蒙古军旋即退走，未长期占领。1231 年六月，窝阔台汗令拖雷假道宋地，进击金军。拖雷派速不罕为使去南宋借路，行至青野塬（在今徽县南），被南宋守将张宜所杀。拖雷大怒，即率蒙古军从秦州、大散关等处攻入宋境。秋八月，蒙古军破凤州，入仙人关（在今徽县南）、七防关（在今康县东北），阶、成等州很快被蒙古军攻破，南宋军民死伤甚众。

十月，蒙古军在拖雷指挥下，从关中、陇南分数路东进，展开灭金作战，很快进入河南境内，完成了迂回金军侧背的战略任务。这时，窝阔台汗遵照成吉思汗临终嘱托，遣使和南宋王朝谈判，以黄河以南之地归南宋为许诺，与南宋建立联盟，共同灭金。1234 年春，在蒙宋联军合攻下，金王朝很快被灭亡。

攻占陇西之战 1234 年以前，蒙古军曾在陇西、陇南多次作战，先后攻占过临洮府及洮州、河州、秦州等地，但由于流动作战，又未建立地方政权，蒙古军开过之后，这些地方复为宋金军队占据。

1234 年六月，窝阔台汗命次子阔端（西凉王），率西路蒙军扫荡陇西、陇南，歼灭宋金残余势力。这时，残留在陇西地区的金军，固守着秦州、巩州、定西、兰州等城，一面抵抗，一面派人到南宋联络，企图投靠南宋。阔端首先遣部将按竺尔，率蒙古军一部进入陇南，很快攻占了西和州、成州、河池、

凤州等地，割断了陇右地区与南宋的联系。

八月，阔端率蒙古军主力进入陇西，金军巩州代理总管汪世显迎降。汪世显是巩州盐川（今属漳县）人，世为汪古族豪酋，祖辈数为金将，他本人曾任金军陇州防御使、平凉都统制、巩昌府同知兼帅府参议，拥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私家武装——“汪家军”，因与金王朝秦州元帅粘割完展（摄领临洮路事）素有矛盾，乃举兵攻破巩州，杀粘割完展，率领部族及从附的汉人万余户、十余万口，归降了蒙古军。巩州既属蒙古军，秦州守军焉能抵挡，也很快投降。阔端任命汪世显为巩昌等地 24 城便宜都总帅，统治陇右。

阔端收降秦、巩 2 州后，打开了入蜀作战的通路。十一月，蒙古军进至仙人关（在今徽县南）。这时，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彥呐，即调利州统制曹友闻等率军先行抵御，控制要隘，自率主力进至置口（在今康县东），准备与蒙古军大战。阔端见宋军在仙人关有备，遂令按竺尔牵制宋军，自率主力穿越崇山峻岭，绕过白水关，突然出现在沔州东北。沔州无城，知州高稼利用山地组织防御，结果被蒙古军迅速突破。蒙古军攻占沔州后，阔端转锋西向，进入陇南境内，夹击活动在陇南的南宋军队，连破七防关、白马关（均在今康县东北），接应关外蒙古军进入，很快降服了阶州、宕州、叠州、岷州等地。

会州之战 蒙古军占领秦、巩诸州后，金将郭斌（俗称郭虾蟆）所部，继续固守兰、会等城，坚持抗拒蒙古军，但兰、会等城已成孤岛。在此形势下，汪世显多次派人劝降，均被郭斌严词拒绝。1236 年八月，阔端派部将按竺尔包围了兰、会 2 州及定西等城，迫令郭斌投降，又遭拒绝。九月，蒙古军开始围攻新会州城（在今会宁县北郭城乡），郭斌集城内铜铁，杂铸为炮，轰击蒙古军。城中粮尽，杀畜为食。军民死力拼杀，多次击退蒙古军的进攻。坚守日久，城内食尽弹绝，士卒伤亡逾半。新会州将被攻破时，郭斌仍和部下一起，拼死坚守城垣。蒙古军入城后，他又率领部下转入巷战，最后全部自焚，誓死不做蒙古军俘虏。郭斌败没后，兰州和定西守军皆向蒙古军投降。

文州之战 陇西平定后，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向南宋展开了大规模进攻，1236 年十月，攻下阶州、岷州、宕昌等城，然后向文州进军。南宋文州知事刘锐、通判赵汝响，率军民死守城池，昼夜奋战。蒙古军以按竺尔为先锋，指挥炮手昼夜轰击，然后组织强攻，但数次强攻均不能破城。不久，蒙古军侦知城内无井，遂夺占守军取水通道；城内军民饮水断绝，

仍不动摇。十余日后，按竺尔挑选了一批勇士，终于强登城垣，攻破了城池。刘锐知城将破，全家自杀。赵汝响等被俘，随即被害，同死的军民甚多。

蒙古军在河陇地区前后作战长达30余年，始才平定。文州之战后，蒙古军进至阳平关，旋向南宋守军发起强大攻势。南宋军守将曹友闻是成州人，与弟曹友谅、曹万等率军殊死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曹氏兄弟及其部下全部壮烈战死。阳平关一失，蒙古铁骑即长驱入蜀，一月之内就攻占了成都。

第三节 忽必烈同阿里不哥河西之战

1259年七月，蒙古汗国大汗蒙哥死，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展开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激烈争斗，河西地区是重要战场之一。

当时，蒙古军主力部队将领浑都海，率2万余骑兵劫了六盘山府库，西遁武威，阿里不哥遂派阿兰答儿率军南下，与浑都海部会合于甘州（今张掖），对抗忽必烈。忽必烈即调宗王哈丹、哈必赤等，与大将巴崇、汉军总帅汪良臣等，急率步骑兵数万人，分3路向河西进军，追击浑都海、阿兰答儿等部。忽必烈的部队到达河西后，在山丹以东之耀碑谷与浑都海等部作战，对峙长达两月之久。入冬后，忽必烈军乘大风扬沙之机，迂回至浑都海部背后，双方展开大战。汪良臣率骑兵攻其右翼，巴崇攻其正面，哈丹则率精悍骑兵截其归路，一场血战之后，阿里不哥的部队溃败，浑都海、阿兰答儿被杀，河西遂为忽必烈军占领。

1261年十一月，忽必烈亲自率军攻击阿里不哥，杀其大将多尔济，余部投降。此战后，忽必烈的汗位得到巩固。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汗国为元朝。此后，元朝在甘州设置甘肃行省，这是甘肃称“省”的开始，其辖区包括今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古西部、宁夏大部、青海西宁以东地区、新疆哈密地区；甘肃黄河以东地区则划归陕西行省管辖。

第四节 元军在甘肃东部追剿农民起义军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中原地区爆发了反对元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至正十七年（1357年），农民起义军进军陕甘，元王朝急调兵部尚书察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罕帖木儿和元将李思齐前来陕甘，阻击起义军。察罕帖木儿所部是元军的主力，李思齐指挥的是汉族地主武装，也很有战斗力。这些部队进入陕甘后，成为起义军的劲敌。

十月末，起义军进入陇南，分兵行动。十一月，白不信部攻占巩昌（今陇西），然后转兵东向，攻占了平凉、泾州等地；李武、崔德部攻占秦州，不久东进，攻占了陇州。至正十八年初，红巾军（起义军）西路军集中主力围攻凤翔，被察罕帖木儿指挥的元军骑兵打败，伤亡惨重，遂分路退走。二月，元军夺回泾州、平凉，红巾军白不信、李喜喜部复占巩昌。四月，察罕帖木儿所率元军，同李思齐、张良弼、巩昌路总帅汪长生奴等率领的地主武装一起，把白不信、李喜喜的起义军围困于巩昌。未几，这股起义军突围南撤，经陇南退往四川北部。此后，元将张良弼控制了陇右，张思道控制了陇东。

这时，起义军的东路、中路部队，虽然一度控制了中原和北方的广大地区，但后来也被元军击散。北方起义军的反元斗争虽然遭受挫败，但消耗了元军的主要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此后，农民起义军主力几经分化、火并，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领导的一支发展成为最强大的武装集团，并开始统一天下的战争，逐一削平农民军大小山头，建立了明王朝。

第八章 明代甘肃战争

明王朝是在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明王朝建立后，今甘肃黄河以东地区直接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而在河西又设陕西行都指挥司，实行军事统治。明王朝的主要“边患”是北方的瓦剌、鞑靼贵族，明军同他们进行了长期斗争，设置“九边”，修筑长城，以抵御瓦剌、鞑靼军队的入犯，保卫北部边疆，今甘肃省地是其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到了明末，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化，阶级矛盾加剧，终于在17世纪上半叶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三陇地区是这场农民起义的重要战场之一。明王朝最终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被灭亡。

第一节 明军平定三陇、河西

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向西北进军，平定陕甘。次年三月，徐达率明军25万余人攻占长安、凤翔，旋即挥师入陇，追击残元势力。

一、明军平定陇西、陇东

明军入陇时，元将王保保（本名扩廓帖木儿）退至定西、兰州一带，李思齐（元王朝太尉、枢密使、总理全陕军务）退往临洮，张思道仍据守庆阳。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决定，由偏将军汤和指挥金兴旺、余思明等部，留守凤翔，保护辎重；自率主力西上，首先攻取临洮，消灭李思齐。

明军入陇后，连克秦州、伏羌（今甘谷县）、宁远（今武山县）等城，元朝巩昌都总帅汪庸（灵真宝）率所部投降。接着，徐达分遣副将冯胜率军向临洮进攻，命部将顾时、戴德率军向兰州进攻。冯胜军至临洮城下，李思齐畏明军声威，举城投降；明军至兰州，元朝兰州平章张志敬亦以城献降。这样，明军在一月之内，即进至黄河岸边；元军退过黄河，修筑王保保城（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今白塔山东麓)，组织防御。

这时，朱元璋遣使诏令徐达：“思齐既降，宜进攻庆阳。”徐达遂留部将张温驻守兰州，传令明军主力东进，沿途平定了定西、会州、静宁等州。五月，徐达挥军接连攻克平凉府和泾州，军锋直指庆阳。这时，元军庆阳守将张思道适去宁夏搬兵，由部将张良臣负责留守，张遣使向明军诈降，当明军先遣队纳降时，张设下的伏兵四起，袭杀明军5000余人，明军先遣队指挥官薛显力战突围，仅以身免。

六月，明军包围了庆阳府城。这时，王保保急遣部将哈扎儿反攻原州，以牵制围攻庆阳的明军；又令部将贺宗哲率部奔袭凤翔，企图引明军回救；张思道亦由宁夏向庆阳进兵，从正面攻打明军。徐达沉着应战，一面指挥明军加紧攻城，一面分遣冯胜到驿马关（在今庆阳西南30里），阻击元军援兵。未几，哈扎儿即被冯胜击退；张良臣屡次派兵出战，均遭失败，劲将9人被明军俘获。

八月，坚守庆阳的元军粮绝，士卒饥疲不堪。二十一日，数名士卒偷开城门，向明军投降乞食，明军乘机攻入城内，杀张良臣，收降元军，庆阳遂定。贺宗哲闻庆阳已被明军攻占，也从凤翔撤军遁走。于是，陇西、陇东地区皆为明军占领。

二、元将王保保反攻兰州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明大将徐达由平凉返回中原，留右副将军冯胜驻守庆阳，总制陕甘军事。这时，元军王保保部据守兰州黄河以北要点，与明军隔河对峙，并伺机渡河攻击明军。十二月，王保保闻徐达东还，遂率其部8万余人履冰过河，攻击兰州城。明军守将张温出战失利，兰州城遂被王保保包围。

不久，明军巩昌府守将于光，急率其部援兰，但进至兰州附近之马兰滩，即遭王保保所部阻击，战斗失利被俘。王保保将于光押至兰州城下，迫令其向城头喊话，劝守军投降。于光宁死不屈，向城上大呼“援军将至，你们要坚守城垣，以待援军”，呼声未尽，即被元军砍死。这时天色已晚，张温乘元军疲惫，整军出城反击，给元军以较大杀伤，有效地鼓舞了明军士气。王保包围城数月，多次用云梯攻城，均遭失败。洪武三年三月，王保保闻明朝援

军将至，遂撤围东去，在定西沈儿峪一带设防，阻击明军。

三、明军攻王保保沈儿峪之战

洪武三年三月，徐达以明军征虏大将军身份，衔命西北，都督右副将军冯胜、汤和，左副将军李文忠、邓愈等，征讨王保保。四月，徐达率明军进至沈儿峪（在今定西县西北）南，王保保率元军凭借已修筑的营垒和山险，与明军对峙。徐达先遣邓愈部向元军逼近，立栅相持，以察明敌情。未几，王保保派精骑 1000 余人，偷袭明军东南营垒，但被明军事先侦知，徐达抓住战机，指挥明军向王保保主营发起猛攻，经过激烈厮杀，大败王保保军；又分兵卡堵各路要口，截俘元朝王公、将校、僚属 1860 余人，士卒 8.4 万余人，战马 1.5 万匹和大批辎重、杂畜。沈儿岭一战，王保保率领的元军几乎全部覆没，仅有少数人马突围北遁。徐达又派部将孙兴祖引兵追击，至三不刺川（在今靖远县境），与王保保残部再战，但明军战败，孙兴旺阵亡。此战后，王保保得到喘息机会，夺得木筏，顺黄河而下，奔往北元都城和林（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之哈尔和林）。

四、明军平定河湟、陇南

沈儿峪之战后，明军分 3 路平定西北，一路由右副将军汤和率领，向宁夏进军；一路由左副将军邓愈率领，向河州进军；一路由徐达亲率，以冯胜、傅友德等为部将，平定陇南。

洪武三年五月，邓愈率明军进克河州，摧垮了元王朝设在河州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接着，派员外郎许允德等，引军诏谕岷洮地区蕃部 18 族归降。未几，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由青海来降，随有吐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及其所部。河湟岷洮等地平定后，邓愈率明军继续西征，追击残元势力，降服了羌藏诸部，于是，河州以西数千里地，皆归附明王朝。汤和一路，也很快平定了宁夏。

徐达一路明军，南进至一百单八渡（在今徽县东南），命部将率部攻占各战略要地。次年四月，傅友德、顾时等将率明军攻占阶州、文州，击败蜀将丁世珍，陇南悉平。此后，明军以陇南为基地，南下四川，大败蜀军，逼降四川农民军夏明升部，平定了蜀地。

五、明军平定河西

王保保败退和林后，在北元朝廷的支持下，又组织起一批武装力量，不断南下，进犯明朝北部边地。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再次命征虏大将军徐达，指挥40万明军，分3路北伐残元势力；同时，命征西将军冯胜率领西路军出金城关取河西。朝廷钦定，各路大军向漠北和林集结，然后会攻、歼灭元王朝残余势力。

五月，冯胜率领西路明军，由兰州渡过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冯胜遣傅友德为先锋，率精骑5000人直抵凉州，击败元将失剌罕之兵，追击至永昌，又打败元王朝太尉朵儿只巴。冯胜率明军主力紧随其后，在永昌与傅友德会合，接着向索林山（在今山丹县东）进军。索林山有元军预设的战场，元军自凉州败退后，就在这里聚集了重兵，准备迎战明军。未几，明军迫近，两军旋即展开了一场血战。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最后元军溃败，平章不花战死，太尉锁纳儿降明。六月初，明军乘胜进抵甘州城下，元将上都鲁率所部兵马及吏民830余户投降。

接着，冯胜率明军向亦集乃（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进军，迫降了元将卜颜帖木儿。冯胜继续进军，至别笃山（即宾都山，在蒙古共和国境内），追获元王朝平章长加奴等人，得马驼牛羊10余万头。

随后，冯胜留兵一部扼守亦集乃城，主力反攻肃州，肃州守军未战即降。冯胜率军西征，又平定了瓜、沙2州。至此，河西底定，甘肃皆平。东返时，冯胜相度地形，决定在肃州以西之嘉峪山下，设置关城，驻兵防守。此后，为了加强对河西地区的防卫，明王朝在甘州设立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级军区），在各地先后设立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凉州卫、庄浪卫（今永登）、永昌卫、镇番卫（今民勤）、山丹卫、肃州卫、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镇夷守御千户所（在高台西北）等军事机构，对河西实行军事统治，保卫边疆，为移民实边，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条件。

六、明军平定岷洮、河曲地区叛乱

元代，今甘肃西南部为吐蕃民族的游牧地区。明初，大将邓愈进军陇南、

河湟，岷洮地区的吐蕃游牧部落全部归顺了明王朝，明人称其为“番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王朝在祐川（在岷州东南70里）置岷州军民指挥使司，以加强对番部各部落的控制，从而引起番部首领的不满。八月番部起兵反抗，围攻卫戍当地的明军。十一月，明将沐英（回回人）令都督蓝玉、王弼等率军前往，平定叛部，在河州以南之土门关峡击败番兵。

次年正月，洮州番部18族酋长亦起兵抗明，围攻屯戍军民，攻占纳麟等7个站寨，沐英亲率明军征讨。二月，明军进抵洮州，即展开追剿，大破番兵，斩其酋长阿昌、失纳，副酋长3人率部分番众逃走。明王朝置洮州卫，筑新城（今临潭新城）设治所，编练戍兵守卫。九月，沐英率军继续追剿，转战千余里，至河曲（今玛曲）一带，番部部众3万余人归降。

沐英平定岷洮、河曲地区后，即大力安抚番民。他在征服地区设置了许多千户所和百户所，委任番族首领担任“千户”、“百户”，有些重要首领还担任了洮州卫和岷州卫的副指挥使和指挥同知，按月发给薪饷，并劝慰他们服从明朝，遵守法度，保境安民。自此，岷洮地区长期相安无事。

第二节 明代关西八卫战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北元宗王脱古思帖木儿命幽王亦怜真南下，重新占领赤金（今玉门市赤金镇）、布隆吉尔（在今安西县东）、哈密力（今新疆哈密）等地。明太祖朱元璋任沐英为征西将军，命其总领陕西各卫明军，西击北元军。洪武十三年三月，沐英率明军西渡黄河，遣都督濮英率军一部，先行出嘉峪关。五月，明军进至赤金，击败北元幽王亦怜真及平章忽都帖木儿，尽俘其众。接着，又击破北元柳城王部众，俘1300余人，获牛马2000余头匹。北元残余势力逃往亦集乃，明军打通了河西至哈密交通。

明军平定关外后，为了安置游牧于嘉峪关外的蒙古族和撒里畏兀儿部落，明王朝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在嘉峪关外先后置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金、沙州、罕东左、哈密等卫，通称为“关西八卫”。其中，安置蒙古族部落的有赤金卫、罕东卫（在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及毗连之安西、敦煌南部地区）、沙州卫、罕东左卫（其地在今敦煌县和安西西部）；安置撒里畏兀儿部落的有安定卫（其地在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及毗连之青海省西北部地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区)、曲先卫(在今青海西北部)、阿端卫(在今青海、新疆交界地区);哈密卫为民族杂居地区,居民有回回、畏兀儿、哈刺回及蒙古人,其首领为元代世袭威武王,但这时威武王已不能统属诸族。

关西诸卫设立后,由各部族头领担任指挥使、副指挥使;明王朝给各卫发有“金牌”,有事向关内驰马报警,明军可出关支援。关西7卫居民虽少,但由于民族矛盾复杂、尖锐,因而战事不断。

遭受吐蕃袭击 洪武九年,原元王朝吐蕃宣慰使司所属蕃将朵儿只巴叛明,率部众从青海西行,进至今甘青新交界地区后,洗劫了安定、阿端、曲先3卫的撒里畏兀儿部众,杀掠甚惨。明王朝即派河州卫指挥使宁正,率卫军西征追剿,朵儿只巴败走沙漠。洪武十年,明大将邓愈又率军征讨,穷追至昆仑山,斩朵儿只巴,俘番部部众万人,朵乱遂息。撒里畏兀儿遭此劫掠,牲畜大部亡失,部众离散,3卫遂亡。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王朝派使者陈诚至其地,召集流亡,复立安定卫,曲先部众并入此卫。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再度遣使赴边,召集散亡人口,复立阿端卫和曲先卫,徙其部众于今阿克塞县地及柴达木盆地西缘之药王滩。

劫掠明使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王朝遣宦官乔来喜和邓诚出使乌斯藏(今西藏),途中被安定卫指挥使散哥及曲先卫指挥使散即思杀害,所带马匹、骆驼、物资及金银财宝,均被其劫掠。明王朝命西宁都指挥使李英等率军征讨,散哥、散即思闻明军来攻,便率部分部众西逃。李英等率明军逾昆仑山,将其击败,斩480余人,俘获700余人,获牛羊等畜14万余头。散即思远遁,明军追之不及,乃还军。

宣德元年(1426年),朝廷派使者赴边招抚,回故地者700余人;不久朝廷又遣使招抚散即思,赦其罪行,曲先部众遂返还故地。散即思“素狡诈”,到宣德五年,又率众数次劫掠西域贡品,阻塞交通,朝廷命西宁卫都指挥使史昭为主将,赵安、王彧为左右参将,率西宁、肃州诸卫兵及关外安定、罕东卫部众征讨。十二月,史昭等率兵至其地,散即思事先遁逃,其党羽脱脱不花率部众迎战。明军分路合击,杀伤甚众,俘脱脱不花以下340余人,获牛羊驼马34万余头。散即思人畜损失很大,不久,即遣其弟向朝廷请罪。明廷再次赦免了他,令其还居故地,命甘肃镇归还其所俘人畜。

明朝初立安定卫时,曾封卜烟帖木儿(蒙古人)为安定王,以沙刺为指

挥使。不久，安定卫陷入内乱，首领之间互相仇杀不已。后来，卜烟帖木儿被沙刺一派所杀，部众也受到杀戮，势力衰微。正统九年（1444年），沙州卫指挥使困即来买住死，其二子争夺权位，发生激烈争斗，殃及部众，部落受到严重损失，民心随之浮动，一部投奔瓦剌，其余流散。

遭瓦剌、鞑靼侵袭 正统六年（1441年），蒙古瓦剌南侵，数次掳掠关外诸卫。赤金卫兵强马壮，在明军支援下多次与瓦剌作战，部众由此受到较大伤亡，实力大减。正统十二年，瓦剌进犯瓜、沙地区，沙州、罕东2卫蒙古部落遭受浩劫。成化十五年（1479年），罕东左卫遭瓦剌袭击，部众流离，部落日益衰落。成化十九年，赤金卫又受瓦剌野也克力部掳掠，遭受重大伤亡，部落残破。正德七年（1512年），蒙古鞑靼部落酋长阿尔秃厮、亦不剌等，率部众进入青海，纵兵四处劫掠，曲先、阿端、安定等卫之撒里畏兀儿部众，惨遭摧残蹂躏，部落残破，3卫遂亡。与此同时，罕东卫亦受蒙古亦不剌部袭击，部落残破，“其众益衰”。

遭吐鲁番攻掠 关外诸卫不但多次遭受瓦剌、鞑靼的劫掠和蹂躏，而且长期遭受吐鲁番的掳掠。吐鲁番本元代别失八里属地部族，自成化以来，日益强盛，不时兴兵东犯，掳掠关西诸卫，哈密卫、赤金卫、罕东左卫均受其攻掠。特别是哈密卫，更是长期遭受吐鲁番摧残，历尽磨难。

哈密卫首领本元代威武王后裔，永乐二年（1404年）归顺明朝，明封其首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并置哈密卫，以处其众。到成化九年，吐鲁番首领速坦阿力，调集部众围攻哈密卫。时首领李罗帖木儿为忠顺王，被吐鲁番擒杀，并掳去王母，夺走明王朝授予的金印。哈密卫蒙古部众遂由罕慎率领，东移河西西部，避居苦峪滩（在今安西县东南）一带。不久，罕慎又受到吐鲁番攻击，实力大衰，遂上奏朝廷，请求保护。明王朝命甘肃镇遣兵筑苦峪城（今安西锁阳城），移哈密卫于此。

其后，罕慎曾率部众西去，一度击败吐鲁番，夺回哈密城，部众还居故地。弘治初，吐鲁番首领阿黑麻诱杀罕慎，陕巴继为忠顺王，其部又受吐鲁番袭掠，陕巴被俘，部众穷困难守，尽焚庐舍，东来河西，修复苦峪城以居之。朝廷命甘肃巡抚“赐”以田亩、耕牛、农田、谷种，尽居苦峪一带，俾自耕牧，以图复兴。

正德八年到十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率重兵连续东犯关西，沙州、赤金、

苦峪诸城堡皆为其所破，群众被杀掠甚惨。肃州镇派兵抵御，游击将军芮宁以下700余人战死。吐鲁番乘机进薄肃州，兵备道副使陈九畴率兵固守，肃州城得以保全，但四乡堡寨多被攻破，吐鲁番大掠牲畜、财物后离去。

正德十二年，朝廷命兵部尚书彭泽（兰州人）经略甘肃，偕中丞张永、都督郤永等，率兵西征，至瓜州，击败吐鲁番兵，斩杀79人，余敌西遁。嘉靖三年（1524年）秋，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又率骑兵2万余人，再度东下入关，围攻肃州；又分兵一路，进犯甘州，甘肃全镇震惶。时陈九畴任甘肃巡抚，姜奭任甘肃总兵，督军全力抵抗，斩杀其首领他只丁，吐鲁番始退兵，沿途民众遭掠甚重。

卫民尽徙祁连山中 正统九年（1444年），安定卫畏兀儿部落在内乱中遭受严重损失，剩余牧民流散；正统十一年，甘肃总兵府派人收集散亡部众千余人，尽徙于关内，安置在肃州以南祁连山中游牧。成化、正德年间，曲先、阿端2卫遭受青海鞑靼阿尔秃斯、亦不剌劫掠、摧残，部落散亡；罕东卫蒙古部落也遭袭击，部落残破，不能自立。此后，该3卫部众也陆续东迁肃甘一带。

嘉靖三年，明王朝决定关闭嘉峪关，关外各族居民尽徙关内，居于肃州、甘州间游牧。这些内徙的牧民，后被称为“西喇古尔黄番七族”，就是现代裕固族之先民。今日裕固族人民有两种语言，西部多为“尧乎尔”语（即古突厥语），东部多为蒙古语，即是明代关西诸卫撒里畏兀儿族及蒙古族后裔的确证。

第三节 明王朝同鞑靼、瓦剌在甘肃的长期战争

明王朝统一全国后，蒙古贵族势力在明军追逼下，退据塞北。此后，蒙古贵族力图恢复对中原的统治，不时兴兵南下，攻掠明朝北部边疆。蒙古骑兵在北部边境地区经常驰骋践踏，陕甘地区是其肆意掳掠的地区。为了防边，明王朝在西北边境地区先后设置了宁夏、甘肃、固原3镇，史称“西三边”，相当于3个省级军区，指挥明军保边，分区守御边地。

明王朝与蒙古贵族进行了长达200年的战争。长期的边界战争，不但给

边疆汉族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给广大蒙古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是汉、蒙封建统治者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造成的恶果。

一、明代初期同北元势力的战争

元王朝残余势力退据塞北后不久，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及其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集结溃败的武装力量，与明军对抗，史称“北元”。其西部势力，企图在亦集乃（在今内蒙额济纳旗）地区建立根据地，袭掠河西走廊。为了粉碎北元势力对河西的威胁，明王朝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命征西将军沐英总领陕西之兵，进击北元在西部的势力。

洪武十三年三月，沐英率军渡过黄河，在凉州一面练兵，一面准备出征物资。七月间率主力进军，涉流沙，至亦集乃，然后分兵4路，袭击北元“国公”脱火赤（又作“托火齐”）。战斗中，沐英身先士卒，亲率精锐冲击，摧垮敌军中坚，生俘脱火赤及北元“知院”按珠等，降其全部部众，彻底粉碎了北元贵族骚扰侵掠河西的企图。

洪武十七年春，北元“海道千户”也先帖木儿，率军反攻亦集乃，企图重建南部据点，明王朝陕西行都司派军驱逐，百户刘林等战死。五月，凉州卫指挥使宋晟率军进击，收复亦集乃，俘也先帖木儿及“国公”吴把都剌等以下1.8万余人。

洪武二十年，明将冯胜等率军20万，进行北伐，摧毁了北元军主力；次年，明将蓝玉等又率军击败北元王脱古思帖木儿亲率的军队，俘其宗室、大臣、僚属、贵戚等7万余人，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远走北方。从此，北元王朝势力大为削弱，已无复辟力量。不久，脱古思帖木儿死，北元消亡。

二、明代前期同瓦剌、鞑靼在甘肃的战争

北元灭亡后，蒙古贵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兀梁哈3大部，各自纠集部众，形成势力，一方面互相仇杀，一方面经常出兵南下，袭扰明朝北部边境。为了粉碎蒙古贵族对北部边境的威胁，明王朝在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又采取招抚策略，大力安置蒙古部众。

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三月，在凉州卫任千户职务的鞑靼人虎保张孛罗台、在永昌卫任千户的鞑靼人亦令真巴等，率众叛明，攻占了明朝设在

河西的一些驿站，新归附的鞑靼首领伯颜帖木儿，亦率领诸部落叛变，声言要进攻永昌、凉州2城。陕西行都指挥使李智率部迎战，但不能取胜，鞑靼一时气盛，四出攻掠，西北为之震动。朝廷急令后军都督金事费璘率军支援。费至凉州后，与李智等会合，即与鞑靼叛部交战。费璘击其左，都指挥陈怀等击其右，奋力合击，鞑靼叛众大溃。明军追击至黑鱼河，斩杀300余人，生俘千余人，获其马驼牛羊12万头（匹），擒获伍马沙及伯颜帖木儿等大小首领80余人，下凉州狱，叛乱暂被平息。五月，赤金蒙古联合肃州哈刺马牙等叛明，攻杀明军都指挥刘秉谦，占据肃州城。明廷急调西宁侯宋琥，率军至甘肃平乱。明军主力来河西后，赤金蒙古即向明军投降。永乐十年，游牧于凉州、永昌边缘地区的鞑靼酋长老的罕（娄达充）等，率众叛明，攻杀明军都指挥何铭，然后自长城暗门出野马川。明廷派丰城侯李彬佩征虏将军印，前来河西，节制陕西行都司各卫所官兵，平定叛乱。李彬来河西后，与甘肃总兵官宋琥一起，率明军出击，在野马川击败老的罕，俘其酋长八尔思、朵罗反等人，释抚其众，以收服人心。接着，西宁土司李英，率明军向老的罕部进击，其部大溃，李英率部追击，尽俘其众，老的罕只身脱逃西去。李彬将叛首弩答儿伯颜等900余人，派兵押送京师，由朝廷发落。次年，老的罕逃至赤金，被赤金蒙古卫指挥金事塔力尼抓获，押送至甘肃镇囚禁。至此，甘肃鞑靼叛乱悉平。

由于瓦剌首领脱欢不断攻杀鞑靼诸部，鞑靼阿儿台、朵儿只伯（多儿济巴）等部力不能敌，遂于宣德九年率众南下，到甘肃河西边境地区游牧。这些鞑靼部落南下后，便不断袭掠边地居民，造成边民恐慌。宣德十年十二月，阿儿台、朵儿只伯率部进掠镇番卫，守将陈懋率军抵御，击败阿儿台，追至苏武山（在今民勤县东南）而还。次年五月，阿儿台又犯镇番卫，进而袭掠凉州、山丹，明军指挥使陈圯率军抵御，阵亡，官兵死伤数百人。闰六月，阿儿台部6000余骑犯肃州，掠牲畜1.4万余头；又犯石关、永兴墩、盐池等地，尽掠驿马而去。八月，明廷命右都督蒋贵与副总兵赵安等人率军征讨，但鞑靼骑兵行动迅速，明军到来之前，已驰骋远去，明军无功而返。十月，阿儿台率众入侵庄浪卫，入境后数月不退，帅帐和主力驻扎在红城子（在今永登县南）一带，四处掳掠。明军都指挥江源率军抵御，力战身死，士卒战死140余人。陕西行都指挥使安敬，因保边不力，被朝廷处死。

明英宗时，由于宦官擅权，政治更加腐败黑暗，北部边防陷入了消极防御的不利局面。在甘肃，明军放弃了关外8卫和亦集乃前哨阵地，继而关闭嘉峪关，消极防守，使长城防线直接暴露在瓦剌军的进攻矛头之下。正统三年（1438年）春，兵部尚书王骥、甘肃总兵官任礼，率军征讨阿儿台。四月，明军出镇夷峡（在今高台县西北），以蒋贵为先锋，率2500骑先行，直抵阿儿台牧马处。明军出其不意，发起突然进攻，纵骑冲击，败阿儿台。接着分道追击，再次败敌，阿儿台、朵儿只巴等率众远去，不久被脱欢所杀，部众悉归瓦剌。

正统四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立，自称“太师”，控制了瓦剌军权。此后，也先不断率兵袭击明朝边境，明朝边防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引兵入塞，兵分4路，攻击明军，其西翼一路，以陕西行都司所在地甘州为攻击目标。七月，瓦剌军攻入甘州地区，甘肃总兵官任礼遣兵抵御，但两战两败，损失兵马数以千计。瓦剌军进围甘州城，明军以“神统”（火炮）射击，才将瓦剌军击退，但四乡卫民牲畜、财物，几被掠空。

三、明代中期鞑靼对甘肃各地的掳掠

明代宗时，瓦剌势衰，分崩析离；鞑靼势力再次崛起，立麻儿可儿为“汗”，号称“小王子”。此后，鞑靼首领孛来和毛里孩、阿罗出等，各拥部众，不时派兵入掠明朝北部边境，成为“边境门庭之害”。面对强敌，明王朝采取“因险制夷”、“以墙制骑”的防御战略，在北部边防线上大修长城。结果，塞外之地全部被鞑靼占领，使鞑靼更加靠近汉区，随时就近入掠。

天顺元年（1457年）十二月，鞑靼喀喇沁部首领孛来，从河套出兵，寇掠陕甘，其一部入掠甘、凉等地。明王朝任安远侯柳溥为甘肃镇总兵官，以毛忠（永昌人）为都督同知充右副总兵，加强河西防御。柳、毛到职后，即组织兵力，指挥梁铭、过兴等将，在凉州击败孛来，歼其一部；接着又在镇虏堡（今景泰县正路乡）再歼一部，将其赶出塞外。次年六月，孛来复率骑兵寇掠凉州，明军迎战失败，柳溥等退守凉州城，坚壁不出。孛来在凉州城外饱掠后，又向镇番卫进掠，毛忠率精兵奇袭，将其击破，孛来遂拔营退走。天顺五年，孛来率部众数万人，进驻庄浪西北之松山滩。六月，孛来率精壮部众攻掠凉州，副总兵仇廉战败，孛来指挥部众分道大掠镇番、永昌、庄浪、

古浪等地，居民受害甚惨，甘肃连连告警。八月，毛忠率守军迎击鞑靼，鏖战一日夜，矢尽力疲，这时援军至，毛忠得以还军。

成化三年（1467年），鞑靼首领毛里孩以大小松山为大本营，对甘肃边境的掳掠更盛。鞑靼骑兵来去飘忽，在边境地区杀人掠畜，边境居民死伤数以万计。成化八年正月，毛里孩派兵进犯陇东，明军参将钱亮等战败，都指挥柏隆、陈英等战死。二月，毛里孩派部将释嘉策陵再次入犯陇东，鞑靼兵避开明军主力，从西翼攻入平凉、固原境内。六月，鞑靼兵攻入巩昌、临洮等地。这次鞑靼入掠，造成人民死伤很重，被掠牲畜36.4万余头，给陇东、陇右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七月，鞑靼北返，又随路掳掠庆阳等地，明军赶来攻打，鞑靼兵又西入固原。直到十月，鞑靼骑兵始退兵出塞。

次年正月，释嘉策陵率兵入侵陕甘，被明军击退。七月，毛里孩遣释嘉策陵、满都尔、博勒呼等，联兵入侵陇右。释嘉策陵等留妻子老弱于红盐池，举兵深入秦州、安定（今定西）、会宁、通渭诸州县掳掠，明将王越乘敌精锐南来，后方空虚之机，率领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等，昼夜行军，奔袭红盐池，尽焚其庐帐而还。自是，毛里孩不敢再冒然深入内地掳掠。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鞑靼骑兵攻掠河西、陇右。是年冬，鞑靼部入掠兰州、庄浪（今永登）、镇番、凉州等地。次年七月，其部主力深入到临洮攻扰，小王子自率一部攻掠甘州，大败明军，甘肃镇指挥使姚英等战死。

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鞑靼一部攻扰兰州，被明军都指挥使廖斌击败退走。六月，达延汗向明王朝上书请贡，明廷许以500人入贡。但到八月，就遣其部攻掠山丹、永昌等地。从此，达延汗屡以入贡为名，遣兵攻掠沿边地区。弘治六年三月，其部入掠庆阳、平凉等地。五月，入犯宁夏，杀明军指挥赵玺。弘治八年正月，侵扰凉州，被甘肃总兵官刘宁击败退走。弘治十年八月，再次入犯平凉等地，败平凉营，驱掠人畜数万而去。弘治十四年（1501年）四月，达延汗与和硕特联兵入犯陕甘，大掠。七月，达延汗率10万骑兵攻掠平凉、庆阳，该两镇明军守将不敢出战，鞑靼兵四处掳掠烧杀，关中震惊。闰七月，达延汗饱掠后经环县北去，出塞时明军都指挥王泰赶来阻击，结果兵败，战死于孔霸沟（在今环县北）。弘治十八年冬，达延汗派兵入攻镇夷所（在今高台县西北），击杀明军指挥刘经，鞑靼兵企图掳掠甘州，明军援兵及时赶至，将鞑靼兵驱逐出境，未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加强西北边防，明王朝于是年九月派户部尚书秦纘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秦在西北任职期间，练壮士，兴屯田，督修西北边墙（长城），申明号令，军声大振，有力地遏止了鞑靼的掳掠、攻扰。

正德二年（1507年）冬，鞑靼副汗济农（达延汗第三子）派兵入掠凉州、永昌，明军进行了坚决抵御。正德六年十月，鞑靼兵又掠山丹、甘州，副总兵白琮率明军大战，破敌于黑柴沟，斩杀163人。紧接着，鞑靼兵攻入甘浚堡（在今张掖西南），甘州左卫指挥同知王刚率部抵御，力战身死。正德十一年，鞑靼兵大举入掠陇右，一部深入安定、临洮等地，三边总制邓章指挥抵御不力，鞑靼兵饱掠而去。

四、青海鞑靼对甘肃各地的掳掠

在北方鞑靼掳掠甘肃各地的同时，青海鞑靼也对甘肃进行攻扰掳掠。青海鞑靼是正德年间从塞北迁徙而来，被明王朝诬称为“海虏”。正德四年，察哈儿部“太师”亦不剌与鄂尔多斯部首领阿尔秃厮，起兵杀掉达延汗的儿子乌鲁斯博罗特，率部众西逃，到达凉州后，要求内附，“乞闲地安住”，但为凉州守将拒绝。他们无地游牧，遂进入青海境内。正德八年，亦不剌率部进至讨来川（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陶勒河），再次向明王朝“乞边地驻牧”，请求内附，但又被朝廷拒绝。正德九年（1514年），都御使张翼给该部首领一批金帛，贿其远离青海。随后，明王朝又派三边总制彭泽统兵向青海进军，企图以武力驱赶其出境。亦不剌遂率部东渡黄河，入掠洮岷，彭泽还军后，亦不剌仍率部返回青海。正德末年，北部鞑靼额布纳部首领卜儿孩，为躲避达延汗的追杀，也率部进入青海，投归亦不剌。嘉靖四年（1525年）正月，卜儿孩率所部8000余骑，由青海入掠肃州卫，甘肃总兵官姜奭率游击周论等将，在苦水墩待机迎击，斩其百余人，卜儿孩负伤退走，所掠卫民1200人，牲畜2000余头，获救而还，明军指挥使张锦战死。

嘉靖十二年，济农率部众四五万骑南下，由野马川进入青海，袭破亦不剌部，收其部落大半；卜儿孩率领余众脱走。此后，亦不剌消声匿迹。嘉靖二十年，卜儿孩向明朝廷献金牌、良马，请求和好，但明王朝不许，卜儿孩只得强据青海游牧，并不时出祁连山掳掠河西，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被俺答汗驱走。

五、明代后期同鞑靼在甘肃的战争

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鞑靼进袭泾州，屠王村，明军赶来与之激战，将其追击出境。八月，鞑靼2万余骑犯边，捣毁边墙数段，自井儿堡入寇平凉、泾州，杀明军指挥杨洪、千户刘瑞等，转而寇掠环、庆等地，杀伤官兵数千，掠去牲畜数以万计，后受明军伏击，始退出境。嘉靖七年冬，鞑靼兵一部入掠庄浪，在红城子（在今永登县南）一带掳掠，明军守备部队追来攻打，斩杀数十人，鞑靼兵退走。嘉靖十五年（1536年），济农以10万之众屯驻贺兰山，不时派兵掳掠甘肃边寨。四月，鞑靼兵攻掠凉州，凉州副总兵王辅以800骑迎战于孤山墩，杀57人，夺其领旗，鞑靼兵遂退。鞑靼接着转掠庄浪，甘肃镇总兵姜奭率军逆战，佯装兵败，诱敌至伏击区，大败鞑靼。嘉靖二十年，济农又遣兵攻掠兰州，守军势孤，危在旦夕，参将郑东率200骑驰援，力战负伤，鞑靼兵亦受创退走。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达延汗死。此时，鞑靼右翼势力强大，3万户首领俺答（达延汗孙）兴兵吞并各部，再度统一鞑靼诸部，被立为“汗”，史称“俺答汗”，驻帐于呼和浩特。俺答即汗位后，经常派兵进掠明朝边境，数次摧毁长城多处，肆虐甘肃。嘉靖二十五年七月，俺答汗集结鞑靼骑兵40万人，进攻明朝，其西部兵力有10万余骑。鞑靼兵首先从保安切入，西进庆阳、环县等地，大肆掳掠；明军都指挥使崔桂率兵抵御，力战身死，兵士阵亡数百人。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俺答汗率主力向宣化府（今属河北）进攻，同时遣别部攻掠河西。二月，鞑靼兵攻入永昌、镇羌（今天祝县金强村）等地，因各堡寨严加戒备，守军积极作战，四月鞑靼兵即被击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冬，俺答汗遣兵数万人进掠庄浪，横行掳掠广大乡村，明军总兵官姜庆等率部掩击，斩杀百余人，鞑靼兵始退走。次年，鞑靼再犯环庆，受到明军都督金事袁正的迎击，兵败退走。

嘉靖三十七年，俺答汗遣其子锡林阿（辛爱），率数万骑进犯山西大同，同时，遣别部进掠甘肃。八月，鞑靼3万骑攻掠永昌、凉州，遇明军迎击，受挫后转向西去，进围甘州城，旬余后始退走。次年正月，鞑靼又入掠山丹卫，大败明军，千户谢天赉，指挥王卿、刘继忠，百户黄堂等均战死，士卒死伤无算。

嘉靖三十八年，俺答汗率命其另一子宾兔，率众由鄂尔多斯南下，占据大小松山（在今永登西北、天祝东北）一带。自此，甘肃兰州黄河以西、以北，包括今皋兰、景泰、古浪东部广大地区，皆成为鞑靼的牧场，河西走廊几被孤悬，受到严重威胁；而鞑靼人占据的河套、鄂尔多斯、松山滩、青海，却连成一片。此后，鞑靼兵南北夹攻，不时入掠河西、陇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四月，俺答汗遣部众攻掠肃州，明军总兵官刘承业御敌于沙窝，击败鞑靼兵。次日，鞑靼兵复来攻掠，又被明军击败，被斩杀86人。

隆庆元年（1567年）十二月，宾兔率轻骑2000余人，由迭烈孙（在今靖远县北）渡过黄河，攻掠靖虏卫（今靖远县）西部地区，明军指挥张鹏、李得林、魏印，指挥僉事李文端等迎战，均在激战中阵亡，士卒死伤千余人。次年初，宾兔又率鞑靼一部，攻掠靖虏卫城，被明军击退。二月，鞑靼兵进犯柴沟堡（在今天祝县打柴沟镇），明军守备韩尚忠战死。隆庆三年，宾兔率众由塔儿湾渡河，攻掠打拉池，再次被明军击退。为了收抚鞑靼，减轻鞑靼对边境的骚扰，明王朝于隆庆五年与俺答汗进行谈判，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北部边境建立互市贸易，甘肃设立甘州、庄浪2互市。从此，边境得到安宁，蒙汉人民相安了20多年。万历七年（1579年），俺答汗再入青海，留侄子火落赤和永邵卜等驻牧青海湖南北地区，明王朝又在西宁设互市，鞑靼“岁来贡市，西塞以宁”。

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汗死，由其孙扯力克继位顺义王，但扯力克难以控制局面，蒙古诸部即分裂为42个分支，各相雄长。这时，大小松山地区为宾兔之子阿赤兔占据，河西地区被鞑靼人三面环围，形势更加严峻。从万历十八年开始，河陇地区边烽再起，北从靖虏卫，南到洮州卫，西到河西肃州卫，鞑靼连连入寇，边警不断，番汉边民的牲畜、财物乃至妇女，大批被掠走。

万历十八年六月，青海鞑靼首领火落赤率部入掠洮岷，驻洮州卫的固原镇分守副总兵李联芳，率3000兵马抵御，结果被鞑靼兵打得大败，最后全军覆没。七月，火落赤又攻掠河州、临洮、渭源，固原镇总兵官刘承嗣等率军迎战，在和政驿（今和政县）受鞑靼骑兵袭击，惨遭失败。

陇右地区大面积受掠，关陇地区为之震动，人心不安，于是，朝廷急派都御使郑洛任三边总督，坐镇兰州，经略青海，指挥明军攻击鞑靼。同年

十二月，河套鞑靼卜失兔部西掠永昌，摧垮数段长城，郑洛命甘肃镇总兵官张臣率明军坚决抵抗。明军在三道沟阻击，与鞑靼相持月余，不得胜利，郑洛率援军赶来，在水泉堡（在今永昌县西北）设伏掩杀，结果大败卜失兔，斩杀甚众，卜失兔仅率少数骑兵脱逃。

万历十九年，郑洛率西北诸镇明军攻打入掠洮岷地区的鞑靼，经激烈战斗，驱走火落赤部，然后又派甘肃镇总兵官张臣和庄浪土司鲁光祖等，率明军进入青海，招抚青海番族（今藏族）125部、8万余人，并以忠顺王（俺答汗）夫人三娘子的名义，招抚蒙古部落5.8万余人。明王朝此举，获得重大成功，使火落赤陷于孤立，大大削弱了他的势力，有力地保卫了边疆。

万历二十年（1592年），火落赤再起，联合俺答汗从子永邵卜和丙兔之子真相等，寇掠边境地区。为了彻底打败青海鞑靼，明军从是年开始，前后3次大举进攻青海，使永邵卜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万历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在临洮设立总兵府，专门统军保卫洮岷地区。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再攻掠洮岷，即被临洮镇总兵刘继、参将周国柱等率领的军队击败；接着，明军西攻火落赤营地莽刺川，火落赤战败，逃奔西川；明军继续追击，将其部击溃。至此，火落赤势衰，部众离散。

万历二十五年春，驻牧于松山地区的鞑靼卓哩克图部进掠兰州，被兵备副使张栋击败。次年春，张栋和临洮镇总兵陈霞等，率明军大举进攻盘踞松山的鞑靼，在六个井首战获胜。四月，卓哩克图部转掠乌兰（在今靖远县西北），又被张栋率领的明军打败。五月，松山鞑靼一部归降。秋七月，三边总督李汶，组织甘肃、宁夏、固原、临洮4镇明军，进剿松山鞑靼，收复大小松山。李汶偕甘肃巡抚田乐、宁夏镇总兵达云、甘肃镇副将马应龙等分道进军，经大小百余战，迫降1.2万余人，占领松山地区。之后，明军筑大靖（今古浪县大靖镇）、红水（今景泰县红水乡）等堡，修筑了从古浪土门至黄河西岸的边墙，列戍而守，隔断了北部鞑靼与青海鞑靼的联系。

万历三十年（1602年）八月，三边总督李汶又令洮、固二镇总兵，由芦塘（今景泰县芦阳镇）出边，击败企图回流松山的鞑靼。次年八月，北部鞑靼毁红水地区新修边墙，拟返松山，又被兵备副使荆州俊击败。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北部鞑靼攻掠凉州，被总兵官达云所败。此后明王朝甘肃巡抚和兵备副使，督令凉州卫、庄浪卫、古浪守御千户所军民，补修红水边墙，并筑

永泰城、镇虏堡、保安堡以及连结防线的烽墩 44 座，墩院两个，补修墩台 70 余座，加强了河西东部边防的御敌能力。至此，被鞑靼人占据 40 余年的兰州以北地区，尽为明军所控制。

第四节 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甘肃

明朝末期，由于朝政腐败，阶级矛盾加剧，加之天灾不断，各级官府不但不予赈济，反而加征赋税，造成饥馑连年，哀鸿遍野的悲惨境况。广大农民无以生路，遂奋起反抗，形成了“群盗满山，四方鼎沸”的局面。当时，今甘肃的陇东、陇右等地，归陕西布政使司（驻西安）直接管辖；河西地区则由陕西行都司（驻甘州，今张掖）管辖。这一带地区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陇东，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和陕北一起，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策源地。

一、陕甘农民起义，反抗明王朝统治

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 年），陕北地区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反抗明王朝的腐败统治，攻州破县，开官仓济民。在陕北农民反抗斗争的影响下，陇东饥民也开始了抗暴斗争，有的杀死催逼粮款的豪绅，有的包围县衙，杀死反动官吏，打土豪、分粮食。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从者日众，势力很快发展起来。

崇祯二年六月，安化（今庆阳）人郝临庵、刘道江（刘五）、何崇渭（“可天飞”），镇原人红军友等，领导陇东地区农民起义；靖边人神一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进入庆阳府北部一带。这些农民军到处攻占城堡，袭击豪绅、地主，夺取粮食，分给饥民。十月，李老柴率陕西鄜州、雒川（今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地的起义农民 3000 余人，西入甘肃，攻破合水县城，俘知县（县长）蒋祖昌。十二月，固原兵变，劫掠州库后，与陇东农民起义队伍结合。在此前后，陇南也爆发了农民革命斗争，两当县农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牛得用；阶州人周大旺领导农民起义，惩治当地豪强；王大梁领导的汉中农民起义军，转战到成县、两当间，陇南地区农民纷纷参加。

陕甘地区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明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明廷紧急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当时，明军在西北的最高统帅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统辖有陕西镇（驻固原）、延绥镇（驻榆林）、宁夏镇（驻今银川）、甘肃镇（驻甘州，今张掖）、临洮镇（驻狄道，今临洮）等5镇兵马，杨鹤即同陕西巡抚刘广生，分领5镇明军，对农民军进行疯狂围剿。但农民军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抵抗。宁夏镇总兵贺虎臣，奉杨鹤命令进剿李老柴，与农民军战于盘谷（在今华池县境内），农民军虽阵亡数百人，但仍顽强抗击，致明军以重大伤亡。神一魁约合河套蒙古部落千余骑，到陕甘边界共击明军，把明军打得大败。此后，神一魁率农民军再破合水县城，进围庆阳府城，军锋所至，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杨鹤深恐庆阳府城被农民军占领后获罪，遂带领明军一部，于二月下旬进驻宁州，就近指挥明军保卫庆阳。三月，固原副将张应昌率兵救援，庆阳之围遂解。

二、陇东农民军英勇转战

崇祯四年五月，陕甘农民军主力东渡黄河，进入晋东南，留陕甘地区的农民军，面临着明王朝重兵围剿的严峻局面，但农民军不怕艰难困苦，与明军进行了殊死战斗；更多的农民为了活命，也参加到农民队伍中来。六月，“混天猴”率农民军再攻合水城，被延绥镇巡抚洪承畴率领的明军打败。七月，刘五、“可天飞”率农民军万余人，分兵进击平凉、固原、环县等地，“混天猴”东攻宁州，发官仓救济饥民，农民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面对“流贼”越剿越多的形势，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遂改变策略，进行“招抚”，企图瓦解起义军。他派人持手书到神一魁营中进行瓦解，引诱神一魁的女婿到宁州会面，以重金收买，并许以官职。“神一魁本愚夫”，带头响应杨鹤的“招抚”政策，派遣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60余人来到宁州，听杨鹤“谕示”，还送回了俘获的合水知县蒋祖昌和缴获的保安县印。不久，神一魁又亲自到宁州投降，杨鹤授予他“守备”官衔。杨鹤令神一魁，将其率领的六七万起义军士兵解散归农，只留4000余人改编为明军，安置在宁塞城（在陕北靖边南），派参将吴弘器领管。这样，神一魁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就被杨鹤的“招抚”政策瓦解了。神一魁投降后，削弱了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使明军获得了喘息机会，得以补充兵员，重整旗鼓，向起义军杀回马枪。陕甘地区的其他一些农民军领导人，也未识破杨鹤“招抚”政策的欺骗性，先后接受了“招安”。

但是，陇东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头领郝临庵，拒不受“抚”，在神一魁投降后，继续坚持反明斗争。战斗在陕甘边界的另一些农民军，也多次挫败明王朝的“招安”政策，继续与明军英勇作战。农民军以铁角城（在今环县东北）为据点，积极在陇东地区展开攻势。杨鹤指派宁夏镇总兵官贺虎臣，率部前来围剿，与农民军大战于庆阳，农民军首领刘五以下 500 余人战死，但明军也受到重创。其后，“混天猴”、“独行狼”为首的一支农民军万余人，以绿宝岭（在今宁县东）为据点，数次东下，进攻耀州、泾阳、三原等地；“可天飞”率领的农民军，分击宁州、环县；活动于平凉、固原地区的汉、回、罗罗等民族的起义军，同进剿的明军进行了英勇战斗，后来又与临洮、巩昌、庆阳、延安等地的农民军先后会合，据险坚守，坚持斗争。杨鹤调明将王道奇、徐如翰、吴三畏、赵光远等人，率军进行“合剿”。在明军重兵围攻下，农民军有的因遭受严重伤亡而溃败，有的突围转移，继续与明军周旋。

杨鹤采取的以“招抚”为主，进剿为辅的策略，扑灭了陕甘地区的多支农民武装，但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本性不会改变，明王朝在陕甘地区的各级官吏，以解遣归农的人数太多，无法安置为借口，拒绝为受“抚”回乡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任其悲惨地冻饿而死；很多受“抚”人员还没有回到家乡，就在途中被土豪地主杀害。更有甚者，农民起义军首领刘道江（刘五）的弟弟刘道海（刘六），受抚后进入环县城内，“士民”竟“合谋而诛之”，“啗食其肉”，惨不忍睹。

惨痛事实的教训，终于使受“抚”的农民醒悟过来，于当年五月又重新走上了起义反明的道路。他们群起抗争，夺取了豪绅地主的粮财，打制武器，重新武装起来，反对官府、豪绅、地主。以郝临庵为首的一支农民武装，先在环县、真宁（今正宁）活动，后集结于合水，准备打击进剿的明军。神一魁为部属张孟金、黄友才等挟持，再次起兵反明，俘明军将领范礼等人。“独行狼”率领的一支农民军，西出平凉、华亭，六盘山东西的饥民数千人响应。陕北农民军高杰部入甘，一度占领崇信。王志虎领导的一支农民军，围困庄浪县城。洪承畴调部将曹变蛟、马科进剿，农民军闻风，即走他地，使明军连连扑空。

至是年十月，陕甘地区被“招抚”的农民军全部重新起义，杨鹤的“招抚”政策彻底破产。崇祯皇帝“降罪”，把杨鹤逮捕下狱（次年又流放到袁州

卫)；另着延绥巡抚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崇祯四年冬，明廷调集陕甘5镇兵马，对活动在陕甘边的农民军进行大规模围剿。而农民军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诸首领各行其是，缺乏应有的配合，大多被明军各个击破；未被歼灭的农民军各部，分散活动在陕北和陇东各地，依城凭险拒守，并伺机出击邻近各州县，夺取豪绅地主的粮、财，然后又退回据点。明军却乘农民军外出“打粮”的时机，在中途设伏，袭击农民军，使农民军遭受到不小的损失。据守宁塞的黄有才被迫退至铁角城固守。铁角城、芦堡岭（又称绿宝岭）等据点，成为陕甘农民军汇集的中心地区。随后，据守铁角城的农民军郝临庵、黄友才等部，会攻环县城，克城后明朝同知赵应兰自缢身死。不久，在明军攻势威慑下，黄友才杀死神一魁，持其首级送往明营“乞降”，但仍据守铁角城，与明军对峙。

崇祯五年春，洪承畴遣饷20万两白银为军资，调甘肃镇总兵杨嘉谟、固原镇总兵杨麒、临洮镇总兵曹文诏、延绥镇总兵王承恩、宁夏镇总兵贺虎臣和定边营副将张应昌等，统率各镇明军，分路进剿农民军。铁角城农民军黄友才、何崇渭（“可天飞”）等部主动出击，攻打环县万安堡，遭杨家谟和贺虎臣等袭击，黄友才中铕炮致死，农民军退回铁角城固守。二月，杨嘉谟和贺虎臣自曲子驿（今环县曲子镇）领兵来攻，农民军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并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打死明军参将潘维忠，大挫敌军，明史称此战为“西川之败”。接着，驻宁塞城和铁角城的农民军，乘胜围攻庆阳。

是年三月，活动于庆阳、镇原一带的农民军红军友等部，在镇原以北的西濠扎立三大营，接着由李都司、杨老柴等统领，攻克镇原县城。洪承畴急令曹文诏和杨嘉谟前来“围剿”，“血战数十阵”，农民军损失惨重，阵亡了千余人。此战后，红军友率农民军退据平凉，明军跟踪而至，红军友又率农民军退入陇山，与明军继续战斗，尔后进抵清水，击杀明军副将蒋一阳。明将曹文诏率明军追来攻打，农民军死伤惨重，红军友被杀，李都司被俘。与此同时，刘四儿（“点灯子”）率领的一支农民军，西攻华亭县城，甘肃镇总兵杨嘉谟率兵攻击，“点灯子”阵亡，农民军遂放弃华亭，转攻水洛城（今庄浪县城），平凉、庄浪一带饥民“附之”。

春夏之交，环县、华池一带的庄稼遭冰雹袭击，据守铁角城的农民军粮

食补给遇到严重困难，“独行狼”、“可天飞”遂率农民军又围合水县城。明军曹文诏率部往救，在南原展开大战，双方死伤甚众，农民军首领“可天飞”被俘，部众败走；再战铜川桥，农民军力战不敌，遂又退走。活动在平凉、崇信、安口窑一带的农民军，也与宁夏镇总兵贺虎臣部展开激战，伤亡700余人。为了造成攻击农民军的强大声势，洪承畴在平凉斩杀被俘的农民军首领“可天飞”和“李都司”。八月，洪承畴亲往环县，督明军合力进剿，农民军首领白广恩兵败投降。九月，活动于陕甘边界的农民军首领拓仙灵、薛红旗（薛三），被明军镇靖营守将戴君恩擒获；另一农民军首领石耀宇亦被通敌分子计杀。

农民军在陇东遭受挫折后，一部由郝临庵和“独行狼”率领，自真宁（今正宁）过宁州，攻击三水、淳化；另一部由“一座城”、“一朵云”等率领，活动于环县、合水、中部地区。为时不久，明延绥镇总兵王承恩即率部前来追击，“一座城”被部将乔六郎杀害，部众降明。十一月，明军曹文诏、杨嘉谟部在各地守兵的配合下，围剿活动于铁角城一带的农民军，在高家原塬展开激烈战斗，农民军被明军击败，大小头目及部众阵亡了很多。此战后，洪承畴即向明廷上奏：“环庆贼巢已获清理”。与此同时，洪承畴又派守备雷起春，潜入郝临庵领导的农民军中进行离间活动，引诱坏分子暗杀了郝临庵、“独行狼”等人。农民军部众失去首领指挥，大多投降明军。但洪承畴并未宽容投降的农民军，在平凉一次就杀了大小头目400余人。

至此，活动于陕甘边界的农民军，基本上被明军镇压下去，只剩少数流动于陕甘边界的群山中。

三、李自成农民军转战三陇地区

崇祯六年（1633年）春夏之交，隐置于陕甘边界南端的农民军乘机出击，以“过天星”、“横天王”为首领，先攻成州，被明军击退；接攻秦安，占领县城，杀死知县朱理瓚。是年七月，活动于陕南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为摆脱困境，率部走出栈道，攻破陕甘交界之凤州，与活动于徽州的农民军积极配合，袭破成州，然后又西攻西和、礼县。八月，李自成名北上，攻占灵台、崇信、泾州等城。李自成农民军北上后，陇东地区的农民军又起，攻庄浪，下崇信，进逼平凉。

李自成农民军和陕甘边界的农民军会合后，声势大震，在北至庆阳，西至巩昌，东至邠州的广大地区内展开活动，总兵力达到20万人。洪承畴亲率明军追剿，反被农民军打败，西安为之震动。十一月间，为了打破洪承畴分防扼截的围剿计划，陕甘地区的农民军一部从秦、徽入陕南，一部由平凉、泾川入关中，进逼邠、乾，调动敌军，并取得流动作战的初步胜利，打乱了明王朝军事围剿的部署。

崇祯七年春，活动于陇右的农民军，以“一斗谷”、拓养坤（“蝎子块”）、马守应为首领，加强活动，合兵攻秦州，一度登上西关城墙，洪承畴亲率明军相援，农民军转锋向南，攻占两当县城。四月，四川农民军数万人进入陇南，攻破文县，进逼阶州。洪承畴急忙指挥临洮镇总兵李卑、部将张应昌，率所部抵御，但被农民军打败。这时，明朝廷任陈奇瑜为山陕、河南、湖广、四川等地总督，授予大权，驻节汉中，指挥重兵围剿陕南、陇南、川北农民军。七月，李自成所部攻击平凉府城及附近之苟家寨等堡寨，明军随后追来，农民军一部西入通渭，知县王耀时率军民固守，农民军攻击两月，终未克城；然后东渐，攻破泾州，杀知州娄琇；占崇信，杀知县庞瑜；克隆德，杀知县费彦芳及豪绅多人。闰八月，陕南农民军再攻两当县城，杀知县车允、典史李统等人；然后又破凤县，北出栈道，攻占宝鸡，与活动于关中的农民军汇合。次年二月，这股农民军又向西入陇，连破秦安、清水、秦州等城池，一部攻至宁远（今武山）。洪承畴遭明军追击，农民军先在秦州打败了明军，但在张家川却为明将贺人龙部所败，死伤了很多。

崇祯八年春，李自成、拓养坤（“蝎子块”）等部，自庆阳东进，马守应、张献忠部由商州进至秦州，其他一些农民军也转战入陇。各路农民军主力汇集于陕甘地区，在凤翔、清水、静宁、秦州、临洮之间活动的农民军，多达二三十万人，重要头目有百十多个。不久，李自成进入陕北、陇东作战；“满天星”、“蝎子块”围攻平凉，不克，遂分3路向镇原、宁州、秦安进兵；“摇动天”所部数十营，攻占西和，袭击礼县。农民军把陕甘地区闹了个地覆天翻，明王朝陕西总督洪承畴，虽兵力不足，防不胜防，但明廷却令其在6个月内“廓清”陕甘。洪承畴秉承朝廷旨意，督令各镇兵马进剿，但明军多不过2万人，众寡悬殊，难以抵挡农民军攻势，自保也难，连吃败仗，遂告急于朝廷。

六月，农民军与明军战于乱马川，明军败绩。不久，李自成率农民军在宁州襄乐镇又败明军，明将艾万年、柳镇国战死。农民军另一部在真宁湫头，将洪承畴得力战将曹文昭部团团围困，曹文昭力战不得脱身，遂自刎而死，其部参将、游击、把总等大小头目，被农民军斩杀20余人。洪承畴听到明军失败的消息，失声恸哭；而农民军则拍手称快，欢庆数日。七月，四川农民军十万余人再入文县，过境7日不绝，扫荡了文阶等地的反动势力，明军镇抚张世勋战死。此时，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张献忠等部，也从陕西入陇，转战于秦安、清水间，明将田应龙战死。

崇祯九年（1636年）初，洪承畴亲自率兵追击农民军，从陕北一直追到庆阳、靖虏卫、兰州等地。为了摆脱明军追击，农民军分路行动。李自成率部急速向南进军，进抵阶州城下，乘守军不备，一举攻占州城，接着又向北进军，围攻巩昌府城（今陇西县城）。洪承畴遣部将曹变蛟、左光先追击，在安定、会宁、静宁、固原等地，与农民军发生激烈战斗。李自成力战不胜，北走庆阳，未几，在罗家山打败明军，活捉明军总兵官俞冲霄。随后，李自成率部转入陕北流动作战。与此同时，“过天星”率部西进，攻击西宁，洪承畴急令甘肃镇总兵官柳绍宗迎战，农民军败绩，乃东渡黄河，与“九条龙”部合势，在河州、兰州、临洮地区流动作战。不久，这支农民军在明军追击下，经干盐池（在今靖远东北）、陇东，转移至陕北。闯王高迎祥率领的农民军主力也由陇南进入陕南，在黑水峪战斗中不幸被俘遇害。李自成率部赶来救援，收集了高迎祥的余部，西入陇南。八月间，李自成被部众推为“闯王”，率部再攻阶州，复流动于成州、徽州、两当一带，杀官吏豪绅，收集粮食，发展队伍。十月，在陕北活动的农民军粮食发生困难，也西入陇东、陇右，分兵就食。明军随后追来围剿，农民军遂分成两股，一股北走庆阳，与明军周旋；一股东入陕西，转战于陇州、凤翔间。

崇祯十年春，追剿农民军十分卖力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被明廷任命为兵部尚书，总督全军，大力追剿农民军，农民军再次面临严峻局面。为了调动敌人，打击明军，李自成等人率农民军东入关中，进逼西安。洪承畴集兵于西安周围，准备迎击农民军。不久，拓养坤（“蝎子块”）部西去临洮一带，流动作战；李自成和“过天星”南下成州、阶州。洪承畴又遣总兵左光

先，副总兵曹变蛟，部将祖大弼、孙显祖等率兵西来，分路追击，李自成遂与“混天星”、“过天星”、“蝎子块”等人合兵，在狄道、岷州、阶州、文县一带与明军作战，利用陇南高山深谷的险要地形，打击明军。明军力战，农民军死伤很多，遂在李自成等人率领下，南入四川。曹变蛟迫降农民军头目“小红狼”，战后被任为临洮镇总兵官。

是年秋九月，李自成率部再入文、阶、岷、洮地区，洪承畴遣部将孙传庭战于东，曹变蛟战于西，东西呼应，妄图将农民军聚歼于陇南山区。但农民军惯于流动作战，明军尚未进至攻击地域，即分头出境，一部由“过天星”率领，北出西和、礼县，威胁秦州、巩昌；一部由李自成率领，东出徽州、两当、凤县。十月，农民军在徽州、秦州地域受明军攻击，不能立足，又在李自成率领下西来岷洮地区活动。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洪承畴率明军大举追剿农民军。这时，农民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与李自成意见不合，分兵过阳平关，从略阳入甘，经礼县、平凉、固原一线，抵达庆阳一带，据险屯守。“过天王”旋攻合水城，其二子被明军抓获；后知明军未杀其子，遂率所属农民军投降了明军。李自成与“过天星”等，于二月份到达陕南，三月份又向西折返抵阶州、文县。李自成西来后，留“过天星”、“混天星”驻守阶州、文县，自率精锐一部，从狄道入“番地”（今甘南）游动。因番地乏食，李自成游动月余后，又返回狄道、岷州、巩昌一带活动。这时，明军紧追农民军，李自成遂率部再入番地。四月间，李自成同明将曹变蛟、张天禄、贾成芳等部大战于羌中，当地番族（今藏族）人民也参加了对明军的战斗。李自成率军且战且走，回到内地后，又与曹变蛟大战于洮河沿线，被明军斩杀6700余人。李自成失利后，与“祁总管”、“争管王”等，经岷州复至阶州、文县一带。

六月，洪承畴遣总兵曹变蛟、左光先、贺人龙，副将贾成芳，游击卜从善等，率马步兵数万人至陇南山区追剿农民军，10日打了3仗，但不得胜利。曹变蛟遂遣农民军“降人”，引诱农民军头目“飞天龙”投降明军，并斩杀农民军头领“争管王”，又在徽州瓦解了“争管王”率领的农民军，使陇南农民军受到严重损失。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发挥流动作战的特点，摆脱了明军的追击，从阳平关进入四川，旋又退入汉南。“祁总管”率领的农民军在秦

陇间被明将贺人龙迫降。战后贺人龙升任总兵官。

四、农民军在陕甘地区的新攻势

崇祯十二年，陕甘地区的农民军在明军追剿下，遭受严重损失，李自成率农民军主力退出陕甘，活动在三陇地区的只有一些小股农民武装，未获重大战果。崇祯十六年，活动在中原地区的农民军主力，取得了“五覆明师”的重大胜利。当年秋，李自成分兵四出，扫荡明王朝在西北的势力，农民军所到之处，明王朝军政机关土崩瓦解，陕甘农民革命形势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局面。

十一月中，李自成遣大将刘宗敏率军5万人入陇东，潜伏在这一带山区的农民军复起，加强活动，积极配合。刘宗敏率部抵达庆阳后，把府城四面包围起来，然后发起攻击，知府段文兴督军守城，但只坚持了一个昼夜，农民军就打死打伤数千人，攻破城池，段文兴焚杀全家后，参加巷战，被农民军乱刀砍死。府城即下，所属各县皆降于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派部将袁崇第攻秦州，知州朱廷璋败死；接着攻破狄道城，总兵黄应选弃城遁逃，副将欧阳袞战死。紧接着，李自成遣大将贺锦（“左金王”），率10万人向西发展。贺锦进军平凉府城，平凉吏民“设香案”迎农民军入城，农民军处死明王朝“韩王”朱亶增、“襄陵王”朱冲烁，知府简仁端自杀。农民军继续西进，攻占隆德城后，贺锦下令“不得扰民”，“凡入民室者斩”。未几，静宁、通渭、会宁、安定等城均下，州县官吏多被处死。

十一月下旬，贺锦率农民军抵达兰州城下，兰州人民自动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的到来，明王朝“肃王”朱识铉被农民军生擒处决。农民军乘胜西渡黄河，庄浪、凉州二卫守军投降。农民军冒着风雪严寒，急速西进，直指甘州城。守卫甘州城的是明王朝甘肃巡抚林日瑞和甘肃镇总兵官马炉，他们听到农民军西征的消息，便指挥明军积极备战，抵御农民军；但甘州城里的贫苦人民和四乡农民，早就盼望着“李闯王”农民军的到来。十二月的一个深夜，贺锦率农民军冒着大雪，攻打甘州城，城里的贫民举火为号，以为内应，守城官兵或降或逃，甘州城很快就被农民军攻占，巡抚林日瑞、总兵官马炉、副将郭天吉、抚标中军哈维新、都司姚世儒等，或被农民军击毙，或兵败自杀。接着，肃州、永昌、镇番、山丹等地，也先后归附了农民起义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贺锦率农民军长驱直入数千里地，横扫一切，无人敢与争锋。

在农民军的猛烈冲击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陇东、陇右和河西的大部分地区，即被农民军控制。农民起义军首领党守素率军驻守兰州。

第九章 清代甘肃战争

清王朝是以满洲（即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在其统治的 260 多年中，实现了全国的空前大统一。但清王朝对全国各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在立国初期，民族偏见很深，强制推行满洲人的一些陋习（如留发辫等），因而不断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甘肃是反抗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第一节 清军镇压甘肃农民起义军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四月，清军入山海关，攻陷北京，李自成大顺政权覆灭。接着，清军在和硕肃亲王豪格率领下，向陕甘地区进军。次年六月，陕西三边总督李化熙降清。在李化熙影响下，明王朝西北地方官吏纷纷降清，陕甘地区 5 镇 8 府 140 余州、县、卫、所，统归于清。清王朝任命降将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平定三陇。

这时，活动在河西的农民军，因受清军威胁，在贺锦率领下回军东下，攻占连城（今属永登县），杀死土司鲁允昌。贺锦率军攻西宁，土司祁兴周把农民军诱至南川，以绊马索、陷井破农民军，贺锦及数千农民军战士阵亡。农民军首领袁崇第率部攻入巩昌府城（今陇西县城），当地豪绅恶霸多被处死，但很快又被清军打败。在清军攻击下，在陇东、陇西、陇南及甘州活动的农民军，势力已经大减，大多成为小股武装和零散人员，孟乔芳分兵清剿，至是年冬，河陇地区的农民军就基本上被清军剿灭了。

第二节 米喇印、丁国栋抗清起义

顺治初年，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甘州回民起义，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清王朝残暴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

顺治四年(1647年)夏,驻甘州部队中的回族军官米喇印、丁国栋即开始在军队中进行秘密串连,准备举行反抗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不久,他们的活动被甘州镇总兵官刘良臣、游击黄得功等察觉,密谋镇压。河西清军的成分比较复杂,有投降过来的明军,有收编过来的农民军余部,有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官兵,只有少量满洲八旗兵。米喇印、丁国栋在回、汉军民中具有一定影响,他们得知刘良臣等准备镇压的消息后,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提前发动了起义。

九月初九日,米喇印利用重阳节,在甘州北城楼设宴,“款待”甘肃巡抚张文衡、分巡西宁道林维造,以及刘良臣、黄得功等军政官员。正当张文衡、刘良臣等人大吃大喝的时候,米喇印预先埋伏在城楼上的士兵,突然行动起来,张、刘等人猝不及防,即被一网打尽。米喇印、丁国栋等人指挥起义官兵迅即占领甘州城,拥立原明宗室“延长王”朱识鏊为“王”,打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开展抗清斗争。

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以回民为主体的起义军,得到河西汉族人民的支持。凉州知州徐自历、参将蒋国泰,得知甘州起义的消息后,也领导凉州军民起义。河西地区的许多前明官员,也加入起义行列,积极为起义军购置马匹,打造武器;隐匿各地的大顺农民军余部,这时也起而参加了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甘州、凉州后,即挥戈东进,各地回民一呼百应。顺治五年初,起义军连克古浪、庄浪,杀死凉州副将毛镔、庄浪参将瞿大有等人。起义军乘胜渡过黄河,河东各地回民热烈响应。四月十九日,起义军攻占兰州,缴获兰州官仓府库的所有粮钱;同日,金县(今榆中)城内外的回民,“一时作变”,占领县城。二十日,狄道回民里应外合,占领县城;邻县渭源回民听到消息,“内外合应”,于二十一日攻占县城,河州、岷县、伏羌(今甘谷)等地的回民,也纷纷起义。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河西、临洮、兰州等地的起义军汇集一起,拥众十数万人,“关陇为之大震”。

在起义军东进兰州的同时,米喇印等派人赴西宁,“招致湟中回民”起事,企图攻占西宁,但未得到西宁伊斯兰“掌教人”的响应,回民未能行动起来。清王朝的西宁兵备副使冯如京,又“扼险设伏,张奇兵邀击”起义军,致使从河西来的起义军战斗失利,攻占西宁的计划未能实现。顺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起义军直逼甘肃中部重镇巩昌府城。陕西总督孟乔芳接到巩昌被围的

消息后，一面向清廷请求援兵，一面亲自出马，带领清军前来攻打起义军。闰四月初一日，孟乔芳率军进驻秦州城，即派副将马宁、赵光瑞、张秀等，率军支援巩昌。这时，巩昌回民首领马文元等人，也领导当地回民参加了围攻巩昌府的战斗，使围城的起义军达到数万人之多，经过近 10 天的攻城战斗，已“破三关”，取得了一定胜利。但驻城清军凭借坚固的城墙顽强防守，未能将巩昌城攻下；清朝援军马宁部赶到后，即与起义军在天衢镇展开激战。因起义队伍军事素质较差，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束，在清军攻击面前，便纷纷溃退下来，首领们不能制止，致使战斗失利，起义军遂撤离巩昌，向西转移。

清军在巩昌取得胜利后，即兵分 3 路，追击起义军：以马宁为上路，攻安定以西的内官营；以张勇为中路，进取狄道；以赵光瑞为下路，向岷州、洮州、河州进军。闰四月，狄道及岷、洮、河诸州，皆被清军攻占，然后 3 路清军会师于兰州。由傅喀禅、额塞率领的满洲八旗兵和绿营兵，亦由西安到达兰州，与孟乔芳军会合一起，兵力对比，越来越不利于起义军。

闰四月下旬，米喇印在兰州不战而退，焚烧黄河浮桥，渡河西撤。五月初，清军渡过黄河，向西追歼起义军。张勇率领的清军在平番马家坪打败起义军，为起义军拥戴的明延长王朱识镑被俘（后被杀害），其妻母被解押北京。六月，米喇印且战且退，在永昌以西之水泉堡与清军发生激烈战斗，英勇牺牲，起义军在丁国栋领导下，退守甘州。

孟乔芳把起义军赶过黄河以后，一面修复黄河浮桥，一面整饬军队，准备物资，彻底消灭起义军。八月初，清军进到甘州。这时，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抗清起义，虞允文起义于晋南，声势尤为宏大，清廷遂命孟乔芳、额塞移兵东进，留下傅喀禅、张勇、马宁、赵光瑞以及从汉中调来的总兵南一魁等，镇压甘州起义军；而丁国栋也得到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援军的支持，死守甘州城；清军派总兵南一魁入城招抚，丁国栋表面上同意受抚，但拒不交出兵马武器。清军挖壕围困，把甘州城围得水泄不通。丁国栋多次派兵出城，偷袭清军，双方互有伤亡。城内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丁国栋将城中汉族老幼妇女 3000 余人逐出城外。顺治六年（1649 年）正月下旬，清军大举攻城，起义军奋勇抗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 5 个昼夜，起义军损失惨重，甘州城终被清军攻破，丁国栋和黑承印率领部分起义军西奔肃州。

丁国栋退到肃州后，拥立叶尔羌罕国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会集肃州回民，联合新疆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上层人士，重新组织力量，坚持战斗，嘉峪关内外的维吾尔族、回族人民纷起响应，起义军声势再振。顺治六年五月，清军云集肃州，向起义军展开攻击；起义军凭借城垣固守，一直坚持了5个多月。十一月，清军总兵张勇、马宁，指挥部队乘夜用云梯登城，首先夺占北城楼，接着攻占北城门，接应后续部队入城，肃州终于被清军攻破。在激战中，土伦泰被清军射死，丁国栋、黑承印被俘，被清军当场杀害，起义终于失败。

这次起义，历时两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势力，镇压了大批贪官污吏和地头蛇。

第三节 王辅臣参加“三藩”叛乱

清王朝康熙时发生的“三藩”叛乱，是清初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固原提督王辅臣参加“三藩之乱”，以平凉为大本营，与清军对抗一年有余，战火波及甘肃河东大部分地区。

康熙十三年（1674年），叛乱首领吴三桂的部队占领了四川，清廷令固原提督王辅臣（驻节平凉），率兵前往四川，参加镇压叛军。因王辅臣也是明朝降将，吴三桂叛清后，他就有了叛乱之心，当其率兵行至陕南宁羌（今宁强）时，即违抗朝廷命令，率所部3000余人，经秦州返回平凉，并于十二月初，公开发动武装反叛。吴三桂获悉后，即封王辅臣为“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送银20万两犒赏。王辅臣得到吴三桂的封赏，反清劲头更足，即以平凉为大本营，积极派兵作战，首先占据镇原，杀死典史冯明尔；继而派部将巴三刚西上，攻占了巩昌；派部将白光勇南进，攻占了清水；派赵士升跟进，攻占了临洮；不久，又派总兵魏永锡占领了庆阳、宁州。这时，陇东、陇右的一些地方官员和驻军，也都先后叛清，加入到王辅臣的反叛势力之中。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辅臣部将赵士升攻陷兰州，甘肃巡抚花善、按察使伊图西逃凉州，布政使成额投降叛军，赵士升断兰州浮桥以守。这时，王辅臣又派兵攻下了洮州、河州等地。这样，陇右大部分地区，即被王辅臣势力所控制。

王辅臣叛清后，清廷即从各地调兵，镇压叛军。康熙十四年春，以将军河密达、副都统鄂克济哈、夸代等率领的援兵入甘；甘州提督张勇也奉命率西宁镇总兵王进宝（靖远人）、甘肃镇总兵孙思克等部，进军兰州以东，会攻叛军。

王进宝率西宁兵进至黄河岸边后，利用夜暗做掩护，以牛皮袋结筏，从蔡家湾渡过黄河，迅速向兰州进军，经过激战，夺取了王辅臣叛军设在兰州西南高地龙尾山的营垒，俘其守将李廷玉。孙思克奉命向北进军，收复了靖远；王进宝向东进军，攻占了金县、安定、临洮等地。四月间，张勇指挥清军开始会攻兰州叛军。叛军受清军猛烈打击，伤亡过半，退守城内，坚壁不出。清军围城数月，断其粮道，至六月，城内粮食枯竭，守将赵士升偕原甘肃布政使成额，率官员百余人、兵丁5000余名出降，清军占领兰州。由于甘州提督张勇、甘肃镇总兵孙思克、西宁镇总兵王进宝进军迅速，攻击叛军屡次得胜，清王朝授予张勇以靖逆将军，加孙思克为左都督，加王进宝为都督同知。与此同时，清军还击败了河州、洮州等地的叛军，稳定了陇右西部的局势。张勇所部肃清兰州附近叛军后，又南下攻击巩昌，在熟羊城打败叛军，俘430余人，王辅臣副将任治国以巩昌城降清。康熙十四年十二月，清军定西将军董鄂奉康熙皇帝之命西来，指挥陕甘诸路清军进击平凉叛军，最后歼灭王辅臣。不久，又派平逆将军毕力克图、八旗将领阿密达，率清军一部西来，配合董鄂会攻平凉。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吴三桂派遣“大将军”王屏藩及吴之茂，率军万余人，由汉中入陇，支援王辅臣。吴部入陇后，吴之茂率一部进击秦州，攻占北山，断临巩路；王屏藩自率主力北进，攻取通渭；另派部将（总兵）陈友功攻占阶州。清军统帅董鄂命张勇迎击吴军，在伏羌以北与吴军遭遇，发生激战。清军从两翼发起攻击，吴军溃败，清军乘胜收复通渭。王屏藩率吴军一部进至洛门，受到张勇所部的猛烈攻击，停滞2月有余。接着，清军又在盐关、西和两败吴军，迫使其南撤。

王辅臣得知吴三桂援军即到，即派兵8000余人出动接应，再占静宁，但随即受到清军围攻。三月，清军对平凉城发起猛烈攻击，王辅臣组织叛军顽强抵抗，围攻数月而不能下城。于是康熙皇帝又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西来，指挥陕甘各军，加紧攻打平凉。五月，图海集中兵力，进攻平凉城北

之虎山高地，两军激战半月，清军才攻占山头营垒。此后，清军便利用虎山高地的有利地势，从山上向城内发炮攻击叛军。六月，清军收复静宁州，同时收降庆阳叛将周养民、王好问、孔荫熊及以下兵丁4.8万余人。这时，叛军首领王辅臣见平凉孤城难以久守，便开城投降了清军。王屏藩、吴之茂闻王辅臣降清，遂回师汉中，向南退走。八月，清军进入陇南，吴三桂派驻的总兵官陈友功投降，阶州等州县为清军收复。

至此，王辅臣在甘肃发动的叛乱，即被清军彻底平定。此后，清军又经过6年的战斗，才彻底歼灭“三藩”势力，次第平定湖广及云贵川等省。

第四节 白莲教起义军在甘肃的活动

乾隆末期，由于满洲贵族腐化作风的不断发展，清王朝日益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十分严重。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生计艰难，逐渐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终于在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鄂广大地区爆发了以白莲教为名号的农民起义，并于嘉庆三年三月进入甘肃活动。入甘的白莲教有七八股，人数多达两三万人，活动时间长达4年多。尤其是陇中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加之官府和地主的盘剥，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曾有“陇中苦，甲天下”之说，白莲教起义军入陇后，即有很多贫苦农民参加，壮大了起义军的队伍。

嘉庆三年三月，四川、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军进入阶州、文县。起义军兵分两路，每路6000人。一路称“白号军”，首领为杨开甲；一路称“蓝号军”，首领为张士龙。起义军向广大农民宣传“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铲除贪官，杀富济贫”，“吃饭穿衣、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同当”，“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主张，受到部分农民的拥护，从者达万余人。起义军在广大农村打击乡绅地主，攻城杀官，开官仓、私仓放粮，赈济穷人，深受贫苦农民拥护。清王朝陕甘总督宜绵，急命甘肃布政使广厚、河州镇总兵吉兰泰和甘州提督富成等，率清军攻打。清军到陇南后，起义军出没于群山之间，数次打败官军。但是，由于起义军习惯于流动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待清军主力到达陇南后，便北进到渭河两岸活动。起义军北移后，清军又尾随追来，与之数次激战。起义军虽然开始时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一

些清军，但到四月间，即受到清军夹击，伤亡了 3000 余人。

此后，起义军继续北上，先后到宁远、巩昌、通渭等县活动。尽管清军紧紧追赶，但这里的很多贫苦农民还是不断加入进来。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又折向东南，白号军入秦州，蓝号军入西和、礼县。入秦州的白号军，在渭河以北活动，并与追击之清军隔河对峙。清军在广厚指挥下，一部在南岸山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而以“精骑”2000，驰袭河北之白号军，结果起义军惊溃，“新附之众”2000 余人逃散。在清军追击下，白号军从秦州南向，进入徽县、两当，拟出阳平关入川，但中途受西安将军恒瑞所率清军堵截，又折入成县，谋与礼县活动之蓝号军会合。五六月间，白号军到达两当县杨家店，打土豪，吃大户，接着攻打两当县城。这时，蓝号军也由礼县东来，与白号军会合一起，声势大振。很快，清军广厚、恒瑞、富成等部接踵而至，起义军遂放弃攻城计划。白号军到徽县虞关、梁家坪一带活动；蓝号军则向南奔驰，重入阶州、文县，活动在白龙江、白水江两岸。清军继续追击，起义军抵抗失败，一部东渡嘉陵江，入陕西略阳、沔县（今勉县）境内；一部继续在陇南游动。

嘉庆四年正月，由于陕甘总督宜绵对白莲教起义军“追剿不力”，被清廷“革职”，不久即任松筠为总督，督军剿办起义军。就在这时，蓝号军张汉朝部由陕西进入成县、徽县一带，不几日，徽县北部地区全为起义军占领，一部进入两当县境。起义军攻堡垒，吃大户，闹得豪绅地主胆战心惊。三四月间，白号军杨开甲、黄号军徐万富、青号军江瀛等部，皆入陇南，共约两万余人，阶州、文县、两当、徽县、成县、西和、礼县广大农村，都有成股的义军活动。义军每到一地，即杀掠乡绅，吃大户，开仓放粮，豪绅们惊恐一片。义军围攻徽县城，“环城数十里皆贼骑”；清军固守城池，义军围攻 3 日不克而退。义军由礼县进入阶州，南下至两水，沿白龙江北岸展开，西至两河口，东至灰崖子，游骑至于阶州城外，州城守军一日数惊。这时，清军明亮、恒瑞诸部赶来攻打，反被义军打败，清王朝急从宁夏、内蒙等地调兵增援。五月，清军云集陇南，分路进剿，在两当杀义军 300 余人；清将恒瑞率军进至白马关（在今康县），白号军与之激战，也伤亡 300 余人；接着又在岸门口（今康县政府所在地）大战，双方均有不少伤亡。

在清军追击下，义军分路活动，一路北上秦州，一路南去文县，一路在

徽成西礼分股活动。北上秦州的义军，在秦州南乡和礼县盐官（今盐关）等地展开活动。地方官府组织“乡勇”、“团练”，配合官军作战，天水县“团总”石玥，率团丁攻打义军，结果被义军击毙；盐官团丁被义军打死数百人。就地活动的义军，利用险山密林，与清军周旋，清军提督吉兰泰率兵追剿，在徽县武家坪、高棱坝、小河厂和成县红川等地，与义军发生多次战斗，双方死伤了不少人。义军高文升、马学忠部南下文县活动，清将那彦成率军追击，义军据白水江高阜抗拒清军；清军不得前进，乃用大炮轰击，然后分3路仰攻。义军虽占有有利地形，但兵器不利，遂沿山峡撤退；而清军事先已扼守峡口，这时便猛攻义军，使义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2000余人，新参加义军的当地人也散走千余人。义军继续向西转移，清军追至铁楼寨，再次发生激战，义军再败，乘夜突围。此战后，白号军分为两部，一部分进入迭部，再经卓尼入岷州；一部分进入松潘，不久又折返文县。甘肃布政使广厚率兵扼守白水江，使义军不得北渡，遂转入陕西。

是年秋，白莲教义军再次入甘，一路入文县，一路入两当、徽县。广厚追击入文县之白号军，募乡勇以为前队，引清军进剿，先后在回军坝、斗智坡、中寨、左家坝等地发生战斗。在清军追击下，义军又北上阶州，广厚与提督富成也率军尾追，义军遂越佛堂山、毕家山，入马家河、鱼峡沟。“此地乃万壑幽绝之地”，清军进围，义军不得出，2000余人大部被清军歼灭。入徽县、两当的张汉朝蓝号军，被清军明亮部围困在天赐山，义军遂由后山攀崖缒险突围，伤亡3000余人，马匹尽失。尽管义军受到损失，但仍顽强抗击官军，陕甘总督松筠遂移大营于徽县南部，亲自督军追剿。可是清军兵力不满千人，而义军却有万余之众，与义军接战后，即受到义军的顽强抵抗。松筠命徽县城内守军支援，但城内只有养伤兵卒，副将韩嘉业挑选伤轻者数百人出城应命，但只能据山梁为阵，不敢参战；次日，义军攻至，奋勇异常，韩嘉业及不少伤兵被义军杀死。松筠无奈，只得退军汉中。十二月，义军又在徽县南部之虞关地区大败清军安肃道常亨部，常亨在逃跑中丢失官印，极为狼狈。义军乘胜进军，分数路北入秦州、清水、秦安、伏羌、巩昌、通渭等地，广泛开展活动，打击反动势力，赈济贫民，声势再振。

清王朝以“追剿不力”为由，将吉兰泰革职，不久又免去松筠的陕甘总督职务；另命庆成来甘主军，以长龄任陕甘总督，督军加紧“剿办”。嘉庆五

年(1800年)初,清王朝又以那彦成为钦差大臣,衔命攻剿义军。但这时义军气势正盛,分6路在陇南、陇中活动,清军多次受到重创。白号军首领杨开甲,率领义军万余人在秦安、清水等地,与清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在秦安,义军击毙清军总兵凝德、多尔滚扎普等多人。在清水,首战龙山镇(在今张家川县西北),即歼灭清军千余人。义军屯驻县城郊外、西山、平泉、东台等地,广泛开展活动,并围攻县城,知县张利博、民团团总黄齐贤,组织团练协助清军守城,义军围城3日不克,抓走一批团丁、乡勇。后来,那彦成组织把总孔道元,率精兵奇袭义军帅帐,击毙杨开甲,白号军部众惊骇,遂分路转移。蓝号军约万余人,由碧玉镇进入通渭县,屯东川,拟攻县城,但侦知县城有备,乃转攻榜罗、什川等镇,主要解决粮食问题。清将恒瑞等率军来攻,义军在八里湾与之激战,死伤甚多,遂南走洛门。由于各地官府组织民众实行“坚壁清野”,“筑堡固守”,把四周老百姓及粮食、牲畜,全部集中到各地的堡寨里,断绝了义军的粮食来源,因而义军在武山、伏羌、秦州等地的活动,主要是为了觅食。

嘉庆五年三四月间,义军高天升、马学礼部攻打文县狼卡寨,清军乘月色渡过白水江,潜入义军阵地,突然发起袭击,杀死义军很多,义军首领于狗儿、李大旺并死之。闰四月,义军3000余人拟攻文县城,进至城外西园时,县城官绅一片惊慌,清军赶去堵截,两军遂发生激战。因地形狭窄,山上义军石矢雨下,清军被困于当道,为争道逃命,被挤入白水江者很多,落水者如水漂木叶一般,被水冲走,几乎全军败没。义军也受重创,遂绕山而下,至东南乡觅食。五月,义军又北上,一部由宕昌进入岷州以南,一部由莫遮拦山进入间井(在今岷县东),沿途打开地主庄院,杀猪、杀牛、杀羊,给贫苦农民分粮,申都、纳纳沟等地“尤甚”。义军拟攻岷州城,东川各寨住满了义军,一部已进至迭藏河桥。知州李荣登城观察,见义军气盛,非常害怕,忙命驻军紧闭城门死守。这时,广厚督军赶来解围,义军遂撤至梅川(在今岷县北)。不久,清王朝派参赞大臣德楞泰及将领杨遇春等率部追来,与义军大战,义军败北,继续北撤,至新寺镇(在今漳县东南),又受清军两面夹攻,损失不少人马,遂东去。

六月初,义军高天升、马学礼、王廷诏、张士龙、伍念柱、冉学胜等部,又云集秦州一带,共有20000余人。陕甘总督长龄所统大军追来攻击,义军

转移至徽、成地区。六月末，义军在徽县伏家镇，夜袭长龄大营，击毙将军富成、游击将军台清阿以下将领 17 名，打死士卒千余人。义军虽获较大胜利，但整个局面已对义军不利，主要是后期纪律逐渐败坏，乱抢民粮、乱烧民房的事件逐渐增多，广大群众坚壁清野，义军吃粮问题更加困难。在清军五省军务参赞额勒登保和德楞泰、杨遇春等部的攻击下，义军接连失败，死伤 3000 余人，主力被迫东入陕西略阳、沔县。另一股义军西去岷州，旋即南入阶州、文县。长麟督庆成、杨遇春 2 部继续追剿，至八月，斩杀义军首领宋麻子、伍金柱，部众伤亡惨重，余部也东入略阳。

至此，白莲教起义军主力基本撤离甘肃，只留若干小部队在陇南活动。清军和团练继续追剿、捕捉。嘉庆六年（1801 年）冬，清将庆成在阶州牛头山草川子擒获义军首领苟文明及所属部众，白莲教义军在甘肃绝迹。此后，白莲教军继续在四川、湖北地区活动，但势力已大为减弱，总数已由数十万人减至数万人。至嘉庆十年，声势浩大的川陕鄂农民大起义，终于在清王朝的镇压下最后失败。

第五节 梁成富、蔡昌龄起义军阶州保卫战

咸丰九年（1859 年），李永和、蓝朝鼎领导滇川边境人民起义。这是继太平天国起义的又一次反抗清王朝腐败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遭清军残酷镇压，余部由蔡昌龄率领，向北转移，并同太平天国革命军余部梁成富联合，于同治三年（1864 年）八月初攻占陕甘边境的略阳，旋入甘肃境内。企图在陇南山区建立一块根据地，进行休整，再图发展。

梁、蔡所部到陕甘边境时，仅有 4000 余人。这时，后有湘军萧庆高、何胜必两部及参将龚良臣等 20 余营清军追击；左前方有四川总督骆秉章督令所部，在四川广元、剑州（今剑阁）一带各处隘口堵截；右前方徽成等地，有甘肃巩秦阶道林之望派兵防守。九月上旬，梁、蔡率义军经白马关入阶州境，九月十七日进抵阶州城下，旋分数路发起猛攻，击毙知州沈凤才等人，十八日攻占阶州城。此后，梁成富、蔡昌龄以阶州为据点，惩治豪强，赈济贫民，积极发展力量，义军很快达到 3 万余人。起义军在阶州城打制器械，广储粮

食，增高城墙，准备抵抗清军的围攻；并在城周围各要点修筑了数十座堡垒，派精兵扼守。

不久，清王朝即督令陕甘川各省统治者，调集清军二三万人，陆续前来围攻，义军面临强敌围攻的局面。同治四年一月上旬，各路清军从东西北3面围攻阶州城义军。战斗首先在城外诸垒进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义军虽然武器很差，绝大多数又是新加入的，只经过短期训练，但表现极为英勇，常以迅疾的行动给清军以突然袭击。清军逼近城垒时，义军枪炮齐发，杀伤敌人。清军的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改变战术，一面切断粮道，逼义军出战；一面大搞诱降活动，进行分化瓦解。四月十七日，旧城山守军粮尽，先锋杨兴华率百余人降清。二十二日，北山三官殿两垒守军600余人又投降清军。清军逐渐攻占城外各垒，并由北山挖地道直逼城边。六月六日黎明，清军用地雷炸塌城墙数丈，趁势冲入城内。义军与敌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搏斗，义军死伤惨重，蔡昌龄受伤倒地，为清军杀害，梁成富受伤被俘，解送成都后英勇就义。义军保卫阶州的战斗就这样失败了。

阶州保卫战的失败，标志着坚持了6年之久的李蓝起义斗争的最后结束。这次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败统治。

第六节 清军镇压陕甘回民军

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向西北进军的影响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进行了长达16年之久的抗清斗争。这一斗争，开始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后来又以甘肃为中心，斗争的浪潮波及整个西北地区。甘肃的回民斗争，分为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市）、平凉、河州、西宁、肃州等5个区域，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这次抗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同时，也给回汉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死难者达数十万人。左宗棠描述说：“甘肃一省变乱十余年，被祸之惨，甲于天下”。

同治元年四五月间，陕西关中渭河两岸的回民，首先起义，拉开了反清武装斗争的战幕。不久，陕西回民义军遭清军镇压，损失惨重，遂分南北两路进入甘肃。南路以铁正国、崔伟为首，由陕西凤翔进入甘肃清水、秦安，并迅速把势力扩展到庄浪、静宁、隆德、平凉、固原一带；北路由白彦虎、禹

得彦、余彦禄、马生彦、马政和、虎三师、陈林、杨文治等为首领，由陕西三原进入庆阳，占领董志塬，号称“十八大营”。董志塬在马莲河西岸，纵150公里，横80公里，是陇东的主要产粮区。陕西回民军占据董志塬，想以此为根据地，抗击清军。他们曾在这个地区扎聚数年之久，活动范围北到驿马关，南到宁州丘家寨，东到合水县西华池，西北连接固原，西南抵达平凉。甘肃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事反清。清王朝调集清军镇压，均遭失败。

同治五年（1866年），清王朝任命镇压太平军的“有功之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着手准备剿灭回军。同治七年底，左宗棠对陕甘回民军展开了全面进剿，采取的方针是：“以剿为主，剿抚结合，剿中有抚，抚而后剿。”“进剿”路线是：北路刘松山统领的湘军，由花马池（今宁夏盐池）直指灵州金积堡；南路周开锡统领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今陇西），进攻河狄；中路由左宗棠与刘典督领，从陕甘大道（今西兰公路）入甘。“三路平回”之军，以北路为主，其它各路配合，步步推进。这对于各自为战的回军，是极端不利的。

陇东及金积堡之战 同治八年二月上旬，清军中路首先对驻扎在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回军拖家带口，又缺乏统一指挥，在清军强大攻势下，抵挡不住，遂向西撤退。二月十八日，起义军首领在硝河镇（今属宁夏西吉县）集会，决定将“十八大营”并为四大营，主力退往同心城、宁安堡、金积堡（今均属宁夏）一带。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庆阳，二十七日占领董志塬，回军在清军攻势下损失惨重。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州指挥，清军步步为营，向西推进，展开了对灵州马化龙部的“围剿”。七月二十八日，由提督刘松山指挥的北路清军，自花马池出发，直抵马化龙的大本营金积堡，在陇东招降的义军首领董福祥所部随行。回军奋起抵抗，金积堡保卫战正式打响。九月，清军对金积、吴忠一带的回军主要堡寨达成合围，并以突袭手段，对吴忠堡发起攻击。马化龙等指挥回军凭借纵横的沟渠和坚厚的堡墙，同清军进行殊死拚搏。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逐堡逐寨展开争夺。清军每前进一步、每攻占一个堡寨，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回军也受到巨大伤亡。

十一月初，在狄道活动的陕回崔三部，联合河州马尕大、马占魁等向北出击，试图援救金积堡回军，但遇到清军拦截，中途而返。同治九年二月，清军北路统帅刘松山被回军杀死，其侄刘锦棠接任指挥。在金积堡战斗中，回

军虽给予清军以沉重打击，但至十一月底，回军据点弹尽粮绝，金积堡外围堡垒大多被清军攻陷，回军首领马化龙无奈，只得亲赴清军刘锦棠大营求降，金积堡遂为清军占领。马化龙投降后，没有得到清军的宽大，同治十年正月，他和4个儿子、1个弟弟及部下多人，被清军杀害。金积堡失陷和马化龙被杀，标志着甘肃东北部回军的抗清斗争结束。

河州之战 清军攻占金积堡后，陕西回军继续向西撤退，进入河州、西宁、河西等地，甘肃的回民反清斗争形势发生进一步逆转。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初又移营安定（今定西），开始向河州回军发动进攻。左宗棠采取的方针是“先剿后抚”。清军兵分3路进攻河州：以提督张仲春、记名提督杨世俊率领的清军为左路，取道南观坪（今属临洮），进攻峡口（今渭源县峡城）；以记名提督傅先宗所部为中路，由狄道架浮桥强渡洮河西进，包抄河州；以记名提督刘明灯所部为右路，由安定直趋康家崖渡口，渡洮河后屯三甲集（今属广河县），向北进逼大东乡（今东乡族自治县）。另以记名提督徐文秀部为后继，在岷、洮分驻军队；派卓尼杨土司杨元派藏兵把守隘口，阻截回军向南窜扰。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河州与西宁回军之间，进行分化瓦解。

在马占鳌、马悟真指挥下，河州回军及东乡、撒拉武装，组成联军，凭借山险隘路，拚死抗击。清军刘明灯所部进攻康家崖渡口时，受到回军顽强抵抗，渡河受阻。八月二十六日，傅先宗部在狄道架桥渡洮河成功，回军退据谢家坪、胭脂山一带，筑垒坚守。同治十一年（1872年）一二月间，河州各族联军同数十营清军在太子寺（今广河县城）展开了一场恶战。清军进占太子寺以南10公里的新路坡后，马占鳌即指挥回军各部，在太子寺“环营掘长壕，凭山依水，护以卡堡”，严阵以待。接着，马占鳌派马海晏为先锋，率领精壮者500余人，乘清军春节夜宴，以“黑虎掏心战术”，在新路坡迤东清军腹地抢筑坚冰壁垒，配以优秀射手，天亮后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回军乘势全力反攻，白刃相搏，杀声震天；清军首尾不能相顾，记名提督傅先宗被击毙，士卒死伤很多。十九日夜，清军记名提督徐文秀又被击毙，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及副将、参将、游击等指挥官数十人负伤，兵勇伤亡惨重，清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太子寺战斗后，回军首领马占鳌、马海晏、马悟真、马永福、马永瑞等

人，转而进行政治投机。马占鳌提出了“乘胜投降”的策略，力排众议，要河州回军立即向清军交械投降。他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与其他几个头领的儿子，一起到三甲集向清军总理营务陈湜求抚，得到应允后，又到安定清军大营面见左宗棠，并将收缴的回军战马 4000 余匹、枪矛 14 万余支，“呈交清军”，表示“永不叛变”。左宗棠惊喜交加，接受其投降，给马七五改名为马安良，勉励他“除暴安良”，为清廷效力。河州回民起义就这样被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人断送了。

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后，受到左宗棠的接见，并委以军职。左宗棠说：“你们今天洗心革面，过去的罪恶都可以洗刷。”并赏给马占鳌“六品军功”的顶戴，命其将回军精壮者编为马队三旗，任命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这支部队以后随左宗棠攻打西宁回军，参加了处理河州起事回民的“善后”工作，屠杀了很多回民同胞。与马占鳌一同起事的马彦龙等许多首领，也被马占鳌等人捕杀。马占鳌指挥的三旗马队，遂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的得力工具，并为以后马家军阀称霸西北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西宁之战 河州战事结束后，左宗棠进驻兰州，把矛头指向西宁。同治十一年（1872 年）九月，左以刘锦棠为主帅，统领清军，由碾伯（今乐都）向西宁进军，已经降清的董福祥部、马占鳌部及河州回绅马福祿、马福祥组织的回民地方武装积极配合，攻打西宁回军。这时，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军，同西宁当地回军联合，凭险拚死抵抗。战斗从九月下旬开始到十一月底，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小战斗 50 余次，清军付出很大代价，击败了回军。十一月十九日，清军攻占西宁，不久，循化等地也被清军攻占。

这时，西宁回军首领马桂源、马本源等，差人向马占鳌求救，马占鳌施张两面派手法，一面佯表相救，嘱其率部赴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东山待援；一面又密告清军。当马桂源等率回军残部到达指定地点时，即被预伏的清兵捕获，解押兰州后杀害。陕西回军首领禹得彦、崔三、毕大才等也投降清军，随回军行动的男女老幼约 2 万人，被清军截获，押赴平凉、秦安、清水等县，择地安插务农；陕回另一首领白彦虎拒绝投降，继续在西宁以北地区抵抗清军。

肃州之战 同治十二年三月初，清军在西宁以北攻破回军防线，白彦虎

率回军及眷属 2000 余人，冒着风雪严寒，经大通、永安营（今属门源县），翻越祁连山，通过扁都口，抵达甘州（今张掖）城外的梁家墩一带。清军杨世俊、杨占鳌等部分道追击，白彦虎遂于三四月间率部经抚彝厅（今临泽县）之鸭子（今鸭暖）、板桥及高台县，进至金塔、毛目（今金塔县鼎新镇）。但为时不久，清军又尾随追来，肃州回军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由于清军紧逼追击，白彦虎部又进至肃州西北之野麻湾、新城堡、嘉峪关外之黑山峡等地，稍事休息后，即经安西进入新疆。

八月，左宗棠亲率清军压向肃州。左命提督徐占彪、杨世俊、张曜、宋庆诸军，对肃州进行合围。肃州古城城墙坚固，并有城濠环绕，以马文禄、马永福为首的本地回军，同陕西、新疆和甘肃其它地区来的回民武装，联合一起，依托城垣，拼死抵抗。清军用后膛螺丝炮日夜轰击，回军英勇奋战，城墙随塌随补。城内回军一直坚守到十月，并将清军提督杨世俊击毙。十月下旬，清军主力刘锦棠部由西宁进至甘州，派湘军 5 个营赴肃州增援。肃州回军难以抵挡，遂开城出降。随后，肃州回军首领马文禄、马永福等被清军处死。

至此，甘肃回民的抗清斗争结束。陇右和河西的部分回民，随白彦虎进入新疆后，又坚持了一个时期的斗争，于光绪三年（1877 年）进入中亚地区。今中亚地区的“东甘人”，即其后裔。

第十章 辛亥革命在甘肃

清朝末期，朝政愈加腐败，人民苦不堪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及至宣统三年（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甘肃地处西北内陆，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封建统治基础十分牢固，但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仍然通过一些先进分子传播到甘肃，甘肃各地连续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

第一节 甘州、凉州、肃州、宁州、阶州等地的起义

甘州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甘州（今张掖）知府李庭颉派兵下乡，铲犁大烟（鸦片）苗，激起农民反抗，三四千人冲入城内，抗议官府禁烟，并把禁烟委员王振鹏的住宅捣毁。甘州提督马进祥派兵镇压，驱散农民，捕杀为首者数人，农民与官府更加对立，反抗情绪不断上升。这时，宦游甘州的革命党人王莲清（河南人），已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孙中山指示他在甘州发动革命，他见农民反抗情绪可资利用，便与当地志士王良卿结盟，联络帮会及受害农民，准备起义。他们计划在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发动3000人取甘州城，2000人取山丹城，1000人取东乐城，1500人取抚彝（今临泽）城，事成之后，以4县为根据地，发展革命运动。

六月间，他们正在集会结盟时，被马进祥的探子侦悉，派兵将王莲清、王良卿等人逮捕，并搜出盟单及用兵计划。不久，二王及帮会头目30余人，即被马进祥杀害。临刑前，王莲清慷慨陈述革命主张，并大声说：“我死后弟兄们当继续努力，拯救中国！”张掖人民称赞他是一条“铁汉”。

甘州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甘肃最早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河西乃至甘肃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

凉州起义 清朝末年，凉州（今武威）著名革命志士齐振鹭（字飞卿），接受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武威开展革命斗争。他对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很崇敬，徐、秋2人牺牲后，他非常悲痛，决心步他们的后尘，加速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进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他和陆福吉、杨成绪等人发动数千农民起事，抗捐抗税。起义农民捣毁了当地两名恶霸的庄院，然后冲入县城，焚烧警楼，攻击县衙。反动官府急调军队镇压，农民起义遭到失败，陆福吉被杀，齐振鹭被关进监狱。

宣统三年秋，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凉州后，齐振鹭非常振奋，立即从监狱发出“飞毛传贴”，联络四乡群众和有识之士，准备起事。他密约城外群众于十月十五日（公历12月5日）在武威南苍沟集结，然后攻入县城，开监放囚，杀官劫库，发动革命。不料事被凉州知府王步瀛侦悉，在起义前把齐振鹭杀害。消息传出，民众组织纷纷瓦解，起义遂归失败。

肃州起义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祁德隆（广东人）以行医为名，在肃州（今酒泉）联络革命分子，宣传革命，准备起事。武昌、西安起义的消息传来，祁德隆立即响应，联络肃州城北闻家圈及附近各村庄农民数百人，秘密编为5个营，号称“革命军”，提出了“先杀州、后杀道，官钱局里闹一闹”的口号。他们制做旗帜，撰写檄文，计划在春节期间起事，与联络下的城内官兵里应外合，夺取肃州城。

但起义事被肃州道署侦知，急忙调兵镇压。宣统三年腊月二十七日（1912年2月14日），官军来闻家圈搜捕起义农民，祁德隆集结农民数百人奋起抵抗。农民革命者使用木棒、刀斧、火枪还击，但难以抵挡官军进攻，当场死难100余人，祁德隆也壮烈牺牲，其余起义农民四散溃逃，清兵又搜杀七八十人。搜获的农民革命军檄文有：“亚陆神州，五千年文明之邦，沦为异域，经二百载腥膻染指，胡儿居九重之尊，同胞在覆盆之下；兼之割地饲邻，夺人民将来之生路，人人共愤，兴起义兵”等语。观此檄文，可见祁德隆领导的肃州农民起义，是一场民族革命的壮举。

宁州起义 宣统三年秋，西安军民响应辛亥革命，举行武装起义，组成陕西革命军。不久，革命军石得胜部进占毗邻宁州（今宁县）的长武县城。陕西革命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宁州人民的革命士气。九月二十五日（公历11月15日），宁州哥老会“管事”彭四海（四川人）及汪兆黎（湖北人）等，聚

众于襄乐莲花池起义，响应革命，三水、山河镇（今正宁县城）等地的农民及会党，也积极参加，起义民众达三四千人。彭四海率领起义群众进至早胜镇，当地民众纷纷响应。宁州知州周凤勋闻义军将至，即派人纳款迎降。接着，彭率众北上，与南义井帮会首领郭干成等会合，攻破西华池城（今合水县城），打出了“秦陇复汉军”的旗帜，声势大振。十月初五日，彭率起义军进围庆阳府城，知府善昌（满人）凭借高城深壕，拒不投降。义军攻城不克，遂退据西华池。

宁州起义后，清王朝陕甘总督长庚急调军队前往镇压。十月十三日，省防军陈正魁部3个营进攻西华池，彭四海率部迎战，伤亡30余人，遂退至宁州及山河镇防守。十月二十五日，省防军马国仁部进至早胜镇清剿，搜杀会党多人，彭四海又率部退入陕西境内。这时，攻陕甘军已进至长武，彭率起义军转战长武、邠州一带，配合陕西革命军作战，在长武之冉店桥战斗中被甘军所败，彭四海阵亡，余部被陕西革命军收编。

阶州起义 阶州（今武都）何家山农民何成海，因操运输业，常往来于四川，受四川革命党“同志会”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宣统三年冬，四川同志会起义，何成海联络武都县曲湾姚永福、大堡周天柱等人，利用官府成立厘税局，编查户口，增加赋税，引起农民不满之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号召，积极串联群众，准备起事。

腊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起义爆发，各路起义群众浩浩荡荡，向阶州城进发。姚永福带领曲湾一带农民，从东路而来；何成海率领何家山、曹家堡等地农民，渡过白龙江，与姚永福汇合在一起，直逼州城。官府急派兵到城东堵截，周天柱突然率大堡等地农民攻占了州城西北的旧城山，知州谭焯慌忙下令，将截击之兵“急急撤回”，防守城池。会集的起义群众达两三千人，分别占领了城东北西三面要点，把州城围困起来，要求官府撤销厘税局，取消苛捐杂税。谭焯自诩忠于清室，拒绝农民要求。

腊月十二日拂晓，谭焯派武官何尔普率官兵一部，潜出北门，从小山沟爬上北山二台子，居高临下，向起义群众猛烈攻击。起义群众未经训练，不知战法，又缺武器，只凭木棒、刀矛，无法抵挡官军的攻击，惊慌失措，阵营大乱。经过一天激战，官军在北山兴隆寺、三官殿等地杀死起义群众1000余人，起义首领姚永福战死，何成海冲出重围逃匿，周天柱逃入丛林。接着，

官府派兵下乡搜捕起义者，威胁大堡群众说：“如不交出周天柱，就血洗全村。”周得知此情后说：“不能因我一人，连累全村父老，我作的事由我承当，死我一人，保全大家”，遂挺身而出，下山自投官军，不久即被官府杀害，大堡群众，“人皆哭泣”。何成海出逃后，于次年在四川被捕，解回武都后也被杀害。

其它各地起义 辛亥革命前后，甘肃的革命志士和帮会首领，还在文县、灵台、渭源、张家川以及时属甘肃的宁夏（今银川）、灵州、固原、西宁等地，发动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义。这些起义者，有的围攻县城，有的捣毁税局，有的攻击官军，有的捕杀贪官污吏，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

以上起义，虽然都被当局镇压下去，却极大地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甘肃的社会基础，促使甘肃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化，终于导致甘肃共和告成，使清王朝“偏安西北”的企图化为泡影。

第二节 秦州起义

黄钺领导的秦州（今天水市）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甘肃发生的一次最重要的武装起义。

黄钺是湖南宁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与革命党人黄兴等来往密切，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立志推倒昏庸腐败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他受黄兴指示来到兰州开展革命斗争。黄钺父黄万鹏，曾任新疆提督，与陕甘总督长庚有旧交，黄钺来兰州后，凭借其父与长庚的交情，当上了甘肃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他利用这个合法地位，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成功，建立了军政府。但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的长庚，却组织甘军东下，镇压陕西革命军。这时，黄钺乘机提出，要长庚拨兵10营，由他率领，“出防秦州”，名为防备革命烈火向西蔓延，实则拉出一支部队，谋图革命义举。长庚扼杀革命心切，同意黄钺出防秦州的要求，但因兵力限制，口头答应拨兵6营，实际只给了1个营，共300余人。十二月初，黄钺领兵到达秦州，驻泰山庙。营长张晚嵩也是革命党人，他们一面联络本地革命志士准备起义，一面派人与陕西、四川革命军联

系，以作支援。

1912年1月1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月10日，南北议和告成，由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但甘军仍猖狂进攻陕西革命军，此时已进逼咸阳，西安告急。黄钺听到消息，非常着急，即刻召集会议，议决立即在秦州起义，以扰乱攻陕甘军的后方，支援陕西革命军。

3月11日晨，黄钺所部联合秦州城防军2000余人起义。起义军兵分数路，一部攻入游击衙门，游击玉润开枪顽抗，被起义军击毙；一部袭取州衙，知州张庭武被俘，交出了大印；一部突入贡院，收缴了一批“洋枪”、“洋炮”及弹药；黄钺亲率一部至道台衙门，传谕巩秦道尹向燊，要他与起义军合作，向燊见大势已去，遂率部分清军响应起义。上午10时许，起义军控制了秦州全城。各路义军齐集于道台衙门前，庆贺起义成功，黄钺宣布秦州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出任临时军政府都督，向燊出任副都督，甘谷人魏绍武出任一等参谋官(即参谋长)，刘文厚出任招讨使，下设6个司，分理军政民事。

甘肃临时军政府成立后，即发布《檄文》，布告安民。《檄文》说：

为檄知事。照得停战之条，我民军早经恪守，共和之局，满政府已有宣言。乃顽虏升允、彭英甲等，藐信条于弗顾，匿诏令而不宣，恣其凶焰，以与我陕西民军相持不下，压迫我舆论，阻挠我民政，牺牲我膏血，惨戮我行旅。既自肆其虎狼之毒，犹复纵夫鹰犬之威，崔正午残杀于凤翔，马麒麟屠掠于宁夏，陈正魁到处骚扰，马国仁恣意贪残，闻者酸心。彼置不问，却罪我同胞，妄杀无辜，以涂天下之耳目，为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本都督悯人民之疾苦，痛大局之颠危，乃联络秦蜀起义，秦州已于本日宣布独立，脱水火斯民之厄，竟共和一篲之功，义旗所指，秋毫无犯。凡我汉回蒙满、士农工商人等，务各安本业，无相惊扰，并先行拟就约法五章，俾天下晓然，如见其心。自此宣布之后，其各懷遵。

(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

临时军政府还宣布：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所辖军队“不得误伤良民”，“不得强制平民服劳役”，“不得侵害人民财产”，“凡随营贸

易者不得强买勒卖”等等。军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政策、法令，深得民心，全城人民组织秧歌社鼓，欢庆革命胜利。

秦州起义后，清王朝陕甘总督长庚即派甘肃昭武军分统马忠孝前来攻打革命军。为了保卫革命，黄钺把起义军编为3个营，称甘肃陆军第三标，青年军官杜汉三担任敢死队长，准备迎击省军。这时，四川革命军一部已进至徽县，黄钺得到支援，马忠孝遂在城外按兵不动。

恰在这时，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宣告退位，消息传来，全省人民振奋，甘肃的上层人物也转而投机革命。3月15日，前清甘肃护理布政使赵维熙领衔通电，宣布甘肃“承认共和”。长庚放弃政权，慌忙离开甘肃。但袁世凯不顾黄钺先在秦州通电起义、建立革命政权的事实，而委任赵维熙为甘肃都督，还多次电斥黄钺“擅拥甲兵，自称独立，有害公安，动摇国体”，勒令取消革命政权。赵维熙等甘肃封建势力派，以袁世凯为靠山，借“共和”之名，篡夺革命成果，急派省军吴炳鑫、崔正午部东下，威胁秦州，以武力逼黄钺取消独立。

在此形势下，黄钺曾数次致电南京政府总理黄兴和参议院，陈述秦州起义和甘肃封建势力攻击革命的过程，以争取革命力量的支持。

黄钺致南京内阁总理黄兴的电文如下：

南京内阁总理黄并转大总统、各省都督鉴：阴历正月二十三，钺等于秦州设立临时军政府，函请川、陕政府代电，想已呈览。惟钺等之组织，本在甘肃未认共和之前，现在兰州官绅虽“承认共和”，尚无正式公文通告，国号年号概未改革。长庚、升允尚拥重兵，未离兰州、平凉；驻防宁夏、凉州将军、都统，未离职守；各旗兵未缴军械，恐连合回番有梗大局。似宜联军前进，勒令归诚，至回汉各军，亦应分别遣散。种种情形，有一不能解决，即与共和办法相背。但遣散军队必须重饷，乞速拨济，以杜后患。庶全甘生灵，得早享和平之福。钺等才德庸下，亦得早卸仔肩，举贤接代，无任盼祷。即乞复电西安转寄。

甘肃临时军政府正都督黄钺叩东
(民国元年三月十九日)

黄钺致南京参议院的电文如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南京参议院转大总统鉴：钱等因升、长背约恣战，荼毒生灵，久欲就秦州反正以维大局，奈孤军无援，不敢轻发，迭请川陕援允，始于阳历三月十一建立临时政府。秦距兰千里，未闻兰有“承认共和”之事。旋闻兰于十九日出示，宣告“共和政纲”，冠服印信一切仍旧。钱等志在促其进行，比草约八条要求取决，并允以此间名义，先后由陕西军政府转电在案。兹据赵惟熙文转大总统钱电令，具见大总统维持和平至意，惟举兵西向，钱等并无其事，即川陕援军亦请驻扎抵境。乃兰州来文，不曰炮弹相见，则曰大兵压境，现更张贴告示，指为“逆党”，调回汉军队四面围堵。钱等始终为甘民计，决不破坏和平。惟恳迅电兰州，斥其迟布共和，责令切实赶办，至钱等建设如何结束，候令遵行。

黄钺叩东（民国元年四月一号）

临时军政府受到封建势力的威逼，誓不屈服，又连续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袁世凯，陈述革命主张，据理批驳封建势力的谬论。黄钺5月11日复北京政府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文如下：

北京大总统鉴：致兰州冬电并黄留守转删电均悉，钱遵令解决，已与省议会订约，即可办妥。惟钱之事实，早已详细电呈，此时电令犹有“举兵西向，四出勾煽，盘踞秦州，不明大义”及“既往不咎”等字，不胜骇异！大总统于钱数电陈委曲，概置不答，于赵惟熙所陈无稽谣传，则据为定案，且为赵辩护，谓渠等系旧历正月十八承认共和，然则甘军正月二十五六，尚攻凤翔，何以置之不议？岂共和事业，只须有“承认”二字，不必实有办法耶？大总统代表全国，似不宜据一面之词，以定是非，即君主专制时代，凡涉两方面之事，亦须派员查办，以资剖断。如谓钱孤立无援，遂可不言公理，窃恐民国之祸，来日方长。钱始终守和平恬退主义，所以解决稍迟者，正因大总统屡次来电，全与钱事实不符，必俟心迹彰明，方能去此。接此次电，所部全愤，几将决裂；钱为甘民起见，强加遏抑，仍办解决以维大局。望此后勿发偏枯之令为幸！

黄钺叩真

袁世凯坚持封建反动立场，蓄谋绞杀革命，黄钺又于5月2日覆文，批

驳了他攻击革命的谬论。黄钺与赵维熙对峙了3个多月，在中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于6月17日宣布取消独立，解散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随即离开秦州，解甲南归，秦州起义终被封建恶势力绞杀。

第三节 甘肃顽固派兴兵攻打陕西革命军

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占领西安，建立了革命军政府，张凤翔出任都督，张云山出任副都督。

这时，清王朝陕甘总督长庚决定兴兵讨伐陕西新军，即电奏清廷，任命已从西安逃到平凉的前任陕甘总督升允（宣统元年被清廷罢职）为陕西巡抚，总办军务，率领甘肃清军攻打陕西革命军，又派甘肃劝业道彭英甲为陕西藩台，督办“前敌营务”。长庚伙同甘肃封建顽固势力，将甘肃常备陆军第一标5个营、炮队1个营，改编为振武军，由陆洪涛任统领；将马安良的西军扩编为步骑14个营，由马安良任统领，统归升允指挥，拟由平凉向陕西长武、邠州、乾州进攻。又以固原提督张行志部6个营，与省防军陈正魁部3个营，固原董恭马步5个营，合编为壮凯军，由张行志任统领，从南路向陇州（今陇县）、凤翔、岐山进攻，侧击陕西革命军后方；将崔正午的回军马队5个营，改称骁勇军，也归张行志指挥，配合壮凯军进攻陕西革命军。

九月中旬，攻陕各路甘军先后出发，十月初抵达平凉、泾川一线。升允以平凉为总指挥部，督促各路军队向陕西革命军展开进攻。西军分统马国仁当即率部夜袭长武，陕西革命军迎战不胜，统领石得胜死难，余部退至邠州，邠州不易防守，又退至乾州。十月八日，陕西革命军副都督张云山率部进驻乾州，督军北进长武，迎战甘军。十月十五日，马安良先遣马队在邠州三里台与陕西革命军发生遭遇战，伤亡80余人，败退长武，马国仁急在长武以东之冉店桥设防。次日，陕西革命军统领苟占标率部2000余人向冉店桥反攻，马国仁不支，败退长武城。十月十八日，甘军在长武东南之冉店桥，同陕西革命军激战，甘军死伤惨重；革命军也伤亡七八百人，全军溃退。十一月月上旬，革命军在水寿梁与甘军苦战数昼夜，双方伤亡甚大，革命军退守乾州。

十一月初，南路甘军崔正午骁勇军攻破军事要地固关镇，与张行志的壮凯军南北夹击，攻陷陇州，接着进围凤翔。凤翔守军系革命军统领万炳南部及曹寅侯敢死军，兵力虽少，但战斗很顽强，凭借凤翔坚城，固守抵抗。张行志组织数次攻城，均未奏效，遂派一部围城，主力绕道攻占岐山。

1912年1月3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北路甘军马安良部进攻乾陵地区，陕西军政府都督张凤翔率军迎战，双方在乾陵、铁佛寺一带激烈鏖战，反复争夺。1月6日，甘军全力进攻，并以炮火拦阻革命军增援部队，又以骑兵迂回侧击，张凤翔率部退守礼泉，乾陵地区遂被甘军占领，进而攻打乾州城。但甘军攻打乾州月余未克，长庚、长允颇为窘急，饬令各部加强攻势。2月8日马安良再次选拔精北士兵，制造云梯攻具，集中火力攻打乾州城，张云山指挥乾州城军民奋勇抵抗。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但长庚、升允严密封锁消息，继续指挥甘军进攻陕西革命军，并杀死张凤翔派来的议和代表。2月18日，升允指挥陆洪涛部攻破礼泉县城，陕西革命军遂在咸阳以北设防堵击。3月2日，陆洪涛奉命攻打咸阳，被革命军击退。

3月6日，陕西革命军在乾州城上散清帝退位的传单，甘军闻讯，士气顿泄。马安良只得停战，并在乾州城外会见了陕西革命军副都督张云山。马安良与彭英甲接受陕西革命军的条件，开始撤军回甘。这时，张行志也停止攻打凤翔，持续了4个多月的攻陕战役便告停息，甘军陆续撤回。

3月15日，甘肃的封建官僚和上层人物认为民国大势已定，转而投机革命，建议长庚放弃甘肃政权，遂由护理布政使赵维熙领衔，致电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承认共和”。3月19日，甘肃正式宣布共和，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袁世凯任命赵维熙为甘肃都督。甘肃军政大权依旧为封建官僚所把持，辛亥革命成果为之丧失，封建官僚们又开始了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第十一章 民国前期甘肃军事事件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变革事件，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民大众的思想获得解放，从此为尔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但是，这次革命只是把封建皇帝推翻，而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由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同封建势力妥协，致使前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政府，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甘肃军事事件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先后任命赵维熙、张广建、陆洪涛等为甘肃省都督、督军、督办、省长等职；在各地则形成了八镇（陇南、陇东、河州、凉州、甘州、肃州、西宁、宁夏）总兵（后改镇守使）分区割据的局面。这些军政官员，基本上都是前清时期的封建官僚，辛亥时期摇身一变，打着拥护“共和”的旗号，先后占据了政权中枢要津，成为甘肃的实际统治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民主革命派与封建顽固派之间、封建统治者相互之间，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不断爆发武力对抗。甘肃各族人民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白朗军在甘肃

白朗是河南省宝丰县人，宣统三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组织家乡农民起义，反对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据了大总统职位，他遂把斗争矛头指向袁世凯政权。白朗军每到一地，即“打富济贫”，号召贫苦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农民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两万余人，转战于豫西、豫南、皖西、鄂北等地。民国2年（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伐袁世凯，派人与白朗联络，共同反袁。白朗接受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以“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大都督”名义，率领起义军与北洋军展开斗争。袁世凯令段祺瑞率北洋军进行八路围剿，白朗遂于民国3年3月向陕西转移。白朗军在陕西受北洋军压迫，欲西进甘肃。甘肃的统治者紧急调兵遣将，进行阻击。

民国3年4月27日，白军万余人突破甘军故关防线，进入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地区，随即迤迳西行，攻占秦安县龙山镇，旋抵通渭县境。通渭县知事陈鸿宝无兵抵御，迎白朗于城东10里之峡口。白朗命各队驻扎城外，自带百余人进入城内，驻在一所小学校里。他见校内书籍残破，知地方穷苦，遂捐银2000两，给学生买书。4月28日，白朗侦悉河南毅军尾追而来，即率部西行，至马营（属通渭县）南山，遂设卡据守。毅军路过通渭县城及马营时，反而抢掠百姓，祸害地方。次日，毅军分左右两路猛攻白军阵地，夺取了一些要点。正当毅军用饭之际，白朗突然率军出击，激战两个小时，使毅军遭到惨重伤亡，白军也阵亡2000余人，丢失枪百余支，遂放弃阵地继续转移。

白朗欲西进兰州，但探知安定（今定西）一带有重兵防守，遂率部转向西南，于4月30日抵达陇西城下。陇西城无兵防守，县知事陆恩泰与白朗谈判，相约白军进城后不烧杀、抢掠人民。当白军进城时，府役兵丁见白军前队人少，便开枪射击。白军大怒，攻入城后大掠。当日下午，白军转趋宁远（今武山）。白军入宁远县境，连袭车家崖、鸳鸯嘴、赵家埂子等13个村庄，杀乡民百余人。攻入宁远县城后，又抢商号30余家，杀死居民30多人。省防军统领陈正魁率部赶来攻打，但被白军打败，枪械军资悉为白军所获，残部退守洛门镇。白军跟踪追至洛门，逼令陈正魁交出快枪400支，子弹4万余发，才将其部放走，洛门镇遂被白军占领。洛门镇战后，正值连天大雨，河南毅军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渭河所阻，白军乘机进抵伏羌城下。防守该城的秦州镇分统马国礼害怕被歼，趁夜率部逃走。5月3日，白军进入伏羌县城。白朗虽许诺不为害地方，但他的下属却在城内进行抢掠。白军驻一日后，即东去秦州。

秦州镇守使马国仁闻警，急率部5个营，在城西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5月5日，白军少数前骑进袭，马国仁冒然追击，遭白军伏击，中弹殒命，分统马国礼率部退入城内。渭川道尹向榮请马国礼共商守城部署，但

马国礼已被白军吓破了胆，竟偕天水县知事张绍文等人，偷偷打开东门逃走。入夜大雨，白军乘势炮击城内，接着又扒城入据西关，旋由西门登云梯入城，经一夜战斗，秦州五城俱被白军占领，死伤军民480余人，白军头领李鸿宾阵亡。道尹向榮被俘，白军向他索要被埋藏的枪械子弹，向榮不肯，但求一死。白朗询问于民众，知向为廉吏，随即释放了他。白军在秦州休息两日，在城内大肆抢掠，然后向南开走。白军退走后，省防军吴炳鑫部及焦大聚部才到秦州，扰民更甚。马国礼也在白军退走后返回秦州城。

5月7日，白军到达徽县，徽县城高且固，驻有守军一营，但其营长怯战，不顾绅民请留，率部仓皇逃走，地方绅商无法，选送美女数人，出城欢迎白朗。白军入城后，尚未杀人，但抢掠未免。白军遇川军堵截，遂走成县，转趋阶州。阶州城小，无兵防守，白军于5月14日进城，发生抢掠行为。川军赶至碧口布防，跟踪追击的毅军也相继而来，白军遂取道西固（今舟曲县），折转宕昌堡，经哈达铺，于5月21日抵达岷州（今岷县）城下。岷州知事朱兆圭主张贡献粮秣财物，请白军不要入城，而都司安某不肯，率警团兵丁数百人登城抵御，击毙白军数人。白军猛烈攻城，警团不支，弃城而逃。白军入城后，挨户搜查杀掠，死男女数百人。

5月22日，白军向洮州进发，当地回、汉商绅组织民团武装，并联合卓尼土司杨积庆的藏兵，顽强抵抗。白军过洮河时，杨积庆已令藏兵拆去野狐桥。白军见桥已断，急用布匹结绳连接两岸，攀援而过。过渡时，结绳忽断，溺水多人，白军无奈，只得去拆附近民房搭桥，与当地民团发生冲突。5月23日，白军占领洮州新城，县知事及商绅富户逃往旧城，群众四散。5月24日，白军向旧城进发，城内和四乡各路回汉人民，拿起土枪、大刀、铁器前来迎击，藏兵也拿着叉子枪赶来助战。在千家寨战斗中，白军在阵前丢弃衣服、布匹等物，佯装败退，群众一涌而上，争拾衣物，白军突然射击，群众死伤很多，阵脚大乱，四处败散。白军在范家嘴等地与民团激战，民团不支，死伤数百人，遂退入城内，守土保城。

5月24日下午，白军抵达旧城，头领邱占标被民团击毙于马下。白军大怒，奋勇攻城，激战一昼夜，于25日拂晓破城，继而巷战，民团溃败。一部分回族妇孺进入清真寺躲避，因惧怕白军残杀、侮辱，遂关闭寺门自焚。是役，洮州城内外，死伤回、汉、藏群众万余人，抢掠也较其它州县为甚。白

军伤亡 2000 余人，失散多人，总人数已不满万人。

5 月 27 日，白军退出洮州，欲去河州（今临夏市），但行进不远，前队即遭西军马占魁部阻击，伤亡 200 余人，不敢继续前进，遂由康乐县南之莲花山折向东行。31 日，白军抵漳县城下，立即攻城，但连攻不克，遂在城外抄掠村庄 20 余处，杀死村民 40 余人。6 月 1 日，甘军焦大聚、吴炳鑫部赶到漳县以东，分路围剿，白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 2000 余人，马匹枪支丢失甚多，饥疲不堪。2 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嘴，遭鄂军张联升旅截击，遂分兵两路，一路突围，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县南之滩歌镇，迂回东进。两路会合后，欲攻伏羌，但伏羌官绅已组织民团保卫城池，力战一昼夜不克。白军闻官军将到，遂北渡渭河而去。甘肃忠义军帮统马忠孝率部追至宁远高楼堡，要进堡休息，堡民误认为是白军，不敢开堡门。马部鸣枪示威，堡民还击，打伤马部一名士兵，马忠孝大怒，攻破高楼堡，焚烧房屋，杀死堡民数百人。6 月 4 日，白军攻占秦安县城，杀死男女市民 270 余人。6 月 6 日，白军进至清水县，顺利进城，只住了半天就出城向东，翻山越岭，昼夜急行军，离开甘境，再入陕西。

白朗军在陕西遭到袁世凯所派各路军队的围追截击，损失惨重，6 月下旬，越过荆紫关防线，进入豫西地区。8 月初，白朗在他的家乡宝丰县山区英勇战死，余部星散。

二、平凉兵变

民国 3 年秋，陇东护军使张行志辞职，甘肃都督张广建保荐督署军务厅长吴仲英接任。但吴不懂军事，仅凭借张广建撑腰，担任了此职。任职后，骄纵恣肆，随意敛财，引起官兵不满。他任用亲信，而对原壮凯军官兵（多为陇东人）则不信任，借故进行整编，大部被遣散回乡，留下的少数人，亦命移往城外驻防。民国 4 年春节来临，士兵们纷纷要求请假回家，吴仲英疑为连长魏生玉从中鼓动，便对其指责训斥；魏感到难以继续工作，便请求辞职归乡，吴当即照准。

2 月 22 日，本连士兵欢送魏生玉归乡，在饯别时，动用了使署收发室等处的桌椅，他的亲信夏营长借机训斥该连什长（班长）唐某“不守纪律”，要杖以军棍。夏某的粗暴行为，受到该连士兵的强烈反对，有的怒骂不已，痛

责夏某骄横；有的摩拳擦掌，跃跃欲动。吴仲英听到士兵噪动，便派亲信副官朱某前来训话，威胁士兵说：“营长处罚一个小头目，有什么了不起？你们难道要造反吗？”士兵们回答说：“官长以势压人，造反就造反！”并大起鼓噪，蜂拥而上，与夏、朱等人打成一团，接着鸣枪冲入使署。吴仲英闻变，惊恐万状，急着厨夫短衣旧鞋，从使署后院越墙逃跑，踉跄步行十余里，藏入崆峒山寺观。变兵抢掠使署后，又出外抢劫平凉县署及城内各处商号；城东宝塔营房的壮凯军士兵，亦乘机出外鸣枪抢劫。当地的流氓无赖也趁火打劫，参与抢劫者不下千人，平凉全城陷入混乱。变兵抢掠北门回族商号时，遇到回民商团堵击，死伤多人。次日晨，变兵携带抢劫财物四处散去，县警备队也逃亡大半。吴仲英回平凉城后，发布通告，抓了许多嫌疑犯枪毙，又派人四处搜查，扰民更甚。

平凉为陇东重镇，商贾云集，经济比较繁荣，商人富庶，这次兵变，商号被抢百余家，商人损失白银百万两以上，有些当铺及商行、银号被抢后又遭焚烧，城内一片凄凉景象。商会与绅士电报北京政府及省署，张广建派振武军统领陆洪涛率兵到平凉查办。吴仲英因处事不当，激起兵变，撤销其职务，判刑5年（缓刑），发落川边效力。陆又捕变兵及伙犯100余人枪毙。兵变平息后，陆洪涛担任了陇东镇守使。

三、陇东农民抗税暴动

民国4年（1915年），甘肃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张广建，为弥补军政费用的严重亏空，推行“新税制”，饬令全省各县征收验契、屠宰、印花、烟酒、公卖等“新税”，并发放公债，加重人民负担；各县官吏催办不遗余力，并巧立名目，加征地丁税收，盘剥人民。各乡镇设立验契局，由各地劣绅充当办事员，趁机渔利，随意向农民加征手续费，动不动就罚款勒索。贫苦农民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加之，当年陇东大旱，“夏麦薄收，秋禾无望”，广大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7月20日，宁县盘客镇验契局队长岑超俊，任意妄收地丁税，盖戳也要手续费，农民不交，他便重刑吊打，激起众怒。乡民们一轰而上，用农具、石块将岑当场砸死，并捣毁验契局。各乡农民闻风响应，纷纷捣毁验契局，抄没办事人员家产，聚众5000余人，围困宁县城，要求取缔新税。宁县知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县长)邓毓楨慑于群众威力,采取欺骗手段,登城向群众表示,要向省上请求停止征收新税,群众围城三日夜,解围而散。

宁县农民的抗税斗争,得到庆阳、合水、环县、正宁等地农民响应,各地农民纷纷拿起木杈、棍棒、斧头、扁担等,围城抗税,在陇东地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农民抗税运动。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陇东共17县(包括固原地区),除崇信外,其它各县均爆发农民抗税斗争。农民还自发地组织起来,推举团总,训练民团,准备抵抗官军的镇压。张广建得知陇东民变消息,急电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和泾源道尹王学伊,派兵镇压。陆、王一面宣布缓办新税,缓和农民的反抗情绪;一面派兵封锁交通,侦探民情,捕杀民团首领。然而,各地农民抗税情绪更加高涨,泾川、灵台、华亭、庆阳等地农民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8月27日,泾川南乡窑店的牛老五等人,集聚农民二三万人,包围县城,强烈要求废除新税制,惩办劣绅及贪官,和官府相持多日。陆洪涛急派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铨率兵镇压,但农民群众毫不畏惧,坚持斗争。官府迫于形势,答应农民要求,枪决了逼民变乱的警察队长刘得胜,撤换了泾川县知事梁纯仁,免除了新税。

陇东农民抗税斗争影响最大的是环县张九才领导的农民起义。张九才出身于农民家庭,性豪爽,善交游,胆大仗义,不畏强暴,民国3年防白朗军时,被群众推举为环县民团团总。因他能为群众说话、办事,深得民心,当陇东各县农民起来反抗“新税”时,他便率领环县民团举起义旗,抗官保民,发动农民赶走征税税官和衙役,进而包围了县衙。

县知事徐宗铎惊恐丧胆,向上级请求辞职,并把张九才抗税事呈报省署。省都督张广建派李祯为环县知事,令其到职后立即将张九才拿办。张九才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派民团得力骨干多人,于8月27日晚潜入县衙,杀死李祯及其随从数人,次日又率众3000余人,举旗起义,攻入县城,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接着召开起义大会,号召人民起来与官府对抗。群众推张九才为起义军总司令,张士彪为总兵,黄金庭为将领,王者英为军师。

风声传出,庆阳、镇原、合水等县民团纷起响应,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郿县(今富县)等地民团亦派人前来联络,共商夺取庆阳城。9月5日,张九才率领环县及合水、镇原、庆阳起义农民数万人,围攻庆阳城,驻守城内的

陇东巡防军喻升、刘福生两营，据城死守，起义农民攻城数日不下，死伤 400 余人。张广建得报，一面派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率部解庆阳之围；一面令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派骑兵两营，直奔环县而来。9 月 14 日，起义军与张兆钾部在庆阳城郊接战，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因武器低劣，缺乏训练，作战失利，伤亡很大，大部溃散。不久，分兵据守曲子镇、午亭子、驿马关、木钵、碾子沟等地的起义军，也相继被官军打败，起义农民遭到残酷屠杀。宁夏兵攻占环县后，任意抢掠民财，奸淫妇女，人民遭受重大劫难。张兆钾捕杀了很多起义农民，有的被枭首示众，有的被剖腹挖心，“祭”李祚之“灵”。张九才、苏大可等率余众千余人，退入庆阳北山（今华池县地）坚持斗争，一年多后投奔了陕军。

陇东农民起义延续近半年，虽遭官军镇压而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地主和官僚势力。

四、甘肃护法起义

民国 6 年（1917 年）7 月，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掌握了中央政权，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绝召集国会。为了实现辛亥革命的民主法制，孙中山先生开展护法斗争，提出了“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孙中山派临洮人师世昌（日本法政大学学生）来甘肃发动护法运动。师来兰州后，即与革命党人蔡大愚（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赵学普（甘肃法政学校教务主任）、杨希尧（甘肃法政学校教员）等取得联系，以“二阳公寓”为秘密联络地点，开始串连省城军政学界进步力量，开展护法斗争。

不久，他们与驻防临洮的甘肃新建右军中任职的焦桐琴（右军帮统，青海乐都人，曾参加辛亥武昌起义）、郑瑞青（右军教练，临洮人，曾任大连镇海炮舰管带，辛亥革命时率部起义）、胡登云（右军教练，陇西人）等老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又结识了著名革命党人边永福（临洮人，原为驻新疆喀什的清军统领，辛亥革命时率部起义，后被杨增新遣送回籍）等人，在临洮城内开设酒馆，开展秘密工作。蔡大愚、师世昌等经过研究，决定发动驻临洮的甘肃新建右军（共 7 个营）武装起义，组织甘肃护法军，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反对北洋政府，驱逐甘肃督军张广建。

11 月初，蔡大愚邀焦桐琴、杨希尧等人在兰州法政学校召开秘密会议，决

定于当年12月22日（冬至节）在狄河地区发动护法起义。具体计划是：以焦桐琴为主，联络右军各营士兵在临洮起义；胡登云发动兰州及阿干镇驻军和人民起义，接应临洮起义军民进军兰州；其他各人发动河州回族、撒拉族人民和甘南藏族人民起义，积极配合。会后，各方分头准备。师世昌旋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起义计划。师到广州后，向孙中山汇报了甘肃护法起义的计划，孙先生极表赞成，当即决定，委任边永福为甘肃护法军第一师师长，赵学普为甘肃护法军总参议。

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焦桐琴所部两个班长因酒醉失言，泄露了起义机密。新建右军代理统领刘忠荥得到情报，立即将各营子弹收去。临期生变，起义计划被打乱。焦桐琴急派赵学普、边永福过洮河联络河州起义人民，不幸被守洮河桥的哨兵开枪射杀。焦桐琴在临洮城内仓促起事，将代理统领刘忠荥击毙，然后急呼部下起义，但因士兵思想准备不足，临事畏惧，不敢应命。焦见无人响应，只得只身逃走。按原计划在阿干镇起义的胡登云，不知临洮起义已经失败，率部向临洮进发，到达临洮以北之中铺时，遭右军阻击，伤亡10余人，胡被捕就义。杨希尧发动的藏族武装，在前往临洮途中，被官军孔繁锦部击溃，杨只身脱逃。甘肃护法起义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起义失败后，在武都驻防的郑瑞青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蔡大愚、焦桐琴逃亡四川。孙中山得知甘肃护法起义失败的消息后，深为悲痛和惋惜，为悼念死者，亲书“为国捐躯”白绫挽幛，以表纪念。

五、靖国军在甘肃

民国6年（1917年）“护法”战争开始后，云南首先组织靖国军，在孙中山旗帜下参加护法战争。陕军将领郭坚、胡景翼等，也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于民国7年1月，树起了“靖国军”旗帜，反对北洋军阀系统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陕西靖国军张义安、邓宝珊等部曾与陈树藩部激战于西安近郊。陈树藩“婴城自守，以保残喘”，北京政府急派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入陕救援陈树藩，攻击靖国军。民国7年2月，护法战争在四川取得胜利，孙中山即令滇川黔靖国军，派兵支援陕西靖国军。3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两个师万余人进入陕西，会合陕西靖国军郭坚等部，与入陕之北洋军作战。

叶荃部北上后，南方护法军政府又从“西北大计划”考虑，派叶荃部

(通称滇军)西进甘肃,图谋占据兰州,建立军政府,“取高屋建瓴之势,以略关陇,东出潼(关)洛(阳),会师武汉,与北军决战中原,传檄河北,底定天下。”10月,叶荃率部沿渭河西上,突袭秦州城。10月19日,叶部即占据秦州城东郊之七里墩、东校场,接着与甘肃新建左军展开邀战。守军根据甘肃督军张广建命令,奋力抵抗,激战两昼夜,叶部如“飘风急雨”,攻势猛烈。叶军在城外贴出“告示”说:云南靖国军为革命转战南北,业经五省,大军所向披靡,区区陇右张逆(张广建)敢以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叶军告示用六尺大宣纸以鲁公笔法书写,雄健遒劲,气势不凡,一时四处传扬。

天水北山,为秦州险要;北山既失,秦州人心大动。守军统领吴攀桂为夺回北山,选精壮士卒百余人,组成敢死队,由熟悉地形者引导,从侧后羊肠小道攀缘而上,在叶部阵地后方杀出,当即砍死滇军团长1人,士兵百余人,俘虏官兵数十人。叶军虽然骁勇,怎能抵挡得了不怕死的甘军,纷纷败下山去,北山复为甘军所得。与此同时,秦州镇守使胡立诚又率500防军出击,叶荃部遂败退七里墩。秦州为甘肃东部门户,叶军力战不克,遂使南方护法军政府在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落空。随后,叶荃部经马跑泉再入陕西,在凤翔一带驻扎,与陕西靖国军相呼应。

民国8年初,陕西督军陈树藩向直、奉军阀求援,张作霖派许兰洲率兵入陕,晋、皖两省军阀也相继派兵入陕助陈。1月,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令黄得贵、宋有才、韩有禄等率6个营入陕,与陕西、云南靖国军作战,并攻占凤翔以北地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令第一路郭坚部及云南靖国军叶荃部合兵,向陇东军进攻,夺回了阳峪关要隘。2月,陈树藩与各路援军攻陷武功、岐山、周至,陕西靖国军第一路郭坚部、第二路樊钟秀部退守凤翔,叶荃部退守耀县。4月,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妥协议和,护法运动失败。从此,陕西靖国军失去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各路力量开始分化瓦解;叶荃虽坚持孙中山革命主张,但已成孤军之势。

此后,叶荃部受到陕甘军阀部队的不断围攻,难以立足,乃于民国9年4月,与陕西靖国军第六路卢占魁部联合,共计1.8万余人,西进长武,准备取道甘肃,南下入川。甘军陆洪涛急派陇东巡防军帮统张兆钾,率部堵截,双方在长武玉落堡激战数日,叶、卢未能入甘,退据亭口镇。接着又与陇东军第二路分统李义部发生激战,才转入灵台县邵寨。叶荃为保存实力,尽力避

免与甘军作战，在遭到陇东军骑兵支队张荣部的袭击后，撤离甘境，进至陕西麟游县崔木镇一带休整。

5月初，陇东军白玉堂、谢有胜两部及张荣骑兵支队，又在崔木镇攻击叶军，但接战后即败。叶、卢率部欲下凤翔，陇东军李义等部又在阳峪关设防堵击，叶、卢两部冲破甘军防线南进，准备再次入甘，取道南下，但在清水、天水一带受到甘军宋有才部及胡立诚部的堵截，遂兼程前进，越过秦岭，于5月下旬进至凤州、双石铺一带。此时，汉中镇守使管金聚又派第十五旅阻击，但被叶荃部击退。6月初，靖国军进入两当县境，秦州镇守使胡立诚出兵迎击，靖国军遂由徽县、成县西走武都。叶军沿途行军，纪律严明，军容严整，凡到城镇，叶荃命令士兵不准入城，以免惊扰百姓，违者即以军法严办。到武都甘泉镇时，叶荃亲书“百战余生”匾额，悬挂在街侧庙内。为时不久，叶部即取道碧口，进入四川。

六、李长清夺取甘军师长职位

民国10年（1921年）6月，陇东镇守使陆洪涛升任甘肃省督军，将原省防军改编为甘肃陆军第一师，自兼师长，所属第一旅黄得贵部驻华林坪，第二旅李长清部驻东教场，第三旅郭安学部驻拱星墩；另有第四旅宋有才部驻临洮，第五旅韩有禄部驻会宁。

民国14年（1925年）4月，陆洪涛因病瘫痪，难以理事，向北京政府呈文，请求辞职。此时，李长清野心大发，图谋夺取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职位，他的企图被黄得贵察觉，受到坚决反对。对此，李对黄怀恨在心，遂与其部团长包玉祥密谋，准备暗算黄得贵。是年8月，北京政府委任冯玉祥督办甘肃军务善后事宜，免去陆洪涛督军职务。命令公布后，李长清加快步伐，决心在冯玉祥来甘之前，夺取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职位。

9月27日上午，黄得贵到东岗镇送陆洪涛夫人归乡，返回时，在五里铺路口突然遭到李长清伏兵袭击。黄只带数名随从，奋力驰马，才得脱险。李长清击杀黄得贵未遂，又令包玉祥率部包围华林山黄旅驻地。黄部平时纪律松弛，此日又是星期天，官兵多半不在营内，突然受到攻击，惊慌失措，大部分被包玉祥缴了械，只有五六百人携械逃出驻地，与包团展开枪战。黄昏时，黄得贵逃回华林坪，急忙收拢残部，退往阿干镇、关山（今七道梁）一

带。

李长清解决黄旅后，于次日率兵闯入督军府，逼陆洪涛交出师长印信，陆无奈，委李长清继任师长职位，包玉祥接任第二旅旅长职位。不久，黄得贵率部由水磨沟、沈家岭等处袭击李长清，兵至华林山麓，遭李部迎击，又退回阿干镇，与李部对峙。陆派人赴关山，劝黄得贵勿再攻击，黄允从，战事遂息。

陆洪涛看到兰州形势日益恶化，决计尽快离兰，稍事安顿后，即于10月初离开甘肃。陆洪涛离甘后，李长清即将省城各部队编入第一师，归其掌握，成为兰州地区的实力人物。

第二节 国民军统治时期甘肃军事事件

民国14年（1925年）8月，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将军以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甘肃军务督办，冯遂派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为入甘部队总指挥，以蒋鸿遇为副指挥，率暂二师入甘。10月中下旬，国民军第二师到达兰州，刘郁芬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在原督军府（今省人民政府）设督办公署。从此，开始了国民军统治甘肃的历史。

一、刘郁芬诱杀甘军师长李长清、旅长包玉祥

民国14年10月国民军入甘时，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李长清，慑于国民军的声威，未敢公然反抗，但也未就范。李长清是一个地方封建小军阀，认为国民军入甘，妨碍他攫取更大的权力，内心十分不满。10月底，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召开军事会议，统一全省政令、军令，决定全省军队“统一归督署指挥，各镇不得自由行动”，李长清听后更加不满。不久，刘郁芬又开始整编省城驻军，拟将李部调往永登驻防，李拒绝执行命令；刘又将李部包玉祥旅拨归国民军孙良诚部，李也不从命；国民军部队去李部驻地东教场操练，李派兵阻止。夜间，李派部队巡逻，对国民军戒备甚严，双方部队曾发生鸣枪射击事件。这样，李长清就成为国民军在甘肃建立统治的重大障碍，引起了冯玉祥的高度重视。

11月5日，冯玉祥给刘郁芬发来密电，要其尽快将李长清“拿获”，“就

地正法”，以清除后患。刘郁芬同参谋长蒋鸿遇商议，秘密布署部队，对李部形成包围态势。同时，又邀请李长清及其部旅长包玉祥等“聚餐”，预谋趁机剪除，李托故不就，刘又假造冯玉祥委任李为“甘肃陆军第一师师长”的命令送去，再邀其赴宴，并说主要是商讨李部扩编事宜；其实，这是一场“鸿门宴”，刘郁芬已在督署内布置了伏兵。

11月13日上午10时许，李长清及其所部营长以上军官来到督署赴宴，受到蒋鸿遇的“欢迎”，李长清、包玉祥等被引入会客厅，随从人员则让进督署大厅就座。突然，刘部团长赵登禹率十数名国民军军官拥入客厅，枪口直逼李长清等人的胸膛，迅即将其拿下；与此同时，刘部团长梁冠英指挥国民军一批军官，将李的随从人员及营以上军官围在大厅里，缴了武器；李长清的警卫营长花连升冲出大厅，想夺马逃跑，被国民军卫兵砍倒在地。刘郁芬向李部军官讲话，威胁说：“李长清、包玉祥反抗督署命令，公然与政府作对，实为国法军纪所不容”；“我奉冯总司令命令，逮捕了他们，即解往张家口，交冯总司令处置”；“你们谁再敢抗命，也是这个下场！如大家听从命令，我们当一同共事。”李部军官们回答说：“我们都愿听督署命令。”刘继续说：“既然如此，大家各回各营，严格约束部队，切勿轻举妄动，督署已将部队分布在东教场及拱星墩（均李部营地）周围，谁要乱动，立遭覆灭。”

事后，刘郁芬又召见了原甘肃督军府参谋长魏绍武和甘军旅长郭安学，要魏去包玉祥旅进行安抚，郭安学回拱星墩本旅安抚部下，稳定军心。李、包被扣后的第三天夜间，即被刘郁芬秘密处死于督署后花园内。这时，李部军心浮动，情绪激昂，战火有一触即发之势。魏绍武、郭安学分别到各营地讲话，晓以利害，耐心劝慰，经过反复工作，终使李部军心安定下来。此后，刘、蒋撤销了甘肃陆军第一师番号，将其部队改编为两个混成旅，委任魏绍武为第一混成旅旅长，仍驻东教场；郭安学为第二混成旅旅长，仍驻拱星墩；原甘肃第一师韩有禄旅改编为第三混成旅，仍驻固原；宋有才旅改编为第四混成旅，仍驻临洮；黄得贵任游击司令，仍驻阿干镇。刘郁芬的这种羁縻办法，暂时缓和了他同甘肃地方势力的矛盾，使国民军在甘肃稳住了脚步。不久，刘郁芬调魏绍武任安肃道尹，以嫡系安树德接任第一混成旅旅长，连同郭安学旅编入了国民军序列。次年（1926年）3月，刘郁芬正式任甘肃军务督办，在他的经营下，兰州很快变成冯玉祥国民军的重要基地。

二、甘军与国民军兰州之战

国民军入甘前，甘肃各地为“八镇”地方小军阀分割统治。其中，凉州、甘州、西宁（时属甘肃）、宁夏（时属甘肃）4镇为回族军阀统治；陇东、陇南、河州、肃州4镇为汉族军阀统治。这些地方小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不听省上号令。刘郁芬代理甘肃军务督办后，借统一全省军政，限制地方军阀势力，与各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直至发展成为军事对抗。

刘郁芬为了在甘肃站稳脚跟，早在国民军入甘时，就争取到宁夏（时属甘肃）镇守使马鸿宾的支持；剪除李长清以后，又得到肃州镇守使吴桐仁、河州镇守使裴建准的谅解或支持，但受到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及一些地方势力的反对。特别是张兆钾，因拥兵较多，自认为势力大，早有统治甘肃的野心，他一面派人秘密侦察国民军的实力和部署，一面策动韩有禄旅归陇东，收编为第五旅，又派员联络驻天水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驻临洮的第四混成旅长宋有才、驻阿干镇的游击司令黄得贵，共同反对国民军。恰在此时，已被打倒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自称13省联军总司令，企图东山再起，派花天一为代表，来甘肃与张兆钾、孔繁锦等联络，号召甘肃地方军队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军。张兆钾认为时机已到，遂带头起兵反抗国民军，兰州之战随即爆发。

4月初，张兆钾命令刘福生为前方司令，率领3个旅，向兰州开进。孔繁锦亦命令所部旅长范连泌，率兵5营，向陇西一带开进，配合张部与国民军作战。刘郁芬得知张兆钾起兵的消息，即派旅长梁冠英率部前往定西以东之青岚山布防，作抵抗准备；同时令张维玺旅攻击对兰州有直接威胁的黄得贵部，占领了阿干镇。不久，张兆钾部与韩有禄旅、范连泌旅、宋有才旅以及黄得贵部，正式组成甘肃联军，大举进攻国民军。

5月12日，张兆钾的先头部队攻占了国民军梁冠英旅的前哨阵地西巩驿（属定西县），随即向青岚山（属定西县）发起进攻，梁旅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刘福生采用的是古老的战斗队形，前面是掌旗员举着旗帜前进，后面是密集的士兵，梁旅猛烈射击，刘部人员伤亡很大。接着，刘福生分兵一部继续进攻青岚山，一部向定西迂回，韩有禄旅则由青岚山北沟绕道定西西北十八里铺进行截击，企图围歼梁旅。刘郁芬急令梁冠英迅速从定西撤退，回

防兰州，提前跳出了包围圈。刘福生占领定西后，又率部继续向兰州前进。

为了抗击甘肃联军的进攻，刘郁芬迅速集中兵力于兰州地区，梁冠英旅扼守兰州以东之桑园子一带，安树德旅防守马架山至皋兰山一带，张维玺旅在阿干镇地区布防，督办公署手枪旅为预备队，迅速完成了兰州防御作战的准备。但是，国民军部队除梁旅外，其它几个旅兵员短缺，战斗力较差。刘郁芬急电冯玉祥，请求派兵增援，又请暂编第七师师长马鸿逵部进占固原，牵制张兆钾兵力。

5月18日，刘福生指挥5个营，向兰州以东之响水子峡口实施攻击，国民军梁冠英旅依托有利地形和工事，奋力抵抗，刘部数次攻击均未奏效。韩有禄旅向马架山攻击前进，企图打开兰州的东大门。经过激烈鏖战，刘福生部攻占了桑园子以南地区，韩有禄部攻占了豆家山、沈家河、袁家营诸地。这时，刘郁芬派督署手枪旅增援梁旅，组织反击，夺回了一些高地，双方形成相持局面。与此同时，宋有才旅进占关山（今七道梁）一带，与国民军张维玺旅发生战斗，宋部营长鲁大昌力主死战，率部冲破张旅防线，迅速沿着山脊前进，占领了狗娃山山顶。黄得贵小股部队也趁夜暗偷袭阿干镇、岷子口，与国民军张维玺旅展开枪战，国民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

但是，甘军各部囿于自身狭隘利益，各不相顾，不作协同一致的行动。孔繁锦部范连泌旅进至临洮后，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宋有才主力也在七道梁一带停滞不前，等待观望，失去了战机。

21日，国民军张维玺旅集中兵力攻击鲁大昌，鲁营数次击退国民军进攻，激战3天，弹药不继，与张旅展开白刃战，终因宋旅主力不援，退回了七道梁。这时，甘州镇守使马璘的数百名骑兵开来兰州，援助国民军，刘郁芬即令其配合张维玺旅，向七道梁反击，宋有才旅不支，退往中铺（在临洮县北），黄得贵部被歼一部，只剩下不满百人的队伍，溃至羊寨、马坡（均属榆中县）一带，投归了韩有禄。刘福生也改变决心，把部队撤至金家崖（属榆中县），致使韩有禄旅两翼暴露，遂撤出战斗，后退至定远驿（属榆中县）。

5月24日，冯玉祥所派郑大章骑兵旅由绥远赶至兰州；不几天，吉鸿昌旅和谷良友旅也陆续到达兰州。刘郁芬得到援军，即组织反攻，以张维玺为南路指挥官，率领所部及安树德旅、刘存简手枪旅一部，向临洮追击前进，在新添铺重创宋有才旅后，继续沿洮河追击。宋旅在三十里铺、二十里铺稍事

抵抗后，即退往临洮城，与范连泌旅会合。不久，张维玺指挥3个旅向临洮城发起攻击，宋有才残部退向岷县，范连泌旅退向陇西。此战，国民军打死打伤宋、范两旅近千人，俘虏千余人，缴获枪炮弹药甚多。

东路国民军以孙良诚为指挥官，指挥梁冠英、吉鸿昌、谷良友、郑大章诸旅，向榆中地域实施反攻。孙良诚素来勇猛善战，每仗必身先士卒，多次亲率部队冲入甘军阵地，接连攻下金家崖、定远驿、甘草店、车道岭等地，刘福生、韩有禄等部退往定西。5月底，国民军攻占定西城，并乘胜直追会宁。至此，历时3个多月的兰州之战结束，国民军打败了甘肃联军的进攻。

三、国民军平定陇东、陇南

民国15年（1926年）夏，国民军刘郁芬部结束兰州战役后，又开始了平定陇东、陇南的战斗。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刘郁芬首先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张维玺指挥的3个旅（张维玺旅、安树德旅、刘存简旅），改编为国民军暂编第十三师，任张维玺为师长，倪玉声继任张旅旅长；将吉鸿昌旅的王振东团配属十三师，作进军陇南之准备。张师在临洮作短暂休整后，即向天水进攻。8月初，张维玺率部进占武山县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之范连泌旅退向天水。张部乘势占领甘谷县城，尔后分兵两路，一路为王振东团，沿渭河东进，直抵天水城北；一路为张部主力，经关子、四十里铺，向天水城逼进。8月4日，国民军与范部在关子山梁激战半日，范旅兵败溃退。6日，国民军各部逼近了天水城。

9日拂晓，孔繁锦放弃天水，向徽县退走，国民军占领天水城，来不及撤走的陇南军纷纷缴械投降。国民军占领天水后，刘郁芬任命张维玺兼任陇南镇守使。随后，张维玺命令王振东团向礼县进击，倪玉声旅向徽县追击。孔繁锦退至娘娘坝（属天水县），将所带部队5个营交幕僚赵瑞寿指挥，自带少数随从进入陕南，投奔汉中镇守使吴新田。赵瑞寿将队伍带到徽县后，倒戈投诚，被国民军收编。8月下旬，范连泌残部退至成县，被国民军倪玉声旅包围，被迫缴械投降；宋有才残部数百人退到武都，继往汉中，被吴新田收编为第十六团，任鲁大昌为团长。陇南遂定。

在张维玺部向天水进军的同时，刘郁芬命孙良诚率暂编第二师梁冠英旅及谷良友旅、郑大章骑兵旅、吉鸿昌旅（欠1个团），向陇东进军，攻击张兆

钾部。8月初，孙良诚指挥各旅向静宁推进。张兆钾以刘福生作战不力，将其撤职，任命黄得贵为前方总司令，韩有禄为副司令，在静宁祁家大山一带抗击国民军。接战后不久，吉鸿昌旅即迂回到祁家大山背后进行侧击，黄、韩见势不妙，遂撤至六盘山区设防，与国民军对垒，相持20余日。张维玺占领天水后，刘郁芬命令马鸿逵部由固原推进，欲断陇东军队之退路。

张兆钾三面受敌，遂令黄、韩率部向平凉退却。在国民军强大攻势下，张兆钾感到难以抵挡，遂于8月28日带领随从人员和眷属，离开平凉东去，其弟张兆锡带领3个营，退往陕西陇县，与前来援助的吴新田部1个团会合。8月29日，黄、韩退到平凉，见张兆钾已经东走，遂在平凉收拢军队，向庆阳方向退去；吉鸿昌旅先头部队追至泾川县城以东之景家塬头，遇到张兆钾残部狙击，伤亡数十人，遂退回泾川县城，孙良诚部占领平凉后，即以主要兵力向陇县追击，吴新田军队未战即退；张兆锡部伤亡数十人，也向千阳溃退，在千阳收容了一批陇东溃兵，南渡渭河，退往汉中，被吴新田收编为第十五团，委张兆锡任团长。

黄得贵、韩有禄旅退至西峰镇后，已收集了张兆钾的大部分军队，势力又壮大起来。9月4日，国民军追击部队吉鸿昌旅、佟麒麟旅，进至肖金镇（今属西峰市），黄、韩率部退向宁县盘客、早胜等地活动。民国16年1月30日，国民军田金凯师进至宁县、正宁，在宫河（属正宁县）南塬等地与黄得贵部发生战斗，黄部伤亡30余人，退往山河镇（今正宁县城）。2月3日，田师追至山河镇以西地区，黄得贵利用大雪天气，在米家桥向田师发起猛烈反击，激战一昼夜，击败田师。黄部缴获重机枪十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此后，黄部主动退驻宁县盘客塬，旋又移驻合水县。未及半月，驻陕西之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派部队配合田师追剿黄得贵残部，在六寸塬（属合水县）发生战斗，黄得贵不支，退入子午岭山区。3月，黄部出子午岭，进至庆阳以北之柔远、元城、悦乐（今均属华池县）一带。4月初，黄部进攻驻庆阳之国民军，冯玉祥派第八师师长周永胜率部驰援，黄部即退入城壕川（今属华池县）峡谷地带设伏待机，周永胜冒然进军，黄部突然围击，歼灭周部近1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黄获胜后，又退入子午岭山区。

6月，黄得贵率部南下，占领山河镇。此时，韩有禄部也由陕西返回，与黄部会合。刘郁芬得报，即命令马鸿宾第二十二师南下，攻击黄、韩两部，经

数次战斗，黄、韩两部进入陕西旬邑境内活动，后被国民军打败，韩有禄被击毙，部队迫降后被编遣，黄得贵投降陕军，部队被胡景铨、田玉洁收编。至此，旧甘军势力基本被国民军消灭。

四、凉州事变

凉州事变发生于民国 17 年（1928 年）6 至 10 月间，是国民军刘郁芬部与凉州镇守使马廷勳之间的武装冲突。事变的结局，国民军取得胜利，马廷勳势力被消灭。

凉州为河西走廊重镇。马廷勳自民国 7 年担任凉州镇守使后，便统揽所属之武威、民勤、永昌、古浪、永登 5 县军政大权，雄踞一方，横征暴敛，盘剥人民，10 年间集聚了巨额财富。他所统领的军队，原是他父亲马安良经营的“西军”，有近万人之众，营、团、旅长多由他的亲族担任。他依靠这支封建军阀部队，称霸地方，残害人民，为所欲为，不听省上号令。

民国 17 年春，蒋介石与冯玉祥联兵对奉军张作霖作战，电令马麒、马廷勳各抽一旅骑兵参战。“二马”为保存实力，联合抗命，不予出兵；同时，又秘密派代表去北京与张作霖接洽，联奉制冯。5 月初，马麒部代理营长马仲英发动兵变，旋即围攻河州城，攻打国民军。接着，马麒的一些部队哗变，投了马仲英变兵；马廷勳的胞弟马廷贤（二十七师副师长）也公然叛变，与马仲英合流，壮大了变兵声势。在此情况下，刘郁芬免去了马廷勳所任凉州镇守使职务，遗缺由国民军师长戴靖宇担任，戴到职前由张允荣代理。

但马廷勳势力犹存，刘郁芬遂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消灭。6 月 13 日，张允荣率领吴鹏举旅、刘兆祥旅、李仲斌旅，星夜向西进发，名为赴镇守使任，实为准备攻击马廷勳部，并电令山丹军马场场长韩凤章，率牧兵由大马营东下策应。张允荣所率 3 个旅分两路进兵，至永登县红城堡后，即遇到马部，遂发动进攻。马部驻守红城堡的一个营未加抵抗，即向西逃走；驻永登县的一个步兵团，遭受炮击，连夜突围西退。国民军占领平番后，继续西进，直指武威；韩凤章的骑兵队，也向武威兼程前进，不日即达丰乐堡。此时，正在武威的国民军团长刘志远，认为有机可乘，未等张允荣部赶到，即于 6 月 30 日指挥他带来的 40 多名官兵和国民军派来的 100 余名警察，突然向马廷勳的镇守使署发动袭击。马廷勳听到枪声，自知大事不好，仓惶出逃。刘志远即

率领人员搜抄了马的住宅，搜出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勾结的来往函件及大批金钱财宝，其中黄金 3000 余两，银锭 10 万余两，银元 10 万余元，衣物 200 余箱，还有大批烟土及枪支，立即解运兰州报功。

马廷勳逃到皇城滩后，收集散部 2000 余人，又得到马麒支援的武器，部队重新武装起来。这时他听到国民军已经东返，凉州城防空虚，便于 7 月 20 日反攻凉州。当时，凉州城仅有百余名警察及从马场来的部分牧兵，兵力不满 300 人，临时动员了部分民团参加守城。这些地方武装，战斗力差，根本不是马廷勳部队的对手。7 月 21 日，马部包围了凉州城。不久，即在城西南角搭起云梯，爬上城墙，与守城士兵、民团展开激战，城防很快就被马部攻破。7 月 24 日，马部进城，民团退守北城楼抵抗，马部纵火焚烧，300 多名民团团丁全部烧死，雄伟壮观的凉州北城门楼化为灰烬。县长张东瀛和城防司令韩凤章，率警察和牧兵退至城东北角继续抵抗，被马部三面包围。张东瀛在激战中受伤，被警察救出城外，藏匿在禾丛之中；韩凤章力战不胜，最后率少数随从出逃。马部在城内大发淫威，杀死 3000 余人，放火烧毁了许多古代建筑。次日，张东瀛被马部士兵搜出，当场枭首示众；韩凤章逃到兰州后，以“守城不力”为由，被刘郁芬枪决。

马廷勳在凉州休整数日，又率兵东进，古浪无兵防守，不战而下。8 月 17 日，马部进至平番城下，国民军刘志远部据城坚守，马部乃绕道城东，攻占满城，杀死壮丁 200 余人，烧毁城内大部民房及庙宇。刘郁芬急调国民军冯治安旅在平番以东设防死守，阻止马部继续东犯，双方形成对峙状态。鉴于甘肃发生马仲英兵变和马廷勳变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令国民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共 3 个师）入甘助战。孙军日夜兼程，不日即开到兰州一带，然后分两路进兵，合击马部。这时，马廷勳虽然已集结 5000 余人，但经不起孙连仲优势兵力打击。8 月 27 日，国民军解永登之围，马部退至平番以北 15 公里之屯沟湾，利用山险路狭的地势，顽强抗击国民军，予孙军以相当杀伤。孙连仲亲自指挥战斗，先是采取夜袭手段攻击，未能得手，继而命师长高树勋、魏凤楼、旅长冯安邦，各带一路人马，分头并进，抢险猛攻，激战数日，死伤数百人，才攻占山头，控制了要点。马部退至武胜驿继续抵抗，孙军趁胜攻击，战斗激烈，双方伤亡较重。马部放弃阵地，西逃凉州。孙军继续追击，于 9 月 30 日占领凉州城东关、南关。马廷勳连夜退出城外，逃

往皇城滩。10月1日，国民军占领凉州城，战事停息。

五、马仲英兵变

民国17年（1928年）5月，甘肃河湟地区发生了马仲英兵变。马仲英兵变，是国民军统治甘肃时期，甘肃回族军阀马麒、马廷勳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反抗。

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指挥国民军消灭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等汉族地方军阀势力后，西宁（时属甘肃）镇守使马麒和凉州镇守使马廷勳等回族地方军阀，与国民军的矛盾便日益突出。民国16年，国民军在甘肃各地加征粮款，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部分回族上层人士的不满。是时，马仲英正在马麒部任代理营长，对国民军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便在军营中串连了马占仓、马虎山（马仲英姐夫）等7人，首先举事，公开反对国民军。5月2日，他们割断电话线，潜入循化县城，捣毁县政府，劫了监狱，夺了警察的枪支。接着继续东行，在达里加山（在甘青两省边界）附近伏击了国民军的一个小分队，又夺得了一批枪械，遂即进抵河州西乡活动。此后，马麒的“银褐马队”、“海骝马队”、“白青马队”各1个营，先后投了马仲英。马仲英到河州西乡后，原西军的许多退休军官，为其出谋划策，并煽动群众起来闹事。当地的群众怨恨国民军的苛捐杂税，很多人便参加了变兵队伍。马仲英整编变兵，号称“黑虎吸冯军”，自任“司令”，下编3旅，并提出了“反对国民军，赶走赵席聘”，“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等口号，与国民军作战。不久，原凉州镇守使马廷勳之弟马廷贤（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也率数千人参加变兵，被马仲英任命为“副司令”。

民国17年5月上旬，马仲英率变兵万余人向河州城进军。此后，马仲英率变兵三围河州城，分兵围攻宁河（今和政县）城，转战临夏、永靖等地，先后控制了莲花城黄河渡口和东乡洮河渡口。国民军派任的河州镇守使赵席聘、河州城防司令戴靖宇等，指挥国民军数师之众与之战斗，旅长赵仲华、刘永镒以下数千人阵亡，戴靖宇也被打伤。但变兵气势日盛。6月，马仲英将变兵改称“西北边防联盟军”，自任“司令”，以马廷贤为“副司令”，继续同国民军战斗。

为了消弭兵变，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急从各地调集兵力，增援河州。11

月下旬，国民军第十一、十六、十七、二十五师及孙连仲所部第十二、三十四师，共6个师5万余兵力，陆续进入河州及临近地区，向马仲英、马廷贤部发起总攻击。在国民军追击下，变兵“旅长”马世弼、马占成、阿力麻士等，率部分部众向国民军投诚；一些回族群众纷纷放下武器，脱离马部，返回家园；很多回族部众溃散后藏匿于山中。国民军攻占河州西乡韩家集后，马仲英、马廷贤率7000余人流窜外地。国民军吉鸿昌、孙连仲部尾随追击。

民国17年12月上旬，变兵进入甘南藏区，在临潭、卓尼一带遇到卓尼土司杨积庆藏兵的堵击，马部无法在藏区立足，遂转入岷县，攻陷该县县城后，杀县民团团总马兴元及数十名团丁。12月14日，吉鸿昌部进抵临洮县，沿洮河南下，于16日到达岷县地域，马仲英即率部撤出岷县，向北疾进。20日，马仲英率部进抵天水，占据城北泰山堡及附近的山头，准备攻城。当时，天水城内只有民团防守，全城百姓极为惶恐。20日黄昏，吉部追至甘谷，先遣队1个营，连夜由便道潜入天水城，大部队沿渭河东下。21日晨，马部鸣号，向天水城北关进攻，民团以枪炮抵抗。下午4时，马部正大举攻城，吉鸿昌大队人马赶到，攻击马部，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马部不支，沿渭水西去，旋经洛门，又南趋岷县。

民国18年1月16日，马仲英率部西进卓尼，焚烧了土司杨积庆的住宅和禅定寺。这时，吉鸿昌又向马部追来，马部遂西走夏河。1月24日，马部包围了拉卜楞寺，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指挥的保安大队和藏兵顽强抵抗。马部猛烈攻击，保安大队阵亡100多人。国民军第二十五师李松昆部追来，马部不战自退，西走青海。国民军司令孙连仲闻讯，即派第九十一旅高树勋部、第九十二旅鲁崇义部、第九十三旅安树德部，在西宁以南进行堵截，马部遂转入湟中，然后进入湟源。驻湟源的马麒所属马步元旅大部投了马仲英。孙连仲所部追来攻打，马部北走，于2月24日进入河西走廊。

2月26日，马部进入山丹县城休整，这时变兵只剩1万人，马8000余匹。3月11日，马部进抵永昌城下，永昌县县长李德俭和民团团长杨介臣等率民团守城，开枪打死马部副旅长马彦海，双方遂即展开激烈战斗，马部伤亡许多人。马部用炸药在南城墙炸开缺口，派精干分队爬入城内，打垮守卫城门的民团，打开城门，大队人马随即冲入城内。驻守永昌城的1营国民军，在营长徐勉指挥下，与马部展开血战，全部阵亡，守城民团被缴械后遭杀。马

仲英闻国民军追来，即率部北去民勤，沿途又杀掠了河西堡、宁远堡等地。3月14日下午，马仲英先派两骑到民勤城外喊话，要求打开城门进城，结果被守城警察开枪打死1人。15日上午，马部进抵城下，遂即发起攻击。城北的沙丘几乎和城墙一样高，马部一阵喊杀，即从沙丘爬入城里，警察、团丁多被马部用大刀砍死。这时，国民军吉鸿昌部日夜兼程向民勤追来，其先头部队于3月31日到达民勤，马部稍事抵抗后，即弃城北撤。

4月7日，马仲英率部越过腾格里沙漠，进抵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此后不久，马部即攻占宁夏满城（今银川市新城）、省城（今银川市旧城），获得了马福祥、马鸿宾库存的大批枪械弹药，又招收了不少回民加入其部，实力又有增强。5月初，国民军吉鸿昌部追入宁夏，多次发生激战，予马部以重大杀伤。6月，马仲英被迫离队他去，投靠了蒋介石，其残部被马鸿宾收编。

六、马廷贤祸害陇南

民国18年（1929年）春夏之交，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遂大力网罗西北地区的倒冯势力。4月，马仲英副司令马廷贤去北平投机钻营，通过关系投靠了蒋介石，被蒋任为“讨逆军”第十五路军第一纵队司令。

次年4月，冯玉祥部将吉鸿昌、孙连仲等，先后率军离开西北，东下河南参加中原大战，甘、宁、青防务出现空虚。马廷贤乘机回到宁夏，策动已投降国民军的旧部韩进禄旅3000余人，再次发动兵变。宁夏省主席马鸿宾派兵追剿，马廷贤与韩进禄遂率部翻越六盘山，于5月6日攻破天水城，地方保卫团抵抗不及，溃败散逃，马部大肆屠杀淫掠，被杀者达4700余人，屠状极惨。

马廷贤进占天水后，自称“西北回民联军总司令”，又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分驻天水、秦安、清水、甘谷、武山、西和等县。不久，他又派兵进占成县、徽县、武都、文县。礼县县长马绍棠，拒绝马部入城，马廷贤便派韩进禄、王占林两部围攻，马绍棠组织全城人民拼死抵抗。马部围困了一个多月后，在城墙下挖暗道，用棺材装炸药将城墙炸开缺口，始才破城。韩、王两部攻入城内后，肆意屠杀，马绍棠全家被害，协助马绍棠工作的共产党人王基永（湖南湘乡人），也一同罹难。事后调查，全城死难者近6000人。马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廷贤屠杀礼县人民的消息，曾在当年10月上旬上海各报刊登，引起人民文学家鲁迅的重视，他曾把《礼县土匪屠城》一条新闻剪贴，并写《双十怀古》（见《准风月谈》）一文，对甘肃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

马廷贤占领陇南14县后，便私自委任县长，在各县设立款局、粮台、兵站，大肆搜刮盘剥人民。所部为非作歹，横行乡里，蹂躏地方，人民苦不堪言。直到民国20年（1931年）后，马廷贤势力才被川军击败，将其逐出陇南。

七、甘肃四路联军攻击国民军

冯玉祥和蒋介石合流不久，因编遣军队和争夺权利问题而反目，矛盾日益激化，到民国18年夏季，终于爆发了蒋冯战争。蒋冯战争爆发后，冯玉祥调刘郁芬赴陕西，就任国民军后方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负责筹集物资，支持冯军对蒋作战；任命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连仲兼任甘肃省府主席。驻甘国民军大部被东调参战，甘肃防务出现空虚。

这时，蒋介石从他的总战略出发，便抓住时机，积极插足甘肃，收罗和扶持甘肃地方势力反对冯军，遂委任黄得贵为甘肃“讨逆军”^①第一路司令，鲁大昌为第二路司令，陈珪璋为第三路司令，马廷勳为第十五路司令，马廷贤、马仲英为第十五路旅长，扰乱冯军后方。在蒋的扶持下，鲁大昌盘据陇西，马廷贤盘据天水，陈珪璋盘据平凉，黄得贵盘踞固原。他们各霸一方，私收捐税，强征田粮，招兵买马，扩充部队，势力很快发展起来，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治。

民国19年3月，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再次发动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孙连仲奉命率部东下参战，将甘肃省府政务工作交王桢等“八大委员”主持，将驻守河西的国民军雷中田旅扩编为暂编师，委雷任师长，高振邦和潘振云分任第一、第二旅旅长，调兰州维持防务。孙连仲离甘后，王桢等自知难以控制局势，便向青海马麒求援。马麒早就谋求染指甘肃事务，便趁机派兵进驻河西和临夏地区，并遣其弟马麟出任甘肃省保安司令，率兵进驻兰州。

6月，马廷贤打出了“回汉联合，甘人治甘”的旗号，出面联络甘肃各地

^① “逆”指冯玉祥。

反冯势力，图谋组成联军，驱逐国民军势力出甘肃。甘肃地方势力派代表人物经过协商，同意以“回汉联合，甘人治甘”为号召，在水成成立“甘肃联军总司令部”，以马廷贤为总司令兼陇南路司令，鲁大昌为陇西路司令，陈珪璋为陇东路司令，黄得贵为陇北路司令，马培清为联军前方总指挥，拟于7月下旬分路出发，攻打国民军，夺取省城兰州。

但是，参加联军的甘肃小军阀，基于自己狭隘利益，把保存实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虽然表示参加联军作战，但各有各的打算。8月初，马培清指挥马廷贤的两个旅约3000人，向兰州进军，8月5日攻占定西县城。这时，雷中田派部队进占渭源，陇西受到威胁，鲁大昌答应派出的部队始终未敢出动；而陈珪璋和黄得贵，却公然背弃联军协议，互相打了起来，陈珪璋派杨抱诚旅袭击黄得贵驻会宁的吴发荣旅，夺取了静宁、隆德、庄浪3县地；黄得贵又派兵袭击陈珪璋老巢平凉，迫使陈部杨旅回援。马廷贤部在定西受到马麟部攻击，孤军奋战，人员伤亡，只得退出定西城。后派出一支部队袭击甘草店（在榆中东），遭雷中田部伏击，不得不退回天水。至此，四路联军攻打国民军的战斗，便告结束。

甘肃四路联军攻击国民军的行动，虽然遭到失败，却为蒋介石势力打入甘肃创造了条件。同年秋，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以王楨为首的甘肃省府发出通电，拥护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了拢络甘肃地方势力，稳定局势，为统治甘肃进一步创造条件，便将雷中田师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八师，雷仍任师长；委任陈珪璋为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后改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鲁大昌为警备第二路司令（后改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马廷贤为陇南绥靖总指挥。次年1月，蒋又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府代理主席。

八、马仲英再起于河西

民国19年（1930年）7月，马仲英潜回宁夏，被马鸿宾任用为教导队队长。这时，马仲英的族侄马谦，已被马鸿宾委任为肃（州）甘（州）警备司令，他的旧部大部分被马谦带往甘州，他便积极联络旧部，企图东山再起。10月，马仲英在宁夏收集旧部百余人，赴河西起事，到达山丹后，得到马谦骑兵团长马文祥的响应，遂合股向甘州急进。

马仲英来甘州后，打出了“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旗号，欲夺马谦兵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马谦在澡堂内设下伏兵，请马仲英洗澡，企图乘机打死马仲英，在澡堂内发生枪战。马仲英逃出后，即令马文祥率骑兵团包围了马谦的警备司令部，逼马谦交出兵权。此后，马仲英兼并了驻在甘州和肃州的高振邦部，又在肃、甘两地抓壮丁，扩充实力，使部队发展到近 5000 人。

马仲英在甘州、肃州扩充势力，引起了青海新编第九师师长马步芳的妒嫉，乃于民国 20 年 4 月率兵出扁都口，与马仲英部激战于民乐县三堡一带。马仲英战败，遂西去肃州，并控制了嘉峪关以外地区。马仲英进驻肃州后，开始整顿部队，加强纪律，克服“匪气”，同时，在部队中设立招贤接待处，广招“贤士”，网罗人才，委以“参议”、“顾问”，其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和失意文人。接着，他在酒泉成立“河西省”，自任“主席”。

是时，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危及哈密王的传统利益，哈密王遂起而反抗。哈密王派尧乐博斯等人来肃州，邀请马仲英部入疆，协助他们攻打金树仁的省军，马仲英遂率 1000 余人，于民国 20 年（1931 年）6 月下旬进入新疆，击败金树仁的省军。9 月，马仲英留马世明部数百人驻守哈密，自率一部返回敦煌。此后，马仲英派人向蒋介石游说，表示愿听从国民政府调遣，蒋遂将其部收编，给予新编第三十六师番号，委其任少将师长，并划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 7 县为其驻防补给区。自此，马仲英大力整饬部队，遣散了一批土匪、恶棍，加强了对士兵的教育和训练，同时强征当地农家子弟 3000 余人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士兵的纪律观念大大加强，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着，马仲英又把部队整编为两个旅，由其弟马仲杰与姐夫马虎山分任旅长。向驻区各县征粮派款，储备军需，为第二次西进新疆作准备。

民国 22 年 5 月，马仲英打着“解除新疆人民痛苦”的旗号，率新编三十六师 1 万人，再次进入新疆，同新疆省军、白俄归化军、东北救国军，多次发生激战，马部先胜后败，遂转入南疆。此后，马仲英又兼并了驻防伊犁的步兵第八师，总兵力一度达到 1.5 万余人。民国 23 年 7 月，马仲英在几位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赴苏联学习，其部交马虎山率领。两年后，马虎山与维族师长麻木提结伙，反对新疆省政府，被盛世才击败，新三十六师分化瓦解。马仲英到苏联后，下落不明。

九、雷马事变

民国20年(1931年)8月25日,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方式,扣押了甘肃省府主席马鸿宾,使甘肃局势发生了复杂变化。这次事变,被称为“雷马事变”。

民国19年秋,冯玉祥反蒋失败,以王楨为首的甘肃省府通电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甘肃各地为一些地方军阀势力所分割:马谦割据张掖;鲁大昌盘踞岷洮;陈珪璋称雄陇东;黄得贵霸占固原。他们或号称“师长”,或自封“司令”,各霸一方,不听省上号令,肆无忌惮地盘剥压迫人民。马仲英、马廷贤变兵复起,流窜陇南、河西地区,残害人民,甘肃形势更加混乱,省政府号令不出省城,财政更难维持。由于甘肃地方实力派系繁杂,矛盾交错,南京政府为了统治甘肃,遂先派马文车等4人以军事委员会视察员名义来甘肃联络。这时,甘肃地方实力派人物马福祥已投靠蒋介石,蒋遂于民国20年1月任命其侄马鸿宾(新编第七师师长)代理甘肃省主席(8月5日正式任主席),企图借“宁马”势力,整顿甘肃的混乱局面。为了牵制甘肃各地方实力派,蒋同时将雷中田部改编为新编第八师,任雷为师长,维持省城兰州的治安。雷中田表面上归顺了国民政府,但暗中却与冯玉祥保持着联系,并积极扩充实力,为冯玉祥东山再起作准备。

民国20年1月15日,马鸿宾随带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手枪营来甘就职。不久,雷马二人关系恶化,马鸿宾觉得城内不安全,便与幕僚在小西湖居住、办公,开会时才入城进省府。马鸿宾无力驾驭各地军阀,财政不能统一,只靠兰州附近8个县的赋税,根本维持不了省府所需军政费用。又因雷中田扩军,争粮争饷,雷马矛盾日益激化。8月初,雷中田与国民政府派来视察的专员马文车串通一气,公开进行倒马活动,企图取马而代之;冯玉祥也加紧了夺取甘肃政权的活动,企图在甘肃建立反蒋基地,遂派亲信来甘,指使雷中田“倒马”。冯的亲信鼓动雷中田把马鸿宾抓起来杀掉,然后组织军政委员会,夺取甘肃军政大权。

8月25日下午3时,马鸿宾带少数侍卫到省政府开会,雷中田即派手枪队围捕。马事先察觉,便以入厕为名,到后院换了衣服,逾垣逃进城隍庙躲藏。雷中田未抓到马鸿宾,便下令关闭城门,实行戒严,继续搜捕。雷还派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出军队解除马部武装，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入夜，马鸿宾到省公安局，向局长高振邦说明他不愿糜烂地方，希望和平解决。高便派兵把马监护起来，并报知雷中田。

8月26日，城外战事停止，马鸿宾驻兰州部队撤至西固地区；马麟的保安司令部2000余人也西撤至河口。8月27日，雷中田、马文车，组成临时省政府，雷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马任临时省政府主席。接着，根据雷中田的提议，任命陈珪璋为甘肃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鲁大昌为暂编第二师师长，王家曾为暂编第三师师长，高振邦为暂编第四师师长兼兰州城防司令，雷部旅长潘振云升任新编第八师师长。

雷马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恐雷中田政变得逞，冯玉祥势力再起于西北，遂于8月30日致电雷中田、马文车，指出扣押马鸿宾“实属反叛中央，目无法纪”之行为，令其迅速恢复马的自由。冯玉祥则给雷中田连续来电，要其迅速处死马鸿宾，先拿下甘肃政权。鉴于当时出现的复杂局面，省公安局长高振邦拒绝雷中田的要求，不肯交出马鸿宾。雷中田、马文车遂成骑虎之势。

正值此时，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的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乘机由四川来甘，表示愿意居间调停，雷、马、高均表示欢迎。经吴调停，马鸿宾返回宁夏，放弃甘肃省主席职务。吴佩孚调解成功后，便窃用甘、川、宁、青、新五省将领名义，发布声明，拥吴出山。吴佩孚在甘的所作所为，使蒋介石极为震怒，遂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出兵甘肃，控制局面。杨虎城即令其参谋长孙蔚如率第十七师入甘，雷中田抵抗失败，逃往四川。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

十、陕军人甘平叛，国民军残余势力覆灭

民国20年（1931年）8月，兰州发生雷马事变，甘肃面临着更加混乱的局面。这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提出“西北团结，陕甘一家”的口号，想趁机向甘肃扩张，相继派杜斌丞、蒋松亭等人到兰州、平凉、陇西等地活动，企图与甘肃地方势力相互结合，控制甘肃。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冯玉祥、吴佩孚在甘肃的活动深为忧虑，急命杨虎城出兵甘肃，驱逐吴佩孚，并消灭冯玉祥在甘肃的残余势力。

11月中旬，杨虎城派其参谋长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名义，率陕军主

力第十七师，沿西兰公路向甘肃进军。陕军到达平凉后，孙蔚如邀请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部共同行动，以定甘局。11月下旬，孙蔚如令黄照华团留驻平凉，保护后方交通，率杨渠统（即杨子恒）第四十九旅和段象武第五十旅向兰州开进；陈珪璋亲率其部孙远志旅和两个骑兵团随后跟进。陕军到达静宁时，雷中田所属第三旅旅长石英秀率部投降。陕军分两路西进，杨渠统旅和陈珪璋部直趋会宁，段象武旅和石英秀旅经义岗川（属通渭县）向定西开进。

陕军入甘，雷中田急调所部在会宁、定西一线抵抗。防守会宁县城的是雷部第三师（实际只有一个工兵营）。孙蔚如令杨渠统旅担任正面攻击，陈珪璋的骑兵团绕道会宁西北的鸡儿咀，截断守军与定西的联系，进而两面夹击会宁城。陈珪璋估计会宁城守军战斗力一定很强，不可能马上攻下，乃令他的骑兵团坐山观战。不料杨渠统旅于12月3日即攻克会宁县城，雷部师长王家曾被俘，而陈部骑兵团尚停留在原地，没有前来参战。

防守定西的是雷部潘振云师，孙蔚如令杨渠统旅由清凉山主攻定西城；段象武旅由南川向北，配合杨旅攻击；陈珪璋的两个骑兵团绕道葛家岔，攻占定西城西北之岷口镇。战斗开始后，潘师顽强抵抗，战斗极为激烈，杨旅黄展云团遭潘部大刀队砍杀，伤亡几尽。段象武旅的进攻也遭受挫折，遂形成相持局面。正在此时，陈珪璋的骑兵团突然出击，攻占了岷口，使潘部与兰州的联络中断。潘部后路被截断，士气大挫，乃乘夜逃走。12月7日，定西被陕军占领。

定西失守后，雷中田感到大势已去，乃命旅长石玉修率残部投奔鲁大昌，他与潘振云逃往四川。雷逃走后，驻守兰州的高振邦部便退向黄河以北之秦王川、水埠河一带；吴佩孚与马文车也仓惶离兰，经宁夏转赴北平，陕军于12月11日进入兰州。12月12日，孙蔚如在兰州成立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任杨思、张维、陈珪璋等为委员，杨渠统为兰州警备司令。

在孙部入甘的同时，杨虎城又派陕军警备师马青宛部击溃川军，占领了天水、徽县、两当等地。

陈珪璋到兰州后，即表现出居功自傲、蔑视陕军人士的情绪，他还与甘肃的一些政客密谋，企图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要“陕军回陕”。因此，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孙、陈矛盾日益加深。陈珪璋精通赌博，春节期间，邀陕军十七师团长王劲哉等玩赌，王一下子就输银币5万余元。王无钱付陈，又不愿向陈求情，遂暗结孙的参议王宗山，妄说陈准备叛乱。加之陈部占据陇东重镇平凉，卡着陕甘两省的交通咽喉。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孙蔚如遂决定捕杀陈珪璋，以剪除后患。

民国21年2月20日（农历正月15日）夜，杨渠统奉孙蔚如之命，派特务营长杜耀宗率兵冲进佛照楼旅馆，将正在玩赌的陈珪璋捕获，活埋在省政府后花园内，陈部总参议秦钟岳也一同被害。当夜，孙又派部队包围了拱星墩营房，将陈部孙远志旅和两个骑兵团全部缴械。同时，孙又派杨渠统率部火速东下，赶赴平凉，和黄照华团一起，突然袭击陈珪璋部队。陈部驻平凉的两个旅及直属部队仓促应战，很快就被杨部击散或缴械。陈部驻灵台之第一旅，闻讯后逃往庆阳，后被杨渠统派人招抚收编；陈部第五旅则由旅长蒋云台带往陇西，投了鲁大昌。至此，陇东各县均被陕军占领，杨虎城任命杨渠统为陇东绥靖司令，驻防平凉。

孙蔚如控制兰州、天水、平凉后，计划逐步控制甘肃全省局势，但蒋介石对陕军并不信任，而是一面利用，一面防备。为遏制陕军在甘活动，蒋以“军政分治”为由，于民国21年4月，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撤销了孙蔚如的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为安抚陕军，蒋任孙蔚如为三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七师师长。此后不久，蒋集团又策动驻天水之陕军马青宛警备师叛离杨虎城，投靠蒋介石。杨虎城遂令杨渠统出兵，攻击马青宛部，马部士兵大多回归陕军，马只身逃往南京。民国22年2月，蒋介石令其嫡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率部进驻天水地区。同年10月，杨渠统部被蒋调离陇东，不久，孙蔚如其他部队也被迫撤出甘肃，回到陕西。至此，蒋介石集团便直接控制了甘肃。

第三节 三十年代初的几次革命兵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甘肃特支因遭敌人残酷镇压而解体，甘肃党的工作暂由陕西省委负责领导。到30年代初，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东蛟、梁干丞、李艮、焦唯炽、孙作宾、张

德生等来甘肃，在旧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于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间，发动了多次革命兵变，力图从旧军队中拉出一批人马，组建人民革命武装，推进甘肃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当时的陕西省委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兵运工作中的盲动主义倾向，致使多数兵变在准备不足、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因而失败。参加兵变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一、两当兵变

两当兵变发生于1932年4月2日，是土地革命时期甘肃发生的第一次革命兵变。

1929年冬至次年秋，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等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所属的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二团二营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4月，经陕西省委批准，李特生等人在该营建立了共产党的委员会，使兵运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1931年春，苏雨生背叛杨虎城，率部北走宁夏。这时，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工作，全营官兵未随苏北去，继续留在了杨虎城部队，杨遂将该营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此后，陕西省委又派共产党员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来该部工作，加强了党的力量。这些共产党员大都担任了该营的下级军官，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经常找士兵谈话，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启发其阶级觉悟，并在进步分子中发展党员。至1931年底，全营已有共产党员50多人，为发动兵变创造了条件。

1932年2月，杨虎城命令警备第三旅二团参加抗拒川军的作战，赶走了四川军阀邓锡侯进入陇南一带的军队，战后，该营便分驻陕西凤县及甘肃两当、徽县、成县一带。3月，旅部决定将驻在凤县、两当的一营与驻在徽县的二营换防，因一营官兵大部分是乾县、礼泉人，不愿到离家较远的陇南山区，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营党委认为这是起义的好机会，便向陕西省委请示，发动该营起义。他们的起义计划很快得到省委的批准，并派省委军委书记刘林圃前来指导起义。刘林圃到凤县后，与该营地下党员许天洁、吕剑人、习仲勋等相结合，决定在部队换防中，于两当县城举行起义，起义后北去陕甘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边正宁县三嘉塬一带，同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3月底，旅部下达了换防部令，一营开往徽县驻防，二营回开凤县。4月1日黄昏，一营到达两当县城，营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当晚12时许起义，推选许天洁为起义总指挥。

4月2日零点，随着一声枪响，3个步兵连同时起义。起义官兵首先击毙了各连连长，营长王德修听见枪响，慌忙越墙逃跑。该营机枪连拒绝起义，并拼命抵抗，为避免伤亡，起义部队当即撤出两当县城，连夜沿两当河（今名庙河）向北转移。部队急行军35公里，上午9时左右，到达两当北部的太阳寺，营党委开会研究，决定整编部队，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刘林圃宣布：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委，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许天洁兼任三连连长，全支队共200余人。当日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出发，在深山密林中向北前进。第三天，部队在宝鸡以西渡过渭河，经过数天行军，经过陕西千阳、甘肃灵台，沿途同国民党军队、民团作战5次，于4月7日来到陕西麟游县的崔木镇。

由于部队长途行军，一路且战且走，昼夜不得休息，指战员忍饥挨饿，疲惫已极。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一面派刘林圃、吕剑人前往乾县，与国民党军队刘文伯部接洽，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暂时编入刘部，以求得到休整；一面派习仲勋、左文辉去正宁、旬邑，联络红军游击队；部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到永寿县岳御寺驻扎，等派出的人回来后再行动。但部队到达岳御寺后，即被当地土匪头子王结子带领的匪徒包围，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疲劳过度，战斗中遭受了许多伤亡。又因部队中多是乾县、礼泉人，这里离家近了，他们便借机离队回家，致使部队最后溃散。

二、靖远兵变

靖远兵变发生于1932年5月，是当时甘肃省一系列兵变中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革命兵变。

这次兵变发生在甘肃警备第三旅。该旅旅长是王子元，原来只有300余人，后来在共产党人的具体帮助下，使部队扩充到2000余人，编成一个旅，他便当了旅长。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乘此机会打入该部，其中张东蛟任副旅长，牛化东任团长，王儒林任军法主任，孙作宾任参谋主任，吕振华任

二团二营营长，还有许多党员担任了连排级军官。该旅的士兵，大多是为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是为救国救民而寻找出路的知识青年。因此，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打入该旅的地下党员，利用各种机会，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工农红军中官兵一律平等，当官的不打骂士兵，上下平分伙食尾子，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谋利益的事情，激发士兵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因此，共产党在该旅的地下组织，便很快发展起来，建立了3个党支部，有党员近百人。在党员比较集中的第二团（团长牛化东），还组建了团党委，书记是张东皎，副书记是牛化东，党的影响很广泛。

1932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化名东阳）、焦唯炽（化名赵仪三）等来靖远，在警三旅发动兵变。他们首先秘密召开团党委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兵变的指示，讨论发动兵变的计划。会上，张东皎认为起义条件尚不成熟，不同意马上发动兵变，其他多数党委成员也反对马上举行起义，但谢子长、焦唯炽主张马上起义。为了推动兵变的进程，焦唯炽以陕西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批评张东皎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宣布改组团党委，由他自己担任党委书记。会后，党委成员及各党支部，便积极进行兵变的准备工作。

正在准备兵变的紧要关头，地下党员姚绍芳叛变，向王子元报告了兵变计划。王子元得到密报，于5月4日扣押了张东皎和王儒林，并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收缴了由共产党员掌握的执法队和教导队的武器。谢子长、焦唯炽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讨论了这个突然发生的重大变化，认为如不马上起义，潜伏在该旅的共产党员，有被王子元一网打尽的可能，因此决定在5月5日夜里起义，准备把二团二营、二团一营一连、旅骑兵营二、三连和旅直教导队，共约400余人，秘密带出靖远城，打起红旗闹革命。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决定谢、焦化装，由地下党员石子健带路，提前出城，在东门外的一个小客店等候起义部队，由地下党员吕振华（二营营长）负责指挥起义。

这天傍晚，吕振华和地下党员曹炳奎（五连连长）、张秀山（一连排长），带领所属部队出城，但原定起义的骑兵营和教导队，没有行动。起义部队出城后，又没有和谢、焦联络上，便向东急速前进，到达打拉池后，一清点人数，只拉出了200余人，带有100多条枪，便按原定计划，宣布起义部队编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委，因谢、焦未跟上部队，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和政委职务。二营部队编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营部队编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接着部队继续向东开进。

部队到达狼山台子后，王子元派的追兵已经赶来。游击队就地展开，进行抗击，经过一天酣战，游击队没吃没喝，已经疲惫。吕振华遂命张秀山、曹炳奎带少数队员阻击敌人；他和苏醒民各带一部，向岷峨山转移，部队在转移途中，受到反动民团和清乡局部队的围攻，大都被敌人缴了械，人员星散，各自回了家。张秀山等带领的掩护人员，不久即被敌军包围，抵抗失败，为敌军俘虏。

谢子长、焦唯炽未找到部队，便潜来兰州。不几天，经党组织营救，张东蛟、王儒林获释，也先后来到兰州，与谢子长等人会合。他们与潜伏在兰州的地下党员杜润滋等人接上了头，收集了靖远兵败后逃回来的70多名游击队员，准备再次举事。5月20日，他们获悉：甘肃宣慰使兼西北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要给王子元发还在平滩堡火并时收缴的枪支，便决定截获这批武器，组建游击队。恰巧来兰接运这批武器的是警三旅特务连连长杜鸿范，他是进步人士杜斌丞的儿子，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赞成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谢、焦便找他谈话，动员其参加革命。杜鸿范慨然尊命，将领到的50多支步枪，两万发子弹，1500套军装，全部交给了谢子长，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谢又通过关系，在兰州购买了枪枝23支，子弹8000余发，一并运送靖远。

5月25日，谢子长、焦唯炽率领游击队员，带着枪枝弹药，从兰州起程，向靖远水泉进发。游击队员到达水泉后，于5月30日在这里“插起红旗”，成立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焦唯炽任政委，杜润滋任参谋长，杜鸿范任第一支队司令，张东蛟任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任第三支队司令。一些在兵变中失散的游击队员，也纷纷前来报到，部队很快发展到200余人。

王子元得知游击队再次举事的消息，即派军队前来“围剿”，6月2日，敌军两营，向游击队的驻地蜂涌扑来，游击队员们占领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做好了打击敌人的准备。当敌军进到阵地附近时，游击队员在张东蛟指挥下，一阵猛打，就把敌军打了个晕头转向，敌营长周维邦当场毙命，副营长梁占胜

也被打伤。这时，张东蛟命令游击队停止射击，由他喊话，想用政治攻势和他当副旅长时的威望，把敌军士兵喊过来投降。他便边跑边喊：“弟兄们！欢迎你们过来当红军，打倒刮地皮王子元！”当他看到原来的随从张丙辰时，又高声喊到：“张丙辰，你们快过来，我在这里！”就在这时，敌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闪了一下，就滚下了山坡，梁占胜命人把他抓去，威逼他写信，把游击队员叫过来。张东蛟严词拒绝，敌人就把他杀害了。谢子长考虑到游击队人少力单，便于当夜带领大家向东转移，途中又将3个支队合并为1个支队，委王儒林任支队司令，杜润滋任支队政委，自己回陕西去了。

此后，游击队在王儒林、杜润滋领导下，转战于靖远、海原、会宁、景泰、榆中5县边境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游击队又发展到400余人。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派他的特务营长王云山前来“招抚”，但他的骗局很快就被游击队识破。7月初，王云山带领特务营来水泉“围剿”，游击队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天黑后，游击队冲出敌军的包围，转移到石门一带活动。不久，王儒林留石门开展群众工作，游击队由孙作宾、杜润滋带领，到宋家梁、黑石山、扎巴岗等地活动。这时，国民党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派他的骑兵旅长冶成章，率领大批骑兵前来“围剿”，在扎巴岗包围了游击队。因游击队已无子弹，只好同敌军展开肉搏，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孙作宾、杜润滋等少数人突围脱险。

三、西华池兵变

西华池兵变，是三十年代初甘肃诸多兵变中惟一取得胜利的一次革命兵变。

1932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调在靖远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回陕西，他途经隆德县城时，遇见了在甘肃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林、苏杰儒、郝维新等人，谢子长告诉他们，靖远兵变已经失败，他们可去驻防陇东的新编第十一旅搞兵运工作，并给潜伏在该旅的地下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信，介绍他们去协助工作。

驻陇东的新编第十一旅，旅长石英秀，属邓宝珊的甘肃行署指挥。该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特务营，旅部驻庆阳县城，部队分驻庆阳、合水（今合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水县老城镇)、西华池(今合水县城)一带。该旅内部一直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其中地下党员李树林任一团一连连长,高鹏飞任特务营一连连长。

杨林等人到西华池后,立即和高鹏飞接上了头,研究发动兵变的计划,高向他们介绍了特务营的情况:该营共有3个连,营长曹又参带第三连驻在庆阳城内,警卫旅部;副营长潘立夫带第一、二连驻守西华池。曹又参思想进步,赞成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但潘立夫思想反动,主张“围剿”红军。高鹏飞领导的第一连,人枪齐全,班排长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组织力量较强;而第二连缺额较多,枪枝也少。一连党支部(书记为高鹏飞)平时注意在士兵中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思想教育,党员和士兵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高鹏飞还说:距西华池不太远的盘克塬(属宁县),驻有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可以联络,以作外应。根据以上情况,高鹏飞和杨林等人认为,在西华池举行起义,有成功的可能。会后,他们便分头活动,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并派人与陕甘红军游击队联系,请求策应。

经过紧张工作,起义定在7月9日举行。这天早饭后,第一连正在悄悄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副营长潘立夫派人来邀高鹏飞去打麻将,高鹏飞与杨林认为这是好机会,高鹏飞可借机把潘立夫缠在麻将桌上,便于连队起事。高鹏飞走后,地下党员曹胜勇(一排长)和苏杰儒,立即把一连全体士兵集合在一个大房子里,进行动员,号召大家都参加武装起义,得到全连士兵的一致拥护。之后,杨林、曹胜勇即率全连冲入操场,趁第二连做徒手操的机会,收缴了二连的枪。与此同时,郝维新和康健民、朱万才等人,闯入了营部,高鹏飞见自己人进来,便一脚踢翻麻将桌,掏出手枪对准潘立夫,大喊一声:“不准动!”郝维新等人一起冲上前去,把潘立夫和其他人的枪都下了。

高鹏飞来到操场,向大家郑重宣布:特务营第一、二连全体官兵170余人起义,参加红军去。全体官兵热烈鼓掌,欢呼起义成功,接着又宣布了几条纪律。天黑后,起义部队出发,向陕甘红军游击队驻地开去,第二天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随后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除小部分编入骑兵大队外,大部分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任命高鹏飞为大队长,阎润平为政委。

四、岷口兵变

岷口兵变发生于1932年7月，陕军杨虎城第十七师五十旅补充二团一营，在几名进步军官的组织领导下，在甘肃定西县的岷口举行起义。

1932年春，补充二团由兰州移防定西，一营随团部驻定西城。该团团长黄展云，素与一营营长何冠五不和，二人貌合神离，明争暗斗，黄展云为了排除异己，与旅长段象武研究决定，准备撤去何冠五的营长职务，并把该营调往兰州，散编在第九十九团内。该营第三连排长赵丕烈和第二营排长卢松轩，是两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军官，曾受过共产党的教育，对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现象和危害人民的行为，极为不满。这时，他们趁机对何冠五做争取工作，同时，团结了营内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军官和士兵，准备发动兵变，投奔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7月，一营奉命由定西向兰州开拔，当天下午到达岷口宿营。这时，何冠五把赵丕烈找去说：“团长欺我太甚，我决定不去兰州，离队回家，我把部队交给你去处理吧。”赵丕烈立即与进步军官马济人（一连连长）、石庆德（一连排长，地下党员）、卢纪民（营部医官）商定，以营长名义召集各连连长开会，待人到齐后，赵即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士兵，把思想反动的二连连长张俊杰、三连连长左金秀、机枪连连长郭雨田3人捆绑起来；接着又率领一、三连缴了二连、机枪连的武器，宣布全营起义。同时，封锁了通往兰州的道路，卡断了电话。为了防止敌人调兵追击，赵丕烈、马济人等，率领部队于当晚离开岷口，向西北转移，计划与靖远兵变的部队会合。他们连夜行军，于拂晓到达会宁县郭城驿地域，在这里召开了全营官兵大会，赵丕烈讲了话，宣布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团，马济人任团长，卢纪民任团副，下设两个营，石庆德任一营营长，赵丕烈任二营营长，并向原二连、机枪连发还了收缴的武器。

不几天，起义军得知靖远兵变失败，便绕道静宁，向陕甘边进发，争取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在行进途中，又将起义军定名为“人民革命军”，由马济人、卢纪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下编两个支队，石庆德、赵丕烈分别担任一、二支队支队长。

在向陕甘边开进途中，起义军翻山越岭，不怕困难，忍饥挨饿，与围追

的敌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8月，起义军来到关山。这时，个别领导人错误的认为，起义军已经脱离了险境，打算在这里休整几天，然后北上。可就在这时，有一个被称为“背锅司令”的土匪头子，率领骑匪1000余人突然袭来，并把起义军包围起来，起义军战士英勇还击，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至夜幕降临，起义军已受到严重伤亡，弹药将尽，便趁着天黑，组织突围，在突围战斗中，起义军领导人马济人、赵丕烈、石庆德等先后负伤，士兵只剩下五六十人，仍未突出。天明后，敌人又发起了进攻，起义军阵地被突破，只有个别人员脱险，其余均牺牲在关山上。

五、蒿店兵变

1932年10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李艮领导下，潜伏在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干部补习大队的共产党员，在平凉以西之蒿店发动了一次革命兵变，由于准备不足，起义未能取得成功。

民国2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开展陇东地区的兵运工作，派共产党员刘杰三、樊世荣2人来平凉，连同打入驻平凉之陕军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杨子恒部的共产党员王杰（任该旅上尉参谋，是共产党在该部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共同建立了陇东军特委，由刘杰三任军特委书记，以王杰、樊世荣2人为委员。

当时，甘肃政局极为混乱，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主任，借以稳定甘肃政局。4月，邵、邓一同来兰就职。邓宝珊来兰后，经过积极筹备，于6月间成立了甘肃行署。9月，蒋介石拨给邓部德国造步枪800支，驳壳枪200支，以及弹药一批。为了保证这批武器能从西安安全运到兰州，邓决定派他的干部补习大队去平凉接运。中共陕西省委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在其接运武器途中，发动兵变，将这批武器搞到手，以扩大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实力，遂派省委常委李艮来平凉，领导这次兵变。

9月24日，邓宝珊的干部补习大队在大队长楚则先、教育长姚亮的率领下，从兰州出发来平凉。该队是邓宝珊为扩充军队培养基层军官和军士的，全大队共有260多人，下设军官队和军士队。该部潜伏有共产党地下党员十余人，其中军官队有3人，军士队有11人，军士队队长李华锋也是党员，支部

书记是窦文德，党组织的总负责人是周志学。当月底，干部补习大队到达平凉，宣布休息3天，然后接运武器回兰州。这时，李艮与陇东军特委已制定了兵变计划，以李艮为总指挥，李艮把兵变计划立即通知了潜伏在干部补习大队的地下党组织。周志学、李华锋等，便根据李艮指示，召开党员会议，研究行动方案。有的党员在会上提出：“兵变之事，补习大队领导已有所闻，并作了防备，兵变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要谨慎从事。”但多数人认为：如不立即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党员在会上说：“就是失败了也要干下去。”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执行李艮指示，在蒿店发动兵变，然后上陕甘边，投奔红军游击队。

10月初，补习大队从平凉出发回兰州，当晚宿营在平凉以西20多公里之蒿店，李艮也随后到达这里，并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再次研究发动兵变的问题，决定以军士队为主，于当晚12时行动。这时，补习大队领导已在大队部和军官队加了岗哨，似有防备兵变准备，原来打算参加兵变的一些非党人员便发生动摇，有的公开表示不参加行动；有的党员也表现有畏难退缩情绪。晚7时，军士队分队长王化民（地下党员），便带领4个人6支枪临阵脱逃了，不少学员也出逃了。李艮、李华锋等积极开展工作，尽量动员学员参加兵变，最后组织了34人，携带手枪11支，步枪34支出走，乘夜向东北方向行进。行进了一段路程之后，李艮派党员李特生、苏冠英带6名学员在后面掩护，这8个人不久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部队只剩下26人。进军途中，李艮宣布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七支队，由李华锋任支队长，李艮任支队政委。

因为参加这次兵变的多数是学生出身，经不起长途行军的艰难困苦，许多人相继脱队逃跑。于是，部队在李艮主持下进行了整顿，又让一些不愿意走的人离队，最后只剩下7人。行至镇原后，遭到当地民团袭击，周志学和另一名队员中弹牺牲，其余5人便埋了武器，回到了平凉。

六、兰州北门兵变

1933年4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北门发动的兵变，是三十年代初甘肃省发生的最后一次兵变，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

193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兰州成立甘宁青特委，由甘肃籍党员吴鸿宾任书记，以孙作宾、李慕愚、常黎夫、马豫章4人为委员，孙作宾

负责军委工作。甘宁青特委成立后，即做出决定，要尽快在甘肃组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推进甘宁青地区的革命事业。这时，由王儒林、李慕愚等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兰州以北的山区进行艰苦斗争，特委遂于1933年3月下旬决定，在兰州邓宝珊城防部队中发动兵变，拉出一支人马，支援和壮大抗日义勇军队伍。为此，特委指定地下党员贺晋年负责，把兰州城防部队驻在北门（在今永昌路北端）城楼上的部队搞到手，然后带过黄河，参加抗日义勇军去，并派地下党员石子健、崔继浩、李培青协助他工作。

驻在兰州北门城楼的部队只有1个排，共20余人，排长柳明山和贺晋年是老相识，他们过去曾在陇东军阀陈珪璋部一起当过兵。贺晋年、崔继浩等人经过具体研究，决定利用柳明山与贺晋年的这层关系，发动该排兵变。会后，即分头去作准备工作。4月初的一个晚上，贺晋年和崔继浩、李培青等6人来到北门城楼上，找柳明山“玩玩”，机智地取下挂在墙上的步枪和子弹，并说服柳明山带领弟兄们一同上北山参加革命。接着，贺晋年又派崔继浩和李培青等人去缴桥门（在铁桥南边）守兵的枪，但事不顺利，惊动了桥门守兵，顿时枪声大作，互相射击，引起兰州城内惊慌，警备司令部很快关闭城门，实行戒严。崔、李等人来不及返回北门，便钻进桥门洞，扭断城门大锁，跑过黄河铁桥。贺晋年等人在北门上听到枪响，知有变故，便和柳明山等人打开城门，带领20多名士兵冲过铁桥，直奔北山红砂岷，同抗日义勇军会合了。但崔继浩和李培青过铁桥不远，即迷失方向，被敌军追捕回来，英勇就义。

这次兵变，震动了兰州，影响很大，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也引起敌人的恐惧。5月，蒋介石令甘宁青3省调集部队“会剿”。在敌军“围剿”下，抗日义勇军遭到失败，孙作宾、王儒林、李慕愚、吕振华、郝新亚等36人被俘，参谋长张子明、大队长杨得胜（藏族）等100余人壮烈牺牲。

30年代初，甘肃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还在凤翔路口（在泾川县东）、天水、碧口（在文县东）等地发动兵变，但都在敌军镇压下遭到失败。

第十二章 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武装斗争。在这场新的革命斗争中，陕甘边界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经过极其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建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最初以照金为中心，后来以南梁为中心。1933年到1935年，南梁是陕甘红军总部和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的所在地。1935年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后来成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红军游击队和陕甘边人民，为西北革命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第一节 南梁地区的早期武装斗争

南梁地区，地处甘肃陇东的华池、合水和陕北的保安（今志丹）、甘泉4县之交。这里是山岳梢林地带，方圆数百里，属桥山山脉中段，包括陇东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二将川、林镇庙川、豹子川、大凤川、平定川、太白川、苗村川，陕北的瓦子川、白沙川、麻地台川、樊川、义正川、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三道川，中心为南梁堡，故统称为南梁地区。境内山川纵横交错，梢林密布。在旧中国，这里交通阻隔，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一、南梁人民的自发抗争

自民国以来，南梁地区人民深受兵灾匪祸之苦，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陇东镇守使张兆铎、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等大小军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肆意压迫剥削人民，抓兵拉夫，征粮派款，抢掠烧杀，无恶不作，逼得不少人家破人亡。1928年至1929年期间，这里持续大旱，赤地千里，庄稼失收，广大农民饥饿难当，先是吃树皮草根，继而人相争食，死亡枕藉。为了生存，

南梁人民不断自发地奋起抗争，二将川、白马庙川等地农民，以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为核心，抱成团体，组织农民武装，打击土匪的残害抢劫，反抗官府、军阀的横征暴敛。洛河川贫苦农民，聚众起事，向土豪劣绅“借粮”，抗拒反动官府的税款。葫芦河两岸的贫苦农民，组织“撅头队”、“口袋队”，挖掘地主藏粮，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有些侠义志士，还拉起饥民武装，占据梢山，聚众造反，攻破地主豪绅的土围子，杀富除恶，开仓放粮，救济穷人，闹得富豪老财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农民的这些正义斗争，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有的惨遭失败，有的被反动军队剿灭。

二、刘志丹来南梁领导武装斗争

刘志丹是西北著名共产党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还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直接受到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理论的教育。他参加过大革命，参与领导了渭华暴动，1928年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渭华起义和西北地区一系列革命兵变失败后，他就认识到：要搞武装斗争，必须走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道路，组织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他的家靠近南梁地区，熟悉这里的环境和政治民情，认为这里是武装割据的理想地区，进可以南下关中，东入陕北，西略陇东，发展革命；退则以高山梢林为依托，据险固守，与敌周旋，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1929年5月，刘志丹主持召开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南梁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会议同意他的观点，决定加强对南梁地区饥民斗争的领导，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建立农民联合会，发展共产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会后，刘志丹来到庆阳、合水、环县等地组织领导饥民斗争。在刘志丹的启发教育下，南梁山区的饥民武装首领赵连璧，首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出面联络那些占山为王的饥民武装，并打进民团抓枪杆子。刘志丹返回陕北后，又派共产党员霍维德、李力果等，以“皮货商”（当地群众称为“皮客”）为掩护，进入南梁地区，串连贫苦农民，联络饥民武装，指导饥民斗争。

1930年初，刘志丹又来到南梁，专门从事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这时，在陇东做小买卖的陕北米脂县

人杨培胜，在二将川遭土匪抢劫，贫困交加，走投无路，经刘志丹动员启发，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便积极组织武装力量，设法夺取了民团的几支枪，武装了自己。刘志丹在南梁堡、石咀子等地，同哥老会首领郑德明、朱子清等谈古论今，引导他们克服封建意识，参加革命。在刘志丹教育下，郑德明、朱子清的政治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发誓要“跟老刘干一番‘吊民伐罪’的事业”。从此，郑德明的家便成为共产党员活动的一个落脚点。朱子清则以“说书”为名，经常出现在村头院落，说唱历代农民起义的悲壮故事，鼓动贫苦农民起来反抗官府，并传播刘志丹“闹红”的思想，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刘志丹还利用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招兵买马、扩充部队的机会，在谭部挂号建军，把他组织的一些农民武装，编为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自任营长。

三、太白镇夺枪，建立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辞去了特委军委书记职务，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南梁地区的武装斗争。9月14日，刘志丹返回保安县永宁山，同共产党员曹力如、王子宜、卢仲祥、刘约三、马富吉、魏佑民、刘景范等，共同研究了进一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首先袭击驻在合水县太白镇的民团，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建立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之后，刘志丹立即集聚人马，组成骑兵小分队，进行夺枪斗争。9月28日拂晓，刘志丹身着民团军官服，游击队员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等20余人，身着民团军服，骑马挂枪，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号，从白沙川出发，穿过梢林，趟过沟壑，于当日下午开进了太白镇。

太白镇是合水县东北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葫芦河与苗村河交汇处。太白民团为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下辖3个连，第一连驻太白镇，第二连驻葫芦河以北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太白镇西北约40多公里的林镇，兵力比较分散。刘志丹率领的人马到达太白镇后，得到了打进敌营当兵的游击队员赵连璧、杨树荣（又名姜兆莹）的协助，与民团官兵进行了“交朋友”活动，一面麻痹、迷惑敌人，一面侦察敌情。

10月1日上午，刘志丹在杨树荣陪同下，来到敌营，与敌军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商借粮草”，乘其不备，将黄、王击毙。与此同时，卢仲祥带领十余人，在一家酒坊设下“宴席”，与敌第一连官兵“联欢”，听到外面传

来枪声，游击队员立即将枪口对准民团士兵，赵连璧乘机大声说：“弟兄们，刘志丹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咱们都是穷苦人，都跟老刘走吧！”敌连长准备抵抗，被卢一枪打倒，其余官兵不敢动作，全部被缴了械。驻黄家砭的敌第二连听到枪响，知有变故，便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即率游击队员勇猛追击，又缴获了一些枪支、马匹。中午时分，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即率游击队沿葫芦河北上，向林镇前进，行进途中，活捉了太白民团驻林镇的第三连连长。次日凌晨，游击队包围了驻林镇的民团，逼敌连长下令，交出了全部枪支、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太白民团被全部解决，共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骡马 10 余匹。

太白镇夺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刘志丹用夺取的武器，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共产党在南梁地区组织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诞生了。刘志丹率领这支游击队，在合水、华池、保安、安塞等地展开了游击战争。

太白夺枪后，刘志丹率游击队转战陕甘边界，打土豪，除劣绅，消灭小股民团和土匪，扩充兵力，操练队伍，闹得反动派极为恐慌。1931 年元月，游击队在真武洞、镰刀湾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一批枪支，许多青年农民参加了游击队，队伍扩充到 150 余人。2 月 15 日，刘志丹率领游击队转移到合水县以东之固城川麻峪村休整。这时，在南梁山区活动的赵连璧、同守孝、杨培胜，也率领他们组织的游击队前来会合；合水民团排长贾生财、瓦冈川民团团总唐青山，各从民团中拉出四五十人，相继前来投奔游击队。这样，游击队一下子就增加到 400 余人。为了加强领导，刘志丹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 4 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连连长，并在游击队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杨树荣任支部书记。南梁游击队建立后，政治影响迅速扩大，陕甘边界的革命分子和贫苦农民，纷纷前来投奔。

同年 2 月，固城整编刚刚结束，“围剿”的敌军就从东西两面杀来。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的高双城旅，分 3 路直扑过来；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积极配合，在西面进行堵截，企图把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消灭掉。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向南转移，行至宁县襄乐镇以北之张陂塬，遭陈珪璋骑兵旅突然袭击，一连连长卢仲祥牺牲，部队损失惨重，只有百余人

突围脱险，转移到宜君县小石崖一带坚持斗争。在这里，游击队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这时，驻陕西彬县之地方军阀苏雨生部（杨虎城骑兵旅）党的兵运工作，已有相当基础，中共陕西省委遂指示刘志丹与苏雨生合作，暂时不打红旗，将部队编入苏部，以求得生息。据此，刘志丹即派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重回南梁、合水开展工作，自率游击队开进旬邑县职田镇，被苏改编为“补充第二团”，苏委任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副团长。这样，就使这支游击队在敌人的营垒中，取得合法身份，得到了生息的机会。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到职田镇，向刘志丹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名义，积极扩大部队，准备再打红旗的指示，刘志丹便抓紧筹集粮款、军械，整训和扩大部队。刘志丹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苏雨生遂将刘志丹扣押，补充第二团也被苏雨生缴械，人员被改编为运输队，移驻彬县城东关。不久，在杜斌丞、南汉宸营救下，刘志丹得以获释。

刘志丹获释后，奉陕西省委指示，于当年6月到平凉陈珪璋部队进行兵运工作。陈的警卫团长刘宝堂，早年和刘志丹有交往，在他的保荐下，陈收留了刘志丹，并被任命为第十一旅旅长，命其收编陇东各地的饥民队伍。此时，陕军杨虎城与苏雨生发生火并，苏部战败北逃，陈珪璋令其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与刘志丹率部堵截。高广仁原是宁夏土匪，被陈珪璋收编不久，匪性未改，这时将刘志丹扣留。幸在刘宝堂帮助下，刘志丹得以脱险，回到了南梁地区的平定川。

四、重建南梁游击队

1931年7月，刘志丹和马锡五等人会合，回顾了大半年来奔波转战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认为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虽然屡遭失败，但也锻炼了一批军事干部，积蓄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这时，杨培胜已以平定川为立足点，招聚饥民，拉起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聚集山林，杀富济贫；赵连璧以合水县贾家沟圈为据点，插旗招兵，安营扎寨，收集饥民、散兵，反抗官府、豪绅，拉起的队伍也有100余人；贾生财则取得了合水县蒿嘴铺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招募饥民、壮丁，扩充武装，人数已有近百人。于是，刘志丹与马锡五商定，下决心花大力气，

重建游击队，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9月，刘志丹和马锡五来到杨培胜队伍的驻地——平定川倒水湾，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这3支队伍共有300余人，刘志丹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再次建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长，下辖三个大队，赵连璧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杨培胜任第二大队大队长，贾生财任第三大队大队长。

五、二将川出师告捷

南梁游击队重新建立后不久，敌人的“围剿”便接踵而至。盘踞三边的惯匪张廷芝派1个骑兵连，由其亲信蔺士昌指挥，经三道川，越紫坊梁，由北面直袭过来；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派1个营，并纠集合水民团，由南面进犯。敌人妄图南北夹击，将南梁游击队一举消灭。刘志丹当即率领游击队钻入梢林，利用有利地形，痛击来犯的敌人。

1931年9月下旬，赵连璧率一大队游击队员冒雨出发，连夜进抵二将川（今属华池县），在张廷芝匪兵必经的白沟口设下埋伏，另以1个中队引诱敌人。当40余名敌骑被游击队员诱入梢林时，敌人只好下马钻山林追击，仅留几个人控马。这时，赵连璧率领埋伏的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取了敌人的40多匹战马。敌人知道中计，急忙回头向山下扑来，又遭游击队员的猛烈射击，死伤近半，只得撤回三边老巢。与此同时，杨培胜、贾生财率领的游击队，也给了南线进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敌军无心恋战，退出了南梁。

战后，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在南梁堡、东华池一带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斗争，扩大游击队。

六、林镇会师

1931年10月20日，共产党员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师储杰率领的陕北保运队共300余人，来到南梁地区，在林镇（今属华池县）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师。对于在南梁会合起来的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十分关注，寄予极大希望，特授权谢子长前来整编，以求迅速建立起一支正式的工农红军队伍。

10月30日，谢子长到达南梁，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一起，开展工作。谢

子长到游击队后，成立了游击队党的委员会（简称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为委员，明确规定队委会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对游击队进行编队，晋西游击队和陕北保运队编为第一支队，谢子长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任支队长。支队各辖3个大队。谢向队委会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整顿部队，高举红旗，建立红军游击队及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当时，陕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示游击队开往陕西的三水（今旬邑）、淳化一带活动，并与渭北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的指示，刘志丹认为，“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根据地，再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大西北。”但相当一部分委员主张南下渭北。因意见不能统一，遂将分歧意见报告陕西省委。由于当时游击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部队情绪有些不稳，于是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向庆阳方向转移，以解决粮食和冬衣问题。11月9日，游击队到达庆阳东北15公里之新堡（今属华池县）。

七、“借水养鱼”，游击队改番号为陈珪璋骑兵第二旅

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素慕刘志丹的才干和名望，以前虽有几回交手，为发展自己势力，仍设法拉拢刘志丹。游击队到达新堡后，陈即派人前来联络，收编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考虑到部队的给养问题困难很大，同意暂投陈部，“借水养鱼”，以济军需，生息力量。经队委会讨论决定，派出马云泽等，前往平凉同陈珪璋谈判。谈判结果，陈同意在保持游击队不被编散的原则下，将游击队番号改为新编第十三师骑兵第二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驻防新堡一带，并拨给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银元）。之后队委会决定，由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马锡五等组成旅部，第一支队改为第一团，第二支队改为第二团。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廷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清；第四营营长白锡林，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武；第二营营长杨培

胜，教导员杨龚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教导员不详）；第四营营长贾生财，教导员邵德章。

游击队补给换装后，即转入冬训。谢子长、刘志丹抓紧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灌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和严守革命纪律等革命思想。经过整训，游击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提高，为正式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及创建 寺村塬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刘志丹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制约。首先是自身力量弱小与敌人不断围剿，其次是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

一、游击队南下正宁，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旅后，陈珪璋极力设法彻底吞并这支部队。他一面派人与谢子长、刘志丹再三纠缠；一面在基层拉拢串联，暗中策反；同时，在游击队周围部署兵力，企图在谈判不成时，用武力解决。在游击队内部，一些土客、镖头也乘机鼓噪“换旗”。恰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省委指示，要求部队立即南下，成立红军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鉴于以上情况，队委会决定，即刻率部队向南转移。1932年1月8日，游击队从新堡出发，在柳村塬消灭了监视游击队的陈珪璋部两个连后，来到了正宁县柴桥子。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后叛变）来到游击队，再次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迅速组建正式红军，并开往渭北（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队委会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李杰夫共同决定，为适应“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将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1月上旬，游击队在正宁县北柴桥子召开改编大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正式宣告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设政治处，主任李杰夫；参谋处，主任杨重远（兼）；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文书处，主任刘昌汉。下辖两个支队，1个警

卫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所辖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长马锡五，所辖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警卫大队，大队长白锡林。各大队均辖3个中队。另将陕西渭北地区参军的百余名新战士，编为补充队。全军共700余人，装备枪支、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委员有刘志丹、荣子卿、阎红彦等。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即转入整训，领导骨干和党员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指挥人员学习游击战术和中央红军的一些经验，基层干部和战士主要进行反帝抗日爱国教育、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随后，又开办了班排长训练班，学习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总指挥部的意图是：通过训练和整顿，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迎接新的战斗。

二、三嘉塬缴枪事件

1932年2月上旬，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塬，总指挥部和第一支队住在锦章村，刘志丹、马锡五率第二支队住在细嘴子。这时，在如何整顿部队作风纪律、纯洁内部的问题上，领导层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第二支队成份复杂，作风纪律不好，“形同土匪”，要采取清洗的办法，纯洁队伍。刘志丹则认为，部队的作风纪律问题，主要是教育整顿，必须坚持团结改造的方针；他还认为，要把部分人沾染的旧军队和民团的恶习改造过来，使之完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必然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简单从事。有的负责人甚至指责第二支队是“纯系土匪复合而成”，“只有坚决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才能建成红军部队”，并批评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还说“企图渐次改造，纯是幻想”。

正在这时，第二支队发生了赵连璧以外出打土豪为名，带领部分人抢了一家店铺的违犯革命纪律的行为。谢子长认为这是破坏同盟军声誉的严重问题，于2月6日（春节）召开同盟军军人大会，调动第一支队收缴了第二支队的枪，并开枪打死第二支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谷聚山，打伤副大队长白冠武，然后又送走了一批“成份复杂”的人。这就是“三嘉塬缴枪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在同盟军中引起了很大震动，2月7日晚，第一支队

支队长师诸杰，带领 100 余人离开同盟军，投降了杨虎城部队，同盟军只剩下 300 多人，一支刚刚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

对于三嘉塬缴枪事件，长期以来在有关干部中一直存在着争论。1985 年 9 月，冯文彬、宋时轮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原在陕甘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汪锋、张达志、刘景范、王兆相、张秀山、张邦英、蔡子伟、李铁轮、高朗亭等，对西北红军历史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座谈，“大家各抒己见，交换了看法”，“对一些问题取得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1986 年 5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冯文彬、宋时轮《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说：对于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的性质，大家认为，“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加以分析，从本质上看”。“南梁游击队成立初期，成分比较复杂，作风纪律不够好。晋西游击队与陕北地方保运武装合编之后，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但是，这两支游击队当时都有党的领导，它们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后来他们都是组成西北红军的基础。因此，尽管当时部队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部队的番号也有不同的叫法，但应肯定这两支游击队都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与此相联系的第一支队缴第二支队枪的问题，《报告》说：在座谈中大家认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建立

1932 年 2 月 12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三嘉塬细嘴子广场举行了改编誓师大会，李杰夫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组成及指挥部、大队干部的任命：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下辖 3 个步兵大队、1 个直属骑兵队和 1 个警卫队，共 360 人枪。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

政治委员高岗；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杨重远（兼）；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政治委员程玉清；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政治委员杨森；直属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旬邑特支书记第伍伯昌，将绣有镰刀、斧头的三级（队、大队、小队）军旗授予部队；当地群众数百人赶来祝贺，三嘉塬农民代表任生堂献给陕甘红军游击队爱民旗一面。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陕甘红军游击队委员会，书记李杰夫，委员有谢子长、荣子卿、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第伍伯昌、马云泽、高岗、雷恩钧、程玉清、白锡林、胡廷俊、强龙光等。同时，还成立了各大队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宣传队。

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西北革命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公开打出红旗，实行土地革命的阶段。

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不久，即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东入陕西，向渭北地区运动，攻占旬邑县职田镇，歼灭守镇民团，镇压了几名土豪、恶霸，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接着又在阳坡头（属旬邑县）歼灭国民党地方部队一个营，毙敌 160 余人，俘敌 400 余人，缴获枪支 400 余支及物资一批。陕甘红军游击队入陕 3 天，打了两仗，皆获全胜。但是敌人也迅速调集兵力，企图“剿灭”这支革命武装。根据敌情变化，谢子长率游击队渡过马栏河，向南运动，随即又转锋东去，乘元宵节之夜，出敌不意，全歼照金（属耀县）民团，俘获人枪各 30 余。

1932 年 2 月 21 日，红军游击队转至香山（属耀县）召开队党委会，着重讨论了陕西省委关于游击队南下的指示。会议认为，三原、富平地区敌人势力雄厚，统治严密，指挥系统敏感，交通便利，兵力调动迅速，使用还十分弱小的游击队于这样的地区是冒险的；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方针，应是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选择适宜的落脚点。会议决定游击队向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地区发展。24 日，进入预定地区，活动 10 天，歼敌 200 余人，缴获枪支 100 余支。红军游击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到一地，立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其后，敌军重兵来攻，游击队退入陕甘边境的上畛子进行休整。刘志丹带胡廷俊、杨鼎、白冠武等 20 名伤员，化装去西安治疗，并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部队行动方针。

四、建立寺村塬根据地和革命委员会

1932年3月中旬，陕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与新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正在陇东火并。与此同时，正宁县爆发了群众自发斗争，准备围攻县城山河镇。谢子长决定支援群众斗争，乘陕甘军阀混战之机，开展陇东各县的游击战争。3月18日，谢子长率游击队向西行动，19日进抵正宁县北之柴桥子，派出骑兵与起事农民联络，约定军民联合攻打县城。但红军游击队因向导迷路，未能按时赶到；起事群众缺乏严密组织，攻城时受敌回击，临阵散落；内应官兵遇难，攻打山河镇遂告失败。

陕甘红军游击队撤围山河镇后，移驻正宁县南部之寺村塬，指挥部设在新庄子。红军游击队的红旗高高地竖在门前的照壁上，迎风飘扬，吸引着广大群众。队党委决定，将起义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任命杜兴邦为总指挥，巩世信、张进元为副总指挥；游击队转入群众工作，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府，创立革命根据地。

3月22日，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党委会领导下，72个村的农民代表齐聚寺村堡，举行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杰夫，副主席张进元、唐桂荣，土地委员郭正兴，军事委员左怀玉，财粮委员范新发，贫农委员马兆琪，工会委员范聚成，妇女委员刘桂英，青年委员龚思祥。龙嘴子乡回族群众，也选代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在苏维埃旗帜下，得到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它标志着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协助下，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以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指挥部派出骑兵团到永和（属正宁县）、永乐、北极（属彬县）和底庙（属旬邑县）等地，抓捕逃亡的土豪劣绅。被抓来的豪绅关押在新庄子村，昔日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这时威风尽扫，不得不向贫苦农民低头求情。红军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根据他们的罪恶大小，区别对待，一般豪绅低头认罪后取保释放，少数罪大恶极的严加惩办。

3月底，在苟仁村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谢子长在会上讲了话，公判处决了民愤极大的土豪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德功，并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

农民。这次大会点燃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烈火，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群众斗争迅速掀起。接着，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团体组织纷纷建立。

4月13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赤卫军、少先队千余人配合下，再次围攻正宁县城山河镇，但因敌军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固守，故未能得手。14日，红军游击队在西坡伏击从西峰镇赶来增援的敌军1个营，歼敌200余人。

4月20日夜，红军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奔袭旬邑县城。21日拂晓，出敌不意，袭击成功，毙伤俘陕军警卫团及民团官兵3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支，弹药2万余发。处决了敌县长、警察局长及土豪劣绅数人。这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陕甘红军游击队建队70余天，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击敌人，接连取得胜利，初步创建了正宁革命根据地。但是，正宁根据地建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就强令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陕西，这块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便失去依托，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也在敌人围攻下解体。

五、红军游击队艰苦转战

这时，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向上，中共陕西省委认为“桥山深处各地缺少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工作没有基础”；说什么这里“地处穷乡僻壤，人口稀到极点，人民穷到极处，游击队经济上毫无出路”；且“政治影响不大”等等。陕西省委坚持在渭北、西路一些地区建立根据地，并认为游击队只有进入这一地区，“攻占若干城镇，经济上才有出路”；这里“人口稠密，便于扩充部队”；这里“迫近关中，对敌人震撼大，易于扩大政治影响”。因此，陕西省委在它的历次“指示”、“命令”、“决议”中，反复阐述和强调了这一路线和计划。

为了贯彻陕西省委的这一错误方针，省委书记杜衡于1932年4月中旬，来陕甘红军游击队。这时，刘志丹在完成了安置伤员和向省委汇报的任务后，亦随杜衡回到游击队。杜衡来队后，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对游击队未南下渭北进行了严肃地批评，并说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遂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王子元部做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开往旬邑县马家堡待命。

4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进至马家堡，被杜衡分编为第三、

第五两个支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重远。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党委撤销，各支队党组织直属省委领导。新支队编成后，即离开山区，分别进入西路、渭北地区分散活动。红军游击队进入渭北地区后，立刻引起敌人的强烈反应。5月初，敌人即调集兵力组织“围剿”，游击队艰苦作战，转战7县，行程700里，歼敌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6月23日，敌以优势兵力向活动在韩城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发动进攻。由于红军游击队远离根据地，从山区到达平原，失去了依托，在敌军强大攻势下损失过半，被迫撤退。

韩城战斗失利后，红军游击队重新进入桥山地区休整。转移途中，复遭敌军追堵拦截，红军游击队再战再损，乃至序列散乱，各部之间失掉联络。退至宁县麻子掌时，全队只存200余人。这时，部队士气低落，悲观失望情绪蔓延，思想混乱；领导成员之间在选择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和军事后方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政委李杰夫、政治部主任黄子文等人，坚持南下三原戊字区打游击，建立渭北根据地；总指挥刘志丹以及杨重远、白锡林、强龙光等多数人，则主张北上南梁，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李、黄便提出“南北分家”的意见，说愿意南下的跟李、黄走；坚持北上的跟刘志丹走。红军游击队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险。

正在这时，在黄龙山活动的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率部归来，坚决反对“南北分家”。在阎红彦的建议下，在宁县梁掌堡两次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以正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相机向南（旬邑、耀县）、向北（庆阳、合水）两翼发展，依托桥山山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议选举阎红彦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另有少先队和骑兵连，共200余人。

陕甘红军游击队从4月下旬进入渭北，到6月底退回桥山，历时两月，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因此，红军游击队遭受了严重失败。梁掌堡会议的决定，对解决这两个战略问题，前进了一步。

六、寺村塬红色区域的恢复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

梁掌会议后，陕甘红军游击队转入了建立以正宁为中心的桥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派出得力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地方工作。正宁县 72 个村革命委员会，虽然已基本解体，但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可贵尝试，红色的种子已播撒在群众之中。所以，经过短期工作，五顷塬、两顷塬、圪坡头、龙嘴子、新庄子、南邑堡等地的村农会和苏维埃政权，又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民国 21 年（1932 年）7 月上旬，由谢子长组织、共产党员高鹏飞、杨林、苏杰儒等领导的西华池兵变成功，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 170 余人起义，开到宁县盘克塬，加入了陕甘红军游击队。7 月 17 日，红军游击队在湫头（属正宁县）举行欢迎大会，起义部队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三大队，任命高鹏飞为大队长，阎润平为政治委员。这时，陕北特委和三原区委又送来一批党员和游击队员，使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总人数又增加到 500 余人，部队士气复振，革命声势大增。

正当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正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又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中共陕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对陕甘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分析，过高的估计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他们认为红军游击队应该大胆放手地全面出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造成西北革命的新局面；他们认为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在桥山一带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上山主义”，“逃跑路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了贯彻“左”倾冒险路线，陕西省委决定，调红军游击队政委李杰夫回省委述职，另派省委军委书记李艮（又名愚痴，后牺牲）来红军游击队担任政委。

李艮于 1932 年 7 月 23 日来到正宁县寺村塬，履行红军游击队政委职权。此时，敌人正积极准备进攻正宁根据地，而李艮却不考虑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是要红军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并要求这一切事情都要在 20 天之内完成。接着，李艮到五顷塬去搞自己的试点，置根据地的整个工作于不顾。他对游击队党委取不信任态度，另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党委”。他在南邑堡一连开了六七天会议，批评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空谈“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并就分配土地等问

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辩。

而在这期间，驻正宁县的国民党部队，却从从容容地调整了部署，趁机占领寺村塬和湫头之间的要点，切断了两地的交通线。在这种形势下，李艮被迫停止开会，指挥红军游击队仓促转入反“围剿”斗争。不几天，根据地就被敌人分割，红军游击队的机动受到很大限制。这时，游击队本应迅速转移，待机破敌，而李艮却要求红军游击队以“进攻战略”“打破敌人的进攻”。8月13日，李艮命令游击队进攻敌人的坚固据点王郎坡堡子，结果造成严重伤亡，弹药几乎消耗殆尽，红军游击队被迫撤出战斗。紧接着，李艮又提出“死守五顷塬”，要红军游击队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19日，敌军向三嘉塬发动猛攻，游击队苦战一天，“粮未尽，弹犹绝，形势危殆”，被迫突围。

20日，游击队转移到秦曲、狼牙坵一线，敌人衔尾而至，游击队不能立足，继续转移至前马塬。21日，敌骑兵随即赶到，时值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视野近于咫尺，敌骑突入村内，游击队始才发现，遂与敌展开巷战，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敌后续部队接踵而至，游击队被敌冲散，各自为战，分散突围。游击队在李艮错误指挥下，于王郎坡、三嘉塬、前马塬连败三战，遭受严重损失，剩余队员被敌冲散，直到24日，才在马栏收拢集结，全队仅剩200余人。这次战斗，游击队损失惨重，党团骨干及中下级指挥员伤亡很大，元气大伤，指战员们无不痛心疾首。

8月24日，红军游击队在马栏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不久，李艮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讨论了他的错误，作出了《关于愚痴同志巡视边区的决议》，撤销其红军游击队政委职务，并明令撤销他成立的“秘密党委”。但陕西省委仍坚持其“左”倾路线，对于陕甘红军游击队基本情况仍作了错误的分析，继续批判红军游击队领导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回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七、红军游击队退出寺村塬根据地后的斗争

1932年8月30日，谢子长来到红军游击队驻地马栏，部队情绪迅速稳定下来，稍事休息后，随即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这时，陕军杨虎城又调动兵力，部署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以4个团、1个游击支队和3个县的民

团，在宁县、正宁、同官、耀县、淳化、彬县地域，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包围圈，企图把游击队歼灭于正宁、旬邑、耀县3县交界地区。红军游击队积极备战，寻机歼敌，9月11日夜、12日拂晓，在照金地区歼灭富平、耀县、同官3县民团400余人，生擒敌军副总指挥党谢芳和耀县民团团总柴子发以下300余人，缴枪300余支。为了摆脱敌人的重兵“围剿”，红军游击队向西北转移，14日在正宁县东部边境之刘家店遭敌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部截击，游击队奋勇突围，钻入子午岭山区，甩掉尾追之敌，16日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至此，红军游击队始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围剿”。

9月19日，红军游击队党委召开会议，决定攻打保安县城，解决过冬军需。25日天亮，红军游击队对保安实施强攻，不胜，游击队损失很大，第一大队大队长高保山阵亡，第三大队大队长高鹏飞、骑兵大队大队长强龙光负伤。红军游击队经葫芦河向南梁地区转进，途中遭杨子恒部两个营袭击，一直退到富县八卦寺，才摆脱该敌追击。

10月上旬，红军游击队来到陕西保安县与甘肃合水县交界的白沙川。这时，游击队的过冬军需仍未解决，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深山中寒气逼人，指战员披着烂羊皮御寒，数十名伤病员缺医少药，伤口化脓，病情恶化。在这样的情势下，队党委遂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以度过严重困难。根据队党委的决定，刘志丹率第一大队70余人，到合水一带游击；杨森带第二大队到三原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骑兵大队进入照金地区，并设法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谢子长带30余名伤病员隐蔽在南梁一带的梢林中，躲避敌人搜捕，采挖草药，医治伤病。

10月中旬，骑兵大队在老爷岭峡口袭击了兰州一商行的驮运队，缴获大烟土380包，共5.7万两。于是，骑兵大队迅速北返归队。红军游击队有了经费，便齐集于南梁二将川休整，解决冬装，每人还发了一些零用钱。接着，又设法购买长、短枪20余支，子弹2万余发，装备部队。之后，谢子长又率部分游击队员，出击陕北商运大道，在真武洞查获奸商大烟180包，购买了34匹战马。至此，陕甘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第三节 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及开辟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南梁地区经过短期休整后,再次南下,于1932年12月初进入照金地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冲击反革命政权,开始了创建照金根据地的斗争。照金位于桥山南端,是陕西省耀县的一个小镇,东北距耀县城40多公里,西北距甘肃正宁县境30多公里,地处耀县、旬邑、淳化3县交界地,山岳连绵,地形险要,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

一、红二十六军的建立

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不久,杜衡便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身份来到游击队,极力贯彻陕西省委的“左”倾路线。他指责谢子长、刘志丹“不懂马列”,搞的是“游击主义”、“梢山路线”、“土匪行为”;他对游击队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4人的职务,并要他们离开部队。后来,在王世泰等人的坚决要求下,杜衡只允许刘志丹、杨重远留下。

12月24日,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建立,是西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的开端。当时,红二十六军只建立了第二团,又称红二团,杜衡任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民主选举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后勤处)长,杨琪任管理处长。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全团共200余人。

二、开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二团成立后,陕西省委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派金理科、习仲勋、秦武山、李妙哉等,来照金地区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政权。他们在红二团配合下,发动群众,肃清敌特,铲除保甲制度,组织

农民协会和游击队；红二团积极整修薛家寨地形，加固防御工事，准备反“围剿”斗争。不久，便建立了薛家寨、九保、香山等苏维埃政权，许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很快就建立了旬邑、照金、芋园、香山、宜君等游击队。红二团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敌人，到1933年春，便歼灭了照金及其周围地区的反动民团，击溃了进攻照金地区的井岳秀八十六师1个营，把红色区域扩大到正宁县境内及马栏、瑶曲、老爷岭等地。

是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不久由秦武山接任），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同时建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哉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为了培养红军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红二十六军成立随营学校，李杰夫任校长，汪锋兼任政委。随着革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在中共陕甘边特委主持下，于4月5日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雇农）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至此，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红二团也扩大到500余人。

4月下旬，陕军杨虎城、井岳秀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民团，共8000余兵力，分4路向照金根据地进攻。面对敌军的“围剿”，杜衡搞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和敌人硬拼，“死守照金”，结果战斗连连失利，根据地的许多地方被敌人占去。这时，杜衡又转向另一极端，要游击队向外逃跑，说什么“敌人力量大，后方失守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吃，创造不出根据地”，主张放弃照金。5月初，杜衡要红二团“立即南下，摆脱敌人”，到渭华地区“建立新苏区”，相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杜衡的这一主张刚一提出，就受到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刘志丹说：“陕甘红军力量还很弱小，如果南下，逼近西安，必然会遭到强敌的围剿，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其他负责人也提出：“照金根据地建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困难会更多，危险性更大。”

5月25日，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开会，杜衡不听大家意见，以手中掌握的权力，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了“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强令红二团南下。29日，红二团从照金出发，6月初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损失严重，余部退入终南山，与敌人周旋一个多月，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杜衡高喊“革命”口号，却在红二团南下途中，找借口离开部队，不久即被捕叛变，出卖了大批同志，并招致陕西省委

被敌人严重破坏。

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后,陕甘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坚持根据地斗争,与“围剿”的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打退了进犯的敌人,并且壮大了力量,在正宁、宁县和三原、富平、宜君、旬邑等地建立了20多支游击队。1933年7月,在陕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驻耀县的骑兵团千余人起义,后遭敌军“追剿”,队伍大多失散,最后只剩下王泰吉、谈国帆、赵国卿、孔林甫、任浪花等百余人,进入照金根据地。红二团在终南山失败后,分散突围的吴岱峰、汪锋、康健民、高锦纯、黄罗斌、刘约三、杨琪、胡彦英、赵启民等,经过许多艰难周折,也于八九月间返回照金根据地。这些九死一生的革命者回来后,立即集合旧部,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地区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割据,巩固革命根据地。会议清算了杜衡的错误路线,纠正了一部分人的悲观失望情绪,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依靠山地与敌人周旋”等许多符合山地游击战的战术原则。

会后,陕甘红军和游击队转战于正宁、宁县、合水及耀县、旬邑、彬县等地,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到处打击敌人。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红军游击队也不断壮大,至10月初,红军扩大至6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数百人,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团。10月4日,正值中秋之夜,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等人,也脱险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三、照金根据地中心薛家寨失守

薛家寨是一个不大的山寨,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山间,四面绝壁,只有一条通路,松柏树和灌木丛生,很是隐蔽,易守难攻。红军依靠这样的山险,在寨子里建立了后方基地和医院。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建立后,领导机关也都设在这里。薛家寨这个不起眼的偏僻小山寨,就成了当时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1933年9月下旬,陕军杨虎城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游击队总指挥李妙哉率队抗击敌人,英勇牺牲,红色区域大片土地被敌军抢占。在这种情势下,陕甘边特委紧急

决定：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各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红四团等部转移外线，寻机歼敌，内外线密切协同，以期粉碎敌人的进攻，并决定刘志丹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吴岱峰、高锦纯任照金根据地游击队正副总指挥。10月10日，敌军开始大举进攻薛家寨，游击队指挥部向北撤退。16日，薛家寨失守，革委会主席周冬至牺牲，副主席习仲勋从峭壁上垂绳脱险。薛家寨失陷后，根据地游击队仍英勇抗击敌人，搞得敌人疲惫不堪。11月间，游击队指挥部退出了照金地区。

第四节 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10月15日，王泰吉和刘志丹、高岗等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部队，从照金出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上桥山中段地区，开始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一、奇袭合水县城和庆阳三十里铺等战斗

红军游击队北上后的第一个袭击目标是合水县城。红军游击队冒雨出发，行程150公里，于10月17日午夜进抵距合水县城20公里的黑木塬，随即断绝交通，封锁消息，制做云梯，召开作战会议，研究攻城战术，并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合水城一头临川，称为葫芦头，一头依山，称为葫芦把，有里外两层城墙，上有炮楼，敌人分点驻兵防守，如采取强攻硬打，很难奏效。因此，刘志丹分析敌情后，决定采用偷袭的办法攻打。

当夜，部队冒雨出发。次日凌晨，队长强世清率领主攻部队秘密进入县城东关隐蔽，掩护部队在南塬畔占领阵地。接着，红二团团长王世泰率领突击队迅速进至城下，架设云梯登城，云梯高度不够，班长柴正祥将两把刺刀插入墙缝，脚踏刺刀攀缘而上，登上了城头，然后放下绳索，将突击队员拉上城。天尚未亮，游击队即展开攻击，出敌不意地解决了东门守敌一个排，打开城门铁锁，接应主力入城。红军游击队乘势展开进攻，激战1小时，全歼守敌，俘敌连长、民团团总以下200余人，缴枪百余支、银元上万元及其它大批物资。随即打开监狱，救出了20余名游击队员和60多名无辜群众，其中有原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营长杨培胜。接着进行打土豪、没收敌产、开

仓放粮、宣传群众等活动。当日午后，红军游击队撤离县城，转移到宁县盘克塬。

未几，红军游击队挥戈北上，于10月27日突袭庆阳三十里铺，消灭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40余人。当日，又进入城壕川（今属华池县），击退谭世麟率领的一股民团军，俘敌10余人，缴获了谭的坐骑。28日，红军游击队转移到毛沟门（今属华池县）。这时，驻合水的陇东军阀杨子恒部赵文治团800余人尾追而来，红军遂向村后北山撤退，赵敌穷追不舍，步步紧逼，红军指挥部遂决定重挫该敌。红军游击队先以一部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反复对打，挫其锐气。29日下午4时，赵敌已出现疲惫迹象，红军乘势全线出击，敌军不支，全线溃逃。红军奋勇追杀，大获全胜，俘敌官兵200余人，缴获枪枝200余支及一批弹药、医药用品和其它物资。红军游击队连战连胜，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声威大振，士气空前高涨。

二、包家寨会议及建立南梁根据地方针的确定

1933年11月初，陕甘红军游击队转移到合水县东之包家寨进行休整。这时，从照金地区撤出的红军后方机关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也来到包家寨。陕甘边特委、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遂于11月3日至5日，在包家寨的窑洞里举行联席会议，总结武装割据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高岗、王泰吉、王世泰、张仲良、张邦英、张秀山、强世清、吴岱峰、高锦纯、杨琪、杨森、黄子文、黄子祥、赵国卿、刘约三、杨培胜、张振东等，讨论了根据地建设和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会议根据两年多来武装斗争的曲折历程和数次南下关中失败的教训，统一了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陕甘边斗争中心北移南梁；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建立该军第四十二师；建立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队，即陕北以安定为中心，建立第一路游击队；陇东以南梁为中心，建立第二路游击队；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建立第三路游击队；三路游击队又以南梁为中心，红四十二师居中策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把南梁根据地同陕北、关中游击区连成一片，创造广大的西北苏区。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过程中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的决定对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起了历史性的指导作用。

会议结束后，红军各路部队进抵合水县平定川口的莲花寺整编，11月7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师部设司、政、后机关和直属警卫连，下辖第三团、骑兵团，全师共500余人。第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连编成，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后为黄罗斌），辖3个连，计260余人；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编，黄子祥任团长（后为赵国卿），杨森任政委（后为高锦纯），辖两个连，计180余人，战马200匹。同时，还建立了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由张秀山任书记。自此，陕甘边游击战争进入胜利发展的新时期。

三、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

包家寨会议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根据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在南梁一带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乡村政权，肃清反动武装，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

首先，兵分两路，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北出击，奔袭陕西省甘泉县城，未克；接着在洛河川葡萄沟门击溃敌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一个营。骑兵团向西北出击，横扫新堡、柔远川、二将川（今均属华池县）等地的反动民团，捣毁荔园堡（今属华池县）敌军据点。当时，位于南梁地区中心的荔园堡及其附近的阎洼子，盘踞着土匪张廷芝的梁邦栋营，共有百余人。这些反动武装，经常敲诈勒索人民，枉杀无辜，强奸妇女，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决定拔掉这个楔在南梁中心的反动据点。11月中旬的一天拂晓，骑兵团悄悄地开到荔园堡附近隐蔽起来，随即派出一支小分队化装成老百姓，潜入荔园堡内，向梁匪营部发动了突然袭击。战斗打响后，隐蔽在附近的主力部队即疾驰而来，冲入堡内，经过一场拼杀，全歼了这股敌人，在荔园堡广场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匪首梁邦栋和两个惯匪。消息传开，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南梁境内的反动武装纷纷外逃。

荔园堡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即组织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太白川、二将川、白马庙川等地，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分财产的斗争。

1933年12月初，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林镇的梁沟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第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杨琪任总指挥，同时决定成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张策以红四十二师后方特派员身份，参与领导南梁地区的工作。游击队和地方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乡村政权，肃清反动武装。此后，红四十二师又从部队中抽调十余名干部，并拨出部分武器弹药，建立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4支游击队，庆阳游击队队长杨培胜，指导员习仲勋；合水游击队队长张振东，指导员孙第国；保安游击队队长刘约三，指导员王英；安塞游击队队长王志昌，指导员王士贵。同时，还组建了后方工作委员会特务班，负责管押抓获的土豪劣绅，护理红军伤员。这些工作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南梁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12月中旬，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歼灭了合水县固城川和正宁县王郎坡、南邑堡等地的民团，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扩大武装力量，开展群众工作，使照金地区的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第二路之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同反动民团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合水游击队队长张振东，指挥游击队包围了东华池民团后，又独身一人进入敌巢，与民团团总周旋，迫使东华池民团全部投降，缴枪27支。庆阳游击队队长杨培胜，利用朋友作内应，收缴了二将川刘坪民团的枪30余支，手榴弹70多枚。接着，游击队又主动出击，迫使阎洼子民团团总赵富魁率团投诚，交枪65支。至次年春，第二路游击队共消灭反动民团、土匪9股，缴获各种枪支250余支。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壮大，庆阳游击队发展到人枪200余，合水游击队发展到人枪180余，保安游击队发展到人枪200余，安塞游击队发展到人枪50余。在照金负伤的习仲勋，伤愈后也来到南梁，积极配合张策、吴岱峰领导后方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得到迅猛发展。

1934年1月8日，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根据地的廉家砭进行休整。这时，师长王泰吉要求去白区做兵运工作（后牺牲），师长一职由刘志丹接任；师政委高岗调任第二路游击队政委，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任。这时，南梁第二路游击队已有很大发展，给红四十二师输送战士200余名，战马70余匹，使骑兵团由初建时的两个连扩编为3个连，成为陕甘红军的一支劲旅。

四、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

随着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发展，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到1934年初，红色区域扩大到北至吴堡川，南至固城川，西至柔远川，东至大东沟，方圆100余公里。在金岔沟农民联合会和四合台乡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小河沟川、豹子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平定川、吴堡川、义正川、樊川、麻地台川等地的农民联合会、贫农团和乡村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在工作基础好的白马庙，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是南梁地区的第一个农村支部，由张志德任支部书记。在小河沟、二将川、东华池、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建立了5个赤卫军大队，共有千余人，除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外，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步枪。群众武装的建立，地方游击队的成长，主力红军的发展，形成了根据地由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三者相互配合，开展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鉴于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建立巩固的南梁后方，支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

2月25日，由刘志丹、习仲勋主持，在小河沟的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林镇乡），召开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临时苏维埃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其中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还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由郭锡山任队长。革命委员会机关设在南梁堡东崾岫的四孔窑洞内。革命委员会一成立，立即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实行土地革命，使南梁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从此，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抽调骨干，组建了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总指挥为强世清，政委为杨重远（后为魏武）；第三路总指挥为张明吾（后为王安民、陈国栋），政委为张仲良。第三路游击队在红四十二师支援下，积极展开活动，不断袭击敌人，不久就恢复了照金根据地；并在正宁县的湫头、孟家河一带，建立了群众组织，发展党员，组织游击队。第一路

游击队先后恢复和建立了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九游击队，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战争，西北革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

第五节 在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

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严重地威胁着西北地区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国民党从1934年春至1935年秋，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围剿”。陕甘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胜利地进行了反“围剿”斗争，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2月，陕军杨虎城纠集陕甘地方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敌军参战部队计有8个团、万余人。其作战部署是：南面以陕军第十七路军驻耀县的干部团、驻小丘的特务团，进攻照金地区；西面以陇东绥靖司令杨子恒驻庆阳的赵文治团，进攻南梁根据地；西南面以杨子恒部何高侯等两个团，分割照金、南梁两地的联系；以杨部王子义团为总预备队，在合水地域待机；东南以陕军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线布防，阻止红军东进；北面以驻延安、保安一带的陕军张瑞芦团，封锁洛河川，防止红军北进。敌人的这一部署，即为“南攻、北堵、东阻、西进”，企图将红军游击队围歼于陕甘边地区。当时，红军与游击队共计1300余人，与敌之力量对比为1:8，形势是严峻的。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刘志丹决定，强世清率领第一路（陕北）游击队，杨琪率领第二路（南梁）游击队，陈国栋、张仲良率领第三路（照金）游击队，分别牵制北线、西线和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集中兵力，机动迂回，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3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透过敌军防线，突然出现在照金地区，示形于南；然后抛开当面之敌，向东北方向之宜君地区转去，先后歼灭姚曲、小石板、五里镇等地民团；敌人未及查明动向，红军又转向西北，涉过沮水，进入中部县西北隆坊一带，歼灭店头民团，然后返回南梁根据地，在东华池一带集结休整。

敌军在红军和游击队的袭扰下，已陷于困惑之中。为了继续迷惑敌人，创造战机，红四十二师在荔园堡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然后又在群众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大摇大摆地向洛河川前进，扮作北进模样，吸引敌军。红四十二师进入保安县境后，突然向西，直插三道川，奔袭蔺家砭（今属吴旗县），出敌不意，歼灭了大匪霸张廷芝1个骑兵连；随即在河沟岔歼灭张部张廷栋营；接着又在崖窑歼灭张部辎重连，夺取其修械所，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

红军连打胜仗后，又转锋向南，奔袭元城（今属华池县），歼灭当地民团，抓获元城川豪绅、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未及休息，又急速南下，在李良子（今属华池县）打垮谭世麟1个民团；尔后，红军经六寸塬，驰奔西华池。敌王子义团（两个营），咬住红军不放，于4月10日追到了西华池附近。红军据寨墙和民房抗击敌军，于4月11日向敌发起攻击。红三团正面进攻，骑兵团翼侧迂回，直冲敌军团指挥所，敌人顿时陷于混乱。经过反复冲杀，最后把敌人压入三里店西面的一条沟里，全部歼灭。这一仗是陕甘边红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俘敌7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骡马50余匹，基本上把王子义团“吃”光了，而红军仅牺牲2人。

西华池战斗胜利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红军主力乘胜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队，打破敌人的“围剿”。5月初，刘志丹率军南进，沿途打下槐树庄、马栏镇，进入淳化县境。这时，南线敌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已占领山河镇（正宁）、三水（旬邑）、转角等地；东线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两个团也向西压来，一个团驻守黑水寺、太白镇，封锁了红军回根据地的通路；一个团进攻南梁地区。西线为杨子恒部仇世良团，配属一个骑兵团及环（县）庆（阳）民团共1000余人，由庆阳进攻南梁。敌人占领根据地部分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在阎洼子一次就活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2人。

红四十二师党委充分估计到情况的严重，决定首先打破敌军南部战线。5月中旬，红军在正宁县东北之五顷园子与敌马恭璋骑兵团展开一场恶战。这次战斗十分激烈，红军虽付出了相当代价，但终于打破敌军战线，跳出了包围圈，接着红军兵分两路向北运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打击敌人。刘志丹、王世泰率领红三团，在合水县和尚塬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

个营激战竟日，将敌击溃，转移至南梁根据地东北部的瓦子川时，又与赶来“追剿”的高双城旅一部激战，歼敌400余人，致高部高玉亭营死伤过半。接着，红三团南下，夜战大风川，与敌杨子恒部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在此期间，杨森、赵国卿、高锦纯率领骑兵团，配合第三路游击队东出咸（阳）榆（林）公路，截获敌人汽车数辆，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此后，又转战延长一带，打击敌人。各路游击队采用多种灵活战术，不断袭击骚扰敌人，也取得不小的胜利。在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打击下，至5月底，“围剿”的各路敌军先后退走，陕甘军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二、南梁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1934年5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回到南梁根据地。这时，敌人采用“绥靖”政策围困根据地，同时，收买土顽股匪，发展反动民团，袭扰根据地，建立保甲制度，发展特务组织，强化其对边沿区的统治。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白色禁烟带，以遏止红军游击队的扩展。

为巩固反“围剿”胜利的成果，进一步加强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红四十二师党委于5月28日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的工作，由张秀山任书记；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黄子文、张秀山、吴岱峰、王世泰、张仲良、郑柏翔、孔令甫、刘景范、黄罗斌、高锦纯、黄子祥、赵国卿、张邦英、陈国栋等为委员；红四十二师师长由杨森接任，政委由高岗接任。同时决定，加强华池苏区（即南梁中心地区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林锦庙川、东华池川、豹子川、平定川等地）的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工作。会后，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分兵出击，互相配合，恢复南梁根据地。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地方群众工作也向四周推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南梁根据地得到全面恢复，并扩大到东迄捻沟川、西至夏家沟、北抵白豹川、南接关中，纵横1.5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迅猛地开展起来。在此形势下，陕甘边特委于7月初在荔园堡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决议》回顾

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斗争历程；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工作，对建立新苏区、新红军的问题，建党问题，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全面部署。这个《决议》，对巩固、发展西北红军和加强根据地建设，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西北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发展，7月25日，在南梁堡附近的阎洼子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军委主席刘志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特委组织部长张邦英，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及连以上干部；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各游击队干部，共计30余人。

谢子长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主持了会议，传达了中共上海中央局驻北方代表孔原给中共陕甘边特委的信。这封信坚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5顶帽子。会议根据孔原来信的错误观点，对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工作进行了不合道理的指责和批判，会后有人又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发表在陕北特委的刊物《西北斗争》上，把红二十六军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

在“左”倾思想的无端指责面前，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严格检查陕甘边的各项工作，又坚持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扩大苏区的正确主张。通过深入地讨论分析，初步统一了思想，制定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正确方针。

会议作出了4项决议：（一）撤销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并给予留党查看3个月的处分，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二）贺晋年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三）红二十六军派一个团去陕北，支援陕北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四）从陕甘边调拨步枪100支，银元一批，支援陕北。阎洼子联席会议结束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又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调任庆阳游击队政委。

8月5日，根据阎洼子会议的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在谢子长、王世泰、黄罗斌率领下，进军陕北，于8月18日抵达安定（今子长县）

地区，打击敌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红三团配合陕北游击队，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但谢子长在河口镇战斗中负重伤，安置在陕北根据地养伤治疗。

三、陕甘边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

南梁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七月决议”精神指导下，展开了巩固后方根据地，扩大新苏区的斗争。1934年8月上旬，合水游击队冒雨奔袭旦巴塞（属志丹县）民团，一举攻破这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土围子”，歼敌数十人，缴获骡马百余匹。庆阳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出击，歼灭了恶霸地主韩俊卿1营反动武装，拔除了敌人设在刘沟、李沟门、悦乐堡（均在今华池县境内）等据点，并在柔远川、乔河川、杜家河、李良子、夏沟等地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成立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3个党支部，开辟了庆北新苏区百余里。

接着，第二路游击队向东连续出击，拔掉刘老庄、虎头坡等民团据点，开辟了方圆30余公里的甘洛新苏区。第二路游击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除原来的合水、庆阳、保安、安塞4支游击队外，又陆续建立起庆北、华池、元城、悦乐（以上在甘肃）、靖边、甘泉、延安、瓦子川、鄜县（以上在陕北）等游击队，人数扩大到1000余人，赤卫军（民兵）也得到迅速发展，由原来的5个大队发展到18个大队。各村都有了少年先锋队组织，在赤卫军领导下，参加了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传递消息等工作。

这时，关中（照金）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猛发展，第三路游击队在甘肃境内建立了宁县三支队、平子四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咀子十六支队，在陕西境内建立了中宜、旬邑、淳化、耀县、照金、渭北、鄜西、邠县等14个游击队，共有1000余人；建立了以宜君县小石崖为中心，包括正宁、宁县、旬邑、淳化、耀县等8个县部分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与南梁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0月下旬，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刘永培任副主席，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兼南区游击队政委。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扩展到东至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耀县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包括庆阳、合水、正宁、宁县在内的陕甘边十多个县的部分农村，先后建立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和赤安县、甘

洛县、庆北县、合水县、安塞县、靖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正宁、宁县、旬邑等县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较为稳固的红色战略区域。

四、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发展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也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发展。1934年9月19日，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特务队、宁县平子游击队为基础，抽调正宁五支队、宁县三支队部分游击队员，在正宁湫头整编，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共百余人。10月10日，又以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洼子整编，建立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由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共180余人。与此同时，红四十二师还建立了独立步兵营和保卫营。这样，红四十二师就发展壮大为拥有4个团和两个直属营的红军主力部队，兵力达到1000余人。

这时，谢子长伤势恶化，已无力继续做红四十二师政委的工作，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军事委员会遂决定由张秀山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10月间，在共产党和红军争取下，陕北土匪梁占奎部的郭宝珊营起义，投奔南梁根据地，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黄罗斌任党代表，任浪花任政治部主任，归红四十二师领导。11月，宁县榆林子革命者刘永培，领导平子乡半坡村青年农民暴动，杀死当地的恶霸地主，投奔红军，被编入第三路游击队。陕甘边军委又在南梁地区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并主持学校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任政治、文化教员，大力培养红军干部。

五、陕甘边工农民主（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00余人，出席的党政军负责人有惠子俊、习仲勋、刘志丹、蔡子伟、张秀山、张策、黄子文、杨森等。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工农民主（苏维埃）政府（通称南梁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并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创造新苏区、深

入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等问题的决议案。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荔园堡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成立，并公布了选举结果：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委员有吴岱峰、张秀山、杨森、张邦英、王世泰、黄罗斌、赵国卿、高锦纯、刘景范、胡彦英、陈国栋、张仲良、杨琪、黄子文、黄子祥、边金山等；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朱子清，副总指挥郑德明，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成立民主政府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辖3个中队，队员100余人。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于南梁堡的寨子湾。大会举行阅兵式，显示了陕甘边红军与游击队的力量。

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即着手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分配土地，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同时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扩大根据地。11月20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指挥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包围了谭世麟陇东民团军楔在庆北根据地西部边沿的两个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在红军和游击队的攻击下，驻守的反动民团弃寨逃跑，途中被追击的红军消灭。这样，敌人设在庆北境内的据点，就全部拔除了。

11月25日，陕甘边红军获悉国民党环县县政府在曲子镇集中了5个区的民团进行整训，准备进攻根据地。27日，杨森、赵国卿、高锦纯率领骑兵团，会同庆阳游击队，先发制人，急行军一天一夜，于28日拂晓冲进曲子镇，突然发起攻击，全歼敌军1个骑兵团、1个保安团、5个区的民团以及国民党环县政府部分人员共200余人，缴获武器200余支、骡马百余匹，活捉敌保安团长李恒泰、县保安大队长宋景宜等反动头目，经群众大会公审处决。这次出奇制胜的战斗，把陕甘边根据地扩展到了环江两岸。

六、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又部署第八十六师（陕北井岳秀部）、第八十四师（陕北高桂滋部）、第三十五师（宁夏马鸿宾部）、第四十二师（陕军冯钦哉部）、第六十一师（蒋系胡宗南部）等5个师26个团4万余人，准备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是年底，敌

军部署就绪，马鸿宾第三十五师、胡宗南第六十一师首先对南梁、淳耀两地“围剿”；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对陕北游击队也同时展开分割、围攻；而陕军第四十二师，则摆在咸榆公路同官（今铜川）至甘泉段，向西策应胡、马，向北呼应井、高。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各路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则师出于东，甩敌于西，机动迂回，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敌人。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游击队一部，到陕北安定，看望养伤的谢子长，并商讨反“围剿”大计。

2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反“围剿”斗争的重大措施：一是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由惠子俊任书记，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加强地方建设，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反“围剿”斗争。二是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由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谢子长于2月21日逝世，高岗任副主席），统一指挥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反“围剿”斗争；同时成立陕甘军分会和陕北军分会，陕甘军分会由刘景范任主席，陕北军分会由马义任主席，指挥各地游击队在内线开展对敌斗争。三是陕北游击队整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由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四是制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集中红军主力，坚决打击或消灭深入到根据地的高桂滋第八十六师；对其它各路敌军则由游击队牵制、袭击，在有利条件下予以歼灭性打击。会后不久，又成立了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以上一系列组织的建立和人事安排，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这时，西线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总兵力共10个团，分三路向南梁地区进攻：第一〇三、一〇四两个旅，由环县、庆阳倾巢出动，到2月21日，先后占领了庆北根据地的悦乐、元城、柔远、城壕等地；第一〇五旅由合水、西华池北犯，占领了六寸塬。敌人进入根据地后，大肆烧杀淫掠，建立保甲，强迫群众并村，构筑堡垒，先后在新堡、桥沟门、悦乐、五蛟、元城、柔远等地修筑堡垒25座。敌人以“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术，进逼南梁中心区域。胡宗南第六十一师6个团，窜入旬邑、正宁、宁县地区，进而楔入南梁与照金之间，分割了陕甘边根据地。

在敌军大举进犯的情况下，红四十二师主力展开积极行动，迎击进犯之敌。红三团、抗日义勇军转战城壕川，攻入敌马鸿宾部前沿阵地，重创敌先头部队；骑兵团奔袭五蛟，消灭敌骑兵50余人。接着，红三团、抗日义勇军与骑兵团分进合击，于4月3日向进占六寸塬的敌一〇五旅冶成章部1个营猛烈攻击。此战虽打击了敌人，红军也遭受严重损失，红三团团团长王世泰、骑兵团团长赵国卿负伤。六寸塬战斗后，吴岱峰代理红三团团团长，康健民代理骑兵团团长，率部转入陕西境内作战。

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习仲勋、刘景范领导下，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配合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英勇作战，凭借老爷岭群峰险峻、梢林茂密的有利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顽强地阻击进犯之敌。为了迷惑敌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采用疑兵之计，四处燃起“炊烟”，虚张声势；派出许多小组，高举红旗，往来游动。夜间，又燃起堆堆篝火，各山头号角呼应，似有千军万马，迷惑敌人。游击队、赤卫军的小分队不断骚扰、打击敌人，闹得敌军晕头转向，被遏止在老爷岭以西达月余之久。在游击队和赤卫军的有力配合下，红二团抓住有利战机，突然袭击敌人，在黄大塬消灭马鸿宾部1个连，狠刹了敌人的锐气。此后，红二团也撤离南梁。

4月13日，敌三十五师倾巢而出，抢占了老爷岭，继经二将川攻入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占领了寨子湾及荔园堡、南梁堡等地，并以2000块大洋“悬赏习仲勋的人头”。敌人占领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后，大发淫威，采用惨绝人寰的手段，烧毁房屋，破坏窑洞，大肆摧毁根据地。习仲勋、刘景范等率领的陕甘边特委、政府、军分委机关和政治保卫大队、赤卫军，继续与敌周旋，然后进入豹子川，向陕甘边东区的洛河川一带转移。4月15日，500余名敌人骑兵紧紧追来，形势极为严峻，习仲勋、刘景范、郭锡山、宋飞等，指挥政治保卫队和赤卫军与追击之敌连续激战，且战且退。4月16日，领导机关在豹子川与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今属华池县）遭敌夹击，人员被冲散。政治保卫队第三中队长王殿斌、战士宋子功，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阻止了敌人的攻击，掩护习仲勋脱离险境。不久敌军又尾追而来，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立即返身，以路旁的岩石作掩体，英勇阻击，只身打退了敌人的4次冲锋，与敌相持半个小时，掩护领导机关和习仲勋等转移。然

而，他却身负重伤，落入敌手，英勇就义。

此后，习仲勋、刘景范等率领政治保卫队、赤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连续拼杀，又摆脱了敌军的3次追击，转移到了保安县的石峁湾，休整20余天后，于4月上旬进至洛河川阎家湾，把陕甘边工农政府设在了这里。

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集中力量在陕北作战，经过7个月的艰苦斗争，共歼敌60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百余挺、迫击炮8门，解放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西线之敌害怕被歼，于7月底退出南梁地区。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红色区域扩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达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包括甘肃的宁县、正宁、合水、华池4县的部分地区。根据地人口逾百万，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红二十六军2500余人，红二十七军2000人），游击队增加到7000余人。

七、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新的“围剿”，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增调东北军4个军13个师，连同陕甘宁晋军阀，合力“围剿”西北红军。具体部署是：东部，沿黄河一线，由晋军第三十三军和第十九军堵截，防红军东渡黄河；北线，仍为陕北军阀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和井岳秀第八十六师；西北面之陕甘宁交界地区，为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欠一〇八旅）和马鸿逵新编第七师；西南一线，从环县、庆阳、合水、宁县至长武、彬县，为东北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4个师（第一〇六师、一〇八师、一〇九师、一一一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3个师另一个团（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师和骑十团），还有马鸿宾第一〇八旅；南线，有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第一〇七师、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两个师（第十七师和第四十二师）；另有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3个师和中央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在兰州、平凉机动待命。主攻部队为东北军王以哲部和董英斌部。这次“围剿”，蒋介石动用的兵力之多，规模之大，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对西北红军的任何一次“围剿”。敌人妄图采用“南攻北堵，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东西夹击，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将西北红军围歼于陕甘边北端及安塞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西北红军游击队抓紧进行军政训练，做好反“围剿”斗争的准备；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坚壁清野。这时，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进入陇东地区，于9月14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与西北红军会师。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为反“围剿”斗争增强了力量。9月17日，以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3人组成的中共中央西北代表团，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全军7500余人。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开赴南线，集中兵力打击敌人。10月1日发起劳山战役，经6小时激战，歼灭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千余人，俘敌3700余人，缴获各种炮28门、轻重机枪20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取得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十八师（原红四十二师改编）在阳泉歼敌第一〇七师一个营。10月12日，红十五军团又在榆林桥歼灭敌第一〇七师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东北军王以哲部经红军几次打击后，不敢继续进犯，遂据点固守；而西线之敌董英斌部，则由庆阳、合水继续东犯。为了创造战机，打击该敌，红军各部队分头出击，肃清了杨家园子、张村驿、东村一带“围寨”的民团，缴枪300余支。与此同时，各路游击队坚持内线作战，歼灭民团，捕捉敌特，袭扰牵制敌军，取得了不小战果。

在反“围剿”斗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以朱理治为首的陕甘晋省委，全盘否定陕甘边根据地和陕甘红军游击队长期英勇奋斗的历史，以“肃反”为名，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等及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逮捕起来，并且冤杀了一批人，把西北革命根据地拖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陇东地区，并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今陕西省吴旗县）。毛泽东听说刘志丹等人被抓，立即致电陕甘晋省

委，指示其“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并派王首道等前往陕甘晋省委（驻瓦窑堡），接管“肃反”工作。王首道到瓦窑堡后，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干部（1942年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陕甘边、陕北的肃反斗争，并于当年12月12日根据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作出了新的决定，认为1935年由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的干部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会师。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到达陕北，给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了统一指挥红军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番号，并把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中央决定，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仍旧。这时，西线敌董英斌第五十七军，已进至合水县太白镇一带，并准备继续东犯，红一方面军首长遂决定集中兵力打击该敌，各部队即转入临战准备。

11月20日，敌军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孤军深入到陕甘边界的直罗镇。次日，红一方面军对该敌发起猛烈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各部队按照分工，英勇作战，战斗异常激烈。21日战役胜利结束，歼灭敌一〇九师又1个多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歼敌5300余人，缴获各种枪3500余支。这是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为中国工农红军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甘地区，举行了“奠基礼”。这次战役结束后，“围剿”的各路敌军即慌忙退走，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八、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为了恢复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由秦邦宪（博古）任主任；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西北办事处，由周恩来任主任，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刘志丹任副主任；成立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由刘志丹、肖劲光、阎红彦分任军长，宋任穷、甘渭汉、蔡树藩分任军政治委员；撤销陕甘晋省，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划分为陕甘省、陕北市和关中特区、神府特区。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朱理治任省委书记（不久由李富春接任），李富春任副书记，王生玉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由李生华接任），朱开铨任副主席，肖劲光任军事部长。不久，关中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成立，贾拓夫任特委书记，秦善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任副主席，江华任红军游击队司令员，贾拓夫兼任政委，陈国栋任副司令员，张邦英兼任政治部主任。领导机关成立后，把恢复老苏区、发展新苏区当成首要任务，建立了华池战区，恢复了庆北办事处，以区为单位建立了一批游击队；成立新正、新宁县苏维埃政权，并在原有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组成了两个独立营。边区广大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扫除反动民团，至1936年春，老苏区基本得到恢复。

5月，陕甘省发展成为陕甘宁省，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肖劲光任军事部长。7月，建立陕甘宁省独立师，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治委员，尹国赤任参谋长，下属第一、三、四团，共1300余人，担负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任务。1936年6月，红一方面军西征，开辟了陕甘宁边境的广大新苏区，先后建立曲子、环县、赤庆及赤安、豫旺、豫海、固北、盐池、安边、定边等县的政权。随着红军作战的不断胜利，甘肃境内的环县、曲子、华池、新宁、新正等县，成为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并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援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军进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三章 红军长征在甘肃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时期。甘肃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都经过的一个省份,又是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地方。红军长征甘肃的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红军途经甘南、陇南、天水、临夏、定西、平凉、庆阳等地区的40多个县(市),广大指战员在这里夺取天险,翻越高山,飞渡江河,同敌人浴血奋战,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在这里宣传革命,扩红建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播下了革命火种;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桓、李先念、杨尚昆、董振堂、吴焕先、王震等,都在这里指挥红军英勇战斗过,留下了足迹;党中央和红军还在这里力挽狂澜,战胜分裂,实现了历史性的三军大会师,谱写了光照千秋的英雄篇章。

第一节 红二十五军长征过甘肃

红二十五军原活动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长征中最先进入甘肃的红军主力部队。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继英任参谋长,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经过英勇奋战,挫败了沿途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7月底,到达陕甘交界的双石铺。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程子华、吴焕先等领导人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入甘肃。是时,红二十五军直辖第二二三团、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全军约4000人。

一、攻克两当，威逼天水

8月2日，红二十五军由双石铺出发，西入甘肃两当县境，分南、北、中三路行军，经杨家店、灵官店，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的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等地，于当日晚包围了县城。8月3日拂晓，红军向县城发起攻击，一时杀声震天，枪声响成一片。防守县城的国民党保安队和警察，见红军来势凶猛，惊恐异常，东、西两山的守敌绝大部分弃堡而逃，惟保安队副队长乔玉亮等25人，死守野狐嘴碉堡抵抗。红军即以一部兵力包围该敌，经过短暂战斗，俘虏了乔玉亮以下2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红军进占县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30余名“囚犯”，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宣传革命主张。当晚8时，红军离开两当县城，向天水进发。

红二十五军西入甘肃，打乱了国民党“围剿”红一、四方面军的部署，蒋介石立刻调动部队围堵。8月初，蒋介石连电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令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截堵”，“围歼”红二十五军于两当一带。接着又命令胡宗南、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各抽一部兵力，“归朱绍良统一指挥”，对付红二十五军。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的川军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原拟南下堵击中央红军，这时也奉命滞留文县碧口一带，以防红二十五军乘虚南下，击其后方。

8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县利桥一带，击溃该地民团，尔后沿党川向甘泉、马跑泉前进，于8月9日晚抵达陇南重镇天水东郊。当时，国民党军在水天城内仅有两个工兵连和一些地方保安队守备，红军当即发起攻城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率1个营，由城北突击，消灭守敌百余人，突入北关。大城守敌凭借城防工事顽抗，红军几经突击，终未克城，遂于次日拂晓退至西十里铺，准备再次攻城。这时，在甘谷、武山一带的敌第三军十二师补充团回援天水，在清水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迅速向天水逼来。红军遂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撤至凤凰山、新阳镇一带，打垮当地民团后，即北渡渭河。渭河是流经天水的一条大河，河水虽然不深，但水流湍急，红军在河边只搞到一条小木船，除了军指挥部几位领导干部和7名女护士乘船渡河外，其余人员均徒涉而过。过了渭河，红二十五军即向秦安开进。

二、攻占秦安，北进隆德

红二十五军渡过渭河后，沿千户、西川一线向秦安疾进，于8月11日10时包围了该县县城。当时，秦安县城仅有140多人的保安队，守备薄弱，红军刚一发起攻击，保安队便拖枪逃跑，县城遂被红军占领。红军首先释放了被关押的100多名“囚犯”，又在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并当众处决了恶霸豪绅梁颜、马长世、王爵一3人。当地群众目睹红军除暴安良，为穷苦人伸张正义，纷纷称赞“红军是人民的救星”。

8月12日晨，红二十五军离开秦安继续北上。13日，经通渭县新景乡，抵达静宁县王家堡子一带，14日逼近静宁县城，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15日，红军抵达隆德县（今属宁夏）兴隆镇、单家集一带回民聚居区。为了搞好与回民的团结，红二十五军在部队中深入开展了民族政策教育。军政委吴焕先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干部，还拜访了清真寺，赠送了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8个大字的锦匾和银锭、肥羊等礼品，阿訇们深为感动。军医院院长钱信忠还带领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送医送药，治疗疾病。红二十五军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回民群众宰牛宰羊慰问红军，许多回民青年参加了红军。当红军离开时，回民群众齐聚街头，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8月17日，红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下午2时进抵隆德县城附近，经1小时战斗，攻克县城，歼守敌1个营，活捉敌保安团长。当晚，国民党军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一部，由兰州乘汽车急速赶来攻打，红军与其激战数小时后撤出隆德县城，继续东进。毛部紧追不舍，红军且打且走，连夜翻越六盘山，摆脱了敌人。18日，红二十五军进至固原县（今属宁夏）瓦亭附近，与从固原赶来堵截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遭遇，经英勇战斗，将其击溃。在此次战斗中，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团团长张忠发牺牲。

三、转战平凉

瓦亭战斗后，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8月19日逼近平凉县城。这时，进驻平凉县城的敌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其第一〇五旅加强平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凉防守，一面令师直属骑兵团及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分别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镇向泾川县城集中，企图将红二十五军逐出陇东地区。红军占领平凉县城以北之虎山墩高地，以火力袭击城内守敌，敌人也以迫击炮还击。

8月20日凌晨，红军撤离平凉城郊，分路东进，渡过泾河后进至四十里铺。中午时分，马鸿宾部追来，红军迅速向东撤退，进入打虎沟，并在沟南面的大堡山高地设下埋伏。下午5时许，马部第一〇二旅副旅长马应图，率3个营窜入打虎沟，当敌人进入伏击地时，红军指战员一齐开火，枪炮声震动山川，敌人骑兵无法展开，人马自相践踏，顿时陷入混乱状态，纷纷散逃。这次战斗，红军消灭敌军六七百人，余敌溃逃。

四、激战四坡村

大堡山战斗后，红军得悉马鸿宾部第二〇八团已在泾川以西之泾河沿岸设防，以防红军东进。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部队暂离西兰公路，南渡汭河，佯攻灵台，作回陕之状，实则西进，拟攻崇信县城。8月21日上午，红军由平凉白水镇出发，经花所镇（今光明乡）到泾川县西部的王村镇；下午，冒雨进到四坡村、东王家一带，拟在此南渡汭河，到河南郑家沟（汭丰）一带宿营。当红二十五军正在渡河时，马部第二〇八团突然扑来，并向正在渡河的红军发起猖狂进攻。这时，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渡过汭河，一时难以回援，后尾部队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不利。

副军长徐海东看到这种情况，翻身跃上战马，扬鞭高喊：“坚决顶住！”率先向敌人冲去，战士们也跟随其后，冲入敌阵，勇猛杀敌。军政委吴焕先已随先头部队过河，看到东王家阵地兵力单薄，情势急危，就急率一部兵力回渡汭河以北，向敌人阵地猛烈冲去。他边跑边向战士们高喊：“同志们！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压住敌人就是胜利！”战士们跟着军政委英勇冲杀，一鼓作气，冲上山头，占领了制高点，一阵猛打，把敌人拦腰斩成两截，敌军不支，丢下许多尸体，退下山去。但就在这时，吴焕先不幸被敌弹击中，身负重伤。

徐海东听说政委受了重伤，顿时怒火中烧，带领第二二三团一部插向敌后，将敌人压在一个大洼沟里。战士们同仇敌忾，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全歼该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战后，全军南渡汭河，到达郑家沟。此战，红

二十五军打得勇猛顽强，化险为夷；军政委吴焕先因伤势过重，抬到郑家沟后，不幸牺牲。

五、同陕甘红军会师

马鸿宾部在四坡村受到红军沉重打击后，暂时不敢冒然靠近红军。红二十五军在郑家沟短暂休息后，安葬了吴焕先，于8月23日继续东进，到达灵台县什字镇，又作短暂休整，同时宣传群众，筹集粮食。这时，敌毛炳文部第八师已由隆德到达泾川县城，第三十五师继续向泾川附近调动；陕甘边界之敌第五十一军一一五师，则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已到陇县、马鹿镇一带；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等地向华亭开进。各路敌军都向灵台地区压来，对红二十五军有形成合围之势。为争取主动，鄂豫陕省委决定，红军立即转移，调动敌人。8月27日，红军进入崇信县境，即以一部兵力攻打县城，主力进抵县城以南之黄花塬。当日中午12时，红军开始攻城，民团据城顽抗，红军攻城未克，即撤出战斗，同主力一起，向平凉开进。

8月30日，红二十五军再次北渡泾河，于31日到达镇原县新城镇。至此，红军离开了西兰公路，沿西峰镇、赤城一线向东前进。9月3日，红军在庆阳赤城与国民党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遭遇，经过战斗，将敌击溃，渡过了马莲河，到达合水县板桥一带。这时，敌马培清骑兵团和马奋英步兵团共6个营又尾追而来，并于9月4日晨，向正在出发的红军发起攻击，致使红军后卫部队第二二五团三营被敌军包围，受到损失。为掩护部队突围，徐海东从前卫赶回，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但未能击退敌军，二营反被敌包围。在此危急关头，第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赶来，抢占了附近山头，向敌进行猛烈射击，掩护二、三营冲出了重围，然后沿南塬撤至板桥以东曹家塬一带。敌穷追不舍，双方于此再战，红军指战员面对强敌，毫不畏惧，英勇作战，歼敌400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红军牺牲200多人，第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英勇献身。此后，红二十五军沿子午岭东进，摆脱了敌军的追击。

红二十五军向陕北进军途中，所经之地，筹粮困难，部队忍饥挨饿，备受艰辛。9月7日，红军到达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日，红二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五军到达永宁山（属陕北志丹县），和陕甘苏区党政机关取得了联系。9月16日，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

红二十五军在甘肃境内活动1个月零5天，行程1500余公里，途经10余县，先后攻占两当、秦安、隆德3座县城，威逼天水、平凉等重镇，截断西兰公路18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加强了陕甘地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撤销鄂豫陕省委。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第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第八十一师。

第二节 中央红军长征过甘肃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原来战斗在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8月底到达川西北班佑、巴西地区。党中央为了粉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危害党中央的阴谋，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决定率领红军第一军、第三军先行北上，进军甘南。是时，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主要领导人中有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红军部队于9月10日凌晨从巴西出发，向甘南急速前进。在中央红军主力北进时，党中央致电张国焘说：“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党中央还电告张：“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北上途中，党中央还发出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新苏区”。党中央率领的红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的俄界（今迭部县南部高吉村）。

一、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进军方针和整编红军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紧急扩大会议，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一军负责人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负责人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红军入甘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李维汉《回忆长征》的记述，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方针。毛尔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上说的是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和提法，现在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提出：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明白提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方针，这是不对的。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却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走去这条路。

关于在何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不然就永远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

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他就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他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作，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与会同志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与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和分裂红军的行为，十分愤慨。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一）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

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三) 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由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1935年9月12日于俄界)

会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决定了支队及所属各纵队领导干部的任命。会议指定，由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李德组成的编制

委员会，主持整编工作。

俄界会议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党中央研究决定红军入甘后行动方针、同张国焘错误路线公开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白龙江畔的艰难行军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由俄界出发，继续北上，到迭部泥俄（今尼傲）以西后，沿白龙江畔进军。14日，党中央在行军途中致电张国焘，指出：中央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力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后续部队北上开路，要求他“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率部北进。但张国焘仍然置之不理。

从俄界到腊子口，是藏族聚居地区。由于上层反动分子的造谣和威胁，早在红军到来之前，群众就坚壁清野，藏匿了粮食，赶着牛羊躲入深山老林。红军来到这里，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尤其是饥饿，成了红军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指战员仍然严守群众纪律。为了生存下去，并继续前进，红军指战员每天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寻找野果、野菜充饥。藏民房门关闭，战士们就在屋檐下露营，有时遇到大雨，只好顶着毯子过夜。红军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谱写了遵纪爱民的光辉篇章。

这一带是高山峡谷地区，山大沟深，峰峦迭嶂，林木茂密，道路非常难行，有些地段，道路被陡壁深涧割断，红军只得攀缘险隘栈道，行军十分艰难。所谓栈道，就是在悬崖上开凿深孔，把木桩钉进孔中，再在木桩上铺设木板，犹如空中飞桥一般。这些栈道，都修筑在浪花飞溅的陡岸上和深不见底的危崖上，行人走在上面，失脚后便无法救援。一些反动分子为了迟滞红军的行动，早在红军到来前，就拆掉了栈道上的木板，英雄的红军战士，在森林里砍下木头，一根一根向前传递，终于修好了栈道。由于栈道和山间小道只容一人通过，因此行军队伍拖得很长，有时要拖几十里。从俄界到瓦藏寺仅百余里路程，红军竟然整整走了两天。

就在这崎岖难行的路段，一些藏族头人中的反动分子，竟组织指挥藏兵，隐藏在两旁的丛林中，不时以枪弹、弓箭和石块袭击红军。他们熟悉地形，善于攀缘，又躲在暗处，红军很难提防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伤亡几十名指战员。

红校校务部主任钟禧、一军政治部敌工部长苏光明、三军九师政委戴奇，也被藏兵冷枪打中，不幸牺牲。但是，中央红军的广大指战员无所畏惧，决然继续北进，于9月15日到达腊子沟里的尖藏一带，终于结束了这一段艰难而又危险的行程。

三、攻占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是由甘川藏区进入甘肃内地的重要隘口。这里有东西两座比高500米左右的陡峭山崖对峙而立，形成一个宽仅8米的狭路口，奔腾飞泻的腊子河从中流过，水深过膝，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有一条小道蜿蜒于山间河旁。腊子口地形十分险要，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称为“一夫当道，万夫莫开”的“天险门户”。

9月初，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闻知红军北上，即令盘踞岷县的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火速派兵，进驻腊子口，构筑工事，截击红军；同时派第三军十二师唐淮源部，前往岷县增援。鲁大昌接急令后，即派其第一团两个营、第五团1个营、第六团3个营和十二师两个营，共计8个营的兵力，交由第一旅旅长梁应奎指挥，固守腊子口要隘及附近各要点。同时调其第二团前往临潭新城一带设防；第二旅前往岷县西寨一带设防；第五团到漳县三岔控制要冲，以配合、策应梁应奎在腊子口的行动。

敌军进驻腊子口后，即在桥头及两侧山腰修筑碉堡，配置了十几挺轻、重机枪，并以1个营的兵力扼守隘口；在腊子口前沿10公里处的康多、黑多寺、刀扎、黑乍一带，部署了5个营的兵力分点设防；又在腊子口后面谷地和山坡上构筑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囤集粮食和弹药。梁应奎的指挥部和预备队1个营，驻在腊子口后约3公里的竹立旗。敌人企图凭借天险，坚决抗击，把红军扼阻在腊子口以南之险恶地域。

为了打开进军陕甘的通路，中央军委把攻占腊子口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红一军第二师第四团。9月16日凌晨2时许，红四团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全团指战员冒雨向腊子口开进，穿过一段林区后，于8时许到达加儿梁，发现鲁大昌部1个营正在构筑工事，当即发起攻击，将其击溃，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被装等物资，之后继续向腊子口前进。午后，红四团抵达腊子口南约10公里处的黑多寺，俘敌侦探3名，经审问，得知敌人1个营就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埋伏在附近，企图伏击红军。红四团遂以1个连化装成敌军前进，在接近敌阵地时，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丢下了许多尸体，敌第六团团团长朱显荣率残部向腊子口逃窜。红军指战员乘胜前进，于下午4时全部到达腊子口前沿附近。四团一营率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由于敌军火力猛烈，造成许多红军战士伤亡，部队只好退回，准备入夜后再行攻击。

当日黄昏，毛泽东派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红二师师长陈光赶到腊子口前沿，同王开湘、杨成武一起察看地形，分析敌情，研究制定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方案：由王开湘带领一连和二连涉过腊子河，迂回上山，绕到敌人阵地侧翼，居高临下，突袭敌之侧背；杨成武指挥六连，从正面发起强攻；待一、二连迂回成功后，开始总攻，两面夹击，消灭敌人，争取在17日天亮前拿下腊子口。

17日凌晨2时，红一连在连长、战斗英雄毛振华带领下，攀上左翼险峰，迂回到指定位置，从山上立即发起攻击，并吹响了冲锋号；红六连的突击队员们，在六连连长杨信香和指导员胡炳云指挥下，也勇猛地向守桥之敌冲去。红一、红二连猛扑下来，与红六连协同，上下夹击敌人。刹时，冲锋号声、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荡山谷。敌人受到两面夹击，惊慌失措，弃阵而逃，红军勇猛追击，痛歼残敌，拂晓前夺取了天险腊子口。

红四团攻占腊子口后，又乘胜追击90余里，天黑前攻占了岷县大草滩，18日又攻占了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为红军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哈达铺休整

腊子口攻克后，红军北上的通道被打开，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沿旋窝、大草滩一线前进，1935年9月20日全部到达哈达铺。毛泽东住在镇上的“义和昌”药店后院，司令部设在离毛泽东住地50多米远的“同善社”，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司令部内。在哈达铺，党中央和红军进行了以下重要活动：

休整补给 经过雪山草地艰难困苦的行军和连续不断的战斗，指战员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出腊子口，行军中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当地老年人也回

忆说：“那时红军已饿得奄奄一息，给生洋芋也啃着吃，沿途冻饿而死的不少”。哈达铺是岷县南部的一个集镇，物资比较丰富，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以恢复指战员的体力。总部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据杨成武的回忆，当时哈达铺的物价比较便宜，一头百十斤重的肥猪，5块大洋便能买到；一只肥羊，只值两块大洋，一块大洋能买5只鸡，一毛钱能买10个鸡蛋。同时，鲁大昌部队败逃时，丢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两千多斤食盐，全被红军缴获。各伙食单位杀猪宰羊，买鸡买蛋办伙食，每日3餐，每顿都有荤菜。指战员们洗澡理发，缝补军装，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确定了去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8月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都重申了这个决定。但由于张国焘对抗中央决定，带领8万多红军南下，敌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使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党中央到达哈达铺后，从收缴的国民党报纸《晋阳日报》上，获得了“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还存在”的消息。这一发现，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极为振奋，22日上午，在哈达铺毛泽东住处召开了党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率领红军到陕甘宁边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整编红军 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对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红军第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杨至诚任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任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3个纵队：第一军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第三军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后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队、干部团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纵队长，邓发任政委。全支队约7000人。

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 红军在哈达铺和周围各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活动，在各村墙上和沿途道旁，写了大量标语，主要有：“红军是穷人的亲兄弟”、“对回汉民族不压迫”、“取消一切苛捐杂税”、“遵守政治

纪律，争取抗日群众”等。红军指战员还深入各村，向群众讲解红军的宗旨和革命道理。组织群众斗地主，打豪绅，把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农民。红军的宣传教育，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召开红军干部大会，部署北上行动 红军司令部在哈达铺关帝庙的院子里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各级领导干部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动员红军继续北上。杨成武在《忆长征》这部回忆录中，记述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就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
“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都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那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

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毛泽东的讲话，坚定了红军胜利的信心，增添了红军斗争的勇气。经过休整，红军指战员体力有了恢复，人人精神饱满，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哈达铺是长征中的加油站。”

五、通过渭河、西兰公路两道“封锁线”

红军出了腊子口以后，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堵截红军。急令王均的第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三军十二师进至岷县和通渭之间，构筑碉堡；令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进至通渭、陇西，“加强战力”；又令东北军第一一三、一一四、一一八师，分别进驻天水、甘谷、武山、陇西、礼县、徽县一线，企图组成一条“封锁线”，阻击红军北上。针对敌人的部署，党中央决定，在敌军到位以前红军立即北上，以摆脱敌人的包围。

1935年9月23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向天水佯动，调动敌人东向，敌人畏惧红军攻战天水，威逼西安，急将主力迅速集结在水天一带，而只以小部兵力占据渭河一线的武山、漳县两城。24日清晨，陕甘支队主力乘机向北急进，沿岷县间井、漳县黄家河、新寺一线，尽夜兼程，两天一夜，急行军200里，于25日晚到达武山县的鸳鸯镇；次日清晨，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27日占领通渭县榜罗镇，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主要分析国内国际形势，进一步研究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做出了改变俄界会议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并以陕北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榜罗镇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但会议没有留下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材料，一是陆定一写的《榜罗镇》一文，二是党中央于一个月后在陕北吴起镇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

陆定一的文章说：

榜罗镇会议的第二天，在该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召开全军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支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司令彭德怀同志、党的书记洛甫同志和副司令林彪同志都讲了话，进一步动员部队到陕北去，到抗日前线去。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样的会，是第二次战争以来所没有开过的。……我们经过了藏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来未有的辛苦。……我们突出了天险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我们渡过了渭河——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蒋介石、张学良在固原、

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吴起镇会议的记录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榜罗镇会议，是哈达铺红军干部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是为实现党中央关于到陕北去的战略方针的再动员。会议结束后，各部队都召开党支部会和军人大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整顿军容风纪，并开展革命宣传工作，部队面貌焕然一新。9月28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大队逼近通渭城下，国民党通渭县县长阎权，未加抵抗，就带着警察和壮丁弃城而逃。红军一大队当即进占县城。29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主力进驻通渭县城。鉴于此时敌情不十分严重，党中央决定在通渭休息3天，以恢复体力，同时进行跨越西兰大道、进军陕北的政治动员，从政治上、物质上做好进入陕北苏区的准备。

10月2日凌晨2时，经过休整的陕甘支队，从通渭县城出发，踏上了进入陕甘苏区的最后征程。3日，陕甘支队到达静宁县界石铺和高家堡一带，控制了西兰大道。4日，敌军由西安向兰州运送军用物资的10余辆汽车途经界石铺，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埋伏在公路两旁，进行伏击，将敌人物资尽数缴获。次日，陕甘支队抵达隆德县兴隆镇、单家集一带。6日到达固原县张易堡。7日翻越六盘山，经青石嘴来到乃家河一带。在青石嘴，一纵队在毛泽东指挥下一举消灭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七师十三团两个连，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和

战马百余匹。

六、砍掉尾巴，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10月8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继续前进，前卫第四大队由彭德怀率领，在固原白杨城消灭了阻击红军的新编第十旅李贵清部1个团，击溃另1个团。9日，红军到达镇原县大庄院、陈家湾一带。此时，国民党毛炳文之第三十七军二十四师主力已尾追而来，距红军只有一天的路程。鉴于此种情况，党中央指示各部队，遇敌时不要与之纠缠，迅速向陕北前进。陕甘支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兼程前进，13日到达环县郑家湾，14日到达河连湾、洪德城一带。红军一部向河连湾民团发起攻击，歼敌100余人，战斗英雄毛振华牺牲。15日晚，陕甘支队左路（一纵队）宿营环县耿湾；右路（二、三纵队）到达老爷岭。16日，左右两路均进入陕北境内。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旗县）。这时，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七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各一部，尾追而来，毛泽东发出命令，要“砍掉尾巴，不能把敌人引到陕北苏区”。彭德怀立即组织兵力阻击，在陕甘交界地区歼敌一部，余敌溃退，砍掉了尾巴。毛泽东听到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写诗一首，致电彭德怀，予以表彰。诗云：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接到电报看后说：“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胜利是大家取得的。”遂将诗的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退还毛泽东。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了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刘少奇出席会议，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贾拓夫等列席。会议指出：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已经结束了为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斗争。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在甘肃省境历时1个月零6天，经过12个县，行程1100公里。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文告全文如下：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 11 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们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和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已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区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面前。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10 月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甘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为了对会合在陕甘地区的红军实施统一指挥，中共中央于 11 月 3 日决定，将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将陕甘支队改称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副主任；红十五军团仍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

华任政治委员，调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自此，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便在党中央直接指挥下，为实现党的新战略而斗争。

第三节 红一方面军西征甘宁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甘肃、宁夏。这次西征，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马鸿宾、马鸿逵部队，向西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积极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一、新的形势与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却无视中共提出的这一倡议，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危机，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集154个团共计25万余兵力，拟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蒋介石集团这次进攻陕甘苏区的部署是：以蒋军第十三军之四、八十九师以及晋绥军第七十二、二〇九旅和1个炮兵团，西渡黄河入陕，协同原在陕北的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进攻陕北苏区东北部，蒋军第二十一、二十五师和晋绥军的两个旅为预备队，在山西境内集结待命；以张学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3个师、第一〇五师主力（两个旅）和杨虎城西北军第四十二、十七师为主力，由延安、甘泉、鄜县、洛川、韩城、宜川等地向北，东北军第五十七军3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东北进攻陕甘苏区南部和中部；宁夏马鸿逵第十五路军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等地，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驻守环县、曲子、庆阳、镇原地区，防堵红军西进；另有晋绥军4个多师，扼守黄河东岸，防备红军再次东渡。

在上述敌军中，东北军、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其广大官兵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坚

决要求抗日；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虽反共坚决，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较薄弱的方向。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了党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据此，赋予红一方面军和陕甘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向西出击，扩大苏区，以造成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走向抗日。执行这3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壮大自己，为将来的大发展准备条件。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革军委于5月18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骑兵团和陕甘苏区地方部队等，共1.7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占领陕甘宁3省边境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和陕北苏区地方部队、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黄河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地方军阀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后方安全。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延安、延川一带休整、训练，总结东征作战的经验。在西征任务明确后及开进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对部队认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回民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同时，野战军组织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前的训练；成立了野战军后方勤务部，由杨至诚任部长，李文楷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西征作战中的后勤保障工作。

5月20日，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左路军红一军团，下辖第一、二、四师，另有一骑兵团、一炮兵连、一工兵连，共约8000人，在左权代理军团长和聂荣臻政委的指挥下，夜行晓宿，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县）集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下辖第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另有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约6000人，由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指挥，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在靖边西南）集结；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红二十九军第二团和野战军直属队，随后跟进。整个西征战役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

二、第一阶段作战

西方野战军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和当面敌军分布情况，决定红十五军团首先袭占宁条梁（今靖边县宁梁镇）和安边镇，继向定边县（以上属陕北）、盐池县（属宁夏）攻击，尔后视情况袭击灵武、金积或豫旺（以上均属宁夏），摆出进攻宁夏的架势，调动驻守庆阳县至洪德城（属环县）一带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回援宁夏；红一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歼回援宁夏之敌，并迅速夺取曲子、环县、洪德城等要点。

5月27日，红十五军团各部队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28日，右翼第七十三师袭占宁条梁；左翼第七十五师强攻安边，未能得手。随后，红十五军团改以第七十八师围困安边，主力向定边以南地区前进，并派一部兵力前出到盐池、灵武地区进行侦察。野战军司令部率直属队及第八十一师进到宁条梁地区。

敌人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马鸿宾欲率其第三十五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这时，毛泽东一面致电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一面致电彭德怀，要红一军团立即从吴起进至元城镇（今属华池县），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方向游击，阻击东北军向庆阳北进，主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毛泽东还指出：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

曲子镇战斗 5月28日，红一军团从吴起镇出发，向西南进入甘肃，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一带。6月1日，红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属环县）方向警戒；红二师抵达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环县东南部的军事要点，距县城70公里，地扼庆阳通往宁夏的要路，为红二师西征作战中夺取的第一个目标。曲子镇土城方圆不过一平方公里，城墙高2丈，厚6尺许，四周有碉堡，“垣外有壕，深达丈许”，易于固守。城内驻守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团部，另有民团70余人。当日上午，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马的得力战将，人称“野骡子”），又率骑兵两个连进入曲子，打尖喂马。为防止敌人闻风跑掉，红二师急令第二团迅速包围了曲子镇，并向庆阳方向派出警戒，随即定下决心：由第二团主攻，第五团助攻，迅速歼灭该敌，夺占曲子。

下午3时战斗开始，红二团指战员在团长梁兴初、政委吴文玉率领下，以

猛烈火力展开攻击，迅速控制了城东南角的碉堡，战斗半小时左右，即占领了城东南角及其附近的街巷，将敌逼到城西北角的居民区。这时，冶世章带其全部兵力，突然从街巷中窜出，挥舞马刀，疯狂反扑。习惯于打运动战的第二团指战员，缺乏巷战经验，未构筑工事，亦未提防敌人可能的反击。因而造成部分红军战士的伤亡，迫使正在攻击前进的两个红军连队后撤至南门口。战斗在南门口的红二团其余连队，立即进行反击，3个连队由正面和两翼进行攻击；担任助攻的红五团，由团长曾国华、政委陈雄带领，在城西北面也投入攻城战斗。经过激烈的冲杀之后，敌人被打得精疲力尽，丢下了一批死尸和伤员，退回城西北角；但西北角的城垣已被红五团攻占，敌人只得龟缩到几个窑洞内顽抗。

入夜后，红二团和红五团各以1个连从两个方向展开攻击。红五团的部队以勇猛、果敢的动作，迅速逼近敌人盘踞的几个窑洞；红二团的部队则以掏房、挖墙的办法，也逼近了敌人。突击分队以手榴弹轰击窑洞，并展开政治攻势。晚10时许，战斗结束，共毙敌40余人，俘旅长冶成章以下15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余支（挺）、汽车5辆。

马岭战斗 在红二师攻打曲子镇的同时，马鸿宾部一〇五旅二〇九团所属第三营，在营长马彦章率领下，从庆阳出发北上，增援冶成章，行至马岭（在庆阳县西北30公里）附近时，即下马休息、做饭。这时，红四师已进至附近东山，发现烟雾弥漫了整个村庄，继而发现有敌骑活动，即利用山地沟壑掩护，迅速接近了村庄。马部正准备吃饭时，红军即以勇猛动作，对敌发起突然袭击。马彦章顾不上部队，即翻身上马逃命，部队乱作一团，有的丢了武器、行李，钻山沟逃跑。红军俘连长以下40余人，缴获炮1门，枪30余支。

阜城战斗 5月底，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〇三旅旅长马玉麟率两个步兵团，师属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率两个骑兵团，奉命北撤，回援宁夏。6月1日，敌军由庆阳出发，经三十里铺向北开拔，企图通过阜城北上。这时，阜城（在庆阳西北25公里）已为红军占领，卡断了马敌北上的道路。6月2日晨，马敌向红军发起进攻，企图打通道路。驻守阜城的是红一军团主力，立即向敌发起反击，经过3个小时激烈战斗，毙敌40余人，俘敌1100余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基本打垮了敌军的两个步兵团；马培清率骑兵团退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红一军团三战三捷，很快控制了陇东南北大道，为红军扩大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红一军团在取得以上胜利后，留红四师控制曲子、阜城一带，派出一个团进取三岔（在镇原县北）；红一师和红二师乘胜北上，于4日进占环县，5日进占洪德城（在环县北25公里）。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之第七十三师和第七十五师，于4日进占陕宁边界的红柳沟。

这时，敌第三十五师主力正向环县西部的毛居井退却，安边、定边（以上在陕北）、盐池、惠安、韦州、豫旺、同心（以上在宁夏）等地仍由马鸿逵新七师和民团占据。东北军已按中共要求停止于庆阳、镇原地域，形势对红军十分有利。

6月5日，西方野战军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继续向西发展，消灭“二马”部队，扩大占领区域，争取赤化甘宁，扩大红军，征集物资。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以第四师控制洪德城至阜城一线，开展群众工作，待红二十九军一部接防后，向三岔及其以南扩大占领区域；主力（红一师和红二师）继续西进，夺取豫旺、七营、黑城等要点，并在上述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红七十三师和红七十五师）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兵力进占同心城；第七十八师准备由安边撤围，尔后西进至红柳沟地区，向定边、盐池、金积方向游击，准备打击敌人出扰部队。第八十一师及骑兵团暂留宁条梁、安边地区，进行游击和做群众工作。野战军指挥机关和直属队，由宁条梁地区逐步移至洪德城附近。

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之间是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初步赤化，并决定调红二十八军由石湾附近西进，配合执行此项任务。据此，西方野战军于10日下达命令，红二十八军同红八十一师和骑兵团组成北路军，由红二十八军首长统一指挥，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城寨，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边境，东与老根据地连接的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并准备消灭反扑之敌。

7日，左右两路军开始行动，至1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同心城，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主力于13日进至七营附近。这样，红军就切断了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撤退宁夏的道路，打破了“二马”加强宁夏腹地防守

的企图。在此期间，配合左路军行动的红二十九军1个团，已进到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地区，进行赤化活动。

至此，西方野战军已占领了甘肃华池、环县、庆阳、镇原及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完成了西征作战的第一阶段任务。

三、第二阶段作战

民国25年6月14日，西方野战军提出下一步作战的基本任务：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敌安边、定边、豫旺等据点，打击敌军出扰部队，肃清反动民团，收集部队给养、冬服材料。部署是：左路军主力（红一师、二师）控制七营、上新堡地区；打击敌第三十五师出扰部队；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和三岔一带，开展赤化工作。右路军主力攻占豫旺城，得手后继续攻取韦州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同心城、高崖子，并向海原、中宁游击侦察；第七十八师进占惠安堡，并向金积、灵武游击与侦察，打击马鸿逵新七师的出扰部队。北路军主力夺取安边，以一部置于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游击；另以1个小团在宁条梁至横山间开展群众工作。

按照上述部署，各部首先在夺取敌城寨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新的胜利。6月16日至27日，先后攻占定边、盐池、七营、王家团庄、豫旺等地，歼敌、缴获甚多。

敌人在连遭失败以后，不断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和袭扰。在北线和西北线进行袭扰之敌，均被红军击溃；在南线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乘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按照蒋介石的直接命令，指挥东北军7个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自固原至庆阳一线北犯，攻占了红军控制的一些地方。

西方野战军本想避免同东北军作战，但何柱国却以为红军的克制态度是“软弱”，便依然继续北犯。在此情况下，西方野战军决定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给该敌以必要打击。部署是：以红一军团第四师主力及原留在环县、洪德城一带的第一师十三团，集中于曲子地区，阻止东北军一〇六、一〇八师北进；红一师和红二师，以一部兵力保持同七营以南之敌接触，主力集结于七营、双井子东北地区，待击进犯之敌；红十五军团主力集结于豫旺及其附近，待机出击。

第三篇 重要战事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提出了西征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原则。电文说:

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

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

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条件。

丁、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官,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仅是提出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望特别考虑一番。

7月17日,何柱国令其骑六师向红军进行试探性进攻。红军第二师一举歼灭其4个连,并击溃其余之敌,逼近海原县城。何柱国鉴于红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已从南京回到西安,遂暂时停止了向红军的进攻。为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红军对被俘官兵以礼相待,在进行宣传教育后全部释放,连同武器物资全部送回。

西方野战军在打击敌军出扰部队的同时,还抽出一部兵力,协同陕甘宁独立师和红二十九军,对盘踞和流窜在红军占领区内的民团、土匪,进行连续清剿,使新开辟的苏区很快得到巩固。

到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两个多月里,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两个骑兵团,发展了一批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抗战新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甘肃

红四方面军原来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于1932年10月西征,当年年底进入陕南、川东北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4月开始长征,于6月间在川西北地区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会师。由于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自率红四方面军和原来属于中央红军的第五

军、第三十二军南下，结果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退回川西北地区。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长征来到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是，红一方面军的西征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中共中央连电张国焘，要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北上甘肃，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再三催促下，在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德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的耐心说服下，张国焘被迫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6年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北上。左纵队由朱德率领，从甘孜等地出动，中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动，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今金川）、崇化地区出动，向甘肃前进；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红军广大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于8月初到达甘肃南部边境。

一、部署岷洮西战役计划

中共中央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表示极大的欣慰和关怀，及时告以全国和甘南的敌情，以及部队在甘南前进中应注意的问题。7月22日党中央电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8月2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西北局，指出：岷州一带仅有鲁大昌部，红二、红四方面军应以一部迅占腊子口天险，控制要冲，以利后续部队北进。8月3日，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和林育英等，联名致电西北局负责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和关怀，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对于引导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8月5日，西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部署尚未就绪之前，先机夺占岷县、临潭、西固（今舟曲）地区。《计划》指出：

此次战役以形成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目的，密切联系着政治任务，必须随时注意下述事项：

- （1）尽量争取抗日友军；
- （2）努力争取少数民族（特别是回番民族）；
- （3）广泛的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争取下层群众；
- （4）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争；
- （5）筹集资材、夏衣、冬衣与扩大红军。

兵力部署是：以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共6个团）、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教导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5个团）为第一纵队，主力出腊子口攻岷县，一部取道白骨寺（今迭部县白古寺），相机夺取西固，并向武都佯动；以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辖第十、十一、十二、独立师）、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辖第九十一、九十三师，共6个团）为第二纵队，夺取洮州（今临潭）旧城，尔后以主力向临洮方向发展，一部向夏河、临夏活动，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西固、岷县、临潭一带，是汉、回、藏等民族杂居地区，岷县是甘肃地方军阀、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老巢。7月中旬，蒋介石令鲁大昌以岷县为中心，在西固、临潭部署兵力，构成堵击红军北上的第一道封锁线，将红军阻滞于甘川边界地区。但是，敌军在岷洮西一带的封锁线过长，兵力不足，鲁大昌仅置主要兵力于岷县自保，在临潭、西固的守备力量十分薄弱，造成了红军在甘南歼敌的有利战机。

红军各纵队进入甘南后，广大指战员沿着崎岖的山路，攀悬崖，过栈道，穿密林，渡急流，风餐露宿，飞速前进。8月6日，岷洮西战役正式开始，红三十军先头部队攻占甘南罗达（今迭部县洛大）一带；接着，红四方面军各部相继进入甘南藏区。8月9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指挥下，抢战天险腊子口，继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缴获

长短枪千余支。当晚，红三十军主力进抵岷县之西川和南川，歼敌 400 余人，余敌溃逃，红军逼近了岷县城。

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岷洮西战役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关注这一战役的进展，曾多次询问战况，并向全苏区部队通报红四方面军的战绩。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致电西北局负责人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通知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国民党各派统战策略的建议》，提出了党的战略方针与政治策略。《建议》指出：“第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这一任务之执行，是为了配合并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以达到大规模抗日之目的。《建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一段；俟部队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并出兵一部，威胁兰州、青海，迫使马步芳“与我讲和”。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在十二月完成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之任务，发展西北的抗日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即在以岷县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广泛开展活动。

二、攻打岷县城

岷县城位于洮河东南岸，城墙坚固厚实；二郎山峙立城南，地形险要，是岷城之天然屏障。当红军向甘南进军时，鲁大昌即督令全师万余名官兵及民夫，日夜不休地加筑防御工事，除修补城垣、碉堡外，在二郎山依山势修筑了 3 道环形堑壕和许多碉堡；并以交通壕将山、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山、城互为支撑的防御体系。

8 月 10 日拂晓，红三十军开始了清扫岷城守敌外围据点的战斗，其中第八十八师在吴家大山同敌新十四师特务团第一营激战，歼守敌过半；第八十九师攻打盘踞岷城以西麻布台、大沟寨等地的敌人，全歼守敌。红三十军经一天战斗，基本上扫清了敌人的城外据点，占领了南小路、小沟山、麻布台、十里铺、大沟寨等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岷县城。当晚 11 时许，红军占领白土梁，守敌退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8月12日，红军猛攻二郎山，敌军死守。红军曾4次突破敌前沿阵地，击毁敌轻、重机枪11挺，迫击炮5门，重创敌机炮营。次日凌晨，红军再次强攻二郎山，指战员英勇作战，曾3次冲入敌阵，同敌人展开肉搏，敌人死伤枕藉，弹药告罄。鲁大昌急派两个多营的兵力增援。拂晓前，红军再次猛攻二郎山，消灭了大批敌人。这时，鲁大昌又在南城和二郎山之间部署了1营兵力作为预备队，以保持山、城之间的联系，与红军对抗。

当晚8时许，红三十军从几处同时发起攻城战斗。一部攻占西部之后所城，在火力掩护下，数百名红军战士抬着五十余架云梯，冒着敌军敌火，冲向大城西墙，强行登城；一部涉过迭藏河，在东城墙上强架云梯，实施强攻。敌军将木柴点燃后抛下城墙，同时拼命投掷手榴弹，东西城墙下一时火光冲天，亮如白昼，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爬上城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敌人凭借工事顽抗，红军猛攻数次均未成功，并招致较大伤亡，遂撤出攻城战斗。与此同时，红三十军一部向二郎山之敌发起猛攻，先后数次攻入敌阵，但守敌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居高临下，进行反击，仍将阵地夺去。

8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如能攻占岷州城，对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均十分有利”；“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在此后的4天内，红三十军向岷城和二郎山守敌发起了数十次猛烈的进攻，击毙敌军2000余人，毙敌第五团团副杨肇林，击伤敌旅长蒋云台，团长王咸一、李希发，营长章士魁、杨伯达、方学义、王世惠等多人，城内守敌一片惊慌。鲁大昌一面急电蒋介石、张学良、朱绍良等，要求增援；一面调整部署，加修工事，决心死守县城。

8月17日，朱绍良致电鲁大昌：“十日之内，各方援军不来。”鲁大昌始知援军无望，遂向各旅、团长下死命令，组织部队死守。为了扫清射界，防止红军沿城外民房接近城垣，他命令士兵，将城外居民一律赶入城内，民房一律强行拆除。当晚，他又命令团长孙伯泉率部出击，俘红军战士百余人，并将接近二郎山及东关的民房，统统放火烧毁，使城墙周围形成一片开阔地带。

8月18日，红九军接替第三十军继续攻打岷城之敌。23日，红五军也奉命来岷县参加攻城战斗。红五军、红九军广大指战员在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指

挥下，奋勇作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因红军刚出草地，指战员体力尚未恢复，加之武器装备较差，弹药不足，岷县城终未攻破。

8月底，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以小部队围困岷城，消耗敌军，大部队撤至山后及西川进行休整，发动群众，扩红建政，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红九军和红五军在围城中，时而向敌人打冷枪，吹冲锋号，疲惫敌人；时而进行喊话，瓦解其士气；时而派出小分队袭扰敌人。鲁大昌部困守城池及二郎山碉堡，在红军袭扰与瓦解下，惶惶不可终日。红军围攻岷县城50余天，杀伤敌3000余人，使该敌不敢越红军防线一步，从而使红军得以在广大农村开展群众工作。但红三十军、五军、九军，也在攻城战斗中遭受较大伤亡。10月3日，攻城部队奉命撤围，北上静会地区。

三、转战洮河渭水间

在围攻岷县城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在洮河、渭水之间的广大区域内，广泛开展活动，扫荡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小股部队。

8月10日，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率红二十五和红二十六师，东向理川、阿坞、哈达铺（今均属宕昌县）、申都（属岷县）等地，一面警戒武山、天水方向之敌，一面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率红二十七师和教导师，南山脚力铺、何家堡、宕昌堡、将台（今均属宕昌县）一带，一面警戒武都方向之敌，一面横扫反动民团，并发动群众，扩红建政。红九军接替攻打岷县城的任务后，仍留教导师及部分分队，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

8月12日，红四军从左翼展开，沿洮河西行，经野狐桥、新堡里向临潭进军。14日，击溃守敌1个营，攻占临潭新城，鲁大昌部旅长李和义（即李仲芳）率部起义。接着，该军第十师在师长余家寿、政委叶道志率领下，协同妇女先锋团，攻占了临潭旧城，歼敌1个营，缴枪300余支，俘敌数十名，马明仁反动民团望风而逃。这时，国民党新二军军长马步芳急派其骑兵旅长马彪，率部前来攻打，红军与其苦战一周，打退了敌军数十次进攻，毙伤敌骑兵1000余人，俘获2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000余件，敌营长马秉忠也被打伤，迫使其退入夏河县境内。红军乘胜追击，一部进入夏河县东部之阿木去乎、黑错（今合作）等地。红十二师转锋北进，在康乐县景古城击溃马

步芳部一个侦察连，毙敌连长。这样，红四军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占领洮河以西大片土地。

在红九军、红四军从左右两翼展开不久，红四方面军总部即进驻岷县以西之三十里铺。

临洮县是甘肃省省会兰州市南面的军事重镇，驻有东北军于学忠五十一军的第一一三师六三七团防守，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活动。8月27日，红四军第十一师奉命进抵临洮城下，准备攻占该城。31日，该师占领了城南、城西各外围据点。入夜后，红军又攻占城外东南部和西南部的几处庙宇和民房。接着，红军发起攻击战斗，并一度攻上西垣城头，但守敌拚命抵抗，未能打开缺口。此后，红十一师又从南城外挖掘地道，计划用炸药在城墙上炸开缺口，开辟入城通路，但仍未奏效。进入9月，红九军二十五师也开来围攻该城，先在城北八里铺与敌军激战，敌军1个营败退入城。此后，红二十五师便在北关及东门外之岳麓山、姜维墩、截山梁等地与敌军展开激战。9月16日，敌五十一军一一八师（辖六五一、六五二、六五三团）前来增援，红军遂收缩阵地，驻扎在城外的几个据点里。9月30日，红军撤围北上。

为遏止红军向北发展，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奉蒋介石命令，于8月中旬开到陇西、漳县一带，布阵设防。8月15日，该军陶峙岳第八师4个团，李英第二十四师七十旅两个团，到达陇西西南部之四店儿及漳县北部之三岔、殄虎桥一带地域。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的骑兵团一部，也到达漳县北部，并伺机南犯，增援鲁大昌。8月18日，红三十军奉命北进，阻击援岷敌军，红三十一军随后跟进。

8月19日，红三十军兵分两路，经岷县蒲麻进入漳县境内，右路第八十八师，经草滩（金家门）、南谷，到达新寺，然后进入武山境内活动；左路第八十九师在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率领下，沿石川、四族、马泉一线北上，在黄家山一带击退敌交通司令部骑兵团，于是日下午进抵漳县城下，国民党漳县县长高玉蒙率警察和民团据城抵抗。入夜，红军火攻该城西门，守城的警察和民团惊恐万状，弃城四散遁逃，红军即占领县城。

22日，红三十一军和红八十八师向驻守陇西、漳县交界处的药铺山、四店梁之敌发起猛攻，敌阵地很快被红军攻破。在三岔、殄虎桥方向，红军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山头上腾起了浓烈的火焰。在激战中，敌第八师旅长

朱某和二十四师团长唐占鳌被红军击毙。8月24日，敌陶峙岳命其部一三九团赶往三岔增援，但在红军勇猛冲击下，也很快败下阵来。当红军战士冲上阵地时，只见敌尸狼藉，工事夷为平地。陶师难以阻止红军攻击，便向陇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一直打过菜子河，进入陇西南部地区。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2000余人，取得了一次较大胜利。

三岔战斗胜利后，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前敌指挥部，进驻漳县盐井镇汪家庄。接着，红四方面军总部一面陈兵陇西南部，摆出要夺取陇西县城的架势；一面调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和红三十一军的两个团，由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杜义德统一指挥，绕道西去，奔袭渭源县城。该县城驻有敌第三十七军第八师1个团和反动民团，共约2000余人，红军采用夜袭手段，由八十九师“夜老虎”团二六四团担任主攻。

8月25日夜，英雄的红军战士在夜暗及风雨声掩护下，架了十余架云梯，迅速攀上城头。红军战士迅速登上城头，敌人尚未察觉，一阵猛打，很快就控制了城门楼。未几，敌人开始了有组织的反击，利用民房向红军猛烈射击。红军后继部队陆续登城，利用女墙掩护，居高临下射击，手榴弹不断在敌群中“开花”，整个渭源城内炸声连天。至26日凌晨，红军打退敌人的多次反击，控制了城内各要点。天亮后结束战斗，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16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迫击炮6门、步枪千余支、电台一部，残敌一部溃逃。渭源城打开后，红军筹集到3万余匹布及大批棉花、羊毛，解决了部分红军制作冬服的物资。

红军攻占渭源后，又在官堡（今会川镇）击溃敌鲁大昌的骑兵团。之后，红三十军及红三十一军继续北进，与蒋军毛炳文部在陇西县西南一带对峙。9月6日，徐向前率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陇西县菜子镇；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在师长柴洪儒、政委叶成焕率领下，分3路抵达通渭县城附近，击溃敌新一军第十旅王五田部，国民党县长弃城而逃。9月7日晨，红九十三师占领通渭县城，缴获物资甚多。红军一部乘胜追击，在通渭县西北之马营镇西堡子，歼灭王五田团100余人。

至此，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占领了岷县、临潭、漳县、渭源、陇西、临洮、通渭、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

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中央西北局要求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大力开

展群众工作，建立临时根据地。西北局先后发布了《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甘肃省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并以岷县为中心，建立了甘肃省委，傅钟任书记；成立了以何长工为主席的甘肃省苏维埃政府和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为了加强对新区工作的领导，在甘肃省委之下，又成立了以黄火青为书记的西路工作委员会和以吴永康为书记的北路工作委员会。8月19日，红军总部批准甘肃抗日救国军第一路于临潭新城成立，任命李中芳(后叛变)为司令员。9月2日，甘肃抗日救国军第二路成立，任命柴宗孔为司令员。9月5日，甘肃独立师在渭源官堡成立，任命李彩云为师长兼甘肃抗日救国军第三路司令员，赵基梅为政委，同时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回民第六路军，任命马良俊为司令员。

红四方面军各部都把扩红建政作为新区工作的重要内容，部队每进占一地，就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帮助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并扩大红军。8月中旬至9月初，建立了岷县、临潭、渭源、陇西、通渭、武山6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义勇队，游击队及儿童团，领导群众打击恶霸地主，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火种。在短短的1个多月里，这些地区就有3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壮大了革命力量。

四、冲破阻力继续北上

虽然张国焘被迫率军进入甘南，但他与党中央闹对立，继续搞分裂的活动，并未终止，在红四方面军鏖战岷洮西的时候，他又企图率军进入青海、河西，另创局面。

1936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已在西征中开辟了甘宁地区大片新区，并与陕甘苏区联成一片；红二、四方面军也在甘肃南部地区占领大片土地，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在此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为此，中央决心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之现实。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要求三个方面军争取于10月或11月间，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于12月间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

军乘冰冻期过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

但是，张国焘又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于8月22日致电党中央，要红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配合，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进军青海和甘西（河西走廊），进而从新疆接通苏联的主张。党中央认真分析了他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单独西渡黄河，困难很多，很少有实现接通国际路线的可能。故数次致电张国焘，要其放弃西进计划，迅速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合，准备夺取宁夏，从内蒙古打通苏联。8月30日，党中央发布了《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接着又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进一步阐述中央战略意图，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迅即北上，控制西兰大道。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这时，蒋介石集团为了各个击破主力红军，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遮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通道，同时割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系。又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武都地区的王均第三军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青海马步芳部东出临洮、临潭，互相协同，进攻红四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与何柱国、马鸿宾等部协同，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就在敌情日益严重之时，张国焘却不顾大局，公然反对同一方面军会合。9月13日，他在电告中革军委表示赞成北上的同时，又密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应快速向西北进军为宜。随后，他即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的准备。

9月15日至17日，中革军委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再三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与此同时，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严肃地向张国焘指出：“西进是违背党中央北上抗日指示的”。面对朱德的批评，张国焘以“辞职”来要挟，尔后又突然通知召开西北局会议，企图将西进计划形成西北局会议的决议，对抗党中央。9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在岷县以西之三十里铺举行（史称“岷州会议”），参加的有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陈昌浩、董振堂等。与会的多数人赞成朱

德、陈昌浩等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会后，朱德、陈昌浩即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但是，张国焘于20日到达漳县后，又违背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局会议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进。这时，朱德正在北上漳县途中，得悉这一情况后，非常焦急，便一面电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报告张国焘西进计划，并指出：如静会战役计划被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停止西行，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紧急扩大会议史称“漳县会议”，参加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还有傅钟、何畏、曾传六、肖克、何长工、李特、李卓然等人。关于漳县会议举行的时间、地点，史料记载不尽相同。由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三军大会师》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说：会议于9月22日在漳县盐井镇举行；而由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则说：此会议于9月23日在漳县三岔举行。关于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的决定，《三军大会师》是这样记载的：“在会上，朱德详述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同张国焘展开了争论。徐向前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再向西走了。陈昌浩和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也反对张国焘违反岷州会议决定，擅自决定西进的错误行为，拥护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意见，坚决要求北上，于是，西北局漳县会议维护了岷州会议的决定”（见上册69页）。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的记载则是：“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方面军遂即调集部队西进。徐向前到洮州后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汇报，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见364页）。尽管史料记载不够一致，但有一条却是肯定的，即漳县会议后，红四方面军中“北上”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力争红四方面军西进，9月22日和26日，他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同意中央关于静会战役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并说“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一环”。9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电文如下：

（甲）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完成）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速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4团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地北上。务请朱、张、徐、陈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9月18日朱、张、陈3同志之方针。

.....

紧接着，党中央也致电张国焘、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要其“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以利我主力之行动”。党中央号召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中央的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经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耐心说服，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再次被迫放弃西进计划，率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5个纵队，先后由洮州、岷州、临洮、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漳县等地出发，向静会地区前进。第一纵队为红四军，从官堡（今会川）、渭源、华家岭一线前进，攻战青江驿、翟家所地区；第二纵队为红三十军，从武山鸳鸯镇、榆盘镇一线前进，进占通会地区；第三纵队为红九军，从野狐桥、中堡里至新寺镇出发，向会宁前进；第四纵队为红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第五纵队为第五军，为全军之后卫，从岷县城郊出发，掩护全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受到蒋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胡宗南第一军等部的截击，在定西王家山、吴家堡子、陇西曹家岘、通渭韩家岔梁等地发生激烈战斗，红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向会宁方向前进。

第五节 红二方面军长征在甘肃

战斗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次年7月到达四川西北部的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也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红二军团的第五师改称第九十六师，编入第三十二军方面，全方面军共计1.3万余人。改编后，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第二军团由贺龙兼任军团长，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六师；第六军团由陈伯钧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师和模范师；第三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袁任远任政治委员，郭鹏任参谋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九十四、九十六师。

一、长征进入甘南，发起成徽两康战役

1936年7月上旬，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出发，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继续长征，因红二方面军是后卫部队，沿途筹粮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找不到野菜，许多指战员倒在了草地的泥沼中，仅1月时间，就损失二三千人。8月8日，广大指战员历尽艰辛，走出草地，到达甘川边境的包座一带。这时，指战员身体极为虚弱，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一周。16日，先头部队第六军团继续

北上，17日进入甘南，当晚宿营于俄界（今迭部县高吉村）；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仍在川北包座一带休息。接着，红六军团多次击退藏区反动武装的袭扰，经八里卡子、下卡、哇藏寺（今迭部县旺藏寺）、莫牙寺（今麻牙寺）、尖藏、腊子口、旋窝，于8月26日到达哈达铺。此时，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也进入甘境。9月1日，方面军总部和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6日，红三十二军和方面军总部部分机关人员，到达哈达铺一带，开始了短暂休整。

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时，红四方面军正在进行岷洮西战役。这时，国民党在陕甘宁地区直接与红军作战的部队，除位于固原、平凉、兰州之线的东北军外，蒋系部队尚有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第三军，这些敌军大多分兵据城，并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夹击之下，难以应付。蒋介石即迅速将其嫡系胡宗南部由湖南调来甘肃，作为对付红军的主要力量。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进军陇南，发起成徽两康战役（又称甘南战役），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地区，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造成西北抗日新局面。

为了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红二方面军不顾刚刚脱离草地，部队减员很大，体力虚弱等困难，迅速开始了新的行动。

9月7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战役计划，8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确定：第二军团第六师（下辖十六、十七、十八团）为右纵队，进占武都县北部，控制武（都）成（县）公路之佛儿崖地段，并向驻守武都县城之敌佯动，阻敌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后，即向东攻占康县和陕西略阳；第二军团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团）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攻占成县、徽县；第六军团为左纵队，向两当、凤县前进。总指挥部连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中纵队行动。

9月11日至12日，红二方面军各纵队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由于各纵队士气高昂，行动秘密迅速，加之敌人守备较为薄弱，因此进展极为顺利。

左纵队第六军团沿礼县崖城、红河一线，向两当急速前进。14日，该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汤祥丰）途经礼县罗家堡时，向敌王均部二十一旅一个连发起攻击，俘获人枪各40、15瓦电台1部。16日，军团前卫部队在天水娘娘坝又歼敌一个连。17日进至徽县马家庄时，兵分两路，第十八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南下徽县；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委晏福生）、十七师直捣两当。9月18日凌晨，第十六、十七师先头部队50多人进抵两当城下。两当城内只有保安队和警察，红军尖兵迅速爬上城墙，生俘敌人哨兵，在预先打入两当县城内的8名红军战士配合下，一枪未发，即生俘保安队员和警察97人，缴获步枪200余支、子弹40箱、手榴弹30箱、服装300多套，县长朱志和逾墙而逃。清晨，第十六、十七师主力进驻县城。同日，第十八师从永宁镇（徽县东北）出发，攻克徽县县城，消灭保安队100余人，缴获服装300多套，县长赵宝贞和保安队长脱逃。19日，第十八师将徽县城移交给第二军团第四师后，又回师永宁。接着，第十六、十七师于20日东攻陕西凤县县城，因守敌拼死抵抗未克，该二师遂返回两当开展地方工作。

中纵队第二军团的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和第三十二军，在贺龙、任弼时等方面军首长直接率领下，于9月11日从理川（今属宕昌县）出发，经八力（今属宕昌县）、间井（今属岷县），12日进入礼县上坪、洮坪一带，先头部队击溃敌鲁大昌部50余人，俘敌30余人，缴枪30多支、马20匹。14日，红军经江口、茨坝一线进入西和县姜席、曹沟、彭寺、四图、周庄等村，在行经礼县关院里时，遭土匪袭击，红军多人伤亡。15日，红军经郑沟、板桥向成县挺进。为掩护主力，红四师十二团在团长黄新廷、政委杨秀山率领下，曾北出西和城下，佯攻敌军。16日，红军经青羊峡直达石峡，先头部队到达成县以西的纸坊，稍事休息后，又出发奔袭成县。

成县城北面依山，南面临河，城内驻有国民党第三军三十五混成旅一个辎重营和保安队五六百人，装备齐全，防守严密。17日凌晨3时许，红四师第十团在十二团配合下，发起攻打成县县城的战斗，歼敌一个营，缴获各种枪支300余支，占领县城，尔后又向徽县进军。19日，总指挥部移驻徽县城，第三十二军在成县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红军在成徽两康的胜利，使国民党十分震惊，9月下旬，蒋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部，便分路向成徽地区逼进。9月27日，王均部第三十五混成旅由武都追来，至太石（在今康县西北部），被红三十二军迎头痛击，敌团长朱怀当即毙命。敌军飞机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红军遂撤离北退，在小川孟家崖（在成县西南部）一带与敌军发生激烈战斗。红军边打边向东撤退，撤至抛沙五龙山。

五龙山是成县城西6公里处的一座山头，附近还有牛斜山、新堡山、庙山、何家嘴山，林木很多，地形较为复杂，便于红军隐蔽，方面军总部决定在这里阻击敌军。红四师埋伏在夏家沟，红三十二军埋伏在王家沟，红六师十八团埋伏在罗家湾。9月28日，敌军进至抛沙，发现了红军的企图，急忙抢占山头，与红军对峙。午后，战斗全面打响，敌军的小钢炮和飞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并在硝烟和雨雾掩护下，偷偷渡过抛沙河，向红六师十八团的阵地新堡山猛攻。红军指战员坚守阵地，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这时，红四师十二团政委杨秀山，率领一营兵力迂回到敌军侧后，与红三十二军紧密配合，前后夹击，将敌军打退。经过一天多的激战，红军杀伤敌军一批，于29日凌晨撤出战斗，经红川退往徽县，成县城遂被敌军占领。在此次战斗中，红六师第十八团政委周宏盛、突击队长贺虎（团级）英勇牺牲。

右纵队红二军团第六师，兵力仅千余人，但斗志旺盛，作风顽强，在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于9月12日从岷县脚力铺（今属宕昌县）一带出发，一路上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向东沿宕昌、新城子、临江铺、南阳、韩院、好梯（今均属宕昌县）等地进入礼县，尔后经桥头、滩坪、雷坝、王坝、山峪等地，16日到达西和县崖湾，然后主力南下，过嘉庆沟，经武都县白路窑、佛儿崖和康县望贼关、长坝、巩集、大堡等地前进，19日兵临康县城（今云台镇）下，随即发起攻击，守城的保安队弃城溃逃，红军遂占领县城。尔后，该师留第十七团在康县一带开展地方工作，第十六、十八团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县城，不久又由略阳开赴徽县。

红二方面军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后，各部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红军每到一处，就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在此基础上，积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先后建立了成县、两当、徽县、康县苏维埃政府。同时，在成县成立了百余人组成的陇南抗日游击大队，在两当县组成了37人的义勇军，在徽县组成了工农游击大队，人数最多时有1080人。这些地方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成立后，领导当地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发动青年参加红军，仅半月时间，红二方面军就扩大红军2000多人，并筹集到大批资财，同时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红军指战员基本上恢复了体力。

红二方面军经过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陇南地区新开辟了临时根据地，形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互为呼应的有利局面。

二、继续北进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拟红二方面军在陇南一带牵制蒋军，而由红一、红四方面军实施静会战役计划，重点打击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但是，由于张国焘对抗党中央的战略行动方针，延宕了红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的时日，致使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结果胡宗南部迅速西进，并同毛炳文部靠拢；同时，王均第三军的三十五旅也乘机向红二方面军进攻，占据了成县；川军孙震部则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毛两部结合，南北夹攻红二方面军。

为了摆脱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红二方面军总部于1936年10月1日向党中央建议，撤离成徽两康地区，渡渭河北进。2日，党中央发来急电，同意撤离陇南，并指令其从天水以西渡渭河北进。3日，方面军总部制定北进计划，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将全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北上：右纵队由第六军团组成，为全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左纵队由第二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随后跟进。

10月4日，第六军团离开两当县城，下午到达徽县韩湾；总指挥部及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也迅速向徽县高桥一带集结。为了抢渡渭河和摆脱敌人，总指挥部及第三十二军、第二军团主力迅速出发北上，在康县活动的红六师十七团因分散在白马关、窑坪、豆坝等地做群众工作，收拢不及，遭优势敌人的截击包围，全团指战员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5日，第六军团经过天水县（今天水市）娘娘坝时，遇敌军一个营的阻击，第十六师奋起迎战，将敌击溃，师长张辉英勇牺牲。同日，总指挥部和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撤离徽县城北上。7日，红六军团经过礼县罗家堡、龙池一带时，遭敌王均部伏击，驻盐官镇（今礼县盐关镇）之敌出援龙池，将红六军团机关和模范师、第十六师包围，军直机关及模范师英勇作战，冲出重围；第十六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只有一部人突围，师政委晏福生身负重伤（后被第三十二军营救），卫生部长尹东才牺牲。8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礼县以北的固城一带，9日进入甘谷、武山县境，强渡渭河。11日，红六军团经甘谷礼辛镇进抵通渭常河镇，沿途遭敌机多次空袭，伤亡五六十人。总指挥部和第二军

团、第三十二军经甘谷礼辛镇和武山榆盘镇，到达通渭毛家庄一带。14日，红二方面军到达通渭县城附近，靠近了静会地区。

第六节 三个方面军在静会地区的大会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以会宁为中心的会宁地区大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一、红一方面军挺进静会地区

坚持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合，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了接应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8月下旬指示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南下，进占静会地区。8月31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今宁固公路）以西、海原以东地区。随后，野战军又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欠第十三团）并附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原属甘肃隆德县，今属宁夏西吉县），18日又占领界石铺（属甘肃静宁县）；红十五军团以步、骑兵各一个团，组成特别支队，向靖远挺进，于14日进占打拉池（今白银市平川区红会）一带，等候二、四方面军北上。

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又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第二团主力为左纵队南进，同先期占领界石铺等地的特别支队靠拢；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向会宁进发。9月30日晚，红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也称骑兵第三团）在政委夏云飞率领下，从宁夏同心城附近出发，驰取会宁县城。会宁县位于陇中地区北部，北靠靖远，西连定西、榆中，南接通渭、东邻静宁、西吉（今属宁夏），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县城座落在祖厉河畔，有新一军第十旅一部和县保安队400余人防守。红军骑兵团行程150多公里，10月2日凌晨抵达会宁城下，立即作好了袭击会宁城的战斗准备。

当日5时许，会宁城内守敌尚未察觉红军已兵临城下，同往日一样，照常打开了城门，夏云飞一声令下，骑兵团指战员跃马扬刀，突然从西门和北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门冲入城内，向守敌猛扑过去，经1个多小时战斗，毙敌10余人，俘敌50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占领了会宁县城。3日，骑兵团又派部队出城，侦察敌情，发现国民党新一军第十一旅增援会宁之敌，已到达城西5公里之曹家河（今属定西县），遂抢占有利地形，阻击、迟滞敌人。这时，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第七团已赶到会宁城，增援骑兵团，在城南范家坡等地与敌军展开数次战斗，至5日，击毙敌团附张铭柱，迫敌向定西方向退去。接着，七十三师主力也向会宁开进，于6日晚在会宁北部的红堡子歼灭新一军第十旅王五田团一部。8日，红七十三师主力在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率领下，到达会宁县城。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在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率领下，也到达会宁。

在夺取会宁县城的同时，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十五军团司令部向靖远县东部地区移动。4日，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主力到达打拉池，设司令部于当地小学；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指挥机关，也进驻打拉池，司令部设在红山寺大殿内，部队分驻在附近之小水、红沟、杨稍、马家台子一带。

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进占靖远、会宁、静宁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红二、四方面军也冲破敌军的堵截，迅速靠近静会地区，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军大会师，即将实现。

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了鼓舞人心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热烈庆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通电全文如下：

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总指挥、任（弼时）政委、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甲）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

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肖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致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乙）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丙）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阿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国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丁）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二、红军先头部队在清江驿、界石铺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进行的。10月4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由陇西进入会宁县境，于8日到达会宁县东部之清江驿和静宁县界石铺，同9月中旬到达这一带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一团会师，这是红军部队在静会地区最早的会师。会师部队召开了座谈会、联欢会，红一师部队向红十师部队送了慰问品和白面、羊肉。红四师部队吃上了热饭热菜，官兵们欢欣鼓舞，士气高涨。

三、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会师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于9月30日开始从岷县、漳县一带出发，向会宁分路前进。10月3日，后卫部队红五军狠狠打击岷县城守敌之后，也迅速向北转移。4日，红三十一军先头团再占通渭县城，红九军抵达通渭西南之榜罗镇。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武山县榆盘镇，主力向会宁一带急进。8日，方面军总部从通渭县马营镇进到会宁南25公里处的阳坡湾。9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兼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方面军总部和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第七十三师、十五军团骑兵团会师。

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等，晋见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等，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各部队将筹集的一大批粮食、猪羊、手套、鞋袜和赶制的棉衣，送给红四方面军，热情慰问历尽艰辛的战友。10日，在文庙广场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部队大会，宣读了党中央庆祝会师的通电；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讲了话，表达了会师后团结、战斗的愿望；陈赓介绍了

红一方面军及陕甘宁苏区的情况，特别讲了中央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广大指战员听了异常兴奋。12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进入会宁县境，13日到达会宁城，同主力部队会师。15日，红军总部召开干部会议，陈昌浩作了报告。17日，中共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了抗日救亡问题。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不久，国民党大批部队即向会宁逼来，10月20日，红军撤离会宁城，向北转移。

四、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老君铺、将台堡、兴隆镇会师

红二方面军各部队于10月12日向静会地区前进。17日红六军团到达会宁县东部的青江驿，总指挥部、红二军团、红三十二军进至通渭县马营以北，在义岗川遭敌机空袭，许多红军指战员血洒荒山。10月1日，红六军团继续北进，在会宁东部之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五团会师；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红三十二军进入静宁县西南部四河、田堡一带，并向静宁东北之将台堡前进。19日，红六军团召集第十六、十八师和模范师全部及十七师连以上干部，热烈欢迎前来迎接的红二师第五团。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讲了话，红五团政委陈雄介绍了陕甘宁苏区的情况。

20日，红二军团右翼部队第四师，在六盘山南麓与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和马鸿宾部队遭遇，经激战，将敌击溃。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军团主力到达静宁县原安乡一带，第四师在六盘山南与敌再次激战，将敌击溃，连夜追赶主力部队；红三十二军到达老君铺以北的旧营。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领导机关和第二师会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切会见，热烈问候；红一军团送给红二方面军银元5万元、棉衣1000套、棉布500匹、猪50头、羊2000只、粮食一批。

23日，红二方面军和红一军团在将台堡召开干部会议，听取了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聂洪钧关于陕甘宁苏区情况的报告。同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同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在兴隆镇（时属静宁县，今属宁夏西吉县）会师，红一师机关、部队列队欢迎红六军团；下午，召开联欢大会，指战员畅谈会师后的喜悦心情，人人欢呼雀跃，其欢乐兴奋之情，是长征以来未曾有

过的。

五、红五军奋力阻击敌军，保证红军主力胜利会师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际，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积极督令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加紧向静会地区进军，企图“围歼”红军。为了保证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红一军团第一师等部队，在会师地区外缘，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阻止其前进。

10月22日，敌第三十七军9个团，沿西兰公路赶到华家岭（今属通渭县）下的马营，与红四方向军后卫部队发生激烈战斗。敌人自恃人多，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有飞机、大炮助阵，气焰十分嚣张。红五军在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指挥下，迅速占领公路两侧的山头，挖掘简易工事，阻击敌人。当敌军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地域后，红军立即发起攻击，在机枪、步枪、手榴弹的猛烈打击下，敌人仓促应战，丢下大片尸体后掉头退却。但敌人不甘失败，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又发起连续进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的指战员首当其冲，与敌激战了一个整天，多次发生白刃格斗，杀得敌军横尸遍野，自身也付出沉重代价，团参谋长王力和100多名指战员献出了生命。入夜后红军北撤，进入会宁县南部之中川乡境，在大梁墩地域设置防御阵地，军属4个团分别占据附近各山头，次第阻击敌人。

23日，敌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主力接踵而至，向红军阵地发起总攻。红军战士利用有利地形，接连打退了敌人的5次攻击。这时，敌军调来7架飞机助战。红军的简易战壕挖在光秃秃的山头上，没有任何草木遮掩，敌飞机轮番攻击红军阵地，一会儿投弹轰炸，一会儿俯冲扫射，给红军造成了严重伤亡，副军长罗南辉也壮烈牺牲。红军迟滞敌人行动后，又沿毛牛川、杜家梁后撤，敌军紧追不舍，红军边打边退，且战且走。因为红军弹药奇缺，多次与敌人肉搏，用刺刀、枪托、木棒打击敌人。在这一系列激烈的阻击战中，红五军遭受重大牺牲，878人为革命捐躯荒山。由于他们英勇顽强的战斗，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从而保证了主力红军安全会师。

10月22日，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两个旅，进入会宁县东部地域，接着就向红军扑来。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在师长柴洪宇、政委叶成焕指挥下，在张

城堡北山阻击敌人。24日，关麟征令其第七十五旅一五〇团首先向红军阵地进攻，红军以山头为依托，居高临下，用交叉火力阻敌前进。关麟征见正面攻击缓慢，即令该旅第一四九团从东侧迂回侧击，但仍被红军阻滞在山下。战斗进行了3个小时，红军阵地岿然不动。敌无奈，又调来两架飞机助战，红军乃放弃阵地，向北转移。

23日，从会宁撤离的红军会师部队，进到靖远县东部之打拉池一带。敌第三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军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分四路追击红军。为了阻击敌军继续北犯，保证红军领导机关在打拉池会师，红军总部命令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在会宁北部之白草塬一带设防，阻止敌军前进。28日下午，敌军先头部队到达慢牛坡，进入了红军的既设阵地，红军当即发起攻击，一阵猛烈射击之后，一部分勇士即冲入敌阵，挥舞大刀左劈右砍，立刻打乱了敌军阵势。战至夜晚，红军借两面夹攻的敌军猛烈射击的机会，从中撤出，诱使敌军互相混战了一夜。在这次阻击战中，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和200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十五军团一部，也在海原地区与胡宗南第一军展开激战，阻止其前进，保证了会师部队的左翼安全。

六、红军总司令部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在打拉池会师

1936年10月20日，在会宁会师的红一、四方面军向打拉池方向转移。2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及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来到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的西野领导机关和部队会师。次日召开红军政治工作会议。25日召开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然后举行会餐，热烈庆祝红军主力部队的大会师，彭德怀报告了一方面军和陕甘宁苏区的发展情况，朱德、张国焘也讲了话。26日，召开红军科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27日，红军总部召开干部大会，彭德怀作了一方面军党的工作的报告。28日，红军召开打拉池及附近村庄的群众大会，朱德、彭德怀在红山寺大殿内接见了群众代表。10月30日，因敌军逼进，红军离开打拉池，东去海原。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完成。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完成战略大转移，结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这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次重大胜利，宣告了敌人“围剿”红军的战争彻底失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里程。

附表 红军长征在甘肃作战简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攻占两当县城战斗	两当县城	1935 年 8 月 2 日	红二十五军	两当县保安队	红军负伤 7 人，俘敌 20 余人，攻克县城
攻占天水北关战斗	天水县城北关	1935 年 8 月	红二十五军 1 个营	胡宗南第一军留守部队	红军歼敌百余名，未克该城
攻占秦安县城战斗	秦安县城	1935 年 8 月 11 日	红二十五军	秦安县保安队 140 余人	守敌拖枪逃跑，红军占领县城
攻占隆德县城战斗	隆德县城	1935 年 8 月 17 日	红二十五军	新一军十一旅第二团，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第八师一部	红军歼敌 1 个营，活捉敌团长，攻占县城数小时后东撤
瓦亭战斗	固原县以南之瓦亭	1935 年 8 月 18 日	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	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	红军击溃敌两个营，二二三团团长张忠发牺牲
大堡山阻击战	平凉县白水镇打虎沟大堡山	1935 年 8 月 20 日	红二十五军	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 1 个骑兵营、一〇三旅 3 个步兵营	红军歼敌 1 个营，击溃敌 3 个营，红军牺牲 80 余人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四坡村战斗	泾川县西之四坡村、羊圈洼	1936 年 8 月 21 日	红二十五军	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二〇八团	红军歼敌千余人, 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红军伤亡 140 余人, 军政治委员吴焕先牺牲
攻打崇信县城战斗	崇信县城	1935 年 8 月 27 日	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	崇信民团 400 余人	红军未攻克县城, 伤亡 20 余人
赤城战斗	庆阳县以南之赤城地域	1935 年 9 月 3 日	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	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	红军毙敌数十名后东撤
板桥镇战斗	合水县板桥镇及附近之曹家坡	1935 年 9 月 4 日	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	第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及马奋英步兵团	红军伤亡 300 余人, 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牺牲; 敌军伤亡 400 余人
加儿梁战斗	迭部腊子里加儿梁	1935 年 9 月 16 日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一军二师四团	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 1 个营	红军无伤亡, 俘敌 20 余人
腊子口战斗	迭部腊子口及附近地域	1935 年 9 月 17 日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一军二师四团	新编十四师 6 个营、王均第三军十二师两个营	红军有部分伤亡, 击溃守敌, 毙伤敌数十人, 俘敌 1 个排, 缴获迫击炮 3 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峡口战斗	陇西县四十里铺峡口地段	1935 年 9 月 26 日	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一纵队四大队	地方部队 1 个连	红军全歼守敌，无伤亡
袭占通渭县城	通渭县城	1935 年 9 月 27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一大队	通渭县保安队、民团	敌弃城而逃，红军占领县城
寺子川战斗	静宁县寺子川	1935 年 10 月 2 日	陕甘支队二纵队一部	某部侦察分队	红军击退敌军，自己伤亡较少，敌方伤亡较大
义岗川战斗	会宁县义岗川	1935 年 10 月 2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三大队	当地兰本斋民团	红军将敌击溃，有十数人受伤
界石铺伏击战斗	静宁县西北部之界石铺	1935 年 10 月 4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一部	汽车运输队	红军截获敌汽车运输队，缴获 10 余车军用物资
青石嘴战斗	平凉县西北之青石嘴地段	1935 年 10 月 7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	东北军骑七师十九团两个连	红军歼敌一部，缴获武器弹药一批，战马百余匹
塔儿坝战斗	镇原县三岔区塔儿坝	1935 年 10 月 9 日	陕甘支队二、三纵队	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部	红军歼敌 300 余人，自己有部分伤亡
三岔阻击战	镇原县三岔区	1935 年 10 月 12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五大队	毛炳文三十七军许克祥第二十四师	红军歼敌 100 余人，伤亡较小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走马埝战斗	环县走马埝地段	1935 年 10 月 12 日	陕甘支队二、三纵队	第三十五师一部	红军击退敌军，自己有部分伤亡
河连湾战斗	环县河连湾、庙梁	1935 年 10 月 14 日	陕甘支队一纵队	第三十五师一部，当地民团	红军歼敌 100 余人，战斗英雄毛振华牺牲
曲子战斗	环县曲子镇	1936 年 6 月 1 日	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	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	红军歼敌 300 余人，俘获敌旅长冶成章以下 150 余人，缴获步枪 200 余支、手枪 20 余支、迫击炮 20 门、汽车 5 辆，红军有部分伤亡
马岭战斗	庆阳县北部之马岭	1936 年 6 月 1 日	红一军团第四师	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二〇九团 1 个营	红军击溃该敌，俘获 40 余人，缴获炮 1 门、枪 30 余支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阜城战斗	庆阳县北部之阜城地点	1936 年 6 月 3 日	红一军团第一师	第三十五师两个骑兵团, 6 个步兵营	红军歼灭敌一〇三旅三〇六团、一〇五旅二〇九团 6 个营, 俘敌官兵 1100 余人, 缴获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 10 余挺、迫击炮数门
挺进西兰公路战斗	海原、静宁、会宁 3 县连接地区	1936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下旬	西方野战军第一军团第一师、骑兵团第二团	马鸿宾第三十五师, 东北军骑兵团第三、第十师各一部	红军击溃敌军, 占领将台堡、兴隆镇、界石铺、青江驿等地, 切断西兰公路
打拉池战斗	靖远县东部之打拉池(今红会)	1936 年 9 月 12 日	西方野战军第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	地方部队及当地民团	红军俘获部分敌军和民团, 余敌遁逃
攻占会宁县城	会宁县城	1936 年 10 月 2 日	红十五军团骑兵团	新一军第十旅及会宁保安队共 400 余人	红军毙伤敌 10 余人, 俘获敌 50 余人, 余敌溃逃
会宁阻击战	会宁城西南之曹家河、范家波等地	1936 年 10 月 3 日至 5 日	红十五军团骑兵团, 红七十三师第二一七团	新一军第十一旅	两军对峙, 战斗一日余, 5 日国民党军退走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红堡子战斗	会宁县北部之红堡子	1936 年 10 月 6 日	红七十三师	新一军第十旅王五田团	红军歼灭敌军大部
佯攻礼县县城战斗	礼县县城	1936 年 9 月 1 日	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四师十二团	王均第三军 1 个营	两军各有少量伤亡
山峪口遭遇战斗	礼县关院里	1936 年 9 月 12 日	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二营	土匪一股	红军伤亡 7 人, 牺牲营长 1 人。击退该匪
上桃坪战斗	礼县上桃坪	1936 年 9 月 12 日	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四师一部	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的 1 个小分队	红军将敌军击溃, 俘获人枪各 30
罗家堡战斗	礼县罗家堡	1936 年 9 月 14 日	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七师一部	第三军二十一旅 1 个连	红军俘获敌 40 余人, 缴获步枪 40 余支、电台 1 部
娘娘坝战斗	天水县娘娘坝、李子园一带	1936 年 9 月 16 日	红六军团十六师一部	第三军 1 个连, 并有飞机支援	红军歼敌 1 个连
成县战斗	成县县城	1936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	红二军团第四师	第三军辎重营、当地保安队	红军歼敌 1 个营及 1 个保安队, 缴枪 300 余支, 攻占县城, 红军有部分伤亡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攻占两当县城战斗	两当县城	1936 年 9 月 18 日	红六军团十六、十七师先头部队	两当县保安队及警察	红军俘敌 97 名, 缴获步枪 200 余支、子弹 40 箱、手榴弹 300 箱, 攻占该县城
攻占康县县城战斗	康县云台城	1936 年 9 月 19 日	红二军团第六师一部	康县保安队	红军击溃敌人, 攻占该城
攻占徽县县城战斗	徽县县城	1936 年 9 月 19 日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	徽县保安队	红军歼敌 100 余人, 攻占县城
太石阻击战	康县西北部之太石镇附近山头	1936 年 9 月 27 日	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	第三军三十五旅, 并有飞机支援	红军毙敌一部, 敌团长朱怀毙命
五龙山阻击战	成县西, 抛沙河两岸之五龙山等地	1936 年 9 月 28 日至 29 日	红三十二军、红六师十八团、红四师十二团	第三十五旅及援军数千人	红军伤亡较重, 十八团政委周宏盛、突击队队长贺虎(团级)等牺牲, 毙伤敌 200 余人
江洛镇战斗	徽县江洛镇	1936 年 9 月 30 日	红六军团第十七师	第三军七师 1 个团	红军伤亡百余人
阳坝战斗	康县阳坝附近	1936 年 10 月 4 日	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	第三军及川军孙震部各一部	红军十七团全团数百人全部牺牲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娘娘坝二次战斗	天水县娘娘坝	1936 年 10 月 5 日	红六军团十六师	第三军一个营	红军有较大伤亡, 十六师师长张辉牺牲
罗家堡二次战斗	礼县罗家堡附近	1936 年 10 月 7 日	红六军团	第三军一部	红十六师有较大伤亡, 政委宴福生负重伤
抢占腊子口、大草滩战斗	岷县以南之腊子口、大草滩、旋窝	1936 年 8 月 9 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	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一部	红军歼敌 1400 余人
攻占哈达铺战斗	哈达铺	1936 年 8 月 10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	新编第十四师一部	红军歼敌千余人, 缴获枪千余支
岷县城外围战斗	岷县城外之吴家大山、麻布台、大沟寨等地	1936 年 8 月 10 日	红三十军等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新编第十四师骑兵团、特务团	红军重创敌两个营
二郎山战斗	岷县城南之二郎山	1936 年 8 月 10 日至 13 日	红三十军等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新编十四师第五团及第三团一个营	红军毙敌少校团副杨肇林等人, 毙伤敌 800 余人; 红军亡 700 余人、伤 300 余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围攻岷县城战斗	岷县城及二郎山	1936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3 日	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各一部	新编第十四师	红军伤亡千余人，数次攻城未克；毙伤敌 2000 余人，伤敌旅长蒋云台、团长王咸一、李希发等
临潭新城战斗	临潭新城	1936 年 8 月 14 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	新编第十四师一部	红军攻占新城；敌军 1 个营溃败，敌旅长李和义率部分人员起义
巴龙河战斗	临潭旧城以北	1936 年 8 月 15 日	红四军一部	马步芳部马得胜骑兵团	两军均有部分伤亡
临潭旧城战斗	临潭旧城及附近各要点	1936 年 8 月 20 日	红四军第十师、妇女先锋团	马步芳海南警备区马彪骑兵旅、马明仁民团	红军攻占旧城，敌马彪部伤亡 1000 余人，被俘 200 余人，马明仁民团溃逃
美武战斗	夏河县东部之美武地区	1936 年 9 月 2 日	红四军第十师一部	马彪骑兵旅一部	马旅溃败
景古城战斗	康乐县南部之景古城	1936 年 9 月中旬	红四军第十二师	马步芳部 1 个侦察连	红军击毙敌连长，余敌溃败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西凤山战斗	临潭旧城及附近之西凤山、对坡山等地	1936 年 9 月 29 日	红四军第十师一部	马彪骑兵旅并马明仁民团	红军伤亡 400 余人, 敌伤亡数百人, 红军撤出旧城
巴菴山战斗	临潭旧城西北	1936 年 9 月 30 日	红四军第十师一部	马步芳 1 个骑兵营	两军都有较大伤亡
攻占漳县城战斗	漳县县城	1936 年 8 月 19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	本县民团及警察	战斗开始不久, 敌即弃城而逃, 红军占领县城, 无伤亡
药铺山、四店梁战斗	漳县、陇西交界地段	1936 年 8 月 22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红三十一军一部	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骑兵团一部	红军有少数伤亡, 敌军伤亡较重
三岔、殪虎桥战斗	漳县县城以西	1936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 红三十一军一部	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 毛部第二十四师一部	红军有伤亡, 敌旅长朱某、团长唐占鳌毙命, 伤亡 2000 余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攻占渭源县城战斗	渭源县城	1936 年 8 月 26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四团、红三十一军一部	三十七军第八师 1 个团，当地民团	红军有伤亡，缴获机枪 30 余挺、迫击炮 6 门、步枪千余支；敌军伤亡 300 余人，被俘 1600 余人
官堡战斗	渭源县会川镇	1936 年 8 月 27 日	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一部	新编第十四师骑兵团	红军有伤亡，占领官堡；敌军有较大伤亡并溃退
攻占通渭县城战斗	通渭县城及其以西地域	1936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	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	新一军第十旅王五田团一部	红军无伤亡；敌军溃退
西堡子战斗	通渭县西北部之马营附近	1936 年 9 月 8 日	红九十三师一部	新一军第十旅王五田团一部	红军无伤亡；敌军溃退至草芽沟后，被红军全歼
围攻临洮县城战斗	临洮城及附近之八里铺、岳麓山、姜维墩等地	193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30 日	红四军第十一师、红九军第二十五师	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六三七团	红军伤亡 200 余人，攻城未克
七圣山战斗	渭源县城附近	1936 年 9 月 29 日	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六团	县保安队及民团	红军牺牲 18 人，敌军 200 余人全部被歼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二次攻占渭源城战斗	渭源县城	1936 年 9 月 29 日	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	新编十四师第二团 1 个连, 当地民团	红军无伤亡, 敌军 200 余人全部被歼
蓬峰上寨战斗	渭源县蓬峰南岔口之上寨堡子	1936 年 10 月 2 日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 90 余人	新编第十四师骑兵团、当地民团	红军牺牲 80 余人, 突围 10 余人, 击毙敌 20 余人
韩家岔战斗	通渭县碧玉镇韩家岔梁	1936 年 10 月初	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特务连一部	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二二三旅第三团	红军 30 余人全部牺牲
汪家衙战斗	陇西县西部之汪家衙	1936 年 10 月 7 日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	新编第十四师骑兵团、三十七军第八师四十八团、当地民团	红军伤亡 40 余人
曹家岘战斗	陇西县曹家岘、林家坪	1936 年 10 月 8 日	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便衣队及七十三团二连一部共 60 余人	毛炳文三十七军两个团	红军牺牲 40 余人, 突围 10 余人
王家山战斗	定西县东部之宁远镇附近	1936 年 10 月中旬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	三十七军第八师四十四团	敌军有较大伤亡
吴家堡子战斗	定西县东北部之西巩驿	1936 年 10 月中旬	红四方面军后卫部队	三十七军第二十四旅 3 个团	红军牺牲 40 余人, 敌军有伤亡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战斗名称	作战地点	作战时间	红军参战部队	国民党军参战部队	战斗结果
华家岭阻击战	通渭县华家岭至会宁县大梁墩一带	1936 年 10 月 22 日	红四方面军第五军	第三十七军 9 个团，并有 7 架飞机配合	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三十七团参谋长王力以下 878 人牺牲
张城堡阻击战	会宁县城以东之张城堡地域	1936 年 10 月 24 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	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七十五旅	红军阻击敌军 3 小时后北撤
西巩驿战斗	定西县西巩驿	1936 年 10 月 24 日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独立师	国民党地方部队	红四军独立师师长殷少侯牺牲
葛家岔战斗	定西县北部葛家岔附近之老牟子、大营山梁一带	1936 年 10 月 26 日	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六团	新一军第十一旅	红军伤亡 20 余人，敌军有伤亡，并溃退
慢牛坡阻击战	会宁县北部白草塬乡慢牛坡	1936 年 10 月 28 日	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	第二十五师	红军迟滞敌军行动，并歼敌一部；自身伤亡较大，红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宇牺牲
打拉池阻击战	靖远县打拉池以北地域	1936 年 10 月 30 日	红四军及红三十一军各一部	第二十五师一个旅	红军击退敌军数次进攻，掩护红军主力北撤

第十四章 一九三六年冬季甘肃的军事、政治形势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靖会地区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红军各主力部队齐集于甘肃北部地区。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东北军、西北军），粉碎蒋介石的“剿红”、“灭共”计划，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先造成西北“联合抗日”的新局面，以达“逼蒋抗日”之目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的蒋介石集团，也调遣其主力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关麟征第二十五师等部，会集于甘北；西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等，也陈兵于黄河两岸。蒋、马的企图是聚歼红军于甘北、宁南一带。国共两党的矛盾，骤然在甘肃一隅突出出来。

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在兰州和陇东地区也驻有重兵，蒋介石督令他们参加“剿共”，但他们不愿意再打内战，同共产党和红军正在进行着“结束内战，联合抗日”的谈判，因而蒋介石同他们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

一时之间，甘肃成了中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在短短的3个月中，在这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

第一节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

红军主力会师甘肃会宁、靖远、静宁地区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是“逼蒋抗日”，造成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打算占领宁夏和甘肃北部，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战略依托问题。

一、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

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早在193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决定待红军主力到达甘北后，于12月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联合抗日新局面。为了实现此项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具体部署是：

(1) 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并加速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主力部队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红军手中。

(2) 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3) 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豫旺堡之间枢纽地区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之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边）、盐（池）地域，一部逼进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县）、曲（子）地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4)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5) 攻宁开始的时间，依四方面军部队的造船情况而定，但至

迟于十一月十日前，各部队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工作。

据此，红四方面军总部确定，红三十军开至靖远以南约20公里的大芦子地域，秘密造船，侦察渡河地点，准备渡河事宜。

10月16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致电一、二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并报中革军委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全军行动作出具体部署，确定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在渡河成功后，红九军即迅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属景泰县）至永登县一带地区，并以3个团以上的兵力向中卫扫击；如渡河不成，则应以第四、第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集中第九、第三十一两军，对前进之敌胡宗南部作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之一部。

二、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渡黄河，参加宁夏战役

1936年10月18日，朱德、张国焘电报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二十日即可偷渡”。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以具体情况斟酌。”

10月21日，国民党军队十几个师，分别从东、南、西3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次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迫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国民党军恃其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红四军、红五军、红三十一军等部，于界石铺（属静宁县）、通渭、马营、华家岭（以上属通渭县）、宁远镇、葛家岔（以上属定西县）一线，进行顽强抗击，战斗极为激烈。敌三十七军22日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城，继续向靖远方向进攻。敌第一、第三两军，也分别占领了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

这时，红三十军已造船16只，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于10月22日报告朱德、张国焘，决心于23日渡河。23日，朱德、张国焘电令红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当日晚，红三十军在红嘴子地区西渡黄河，因水情不熟，遇浅滩受阻，偷渡未成，红军总部下令24日继续渡河。黄河对岸驻有国民党马步青骑五师的韩起禄、马禄两个旅防守，在十多个渡口上修筑了碉堡，分兵把守，形成一条比较坚固的防线。

10月24日夜，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由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率领，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在靖远县城以南10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附近集结，准备强渡黄河天险。虎豹口对面岸边，敌军筑有4个碉堡，其后是一些小山包，山上山下也有很多碉堡，“马家军”驻有一连兵力防守。为减少损失，红军准备在这里偷渡，并配置了有效火力，偷渡不成就改为强渡。

晚11时许，由渡河前卫团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组织的“渡河先锋连”开始偷渡。该连是全团挑选的百余名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英雄、模范组成的，大家全副武装，分乘12条船，在夜幕和风声、波涛声掩护下，奋力摆渡，迅速向对岸划去。当尖兵排的红军战士下水上岸时，始被敌军发现，敌立即组织火力拼命射击。这时，在东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军部队，机枪、迫击炮同时向敌军开火，支援“渡河先锋连”登岸。红军与敌军争夺滩头阵地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军居高临下，以碉堡作掩护，向红军猛烈射击；而红军在堤岸下面，无地形地物利用，难以发扬火力。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年仅20岁的红军排长李国忠，用集束手榴弹摧毁了敌人的一个碉堡，又用胸脯堵住另一个碉堡上的枪眼，为登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经过激烈搏斗，滩头阵地终为红军“渡河先锋连”夺占，守敌大部为红军击毙，一部俘虏，红军缴获机枪3挺、步枪40余支、渡船2艘。

接着红三十军二六三团和二六八团一部陆续渡河上岸。这时，敌军派一个多营的兵力前来反扑，红二六三团在团长熊庆发带领下，英勇战斗，坚决打击，歼其大部，巩固了已占黄河西岸的阵地。拂晓，红三十军已渡过两团兵力，遂分左右两路向西发展。

25日16时，彭德怀电报毛泽东，就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意见。彭德怀的电报说：

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既已渡河，将集中兰州一部于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乙，提出（红军）部署意见如下：

- 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扰击会宁之敌。
- 2、二方面军应……抗退一部敌于六营、七营以南。
- 3、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准备渡河，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

同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及二、四方面军，高度评价红三十军的渡河行动，并提出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电文说：

控制西兰大路 10 月分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今后行动的意见是：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过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之敌人以有力地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适时协助一方面军从中卫、灵武段渡河。河东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面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到五佛寺段渡河。

由于蒋系各路部队迅速向北推进，战局发生急速变化，毛泽东、周恩来也于 10 月 25 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及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因此，渡河红军应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并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营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四方面军未渡河部队及二方面军主力，仍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的第二步。

当毛泽东、周恩来得到朱、张、彭电报，得知红九军也在渡河，遂于 10 月 26 日 1 时半复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对红军下一步行动作了新的部署：

甲，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第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不迟。

据此，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

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意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渡河。

当时，国民党飞机白天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红军渡河造成很大困难。红军渡河主要在黄昏至日出前，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28日拂晓，继第三十军后，第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才渡河完毕。

三、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在靖远、景泰地区英勇作战

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即向当面之敌马步青骑五师展开进攻。10月27日，前卫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进至吴家川（属靖远县）时，遇到骑五师马禄骑兵第一旅的阻击，各团遂即展开，攻击敌军，经3小时激战，将马敌击溃，俘虏200多人，缴获步枪800多支、机枪10余挺、战马70多匹。敌向西逃跑，红军乘胜追击。28日黎明，红三十军八十九师追击敌军到尾泉（在景泰县东南部），再次将敌马禄旅击溃。退守脑泉（在今景泰县中泉乡）的马军闻讯增援，中途得知马禄旅已经败退，亦向西退逃至芨芨水。接着，红三十军在红九军协同下，向盘踞一条山之敌骑兵第二旅韩起禄部和退守锁罕堡（在景泰县南）之马禄旅进击。这时，红五军也已渡河，进驻靖远以北黄河岸边之三角城，掩护后方，看守船只。

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移驻景泰县南部之赵家水。31日，红三十军占领了景泰县一条山及附近之秀水、芳草等大部村寨，将敌韩起禄旅一个团包围在一条山的上堡子内，将马禄旅一个团围困在下堡子内。同日晚，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攻打敌河防总指挥部驻地芦阳城（在今景泰县城以东），激战一夜未克。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率红八十八师两个团挥戈五佛寺，击溃马部祁明山旅。11月1日，红九军进占兴泉、福禄水、打拉牌（今大安）一带，将马禄旅600余人围困于锁罕堡。

这时，国民党新二军军长马步芳，任命青海海南警备区骑兵第二旅少将旅长马元海为河西“剿敌”总指挥，率领3个骑兵旅及大批民团，赶来支援

马步青部。11月2日，马元海指挥其先头部队由景泰县城以西之寺儿滩，向一条山发起进攻。一条山虽名曰“山”，实际是一条高度不大的丘陵，易攻难守，李先念、程世才指挥红三十军英勇抗击，给马部以严重杀伤，将其击退。当晚，马元海又组织骑兵一个团进攻，仍未得逞。

3日，二马（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马元海为总指挥，马廷祥（骑五师参谋长）为副总指挥，集中3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疯狂围攻一条山。红军虽只有3个团的兵力，但士气高昂，奋勇迎战，连续击退马家军6次冲锋，多次与其短兵相接，展开肉搏，给敌军以沉重打击。当日下午，敌军又纠集兵力向红军阵地疯狂攻击，包围了驻在秀水村的红三十军政治部。该政治部只有一个排的战斗部队，其余都是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情况十分危急，他们在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带领下，利用断垣残壁，进行抗击，反复与敌搏斗，击退了敌军多次进攻。黄昏，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领一支部队赶来增援，与政治部人员内外夹击，始将敌击退。一条山战斗持续了3个昼夜，红军共歼敌1000余人，敌副总指挥马廷祥被击毙。

在一条山激战的同时，马家军一个骑兵旅连同骑五师特务团、反动民团共5000余人，向大拉牌一带的红九军展开猛攻，红九军二十七师被敌三面包围。红军以村庄和土堡作掩护，分兵阻击，经7小时激战，将其击溃，毙、伤、俘500余人，缴获炮3门、机枪数挺，并于5日进占镇虏堡（今景泰县正路乡）。被红军围困于锁罕堡内的敌马禄旅600余人，被迫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在交出部分粮食后，红军允许其撤走。

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十余日来，英勇战斗，迭创马家军，共毙、伤、俘敌官兵2000余人。红军也伤亡近千人。

四、形势骤变，宁夏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鉴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河以西所占地区的形势和生存条件不利，难以与马家军作持久抗争，徐向前、陈昌浩遂于11月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行动方针。电文说：“若主力能速渡河，须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定向大靖、古浪、平番（今永登）、凉州（今武威）行动，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同日12时，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

“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皋兰，大的方向仍然不变。”次日22时，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留兵力守渡口”；“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定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但是，各路敌军进展迅速，很快向集结于海（原）打（拉池）地区的红军逼来。蒋介石判断红军经其“痛击”后正向西北“逃窜”，命令其各部“乘胜猛追”。敌关麟征率其第二十五师，率先攻至靖远县城以东之东湾子；敌马鸿滨也指挥其第三十五师，向海原西南之米家塘的红军进攻。各路敌军的攻势猛烈，对河东红军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红军主力原计划发起海打战役，在打拉池（在靖远县以东）和麻春堡（海原西北）、官桥堡（海原东北）地区设伏诱歼胡宗南部，因战场形势变化极快而未果。至11月7日，国民党军已占领靖远、打拉池、海原、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已渡河西之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的联系割断，致使河西红军形成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11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的可能，遂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向东行动；10日又决定将黄河以西之红军组成西路军，向西行动。此后，红军西路军便开始了奋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征程。

第二节 红军主力发起山城堡战役

1936年11月16日至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甘肃环县发起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5个半团，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以坚决、果断的精神，指挥了这次战役；红军著名将领任弼时、贺龙、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等，也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准备向北发展，夺取宁夏，以造成西北联合抗日的新局面。这时蒋介石集团也调动十几个师的兵力，分4路追击红军，企图趁红军长途行军，刚到西北，立足未稳，严冬已届，补给困难，疲劳困顿之时，一举将红军消灭。

10月22日，蒋介石赶到西安督战，其部署是：以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均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为一路，均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一军4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在靖远县东部）、西安州（在海原县以西）前进，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5个师、骑兵3个师，马鸿宾指挥第三十五师，共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蒋的战略企图是围歼红军于海（原）打（拉池）地区。为了保障这一战略企图的实现，蒋还命令东北军第一一四师进抵一条城，邓宝珊新编第一军一部固守靖远城，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担任中卫、靖远段河防，防堵红军渡黄河北进或西进。

以上诸敌中，胡宗南第一军是蒋的嫡系，恃其兵力雄厚，装备精良，进攻最为猖獗，至10月28日，其先头部队已进至硝河城（在今宁夏西吉县南）一带，正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其左翼之毛炳文、王均两军，也进抵靖远边境。这对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来说，形势是极为严峻的。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红军已处于“南北两敌之间”，处境危险，“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夺取宁夏的计划则不能实现。为粉碎蒋军对红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不久由任弼时接任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统一指挥各部红军作战，击破南敌，迫使敌军停止追击。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预定的有利地区给敌军主力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对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第三军，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打击；对不愿意继续打内战，并与红军秘密建立了某些关系的东北军，则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不再与红军作对。

为了能使彭德怀对红军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以保证战役的胜利，军委负责人毛泽东于10月29日致电彭德怀，指示他要把全战役的指挥权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电报全文如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彭：(万万火急)

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旧部周(祥初)、孔(令恂)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我有如下提议：

甲、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乙、以野战军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部队，或任右翼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炳文)、王(均)两路。

丙、以二方面军二分之一替换七营、同心城等处任务，使一方面军全部集中。

丁、需有充分之准备，须召集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开会，部队要有充分之休息与鼓动。

戊、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10月3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下达了《海打战役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主力6个师集结于西安州(海原以西)、麻春堡(海原西北)及陈家湾(海原北)地域，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靖远县东部)以东干盐池地域。以上两部为突击集团，准备从两面夹击，以求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红四军和红五军在郭城驿、靖远、打拉池之间钳制毛炳文、王均两敌，保障红军突击集团侧翼安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立即批准了海打战役计划，通令全军坚决贯彻执行。

11月1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电文精神，同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举行会议，商讨各红军部队互相协同，打好海打战役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三个方面军团结一致，坚决打击胡宗南。”当日，彭德怀将会议情况电报军委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电文如下：

毛、周并告左、聂、徐、程：

甲、本日集朱、张、贺、任会商，一致坚决主张打击胡敌，消灭其二、三个师，停止其追击。

乙、一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二方面军一致努力，争取上述胜利，并有“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

丙、海打以南战役计划，已失去战机，现决定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求战役机动，来打击胡敌……

尽管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有“不干预”的“坚决表示”，但会后不久，他便擅令第五军西渡黄河，第四军撤至打拉池东北50余公里之郝家集、兴仁堡一带，第三十一军开到同心城、王家团庄，致使蒋军各路部队很快逼来，使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在此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计划，指挥红军向东北方向转移。

由于情况变化，中共中央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红军主力于11月12日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均在同心城以南）之线东移。至15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移至红城水、萌城（均在同心县东部）、甜水堡（环县北部）地区待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移至豫旺堡（同心县东南部）东南、东北和以东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全部移至环县西部休整。

这时，敌第三十七军正准备从靖远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敌第三军进至同心城后，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部行动积极，分三路向豫旺堡急速前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和军委主席团于11月15日接连向红军各部队下达指示，军委指示是：

朱、张、彭、贺、任：

甲、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否则敌以为我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且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乙、我有打破敌人之许多有利条件，敌情、地形、群众等方面都有利于我作战，粮食困难是敌我共同的问题。

丙、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战胜敌人。

军委主席团指示是：

朱、张、彭、贺、任：

（甲）敌占豫旺后有继续追击的可能。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乙) 我军应于豫旺、洪德城间各个击破该敌,不击破则不能南进,因敌将继续穷追。

(丙) 以洪德城为中心,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带最利于我们作战。

(丁) 已令省委筹粮一个月。

(戊) 一、四、十五、三十一共四个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

(己) 各兵团作战由德怀指挥之。

从这两份电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排除张国焘的干扰,军委着重强调了“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这是保持战役胜利的关键所在。

山城堡古称仙城,位于环县以北的洪德城和甜水堡之间,这一地区地形复杂,川塬相交,六水江流,沟壑纵横,土寨众多,便于大部队隐蔽和设伏。彭德怀决定在这里组织一次战役,打击胡宗南部。16日,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此时,敌人粮食已极缺乏,胡宗南屡电向蒋介石告急,蒋令其急占定边、盐池,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点,并继续向东打通榆林。17日,胡敌分三路向东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在甜水堡以北,今属宁夏)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甜水堡以北之萌城(今属宁夏)、甜水堡(在环县北部)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九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为第二梯队,进至豫旺城及其附近地区。当日,敌中路第二旅在萌城以西被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击溃,伤亡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红军还击落敌机一架。

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决定歼灭敌军右路第七十八师,部署如下:第一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南之罗家沟至于家湾之间,第十五军团以小部队诱敌东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地,第三十一军隐蔽于山城堡以北之田家庄附近,第四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东南地区,以上各部担任主攻,在隐蔽地做好准备,待机出击。第二方面军主力在山城堡和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人左路第一旅;第二方面军之第六军团以及第一方面军之第八十一师、特

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城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城以北之八里铺打阻击。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山城堡东南之于家湾。

20日，敌左路进占红井子（在盐池县南），第九十七师进到红井子以西18公里之大水坑；敌中路撤回豫旺城整理，第四十三师接任中路，向保牛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小台子、凤台堡等地，并派出两个连沿环江向南侦察，在八里铺遭陕甘宁独立师突然打击，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山城堡。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迅速发起歼灭右路之敌第七十八师的战斗，尔后向北横扫敌之中路第四十三师等部。

21日下午2时，红军对山城堡之敌形成包围态势。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对敌进行包围的同时，即实施攻击，压缩了对山城堡至哨马营一带之敌的包围圈。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恐万状。当日黄昏，敌人向山城堡以北之曹家阳台一带山地收缩。这时，红军乘敌变换阵地之机，发起总攻，一军团之第一、第四师一举攻占敌前沿阵地马掌子山、山城堡，并乘胜追击，歼灭了哨马营之敌，敌军顿成全线溃败之势。当晚夜色漆黑，红军指战员发挥其近战、夜战的特长，勇猛地冲入敌阵，大胆穿插分割，同敌展开肉搏。战至深夜，敌人大部被歼，少数溃散于山谷中。经一昼夜激战，22月12时战役结束，红军将胡宗南部主力第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歼灭，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装备物资。与此同时，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之敌，亦被红军击溃。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陈雄、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团团长高廷成及一批红军战士英勇牺牲。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的第一个歼灭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此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壮大了红军声势，迫使敌军全线后退，从而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围攻，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这对于根据地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对于长征后的红军休养生息，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这次战役的胜利，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战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役后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发生了，我国从此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

(三) 这次战役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力量，给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增强了必胜信心，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

第三节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事变”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结束长征，集结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继续“围剿”红军。此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正积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内战，同红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张、杨二将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爱国官兵的积极响应。

12月4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出兵“剿共”，张杨忍无可忍，于12月12日以武力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后，领衔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促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

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 (二) 停止一切内战。
- (三)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 (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 (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 (六)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
- (七)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 (八)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輿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当时，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府主席，该军所辖第一一三师驻兰州，第一一四师驻永登，第一一八师驻定西，广大爱国官兵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坚决抗日！”“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事变发生前，于学忠和五十一军的3个师长都已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日常工作由军参谋长刘忠干主持。12月12日中午，于学忠派飞机送来张学良的手令，命令第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中央军驻兰各部队及特务组织的武装，扣押党政军要员，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以策应西安事变。刘忠干接令后，立即和主持省府工作的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作了研究，召开由各师参谋长、军部处长和驻兰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第五十一军中校参谋、中共地下党员解方，出谋划策，积极工作，在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日晚7时，五十一军军部设计宴请甘肃绥靖公署重要军官，绥署参谋长章亮琛带领处以上军官赴宴，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伏兵突起，扣押了章亮琛等人。军需处长王式辉平时克扣军响，参议杨陟岗是个特务，这两个人民

愤很大，五十一军官兵当场将他们击毙。

为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在军事行动开始后，五十一军立即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省会警察局长史铭，特务头子、甘肃国民军训会主任胡维藩，军警督察处长兼新一军参谋长张性白等人。为了团结和中立地方势力，周从政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及五十一军的行动原委，电话告知了新一军军长邓宝珊，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发生误会、冲突。邓宝珊所部遂按兵不动，对事件持同情和静观态度。与此同时，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参谋长窦光殿，指挥部队分头出动，一部占领电台、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报馆等要害部门，一部包围了绥靖公署、飞机场及拱星墩中央军兵营等地。

第一一三师部队在控制中央军兵营时，有些营地驻军起而反抗，一时枪声回起。经过激烈战斗，第一一三师占领了绥靖公署，击毙监印官、副官、警卫队长等数十人，将绥署主任朱绍良（时在西安开会）办公室的重要文件、档案、电台等带回军部。在拱星墩、东教场，中央军两个团顽固抵抗，五十一军部队坚决打击在战斗中击毙了这两个团的团长，打死打伤 70 多人，俘虏 1200 多人。次日清晨战斗结束，驻兰州的国民党中央军及警察、特务全被缴械。五十一军官兵伤亡 60 多人。

12 月 13 日，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通电响应张、杨“兵谏”，拥护八项主张，并以于学忠的名义召集省政府委员开会，邀请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及各界人士进行座谈，介绍西安事变和“兰州事变”的情况，与会者虽甚震惊，但多数人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民众支持，五十一军强令国民党省党部控制下的甘肃《民国日报》，登载张、杨八项主张；还派出人员到各学校进行抗日演讲，发动青年学生在街头张贴标语，宣传八项主张。

12 月 14 日，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任命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为兰州警备司令，将该师布防于兰州、河口、永登、水埠河一带，预防马步芳、马步青部攻击兰州；令一一四师牟中珩部布防于临洮，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布防于定西，预防驻天水之国民党中央军突袭五十一军。

西安事变发生时，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部驻防平凉。12 月 12 日晚，一〇五师根据张学良命令，解除了平凉宪兵队的武装，宪兵队长豆朝等 80 余人被扣押。当夜，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与此同时，红军第三十二军罗炳辉部，

由灵台开往平凉，驻八里桥一带，支援东北军。12月16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天水地区是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当蒋介石被张、杨扣留的消息传到天水后，国民党第三军七师师长曾万钟，于12月12日晚扣押了于学忠委派的警察局长方华亭，收缴了警察的枪支；将于学忠委派的、或与东北军有关系的机关重要人员，分别拘留、监视，“听候处理”。

武威由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驻防，当时正值红军西路军西进，马部与红军战斗正烈。马步青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后，感到震惊，踌躇难决，遂去电请示青海马步芳，马步芳主张拥蒋，二马旋即通电，反对张、杨举动，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何应钦以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致电马步青，命令马驱逐东北军势力，控制武威，继续对红军作战。马接电后，当即驱逐了于学忠委派的行政督察专员李学谟和武威县长杨玉清等人，旋由他的亲信袁耀廷接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之后，酒泉保安副司令徐修文、临泽县长樊万会、张掖公安局长范某等人，均被马步青部队杀害。

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各界知名人士同蒋介石和张学良、杨虎城艰苦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张、杨的八项条件，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西安事变因而得以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回南京时，又向张、杨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

“我再重复一遍：

(一) 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

(二)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 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 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五) 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刻下令办理。

(六) 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

“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应承认”。

“我所答应你们的那些事，我回南京后，一一都可实现。你们放心，不然，我也不成其为国家民族之领袖。”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次日，即12月26日，第五十一军释放被扣押的人员，发还收缴的武器，中央军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回到南京后即扣押了张学良。次年（1937年）2月，蒋介石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迫令东北军分散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府主席职务，五十一军于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了甘肃。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被迫放弃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遂成为从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第十五章 红军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

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4月底，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为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打通苏联”、“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战略任务，挺进河西走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队顽强拼搏，浴血苦战，历时6个月，毙伤俘敌2.5万余人，给敌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和主观指挥上的失误，这支英雄之师最后弹尽粮竭，遭到失败，几乎全军覆灭。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在这次西征中，西路军全体指战员，以不怕一切艰难险阻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同最凶恶的敌人、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无比悲壮的一页。

第一节 西路军的组成及所担负的任务

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是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战略目标。红军三大主力汇集西北后，中共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逼蒋抗日，停止内战，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打通苏联，则是实现全民抗战、首先是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重要一环。1936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将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赋予了红四方面军已西渡黄河的部队。

11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决定将战斗在黄河以西靖远、景泰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西路军“创建甘北革命根据地”，进而“接通远方（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军政委员会委员为：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等11人，其中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并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5人组成常委会。命令还决定，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郑义斋任供给部长，苏井观任卫生部长。

西路军总兵力为 21800 余人，其建制装备如下：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第十三师（师长李连祥，政治委员朱金畅）、第十四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谢良），共 5 个团，4000 余人，1000 余支枪；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盛修祥）、第二十六师（师长刘理运，政治委员杨朝礼）、第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李德明）、教导师（师长张道容，政治委员易汉文），共 5 个团，6500 余人，2500 余支枪；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代），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德），共 6 个团，7000 余人，3200 余支枪；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共 400 余人马，200 余支枪；妇女抗日先锋团，1300 余人；指挥部机关及特务团、教导团、文工团（前进剧团）、回民支队、被服厂、兵工厂、医院、印刷厂、造币厂、造船厂等单位，共计 2600 余人。

西路军面临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前线总指挥为马元海，参战部队兵力为 2.8 万余人，其建制是：新编第二军第一〇〇师（师长马步芳兼），辖第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二九九旅（旅长马继融）、三〇〇旅（旅长韩起功）、独立骑兵旅（旅长马朴），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骑兵第二旅（旅长马元海），军直手枪团、宪兵团，共 13 个团，1.4 万余人；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步兵第一旅（旅长敏汉章）、步兵第二旅（旅长祁明山）、工兵团、手枪团、炮兵团，共 15 个团，1.4 万余人。另有武威民团（指挥张子英、司令袁耀庭）、张掖民团、临泽民团、酒泉民团和青海湟源、门源、同仁、民和、大同、乐都、化隆、祁连、西宁、互助等地民团，共 22 个团，4 万余人。以上二马参战部队和民团总兵力合计为 6.8 万余人。

由此看出：西路军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西路军将要战斗的地区是异常艰苦的，西路军所担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第二节 在古浪地区的作战

1936年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地区；留少部兵力扼守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便于机动。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电令河西部队，迅速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进占凉州地区。为此，河西红军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拟首先消灭永登、古浪、大靖、凉州（今武威）地区之敌人，“创造西北后方”。11月8日，红军放弃一条山阵地和五佛寺渡口，进到荒草滩、锁罕堡（均在景泰县境）一线集结，并于11月10日分3个纵队向西进发，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从右翼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从左翼由镇虏堡（今景泰县正路乡）出发，经松山城（今属天祝县）、干柴洼（今属古浪县）向古浪县城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在红三十军之后跟进；总指挥部和直属部队随红三十军行动，副总指挥王树声随红九军行动。

一、大靖、土门战斗

11月10日凌晨，红西路军右路三十军率先西进，经寺滩、新堡子（以上属景泰县）、马家磨沟（属古浪县）一线，于11日进至古浪中部的大靖附近，沿途击退敌军的多次阻截。马步青骑五师祁明山旅在大靖城南进行骚扰，受红军打击后退缩城内，固守不出。当日，红五军也到达大靖附近。12日，红三十军绕道西行，当晚，所属第八十八师攻击古浪西北部之土门堡，驻守堡内的骑五师工兵营350余人被红军包围，听了红军“团结抗日”的宣传后投降，其中200余人参加红军，营长马有明被红军任命为回民支队司令员。同日，红五军也到达土门（属古浪县）。17日，西路军总部率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离开大靖、土门，向凉州（今武威）以西进军。

二、干柴洼、横梁山战斗

11月10日，红西路军左路第九军，由镇虏堡一带出发，到达干柴洼后与守敌骑五师马步仓团交战，将敌击退。干柴洼位于古浪县东部，是座落在小山背上的一个堡垒，红九军以第二十七师扼守堡垒以北娘娘庙岭、山城沟、古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城子等阵地，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向横梁山转进。

当日晚，马步青骑五师两个旅、马步芳第一〇〇师1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追来，向干柴洼发起进攻。红军在娘娘庙岭一带阵地勇猛阻击，将敌击退。11日晨7时许，敌又集中兵力，步骑协同，并在3架飞机掩护下，由东、西、南3面向干柴洼猛扑，红军在打退敌连续猛攻后，乘势反击，将敌击退。下午2时许，敌又向红军阵地轮番冲击，并以1个团实施迂回，激战至晚，红二十七师又将敌人击退，进占干柴洼东南要点大鱼口阵地。此战共毙伤敌人100余名，缴获战马50多匹，枪支弹药一部。

11日晚，红二十七师撤出战斗，转移至横梁山，与红九军军部及红二十五师会合。横梁山位于干柴洼与古浪县城之间，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红九军在横梁山附近之苏家梁、小石梁、倒杨沟等制高点部署兵力，形成伏击态势。12日，敌3个骑兵旅尾追而来，当敌军进入伏击地域后，红九军发挥山地战、近战、奇袭等特长，多路出击，予敌以凶猛打击，将敌击退。晚10时许，敌又向横梁山反扑，红九军以夜战、近战手段，“突袭铁城台”、“夹击倒杨沟”，分割歼敌，敌首尾难顾，四处乱窜，纷纷溃逃。红九军在横梁山与敌激战一昼夜，杀伤敌人三四百人，其中营以下军官30余名。

在干柴洼、横梁山战斗中，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沙达善及百余名指战员牺牲，难以随军转移的百余名重伤员，全部被敌杀害。

三、激战古浪县城

11月13日，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由军政委陈海松率领，沿黄羊川北山西进，攻击古浪县城守敌，红军进抵县城附近后，从山背面发起突然袭击，占领了城东之东升洼和边墙洼。14日，红军先头部队发起攻城战斗，歼灭守敌马步芳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五九五团一部，打伤敌团长马华荣，余敌溃逃，红军遂占领古浪县城。15日，红九军全军进入该城。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扼守古浪峡口，地势险要，有“虎狼关”之称。该城南北西三面临山；城东为一山峡，高山耸立，中通一条狭路，古有“马不并骑，车不同轨”之说；城西不远，即出峡口，一马平川，直通凉州。古浪城军事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该城城垣毁于地震，残破不堪，不利于防守。红九军占领该城后，为了防御敌军攻击，即重点布防于南北两山

的制高点，以红二十五师扼守城西南之高地，红二十七师扼守城东北诸要点，城内由军直属队防守。红九军在古浪积极备战，连夜构筑工事，各直属队积极修补坍塌的城墙，准备迎击来攻敌军。

古浪被红军占领后，马步芳即增派大批兵力，以马元海为前线总指挥，严令其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古浪城。11月16日，马元海指挥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并4个民团，从北面、西南、东南3个方向向古浪城红军发起猛烈攻击，红九军依托外围阵地，给敌以严重杀伤，激战1天，歼敌六七百人。17日，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步骑合战，轮番攻击红军阵地，红军指挥员拚死抵抗，打退了敌人的许多次攻击。敌人猛烈的炮火，使红军外围工事大部被毁，一股敌人乘隙从北关攻入城内，双方短兵相接，展开肉搏。这时，红二十七师一部迂回敌后，将突入城内之敌包围在北街一带，并与之厮杀，战至下午5时左右，歼敌一部，余敌退逃，北街阵地遂为红军收复。马元海再次组织部队和民团进攻，又被红军击退。红军浴血奋战竟日，毙伤敌军和民团600余人。

11月18日上午，敌步兵、骑兵全部出动，在飞机、大炮配合下，从古龙山、西阳洼、北关3面围攻红九军，马元海亲自督战，红军依托坍塌的城墙与敌殊死血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给敌以大量杀伤。激战中，敌人利用突袭手段，分割红军师、团之间的联系，迫使红军各自为战。坚守古龙山、西阳洼制高点的红军指战员，受到数倍于己的敌军的疯狂围攻，虽伤亡很大，仍顽强抗击，子弹打光了就拚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有的和敌人抱在一起肉搏，几乎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先后失陷。

敌人夺取制高点后，集中全力攻城。当日中午，敌军一部由水关门突入城内，红九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将敌击退。紧接着，派交通队部分人员和机关干部乘势出击，但遭敌骑兵逆袭，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出击失利后，敌军便纷纷从北门、水关门突入城内，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主任曾日三，带领机关人员与敌拚杀，大街小巷血肉横飞，横尸遍地，战况十分惨烈。正在危急时刻，红二十七师从北门、水关门掩杀过来，突入城内的敌人受到红军内外夹击，阵势大乱，逃往城外。是夜，红九军组织突围，在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城，打退追击之敌，转移至永昌以东地区。

古浪战斗，红九军顽强抗击3日，共毙伤敌2000余人；自身亦遭受很大伤亡，损失达2000人，军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红二十七师政委李德明、教导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长黄宏高等一批师团干部，壮烈牺牲，部队元气大伤。

第三节 在永昌及其两翼地区的作战

西路军占领古浪大靖后，接到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周恩来来电，征求西路军行动意见：“（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了西路军的行动问题，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致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表态：西路军下决心西进新疆，具体计划是：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占凉州、永昌地区，以一部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使部队能够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15日，中央负责人毛、周复电，同意西路军行动计划。鉴于以上情况，西路军总部于11月17日，率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绕过凉州城，向西进军。红西路军西进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也西移凉州地区，准备攻击红军；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也于11月16日开始西渡黄河，拟向凉州前进。为了战胜敌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出《告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甘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一、武威西四十里铺战斗

1936年11月17日，红三十军进占武威西四十里铺（今武威市永丰乡）和丰乐堡（今武威市丰乐镇）。西四十里铺和丰乐堡距永昌县约有百里，是武威通往永昌、张掖的必经之路。该军第八十八师和第八十九师1个团进驻这里后，即构筑工事，准备迎敌。

11月22日，马元海率骑五师韩起禄旅、祁明山旅、一百师二九八旅刘呈德步兵团及部分民团，向驻守四十里铺之红三十军发起猛攻。红三十军在程世才军长和李先念政委的指挥下，坚守堡垒，英勇抗击，激战1天，敌人死伤枕藉。红军继而又攻打韩起禄旅部所在地高寺坡和马元海指挥部所在地威

家仓院，未克，退守沈家庄。次日，韩起禄旅马如林团和刘呈德团向沈家庄发起进攻，红军顽强抗击，给敌以严重杀伤。敌军攻击受挫，马元海重新调集兵力，向沈家庄进攻，红军在野外与敌展开白刃战，终于将敌击退，并截获两汽车物资。与此同时，红军同敌军还在丰乐堡发生了激烈战斗。

3天激战，红军共毙伤敌2400余人，其中被大刀砍死者即有700人以上；红三十军亦付出伤亡500余人的代价，红二六三团1个连全部拼死在战场上。红军击退敌人进攻后，撤至永昌县城以东之七坝、八坝，进行防御。

二、永昌东部地区战斗

11月25日，马元海率骑五师祁明山旅、韩起禄旅、马禄旅、刘呈德团、一〇〇师独立骑兵旅马步銮团及青海部分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防守在八坝、七坝一线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指战员凭借围寨奋力抗击，并派小部队到寨外出击，有些地段红军与敌展开肉搏拼杀，敌军遗尸800余具。红军与敌激战两日一夜，弹药消耗很大，所据之程家南庄、王家庄、陈家庄等十余处围寨、村庄，大部被敌炮火摧毁；柴家庄、程家东沟等数十处村寨，也遭敌机轰炸和炮火轰击，百余名红军指战员伤亡。

27日，红军调整战斗部署，八十八师除留一部继续防守八坝外，主力西调，防守永昌县城；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一部防守东二十里铺（即东寨），一部参加防守县城。敌尾随红军向西推进，并以骑兵穿插于红军间隙，沿甘新公路迂回袭扰，牵制红军活动。

12月2日，敌韩起禄旅、祁明山旅向永昌东十里铺的红九军阵地进攻，被红军击退。次日，敌刘呈德团向东十里铺之晚阳墩、新坝庙、沈家庄等红军防地逼进，争夺十里铺制高点。敌军从东、北两面拼命进攻，红九军奋力抵抗，连续打退敌军8次进攻，毙伤敌300余人。战至下午，终因众寡悬殊，晚阳墩、桥头堡等据点被敌攻占，红九军损失140余人。5日上午，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奉命前往红九军军部驻地东二十里铺慰问演出，与西进之敌马步銮骑兵团遭遇，被敌包围在东寨郭家下磨的一个土围子里。剧团全体人员凭借围寨固守，经一天英勇抗击，团长周汝功、政委易维精、导演任弼煌、中共党支部书记廖赤健（女）等十余名干部和保卫人员先后牺牲；其余男女演职人员继续抗击敌军进攻。战至傍晚，因弹药消耗殆尽，敌军用汽油、柴禾烧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开寨门，演职人员为敌俘获。

12月14日，敌人向东二十里铺至东十里铺一线的红九军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红九军指战员凭借围寨顽强抵抗。敌军用迫击炮向围寨轰击，继以步骑冲击。红军突出围外反击，与敌短兵相接，肉搏厮杀。后来，红军实施突围，冲出一部红军遭敌截击，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拼杀，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击；突出重围的另一部红军，迂回到杨家大桥以南，与敌军在宽大正面上拼搏厮杀，冲来打去，战斗异常激烈。下午，红军一部从永昌县城赶来增援，途中遭敌骑阻击，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经过一昼夜殊死搏斗，红军终于将敌击退，敌死伤400余人。

红九军在永昌东十里堡至二十里铺一线村庄，与敌浴血奋战20余日，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余趾林、敌工部长姜焕绚及二十七师师长刘理运、该师所属第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以下500余人壮烈牺牲。红九军继古浪战斗受损后，又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三、永昌西部地区战斗

11月18日，红五军曾进占永昌以西之水泉子、红庙墩一带，同马步青游骑进行了多次战斗。11月23日，红五军进占山丹县城，红九军二十五师移驻永昌以西之水磨关、红庙墩至水泉子一线。12月4日，敌以一个骑兵团开始向水磨关、红庙墩一带的红军阵地发起攻击，企图切断永昌与山丹之间红军的联系。红二十五师所部与敌激战一昼夜，将敌击退，毙伤敌600余人。20日，敌炮兵营向红军驻守的水磨关及附近之王家东庄、新庄、何家下庄等地实施进攻，然后步骑后配合，反复冲击，红军奋力抗击，激战数天，又将敌击退。12月下旬，这一带的红军阵地均被敌军攻占，红军遭受较大损失后被迫退走。

四、永昌县城及附近战斗

11月18日，西路军总部率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及直属队一部进驻永昌县城。27日，红八十八师主力也增防该县城。敌军在永昌东西两翼重创红军后，便集中兵力围攻永昌县城，战斗首先是在县城外围开展。12月4日，敌刘呈德步兵团向红军据守的北海子一带阵地冲击，企图将校场山高地夺去。坚守

高地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指战员，依托既设阵地，顽强抗击，激战1天，将敌击退。

此后，敌复集中兵力向校场山、东水泉高地进攻，二六三团奋力抗击，但因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无力继续坚守，遂放弃阵地，撤出战斗。敌占领校场山高地后，在山上设置炮兵阵地，集中山炮、迫击炮向县城轰击，并以飞机进行轰炸。西路军总部所在的天主堂及东街，多次受到敌机轰炸和炮火袭击。永昌县城东门外的郭家油房及财神楼，是红军的两个重要据点，敌马元海为实现其攻城计划，于12月16日派马步銮骑兵团1个营，向这里发起猛烈攻击。担任城防任务的红三十军指战员英勇反击，敌军难以接近目标，慌忙撤退。当晚10时许，敌刘呈德步兵团又在猛烈火力掩护下，以多路散兵队形向据点逼进，迫使红军放弃阵地，退入城内。至此，永昌城外据点均被敌军占领。

敌占外围据点后，便把矛头指向县城。担任守城任务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和直属队的指战员，日夜加修工事，严阵以待。12月19日，敌军前线指挥官马元海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部署攻城战斗。次日拂晓，敌以5个旅又4个民团的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开始围攻永昌县城。守城的红军各部队分段防守城垣，当敌军接近时，红军部队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齐下，将敌人一批批打倒在城壕边。敌连续进攻十余次，均告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四架敌机前来助战，被守城红军击落1架。保卫县城战斗的第一天，红军就毙伤敌600多人。

马元海见攻城无望，遂改进攻为围困，一面严密封锁城外交通，切断了红军的粮食供应；一面派出步骑兵抢占城郊之水磨坊，为红军磨面的30多盘水磨全被拆卸，堆放在水磨坊的粮食全被抢走。此后不久，县城内外红军部队的吃粮即出现极大困难，只得煮食麦豆充饥。

五、山丹县城战斗

11月21日，总部骑兵师和红八十九师二六九团进占山丹县城，23日，红五军进驻山丹县城，骑兵师和二六九团回防永昌。接着，妇女团、医院、兵工厂也进入该城。红五军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在城内建立了街市苏维埃政权，不久，又成立了山丹县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抗日义勇军”，扩红100多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红五军指战员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敌军的进攻。不几天，敌兵骑兵3个旅和两个民团，就进抵山丹城郊，开始围攻红五军。

敌军到山丹不久，董振堂军长就命十五师政委谢良率1个团，趁敌立足未稳，向进驻城西十里铺的敌军1个骑兵团进行夜袭，歼敌一部。11月29日，敌两个旅向山丹城西大佛寺附近之红五军三十七团阵地发动进攻，3次集团冲锋，均被红军击退；下午3时许，敌军又发起冲击，红三十七团英勇战斗，再次将敌击退，并致敌以惨重伤亡。11月30日，敌以3个旅的兵力围攻山丹城。红五军依托城垣，英勇抗击了3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多次的进攻。12月2日下午4时许，红五军以第三十七团和第三十九团向敌薄弱环节——城东北的民团出击，一举将敌击溃；但在追击民团时，出击过远，驱敌至城北长城以外的暗门滩，复遭敌骑逆袭，伤亡三四百人，十三师师长兼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壮烈牺牲。

红五军在山丹打得十分顽强，先后在县城东门、大佛寺、南关及红沟、野猫山、城北暗门滩等地，与敌军激战，予敌以较大杀伤。长城战斗后，红军即据城固守；敌马元海的3旅之兵无法接近城垣，也改取围困。

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西路军在武威西四十里铺至山丹一线奋战月余，消灭了大量敌人，但敌人能够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及时得到恢复；而西路军则由西进时的21000余人减至15000余人，战斗力大为削弱。

第四节 在临泽、高台、张掖等地的作战

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为了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调西路军东返；西路军还未行动，“西安事变”即已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又令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你们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苏联）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两州。”于是，西路军又动员部队准备西移。12月28日，西路军突破重围，撤离永昌、山丹地区，顶风冒雪，继续西进。马步芳集中步骑兵9个旅，对西路军实施追击和堵击。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克服冰雪严寒，且战且行，向甘州（今张掖市）以西前进。

一、西路军进占临泽、高台等地

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先头部队红五军攻占临泽县城（今蓼尔镇）之后，军政委黄超带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以及军直属队驻守临泽；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军直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两个连）共计2800余人，西攻高台。董军长率部星夜西进，行至高台城东郊，与马敌一〇〇师二九八旅的骑兵分队遭遇。红五军骑兵团长吕仁礼率部出击，在特务团配合下，激战1个多小时，歼敌两个连，缴获一批战马和武器弹药。1937年元旦凌晨4时，红五军攻占高台县城，国民党保安队和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并接受红军改编。

1月4日，西路军总指挥部和红九军进抵甘州以西25公里之甘浚堡，红三十军到达甘州西南20公里之龙首堡。此后不义，西路军总部即进驻临泽以南35公里之倪家营子，红九军一部攻打甘州城未下，进驻沙河堡（今临泽县城）。此时，严冬已届，寒风凛冽，冰天雪地，冻指裂肤，西路军部分人员尚未穿上冬衣，部队饥寒交迫，已很疲惫。

这时，河东形势趋于紧张，蒋介石扣留了张学良，并调集重兵逼近西安，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中央为了维护已经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的统战关系，遂令红军各部集结待命，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反击蒋军。接着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进行的艰苦谈判，争取合理解决红军的驻地问题。中共中央从全民抗日的战略需要出发，提出将河西走廊划为红军驻地。西路军留在河西，是中共中央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但蒋介石死不松口，并指使“二马”加速攻击西路军。

元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7日，中央军委再电西路军领导人：“军委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仅要你们暂在原地休整。”并指出：“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远方支援物资只能送至安西，送至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即西安）附近，也不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西路军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应“集中全力反攻迫敌，消灭其一

部”；“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心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根据中央指示，西路军又滞留临高一带。9日，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将红九军、红三十军及总直，集中于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红五军固守临泽、高台，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这时，马步芳、马步青已调集所部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等，共计4万余人，在其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而来。敌以一部兵力牵制沙河堡、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主力，并切断高台、临泽之间的联系，集中力量首先向处于突出部位的高台红五军发动进攻。

二、血战高台

1937年元月1日，红五军一到高台，立即发动群众，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敌军攻城。董振堂军长带领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部署防守兵力：以红四十五团扼守城东及城南东半部；红三十九团扼守城西及城南西半段；骑兵团和特务团扼守城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带领政工人员深入各街道，宣传发动群众，建立高台县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积极协助红军筹粮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发动全城的铁匠、木匠赶制大刀、梭标、铁叉、木棒等武器。妇女和供给部的人员则不分昼夜，为红军赶制棉衣、毡鞋。军民协力，决心坚守高台县城。

元月12日，敌军以4个旅另3个团的兵力和民团一部，共2万余人，在大炮配合下，开始围攻高台城。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孤军备战，始则依托城外工事，抗击敌军进攻，坚守阵地；继则梯次抗击，逐步退入城内，依托城墙打击敌人。

元月15日，敌人向西关制高点——由财神楼改建的碉堡发起进攻。红四十五团的一个加强排坚守在这里，在敌人的连续攻击中，全排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冲锋，激烈的争夺战持续了三四个昼夜，红军毙伤大批敌人。敌人久攻不克，即在碉堡周围堆集柴草，连同民房一起放火焚烧，英雄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在烈火之中。与此同时，城东南也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东关的碉堡被敌人攻陷。红五军经几昼夜激战，伤亡很大，弹药所剩无几。因红五军仅有的一部电台留在临泽黄超政委处，高台红军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情况十分严重。

从18日夜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轮番攻城。这时，守城红军弹药几乎消耗殆尽，敌军遂攻至城下，搭起云梯，头顶罗锅往城头上爬。红军战士用木椽捣翻敌人的云梯，以大刀、梭标、石块、砖头为武器，把爬上城墙上的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城墙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红五军遭到严重伤亡。20日，敌军全力攻城，炮火异常猛烈，但红军指战员依然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砍下去，被长矛戳下去，被石头砸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同归于尽。

此时，收编的民团叛变，打开了城门，敌军拥入城内。红五军与敌展开巷战，逐街逐屋与敌争夺；刀刃卷缺，石头砸尽，便用拳打口咬，进行殊死搏斗。这样的拼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终因众寡悬殊，高台城被敌军夺占，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供给部长傅兰荪，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委朱金畅、参谋长刘培基，及大部分营团干部壮烈牺牲。

在红五军危急时刻，西路军总指挥部派骑兵师和三十军八十九师一部驰援，但在高台县东南之明水滩遭敌截击，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等400多名指战员牺牲；八十九师也有许多伤亡，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牺牲。

三、苦战临泽

红五军于1936年12月30日占领临泽县城（今蓼泉镇）后，军部率所属第三十七团和第四十三团驻扎在县城及附近的几处村庄。随后，西路军总供给部及所属辎重队、被服厂、造币厂、印刷厂、兵工厂、医院、妇女团二营，以及掩护总直机关的红九军一部，进驻临泽城内，红五军移驻城外。

1937年元月中旬，敌军在围攻高台城的同时，以马禄旅、刘呈德团、马步銮团及部分民团，将临泽县城的红军包围；敌军占领高台后，又移5团兵力于临泽，围攻红军。敌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红军部队，主力则向城垣攻击。守城红军中只有1个警卫连，其余为机关和后勤人员。临泽县城较小，周长约1公里左右，但城垣坚固，4个城角建有敌楼和炮台；城四周有宽6米、深3米的护城壕；城郊地形平坦开阔，利于防守。红军守城力量虽弱，但士气高昂，在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组织领导下，努力加修城防工事，把石头、砖块、木料及能用来杀伤敌人的一切物件，都搬上城头，准备打击敌军，数百名女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战士既是战斗队，又是运输队、救护队，坚持战斗在第一线。

1月21日，敌军开始大规模攻城，红军英勇抗击，坚守城池，打退了敌军的数次攻击。22日拂晓，敌以山炮轰击城垣，轰开缺口后，便抬着梯子，挥舞马刀冲击。守城红军在总部第四局（侦察局）科长秦基伟指挥下，以火力和砖石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落在城下的砖块、瓦片、石头覆盖了地面，被打死的敌军横尸枕藉。战斗持续了1个整天，红军的伤亡逐渐增加，子弹、瓦片、石头差不多都已打光，情况十分严重。傍晚，驻守城外的红五军一部，向敌军发起进攻，才将敌军击退。

23日，敌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从四面向县城发起攻击，大批步、骑兵拥向城下，来往穿梭。红军机关人员、医务人员、修械工、饲养员、担架员，无论男女，全部投入了战斗。敌人在西城角和东北角轰开缺口，数次搭梯攀城，红军以雷木、石滚，把梯子砸断，敌兵凌空坠落。这样反复多次，敌军未能爬上城头。坚守西关城楼的一排红军，英勇抗击十倍于己的敌军，用机枪、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十数次进攻，最后被敌人放火焚烧，30名红军战士同城楼一起化为灰烬。红军在临泽苦战3个昼夜，杀伤敌近500人。

23日晚，守城红军除留一小部份牵制敌军外，其余人员在城外红五军部队接应下，突出重围转移。当夜，风沙迷漫，突围的红军向南疾行中，又与追击的敌军多次发生激战，数百人牺牲、负伤，一部分走失。经过苦战，总供给部和红五军部分部队在红九军一部接应下，始摆脱敌人追击，转移至倪家营子，与西路军总部会合。留在城内牵制敌军的二三十名红军战士，大多壮烈牺牲，少数人负伤后被敌俘虏；未及走脱的一些工匠和伤病员也被敌俘获，不少人惨遭杀害。

四、第一次倪家营子战斗

位于临泽东南的倪家营子，分上、下营子，人口集中，粮米较丰。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星罗棋布，座落在长达五六公里的平原上，南距祁连山七八公里，北距临泽县城约35公里。每个屯庄就是一个堡垒，黄土围墙高达五六米，较为坚固，较大的屯庄还筑有望楼和碉堡。

1月初，西路军总部和红三十军、红九军一部进驻倪家营子；1月下旬，从高台、临泽突围的红五军余部和总供给部、红九军部分部队，也转移到这

里。西路军总部决定，将红五军余部编入红三十军，其中第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第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以原骑兵师剩余人员为基础，加上总部机关精简人员和红五军部分人员，重新组建骑兵师，以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时，全军尚有两个军、5个师、10个团的建制，共计人员1万人。根据倪家营子的地形条件，西路军各部队分驻各个屯庄，凭垒固守。总指挥部设在廖家屯庄。西路军总部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守，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然后转入反攻，歼灭敌军。

红军到达倪家营子不久，马元海就调部分部队围攻倪家营子，较大规模的进攻有3次。敌军每次进攻，使用的兵力都在两旅以上，进攻的主要方向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防守的西南面，特别是二六三团防守的王家屯庄。这里是倪家营子的突出部位，敌军每次进攻都非常猛烈，红军战士们以黄土围墙作掩护，用步、机枪、手榴弹打击敌人，当敌人冲到阵地前沿时，就挥舞战刀冲上去和敌人拚搏，就这样，红军打退了敌人的许多次进攻。

1月下旬，红军在高台、临泽失利后，总部又决定，将部队收缩于下营子的20多个屯庄里，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为一个椭圆形的防御圈。红军各部队积极备战，加修工事，在所有庄院围墙上都挖了枪眼和垛口，在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布设鹿砦等障碍物，以阻击敌军骑兵的攻击。红军在汪家墩设置了第一道防线，以王家屯庄为第二道防线，廖家屯庄为第三道防线，各防线配备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分工防守。各条防线之间有壕沟相通，直达总指挥部。各级政治机关干部，一部分深入各连队，做战地鼓动工作；一部分深入群众，写标语、贴布告，发动群众支援红军作战。

这时，马元海也把参加了高台、临泽战斗的部队，调集于倪家营子周围，计有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宪兵团、1个手枪团，另有许多民团，共计5万余人。2月1日，马元海指挥其部，开始大规模围攻倪家营子。西路军顽强固守，以寡击众，与敌军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天的攻防战。敌军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轰击，继以步骑发起集团冲锋。许多屯庄的围墙被轰塌，房屋被轰毁，但红军仍坚守在断垣残壁之间，与敌苦战。

2月13日，西路军电报中共中央：“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高、抚地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赴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西路军这一行动企图，旋即被敌判明。14日，

马元海电告马步芳：“倪家营子红军避不应战，已无西上新疆能力，发现有东进模样。”马步芳下令：“四面协力急攻，不得任其东返。”15日，马步芳命令马元海：加紧攻击西路军。此后，敌军即对西路军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敌人以大炮掩护，集团冲锋，梯队重迭，步步推进，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亲临前沿指挥，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

这期间，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自食其言，调集了40个师的兵力，准备“武力解决”屯驻于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西安形势再度紧张。中共中央认为，如内战再起，红军有义务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作战。为此，中共中央曾于元月份连电西路军，要其作好东返准备。但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又电示西路军，为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并相机完成西进任务。因敌军冲击甚烈，为摆脱困境，西路军于2月21日晚，从倪家营子突围，向东转移。

五、张掖西洞堡等地战斗

2月21日，西路军总部从倪家营子出发，挥师东返。总部率红三十军进至张掖西南的西洞堡；副总指挥王树声率红九军前出至张掖以南之龙首堡、保安寺、白城子一带。红军准备在这里稍加休整后，即继续东进。但敌军紧追不舍，红军刚刚落脚，敌军就尾追而至。

22日，红三十军与尾追之敌在西洞堡滩接战，红八十八师歼敌400余人，余敌退走。23日，马元海令一〇〇师手枪团和宪兵团围攻西洞堡。西洞堡为一集团村落，筑有堡寨围墙，便于依托；堡寨周围地形开阔，利于发扬火力，杀伤敌人。下午3时许，敌军进抵村落附近，红八十八师和红八十九师一部，出敌不意地发起攻击。敌宪兵团成员身高体壮，装备优良，每人携带长短枪各1支，大刀一把，拚命顽抗，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肉搏，红军全歼敌宪兵团，击溃敌手枪团，缴枪1200余支，弹药一批。

西洞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西路军指战员的士气，增强了东进的信心和勇气，但因敌军在东面集中兵力防堵，将红九军一部围团在白城子及其附近之霍家庄、唐家庄，并给红军以较大杀伤，红九军二十七师参谋长姜

振海牺牲。

这时，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又提出：西路军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就东进，违背了中央关于接通苏联的指示精神，要该队重返倪家营子，相机西进，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2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龙首堡张家庄举行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关于“继续西征，争取建立肃安根据地”的提议，决定重返倪家营子，从而招致了西路军的最后失败。

六、第二次倪家营子战斗

2月26日凌晨，红军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计划稍事休息，继续西进。但红军指战员们看到倪家营子已被敌军和民团破坏得面貌全非，许多村庄农舍被烧，不少家庭被洗劫一空，整个村庄一片凄凉；红军东返时留下的百余名伤员全被敌人杀害，收养红军伤员的老百姓遭到毒打、关押。红军指战员义愤填膺，根据群众要求，搜捕了残害红军的当地民团副团长李成基等人，公审后当场处决。不久，敌人又紧追而至，把倪家营子团团包围，使红军无法脱身。2月27日，马无海指挥7旅敌军，开始进攻红军。红军各部队仍按照前次战斗分工，同敌军展开了浴血苦战，汪家墩、王家屯庄、宋家屯庄、缪家屯庄、肖家屯庄等处，都是多次进行激烈战斗的地方，其中汪家墩交战尤为激烈。

汪家墩座落在倪家营子中上部位，是用黄土筑成的一个正方形空心墩，墩墙厚实，高约15米，分成两层，因地势较高，站在土墩顶端，便可瞭望全村，用火力控制四方。红军派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九连坚守在这里，成为红军最前沿的一个据点。因为这个据点是敌军冲击道路上的一个“拦路虎”，也就成为敌军进攻的热点。战斗开始后，九连的100多名指战员，在三营指导员周纯麟带领下，英勇战斗，打退数倍、乃至十数倍敌军的十几次攻击，用步枪、手榴弹、大刀杀伤了大批敌人，最后全连只剩下9个人，但汪家墩依然为红军牢牢控制。

与此同时，其它据点也都展开了逐堡逐屯反复争夺的战斗。由于红军子弹极端缺乏，几乎全凭肉搏格斗打击敌人。每当敌人蜂拥冲来时，红军指战员即一跃而起，冲入敌群，用大刀、木棒及一切可以当作武器的物件进行拼杀。无论战斗部队还是机关人员，无分男女病伤，一齐上阵，屯自为战，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自为战，举刀向敌，争为先锋。前面的红军倒下去，后面的红军又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拉响手榴弹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指战员手中的武器被打坏了，便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与敌拼杀。红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然手挥大刀，率部酣战，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夜晚，敌军缩回驻地，红军便一面加修工事，一面组织小部队出击袭扰，疲惫敌军。一次，红三十军组织了1个仅有25人的突出排，奇袭敌军屯集军火的雷家屯庄，全歼守敌1个排，焚毁敌军火24大车。西路军忍饥耐寒，英勇抗击敌人，击退敌军大规模进攻十多次，小型进攻数十次，至3月5日，毙伤敌近万人，敌骑兵旅长马朴，团长马占成、马得胜等被击伤，青海循化民团司令韩忠良、团长马亚子等被击毙。

在此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曾连电报告中央军委：“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东进亦不可能”，请求派兵增援。中央军委主席团2月27日决定，组成援西军，支援西路军。援西军以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准备西进增援；同时决定由周恩来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援西军经过短暂准备，即于3月5日出发，由陕西三原、淳化地区向镇原方向西进。这时的西路军，已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援西军尚在数千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渴；与“二马”的谈判，也未取得进展，马步芳还在命令部队大举进攻红军。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浴血鏖战了7个昼夜，伤亡很大，总人数已不足万人，无法在这里固守下去，遂于3月5日晚突围，向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属临泽县）转移。这时，红军已断粮数天，打算在威狄堡筹粮，取得给养后入祁连山转战，但马元海率领骑兵紧追不舍。红军无险据守，伤亡很大，不得不从威狄堡撤出，向祁连山北麓转移。

七、恶战三道柳沟

3月7日拂晓，西路军抵达三道柳沟。此地位于临泽县西南部，是祁连山北麓的缓坡地带，东西长5公里左右，南北宽约半公里，土屋茅舍散落其间，

少粮缺水。村落南面是祁连山，东、西、北3面是戈壁沙漠，两条南北走向的干沟（一条叫陈家河，一条叫砦子河）把村落分割成3部分，东面的叫东柳沟，西端的叫西柳沟，中间的叫南柳沟，人们称为“三道柳沟”。西路军一到此地，即构筑工事，设置鹿砦，准备迎击敌人。尾追红军的敌3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旅，在三道柳沟以东和以北的沙滩上，层层构筑工事，对西路军形成半包围态势。

从3月8日起，敌人采取集团冲锋的方式进行强攻。当日拂晓，敌步骑兵在机枪、大炮掩护下，向红三十军主力八十八师阵地——南柳沟赵家庄子扑来，企图将红军一举冲垮。这时，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都到前沿指挥作战，固守阵地。敌军抓住红军缺少弹药的弱点，多次以密集的队形发起冲击。每当敌军冲到红军阵地前沿时，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指战员，即跃出工事，以大刀、刺刀、梭标与敌肉搏，将敌军杀退。从黎明到傍晚，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同敌人反复争夺，八十八师的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倒下去的红军战士和敌军的尸体，迭压在一起。当晚，红三十军实施反击，将敌击退，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次日，敌人集中兵力向东柳沟冲击，红军坚守抗击，将敌击退。接着，敌军又攻击西柳沟的雷神庙和西路槽，企图分割红军，红军奋起反击，再次将敌击退。之后，敌军又从东、西两面向南柳沟逼近，意欲夹击红军；傍晚，敌沿着砦子河（即西干沟）步步推进，向守卫在赵家庄子的红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展开猛攻，红军战士依托庄院，英勇抗击，寸土不让。经几小时的反复拚杀，红军虽守住了庄院，但英勇善战的师长熊厚发却中弹负伤，入祁连山后牺牲。

连日恶战，西路军虽然英勇拚搏，但因火力太弱，只能坚守寨堡，而无力出击。9日晚，马元海以数团兵力，强占了南柳沟、西柳沟中间的地带；西路军集中兵力反击，激战一昼夜，未能将敌击退，红三十军和红九军遂被敌军分割。这时，红军几乎断粮，饮水亦发生极大困难。10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战况，并说部队“现已无粮，附近地区均无粮缺水，三百米内亦用电台联系。”西路军坚持到11日夜，不得不向南突围，经梨园口转向祁连山区。

八、梨园口之战

1937年3月11日,西路军从三道柳沟突围,沿祁连山北麓山坡向东南方向的梨园口转移,敌军紧随其后追击。12日拂晓,红军抢占了进入祁连山的要道梨园口。

梨园口是向西南通往祁连山内的一个山道口,长约500米,两侧山头高低起伏,连绵东西;进入山口,便是梨园河谷,有4个小村落散布其间。当西路军进入梨园口,并占领梨园河北岸的梨园堡时,敌酋马元海便指挥韩起功旅、马彪旅、刘呈德团、马玉龙手枪团、马忠义骑兵团、马步銮骑兵团以及4个民团,跟踪而至,占领了梨园口东山头,随即从东、北两面向梨园堡红军冲击。红九军为掩护红三十军展开,在军政委陈海松指挥下,抢占梨园河旁的一个山头,英勇抗击敌军进攻。

此时,红九军只有几百人,除军部交通队尚有些子弹外,其余战斗部队大多已无子弹。敌人冲上来,红九军指战员们就用刺刀捅、长矛戮、大刀砍、石头砸,有的和敌人扭在一起,滚下山崖同归于尽。经几小时拼杀,红九军终因寡不敌众,损失很大,被迫后撤。军政委陈海松、红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黄思彦,原教导师政委李有庆、军特务团团长杨业华、七十三团团团长孙汉言、七十五团参谋长吕杰等,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红九军失利后,敌军即倾全力攻击红三十军阵地。此时,红三十军每个团也只有二三百人。为掩护总部机关和伤病员向山里转移,红军指战员与敌军顽强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八十九师遭受严重伤亡,师长邵烈坤被俘,政委张文德牺牲后,由陈启华接任政委,数小时后陈又牺牲。战至傍晚,二六四团全部伤亡,二六三团也大部损失。当晚,西路军总部指挥余部,利用山峦险要地势,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中。这时,红军部队兵力连同大批伤员在内,已不满3000人,西路军的西征行动即告失败。

中央所派援西军,这时正向陇东镇原、平凉地区运动,闻西路军失败,即停止前进,遂即派人四处联络,收容失散人员。

第五节 转战祁连山，进入新疆

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部队已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指挥部能够直接掌握的，只有三十军一两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部同指挥部失去了联系。1937年3月12日，西路军总部接到中共中央电示：为保存力量，一是冲向蒙古边镜；二是就地分散游击。但未及整理部队，敌军又追上来，红军即与敌人展开搏斗。

一、牛毛山、石窝之战

西路军余部在海拔3000米的祁连山中，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踏着厚厚的积雪，翻山越岭，于3月13日拂晓，进抵牛毛山下的马场滩。这时，尾随红军一夜的敌骑兵部队，从3个方向的沟谷里冲进了马场滩。红军一部急速奔上牛毛山，抢占了制高点；红三十军二六三团余部就地展开，抗击敌人，掩护机关、伤员、勤杂人员向山头撤退。马场滩地形开阔，无任何遮蔽物，敌骑兵纵横奔驰，左冲右杀，红二六三团余部又损失大部人员。一些红军女战士和伤员刚爬到山腰，红二六三团排长周国华带领十余名战士，拼死抗击敌人，掩护女战士和伤员上山，击退了敌骑兵的几次冲击，张排长和十多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中午，敌军骑兵向牛毛山发起集团冲锋，待敌快冲上来时，红三十军二六八团从山头反击下来，经过激烈拼杀，将敌击退，敌军被迫暂停进攻。

为了摆脱敌人，西路军余部连夜向深山转移，一连翻越几座大山，进抵康龙寺以南的石窝附近。14日拂晓，敌军骑兵又跟踪而至，从满山遍野卷杀而来。红三十军二六八团立即占领背后的一座山包，以保证全军的退路；二六五团担任掩护任务，连续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伤亡殆尽，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壮烈牺牲；二六七团又接着迎上去，在临近山顶的斜面上继续与敌拼杀，也遭受很大伤亡，团长潘传品牺牲。在这次战斗中，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俞荣华、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二六三团团长熊庆发等，也英勇牺牲。敌军兵力多，运动快，不少分散的红军被敌人各个消灭。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遭敌重兵包围，一部分伤亡，大部分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被敌军俘获。

3月14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征情况；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等7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西路军余部分编为3个支队：三十军余部约1000人，是主力部队，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指挥，向新疆转移；王树声率领一部，约700分，编为右支队，设法回陕北；张荣率一部为机动支队，包括伤病员、妇女、小孩共千余人，枪百余支，在祁连山中开展游击活动，并设法回陕北。工委随左支队行动。3月15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将此决定电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团。

二、转战在祁连山中

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主要由红九军和红五军的剩余人员组成，有相当战斗力。3月15日，右支队由石窝向北行动，在祁连山中开展游击活动，吸引了敌军搜山部队的大部分兵力。不久，即和敌军在康龙寺（在今肃南县东南）等地发生激烈战斗，部队被敌军打散。王树声收集了一部分失散的人员，向南转移至甘青两省交界的黄番寺（在康龙寺东南），敌马彪旅跟踪而至，激战3小时，敌国暂时停止了攻击。16日，马彪旅又发动进攻，红军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连续打退了敌军十余次冲锋，击毙敌团长马占成以下百余人。18日，敌军集中两旅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再度发动猛烈进攻。右支队连续苦战，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只有一小部分突出重围。随右支队行动的西路军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等许多干部壮烈牺牲。负重伤的红三十军副军长兼八十八师长熊厚发及警卫排，受敌军围攻，也壮烈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酒泉民团俘虏，以后慷慨就业于青海西宁。右支队失散人员受敌军和民团追击、搜捕，许多人被俘，但有一小部分逃脱了敌军的追捕，自动形成了几十个战斗小组和分队，小者几人或十几人，大者几十人或上百人，继续同敌人战斗。4月份，他们分散出山，许多人返回陕北或回到家乡。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集结的一批人员，在山中坚持战斗，后分散出山，回到了延安。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昼伏夜行，于5月初从民乐县境走出祁连山，在群众掩护下返回了陕北。王树声、杜义德率领一部分人

员向东行动，不久分散转移，也陆续回到陕北。

张荣支队在白泉门（在肃南县红弯寺镇南）等地受到敌军袭击，队伍被打散，支队长张荣等许多指战员牺牲，伤病员、女战士、勤杂人员大部分被俘。张荣牺牲后，由曾日山接任指挥，率余部追上左支队，向西行动。

3月14日晚，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进入祁连山深处，经过3天急行军，始摆脱敌人的尾追。17日，左支队到达丰达板，休息两日后继续向西行动。这里渺无人烟，气温很低，常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一眼望去，全是冰谷雪岭。部队无盐无粮，衣破鞋烂，行军、生活均遇到极大困难。但这里野生动物较多，部队遂狩猎青羊、黄羊、野牛，架火烧烤，和着积雪吞食。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人冻饿而死。红军指战员白天依靠指北针辨别方向行军，晚上宿营在冰窟山洞之中。这时，红军唯一留存的一部电台，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来电，指示西路军“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并说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中共中央的指示，给了部队极大鼓舞，使部队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左支队当即电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当时，左支队和随后跟上来的其他支队的红军，仅有900余人、600余枪。英雄的红军，搀扶着伤病员，迈着疲惫的步伐，翻越终年积雪的许多大山，继续西进，经过11天艰苦行程，于4月16日在安西东南之石包城（今属肃北），走出了祁连山。这时，全支队尚有850余人，西路军工委当即电告援西军首长刘伯承、张浩，转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我们今（16日）到石包城”，“为争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作休整，即向星星峡（前）进。”

三、西征最后一战——安西之战

红军部队在石包城休息了3天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军，4月22日进至距安西县70公里的蘑菇台，万佛峡道士郭元亨慷慨相助，给红军支援了一批粮、油、盐和牛、马、骡子。这时，红军得悉安西城内仅有国民党军1个排驻守。工委委员、西路军参谋长李特提出：为了取得必要的给养补充，应攻打该城。工委开会讨论，同意李特的意见。23日，红军进至踏实，24日进至安西城南的十工村，稍作准备，即分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进攻。不料，马元海已派刘呈德团于当日赶至安西，而红军还不知此情。因此，当红军前梯队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至安西城东关，即遭敌军猛烈射击；红军攻城受阻，随即撤至城西南之五营村、王家屯庄、康家庄一带。

25日拂晓，敌军以少部兵力守卫安西城，大部兵力出击，将红军包围；红军紧闭寨门固守。敌人搭上云梯往寨墙上爬，红军战士就用长矛把梯子连同敌人一起掀翻下去；有的敌人在围墙上刚一露头，便被红军战士的大刀砍下去。敌军硬攻硬冲失利，便以山炮和迫击炮向庄院围寨里轰击，然后再发起冲锋，但仍被红军击退。敌人攻了一天，始终未能冲进庄院围寨。当时11时左右，红军突围而出，急行40公里，于26日晨到达安西县西北的白墩子，但不久敌军就接踵而至，红军且战且走，于黄昏到达白墩子西北30公里的红柳园。这时，敌军骑兵数百人又追上来，红军依托沙丘进行阻击。接着，敌军以步兵正面猛攻，以骑兵绕袭红军的左右两翼，红军指战员以大刀、长矛、枪刺与敌肉搏拼杀，边打边走，激战3个多小时，毙伤敌官兵60余人，自身伤亡二三百人。当晚，红军突出重围，向戈壁深处转移。

安西战斗是一次错误的战斗，使九死一生的西路军余部再次受到重创。九军代政委曾日三、红三十军原八十九师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副主任陈智才、二六三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二六五团政治处主任鲁嘉焱、二六七团政治处主任江求浩等领导干部英勇牺牲。

四、余部被中央代表迎入新疆

红军进入一望无垠的大戈壁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白天阳光炙烈，入夜气温剧降到零度以下，不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荒凉的戈壁滩，粮水皆无，红军指战员们不得不饮人尿、喝马血。这样，又经过3个昼夜的艰苦行军，才走出大戈壁，于4月底到达甘、新两省交界的星星峡。至此，红西路军左支队余部在李先念、李卓然领导下，经过40多天的艰苦征程，终于战胜了敌军的围追堵截，脱离了雪山、戈壁极端艰苦的环境，保存了革命骨干420余人。

1937年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带着几十辆汽车，载运着衣服、食物到达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余部，并将部队接运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随后，这支部队在迪化组成训练队，进行军事、政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分批回到陕甘宁边区，旋即转入各抗日前线，投入

了新的革命斗争。

附表 西路军牺牲的师级以上干部简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务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备 注
陈伯稚	湖北黄安	九军	参谋长	1936. 11	古浪县城	
王海清	湖北黄安	九军二十五师	师长	1936. 11	古浪县城	
李德明	河南光山	九军二十七师	政委	1936. 11	古浪县城	
易汉文	湖北大悟	九军二十七师	政委	1936. 11	古浪县城	原九军教导师政委， 李德明牺牲后接任
刘培基	甘肃	九军二十七师	参谋长	1936. 11	古浪县城	
刘理运	湖北黄安	九军二十七师	师长	1936. 12	永昌县东	
余趾林	江西	九军政治部	组织部长	1936. 12	永昌县东	
姜焕绉		九军政治部	敌工部长	1936. 12	永昌县东	
姜启华		西路军政治部	青年部长	1936. 12	永昌县城	
任弼煌	湖南湘阴	西路军文工团	导演	1936. 12	永昌县东	曾任川陕省政府秘书长
李连祥	河北	五军十三师	师长	1936. 12	山丹城北	兼任三十七团团长
董振堂	河北新河	五军	军长	1937. 1	高台县城	
杨克明	四川涪陵	五军政治部	主任	1937. 1	高台县城	曾任红三十三军政委
叶崇本	湖北	五军十三师	师长	1937. 1	高台县城	兼任四十五团团长。 李连祥牺牲后接任
朱金畅	湖北大悟	五军十三师	政委	1937. 1	高台县城	兼任三十九团政委
刘培基	四川达县	五军十三师	参谋长	1937. 1	高台县城	与九军刘培基同名同姓
盛茂吾		五军政治部	民运部长	1937. 1	高台县城	
傅兰荪		五军供给部	部长	1937. 1	高台县城	
陈春甫		五军卫生部	部长	1937. 1	高台县城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务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备 注
董俊彦	河南	西路军骑兵师	师长	1937.1	高台明水	
秦道贤	湖北黄安	西路军骑兵师	政委	1937.1	高台明水	
李庆雍	湖北麻城	西路军骑兵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1	高台明水	
张子英	山东临清	三十军 八十八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1	高台明水	
王 透	云南大理	九军政治部	宣传部长	1937.2	临泽倪 家营子	
姜振海	湖北黄冈	九军二十七师	参谋长	1937.2	张掖西南	刘培基牺牲后接任
陈家柱	河南罗山	九军二十七师	师长	1937.3	临泽县 南柳沟	刘理运牺牲后接任
陈海松	河南罗山	九军	政委	1937.3	临泽县 梨园口	
杨朝礼	河南商城	九军二十五师	政委	1937.3	临泽县 梨园口	
李有庆	湖北黄安	九军教导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3	临泽县 梨园口	
黄恩彦		九军政治部	敌工部长	1937.3	临泽县 梨园口	
张文德	河南罗山	三十军 八十九师	政委	1937.3	临泽口 梨园口	
陈启华	四川万源	三十军 八十九师	政委	1937.3	临泽县 梨园口	张文德牺牲后接任， 仅数小时，也牺牲
郑义斋	河南许昌	西路军供给部	部长	1937.3	祁连山中	
吴永康	广西兴业	西路军政治部	地方工作 部长	1937.3	祁连山中	
熊厚发	湖北大悟	三十军	副军长	1937.3	祁连山中	兼任八十八师师长

续 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务	牺牲时间	牺牲地点	备 注
张卿云	河北曲周	三十军 八十八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3	祁连山中	张子英牺牲后接任
俞荣华	湖南平江	三十军政治部	宣传部长	1937.3	祁连山中	
李屏仁	江西武宁	五军	参谋长	1937.3	祁连山中	1936.11 在永昌水泉 负重伤, 次年3月牺 牲
张 荣		西路军骑兵师	原政委	1937.3	临泽县	1937.3 任支队长, 打 游击, 被民团俘虏, 杀 害
袁光焱	湖北黄安	四军十一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3		因负伤住西路军医 院, 随院进入河西, 后 牺牲
方理明	湖南平江	六军团十八师	政治部 主 任	1937.3		因负伤住西路军医 院, 随院进入河西, 后 牺牲
曾日三	湖南宜章	九军政治部	主任	1937.4	安西 红柳园	陈海松牺牲后, 代理 九军政委
李春霖	广东汕头	西路军政治部	秘书长	1937.4	安西 红柳园	
刘雄武	云南宣威	三十军 八十九师	参谋长	1937.4	安西 红柳园	
邵烈坤	安徽六安	三十军 八十九师	师长	1937	西安	1937.3 负伤被俘, 后 遭敌杀害
孙玉清	湖北黄安	九军	军长	1937.5	西宁	1937.3 因伤被酒泉民 团俘虏, 后遭敌杀害
严凤才		五军十五师	参谋长	1937.5	西宁	1937.1 在高台被俘, 后遭敌杀害
李彩云	甘肃临洮	骑兵师	参谋长	1937.5	民乐	被内部人错杀

第十六章 抗战时期甘肃的军事活动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华北，我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于次要地位。甘肃地处大西北腹地，是抗战的后方基地之一。在八年抗战期间，这里既有中日之间的空战，也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还有各民族人民与反动统治阶级之间血与火的斗争。斗争形势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第一节 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是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之一，苏联援华物资都经过这里运往各抗日前线；省会兰州，是我国空军的训练基地之一，又处于中苏交通的咽喉地段。因此，甘肃，特别是兰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华北、华中大片国土的沦丧，兰州成为日本侵略军进行空袭破坏的重要目标。在八年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派遣大批远程轰炸机，对兰州实施了长期的战略轰炸，对天水、平凉、武威、定西、临夏、武都、临洮、陇西、靖远、静宁、清水、灵台、泾川、永登、永昌、永靖（莲花城）以及时属甘肃省的固原等地，也经常进行轰炸、骚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年11月5日起，到1943年10月4日止，日本空军飞机对甘肃领空的入侵，包括侦察、轰炸，空战、警戒、策应等，总数多达1487架次，其中入侵兰州的竟达1100余架次。日本侵略军的空袭，对甘肃、特别是对兰州，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国民党甘肃省府1947年不完全统计，共伤亡1343人，其中死亡663人；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达46.47万亿元（按银元计算）。

一、保卫兰州领空的部署

为了保卫甘肃领空，中国空军在兰州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又称兰州空

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甘肃地区的空战;空军地勤补给系统,也在兰州设立了第七总站(又称兰州机场总站),另外还设立了第三工厂,修理损伤的飞机。驻兰空军作战部队,先后有第八大队(轰炸机)、第十七中队(驱逐机)、第六中队(驱逐机)、第二十五中队(驱逐机)等。兰州机场总站,除辖兰州机场(在今焦家湾)外,另辖5个较小机场,即:东古城机场(在今榆中县清水驿乡)、西固城机场(在今西固区)、中川机场(在今永登县西槽乡)和临洮机场、张掖大满堡机场。驻在这些机场的作战飞机,可以随时起飞迎战敌机和执行巡逻侦察任务。

为了配合驻兰空军保卫甘肃领空,甘肃省于1937年11月成立防空司令部。南京政府国防部派高炮营1个(装备高射炮10门,高射机枪30挺),来兰州参加防空战斗。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陆续派遣了几批志愿航空队来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首批援华飞机124架,空军志愿人员150余人,于1937年12月来到兰州;此后,苏联又支援飞机536架,也飞来兰州,培训中国飞行员,然后再飞赴全国各个战区。苏联志愿航空队在兰州常驻一个驱逐机中队,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才陆续离兰回国,参加对德作战。

驻甘中苏空军以兰州为防卫重心,集中力量,与处于优势的日本空军展开激烈的空战,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二、1937~1938年的战斗

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军为配合进攻太原,由北京南苑机场出动的7架轰炸机首次空袭甘肃,在兰州机场和靖远东湾等地投弹轰炸。12月4日,日军飞机11架第二次空袭兰州。此时,甘肃省防空司令部的防空哨已设置就绪,当日机飞过六盘山时,防空司令部即接到情报,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中国空军飞机起飞迎战,揭开了兰州上空保卫战的第一页。12月6日,日军轰炸机7架又来袭兰,我驱逐机二十五中队的9架飞机起飞作战,在甘草店(榆中县境内)上空将来犯的日机拦截逐回,使日机轰炸兰州的企图没有得逞。

1938年春,日军为配合徐州作战,又一次袭击中国内地各机场。其中,1月21日出动5架,2月20日18架,2月23日36架,三次袭击兰州机场。在这几次空袭中,我空军飞机及时起飞迎击,与日机展开空中格斗,日机慑于

被歼，慌忙投弹，许多炸弹落在兰州郊外的河滩里和田野上。在此之后，由于日军全力侵略华中、华南地区，暂时停止了对兰州等西北内陆城市的轰炸。

三、1939年春天的战斗

武汉、广州失陷后，日军对华大规模作战暂停，对蒋介石采取逼降、诱降政策。日本空军也相应地改变作战方针，于1938年12月重新修订了“航空作战协定”，决定轰炸中国军事要地及中心城市，以达到“威慑作用”，“挫败中国抗战意志”，“逼降”蒋介石。于是，日军加强了山西运城机场及绥远包头机场的空军力量，并把兰州列为重点攻击的城市之一。此后，日军对兰州不断进行大规模空袭，中苏空军也进行了大规模作战。

1939年初，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中国内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空袭。这时，驻兰州的苏联援华飞机已达80多架，中国空军也集中了一批飞行人员在兰州进行短期训练，日军的这次空袭，受到了中苏空军的回击。2月5日，中国驻兰空军八大队6架轰炸机乘日机空袭返航之际，尾随追击，当日机降落运城机场时，突然发起攻击，投弹60余枚，炸毁日机40多架。几天以后，又对运城机场进行了轰炸。中国空军的主动攻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气焰。

2月12日，日军出动飞机54架，分三批轰炸兰州、靖远。2月20日，日机30架袭兰，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驱逐机一队，与日机展开激烈空战。当日上午11时，日机第一批9架，由北方侵入兰州上空，向机场投弹，遭我国飞机迎击，敌机战斗队形当即被冲散。接着，第二批日机12架，由西方侵入兰州上空，向市区投弹，我高射炮猛烈射击，敌1架重型轰炸机中弹起火，敌机群顿时陷入混乱，爬高向东逃窜，又遭到我国空军飞机拦截。此时，第三批敌机9架，飞临兰州上空，遭到我驱逐机拦截，仓惶返航。此次空战，中苏空军取得了击落日机9架的重大胜利。其中有1架远程轰炸机坠落于市东马家山，现场勘察，有敌尸7具，内有指挥官1名。

2月23日，日机又出动20架，于上午12时由东北方向侵入兰州上空，向市区及黄河沿岸一带投弹轰炸。这次轰炸，给兰州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死亡百余人，房屋被毁千余间，尤其可惜的是有些有千余年历史的古建筑群落中弹起火被毁。其中有著名的千佛阁（俗名藏经楼），阁中所藏佛经6358卷（唐藏5048卷、明藏1300余卷），明代嘛呢法轮一座（六层、八面，高三丈

余)，均化为灰烬；建筑精巧的嘉福寺（俗称“木塔寺”，唐贞观九年修建）、东华观（又名元妙观，宋建，内有二十八宿法轮像等文物），也被焚毁。在这次袭击中，我国空军与敌机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敌机6架，又一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四、1939年冬季的战斗

日本空军暂停轰炸半年之后，又于1939年冬季开始轰炸西北内陆城市，主要集中在11月至12月底。日军华北航空兵团以打击运送苏联援华物资的交通线为目标，对兰州进行了大规模空袭。11月27日，日军轰炸机、战斗机共62架，分别从运城机场及包头机场起飞，袭击兰州，集中轰炸黄河铁桥及附近居民区。12月1日，日机15架，分两批袭兰。这次敌机采用欺骗战术。第一批敌机飞至兰州以东空域，突然折返；为时不久，第二批敌机采取大迂回战术，从西南方向突然侵入兰州上空。敌人的企图是：第一批飞机引诱我空军飞机起飞追击，待我机回航降落之际，第二批飞机飞兰，突然袭击机场，以炸毁我空军飞机。我国空军没有上当，敌人第一批飞机来袭时，我空军飞机没有过早起飞；第二批敌机来袭时，我空军飞机才升空，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截击，敌机仓惶投弹，被我击落一架，敌人的阴谋被我国空军粉碎。

12月底，日军集中大批飞机，连续3天猛烈空袭兰州。12月26日，出动飞机102架，轰炸市中心区域及黄河铁桥；27日，出动各型飞机106架，分4批侵入市区上空，投掷大量燃烧弹，并轰炸东、西机场；28日，又以112架分6批袭兰，采用四面穿梭、反复轰炸的战术，进行轰炸。在连续3天的空袭中，日机投弹2000枚以上，兰州全城变成一片火海，烧毁房屋2万余间，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死伤市民260余人，无家可归冻饿及染病而死者300余人。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空军全力抗击，进行了激烈的空中搏斗，25日击落日机3架，苏联飞行员古力芝中弹身亡，坠机于市东五里铺。在27日和28日的战斗中，中苏空军飞机虽经苦战，但未获战果。

五、1940年及以后的战斗

1940年，日本空军的作战地区仍是整个中国。2月9日，日军华南方面军成立，敌华北部分航空兵编入华南方面军。8月，我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的“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华北航空兵力量被我华北抗日军队牢牢牵制。由于以上原因，这一年日机对兰州地区的空袭不得不中止。

1941年，日本军事当局制定了以“治安肃正为主要目的”，“依靠空军力量压迫中国”的作战方针，从5月开始，对中国内陆地区再次进行大规模空袭。5月21日，日机27架，于上午11时许侵入兰州东郊上空，遭我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痛击，队形立刻混乱，接着1架敌机左翼中弹着火，坠于焦家湾山根；两架敌机尾部中弹，直冒青烟，摇摇摆摆地向东飞逃，其余敌机在东郊仓惶投弹百余枚后，也向东逃去。据报载，负伤的1架敌机在途中坠落。事后察看：坠落于焦家湾山根的1架敌机为重型轰炸机，有敌尸4具，其中一具所戴金戒指上刻“带队轰炸汉口纪念”8字，据此，当局认为是带队的指挥长，该机亦为指挥机。

5月22日，日机39架分三批袭兰，空袭警报于上午9时55分发出。首批敌机24架，于上午11时许侵入市区上空，投弹轰炸，我高射炮猛烈射击，其中1架被击中尾部，其余敌机立即升入高空，在东郊机场附近投弹后逃去；第二批6架，其中1架中途折回，其余5架在前批轰炸10分钟后侵入市区上空，在高空盘旋数周后飞去；第三批驱逐机8架，侦察机1架，于12时窜入市区上空，在西郊机场进行扫射。敌机返航途中，我国空军与之展开战斗，被我击落1架。5月24日，日军出动26架，27日出动39架，6月18日出动59架，22日出动50架，空袭兰州、天水、武威等地，在袭击兰州时，中国空军飞机起而迎战。

6月23日，日军飞机30架，分别空袭陕西、甘肃各地机场，其中9架飞临兰州，我国空军第六中队、第二十五中队起飞迎击，在定西、天水上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1架。6月27日，日机9架来犯兰州，我驻兰空军全力迎击，在市东、榆中县上空击落敌机2架。除此以外，敌机还在8月5日、22日、24日、25日、27日、28日，分多批袭击或骚扰兰州、天水、武威、武都、陇西、平凉、临洮、临夏、灵台等地。

8月31日，日机78架分批袭击兰州、武威、临洮、武都等地，这是日军飞机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甘肃。当天下午1时许，敌轰炸机10架，在数架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兰州市区；下午2时，敌轰炸机4架袭兰，轰炸了兰州市的医院、学校。我国空军飞机起飞空战，击落敌机2架，其中1架坠落于西固

地区, 1架坠落于临洮境内。此次空袭, 兰州市居民、学生伤亡180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在华兵力减少, 并撤走部分飞机, 在华空军转入防御, 大规模空袭作战停止。1942年7、8、9月, 日机曾7次侵犯我省领空, 在兰州、天水、成县、清水、平凉、泾川、静宁、陇西等地进行侦察、骚扰。1943年10月4日, 日机1架窜入我省领空, 在平凉、泾川等地进行侦察, 这是日本侵略军最后一次侵犯甘肃领空。从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中, 日军侦察、骚扰甘肃的飞机不足30架次。

据现有资料统计, 自1937年至1943年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中, 中苏两国空军和地面高炮, 在甘肃上空共击落敌机27架, 击伤2架。中国空军在苏联援华空军国际主义战士的帮助下, 在地面高炮部队的配合下, 沉重地打击了日军, 减少了人民群众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保卫兰州做出了贡献, 日军飞机虽然长期轰炸兰州, 但兰州的交通线路依然畅通, 黄河铁桥安然无恙, 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在保卫甘肃领空的战斗中, 中国和苏联的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 壮烈牺牲, 在兰州上空牺牲的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有司切帕诺夫、雅士、古力芝、郭尔皆耶夫、波拉支诺夫、马特、伊萨耶夫等7人, 他们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和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长眠在甘肃的大地上。

附表: 日军飞机轰炸、侵扰甘肃各地简表

日军飞机轰炸、侵扰甘肃各地简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36年	2月29日	1	1	兰州	擅自窜入甘肃领空侦察, 并降落兰州东郊机场, 乘员6人, 进入市区刺探军情, 次日飞离。
1937年	11月5日	1	7	兰州 靖远	首次空袭甘肃, 轰炸兰州东郊机场和靖远东湾, 炸死2人, 炸毁房屋40余间。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37 年	12 月 4 日	1	11	兰州	第二次轰炸兰州, 在东郊机场投弹, 死伤 6 人, 我国驻兰空军飞机首次迎战敌机。
1937 年	12 月 6 日	1	7	榆中	企图袭击兰州, 在甘草店上空为我国空军截击, 返回。
1937 年	12 月 21 日	1	9	兰州	在东部投弹 12 棵, 炸伤 2 人, 毁民房 30 余间。
1938 年	1 月 21 日	1	5	平凉 静宁	敌机企图轰炸兰州, 中国空军飞机迎击, 将敌机驱走。
1938 年	2 月 20 日	2	18	兰州	在兰州市区上空投弹, 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飞机与之激战。
1938 年	2 月 23 日	3	36	兰州	轰炸市区, 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与之激战, 敌机仓惶飞走。
1938 年	9 月 15 日	1	28	景泰	轰炸银川后又来袭击兰州, 中途被我国空军击走。
1939 年	2 月 9 日	1	31	平凉	在城区投弹 70 余枚, 烧毁房屋 200 余间, 人员伤亡严重。
1939 年	2 月 12 日	3	54	兰州 靖远	在兰州投弹 90 余枚, 毁坏房屋甚多, 中苏空军与之激战。在靖远轰炸南关及乌兰山脚等处, 炸死 2 人, 毁房数十间。
1939 年	2 月 20 日	3	30	兰州 秦安 靖远	轰炸市区及东郊机场, 投弹百余枚。中苏空军与敌机激战, 击落敌机 9 架, 其中轰炸机 1 架, 有敌尸 7 具。苏空军一队长牺牲。
1939 年	2 月 23 日	1	20	兰州	轰炸市区, 炸毁房屋 500 多间, 死伤百余人, 兰州著名古建筑普照寺被毁, 经卷 6358 卷被焚, 中苏空军与敌机激战, 击落敌机 6 架。
1939 年	2 月 29 日	1	12	兰州	轰炸新关、曹家厅、中山林、四墩坪等地, 炸毁民房百余间。

续 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39 年	2 月 30 日	7	60	兰州	在南关、南府街、下东关、小稍门、东郊、徐家湾等地投弹轰炸,炸毁民房 1200 余间,炸死、炸伤平民 30 余人。
1939 年	3 月 7 日	1	12	永昌	轰炸城区,炸死 17 人,炸伤 6 人,炸毁房屋 20 余间。
1939 年	9 月 15 日	1	28	兰州	轰炸银川后南来袭击兰州,被我空军拦截,折返。
1939 年	11 月 16 日	4	24	兰州	分批轰炸市区及郊外,文庙大成殿等古建筑被毁,市区多处被炸成一片瓦砾。
1939 年	11 月 27 日	5	62	兰州 秦安 靖远	集中轰炸黄河铁桥及附近市区、东郊机场,同日夜袭秦安、靖远等地。炸死平民 10 人,炸伤 12 人,炸毁民房 300 余间。
1939 年	11 月 27 日	1	15	靖远	夜袭城区。
1939 年	12 月 1 日	2	15	兰州	轰炸东、西机场,中国空军迎战,击落敌机 1 架。
1939 年	12 月 1 日	1	15	静宁	骚扰。
1939 年	12 月 1 日	1	3	靖远	在城东投弹多枚轰炸。
1939 年	12 月 26 日	5	102	兰州	在市区投弹炸毁房屋很多,中苏空军迎战,击落敌机 3 架,苏飞行员古力芝牺牲。
1939 年	12 月 27 日	4	106	兰州	投掷燃烧弹,市区火光冲天,损失惨重,中苏空军迎战。
1939 年	12 月 28 日	6	112	兰州	穿梭轰炸市区,投弹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全市无街不落炸弹,死伤 260 余人,炸毁房屋 1 万余间,1800 余人无家可归,冻饿而死者三四百人。中苏空军迎战,未获战果。此次为日机空袭兰州最疯狂的一次。
1941 年	5 月 21 日	2	27	兰州	轰炸东郊机场,中国空军迎战,击落敌机 2 架,1 架坠落焦家湾山根,有敌尸 4 具、1 架负伤、尾部冒烟飞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41 年	5 月 22 日	3	39	兰州	轰炸市区, 毁民房五六十所, 中国空军飞机起而迎战, 击落敌机 1 架。
1941 年	5 月 24 日	2	26	兰州	轰炸市区, 毁房 60 余间, 中国空军迎战。
1941 年	5 月 25 日	1	1	陇东陇南	侦察。
1941 年	5 月 27 日	3	39	兰州	轰炸西郊机场, 骚扰市区, 被我击伤 1 架。
1941 年	6 月 12 日	1	1	兰州	侦察。
1941 年	6 月 18 日	4	59	兰州 临洮 武威	轰炸, 我国空军在兰州与敌激战。
1941 年	6 月 21 日	1	1	兰州	侦察。
1941 年	6 月 22 日	5	50	兰州 天水 武威	空袭兰州等地, 我国空军与敌发生激战。敌机在武威投弹, 炸死炸伤赶庙会的群众 300 余人, 炸毁商店、民房多座。
1941 年	6 月 23 日	3	30	兰州 天水 定西	在兰州空域, 我国空军与敌展开空战, 击落敌机 1 架。
1941 年	6 月 24 日	1	1	兰州	侦察。
1941 年	6 月 27 日	1	9	兰州	我国空军与敌激战, 击落敌机 2 架。
1941 年	8 月 5 日	3	36	天水 陇西 平凉	18 架轰炸陇西, 10 架轰炸天水, 1 架轰炸平凉, 投掷炸弹, 造成 3 人伤亡。
1941 年	8 月 17 日	3	30 余	兰州	在市区及东郊机场投弹轰炸。
1941 年	8 月 22 日	1	18	兰州	轰炸。
1941 年	8 月 22 日	2	37	天水 武威	27 架空袭武威, 毁民房百余间, 死伤百余人; 10 架空袭天水, 造成人民及房屋财产损失。

续 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41 年	8 月 23 日	4	50	兰州 武威	5 架扫射兰州市区, 我高射炮击落敌机 2 架。25 架空袭武威, 另两批空袭甘肃其它地区。
1941 年	8 月 24 日	3	39	兰州 天水	9 架空袭天水, 30 架袭兰。
1941 年	8 月 25 日	1	8	兰州	企图袭击市区, 被我国空军截击, 未敢窜入。
1941 年	8 月 25 日	1	1	临洮 临夏	侦察。
1941 年	8 月 26 日	2	26	兰州	在市区投弹轰炸。
1941 年	8 月 27 日	1	1	兰州 天水	侦察。
1941 年	8 月 28 日	1	27	灵台	轰炸。
1941 年	8 月 31 日	2	14	兰州 临洮	在市区以学校医院为目标进行轰炸, 伤亡 180 余人, 炸毁房屋 400 余间。我国空军飞机出击, 击落敌机 2 架, 1 架坠于临洮境内, 1 架坠于西固地区。
1941 年	8 月 31 日	6	64	武都 武威	轰炸, 造成人员、财产损失。
1941 年	9 月 6 日	1	5	兰州 天水	轰炸。
1942 年	7 月 21 日	1	1	成县	侦察。
1942 年	7 月 23 日	1	5	天水、清水 静宁、泾川	侦察, 扫射。
1942 年	8 月 30 日	1	5	泾川、静宁	侦察, 骚扰。
1942 年	9 月 2 日	1	4	清水、天水 陇西、平凉	侦察, 骚扰。
1942 年	9 月 6 日	1	6	兰州	袭扰。
1942 年	9 月 17 日	1	1	兰州等地	侦察。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时 间		批 架		侵袭地区	备 注
年	月 日	批次	架数		
1942 年	9 月 18 日	1	1	兰州	侦察。
1943 年	7 月 23 日	1	1	清水	侦察。
1943 年	10 月 4 日	1	1	平凉、泾川 天水	侦察。这是日机最后一次侵入甘肃领空。

第二节 陇东地区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方面主动废除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改称陕甘宁边区（也称特区）。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多次会谈，中国国民党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共辖 23 县）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陇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连陕西，西接宁夏，境内共有 8 县，其中，华池、曲子、环县 3 县，建立有共产党领导的县级政权；庆阳、合水、镇原 3 县县城，建立有国民党领导的政权，但广大农村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宁县、正宁 2 县为国共两党共管，国民党在白区设立了宁县、正宁两个县政府，共产党在红区设立了新正县和新宁县两个县政府。国民党在西峰镇设立有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共产党则在庆阳县城设立有陇东专员公署。

一、国共两党在陇东的尖锐对立

国共两党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力奔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在陇东驻有部分留守部队：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其所属七七〇团，留守兵团所属之警备第二团、警备第七团（1938 年警七团改归三五八旅建制，1940 年春警二团也改归该旅建制），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的一个独立营和几个县保安队，合计为 4000 人左右。八路军在镇原、宁县县城驻有军队，在西峰镇设有办事处。三八五旅旅部驻在庆阳县城，该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飏，是八路军在陇东的最高指

挥员。抗战开始后，虽然国民党政府将陇东各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但国民党又在部分县强行驻扎军队，其中，西峰镇驻有保安大队和一六五师，宁县、正宁、镇原、合水4县县城驻有保安队。除外，在附近之平凉、固原、长武等地驻有正规军七八个师，对陇东解放区形成包围态势。尽管这样，在抗战初期，这里作为八路军后方，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

但是，蒋介石的根本政治目的在于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不顾合作抗日的大局，于1937年7月在庐山训练团公然说：“联共就是灭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公开通过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6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9月又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方案》。11月，国民党天水行营颁布《处理异党实施办法》。从而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加紧了对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

国民党甘肃省府遵从蒋介石的旨意，把“防共”、“反共”列入施政首要任务。国民党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公然宣称，他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就是共产党”。国民党驻西峰镇的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竞成，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并配合驻陇东的国民党军一六五师、九十七师，对留守陇东的八路军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亲者痛、仇者快的摩擦事件，仅在1938年12月至1940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制造大小摩擦事件70余起，主要的有两起。这些事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掀起的反共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事件及斗争情况如下：

二、第一次陇东事件

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发生于1939年4月至6日，首先是镇原，接着波及宁县。

镇原事件 自1938年上半年开始，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在其多次讲话中连续攻击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并威吓群众说：“接近八路者就是汉奸”。接着，又捕押了八路军工作人员刘润田等人，公开进行挑衅活动。

1939年4月初，钟竞成派保安队到镇原搜捕八路军工作人员，在镇原县南部之平泉、新城、中原三镇（通称“南三镇”）绑去革命群众惠应武、李世臣、杨栋才等及中原镇抗敌后援会主任薛发曾等，共计10人。八路军后方留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守处当即向国民党西峰行政公署及朱绍良提出抗议。为了警告国民党镇原县当局，八路军三八五旅于9日晚派兵将国民党太平区工作人员朱昌禄及警备队长徐子发扣押。为防不虞，八路军镇原县城驻军七七〇团第三营，加强了城区警戒，晚6时后城内各处禁止通行。于是，形势日益紧张。

4月21日，驻西峰镇的国民党军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根据朱绍良电示，派兵1营，会同钟竟成从几个县调集的保安队900余人，向镇原县城开进，并造成围城态势。城内之国民党保安队，受钟竟成的密令，以出城野外演习为名，企图将城外部队接入城内，里应外合，夹击七七〇团三营，三营识破了对方的阴谋，于是闭城坚守。24日下午1时，城外的国民党保安部队开始攻城，三营力避冲突，未予还击。25日，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乘机暴动，企图策应城外部队攻城，三营迫不得已，将其武装解除。国民党军继续调兵，多达3个团，准备对三营大举进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急电朱绍良，要他制止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并提出由国共双方派员商谈，以免事态扩大。但国民党当局一再拖延，到5月初才同意谈判。

宁县事件 早在1938年，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就一再威胁驻宁县之八路军三八五旅部队（开始为七七〇团第二营，后换防为警七团第一营）撤走，还提出把该县抗日救国会交给他的县政府管辖，被八路军坚决驳回。接着，方振武又策动地主豪绅，诬蔑八路军“破坏团结”、“仇视政府”，并上告专署。县城两军各自戒备，荷枪对垒，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将八路军逼走，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兵宁县县城，至1939年春，已增至500多人。接着，方振武又采取措施，拒绝为八路军供应粮食。八路军一面设法与新宁县联系买粮，一面准备开荒，自种粮菜。4月22日，警七团一营指战员到城外九龙川开荒，方振武又带人追去阻挡，双方口角冲犯，几乎当场动武。不久，国民党第一六五师3个骑兵连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余人，夜袭警七团一营，砍杀哨兵，冲入营区，开枪打死八路军战士8人，击伤排长李玉等13人，抢去长、短枪6支。一营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激战，将国民党军击溃，毙伤俘40余人，缴获长、短枪67支。预布在城外的国民党军一六五师骑兵连乘势攻城，一营闭城坚守。5月中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代表再三交涉，国民党当局才将3个骑兵连撤走。

镇宁事件的解决 国共双方将镇、宁事件分别呈报两党中央以后，中共

中央派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及王观澜来到陇东，拟同国民党商谈解决；但国民党当局只派了甘肃省参议员谭季纯前来谈判。5月7日，双方在庆阳县之驿马关会谈，达成了镇、宁两县解围启城的“初步协议”。根据“初步协议”，警七团一营将所俘人员、缴获枪支及其它物资，悉数交还国民党当局，并恢复原来的驻防状况。

但国民党方面无意实行“初步协议”，公然于5月14日、15日炮击八路军在宁县的驻地，寻衅闹事。6月9日，县保安队士兵又在岗楼上寻衅，射死一营二连炊事员，连长出院呼叫，又被其开枪打死。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也在城外增兵，试图内外夹攻。12日，三八五旅王维舟旅长、耿飚副旅长、警七团袁渊团长、西峰办事处孙君一主任等，与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秘书谌右泉等，同到宁县调查解决此事，但国民党方面没有诚意，未获结果，八路军负责人遂带见证人索世生回庆阳寻求解决办法。

6月26日，双方在庆阳城重开谈判，协商3天，达成《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办法”全文如下：

一、先行恢复两县纠纷以前原状，即镇原恢复四月二十日以前原状，宁县恢复四月二十三日以前原状，但东城墙警戒由三八五旅担任。其恢复纠纷以前原状之具体办法：

1、镇原邹县长进城，宁县方县长行使应有职权，汪、郭两营和两县政府应互相尊重。

2、一六五师在邹县长、保安队进城的同时撤出桃园、太平镇部队；在方县长行使职权后保安队进城，同时撤出宁县附近及焦村部队。

3、原驻镇、宁两县之保安队进城，仍驻原来地点（宁县东城墙不在内）。

4、城内守卫仍照事前配备，共同防守（宁县东门守卫不在内）。

5、专署特务大队及各县驻镇、宁两县保安队，先撤回西峰镇或分回各县。

6、十八集团军增援镇、宁两县之保安队，俟一六五师撤退一星期后撤回原防。

7、在本事件未完全解决前，此方部队、团队撤退后，彼方军队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不得进驻。

二、责任损失等项，按照可靠之人证物证为根据，由双方所派谭、王两代表会同调查真象，并公开处理之。如有不能解决者，将事实呈报上峰解决之。

三、其它问题俟原状恢复后，再行会商求得合理解决，以促进永久团结，并拟具公平妥善办法，呈请上峰核准实施。

附记：（一）专员公署特务大队，各方现在镇、宁两县附近保安队于七月一日撤退。（二）镇、宁两县原状之恢复及一六五师之撤退，在双方代表派员监督之下于七月三日实行。（三）监督人员由谭、王两代表各指派四人于七月一日在西峰集合，分途前往监视。

谭季纯

王观澜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六月二十九日

7月1日，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及其它部队相继撤回原防驻地，西峰及各县保安队同时撤走。镇、宁两县国共双方驻军恢复了原状。为使此次事件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维持陇东地区和平合作抗日局面，王维舟与耿飏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又专电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促朱进一步解决陇东事件。

周恩来致朱绍良等人的电报如下：

兰州朱主席一民、施厅长念先两兄勋鉴：

鉴旭密弟奉命回陕，想委座已有电告。月前经西安，曾与铭三兄商定边区各项纠纷，务使事态平复，以利解决。抵沪后悉镇、宁两县纠纷，得贵府谭参议与此间王委员公平协商，已获初步解决，至为欣慰。弟本拟此间事毕，即赴兰州一行，藉聆教益。不意夜晚竟堕马折臂，经医诊视，须两月始克复原，外出恐须延期，误事匪浅，良用歉疚。谨先电告，望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利团结，是为至幸。

弟：周恩来叩（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但国民党当局毫无解决问题之诚意，反而进一步策划新的反共摩擦事件。

三、第二次陇东事件

第二次摩擦事件发生于1939年12月上旬至1940年1月下旬,首先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张到陇东各县。

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之后,八路军为与国民党军政当局改善气氛,协调人事关系,于1939年10月中旬,将驻宁县县城的警七团一营移驻西华池(属合水县),由该团第三营接防宁县城。而国民党方面则预谋进一步制造摩擦事件,经朱绍良与国民党第九十七师(该师于当年春夏之交接替第一六五师进驻西峰镇)师长韩锡侯、第三行政督察专员钟竞成策划,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就于同年12月上旬从宁县开始爆发。

宁县事件 12月10日晚,宁县县长方振武为了逼走八路军宁县驻军,预先派兵挖掘地道,埋设地雷,并亲率保安队联合国民党军九十七师五十八团,突然袭击八路军警七团第三营;九十七师驻赤城部队也向宁县开进,企图夹击八路军。警七团三营对国民党军队的突袭毫无防备,仓促应战,战斗两昼夜,伤亡过半,营长罗得胜受重伤,仅一小部分突围出城,又遭九十七师部队和西峰保安队伏击包围。13日,警七团团长沙渊带一营从西华池赶来支援,途中遭九十七师部队和保安队阻击包围。警七团部队与敌激战,冲出重围,退向春荣镇。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一六五师由长武向陇东开来,增援宁县。在国民党军压迫下,八路军部队于1940年1月撤出宁县县城及附近地区。

合水事件 12月12日,国民党合水县县长翟大勋,亲率县保安队160余人,袭击八路军三八五旅驻合水县城之特务连,激战3小时,保安队被八路军击败,一部缴械投降,其余溃逃西峰;翟大勋被俘,经批评教育,送出边区。

庆阳事件 12月上旬,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一部和地方保安队,突然开到庆阳县白马铺和赤城等地,进逼驻防当地的八路军警备第七团部队,并对三八五旅形成半包围态势,意欲将驻防庆阳县境内的八路军挤走。12月10日,国民党军袭击警七团,八路军部队遂从白马铺和赤城撤走。与此同时,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当地的反动分子,压制和打击抗日积极分子,破坏民众抗日活动,并散布谣言说:“国民政府将派大部队占领庆阳,八路军在陇东呆不长了”。又在群众中散发反动传单,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进行诬蔑、攻击,致使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分抗日群众产生恐慌情绪，严重影响了抗日活动的开展。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攻击与压迫，八路军三八五旅加快进行反抗国民党军队的战备工作，加强了庆阳各驻防要点的防御；并配合地方工作人员，于12月12日接管了国民党在庆阳县城的办事处，捣毁国民党的第三、第四区公署，拘捕了该两区的联保主任、保甲长若干人，驱逐了国民党在此两区的势力。

镇原事件 12月上旬，国民党第三行政区专员钟竞成，调动兵力，进逼驻镇原的八路军部队。先后进入镇原县城的有保安部队6个中队和九十七师的1个营。待完成部署后，国民党镇原县县长张宗濂，即于12月14日晚，率领保安队400余人，围攻八路军驻镇原县城之七七〇团第二营（第一次镇原事件后，接替该团第三营进驻镇原），激战1夜，驻守西城门楼之保安队及驻守圣母宫之常备队，均被第二营解决，保安队仅困守县政府及东门城楼据点。次日，国民党驻西峰镇之保安大队赶到，占领了南山和东山。当晚，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五七八团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连到达县城附近之申家塬。接着，第九十七师的另两个营也赶到申家塬。鉴于寡不敌众，八路军第七七〇团二营于是日晚突围出城，移驻石佛塬，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军占领。25日，第二营进至县城以北20余公里之孟坝，消灭了国民党驻军1个连及20余名警察，便驻防该地。

环县事件 12月31日，流窜于甜水堡之国民党“环县县长”刘谦指示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赵老五）率匪徒80余人，胁迫壮丁数百名，乘元旦之机，袭击边区政府管辖之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五、六、七3个乡，残杀自卫军营长高三德等人，又将小学教员王佑双手刺穿，拴上麻绳，系于马后拖走，随后即以乱刀砍死。接着，赵匪又向南窜扰，企图偷袭环县县委和县政府，但因赵匪一路行凶，行动迟缓，窜至环县城附近，已是拂晓，被民主政府自卫军哨兵发现，鸣枪报警。环县民主政府保安队、自卫军在王世选、张仲海指挥下，战斗3小时许，将赵匪击退，保卫了环县党政机关，毙伤匪徒10余人，活捉赵匪队长郑德奎等8人。

此后，赵匪即流窜于环县北部及西部，袭击抢劫区、乡民主政府，绑架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元月3日，赵匪袭击虎洞区政府及一、六乡，抢劫合作社，捣毁学校，绑走教员3人。10日窜入毛井区六乡，袭击合作社，被自卫军击退。次日又犯洪德区六乡，抓走地方干部3人，环城组织科长李占

祥被杀。……赵匪在烧杀抢掠的同时，还在“环县县长”刘谦和“县党部书记长”张祥生指挥下，利用民主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煽动自卫军叛变。耿湾区自卫军首先叛变，区政府遭袭击，自卫军营长许学红、县自卫军干事胡仲学、区长朱文寿及县法院裁判员白廷贵等惨遭杀害。之后，叛匪窜到河连湾，袭击洪德区委未逞，又窜至该区二乡，捕杀干部1人，抓走2人。

与此同时，暗藏在车道区的国民党民团头子张廷杰，勾结地主豪绅与地痞流氓，散布谣言，欺骗群众，反对共产党。1月21日，车道区自卫军、先锋队、儿童团召开支前会议，欢送参军青年，张廷杰及其爪牙带领反共分子突然袭击，当场枪杀八路军陇东军分区干部白银万、县民主政府科长李嘉成等人，许多群众不明真相，受骗上当，一起参与闹事。军分区独立营闻变赶来，叛众大部溃散，一小部分随张廷杰逃奔宁夏豫旺堡。这股叛变逆流迅速波及虎洞、环城等区，一些自卫队和集中起来的新兵也参与叛变，有些乘机逃跑。

赵老五、张廷杰的这次袭扰和策反活动，历时33天，自卫军（包括部分新兵）八九百人叛变，使6个区18个乡遭受重大损失，区、乡政府大部分被捣毁。有的学校也被捣毁，合作社被抢。干部被杀47名、抓走21名，被抢去枪支26支、公粮130石、羊万余只、牛驴150头。环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对赵老五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长事短事，赵老五不消灭是大事”的呼声。

四、第二次陇东事件以后的斗争

对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这种摩擦事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1941年1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联名向全国发表《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全面揭发了国民党制造的包括陇东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痛斥国民党的反共行为。通电电文节录如下：

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尚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之区域，其中包括陇东之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镇原，陕西之淳化、旬邑、郿县、洛川、安定、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靖边、定边及宁夏之盐池，三年以来，均属八路军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之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事端，制造摩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乃自本年三月流行所谓《限止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压迫之风，起于国内，湖南有平江惨案，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而在西北，则高呼“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环边区之四周，处处进攻，迄无宁日，以正规之国军，行对内之战斗。于是宁县、镇原被围两月，旬邑则杀人夺城，鄜县则重兵迫境，靖边则扰乱无已，安定则两次袭击，而绥米河防区域之专员何绍南，则日谋所以破坏防军，暗杀八路军人员。然自七月蒋委员长令派周副部长恩来到西北调停后，一时平静，方期摩擦从此消弭，阴霾为之净扫。不意近日以来，情势逆转，且复变本加厉，所谓《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乃从新发现于各方，而调兵遣将，攻城略地之消息，又不绝于耳矣。十日，九十七师千余人及保安队袭击宁县，我驻军罗营长受伤，兵士死伤过半；十四日，九十七师二千余人袭击镇原，我驻军王营死伤百余，两城均被九十七师夺据，现复集中大军准备向庆、合进攻。陕西方面，则闻正在计划夺取淳化、鄜县，准备进攻延安。而其欺骗群众动员士兵之口号，则为“共产党捣乱后方。”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奋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而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旬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区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所望我蒋委员长、国民政府维护法令于上，全国党政军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于下，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执行国家法纪，惩办肇事首恶，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限止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理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语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国事

至此，唯有精诚团结，消弭内争之一法，否则影响前线之军心，动摇抗战之国本。敌攻于外，而自坏其长城；国脉虚危，而自伐其腑脏。我四亿黄帝子孙，真不知其死所矣！迫切陈辞，警候明教。

（公元1940年1月25日）

朱德、彭德怀的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迫使国民党当局暂时收敛了反共活动。同年2月12日，中国共产党派谢觉哉为代表，朱绍良派保安处参谋长李学谟作代表，在西峰镇谈判，历时10余天。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诚意，故谈判未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为巩固抗日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留守兵团决定，彻底剿灭赵老五股匪，遂调警备第二团，在甘渭汉政委指挥下，于1940年2月开赴环县进剿，17日进占赵匪老巢甜水堡。赵匪慑于被歼，率匪徒一部钻入姚儿井沟地窖子。19日，警二团包围了该地窖子，赵匪继续顽抗，围至3月7日，才将赵匪巢穴全部捣毁，赵匪率匪徒12人逃脱，余匪全部就擒，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1挺，冲锋枪4支，步枪36支，马8匹。

赵老五股匪被歼后，张廷杰仍继续进行骚扰。4月12日，张匪率其残部配合国民党固原县保安队130余人，由三条塄（在环县边界）窜入环县毛井区砖城子，袭击八路军警二团八连，但冲击3次，均被击退；八连乘胜追至毛井区龙家阳城，毙匪15名，伤20余名，俘2名，缴获步枪10余支。后来，这股匪徒一部分在民主政府争取下回家安业，另一部逃至固原，为国民党固原县政府收留。至此，环县匪患遂告平息。

在第二次陇东事件中，八路军牺牲86人，伤百余人，退出了镇原、宁县、正宁3座县城和一些区乡；国民党部队死121人，伤106人，被俘175人。这次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新设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的政权机构，管辖合水全县及庆阳县大部、镇原县一部地区（庆阳、镇原有一部分仍为白区，归国民党管辖）；军事力量成倍增长，正规军增加了3000人，地方武装增加了1000余人。

第二次事件后，陇东地区的军事冲突仍时有发生，仅宁县之望宁堡一地，自1941年5月起，国民党军队就对八路军驻军发动过3次进攻，每次出动兵力不少于1个营。望宁堡在宁县城北约20公里，地处红白交界，一直是八路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军驻守的前哨要点。第二次摩擦事件后，这里的形势一直比较紧张。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破坏活动，陇东军民持续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1年5月9日，驻扎在宁县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二九一团，出动第三营，加强重机枪6挺、迫击炮2门，在驻南义井保安队配合下，向驻守望宁堡的八路军警备第七团二营四连发动进攻。晨7时，敌军占领了望宁堡外围之罗家畔和公河，然后逼近望宁堡。警七团第四连给敌军以坚决回击，激战6小时，打退了敌军的进攻。战后，警七团加强了望宁堡的防守力量，派第五连驻守吉埝，第六连驻守新城子，第七连驻守朱家寨，与第四连形成犄角之势，互为支援。由于八路军防守力量加强，国民党军暂时收敛了攻势。

1942年1月5日夜，驻宁县的国民党第一九一师五七三团第三营，连同宁县保安队共700余人，加强重机枪4挺、迫击炮2门，秘密开进寨沟子，次日凌晨突然向望宁堡八路军发起进攻。这时，第四连正在堡外出操跑步，敌军趁机占领营房右侧的碉堡，并发起攻击，形势非常危急。哨兵和留在营房的炊事员进行坚决有力地抵抗，阻止了敌军的进攻。出操的部队赶回后，猛攻敌军侧后。战至上午9时，支援部队赶来，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发起猛攻，击毙敌军排长、分队长各1人，俘敌军官2人，士兵7人。下午3时，敌军突围，八路军放开一路，让其退走。

同年2月3日，国民党一九一师五七三团第二营，又向望宁堡八路军第四连进攻，第四连坚守既设阵地，坚决回击敌军。敌军企图未逞，遂于当日12时退走。

敌军几次进攻，没有占到便宜，陇东局势遂趋缓和。

第三节 甘肃南部农民起义

1943年甘肃南部发生的农民起义，亦称“甘南民变”、陇南事变、临洮暴动，是甘肃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起义的原由

甘肃南部是个多民族地区，交通不便，土地瘠薄，自然灾害频繁，人民生活非常贫困。1940年和1942年，这一带曾两次发生旱灾，国民党政府不但

不赈济人民，反而巧立名目，加派粮款，肆无忌惮地抓兵、拉夫，致使广大地区哀鸿遍野，民怨沸腾，一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农民起义便拉开了序幕。

这次起义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但是，与共产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先后两次经过甘肃南部地区，向广大群众宣传了“抗日救国”、“打土豪分田地”、“番民、回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红军对番民、回民不压迫”等主张，受到当地汉、回、藏群众的热烈拥护；沿途所经之地秋毫无犯，与当地各族群众鱼水情深，给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共甘肃工委建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对甘南农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发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这场农民起义中，当时的西北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改组为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重要成员史鼎新、任谦等，曾起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一批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进步分子，是起义的中坚力量。1941年1月，西北民主政团同盟主任委员史鼎新（临洮县人，第八战区中将参议）曾和刘鸣（临洮县人，曾任国民党军少校科长）、刘余生（临洮县人，小学校长）等人聚会，商议了准备力量、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问题。

同年3月，史鼎新与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肖焕章（靖远县人）、王仲甲（临洮县人）等多次交谈，讨论了发动群众起义的问题。1942年4月，史鼎新又与肖焕章、王仲甲、王星垣（临洮县人）、马福善（康乐县人，回族）等人，讨论起义的发动问题，并在临洮县城南关设羊肉饭馆做联络站，还在城内开办了卷烟厂和制作毛笔的小工厂，筹集活动经费。这时，刘鸣已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当了临洮县紫松乡乡长，利用合法身份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西北民主政团同盟领导成员任谦（渭源县人，国民党原新编第十四师四九三旅团长），也在会川县积极联络进步分子和帮会首领，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是年8月，史鼎新、王仲甲来兰，与王新潮（秦安县人，中共地下党员）、王教五（陇西县人，西北民主政团同盟领导成员）等人聚会，商议了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会后，史鼎新、王仲甲又与卓尼县水磨川寺活佛金巴嘉木措（肋巴佛），康乐县的马福善，定西县的马子祥，榆中县的李耀山、范大、

王作宾，武都县的王德一，渭源的毛得功等取得联系，积极开展起义的准备活动。

二、起义初期的战斗

1942年冬，刘余生来到临洮牙下集，与王仲甲、肖焕章、刘鸣等人商议了举行起义的问题。正在王仲甲、肖焕章组织力量，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时，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陈国栋等，于12月下旬，首先率众在临洮县二十里铺伏击了国民党陇右师管区的接兵部队，缴获步枪20余支，打响了起义第一枪。接着，又在广河县排子坪与国民党保安大队交火，毙敌7名，俘敌中队长、分队长及士兵各一名。许多回、汉贫苦农民为马福善的胜利所鼓舞，纷纷参加起义队伍。

1943年元月，马福善、马继祖、陈国栋、吕百元、吕百林等人，率领回、汉、东乡族贫苦农民数百人，与在临洮县紫松乡牙下集活动的王仲甲、肖焕章会合，喊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粮免款”的口号，举行起义。接着，他们率领起义群众袭击临洮县新添镇自卫队，在八羊沟伏击国民党保安队，壮大起义力量。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起义群众即达400多人，拥枪120余支。

洮南农民起义后，国民党临洮县县长张德熙，立即商请国民党甘肃省府派兵镇压，甘肃保安司令部遂派保安第四团一个中队来临洮。当保安队开到边家湾时，马福善、王仲甲等已率起义群众撤向西坪。保安队赶到西坪，起义群众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奋勇还击，西坪的回族群众也纷纷拿起土枪、刀矛、斧头，前来助战。保安队见势不妙，慌忙向后撤退。马福善率众乘势追击，许多农民呐喊助战，将保安队围歼于洮河岸边。此战，除保安队中队长跳入洮河逃走外，60多名保安队员非死既俘，全部被歼。

在牙下集，王仲甲发布了起义宣言，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号召人民起来造反。宣言说：

仲甲生也不辰，逢天诞怒，不禁痛哭流涕，告诉我被压迫之汉、回、藏各族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其各倾耳听之。爱吾西北，羲轩桑梓；文化策源，气候大陆；民性强悍，激昂慷慨之士，世所多出。凡讼义所当为，虽杀其身而不顾，哀其元而不惜；义而当为，即财

利不能动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是吾西北人民之特性。值此暴日寇我，国难方殷。国家当局，政治黑暗，兵粮差徭频繁，人民生活困苦。尤其出兵出粮者，尽属平寒孤苦之家。免兵免粮者，率皆富豪缙绅之户。而且地方上之伪乡镇保甲人员，悉产生于劣绅土豪，不但不出兵出粮，反而袒庇其亲系朋友，避免兵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加之省县贪官污吏，借手伪乡保长，剥夺敲诈，分肥无厌者，所在皆是。半壁河山之沦丧，斯民之生计艰辛。如此救国，势必祸国；如此救民，反为殃民。目今省主席谷正伦主甘以来，不惟不察，变本加厉，黑暗压迫，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惨哉西北，其何以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仲甲气奋风云，誓师讨逆，救国救民，责无旁贷，遂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藏西回，闻风响应者有投鞭断流之势；四方豪杰志士，乘势待时者，亦莫不四面崛起。咽鸣则山岳奔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河山并造，日月重光，造万代之幸福，作前之大业者，即民是举。

之后，王仲甲辛领起义群众展开斗争，消灭了牙下集、庙家山等地的地主武装，缴获长短枪 20 支，并开仓济贫。起义群众声势大震，人称“救命军”，参加起义的群众不断增加。不久，起义群众来到牙下集以南的苟家滩，进行整编，打出了“西北农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推举马继祖为司令，下辖两个团和一个直属骑兵排，刘财旺任回民团团长，肖焕章任汉民团团长；为了严肃军纪，组织了执法队，由陈振纲担任队长。

农民起义军发展壮大，使国民党临洮县长张德熙十分震惊，连续向省上发电告急，要求派兵镇压。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司令部决定，由副处长胡毓英率保安第五团，配合中央军第三军十二师一个团，赴临洮镇压。元月 27 日，胡毓英率部到达临洮，决定兵分三路进剿：一路由胡毓英和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张正书率领，西渡洮河，绕道康乐，向起义军侧后进攻；一路由保五团团长林岳五率领，向南进攻；另一路为驻会川县的一个保安中队，向北进攻。

起义军得悉国民党军围剿的部署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待林岳五部进入格致坪后，马继祖、肖焕章置侧击之胡毓英部于不顾，集中全力，与林岳五部展开激战。活动在洮河以西的王仲甲，组织起义群众隔河放枪，呐喊助战，附近的农民也手持刀、矛、锄头、棍棒，前来参战，漫山遍野一片喊

杀声。经过战斗，国民党保安团大败，被起义军俘虏 300 余人，缴获步枪 370 多支，机枪 4 挺。格致坪战斗结束后，胡毓英才率部赶到，而起义群众已经转移。

三、起义军在战斗中迅速壮大

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剿，起义军东去渭源、漳县、陇西一带游击，与国民党保安团队周旋，虽取得一些胜利，但回民团长刘财旺不幸牺牲。不久，起义军分两路向西：一路由马继祖带领，开到康乐、宁定（今广河）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受到贫苦农民的称誉，队伍不断壮大，仅骑兵就有 300 多人；另一路由肖焕章带领，回到牙下集一带，与王仲甲集结的 800 多人会合，整编为 3 个团，王仲甲任司令，赵有安任副司令，肖焕章、蒲万祥、何建吉 3 人分任团长。部队整编后，即与国民党军一个团在蒲家山战斗。王仲甲身负重伤，部队由肖焕章率领，向会川进发，途中与前来参加起义的吴建伟相逢。

起义军连战皆捷，陇右各地人民受到鼓舞，纷纷起兵响应。同年 2 月上旬，王德一率 40 余人在武都起义；武都三河乡乡长罗生贵率 400 多人起义，与王德一汇集一起；该县甘泉乡乡长马麒麟也组织 10 余人起义，由寇文选带领，在洛塘、甘泉、安化一带活动。2 月中旬，卓尼县水磨川寺活佛金巴嘉木措（肋巴佛）领导百余名藏、汉、回、蒙群众起义，高举“饥饿团”旗帜，高呼“反蒋抗日”，“抗丁、抗粮、抗款”等口号，在临潭县冶力关等地活动。东乡族农民马木哥，在宁定（今广河县）巴洋沟率数百人起义，在康乐县南部之朱家山消灭保安队一个连，尔后向临潭挺进，与肋巴佛会合。肋巴佛、马木哥两部会合后，于 2 月 27 日攻占临潭县城，杀死国民党县长徐文英、县党部书记长赵廷栋。当地汉、藏、回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部队很快发展到 2000 余人。2 月 27 日，临洮北乡的毛克让，率领百余名贫苦农民在马岫山起义，他们以斧子、锄头为武器，冲入新添镇附近的飞机场，击溃守卫机场的保安中队，打死中队长，接着又在新添堡与押运军火的 40 多名国民党士兵开战，夺取军火两大车。在马继祖的支援下，毛克让率众向甘肃保二团一个大队进攻，击毙大队长，缴获轻、重机枪各 1 挺，步枪百余支。

3 月初，临洮县紫松乡乡长刘鸣，化名刘羽，率众起义，打出了“西北抗日反蒋义勇军总司令”的旗帜，发布了由王教五起草的《告西北各族各界同

胞书》，列举蒋介石“八大罪状”。“告同胞书”全文如下：

西北各族各界同胞：

蒋介石僭夺总理革命成果，盗窃国家最高权柄，当“九·一八”事变后，亟应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各党各派，共赴国难，一致抗敌；反连年穷兵黩武，酣于内战，希图一党专政，实行独裁，使国家元气损伤殆尽，任强敌深入，不予抵抗。此盗窃国柄，党同伐异，其罪一。

我国东北、华北各省，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史迹文物，遗留尤多，日寇侵入，蹂躏摧毁，竟不经一战，无故放弃，举国震惊，同声咤异，而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等，激于义愤，进行兵谏，反恬不知耻，矫词饰辩，谓为正当。此无故撤兵，放弃国土，其罪二。

鼎革以还，国家精锐部队约数百万，不调赴前方作战，反分布后方，封锁八路军与弹压国内人民，以卫护自己权位，将未经装备、未经训练之杂牌部队，指挥前方，驰而送死，使国威顿失，敌气益壮。此拥兵自卫，敷衍抗战，其罪三。

国家军队，保国卫民，职责均等，而蒋介石偏分派系，对嫡系部队，粮优饷足，装备精良；对别系部队，则不但粮饷不足，即以极腐窳与最落后之武器，亦不予发，如最近调赴河防之我西北部队，如此对待，使兵心怨离，军需不足，以之抗战，曷先取胜？此制造派系，携离兵心，其罪四。

当日寇猖獗，我国青年杀敌报国均具热忱，而蒋介石则乱抓乱派，捆绑入营，给养不足，被服不发，有病亦不医治，使冻饿而死，甚至稍不如意，横施毒打，活活填埋，将无数青年未经见敌，命遭断送。此虐待新兵，草菅人命，其罪五。

自“七·七”事变以来，借词抗战，变本加厉，无分昼夜，征粮征款（如征实、征借、乡粮、保粮、自卫队食粮、教师食粮、牲畜车辆使用费、公荒收租、抗日捐物、保甲公杂、劳动代役金等等），要兵要夫，拉牲畜、拉车辆，敲剥压榨，使农村破产，人民生活无法过度。而官僚幕府，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莫之或恤。此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其罪六。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我国帑库最称充实，蒋宋孔陈别具心思，盗窃一空；一味滥发纸币，舞弄卖空买空之欺骗手术，致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国家命脉固以动摇。此盗窃国库，滥发纸币，其罪七。

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全国各级文武官吏及一切公务人员，当上念国势危岌，下恤民力维艰，廉洁自持，尽忠职守；熟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反彻上彻下粉饰夸张，欺蒙国人，贪污舞弊，只图自肥，违法乱纪，甚于盗匪。此贪污腐化，法纪废弛，其罪八。

以上八项，仅举大端。实则蒋介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羽一介书生，虽乏韬略，惟富血性，既不忍大好河山沦于日寇，又不忍元恶弄权误国殃民，故纠合国内志士，编为“中国西北抗日反蒋义勇军”，誓将攘外安内，救亡图存，还我河山，光复祖国。西北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尤甚。深愿各族各界同胞，共体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之义，同仇敌愾，折木揭竿，相继而起，富纾财，贫拼命，智尽谋，勇出力，男女老少，同起义举。今日寇虽强，不难一鼓歼灭；元恶虽凶，实独夫耳，亦可计日成擒。尤愿军界武装同胞，当国家人民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熟思明辨，认清大义，翻然悔悟，持械归来，同心戮力，为国救命，尔官尔职，从优升擢。临书恨塞，未尽数言。同胞！同胞！不愿当奴隶的同胞，一体鉴谅是幸！

最后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中国西北抗日反蒋义勇军万岁！

西北各族各界同胞精诚团结万岁！

总司令 刘 羽

刘羽号召各界同胞“折木揭竿，相继而起”，“同心戮力，为国效命”，“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在临洮县南部及渭源县峡城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农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革命斗争。

同月，安华雄在皋兰县南部（即今兰州市七里河区南部各乡）率农民起义，袭击西果园汽车站，缴获步枪30多支，手枪4支，轻机枪1挺，手榴弹数箱。随后，洮沙县的杨华如也率众起义，与安华雄相配合，于3月下旬埋伏在七道梁上，截击了国民党补训二团押送壮丁的部队，缴枪百余支，解救

壮丁数百人。与此同时，临洮县尧甸的刘化一、南乡的李德旺，通渭县的王子元，陇西、渭源县的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榆中县的王作宾、水振东等，也先后率领农民起义，拉起队伍，同国民党展开斗争。到3月底，参加起义的汉、回、藏、东乡等民族的贫苦农民已达3万余人，拥枪2000余支，起义烽火遍及临洮、康乐、武山、陇西、宕昌、会川、通渭、渭源、临潭、卓尼、定西、榆中、西固（今舟曲）、武都、岷县、礼县、和政、洮沙、皋兰等20余县，在陇南大地熊熊燃烧。

四、漫洼山会师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斗争，波及到甘肃省省会兰州市附近，距省城仅20公里的西果园已发生战斗，阿干镇和夏官营等处局势也很紧张。西兰公路和其它各线交通，不时被起义军切断，在兰州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心慌乱，一日数惊；街头巷尾，到处出现反对谷正伦（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血腥统治的油印宣传品，于是，兰州城宣告戒严。对于甘肃省出现的局势，连蒋介石也感到忧惧，重庆方面函电交驰，追询情况，朱、谷相互推诿责任，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许多矛盾与冲突。

这时，起义农民活动的区域日益扩大，起义人数不断壮大，但各地起义农民之间还缺乏联系，无统一的组织指挥，步调很不一致，亟须统一领导，集中指挥。4月初，王仲甲、肖焕章、马继祖、毛克让等率部众转战到临洮县东部，在漫洼山会师，经各首领协商，推举毛克让任总司令、王仲甲、马继祖任副司令，统一指挥起义部众作战。不久，毛克让、王仲甲、马继祖等率部来到榆中县新营镇，与王作宾、罗万虎、左少堂等部会合。这时，国民党骑二旅一个团，在新营狼儿山向起义军发动进攻，起义军奋起作战，骑二旅大败而逃，起义军追到小康营一带，缴获步枪200余支，马数十匹，俘敌百余人。

狼儿山战斗胜利后，王仲甲、肖焕章率起义军一部，开往康乐县景古城，沿途群众踊跃参加，部队发展很快；马继祖部也开往广河、康乐一带活动。这时，王仲甲在会川（今属渭源县）附近召开会议，决定攻打渭源县城。由于国民党军防守严密，并有飞机助战，而起义军却步调不一，攻势不强，招致

严重伤亡，遂撤离渭源。

五、申都整编

渭源之战失利后，起义军在陇西县首阳镇、渭源、漳县、武山及岷县东山区一带活动。这时，大家一致要求增强团结，统一指挥，于是，王仲甲根据各部首领意见，在岷县申都召开会议，参加的有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马继祖、毛得功、毛克让、杨华如等首领，决定起义军番号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义勇军”，设立总司令部，下设路、旅（团），打红色旗帜，起义人员佩带红色臂章；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马福善、肋巴佛为副总司令，肋巴佛还兼任洮岷路藏军司令。部队进行了整编，分成10路，由肖焕章、马继祖、毛克让、杨华如、王作宾、安华雄、苟登甲、吴建伟、姚登甲、任廷楨等分任各路司令。会议还提出了“开展抗兵、抗粮斗争”，“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从此，起义军不但有了统一的领导，而且有了统一的组织形式和行动口号，革命气势更加高涨。

在申都会议上，对尔后的行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肖焕章为代表的意见，力主向陇东推进，这样既可以声援陇东八路军，又可以在必要时向边区撤退；以王仲甲为代表的意见，认为去边区困难很大，主张主力南下，占据四川的松潘、茂州，待机而动。最后以王仲甲的意见作了决议。会议还决定，在大部队南下后，马继祖部向会宁、海源、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军，争取向陇东方向发展，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

申都会议后，王仲甲、肖焕章率部回到临洮格致坪，检修武器，制作旗帜，整顿执法队，准备南下；同时张贴标语，宣传起义军口号；并发布布告说：“吾甘不幸，朱谷当权；专员县长，狼狈为奸，假我抗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无耻之徒，反说共产；嗟我黎庶，情何以堪。本总司令，为民所选；为民请命，解民倒悬”，表达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苛政的不满。此后，王仲甲即亲自去卓尼联系肋巴佛，由肖焕章和王星坦、吴建伟、姚登甲等率军南下，行军途中，执法队不时沿途巡逻，犯者一律严惩不贷。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沿途群众夹道欢迎。此时正直端阳佳节，男女老幼拿着粽子、凉粉慰劳起义军。部队开到宕昌堡（今宕昌县城）时，与肋巴佛率领的2000多名藏族起义军会合，又推举肋巴佛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继续率

军南下。

4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直属骑兵营营长张英杰,在武都率部起义,连长王克英反抗,被张当即处决。起义队伍向西开进途中,与追击的国民党保安队激战,击溃了敌人。

六、国民党调集重兵镇压

起义军的发展壮大,震动了国民党甘肃省当局,朱绍良、谷正伦向蒋介石接连发电告急,蒋急令驻西安的胡宗南,调集兵力围剿。4月中旬,国民党调集的部队陆续开来,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其中第三军十二师吕继周部,向临洮、榆中、洮沙进攻;第七师李世龙部,向洮西一带进攻;骑九师张占奎部,由陕西凤翔向陇南进攻;第三十八军暂十五师康庄部,由天水向武都、岷县进攻;暂编第五十九师盛文部、暂编第五十一师林英部,也由陕甘边境向临洮压来;青海马步芳部骑兵一个团、步兵两个团,赴宁定(今广河)、康乐、和政一带堵击。同时还调甘肃交通司令马锡武的骑兵团,甘肃省保安第二团、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及各县保安队,参加镇压和堵截。国民党军参加围剿的总兵力达7个师,共2.8万余人。

起义军尽管遭到国民党军的层层堵击,但仍然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在大小数十次战斗中,给国民党围剿部队以沉重打击。四月中旬,刘鸣率众南下,在宕昌遭到骑九师一部堵截,起义军士气高昂,以刀砍斧劈毙敌数十人,缴枪百余支,马数十匹,俘敌十余人,余敌纷纷退逃。刘鸣部继续南下,到达两河口时,与张英杰部会合。接着刘鸣部攻克西固(今舟曲)县城,俘县长王概儒等人,开仓济贫,放粮200余石,然后折返东向,进军武都,配合张英杰部攻打武都县城。由于敌人已有准备,兵力得到加强,先后攻击3次,均未攻克,刘、张两部遂撤到武都、礼县交界之草川崖一带活动。5月,王仲甲、肋巴佛、肖焕章等率领南下的起义军,在埋人沟、铁厂等地与阻击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毙伤敌人一批,缴获枪支260余支;然后进到草川崖,与刘鸣、张英杰部会师。此时,起义军军威极盛,仅集结在草川崖一带的部队,就有七八万人,加上马继祖、毛克让、王作宾、杨华如等部二万余人,总兵力达到10万人。

草川崖会师后,为了加强集中统一指挥,增强作战能力,由王仲甲主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召开了各部首领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草川崖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1）重新推选领导人，经刘鸣提议，推选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2）再次进行整编，决定番号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编为三路和一个藏兵师。王仲甲部编为第一路，肖焕章任司令；刘鸣部编为第二路，何文远任司令；张英杰部编为第三路，景兴保任司令；甘南藏族起义群众编为藏兵师，肋巴佛任师长；武都起义的王德一部到达后，又增编第四路，王任司令。（3）决定全军向武都、成县、康县等地活动，攻占武都，据守陇南。6月初，起义军按预定计划，攻打武都。这时国民党暂编第十五师康庄部已抵达武都，控制了白龙江铁索桥，起义军只好向北撤退。撤退途中，内部矛盾逐渐增加，出现了公开的分裂，有的首领率部离开主力，去单独活动。

王仲甲、肋巴佛等部南下后，马继祖部开到定西一带活动，到皋兰马莲滩时，与王作宾、杨华如、毛克让等部会合，然后分两路进攻榆中县城，未克，遂向南转移，途经兴隆峡时，与追剿的国民党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马部受到严重损失，在安华雄部接应下，马部才得突围，与刘化一、杨华如部会合一处。随后南下，一路上收集失散人员，招募新兵，队伍又得到恢复。6月初，毛克让部到达宕昌，刘化一部到达漳县，马继祖部到达渭源南部。王仲甲等人得到马继祖等部南下的消息，十分高兴，接连召开会议，准备迎接。

这时，有些起义首领各行其事，不顾统一的行动目标，而是各率其部北上，盲目行动。为了挽救已经出现的分裂局面，王仲甲等人也随即北上。到达岷县马坞后，找起义军领导人谈话，协商解决矛盾，但未能取得谅解。之后，各部继续北上，到达武山县滩歌镇一带。当晚，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十五师、第十二师等部，从东南北三面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起义军不支，开始撤退。起义军且战且退，肋巴佛指挥的藏军退至康乐县朱家山，王仲甲、杨华如部撤向洛门，马继祖、肖焕章部撤向临洮，刘鸣部撤至洮河以西，而国民党各路部队也跟踪追来。这时，起义军已失去统一指挥，各部分头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在敌人重兵围剿下，起义军各部被敌人各个击破，其首领刘鸣、张英杰、王德一、王作宾、赵寿山、张守礼、董含贞等人，有的战死，有的被国民党军俘获后枪杀。

在国民党军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甘肃省府又以“宣

抚”为名，进行政治瓦解。6月中旬，省政府在兰州组织“宣抚团”，瓦解起义军。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赵锡光任“宣抚团”第一团团长，赴定西、榆中、陇西、临洮一带活动；豪绅裴建准任第二团团长，赴康乐、会川、岷县等地活动。在“宣抚团”的欺骗宣传下，许多起义群众脱离队伍，返回家乡。

7月初，史鼎新赶到临洮西乡，在孙家湾山神庙召集王仲甲、肖焕章、吴建伟、王星垣等人开会，研究了应变措施：一是一部分人撤向陇东，转去延安；二是埋藏枪枝，单人离开险地，保存实力，伺机再举。会后，王仲甲到莲花山、松鸣岩一带活动，肖焕章和马继祖、马木哥等，继续坚持斗争。不久肖焕章等人在石墩被国民党军打散，马福善、马继祖返回宁安，肖突出重围，与王仲甲相遇。此时，王、肖2人看到拉队伍去陇东已不可能，便遣散余部，埋了枪枝，潜伏下来。至此，甘南农民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

从起义打响到失败的7个月时间里，农民起义军转战陇南和陇中地区20余县，行程数千里，大小上百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00多人，甘肃地方保安团一部；起义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阵亡3000余人。

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被打垮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仅临洮、康乐两县就集体屠杀300多人。起义中心临洮牙下集，青壮年被杀很多。国民党“清乡”部队不仅滥杀无辜，而且四处掳掠，暂编第五十九师仅掠去农民的骡马就有千余匹，牛羊6000余头（只），还拉走壮丁500多名。国民党军到卓尼县水磨川捕捉肋巴佛，杀死寺院喇嘛数十人，放火烧了寺院。起义军领导人刘鸣、张英杰、王德一等，被国民党捕杀于临洮。

甘南农民起义的失败，除敌人的强大和凶残外，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因而缺乏远大的目标和正确的方针；没有建立根据地，因而无法使革命坚持下去；起义队伍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组织涣散，各自为战，互不统属，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并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甘肃南部地区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起义中涌现出一大批坚定勇敢的革命者，起义失败后，他们想方设法寻找共产党，刘余生、肖焕章、郭化如、毛德功、肋巴佛、马继祖、杨友柏等，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陇右地下党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为甘肃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

七、甘南农民起义是各族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革命斗争

对于甘南农民起义的性质及领导政党,省内外人士中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为了统一认识,正确解决起义的一些问题,中共甘肃省委于1982年7月3日发出了《关于对一九四三年甘肃南部农民起义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这次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通知》全文如下:

四十年代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横征暴敛,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激起了我省各族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他们为了求生存,在一些汉、藏、回、东乡族中的进步分子率领下,于一九四三年春天,举行了由我省南部二十余县汉、回、藏、东乡等族十余万群众参加的、以“团结抗日”、“抗粮、抗丁、抗捐”、“打倒贪官污吏”为目的的农民武装起义。

这次甘南农民起义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但是和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南部各地,陕甘宁边区的存在和发展,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中共甘肃工委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都给甘南各族人民群众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并且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有些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一开始就提出了“打通通往陇东边区的道路”。这说明,甘南各族农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发生的。

这次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甘肃的统治,牵制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反动军事力量,支援了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斗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我省各族人民团结抗暴斗争的革命行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

省委委托杨植霖、王世杰同志去年九月召开的关于甘肃南部农民起义问题座谈会,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通过讨论,弄清了这次农民武装起义的基本历史事实。省委同意将《关于一九四三年甘肃南部农民起义座谈会纪要》,印发给省直有关部门及

有关地、县归档存查。现对甘南农民起义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一九四三年甘南农民武装起义发动后，各族群众对敌斗争是十分勇敢顽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约三千余人，失败后被敌人残杀者约数百人，这次起义的余生者和死难者家属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迫害和折磨。解放后，由于对这次起义一直未明确其性质，所以，在一些运动中，特别是“文革”中，对参与这次起义的某些人做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对参加这次农民起义并坚持斗争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任何歧视都是错误的。对参加起义活动的干部、群众所作的错误定案、处理，应该予以纠正和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二）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这次农民起义最先发动地区，树立“甘南农民起义烈士纪念碑”，并为这次农民起义的藏族领导人助巴佛和回族领导人马福善树立“革命烈士纪念碑”。此事由民政部门研究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关于追认王仲甲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问题，由省委组织部根据王仲甲烈士在起义斗争中和被捕后的表现，以及生前所提入党请求，研究办理。

（四）郭化如同志一九四九年四月率陇右人民游击队，在与敌人英勇斗争中光荣牺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的问题，由民政部门研究办理。

（五）明年是甘南农民起义四十周年，可在树立“甘南农民起义烈士纪念碑”的所在县举行纪念大会，向当地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关部门可编写、创作一些正确反映这次农民起义史实的史料和文艺作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教育，动员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挥革命传统，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在甘肃

解放战争是中国战争史上、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甘肃的解放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在副总司令兼西野（一野）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下，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在甘肃辽阔的大地上进行了许多次战役和战斗，胜利地进行了作战，消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反动武装集团，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北的最高军政机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其所辖各部队，摧毁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各级政权，在1949年解放了甘肃全省。在各次作战中，有两万余名指战员阵亡或负伤，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为甘肃的解放作出了伟大贡献，在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第一节 接应三五九旅陇东之战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又两个旅，共22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集结于中原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共有6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于6月下旬从几个不同的方向突围，其中，由王震指挥的三五九旅，奉命北返陕甘宁解放区。

三五九旅北返途中，受到敌人的重兵围攻和追击。为了分散敌军兵力，该旅七一七团于8月12日开始单独行动，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作为旅的主力，由王震指挥北进。这支革命劲旅，经大小战斗80余次，行程2千多公里，英勇顽强，历尽艰险，于8月19日在陕西宝鸡和凤县之间，通过川陕公路，然后北上，越过了渭河和陇海铁路。该旅拟经千阳、陇县或宁县、镇原、正宁地区，进入根据地，中共中央通知驻陇东、关中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做好准备，迎接三五九旅归来。

国民党胡宗南迅速调集第三十六师、第十七师之四十八旅、新一旅等部

共9个团，进行堵击；配合追击的部队有第二十八旅、第八十四旅、第一三五旅、第一旅、第一二三旅、第一四四旅、第十二旅等部共19个团，企图“聚歼”三五九旅于千阳、陇县地区。又在彬县、旬邑、长武、宁县、镇原一带，遍设据点，驻守军队，防堵三五九旅突围北上。还征调民工，在宁县良平、平子、米桥及正宁县山河镇一线，挖掘了宽3丈、深2丈的壕沟，并修筑碉堡，设立哨卡，与各据点相互联系，形成封锁线。所有这些，都成为三五九旅进入边区的严重障碍。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企图，迎接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决定主动出击南线。战斗编成与部署是：以张贤约、程悦长指挥的新编第四旅为左翼兵团，由长武、彬县之间突破；以黄罗斌、高维嵩指挥的警备第三旅之第七团及第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之间突破；以高锦纯、左爱指挥的警备第一旅，组成若干游击分队，活动于正宁、旬邑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另由甘肃工委组织3个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并推动甘肃革命斗争的发展。

8月23日，驻守关中分区之警备第一旅及游击队，分3路向正宁（山河镇）、旬邑、土桥等地攻击前进，警一旅遂向旬邑及耀县周围之敌军据点展开攻击，8月26日占领敌军关庄等据点多处；联防军左右两路主力全线出击，突破敌之封锁线，拔除据点，为三五九旅进入解放区扫清障碍。集结于宁县金村之新编第四旅，配属山炮一个连，向宁县东部之米桥、平子、良平等镇之敌发起进攻；集结于驿马关（属庆阳县）、西华池（今合水县城）地区之警三旅七团全部、五团一部，向太平镇（属镇原县）至南义井（属宁县）一线之敌展开攻击。南线出击作战，遂全面展开。

平子战斗 8月27日19时，新四旅七七一团向平子镇开进，28日2时向守敌第四十八旅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发起进攻，拂晓前攻占该镇外围据点，歼敌一部，残敌退往城内固守。守敌装备精良，凭借坚厚的城垣隐蔽，利用城角墩台构筑机枪阵地。七七一团发起冲击后，抵近、登城十分困难，遂形成对峙状态。29日，敌第一四三团一个连增援，被七七一团击退。30日上午，七七一团用炮火摧毁了敌军在角墩的机枪阵地，从四面发起冲击，架起云梯登城。经过激烈战斗，终于破城，歼守敌6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弹药。七七一团阵亡百余人，伤170余人。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驻守平子东北之米桥敌军为国民党宁县自卫队一个中队。平子镇之敌被歼后，该敌已成惊弓之鸟，新四旅即派出一个连，在当地游击队和党政干部配合下，将其包围，然后进行喊话瓦解。经过政治争取，该敌全部投降，收缴长短枪 30 多支，子弹 1000 余发。

良平战斗 在平子战斗的同时，新四旅第十六团除向宁县、早胜警戒外，向驻守良平镇及其周围地区的敌胡宗南第四十八旅一部进攻。因十六团偷袭被敌军过早发觉，遂转为强攻。28 日 19 时，第十六团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进行攻击，迅速夺取敌军碉堡 14 座。29 日 12 时，该团奉命将该阵地移交给七七一团，然后向白吉镇前进，迎接三五九旅。

南义井战斗 南义井守敌为胡宗南第四十八旅一四二团六连。该连战斗力较强，并依托坚固城寨进行据守。警三旅五团二营四、五连，于 8 月 26 日 2 时许，以夜袭手段发起攻击，顺利登城。战斗至拂晓，占领东、西、北三面城墙，敌军被压缩在南城墙及街中大碉堡内，进行顽抗。五团拟挖坑道接近敌人，实施强攻。此时，驻宁县之敌第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营及保安队共 300 余人，向南义井驰援，警三旅五团已达到牵制敌人之目的，即奉命撤出战斗。

太平镇战斗 太平镇位于镇原县东部地区，守敌为胡宗南所属第七十六师新一旅一团七连，并加强营属重机枪排，共 170 余人，另有镇公所反动武装 10 余人。敌装备优良，主力驻守城内，一部驻守附近之后台城与刘家大山岭。太平镇城墙高 6 米，城外有宽 6 米、深 5 米的外壕，壕外地形开阔。敌军利用城防，筑有 14 个碉堡。8 月 26 日 2 时，警三旅五团由西、北两面发起攻击，通过开阔地时，虽伤亡较大，但突击队仍冒着浓密的火力勇往直前，迅速进抵城下，架起云梯登城。因地形不利，战至拂晓尚未破城，与敌军形成对峙。敌军遭五团昼夜连续攻击，伤亡较大，且无援兵。慑于被歼，遂乘隙突围，向西峰镇逃走。27 日 14 时，五团占领太平镇。28 日 9 时，五团一部向刘家大山岭发起攻击，敌军依托碉堡顽抗，战至黄昏仍未克敌。当夜，敌乘五团调整部署时，从堡内地道遁逃。太平镇及其外围据点遂为五团占领。

三五九旅突破敌军防线，进入陇东根据地 攻占太平镇后，警三旅第五团一部固守此镇，以防备驻西峰镇之敌来攻；主力于 29 日 14 时向镇原县前进，于 30 日 10 时完成了对驻守镇原之敌的包围，并进行攻城战斗准备。与此同时，警三旅七团进至肖金（属庆阳县）、屯子镇（属镇原县）地区。当地

守敌均为报警队，闻解放军到来，即不战而逃。七团侦察分队积极前出活动，与三五九旅先遣分队会合。

31日，警三旅五团正对镇原守敌发起攻击时，接到镇原地下党组织通报，说敌军援兵即将到来，遂改变攻城计划，于9月1日全部撤回太平镇，掩护三五九旅安全通过。9月2日，敌第九十师六十一旅十八团向太平镇攻来，并向驻守刘家大山岭之五团二连发起攻击；另两个营向驻枣林之七团一部迂回。11时，敌军占领刘家大山岭，但迂回枣林之敌被七团二营击溃，并压于沟内；五团一部趁机组织反击，又将刘家大山岭阵地夺回。在警三旅五、七团的有力反击下，敌军受到沉重打击，中校副团长以下数十人被俘，残部向唐家凹撤退，再未敢向边区深入。

在新四旅和警三旅出击南线的同时，三五九旅于8月23日在陇县以南之大、小底村与敌军激战后，西折马鹿镇（今属张川县）进入甘肃省，然后又绕道陇县以北，经长武、泾川县境越过西（安）兰（州）公路，8月29日与警三旅在屯子镇胜利会师。兄弟部队在患难中相遇，无不泪下，口号声咽，动人之情难以言状。30日，三五九旅主力向陇东解放区开进。该旅七一七团，经过艰苦转战，也在陇东解放区军民接应下，于9月2日到达马渠（属镇原县），9月3日与接应部队会合。接应部队完成任务后，全部撤回边区。

甘肃工委组织游击队配合作战 1946年8月，为配合主力南线出击，迎接三五九旅归来，中共甘肃工委根据中央西北局的决定，在陇东解放区组建了陇南特委、平西工委、华平工委和3支游击队，进入敌占区开展武装斗争，准备在六盘山和陇南地区建立敌后根据地，以牵制敌人。西北局决定，孙作宾任陇南特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惠庆祺任副书记，刘余生任游击支队司令员，马福吉任副司令员，高健君任干部队长，共178人；陈致中任平西工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马思义任游击支队司令员，王有功任副司令员，党永亮任副政委，共191人；张可夫任华平工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李义祥任副书记，段全才任游击大队大队长，张钧平任副大队长，黄鼎任副政委，共54人。

9月3日，陇南特委、游击支队与平西工委、游击支队联合行动，从环县庙儿掌出发，向敌后挺进，沿途歼敌保安队一部。到达六盘山区后，平西工委率游击支队留当地活动，陇南特委率游击支队继续前进，穿越西兰公路，经

隆德向泾源挺进。9月8日，敌人发现了游击队的行动，驻平凉的敌保安团即赶来堵截陇南游击队，双方展开激战。平西工委闻讯，急率游击队赶来支援。两支武装力量重新汇合后，冲破了敌保安团的堵截，进入平凉、泾原交界的老龙潭地区。不久，游击队又被从泾原、平凉等地赶来的几个保安团队包围，经过3天激战，游击队伤亡很重，并丢失电台，失去了与解放区的联系。在此情况下，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决定，冲破敌人包围，返回解放区。

与此同时，华平工委及其游击大队到达华亭县境后，捣毁了龙眼乡公所，从而暴露了目标，敌保安团两个大队即前来“围剿”。游击大队突破敌人包围，转移到关山马勺场，工委决定分成4个小队分头活动。小分队的行动很快就被敌人发觉，保安队跟踪追来。9月27日，一支小分队在莲花台遭敌袭击，大队长段全才等7人受伤被俘，1人牺牲。9月30日，另一支小分队又在崔家崖被敌人包围，突围中副政委黄鼎牺牲，9人被俘，1人受伤。经此两仗，游击队受到重大损失，已无法在敌占区坚持斗争，华平工委遂决定，将剩余的20多名干部、战士撤回陇东解放区。

3支游击队返回解放区后，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进行了总结检讨，认为：“这次出击串了七八个县，打了几个胜仗，给敌人精神上以压力，给群众以鼓励；对我们干部来说，也在失败中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锻炼了同志们”；“但由于方法不对，造成了很大损失”。甘工委的检讨还说：“经验告诉我们，出击的方法，应该是分散的，多头的，隐蔽的”，“然后由分散到集中，由秘密到公开”。

第二节 战略防御初期陇东地区的几次战斗

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回击，遭到失败，遂于1947年春，放弃全面进攻，转而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实施战略防御作战，以粉碎敌人新的进攻。2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部攻占了关中解放区，接着又调集重兵，进攻陕北解放区；同时，调动其整编第七十六师5个旅，向陇东地区进攻。此后不久，马步芳部也进入陇东，参加围攻解放军。为

了粉碎敌军的进攻，战斗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组成西北野战集团军，准备打击进犯之敌。陇东地区位居陕甘宁边区西翼，当时驻守在这里的人民解放军警备第三旅和陇东军分区部队，面对大敌进攻，处于最严峻、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但是，他们不畏强敌，采取积极灵活的作战方式与敌军周旋，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作战任务。

驿马关防御战斗 驿马关战斗是1947年初，警三旅在陇东地区进行的一次有成效的防御作战。2月中旬，驻守陇东解放区的警备第三旅，除留五团三营坚守驿马关要点外，其余部队均随主力东移，机动歼敌。

驿马关位于庆阳县西南约30公里处，是陇东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关城筑在一条狭窄的塬上，东西两面为深谷，以崖壁为“墙”，南北两面筑有土墙，各长90多米，高约5米。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解放区军民在原有关城的基础上，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南门外有3座大碉堡和几道外壕，由八连防守；关北之上关，周围修有明碉暗堡和壕沟，并布有鹿砦，各阵地间有交通壕连结，由九连独立坚守；营指挥所率七连和八连一个排驻守在关城内；当地的民兵独立营归三营指挥，也驻在城内。

2月27日夜，胡宗南部第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七十六团向驿马关运动，企图夺取解放军固守的这个要点，三营立即调整部署，把七连调到上关以东之田家场塬畔防守；又调民兵独立营加强九连阵地。28日凌晨，敌第七十六团一部沿东沟向塬上发起攻击，企图切断三营退路。七连即以猛烈的火力回击，将敌人打了下去。紧接着，敌人又向七连阵地发起冲击，七连依托有利地形，以手榴弹、步机枪火力，把敌人压在沟内。

这时，敌人集中炮兵火力轰击关城，尔后即在炮火掩护下，向解放军各阵地同时发起攻击。三营指战员500余人，在当地民兵独立营数百人的协助下，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打得英勇顽强，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击。战斗至13时，八连阵地的主碉堡被敌炮火轰塌，有些战士被压在里面。经抢救脱险，他们爬出来后，不顾伤疼，又继续与敌战斗。九连和民兵独立营凭借上关西沟大腰岷的险要地形，进行顽强阻击，敌人几次强攻，都未能冲过腰岷一步。战斗持续到下午17时，敌七十六团死伤300多人，仍未能攻破三营阵地。这时，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已攻占驿马关以东40公里之赤城，三营有陷于孤立无援的可能，旅部遂命令撤出战斗，向东转移。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此战，三营以一个营的兵力抗击敌人一个团，坚持战斗近10个小时，歼敌近400人，八连副指导员李志成和10余名战士英勇牺牲，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三营与民兵一部，撤至合水县之柳沟归建，随后又配合主力参加了西华池战斗。

西华池战斗 此次战斗是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初期，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战集团军进行的一次硬仗。

1947年2月中旬，胡宗南派廖昂之整编第七十六师、何文鼎之整编第十七师等部队，进攻陇东解放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并摧残革命政权。

这时，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调集第一纵队黄新廷之三五八旅（辖第八团、七一五团、七一六团）、王尚荣之独立第一旅（辖第二团、第三十二团、七一四团），以及张贤约之新编第四旅（辖七七一团、第十六团、第二十五团）、黄罗斌之警备第三旅（辖第五团、第七团、第八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并相机出击占领关中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

2月28日，敌第十七师所属之四十八旅攻占庆阳县南之赤城镇；3月1日又占合水县西之板桥镇。3月2日，敌第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一四四旅进占庆阳，第四十八旅进占合水。但敌人未寻见解放军一兵一卒。四十八旅怕遭解放军攻击，遂放火烧了合水粮库，又调头返回板桥镇。3月3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一纵队等部进至合水以东地区，侦悉敌第七十六师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池。此时，该敌已脱离师主力，形成孤军之势，野战集团军首长遂决定全歼该旅。战斗部署是：以新编第四旅、三五八旅进攻西华池；独立第一旅除一个团对驻板桥之敌防御外，随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一个团向赤城方向警戒。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中部，处于山塬地带，城外东西两面沟壑纵横，城廓墙高壁坚，南北大街长达1.5公里。国民党军第四十八旅是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共辖两个步兵团，旅直有辎重、特务、工兵、通讯、炮兵、卫生等分队，全旅共1万人，装备精良，兵员齐全。旅长何奇，自称是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是胡宗南手下的一员“干将”。此人刚愎自用，骄傲专横，到达西华池后，即纵兵抢掠钱粮，奸淫妇女，人民切齿痛恨。他的旅部及所属杨荫怀之第一四三团驻守城内，陈定行之第一四二团在城郊之张家山、七里店、李家

庄、唐家沟圈、史家庄诸点布防，防御解放军袭击。

3日黄昏，解放军各攻击部队向西华开进。三五八旅第八团配属山炮4门，于20时50分由家磨、双柳树出发，向西华池前进；第七一五团在第八团后跟进，拟于第八团突入西华池后，即从右翼加入战斗；第七一六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五里沟、杨沟脑附近地域。独一旅进到孙家寨集结，所属第七一四团在板桥东杨家疙瘩警戒，准备抗击可能由板桥方向增援之敌。

3日23时许，第八团进至西华池城北侧，4日3时发起攻击，先头分队第一营之第二连从旧城突入，与城墙上的守敌展开激烈战斗，经数次攻击，虽攻占部分碉堡工事，但受敌强大火力阻拦，不能继续向前发展。该团第二营在第一营右翼投入战斗，从城西北端向东攻击，先头分队第五连进至城墙缺口处，遭守敌猛烈射击，乃撤至一大庙占领阵地。4日拂晓，七一五团三营从城西端突入，支援第八团继续战斗，并向敌阵地纵深发展，攻占房院两处，受阻后即巩固既得阵地。7时，第八团三营向新街北端之敌攻击，经反复争夺，占领阵地，守敌连续反冲击，均被击退。

第四旅以第十六团从城东南发起进攻。4日6时30分，第二营之第八连突入城内；12时，第三营攻占城南一高地，因遭守敌猛烈射击未能继续前进。

4日上午11时许，城内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交战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一条街、一座房子、一道院墙，都要反复争夺。在许多小巷和院落中，进行着白刃格斗。敌人依托所控制的制高点和坚固建筑物，拼死抵抗，凭借精良的武器，给解放军造成相当大的伤亡。12时左右，解放军又一次发起强大攻势，给守敌形成严重威胁。敌旅长何奇急得团团转，接连向何文鼎发电求援，然后登上城楼指挥战斗，被解放军机枪射中大腿，血流不止。他惊恐万状，急忙叫副旅长万又麟将西华池被围情况电告胡宗南，请速派兵解围。不久，解放军一发炮弹落在敌军指挥部，何奇当场被炸死；万又麟接替指挥，严密封锁何奇被打死的消息，以稳定军心；又严令各部队“死守阵地，以待援兵”，“如若后退，以军法处治”。

此后，攻守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守敌一面组织反击，一面加修工事固守。解放军重新调整战斗部署：以第三五八旅附独立第一旅三十二团，从西华池东北、正北、西北3个方向强攻；独立第一旅（欠第三十二团）附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向七里店、曹家老店、李家庄之守敌进攻；警三旅第八团向张家

山守敌进攻；新四旅第十六团从西华池东南端进攻，协同三五八旅围歼西华池之敌。与此同时，敌副旅长万又麟也调整了固守部署，命陈定行率一四二团从李家庄、七里店等地突围，冲进了西华池南大街，与旅部合兵一处，固守待援。

4日18时30分，解放军再次发起冲击。三五八旅派出小分队，一连拔掉敌人3个重机枪阵地；接着，12名勇士登上北城墙，拿下了敌人的几个阵地，为后续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主力部队冲入街区后，和敌一四二团展开交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眼看国民党军坚守不下去，万又麟急命其炮兵营，向解放军阵地发射炮弹130多发，顿时火光四起，浓烟弥漫，不少群众和解放军战士被炸死。经一夜激战，至5日拂晓前，第七一六团攻占新街的一半，第七一五团攻占旧城内房院数处。

5日晨，国民党增援部队第七十六师二十四旅迫近合水，解放军遂撤出战斗。

解放军撤离后，万又麟以“通敌罪”，对西华池人民进行大屠杀。据事后统计，有400余人被杀，600多间民房及商号被焚，使西华池变成了一片焦土。敌人血洗之后，即慌忙向南撤退，在师家庄一带遇到援军先头部队，又返回西华池，与解放军打扫战场的小分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找到何奇尸体后，向南退走。

西华池战斗，共歼灭国民党第四十八旅少将旅长何奇以下1500余人，解放军伤亡1200余人。此战，解放军虽给国民党军以歼灭性打击，但由于战术不对头，部署不周全，各部队协同不好，致使和敌人拼了消耗，未能全歼敌人。

午亭子战斗 西华池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副政委高维嵩）向东转移，寻机歼敌。1947年3月18日，该旅第五团运动至新宁县之金村（今宁县金村乡）一带。19日，该部获悉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新编第一旅第一团进占宁县县城后，即派出一个加强营约400余人，由中校副团长率领，于3月15日进占午亭子地区，接着进行“清剿”，捕杀地方干部，焚烧粮食仓库，奸淫掠夺当地农民，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午亭子位于合水县东南紧靠新宁县（今宁县东北部）和陕西富县三角地

带的子午岭山中，地当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要冲。敌人占此要点，企图切断关中分区与陇东分区之间的联系，断绝解放军后方供应，并调转矛头，与驻新宁县之胡军两面夹击，“清除”新宁县人民武装力量。为确保后方安全，支援地方武装斗争，配合主力在陕北作战，警三旅第五团呈报上级批准，全力歼灭窜至午亭子之敌。集团军领导机关批准了五团的报告，并命令活动在附近的警一旅积极策应，确保战斗的胜利。

21日晚，警三旅五团在当地民兵带领下，向午亭子前进，于22日6时许抵达午亭岭前山。这一带山岭起伏，沟谷纵横，草木蔽野，当地民兵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地袭扰敌人。胡军为防袭扰，将兵力配置在彼此可以照应的四个山头上。但因山高水远，取水时常遭游击队袭击，已被搞得精疲力竭，进退维谷，锐气大挫。

五团抵达预定地点后，当即发起攻击，第二营从正面进攻，第三营从右翼切断敌军退路；第一营除以一个排警戒外，主力利用山沟林木隐蔽前进，从左翼插入敌军侧后，迅速将敌包围。第一营运动神速，与敌接触时，敌军误认为是他们的第四连。第一营遂稳住敌军，待各营进入指定位置后，迅速向敌发起攻击。战斗至12时，敌军被迫全线收缩，退守一高地固守。为全歼敌军，五团及时调整部署：第一营从右侧攻击，第二营从左侧攻击，旅警卫连从正面攻击，第三营为预备队。13时30分，组织迫击炮进行轰击，压制了敌军火力，并将其阵地附近的枯木、干草点燃，火势乘风迅速蔓延，敌军顿时陷于混乱。五团各步兵分队趁势向山顶勇猛冲击，敌军仓皇西逃，至狭谷时又被五团三营包围。狭谷中一时枪声大作，冲杀声震撼山岳。经过激战，毙敌90余人，俘敌少校副营长以下230余人，余敌钻入梢林逃窜。最后，除副团长及10余名随兵侥幸逃脱外，皆被民兵歼灭。战斗中解放军及民兵阵亡百人以上。

午亭子战斗，警三旅五团以三个营围歼胡军一个营，形成绝对优势。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对敌实施三面包围，隐蔽接敌，突然发起进攻，发扬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使战斗得以速战速决，拔除了敌人插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

红土岷岷战斗 1947年4月，马步芳奉蒋介石之命，派其子马继援率“青马”主力整编第八十二师及所属之一〇〇旅（旅长谭呈祥）、骑兵第八旅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旅长马步銮)、独立骑兵第五团(团长马步康)等部队,东下陇东,参加反人民内战。马步芳派主力东下陇东,其目的有二:一是配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陕北革命根据地;二是扩大其占领区,以实现当“西北王”的野心。“青马”主力进驻陇东后,马继援设指挥部于宁县,其部分驻西峰、庆阳、正宁、合水、平凉等地,不断派出部队,攻击人民解放军陇东军分区部队,捕杀革命工作人员,摧毁革命政权。

这时,原驻防陇东分区的警备第三旅及驻防关中分区(含新宁县、新正县)的警备第一旅,已编入西北野战兵团,东去陕北打击敌军主力;陇东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军委决定,陇东分区、关中分区的地方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伏击敌军,为主力歼灭敌军创造条件。

4月下旬,“青马”一部猛扑华池县元城地区,企图一举摧毁陇东分区党政机关,所到之处,淫掠烧杀,无恶不作。陇东军分区决定,选择有利地形,歼灭入犯根据地的敌军一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5月18日,军分区独立团在团长马福吉率领下,在华池县红土岷岷,利用有利地势设下埋伏;回民骑兵团积极配合,断敌退路。上午9时,敌骑八旅两个连尾随独立团诱敌小分队而来。当敌军进入解放军伏击圈后,马福吉即命令部队猛烈攻击敌人,前后通路同时被封闭,马部顿时大乱,进退不得。经过一场激战,敌军大部被歼,生俘3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机枪两挺。不幸的是马福吉团长被敌人冷枪打中,壮烈牺牲。敌军受打击后不久,就从元城地区撤走,为党政军领导机关争得了相对安定的工作环境。

万家塬阻击战 “青马”主力到陇东后,其一部矛头直指关中分区所属之新宁县(今宁县东北部)、新正县(今正宁县东部)革命根据地。为了牵制敌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政领导决定,成立关中地区西线指挥部,由警一旅一团团长聂德荣任指挥,关中地委宣传部长王秉祥任政委,率警一旅一团和新宁、新正、中宜3县地方武装,共计2000余人,在子午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敌军,收集情报,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

当时,马部初入陇东,未受解放军打击,气焰十分嚣张;指挥官马继援,刚30出头,年轻气盛,不可一世,一入陇东,就指挥部队向解放区扑来。1947年5月25日,马继援率其第八十二师主力一〇〇旅,向转移到新宁县东部的

关中地委机关袭来，西线指挥部即指挥所属部队，在新宁县万家塬阻击敌军。当时敌军数倍于西线部队，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但是，西北野战兵团已在陕北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战的胜利，干部、战士士气很高，决心利用万家塬岷岷的有利地形，打好阻击战，掩护地委机关安全转移。

战斗首先由区委书记赵积玉指挥的新宁县三区游击队打响。敌军来势凶猛，游击队经过一阵阻击之后，便撤出石林子阵地；这时敌军的骑兵又从麦田里猛冲过来，大片大片的麦苗被马蹄踏倒；隐蔽在塬上的游击队战士，立刻向敌猛烈射击，万家塬上下枪声大作，手榴弹在敌群中不断爆炸，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原以为一个猛冲，就可以冲破解放军和游击队的防线，冲上塬头，但是冲了几次，都被打了下去。西线部队从清晨一直抗击到中午，敌军未能攻上塬头一步。中午以后，敌军组织骑兵向西线部队的侧翼迂回，聂德荣、王秉祥发现敌情有变，立刻指挥部队撤向巴家塬。马部未敢深入追击，遂占领解放区之金村庙、崔家崖、盘克镇驻守。

由于西线部队在万家塬顽强阻击敌军，关中地委得以安全转移至康家塬，使马部突袭关中地委的企图落空。

第三节 陇东战役

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央军委于1947年3月，组建了西北野战兵团，打击敌军。当年春夏之交，西北野战兵团在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战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进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共歼敌1.4万余人。

蟠龙镇战役胜利结束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于5月初，集结在陕北之安塞、真武洞一带休整。这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连遭人民解放军打击，已疲惫不堪，也集结于延安东北之蟠龙镇、青化砭地区整补；国民党西北行辕所属的马惇靖（马鸿宾之子）整编第八十一师、马敦静（马鸿逵之子）整编第十八师、马继援（马步芳之子）整编第八十二师等部，则乘解放军西野主力与胡宗南部作战之机，于3月15日至5月12日，侵占了三边分区和陇东分区的大部分地方，并对解放区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进行“清剿”。

5月19日，西野查明：敌马继援整编第八十二师师部及其所属一〇〇旅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分驻于西峰镇、宁县地区，骑兵第八旅分驻庆阳、合水老城、西华城（今合水县）一带；马惇靖整编第八十一师六十旅驻将台（在华池县白马川），第三十五旅驻羊圈山（在华池县西境）等地；西北行辕骑兵第二旅驻木钵、曲子（以上在环县东南）、悦乐（在华池县南）、阜城（在庆阳县西北）地区；独立骑兵第五团及甘肃保安第一团、第三团等部分驻毛居井、孟坝、镇原、西峰等地；马敦静整编第十八师分布于安边、定边、盐池等地。

鉴于以上情况，西野遂发起陇东战役，以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的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一旅）附陇东军分区骑兵团为右路，消灭将台、元城、曲子之敌，然后留骑兵团驻守曲子镇，对环县方向侦察、警戒，主力指向庆阳城北；张贤约、黄振棠率领的新编第四旅附野战兵团直属炮兵营为中路，消灭悦乐、阜城之敌，然后向庆阳城逼近；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四旅）附罗元发教导旅为左路，消灭合水老城之敌，并准备阻击可能增援之敌第八十二师一〇〇旅。

5月21日，西野各部队自安塞西进，28日、29日先后越过子午岭，到达怀安（属华池县）、悦乐、合水一线。29日、30日，西野三路部队对将台、悦乐、合水三点之敌，同时发起攻击。

将台战斗 敌第六十旅一七九团是马惇靖整编第八十一师的主力团，由他的姐夫马莫邦任团长，装备精良，具有相当战斗力，驻守于将台及附近之菩萨山、王家塬地域。

解放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于5月30日零时向该敌展开攻击。该旅第七一四团于零时30分与敌警戒分队接触后，敌即回撤至主阵地，接着该团第二、三营从正侧两面同时展开攻击，激战至3时许，敌不支，放弃阵地西逃，第二、三营跟踪猛追，歼其大部。该旅第七一六团于2时30分向王家塬守敌攻击，经激烈战斗，攻占全部阵地，歼敌一部，残敌溃逃。该旅七一五团第二营位于南沟门，其任务是截断敌军退路和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一营于1时开始攻击，2时攻占1340高地，全歼守敌。

独立第一旅第七一四团对菩萨山之敌进攻时，以一部从东面佯攻，主力从侧后攻击；该旅第二团绕至敌后，由西向东进攻，4时攻占大部阵地，歼敌大部，残敌窜至郭沟门西山最后一个碉堡顽抗。其时天已拂晓，在兄弟团配合下三面围攻，终将此股敌人全部歼灭。6时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一七九团

两个营全部被歼，上校团长马奠邦被俘。

悦乐战斗 解放军新编第四旅于5月28日进至申家塬、张家河、杜家一线隐蔽集结，作进攻悦乐守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之战斗准备。29日，新四旅第七七一团进至悦乐东南，阻击合水方向可能增援之敌。22时，该旅第十六团由柳树岭出发，第一营绕路进至悦乐西南，准备由中庄、郭家沟向悦乐进攻；第二营准备由西沟、寇家沟门向悦乐进攻；第三营准备由东南方向助攻，并堵击可能逃跑之敌。30日2时，第十六团一、二营发起进攻，激战至9时，除南沟门主阵地未攻克外，其他阵地全部占领。9时许，第十六团集中兵力攻击南沟门阵地，至10时全歼敌军。此战生俘敌骑二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三团上校团长汪韬以下448名，缴获战马394匹。

合水战斗 合水守敌为“青马”骑兵第八旅一部及甘肃省保安第二团，分驻于合水老城及其附近地区。骑八旅是马继援的精锐部队，由其堂叔马步銮任旅长，颇具战斗力。

解放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及独四旅一个团，于5月29日拂晓完成了对敌之包围；独四旅主力及教导旅待机于合水西、南地区，准备打击增援之“马家军”。7时，解放军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烈战斗，占领了老城外围之二郎山、南寺塬及东关等要点，并扫除城外障碍，接抵城下，但城垣未被突破，守敌依托制高点葫芦把及城垣顽抗。合水之敌被围，马继援令骑八旅旅直及骑兵第一团1000余人驰援，进至合水西南十里铺一带，受到教导旅及独四旅阻击，经激烈战斗，被歼200余人，铁维城连覆没，余部溃退，解放军俘获战马400余匹。30日，攻城部队又激战一昼夜，仍未破城。

31日，解放军一度攻入城内，但又被敌军逐出。其时，马继援派第八十二师副师长马全义，率一〇〇旅及骑兵第二团，分南北两路救援合水守敌。骑二团约1300余骑，进至合水西北党家堡子，为教导旅、新四旅阻止于太白峡狭窄地区内；另一路援军突破解放阻击防线，迂回至葫芦巴塬与攻城部队激战，并与城内守军取得联系，使守敌坚守城垣的信心倍增。由于作战良机已失，攻城解放军遂撤出战斗。

将台、悦乐、合水三战，西野共歼灭敌军3200余人，自身伤亡2500余人。攻合水部队急躁轻敌，结果援敌未歼，城池未破，还付出相当代价，致使夺取庆阳、西峰镇之预定作战计划未能实现。

环县战斗 将台、悦乐、合水战斗后，西野主力西向，于6月4日抵达曲子一带，敌八十一师残部闻风而逃，西野部队遂在曲子、马岭一带临时休整，寻找战机。为继续扩大陇东作战战果，西野首长决定避开国民党军的阻截部队，调头向北，进击环县，围城打援，歼灭宁马第八十一师。作战部署是：第一纵队附新四旅围攻环县城；第二纵队于环县城东南及西南协助攻城，并准备打援；教导旅于环县城以西地区打击可能增援的敌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军分区独立团向三岔、驿马关方向展开游击，牵制敌人；军分区骑兵团担任洪德城方向之警戒。

6月9日，西野各部队从曲子一带出动，6月13日先后抵达环县城附近。14日，第一纵队及新四旅在环县西北击毁敌向环县赶运物资的汽车10辆。15日，第一纵队、新四旅及教导旅同时对环县城西北二十里铺沟口、河连湾一带之敌第三十五旅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敌军撤回环县城及附近之主阵地，企图依托城垣及附近之玉皇山、王家塬坚固工事固守。

15日23时，解放军各部队根据西野首长命令，对环县城发起总攻。三五八旅第八团首先攻占了王家塬前沿阵地，但向纵深发展时，遇敌顽强反抗，造成伤亡，未能攻破敌主要阵地。该旅七一六团占领敌前沿阵地后，向城垣接近时，亦遭守敌火力阻击，数次冲击均未成功。鉴于攻城受阻，三五八旅遂令部队暂停攻击，加紧土工作业，掘壕迫近敌军，然后组织火力，再行冲击。

新四旅第七七一团于16日3时30分向玉皇山、玉皇庙守敌攻击，连克敌军两个碉堡后，与敌形成对峙。独一旅第七一四团攻击敌环县城北关据点时，因地形不利，为敌军火力所阻。该旅第二团三营对东山攻击也未奏效，即撤至沈家沟门北山构筑工事，巩固阵地。

天亮后，王家塬、玉皇山守敌实施反冲击，均被解放军击退；11时，解放军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全力攻城，激战至13时许，敌全线动摇，向城东突围。各进攻部队跟踪追击，歼敌一部。第三五九旅尾追突围之敌至洪德城，歼灭300余人，缴获全部重武器，余敌败逃。环县战斗，西野共歼敌1177名，缴获各种枪797支，炮19门，骡马447匹，以及满载弹药、粮食之载重汽车6辆。

陇东战役历时19天，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一师六〇旅两个团、骑二旅之第三团、新编骑八旅一部及第三十五旅一部等，共4380余人，严重打击

了“马家军”。陇东战役后，西野主力北上，击溃马鸿逵整编第十八师，收复了三边地区。马鸿宾整编第八十一师之惨败，使国民党军十分震惊，胡宗南急调“清剿”甘泉、富县等地之第二十九军于宜君以西地区，以防西野出击关中；西北行辕急调守备甘肃北部的整编第二十三师之新编第四旅，加强对固原之防御，防止西野出击甘肃腹地。

第四节 战略防御后期陇东地区的几次战斗

国民党军马继援整编第八十二师（后改第八十二军），东下陇东，参加反人民内战，时间不长，即占去根据地大片土地，把陇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压迫至华池县东北部的狭小地区内。这期间，人民解放军西野主力部队虽消灭了胡宗南数万军队，但马继援部尚未受到打击，反动气焰仍很嚣张。在陇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斗争，配合陕北战场，不断打击敌人。

九岷塬抗击战斗 1947年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之警备第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副政委高维嵩）和骑兵第六师（师长胡景铎、副师长杨拯民）等部，北上环县，再次打击敌人，转战月余后，于8月上旬开始南下，8月11日转移至新宁县九岷、金村、梁家掌等地，进行短时休整，并作东进陕西之准备。8月13日，马继援得知解放军警一旅进驻九岷塬，遂调集第八十二师所属之一〇〇旅、骑兵第八旅及独立骑兵第五团，共计7个团的兵力，向九岷塬扑来，企图将警一旅消灭于陕甘边界一带。

14日，联防军获悉，马部骑兵约300人，企图袭击驻梁家掌（在新宁县东部）之关中军分区司令部，已进抵麻子掌、绣花楼一线。联防军司令部判断，此为马部小股袭扰部队，遂令警一旅三团在西洼一线构筑工事，阻敌登塬；警三旅五团和骑六师集结于桃树庄及其以北地区，相机由九岷塬以北直插敌后，断其退路，歼灭该敌于九岷沟内。

15日10时许，敌骑兵部队开始向解放军接近，联防军司令部发觉马部兵力不是小部队，而是几个团，随即决定迅速撤退，以摆脱敌军。但因道路狭窄，有几处被沟壑阻隔，严重影响部队转移速度。约11时，马部分路向上五

家河、嘴头翼侧迂回，企图对解放军形成合围，警一旅三团奉命在既设阵地上抗击敌人，战至18时，虽杀伤一部敌人，但自身也付出较大代价，桃树庄以西阵地被敌突破，敌骑迅速冲了上来。

在此情况下，联防军司令部遂令警三旅和骑六师一部，在西洼等地展开，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并令警三旅第五团一部，击退包抄至后方的敌骑，打开芦邑庄（在新宁县东部边界附近）通向上畛子（在陕西黄陵县西境）的通路，以保证主力部队和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五团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阻击敌人，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击，该团三连在长达3个小时的战斗中，干部战士几乎全部伤亡，在该连指挥战斗的一营副营长王胜富也壮烈牺牲。

当晚，联防军继续东撤，因天黑、路窄，林木参杂，道路泥泞，走在前面驮运行李、物资的毛驴队陷入泥滩，堵塞了道路，严重影响撤退速度。这时，马部追兵又迅速逼近，警三旅五团一部在西侧山梁上进行阻击；警一旅二团也在骆驼峁山梁展开，顽强抗击敌军；警一旅三团占领万家梁一线，与二团交替阻击。各部队顽强抗击敌军长达4个小时，终于遏止住了敌军的进攻势头。16日，联防军部队和关中分区机关撤入黄陵县境内。17日，警一旅三团继续在黄土坡、雕翎关等地抗击敌军，给尾随之敌以严重打击。此时，人民解放军西野主力已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敌马步芳害怕八十二师深入边区，被西野主力歼灭，遂令马继援将部队撤回宁县。

九岷塬阻击战，联防军抗击马部优势兵力3天两夜，毙伤敌军一部，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所属部队遭敌连日追击，伤亡和被俘500余人。此次战斗，主要是对马部的力量估计不足，侦察工作不细，判断情况不准，以致形成被动应战的局面；在退却中，行军速度缓慢，部队未获喘息之机，敌人追兵又至，再次陷于被动；在抗击中，有的领导干部缺乏全局观念，在紧要关头私自将部队带走，使友邻部队失去掩护，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高滩滩战斗 自从内战大规模爆发以来，陇东军分区指挥所属部队，经常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法，袭击敌军的小股人马，“吃一口”就转移，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了不小的战果，高滩滩战斗，就是其中的一例。

1948年初，陇东敌情仍很严重，除“青马”整编第八十二师肆虐于陇东东部地区以外，宁夏马鸿宾的整编第八十一师，也时常派小部队袭击陇东西

部的环县、镇原。该师卡德荣支队进入环县境内后，与国民党环县政府保安队相结合，驻在毛井区高家洼、黄柯寨一带，骚扰百姓，伺机攻击解放区党政机关，其中卡支队派出的骑兵小分队，前出至砖城子以北之高滩滩担任警戒。

陇东军分区侦知此情后，即派出第十三团一连，在环县大队配合下，长途奔袭，歼灭高滩滩之敌。当年2月中旬，第十三团一连从河连湾出发，秘密进驻车道区杨嘴子，进一步侦察敌情；2月19日夜，以急行军速度奔袭该敌，拂晓前抵达高滩滩，以隐蔽、突然的动作，杀死敌人哨兵，把敌人骑兵小分队包围在一个庄院里。一连将大批手榴弹投进敌人的庄院，把点燃的辣椒包塞进敌人的窗口，迫使20多名敌军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前后不到1小时，速战速决，缴获战马20多匹，步枪、手枪20余支，六〇炮1门，军犬1只，弹药1批。待敌主力赶来援救时，一连和环县大队已押着俘虏返回了根据地。

胶泥崾岬阻击战 1948年春，活动在陇东地区的国民党第八十二军马继援部，在地方保安团队配合下，企图歼灭陇东军分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摧毁革命根据地。

4月12日，陇东军分区第十三团、第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集结于环县合道川的陶塬子、唐台子一带，作短暂休整，准备作战。17日，马部第一〇〇师及骑兵第八旅各一部，在甘肃省保安第三、第六团配合下，分别由镇原、西峰、庆阳北进，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围歼陇东军分区部队。第十三团侦知敌情后，立即电告军分区，并将部队撤至上颜塬、陈旗塬和北岭崾岬一线。

4月18日，中路敌军骑八旅两个团进至环县天池以东；东路敌军独立骑兵第五团、甘肃保安第三团占领了曲子镇及本钵镇，切断了陇东军分区部队东撤的退路；西路之敌甘肃保安第六团，由镇原县三岔出发，进至环县演武区，接着由黄家山向北直逼过来。至此，三路敌军对陇东军分区部队形成U形包围圈，企图围歼于合道川地区。

当时，陇东军分区部队共计2500人，实际战斗力不足2000人，主力是第十三团。18日夜，陇东军分区举行干部会议，讨论作战部署，会议认为敌我兵力悬殊，敌人来势凶猛，解放军各部队必须尽快向北转移，决定第十三团一营占领胶泥崾岬，阻击敌人；其余部队必须于拂晓前出发，转移至文吊

咀以北地区待命。但部队转移速度缓慢，到19日早7时，有的部队还未撤离原地。

这时，中路敌军已由合道川追袭而来，并与解放军后卫部队接火，部队只好边打边撤。8时左右，后卫部队撤到胶泥岷岷时，敌人接踵而至，疯狂地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十三团占领岷岷各要点，构筑临时工事，进行阻击。敌人步枪、重机枪和60迫击炮向解放军阵地一齐开火，胶泥岷岷浓烟滚滚，尘土飞扬，战斗十分激烈。不久，一部敌人占领了岷岷以西之魏家塬，并从侧面隔沟向解放军阵地射击。敌独骑第五团、甘保第三团也从本钵、杨湾向西扑来，坚守阵地的解放军，陷于东南西三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十三团在团长陈应堂、政委李科的指挥下，顽强战斗，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奉命分批后撤。该团首先将第二、三营撤出，向北转移，留一营坚持战斗，继续阻击敌人；半小时后，第一营二、三连也奉命突围，留一连坚持到最后撤退。此刻，敌人将火力集中射向一连阵地，并进行合围攻击。一连连长郭进义，指导员高峰，指挥连队英勇战斗，充分发挥手榴弹和4挺轻机枪的作用，狠狠地打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直坚持到下午2时左右，全连103名干部、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高峰、沈万祥等5人，跳入胶泥沟内，脱险归队。

这次阻击战，第十三团打得很顽强，在敌强我弱，武器差、弹药少的情况下，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坚守要卡半天多，为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粉碎了敌人消灭陇东军分区部队的企图。

二轱辘塬战斗 1948年4月，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战役作战，陇东军分区奉命和三边军分区组成临时指挥部，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炳坤和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国珍统一指挥陇东军分区第十三团、第十四团、回民骑兵团和三边军分区第八团、骑兵团、蒙汉支队，共5500余人，分路挺进庆阳以北地域，牵制敌人。此时，庆阳城内驻有敌甘肃保安第一团和自卫队，总兵力不过1000人；而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大部分兵力，尚在陕西长武及陕甘边界，只有少部兵力驻守西峰镇。指挥部认为，此时是解放庆阳县城的好时机，便决定攻打该城。

4月27日，第十三团进至庆阳城北二轱辘塬头，第十四团进至庆阳东川之贾店子一带，第八团和骑兵团进至二十里铺至三十里铺一带，庆阳县游击

队进至庆阳东塬丰台子，回骑团随指挥部进驻樊家庙以北的罗家庄，准备聚歼庆阳县城之敌。但由于我军企图暴露，敌甘肃保安第三团由驿马关进驻庆阳城，驻守宁县的敌独立骑兵第五团也赶到庆阳城东，准备偷袭解放军。

5月1日拂晓，解放军准备发起攻城时，发现敌骑五团袭来，始觉敌情有变，指挥部急令第十四团占领有利地形，掩护第十三团撤退。但第十三团尚未撤出，敌骑兵已突破第十四团阵地，矛头直指指挥部驻地，战场形势变得十分危急。第十三团三营和第十四团一营，为掩护指挥部向北塬转移，与敌展开激战。阻击仗打了两小时之后，敌骑兵展开全线攻击，第十三团、第十四团与敌浴血奋战，受到较大伤亡，被迫撤到樊家庙与柏树塬之间，又被敌军分隔。徐国珍副司令员急令回骑团赶来支援，也遭到敌伏兵截击，被压在山塬下。这时，城内之敌甘保一团也趁势出城反击，冲上二轱辘塬，与占领齐家岷岷之敌骑协同，向第十三团一、二营发起攻击。一、二营腹背受敌，处境更加危急，遂分两路突围，与敌殊死搏斗，终于撤到樊家庙，占领了有利地形。

下午2时左右，敌向樊家庙、黄家岭子进攻，解放军两次与敌激战，敌军冲击数次，均被打退。接着，解放军又集中火力打敌骑兵，予敌较大杀伤，毙敌100多名，并炸死敌营长一名。在解放军顽强抗击下，下午4时，各路敌军撤退，缩回了庆阳城。

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战斗中险象环生，是陇东军分区部队打的一次硬仗。在解放军方面来说：因战斗准备时间长，数次组织火力侦察，暴露了作战企图；又未作打敌援军的准备，结果攻城目的未达到，反造成仓促应战的被动局面。但由于应变及时，发现敌情有变，即刻组织撤退；部队打得英勇顽强，终于顶住了敌军的攻击锋芒，最后迫使敌人撤退。

陇右游击队的夺枪斗争 中共甘肃工委于1946年冬季，派高健君、牙含章等人进入陇右地区，于次年春建立了中共陇右地下组织。陇右地下党组织建立后，便积极发展游击队员，展开一系列夺枪斗争，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打击敌人，盐井镇夺枪，即是其中的一例。

盐井镇位于漳县城西南3公里的地方。在该镇夺枪的斗争发生在1947年6月间。当时正是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的时期。国民党为了大打内战，大肆扩军，甘肃师管区派30多名官兵，带着新发的步枪30多支，来这里押解壮丁。陇右工委遂决定由郭化如、杨友柏带领一个精悍的游击队，以突然袭击的手

段，从敌人手中夺取这批武器。

夺枪的这一天，32名游击队员分为4个组，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来到盐井镇。下午2时，游击队员汇集到敌军驻地附近，在郭化如、杨友柏指挥下，首先打死了敌人的哨兵，接着按照事前的分工，两个组迅速冲入院内夺枪，另两个组在院外掩护。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几个敌军慌忙开枪抵抗，立刻被游击队员击毙；游击队员冲入敌人宿舍，迫使敌人举手投降。这场战斗前后只用了40分钟，打死敌人4名，其中军官2名，击伤3名，俘虏20余名，缴获步枪20多支、手枪1支、子弹3000余发，解救壮丁40多人；游击队员只轻伤1人。战斗结束后，把俘虏的敌人锁在一个屋子里，游击队员迅速撤离镇子，向莲峰山转移了。

此战后，陇右工委又领导游击队员，袭击敌人远离县城的小据点，先后在临洮县门楼寺、陇西县四十里铺、榆中县水家坡等地，成功地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不断壮大游击队伍，在渭源、陇西、武山等县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第五节 西府陇东战役

1948年3月上旬，宜瓦战役、黄龙山麓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又派兵围攻洛川县城守敌。洛川地险城坚，西野久攻未克；黄龙山区及陕北粮食困难，西野不宜久留；而西府（陕西凤翔、宝鸡）地区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鉴于此种情况，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遂改变夺取洛川的计划，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发起西府战役，除留孙志远指挥的第三纵队附黄龙军分区独立第二十二团继续围攻洛川外，调集贺炳炎、廖汉生指挥的第一纵队，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第四纵队，罗元发、徐立清指挥的第六纵队，共6.6万余人，挺进西府地区。

一、战役前段作战概况

4月16日，西野4个纵队分3路向西府地区挺进，随即展开作战，至25日，相继攻克旬邑、长武、灵台、彬县、麟游、凤翔、武功、眉县、岐山等县城。此时，彭德怀又决定，第四、第六纵队在宝鸡以东、以北地区打援，第

一、第二纵队会攻宝鸡。25日晚，第一、第二纵队开始攻打，26日攻占宝鸡，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一个团共2000余人，击毙敌中将师长徐保，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西北野战军在西府地区的行动，出敌意外，把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后方供应基地连窝端了，严重地打击了敌人；同时调动了驻延安的敌军南撤，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得以光复。

西野西进后，蒋介石认为西野远离根据地，处境不利，乃命胡宗南督“大军”“轻装穷追”，不使解放军“稍有喘息之机会”，“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命马继援部“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解放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调裴昌会兵团共11个半旅，分两路进击宝鸡；马继援率整编第八十二师积极配合，对西野形成南北夹击的阵势，企图重创西野主力于宝鸡地区。

敌情骤然变化，彭德怀当机立断，从宝鸡撤出部队，摆脱敌军，另寻战机。西野第一、第二纵队于4月28日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遂使敌人在宝鸡地区夹击西野主力的企图落空。在转移途中，胡宗南主力除以张耀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转向永寿、彬县外，又以陈鞠旅的整编第一师，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李振的整编第六十五师，尾随西野第一、第二纵队追击；马继援的整编第八十二师进占彬县、旬邑一带，进行堵截，并以一部向麟游急进，切断了西野主力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西野各部队与敌多次激战，冲破堵截之敌北撤。

5月3日，西野主力占领崇信县城。此时，马继援的整编第八十二师一部固守平凉，一部进占泾川、长武，与转向彬县、永寿之胡宗南所部鲁崇义整编第三十师、张耀明整编第三十八师相连接；裴昌会兵团之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三十六师、整编第六十五师等部继续北进。敌人企图以优势兵力，将西野围歼于长武、灵台、泾川地区。西野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企图，计划第六纵队进至镇原县屯字镇，第二纵队进至泾川县以北之合道镇、玉都庙，第四纵队进至泾川县北党原镇，第一纵队进至泾川县西北，拟于5月6日前后，第一纵队夺取肖金镇，第一、第四纵队夺取西峰镇，相机歼灭“青马”第八十二师。此时，国民党复企图以整编第八十二师配合裴昌会兵团，围歼西野于屯字镇、西峰镇、宁县以南地区，因而在陇东一带发生了一系列激烈战斗。

二、屯字镇战斗

5月5日上午11时,西野先头部队第六纵队率教导旅进抵镇原县东南之屯字镇,敌马继援之整编第八十二师步骑兵共3个团,即闻讯追来,从东、西、北三面,将六纵及教导旅包围。屯字镇有一土城,方圆仅几百米,城南有一道宽20余米、深30余米的涧沟,城东、西、北三面是开阔平地。第六纵队司令部和教导旅在屯守镇被围后,该纵队所属之新四旅,尚在开进途中,距屯字镇还有10多公里行程,教导旅所属第三团,因迟到也被敌军阻于镇外。六纵队和教导旅当即部署现有兵力,占领土城和要点,阻击敌人。

西野得知第六纵队被围,即令教导旅坚守屯字镇,固守待援,吸引敌军,为主力歼灭马部创造条件。教导旅指战员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以土城为依托,不断打退敌军的进攻。当日晚,敌八十二师特务团、山炮营等部前来增援,总兵力达到5个多团,连续发起猛烈攻击,企图以优势兵力“吃掉”第六纵和教导旅。第六纵队领导人一面将情况电报野司,一面令新四旅赶来增援,新四旅旅长程悦长回电说:“只要新四旅在,就有教导旅在!”急率新四旅驰援。

5日夜,新四旅赶来解围,教导旅第三团也投入战斗,与敌发生激战,虽攻占部分阵地,但未能接近城垣,与被围部队勾通。敌人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后,马继援亲自督战,拼命进行反扑,阵地你争我夺,反复拉锯,几经易手,双方都遭受严重伤亡,优秀共产党员、新四旅第十六团政治委员常祥考英勇牺牲。固守城内之教导旅主力,在第六纵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及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指挥下,忍受饥渴之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敌军的攻击,杀伤敌军800余人,自身伤亡500余人,旅卫生部副部长王仲斌、第二团政治处主任赵明月等壮烈牺牲。

彭德怀司令员冒着极大危险,亲临屯字镇附近观察地形和敌情,拟定作战计划,决定第一、第四纵队于5月6日拂晓由党原镇、玉都庙(均在泾川县西北部)赶往屯字镇,会同第六纵队歼灭围攻屯字镇之马继援部。5月6日下午3时,除第一纵队之三五八旅被胡宗南第六十五师所阻外,其余部队均抵达屯字镇附近,对包围屯字镇之敌进行反包围,并发起强大攻势。但在战斗中,各纵队因协同不好,形成逐次冲击,因而仅给敌以重大杀伤,而未能

全歼该敌。此时，胡宗南两个整编师正向屯字镇压来，已失去围歼马敌的战机，野司乃命令第六纵队和教导旅突围。6日22时开始，在新四旅等部接应下，六纵及教导旅从屯字镇东南角突围。顺沟底东撤，7日4时全部翻沟上塬，向东转移，西野主力也同时撤出战斗东移。

三、荔镇战斗

荔镇又称荔堡，在泾川县北部边境，地处胡敌北进之要冲。5月6日，西野第二纵队主力进占荔镇。5月7日晨，正当第二纵队开始向肖金镇攻击前进时，胡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及马敌整编第八十二师骑兵第一团袭来，该纵队独立第六旅起而应战。胡敌之整编第一师尾随第三十六师后跟进，企图封闭荔镇与肖金镇之间的道路，围歼西野主力。

此时，西野主力刚从屯字镇东撤，在途中正与马敌酣战，炮声不断传来，独六旅旅长张仲翰提出，如果第二纵队此时也向东撤，就有可能使西野主力陷入胡马两敌的合围之中，建议二纵坚守荔镇，阻击胡军。第二纵队遂改变计划，在荔镇一带展开，阻敌北进。独六旅先敌占领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顶住了敌军的猛烈进攻。战至下午，胡敌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炮火越打越凶，但第二纵队仍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下午4时，三五九旅增援上来，才遏止住了敌人的攻势。激战至午夜，从屯字镇撤退的野司和第一纵队独立旅、第六纵队新四旅等部已东去，二纵主力才撤出战斗转移。

荔镇战斗歼敌2000余人，阻止了胡敌第三十六师和第一师的北进，保证了西野主力的侧翼安全。在激战中，独六旅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伤亡数百人，第十八团团团长陈国林英勇献身。

四、肖金地区战斗

肖金镇位于庆阳县南部，与屯字镇、荔镇成“倒品”字形，有公路北通西峰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转入陇东地区后，敌马继援即令其独立骑兵团及甘肃保安第五团进驻肖金镇，企图配合胡敌堵截、围歼西野。

为了保障西野北进行动之安全，5月6日，西野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即向肖金镇进军，包围了守敌，激战8小时，击溃敌多次反冲击，并给敌以重大

杀伤；与此同时，该旅第十一团抢占肖金镇东南8公里之要点三不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障主力前进道路上的安全。5月7日晨，从屯字镇撤退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向肖金镇以东地区转移，野司命令第四纵队在屯字镇至肖金镇的公路沿线构筑纵深野战工事，转入机动防御，掩护主力安全东移。

敌马继援发觉西野主力从屯字镇向东转移，即刻率第八十二师主力追击。这时，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五团团长的不执行野司命令，擅自将部队撤至肖金镇以东，致使四纵队防线出现漏洞，使马敌得以迅速突入，紧紧追来，造成西野主力转移途中的被动局面。上午8时，马敌在肖金镇以西15公里之南庄李家、任家胡同、马头坡等地，追上了西野后卫部队——第一纵队独一旅，该旅指战员在旅长王尚荣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步骑兵的许多次冲击，虽自身遭受一定损失，但遏止了敌人的攻击势头，使野司和兄弟部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第六纵队新四旅在肖金镇西南之杜家等地，与马敌一部遭遇，即展开激烈战斗，该旅十六团团团长袁学凯和战士们一起，与攻上来的敌人肉搏，多次打退敌人的集团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危急关头，七七一团政委张世功率领党团员扼守前沿，杀退敌人的冲锋，稳住了阵地。17时，新四旅在转移中又与马敌一个骑兵团多次激战，建制被打乱，部队被冲散，遭受较大伤亡，数百人被敌俘去，其余人员分散突围，向根据地转移。

5月8日，第四纵队进至三不同地区，与追上来的马敌激战，然后转入宁县境内。

五、宁县境内战斗

5月7日上午，西野东撤先头部队第四纵队警三旅第七团，包围了宁县城；不久，第六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也转移到宁县城郊。宁县守敌为马部第八十二师直属工兵营和师特务团一个连，加上宁县自卫队，共有1300余人，由第八十二师高参张彦和情报科长指挥防守，城内还关押着陇东各地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及地方人员700余人。四纵计划攻占宁县城，消灭守敌，为主力东进打开通路，并解救罹难人员。第七团在第五团配合下，首先消灭了南山和东塬等外围敌人，又以大炮轰击敌军据点、工事，接着展开激烈的攻击。但由于敌人依托城垣顽强抵抗，几个城门洞也被敌军用沙袋堵死，激战竟日，终未破城。

在攻城战斗激烈时，被关押的解放军被俘人员，也积极行动起来，有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有的用土石块攻击敌军看守人员，更多的人则搭成人梯，爬上坑院，冲向敌人，夺取武器。敌工兵营长谭腾蛟急令属下疯狂屠杀，400余被俘人员英勇就义。

5月8日凌晨，马继援率骑八旅、独骑五团及第一〇〇旅二九八团，赶来支援宁县守敌。这时，西野各部队正向东转移，为了掩护主力东移，警三旅奉命撤至宁县城东南之十里铺、南桥子一带阻击敌人。南桥子有两条岷道，相距千余米，南高北低，两边为狭谷，警三旅以第七团为主力，构筑工事，阻击敌人。

上午9时许，彭德怀司令员、习仲勋副政委率野司机关通过南桥子。不久，马敌即尾随追来，警三旅集中火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敌军在正面攻了几次，未见奏效，便组织骑兵从九龙河沟大迂回，企图包抄第七团后路，战场一时出现紧张局面。这时，彭德怀司令员传来命令，要警三旅坚决顶住敌人，旅部随即命令第五团投入战斗，黄罗斌旅长下到第七团指挥战斗。第四纵队王世泰司令员和张仲良政委，也留在南桥子后面之清华村，决心与两团指战员共同完成阻敌任务。全旅指战员听到首长们的命令和决心，士气大振，五、七团紧密配合，英勇抗击敌人，使马敌未能越南桥子阵地一步。黄昏，警三旅奉命撤退，五、七团交替掩护，移向后方。

警三旅从南桥子撤退后，继续担任断后任务，按照上级命令，在宁县以东之良平镇再次阻击敌人。良平镇位于早胜塬东部，有大道通往关中根据地，地当要冲，不论敌人的正面追击部队，还是迂回部队，都会经过这里。5月9日上午12时许，该旅第七团进至良平堡城，团长冯有才、政委许发善立即部署兵力，一营据守城西北外围要点，卡住咽喉地带；二、三营和团直属队据守城垣，封锁通道。10日上午9时，马敌第八十二师主力齐集于良平堡城周围，狭窄的小塬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敌军。11时，敌人开始全力攻城，企图拔掉追击道路上的这颗钉子。第七团沉着应战，成群的敌人冲上来，被七团打下去，敌人又冲上来，又被七团打下去，战斗非常激烈。下午2时许，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一营扼守的外围要点，一营撤入堡城内。部队英勇奋战，半天之内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至天黑，第七团利用夜幕突围，连夜东去，与主力靠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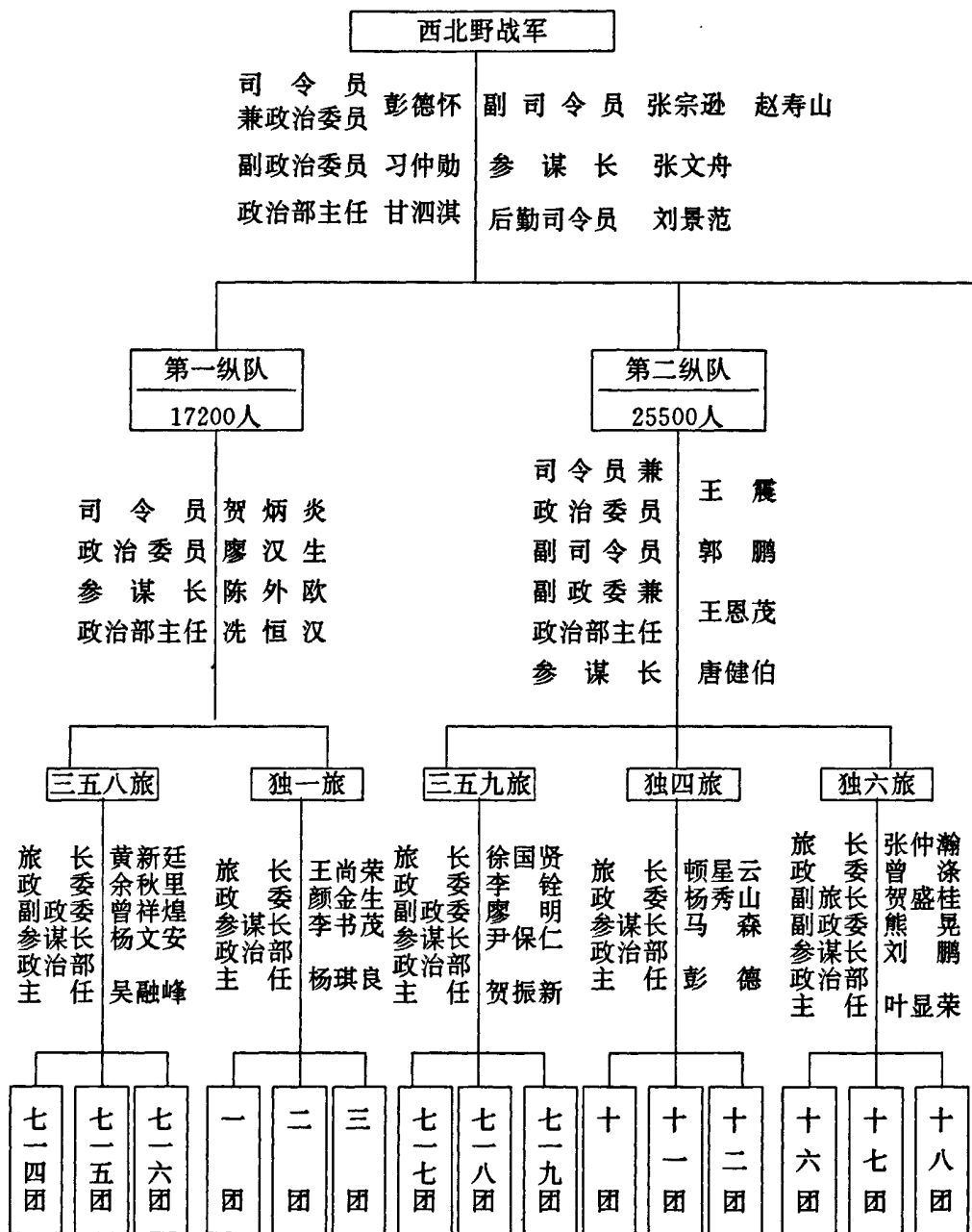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马敌惧怕深入革命根据地后被歼，遂退回宁县。从此，西野摆脱了敌军的追击，12日转移至陕甘边老根据地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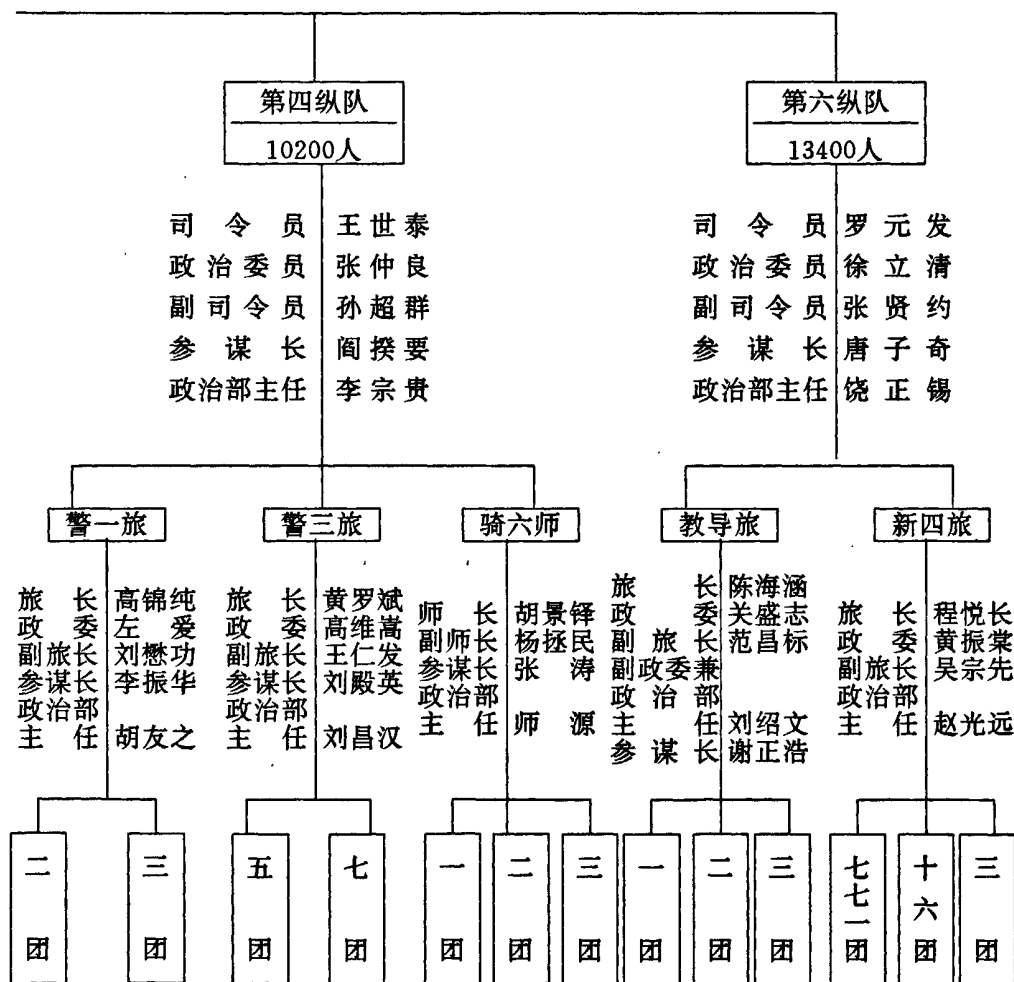
西府、陇东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发生的一次重要战役，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大兵团行动，大踏步前进，深入敌后，转战千余里，历时26天，歼灭了国民党军一大批有生力量，重创敌4个整编师，歼灭1个整编师师部和6个团，毙伤俘敌21940余人，摧毁了胡宗南的后勤基地，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攻占县城14座，逼国民党军队撤出延安、洛川，巩固与扩大了解放区。西野自身伤亡6566人，另有8400余人被俘、失踪或散失。此次战役的行动方针是正确的，战役是胜利的。但战役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必要的准备很不充分，因此在作战行动中，特别是在陇东行动中，暴露出较多缺点。在指导思想，强调了胡、马之间矛盾的一面，而对其互相配合的一面估计不足。5月26日至6月1日，西野在土基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此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彭德怀司令员表扬了张仲瀚指挥的独六旅，说他们顾全大局，行动积极主动；严肃处理了执行命令不坚决的警三旅及其第五团的个别指挥员。

附表：西府陇东战役两军参战部队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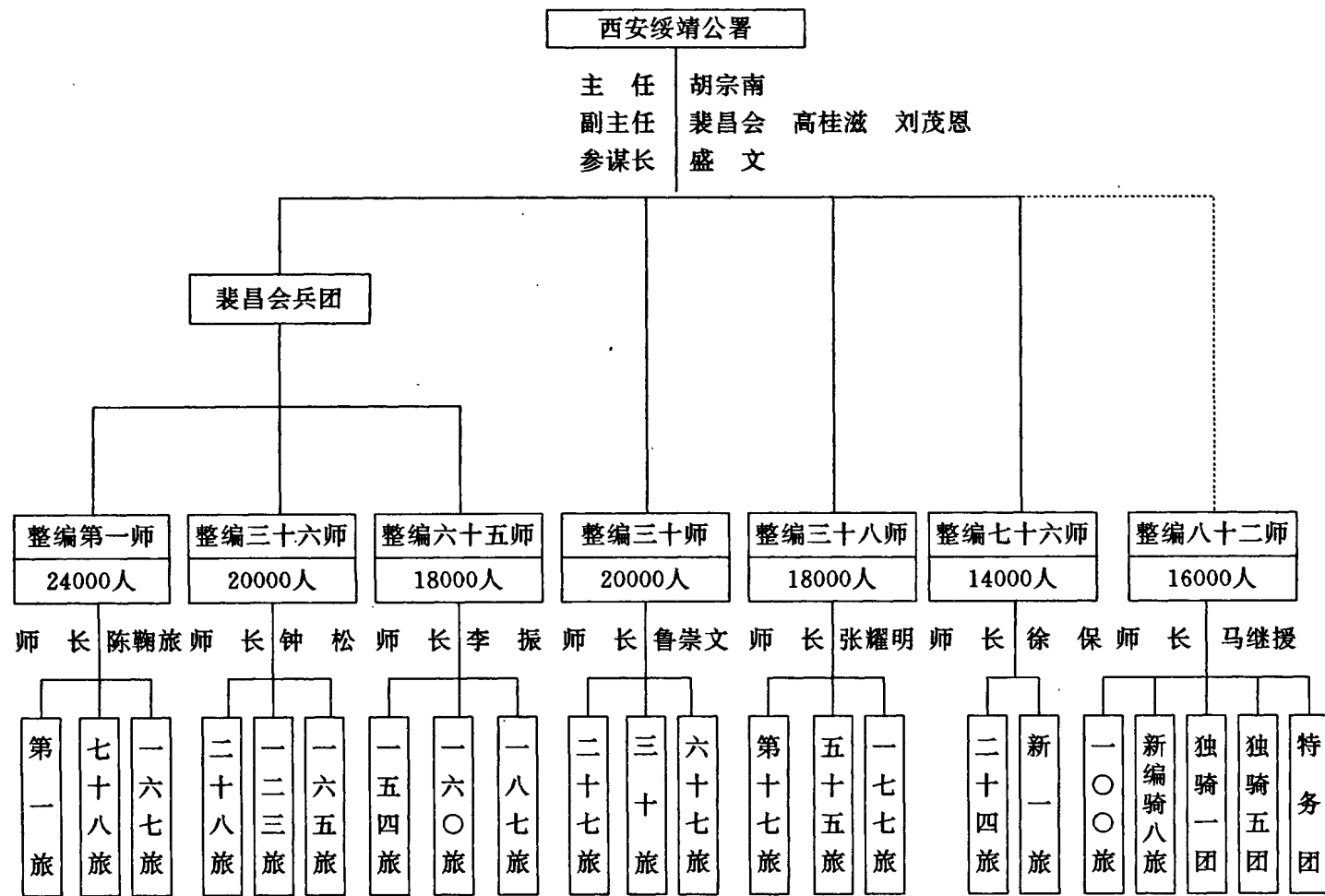
(一) 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二)国民党军序列表



第六节 陇东南战役

陇东南战役又称陇东南追击战，发生于1949年七八月间，是人民解放军进军甘肃的第一个战役。参加此次战役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在历时25天的追击战中，前进千余里，歼敌万余名，解放了天水、平凉和固原（时属甘肃省）地区，迫使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部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造成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兰州和西宁、银川，歼灭青、宁二马的有利态势。

一、战役前的形势及两军态势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北战略要地西安。6月下旬，华北第十八、十九两兵团进军西北，归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会同第一、第二兵团，于7月10日发起扶郿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4个军8万余人。马步芳、马鸿逵部慑于被歼，慌忙向陇东地区撤退，马鸿逵部之第十一军、第一二八军退守泾川东西地区；马步芳部之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和骑兵第八师，退守平凉以南之安口窑、华亭地区，骑兵第十四旅驻守陇县。胡宗南集团与“青宁二马”集团，即被人民解放军分割。

彻底歼灭国民党军胡、马集团，解放西北各族人民，是中共中央赋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伟大使命，也是第一野战军广大指战员的既定目标。早在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要求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夏秋冬3季，占领陕甘等省的大部或全部。

7月19日，一野前委在陕西宝鸡虢镇文广村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平凉战役作战计划，决定“钳胡打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及第十八兵团之第六十二军，共计10个军的兵力，聚歼青宁“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兵力部署是：以第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部）及西北军区骑兵第二师为右路军，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西进，首先歼灭泾川之敌，然后围歼平凉、安口窑、华亭之敌；以第一兵团（王震部）并第六十二军（刘忠、鲁瑞林部）为左路军，由陕西宝鸡西进，直取天水；以第二兵团（许光达、王世泰部）为中路军，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准备打击由兰州、固原方

向可能来援之敌，配合第十九兵团在平凉、华亭等地歼灭“二马”；留第十八兵团（欠第六十二军）于西安、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残部，保障后方安全。

在此前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数次致电彭德怀，对进军甘肃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说：“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毛泽东同时指出：“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挺进，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派副长官刘任，于7月20日至22日在静宁县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作出了与解放军在平凉决战的部署，即以马鸿逵部（宁夏兵团，由卢忠良指挥）之第十一军和第一二八军，共6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部署于平凉以东、以南之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以马鸿宾部（海固兵团，由马惇靖指挥）之第八十一军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而以马步芳部（青海兵团，由马继援指挥）之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及黄祖勋之第九十一军，部署于平凉以西之六盘山地区作策应。可以看出，马步芳的“关山会战计划”，是把“宁马”集团推到战役第一线，而把自己的部队摆在后边，企图坐收渔利。因而，这个“会战计划”一出笼，就表明一定会流产。

陇东南战役于1949年7月21日正式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辖第一、第二、第七军，并六十二军）、第二兵团（辖第三、第四、第六军），第十九兵团（辖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先后向西开进，大军压向甘肃边境。马步芳、马鸿逵虽然仓促制定了“关山会战”计划，但各自都想保存实力，马鸿逵不想替马步芳打头阵、当马前卒，因而在解放军迫近时，即令卢忠良率部后撤，马步芳会战计划随之流产。解放军乘敌后退之机，向陇东南实施长距离追击。

二、固关战斗

第一兵团之第一军（贺炳炎、廖汉生部）为兵团之先头部队，奉命首先消灭在陕甘边界固关布防的“青马”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军于7月25日黄昏进占陇县，连夜向固关追击前进。固关镇位于陇县西北约30公里的陕甘交界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之陇山东侧，为“秦陇要冲”，是由陕入甘的重要门户，四面高山峻岭，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复杂，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青马”骑兵第十四旅依山构筑工事，凭险扼守，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入甘。

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经过充分的战斗准备，在第七军（彭绍辉、罗贵波部）二十师的配合下，于7月28日凌晨2时，向固关守敌发起进攻，9时许，控制了固关南北高地，占据了有利地形，形成对敌之包围。10时许，据守固关南侧之敌，在解放军攻击下动摇，向西溃退；据守河滩之敌，在解放军炮火猛烈轰击下，亦向村内逃窜。各路攻击部队皆向村内合拢包围，并进行猛烈攻击。11时许，村内敌军溃乱，纷纷乘马退向村西南山沟设防。解放军乘胜追击，村西设防之敌即从一桥、二桥退到三桥附近，继续组织抵抗。这时，解放军第七军二十师已从固关以南迂回至村西，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所有要隘地带均为解放军火力所控制。激战至13时，固守三桥之敌大部被歼，余敌溃逃，进军甘肃的大门即被打开。

此战毙伤敌600余人，俘敌600余人，缴获战马1500余匹，敌旅长马成贤负伤逃跑，副旅长马继奎被俘。固关战斗结束后，第一兵团即进入甘肃境内，向西追击敌军。

三、三关口战斗

十九兵团于7月24日成多路纵队西进，25日进入甘肃境内，旋即收复灵台县城，27日解放泾川、宁县、正宁，歼灭正宁县自卫大队700余人。28日沿西兰公路及平宁公路向平凉、固原前进，29日解放崇信，国民党崇信县自卫队260余人投降。30日解放平凉、镇原，“宁马”第一二八军、第八十一军、第十一军等，撤至三关口、瓦亭及固原东南之任山河一带，企图凭借六盘山要隘固守，阻挡解放军前进。

六盘山属陇山山脉，南北走向，海拔2800米，是这一带的“第一峻岭”，地势险要，山峰陡峭。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兰、平宁两条公路的重要咽喉；瓦亭又是三关口的唯一门户，两侧皆为悬崖绝壁，中间只有一条狭道可通，是极为险要的关口。“宁马”部队退至六盘山地区后，即以1个独立骑兵团扼守三关口南山，以第一二八军的二五六师七六七团扼守关北太白山，关口的公路上，埋设了大量地雷。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之六十五军（邱蔚、王道邦部），奉命强攻三关口、太白山，突破敌瓦亭防御，为后续大军扫清道路。8月1日5时攻击开始，主攻部队五七九团向太白山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经激战，消灭了固守之敌，攻占太白山，使三关口守敌的侧翼受到严重威胁。此后，守敌集中1个营的兵力进行了5次反扑，企图夺回太白山，但均被解放军击退。接着第五七九团一部迂回至敌军侧后，直逼三关口，在炮兵支援下，协同一九四师向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攻占敌前沿阵地后，勇猛地向三关口制高点插去，经4小时激战，歼敌一部，占领了三关口，完全控制了瓦亭以南、以东各主要山峰。敌军丢失制高点，即狼狈溃退，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奋起直追，8月3日占领隆德县城。人民解放军进军兰州的通路被打开。

四、任山河战斗

第十九兵团之六十四军（曾思玉、王昭部），于8月1日进至固原县东南之任山河地区，即遇到“宁马”第十一军一六八师的阻截。敌军占据山头有利地形，阻挡解放军前进。当天12时，第六十四军的一九一、一九二师，向任山河地区的鸛鸽嘴、罗家山和哈拉山等地同时发起攻击，以求突破敌人的防线。罗家山和鸛鸽嘴互成犄角，控制着通往固原的公路。敌军依山构筑了一道道马蹄形战壕，以步机枪、迫击炮构成密集的火网。

第六十四军集中炮火，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攻击部队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炮火延伸后，部队向哈拉山主峰攻击，与敌人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守敌凭山地支撑点抵抗。进攻部队在无法用火力的情况下，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杀。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三营，以迅猛的动作首先攻上罗家山，旋即予主峰守敌以有力打击，五七一团趁势拿下了主峰。随后，第一九二师冒雨攻击鸛鸽嘴和任山河，经6小时激战，黄昏时将敌正面5公里、纵深15公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摧毁，歼敌5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马匹。

“宁马”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等部，继续退向宁夏腹地，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乘胜追击，于8月2日解放固原（时属甘肃，今属宁夏），至11日推进至黑城镇、海原、李旺堡之线。

五、长驱追击

固关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即进入清水县境，继而经马鹿镇、张家川西进，追击逃敌，沿途很少遇到敌军抵抗，7月31日解放清水县城，8月3日解放天水市，敌第一一九军（王治岐、蒋云台部）沿渭河西逃。8月4日解放秦安，5日解放甘谷，10日解放武山，敌第二四七师及天水团管区一个营、武山县自卫总队等部起义。

第二兵团于7月25日进入甘肃，从中路追击逃敌，29日解放华亭、化平（今泾源），8月3日进至莲花镇、万家沟门、陇城镇地区，8月4日解放庄浪，6日解放通渭。10日，主力由秦安县莲花镇、通渭等地出发，向兰州进军。

第十九兵团在三关口、任山河战斗结束后，留第六十四军于固原地区，牵制“宁马”部队，兵团部率第六十三军及第六十五军继续西进，追击敌军，于8月3日占领隆德，6日解放静宁，12日解放会宁，13日解放西吉，14日解放定西；第六十四军于11日解放海原，13日解放西吉，陈兵宁夏大门口。

以上各兵团自7月24日至8月15日，共歼青宁二马及甘肃保安团队11900余人，收复和解放县城23座，占领了陇东南广大地区。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箪食壶浆以迎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第一野战军主力以神速动作兵临兰州城下。

第七节 陇青战役

1949年8月11日陇东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第一野战军的作战目标，直指“青马”主力。在第二、第十九兵团进行兰州战役的同时，王震指挥的第一兵团，率第一、第二军和第六十二军发起陇青战役，直捣青海马步芳的老巢，截断兰州守敌的退路，配合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歼灭“青马”主力。战役在甘肃省的陇西、临洮、临夏和青海省的西宁地区进行。

8月11日，第一兵团所属之贺炳炎、廖汉生指挥的第一军和郭鹏、王恩茂指挥的第二军，分别从秦安、武山地区出发，向西挺进；刘忠、鲁瑞林指挥的第六十二军从甘谷出发，随后跟进。8月12日，第一军进入陇西、渭源

县境。国民党第一二〇军已于10日西撤临洮；甘肃师管区补充第四团1个营，在陇西汪家衙投诚；师管区补训第三团1000余人，在渭源县莲峰镇起义；会川县自卫队及国民党军一个连共500余人，在会川县罗家磨起义。

8月13日，第二军解放漳县，国民党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一团团长以下300余人在殄虎桥（属漳县）起义；第一军向渭源、临洮攻击前进。14日，在中共陇右工委和陇右人民游击队的策动下，国民党渭源县自卫队起义，逮捕了国民党渭源县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便衣队长等，渭源县和平解放。15日，第一军进驻渭源县城，第二军解放会川县，歼灭国民党甘肃保安旅旅部及保安第八团全部，俘敌少将旅长陈学浩以下1400余人，国民党会川县自卫队和水团管区第三营九连450余人起义。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途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广大回汉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支持，因而进军神速，战役发起只5天，便解放县城4座，前进百多公里，前锋已迫近洮河一线。

洮河为“青马”右翼主要防线，由韩起功新编骑兵军防守。该军第二旅驻守临洮，第一旅在宁定（今广河县）当面防守洮河，第三旅在康乐虎关一带防守，军直各团在和政、康乐之间防守，军部驻宁定（今广河县）城。解放军迫近洮河，敌新编骑兵军便暴露在解放军刀锋面前。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进军声势下，敌新编骑兵军第二旅于8月16日慌忙放弃临洮，渡过洮河西窜，并烧毁了洮河浮桥。第二军进占临洮县城，国民党临洮县长率自卫队380余人投诚。17日，第一军进至洮河边，协同第二军抢修洮河浮桥，准备渡河西进。洮河水流湍急，河面较宽，两岸陡峭，第二军工兵团赶到洮河边后，即在陇右地下党和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抢修浮桥。经过70多个小时的艰苦奋战，架起了1座长125米，能载重2.5吨的浮桥，使一兵团大军及时渡河西进。

8月19日晚，第二军连夜通过洮河，敌新编骑兵军第三旅不战自逃，“青马”右翼防线被突破。20日，第二军解放康乐县城；当晚，第一军继第二军之后通过洮河浮桥，向宁定开进。在追击中，第一军歼灭新编骑兵军第二旅300余人，击伤第三旅旅长韩进录。21日解放和政，新编骑兵军第一旅二团134人起义。22日解放宁定、临夏，新编骑兵军全部溃散，大部分士兵散逃回家。23日，第一军解放永靖县城（莲花城），占领黄河渡口；第六十二军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和政县松鸣岩一带击溃国民党第九十一军二三一师六九一团、工兵第七团等部，俘 700 余人；次日，又在和政县之吊滩，击溃第二三一师一部，俘 700 余人。

当第一兵团在陇西、临夏战场长驱直入的时候，兰州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战役胜负尚未分晓，故一野司令部命令一兵团在临夏地区停止前进，积极准备西渡黄河，以便迂回兰州以西，参加攻兰战役。26 日兰州战役胜利结束，一兵团主力遂改向青海省会西宁进军。27 日，第二军在循化渡过黄河，经化隆直捣西宁；第一军由永靖强渡黄河，取道民和、乐都西进。防守黄河的“青马”新编步兵军及地方武装全部溃散。第六十二军留守临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青马”残部逃至西宁后，陷入混乱和惊恐之中，马步芳、马继援、马步銮先后乘飞机逃走；其余军、师级军官逃往大通县上五庄及海晏县三角城，下级军官及士兵纷纷携枪牵马各自回家。第一兵团昼夜兼程西进，9 月 5 日先头侦察部队进入西宁市，6 日主力进至该城四郊，西宁市各族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进驻西宁。这时，尚在临夏地区的“青马”高级将领亲属中的有识之士，组织劝降团，随解放军来到青海劝降。“青马”残部在解放军军事压力、政治争取及其亲属的劝导下，纷纷投降；流窜于大通上五庄及海晏三角城的一批高级军官，亦于 9 月 8 日至 11 日先后投诚。至此“青马”反动军事力量全部覆灭。

陇青战役，人民解放军歼灭“青马”新编骑兵军、新编步兵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工兵第七团、甘肃省保安旅、甘肃保安第八团、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一、三团等部，共计 26300 余人，其中毙伤 500 余人，俘 6313 人，起义 6800 人，投诚 1249 人。此战役中的陇西、临夏战场，守军内部虽分崩离析，官无决策，兵无斗志，战斗力异常低下，但因地域辽阔，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地瘠民贫，补给困难，加之临夏又是“二马”故乡，反动统治基础深厚，故大兵团长途进军困难颇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及第六十二军广大指战员，不怕艰难险阻，自筹粮食，自带弹药，冒着烈日酷暑，跋山涉水，不分昼夜，勇猛穷追，坚决贯彻上级关于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少数民族政策，历时 10 多天，进军千余里，迅速解放了这些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兰州战役。

第八节 兰州战役

兰州战役发生在1949年8月20日至26日,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进行的一次战役决战,也是解放全西北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这次战役歼灭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主力,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坚守西北,屏障西南,待机重来的战略企图,为解放大西北全境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一、战役前的两军态势

为了推进人民解放事业,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在陇东南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兰州战役,战役以消灭西北军阀主力马步芳军事力量为目标。还在7月中旬,一野在宝鸡虢镇文广村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就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关于要重视打“马家军”的指示。毛泽东说:“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8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又电示彭德怀:“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灭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回曾受过我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

彭德怀遵照军委指示,经过周密思考,精心策划,决定先歼灭“青马”,后歼灭“宁马”,在此前提下,制定了《兰州战役计划》,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总的战役计划是以第二兵团之第三、第四、第六军及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共五个军、14.3万人,围歼盘踞兰州之敌。具体部署是:第四、第六军从城南攻击敌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从城东攻击守敌;第三军为总预备队。留第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于固原、海原地区,钳制宁夏马鸿逵部,保障野战军右侧安全;留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守备天水,配合第十八兵团之六十、六十一军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第一兵团率第一、第二军和第十八兵团之六十二军进军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的退路,并随时准备从西面攻击兰州之敌。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陇东南战役后，国民党军所属的马步芳部，被迫退守定西以西地区，马鸿逵部被人民解放军赶往宁夏腹地。国民党政府为了保住西北和西南，争取时间，取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以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急令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在西北作战略配合，钳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使其不能很快越秦岭南下四川。为此，在广州召开了“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马步芳军为主力，依托兰州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黄河天险，同人民解放军在兰州展开正面决战，消耗一野主力；进而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和集结在秦岭以南（包括甘肃之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的胡宗南部4个军，分别从解放军侧后3路夹击，将一野主力歼灭在兰州城下。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又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西北的军事、政治中心。兰州城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城南之高山，是全市的天然屏障，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马步芳军队的重点守御地区。山上有抗战时期修筑的工事，马步芳部又在主要阵地上构筑了坚固的野战防御设施，有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马军还利用山体外斜面的高差削成断崖，高约6至10米；削壁上面挖有几道战壕，遍布暗堡和掩体，并有交通壕相通；阵地前还设有铁丝网，密布地雷群。阵地之坚固，地形之险要，实属罕见。因此，青马自诩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马步芳军虽然在陇东、陕西同人民解放军作过几次较量，但因行动狡诈，还未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严重打击，反动气焰仍很嚣张。因此，兰州战役必然是一场恶战。

鉴于兰州决战之胜负，是马步芳及其死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在军事与政治上均进行了全力准备。3个月前即开始加修野战工事，并积极征集新兵扩编部队，先后组建了新编骑兵团、新编步兵军等部队；在其部队中散布解放军要“杀回灭教”之谣言，煽动其狂热的反共情绪；当解放军逼近兰州时，又发给每个士兵1至3块银元，收买军心，激励士气。同时，处心积虑地研究决战对策，部署兵力，经过周密研究，决定以其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两个骑兵团（旅）和3个保安团共5万余人，据守兰州。其战役战斗部署是：第八十二军之一〇〇师及青海保安第一团，占据兰州东南之十里山、窦家山、古城岭、马家山，第二四八师占据兰州以南之皋兰山、营

盘岭，第一九〇师防守兰州西南之沈家岭、狗娃山；第一二九军一八一师防守城东之东岗镇，第三五七师防守城西之七里河、小西湖一带，骑八师及军直属队防守黄河以北之庙滩子、白塔山；左翼以第九十一军（黄祖勋部）、第一二〇军（周嘉彬部）防守盐场堡至靖远段黄河；“宁马”一部前出兰州东北之景泰、靖远与打拉池一线，策应兰州守军，相机侧击人民解放军；右翼以新编骑兵军韩起功部，占据洮河一线，实施防御，阻止人民解放军西渡洮河，包抄其后方。

8月12日，马步芳成立“兰州决战指挥部”，由他的儿子马继援担任指挥官，全权指挥马部进行兰州决战，指挥所设在黄河以北的庙滩子。

陇东南战役结束后，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冒着酷暑向兰州挺进，至8月19日，各部队进至榆中、临洮一线。20日，野司在榆中县乔家营设立战役指挥部，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并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21日攻兰各部队向古城岭、狗娃山、营盘岭、马家山敌军阵地发起攻击，激战竟日，进展不大，有的部队还受到伤亡。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暂停进攻，以3天时间认真总结经验，侦察敌情，调整部署，改进战法，准备攻坚，若攻坚不能奏效，即调第一兵团迂回兰州黄河以北，攻其侧背，会攻兰州之敌。

由临洮继续西进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于16日解放临洮，19日突破韩起功设置的洮河防线，22日攻占临夏，从而造成了对兰州守敌的重大威胁，迫使马步芳从兰州抽调骑兵第八师、骑兵第十四旅回守西宁。第一兵团打下临夏后，即遵照野司指令，作参加攻兰准备，并调查黄河渡口，修造船筏，准备由永靖以北西渡黄河，迂回兰州，围歼兰州敌军。

8月23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8月24日，彭德怀、张宗逊电报中央军委，表示决心贯彻中央军委电示，集中三个兵团打兰州。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并贺、习：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一、即遵照朱梗电示，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兵团决从兰州上游渡河迂回兰州。

二、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城可能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并周黄两部共有十三万兵据守坚城，我即集三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不能持久，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即弹药亦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逼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

三、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

一野司令部向各部队发出攻城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轻敌思想，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攻则已，攻必奏效，务求全歼敌人。各部队在守军不断反击袭扰之下，在大雨泥泞中完成了攻坚准备。

在此期间，马步芳曾致电马鸿逵，请求出兵援兰，但马鸿逵以“宁夏吃紧”为词，不肯出兵。为了挽救他的灭顶之灾，又于24日以“十万火急电”致国民党政府，惊呼“共军进攻频繁激烈，情况万急”，“千钧一发，迫不急待”，要求“火速分催”宁马和空军支援。

8月25日拂晓，解放军向兰州守敌发起总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担任主攻任务的各部队，勇猛地冲向守军阵地。

二、沈家岭、狗娃山战斗

沈家岭、狗娃山位于兰州城区西南侧，由“青马”主力一九〇师防守，野司令第四军攻击该敌。具体部署是：第十一师攻击沈家岭之敌，第十师攻击狗娃山之敌，第十二师为预备队。总攻发起后，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的勇士们，在团长王学礼指挥下，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向守敌发起攻击，很快攻占了沈家岭阵地上的第一道堑壕及1、2、3号碉堡；接着先头部队向第二道堑壕逼进。守军趁解放军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反扑。第三十一团在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三团的密切配合下，击退了守军第一次反扑，占领了第二道堑壕，并乘

势向敌人的核心工事逼进。马继援急调第一二九军一八一师和第三五七师增援，以整营整团的兵力进行反扑。满山遍野的敌人光着膀子，挥着马刀，横冲直撞。敌军官手举长刀，大呼大叫，进行督战。第四军军长张达志、政委张仲良命令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把敌人打下去。部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分干部战士，奋不顾身地与敌展开搏斗。阵地上刀光血影，杀声冲天，硝烟弥漫，战斗越打越烈。经过多次肉搏，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但部队也受到严重损失，第三十一团只剩下170多人，干部绝大部分伤亡；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三团也受到严重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勇士们仍顽强地坚守着阵地。

这时，第四军指挥所急调第十师三十团前来支援，继续猛攻沈家岭之敌；同时命令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猛攻狗娃山。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解放军每打垮敌人的一次反扑，随即乘胜出击，逐步向前发展。经过13个小时的激烈争夺，第四军终于攻占了沈家岭与上、下狗娃山，毙伤守敌3800余人。该军自身亦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军伤亡达3000多人，其中团级干部就有13人，第三十一团团团长王学礼、第三十团政委李锡贵、第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等壮烈牺牲。

三、营盘岭、皋兰山战斗

皋兰山位于兰州城南，是全市的制高点，可俯视全城；主峰南面是营盘岭，黄土山梁逶迤近5公里，上有3个古代兵营遗址，名“头营子”、“二营子”、“三营子”。这里自古就是控扼兰州的军事要地，历代皆驻兵防守，故名“营盘岭”，由“青马”第二四八师防守，野司命第六军攻击该敌。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双方形成对峙状态。为了夺取三营子，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命令军炮兵营和配属的一野直属炮兵团，以山炮、野炮及迫击炮组成炮群，以强大炮火猛烈轰击敌军阵地，支援步兵冲击。

当部队冲向主阵地时，遇到一堵又高又陡的削壁，守敌在削壁上拼命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第十七师五十团几次攻击都未奏效，运动到敌前沿的4个连队一时上不去，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在这紧急关头，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抱着3个炸药包冲上去爆破，但削壁很陡，无法安放炸药包，便用身体支撑炸药包，炸开了突破口，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五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团部队冲上大削壁，抢占了立足点。敌军指挥官挥舞大刀督战，驱赶大批士兵向解放军反击，前后达7次之多，企图把解放军赶下削壁，但均被击退。14时，三道峭壁防线均被解放军突破，守军大部被歼。17时许，残敌溃退，营盘岭被第六军全部占领。营盘岭阵地丢失后，皋兰山守敌即下山溃逃，第六军控制了制高点，把红旗插上皋兰山。

四、窦家山、十里山战斗

窦家山是兰州东南部的重要屏障，由青马“王牌”部队一〇〇师一部防守。为了守住阵地，敌指挥官组织了大刀敢死队，歃血宣誓，死守阵地，后来又以“攻上去赏银元，战死就升天”等欺骗宣传，鼓动士兵们拼死卖命，“誓与解放军决一死战”；马继援又在该师组织了“督战队”和“执法队”，凡后退者即当场处决，以法西斯手段逼士兵们去送死。8月21日攻击作战开始后，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即命各部队勇猛冲杀，但受到敌军顽强抗击，未能将敌军阵地打开。

23日，彭总来到十九兵团前沿阵地视察，就地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彭总说：兰州战役关系到西北解放的全局，一定要拿下来。窦家山、古城岭是兰州的东大门，一定要把它打开。六十三军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完成作战任务，把作风过硬的部队调上去。十九兵团遵照彭总指示，立即调整作战部署，以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为主力，攻击窦家山敌军，并集中全军炮兵火力，在攻击开始时轰击敌军。

25日总攻发起后，第六十三军炮兵团的两个山炮营和1个重迫击炮营，于10时20分开始连续轰击敌军阵地，半个小时后，敌军大部分防御工事即被摧毁。步兵发起冲击后，炮兵火力向纵深延伸。5分钟后，第一八九师五六六团一营三连，即从敌一〇〇师和青海保安第一团的结合部，攻入敌军阵地；一、二连很快跟进，扩大战果，打垮敌人，占领了一号阵地。紧接着，二营投入战斗，击退敌人的反扑，巩固了既得阵地，并向二号阵地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第五六五团也从正面攻上去，占领了三号阵地；第五六七团三营也加入战斗，协同五六六团三营攻占了十四号、十五号阵地。

此时，敌军调来大批援军投入作战，战斗异常激烈，战场呈胶着状态。马部先后组织了6次大的集团反冲击和无数次小反扑，但均被解放军击退。15

时，敌人又组织了约一个团的兵力，向解放军发起强大的反冲击，只见敌人摇晃着大刀，寒光四射，一窝蜂冲上解放军阵地。第六十三军部队坚持战斗，一阵拼杀之后，敌人大部被歼灭，一部逃往窦家山西侧的沟洼里。17 时许，一八九师占领窦家山全部阵地。

十里山是兰州东大门，北临黄河，西兰公路由此通过，是兰州东部的交通要冲。8 月 20 日夜，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第五六〇团进占十里山以东之营盘山，第五五九团进占响水子，第五六一团进至徐家营，十里山守敌“青马”一八一师即暴露在一八七师枪口下。经 21 日、22 日两天攻击，一八七师占领了部分阵地。8 月 25 日，在军主力攻击窦家山的同时，第一八七师按照十九兵团首长的作战意图，对敌一八一师进行了牵制性攻击，使其不能南援窦家山之敌。26 日凌晨，敌军开始溃退，第一八七师命令五六一团追击。该团翻越十里山，猛攻逃敌，敌军阵势大乱，争先逃命，天亮时分，五六一团占领了东岗镇。

五、古城岭、马家山战斗

马家山和古城岭位于兰州东南，是相连在一起的一些黄土山头，长约 6 公里，是扼守焦家湾机场和东岗镇的主要阵地，由青马主力一〇〇师一部防守。

8 月 21 日兰州战役打响后，第六十五军即在军长邱蔚、政委王道邦指挥下，在古城岭以南之卜家路口一线迅速展开，随即向古城岭敌军阵地发起攻击，但受到敌军顽强阻击，加之前沿阵地有一片密集的雷区，部队向前冲锋中接接触发地雷，造成许多伤亡，攻击一整天，未能突破敌军前沿阵地。为此，十九兵团首长命令部队暂停攻击，总结经验教训。25 日拂晓总攻开始，主攻部队一九三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古城岭敌军发起攻击。在激越的冲锋号声中，部队象万箭齐发，冲向敌军阵地。一九三师第五七七团、第五七八团和一九四师第五八二团勇猛冲杀，接连冲破了敌军的第一、二道防线，接着向马家山阵地攻击。战斗的迅速发展，使敌人极其恐慌。敌军督战队用大刀逼着大批预备队冲杀过来，企图夺回阵地。解放军战士在马架山、古城岭上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解放军冲上去，敌人冲下来，双方激烈争夺达 5 小时之久，往返拉锯 20 余次，解放军才巩固既得阵地。接着一九三师又连续打垮敌人的 14 次反冲击，于 17 时向敌纵深发展。与此同时，第一九四师五八

二团从左侧攻上马家山主峰，与守敌进行了殊死搏斗，敌军伤亡惨重。午夜，山上残敌全部肃清，战斗胜利结束，歼敌 2600 余人。

六、市区战斗

经过一整天激战，敌南山各主要阵地均被解放军相继占领，而马鸿逵的援兰兵团尚未出动，马继援坚守兰州的决心遂发生动摇，当晚利用夜暗全线撤退，企图通过黄河铁桥逃往青海。晚 19 时，已运动至金天观（今文化宫）附近的第三军七师从一俘虏口中得知敌军已开始撤退，立即报告上级，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政委朱明即令第七师进行追击。第七师十九团首先攻入西关，直插黄河铁桥。这时，溃退之敌不断涌向桥头，铁桥上敌军车马拥挤，你争我夺，争先逃命。第十九团猛烈射击，桥上的人、马死尸越堆越多。一辆弹药车在桥上中弹起火，弹片横飞，堵塞了通路。成批的敌人跳入黄河，拽着马尾泅渡，溺死者不计其数。26 日 2 时，解放军歼灭守桥敌军，完全控制了黄河铁桥，堵死了敌人的退路。

与此同时，第七师二十团和二十一团，也从西关攻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二十团攻占西门后，迅速向纵深突击，沿中华路（今张掖路）、友好路（今武都路）向东发展。前锋连队在中华路与敌军相遇，战士们靠在沿街墙壁上、门洞中，猛烈向敌射击、扔手榴弹，整个街区笼罩在烟雾里；经过短兵相接的战斗，打垮敌军 1 营骑兵，占领了省政府。第七师指挥部紧随部队进驻省政府大院，师政委梁仁芥在“中山堂”给彭总打电话，报告部队已占领省政府及兰州部分市区，彭总非常高兴，命令部队继续战斗，扩大战果，彻底消灭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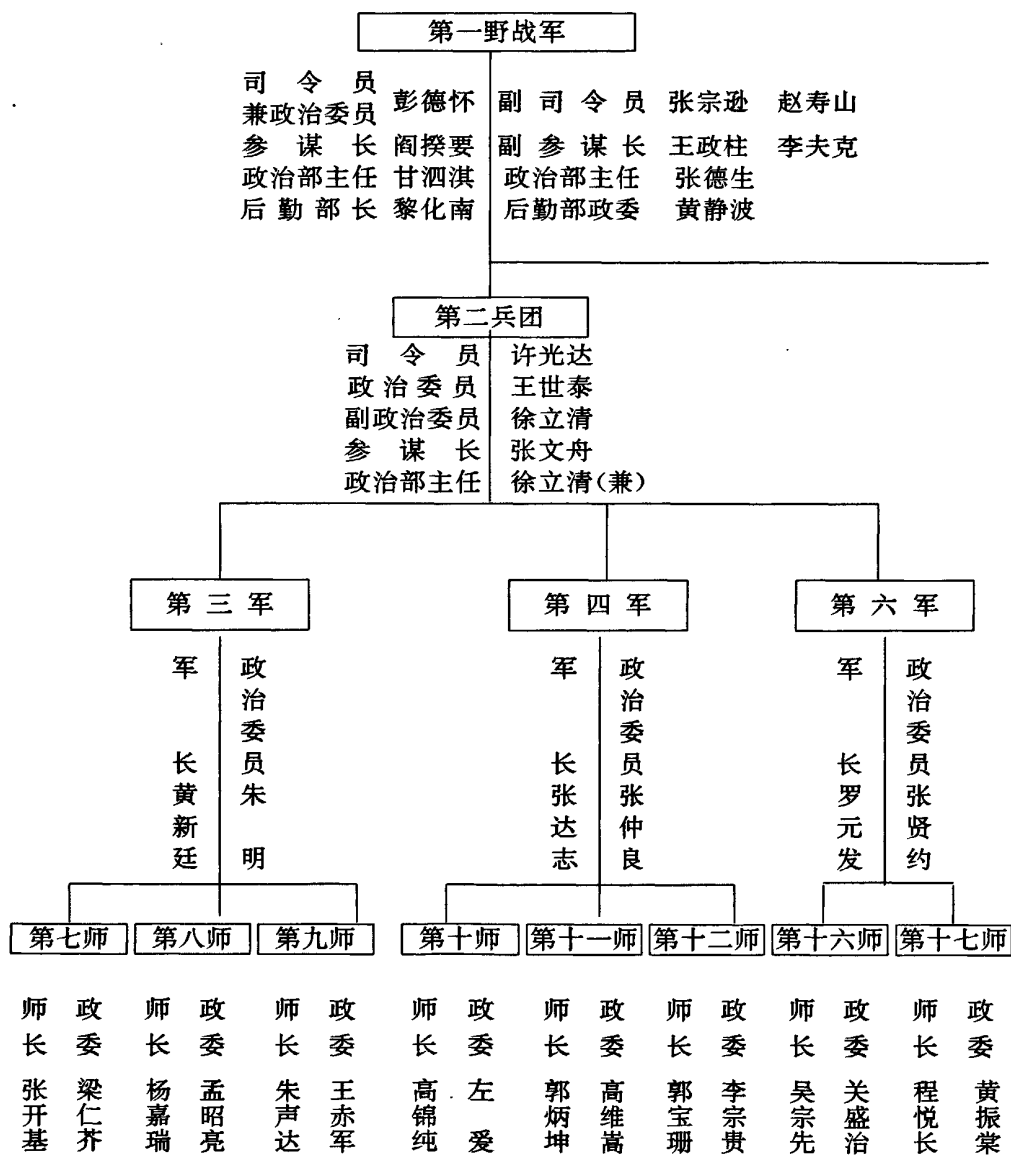
二十一团攻入城内后，在中山路打垮敌人的顽抗，又在南关什字歼灭溃逃的敌军一部，缴获了一批战马。在巷战中，该团二营四连九班一路领先，第一次俘敌 40 余人，第二次俘敌 100 余人，第三次又俘敌 100 余人。十九团一营二连连长贾秋忠，率全连战士乘黑夜搜索残敌，他们大胆勇猛地前进，在双城门、中山路东段、和平门等处，抓获了成群的俘虏；当他从俘虏口中得知焦家湾飞机场还有大批敌人时，立即指挥全连勇猛地穿插，机智勇敢地战斗，直趋飞机场，俘虏敌军 500 多人，迫降保安部队 2000 余人，战后被评为战斗英雄。

与此同时，第六十三军部队也从东岗镇插入市区，向拱星墩的敌军猛攻。各部队继续展开巷战，至26日凌晨4时，第七师已将各城门及城内各要点控制。战至天亮，市区内的敌军已基本消灭。11时，第十九团一部越过黄河铁桥，占领了白塔山。至12时，城内残敌亦被肃清，兰州战役胜利结束。第一兵团渡过黄河后，未及向北发展，兰州战役已告胜利，遂向西进军，直趋西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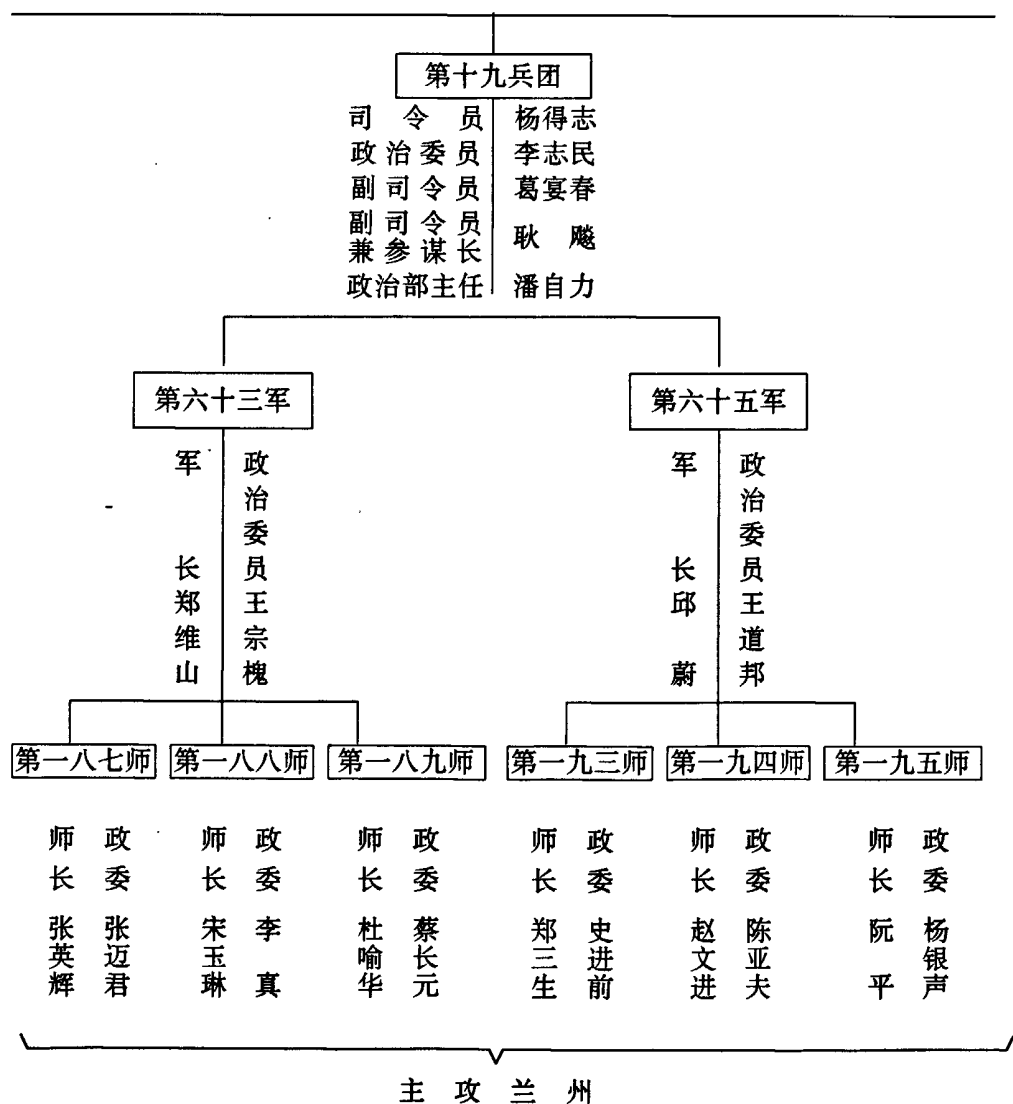
兰州战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部队一〇〇师、一九〇师、二四八师、青海保安一团、甘肃保安一团、四团全部，一八一师、三五七师大部，共计2.7万余人，击溃1.5万余人，“青马”军事集团实力损失殆尽。人民解放军伤亡9500余人。兰州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河西、新疆的大门，彻底瓦解了青海、宁夏国民党军残余势力作最后抵抗的意志，加速了西北全境的解放。

附表：兰州战役两军参战部队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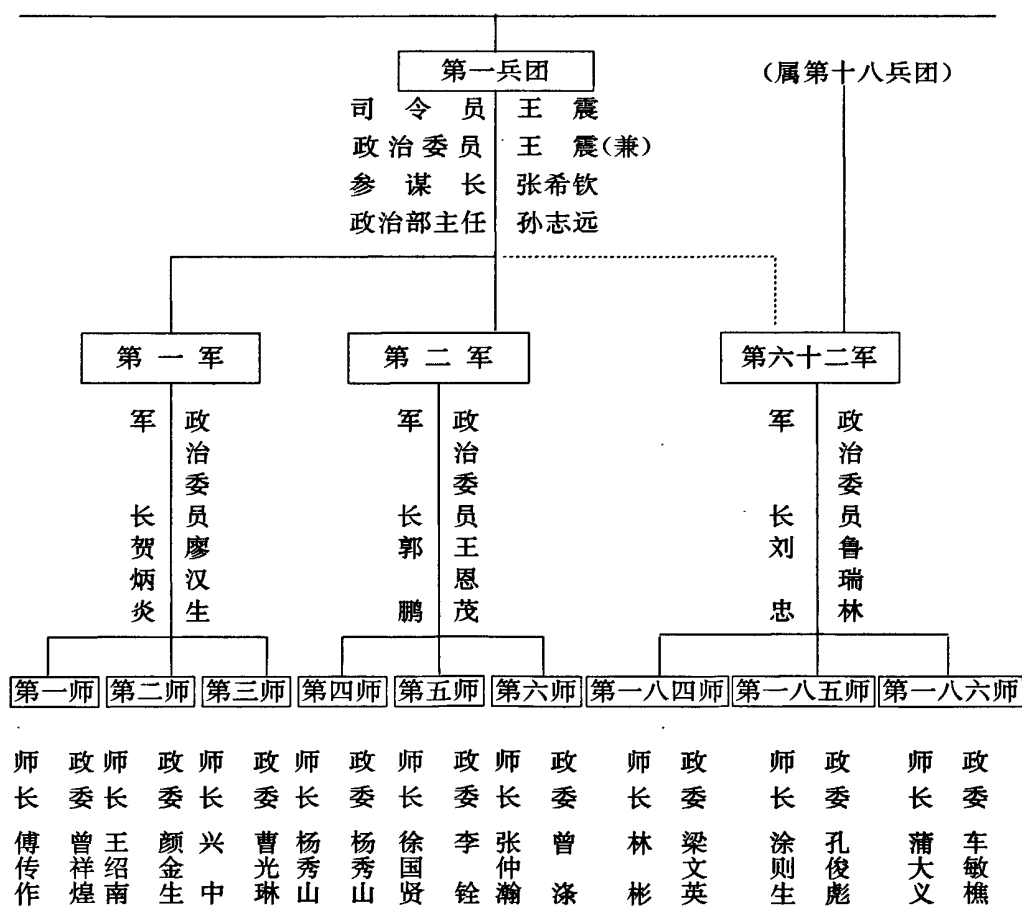
兰州战役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序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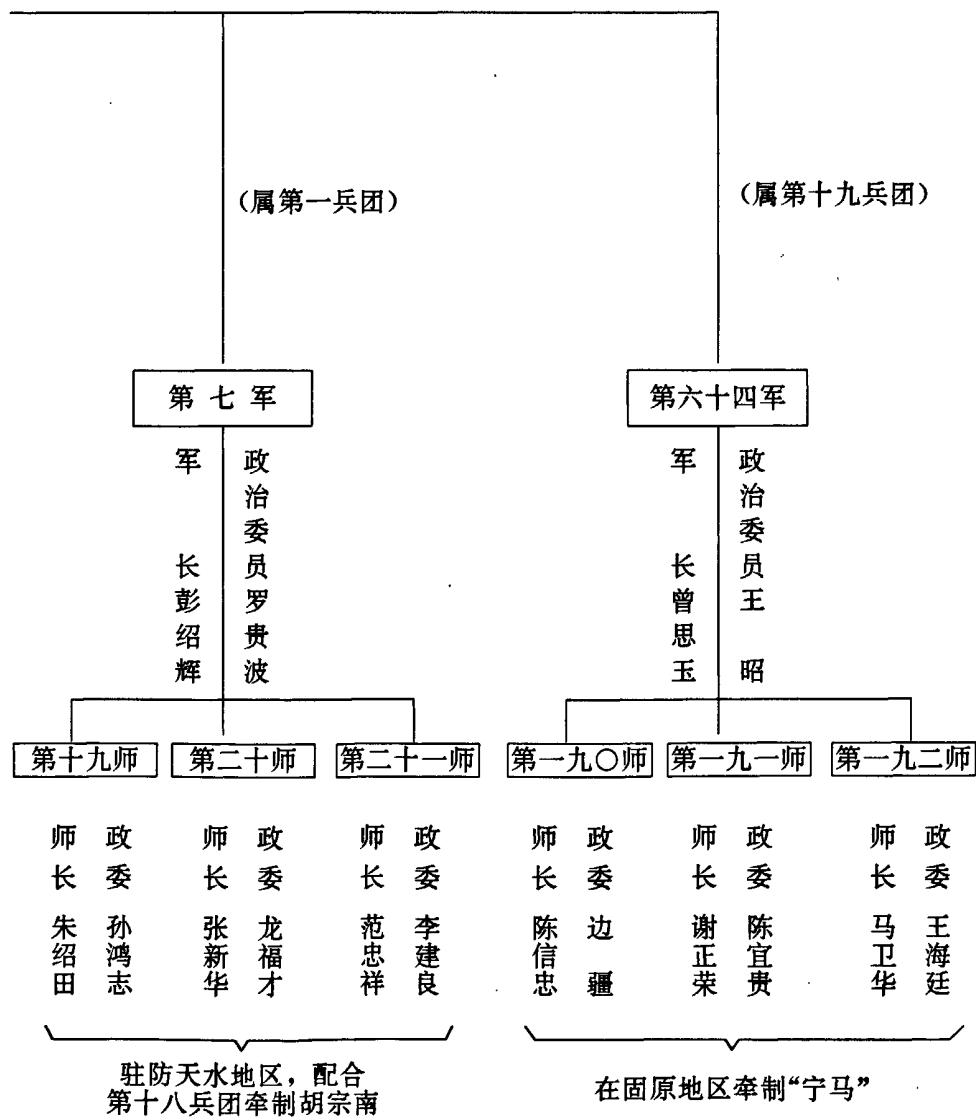
主 攻 兰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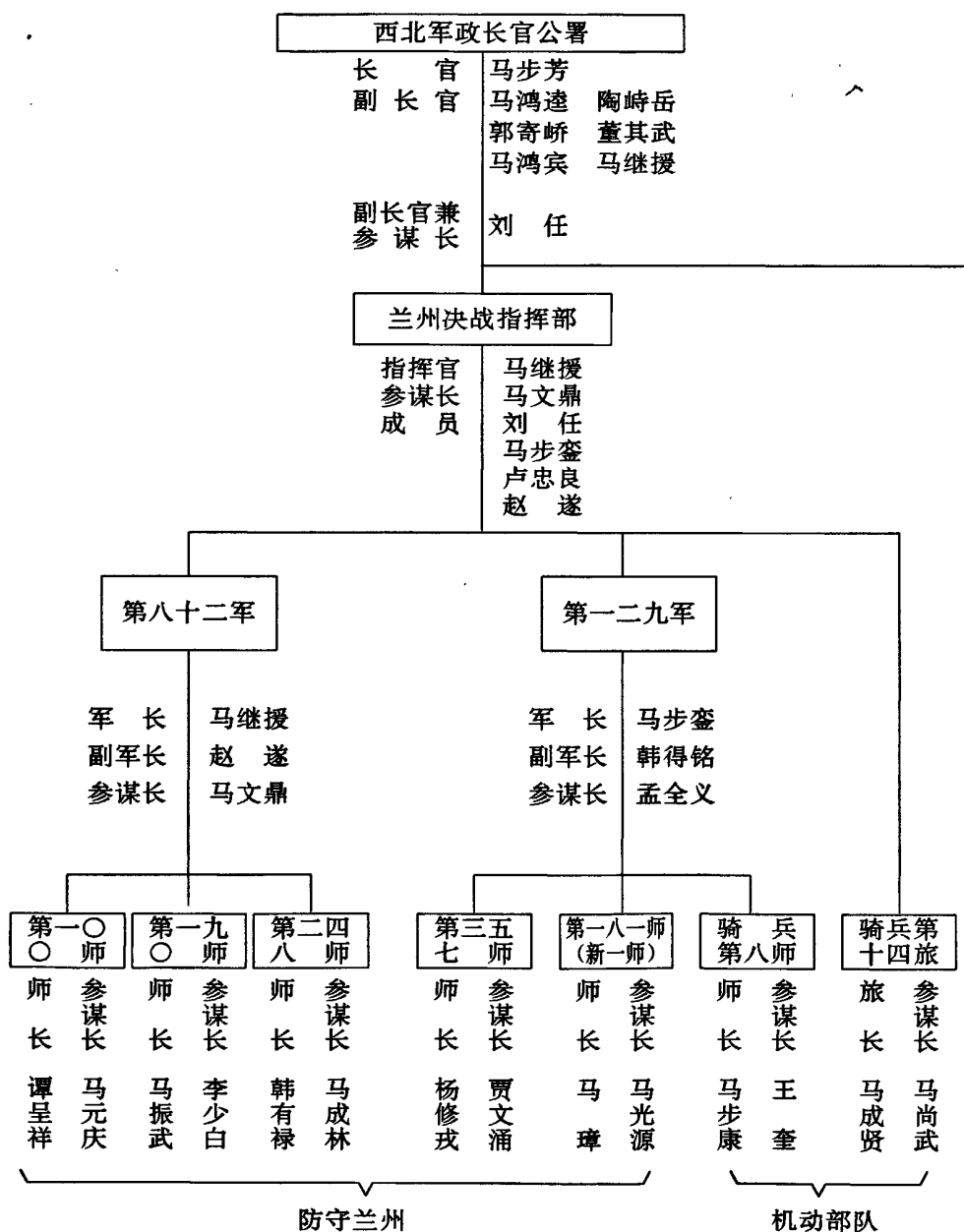
第三篇 重要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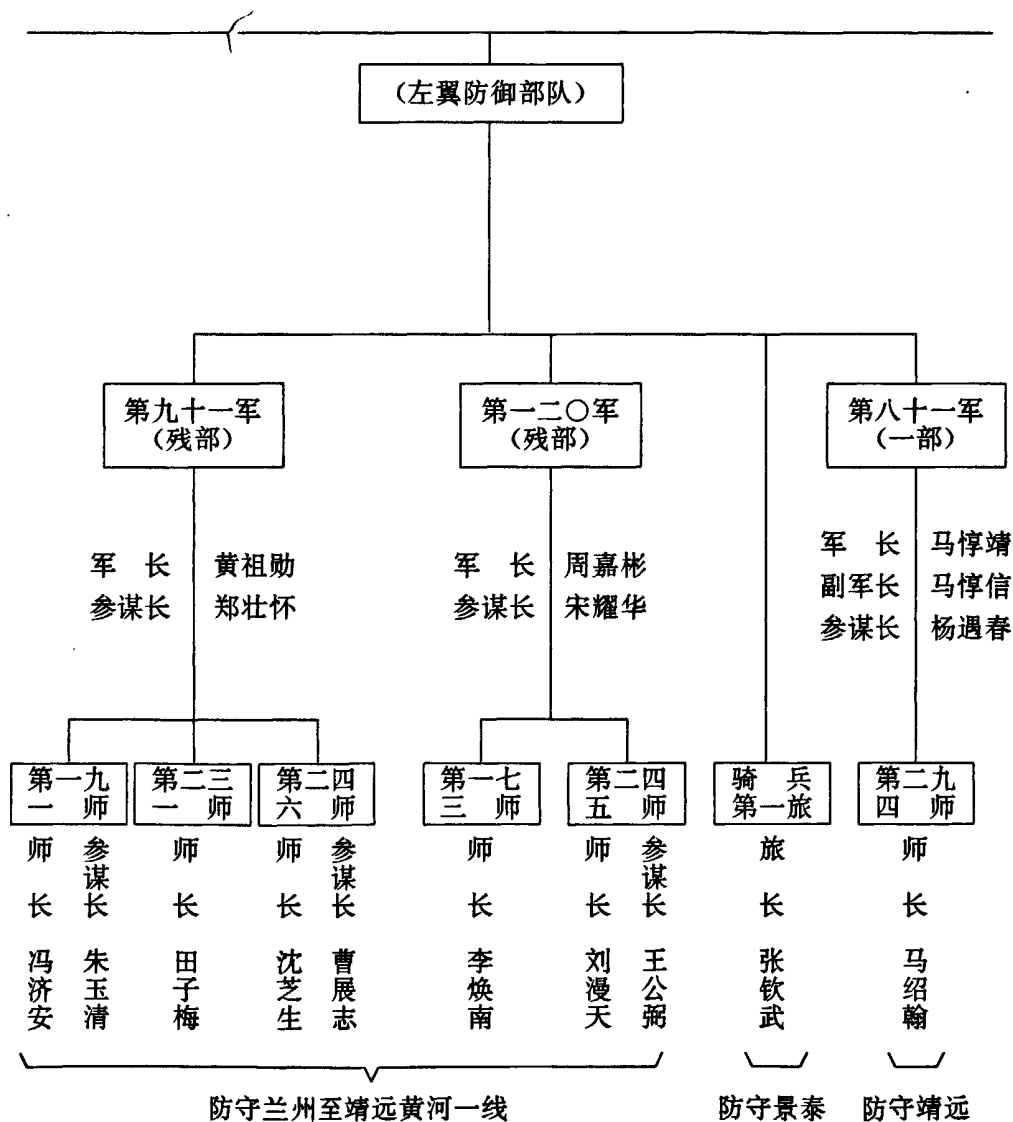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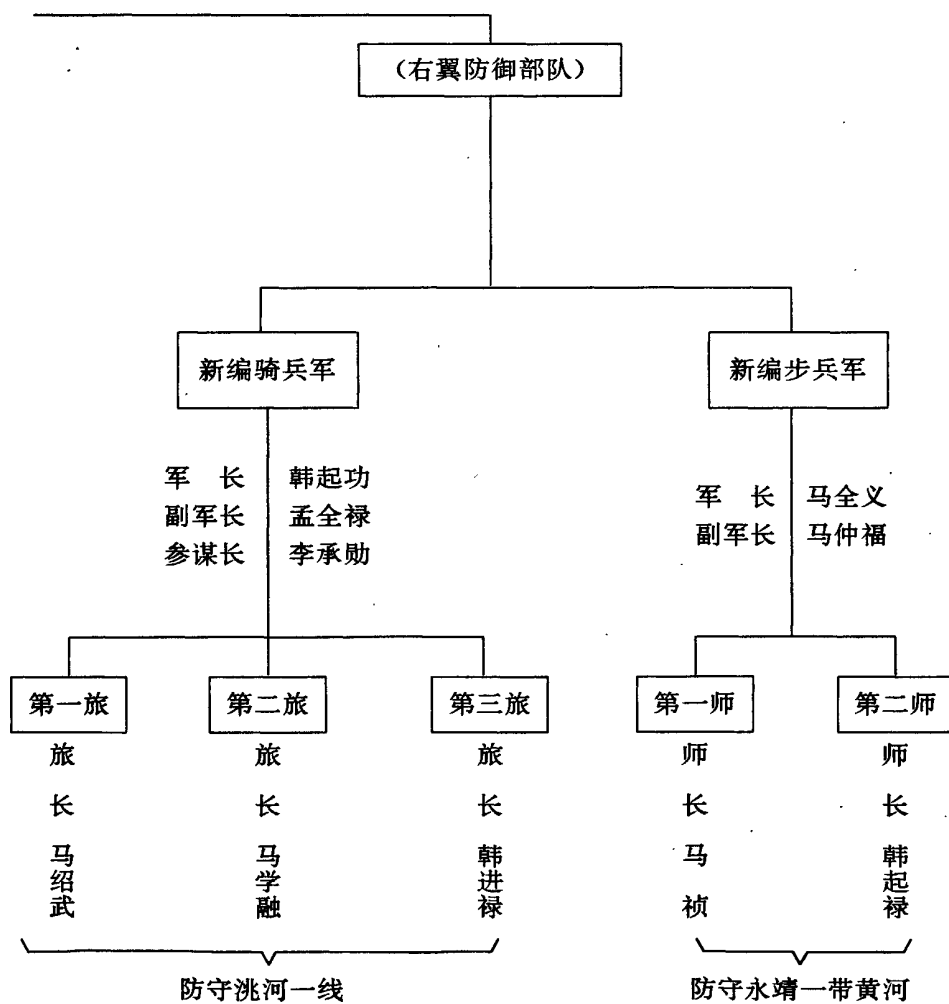
从临夏地区迁回兰州侧后



兰州战役国民党军参战部队序列表







第九节 河西战役

兰州解放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残部，退入河西走廊，甘肃省代理省长丁宜中率各厅厅长、处长也逃亡河西。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为消灭该敌，解放河西走廊，打开进军新疆的通路，决定发起河西战役。战役由许光达、王世泰指挥的第二兵团（辖第三、四、六军）和王震指挥的第一兵团第二军进行。

1949年9月3日，第二兵团附一野直属炮兵团和战车营，从兰州出发，向河西进军。所属第三、四军沿兰（州）新（疆）公路西进；第六军在兰新公路右侧，经松山、大靖、土门一线前进。在人民解放军声势浩大的进军中，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起义。当日，第三军解放永登县城；5日，三军先头部队跨越乌鞘岭，解放安远驿（今属天祝县）。8日，第六军进至平城堡（属永登县）、松山堡（今属天祝县）一带。11日，驻大靖（属古浪县）之国民党第九十一军一九一师骑兵团800余人，由团长曲绎兴、副团长王守贤率领起义，并开抵松山城，接受第六军收编；溃散于永登以西之“青马”骑八师第二十五团残部人马各150余，向解放军第四军投诚。13日，第三军先头部队进占古浪县城，守敌不战而逃。14日，第六军冒雨前进，占领大靖城（属古浪县），敌保警队投降。16日，第三军先头部队在武威以南之李家庄击溃敌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骑兵团一个连后，进占武威城，甘肃保安第三团、第四团及武威自卫团队等共5800余人，带战马1500余匹投诚。17日，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到达武威，敌第九十一军骑兵团及第二四六师骑兵团人马各1700余，于武威附近投诚。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青海西宁市北进，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广大指战员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虽冻死冻伤200余人，仍以饱满的士气，日夜兼程，奋勇前进，15日越过海拔5000米的祁连山脊，16日出扁都口，17日晨6时攻占民乐县城，歼敌骑兵第十五旅旅部及骑兵第三十二团，俘少将旅长王子谊、上校团长黄耀中以下400余人。18日进至三堡（属民乐县），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敌西北长官公署警卫团；接着又在六坝追歼敌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第二四五师七三五团，俘上校团长唐知仙以下 300 余人，毙伤敌 200 余人。19 日 13 时进抵张掖，经短暂战斗，即攻克张掖县城，全歼守敌第二四五师第七三三团、第七三四团残部，俘上校团长刘培裕以下 400 余人，缴获战马 400 余匹。19 日晚，截获由山丹西逃之敌第一七三师骑兵团，上校团长欧阳卓走投无路，向解放军投降。20 日，敌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七三六团上校团长王振声，率官兵 700 余人，于张掖以西之周家庄向解放军投诚。

二兵团解放武威后，继续向西进军。19 日，第三军先头部队进占永昌县城。21 日，第四军先头部队进占山丹县城，敌第八补给区之监护营及第一七三师之溃兵共 600 余人、马 300 余匹，于山丹以西之东乐镇向解放军投诚。同日，二兵团率主力抵达张掖，与一兵团胜利会师。22 日，第三军八师一部解放民勤县城。

与此同时，第二军继续向西挺进，22 日，该军第四师解放临泽县城（今蓼泉镇），第五师进至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威狄堡一带。正当第二军准备向高台之敌发起进攻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为代表，来与解放军洽谈起义事项，第二军遂暂停前进，就地待命。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退据酒泉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残部，以及长官公署直属之工兵团、宪兵团、驼兵团等机关、部队 35000 余人，于 9 月 24 日在酒泉起义。同日，第二军五师解放高台县城。25 日，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城。

为了防止敌人对玉门老君庙油矿进行破坏，使该矿在解放之后就能投入生产，为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第二兵团到达张掖之后，即集中各军骑兵部队，连同战车营，组成快速纵队，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指挥，长途奔袭，一日前进 300 余公里，于 25 日进占矿区，在广大职工协助下，完好地接受了该矿，驻矿区之国民党驼兵团三个连起义。

酒泉解放之后，河西之国民党军已基本消灭，人民解放军乘胜解放边远县城。26 日第三军九师一部解放金塔、鼎新 2 县。27 日，第二军四师一部解放玉门，28 日，又解放安西、敦煌。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已西逃新疆的国民党甘肃省代理主席丁宜中，宣布解散甘肃省府，返回酒泉，

于10月2日向解放军投诚。

河西战役历时26天，解放军前进1000余公里，解放县城16座，歼灭国民党军队4.8万余人，其中起义、投城4万余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创造了进军新疆的重要条件。

第十节 其它战斗

在解放甘肃期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和陇右人民游击队，在甘肃境内还发动过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战斗，主要的有如下几起。

一、陇右人民游击队解放陇西、渭源

1949年7月底，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西逃，甘肃广大地区即将获得解放。这时，中共陇右工委领导的陇右人民游击队，也加强了活动，准备夺取渭源、陇西、会川（今属渭源县）3县的地方政权，迎接人民解放主力部队西进。

8月2日，陇右工委和陇右人民游击队派中共地下党员康君实，向国民党陇西县自卫大队副大队长张世雄传达了陇右工委的指示，要他抓住有利时机，率领该自卫队起义，和平解放陇西。当时，虽败退下来的国民党第一二〇军周嘉彬部临时驻防陇西，但张世雄仍着手作起义准备。8月6日，第一野战军逼近陇西，周嘉彬部继续西逃，国民党陇西县长（兼自卫大队大队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也随军逃走，张世雄认为起义时机已到，即调两个自卫中队控制城防，派出警察队巡逻城关，保护粮食仓库。随后，他又召集当地的绅士和开明人士开会商谈起义事项。会议决定，立刻关闭城门，防止溃兵入城骚扰，维护好地方秩序；同时派人去请陇右游击队速来陇西，配合自卫大队起义。

8月8日，陇右工委和游击队负责人陈致中、毛得功、杨友柏、万良才等人来到陇西城郊，与陇西县“八大绅士”在城东之春场村举行谈判，商定万良才率少数干部进城，在“八大绅士”协助下接管陇西县政府，陇右游击队暂住城外。万良才等人于当日进城，地下党员纷纷报到接受任务。9日，陇西县自卫大队、省保安司令部陇西电台、第八兵站、天兰铁路第五工程段警备队，共400余人，在张世雄率领下正式宣布起义，陇西县和平解放。自卫大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队起义后，该队中队长、国民党特务伍云青，坚持反动立场，派遣便衣5人，企图暗杀万良才等人；但阴谋泄露，出城外逃，被陇右游击队抓获缴械。12日，一野一兵团一军先头部队抵达陇西县城。

与此同时，陇右工委派员组织渭源县自卫大队起义。8月13日深夜，毛得功、杨友柏率领游击队千余人，集结于渭源城外的申家坪，策应该县自卫队起义。8月14日拂晓，渭源县自卫大队大队长王兰坡（中共地下党员）、一中队中队长王育一（中共地下党员）等，根据陇右工委指示，率领自卫大队200余人起义，逮捕了国民党渭源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干事长、便衣队长等人，向城外发出信号，游击队立即进驻县城，渭源县获得解放。次日，一军进驻渭源县城。

在解放军西进时，陇右工委即派人联络打入会川县自卫大队的中共地下党员，指示他们加紧工作，伺机组织该队起义。8月上旬，陇右人民游击队负责人肖焕章、牙含章，通知在该队的8名地下党员率队起义，并带领游击队前去接应。鉴于该县城内驻有甘肃保安旅，县自卫大队二中队队长王占华（中共地下党员）遂以出外“剿匪”为名，于8月14日率队员120人至会川城外，宣布起义，并按原定计划向宿营罗家磨的国民党天水团管区司令部发起攻击。该司令部受到攻击，立刻陷入混乱，被押送的数百名壮丁趁机散逃回家，负责押送壮丁的该团管区三营九连连长周志毅（中共地下党员），带领全连118人宣布起义。8月15日下午，陇右游击队配合解放军第二军主力部队解放会川县城，消灭了国民党甘肃省保安旅旅部及保安第八团，俘旅长陈学浩以下1400余人。8月19日，驻守在老堡子的会川县自卫大队第一、第三中队220人，被陇右游击队包围，这两个中队遂向游击队投诚。

二、第七军在水南部的战斗

扶眉战役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一线，其西翼防线延伸至甘肃省之两当、徽县、成县地区。胡宗南设置秦岭防线的战略企图，一是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二是组织兵力，伺机北犯，重占宝鸡、天水，进而重占西安、关中；三是策应“青马”，促其固守兰州。为了保障人民解放军西进大军的后方及侧翼安全，一野前委及彭德怀司令员决定，第十八兵团率六十军及六十一军布防于西安至宝鸡一线，防备胡敌北攻；陇东南战役胜利后，又留一兵团

第七军于天水，钳制胡军。

民国 38 年（1949 年）8 月中旬，胡宗南为配合马步芳军固守兰州，便部署所部，准备物资，计划北犯，置其主力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等部于两当、徽县、成县地区，企图袭占天水，进而袭击一野主力侧背；又命其所属第三十八军及二一四师残部于宝鸡以南之观音堂、黄牛铺等地，三十六军于咀头、江口等地，企图北犯宝鸡。兰州战役开始后，敌军即向当面之解放军骚扰、攻击。8 月 27 日，盘踞徽、成地区的敌军，开始大规模北犯，28 日 12 时重占西和县城；敌第六十五军一部，占领高桥（在徽县北境）、娘娘坝、大门（均在水南南部）等地。东线之敌也全线出动，攻击驻宝鸡之人民解放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北犯企图，一野即命第十八兵团，以第六十军为主力，配属第六十一军之一八一师、一八三师及第七军各部队，向敌军发起反击，接着于 8 月 31 日发起秦岭战役，对秦岭一线之敌实施全面攻击。在反击作战中，驻防天水的第七军，以第十九师、第二十师为主攻部队，第二十一师为预备队，对北犯娘娘坝、大门之敌，进行猛烈攻击。敌军受到第七军部队攻击后，抵抗不久，即向南退走；进占西和之敌也主动撤走，第七军遂进占娘娘坝至盐关一线，陈兵徽、成两县边境。东线第十八兵团也迅速击溃敌军，乘胜进占秦岭，将敌军压迫至太白、凤县及其以南地区。9 月 5 日，十八兵团命令各部队停止攻击，秦岭战役即告结束。是役，解放军东西线部队共歼灭敌军 3700 余人。

三、六十三军解放靖远、景泰

兰州战役后，由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民国 38 年（1949 年）9 月初开始向宁夏进军。国民党马鸿逵部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以第八十一军一部防守靖远，骑兵第一旅防守景泰，构成“保卫”宁夏的第一道防线。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在向宁夏进军途中，向驻守靖远、景泰之敌发起攻击，歼其一部，解放了这两座县城。

9 月 2 日，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师长张英群、政委张迈君）先头部队五六一团，从兰州出发，向靖远开进，3 日攻占一条城，“宁马”军 1 个连向该团投降；5 日攻占靖远县城以南之大炉子和小炉子，歼灭“宁马”军 200 余人；7 日，解放靖远县城，“宁马”八十一军二九四师八八一团先期北逃，俘国民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党靖远县保安大队长以下 250 余人，缴获步枪 240 支，机枪 8 挺，弹药 2 万余发，汽车 4 辆。

9 月 7 日，沿黄河两岸向北开进之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师长宋玉琳、政委李真），为尽快夺取景泰，打通进入宁夏的道路，采取多路快速纵队进军，主力沿黄河东岸，第五六三团沿黄河西岸，第五六四团一营乘羊皮筏子和木船顺黄河前进。他们顶风冒雨，翻山越岭，连续急进，锐不可挡。第五六三团进至景泰以西小芦塘，歼敌 1 个连；12 日，景泰遂告解放。

靖远、景泰解放，人民解放军从左翼进军宁夏的大门即被打开，第六十三军主力即经陡城、水泉（均在靖远县北）向郝家集、兴仁堡（均在海原县西北）之敌攻击；一八八师主力乘胜北渡黄河，迅速向中卫逼进。

第十一节 国民党在甘部队的起义、投诚

民国 38 年（1949 年）7 月 2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 3 个兵团 10 个军 20 余万人，开始了向甘肃的大进军。在进军途中，接连给予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一野领导机关和中共甘肃工委所属各级组织，相继派出许多工作人员，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在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在甘军队纷纷起义、投诚。大的起义有岷县起义、酒泉起义、武都起义 3 起，旅以下单位的起义、投诚共 46 起，起义、投诚的官兵共有 5.8 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大批官兵起义、投诚，加速了解放甘肃的进程。

一、甘肃师管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岷县起义

民国 38 年（1949 年）7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阻拦，深入甘肃腹地。8 月 8 日，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率师管区和保安部队开始南撤，11 日撤至岷县驻防。在此前后，国民党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团长陈叔钵，率第五一八团又两个营，由天水退到岷县，驻城外二郎山一带；师管区参谋主任雍国栋，带武威团管区数百人也到达岷县。这时，退到岷县的还有甘肃保安第五团，师管区直属第一、二团，省保安司令部骑兵大队以及保安大队等部，番号繁多，共约六七千人。这些部队互不统属，军心涣散，局面异常混乱。周祥初为统驭这些部队，遂成立

“甘肃自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将所有团、队分编为两个师，任陈叔钵为第一师师长，雍国栋为第二师师长，孙伯泉为参谋长兼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

周祥初在民国 36 年（1947 年）担任国民党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时，其舅父任谦任平凉保安副司令。当时，任谦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作，国民党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曾派人捕捉任谦，经周掩护，任脱险到了延安。

鉴于以上情况，一野联络部于民国 38 年（1949 年）8 月派原国民党将领宋子贤来岷县，策动周祥初起义。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员李般木、康君实、吴岳等，也带着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致蒋云台的亲笔信和张治中致陈叔钵的电报，来到岷县，与周祥初取得联系，转达了王震敦促他起义的意见以及共产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周祥初同意起义，但对李般木等 3 人是否中共地下党员，还不相信，对起义后个人的出路还存有疑虑，于是，他写信给王震，要求派任谦来岷县，协助他组织起义。

9 月 1 日，彭德怀司令员派任谦以第一野战军代表身份，随同康君实、李般木从兰州来岷县，9 月 3 日抵岷，即与周祥初、陈叔钵等人商谈起义事项。周祥初和孙伯泉召集连以上军官和地方行政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大家表示：顺应时势，弃暗投明。至此，驻岷军政人员的起义已酝酿成熟。任谦、周祥初又商定联络卓尼杨复兴一同起义。

卓尼为甘南藏族聚居区，杨复兴是世袭土司兼国民党洮岷路保安司令，有藏兵三团。还在第一兵团进军临夏途经临洮时，王震曾给他写信，讲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因此他对起义已有思想准备，这时表示“只要解放军不妨碍土司的地位，不侵犯藏民权益，保障安全，我们就投降，历史上我们没有跟红军打过仗，今天更不敢与解放军作对”。9 月 4 日，任谦和周祥初派人持信件去卓尼，请杨复兴来岷县商议起义问题。杨复兴接信后，即与其参谋长杨生华及所属团长、副官等来岷共同起义。与此同时，任谦、周祥初又派人去临潭县，策动该县县长杜凌云和自卫大队大队长王禹九等，一并起义。

驻武都国民党胡宗南之陇南行署主任赵龙文，获悉驻岷县的国民党军酝酿起义，即派特务带电台 1 部、银元 1 万元和提升陈叔钵为第一二〇军师长的委任状来岷，破坏起义。赵要陈叔钵杀掉周祥初和任谦等人，将部队带到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武都。赵龙文的阴谋被驻武都的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蒋云台侦悉，即密电周祥初。周与任谦等商议后，随即告诉陈叔钵，并决定将计就计，从特务处要来1万元之后，即将特务支走。

9月11日，岷、洮、卓地区的国民党主要军政人员齐集岷县，举行大会，周祥初宣布起义，宣读了致彭副总司令、张、赵副司令员的起义通电。电文说：“任谦代表到岷后，洮岷军政全体极为兴奋，在九月十一日举行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今后誓愿站在人民立场，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与西北军政诸首长之领导，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及人民解放军宣言所载之各项基本政策，整编部队为人民军队，打倒美帝国主义，肃清反动残余，以期早日成立全国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及全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忠诚奋斗，实现新民主主义，完成全国人民之愿望。兹当起义之初，部队改编待命之时，特此奉告，并盼指导。”9月14日，一野首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为周祥初等起义将领复电，电文说：“申电欣悉，当此胡马匪军面临覆灭，西北人民迎接全部解放之际，你等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行列，前途光明，殊堪庆贺。”

周部起义后，根据第一野战军指示，成立了洮岷军政委员会，周祥初任主任委员，中共岷县地委书记王耀华、专员刘余生以及陈叔钵、孙伯泉、杨复兴等为委员。将起义部队（4394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一军，周祥初任军长，孙伯泉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师，第一师除原有人马外，将保五团划归该师，仍由陈叔钵任师长；其余编为第二师，仍由雍国栋任师长。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改编为卓尼民兵司令部，杨复兴任司令员，赵敏文任政治委员，归岷县军分区指挥。

岷县起义，正值全国政协首届首次会议召开之际，大会宣布了周祥初等起义通电，对全国颇有影响，对西北影响尤大，为加速甘肃全省和大西北的解放，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酒泉起义

民国38年（1949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兰州、西宁相继解放，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和宁（西宁）张（张掖）公路，以钳形攻势，追击败退河西的国民党军队。9月21日，第一、二兵团会师张掖；22日，

解放军前锋部队进至临泽，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人员逃至酒泉，所属部队溃不成军，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与政工处长上官业佑、第一二〇军军长周嘉彬、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等，乘飞机逃走。

在急转直下的形势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部司令、河西警备总部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东来，与解放军商谈起义事项。曾震五到张掖后，晋见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汇报了陶峙岳起义的意向，然后即来兰州晋见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请示有关起义事项。

为争取酒泉地区国民党军早日起义，王震亦于9月21日派第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原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参谋长，陶峙岳旧部），到高台做争取国民党第二四六师起义的工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闻讯，于当晚由酒泉赶到高台，和刘见面。刘向他讲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转达了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要求驻酒泉之国民党军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之安全。彭提出：请解放军在高台以东停止前进，酒泉以西由国民党军驻扎；尔后的行动，等候曾震五在兰州的谈判结果。刘振世再次叮嘱：第二四六师仍驻高台不动，其余部队驻在酒泉一带，不得继续西走，俟解放军到达酒泉后，听候改编。彭表示接受，但在刘振世返回张掖后，却令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将驻高台部队撤至酒泉集结待命。

彭铭鼎回到酒泉后，于22日晚召集国民党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第九十一军参谋长郑壮怀，第一二〇军参谋长宋耀华，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第一七三师师长李焕南，宪兵第二十二团团团长曹叔希等，商讨起义事宜，会上争论甚是激烈。次日拂晓，刘振世奉王震之命到达酒泉，直接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彭月翔及汤祖坛等见面，做说服工作，又同许多军师级干部谈了话，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政策，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介绍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的新气象，解除了许多人的顾虑。经过两天一夜的工作，大家认识渐趋一致，同意随陶峙岳起义。9月24日，由陶峙岳领衔，驻酒泉国民党部队通电起义。参加起义的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1194人，河西警备总部231人，第八补给区10142人，第九十一军军直687人，一九一师376人，二四六师919人，二三一师3011人，第一二〇军军直1014人，一七三师726人，二四五师825人，长官公署警卫团1664人，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1375人，骆驼兵团942人，通信兵第七团652人，工兵第七团660人，宪兵第二十二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团 540 人，第十九旅十九团 429 人，第一七八旅五三二团 1308 人，骑兵学校 376 人，其它营以下单位 8000 余人，共计 3.5 万余人。

陶峙岳等人致彭副总司令的电文说：“抗战八年，继以内战，人苦兵劫，渴望和平，峙岳等为革命大义，我西北诸袍泽亟应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谨此电达。”彭德怀复电说：“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甚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民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25 日，一兵团第二军一部进驻酒泉，27 日，二兵团兵团部到达酒泉，进行接编工作。10 月 2 日至 15 日，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第九十一军直属队、第一九一师、第二四六师残部、河西警备总部勤务营，合编为第三军独立团；骆驼兵团改为第三军骆驼兵团；第一二〇军直属队、第一七三师、第二四五师残部，合编为第四军独立第一团；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改编为第四军独立第二团；第二三一师及骑兵第十九旅十九团、第一七八旅五三二团、新疆警备总部警卫团，合编为第六军独立师；工兵团、通信团等特种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二兵团直属部队；第八补给区及汽车团，改编为第一兵团酒迪运输司令部。起义的主要军官，分配在人民解放军任职，其中彭铭鼎任第二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汤祖坛任第三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沈芝生任第七师副师长。其他人员也都作了适当安排。

三、第一一九军武都起义

民国 38 年（1949 年）7 月中旬，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在扶眉战役中受到沉重打击，全军原有 2 万人，仅剩 5000 多人，参谋长郭宝贤、军需处长韩昌琦、警卫营长郭维屏、第二四四师团长李德凯等被俘，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分别率第二四七师、第二四四师残部撤至天水，继退武都。王、蒋因作战失败，受到胡宗南等人的讥讽与歧视，处境尴尬，官兵 4 月之久未发薪饷，粮秣不济，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还在扶眉战役前夕，西安军管会主任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一野代表任谦，就曾派员对蒋云台做工作，争取第一一九军起义，但蒋未下起义决心，战役一结束，赵、任又派蒋的旧部冯克镇与他联系，蒋又以“容后

再说”推辞。第一一九军撤回天水后，一野副参谋长韩练成又派人动员蒋云台早举义旗，归向人民。此时，蒋云台虽已动摇，但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一面看汉中（胡宗南），一面看兰州（马步芳），一面看西安（共产党），等待时局变化，再定何去何从的决心。期间，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先后在双石铺和静宁召开会议，追查扶眉战役失败的责任，把贻误战机的“罪责”归咎于王治歧和蒋云台，并拟惩治，但因王、蒋借故未出席会议，故未受到“制裁”。从此，蒋云台深感“孤臣孽子”之苦，倒戈之念，悠然萌生，“看西安”已占主导地位，但仍左顾右盼，主意不定。

7月下旬，第一野战军向西挺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在此形势下，一野和甘肃省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渠道，派遣工作人员，策动第一一九军起义。王震通过李般木（国民党甘肃省监察四署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康君实（蒋云台旧属，中共地下党员）转递了致王治歧、蒋云台的信，促其尽快弃暗投明。8月初，该军第二四七师师长陈倬离队潜逃，王、蒋将副师长李惠民提任师长。胡宗南对一一九军很不放心，除原驻武都的第三三八师外，又增派第十二师移驻武都，加以监视。

8月26日兰州解放，9月11日驻岷县之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率部起义，蒋云台才定下决心，准备起义，先后派第二四四师政工处长马锡玉、第七三二团副团长王景帆等人，分别与一野司令部、第七军和第六十二军进行联系，并建立电台联络。鉴于当时形势发展之需要，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又向蒋建议：第一一九军暂缓起义，并保护好陇南各县金库和公路桥梁、白龙江沿线峡谷栈道。

第一一九军起义的计划，被胡宗南派驻的陇南绥靖分署主任赵龙文侦知，即千方百计破坏起义。当王治歧由岷县到达武都后，赵将王留住城内（一一九军住武都以北之安化镇），进行拉拢、控制。9月中旬，胡宗南来电说，拟任王治歧为第五兵团副司令兼一一九军军长，另成立一个军，由蒋云台任军长，要蒋率第二四四师入川，但蒋借故拖延未走。接着，胡又连续来电，先令第一一九军开往汉中休整训练，继又改令在西汉水以南布防，蒋云台又以为士兵赶制棉衣为由，拖延行期。胡宗南的上述诡计失败后，赵龙文便派陇南反共工作团副团长袁耀宸任第一一九军参谋长，妄图控制该军，阻挠起义。袁到职前，蒋云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公开说明袁耀宸是胡宗南的特务，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严加提防，从而将袁孤立起来，使赵破坏起义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了拉住王治岐，10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任命王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王于12月2日在武都就任省主席职）。

为了做好一二九军的起义工作，9月下旬，康君实和六十二军的两名工作人员秘密到达蒋部，和李殷木、马锡玉、陆进贤（二四四师参谋主任）等汇合，共同开展起义工作。11月底，解放军向陇南进军，一野第七军一部沿江（江洛镇）望（望子关）公路向碧口前进，第六十二军从岷县直指武都。12月5日，赵龙文率第三三八师及第十二师逃往四川，蒋云台遂派部队开进武都，接管了城防。在李殷木、康君实等人的协助下，蒋云台扣押了袁耀宸，收缴了国民党武都警察局的枪械。12月8日晚，第六十二军先头部队到达武都，王治岐、蒋云台率一一九军起义，驻武都地区的各级政府和地方武装团队，也随同起义。

9日晨，王治岐、蒋云台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宣告起义。随同一一九军起义的有：陇南补充一团（团长兼西和县县长张孝友），补充二团（西固县组建，团长龙一飞），补充三团（团长兼成县县长陈秀），补充四团（团长兼文县县长王泽勉），补充五团（武都县组建，团长石文正）及武都行署部分人员、武都县代理县长马步援等，共计8720人。

12月中旬，任谦到达武都，传达了一野首长命令：将原第一一九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任命蒋云台为军长，黄忠学为政委，孙超群为副军长。原第二四四师改编为第七师，辖3个步兵团；原第二四七师及各地方部队、补充团改编为第九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

四、胡宗南骑兵第一旅景泰投诚

兰州解放后，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其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沿河西岸北进，原驻景泰县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骑兵第一旅退至景泰以西之昌林山一带。

1949年9月5日，二兵团第六军十七师进至松山地区后，得知祝贡寺管家罗善学与骑一旅旅长张钦武很要好，遂于9月10日派罗和第十七师的一位参谋，持该师领导人敦促张钦武起义的信前去与其会面，但张举棋不定。不几天，一八八师政委李真又向张写了劝降信。9月13日，张钦武召开上尉以

上军官会议，商讨投诚事宜，一部分军官愿意弃暗投明，张遂决定投诚。

14日，解放军第一八八师一部进驻白墩子，当晚，张钦武来白墩子与解放军负责干部会面，商定了投诚改编事项：（一）骑一旅接受和平解放；（二）现有部队交解放军改编；（三）所有武器弹药、辎重物资，清理造册，移交解放军；（四）军官中要求回汉中的，可发给遣返证。张返回部队宣布时，部队发生混乱，400余名官兵在顽固势力操纵下逃跑。15日晨，张钦武率官兵900余人，带武器850余件、卡车2辆，到芦阳城向解放军投诚。投诚后，百余人被遣返，其余由解放军改编，张钦武到兰州军管会报到，受到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接见。

五、拉卜楞保安司令部起义

夏河县是藏族聚居区，该县之拉卜楞寺院活佛嘉木样，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地方事务由其兄黄正清掌管，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辖藏兵3个团。

民国38年（1949年）初，中共陇右工委指示地下党员常秋英，敦促她的丈夫张子丰（拉卜楞保安副司令兼参谋长）说服黄正清起义。因黄有疑虑，未下定起义的决心。8月22日临夏解放，黄正清率警卫部队300人，撤到夏河县东南的阿木去乎躲避。这时，已到临夏的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派李福林（国民党起义军官）等去夏河县，争取和平解放。李到夏河后，受到黄祥（黄部第二团团长）、黄保元（夏河县政府秘书）及数千群众的欢迎，随即推举韩志华、苏贵仁、尹景子3人为代表，前往临夏迎接解放军。

在此之前，黄正清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王次辰，从兰州撤回甘南，途经殪虎桥时，与一兵团第二军部队相遇，该军政委王恩茂托王给黄正清带信，敦促他起义。黄接信后，即派张子丰、黄立中（副司令）和俄顷（拉卜楞寺代表）来临夏与解放军联络。这两批代表在临夏会合后，受到王震司令员的接见，并由他们带回了王震给黄正清的信，黄见信后定下了起义决心，率部返回夏河。

9月20日，王震派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团长刘光奇，率一营兵力到夏河进行接管工作。黄正清、黄祥、达吉及各族群众2万多人，在离夏河两公里的路旁夹道欢迎，夏河和平解放。之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后，黄正清来到兰州，受到一野司令员彭德怀的接见。不久，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宣布解散。成立夏河民兵司令部，黄祥任司令员，受中共夏河工委、夏河县人民政府和临夏军分区领导。

六、团以下单位起义、投诚

第一一九军二四四师七三一团二营西和县起义 1949年夏，第一一九军二四四师七三一团二营机枪连副连长盛伯涛、第四连军需上士张瑞鲁等10多名下级军官和士官，去康县接收新兵，捕捉逃兵，中共地下党员黄世武（康县人，兰州大学法律系学生）向他们开展策反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取教育，张瑞鲁、盛伯涛、刘德元（五连中尉排长）、王相贤（四连中尉排长）等人思想进步很大，对国民党黑暗统治非常不满，表示决心起义，把队伍拉出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6月中旬，张瑞鲁所在的四连在康县接收新兵后返回成县。同月下旬，第一一九军由天水向南转移，第七三一团二营也随军部向西和行进。黄世武得知一一九军南撤的消息后，要张瑞鲁抓住敌军后撤，军心浮动的有利时机，在西和举行起义，把队伍拉向康县。队伍行经礼县罗家磨休息时，张瑞鲁召集王相贤等人秘密开会，商议了起义事项，决定到达西和后的当晚11时，以红色信号弹3发为信号，拉出各自的部队，宣布起义。不料，事被五连中尉排长孙仪礼密告团部，致使起义计划全部暴露。

7月13日晚7时，部队刚到西和县城，团部即派一个班，荷枪实弹，前来捉拿张瑞鲁等人。张瑞鲁、刘德元遂提前起义，以手榴弹、机枪还击。其它参加起义的下级军官听到枪声后，知道情况有变，遂率所部迅速离开驻地，向第一集合点二郎河坝开去。由于国民党军紧追不舍，起义部队在徒涉二郎河时，部分人员失散，火炮、机枪、电台等尽皆掉入河中，到二郎坝集合点时，仅剩400余人。

起义部队会合后，立即向第二集合点成县唐坪进发，接近石家关时，遇到胡宗南九十军1个骑兵连的阻截，又转向刘巷，途中又被九十军1个步兵营包围，激战两小时，起义部队分3路突围。次日下午，起义部队先后到达第三集合点成县的黄陈，仅剩36人。

7月14日晚，黄世武在成县黄陈村召开起义人员会议，宣布成立“陕甘

川边区游击总部”。除总指挥留给上级党组织委派人员任职外，确定黄世武为副总指挥，张瑞鲁、刘德元、王相贤、盛伯涛为参谋部参谋，陈忠齐负责后勤工作。游击队编为四〇一、四〇二、四〇三、四〇四4个小分队，在康县开展革命斗争。后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围剿”下辗转奋战，一部分人员伤亡，一部分人员一直坚持到解放。

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一营在陇西鸦儿峡起义 该营在陇右工委策动下，由营长罗子英率领，于8月6日起义。起义后，根据中共陇右工委指示，撤往漳县待命。解放军第二军解放漳县后，其部由该军收编。

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骑兵团武山县城起义 扶眉战役中，该团受到惨重伤亡，战后，残部编为两个连，共有官兵370余人，步枪300余支，轻机枪8挺，迫击炮4门，六〇炮8门，马匹齐全，8月3日，退驻甘谷县盘安镇。

为争取这支部队归顺人民，早在1948年，中共陇右工委就派地下党员邓品珊打入该团，在勤务连当了事务长。邓在该团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党员13人，并成立了党支部。该连连长汪鉴虽有察觉，但由于他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满，故未干预。扶眉战役中，邓曾敦促汪鉴起义，汪以条件不成熟而未动，该团退驻盘安镇后，中共地下党员康丙衡，以同乡、同学关系劝汪起义，得到汪的同意。康丙衡向地下党负责人苏星（汪鉴同学）汇报后，又和苏星同去做汪鉴的工作，提出动员全团起义的要求，汪表示有把握说服团长赵玉亭起义。与此同时，邓品珊在党支部内作了动员，组织党员在士兵中做动员工作，发动士兵参加起义。

8月4日，苏星化装成国民党士兵来到该连，与邓品珊接了头，便和赵西武（中共地下党员）、汪鉴同去动员赵玉亭率部起义。他们见赵后，晓以大义，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终于解除了赵的思想顾虑，同意起义。8月5日，一兵团第二军解放甘谷，前锋部队继续向西挺进。8月7日，该骑兵团与二军五师取得联系；10日，在武山县城举行仪式，宣布起义。11日，奉一兵团命令，该团开往甘谷整训，然后改编为第二军独立骑兵团，赵玉亭任副团长。

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二团三营武山县城起义 该营有官兵560人，枪百余支，营长赵西武为中共地下党员，经地下党组织同意，于1949年1月出任该营营长。此后，他便利利用合法身份，接受党组织派去的地下党员令海荣、任林，并任命他们担任连长；成立了党支部，赵西武任支部书记。

第三篇 重要战事

7月底，解放军大举西进，迫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西溃退。8月8日，解放军迫近武山，10日，赵西武率该营起义。11日开往甘谷整训，改编为第二军独立步兵团，赵任团长。

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三团渭源县莲峰镇起义 7月上旬，国民党甘肃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决定增设补训第三团。经过征补，全团有官兵1千余人，下设3个营，9个连，有枪支900余件，军马300余匹。团长任镜臣是中共地下党员。该团开始驻陇西县城西口，7月间撤至漳县盐井镇，并乘机夺取了胡宗南赶马部队的枪弹、马匹，装备了自己。

8月上旬，一兵团二军先后解放天水、甘谷，先头部队继续西进，任镜臣感到起义时机已到，召开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商谈起义问题，一部分人主张与解放军联系举行起义；另一部分人不主张起义，想再看看形势的发展，争论比较激烈。为了达到起义的目的，任镜臣采取了暂时妥协的办法，准备把部队开到岷县地区，并拟在途中将两名不同意起义的营长制服，然后与解放军联系，组织起义。部队在开拔途中，收到解放军先头部队一封敦促起义的信，任镜臣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将信向全团主要军官宣读，并说明只有起义，才是出路。迫于形势，原来反对起义的人也改变了主张。

8月11日，任镜臣派任琳（中共地下党员）与第二军五师联系；次日，按照二军五师的要求，将全团开到渭源县莲峰镇，举行了起义仪式，第二军四师师长杨秀山作了欢迎起义的讲话。接着该团就地改编，编入第四师建制，任镜臣仍任团长。

甘肃师管区补训第四团一营 于8月12日在陇西以西之汪家衙投诚。

甘肃师管区补训第一团漳县殪虎桥投诚 该团有官兵300余人，团长潘盈汉、副团长蒲华（中共地下党员）。7月，甘肃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将部队调往岷县集结，令补训第一团由兰州小西湖撤到漳县驻防。8月10日，该团到达漳县殪虎桥。次日，中共地下党员康君实、李般木途经漳县见到蒲华，要蒲动员该团起义。蒲华即做第二营营长杨国卿的工作，杨同意起义。8月14日，第二军五师到达殪虎桥，蒲、杨带领第二营起义。团长潘盈汉在大势促使下，带领第一、三营和团部官兵投诚。次日，二军首长接见了该团营以上干部，将该团改编为第二军六师补训一团，起义官兵仍保留原职不变。

甘肃省天水团管区第三营九连会川县罗家磨起义 该连有官兵118人，

枪支 110 多件，担负接兵任务，连长周志毅系中共地下党员。

8 月上旬，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肖焕章，带领游击队来到离会川县城 10 公里的娘娘山，将该连连长周志毅和会川县自卫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刘占华（中共地下党员）找来谈话，要求他们组织武装起义。周志毅决定该连押解壮丁前往岷县途中，在罗家磨宿营时起义。为接应九连起义，8 月 14 日夜，刘占华率领二中队先行起义，将部队拉至罗家磨附近，并按原定计划向团管区司令部发起进攻。在混乱之中，千余名壮丁纷纷散逃，周志毅将九连带到罗家庙附近的东山上，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起义。

第九连起义后，和自卫大队二中队一起，配合解放军第二军部队于 8 月 15 日解放了会川县城。之后，第九连编入陇右人民游击队。

马步芳新编骑兵军第一旅二团康乐、广河起义 该团是 1949 年 5 月间拼凑起来的，实有 3 个连、134 人，团长张朝鉴。6 月间，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通过中共地下党员王西山，做通了康乐县参议长高龙舟的工作，高愿为康乐县的解放出力。高与张朝鉴是同乡、同学，关系较好；王西山曾与张朝鉴一起共过事，在高、王二人规劝下，张准备伺机起义。8 月 19 日，张朝鉴得悉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要处决他的密令，感到处境险恶，连夜率二连移驻八松。同日，解放军一兵团渡过洮河，逼近康乐、广河；驻温家山的该团一连，在连长何柱臣率领下宣布起义。张朝鉴得知一连起义消息后，遂与二、三连连长商议，于 20 日分别在八松、苏集宣布起义。起义后不久，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洮西军分区独立团，张朝鉴任团长，肖焕章任政治委员。后该团编入临夏军分区部队。

第九十一军一九一师骑兵团古浪大靖起义 兰州解放前夕，该团由敦煌、安西地区东调古浪县大靖、土门一带，担任河西走廊东端的警戒任务。该团原系东北军旧部，后被胡宗南改编，编有 7 个连，其中骑兵连 4 个，炮兵连、机枪连、通信连各 1 个，有官兵近千人，马近千匹。

兰州解放后，一野二兵团乘胜向河西挺进，第九十一军向西溃退。当二兵团第六军逼近松山（今属天祝）一带时，担任掩护国民党军后撤任务的该团团长曲绎兴、副团长王守贤认识到，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出路的，于是，派人与第六军取得联系，后又来到干柴洼（今古浪县干城乡），与第六军商谈起义事宜。9 月 6 日，全团开赴松山起义，接受改编。

9月7日,该团到达松山,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开会欢迎,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参加了欢迎会。9日转来一野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对起义部队表示欢迎,并决定将该团改编为第六军直属骑兵团,曲绎兴任团长,吴特任政治委员,王守贤任副团长,胡天舜任副政治委员。

“青马”骑兵团第八师二十五团残部 共有150余人,于9月11日在永登以西投诚。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骑兵团武威投诚 9月初,一野二兵团第三、四、六军分两路进军河西走廊,追击溃退之国民党军。9月12日,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骑兵团和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骑兵团,奉命在武威附近地域展开,掩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两个军部西撤。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骑兵团配置在武威北门外。该团有官兵1100余人,马1300多匹,团长为窦仁山,副团长为何运书。在西撤途中,该团第二连副连长张忠因故掉队,于9月15日归队时,随身带来第六军参谋长陈海涵的信,敦促该团起义。当晚,窦仁山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商议部队行动问题。对于部队是继续西逃,还是东去投降解放军,军官们看法很不一致,窦仁山也犹豫不决。直到晚上两点多钟,窦征求副团长何运书的意见,何以为继续西逃没有出路,主张向东开去,向解放军投诚。这时,解放军已迫近武威,形势已不允许继续争论下去,窦只得同意投诚。

9月16日拂晓,该团向东开拔,行至大河驿时,前卫连与解放军第三军九师侦察分队相遇,何运书立即带全体官兵向解放军投诚。

9月17日,解放军在武威举行入城仪式,之后,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设宴招待投诚的连以上军官,宣布将该团改编为第三军直属骑兵团,窦仁山任团长,何运书任第一副团长,张忠任第二副团长。

甘肃省保安第四团河西投诚 9月16日,该团大部在武威投诚,另一部西逃,于10月1日在高台投诚。

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监护营及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溃兵 共600余人,马300余匹,在监护营营长张耀天、副营长高振湘率领下,于9月20日在山丹以西之东乐镇投诚。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七三六团 700余人,在团长王振声、副团长胡胜祥率领下,于9月20日在张掖以西之周家庄投诚。

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骑兵团残部 在团长欧阳卓率领下，由山丹西逃，于9月20日晚到达张掖，受人民解放军截击，欧阳卓率部投诚。

甘肃省保安第三团河西起义、投诚 1949年6月初，驻河西各县的国民党军，大部分调往陇东、陇南参加内战，张掖、武威地区之防务由甘肃保安第三团接替。保三团团部、团直属队、一营营部、三连、机枪连驻武威，一营一连，二连分驻民勤、古浪，二营营部及六连驻张掖，四连、五连分驻山丹、高台，永昌、民乐、临泽3县暂由各县自卫队维持治安，准备第三营补充后接替。

7月22日，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盖子顺到武威，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兼保安第三团团团长叶建军联系，敦促他起义。叶同意起义，并在武威城内设立了联络点。8月30日，叶在武威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将武威地区之部队集中到民勤，以“整训”为名，准备起义；张掖地区之部队，也集中到高台“整训”。但起义计划被该团副团长王学敏和一营营长罗象龙，报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公署即于当天下午调来后撤之骑兵第十五旅，接替了保三团担任的城防任务，当日晚又免去叶兼任的保三团团团长职务，升任王学敏、罗象龙为保三团团团长、副团长。

9月5日，王学敏率领保三团第一营及团直属队，由武威向西撤退，12日到达山丹。9月16日，武威解放；17日，解放军一兵团由青海穿越祁连山扁都口，直插民乐县，同国民党军骑兵第十五旅相遇激战。王学敏等闻讯，率部退入北山（龙首山、合黎山）。10月1日，王学敏、罗象龙率领残部117人，随带重机枪5挺、轻机枪12挺、步枪160支、冲锋枪2支、弹药一部及骡马15匹，在高台投诚，其余部队，在西逃中溃散。

甘肃省保安第五团三营徽县城投诚 该团系1949年七八月间由徽县地方武装扩编而成。11月底国民党军向南撤退时，第三营营长黄家琪提出，该营100余人“留在徽县打游击”，取得上司同意后，留驻于三泉寺。12月3日，中共徽县地下党负责人周进康向黄写信，劝其投诚；同时，中共陇右工委负责人牙含章，也指派地下党员张志忠、袁世仓、张凤歧等，持信与黄联系投诚事宜。当晚，黄家琪召开全营排以上军官会议，经过讨论，大家同意投诚，遂于12月4日将该营开往徽县城，向解放军第七军十九师投诚。后被遣散。

七、地方自卫队起义、投诚

正宁县自卫总队 800余人，在副总队长先子灵、县党部书记长兼总队政工主任雷鸿轩率领下，于5月21日在正宁县所在地山河镇起义，起义后，先子灵、雷鸿轩等5人送解放区学习，其余人员遣散。

泾川县自卫队 603人，在二中队分队长董玉亭（中共地下党员）、自卫队长高步青率领下，于7月27日在平凉县打虎沟起义，改编为泾川县县大队。

崇信县自卫大队 235人，在一中队队长路增广率领下，于7月28日在崇信县城起义，改编为县大队，杨成林任大队长，路广增为副大队长。

宁县自卫总队 300余人，在代理大队长马茂哉率领下，于7月29日在宁县和盛镇设诚，马茂哉等6名分队长以上人员，经宁县公安局登记后，送西峰镇解放大队学习，其他人员遣散。

灵台县自卫大队 600余人，在大队长杨镇藩率领下，于7月29日在灵台县火星庙投诚。被改编为灵台县县大队，张敬文任大队长，陈俊海任大队政委，杨镇藩任副大队长。

华亭县自卫大队 240人，由三中队队长陈天禄、大队长冯成祥率领，于7月30日由山寨乡返回县城，向解放军投诚，部分人员编入县大队，其余遣散。

甘谷县自卫总队、警察队 共350余人，由总队副杨世明、一中队特务长沈性明、文书张鸣歧组织，于8月8日在甘谷县西五里铺、十里铺一带投诚、编入一野教导队。

陇西县自卫总队、省保安司令部陇西电台、第八兵站、天兰铁路第五工程段警备队 共400余人，在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世雄率领下，于8月9日起义。

武山县自卫队 150人，由自卫队副队长陶行之（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于8月10日在武山县城起义，改编为武山县县大队。

会川县自卫大队第二中队 120人，在中队长刘占华（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下，于8月14日在会川县罗家磨起义，编入陇右人民游击队。

渭源县自卫大队 200余人，由自卫大队大队长王兰坡（中共地下党员）、一中队长王育一（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于8月14日在渭源县城起义，改编

为渭源县县大队。

会川县自卫队第一、三中队 220人，在大队长乔俊元、临洮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郭连城（中共地下党员）带领下，于8月19日在会川县老堡子投诚。

洮沙县自卫总队、警察队 共197人，在县长和自卫总队长率领下，于8月19日在洮沙县城（在今临洮县太石乡）起义，改编为洮沙县游击队和县大队。

古浪县保警队。于9月13日在该县县城向第三军先头部队投诚。

武威县保安大队 500余人，由张聘之（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于9月16日在武威城北门外起义，解放军接收后，将骑兵中队编入第四军骑兵团，3个步兵中队改编为武威军分区警卫营。

民乐县自卫队、警察 150余人，由县长兼自卫队长张汝伟、自卫队副队长秦修武率领，于9月17日在民乐县城投诚，由第二军五师接收后遣散。

民勤县自卫队与溃逃此地的省警察队 共750余人，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议叶建军、民勤县代县长叶庄之、县自卫队长香生藻率领下，于9月22日在民勤县城起义。

酒泉县自卫队 120余人，于9月25日在酒泉县投诚，改编为酒泉专署公安处警卫队。

甘肃省油矿局矿警大队 361人，在玉门油矿代协理邹明组织下，于9月25日在玉门油矿（今玉门市）投诚，留用80人左右，其余遣散。

金塔县自卫队 85人，在县长马元鹗、自卫队长向国华率领下，于9月26日在金塔县城起义，编入第三军九师骑兵团第三连。

鼎新县自卫队 56人，在自卫队长高天贵率领下，于9月26日在鼎新县城（今金塔县鼎新乡）起义，编入第三军九师骑兵团三连。

玉门县自卫队 135人，于9月26日在玉门县城（今玉门镇）投诚，改编为玉门县县大队。

安西县自卫队 95人，在县长兼队长吴文清率领下，于9月28日在安西县城起义，改编为县保安队。

敦煌县自卫队 118人，9月28日在该县县城起义。

西固县自卫队、警察 300余人，在县长孙铁峰率领下，于11月1日在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西固县（今舟曲县）驼岭山龙山寺起义，编入解放军。

武都、西和、成县、文县、康县等县自卫队 于12月9日随同一一九军起义。

附表 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少将、旅长以上军官简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衔	起义投 诚时间	起义投 诚地点
周祥初	甘肃渭源	甘肃省保安司令部 甘肃师管区	中将副司令 中将司令	1949.9.11	岷县
曹 鼎	四川南充	甘肃师管区	少将副司令	1949.9.11	岷县
龙世章	贵州天柱	甘肃师管区	上校副司令	1949.9.11	岷县
陈叔钵	河南	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	上校师长	1949.9.11	岷县
孙伯泉	甘肃定西	甘肃第一行政区督察专署 保安司令部	代理专员 少将司令	1949.9.11	岷县
杨复兴	甘肃卓尼	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少将司令	1949.9.11	岷县
杨生华	甘肃卓尼	洮岷路保安司令部	上校参谋长	1949.9.11	岷县
鲁大昌	甘肃临夏	甘肃东路总指挥部	中将总指挥	1949.9.11	岷县
郑明轩	甘肃	甘肃东路总指挥部	参谋长	1949.9.11	岷县
马锡武	甘肃清水	甘肃省保安司令部	少将副司令	1949.8.28	兰州
张钦武	甘肃景泰	胡宗南骑兵第一旅	少将旅长	1949.9.15	景泰
叶建军	甘肃民勤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参议	1949.9.20	民勤
黄正清	四川理塘	拉卜楞保安司令部	少将司令	1949.9.20	夏河
张子丰	甘肃崇信	拉卜楞保安司令部	上校副司令兼参谋长	1949.9.20	夏河
陶峙岳	湖南宁乡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新疆警备总部 河西警备总部	中将副长官 中将司令 中将司令	1949.9.24	酒泉
彭铭鼎	湖南长沙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副参谋长	1949.9.24	酒泉

续 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衔	起义投 诚时间	起义投 诚地点
彭月翔	江苏如东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副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康世诚	河北怀安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参议	1949. 9. 24	酒泉
赵廷祯	甘肃武威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李学漠	河北保安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吴辑痒	山西夏县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参议	1949. 9. 24	酒泉
马阁麟	甘肃兰州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郭维祯	河北保定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拜 伟	山东历城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中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张广君	河北景县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谭季纯	四川开江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少将高参	1949. 9. 24	酒泉
祖岳衡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办公室	少将主任	1949. 9. 24	酒泉
何其祥	河南滑县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孙馥庭	山东阳谷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蔡文献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张焕琪	湖北汉阳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三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武文轩	陕西富平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三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蒋树科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四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秦怀玺	甘肃平凉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政工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冯洪谦	安徽巢湖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张本华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徐懋勤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衔	起义投 诚时间	起义投 诚地点
冯士伦	山西崞县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汤祖坛	湖南大庸	河西警备总司令部	少将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曾震五	湖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	中将司令	1949. 9. 24	酒泉
杜联华	云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	少将副司令	1949. 9. 24	酒泉
陈开疆	河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	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曾拔群	湖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军运指挥 部	少将指挥官	1949. 9. 24	酒泉
毛际盛	湖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司令部办 公室	少将主任	1949. 9. 24	酒泉
贺义夫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副官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王 斌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军械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吴希炎	安徽合肥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经理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李葆德	河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军医处	少将处长	1949. 9. 24	酒泉
曹 莪	河北	第八补给区司令部军医处	少将副处长	1949. 9. 24	酒泉
孟企三	甘肃崇信	联勤总部第十财务处	少将副处长、代处长	1949. 9. 24	酒泉
邹协勋	湖南	联勤总部第十九兵站分监部	少将分监	1949. 9. 24	酒泉
陈 恭		联勤总部第十九兵站分监部	少将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宋耀华	福建莆田	第一二〇军	少将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刘漫天		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	中将师长	1949. 9. 24	酒泉
余 奇		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	少将副师长	1949. 9. 24	酒泉
王应瑞		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	少将副师长	1949. 9. 24	酒泉
王公弼	河南孟津	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	少将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李焕南		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	少将师长	1949. 9. 24	酒泉

续 表

姓 名	籍 贯	部 别	职 衔	起义投 诚时间	起义投 诚地点
陈定行	湖南耒阳	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	少将副师长	1949. 9. 24	酒泉
郑壮怀		第九十一军	少将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冯济安	四川忠县	第九十一军一九一师	少将师长	1949. 9. 24	酒泉
朱玉清	湖北沔阳	第九十一军一九一师	上校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田子梅	山西	第九十一军二三一师	少将师长	1949. 9. 24	酒泉
沈芝生	湖南湘潭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	少将师长	1949. 9. 24	酒泉
曹展志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	上校参谋长	1949. 9. 24	酒泉
王新儒		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	上校副师长	1949. 9. 24	酒泉
蔡呈祥	甘肃陇西	甘肃保安司令部	少将副司令	1949. 9. 24	酒泉
马会信		甘肃省防空司令部	少将副司令	1949. 9. 24	酒泉
粟 鼎		骑兵学校	少将教育长	1949. 9. 24	酒泉
王维墉	甘肃通渭	甘肃省第七区（酒泉）	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 9. 24	酒泉
傅子赉	甘肃海原	甘肃省第六区（武威）	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 9. 24	酒泉
韩起功	甘肃临夏	马步芳新编骑兵军	中将军长	1949. 9. 26	张掖
王治岐	甘肃天水	第一一九军	中将军长	1949. 12. 9	武都
蒋云台	甘肃定西	第一一九军	中将副军长	1949. 12. 9	武都
袁耀宸	甘肃镇原	第一一九军	少将参谋长	1949. 12. 9	武都
章士魁		第一一九军二四四师	上校参谋长	1949. 12. 9	武都
王灏鼎	甘肃靖远	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	上校副师长	1949. 12. 9	武都
徐泽昌		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	上校参谋长	1949. 12. 9	武都

第十八章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军事斗争

1949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甘肃进军，庆阳、平凉、天水、定西、临夏等地相继解放。8月26日，甘肃省省会兰州市解放，一野总部、中共甘肃省委、甘肃行署、甘肃军区进驻兰州市。9月底，河西战役胜利结束，全省除陇南地区之武都、西固（今舟曲）、文县、康县、成县、徽县、两当7县外，其余地区获得解放。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驻甘肃的人民解放军，当时面临着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指战员继续进行了英勇奋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第一节 对兰州和其它重点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甘肃解放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尽快解决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问题；接受国民党的产业物资，尽快恢复人民的正常经济、文化生活。为此，一野及西北军区决定，对兰州及天水、平凉、临夏、武威、张掖、酒泉、岷县、玉门油矿等重点城市、厂矿，实行军事管制，以军事手段处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府、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及特务机关所在地。兰州解放时，万余名国民党军政人员流散在兰州城乡，其中

部分散兵残卒已转化为匪，特别是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不甘心失败，正以各种方式进行捣乱和破坏；市区内还隐藏有大批枪支弹药和爆炸品。这些情况，严重威胁着城市的安全，极大地妨害着革命秩序的建立及接管、恢复等各项工作的进行。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兰州的党、政、军、特机构，消灭匪特分子，建立革命秩序，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兰州解放的当天成立，对兰州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由一野副司令员张宗逊担任；第一副主任由一野政治部副主任、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担任；担任副主任的还有韩练成、吴鸿宾、任谦3人，军管会下设11个处，抽调大批指战员参与工作。

登记、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 军管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登记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散兵游勇。1949年8月31日，兰州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公布了对散兵游勇非法武装登记处理办法，布告全文如下：

为巩固革命秩序，确保社会治安，兹制定对于散兵游勇非法武装登记处理办法，公布于后，仰即遵照执行。

（一）凡流落在本市区内及近郊之散兵游勇，应立即向本会联络处（本市中山林第一新村十二号）报名登记，交出所有之武器、证件，听候审查，分别予以从宽处理。

（二）凡国民党政府所属之武装组织和人员，及未经本军委任之武装组织和个人，均为非法武装，应予一律取缔。此类武装组织和人员，自即日起，向本会联络处进行投诚，报名登记、交出武器和证件，听候处理。上述人员，凡自动报名登记、交出其所有枪支弹药文件及军事物资者，本会当予以宽大待遇；如有特殊贡献者，酌予奖励；有罪恶者，亦允许将功赎罪，酌情宽大处理；如隐匿武器，拒不登记，继续其破坏行为者，定予严办。

（三）凡已投诚交出武器之蒋马军官兵，统一到本会联络处指定之地点集中学习，听候分配工作。

（四）凡本市市民及我军政人员，均有向本会报告藏匿之散兵游勇及武器弹药之权利；告发属实而有特殊贡献者，当予奖励；有窝藏包庇不报者，一经查觉，定予严办不贷。

此布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主 任 张宗逊

副主任 张德生 吴鸿宾 韩练成 任 谦

布告公布后两月时间内，即登记收容散兵游勇 5000 余人，收缴隐藏武器千余支。

摧毁国民党在兰州的党、政、军、特机构 对国民党在兰州的党、政、军、特机构，军管会采取坚决措施，彻底予以摧毁。其物资档案，均由军管会派人接收；对其人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分子外，或介绍职业，或组织学习，或量才录用，安排工作。至当年 11 月 1 日，国民党之党、政、军、特各系统人员，向军管会报到登记者达 8167 人，其中分配工作者 5793 名，占总数 70.93%；介绍学习者 938 名，占 11.48%；资遣回家者 1026 名，占 12.56%；尚在研究处理的只有 410 名，占 5.03%。这样，绝大多数人员有了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解决了生活出路。

接管国家财产，组织复工、复业 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在兰州的交通、邮电、文化、新闻、卫生、农牧、水利及官僚资本所办之工厂、企业 150 多个单位；没收了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在兰州的一批财产。对所接管的单位，均依靠本单位职工，即时复工、复业，使其迅速转向为人民服务。对公营工厂、企业及社会公用事业，采取一面进行接收，一面恢复生产和营业的方针，使其尽快运转。对公私合办的工厂、企业，接收官股，实行军管，并承认与保护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

军管会依靠广大职工，建立了主要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清点委员会，进行清查点验，接管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各公营工厂、企业除机器厂与被服厂被马步芳部队破坏外，均在解放后数日内复工、复业；交通部门修复了各主要道路，并组织公私车辆支援前线；邮电部门首先恢复市区内通话，接着又与全国各大城市通邮通话；卫生部门收治了一批解放军伤病员。电厂、电信局、面粉厂等单位的职工，坚持工作，保证了驻兰机关、单位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

接管文化、教育机关 对官办的文化、新闻机关，没收其财产，禁止其活动；私营的新闻事业，登记审查，按政策作了处理。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所办的 4 个报社、1 个通讯社、1 个广播电台、6 个印刷厂和 2 个书店之后，立即转变为革命的宣传机构，为革命服务。

对学校和教育机关,军管会除明令取消毒害学生思想、妨碍学校民主生活的反动课程和反动制度外,其余均维持原状。由于军管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广大师生的努力,至当年11月7日,除私立育才、商业学校及3所小学外,其余学校全部复课,到校学生26592名,占解放前全市学生总数的82.73%。未到校的学生,绝大部分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考入干校和文艺工作团,参加了实际革命工作。

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革命新秩序 为使接管与恢复工作顺利进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军管会花大力建立革命秩序。军管会组建了兰州市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下,坚决打击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破获特务、土匪及盗窃、诈骗等要案112起,捕获特务43人,土匪19人,盗窃、诈骗等案犯182人。经审判,判刑11人,短期拘留64人,教育释放133人,打击了匪特及社会犯罪活动。兰州警备部队坚持日夜巡逻,站岗放哨,严密警戒,并排除地雷2000多个,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兰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解放后,军管会进行了清理,组织被害烈士亲属认领烈士遗体,组织群众开追悼会,控诉匪特罪行,使广大群众受到了生动的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宪特机构的凶恶面目,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广大群众同特务作斗争的自觉性。由于群众的检举揭发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两个月内即有337名特务分子向军管会登记和投案,有的还交出了武器、电台、联络密码和文件。由于采取了得力措施,使解放后的兰州保持了较好的社会秩序。

稳定金融,保障人民物质生活 兰州解放初期,人心未定,大军云集,物资紧缺,供不应求。部分商人对人民币尚有疑虑,对人民政府的工商业政策尚不了解,不敢开门售货;城乡物资交流尚未恢复,贸易公司商品短缺;加上投机商人和银元贩子乘机捣乱,发生了物价上涨、银元黑市猖獗、金融波动的现象。为此,军管会立即采取措施,广泛宣传工商业政策,设立贸易公司和门市部,组织城乡贸易,供给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人民银行与各大城市通汇,发展了内外物资交流,调节了人民币在市场的流通量。

11月5日,军管会发布命令,规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流通。从是日起,各公营企业和税收机关一律拒收银元,并举办折实兑换。经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过努力，很快建立了人民币的市场，初步确立了人民币的信誉，保持了物价的平稳。

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在军管会组织领导下，动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了黄河铁桥，使解放大军渡河西进。两个月内，动员民工 8340 人，牲畜 3863 头，大车 327 辆，帮助解放军抬担架、搞运输。动员机关、部队、学校的干部、官兵和学生，修复了飞机场。组织技术工人修复各类汽车 520 辆、坦克 5 辆、炮 61 门，支援部队进军。组织商车 200 余辆，向前线运送棉衣 12 万套。兰州市广大市民给解放军洗衣、做饭、借粮、运草、磨面，热情帮助人民子弟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人民解放军向河西、新疆、宁夏、陇南进军。

与此同时，平凉、天水、临夏、武威、张掖、酒泉、岷县、玉门油矿的军管会，也按一野和西北军区的指示，进行了接管、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建立革命秩序的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甘肃做出了贡献。

1950 年元月，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各专区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此形势下，兰州和其它重点城市的军管会相继结束工作，将所辖机构和业务，移交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和各地专员公署。

第二节 解放陇南

民国 38 年（1949 年）9 月初秦岭战役结束，国民党胡宗南残部退守陕南、陇南一隅，大力改编保安团队，抓补新兵，恢复番号，企图作最后顽抗。其中第十八兵团的第一军、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等部，共 8 个师 4.4 万余人，驻守甘肃两当、徽县及毗连之陕西凤县一带；第五兵团及王治岐第一一九军，共 13 个师约 5 万人，在甘肃之成县、武都、文县碧口至陕西宁强、四川广元、巴中一线设防，为第二线兵力。这时，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江南各省已大部解放，西北除陇南、陕南外，其余广大地区亦已获得解放。11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贵州入川，胡宗南害怕受解放军南北夹攻，遂将驻陕甘之主力大部南撤四川，企图阻止第二野战军入川。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辖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军）在第七、第十九军配合下，由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

指挥，发起陇陕南战役，解放陇南、陕南地区，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然后南下四川，配合第二野战军全歼胡宗南残部，解放大西南。具体部署是：刘忠、鲁瑞林之第六十二军为右路，由岷县出发，向西固（今舟曲县）、武都地区进攻；彭绍辉、罗贵波之第七军为中路，一部由天水取捷径直插武都，与第六十二军会师，另一部经徽县、成县，向陕南之略阳、大安镇方向前进；第六十、六十一军为左路，越秦岭向汉中地区进攻。12月3日，第七军从天水出发；次日，第六十二军从岷县出发，依照预定计划，向陇南进军。

陇南境内因秦岭山脉西延，多高山狭谷，人烟稀少，交通阻隔，道路崎岖，补给困难。进军陇南之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险，昼夜急进。12月4日，第七军解放两当、徽县，国民党陇南保安第五团三营百余人在徽县投诚。12月5日，第六十二军先头部队到达两河口（今属宕昌县），国民党第一一九军二四七师师长李惠民，指挥该师骑兵团突然发起攻击，使解放军先头分队受到损失，经反击，敌骑兵团大部被歼，李惠民仅带少数人马南逃四川。同日，国民党陇南绥靖分署主任赵文龙，率胡宗南部第三三八师和第十二师，经碧口逃往四川，武都城防遂由第一一九军二四四师接管，12月7日，第七军解放成县；同日，西和县第二次解放，国民党第一一九军第二四七师第七四一团（即补训第二团）500余人，在西和县十里铺起义；同日，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进驻西固县城。12月9日，第七军解放康县；驻守武都之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副军长蒋云台，率第二四四师、第二四七师残部起义，武都地区地方武装团队亦随同起义，起义官兵共计8700余人。同日晚，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主力进抵武都，陇南重镇武都解放。

西固、武都解放后，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不顾疲劳、饥寒，翻越岔岗岭，追歼向文县逃窜之国民党军。岔岗岭海拔3500多米，山上古木参天，山路崎岖难行，越走越窄，越走越陡。时值寒冬，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积雪很深，第一八四师一边攀登，一边开路，向前推进。10日，该师先头分队五五〇团越过岔岗岭，在崖后头、第二坎（均属文县博峪乡）一带歼灭溃逃之敌第二四七师七三九团500余人；11日乘胜占领文县，国民党文县县长率自卫队百余人投降。

文县解放后，该师又迅速东进，夺占碧口。碧口乃甘川要冲，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据守。碧口附近之铁索

第三篇 重要战事

桥已被国民党军队破坏，解放军先头部队五五〇团，遂从上游过江，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急进，于15日上午抵铁索桥，与国民党军一个营遭遇。第五五〇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攻，激战近1小时，全歼该营，俘敌300余人。战斗之后，第五五〇团立即向碧口镇前进。驻碧口镇之国民党军已是惊弓之鸟，弃镇而逃，碧口即告解放。至此，甘肃全境完全解放。

随后，第六十二军主力和第七军十九师也抵碧口，短暂停留后即南下入川。

附表 甘肃省各市、县及重要关山、集镇解放时间表

地 名		解放时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华池县	东部	1934. 11.	红二十六军	
	西部	1936. 6. 1	红军西方野战军	
曲子县	第一次	1936. 6. 1	红军西方野战军	1947. 4. 8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6. 4	西北野战兵团	1947. 8 国民党军占领
	第三次	1948. 6	警三旅	此县于 1950 年 5 月撤销
环 县	第一次	1936. 6. 3	红军西方野战军	1947. 4. 11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6. 16	西北野战兵团	1947. 9 国民党军占领
	第三次	1948. 6	警三旅	
合水县	第一次	1939. 12. 12	八路军三八五旅	1947. 3. 2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6. 13	西北野战兵团	1947. 7. 1 国民党军占领
	第三次	1948. 11. 16	西野骑二旅	
庆阳县	第一次	1936. 12. 21	红军西方野战军	1947. 3. 1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3. 4	陇东军分区部队	1947. 4. 8 国民党军占领
	第三次	1949. 5. 20	陇东军分区部队	
新正县	第一次	1933. 7	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1947. 2. 20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8. 24	西北野战军	1949. 8 并入正宁县

续 表

地 名		解放时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新宁县	第一次	1933. 8	陕甘边红军游击队	1947. 2. 30 国民党军占领
	第二次	1947. 8	西北野战军	1949. 8 并入宁县
灵台县		1949. 7. 25	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	
宁 县		1949. 7. 27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及骑二旅	
正宁县		1949. 7. 27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及骑二旅	
泾川县		1949. 7. 27	十九兵团六十四军	
西峰镇		1949. 7. 28	陇东军分区部队	今西峰市
崇信县		1949. 7. 29	六十五军一九五师	
化平县		1949. 7. 29	二兵团部队	今宁夏泾源县, 时属甘肃省
华亭县		1949. 7. 29	二兵团部队	
安口窑		1949. 7. 29	二兵团部队	
张家川		1949. 7. 29	一兵团一军	
镇原县		1949. 7. 30	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平凉县		1949. 7. 30	六十五军一九三师	今平凉市
清水县		1949. 7. 31	一兵团二军五师	
固原县		1949. 8. 2	六十四军一九一师	时属甘肃省
六盘山		1949. 8. 2	六十五军一九五师	
北道埠		1949. 8. 2	一兵团七军二十师	今天水市北道区
天水市		1949. 8. 3	七军	今天水市秦城区
隆德县		1949. 8. 3	六十五军	时属甘肃省
秦安县		1949. 8. 4	一军	
庄浪县		1949. 8. 4	二兵团三军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地 名	解放时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甘谷县	1949. 8. 5	二军	
静宁县	1949. 8. 6	六十五军	
通渭县	1949. 8. 6	二兵团六军	
陇西县	1949. 8. 9	陇右人民游击队	
武山县	1949. 8. 10	二军	
海原县	1949. 8. 11	六十四军一九〇师	时属甘肃省
会宁县	1949. 8. 12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华家岭	1949. 8. 12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漳 县	1949. 8. 13	一军	
西吉县	1949. 8. 13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时属甘肃省
盐关镇	1949. 8. 13	七军二十师	
定西县	1949. 8. 14	六十五军	
渭源县	1949. 8. 14	陇右人民游击队和平解放	
会川县	1949. 8. 15	二军一部	1958 年并入渭源县
临洮县	1949. 8. 16	二军五师	
榆中县	1949. 8. 16	六军十七师	
西和县	1949. 8. 17	七军二十师五十八团	
礼 县	1949. 8. 17	七军二十师五十八团	
洮沙县	1949. 8. 19	三军侦察队	1950 年并入临洮县
阿干镇	1949. 8. 19	二兵团四军	
康乐县	1949. 8. 20	二军	
和政县	1949. 8. 21	二军	
宁定县	1949. 8. 22	一军	今广河县

续 表

地 名	解放时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临夏县	1949. 8. 22	二军六师	今临夏市
永靖县	1949. 8. 23	二军	县政府驻莲花城
兰州市	1949. 8. 26	第一野战军	
皋兰县	1949. 8. 26	第一野战军	县政府时驻兰州市区
河 口	1949. 9. 2	三军先头部队	
永登县	1949. 9. 3	三军第九师	
安远驿	1949. 9. 5	三军第九师	后为天祝自治县首府
靖远县	1949. 9. 7	六十三军一八七师	
岷 县	1949. 9. 11	和平解放	
临潭县	1949. 9. 11	和平解放	
卓 尼	1949. 9. 11	和平解放	当时为设治局
打拉池	1949. 9. 11	六十三军	
景泰县	1949. 9. 12	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古浪县	1949. 9. 13	三军先头部队	
大 靖	1949. 9. 14	六军	
武威县	1949. 9. 16	三军先头部队	今武威市
扁都口	1949. 9. 16	二军五师	
民乐县	1949. 9. 17	二军五师	
张掖县	1949. 9. 19	二军五师	今张掖市
永昌县	1949. 9. 19	三军先头部队	
夏河县	1949. 9. 20	和平解放	
山丹县	1949. 9. 21	四军十师	
临泽县	1949. 9. 22	二军四师	县政府驻蓼泉镇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续 表

地 名	解放时间	解 放 部 队	备 注
民勤县	1949. 9. 22	四军十师一部	
高台县	1949. 9. 24	二军一部	
酒泉县	1949. 9. 25	和平解放, 二军五师进驻	今酒泉市
嘉峪关	1949. 9. 25	二军一部	今嘉峪关市
玉门油矿	1949. 9. 25	二兵团快速纵队	今玉门市
金塔县	1949. 9. 26	三军九师一部	
鼎新县	1949. 9. 25	三军九师一部	1956 年 3 月并入金塔县
玉门县	1949. 9. 27	二军五师一部	今玉门镇
肃 北	1949. 9. 28	二军五师一部	当时为设治局, 驻安西
敦煌县	1949. 9. 28	二军五师一部	今敦煌市
安西县	1949. 9. 28	二军五师一部	
西固县	1949. 11. 10	和平解放	今舟曲县
宕昌镇	1949. 11. 11	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先头部队	今宕昌县
两当县	1949. 12. 4	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	
徽 县	1949. 12. 4	七军十九师五十五团	
成 县	1949. 12. 9	七军二十师六十团	
康 县	1949. 12. 9	七军二十师六十团	县政府驻云台镇
武都县	1949. 12. 9	和平解放	
文 县	1949. 12. 11	六十二军一八四师	
碧口镇	1949. 12. 15	六十二军一八四师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平叛斗争

甘肃自古匪患就很严重，广大人民饱尝土匪摧残之苦。1949年甘肃解放时，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又有计划、有组织地布置潜伏了一批特务和反动军队的骨干，伺机作乱。这些特务和反动骨干罗集散兵游勇、土匪恶棍，相聚为匪，一些反动地主武装、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痞流氓，也趁机转化为匪。这些新老土匪互相勾结，形成百余股猖獗的反动武装势力，多则千人以上，少则几十人，流窜于全省各地。这些土匪武装，在胡、马反动集团“敌后军政指导委员会”策动和指挥下，提出“反对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打倒解放军”等口号，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围攻县城，袭击基层人民政权和解放军的小分队，残酷杀害地方干部、进步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颠覆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存在。土匪武装横行乡里，强奸妇女，放火放毒，疯狂抢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他们大肆破坏交通、通信设施，扰乱社会秩序。土匪的疯狂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人民解放军消灭土匪，根除匪患，安定社会。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进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调集兵力，在民兵和地方公安部门的有力配合下，从1949年10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了保证剿匪作战的顺利进行，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地县普遍建立了剿匪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人民解放军、民兵、公安部门共同行动，党政军民密切协同，军政兼施，铲除匪患。全省剿匪斗争，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重点军事清剿

1949年冬，甘肃地方武装力量正在组建和发展中，地方人民政权建立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乘机展开活动，在全省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各地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破坏交通，扰乱社会秩序，以图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其中，临夏地区最为严重。

临夏地区西与青海省的民和、化隆、循化3县接壤，南与甘南藏区相连，是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鸿逵的发迹之地。这个地区被马安良、马麒、马福祥3个家族统治长达80年之久，先后出任国民党省主席8人，军长以上将领20余人，师、旅长140余人，营、团、县长千人以上，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十分雄厚。解放前夕，马步芳集团又有计划地在这里潜伏了大批骨干力量，隐匿各种枪3万支以上，并“指示”他们组织“游击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1949年8月下旬临夏解放后，这些反动势力就纠集为匪，组织“反共武装”，胁迫大批群众作乱。不到两个月，被他们抢去宰杀的群众耕牛就达2300余头，烧毁房屋1800多间，杀害群众11人，打伤193人，致使群众逃难进城及远走他乡者3000余户。11月，又发生了土匪武装围困宁定（今广河）县城的重大事件。

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西北军区遂命驻甘肃的第二兵团调集兵力，首先对临夏地区的大股土匪进行重点军事围剿。1949年10月中旬，第四军部队进入该地区，拉开了甘肃剿匪斗争的序幕。10月下旬，驻青海之步兵某师，也向临夏地区开进，协同第四军执行剿匪任务。剿匪部队英勇作战，穷追猛打，对大股土匪给予了歼灭性打击。在剿匪过程中，部队认真贯彻执行民族政策，把土匪与民族问题严格区分开，教育群众加强回汉团结，打倒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解放军在临夏地区的剿匪，受到回汉广大人民的支持，很多群众自愿为解放军带路，抬担架，搞运输，支援解放军剿灭土匪；有的群众还冒着极大危险，给解放军送情报。经过两个多月的重点清剿，歼灭了马积福、马忠义等大股土匪，对马保、马八娃等股匪给予了沉重打击，临夏地区的匪患大大减轻，步兵某师奉命于12月下旬回防青海。

二、全面清剿大股土匪

1949年12月，甘肃全境获得解放。此后，第二兵团所属各部队，便分驻全省各地。

1950年初，甘肃境内的土匪，百人以上的有22股，百人以下的有19股，

加上零散土匪，全省共有土匪2万余人。这些土匪横行无忌，气焰极为嚣张，徽县一地，即发生大小劫案70余次，烤死群众11名（男8，女3），烧伤23名。1月23日，高台县北山红沙沟窜来土匪26人，携枪16支，杀死群众14人，劫去群众骆驼200余峰，牛羊数百只。

2月25日，土匪70余人，带步枪20支，在洮沙县西北20公里的陈家村、阎松大板、巴下寺、红柳滩等地，连续抢劫群众15户，烤死7人。3月，泾川县窑店区元朝乡恶霸地主王浩勋、王建基，与匪特李浩天、田保良等勾结，化装成解放军，抢劫窑店、飞元、高平等乡群众13户，用油烧、吊打、辣子水灌鼻等手段榨取财物，残害群众。4月中旬，康县一区农会主任汪洪泽，因公去两河乡，返回途中被土匪抓住，砍掉四肢，惨叫数日方死。康县匪首魏祥伦，勾引川北土匪头子李树敏，带领匪众近200人，洗劫了阳坝区政府，砸毁办公用品，抢走财物和公粮，将区政府通信员李振发割舌、剜眼、掏心，残酷杀害。流窜安西县的土匪，残杀了红口子煤矿的工人多人，有的工人被压死在大石头下，有的被剖腹剜心，有的被割耳砍头，惨不忍睹。流窜酒泉的50多名土匪，手持步枪、大刀，在五道沟洗劫了3户藏民，抢去羊1029只、牛44头、马52匹，并残酷拷打受害群众，使这几户藏民家破人亡。

流窜于临夏地区的土匪，挑起回汉人民相互残杀事件多起，仅吹麻滩、羊山洞两起，回汉群众在仇杀中即死伤120余人，损失各类牲畜1400余头（只），烧毁房屋200多间；在和政县南阳堡附近，一股土匪将十七个村庄全部烧光，无家可归的群众达千余人；数股土匪乘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回汉群众逃难者达28万之众，仅逃进临夏城的难民，就有3900余人。

广大各族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求人民解放军为民除害，剿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

为了彻底剿灭土匪，第二兵团党委在1949年12月中旬，由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主持，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许光达作了题为《集中力量消灭土匪》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甘肃匪患严重，集中力量消灭土匪，是当前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的首要任务。报告提出了“依靠群众，贯彻政策，积极军事清剿，配合政治争取，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并进”的剿匪方针。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第一，剿匪部队要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执行民族团结的方针，尊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第二，首先以军事进剿手段，消灭大股土匪，打乱匪众，然后肃清小股。要加强侦察，掌握匪特活动规律，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手段，突然将土匪包围，力求一网打尽；如敌逃时，要不顾一切疲劳，穷追搜索。第三，以分区为单位，建立统一的剿匪指挥部，以野战部队为主，地方武装及党政参加，密切配合，统一行动。第四，由军队与地方抽调干部，共同组成武装工作队（每队数十人到百人），散布于广大农村，向群众宣传全国胜利的形势，充分揭露匪特罪恶，发动群众，起来与土匪特务作斗争。要建立农村反匪统一战线，组织群众订立反匪特自卫公约；组织民兵和进步群众，清查户口，检举坏人，追查谣言，送情报、放哨、查路条。要把剿匪肃特形成群众运动，在斗争中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这是根绝匪患的根本措施。第五，在遭受土匪抢劫过的地区，军队和政府要给群众解决布、盐、茶、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救济最穷苦的群众渡过困难。第六，对土匪要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进的方针，是先打后拉，还是先拉后打，要依具体对象而定。能用政治争取解决问题为上策，以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作前提。在匪焰猖獗的时候，首先要给予严重的军事打击。对少数民族地区带群众性的武装骚乱，则为争以和平方法解决，以招抚为主，要多做群众工作，使顽抗的分子在群众中陷于完全的孤立。

二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制定的剿匪方针和办法，对于全省全面清剿土匪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3月，奉军委命令，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并召开师（军分区）、团参谋长会议，统一了全省剿匪斗争的指挥，进一步部署了兵力，加快了全省剿匪斗争的进程。驻甘肃剿匪部队，遵照第二兵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从1950年初开始，集中力量，全面清剿土匪，并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至7月底，即取得决定性胜利。

临夏地区继续清剿股匪 1950年元旦前夜，驻临夏地区的第四军调集4个团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的战术手段，对临夏地区百人以上的大股土匪展开围剿。步兵某团以迅猛的动作，在临夏南部之土墩、牛头墩一带，聚歼了马八娃、马英贵股匪一批，随即展开政治争取，匪首马英贵、马拉四、长毛等，率众900余人投诚，交出各种枪254支、子弹1640余发、马183匹。接着追剿残匪，取得不少胜利。

5月份，步兵某师统一指挥驻军和甘肃军区警备第五团、临夏军分区回民

支队和各县之人民武装，在临夏西乡沉重打击了李彦虎股匪，残匪逃至甘南夏河县后，清水区藏族民兵设卡拦截，活捉匪徒 11 名，缴获马 6 匹、轻机枪 1 挺、步枪 6 支、子弹一批，李彦虎只身脱逃。两个步兵团对马子龙、张斌、马二不都等股匪实施连续清剿，击毙匪首张斌；另两个步兵团对东乡地区之马保、马明义等股匪连续合围，歼其大部。第四军骑兵团和某步兵团各一部，在岷县军分区独立营的配合下，对康乐县境内之赵凯成股匪连续进剿，200 余土匪全部被歼。至 7 月底，临夏地区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

在进剿土匪的同时，步兵某师抽调了 200 余名班、排、连干部，组成 5 个武装工作队，进驻到一些重点乡村，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清剿散匪。某团武工队分编为 11 个工作组，分散到临夏县信义、和平两区的广大乡村之中，帮助群众建立农会，组建民兵，剿匪肃特，取得很大成绩。1950 年春天，在甘藏沟建立了临夏地区的第一个民兵队，参加的有 20 名贫苦农民积极分子，选举马东拉西、马六十三任正副队长。民兵组织建立后，民兵们日夜巡逻放哨，盘查匪特，积极配合部队剿匪，前后参加战斗 12 次，打死匪首 2 名，打伤匪众 4 名，活捉 16 名，劝降匪首马尤苏夫以下 114 名，收缴土匪枪支 31 支、手榴弹 14 枚、马 30 余匹。在他们的带动下，周围的 17 个村庄也建立了民兵组织。由于他们有效地保卫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被誉为“回汉群众信任的人民武装”，上级授予“模范民兵大队”称号。此外，尹家集及和政县的买家集、永靖县的博爱区等地，也建立了民兵组织，配合部队肃清散匪。临夏县尹集区民兵积极活动，土匪不敢抢劫，回汉人民的团结得到增强，很多外流难民回村。

河西地区大力清剿股匪 驻河西的第三军部队，分片包干，对流窜股匪展开清剿和争取投降。

1950 年 1 月 15 日，第三军骑兵团和第七师骑兵大队各一部，对盘踞在祁连山中段的冶长寿（冶麻子）股匪，给予沉重的军事打击之后，部队即通过藏民头人南木卡，对该匪进行工作，争取该股匪投降。匪首冶长寿走投无路，遂携重机枪两挺、长短枪 6 支、马 3 匹投诚。冶长寿被争取投诚后，将其押到张掖，受到优待，部队还给予衣物及其它用品，指派专人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反复交待政策，动员其招降继续流窜的土匪。冶很感动，表示愿立功赎罪，1 月下旬至 2 月底，到祁连山区陆续招回惯匪 4 人，匪众 16 人，交出长

第三篇 重要战事

短枪 24 支。另一匪首马振中，在剿匪部队 4 个骑兵连追剿下无路可逃，带 50 余人投降。

沙葛拉原任国民党军骑一师二团团团长，解放后聚众为匪，经解放军几次追剿，只剩残余 40 多人，于 4 月底、5 月初窜至玉门县以北之十二墩一带骚扰。酒泉驻军第三军骑兵大队得讯，经 200 余公里长途行军，于 5 月 3 日赶到十二墩，围剿该匪，激战 3 小时，在梧桐井以北的戈壁滩上将其全歼，计毙匪 28 人，俘匪 10 人，伤匪 5 人，缴获步枪 30 余支、短枪 10 余支。

1950 年 7 月 11 日，包海丞、马五都股匪窜入永登城北大沙沟抢劫，第三军八师二十四团组织部队进剿，俘匪“团长”以下 11 名，毙、伤匪 6 名，余匪溃逃。23 日，第二十四团部队又在永登县官庄子、麻黄滩一带将该匪全歼，毙马五都以下 5 人，伤 1 人，俘包海丞以下 13 人，缴获长短枪 9 支、子弹 300 余发。

平凉地区平息“五·八”叛乱 1950 年 5 月 8 日，平凉地区发生了以马云山为首的武装叛乱。马云山又名马连清，清水县人，曾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旅长。1949 年 9 月，他在陕西汉中接受胡宗南潜伏命令，并被委任为国民党“忠义军前进指挥所直属第一纵队司令”，返回清水、张家川一带进行活动，很快串连反革命分子百余人，于 10 月上旬袭击会宁县河畔区公署，抢去步枪 50 支；接着又袭击了固原县王家洼子游击队，杀害游击队员 16 名，抢去步枪 20 余支。1950 年元月，马云山潜至平凉，纠集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惯匪、恶霸、流氓、兵痞、反动地主，委任排、连、营、团长 300 余名，收集武器，制作反动旗帜、符号，密谋进行反革命暴乱。到 4 月底，他已纠集匪徒 2100 余人，编为 19 个团，有机枪 8 挺、步枪 190 余支、马 170 余匹。

5 月 8 日，马云山率领匪徒进行武装叛乱，企图攻占平凉县城。但在攻击前夕，个别知情者向人民政府报告了叛乱分子的计划，人民政府和驻军当即逮捕了混入政府内部的土匪“团长”王凤亭以下 33 人，遂使叛乱分子里应外合，攻占平凉城的阴谋未能得逞。9 日，马云山调集匪徒 80 余人围攻平凉城，被守城的地方武装击退。11 日晚，又围攻化平（今泾源）城，遭到驻军及民兵的坚决回击。叛乱分子攻城不下，遂向平凉、固原、海原、化平等县的农村、山区流窜，袭击区、乡政府，杀害干部，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部分区乡政府陷于瘫痪。

“五·八”叛乱发生后，平凉一些地区的回汉关系趋于紧张，加之匪特的煽动挑拨，一部分回民中出现了群众性的武装骚动，并同匪特暴乱纠缠一起，使平叛斗争呈现出极端复杂的局面。

5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甘肃省委，对平凉地区的平叛斗争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作出了明确指示。电文指出：甘肃党组织和政府及军队，必须首先注意到如何缓和民族矛盾，如何缓和回汉人民中特别是回民中的恐惧情绪，要同时在回汉两民族群众中，揭露匪特挑拨民族仇杀的阴谋，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应公开镇压，广泛宣布其罪行，使人民了解其挑拨阴谋。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为剿匪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指明了方向。

平凉地区的党政军民，在甘肃省委、甘肃军区领导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叛乱分子，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使广大群众向人民政府靠拢。通过广泛宣传民族政策，团结了广大群众，孤立了匪特，匪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投降，仅固原（时属平凉地区）1县，半月内投降的匪众即达111人，其中有匪“团长”2人，交出步枪38支、轻机枪两挺。

5月下旬，西北军区骑兵第二旅、甘肃军区警备第二团，在民兵配合下开始了军事清剿，经平凉之安国、武安、安定，固原之青石咀、三营、张家山、蒿店、三关口、七营，西吉之偏城，以及海原、化平、华亭等十多次战斗，给叛匪以沉重打击。

在军事打击之后及时配合政治攻势，促使叛乱分子发生动摇，内部矛盾加剧，匪“副司令”李福林、“团长”冶生福等，将叛匪头子马云山击毙，向人民政府缴械投降。在此形势下，大批被裹胁的群众，纷纷散伙回家，并向人民政府、武工队、民兵队交出枪支、叛乱符号、“委任状”等物。有的还向武工队提供线索，追捕叛匪。

在军民合力围剿下，叛匪“师长”马继祖、“团长”陈升荣、“组织主任”刘鸿仔等人被抓获；匪首张海禄（曾任“宁马”军团长）、匪“团长”张正魁、“副团长”马彦生、纪元增等一批反动骨干被击毙；匪“旅长”王宗成、“团长”白志行、海万山等被击伤；匪“团长”王增天、“副团长”妥忠义、马彦荣、马志远等投降。至7月底，叛乱基本平息，缴获各种枪332支。

武都、定西、庆阳、天水等地的清剿 1950年，第七军部队在天水、武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都地区的剿匪取得很大胜利，剿灭股匪7股；回民骑兵团在定西地区基本歼灭了股匪。在此期间，上述地区的地方武装，积极剿灭小股土匪和散匪，也取得很大胜利。

武都军分区独立营在公安部门配合下，擒获惯匪石玉璋，招降土匪20余人。

定西军分区独立营三连，于6月下旬在靖远县打拉池围剿张海禄股匪，经激烈战斗，毙匪21人，伤匪8人，俘匪2人。

庆阳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积极清剿土匪，至7月5日，将流窜于镇原县三岔、孟坝等地的散匪全部消灭，计毙匪“团长”张得福、“副团长”张廷子等多人，抓获散匪12名，缴获步枪10支、短枪2支、子弹300余发、马刀斧头多件。

天水军分区独立营，于7月份与小股土匪战斗两次，俘匪37名、伤匪1名，缴获步枪9支、冲锋枪1支、短枪4支。

兰州市、武威、化平、天水、临洮等地出现的“民治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等反革命组织，亦先后被破获，其首领纷纷落网。

各地民兵积极参加剿匪 1950年，各地先后组建起一批民兵组织，在剿匪肃特中显示出他们是对付反革命势力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力量，广大民兵在积极配合部队作战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人地两熟，收得拢，撒得开，撒得快的优势，抓住有利战机，机智大胆地单独作战，在消灭小股流窜土匪和零星散匪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0年元月的一天，安西县城东南20公里的南干沟附近，有9个土匪抢去群众的骡马21匹，向南山逃跑。该县桥子乡民兵连长聂发刚闻讯后，立即带领21名武装民兵，抄近道追击。当民兵赶到预定地点时，土匪正在吃饭，聂发刚指挥民兵迅速将土匪包围起来，先敌开火，经过短时间的激战，毙匪6人，俘匪1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千余发，被抢去的骡马全部追回。此后，聂发刚先后5次带领民兵追剿土匪，歼敌11名，夺回被抢去的骡马311匹、骆驼10余峰、羊1000多只，为人民立了大功，被评为“民兵英雄”。

宁县罗川区民兵队，因及时掌握了该区反革命组织“光复军”阴谋暴乱的情报，一夜之间，即配合公安人员捕获了该组织的“团长”李思举、“副团长”李清海等13人。

平凉地区民兵剿匪战绩尤为突出。1950年5月，平凉民兵击溃叛乱分子600余人，活捉匪“副团长”以下58人。6月，静宁县界石铺民兵连长厚永忠，发现本村群众王万祥家里住着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引起了他的警觉。为了弄清底细，他同民兵李俊祥进行调查，终于弄清此人原来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兰有余，带领20多名民兵主动出击，一举将兰抓获。华亭县山寨区店子峡的民兵，坚持在山口设卡，一年内抓获匪特73人，缴获各种枪16支、手榴弹4枚、子弹250余发，以及大烟、银元等物资。由于他们忠于职守，成绩显著，二兵团兼甘肃军区奖给“保卫关山、造福行旅”的锦旗一面。

民兵们还在支援部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安西县桥子、踏实两乡民兵，在配合部队在石包城剿匪时，部队的3名战士负了重伤，24名民兵组成担架队，昼夜兼程200多公里，把伤员及时送到安西县城，为抢救伤员争取了时间。部队在康乐县围剿赵凯臣股匪时，该县动员了65名民兵组成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将7名负伤的战士抢救下来，及时送到了后方。

三、分区清剿小股土匪和搜剿散匪

正当剿匪斗争深入发展的时候，中共甘肃省委首届党代会于1950年7月25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兼甘肃军区副政委张德生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在将近一年的时期中，我省地方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大力剿灭土匪，共争取投诚和毙伤俘土匪13000余名，收编和消灭地方反动团队近万名，人民公安机关破获大小特务案件295起，逮捕潜伏特务630名。现在全省尚有零股土匪5000余名，特务活动仍很嚣张，剿匪肃特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报告指出：甘肃是个多民族省份，除过庆阳地区的老区和半老区外，全省绝大多数地区是解放不到一年的新区，群众尚未很好地发动起来，工作基础还很薄弱，国民党反动派又常常煽动少数落后群众，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武装骚乱，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因此，“目前我们甘肃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基本任务：应是深入发动与组织群众，团结各族各界广大人民，全力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搞好生产。……在少数民族聚居和各族杂居地区，首先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报告强调：“必须动员全党力量，发动群众，配合驻军与地方武装剿匪肃特”，尽快铲除匪患。“首先要大力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使匪特在群众中完全孤立。在民族关系缓和后，再打击孤立的特务和顽匪”。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同时，要逐步安置散兵游勇，给他们以生活出路”，以减少匪特的社会基础，便于孤立敌人；对于在各族人民中完全陷于孤立的特务、惯匪，应当坚决予以剿灭”。在省党代会精神指引下，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清剿中小股土匪的新时期。

1950年冬，境内匪特活动出现两个特点：一是残匪大多分散流窜至气候恶劣，人烟稀少的边沿山区活动，流动性加大，常常是我剿彼窜，居无定所，难以寻觅。二是潜伏的特务和土匪头子，活动更加隐蔽，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一有时机，便跳出来，制造事端。到1951年后，由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行将灭亡的反动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进行垂死挣扎，一度消沉的甘肃匪势，乘机再起，继续扰乱社会治安，为害人民。为成县支旗乡农会主任、共产党员武振荣，在做群众工作时，被本乡地主武光祖毒死。岷县西川区政府被匪特抢劫，抢去步枪6支、短枪3支和部份财物。酒泉地区，频繁发生土匪抢劫案件，仅1950年后半年就发生60余次，抢去牛72头、羊5271只、骆驼836峰、骡马280匹、毛驴13头，烧毁汽车3辆，烧死司机多人，打死群众17人，打伤5人。

这些土匪，一般10—30人为一伙，多则有七八十人，骑马或乘驼，到村庄或草场，席卷全部牲畜而去。他们害怕解放军和民兵追击，往往把群众和放牧人员一起掠走，当作人质；有的用绳索捆于马后拖死；有的掠至他地后，捆绑于荒野、深山中，冻饿而死，或被野兽吞食，手段极为残忍。

各剿匪部队在地方公安部门紧密配合下，对分散流窜之股匪，采取分割包围、追击堵截、伏击、长途奔袭等战法，予以歼灭。对盘踞于省与省交界地区的股匪，则统一部署，联合清剿。各军分区针对匪特分散活动的特点，组织武工队和“飞行”小组，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协同当地公安部门进行搜剿。各县、区结合镇反和土改运动，广泛发动群众，依靠贫苦农民，建立民兵组织，开展了以民兵为主体的群众性清剿活动，打击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首领，保卫土改顺利进行。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匪特和反革命分子，促使大批匪特分子弃暗投明，为根绝匪患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全省民兵得到了发展、壮大。他们分布在全省各个角落，人熟、地熟、情况熟，消息灵通，对于消灭残存土匪，根绝匪患，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各地少数民族民兵，在剿匪肃特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据1951年

统计，一年中全省民兵与合部队作战 126 次，单独作战 250 次，歼灭土匪（毙、伤、俘、降）1099 名，缴获枪，炮 614 支（门），弹药 33581 发，刀矛 428 件，其它物资一部，与此同时，广大民兵还协助公安部门破获反革命案件 99 起，查获各种枪支 215 支，弹药 4000 余发。

四、进剿甘青川边境马良、马元祥股匪

经过近两年半的剿匪斗争，至 1951 年底，全省大部分地区的股匪已基本歼灭，零散活动的匪特也大为减少，社会治安日益改善，特别是农业地区社会已趋于安定。但盘据甘青川边境地区的马良、马元祥股匪，活动却日益猖獗，严重地破坏了这一带的社会治安，成为当时甘肃境内最大的匪患。

马良是大军阀马步芳的族叔，曾任国民党临夏县参议会议长；马元祥是马步芳的亲信，曾任马部第八十二军少将高参。他们双手沾满人民鲜血，解放后仍不思改恶从善，纠集在土改、镇反运动中逃亡出来的恶霸地主、旧军官、土匪、兵痞、流氓、大烟贩子，以及其他蒋马势力残余分子，共计 1500 余人，流窜于甘南藏区及毗邻之四川、青海边境地区，在郎木寺、包物藏、迭部等地建立据点，扩充势力，公开进行武装叛乱，妄图把甘南藏区变成“陆上台湾”，颠覆人民政府。他们积极配合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嚣，拦劫军车，袭击区乡人民政权，捕杀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官兵，致使甘青川边陲地区的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安。

马良、马元祥等人还极力阻挠藏族上层人士向人民政府靠拢，他们一面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煽惑藏族头人反对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面派股匪袭击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和人民政府的工作组，企图把水搅混。他们多次派其“纵队司令”马虎山（曾任国民党军少将副师长、高参等职）率领股匪北窜太子山、黑错、西仓、那仁关等地，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临潭县委派工作组前往碌曲开展工作，驻军派 1 个连护送，行至双岔，即遭马良股匪 200 多人的袭击，前行的 1 个班全部牺牲，工作组被迫返回。

1952 年 2 月，马良、马元祥与盘踞四川黑水一带的“川康甘青边区游击司令”傅秉勋和台湾蒋帮取得联系，蒋介石集团遂委任马元祥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二路”司令，马良为“第一〇三路”司令，马硕卿（曾任马步芳部团长）为副司令。马振中（曾任马步芳部旅长）为参谋长。“二马”得到

第三篇 重要战事

蒋帮支持，活动更为嚣张，收罗各类人员 1000 余人，编为 15 个纵队。5 月，马良匪徒在西仓、双岔袭击解放军，打死打伤 20 多人，夺去轻机枪 1 挺、步枪 2 支。这样，就使甘青川地区的局势，更加严重起来。

1952 年 9 月，蒋帮开始向马良、马元祥股匪空投接济，至 1953 年 2 月，共空投 15 次，先后空投特务分子 18 名，电台 13 部，手摇发电机 15 部，60 炮 4 门，轻重两用机枪 48 挺，卡宾枪 275 支，冲锋枪 34 支，步枪 170 支，各种弹药 14 万发，白洋 6650 元，以及其它物资器材和传单。马良、马元祥接受蒋帮空投后，活动更为频繁。10 月 13 日，马良股匪在阿木去乎附近伏击并残杀夏河县博拉区政府秘书王维勤和县公安局股长刘兴德。12 月，马良股匪 110 多人，在尕海附近袭击解放军运输车队，打死战士 5 人，抢走全部军用物资；在桑科滩，匪徒们抢走军马 32 匹，杀害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10 余名。马匪向省内各地派遣特务，收集军政情报，向台湾转报；先后在临潭、岷县等地建立“反俄抗共青年仁义救国军”、“反共复仇团”、“仁义军”等组织，以配合其军事行动。

1952 年 10 月，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首长在成都开会，制定了剿灭马良、马元祥、傅秉勋股匪的作战计划，决定西南军区抽调 5 团兵力，协助西北军区部队剿灭该匪。当年 12 月，西北军区在兰州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抽调 10 团兵力和两连汽车，参加剿匪。各剿匪部队须积极准备，于 1953 年 3 月中旬趁冰冻未解之际，奔赴匪区作战。1953 年 1 月，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简称“剿指”）在甘南夏河县成立，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徐国珍、黄正清、朱声达任副司令员，高维嵩、朱侠夫任副政委，并以高兼任政治部主任，龚兴业任参谋长。随即，骑兵某师、步兵某师、公安第十一团、甘肃军区独立团、青海军区果洛支队及两个独立骑兵团，共计 126 个连、19000 余人，开赴甘、青、川交界地区，围剿该匪。

为了配合部队剿匪，中共甘肃省委与甘南工委，大力进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安排一批中上层人士到州、县、区开展工作，争取和团结了一批爱国力量。1953 年 3 月下旬，又成立了由 135 名干部和卫生、贸易、宣传工作人员、僧侣组成的甘南藏区工作团，随军行动，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讲解剿匪方针，揭露匪特谣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士，有效地

孤立土匪。为保障剿匪部队在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民族复杂的草原、山林地区作战，甘南、临夏地区的党委和政府，动员民工 4905 名，牲畜 21490 头，担任后勤运输任务；夏河、临潭、卓尼 3 县还组织千余名民兵参战，抽派了 112 名干部和积极分子担任随军翻译。所有这些，都为部队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创造了条件。

在充分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各剿匪部队于 1953 年 3 月初开始行动，向“二马”股匪盘踞的地区进发。是时，马良之“一〇三路”700 余人，盘踞于包物藏、阿米塘地区；马元祥之“一〇二路”170 余人，盘踞于李卡不如山、街格里地区；敏海峰之“反共突击军独立第七纵队”共 300 余人，盘踞于崩巴寺以东吉龙沟地区；边仙桥、杨贵卿、冯露波、窦建平、马明臣等股匪 400 余人，活动于江岔、上下迭部、粗路、牙路沟地区；刘华初之“独立第九纵队”130 余人，盘踞于唐克地区。

根据土匪分布的地域，“剿指”决定，进剿部队分左中右 3 路进军：左纵队以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一团、公安第十一团组成，由公安第十一团团团长吴作启和骑一团政委慕明君指挥，消灭盘踞在上迭部（今属迭部县）和若尔盖（今属四川省）境内的边仙桥、敏海峰股匪；中纵队以骑兵某师和步兵某师的 1 个团组成，由骑兵某师首长指挥，消灭唐克地区（今属四川省若尔盖县）的马良、刘华初股匪；右纵队以西北军区独立骑兵第二团、青海军区骑兵连及甘肃军区独立团第二营组成，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书茂指挥，歼灭流窜于乔科（今属甘肃省玛曲县）一带的马元祥股匪。三路部队对叛乱分子实行分路合围，得手后继续搜剿残敌，尔后开展群众工作。空军担负散发宣传品及进军中所必须之物资空投任务，工兵二团负责抢修西仓至郎木寺之公路；甘肃军区独立团维护后方交通安全，保障进剿部队物资供应。

3 月下旬，各路部队开始行动，经唐克、花儿干山、太子山、达拉沟、米塘、乔科、寺木寺等战斗，击毙匪首“一〇二路司令”马元祥、“第一纵队司令”马虎山、“第九纵队司令”边仙桥、“第四纵队司令”田凤翔、“马良股匪政治部主任”孟宪序（蒋帮空投）、“电台台长”游觉云（蒋帮空投）等人，俘获“第七纵队司令”敏海峰等，活捉“一〇三路司令”马良。

甘青川边界的剿匪斗争，经历大小战斗 30 余次，共歼敌 1683 名，缴获各种枪 700 余支、弹药 7 万余发、电台 19 部、电波导航器 5 部、气象仪器 1

第三篇 重要战事

部、骡马 500 多匹、大烟近百斤。至 8 月 10 日，残敌 70 余人分散外逃，全省境内已无股匪，不久，漏网之匪亦被相继歼灭。

历时 4 年的剿匪斗争，甘肃各剿匪部队、公安部门和广大民兵，发扬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优良传统，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穿戈壁、越沙漠，爬山涉水、忍饥受寒，不分昼夜，穷追猛捕，坚决歼灭匪特，为民除害，先后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叛乱分子 3 万余人，终于结束了甘肃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甘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一九五八年的平叛斗争

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乃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甘肃省和全国一样，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就出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个别地区还发生了武装叛乱和武装暴乱。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和甘肃广大民兵，遵照兰州军区（时兼甘肃省军区）、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命令，平息了这些叛乱和暴乱，保证了甘肃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平定甘南武装叛乱

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夏河、碌曲、玛曲、临潭、卓尼、迭部、舟曲 7 县，藏族占 44.7%，汉族占 48%，回族占 7%，东乡、撒拉、保安、蒙古及土、满、羌等民族占 0.3%。全州藏区大体可分为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两大类。到 50 年代中期，藏区虽已解放多年，部分地方建立了区、乡政府，但基本上还是政教合一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少数反动分子竟组织匪徒先后袭杀中共甘南工委统战部长曹学彦、中共碌曲工委书记杜岐、甘南州政府民政处副处长白忠义等多人。1956 年 4 月下旬，夏河、碌曲的一些头人，

公开与人民政府决裂，胁迫群众发动武装叛乱。5月1日，叛乱分子袭击解放军内卫第七十三团执勤分队，打死官兵17人，劫走轻机枪两挺，冲锋枪、步枪、手枪13支。解放军被迫进行平叛，打垮了叛乱分子，收缴各类枪1000余支。

1958年初，甘南藏区的一些反动分子，与台湾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相勾结，公然提出“打倒共产党”，“赶走解放军”，“不要人民政府”等口号，发动武装叛乱。这次武装叛乱，具有更大的政治背景，叛乱首领们在西藏反动集团指使下，并受某些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公然提出要建立“大藏族王国”的政治主张，分裂祖国。

叛乱首先从玛曲县的欧拉部落开始，接着是车巴沟（属卓尼县）、扎尕那（属迭部县）、下巴沟（属夏河县），迅速蔓延到夏河、碌曲、玛曲、迭部、卓尼等县的许多地区。叛乱首领们欺骗、威胁部分群众，攻打区乡政府，残杀政府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抢劫贸易公司商店、粮站，疯狂破坏国家财产；围攻解放军守点分队；毁坏电杆，割断电线，拆毁桥梁，破坏交通，使甘南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至3月底，杀害政府工作人员123人，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296名，其中包括卓尼县副县长杨景华、甘南军分区副参谋长郭梦麟、夏河县人民武装部长禹民生、甘南州团委书记王旦曾等。叛敌分子杀害党、政、军干部时，采用了刀砍、火烧、剖腹、剜眼、拔舌、穿钉等残忍手段，令人目不忍睹；他们还残杀干部、职工家属，未满月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3月下旬，兰州军区组成甘南平叛指挥部（简称“前指”），由徐国珍任司令员，王庆生任政治委员，先后调集步兵某师、骑兵某师、独立骑兵第一团、独立骑兵第三团、甘肃内卫第二团等部队，进行平叛作战。甘南、临夏、武都军分区，根据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委的指示，组织脱产武装民兵连23个，配合部队平叛。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和各族民兵，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平叛方针。经过半年多的军事清剿和政治争取，平息了这场武装叛乱，仅步兵某师所属部队，即缴获各种枪8355支，子弹75479发。

在平息甘南武装叛乱的斗争中，解放军平叛部队和参战民兵，严格执行

第三篇 重要战事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对归降者一律宽大处理，扩大了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使许多参加叛乱人员归来，至11月中旬，政治争取回归者总计达15370名。甘南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和民兵平叛，为部队当翻译、作向导、抬担架、搞运输的达5980余人，出动牲畜4530余头（匹），运送各种物资437700余斤，为平叛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二、平定临夏武装叛乱

1958年8月，正当人民解放军驻甘部队平定甘南叛乱时，临夏回族自治区的极少数反动分子，也趁机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于8月15日从广河县开始，继而扩大到临夏、东乡、康乐、和政等县。叛乱分子以马国忠为首，公开组织“西北剿共救国军”，下编团、营、连、排、班组织，骨干多系旧军官。叛乱分子极为嚣张，他们疯狂叫嚣：“我们是国民党，共产党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信仰共产党的人，一律消灭”。他们的口号是，“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共产党，赶走解放军”。

叛乱分子极端残忍，肆意摧毁基层人民政权，围攻解放军留守分队，抢劫仓库、商店，破坏公路桥梁和电信线路，奸淫妇女，残酷杀害党政军干部、积极分子和不愿参叛的群众。他们抓住党政干部和解放军官兵，多采取刺眼、割耳等残忍手段杀害，或捆在树上活活烧死，有的还将人头砍下，挂在树上示众。有的将妇女衣服剥光，轮奸后割掉乳房，再在阴户上插上一把刀。其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临夏地区6县，被叛乱分子惨杀的各级干部、国家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有20余人，其中包括东乡县副县长薛振武。叛乱分子的破坏，使临夏地区的大好形势为之丧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各族人民强烈要求解放军平息叛乱。

8月16日，解放军炮兵某团奉兰州军区命令，与某师直属分队及各团之后方留守分队，迅速出动，平定叛乱武装。8月下旬，兰州军区又增调某师两个步兵营、师直战防炮营、军区教员营、铁道公安九团两个连，参加平叛。平叛部队首先开赴广河，于8月22日发起攻击，击毙叛乱分子“团长”马德山，俘“副总指挥”马占彪、“团长”马正清等。接着开赴广河、和政、康乐3县交界之华林沟，平定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接着，平叛部队派出许

多小分队，在政府工作组和民兵配合下，追剿叛乱分子，至9月中旬，叛乱武装基本被平息。

在大股叛乱分子平息后，平叛部队和民兵即采取各种形式，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对叛乱分子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使不少参加叛乱的人放下了武器。特别是民兵，对人情、地理都很熟悉，他们深入广大农村、山区，广泛向群众宣传政策，解除群众顾虑，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使很多被裹胁的群众归来，很多参叛的人投诚。如广河县庄禾集公社民兵，深入家庭院落宣传政策，7天内就有34名叛乱分子放下武器。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政治争取，投诚归来的占参叛者的70%以上。

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至11月3日，临夏地区的武装叛乱即告平息，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37支、手榴弹91枚、子弹1772发、刀矛斧2842把。叛乱“总指挥”马国忠，正副“军长”马占清、马国民、马国政等均被俘获。

第五节 抗击美国U—2高空侦察机的战斗

60年代前半期，美国为了侦察、获取我国核技术情报，同时配合盘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不断派U—2高空侦察机侵入我国大陆领空，进行侦察和挑衅。其中侵入甘肃境内10次（1962年侵入我省领空3次，1963年4次，1964年2次，1965年初1次），侦察的重点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甘肃境内的重大设施。

U—2飞机是美国制造的高空战略侦察机，当时属于世界最先进水平，机上装备有预警和电子干扰设备，时速为800公里，能连续飞行8个小时，飞行高度在2万米以上，远远高于歼击机的飞行高度和先进的高射炮射程。该机凭借它的飞行高度和先进设备，曾横行世界各地。侵入前苏联领空多次，苏军也未能把它打下来。

为了保卫我国神圣领空，根据中央军委和空军指示，我英雄的地空导弹部队实行机动作战。甘肃境内抗击U—2侦察机的战斗时，驻甘部队积极主动，倾力配合。1962年9月9日地空导弹部队在南方某地首次击落U—2飞机，全国上下一片振奋。接着又于1963年11月1日和1964年7月7日，先

第三篇 重要战事

后击落两架 U—2 飞机，狠狠地打击了美蒋的嚣张气焰。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1965 年 1 月以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遂停止派遣高空间谍飞机入侵我国大陆领空。

上卷主要参考书籍与资料目录

二十四史（新版）地理志（郡国志、地形志、州郡志）、兵志、职官志（百官志）等

《清史稿》（新版）地理志、兵志、职官志等

《资治通鉴》（新版）有关部分

《续资治通鉴》（新版）有关部分

《续资治通鉴长编》（新版）有关部分

乾隆《甘肃通志》，李迪等纂修

宣统《甘肃全省新通志》，安维峻等纂修

民国《甘肃通志稿》，张维等纂修

《甘宁青史略》，慕寿祺著

民国《甘肃乡土志》，朱允明编修，抄本

顺治《甘镇志》，杨春茂编修，新版

乾隆《甘州府志》，钟赓起编修，新版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黄文炜编修，新版

康熙《岷县志》，新版

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吕震南、海鹏编修，新版

顺治《庆阳府志》，杨藻风编修

康熙《巩昌府志》，纪元编修

嘉靖《平凉府通志》，赵时春编修

顺治《凉镇志》，苏铤编修

《凉州府志备考》（新版），张澍著

康熙《临洮府志》，高锡爵编修

道光《兰州府志》，涂鸿仪编修

嘉靖《河州志》，吴祜编修

康熙《河州志》，王全臣编修

乾隆《秦州直隶州志》，费廷珍等纂修

旧县志 20 余种

上卷主要参考书籍与资料目录

- 《河西志》(1958年稿本),中共张掖地委秘书处编修
- 《甘肃省志·概述》(第一卷),新编,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编纂
- 《甘肃省志·大事记》(第二卷),新编,甘肃省地方史志编委会编纂
- 新编市、县志 60 余种
-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共 5 卷),北京出版社出版
- 《中国通史》(共 10 册),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军事史》(全 6 卷),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著
-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下册),《中国军事史》附卷)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
- 《中国军事史略》(上、中、下册),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
- 《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中国近代史编写组编写
- 《中国近代战争史》(一、二、三册),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写
- 《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张绍良等著,求实出版社出版
- 《明末农民战争》,袁良义著,中华书局出版
- 《中国历代战争史》(全 18 册),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 《中国历代战争史话》,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 《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悠久的甘肃历史》,郭厚安等编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甘肃历史》(甘肃省中学试用教材),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 《三国史研究》,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河陇史地考证》,陈守忠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 《河西史研究》,齐陈骏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五凉史略》,齐陈骏等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杨建新著,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黄钺与秦州起义》,刘绍韬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前 20 辑),甘肃省政协文史委编
-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前 10 辑),兰州市政协文史委编
- 《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

文史出版社出版

-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国民党将领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甘肃境内《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甘肃省军区政治部编
《宁夏三马》,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编辑
《青海三马》,全国政协、青海省政协文史委编辑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陈秉渊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杨效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院编写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姜思毅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王清魁编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西北红军战史》(稿本),西北军区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编
《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吴志渊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梁史话》,高文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回忆我的红军生涯》,王世泰著,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印
《中共甘肃党史大事记》,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编
《甘肃党史资料》(共6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编
《陇东革命史料选辑》(一、二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陇东的军事斗争》(上下册),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陇原星火》(甘肃革命回忆录集),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及附册,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回顾长征》,(革命回忆录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伟大的长征》,伟大的长征编委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卷主要参考书籍与资料目录

- 《三军大会师》(上下册), 甘肃省军区党史办编
- 《红军长征在陇南》, 中共陇南地委党史办编
- 《定西地区党史资料汇编》(上下集), 中共定西地委党史办编
- 《光辉的篇章——白银市党史资料汇编》, 中共白银市委党史办编
- 《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艰苦的历程》(上下册, 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 《悲壮的征程》(西路军史料集上下册),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编
- 《红西路军史料》(共5辑),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办编
- 《西部悲歌》, 袁志刚等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 《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董汉河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 《西路军生死档案》, 冯亚光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 《祁连雪》, 黄景渊、史溶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 人民出版社出版
-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 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
- 《陕甘宁解放区抗日战争战史》(稿本),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写
- 《留守陇东》(张才干革命回忆录),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战史》
-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部编写
- 第四军战史(初稿), 第四军司令部1951年编写
- 陇东军分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 甘肃军区司令部1955年编写
- 庆阳军分区战史(草稿), 庆阳军分区司令部1950年编写
- 《解放大西北》(革命回忆录集), 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写
- 《解放大西北》, 范圣予、秦生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鏖战西北》, 张俊彪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战斗在大西北》(原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回忆录),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 《在彭总指挥下》(王政柱革命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在彭总指挥下》(陈海涵革命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出版
- 《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
- 《兰州战役》(革命回忆录集), 兰州军区党史委编
- 《西线末战》(革命回忆录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 《陇右地下斗争》, 牙含章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浩气传千秋》(革命回忆录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火红的年月》(革命回忆录集), 甘肃省军区党史办编
- 《从华北到西北》, 郑维山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天水党史资料》(上下集), 中共天水市委党史办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新华社出版
- 《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兰州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述》, 兰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编写
- 《甘肃军事大事记》(稿本), 甘肃省军区军事志编写办编
- 《中国西部大剿匪》, 袁志刚编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 《甘肃省民兵工作大事记》, 甘肃省军区民兵史编写办编
- 《甘肃省民兵英模人物志》, 甘肃省军区民兵史编写办编
- 《甘肃地理概论》, 冯绳武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 《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李并成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丝绸之路》, 杨建新等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甘肃旅游文化》, 龚羽飞等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 《积石录》, 张思温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 《丝路三关》, 周德广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长城关隘》, 高凤山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 《嘉峪关市文物志》, 嘉峪关市志办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居延汉简通论》, 薛英群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 《汉简研究文集》,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 《甘肃省军事气候志》甘肃省军区司令部、甘肃省气象局 1974 年编印
- 《甘肃省情》(第一、二部), 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编
- 《甘肃统计年鉴》(1990 年), 甘肃省统计局编

上卷主要参考书籍与资料目录

《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交通厅史志办编

《甘肃省志·水利志》，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水利厅水利志编写办编

《甘肃省志·气象志》，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气象局气象志编写办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共8册），谭其骧主编，地图出版社出版

《甘肃省地图集》，甘肃省地图集编纂办公室编印

《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陕西《文史资料选辑》、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等丛书中有有关甘肃的文章、资料。

《星火燎原》丛刊、《军史资料》、《军事历史》、《军事史林》、《军事学术》、《炎黄春秋》、兰州军区《党史资料通讯》、《军史之窗》、甘肃《党史资料通讯》、《党史风华》、《时代风采》、《党的建设》等刊物中有有关甘肃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和研究文章。

《甘肃文史》、《西北史地》、《兰州大学学报》、《西北师大学报》、《西北民院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甘肃民族研究》等刊物中有有关甘肃历史的研究文章、资料。

军委档案馆、军事科学院资料馆、军事博物馆资料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资料室、甘肃省档案馆、兰州军区档案馆、甘肃省军区档案室有关甘肃的档案资料。